目录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6](#_Toc33000934)

[唐紀三十六起強圉作噩（丁酉）九月，盡著雍閹茂（戊戌），凡一年有奇。 6](#_Toc33000935)

[乾元元年（戊戌、七五八）是年二月改元。 10](#_Toc3300093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14](#_Toc33000937)

[唐紀三十七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上章困敦（庚子），凡二年。 14](#_Toc33000938)

[上元元年（庚子、七六○）是年閏四月始改元。 19](#_Toc3300093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22](#_Toc33000940)

[唐紀三十八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單閼（癸卯）六月，凡二年有奇。 22](#_Toc33000941)

[寶應元年（壬寅、七六二）以楚州表言上帝賜寶玉改元。改元實在四月。 25](#_Toc33000942)

[廣德元年（癸卯、七六三）是年七月方改元，事見下卷。 29](#_Toc3300094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32](#_Toc33000944)

[唐紀三十九起昭陽單閼（癸卯）七月，盡旃蒙大荒落（乙巳）十月，凡二年有。 32](#_Toc33000945)

[廣德元年（癸卯、七六三） 32](#_Toc33000946)

[永泰元年（乙巳，七六五） 37](#_Toc3300094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41](#_Toc33000948)

[唐紀四十起旃蒙大荒落（乙巳）閏月，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八年有奇。 41](#_Toc33000949)

[永泰元年（乙巳、七六五） 41](#_Toc33000950)

[大曆元年（丙午，七六六）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41](#_Toc3300095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50](#_Toc33000952)

[唐紀四十一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屠維協洽（己未）七月，凡五年有奇。 50](#_Toc3300095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59](#_Toc33000954)

[唐紀四十二起屠維協洽（己未）八月，盡重光作噩（辛酉）五月，凡一年有奇。 59](#_Toc33000955)

[建中元年（庚申、七八○） 60](#_Toc3300095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67](#_Toc33000957)

[唐紀四十三起重光作噩（辛酉）六月，盡玄黓閹茂（壬戌），凡一年有奇。 67](#_Toc33000958)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76](#_Toc33000959)

[唐紀四十四起昭陽大淵獻（癸亥）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 76](#_Toc33000960)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83](#_Toc33000961)

[唐紀四十五起昭陽大淵獻（癸亥）十一月，盡閼逢困敦（甲子）正月，不滿一年。 83](#_Toc33000962)

[興元元年（甲子、七八四） 87](#_Toc3300096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90](#_Toc33000964)

[唐紀四十六起閼逢困敦（甲子）二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90](#_Toc33000965)

[興元元年（甲子、七八四） 90](#_Toc3300096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96](#_Toc33000967)

[唐紀四十七起閼逢困敦（甲子）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乙丑）七月，凡一年有奇。 96](#_Toc33000968)

[興元元年（甲子、七八四） 96](#_Toc33000969)

[貞元元年（乙丑、七八五） 100](#_Toc33000970)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103](#_Toc33000971)

[唐紀四十八起旃蒙赤奮若（乙丑）八月，盡強圉單閼（丁卯）七月，凡二年。 103](#_Toc33000972)

[貞元元年（乙丑、七八五） 103](#_Toc3300097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111](#_Toc33000974)

[唐紀四十九起強圉單閼（丁卯）八月，盡重光協洽（辛未），凡四年有奇。 111](#_Toc3300097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118](#_Toc33000976)

[唐紀五十起玄黓涒灘（壬申），盡閼逢閹茂（甲戌）五月，凡二年有奇。 118](#_Toc3300097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126](#_Toc33000978)

[唐紀五十一起閼逢閹茂（甲戌）六月，盡上章執徐（庚辰），凡六年有奇。 126](#_Toc3300097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134](#_Toc33000980)

[唐紀五十二起重光大荒落（辛巳），盡旃蒙作噩（乙酉），凡五年。 134](#_Toc33000981)

[永貞元年（乙酉、八○五）是年八月，始改元永貞。 136](#_Toc3300098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141](#_Toc33000983)

[唐紀五十三起柔兆閹茂（丙戌），盡屠維赤奮若（己丑）六月，凡三年有奇。 141](#_Toc33000984)

[元和元年（丙戌、八○六） 141](#_Toc3300098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149](#_Toc33000986)

[唐紀五十四起屠維赤奮若（己丑）七月，盡玄黓執徐（壬辰）九月，凡三年有奇。 149](#_Toc3300098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156](#_Toc33000988)

[唐紀五十五起玄黓執徐（壬辰）十月，盡柔兆涒灘（丙申），凡四年有奇。 156](#_Toc3300098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164](#_Toc33000990)

[唐紀五十六起強圉作噩（丁酉），盡屠維大淵獻（己亥）正月，凡二年有奇。 164](#_Toc3300099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171](#_Toc33000992)

[唐紀五十七起屠維大淵獻（己亥）二月，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六月，凡二年有奇。 171](#_Toc33000993)

[長慶元年（辛丑、八二一） 176](#_Toc33000994)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178](#_Toc33000995)

[唐紀五十八起重光赤奮若（辛丑）七月，盡玄黓攝提格（壬寅），凡一年有奇。 178](#_Toc33000996)

[長慶元年（辛丑、八二一） 178](#_Toc3300099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185](#_Toc33000998)

[唐紀五十九起昭陽單閼（癸卯），盡著雍涒灘（戊申），凡六年。 185](#_Toc33000999)

[寶曆元年（乙巳、八二五） 188](#_Toc33001000)

[太和元年（丁未、八二七） 191](#_Toc3300100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194](#_Toc33001002)

[唐紀六十起屠維作噩（己酉），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五年。 194](#_Toc3300100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202](#_Toc33001004)

[唐紀六十一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四年。 202](#_Toc33001005)

[開成元年（丙辰、八三六） 208](#_Toc3300100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210](#_Toc33001007)

[唐紀六十二起著雍敦牂（戊午），盡玄黓閹茂（壬戌），凡五年。 210](#_Toc33001008)

[會昌元年（辛酉、八四一） 213](#_Toc3300100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219](#_Toc33001010)

[唐紀六十三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閼逢困敦（甲子）七月，凡一年有奇。 219](#_Toc3300101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226](#_Toc33001012)

[唐紀六十四起閼逢困敦（甲子）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己巳），凡五年有奇。 226](#_Toc33001013)

[大中元年（丁卯、八四七） 231](#_Toc33001014)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235](#_Toc33001015)

[唐紀六十五起上章敦牂（庚午），盡屠維單閼（己卯），凡十年。 235](#_Toc3300101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244](#_Toc33001017)

[唐紀六十六起上章執徐（庚辰），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凡八年。 244](#_Toc33001018)

[咸通元年（庚辰、八六○）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咸通。 244](#_Toc3300101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253](#_Toc33001020)

[唐紀六十七起著雍困敦（戊子），盡屠維赤奮若（己丑），凡二年。 253](#_Toc3300102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260](#_Toc33001022)

[唐紀六十八起上章攝提格（庚寅），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七年。 260](#_Toc33001023)

[乾符元年（甲午、八七四）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263](#_Toc33001024)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268](#_Toc33001025)

[唐紀六十九起強圉作噩（丁酉），盡上章困敦（庚子）十月，凡三年有奇。 268](#_Toc33001026)

[廣明元年（庚子、八八○） 274](#_Toc3300102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279](#_Toc33001028)

[唐紀七十起上章困敦（庚子）十一月，盡玄黓攝提洛（壬寅）四月，凡一年有奇。 279](#_Toc33001029)

[廣明元年（庚子、八八○） 279](#_Toc33001030)

[中和元年（辛丑、八八一）是年七月方改元。 281](#_Toc3300103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287](#_Toc33001032)

[唐紀七十一起玄黓攝提格（壬寅）五月，盡閼逢執徐（甲辰）五月，凡二年有奇。 287](#_Toc3300103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296](#_Toc33001034)

[唐紀七十二起閼逢執徐（甲辰）六月，盡強圉協洽（丁未）三月，凡二年有奇。 296](#_Toc33001035)

[光啓元年（乙巳﹑八八五）是年三月改元。 297](#_Toc3300103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305](#_Toc33001037)

[唐紀七十三起強圉協洽（丁未）四月，盡著雍涒灘（戊申），凡一年有奇。 305](#_Toc33001038)

[文德元年（戊申、八八八）是年二月改元。 310](#_Toc3300103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313](#_Toc33001040)

[唐紀七十四起屠維作噩（己酉），盡重光大淵獻（辛亥），凡三年。 313](#_Toc33001041)

[龍紀元年（己酉、八八九） 313](#_Toc33001042)

[大順元年（庚戌、八九○） 314](#_Toc3300104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322](#_Toc33001044)

[唐紀七十五起玄黓困敦（壬子），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三年。 322](#_Toc33001045)

[景福元年（壬子、八九二） 322](#_Toc33001046)

[乾寧元年（甲寅、八九四） 327](#_Toc3300104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330](#_Toc33001048)

[唐紀七十六起旃蒙單閼（乙卯），盡柔兆執徐（丙辰），凡二年。 330](#_Toc3300104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338](#_Toc33001050)

[唐紀七十七起強圉大荒落（丁巳），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三年。 338](#_Toc33001051)

[光化元年（戊午、八九八）是年八月還京，方改元。 341](#_Toc3300105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345](#_Toc33001053)

[唐紀七十八起上章涒灘（庚申），盡重光作噩（辛酉），凡二年。 345](#_Toc33001054)

[天復元年（辛酉、九○一）是年四月，方改元。 348](#_Toc3300105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354](#_Toc33001056)

[唐紀七十九起玄黓閹茂（壬戌），盡昭陽大淵獻（癸亥）正月，凡一年有奇。 354](#_Toc3300105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362](#_Toc33001058)

[唐紀八十起昭陽大淵獻（癸亥）二月，盡閼逢困敦（甲子）閏月，凡一年有奇。 362](#_Toc33001059)

[天祐元年（甲子、九○四）是年四月，方改元。 367](#_Toc33001060)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369](#_Toc33001061)

[唐紀八十一起閼逢困敦（甲子）五月，盡柔兆攝提格（丙寅），凡二年有奇。 369](#_Toc33001062)

[天祐元年（甲子、九○四） 369](#_Toc3300106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376](#_Toc33001064)

[後梁紀一起強圉單閼（丁卯），盡著雍執徐（戊辰）七月，凡一年有奇。 376](#_Toc33001065)

[開平元年（丁卯、九○七）是年四月卽位，始改元。 376](#_Toc3300106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七 384](#_Toc33001067)

[後梁紀二起著雍執徐（戊辰）八月，盡重光協洽（辛未）二月，凡二年有奇。 384](#_Toc33001068)

[乾化元年（辛未、九一一）按歐史，是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 390](#_Toc3300106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392](#_Toc33001070)

[後梁紀三起重光協洽（辛未）三月，盡昭陽作噩（癸酉）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392](#_Toc33001071)

[乾化元年（辛未、九一一） 392](#_Toc3300107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401](#_Toc33001073)

[後梁紀四起昭陽作噩（癸酉）十二月，盡強圉赤奮若（丁丑）六月，凡三年有奇。 401](#_Toc33001074)

[貞明元年（乙亥、九一五）是年十一月方改元貞明。 402](#_Toc3300107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410](#_Toc33001076)

[後梁紀五起強圉赤奮若（丁丑）七月，盡屠維單閼（己卯）九月，凡二年有奇。 410](#_Toc3300107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418](#_Toc33001078)

[後梁紀六起屠維單閼（己卯）十月，盡玄黓敦牂（壬午），凡三年有奇。 418](#_Toc33001079)

[龍德元年（辛巳、九二一）是年五月方改元。 420](#_Toc33001080)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425](#_Toc33001081)

[後唐紀一昭陽協洽（癸未），一年。 425](#_Toc33001082)

[同光元年（癸未、九二三）是年四月始卽位改元。 425](#_Toc3300108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432](#_Toc33001084)

[後唐紀二起閼逢涒灘（甲申），盡旃蒙作噩（乙酉）十月，凡一年有奇。 432](#_Toc3300108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439](#_Toc33001086)

[後唐紀三起旃蒙作噩（乙酉）十一月，盡柔兆閹茂（丙戌）三月，不滿一年。 439](#_Toc33001087)

[天成元年（丙戌、九二六）是年四月方改元，見下卷。 441](#_Toc33001088)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446](#_Toc33001089)

[後唐紀四起柔兆閹茂（丙戌）四月，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六月，凡一年有奇。 446](#_Toc33001090)

[天成元年（丙戌、九二六） 446](#_Toc3300109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454](#_Toc33001092)

[後唐紀五起強圉大淵獻（丁亥）七月，盡屠維赤奮若（己丑），凡二年有奇。 454](#_Toc3300109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461](#_Toc33001094)

[後唐紀六起上章攝提格（庚寅），盡玄黓執徐（壬辰）六月，凡二年有奇。 461](#_Toc33001095)

[長興元年（庚寅、九三○）是年二月方改元。 461](#_Toc3300109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469](#_Toc33001097)

[後唐紀七起玄黓執徐（壬辰）七月，盡閼逢敦牂（甲午）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469](#_Toc33001098)

[清泰元年（甲午、九三四）是年四月入立，始改元清泰。 474](#_Toc3300109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476](#_Toc33001100)

[後唐紀八起閼逢敦牂（甲午）二月，盡旃蒙協洽（乙未），凡一年有奇。 476](#_Toc33001101)

[清泰元年（甲午、九三四） 476](#_Toc3300110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484](#_Toc33001103)

[後晉紀一柔兆涒灘（丙申），一年。 484](#_Toc33001104)

[天福元年（丙申、九三六）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卽位。 484](#_Toc3300110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491](#_Toc33001106)

[後晉紀二起強圉作噩（丁酉），盡著雍閹茂（戊戌），凡二年。 491](#_Toc3300110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498](#_Toc33001108)

[後晉紀三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凡三年。 498](#_Toc3300110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506](#_Toc33001110)

[後晉紀四起玄黓攝提格（壬寅），盡閼逢執徐（甲辰）正月，凡二年有奇。 506](#_Toc33001111)

[開運元年（甲辰、九四四）是年七月方改元。 511](#_Toc3300111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513](#_Toc33001113)

[後晉紀五起閼逢執徐（甲辰）二月，盡旃蒙大荒落（乙巳）七月，凡一年有奇。 513](#_Toc33001114)

[開運元年（甲辰、九四四） 513](#_Toc3300111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520](#_Toc33001116)

[後晉紀六起旃蒙大荒落（乙巳）八月，盡柔兆敦牂（丙午），凡一年有奇。 520](#_Toc3300111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527](#_Toc33001118)

[後漢紀一起強圉協洽（丁未）正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527](#_Toc33001119)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534](#_Toc33001120)

[後漢紀二起強圉協洽（丁未）五月，盡著雍涒灘（戊申）二月，不滿一年。 534](#_Toc33001121)

[乾祐元年（戊申、九四八） 539](#_Toc3300112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541](#_Toc33001123)

[後漢紀三起著雍涒灘（戊申）三月，盡屠維作噩（己酉），凡一年有奇。 541](#_Toc33001124)

[乾祐元年（戊申、九四八） 541](#_Toc3300112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548](#_Toc33001126)

[後漢紀四上章閹茂（庚戌），一年。 548](#_Toc3300112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555](#_Toc33001128)

[後周紀一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玄黓困敦（壬子）八月，凡一年有奇。 555](#_Toc33001129)

[廣順元年（辛亥，九五一） 555](#_Toc33001130)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562](#_Toc33001131)

[後周紀二起玄黓困敦（壬子）九月，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四月，凡一年有奇。 562](#_Toc33001132)

[顯德元年（甲寅、九五四） 565](#_Toc33001133)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569](#_Toc33001134)

[後周紀三起閼逢攝提格（甲寅）五月，盡柔兆執徐（丙辰）二月，凡一年有奇。 569](#_Toc33001135)

[顯德元年（甲寅、九五四） 569](#_Toc33001136)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576](#_Toc33001137)

[後周紀四起柔兆執徐（丙辰）三月，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一年有奇。 576](#_Toc33001138)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583](#_Toc33001139)

[後周紀五起著雍敦牂（戊午），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二年。 583](#_Toc33001140)

[進書表 590](#_Toc33001141)

[獎諭詔書 590](#_Toc33001142)

[通鑑電子化校勘紀略 593](#_Toc33001143)

[通鑑電子化之用字說明 593](#_Toc33001144)

[通鑑電子化校勘人姓名 593](#_Toc33001145)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 唐紀三十六起強圉作噩（丁酉）九月，盡著雍閹茂（戊戌），凡一年有奇。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宣皇帝中之下

**至德二載**（丁酉、七五七）

**1**九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章︰十二行本「至」下有「千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為將者，不可恃勇輕脫。程千里欲擒蔡希德，反為希德所擒，恃勇輕脫之禍也。騎，奇寄翻。挑，徒了翻。帥，讀曰率。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從，才用翻。語，牛倨翻。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帥，所類翻。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

**2**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見，賢遍翻。勞，力到翻。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俶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旣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

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此皆漢上林苑地也。地說云︰豐水，出鄠南豐谷，北流逕漢龍臺觀東南，與渭水會于短陰山。程大昌曰︰香積寺，呂圖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儀收長安，陳于寺北，距澧水，臨大川。大川者，沈水、交水，唐永安渠也。蓋寺在澧水之東，交水之西也。呂圖云在鎬水發源之北，則近昆明池矣。子儀先敗于清渠，至此則循南山出都城後，據地勢以待之也。陳，讀曰陣；下陳於、其陳、於陳、陳乃、賊陳同。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卻，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重，直用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呼，火故翻。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先，悉薦翻。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王難得為鳳翔都知兵馬使，時上在鳳翔，蓋御營大將也。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射，而亦翻。中，竹仲翻。掣，昌列翻。去，羌呂翻。被，皮義翻。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騎，奇寄翻。偵，丑鄭翻。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索，昔各翻，盡也。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塡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塹，七豔翻。囂，五羔翻。

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昌六翻。騎，奇寄翻。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驍，堅堯翻。復，扶又翻；下而復、可復、復修、復為、敢復同。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言何用俟明旦。俶固止之，使還營。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遲，直二翻。諜，達叶翻。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皆已遁矣。廣平王若用僕固懷恩之言，固不假新店之戰，可以徑取東京矣。癸卯，大軍入西京。

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紇，下沒翻。為，于偽翻；下當為同。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夷禮以拜跪捧足為敬。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因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過京城南，歷安化門、明德門、啓夏門外，遶京城東南角，轉北，歷延興、春明、通化三門之外，至滻水，出藍田縣境之西，北行過白鹿原西，又北入于霸水，滻，音產。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皆泣曰︰「廣平王眞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鎭撫三日，引大軍東出。東出京城門，取洛陽。俶，昌六翻。以太子少傅虢王巨為西京留守。少，始照翻。守，式又翻。

甲辰，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卽日，遣中使啖庭瑤入蜀奏上皇；使；疏吏翻。啖，徒敢翻，姓也。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

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射，寅謝翻。泌，毗必翻。李泌時從軍在長安。卽至，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更，古孟翻。嵬，五回翻。請留、勸進事並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養，羊尚翻。上卽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請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掌契鑰，見二百十八卷上年九月。今付輔國，宮禁之權盡歸之矣。為輔國專擅張本。

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閒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樂，音洛。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跡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唐制︰凡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皇帝升御座，宰執當香案前奏事。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為句踐也！」邪，音耶。范蠡卽與越王句踐報吳之恥，蠡乃扁舟五湖，遺大夫文種書，以為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文種見書，遂稱疾。句踐賜文種死。句，音鉤。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卽辦，臣安敢復言！復，扶又翻。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曏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旣安，臣敢言乎！」

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謂不從使建寧王自媯、檀取范陽之策也。肅宗以意言之。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謂馬嵬勸留，及北赴靈武，血戰以衞上也。事見二百十八卷元載六月。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為小人所敎，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事見上卷本年正月。嗣，祥吏翻。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為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事見二百十八卷元載九月。帥，所類翻。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引論語孔子之言。朕不欲聞之。」

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使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賢廢見二百二卷永隆元年；死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卒，子恤翻。黔，音禽。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識，職吏翻，記也。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搆流言，故泌言及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十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李泌歷事肅、代、德三朝，皆能言人所難言，奇士也。

**3**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汚者半天下，汚，烏故翻。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使赦之。

**4**冬，十月，丁未，談『章︰十二行本「談」作「啖」；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庭瑤至蜀。

**5**壬子，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時王難得領興平軍。

**6**吐蕃陷西平。西平郡，鄯州。

**7**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考異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旣被圍，賊若欲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且我衆飢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謂春秋列國，同盟有急則相救恤也。況密邇羣帥乎！羣帥，謂張鎬、尚衡、許叔冀等。帥，所類翻。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旣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食，祥吏翻。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旣盡」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

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鬼無所歸者為厲。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問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皆，疾智翻，又才詣翻，目眥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抉，一決翻。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為後患。」乃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考異曰︰新傳曰︰「虢王巨之走臨淮，巡有妹嫁陸氏，遮巨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按巨在彭城，若走臨淮，陸姊在睢陽城，何以得遮之！今不取。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

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敎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敎之。本將，謂本部之將。陳，讀曰陣。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恆，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離，力智翻。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又惟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張鎬代賀蘭進明，見上卷八月。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按新書·方鎭表，浙東、浙西明年方置節度使。時崔渙在浙東，李希言在浙西，皆非節度使。淮南則李成式，北海尚為賊將能元皓所據。然去年已置北海節度使，是雖未復北海而已置北海帥矣。及譙郡太守閭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很，不受鎬命。比鎬至，比，必利翻，及也。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考異曰︰舊傳作「豪州刺史」，新傳作「濠州刺史」，統紀作「亳州刺史」。按濠州在淮南，去睢陽遠。亳州與睢陽接境，必亳州也。今從統紀。余按通鑑改統紀之亳州為譙郡，以此時未復郡為州也。讀者宜知之。

**8**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自長安東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幷舊兵步騎猶十五萬。舊兵，謂張通儒等所領自西京東走之兵。己未，廣平王至曲沃。此非春秋晉莊叔所封之曲沃，按其地在弘農、靈寶二縣之間。水經註︰弘農縣東十三里有好陽亭，又東有曲沃城。回紇葉護使其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旁，步浪翻。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據舊書，新店在陝城西。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

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東部苑門也。走河北；考異曰︰實錄無新店戰日，但云︰「子儀與嗣業等至新店，遇賊，大破之，逐北五十餘里，人馬相枕藉，器械、戈甲自陝至洛城委棄道路無空地。庚申，慶緒走，其夜，自東都苑門帥其衆黨奔河北。壬戌，元帥廣平王與子儀收陝郡。」汾陽家傳︰「九月，安慶緒自洛疾使諸將至陝，兼收敗卒，猶十五萬。十月四日，於陝西依山而陳，彼則憑高下擊，此乃進軍上衝，賊屹立不動。公使偽退，引令下山，使回紇驀澗走險以襲其背，賊乃敗績；斬九萬級，擒一萬人。」汾陽家傳︰「十月四日破賊於陝西，八日收洛陽。」年代記︰「十月，己未，破賊于新店。辛酉，慶緒聞軍敗，率其黨投相州。」舊紀︰「庚申，慶緒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新紀︰「戊申，敗賊新店，克陝郡。壬子，復東京。」按陝、洛之間，幾三百里，汾陽傳、新紀太早，實錄壬戌收陝郡太晚，今從年代記、幸蜀記。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考異曰︰實錄、舊傳皆曰︰「尹子奇執辛洛陽，與哥舒翰、程千里俱囚於客省。及安慶緒敗，渡河北走，使嚴莊皆害之。張中丞傳︰「相里造誄曰︰『唐故御史中丞張、許二居，以守城睢陽陷，張君遇害，許君為羯賊所擒，求死不得，降逼至偃師縣，亦被兵焉。』」今從之。

壬戌，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9**成都使還，此還者，啖庭瑤也。還，音旋。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復，扶又翻；下嗣復同。上憂懼，不知所為。『章︰十二行本「為」下有「數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後使者至，此奉羣臣賀表中使繼還也。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定東行歸京之日也。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衡山，在衡陽郡衡山縣西三十里，南嶽也。漢武帝以霍山為南嶽，隋文帝以衡山為南嶽。按泌傳，泌願隱衡山，詔聽之。敕郡縣為之築室於山中，為，于偽翻。給三品料。

**10**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11**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瑱於潁川，亦遣使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走，音奏。考異曰︰「舊魯炅傳云︰「炅保南陽，賊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下又云︰「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奔河北。」唐曆︰「慶緒據鄴，武令珣自唐、鄧至。」炅傳云武令珣死，誤也。制以瑱為河『章︰十二行本「河」作「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南節度使。

**12**丙寅，上至望賢宮，雍錄︰望賢官，在咸陽縣東數里。得東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高宗咸亨元年，改蓬萊宮為大明宮，旣東內。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含元殿，東內前殿也，當丹鳳門內。搏膺頓首請罪，環之以兵，環，音宦。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13**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為安成『嚴︰「安成」改「成安」。』府，改元天成；考異曰︰唐曆曰改元天和。薊門紀亂曰改元至成，與實錄年號不同。紀年通譜兩存之。今從實錄。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復，扶又翻。

**14**廣平王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此東內之朝堂也，在含元殿左右，左曰東朝堂，右曰西朝堂。朝，直遙翻。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收繫之。所由人，有所監典；祇承人，聽指呼給使令而已。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五代志︰汲郡隋興縣有蒼巖山。隋興縣，唐時當省入汲縣。甄，之人翻。操，七到翻。行，下孟翻。安祿山為采訪使，奏掌書記。此天寶間事。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強舁至東京，強，其兩翻。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上，時掌翻。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時令三司按受賊官爵者，因館濟於三司署舍，使受賊官爵者羅拜之。館，音貫。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愧受賊官爵者之心。以濟為秘書郞。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郞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汚者，勿問。」東內端門曰丹鳳門，樓曰丹鳳樓。首，手又翻。汚，烏故翻。

**15**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長樂驛，在滻東長樂陂。上與宴於宣政殿。自含元殿入宣政門為宣政殿，東內之中朝也。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沙苑，在馮翊渭曲。李吉甫郡國圖︰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二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余靖曰︰唐沙苑監，今之同州。少，詩沼翻。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孼。」為，于偽翻。上賜而遣之。

**16**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勞，力到翻。

**17**張鎬帥魯炅、來瑱、吳王祗、李嗣業，李奐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能，奴代翻，姓也。北海，屬河南道；大同，屬河東道。

**18**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遺，于季翻。使就朔方軍受之。

**19**以嚴莊為司農卿。

**20**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為九廟主；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埋桑主。上皇幸蜀，九廟之主委之賊手，故彭原更以栗為之。庚寅，朝享於長樂殿。長樂殿，考雍錄及呂圖皆無之。以下文上皇入大明宮，御含元殿見百官，次詣長樂殿謝九廟主，則是殿亦在大明宮中也。大明宮圖有長樂門，則長樂殿蓋在長樂門內。

**21**丙申，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從，才用翻。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著，陟略翻。勝，音升。索，山客翻。為，于偽翻。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車駕所在，衞士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復，扶又翻。上皇不肯居正殿，此行宮正殿也。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品品必嘗而後進。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皇『章︰十二行本「上皇」二字不重；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熊校同。』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為，于偽翻。鞚，苦貢翻。考異曰︰幸蜀記云︰「執轡鞚，出宮門，上皇令左右扶上馬。」令從實錄。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玄宗失國得反，宜痛自刻責以謝天下，乃以為天子父之貴誇左右，是全無心腸矣。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御含元殿，慰撫百宮；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樂，音洛。卽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22**辛亥，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郞呂諲為詳理使，因按獄，特置此官。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為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

**23**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鉷，戶公翻。俶，昌六翻。考異曰︰實錄，光弼舊守司徒。按舊傳，光弼檢校司徒耳，實錄誤也。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從，才用翻。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贈官，差，初加翻。憕，持陵翻。李憕、盧奕、蔣清以守洛死。顏杲卿、袁履謙以守常山死。許遠、張巡以守睢陽死。張介然以守滎陽死。龐堅以守潁川死。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載，祖亥翻。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蠲，圭淵翻。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天寶元年，改兩省長官為左、右相，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十一載，又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今皆復舊。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長安在洛陽、鳳翔、蜀郡、太原之中，故為中京。以張良娣為淑妃，立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僴為兗王，東陽王侹為涇王，僙為襄王，倕為王，偲為召王，佋為興王，侗為定王。娣，大計翻。僴，戶簡翻。侹，他頂翻。僙，戶剛翻。召，讀曰邵。佋，時昭翻。侗，吐公翻。考異曰︰實錄，「係」為「傑」，「僙」為「傜」，「倕」為「傀」，今從唐曆、統紀、新舊紀、傳、年代記。

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睢，音雖。為，于偽翻。傳，直戀翻。上，時掌翻；下獻上同。以為︰「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謂張鎬之師至，而睢陽之城已陷三日也。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以巡食人為巡罪，守死為巡愚。善遏惡揚，錄瑕棄用，『張︰「用」作「功」。』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旣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難，乃旦翻。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不遇，誠可悲焉。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憕等，而程千里獨以生執賊庭，不沾褒贈。史言唐褒忠之典有遺恨。

**24**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上不敢受傳國寶，見二百一十八卷元載九月。

**25**安慶緒之北走也，謂自東京北走渡河。其大將北平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

慶緒忌思明之強，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仁智耿仁智，蓋為范陽節度判官。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帥，讀曰率。此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玼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朝日一出，葉上之露卽晞，故以為諭。說，式芮翻。大夫柰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易，以豉翻。思明以為然。

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考異曰︰舊傳云「三千騎」，今從實錄。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勝，音升。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入內廳樂飲，樂，音洛。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三郡，范陽、北平、媯川、密雲、漁陽、柳城、文安、河間、上谷、博陵、勃海、饒陽、常山。幷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乾元元年四月，烏承恩受命入幽州，陳禍福，思明乃有表。」今從實錄。實錄曰︰「明日，遂拘承慶，斬守忠之首以徇。」舊傳亦曰︰「遂拘承慶，斬守忠、李立節之首以徇。」新書烏承玼傳曰︰「思明斬承慶。」按實錄，明年二月，承慶、守忠遣人齎表狀歸順。舊郭子儀傳，明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然則此際未死也。蓋二人旣被拘，則降於思明，復為之用耳。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考異曰︰河洛春秋及舊傳皆云「河北節度使」。按安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思明蓋襲祿山舊官耳。今從實錄。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句斷。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將，卽亮翻。

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先，悉薦翻。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恆州刺史，開井陘路，開太原兵自井陘出常山之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後魏置安州，治方城，唐檀州卽其地也。唐無安州在河北，或者安、史以莫州文安郡為安州歟？雖相州未下，謂安慶緒據鄴也。河北率為唐有矣。因史思明降，史言一時之事。

**26**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27**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

**28**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時掌翻。背，蒲妹翻。處，昌呂翻。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槪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書胤征之辭。李峴避唐諱，改「治」為「理」。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劉昫曰︰獨柳樹，在長安子城西南隅。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

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為，于偽翻；下垍為同。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上皇之為太子也，太平公主忌之，東宮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於主。元獻楊后方娠，上皇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柰何？」命說挾劑而入，上皇於曲室自煑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煑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遂生帝。及帝在東宮，李林甫動搖者數矣，均、垍保護，得免。臣不能活均、垍，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垍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考異曰︰柳珵常侍言旨云︰「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三哥家事，雖犬彘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彼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垍，宜長流遠惡處；張均宜棄市。阿奴更不要苦救這賊也。』肅宗掩泣奉詔。」按肅宗為李林甫所危時，說已死，乃得均、垍之力。均、垍以說遺言盡心於肅宗耳。今略取其意。

安祿山所署河南尹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來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茍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越，偷生茍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為，于偽翻。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各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治，直吏翻。沈，持林翻。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齏，牋西翻。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徼，吉弔翻。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事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復，扶又翻。從，才用翻。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29**故妃韋氏旣廢為尼，居禁中，是歲卒。韋妃廢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六載。

**30**置左、右神武軍，取元從子弟充，元從子弟，謂從帝馬嵬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從，才用翻。其制皆如四軍，總謂之北牙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謂之北牙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號曰英武軍。騎，奇寄翻。

**31**升河中防禦使為節度，領蒲、絳等七州；至德元載，置河中防禦守捉蒲關使，今升為節度，領蒲、絳、隰、慈、晉、虢、同七州，治蒲州。考異曰︰諸地理書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復為某州，不見在何月日。是歲十二月戊午赦云︰「近日所改百官額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蓋此卽復以郡為州之文也。比頒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乾元元年也。分劍南為東、西川節度，東川領梓、遂等十二州；東川領梓、遂、綿、劍、龍、閬、普、陵、瀘、榮、資、簡十二州，治梓州。又置荊澧節度，領荊、澧等五州；夔峽節度，領夔、峽等五州；荊南節度本領十州，今分兩鎭。荊澧兼領朗、郢、復，共五州。夔峽兼領涪、忠、萬，共五州。更安西曰鎭西。更，工衡翻。

## 乾元元年（戊戌、七五八）是年二月改元。

**1**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加上尊號。考異曰︰實錄︰「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寶。禮畢，冊上加尊號。上上言讓曰︰『伏奉聖旨，賜臣典冊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授傳國寶符、受命寶符各一。』」按去年十二月癸亥，上已受國璽，告太清宮。甲子，玄宗御宣政殿，授上傳國璽，於殿下涕泣拜受。今又云授寶，事似複重，唐曆、統紀、年代記、舊紀皆云去年十二月授傳國璽，此年正月戊寅冊尊號，今從之。上固辭「大聖」之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寇逆未平，九廟未復，而公子之間迭加徽稱，此何為者也！

先是，官軍旣克京城，先，悉薦翻。宗廟之器及府庫財多散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乙酉，敕盡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2**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紀，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為輔國得權與淑妃交惡張本。朝，直遙翻。

**3**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能，奴代翻。以為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4**丁未，上御明鳳門，唐會要曰︰至德三載，改丹鳳門曰明鳳門，通化門為達禮門，安上門為先天門。凡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尋卻如舊。赦天下，改元。改元乾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改年為載，自上皇天寶三載始。復，扶又翻。

**5**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6**三月，甲戌，徙楚王俶為成王。

**7**戊寅，立張淑妃為皇后。

**8**鎭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行營節度使始此。癸巳，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裨將荔非元禮討誅之。荔非，虜複姓。姓譜︰荔非，西羌種，隋有荔非雄，涇州人。

**9**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暕，古限翻。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冎於鄴市。凡有謀歸者，冎，古瓦翻。「歸」字下當有「國」字。誅及種、族，胡人種誅之，華人族誅之。種，章勇翻。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攻之，沁水出沁州沁源縣東南，出山而東，流過河內縣北。慶緒自鄴攻河內，須渡沁水。沁，七鴆翻。不勝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0**癸卯，以太子少師虢王巨為河南尹，充東京留守。

**11**辛卯，「辛卯」當作「辛亥」，傳寫誤也。新書肅宗紀作「四月辛亥」，此又逸「四月」二字。新主入太廟。奉栗主自長樂殿入太廟。甲寅，上享太廟，遂祀昊天上帝；乙卯，御明鳳門，赦天下。

**12**五月，壬午，制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觀察使始此。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當時以為權重難制，罷之，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訪處置使。四年罷。八年復置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是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13**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中要，謂中人居權要者，如李輔國之類。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衞。」思明、叔冀後皆如鎬言。滑州，靈昌郡。使，疏吏翻。難，乃旦翻。時上以『張︰「以」作「已」。』寵納思明，「以」當作 「已」，唐人多通用以、已二字。但於此作「以」，文意不通。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思明在范陽。滑州治白馬縣，漢古縣也，許叔冀屯焉。上以鎬為不切事機，戊子，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為河南節度使。尚，辰羊翻。

**14**張后生興王佋，佋，音韶。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考功郞中、知制誥李揆曰︰嗣，祥吏翻。從，千容翻。「成王長，且有功，長，知兩翻。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勝，音升。上喜曰︰「朕意決矣。」庚寅，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孫也。俶，昌六翻。李玄道，武德中為天策府學士。

**15**乙未，以崔圓為太子少師，李麟為少傅，皆罷政事。上頗好鬼神，少，始照翻。好，呼到翻。太常少卿王璵璵，音余。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以璵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俚，音里。考異曰︰舊傳云「三年七月」，今從實錄。

**16**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顏杲卿死事見二百十七卷至德元載。守，式又翻。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眞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劍州普安郡。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晉置壽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廢樂平郡，以壽陽縣屬太原郡。九域志︰在太原府東一百八十里。然本朝太原府已移治陽曲。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後魏風土記︰晉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民來向山東，戎卽居之。眞君十年，出徙壽陽之戶於大陵城南，置壽陽縣。隋開皇改壽陽為文水縣，又於壽陽故城置壽陽縣，卽今縣是也。為史思明所虜，去年史思明攻太原，因虜泉明。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幷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棺，古玩翻。斂，力贍翻。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眞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號，戶高翻。索，山客翻。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悉薦翻。後，戶遘翻。悴，秦醉翻。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比，必例翻，及也。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從，才用翻。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女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資糧則均分之，其或有不足，則減常數而均之。一如親戚。至蒲州，眞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慚服。顏杲卿之忠節固照映千古，而其子之孝義亦非人所及也。

**17**六月，己酉，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漢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復祀之，蓋參用九宮貴神之說。項安世曰︰中宮天極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尊，所臨之方則嘉應洊臻，漢武帝始祠之。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祟，雖遂翻，神禍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贓。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使，疏吏翻。少，始照翻。至黃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鎖，不可啓，扃，古營翻。鎖，蘇果翻。震怒，破鎖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藉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上無以罪也。

**18**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鎭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以鎭西、北庭兵屯懷州，就用為刺史，征調以給軍。嗣，祥吏翻。

**19**山人韓穎改造新曆，丁巳，初行穎曆。時韓穎上言︰大衍曆或誤。帝疑之，以穎直司天臺，損益其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曆。

**20**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去年十二月始命三司推究陷賊官。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21**太子少師房琯旣失職，謂罷相也。頗怏怏，多稱疾不朝，怏，於兩翻。朝，直遙翻。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琯罪，貶豳州刺史。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琯黨也。閬州，閬中郡。巴州，清化郡，漢巴郡宕渠縣地。閬，音浪。

**22**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盧軍使烏知義，考異曰︰舊傳，「知義為節度使」。按安祿山始為平盧節度使。舊傳誤也。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事見上卷至德元載。思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勸思明降唐。去年十二月事。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

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數，所角翻。衣，於旣翻。說，輸芮翻。誘，音酉。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旣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按經典釋文，館，古玩翻。帷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少，詩照翻。省，悉景翻。思明雖伏二人以察承恩，然不使其子與父共處，則謀無自而露。姦雄之智數，固非人所及也。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使。」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呼，火故翻。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凡行者之裝，盛以囊橐，故曰裝囊。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索，山客翻。得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烏承恩持鐵券入不測之虜，使阿史那承慶之事不成，承恩其能奉鐵券以還天子乎！使思明果授首，則宜宥其同惡，而先藉其姓名，果能悉誅之乎！余謂李光弼之明智必不為此。蓋思明因承恩言，偽為此牒，抗表以衆狀光弼；又偽為薄書，籍將士姓名以激怒之，使與己同反而無他志。思明責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榜，音彭。考異曰︰唐曆、舊傳皆云四月殺承恩。今據河洛春秋，四月始為節度副使，六月死。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玼走免。玼，音此，又且禮翻。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時掌翻。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

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況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思明又以此激怒其將士。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不為，于偽翻。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凡表皆函封。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復召入，去，羌呂翻。復，扶又翻。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之，腦流于地。史言耿仁智去逆從順，以死全節。呼，火故翻。

烏承玼奔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石嶺軍在忻州秀容縣。

**23**秋，七月，丙戌，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乾元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24**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以殿中監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郞中李巽副之；命左僕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勳員外郞鮮于叔明為瑀副。叔明，仲通之弟也。天寶中，鮮于仲通黨附楊國忠，致位通顯。甲子，『嚴︰「子」改「午」。』上送寧國公主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

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胡帽，衣，於旣翻。坐帳中榻上，儀衞甚嚴，引瑀等立於帳外。瑀不拜而立，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瑀與叔明對曰︰「曏者唐與諸國為婚，皆以宗室女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妻，七細翻。恩禮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壻傲婦翁，坐榻上受冊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冊命。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自突厥有國以來，可汗號其正室曰可賀敦。舉國皆喜。

**25**乙未，郭子儀入朝。考異曰︰實錄︰「郭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拔懷州，始擒太清。實錄誤也。唐曆、本紀等皆無之。舊子儀傳︰「七月，破賊河上，擒安守忠，以獻。」諸書亦無之，今不取。

**26**八月，壬寅，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度使。考異曰︰實錄云「青、徐等五州節度使季廣琛，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按青州豈可屬兩節度！又廣琛先為荊州長史，今年五月為右常侍，九月討安慶緒時，實錄稱鄭蔡節度使。汾陽家傳稱淮西、荊、澧，舊紀稱荊州，未嘗鎭青、徐。實錄於此稱青、徐，恐誤也。余按新書·方鎭表，至德元載置青密節度使，領北海、高密、東牟、東萊四郡。乾元元年，青密節度增領滑、濮二州。青密節度，卽前所云北海節度也，領青、密、登、萊四州，增領滑、濮，是為六州節度使。若以青、登五州增滑、濮二州，則七州矣，其數不合。

**27**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28**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29**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將軍趙泚為蒲、同、虢三州節度使。去年置河中節度使，領蒲、絳等七州。今趙玼節度蒲、同、虢三州而已。蓋兵興之際，分命節帥以扼險要，其所統之增減離合，隨時制宜耳。

**30**丙子，招討党項使王仲昇斬党項酋長拓跋戎德，傳首。貞觀以後，吐蕃浸盛，党項、拓跋諸部畏逼，請內徙，詔慶州置靜邊軍州處之。又置芳池都督府於慶州懷安縣界，管小州十，以處党項野利氏部落。至德以來，中國亂，党項因寇邠、寧二州。

**31**安慶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汲、鄴、趙、魏、平原、清河、博平，凡七郡。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好殺同。考異曰︰河洛春秋︰「十月，蔡希德有密款歸國，將襲殺慶緒以為內應。左右泄之，慶緒斬希德於鄴中。」又曰︰「慶緒旣殺布德，始有土崩之兆矣。」薊門紀亂︰「史思明常畏希德，自知謀策、果斷、英武皆不及之。時希德在相州，為慶緒竭節展効，思明未敢顯背。無何，希德為慶緒所殺，思明初聞，驚疑不信，及知其實，大喜見於顏色焉。」今從實錄。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使，總中外兵。乾祐愎戾好殺，將，卽亮翻。愎，弼力翻，很也。士卒不附。

庚寅，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鎭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炅，古迥翻。濮，博木翻。嗣，祥吏翻。琛，丑林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又命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王思禮先為關內節度使，時兼領澤潞節度使，鎭潞州。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考異曰︰實錄有李奐，無崔光遠，而云凡九節度。汾陽家傳有光遠，無奐，又有河東兵馬使薛兼訓。蓋實錄脫光遠，汾陽傳脫奐名耳。兼訓蓋光弼裨將，光弼未至間，先遣赴鄴城也。汾陽傳又以炅為襄鄧，廣琛為淮西、荊澧。舊本紀，「廣琛為荊州。」今從實錄。汾陽傳又云，「公九月十二日出洛，師涉河而東。」今從實錄，涉庚，二十一日也。余按「涉庚」當作「庚寅」。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諸軍並行，步騎數十萬，而不置元帥，號令不一，所以有安陽之敗。但以宦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處，昌呂翻。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32**癸巳，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廣州治南海縣，本漢番禺縣。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

**33**冬，十月，甲辰，冊太子，考異曰︰實錄云︰「可大赦天下。頃者頻興大典，累洽殊私，率土之間，屢經蕩滌。猶慮近者或滯狴牢，其天下見禁囚徒已下罪，一切放免。」按旣云大赦，則死罪皆免，豈有但免徒以下罪邪！恐「可大赦天下」是衍字耳。今不書赦。更名曰豫。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禾，於是以為祥，更名豫。更，工衡翻。自中興以來，羣下無復賜物，復，扶又翻。至是，始有新鑄大錢，乾元重寶錢也。百官、六軍霑賚有差。

**34**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九域志︰衞州汲縣有杏園鎭。獲嘉縣，本汲縣之新中鄕，漢武帝行幸至此，聞獲呂嘉，因置獲嘉縣；唐縣懷州。九域志︰獲嘉縣，在衞州西九十里。破安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衞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炅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陽武縣，武德四年置於故原武城，屬鄭州。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衞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衞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旣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射，而亦翻。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復，扶又翻。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衞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愁思岡，在鄴城西。據歐史，在相州湯陰縣。薛居正曰︰湯陰縣界有一岡，土人謂之愁死岡。考異曰︰汾陽家傳︰「十月五日，戰愁岡。」據實錄，「癸丑，子儀破賊，擒安慶和。」癸丑，十四日也，蓋捷奏始到。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李光弼引兵繼至」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磁州治滏陽，南至鄴城六十里。遙為慶緒聲勢。

**35**甲寅，上皇幸華清宮；十一月，丁丑，還京師。

**36**崔光遠拔魏州；魏州，治漢元城縣郭下。又置貴鄕縣，與元城為二縣。丙戌，以前兵部侍郞蕭華為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為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洹水縣，漢長樂縣地。魏郡國志曰︰周建德六年，分臨漳縣東北置洹水縣，在魏州西。趣，七喻翻。郭子儀奏以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

**37**甲辰，置浙江西道節度使，領蘇、潤等十州，以昇州刺史韋黃裳為之。浙西道節度使兼江寧軍使，領昇、潤、宣、歙、饒、江、蘇、常、杭、湖十州，治昇州。庚戌，置浙江東道節度使，領越、睦等八州，以戶部尚書李峘為之，浙東道節度使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八州，治越州。兼淮南節度使。此宜參考下卷上元元年都統李峘註。

**38**己未，羣臣請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許之。

**39**史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崟拒之。崟，魚今翻。賊勢盛，處崟連戰不利，還趣城。趣，七喻翻。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崟。處崟，驍將，衆所恃，旣死，衆無鬬志，姚聳夫若在，未必能為宋保守河南，而聳夫之死，宋人惜之。李處崟若在，未必能為唐保守魏州，而處崟之死，唐人惜之。以兩敵相持而自戮鬬將，乃自翦其手足也。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40**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立侯希逸者李懷玉，而逐候希逸者亦李懷玉也。懷玉後賜名正己。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書仲虺之誥之言。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治，直之翻。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分，扶問翻。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書·說命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臂指之相使，賈誼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覬，音冀。覦，音俞。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茍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

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行，戶剛翻。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姑，且也；息，安也；且求目前之安也。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此卽周禮所謂八柄也。治，直之翻。予，讀曰與。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

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長，知兩翻。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書康誥之言。猷，謀也。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詩·大雅·板之辭。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見論語。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勝，音升。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眄，眠見翻，目偏合而衺視也。茍得間則攻而族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茍得間則掩而屠之；二語曲盡唐末藩鎭、將卒之情狀。間，古莧翻。惴，之睡翻，憂懼貌。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跡其厲階，肇於此矣。言其禍肇於命候希逸帥平盧也。毛萇曰︰厲，惡也。鄭氏曰︰犯政為惡曰厲。

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左傳︰晉楚戰于城濮。晉候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戰，楚師敗績。治，直之翻；下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賈誼廉陛之論，正此意。

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敍，令行禁止，四征不庭，庭，直也。不庭，諸侯之不直者，近世儒者以不朝為不庭，謂其不來庭也。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41**是歲，置振武節度使，領鎭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鎭北大都護府，領大同、長寧二縣。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因舊振武軍而建節鎭，兼押蕃落使。宋白曰︰振武軍，舊為單于都護府，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麟德三年，改為單于大都護府；至德後，振武節度治焉。又置陝虢華及豫許汝二節度使；安南經略使為節度使，領交、陸等十一州。安南節度使，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芝、武義、演、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宋白曰︰陸州玉山郡，本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以州界有陸水為名。

**42**吐蕃陷河源軍。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一

## 唐紀三十七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上章困敦（庚子），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己亥、七五九）

**1**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邠志作「周至」，舊傳作「周贄」。今從實錄。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嘉山之敗，事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使用光弼之計，安有滏水之潰乎！朝，直遙翻。

**2**戊寅，上祀九宮貴神，李心傳曰︰九宮貴神者，太一、攝提、權主、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宋白曰︰九宮貴神，其說本之黃帝九宮經、蕭吉五行大義。用王璵之言也。乙卯，耕藉田。「乙卯」，當作「乙酉」。

**3**鎭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中，竹仲翻。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將，卽亮翻。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李嗣業以鎭西、北庭兵屯懷州，會師攻鄴，以段秀實知留後事。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鎭西行營，相繼於道。

**4**二月，壬子，月食，旣。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日，君象也。此因張后之專橫而書月食。記曰︰男敎不脩，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是後月食皆書於目錄上方。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先，悉薦翻。考異曰︰舊紀作「翊聖」，今從實錄。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韋后事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幾，居依翻。橫，戶孟翻。干豫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5**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重，直龍翻。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四千，淘牆䴬及馬矢以食馬。䴬，與職翻。先以麥䴬雜土築牆，今圍急乏芻，故淘䴬以飼馬。食，祥吏翻。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旣無統帥，帥，所類翻。進退無所稟；稟，稟令也。稟，必錦翻。行軍進退，必稟令於主帥，今諸軍無所稟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降，戶江翻。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師老勢屈，故解體。

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果如李光弼之言。趨，七喻翻。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面，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騎，奇寄翻。抄，楚交翻。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幷、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趣，讀曰促。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縰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邏，郞佐翻。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觀史思明用兵，所謂盜亦有道焉。官軍與之刻日決戰。

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陳，讀曰陣；下布陳同。滏水逕安陽縣而東流，謂之安陽河。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將，卽亮翻。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炅中流矢。中，竹仲翻。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史言滏水之戰，天未悔禍，非戰之罪。使皆如李光弼、王思禮，在亂能整，則其失亡，不至於甚。重，直用翻。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斷，音短。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守，式又翻。襄、鄧二州，屬山南東道。諸節度各潰歸本鎭。士卒所過剽掠，剽，匹妙翻。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考異曰︰邠志曰︰「史思明自稱燕王。牙前兵馬使吳思禮曰︰『思明果反。蓋蕃將也，安肯盡節於國家！』因目左武鋒使僕固懷恩。懷恩色變，陰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輕兵抵相州，郭公率諸軍禦之，戰于萬金驛。賊分馬軍並滏而西，郭公使僕固懷恩以蕃、渾馬軍邀擊，破之。還遇吳思禮於陣，射殺之，呼曰︰『吳思禮陣沒。』其夕，收軍，郭公疑懷恩為變，逐脫身先去。諸軍相繼潰于城下。」今從實錄。

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門。水經註︰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又東逕千秋亭南，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將，卽亮翻。捐，于專翻。陝，矢冉翻。蒲、陝二州夾河，潼關控其險，可以禦敵，故議退保之。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賊至，倂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弈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使，疏吏翻。瓌，古回翻。騎，奇寄翻。趣，七喻翻。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是後李光弼雖斬張用濟而守河陽，則實張用濟定計於其先也。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野戍，卽野水渡，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戍。河清縣，本屬河南尹，本大基縣，武德二年置，八年省，咸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置大基，先天元年更名河清。帥，讀曰率。將，卽亮翻。輜，莊持翻。重，直用翻。荔非元禮至而軍焉。諸將各上表謝罪，上，時掌翻。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崔圓先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國公，從一品，階比開府儀同三司。貶蘇震為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濟王環，上弟也。濟，子禮翻。長，知兩翻。

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史思明之兵潰而北去，至沙河，知官軍的去，乃收整其衆而南。使官軍於滏水驚潰之後，各能收兵還營，堅壁而圍守鄴城，思明未敢南也。沙河縣，隋分龍岡縣置，唐屬邢州，在鄴城西北二百餘里。還，音旋，又音如字。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復，扶又翻。背，蒲妹翻。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應，乙陵翻。慶緒曰︰「任公蹔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蹔，與暫同。令，力丁翻。誘，音酉。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窘，巨隕翻。上，時掌翻。璽，斯氏翻。綬，音受。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將士，咸稱萬歲。省，昔景翻。思明出慶緒表徧示將士，以觀其情向背。乃手疏唁慶緒疏，所據翻。唁，魚戰翻，弔生曰唁。而不稱臣，且曰︰「願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幷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執兵以待之，幾，居希翻。歃，色甲翻。騎，奇寄翻。擐，音宦。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負，稽，音啓。荷，下可翻，又如字。棄失兩都，久陷重圍，重，直龍翻。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復，扶又翻，又如字。摩頂至踵，無以報德。」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吾為，音于偽翻。豈受爾佞媚乎！」卽命士右牽出，幷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鎭之。思明欲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朝，直遙翻。引兵還范陽。

**6**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宋敏求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卽內衙之正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辭還行營。

**7**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鎭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復，扶又翻。

**8**甲午，以兵部侍郞呂諲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為刑部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郞李揆為中書侍郞，及戶部侍郞第五琦並同平章事。上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為李輔國忌峴，不得久於相位張本。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羅，郞佐翻。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周勃安劉，事見漢高后紀。李揆謂勃因南軍入北軍，考其本末，恐不如此。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金吾衞，屬南牙；羽林衞，屬北牙。金吾掌巡徼，李輔國欲以羽林軍奪其職，故李揆以為言。朝，直遙翻。

**9**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東畿，謂東京畿。山東，謂河南、河北。河東，自蒲、絳北至幷、代。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來瑱徙河西，未行，而相州師潰，因使之鎭陝以守關。然瑱尋徙襄陽。華，戶化翻。

**10**夏，四月，庚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潞城縣，屬潞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春秋潞子所邑也。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11**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內宅，蓋在禁中，輔國止宿之署舍也。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鄒︰關白，稟告、彙報。漢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雍錄︰按六典大明宮圖，有左、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直紫宸殿之東，右銀臺門直紫宸殿之西。又考閣本大明宮圖，右銀臺門內卽翰林院、麟德殿，又東歷內侍別省、延英殿、光順門而後至紫宸殿。自左銀臺門西入，歷溫室、浴堂殿、綾綺殿而後至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以地望準之，正直紫宸東、西耳。事無大小，輔國口為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卽行推按；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時縱之。索，山客翻。斷，丁亂翻。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郞。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李揆裔出隴西，其先客居滎陽，遂為山東甲族。李輔國，第五。

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寤，賞其正直；峴，戶典翻。相，息亮翻。輔國行事，多所變更，更，工衡翻。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本官，太子詹事。上不許。『章︰甲十六行本「許」下有「壬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敕處分。比，毗至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得行。索，山客翻。正宣，宣命。凡出宣命，有底在中書，可以檢覆，謂之正宣。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虞候及六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自追攝，英武軍，殿前射生手也，置虞候以統之。六軍，北門六軍也。諸使，內諸使也。諸司，內諸司也。使，疏吏翻。論，盧毘翻。自今須一切經臺、府。臺，御史臺。府，京兆府。如所由處斷不平，處，昌呂翻。斷，丁亂翻。聽具狀奏聞。諸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宂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考異曰︰實錄李峴傳曰︰「時李輔國專典禁中兵權，詔旨或不由中書而出，峴切陳其狀，肅宗甚嘉之，卽日下詔，如峴奏。由是挫輔國威權，輔國頗忌之。」蓋卽此詔也。

**12**甲辰，置陳、鄭、亳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炅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為青、密七州節度使；七州，青、密、登、萊、淄、沂、海。炅，古迥翻。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許、汝三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陳、鄭、亳前此未嘗置節鎭，魯炅自南陽為之。青、密等七州，尚衡自彭城升統之。興平軍本置於雍州始平縣，李奐時在行營，使統豫、許、汝三州。此皆臨時分鎭，非有一定規模也。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炅所部兵剽掠尤甚，剽，匹妙翻。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炅慚懼，飲藥而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3**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燕，因肩翻。考異作「應天皇帝」，註曰︰河洛春秋曰︰「上元三年春三月，思明懷西侵之謀，慮北地之變，乃令男朝義留守相城，自頌士馬歸范陽，因僭號後燕，改元順天元年。」按實錄，此年正月一日，思明稱燕王，立年號。實錄、舊傳皆不載所改年名。紀年通譜，此年卽思明順天元年。柳璨正閏位曆，思明有順天、應天二號。按薊門紀亂︰「思明旣殺烏承恩，不稱國家正朔，亦不受慶緒指麾，境內但稱某月而已。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辛氏為皇后，次子朝興為皇太子，長子朝義為懷王。六月，於開元寺造塔，改寺名為順天。上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實錄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云︰「上元三年僭號。」薊門紀亂云︰「立朝興為太子。」按思明欲立少子為太子，左右泄其謀，故朝義弒之。紀亂云於時已立為太子，誤也。按長曆，四月丁酉朔，無癸酉。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將，卽亮翻。改范陽為燕京，諸州為郡。

**14**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穎、亳節度使。臚，凌如翻。使，疏吏翻。抱玉，安興貴之後也，安興貴，見一百八十七卷高祖武德二年。為李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15**回紇毗伽闕可汗卒，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為登里可汗。紇，下沒翻。伽，求迦翻。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卒，子恤翻。回紇欲以寧國公主為殉。公主曰︰「回紇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為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婚萬里之外邪！」邪，音耶。然亦為之剺面而哭。漠北之俗，死者停尸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牛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為，于偽翻。剺，里之翻。

**16**鳳翔馬坊押官為劫，押官者，管押馬坊之官。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天興縣，本古雍縣，至德二載，改曰鳳翔，仍分置天興縣，帶鳳翔府。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廐，李輔國本飛龍小兒。敕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無冤。監，古銜翻。鎣，余傾翻，又烏定翻。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郞李曄、大理卿權獻鞫之，此唐制所謂小三司也。與鎣同。猶『章︰甲十六行本「猶」上有「妻」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鞫之，太平縣，屬絳州，魏太武帝置泰平縣，周改為太平，因太平關城為名。若虛傾巧士，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詰，去吉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桂陽，漢縣，隋、唐帶連州。曄與鳳翔尹嚴向皆貶嶺下尉，嶺下，謂度嶺南下諸縣，史失曄、向所貶縣名，故云皆貶嶺下尉。鎣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為朋黨，五月，辛巳，貶峴蜀州刺史。尚，辰羊翻。峴，戶典翻。考異曰︰代宗實錄云︰「屬有盜發鳳翔、管在北軍者，詔遣御史訊鞫，盜已伏罪。李輔國執奏重覆。殿中侍御史毛若虛奏覆與輔國協。肅宗大怒，下三司推鞫之。峴以若虛不直，陳於上前。及三司覆奏，與峴理協，肅宗以為朋黨。會同列李揆希旨，遂貶峴為通州刺史，三司大臣皆貶官。」今從肅宗實錄、舊紀、傳。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上謂之曰︰「李峴欲專權，今貶蜀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祗益聖德耳。」若虛尋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朝，直遙翻。

**17**壬午，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新書·方鎭表︰汴、滑節度使治滑州，領州五︰滑、濮、汴、曹、宋。以試汝州刺史劉展為滑州刺史，充副使。

**18**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寧等九州節度使。方鎭表︰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大都護府，夏、鹽、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二軍，三受降城。十年，增領魯、麗、契三州。二十二年，兼關內道采訪處置使，增涇、原、寧、慶、隴、鄜、坊、丹、延、會、宥、麟十二州。以匡、長二州隸慶州，安樂、長樂二州隸原州。天寶元年，增領邠州。乾元元年，分鎭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置振武節度使。是年，廢關內節度使，罷領單于大都護，以涇、原、寧、慶、坊、鄜、丹、延隸邠寧節度。邠州本豳州，開元十三年以「豳」字類「幽」，改曰邠。

**19**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惡，烏路翻。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考異曰︰邠志曰︰「四月，肅宗使丞相張公鎬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饌於軍，張公不坐而去。軍中不悅，朋肆流議。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汾陽家傳曰︰「六月，公朝于京師，三讓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為副。」段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為副元帥，守東都。」今因實錄七月除趙王係為元帥，幷言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

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辛巳，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考異曰︰舊傳︰「思明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使行營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按實錄，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後，為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竹節制朔方，實錄無月日。制辭云︰「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蓋只在此時耳。仍以光弼知諸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采皆變。史言光弼入朔方軍，部分皆因子儀之舊，但號令加嚴整耳。治，直之翻。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樂，音洛。

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銜枚以待。被，皮義翻。上，時掌翻。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鄴城之潰，郭公先去，觀懹恩此言，則邠志所云亦可以傳信。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強請之，章︰甲十六行本「之」下有「違拒朝命」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是反也，其可乎！」帥，所類翻。強，其兩翻，又音如字。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懷恩此言，與康元寶之言皆是也。使諸將從張用濟於惡，史思明之兵復至，唐事殆矣。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衆。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卽斬於轅門，諸將懾伏，以辛京杲代之。復追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而至。」邠志曰︰「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節度使李公代子儀兼統諸軍。李公旣受命，以河東馬軍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聞之曰︰『朔方軍，非叛人也，何見疑之甚！』欲率精騎突入東都，逐李公，請郭公。李公知之，遂留東都，表請濟師于河陽。冬十月，思明引衆渡河。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圖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原以待之。』遂引軍東出師汜水縣。檄追河陽諸將，用濟後至，李公數其罪而戮之，以辛京杲代領其職。明日，引軍入河陽。」按實錄，此月光弼為副元帥，九月始移軍河陽耳。

**20**僕固懷恩繼至，光弼引坐，與語。史言李光弼待僕固懷恩有加於諸將。須臾，閽者曰︰『鄒︰禮祭義︰閽者，守門之賤者也。』「蕃、渾五百騎至矣。」蕃、渾，謂諸蕃種及渾種。光弼變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固違！」將，卽亮翻。語，牛倨翻。光弼曰︰「士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史言懷恩成備而後見光弼，光弼雖知其情而容忍不發。復，音扶又翻。

**21**以『章︰甲十六行本「以」上有「丁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潞沁節度使王思禮王思禮節度澤、路、沁三州，史或稱澤潞，或稱潞沁。沁，七鴆翻。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李光弼也。

初，潼關之敗，事見一百十八卷至德元載。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盩厔張光晟下馬授之，中，竹仲翻。盩，音輈。厔，音窒。晟，丞正翻。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識，音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史河西辛雲京，雲京，蘭州金城人，屬河西路。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時在雲京麾下，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為使君解之。」為，于偽翻；下特為同。雲京喜而遣之。光晟謁思禮，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喜，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思禮言，光晟授己以馬，脫己於兵，得有今日。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為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冤。從，千容翻。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為故人捨之。」卽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張光晟於王思禮，可謂君子矣。其後事德宗，以失職怨望，遂委身於朱泚，何前後之相違也！

**22**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恩兼太常卿，進爵大寧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冠，古玩翻。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23**八月，乙巳，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霸王。

**24**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公主嫁回紇見上卷上年。

**25**戊午，上使將軍曹日昇往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為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為襄州刺史；楚元不從。

**26**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使之收復河北及幽、燕也。

**27**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荊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時荊南節度使領荊、澧、朗、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

**28**戊辰，更令絳州鑄乾元重寶大錢，唐世鑄錢，大凡天下諸鑪九十九，而絳州之鑪三十。其餘諸鑪，或隔江嶺，或沒寇虜，故當時鑄錢率倚絳州。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大錢徑一寸二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為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號重稜錢。重，直龍翻。在京百官，先以軍旅皆無俸祿，宜以新錢給其冬料。冬料，各官冬季所當得俸料錢也。

**29**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為荊、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處，昌呂翻。以陳、潁、亳、申節度使王仲昇為申、沔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時淮西節度使領申、光、壽、安、沔五州。

**30**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周摯自胡良濟河，白皋、胡良皆河津濟渡之要，在滑州西北岸。「良」，或作「梁」。濮，音卜。會于汴州。

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許叔冀卒如張鎬之言。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長蘆，漢參戶縣地，後周更名長蘆縣，時屬滄州。質，音致。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南宮，漢古縣，屬冀州。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

思明乘勝西攻鄭州，鄭州滎陽郡。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守，式又翻。陝，失冉翻。潼，音同。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張，知亮翻，又如字。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猿臂可伸而長，可縮而短，故以為喻。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夫，音扶。朝，直遙翻。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按李光弼至德之初已為司空，乾元元年為侍中，故韋損以此呼之。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汜水有成皋之險。崿嶺在登封縣。龍門則伊闕。汜，音祀。崿，逆各翻。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帥，讀曰率。殿，丁練翻。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水經註︰穀水東逕洛陽廣莫門北，漢之穀門也，東逕建春門石橋下，卽上東門也。此言漢、晉洛城諸門，非隋、唐所徙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為鎭。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躡之者，欲其兇懼而自潰。不敢逼者，以其嚴整而難犯。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郭子儀自滏水退守河陽，衆及數萬。及李光弼至河陽，有兵二萬。何衆寡之相懸乎！蓋張用濟之死，朔方士卒畏威而逃散者多也。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分，扶問翻。考異曰︰實錄，光弼謂韋陟曰︰「洛城無糧，不可守。」按河陽糧纔支十日，亦非糧多也。今不取。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掎，居綺翻。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史思明乘銳勝以政河陽，乃先築月城者，恐戰有邂逅也。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思明旣至洛陽，則鄭、滑等州已陷沒矣。通鑑因史家成文，失於刪脩也。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

**31**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止。

**32**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驍，堅堯翻。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光弼之言得體，懷恩固心服矣。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旣賞其勇，而尤賞其有取敵之方略。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橫絕流曰亂。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閒，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易，以豉翻。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息馬者，使馬力完復而後戰。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呼，火故翻。瞋，昌眞翻。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龍仙恃勇輕敵，而孝德出其不意搏之，故勝。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

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索，山客翻。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牡馬慕牝，一時渡河，此小術耳。思明不能制，阻河水也。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艘，蘇遭翻。貯，丁呂翻。以巨木承其根，氈裏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

思明見兵於河清，礮，匹貌翻。中，竹仲翻。見，賢遍翻。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雍，於用翻。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喻，姓也。姓譜︰東晉有喻歸，撰河西記。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為，于偽翻。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怪其無戰意也。問曰︰「司空在乎？」李光弼加司空、侍中，故稱之。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易，弋豉翻。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此謂之善用其所短。孫臏有言，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代州有五臺府。己亥，以庭暉為右武衞大將軍。唐諸府果毅，品秩猶卑，諸衞大將軍，則三品矣。考異曰︰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賊將高暉、李日越。」按此月己亥，高庭暉授特進，疑卽高暉也。丁巳，李日越又授特進。是此月皆已降。新傳誤。邠志曰︰「二年三月，思明引衆南去，使其子朝義圍河陽。四月一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五月，思明耀兵于河清，宣言曰︰『我且渡河，絕彼餉道，三城食盡，不攻自下。』李公聞之，師于野水渡。旣夕，還軍。」與實錄亦相違。今從實錄。

思明復攻河陽，復，扶又翻；下日復同。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方鎭表︰乾元二年，置鄭陳節度使，領鄭、陳、亳、潁四州。然此時鄭州已沒於史思明矣。「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為，于偽翻。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成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

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帥，讀曰率；下同。時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中河起石潬，築城，以衞河橋。潬，蕩旱翻。爾雅︰潬，沙出。深，式禁翻。廣，古曠翻。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倂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城外別築短垣，高纔及肩，謂之羊馬城。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塡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塡塹，為，于偽翻；下保為同。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雖賞其敢戰，而戰危事也，故曰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度，徒洛翻。易，弋豉翻。乃復引退，復，扶又翻；下摯復同。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

周摯復收兵趣北城。趣，七喻翻。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陳，讀曰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光弼之愛將也。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論，姓也。諸論自吐蕃來降。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颭，占琰翻。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鞾，與靴同。釋名曰︰鞾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也。趙武靈王好胡服，常短靿，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靿，軍戎通服。唐馬周殺其靿，加以靴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為之，隱麖，加以帶子裝束。故事，胡虜之服不許着入殿省，至馬周加飾，乃許之。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瑒，音暢，又雉杏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賊衆大潰，史言河陽之戰，眞為確鬬，非李光弼督諸將致死，不足以決勝。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考異曰︰舊傳︰「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按李秦授上元元年四月乃見擒。周摯二年三月為史朝義所殺。今從實錄。實錄云︰「擒偽懷州節度使安太清幷男朝俊，偽貝州刺史徐璜玉。」按太清，上元元年九月拔懷州始擒之。今從舊傳。余按通鑑書擒玉徐璜玉、李秦授，蓋從舊傳，而以舊傳擒周摯為誤。實錄所云擒安太清、朝俊，通鑑皆不取，而考異謂之「今從實錄」，此四字不可曉。若參取二書，又考本末，則此時只當書擒徐璜玉。如李秦授亦未當書擒。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

丁巳，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

**33**邛、簡、嘉、眉、瀘、戎等州蠻反。簡州，漢牛鞞、廣都之地，後魏於牛鞞置陽安縣及武康郡，隋廢郡，以縣屬蜀郡，仁壽初，分置簡州。餘註見前。邛，渠容翻。瀘，龍都翻。

**34**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此殿中監，所謂帶職以寄祿也。賜姓李、名忠臣。

**35**康楚元等衆至萬餘人，商州刺史充荊、襄等道租庸使韋侖發兵討之，駐於鄧之境，招諭降者，厚撫之；降，戶江翻。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衆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荊、襄皆平。倫，見素之從弟也。韋見素相天寶以迨至德。從，才用翻。

**36**發安西、北庭兵屯陝，以備史思明。

**37**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重，直龍翻。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咎於琦，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忠州，漢臨江、墊江、枳縣地，梁置臨江郡，後周置臨山州，隋廢郡及州，以縣屬巴東郡，唐初分置忠州，地邊巴徼，心懷忠信為名。殍，皮表翻。上，時兩翻。長，知兩翻。忠州南賓郡，唐置忠州，以地邊巴徼，心懷忠信為名。疑重複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溱州員外司馬，坐琦黨也。

**38**十二月，甲午，呂諲領度支使。

**39**乙巳，韋倫送康楚元詣闕，斬之。

**40**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衞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阪，得馬六百疋，歸仁走。以伯玉為顉西、四鎭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莎柵之間，屢破之。礓子阪，在河南永寧縣西。永寧，漢宜陽縣西界之地，後周置同軌郡及熊耳縣、崤縣，隋廢郡及崤縣，義寧元年改為永寧縣。礓，居良翻。宋白曰︰永寧縣，本漢澠池縣之西境，後魏大統十年，於今縣東黃蘆城置北宜陽縣，廢帝二年，改為熊耳，後周移於劉塢，隋開皇三年，移於同軌城，義寧三年，移於永固，因苻堅舊城置縣，以永寧為名。武德三年，移理同軌，貞觀十四年移理莎柵，十七年又移理鹿橋。

**上元元年**（庚子、七六○）

## 上元元年（庚子、七六○）是年閏四月始改元。

**1**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2**丙戌，以于闐王勝之弟曜同四鎭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于闐王與四鎭節度使皆在行營，故令其弟與節度副使同權國事。

**3**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邠寧節度領州九，分四州為渭北節度。鄜，音膚。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兩道，邠寧、鄜坊也。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鎭之。

**4**上祀九宮貴神。

**5**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沁，七鴆翻。

**6**忠州長史第五琦旣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卽奏琦已服罪。史言劉期光不能審克閱實而妄奏。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宋白曰︰夷州之地，歷代恃險，不聞臣附。隋大業七年，始招慰，置綏陽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志︰京師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至洛陽三千八百八十里。

**7**三月，甲申，改蒲州為河中府。

**8**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9**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翽，呼外翻。制以隴州刺史韋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旣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至德二載，廢南陽節度使，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瑱至襄州，長維瑾等皆降。降，戶江翻。

**10**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為宰相而拜三公。

**11**甲戌，徙趙王係為越王。

**12**己卯，赦天下，改元。改元上元。

**13**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為亞聖、十哲。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王。出師命將，發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是年，尊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為十哲像，坐侍︰秦武安侯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衞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其中祀、下祀幷雜祀一切並停。旱故也。唐六典︰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鎭、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為小祀。雜祀，蓋小鬼之神，若漢志所謂杜將軍、寶雞之類。

**14**是日，史思明入東京。考異曰︰按去年九月，思明已入東京。實錄至此復云爾者，蓋當時城空，李光弼在河陽，思明還屯白馬寺，不入宮闕，今始移軍入其城耳。

**15**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16**宦者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兵部侍郞、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諲為之補官。為，于偽翻。事覺，上言杖死。壬子，諲罷為太子賓客。

**17**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為戶部侍郞，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南華，本漢離狐縣，歷代不更名；天寶元年，更名南華縣，屬曹州。鹽鐵使，乾元元年以命第五琦。會要︰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鑄錢使，其後楊愼矜、楊國忠相繼為之。晏善治財利，故用之。治，直之翻。

**18**六月，甲子，桂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衆，斬其帥黃乾曜等。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相承為豪。又有黃氏，居黃橙洞，其屬也。其地西接南詔。天寶初，黃氏強，與韋氏、周氏、儂氏相脣齒，為寇害，據十餘州，又逐韋、周于海濱縣，地數千里。帥，所類翻。

**19**乙丑，鳳翔節度使崔光遠奏破涇、隴羌、渾十餘萬衆。『據章鈺資治通鑑校宋記補。』

**20**三品錢行浸久，開元錢與乾元當十錢、重輪錢為三品。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屬，之欲翻。榜，音彭。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是時史思明亦鑄順天、得一錢，史思明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旣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21**甲申，興王佋薨。佋，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佋，音詔。侗，音通，又音同。張后以故數欲危太子，數，所角翻。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佋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22**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普潤縣，屬鳳翔府，漢杜陽縣之地，隋作仁壽宮，大業初置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本漢安定、鶉狐二縣之地，在漢又為漆縣。隋大業元年於細川谷置普潤縣，蓋以杜、漆、岐三水灌漑民田，民獲濟利，以為縣名。麟遊縣則漢杜陽之地，有隋仁壽宮。

**23**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24**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事見上卷至德二載。上時自夾城往起居，夾城，開元二十年所築。上皇亦間至大明宮。間，古莧翻。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衞上皇；上又命玉眞公主、如仙媛、考異曰︰常侍言旨作「九仙媛」，唐曆作「九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棃園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長慶樓，南臨大道，上皇每御之，裴徊觀覽。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諸道遣官入京師奏事者，謂之奏事官。上皇命玉眞公主、如仙媛為之作主人。為，于偽翻。

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不安，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李輔國此言，是臨肅宗以兵也。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帝上上皇尊號曰聖皇天帝。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 陛下為天下主，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閻閭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記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朝，直遙翻。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矯敕，猶言矯詔也。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唐以大明宮為東內，太極宮為西內，興慶宮為南內。號，戶刀翻。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湫，下也。隘，小也，狹也。陸德明音義︰湫，子小翻；徐音秋。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幾，居依翻。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輔國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誥曰︰「諸將士各好在！」以將士露刃遮道，震驚上皇，殊無善狀，令其好在。好在，猶今人言好生，言不得以兵干乘輿也。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上皇馬鞚，侍衞如西內，居甘露殿。西內以兩儀殿為內朝。兩儀殿北有甘露門。甘露門內為甘露殿。如，往也。輔國帥衆而退。帥，讀曰率；下同。所留侍衞兵，纔尩老數十人。尩，烏光翻。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興慶宮，吾之王地，王，于況翻。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北門六軍也。數，所角翻。見，賢遍翻。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南宮，卽謂興慶宮。取語便順，或言南宮，或言南內。勞，力到翻。復，扶又翻。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到部尚書顏眞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梁以漢宕渠縣界置安國縣，後周置蓬州，隋廢州，以縣屬清化郡，唐復分置蓬州。惡，烏路翻。宋白曰︰因蓬山為名，至京師二千三百六十里，東都二千五百八十二里。

**25**癸丑，敕天下重稜錢皆當三十，如畿內。重稜錢，卽重輪錢。重，直龍翻。

**26**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貞觀八年，分辰州龍標縣置巫州，京師南三千一百五十八里，至東都三千八百三十三里。播州，秦夜郞郡之南境，隋牂柯郡之牂柯縣，貞觀九年，置郞州，十一年，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溱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二百里。歸州，漢秭歸縣地，後周置秭歸郡，隋廢郡，以縣屬巴東郡；唐武德二年，分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玉眞公主出居玉眞觀。玉眞觀，睿宗為主所起。上更選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備灑掃。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皆如字。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旣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惡，烏路翻。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27**初，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關磨環川，於其地置神策軍。會要︰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請以其地置洮陽郡，郡內置神策軍，去臨洮郡二百里。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璆，與球同。遣其將衞伯玉將千人赴難。難，乃旦翻。旣而軍地淪入吐蕃，伯玉留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為神策軍強盛張本。

**28**丁亥，贈諡興王佋曰恭懿太子。

**29**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為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諲之請也。

**30**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散，昔亶翻。乙未，命子儀出鎭邠州；党項遁去。畏子儀也。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射生號英武軍，見上卷至德二載十二月。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鄜，音夫。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使郭子儀果總兵向范陽，則史思明有內顧之憂，李光弼成夾攻之勢，必無邙山之敗矣。郭、李成功，則又必無樹置河北諸帥之禍矣。復，扶又翻。

**31**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節度使。詳考通鑑所書，乾元二年四月甲辰，以尚衡為青密節度使，上元二年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如此，則是年尚衡尚鎭青密，安得又置青沂等州節度使邪！新書·方鎭表︰上元二年置淄沂節度使，領淄、沂、滄、德、棣五州。侯希逸自平盧引兵保青州，授青密節度使，遂廢淄沂節度，幷所管五州，號淄青、平盧節度。通鑑書侯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在寶應元年五月。蓋新表與通鑑各以所見書為據，故參錯不同如此。

**32**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

**33**御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展剛強自用，故為其上者多惡之；惡，烏路翻。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內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唐中人出監方鎭軍，品秩高者為監軍使，其下為監軍。監，古銜翻。「展倔強不受命，姓名應謠讖，此句當屬上句。倔，其勿翻。強，其兩翻。讖，謂金刀之謠應劉姓也。請除之。」

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茍不去之，恐其為亂。然展方握強兵，宜以計去之。說，式芮翻。去，羌呂翻。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峘，戶登翻。俟其釋兵赴鎭，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為都統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考異曰︰沈旣濟劉展亂紀云︰「淮南東道、浙江西道凡二十三州，置都統節度。」下云︰「以展為都統江南、淮南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發吏申圖籍。」按舊李峘傳︰「峘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展旣代峘，其所統亦三道耳。淮南者，東道楊、楚、滁、和、舒、廬、濠、壽八州也。江南者，浙西昇、潤、常、蘇、湖、杭、睦七州也。江西者，洪、虔、江、吉、袁、信、撫七州也。凡二十二州。亂紀誤以「二」為「三」，又脫「江南西道」字耳。密敕舊都統李峘及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之。李峘為浙東節度兼淮南，見上卷元年。按唐會要︰乾元元年十二月，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名起於此。通鑑但書以浙東兼淮東，與會要少異。

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矣。江、淮租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讒人間之乎？」間，古莧翻。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為憂，故不次用公。公反以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峘謀，解峘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三道官屬遣使迎賀，申圖籍，相望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趣，七喻翻。

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書云︰「作偽心勞日拙，」邢延恩之謂矣。與李峘、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縣莫知所從。峘引兵渡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儇，許緣翻。浙西節度使侯令儀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徐城縣屬泗州，漢徐縣地，隋置徐城縣於大徐城，開元二十五年，移就臨淮縣。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鎭，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曰︰呼，火故翻。「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法雷擊之，景山衆潰，與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暅，古鄧翻。

李峘闢北固為兵場，北固山，在京口，梁武帝所登，卽其地。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今揚州江都縣南三十里，有瓜洲鎭，正對京口北固山。塞，昔則翻。多張火、鼓，張火及鼓，以為疑兵。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峘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此自白沙濟江也。昇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津。峘軍聞之，自潰，峘奔宣城。宣城，漢宛陵縣地，晉置宣城郡，隋平陳，廢郡，改宛陵為宣城縣，帶宣州。李峘奔宣城，就鄭炅之。

甲午，展陷潤州。考異曰︰實錄︰「十一月壬子，淮南節度奏展反，鄧景山、李峘戰敗。八日，展陷潤州。十日，陷昇州。」按八日甲午，十日丙申，壬子二十六日，乃奏到日也。唐曆︰「壬子，淮南奏宋州刺史劉展赴鎭，揚州長史淮南節度鄧景山、都統·尚書李峘承詔拒之，兵敗，奔於壽州。乙未，劉展陷揚州。景申，陷潤州。丁酉，陷昇州。」壬子在前，蓋因實錄也。今從劉展亂紀及新書本紀。昇州軍士萬五千人謀應展，攻金陵城，昇州治金陵。不克而遁。侯令儀懼，以後事授兵馬使姜昌羣，棄城走。昌羣遣其將宗犀詣展降。丙申，展陷昇州，以宗犀為潤州司馬、丹楊軍使；乾元二年置丹楊軍於潤州。使昌羣領昇州，以從子伯瑛佐之。從，才用翻。

**34**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考異曰︰舊傳云︰「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按周摯於時不在懷州城中，明年為史朝義所殺，非光弼所擒也。

**35**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新書「江」作「缸」，「鄂」作「萼」

**36**十二月，丙子，党項寇美原、『章︰甲十六行本「原」下有「華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同官，大掠而去。後魏景明元年，分漢富平縣置土門縣，屬新平郡，因土門山為名，隋廢土門縣入華原。咸亨二年，分京兆之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同官，本漢銅官之地，後因謂之銅官川。後魏眞君七年，置銅官縣，屬北地地郡，隋為銅官，至唐，二縣並屬京兆。宋白曰︰同官縣，漢祋祤地，晉為頻陽地，苻堅於祋祤城東北銅官州置銅官護軍，後魏眞君七年，罷軍為縣。後周除「金」，作此「同」字。

**37**賊帥郭愔等引諸羌、胡敗秦隴防禦使韋倫，帥，所類翻。敗，補賣翻。殺監軍使。

**38**兗鄆節度使能元皓方鎭表︰乾元二年，升鄆、齊、兗三州都防禦使為節度使。是年，以齊州隸青密，而兗鄆增領徐州。能，奴代翻。擊史思明兵，破之。

**39**李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謂峘曰︰「處人尊位，食人重祿，臨難而逃之，非忠也；處，昌呂翻。難，乃旦翻。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韋昭曰︰三江，謂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江為東江，幷松江為三江。五湖註已見晉安帝紀。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藏用請收餘兵，竭力以拒之。」峘乃悉以後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二千人，立柵以拒劉展。

展遣其將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節度使鄭炅之棄城走，宣歙節度使領宣、歙、饒三州。歙，書涉翻。李峘奔淇『章︰甲十六行本「淇」作「洪」；乙十一行本同。』州。

李藏用與展將張景超、孫待封戰於郁墅，兵敗，奔杭州。景超遂據蘇州，待封進陷湖州。湖州，本漢烏程縣地，吳置吳興郡，隋平陳，廢郡，置湖州，大業初，廢州，以縣屬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展以其將許嶧為潤州刺史，嶧，音亦。李可封為常州刺史，楊持璧蘇州刺史，待封領湖州事。景超進逼杭州，藏用使其將溫晁屯餘杭。餘杭、漢縣，時屬杭州，在州西四十五里。晁，直遙翻。展以李晃為泗州刺史，宗犀為宣州刺史。

傅子昂屯南陵，南陵，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及南陵郡，隋廢郡，以縣屬宣州。舊治赭圻城，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將下江州，徇江西。江西，謂江南西道。於是屈突孝摽陷濠、楚州，屈，居勿翻。『鄒︰「摽」，上文作「標」。』王暅陷舒、和、滁、廬等州，所向無不摧靡，聚兵萬人，騎三千，橫行江、淮間。壽州刺史崔昭發兵拒之，由是暅不得西，止屯廬州。

初，上命平廬『章︰甲十六行本「廬」作「盧」，「盧」下有「都知」二字；乙十一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任，音壬。鄧景山旣敗，與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趣，讀曰促。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討展。田神功至彭城，敕方下。展聞之，始有懼色，自廣陵將兵八千拒之，選精兵二千渡淮，擊神功於都梁山，展敗，走至天長；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置千秋縣，七載，更名天長，屬揚州。以五百騎據橋拒戰，又敗，展獨與一騎亡渡江。神功入廣陵考異曰︰劉展亂紀云︰「二年春，神功舉兵東下。」實錄、唐曆，神功入揚州在此月。今從之。及楚州，當屬上句。蓋先入楚州而後入廣陵。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地穿掘略徧。穿掘，以求人所窖藏者。掘，其月翻。

**40**是歲，吐蕃陷廓州。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二

## 唐紀三十八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昭陽單閼（癸卯）六月，凡二年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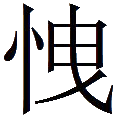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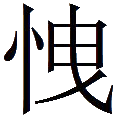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下

**上元二年**（辛丑、七六一）

**1**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2**張景超引兵攻杭州，敗李藏用將李彊於石夷門。敗，補邁翻。將，卽亮翻；下同。孫待封自武康南出，吳分烏程、餘杭二縣置永安縣、晉改為永康，又改為武康，唐屬杭州。將會景超攻杭州，自武康南出，過狗頭嶺，至杭州五十里。溫晁據險擊敗之；去年李藏用使溫晁屯餘杭。餘杭東至杭州錢塘縣界一十八里，又東二十七里則至杭州。此陸路也，故溫晁得趨而據險以敗孫待封。待封脫身奔烏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進楊惠元等將千五百人西擊王暅。暅，戶登翻。辛亥夜，神功先遣特進范知新等將四千人自白沙濟，西趣下蜀；鄧景山將千人自海陵濟，東趣常州；趣，七喻翻；下同。神功與邢延恩將三千人軍於瓜洲，壬子，濟江。展將步騎萬餘陳於蒜山；陳，讀曰陣。蒜山，在潤州城西三里；其上多蒜，故名。蒜，蘇貫翻。神功以舟載兵趣金山，會大風，五舟飄抵金山下，金山，在大江中，南直西津渡口，去潤州城七里。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沈，持林翻。神功不得渡，還軍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擊之，不勝。弟殷勸展引兵逃入海，可延歲月，展曰︰「若事不濟，何用多殺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衆力戰。帥，讀曰率。『章︰胡註「帥，讀曰率」，十二行本作「帥」。是註本刻誤，乙十一行本同。』將軍賈隱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斬之。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考異曰︰實錄云︰「乙卯，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擒逆賊劉展。」舊神功傳亦然。今從劉展亂紀。劉殷、許嶧等皆死。嶧，音亦。隱林，滑州人也。楊惠元等擊破王暅於淮南，暅引兵東走，至常熟，乃降。王暅東走，渡江而至常熟。晉分吳縣置海虞縣，梁立信義郡南沙縣，隋平陳，廢郡，幷海虞、南沙、海陽、前京、信義、興國等縣為常熟縣，屬蘇州。孫待封詣李藏用降。張景超聚兵至七千餘人，聞展死，悉以兵授張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擊破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田神功所將平盧兵也。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考異曰︰劉展亂紀，孫待封降以下事在二月。今因展敗，終言之。

**3**荊南節度使呂諲奏︰請以江『嚴︰「江」改「湖」。』南之潭、岳、郴、邵、永、道、連，黔中之涪州，皆隸荊南；從之。邵州，漢召陵、都梁之地。召陵，後漢改為昭陽，晉改為邵陽。吳立邵陵郡，隋廢郡為邵陽縣，屬潭州；唐武德四年，分置南梁州，貞觀十年，更名邵州。郴，丑林翻。黔，其今翻。

**4**二月，奴剌、党項寇寶雞，奴剌，西羌種落之名。剌，來葛翻。至德二載，改陳倉縣為寶雞縣，以其地有秦時寶雞祠故也，時屬鳳翔府。燒大散關，南侵鳳州，殺刺史蕭，，余世翻。大掠而西；鳳翔節度使李鼎追擊，破之。

**5**戊辰，新羅王金嶷入朝，嶷，魚力翻。因請宿衞。

**6**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燕，於肩翻。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愎，愎，蒲逼翻。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史言僕固懷恩欲覆李光弼之軍以便其私。惡，烏故翻。朝，直遙翻。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衞伯玉攻洛陽。

戊寅，陳於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陳，讀曰陣。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考異曰︰實錄曰︰「史思明潛遣間諜反說官軍曰︰『洛中將士久戍思歸，士多不睦。』魚朝恩以為然，乃告光弼及僕固懷恩、衞伯玉等曰︰『可速出軍，以掃殘寇。』光弼等然之。」今從舊光弼傳。實錄曰︰「光弼、懷恩敗績，步兵死者數萬。」今從舊思明傳。光弼、懷恩渡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相州之敗，邙山之敗，皆魚朝恩為之也。唐不以覆軍之罪罪朝恩而罷郭、李兵柄，失刑甚矣。

**7**李揆與呂諲同為相，不相悅。乾元二年，李揆與呂諲同相。上元元年，諲罷。諲在荊南，以善政聞，揆恐其復入相，奏言置軍湖南非便，潭、郴、邵、永、道、連皆在洞庭湖之南。呂諲請兼領之，故揆言非其便。復，扶又翻。又陰使人如荊、湖荊，謂荊南。湖，謂湖南。求諲過失。諲上疏訟揆罪，癸未，貶揆袁州長史，以河中節度使蕭華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8**史思明猜忍好殺，好，呼到翻。羣下小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朝，直遙翻；下朝清同。長，知兩翻。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朝清守范陽，事始上卷上年。少，詩照翻。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旣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南道，出二崤之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蜀，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礓子嶺，卽礓子阪也。按舊書，礓子嶺在陝城東。衞伯玉逆擊，破之。考異曰︰實錄作「甲子」。按長曆，此月丙戌，下有戊戌，當作甲午。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隅城，新書作「三角城」，蓋一角依山，止築其三角也。欲貯軍糧，貯，丁呂翻。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詬，古候翻。監，古銜翻。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為。

思明在鹿橋驛，鹿橋驛，永寧傳舍也。貞觀十七年，嘗徙永寧縣於此。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衞；朝義宿於逆旅，水經註︰陝城東有漫澗，澗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此酈道元以一時經由所見者言之耳。自元魏至唐乾元、上元間，三百許年矣，漫口客舍必不復存。此逆旅特汎言旅舍耳。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說，式芮翻。「悅等與王，死無曰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俛，音免。悅等曰︰「王茍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當時臣子謂其君父為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己，不敢違。令，力丁翻。將，卽亮翻。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被，皮義翻。宿衞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章︰十二行本□作「中」；乙十一行本同。』自鞴馬乘之，鞴，平祕翻。悅傔人周子俊射之，傔，丁念翻。射，而亦翻。中臂，墜馬，遂擒之。中，竹仲翻。思明問︰「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封朝義為懷王。思明曰︰「我朝來語失，謂欲斬朝義也。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唐制︰三十里一驛。柳泉驛又當在鹿橋驛東三十里。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思明混諸嫡庶，以少者為尊，唯愛所鍾，卽為繼嗣，欲殺朝義，追朝清為偽太子。左右泄之，父子之隙自此始構。」邠志曰︰「三月，思明乘勝欲下陝城，使朝義帥銳卒北路先往，己自宜陽引衆繼之。」今從實錄、舊傳。還，報朝義曰︰「事成矣。」還，從宣翻。朝，直遙翻。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將，卽亮翻，又音如字。福昌又在柳泉驛之東。宋白曰︰福昌縣，唐屬洛州，古宜陽地，今縣治魏一泉塢城。悅等使許季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思明，縊，一計翻，又於賜翻。以氈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

朝義卽皇帝位，改元顯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散，昔亶翻。騎，奇計翻。殺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幷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去年若果能使郭子儀自朔方直擣范陽，適值城中自相攻擊，可馳檄而下也。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為范陽尹、燕京留守。燕，因肩翻。守，式又翻。考異曰︰實錄︰「朝義旣殺思明，密遣使馳至范陽，殺偽太子朝英及偽皇后辛氏幷不附己者數十人。偽范陽留守張通儒知有變，遂引兵戰於城中。數日，戰不利，死者數千人，通儒被斬於亂兵中。」薊門紀亂曰︰「思明旣王有數十州之地，年餘，朝興遂為皇太子。朝興，辛氏之長男，特為思明所愛，嗜酒好色，凶獷頑戾，招集幽、薊惡少與其年齒相類者百人為左右，皆彎弓利劍，飾以丹雘、珠玉，帶佩印，雕鏤金銀，控弦揮刃，常如見敵，以南行大將子弟統之。每與其黨飲宴，酒酣，爇燎其鬚髮，或以銅彈丸擊之，以頤顙為的。血流至地，無楚痛之色，則賞卮酒；少似嚬蹙，乃鞭之，從脛至踵，或至數千，困絕將殞，方捨之。候稍愈，復鞭之，有杖六七千不死者。姬妾皆思明所掠良家子，有不稱命，則殺之。亦有以湯鑊死者，旣火盛湯沸，令壯士抱而投之，初宛轉叫呼，須臾骨肉糜爛。旁人皆毛豎股慄，朝興笑臨而觀之，以所策毬杖於鑊中撞擊，顏色自若。上元二年三月甲寅，使使告捷，云王師敗績于洛北，斬首萬餘級，勒其六宮及朝興，備車馬，為赴洛之計。賊庭之黨相慶，踴躍叫喚，聲振天地十餘日。又宦者二人傳思明偽敕云︰收兵陝、虢，以朝興為周京留守，仍勒馳驛速發，幷辛氏已下續行。朝興大喜。其宦者，朝義偽遣之，人莫知也。時朝義已殺思明，僭位，潛勒偽左散騎常侍張通儒、戶部尚書康孝忠與朝興衙將高鞫仁、高如震等謀誅朝興。其日，朝興速召工匠與其母、妻造寶鈿鞍勒，搜索庫藏，脩乘騎之具，幷命左右各備行裝，唯數十人侍衞。思明留駿馬百餘匹在其廐中，朝興出入馳驟，每日則於桑乾河飲之。通儒將入，潛令康孝忠從數十人持兵詣飲處，馳取其馬，閉於城南毗沙門神之院。通儒與鞫仁領步兵十餘人入其日華門，偽皇城留守劉象昌逢之，驚問其故。通儒顧左右斬之。俄而朝興腹心衞鳴鶴又問，亦斬之。子城擾亂。朝興惶怖，猶能擐甲持兵，與親信二三十人出拒，奔走於廐中取馬。馬盡矣，唯病馬一匹，朝興乘而策之，不前，遂步戰。通儒立白旗招朝興之黨，降者捨罪，復官爵。惡少等雖沐朝興之賜賚，亦怨其無道鞭捶，降者太半。朝興猶從十餘人接戰，弓矢所發，無不中者，中者皆應弦沒羽。通儒軍披靡，所傷者數十百人，退出子城外。人不知甲兵之故，皆惶恐潛匿。通儒於城門拒戰良久，日已云暮，朝興衆寡不敵，走匿城上之逍遙樓，遂失其所。通儒兵入禁中，劫掠金帛，思明、朝興妻衣服皆盡。夜半，蕃將曹閔之於樓上擒獲之。朝興曰︰『我兄弟六七人，朝興一身，斬之何益！』高如雲對曰︰『以殿下殘酷，人各有怨心。』朝興曰︰『乞放此一度，後更不敢。』執者皆笑。又謂閔之曰︰『此腰帶三十兩黃金新造，謹奉將軍。』閔之曰︰『殿下但死，腰帶閔之自解取。』左右益笑。縊以弓弦，斷其首，函送洛陽。偽侍中向閏客特受思明委託，朝興亦甚敬憚，至是惶怖，走入私第，不自安，匍匐待罪。通儒頷之，勒馳驛赴洛。通儒收朝興黨與，悉誅之。思明驍將辛萬年特有寵於朝興，又與鞫仁、如震等友善，為兄弟。當誅朝興之黨也，通儒有意於萬年。及令行刑，遂忘之。至是，敕鞫仁、如震斬萬年首送。鞫仁置酒與萬年同飲，謂曰︰『張尚書令殺弟，故相報。』萬年稽首，但乞快死。鞫仁抗聲曰︰『只可兄弟謀取通儒，終不肯殺弟。』於是如震、萬年領其部曲百餘人入子城，斬通儒於子城南廊下，城中擾亂；又殺其素不快者軍將數人，共推偽中書令阿史那承慶為留守，函通儒等首，使萬年送洛陽，誣其欲以薊城歸順。朝義聞之，使使令向閏客所在卻回為留守。鞫仁、如震等各從數百人被甲巡城，城中人心彌懼。承慶為留守一兩日，又不自安，遞相疑阻，於是領蕃兵數十騎出子城，至如震宅門，立令屈將軍暫要相見。如震不虞有難，馳至馬前，承慶斬之，應聲而殞。承慶入東軍，與偽尚書康孝忠招集蕃、羯。鞫仁聞如震遇害，驚而且怒，統麾下軍討之，相逢於宴設樓下。接戰，自午至酉，鞫仁兵皆城旁少年，驍勇勁捷，馳射如飛；承慶兵雖多，不敵，大敗，殺傷甚衆，積尸成丘。承慶、孝忠出城收散卒，東保潞縣，又南掠屬縣，野營月餘，徑詣洛陽自陳其事，城中蕃軍家口盡踰城相繼而去。鞫仁令城中，殺胡者皆重賞。於是羯、胡俱殪，小兒皆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死者甚衆。時鞫仁在城中最尊，使使奏朝義以承慶等反。向閏客行至貝州，承朝義命回，將至，衆官迎之；鞫仁嚴兵不出。閏客甚懼，戒其子弟從者無帶兵器，從數人而入。鞫仁待之於日華門，閏客望見，下馬執手相慰，鞫仁亦抗禮還營。閏客但專守子城端坐，餘不敢輒有所問。奏承慶等使回，朝義以鞫仁為燕京都知兵馬使。五月甲戌，朝義以偽太常卿李懷仙為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燕州頗有兵甲，故委腹心，鞫仁聞之，意不快也。無何，懷仙至，從羸馬數千，自薊城南門入。鞫仁不出，迎之於日華門。懷仙至，卑身過禮，立談，約為兄弟，結盟相固，期同保燕邦以獎其主。鞫仁意少解。懷仙以薊縣為節度院，雖任節制，鞫仁兵五千餘人皆不受命。十數日，懷仙待之彌厚，每衙，皆降階交接，鞫仁亦不為之屈。旣而懷仙命饗軍士，中宴，鞫仁疑有變，兵皆驚走，還營被甲。懷仙憂懼無計，遂囚其牙將朱希彩，責以驚軍中之罪。其夜，鞫仁將襲懷仙，遇大雨，持疑未決，徹明，遂止，單騎至節度門。懷仙已潛備壯士待之。鞫仁趨入，懷仙亦不改常禮，與坐良久，乃問驚軍之罪，門已關，顧左右拉殺之，立捨希彩。自暮春至夏中，兩月間，城中相攻殺凡四五，死者數千，戰鬬皆在坊市閭巷間。但兩敵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蓋家家自有軍人之故，又百姓至於婦人小童，皆閑習弓矢，以此無虞。六月丙申，宣思明遺誥，發喪，將相百僚縞素，哭於其聽政樓前，卑幼相視而笑，笑聲與哭聲參半焉。朝義又追向閏客赴洛陽，加懷仙燕京留守。」河洛春秋︰「初，朝義令人以書與向貢幷阿史那王殺朝清。朝清旣受父命，常有君臨之心，惟以毬獵為務，車下勇敢之士僅三千人，每日敎習，然其殘酷頗有父風，而加淫亂，幽州士庶，無不吁嗟。向貢、高久仁等旣見諸將之書，又聞思明已死，因說朝清曰︰『昨有密旨，令大王主器承祧，其事尤重。今敵國猶在，上人未還，儻更移恩於人，誠恐自貽窘迫。』朝清然之。是日，顧左右，各令辭訣，便自飾裝。高久仁、高如震等及其無備，率壯士數百人潛入子城門，阿史那王、向貢等共率三百人繼至。朝清時在臥內，僕妾侍側，忽聞兵士，問是何人。門人曰︰『三軍叛。』乃擐甲登樓，責讓向貢等。高如震乃於樓下佯戰，朝清自援弓射之，凡斃數人。阿史那軍佯北，朝清下樓，向貢等令人擒殺之。向貢攝知軍事，經四十日，阿史那又殺向貢。阿史那自稱長史，三日後，斬高久仁，以其首梟之，殺朝清故也。高如震還，固守，與阿史那相持。城中分兩軍，經五日，以燕州街為界，各自禦備，遞相捉搦，不得往來。阿史那從經略軍領諸蕃部落及漢兵三萬人，至宴設樓前與如震會戰。如震不利，乃使輕兵二千人於子城東出，直至經略軍南街，腹背而擊之，幷招漢軍萬餘人。阿史那軍敗，走於武清縣界野營。後朝義使招之，盡歸東都，應是胡面，不擇少長，盡誅之。於是朝義偽授李懷仙幽州節度。高如震旅拒之中，承阿史那遁逸之後，野行草次，人各持兵，糗糧芻茭，非戮不應。朝義令兵士悉為商賈，白衣先行，至幽州，盡被捉為團練。懷仙方自統五千餘騎直叩薊門。高如震方欲出師以抗其命，慮其卒叛，因出迎之。懷仙實內圖之，且外示寬宥，大行誘募，咸捨厥，於是士衆帖然，競皆欣戴。乃大賞設，經三日，因衆前卻，乃斬高如震，幽州遂平。」舊傳亦云「朝義令人殺偽太子朝英」，新傳作「朝清」。今從河洛春秋及新傳，餘從薊門紀亂。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將，卽亮翻。略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9**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貶；上，時掌翻。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10**術士長塞鎭將朱融據新書，長塞鎭，當在蔚州界。唐制︰上鎭將正六品下，中鎭將正七品上，下鎭將正七品下。與左武衞將軍竇如玢等玢，音彬。謀奉嗣岐王珍作亂，金吾將軍邢濟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廢珍為庶人，溱州安置，其黨皆伏誅。嗣，祥吏翻。溱，茲詵翻。珍，業之子也。岐王業，上皇之弟。丙辰，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鎬嘗買珍宅故也。散，昔亶翻。騎，奇計翻。鎬，下老翻。辰州盧溪郡，漢辰陵、沅陵、義陵縣地。舊志︰辰州，京師南微東三千四百五里。

**11**己未，以吏部侍郞裴遵慶為黃門侍郞、同平章事。

**12**乙亥，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13**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史朝義兵。鄆，音運。能，奴代翻。

**14**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梓州梓潼郡，漢鄠縣，廣漢、氐道地。驍，堅堯翻。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替，代也。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綿州，治巴西，漢之涪縣也。道過遂州，刺史虢王巨蒼黃脩屬郡禮迎之，梓、遂二州並屬東川節度，蓋列郡也。巨脩屬郡禮以迎子璋，示卑服之意。子璋殺之。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劍州。劍州，治普安，漢之梓潼縣也。

**15**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16**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遷上皇見上卷上年。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泫，胡畎翻。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18**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滑州，古滑臺也。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為滑、衞等六州節度使。滑、衞、相、貝、魏、博六州。

**19**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20**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

**21**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江南西、浙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考異曰︰實錄、舊紀皆云，光弼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江東五道。唐曆、會要為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荊南五道。劉展亂紀又有江西、浙東、浙西凡八道。按袁晁亂浙東，光弼討平之，則是浙東亦其統內也。今從之。復，扶又翻。帥，所類翻。統，他綜翻。出鎭臨淮。臨淮郡，泗州。

**22**六月，甲寅，青密節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按上卷五年冬書兗鄆節度使能元皓。詳考本末，「青密」恐當作「兗鄆」。敗，補賣翻。

**23**江淮都統李峘畏失守之罪，失守事見上卷上年。峘，戶登翻。歸咎於浙西節度使侯令儀，丙子，令儀坐除名，長流康州；康州，因晉康郡而名，治端溪縣，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東都五千一百五十里。加田神功開府儀同三司，賞平劉展之功也。徙徐州刺史；自平盧兵馬使徙刺徐州。徵李峘、鄧景山還京師。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24**戊寅，党項寇好畤。党，底朗翻。畤，音止。好畤縣，自漢至後魏屬扶風，後周省；隋開皇十七年，置上宜縣，屬京兆。又有舊莫西縣，十八年，改曰好畤，大業三年，廢入上宜。武德二年，分醴泉置好畤，貞觀八年，廢上宜入岐陽，二十一年，省好畤、岐陽，復置上宜，更上宜曰好畤。

**25**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旣，大星皆見。見，賢遍翻。

**26**以試少府監李藏用為浙西節度副使。少，詩照翻。

**27**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僕射、尚書赴省供職，曰赴上。上，時掌翻。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允何！」相，息亮翻。朝，直遙翻。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斷，丁管翻。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上大悅；輔國銜之。銜，戶緘翻。

**28**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營。

**29**辛巳，以殿中監李若幽為鎭『章︰十二行本「鎭」上有「朔方」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及河中節度使，代李光弼。鎭絳州，賜名國貞。

**30**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景雲二年九月三日生，以九月三日為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在仙居殿之西北。此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雍錄，麟德殿，在翰林院之東。以宮人為佛菩薩，釋典曰︰菩，普也。薩，濟也。言能普濟衆生也。武『章︰十二行本「武」上有「北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士為金剛神王，范成大曰︰在處寺門有兩金剛神，是千佛數中最後者，一名婁至德，一名青葉髻。召大臣膜拜圍繞。膜，莫乎翻。

**31**壬寅，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去，羌呂翻。以建子月為歲首，『鄒︰夏曆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月皆以所建為數；『嚴︰「數」改「名」。』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四京見二百二十卷至德元載。南都見上卷上年。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郞官、御史、刺史，令舉一人自代，觀其所舉，以行殿最。令，加丁翻。殿，丁甸翻。

**32**江、淮大饑，人相食。

**33**冬，十月，江淮都統崔圓署李藏用為楚州刺史。統，他綜翻；或從上聲。考異曰︰劉展亂紀曰︰「初，劉展旣平，諸將爭功，疇賞未及李藏用，崔圓乃署藏用為楚州刺史，領二城而居盱眙。」按實錄，七月，藏用已除浙西節度副使。蓋恩命未到耳。會支度租庸使以劉展之亂，諸州用倉庫物無準，奏請徵驗。唐六典︰度支郞，掌支度國用、租賦多少之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皆申度支而會計之。此支度租庸使，蓋使之支度江、淮租、庸者也。使，疏吏翻。時倉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諸將往往賣產以償之。藏用恐其及己，嘗與人言，頗有悔恨。其牙將高幹挾故怨，使人詣廣陵告藏用反，先以兵襲之。藏用走，幹追斬之。崔圓遂簿責藏用將吏以驗之，將吏畏，皆附成其狀。將，卽亮翻。附高幹之言以成李藏用反狀。獨孫待封堅言不反，圓命引出斬之。或曰︰「子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封曰︰「吾始從劉大夫，奉詔書來赴鎭，劉大夫，謂劉展。赴鎭事見上卷上年。人謂吾反；李公起兵滅劉大夫，今又以李公為反。如此，誰則非反者，庸有極乎！吾寧就死，不能誣人以非罪。」遂斬之。史言兵興之時多濫刑。

**34**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以其月為歲首也。朝，直遙翻；下同。

**35**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臚，陵如翻。朝，直遙翻。下，遐嫁翻。獄，宜欲翻。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敕出莊，引見。見，賢遍翻。莊怨晏，因言晏與臣言，常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丁亥，貶晏通州刺史，通州，通川郡，漢宕渠縣地。舊志︰通州，京師西南二千五百里。莊難江尉，難江縣，漢宕渠地，梁置東巴州，後魏恭帝改集州，後周改宕渠為難江縣，以水為名也。隋廢集州，以縣屬梁州；唐初復置集州，以難江為治所。謙伏誅。戊子，御史中丞元載為戶部侍郞，充句當度支、鑄錢、鹽鐵兼江淮轉運等使。句，古候翻。當，丁浪翻。度，徒洛翻。使，疏吏翻。載初為度支郞中，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專掌財利。

**36**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於西內。朝，直遙翻；下同。

**37**神策節度使衞伯玉攻史朝義，拔永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永寧、澠池、福昌三縣時屬河南府。澠，彌兗翻。後魏分陝縣置南陝縣，西魏改曰長淵，屬弘農郡，唐初改名長水，避高祖諱也，初屬穀州，後屬洛州。宋白曰︰長水縣，本盧氏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以西、沙渠谷以東為南陝縣。餘同上註。

**38**己酉，上朝獻太清宮；庚戌，享太廟、元獻廟。太清宮，在丹鳳門之左，南出第二坊。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二街，北來第二坊。元獻廟，上母元獻楊后廟也。建丑月，辛亥朔，祀圜丘、太一壇。乾元元年立太一壇，見二百二十卷。考異曰︰實錄︰「建子月戊戌冬至，其日祀昊天上帝。己亥，詔以來月一日祭圜丘及太一壇。」又云︰「建丑月辛亥，以河南節度使來瑱為太子少保。」下又有丁未、己酉、康戌日事。又云︰「建丑月辛亥朔，拜南郊，祭太乙壇。」按瑱傳，未嘗為河南節度使及少保。實錄誤剩此一日事。其冬至祀上帝，蓋有司行事，非親祀也。

**39**平盧節度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旣絕，又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 寶應元年（壬寅、七六二）以楚州表言上帝賜寶玉改元。改元實在四月。

**1**建寅月，去年九月，敕以建子月為歲首，而通鑑仍以建寅月為歲首者，以是年四月制復月數皆如其舊也。改元亦在是月。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為奉天皇帝，妃竇氏為恭應皇后，丁酉，葬于齊陵。琮，上皇之長子，天寶十載薨，諡曰靖德太子。新書·地理志︰齊陵，在京兆昭應縣東十六里。琮，徂宗翻。

**2**甲辰，吐蕃遣使請和，使，疏吏翻。

**3**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許州，潁川郡，唐已復郡為州，安、史猶仍天寶舊名。守，式又翻。將，卽亮翻。丙午，戰于城下，又破之。

**4**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渡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使，疏吏翻。能，奴代翻。

**5**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八年，自天寶十三載止上元二年。天寶十三載，天下未亂，租、調之入為盛。十四載，而祿山反，租、調始有違負逋逃。自是迄于去年，大難未平，戰兵不止，違負逋逃，年甚一年。今不問有無，計其大數而徵之。調，徒釣翻。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著，直略翻。今人猶謂無故而費放財物者為白著。勃海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重，直龍翻。或相聚山澤為羣盜，州縣不能制。

**6**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去年罷西京及南都。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7**奴剌寇成固。成固縣，自漢以來屬漢中。剌，來達翻。

**8**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乾元元年，王思禮鎭太原，其薨當在去年。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言見在米止此數。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將，卽亮翻。癸丑，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復，扶又翻。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為節度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己未，以雲京為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十五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雲京奏張光晟為代州刺史。張光晟有德於辛雲京，見上卷乾元二年。

**9**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不可賦斂，斂，力贍翻。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咨嗟憂愁而怨上也。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突將，以領驍勇馳突之士。突將，卽亮翻。矯令於衆曰︰「來日脩都統宅，各具畚鍤，畚，布袞翻，織竹為器。鍤，測洽翻，鍫也。待命于門。」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脩宅夫邪！」乙丑，元振帥其徒作亂，燒牙城門。帥，讀曰率。國貞逃于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脩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刃殺之。鎭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後魏曰北絳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翼城，以春秋翼侯邑于此也。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10**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11**絳州諸軍剽掠不已，剽，匹妙翻。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從連賊，從，子容翻。非新進諸將所能鎭服，辛未，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絹四萬匹、布五萬端、米六萬石以給絳軍。

建辰月，庚寅，子儀將行，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見，賢遍翻。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

史朝義遣兵圍李抱玉於澤州，子儀發定國軍救之，乃去。

**12**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瑱樂在襄陽，其將士亦愛之，乃諷所部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鎭。樂，音洛。復，扶又翻。荊南節度使呂諲、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瑱曲收衆心，恐久難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瑱止領六州。山南東道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今分四州，餘五州耳。曰領六州，無亦於郢、復二州增領一州邪！會謝欽讓圍王仲昇於申州數月，瑱怨之，按兵不救，仲昇竟敗沒。行軍司馬裴茙謀奪瑱位，茙，如融翻。密表瑱倔強難制，倔，其勿翻。強，其兩翻。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癸巳，以瑱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考異曰︰舊傳無汝，云十五州。今從實錄。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茙代瑱為襄、鄧等州防禦使。

**13**甲午，奴剌寇梁州，剌，來達翻。觀察使李勉棄城走。時山南西道觀察使置司梁州。以邠州刺史河西臧希讓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山南西道節度領梁、洋、集、壁、文、通、巴、興、鳳、利、開、渠、蓬十三州。邠，彌頻翻。使，疏吏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作「希液」。代宗實錄有傳，作「希讓」，今從之。

**14**丙申，党項寇奉天。党，底朗翻。奉天縣，屬雍州。

**15**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求相不得事見上上元二年八月。相，息亮翻。庚午，以戶部侍郞元載為京兆尹。載詣輔國固辭，輔國識其意；壬寅，以司農卿陶銳為京兆尹。輔國言蕭華專權，請罷其相，上不許。輔國固請不已，乃從之，仍引元載代華。考異曰︰舊華傳云︰「肅宗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今從輔國傳。戊申，華罷為禮部尚書，以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尚，辰羊翻。度，徒洛翻。

**16**建巳月，庚戌朔，建巳月，四月也。澤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義兵於城下。朝，直遙翻。

**17**壬子，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侁，疏臻翻。恍，呼廣翻。尼，女夷翻。惚，音忽。唐會要︰「十三寶︰一曰玄黃天符，如笏，長八寸，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曰穀璧，白玉也，徑可五六寸，其文粟粒，無雕鐫之跡；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白玉也，徑六七寸；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圓如雞卵，光如月；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八曰瑯玕珠，二枚，長一寸二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十曰玉印，大如半手，斜長，理如鹿形，陷入印中，以印物，則鹿形著焉；十一曰皇后採桑鉤，長五六寸，細如筋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十二曰雷公石斧，長四寸，闊二寸，無孔，細緻如青玉；十三曰闕；凡十三寶，置于日中，皆白氣連天。」云︰「中國有災，以此鎭之。」羣臣表賀。

**18**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神龍殿，蓋中宗於神龍間居之，遂以名殿。年七十八。乙卯，遷坐於太極殿。坐，徂臥翻，神御坐也。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羣臣發哀於太極殿。內殿，上居大明宮之寢殿也。太極殿，西內前殿，大行所御。蕃官剺面割耳者四百餘人。剺，里之翻。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冢，而隴翻。監，古銜翻。甲子，制改元；改元寶應。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復，扶又翻。赦天下。

**19**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見上卷乾元二年。晚年，更有隙。內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以宦官領射生手，故曰內射生使。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玄宗尊號曰聖皇天帝。其罪甚大，所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書顧命曰︰「病日臻，旣彌留。」言病日至一日，愈留而不去體也。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則太子姑歸，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係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內謁者監段恆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恆，戶登翻。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俟之。雍錄︰六典大明宮圖，宮城北面玄武門之西有青霄門。閣本大明宮圖作淩雲門。太子至，以難告。難，乃旦翻。太子曰︰「必無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豈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廐，飛龍廐，仗內六閑之一也。程大昌曰︰在玄武門外。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輔國、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恆俊及知內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幷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丁卯，上崩。年五十二。輔國等殺后幷係及兗王僴。僴，下赧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張后因太子監國，謀誅輔國。其日，使人以上命召太子，語之，太子不可。乙丑，后矯上命將喚太子，程元振知之，密告輔國。景寅，元振與輔國夜勒兵於三殿前，使人收捕越王及同謀內侍朱光輝、段恆俊等百餘人，繫之，移皇后於別殿。其夜，六宮內人、中官等驚駭奔走。及明，上崩。」代宗實錄云︰「乙丑，皇后召上。旣夜，輔國、元振勒兵捕係，幽后。丁卯，肅宗崩。」係傳︰「乙丑，后召太子。景寅夜，元振、輔國勒兵捕係，幽后。是日，俱為輔國所害。」舊肅宗紀︰「丁卯，宣遺詔。是日，上崩。」代宗紀︰「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輔國、元振衞從太子入飛龍廐以俟變。是夕，勒兵於三殿，收係及朱光輝、馬英俊等。丁卯、肅宗崩。」新本紀︰「丙寅、閑廐使李輔國、飛龍廐副使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越王係、兗王僴。是夜，皇帝崩。」代宗錄、唐曆、統紀、係傳皆以段恆俊為馬英俊。按張后以乙丑日召太子，迨夜不至，必知有變矣，輔國等安能待至來夜，然後勒兵收係等乎！蓋收係等在乙丑之夜也。今從代宗實錄、舊代宗紀。新、舊傳皆云兗王僴寶應元年薨。而代宗實錄羣臣議係、僴之罪，云︰「二王同惡，共扇姦謀。」蓋僴亦預謀也。今從之。是日，輔國始引太子素服於九仙門與宰相相見，閣本大明宮圖，宮城西面右銀臺門之北有九仙門，又北轉東則淩雲門。相，息亮翻。敍上皇晏駕，拜哭，敍自上皇晏駕後，宮中多故，不見輔臣。始行監國之令。命太子監國在甲子前，而乙丑卽有內變。旣定，乃始行令。監，古咸翻。戊辰，發大行皇帝喪於兩儀殿，宣遺詔。肅宗崩於東內寢殿，發喪於西內內朝，從上皇也。上皇梓宮在西內前殿。己巳，代宗卽位。

**20**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上元元年，高力士流巫州，遇赦還至朗州。自朗至京師尚二千二百五十九里。赦者，甲子赦也。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力士流，見上卷上元元年。號，戶刀翻。卒，子恤翻。

**21**甲戌，以皇子奉節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奉節，縣名，蜀先主改魚復縣為奉節縣。帥，所類翻。

**22**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於上前明言之，無所忌憚。棋，戶孟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齊太公輔周武王，號師尚父，今以其號寵中人。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史言李輔國凶愚。處，昌呂翻。以內飛龍廐副使程元振為左監門衞將軍。知內侍省事朱光輝及內常侍啖庭瑤、山人李唐等二十餘人皆流黔中。自朱光輝以下，皆大行左右。監，古銜翻。啖，徒覽翻。黔，其今翻。

**23**初，李國貞治軍嚴，治，直之翻。朔方將士不樂，樂，音洛。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絳州東與河南接界，時賊又據河陽、河內，故云然。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釁，隙也。將，卽亮翻。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相，息亮翻。考異曰︰實錄曰︰「子儀至軍，撫循士衆，潛問罪人，得害國貞者王元禮等四十人。為首者斬，餘並決殺。」邠志曰︰「七月，郭公到朔方行營。」舊傳曰︰「三月，子儀辭赴鎭。」汾陽家傳曰︰「建辰月十一日，發上都，二十七日，至絳州，五月二日，斬元振等三十人。」今元振名從諸書，月日從家傳，人數從實錄。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鎭率皆奉法。郭子儀誅王元振而河東諸鎭皆奉法，僕固懷恩分河北諸州授田承嗣等以成藩鎭之禍，用人可不謹哉！

**24**壬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25**党項寇同官、華原。

**26**甲申，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為平盧、青·淄等六州節度使。青、淄、齊、沂、密、海六州。淄州，治淄川，本漢般陽縣，宋僑立清河郡及貝丘縣，魏為東清河郡；隋置淄州，取淄水為名。由是青州節度有平盧之號。

**27**乙酉，徙奉節王适為魯王。适，古活翻。

**28**追『章︰十二行本「追」上有「庚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尊上母吳妃為皇太后。吳妃事肅宗於東宮，生上而薨。

**29**壬辰，貶禮剖尚書蕭華為峽州司馬。元載希李輔國意，輔國以不相銜華。以罪誣之也。

**30**敕乾元大子錢皆一當一，民始安之。民不便乾元二品錢，見上卷乾元二年。

**31**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開封劉昌曰︰易州有遂城府。開封，漢縣，唐屬汴州，漢故縣在今縣南五十里。杜佑曰︰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太尉，謂光弼。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尚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復，扶又翻。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之衆寡！」遂徑趣徐州，趣，七喻翻。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旣克劉展，去年正月，神功克劉展。先，悉薦翻；下同。留連揚州未還，太子賓客尚衡與左羽林大將軍殷仲卿相攻於兗、鄆，考異曰︰衡上元元年為淄青節度使，此年五月，田神功自淄青移兗鄆，六月，衡自賓客為常侍，七月，仲卿自左羽林大將軍為光祿卿，而得相攻於兗、鄆者，蓋衡猶未離淄青，仲卿亦在彼，雖有新除官，皆未肯入朝也。聞光弼至，憚其威名，神功遽還河南，此河南，總言河南道。衡、仲卿相繼入朝。考異曰︰舊傳曰︰「朝義乘北邙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鎭之，遣田神功擊敗之。」 又曰︰「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舁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不從，徑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於襄陽，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按光弼旣使田神功擊敗朝義，則是神功已還也。實錄，今年八月，袁晁始陷台州。借使當時已擾江、淮，則自泗州往潤州，不得謂避其鋒也。今從新傳。

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自餘衆務，悉委判官張傪。傪，七感翻，又倉含翻。傪吏事精敏，區處如流，處，昌呂翻。諸將白事，光弼多令與傪議之，諸將事傪如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寧。夏，戶雅翻。先是，田神功起偏裨為節度使，去年六月，田神功自平盧兵馬使節度兗鄆。留前使判官劉位等於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見光弼與傪抗禮，乃大驚，徧拜位等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為不言，成神功之過乎！」史言武夫悍將可以禮化，居其上者當以身作則。行，戶剛翻。

**32**丁酉，赦天下。

**33**立皇子益昌王邈為鄭王，天寶改利州為益昌郡。延為慶王，迥為韓王。

**34**來瑱聞徙淮西，大懼，上言︰「淮西無糧，請俟收麥而行；」又諷將吏留己。來瑱挾衆以要君，欲再求免，得乎！上欲姑息無事，壬寅，復以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扶又翻。

**35**飛龍副使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自肅宗時，李輔國常居禁中內宅。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辛酉，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輔國入謝，憤咽而言曰︰「老奴事郞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慰諭而遣之。考異曰︰舊傳︰「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閽吏止之曰︰『尚父罷相，不應復入此門。』輔國氣憤而言曰︰『老奴死罪，事郞君不了，請歸地下事先帝。』上猶優詔答之。」按此乃對上之語，非對閽吏之語也。今從唐紀。

**36**壬戌，以兵部侍郞嚴武為西川節度使。

**37**襄鄧防禦使裴茙屯穀城，穀城，漢筑陽縣地，晉置義成郡及義城縣。隋開皇十六年，廢郡，改縣曰穀城，以其地有穀城山也。旣得密敕，卽帥麾下二千人沿漢趣襄陽；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己巳，陳於穀水北。瑱以兵逆之，問其所以來，對曰︰「尚書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當釋兵。」瑱曰︰「吾已蒙恩，復留鎭此，復，扶又翻。何受代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茙驚惑。瑱與副使薛南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茙於申口，金州洵陽縣有申口鎭。送京師；賜死。考異曰︰舊茙傳曰︰「瑱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茙初聲言假道入朝，及見瑱，卽云奉代，且欲視事。瑱報曰︰『瑱已奉恩命，復任此。』茙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軍，因與瑱兵交戰。茙軍大敗。」按瑱若設具相見，則茙豈得遽射瑱軍而交戰！今從瑱傳。

**38**乙亥，以通州刺史劉晏去年十一月，晏貶通州。為戶部侍郞兼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鑄錢等使。

**39**秋，七月，壬辰，以郭子儀都知朔方、河東、北庭、潞·儀·澤·沁·陳·鄭等節度行營時以潞、儀、澤、沁、陳、鄭為一鎭，以李抱玉為節度使，蓋抱玉先以陳鄭節度使討賊在行營，李光弼邙山之敗，抱玉奔澤州，陳鄭為賊所隔，朝廷因使之節度潞、儀、沁、澤四州。及興平等軍副元帥。

**40**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嚴武，武不得進。

**41**八月，桂州刺史邢濟討西原賊師吳功曹等，平之。帥，所類翻。

**42**己未，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厚所殺，劍南悉平。

**43**乙丑，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

**44**己巳，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45**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考異曰︰柳璨正閏位曆、宋庠紀元通譜皆改元昇國。今從新書。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衢州，春秋時越姑蔑之地，秦以為太末縣，漢分立新安縣，晉改信安；唐置衢州，以三衢州，以三衢山名。昔洪水派山為三道，故曰三衢。斂，力贍翻。破之。

**46**乙亥，徙魯王适為雍王。雍，於用翻。

**47**九月，庚辰，以來瑱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

**48**乙未，加程元振驃騎大將軍兼內侍監。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49**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方上之役，唐置山陵使，以宰相為之。議事有與程元振相違者，丙申，貶冕施州刺史。考異曰︰代宗實錄︰「秘書監韓穎、中書舍人劉烜善候星曆，乾元中待詔翰林，頗承恩顧，又與李輔國昵狎。時上軫憂山陵，廣詢卜兆，穎等不能精愼，妄有否臧，因是得罪，配流嶺南，旣行，賜死于路。初，冕為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輔國所親信劉烜為判官，潛結輔國。烜得罪，乃連坐焉。」今從舊程元振傳。

**50**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脩舊好，好，呼到翻。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庭，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因連有玄宗、肅宗之喪，遂誑以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事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回紇業已起兵至三城，卽朔方三受降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大駭。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初，毗伽闕可汗為登里求婚，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之，為登里可敦。勞，力到翻。為，于偽翻。妻，七細翻。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為，于為翻。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藥子昂說之曰︰ 「關中數遭兵荒，說，式芮翻。數，所角數。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衞而南，得其資財以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行，戶剛翻。咽，音煙。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陝州陝縣北有大陽關，黃河津濟之要也，卽左傳秦孟明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之路也，亦曰陝津。陝，失冉翻。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乃從之。隋置太原倉，在河東界。使言回紇所利在中國財寶，而不敢輕與賊遇。

51袁晁陷信州。信州，本吳鄱陽郡之葛陽縣，陳改葛陽為弋陽。唐乾元元年，分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割建、撫之地置信州，治上饒縣，以其旁下饒州，故以名縣。晁，馳遙翻。

52冬，十月，袁晁陷溫州、明州。溫州，永嘉郡，治永嘉縣。明州，餘姚郡，治鄮縣，今之鄞縣是也。

53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辭行，以兼御史中丞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雍，於用翻。适，古活翻。帥，所類翻。少，始照翻。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沮，在呂翻。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絳州，絳郡。時朔方軍屯絳州，故以懷恩領刺史。為懷恩恃功畔援張本。

54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甚不平，橫，下孟翻。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考異曰︰舊傳曰︰「盜殺李輔國，攜首臂而去。」統紀曰︰「輔國悖於明皇，上在東宮，聞而頗怒。及踐阼，輔國又立功，難於顯戮，密令人刺之，斷其首，棄之溷中，又斷其右臂，馳祭泰陵，中外莫測。後杭州刺史杜濟話於人曰︰『嘗識一武人為牙門將，曰︰某卽害尚父者。』」今從舊傳。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葬之，為，于偽翻。仍贈太傅。太傅，三公。

55丙寅，上命僕固懷恩與母、妻俱詣行營。時登里與懷恩之女俱來，故使懷恩母、妻詣行營以親結之。

雍王适至陝州，回紇可汗屯於河北，雍，於用翻。适，古活翻。陝，失冉翻。紇，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陝州之河北也。括地志曰︰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因更名平陸縣。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長子，今為元帥。騎，奇計翻。長，知兩翻。帥，所類翻。安有中國儲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兩宮，謂上皇、先帝，時皆未葬。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魏琚、韋少華、李進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應，於陵翻。少，詩照翻。諳，烏含翻。考異曰︰代宗實錄云︰「雍王恭行詔命，辭色不屈，虜亦不敢失禮，時人難之。時官軍合圍，將誅無禮，王以東略之故，止之。」又曰︰「會中數萬人駭愕失色，雍王正色叱之，可汗遂退。」建中實錄曰︰「上堅立不屈。」此蓋史官虛美耳。今從舊回紇傳。琚、少華一夕而死。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方鎭表︰上元元年，改陝、虢、華節度為陝西節度使。使，疏吏翻。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殿，丁練翻。自澠池入；澠，彌兗翻。潞澤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分道並入以攻洛陽。雍王留陝州。考異曰︰代宗實錄︰「戊辰，元帥雍王帥僕固懷恩等諸軍及回紇兵馬進發陝州東討，留英乂、朝恩為後殿。是日，又詔河東道節度使自澤州路入。」今從唐曆及舊朝義傳。辛未，懷恩等軍于同軌。河南永寧縣，後周之同軌縣地，有同軌城。

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朝，直遙翻。諸將，卽亮翻。紇，下沒翻。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去年邙山之敗，河陽、懷州皆陷於賊。洛陽北郊，在邙山外。乙亥，官軍陳于橫水。按舊書︰橫水，在洛陽北郊。金人疆域圖︰孟津縣有橫水店。陳，讀曰陣；下恩陳、陳於、賊陳、陳亦同。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于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柵東北，驍，堅堯翻。騎，奇計翻。並，步浪翻。柵，測革翻。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鎭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犯陳而不能陷，引退必敗，故曰事急。使，疏吏翻。璘，離珍翻。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牌，古謂之楯，晉、宋之間謂之彭排，南方以皮編竹為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為之。左傳︰樂祁以楊楯賈禍，蓋北方之用木也尚矣。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披，普彼翻。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塡尚書谷，蹂，人九翻。尚，辰羊翻。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將，卽亮翻，又音如字；下等將同。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伷，音冑。承制釋之。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紇，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瑒，音暢，又雉杏翻。帥，讀曰率；下同。騎，奇計翻。朝，直遙翻。至鄭州，再戰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汴，皮面翻。濮，博木翻。降，戶剛翻；下同。

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使郭、李為帥，安有是禍邪！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比，毗必翻，又毗至翻。衣，於旣翻。回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

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師。

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懷恩進攻滑州，拔之，追敗朝義於衞州。將，卽亮翻。敗，補賣翻。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睢，音雖。嗣，祥吏翻。復，扶又翻。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昌樂，漢古縣，屬魏州，後唐避諱，改為南樂。樂，音洛。帥，讀曰率。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衞、洺、邢四州降于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恆陽節度使張忠志以趙、恆、深、定、易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洺、音名。恆，戶登翻。考異曰︰舊懷恩傳曰︰「嵩以相、衞、洺、邢、趙州降于李抱玉，李寶臣以深、恆、定、易四州降于雲京。」代宗實錄云︰ 「張忠志以趙、定、深、恆、易五州歸順。」又曰︰「史思明授忠志恆趙節度使。」今從舊王武俊傳。嵩，楚玉之子也。楚玉，薛訥之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令，力丁翻。朝，直遙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辛巳，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為青、冀、魏、幽各據所有州縣以傳世張本。

56己丑，以戶剖侍郞劉晏兼河南道水陸轉運都使。睿宗先天二年，以李傑為陝州刺史，充水陸運使。水陸運使自此始也。至開元二年，傑除河南少尹，充水陸運使。天寶十二載，陝郡太守崔無詖充使，楊國忠充使，水陸轉運都使始此。

57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恆、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鬬，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說，式芮翻。復，扶又翻。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為王武俊夷張氏、得成德張本。契，欺訖翻，又音喫。

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鎭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

史朝義走至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清。臨清，漢清淵縣，後魏改曰臨清，唐屬貝州。九域志︰在魏州北一百五十里。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于下博東南，下博，漢縣，時屬深州。賊大敗，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戰敗，走歸范陽，途經衡水。僕固瑒領蕃、漢兵一十五萬趁及朝義接戰，敗之。是夏涉秋苦雨，陂湖流注，河東兵馬使李竭誠、成德軍將李令崇咸統精兵，亦革面來王，競為掎角。其漳河及諸津渡船，悉是虜獲。朝義遣人致命，竟不應。續令散雇舟船，並皆掠盡，四路俱絕。諸將或請戰，或請降，朝義不悅。田承嗣上疏與朝義曰︰『臣聞兵勢兩均，成敗由將；衆寡不敵，全滅在權。昔劉主破於白帝，曹公敗於赤壁，陸遜、黃蓋皆以權道取之。今部統之師，皆自疲頓，主客勢倍，勞逸力殊，若驅而令戰，未見其利。請用車五十乘於古夏康王城北作三箇車營，車上皆設棚排，倒戈為禦，每車甲士二人，持兵而伏，隨軍子女羅於帳中，每營輜重分列其次。營後選二萬人，布偃月陣，凡敵衆我寡，則設此陣，左右有險，亦設此陣，左右奇軍，亦設此陣，各令猛將主之，左者東南行，右者西南行，令去車營十里餘，營前選精卒五千人，鴈行陣，使之接戰，不勝，則退於偃月陣後。前軍旣卻，敵必至車營，愛其珍玩，必將攻取。候其兵縱，陣勢已分，然後桴鼓齊鳴，前後俱至，貔貅奮勇，鹵楯爭先。左軍西行，右軍東邁，皆取古城之南，令首尾相屬。伏兵之發，料敵必驚，後軍之來，自然斷絕，前後旣不相救，中軍又遇精兵，服色相亂，不敗何待！令文景義主左軍，達于義感主右軍，足下自主中軍，若其不捷，老臣請以弱卒五千為足下吞之。』 朝義覽疏大悅，因用其計，官軍敗績，喪師三千餘級。僕固瑒大震，退師數十里。由是朝義得達莫州。朝義旣敗官軍，威聲復振，凡所追集，人莫己違，鳩集舟航，幷連牌栰，先濟輜重，兼及老弱，方以軍南行，若有攻擊。僕固瑒令吏士各顧所部以抗其鋒。朝義乃整師徒，一時北濟。僕固瑒亦連船艦，宵濟趨之。」今從舊懷恩傳。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58十二月，庚申，初以太祖配天地。高祖武德元年制︰每歲圜丘、方丘之祀，以太祖景皇帝配。高宗乾封二年，以高祖、太宗並配。是時太常卿杜鴻漸等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郊配天地。從之。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初名俶，後改名豫，肅宗長子也。登遐之後，議上廟號曰世宗，避太宗諱，改曰代宗。

## 廣德元年（癸卯、七六三）是年七月方改元，事見下卷。

**1**春，正月，己卯，追諡吳太后曰章敬皇后。吳太后，上生母也。

**2**癸未，以國子祭酒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3**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去年加來瑱同平章事。元振譖瑱言涉不順。王仲昇在賊中，以屈服得全，賊平得歸，與元振善，奏瑱與賊合謀，致仲昇陷賊。壬寅，瑱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於路，由是藩鎭皆切齒於元振。為諸鎭忌程元振、不敢勤王張本。

**4**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說，式芮翻。守，式又翻。朝義從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旣去，承嗣卽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歸義，漢易縣地，屬涿郡。北齊省入鄚縣，武德五年，置歸義及北義州；貞觀元年，州縣皆省，八年，復置歸義縣，屬幽州。按宋白續通典，唐歸義縣在瓦橋關北。與戰，朝義敗走。

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李抱忠將兵三千鎭范陽縣，范陽縣，漢涿縣也，為涿郡治所。曹魏文帝改涿郡為范陽郡，隋廢范陽郡，復置涿郡於薊縣，以涿縣屬焉。武德七年，改涿縣為范陽縣，仍屬幽州；天寶元年，改幽州涿郡為范陽郡，故薊城亦曰范陽。史以縣字別之，其地在薊南。宋白曰︰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興，復，扶又翻。今旣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並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與胡騎數百旣食而去。東奔廣陽，餉，式亮翻。令，力丁翻。朝，直遙翻。騎，奇計翻。檀州燕樂縣，後魏置廣陽郡，後齊廢郡，而舊郡名猶存。廣陽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溫泉柵，據新、舊書懷恩傳，溫泉柵在平州界石城縣東北。契，欺訖翻，又音喫。柵，測革翻。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縊，於賜翻，又於計翻。還，音旋，又如字。

甲辰，朝義首至京師。考異曰︰河洛春秋曰︰「朝義東投廣陽郡，不受。北取潞縣、漁陽，擬投兩蕃。至榆關，李懷仙使使招回，卻至漁陽過，從潞縣至幽州城東阿婆門外，於巫閭神廟中，兄弟同被絞縊而死，乃授首與駱奉仙。經一日，諸軍方知，歸莫州城下。」舊僕固懷恩傳曰︰「寶應二年三月，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溫泉柵，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史朝義傳︰「二年正月，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款來降，梟首至闕下。」實錄︰「寶應元年十一月己亥，僕固懷恩上言︰幽州平，河北州縣盡平，史朝義為亂兵所戮，傳首上都。」舊紀︰「寶應二年十月，河北州郡悉平，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沈旣濟建中實錄︰「二年正月，賊將李懷仙擒朝義以降，山東平。」唐曆︰「正月甲辰，李懷仙擒史朝義，梟首，獻至闕下，盡以所管來降。」年代記︰「寶應元年十二月己亥，僕固懷恩上言︰『史朝義為亂兵所殺，傳首上都。』二年正月甲申，朝義梟首至闕。」新紀︰「廣德元年正月甲申，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按諸軍圍朝義於莫州，已在去年十一月末，而河洛春秋云圍城四十日。懷恩舊傳亦云攻守月餘日。然則朝義之死，必在今年正月明矣。諸書皆云朝義此年正月被殺，而實錄在元年十一月，舊紀因之，又脫十一月字。懷恩傳誤以正月為三月。甲申，正月十日；甲辰，三十日也。新本紀蓋據年代記，但年代記元年冬十一月己亥朝義死，亦與實錄同。若正月被殺，不應十日首級已至長安。疑甲申自殺，甲辰傳首至闕。新紀止用年代記甲申至闕為自殺日，未知何所據。今從唐曆，以甲辰傳首至京師。

**5**閏月，己酉夜，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突入鴻臚寺，紇，下沒翻。唐太極宮南面三門，中曰朱雀門，東曰安上門，西曰含光門。按朱雀門，太極宮端門也。雍錄曰︰承天門之南，朱雀門之北，宗廟、社稷、百僚廨舍列乎其間，六省、九寺、一臺、兩監、十八衞以坊里準之。此兩門內外，南北各占兩街，不為民居。自朱雀門南卽市井邑屋，各立坊巷。以此觀之，則朱雀街西兩坊，百司庶府居之，其門曰含光門。朱雀街東兩坊，亦百司庶府居之，其門曰安上門也。臚，陵如翻。門司不敢遏。

**6**癸亥，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衞、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宋白曰︰磁州，本漢廣平縣地，周武帝於此置滏陽縣及成安郡。隋開皇十年，廢郡，置磁州，唐武德元年分相州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薛嵩旣得節，復表以相州之滏陽、洺州之邯鄲·武安置磁州。磁，牆之翻。相，音息亮翻。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魏州，漢魏郡之地。博州，漢為東郡聊城縣。德州，漢平原郡地，隋置德州，因安德縣名之。李懷仙仍故地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改范陽節度使為幽州節度使。時平盧已陷，又兼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降，戶江翻。行，戶剛翻。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為黨援。帥，所類翻；下同。朝廷亦厭苦兵革，茍冀無事，因而授之。河北藩鎭，自此強傲不可制矣。

**7**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紇，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抄，楚交翻。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使，疏吏翻。趙城尉馬燧獨請行。隋義寧元年，分霍邑置趙城縣，屬晉州。比回紇將至，比，必利翻，及也。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所類翻；下同。帥遺之旗曰︰遺，惟季翻。「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說，式芮翻。好，呼到翻。瑒，音暢，又雉杏翻。輕，區正翻。今內樹四帥，四帥，謂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薛嵩。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8**初，長安人梁崇義以羽林射生從來瑱鎭襄陽，累遷右兵馬使。崇義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瑱，他甸翻。卷，讀曰捲。沈，持林翻。得衆心。瑱之入朝也，命諸將分戍諸州，朝，直遙翻。將，卽亮翻。瑱死，戍者皆奔歸襄陽。行軍司馬龐充將兵二千赴河南，蓋先是來瑱使龐充赴河南行營會討史朝義。至汝州，聞瑱死，引兵還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義自鄧州引戍兵歸，與昭及副使薛南陽相讓為長，長，知兩翻。久之不決，衆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崇義尋殺昭及南陽，以其狀聞，上不能討。三月甲辰，以崇義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唐藩鎭命帥，未授旌節者，先以為節度留後。為梁崇義以襄陽拒命而死張本。崇義奏改葬瑱，為之立祠，不居瑱聽事及正堂。為，于偽翻。聽，讀曰廳。

**9**辛酉，葬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于泰陵；泰陵，在同州奉先縣東北二十里金粟山。廟號玄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建陵，在京兆醴泉縣東北十八里武將山。廟號肅宗。

**10**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東皆平。時晁聚衆近二十萬，近，其靳翻。轉攻州縣，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伯儀，魏州人也。

**11**郭子儀數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為之備。」不能用郭子儀之言，為二虜入京師張本。數，所角翻。上，時掌翻，下同。

**12**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史究言之。

**13**羣臣三上表請立太子；五月，癸卯，詔許俟秋成議之。

**14**丁卯，制分河北諸州︰以幽、莫、媯、檀、平、薊為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衞、河陽為澤潞管。自田承嗣、李靈耀相繼叛亂，諸鎭所管，不復守此制。

**15**六月，癸酉，禮部侍郞華陰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行，下孟翻；下行著同。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郞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朝，直遙翻。家之長老以此訓子，長，知兩翻。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帖括者，舉人因試帖，遂括取稡會為一書，相傳習誦之，以應試，謂之帖括。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鄕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行，下孟翻。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占，之贍翻。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章︰十二行本「國」下有「所資」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置道舉，見二百十四卷開元二十五年。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與綰同。至議以為︰「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聲病，謂以平、上、去、入四聲緝而成文，音從文順謂之聲，反是則謂之病。風流頹弊，誠當釐改。然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鄕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鄕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又請置五經秀才科。

**16**庚寅，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為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衞，謂之牙兵。魏牙兵始此，迄于梁、唐。魏以之強，亦以之亡。

**17**同華節度使李懷讓為程元振所譖，恐懼，自殺。乾元元年置陝、虢、華節度使，上元元年改陝西節度使，分河中之同州與華州為同華節度使。華，戶化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三

## 唐紀三十九起昭陽單閼（癸卯）七月，盡旃蒙大荒落（乙巳）十月，凡二年有。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 廣德元年（癸卯、七六三）

**1**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以楚州所獻十三寶為上登極之符應也。上，時掌翻。壬子，赦天下，改元。方改元廣德。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將，卽亮翻。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頡咄，華言社稷發用；登蜜施，華言到竟；合俱錄，華言婁羅；娑墨，華言得憐；毗伽，華言足意。紇，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頡，奚結翻。咄，當沒翻。伽，求迦翻。娑，蘇何翻。左、右殺以下，皆加封賞。左殺封雄朔王，右殺封寧朔王，胡祿都督封金河王，拔覽將軍封靜漢王，諸都督十一人並封國公。

**2**戊辰，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鄕貢法。令，力丁翻。唐取士之科，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鄕貢。凡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鄕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送之尚書省。旣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于禮部試之。今楊綰所上國子監舉人，略如鄕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明法，律學也。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3**以僕固瑒為朔方行營節度使。

**4**吐蕃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蘭、廓、秦、渭等州，卽河西、隴右之地也，先已為吐蕃所陷，史因其入大震關而備言之。蘭州，漢金城郡，隋置蘭州，因皋蘭山為名。廓州，漢西平郡南界；前涼以其地為湟河郡，後魏置洮河郡；周建德五年，取河南地置廓州，取廓清之義為名。河州，漢枹罕縣，前涼張駿分置河州。鄯州，漢破羌允吾縣地，唐平薛舉，置鄯州。洮州，治漢洮陽城，周保定初置。岷州，秦臨洮縣地，後魏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名。秦州，治成紀顯親川，因魏、晉舊州名。成州，古西戎地，後千畝戎姜氏居之，又後為白馬氐國；漢為武都郡，晉為仇池郡，後魏改為南秦州，西魏改成州。渭州，治漢襄武縣，後魏置。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繒，慈陵翻。糗，去久翻。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畜，吁玉翻。邏，郞佐翻。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矣。史言唐所以失河、隴。

**5**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河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壻，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使，疏吏翻。犒，苦到翻。及史朝義旣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朝，直遙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祈『祁』縣，將，卽亮翻；下裨將同，又音如字。裨，彼迷翻。榆次、祈祁，皆漢古縣，屬太原。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沁，七浸翻。考異曰︰邠志作「張如岳」，今從實錄、唐曆。懷光，本勃海靺鞨也，靺鞨，音末曷。姓茹，茹，音如。為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使，疏吏翻。為，于偽翻。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還，音旋，又音如字。數，所角翻。「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唐人謂反覆者為兩面。貞元以後，劍南西山白狗等羌內附，賜牛糧，治生業，差賜官祿，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世謂之兩面羌。此其證也。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唐人宴集，酒酣為人舞，當此禮者以綵物為贈，謂之纏頭。倡伎當筵舞者亦有纏頭喝賜，杜甫詩所謂「舞罷錦纏頭」者也。酣，戶廿翻。懷恩欲酬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樂，音洛。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我殺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以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考異曰︰實錄︰「癸未，懷恩旋師，次于汾州，逗遛不進。監軍使駱奉仙以聞。上以功高不之罪，優詔慰勞之。」又曰︰「懷恩頓軍汾上，監軍使駱奉仙因公宴，言有所指，懷恩已萌二心，肆口酬對，奉仙不告而出，乘傳上聞。上以功高容之，叱奉仙出，待懷恩如舊。懷恩憚奉仙，益不自安。」邠志曰︰「寶應二年，河朔旣平，詔太原節度辛雲京及僕固懷恩各以其軍送回紇還蕃。旣出晉關，辛公率其輕兵先入太原。懷恩怒其不告，曰︰『辛君有虞於我也。』回紇至，辛公館于城外，致牛酒以犒之。懷恩欲因回紇規其城壁，陰導回紇請觀佛寺，辛公許之。旣入城，見羅兵於諸街，蕃人大驚，辟易而去。」今從舊懷恩傳。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

懷恩自以兵興以來，謂自祿山反朔方，起兵討之，以至平賊時也。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謂嫁回紇可汗也。說諭回紇，說，式芮翻。紇，下沒翻。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搆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為︰「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上，時兩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懷恩屯汾州，謂太原之地為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祗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為彌縫，方得出塞。雲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令，力丁翻。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為同羅所虜，得間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事並見二百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玢，悲巾翻。間，古莧翻。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為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瑒不顧死亡，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謂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等。皆握強兵，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旣平，送之歸國，六也。說，式芮翻。難，乃旦翻。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惟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臣受恩深重，鳳夜思奉天顏，言欲入朝也。但以來瑱受誅，瑱，他甸翻。事件上卷正月。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唐人率謂召為追，觀考異所引諸家雜史可見。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諸夷；豈惟羣臣不忠，正為回邪在側。當時君臣情事，誠如懷恩之言。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詞情非不摭實，摭，之石翻。陛下竟無處昌呂翻。置，寵任彌深；皆由同類比周，比，毗至翻。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議之，驃騎，謂程元振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阻。代宗省懷恩書至此，豈不為之動心邪！曾，才登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將，卽亮翻。被，皮義翻。弓藏鳥盡，信匪虛言。古語云︰「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言以今事準之，非虛言也。陛下信其矯誣，矯，託也。託言謀反以厚誣。何殊指鹿為馬！引趙高事以況諸閹。儻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懷恩心迹，於此可見。忠言利行，忠言逆耳利於行，古語也。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朝，直遙翻；下同。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臣，臣卽與之同發。」

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號，戶刀翻。遵慶為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為來瑱，不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為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為不可，遵慶乃還。還，音旋，又如字；下同。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恐翊洩其事，遂留之。

**6**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為之鄕導，降，戶江翻。鄕，讀曰嚮。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吐蕃次涇、寧州，遣感激軍使高暉禦之，戰敗，執暉。九月，至便橋。」實錄︰「十月庚午，吐蕃寇涇州，辛未，犯奉天、武功。」按今涇州東去邠州三程，邠州南去奉天二程，不應庚午寇邠州，辛未已至奉天。蓋史官據奏到日書之耳。段公家傳︰「九月二十日，吐蕃寇涇原，節度使高暉降之。十一月一曰，陷邠州，節度使張蘊琦棄城遁。」舊本紀︰「九月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為吐蕃鄕導。十月辛未，犯京畿。」新本紀︰「九月乙丑，涇州刺史高暉叛附于吐蕃，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今月從實錄而不取其日。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鎭咸陽以禦之。

子儀閒廢日久，寶應元年八月，郭子儀自河東入朝，遂留京師。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已自司竹園渡渭，鳳翔府盩厔縣有司竹園，漢書王莽傳所謂霍鴻負倚芒竹，卽此地也。蘇軾曰︰盩厔有官竹園，臨水，數十里不絕，所謂司竹也。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見，賢遍翻。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於盩厔之西。將、將︰上如字；下卽亮翻。乙亥，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為虜所擒。復，扶又翻。

上方治兵，治，直之翻。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為，丙子，出幸陝州，陝，失冉翻。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比，必利翻，及也。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渡滻水，按唐禁苑，包大明宮之北，東距滻水。考雍錄、長安志諸書，禁苑東面出滻水，無其門，蓋出光泰門耳。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脅豐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珙，玄宗子，音居勇翻。遇子儀於開遠門內，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頭第一門。子儀叱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為元帥，郭子儀為中書令，故稱為令公。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復，扶又翻。扈從將士不免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從，才用翻。將，卽亮翻。使，疏吏翻。朝，直遙翻。恩將，音同上。陝，失冉翻。豐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議誅之，乃賜死。

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章︰十二行本「承」上有「廣武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宏為帝，珙，居重翻。吐，從暾入聲。重，直龍翻。邠，悲頻翻。邠王守禮，章懷太子之子。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為相。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相，息亮翻。剽，匹妙翻；下同。苗晉卿病臥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

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騎，奇計翻。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南。漢武帝為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往來游觀。上宿其中，故曰禦宿。程大昌曰︰御宿川卽樊川，在萬年縣南二十五里。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商州，治上洛縣，至京師二百八十一里。幷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武關，在商州西北，雍州藍田縣南。吐，從暾入聲。過，古禾翻，又古臥翻。使，疏吏翻。近，其靳翻。子儀與延昌謀曰︰「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自直徑入商州撫諭入。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將，卽亮翻。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杜佑曰︰七盤，卽王莽所謂「繞霤之固南當荊楚」者也。繞霤者，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霤，今謂之七盤、十二。乘，承正翻。吐，從暾入聲。三日乃行，比至商州，比，必利翻。行收兵，幷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將，卽亮翻。糧料使，主給行營軍食。我宋朝隨軍轉運使卽其任。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章︰十二行本「延」作「坊」；乙十一行本同。』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上元元年，置渭北、鄜坊節度使，領鄜、坊、丹、延四州，治坊州。吐，從暾入聲。潼，音同。說，式芮翻。難，乃旦翻。孝德卽日大舉，南趣京畿，李嗣業自西域赴難於至德之初，白孝德自鄜坊赴廣德之難，皆段秀實發之，其忠義蓋天性也。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陝，失冉翻。華，戶化翻。

吐蕃旣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長，知兩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計翻。令，力丁翻。琦，音奇。上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亦號寶應軍。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聚衆近千人，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渡滻水。近，其靳翻。帥，讀曰率。滻，音產。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紿，湯亥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虜以為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將，卽亮翻。少，始照翻。呼，火故翻。唐太極宮正南出朱雀門，自朱雀門南出至明德門，皆名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衆遁去。考異曰︰舊吐蕃傳曰︰「子儀帥部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南入牛心谷，駝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令公身為元帥，主上蒙塵于外，今吐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于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若當大路，事卽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又從之。子儀之隊千餘人，山谷束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徑被追，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于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于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旣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諭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臧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詵等數人，各有部曲家兵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為軍，約不侵暴。延昌留于軍中主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里，及之，遂與子儀回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至藍田，糾合敗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于千人。子儀旣至商州，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全緒至韓公堆，仲卿得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為表裏。仲卿帥二百餘騎遊弈，直渡滻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紿之曰︰『郭令公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為然，遂抽軍而還。」汾陽家傳曰︰「公以三十騎循御宿川，略山而東。公西望國門，涕不自勝，謂延昌曰︰『為舍人計，何以復國？』延昌歔欷不能對。公謂曰︰『料諸將散卒必逃商於，若速行收合散卒，兼武關兵，數日之內，卻出藍田，設疑兵，為斾，屯於韓公堆，吐蕃必懼我而退，乃相與速驅之。』過藍田，公與延昌議曰︰『散兵至商州，必官吏不守，則兵亂而人潰。』使延昌間道中宿至商州，果如所議。延昌以公之言巡撫之，亂乃止，潰乃復。」從今之。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帥，讀曰率。將，卽亮翻；下同。考異曰︰新魚朝恩傳曰︰「朝恩遣劉德信討斬之。」今從實錄。

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為京兆尹。癸巳，以郭子儀為西京留守。甲午，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將皇甫溫為陝州刺史，周智光為華州刺史。為周智光以華州跋扈張本。

**7**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伉，苦浪翻。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疏，與疎同。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高枕，枕，職任翻。不為天下討罪人乎！為，于偽翻。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言悉出諸宦官隸諸州羈管也。時宦官皆為內諸司使，故曰內使。持神策兵付大臣，時魚朝恩領神策軍。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悛，悛，丑緣翻。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保護事見上卷寶應元年。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8**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橫，戶孟翻。壬寅，郭子儀至滻水西，郭子儀至滻水西，則已渡滻水，近京城矣。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考異曰︰實錄曰︰「有武將王甫等，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攝，乘夜而遁。」汾陽家傳曰︰「射生將王撫，猛而多力，自稱御史大夫，領五百騎、二千步卒，兼補官屬，以謀作亂。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滻水之右。王撫知公來也，於城中堅列行陣，戈矛若林，指揮其間，按甲不出。人勸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騎徐進，曾不少懼，令傳呼王撫，撫應聲伏，烏合之徒，一時而潰。」邠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月一日，率諸軍五萬餘人出藍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軍將至，西戎懼焉。三日，馬家小兒、張小君、李酒盞、射生官王甫等五百餘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城，雷擊天門街中，仍分其衆建旗諸門。吐蕃以為大軍夜至，相帥遁去。小君使報郭公。七曰，郭公全師入于京師，繫小君、酒盞、王甫等，責之曰︰『吾軍未至，汝設詐以畏吐蕃，吐蕃知之怒汝，燔爇宮闕，從容而去，豈不由汝乎！』命斬之。遂以破賊收城聞。」舊子儀傳曰︰「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豪俠為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又曰︰「射生將王撫自署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吐蕃傳︰「吐蕃餘衆尚在城，軍將王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領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兵又入城，吐蕃皆奔走。」若如邠志所言，是子儀殺撫而攘其功，計子儀必不為也。子儀勳業，今古推高，淩準作書，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盡信。今從汾陽家傳及子儀舊傳。其兵盡散。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京兆府管二十縣，萬年、長安為赤縣，餘縣皆為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9**宦官廣州市舶使呂太一發兵作亂，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為之。舶，音白。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舊志︰廣州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10**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鎭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難，乃旦翻。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帥，讀曰率；下同背，蒲妹翻。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先，昔薦翻。俘，方無翻。復，扶又翻。璘開懸門以待之。杜預曰︰懸門，施於內城門。按今邊城之門，設扉以啓閉。而懸門者，設於門闑之外，常懸而不下，寇至則下之以塞門，以為重閉之固。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原州，高平郡；會州，會寧郡；成州，同谷郡；皆據河、隴之勝以臨唐境。

**11**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陝，失冉翻。左丞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眞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載，祖亥翻，又音如字。朝，直遙翻。相，昔亮翻。邪，音耶。壞，音怪。載由是銜之。甲午，上至長安，郭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銜，其緘翻。勞，力到翻。滻，音產。

**12**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魚朝恩以陝州迎扈之勞，過承權寄恩寵。去程得魚，所謂去虺得虎也。處，昌呂翻。使，疏吏翻。朝，直遙翻。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為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鄠，音戶。吐，從暾入聲。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13**乙未，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為黃門侍郞、同平章事。遵慶旣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主書，省吏也。峴，戶曲翻。屬，之欲翻。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探，吐南翻。言無不合；上以是益愛之。英倩，金州人也。金州，安康郡。

**14**吐蕃旣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丙申，放之於華州。華州華陰郡，去京師一百八十里。

**15**程元振旣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衣，於旣翻。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復，扶又翻，規圖也。考異曰︰實錄如此，仍云「將圖進取」。舊傳︰「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御史大夫王仲昇飲酒，為御史所彈。」今從實錄，參以舊傳。

**16**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松州交川郡，以郡界有甘松嶺名州。開元二十八年，以維州之定廉置奉州雲山郡，天寶八年，徙治天保軍，更曰天保郡，是年沒吐蕃。至乾元元年，嗣歸誠王董嘉俊以郡來歸，始更名保州。又按天寶八年分定廉置雲山縣，時蓋於縣新築二城也。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

**二年**（甲辰、七六四）

**1**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復念其保護之功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復，扶又翻。溱，緇詵翻。溱州治榮懿縣，貞觀開山洞所置也。江陵府，上元置府，又置南都，則善地也。令，力丁翻。

**2**癸卯，合劍南東、西州為一道，以黃門侍郞嚴武為節度使。分劍南為東、西道，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元載。考異曰︰舊傳︰「武為京兆少尹，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上皇誥兩川合為一道，拜武劍南節度使。」新傳︰「武為少尹，坐房琯，貶巴州，久之，遷東川。」餘同舊傳。按思明阻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妨之官！此年始合東、西川為一道，豈上皇誥所合！新、舊傳皆誤。

**3**丙午，遣檢校刑部尚書顏眞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眞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校，古孝翻。尚，辰羊翻。陝，失冉翻。至是，上命眞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說，式芮翻。朝，直遙翻。難，乃旦翻。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朝，直遙翻。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眞，抱玉之從父弟也，從，才又翻。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為憂，召見抱眞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為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為其用耳。將，卽亮翻。朝，直遙翻。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4**甲寅，禮儀使杜鴻漸唐會要曰︰高祖禪代之際，溫大雅與竇威、陳叔達參定禮儀。自後至開元初，參定禮儀者並不入銜，無由檢敍。開元九年，韋縚除國子司業，仍知太常禮儀事，自此至二十三年，凡四改官，至太常卿，並帶知禮儀事。至天寶九載，始置禮儀使，以太子左庶子韋述為之。使，疏吏翻。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唐制︰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嚴父之義也。

**5**乙卯，立雍王适為皇太子。雍，於用翻。适，古活翻。

**6**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鄕曲無賴子弟相聚為盜；吐蕃旣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吐，從暾入聲。長安之南山，西接岐州界，東抵虢州界。其谷之大者有五，子午谷、斜谷、駱谷、藍田谷、衡嶺谷也。所在為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谷防禦使，以討之。

**7**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使，疏吏翻。嗣，祥吏翻。

**8**僕固懷恩旣不為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竭誠潛謀取太原；朝，直遙翻。將，卽亮翻。都將，都知兵馬使。辛雲京覺之，殺竭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出與戰，瑒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去年七月，懷恩使瑒屯榆次。瑒，音暢，又雉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代宗心事，惟與子儀言之。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鎭撫河東，為，于偽翻。汾上之師必不為變。」汾上，謂汾陽，時朔方軍多在焉。戊午，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帥，所類翻。

**9**癸亥，以劉晏為太子賓客，李峴為詹事，並罷政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功『章︰十二行本「功」作「力」；乙十一行本同。』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李峴相肅宗，不為李輔國所容，宦官之媢疾非一日矣。峴，戶典翻。故與晏皆罷。以右散騎常侍王縉為黃門侍郞，太常卿杜鴻漸為兵部侍郞，並同平章事。散，昔亶翻。騎，奇計翻。縉，音晉。為王縉黨附元載與之俱誅張本。

**10**丁卯，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11**癸酉，上朝獻太清宮；太清宮，玄宗所建。朝，音直遙翻。甲戌，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

**12**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李光逸屯祁縣，事始上年七月。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後者，行不能及衆者也。射，而亦翻；下乃射、射之同。軍士曰︰「將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白玉、焦暉欲殺瑒，先激其衆。至榆次，瑒責其遲，胡人曰︰「我乘馬，乘，音承。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卒皆怨怒，曰︰「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衆攻瑒，殺之。帥，讀曰率。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語，牛倨翻。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旣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為，于偽翻。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自汾州西渡河，投北，趣靈州。

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鎭，釋之曰︰「不然，此必衆潰矣。」將拒之，其甥張韶曰︰「彼或翻然改圖，以衆歸鎭，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先，昔薦翻。釋之不得已納之。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韶為間，殺釋之而收其軍，史言渾釋之以臨事不決自禍。間，古莧翻。使韶主之；旣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脛，置於彌峨城而死。張韶之死宜矣。折，而設翻。脛，音胡定翻。脛，腳莖也。

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傳，張戀翻，驛馬也。撫定其衆，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官盧諒至汾州，節鎭、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給牙前驅使，行官使之行役出四方。自五季以後，詬詈武臣率曰牙官。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考異曰︰汾陽家傳曰︰「開府盧昴，公先使汾州慰諭，及還，惡不比於己者，好賂於己者，公捶殺之。」邠志曰︰「郭公使牙官盧諒之軍，如岳賂諒，使信其言。郭公以如岳殺瑒聞，詔優之。諸將云云，郭公乃理諒罪，棒殺之。」今參取二書，昴職名從邠志。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顚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史言壽終，明非殺之也。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

戊寅，郭子儀如汾州，考異曰︰實錄︰「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僕固瑒為帳下張維岳所殺，以其衆歸郭子儀。懷恩聞之，棄營脫身遁走北蕃。」按朔方兵所以不附僕固氏者，以子儀為之帥也。縱不在子儀領朔方節度使之後，亦尚在領河東副元帥之後也。而實錄二年正月丁卯，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汾陽家傳︰「二年正月，子儀充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癸亥，代宗三殿宴送，二十六日，發上都，二月，至河中，兼朔方節度大使，戊寅，往汾州，甲申，還至河中。」邠志︰「二年正月二十日詔郭公加河中節度、河東副元帥，二十九日，加朔方節度，二月，僕固瑒率軍攻榆次，逾旬不拔」云云。然則瑒死決不在去年十二月。今因子儀如汾州，幷言之。懷恩之衆『章︰十二行本「衆」下有「數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卒如顏眞卿、李抱眞之言。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以李抱眞言有驗，遷殿中少監。

**13**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數，所角翻。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皆所以懷來光弼。

**14**戊子，赦天下。『據章鈺資治通鑑校宋記補。』

**15**自喪亂以來，喪，息浪翻。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自安祿山作亂，關、洛路阻，遭運泝江入漢，抵梁、洋，故汴渠堙廢不治。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仗，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便宜行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挼，奴禾翻。宮廚無兼時之積。宮廚，所以奉上及宮中食膳。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時元載為相，故遺書言漕運事。遺，唯季翻。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漕運之能者，推『嚴︰「推」改「惟」。』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14**甲子，盛王琦薨。琦，玄宗子也。

**17**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間則出掠，間，古莧翻。官軍至則逃入山，宜使羸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北，澄城，春秋左傳北徵之地，漢為徵縣，屬馮翊。音澄。後魏為澄城縣，幷置澄城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九十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千餘人。

**18**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曆。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三之一。官曆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七曜，起虛四度。帝為製序，題曰五紀曆。

**19**庚申，禮部侍郞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孝弟力田之科始於漢。

**20**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子儀時鎭河中，表先罷河中節度以示諸鎭，君子惜其有安國家尊朝廷之心而時君不能盡用之也。六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庚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敕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二年置耀德軍於河中。子儀復請罷關內副元帥；復，扶又翻；下衆復同。不許。

**21**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察其深衷，本無他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旣平，朔方已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優詔解其職任，使河北諸帥不復稟其約束，朔方將士心歸子儀。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寧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22**秋，七月，庚子，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卽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言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充百司課料。宋白曰︰大曆五年五月，詔京兆府應徵青苗、地頭錢等，承前青苗錢，每畝徵十五文，地頭錢，每畝徵二十五文，自今已後，宜一切以青苗錢為名，每畝減五文，徵三十五文，隨徵夏稅時據數徵納。八年，每畝率十五文。俸，方用翻。

**23**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整，治，直遙翻。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少，始照翻。復，扶又翻。李光弼處危疑之地，其跡若無君者，而諸將亦不復稟畏光弼。節義天下之大義，非虛語也。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史言李光弼不能以功名自終。八月，丙寅，以王縉代光弼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行營。統，他綜翻，俗從上聲。

**24**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朝，直遙翻。紇，下沒翻。吐，從暾入聲。考異曰︰舊子儀傳云「數十萬衆」，懷恩傳云 「誘吐蕃十萬衆」。按汾陽家傳，實不過十萬。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鎭奉天。帥，讀曰率。奉天縣，屬京兆。宋白曰︰本醴泉縣地，武后分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京兆西北百五十里。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為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少，詩沼翻。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以此觀之，則懷恩將士蓋有關內、河東人。懷恩本臣偏裨，裨，頻眉翻。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辛巳，子儀發，赴奉天。

**25**甲午，加王縉東都留守。縉，音晉。守，式又翻。

**26**河中尹兼節度副使崔㝢使，疏吏翻。㝢，于矩翻。考異曰︰五月已罷河中節度，今猶有副使者，蓋言其前官也。發鎭兵西禦吐蕃，為法不一。九月，丙申，鎭兵作亂，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吐，從暾入聲。

**27**丙午，加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同平章事。

**28**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來通和吐蕃使，以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託通和以緩吐蕃之兵。吐，從暾入聲。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邠，卑旻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29**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衆，拔當狗城。當狗城，當白狗羌之路，故以名城。

**30**關中蟲蝗、霖雨，米斗千餘錢。

**31**僕固懷恩前軍至宜祿，郭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邠寧節度使白孝德敗吐蕃于宜祿。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領也。敗，補賣翻。考異曰︰實錄︰「癸巳，孝德敗吐蕃一千餘衆於宜祿，生擒蕃將數人。」按汾陽家傳，二十六日，賊先軍次宜祿。然則前八日孝德豈得已敗吐蕃於宜祿乎！實錄誤。冬，十月，懷恩引回紇、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考異曰︰汾陽家傳︰「晞屢破吐蕃。」今從實錄。舊子儀傳曰︰「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拒之，與白孝德閉城拒守。」按實錄及晞傳皆云晞拒懷恩，破之。子儀傳云「曜」，誤也。

**32**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鹽川城，在當狗城西北。維州舊有鹽溪縣，永徽初，省入保州定廉縣。

**33**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陳，讀曰陣。壬申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虜，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虜涉涇而遁。考異曰︰實錄︰「十月辛未夜，郭晞遣馬步三千人於邠州西斬賊營，殺千餘人，生擒八十三人，俘大將四人。十一月乙未，懷恩及吐蕃等自潰，京師解嚴。」汾陽家傳曰︰「十月七曰，公誓師曰︰『明日有寇，爾其備之。』及夜，出兵數萬陣于西門之外，廣布旗幟，如十萬軍。未曙，懷恩、吐蕃、回紇、吐渾等已陣于乾陵北，長二十里。懷恩等初謂無備，欲襲之。旣陣，兩蕃大駭，不敢戰。而懷恩頃為公所馭，懾公之威，又遁。初，軍中偶語，夜中出兵，與鬼鬬耳。及未曙，寇已至矣。軍中所以服公之先知也。賊至于邠州，營于北原。十三日，攻其東門，不剋。十四日，橫陣于南原，請戰，晞等與之連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二十一日，涉涇而還。」邠志︰「懷恩寇邠、涇，十七日，衆渡涇水，郭晞率衆禦之，戰于邠郛，我師敗績。懷恩覆其陣，泣曰︰『此等昔為我兒，我敎其射，反為他人致死於我，惜哉！』明日，引軍南出。」舊郭晞傳曰︰「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于涇北，晞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獯虜，斬首五千級，連戰皆捷。」吐蕃傳曰︰「郭晞於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騎斫懷恩營，破五千衆，斬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四人。」諸書載邠、寧戰守、勝敗，事各不同，今從汾陽家傳，以實錄參之。

**34**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使，疏吏翻。監，古銜翻。將，卽亮翻；下同，又音如字。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摧砂堡，在原州西北。靈武，後周置建安縣，後又置歷城郡；隋開皇三年廢郡，十八年改建安為廣閏，仁壽九年又改曰靈武，屬涇州。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宋白曰︰永壽縣，屬邠州，武德元年，於永壽原置縣，因原立名。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幾，居豈翻。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章︰十二行本「殺」下有「涼州遂陷」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舊志︰涼州，西北至甘州六百里。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磧，因以為名。沙陀始見于此。

**35**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虞候，古候奄之職。虞，防虞也。候，候望也。孝德從之。旣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酒翁，釀酒者也，今人呼為酒大工。刺，七亦翻。壞釀器，壞，古瞶翻。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植，直吏翻，又時力翻。考異曰︰此出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段公家傳曰︰「廣德二年正月，白孝德授邠寧節度使。七月，大軍西還，頗有俘掠，又以邠土經寇，未暇耕耘，乃謀頓軍奉天，取給畿內。時倉廩匱竭，吏人潛竄，軍士公行發掘，兼施捶訊，閭里怨苦，遠近彰聞。孝德知之，力不能制。公戲謂賓朋曰︰『若使余為軍候，不令至是。』行軍司馬王稷以其言啓於白孝德，卽日，以公為都虞候，兼權知奉天縣事。浹旬而軍不犯禁，逾月而路不拾遺。永泰元年，孝德奉詔歸邠州，表公進封張掖郡王、北庭行軍·邠寧都虞候。」據實錄，時晞官為左常侍，宗元云尚書，誤也。又按實錄，廣德二年十月，吐蕃寇邠州，孝德、晞閉城拒守。汾陽家傳，其年九月，公使陳回光與孝德議邊事於邠州。則孝德不以永泰元年始歸邠州，陳翃誤也。逸事狀又云︰「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邪，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 『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 『汝誠人邪！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按段公別傳，大曆八年焦令諶猶存。蓋宗元得於傳聞，其實令諶不死也。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 「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選老躄者一人譟，則竈翻。躄，俾亦翻，跛之甚者也。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老卒，秀實自謂也。言戴頭而來，聽其斬之也。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邪，音耶。晞時帶左散騎常侍，故稱之。副元帥負若屬邪？副元帥，謂子儀。帥，所類翻。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敗，補賣翻。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塞，昔則翻。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幾，居豈翻。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敎晞以道，句斷。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唐制，兵五人為伍，十人為火。秀實因留宿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衞秀實。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句斷。請改。請改過也。邠州由是無患。

**36**五谷防禦使薛景仙討南山羣盜，連月不克，上命李抱玉討之。賊帥高玉最強，抱玉遣兵馬使李崇客將四百騎自洋州入，襲之於桃虢川，大破之；玉走成固。使，疏吏翻。騎，奇計翻。洋，音祥，又如字。走，音奏。將，卽亮翻，又如字。洋州，古成固縣。唐志︰洋州，治興道縣，卽古成固地。庚申，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擒玉，獻之，餘盜皆平。

**37**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書令。子儀以為︰「自太宗為此官，累聖不復置，復，扶又翻。近皇太子亦嘗為之，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鎭河中。

**38**是歲，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史言喪亂之後，戶口減於承平什七八。

**39**上遣于闐王勝還國，勝固請留宿衞，以國授其弟曜，勝令弟曜攝國，自將兵入援，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闐，徒賢翻，又徒見翻。上許之；加勝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武都王。

## 永泰元年（乙巳，七六五）

**1**春，正月，癸卯朔，改元；赦天下。

**2**戊申，加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抱玉時以陳鄭、澤潞行營兵屯京西，故加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眞為澤潞節度副使。從，才用翻。少，始照翻。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傜，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史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霍光傳︰都肄郞。孟康曰︰都，試也。漢制，郡國以八月都試，閱武備。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比，必利翻，及也。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為李抱眞以澤潞兵橫制諸叛張本。

**3**二月，戊寅，党項寇富平，焚定陵殿。党，底朗翻。定陵，中宗陵也，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凡陵有寢有殿，後曰寢，前曰殿。

**4**庚辰，儀王璲薨。璲，玄宗子也，音逐。

**5**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二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於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隨仗待制。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令待制於集賢殿門。宋白曰︰是年，詔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太子少傅裴遵慶。檢校太子少保兼御史大夫元志直、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臧希讓、左散騎常侍暢璀、檢校刑部尚書王昂、高昇、檢校工部尚書知省事崔渙、吏部侍郞李季師、王延昌、禮部侍郞賈至、涇王傅吳令瑤集賢待制。以勳臣罷節制，無職事，乃於禁門書院待制，間以文儒，寵之也。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上，時掌翻。疏，所句翻。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鉗，其廉翻。玄宗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至是十年。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亙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羸，倫為翻。椎，直追翻。剽，匹妙翻。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紛麻，唐、虞有百揆之官。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此所謂百揆，蓋言百官之事也。詰，去吉翻。將，卽亮翻。剌，來達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吐，從暾入聲。邠，卑巾翻。洎，其計翻。番禺，音潘愚。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為，于偽翻。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阨要害之地，俾置屯禦，令，力丁翻。阨，與扼同。悉休其餘，以糧儲屝屨之資屝，扶沸翻，草屩也，黃帝臣於則所造。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6**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鎭鳳翔如故。

**7**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程大昌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興唐寺別在向南一坊。開元八年造。會要︰興唐寺在大寧坊，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為天后立，為罔極寺，開元二十年改為興唐寺。使，疏吏翻。載，祖亥翻，又音如字。上問郭子儀︰「吐蕃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不虞，猶不備也。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

**8**是春不雨，米斗千錢。

**9**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諝，私呂翻。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復，扶又翻。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郞中。諝，寬之子也。裴寬事玄宗。

**10**辛卯，劍南節度使嚴武薨。武三鎭劍南，按至德二載收長安，以武為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為一道，拜武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旣，召入朝。去年，復以武鎭劍南。凡再鎭劍南，前後三受命耳。廣德二年，考異謂東、西川非上皇誥所合者，蓋至德二載分劍南為東、西川，是年上皇還京師，則合東、西川為一道，必非上皇誥。通鑑乾元元年書嚴武貶巴州，寶應元年書以兵部侍郞嚴武為西川節度使，廣德二年書合東、西川，以黃門侍郞嚴武為節度使。據通鑑所書，武蓋再鎭劍南。今曰三鎭劍南，則是先嘗除東川，乃可言三。通鑑旣不取新、舊二書，宜不書除東川一節。然言武三鎭劍南，更須博考。按下卷書武用崔旰事，亦只再鎭劍南耳。唐書蓋因杜甫詩，有「主恩前後三持節」之語，致有此誤。厚賦斂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斂，力贍翻。吐，從暾入聲。數，所角翻。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言武驕暴，以悖逆致罪，禍必及母，今其死，乃知免。

**11**五月，癸丑，以右僕射郭英乂為劍南節度使。為郭英乂為崔旰所殺張本。射，寅謝翻。使，疏吏翻。

**12**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史言第五琦傅會古法以欺君。琦，音奇。上從之。

**13**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鎭淄青，侯希逸鎭淄青始上卷上元二年。使，疏吏翻；下同。好遊畋，營塔寺，好，呼到翻。軍州苦之。兵馬使使，疏吏翻。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帥，所類翻。詔赦之，召還京師。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秋，七月，壬辰，以鄭玉邈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邈，皇子也。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時承『章︰十二行本「承」作「成」；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衞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相，息亮翻。嗣，祥吏翻。治，直之翻。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正己皆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史因李正己逐侯希逸，究言藩鎭之橫。復，扶又翻。將，卽亮翻。朝，直遙翻。

**14**甲午，以上女昇平公主嫁郭子儀之子曖。曖，烏代翻。

**15**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吳興，湖州。安祿山之陷長安也，見二百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掠送洛陽宮。上克洛陽，見二百二十一卷乾元二年。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思明再陷洛陽，見一百二十一卷乾元二年。遂失所在。上卽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屈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大明宮有少陽院，太子居之。尼，女夷翻。少，詩照翻。鞭殺之。

**16**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據百高座，百尺高座也。唐會要︰資聖寺在崇仁坊，本長孫無忌宅，龍朔三年，為文德皇后資福，立為尼寺，咸亨四年，復為僧寺。西明寺在延康坊，本越國公楊素宅，貞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為寺。講仁王經，所謂護國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菩，音蒲。薩，桑葛翻。

**17**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誘，羊久翻。吐，從暾入聲。紇，下沒翻。谷，音浴。党，音底朗翻。剌，盧達翻。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大將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帥任敷、鄭庭、郝德等自東道趣同州，宋白曰︰任敷，朔方舊將。趣，七喻翻；下同。吐谷渾、奴剌之衆自西道趣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

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易，以豉翻，輕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邠寧白孝德、「李光庭」，恐當作「李光進」。鎭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衝其要。」此時李光庭、郝庭玉、李忠臣各在本道，餘皆分屯京西。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亟命治行。治，直之翻。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邪！」卽日勒兵就道。

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考異曰︰舊懷恩傳曰︰「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按長曆，九月庚寅朔。丁酉，八日也。唐曆、邠志皆云「九月八日，懷恩死於靈州。」今從實錄。大將張韶代領其衆，別將徐璜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璜玉而領其衆。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國大患，去年及今年之寇。上猶為之隱，為，于偽翻。前後敕制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六曹有尚書，寺有卿，監有監，皆為諸司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徼福於佛也。是日，吐蕃十萬衆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衆披靡。先，昔見翻。披，普彼翻。瑊挾虜將一人躍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從，才用翻。中，竹仲翻。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進攻之，虜死傷甚衆，數日，斂衆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丙午，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盩厔，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

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皁，索，山客翻。衣，於旣翻。團結為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塞，悉則翻。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閤門，謂東西上閤門也。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操，七刀翻。數，所角翻。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唐人謂宦官為敕使。使，疏吏翻。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立朝守正不可奪如此；且兩省官也，而史失其名，唐置史館何為哉！考異曰︰新魚朝恩傳云︰「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瑒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居人臣第一，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庭，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扞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李肇國史補曰︰「代宗朝百僚，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宣言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何如？』宰臣以下蒼黃不知所對。給事中劉，不記其名，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云云。由此罷遷幸之議。」按僕固瑒攻榆，不聞攻絳州。高暉為李日越所擒，不聞劉德信所斬。朝恩欲幸河中，不聞欲幸洛。旣云頻犯郊圻，必是吐蕃後入寇時也。新書所云，不知據何書。今從國史補。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項西掠白水，白水縣，漢粟邑之地，後魏太和二年，置白水縣及白水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鄜州。宋白曰︰鄜州，漢上郡雕陰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東秦州，孝昌二年，又改為北華州；廢帝二年，改為鄜州，因鄜畤為名。九域志︰鄜州，東南至同州四百一十四里。澄城縣，在同州北九十里。坊州，漢渠搜縣，中部都尉理所，後魏屬鄜州管內。周天和七年，元皇帝作牧鄜州，於此置馬坊，唐高祖因置坊州，取馬坊為名。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鄜，音夫。智光素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阬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復，扶又翻；下復至同。辛酉，至奉天。考異曰︰邠志曰︰「八月，懷恩以諸戎入寇，九月，詔郭公討之，師于涇陽。回紇屯涇北，去我十里，朝恩請擊回紇。郭公曰︰『我昔與回紇情契頗至，今茲為寇，必將有故，吾方導而問之，可不戰而下也。』朝恩流言謂郭公與懷恩為應，陰率諸軍列營渭上。郭公章疏逾旬不達。郭公諸子在長安聞之，使小將強羽以物議告郭公。郭公間道入覲，且以衆議聞。上曰︰『無是。』卽日令赴涇陽。朝恩驚曰︰『郭公眞長者，吾比疑之，誠小人也。』」按回紇九月未至涇陽，十月辛酉始至奉天，丙寅圍涇陽，丁卯子儀已與之盟，首尾纔七曰，豈容有章疏逾旬不達之事！子儀為元帥，與強敵對壘，豈可棄軍入朝！汾陽家傳此際亦無入朝事。今不取。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廨，居隘翻。

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涇陽之北原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長，知兩翻。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牙將者，牙前將領，統元帥親兵。說，式芮翻；下往說同。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衞從，從，才用翻。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子儀之審處利害而權其輕重者如此。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子儀時為中書令，故傳呼令公。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酋，慈由翻。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謂舉兵助唐平安、史也。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唐京都屬縣，附城之縣為赤，為次赤。如昭應、奉天、醴泉等縣為次赤。餘為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背，蒲妹翻。且懷恩叛君棄母，謂懷恩阻兵汾、絳，旣而叛歸靈武，棄母於汾州也。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自貞觀中四夷君長請太宗為天可汗，是後夷人率謂天子為天可汗。上都，長安也。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吐蕃尚唐公主，為舅甥之國。復，扶又翻。說，式芮翻。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勝，音升。馬牛雜畜，長數百里，畜，許救翻。長，直亮翻。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漫，音萬，又莫官翻。好，呼到翻。破敵以取富，為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為，于偽翻。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章︰十二行本「者」下有「左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酹地曰︰紇，下沒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酹，盧對翻。以酒沃地曰酹。「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章︰十二行本作「滅絕」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脫「滅絕」二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卽亮翻。相，息亮翻。陳，讀曰陣。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曏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隱，隱，讀曰穩。『章︰乙十一行本正作 「穩」；孔本同。』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遺之綵三千匹，遺，唯季翻。酋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見，賢遍翻。

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靈臺，漢鶉觚縣地，天寶元年，更名靈臺。九域志︰靈臺縣，在涇州東九十里。舊史，破吐蕃處，在靈臺縣西五十里，地名赤山嶺。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考異曰︰實錄曰︰「十月，吐蕃退至邠州，與回紇相遇，復合從為寇。辛酉，寇奉天。乙亥，回紇以懷恩死，貳於吐蕃。丁丑，郭子儀單騎詣回紇軍，免冑與回紇大將語，責以負約，遂與之盟。己卯，回紇首領石野那等六人來朝。庚辰，子儀遣白元光帥精銳會回紇兵數千人大破吐蕃十餘萬衆于靈臺縣之西原。」汾陽家傳曰︰「十月八日，吐蕃、回紇合圍涇陽，屯于北原。其夜，公使方面各除道二，詰朝將戰。明日，寇又室，兵甲益盛。公使衙前將李光瓚等出諭之，亦不受，請決戰。公以虜騎勁，亦以衆寡不敵，孤軍無救，使闢軍門，躍一騎而出。兵部郞中馬錫、主客員外郞陳翃時以一騎從。回紇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宰相立於陣前，持滿相向，公前叱之云云。藥葛羅等惘然懷慚，伏而請罪，因與之盟。吐蕃聞之，夜半，抽兵而逸。回紇藥葛羅等遽追之，公使白元光等繼之，十五曰至靈臺，破尚結息一十萬衆。十八日，於涇州東又破之。」舊子儀傳曰︰「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帥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云云。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子儀曰︰『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回紇傳曰︰「吐蕃將馬重英等十月初引退，取邠州舊路而歸。回紇首領羅達干等帥其衆二千餘騎詣涇陽請降，子儀許之，率衆被甲持滿數千人。回紇譯曰︰『此來非惡心，要見令公。』子儀曰︰『我令公也。』回紇曰︰『請去甲。』子儀便脫兜鍪槍甲，竦馬挺身而前。回紇酋長相顧曰︰『是也！』便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回紇大將合胡祿都督藥葛羅等手，責讓之曰︰『國家知回紇有功，報汝大厚，汝何負約，犯我王畿！我須與汝戰，何乃降為！我一身挺入汝營，任心拘縶，我下將士須與汝戰。』回紇又譯曰︰『懷恩負心，來報可汗云，「唐國天子今已向江、淮，令公亦不主兵，」我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見在上都，令公為將，懷恩天又殺之，今請追殺吐蕃，收其羊馬，以報國恩。』邠志曰︰「十月二十四曰，回紇逼涇陽，陣于郭西，使漢語者曰︰『城中誰將？』軍吏對曰︰『郭令公也。』虜曰︰『郭令公亡矣，紿我也。』郭公聞之，獨與家童五六人常服相詣。其子晞等扣馬止之，公撾其手曰︰『去。』使人告虜，按轡就之。回紇熟視曰︰『是也！』下馬皆拜，曰︰『始者不知令公尚在，今日降，可乎！』郭公入其衆，取酒飲之。虜又請曰︰『恐不見信，願擊吐蕃以自効。』郭公從之。回紇擊吐蕃，逐之，三十日，敗蕃衆於靈臺，殺萬餘人而去。」按長曆十月己未朔，三日辛酉，十九日丁丑。如實錄所言，豈有回紇、吐蕃數十萬衆入京畿，留十七日而寂無攻戰之一事乎！當是時，陳翃在子儀軍中，所記月日近得其實。今二虜圍涇陽及子儀與回紇盟及破吐蕃月日，皆從汾陽家傳。事則兼采衆書，擇其可信者取之。

丁丑，仆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

辛巳，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18**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將，卽亮翻；下同。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北軍，北門六軍也。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寖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史言神策軍雄盛之所由始。

**19**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幷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20**甲申，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鎭。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謂殺張麟及杜冕家屬之罪。治，直之翻。上旣遣而悔之。

**21**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見，賢遍翻。藏，徂浪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四

## 唐紀四十起旃蒙大荒落（乙巳）閏月，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八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 永泰元年（乙巳、七六五）

**1**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復，僕固懷恩死，始復靈武。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三原路嗣恭鎭之；軍糧使，卽糧料使。河西節度使楊志烈旣死，楊志烈死見上卷廣德二年。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肅、瓜、沙等州長史。上皆從之。

**2**丁未，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唐制︰一品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皆給百里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鎭、戍、關、津、岳、瀆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衞中郞將、上府折衝都尉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郞將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三頃，中府、下府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千牛備身三頃，折衝上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一頃五十畝，列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八十畝。親王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五頃，郡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五頃，縣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從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從五品八頃，男、職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頃五十八畝，八品、九品二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許之。

**3**戊申，以戶部侍郞路嗣恭為朔方節度使。嗣，祥吏翻。使，疏吏翻。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4**己酉，郭子儀還河中。子儀自朝京師還鎭河中。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5**初，劍南節度使嚴武奏將軍崔旰為利州刺史；時蜀中新亂，山賊塞路，塞，昔則翻。旰討平之。及武再鎭劍南，賂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旰，利州，古苴侯邑，秦、漢為葭萌之地。蜀漢為漢壽縣，晉為晉壽，梁為黎州，尋又改利州；天寶為益昌郡，乾元復為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旰，古旦翻。獻誠使旰移疾自解，詣武。武以為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蕃於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漢州，漢雒縣、什方、綿竹地，唐垂拱立漢州，天寶為德陽郡，乾元復為州。武作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寵之。

武薨，見上卷四月。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事。都知兵馬使郭英幹，英乂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乂為節度使；旰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卽誣崇俊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以備吐蕃，未可歸，英乂愈怒，絕其餽餉以困之。旰轉徙入深山，英乂自將兵攻之，聲言助旰拒守。會大雪，山谷深數尺，深，式禁翻。士馬凍死者甚衆，旰出兵擊之，英乂大敗，收餘兵，纔及千人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英乂為政，嚴暴驕奢，不恤士卒，衆心離怨。玄宗之離蜀也，之離，力智翻。肅宗至德元載，玄宗離成都。以所居行宮為道士觀，觀，古玩翻。仍鑄金為眞容。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為軍營，因徙去眞容，自居之。旰宣言英乂反，不然，何以徙眞容自居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巳，『章︰十二行本「巳」作「亥」；乙十一行本同。』戰于城西，英乂大敗。旰遂入成都，屠英乂家。英乂單騎奔簡州。宋白曰︰簡州，漢牛鞞縣地。隋仁壽三年，分益州之陽安、平泉，資州之資陽，置簡州，州有賴簡池，因名。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於旰。邛州牙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巎宋白曰︰邛州，漢臨邛縣，梁武陵王紀置邛州，取南界邛來山為名。瀘州，漢江陽縣，梁置瀘州，取瀘水為名。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梁置安州，西魏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取劍閣為名。巎，奴刀翻。考異曰︰唐曆作「李昌夔」，今從實錄。各舉兵討旰，蜀中大亂。旰，衞州人也。

**6**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載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錦州。宋白曰︰唐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陽縣地，幷開山洞，置錦州。舊志︰錦州至京師三千五百里。

**7**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 大曆元年（丙午，七六六）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1**春，正月，乙酉，敕復補國子學生。

**2**丙戌，以戶部尚書劉晏為都畿、河南、江南、湖南、荊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郞第五琦為京畿、關內、河東、劍南、山南西道轉運等使，分理天下財賦。

**3**周智光至華州，周智光還華州，見上卷上年。益驕橫，橫，戶孟翻。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剽，匹妙翻。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鎭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4**二月，丁亥，釋奠于國子監。唐制︰中春、中秋釋奠于文宣王，皆以上丁戊日？，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命宰相帥常參官、常參官，常朝日常赴朝參者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郞、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新行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朔望而已。帥，讀曰率；下同。相，息亮翻。魚朝恩帥六軍將往聽講，朝，直遙翻。將，卽亮翻。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旣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

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

**5**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載，祖亥翻，又如字。訐，居謁翻。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長，知兩翻。比，毗至翻。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刑部尚書顏眞卿上疏，以為︰「郞官、御史，陛下之耳目。尚，辰羊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郞官者，尚書省曹二十四司郞官。御史者，御史臺三院御史。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為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為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為陛下惜之！塞，昔則翻。爭，讀曰諍。為，于偽翻。太宗著門司式云︰唐式三十三篇，以尚書省諸曹及祕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府、太僕、少府及監門、宿衞、計帳、為其篇目。『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唐制︰門籍，流內記官爵、姓名、流外記年齒、狀貌。月一易其籍，非遷解不除。無門籍者，有急奏，則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宿衞五仗之執事者。令，力丁翻。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史炤曰︰喑嗚，語喑啞不明。卒成幸蜀之禍。卒，子恤翻。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之，復，扶又翻。中，竹仲翻。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眞卿誹謗；乙未，貶峽州別駕。峽州，夷陵郡。舊志︰京師東南一千四百八十八里。

**6**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脩好於吐蕃。少，始照翻。好，呼到翻。吐，從暾入聲。

**7**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崔旰之亂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

**8**以四鎭、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三使都虞候，三使，四鎭一也，北庭二也，邠寧三也。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考異曰︰舊傳作「能引二十四弓」。今從段公別傳。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處，昌呂翻。中，竹仲翻。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寧，聲稱殊美。稱，尺正翻。

**9**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為邛南防禦使；邛南，邛水以南也。邛水出嚴道邛崍山，入青衣江。以崔旰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三月，癸未，獻誠與旰戰于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旌節皆為旰所奪。

**10**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鎭沙州。涼州淪陷故也。

**11**秋，八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考之鄭註，凡學，四時皆有釋奠。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記又曰︰始立學者，卽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註云︰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周禮大胥︰春入學，釋菜，合舞。註云︰合舞，等其進退。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芬香之菜。秦、漢釋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南齊武帝時，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文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梁及北齊，車駕視學，皆親釋奠。唐春、秋釋奠，三獻皆以學官。太宗貞觀十四年，親釋奠于國學。玄宗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三公鼎足承君，茍非其人，則折足而覆亂美實。餗，音桑谷翻，鼎實也。王縉恕，元載怡然。考異曰︰是時縉留守東都而得預此會者。按實錄，明年二月，郭子儀入朝，詔元載、王縉等宴於其第。然則雖守東都，有時朝京師也。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12**杜鴻漸至蜀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章︰十二行本「紀」下有「日與將佐高會」六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數，所角翻。以柏茂琳、李昌巎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杜鴻漸習知朝廷之務姑息，故敢以崔旰等請。壬寅，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崔旰遂據有西川。

**13**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五帝名學曰成均。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義取此也。尋復其舊。常袞謂國子監為成均，亦猶今人言太學為辟雍耳。不宜以宦者領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上，時掌翻。

**14**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渠入長安，功竟不成。

**15**冬，十月，乙未，上生日，開元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上生，以其日為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長，知兩翻。請卻之。」上不聽。

**16**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改元大曆。悉停什一稅法。行什一稅，見上卷上年。

**17**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斌，音彬。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自陝州入奏事，道過華州。館，古玩翻。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為汝反矣！」為，于偽翻。叱下斬之，臠食其肉。史炤曰︰臠切其肉以食也。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選，須絹翻。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將，卽亮翻。戊申，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數，所具翻。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

**18**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言郭子儀忠勤為國。

**19**以隴右行軍司馬陳少遊為桂管觀察使。桂管領桂、昭、賀、富、藤、梧、容、潘、白、廉、繡、欽、橫、邕、融、柳、貴十七州。劉昫曰︰桂管十五州，在廣州西︰桂、昭、富、梧、蒙、龔、潯、鬱林、平琴、澄、繡、象、柳、融。少遊，博州人也，為吏強敏而好賄，好，呼到翻。善結權貴，以是得進。旣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惡，烏路翻。宦董秀掌樞密，是後遂以中官為樞密使。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董秀引薦於內，元載引薦於外。數日，改宣歙觀察使。宋白曰︰乾元元年，停采訪使及諸道黜陟使，置觀察處置使。其年，李峘除都督江淮節度，宣慰、觀察、處置使。今按李峘之任重矣，陳少遊止觀察一二州或數州，其任在節度使下。

**二年**（丁未，七六七）

**1**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帥，讀曰率；下同。降，戶江翻。壬戌，貶智光澧州刺史。宋白曰︰澧州，漢零陽縣地。吳立天門郡，隋置松州，尋改澧州，州在澧水之陽，故名。舊志︰州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甲子，華州牙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華州為名，帥所部兵大掠，自潼關至赤水水經註︰渭水東過鄭縣北，又東與赤水合。九域志︰華州鄭縣有赤水鎭。二百里間，財畜殆盡，官吏有衣紙衣，於旣翻。或數日不食者。己巳，置潼關鎭兵二千人。

**2**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鎭遂州。合東、西川，見上卷廣德二年。

**3**二月，丙戌，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永泰元年，下嫁郭曖，事見上卷。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史炤曰︰鄙諺，俚俗所傳之言也。『不癡不聾，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4**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命宰相及魚朝恩也。

**5**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考異曰︰舊鴻漸傳云︰「鴻漸仍帥旰同入覲。」寧傳云︰「鴻漸請旰為行軍司馬，仍賜名寧。鴻漸歸，遂授寧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始入朝。」實錄亦無隨鴻漸入朝事，鴻漸傳誤也。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為貢獻，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復，扶又翻。秋，七月，丙寅，以旰為西川節度使，杜濟為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斂，力贍翻。元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

**6**丁卯，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據舊史，章敬寺在通化門外。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上母吳后，諡章敬。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財」，當作「材」。都市之材，謂材木積於都市者。長安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為宜春苑、隑州，在漢為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依映可愛。華清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六載。費逾萬億。孔穎達曰︰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萬億為兆。衞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榜，音彭。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為，于偽翻。皆寢不報。考異曰︰郢集，前書八月二十五日、後書九月十二日上。今因造寺終言之。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葷，臭菜也。血者，殺六畜而取之。好，呼到翻。與鴻漸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謂安慶緒殺祿山、史朝義殺思明也。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事並見上卷上年。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飯，扶晚翻。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所謂護國仁王經也。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寺。敕天下無得箠曳僧尼。造金閣寺於五臺山，忻州五臺縣有五臺山，釋氏相傳以為文殊道場。註詳見後。鑄銅塗金為瓦，所費鉅億；鉅億者，億億也。此言大數之億。縉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侍上從容，多談佛事，從，千容翻。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紊，亡運翻。

**7**八月，庚辰，鳳翔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李抱玉以陳鄭、澤潞、鳳翔等道節度使防吐蕃。固讓僕射，言辭確至，確，堅也，固也。上許之；癸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

**8**丁酉，杜鴻漸飯千僧，以使蜀無恙故也。飯，扶晚翻。

**9**九月，吐蕃衆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宜祿；潘原，本古陰盤縣，天寶元年，更名潘原，屬涇州。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鎭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移鎭奉天。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二十七日，詔統精卒一萬與馬璘合攻之。」今從實錄。實錄︰「甲寅，寇靈州。乙卯，寇宜祿。」蓋據奏到日。今從唐曆。

**10**山獠陷桂州，逐刺史李良。獠，魯皓翻。

**11**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考異曰︰唐曆︰「九月，吐蕃圍靈武。戊申，嗣恭破吐蕃。」按長曆。戊申，九月一日也。今從實錄。斬首二千餘級；吐蕃引去。

**12**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為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惡，烏路翻。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13**是歲，復以鎭西為安西。改鎭西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元載。復，扶又翻。

**14**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

**三年**（戊申、七六八）

**1**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2**贈建寧王倓為齊王。倓死見二百十九卷至德二載。

**3**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

**4**甲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子儀妻封南陽夫人。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宇文泰相魏，置虞候都督，後世因之，置虞候之官。橫，戶孟翻。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語，牛倨翻。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5**庚子，以後宮獨孤氏為貴妃。

**6**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7**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從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從，才用翻。上許之。

**8**壬寅，西川節度使崔旰入朝。

**9**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泌歸衡山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旣至，復賜金紫，泌從肅宗於靈武，已賜金紫，旣歸衡山，反其初服，今復賜之。復，扶又翻。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蓬萊殿在紫宸殿北。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為，于偽翻；下為泌同。上時衣汗衫、躡屨過之，汗衫，宴居之常服也，今通貴賤皆服之，惟天子以黃為別。炙轂子曰︰燕朝，袞冕有白紗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漢高祖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貴賤通服，衣，於旣翻。過，古禾翻。自給、舍以上給、舍者，謂給事中、中書舍人，皆唐正五品官也。及方鎭除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為泌作外院，使與親舊相見。

上欲以泌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泌固辭。泌，毘必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固辭，以讓元載。」按載時已為相，何讓之有！又曰︰「到山四歲而二聖登遐。代宗踐阼，命中人手詔馹騎徵先公於衡岳。先是半年前，先公夜遇盜三人，為其所拉，而投之於懸澗，及日出，乃寤，下藉樹葉丈餘，都無所傷，緣巖攀蘿而出，不敢至舊居，山中人初以為仙去。及中貴將至，先公大懼，沐浴更衣以俟命，乃代宗踐阼之徵也。疑盜為張后及輔國所遣，亦竟不知其由。」按玄、肅登遐，泌雖在山林，豈容全不知！如家傳所言，是代宗纔立卽立召泌也。頃經幸陝，泌豈得全無一言！召泌必在幸陝之後。李繁誤記耳。上曰︰「機務之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後為宰相邪！」相，息亮翻。邪，音耶。後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獻服玩，上謂泌曰︰「先生何獨無所獻？」對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惟一身耳，何以為獻！」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誰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得，見二百一十八卷肅宗至德元載七月。自今旣獻其身，當惟朕所為，不為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為？」上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為俗人。」泌泣曰︰「臣絕粒二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隳其志乎！」上曰︰「泣復何益！復，扶又翻。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為泌葬二親，重，直龍翻。使，疏吏翻。為，于季翻；下又為同。又為泌娶盧氏女為妻，考異曰︰鄴侯家傳云︰「永泰元年端午，上令泌食肉結婚。」按下云︰「阿足師竊氈履，置紫宸。上欲使內人護燈燭。泌曰︰『臣六七年在此。』又曰「況新賜婚」。上卽位至永泰，纔四年耳。又云，「因此得謗，元載遂因魚朝恩事排出之」。然則結婚與朝恩誅不相遠。今盡因追贈承天言之。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蓬萊院。

上與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令，力丁翻。倓，徒甘翻。岐王範贈惠文太子，薛王業贈惠宣太子，皆在玄宗朝。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岐、薛豈有此功乎！謁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曏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諡倓曰承天皇帝；庚申，葬順陵。諡，申至翻。順陵，在咸陽縣咸陽原。考異曰︰鄴侯家傳曰︰「命使自彭原迎喪，葬齊陵。」今從實錄，葬順陵。

**10**崔旰之入朝也，以弟寬為留後，是年四月壬寅，崔旰入朝。朝，直遙翻。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瀘，音盧。帥，讀曰率。騎，奇計翻。朝廷聞之，加旰檢校工部尚書，賜名寧，校，古孝翻。尚，辰羊翻。考異曰︰舊傳，旰初為杜鴻漸行軍司馬，卽改名寧。今從實錄。遣還鎭。

**11**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昌平朱泚、使，疏吏翻。昌平，本漢軍都縣，後魏更名昌平縣，唐屬幽州。泚，且禮翻，又音此。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將兵討希彩，為希彩所敗；敗，補賣翻。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希彩領『章︰十二行本「領」作「知」；乙十一行本同。』幽州留後。

**12**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數，所角翻。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任，音壬。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五月，子琳襲據成都，卽日詔寧還成都。」七月壬申又云，「子琳寇成都，遂據其城，寧弟寬破之。」蓋五月奏據城，七月奏破之，成功雖因任氏，奏時須著寬名故也。子琳走。

**13**乙亥，王縉如幽州，朱希彩盛兵嚴備以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可制，度，徒洛翻。勞軍，旬餘日而還。勞，力到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14**回紇可敦卒，紇，下沒翻。卒，子恤翻。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為弔祭使。散，昔亶翻。騎，奇計翻。昕，許斤翻。使，疏吏翻。回紇庭詰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畿。詰，去吉翻。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事見上卷永泰元年。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而歸之。

**15**丙戌，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釋氏盂蘭盆經︰目連比丘見其亡母在餓鬼中。目連白佛言︰七月望日，當為七代父母阨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佛，然後受食。夢華錄曰︰中元，賣冥器、綵衣，以竹牀三腳如燈窩狀，謂之盂蘭盆。掛冥財、衣服在上，焚之。釋忘要覽曰︰梵云盂蘭，此云救倒懸盆。陸游曰︰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貯紙錢，盛以一竹焚之，謂之盂蘭盆。嗚呼！代宗為此，以七廟神靈為安在邪！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閣本大明宮圖︰光順門在紫宸門之西。光順門內則明義殿、承歡殿。自是歲以為常。

**16**八月，壬戌，吐蕃十萬衆寇靈武。丁卯，吐蕃尚贊摩二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邠寧節度使馬璘擊破之。吐，從暾入聲。邠，卑旻翻。使，疏利翻。璘，離珍翻。

**17**庚午，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

**18**九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將，卽亮翻。又如字。

**19**丁丑，濟王環薨。環，玄宗子也。濟，子禮翻。

**20**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騎，奇計翻。考異曰︰實錄︰「戊戌，郭子儀奏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百僚入賀，京師解嚴。」蓋卽壬辰白光所破也。子儀合前後所破而奏之耳。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章︰十二行本「人」下有「兼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臨洮，洮州。吐蕃志吞秦土，故築堡於洮州，以定秦為名。洮，徒刀翻。晟，承正翻。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戊戌，京師解嚴。

**21**潁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亳節度使令狐彰，岵，侯古翻。忤，五故翻。彰使節度判官姚奭按行潁州，行，下孟翻。因代岵領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卽殺之。」岵知之，因激怒將士，使殺奭，與奭同死者百餘人。岵走依河南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汴，皮面翻。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狀，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亦上，時兩翻。考異曰︰實錄︰「十月乙巳，潁州刺史李岵殺本道節度判官姚奭及奭之弟，岵棄州奔汴州。本道節度使令狐彰以聞，岵亦抗表上聞。初，岵以公務為彰所怒，因遣奭巡按境內，便留知潁州事。岵聞之，遂與親吏潛謀，詐為奭書，將為變，使將士遺於路中，潁州守將得之，懼，乃與岵同謀殺奭。詔給事中賀若察使于潁按覆。」唐曆曰︰「十月，潁州將士怒殺亳州判官魏奭。初，令狐彰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奭代之，且告之曰︰『若岵不受替，卽殺之。』岵覺之，以告將吏，怒而殺奭幷弟。」統紀作「滑亳州判官姚奭」，又曰︰「彰表先至，遣給事中賀若察往滑州宣詔，決李岵配流夷州，尋賜自盡。」今姓名從實錄、統紀，事則參取諸書。

**22**丁卯，郭子儀自奉天入朝。朝，直遙翻。

**23**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希彩為節度使。使，疏吏翻。

**24**郭子儀還河中。自奉天入朝，回還河中。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鎭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載，祖亥翻，又如字。吐，從暾入聲。璘，離珍翻。邠，音卑旻翻。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鎭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鎭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鎭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將，卽亮翻。朔方兵分屯邠、蒲始此。考異曰︰實錄︰「己酉，以吐蕃歲犯西疆，增脩鎭守，乃以邠寧節度馬璘鎭涇州，仍為涇原節度使，以邠、寧、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四年五月，詔集兵於邠郊。六月，公自河遣一萬兵。二十八日，公如邠州。」舊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鎭邠州，徙馬璘涇原節度使。」邠志︰「初，吐蕃旣退，諸侯入覲。是時馬鎭西以四鎖兼邠寧，李公軍澤潞以防秋軍盩厔。丞相元公載使人諷諸將使責己曰︰『今四郊多壘，中外未寧，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載曰︰『非所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得非曠職乎？』載莞然曰︰『安危繫於大臣，非獨宰臣也。先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禦戎狄也。今內地無虞，朔方軍在河中，澤潞軍在盩厔，遊軍伺寇，不遠京室，王畿之內，豈假是邪！必令損益，須自此始。故曰非所及也。』郭、李曰︰『宰臣但圖之。』載曰︰『今若徙四鎭于涇，朔方于邠，澤潞于岐，則內地無虞，三邊有備，三賢之意何如？』三公曰︰『惟所指揮。』旣而相謂曰︰『我曹旣為所冊，得無行乎？』十二月，詔馬公兼領涇原，尋以鄭潁資之；李公兼領山南，猶以澤潞資之；郭公兼領邠寧，亦以河中資之。三將皆如詔。朔方軍自此大徙于邠。郭公雖連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他子弟，分居蒲、靈，各置守以專其令。蒲之餘卒，稍遷于邠。十年之間，無遺甲矣。」段公別傳曰︰「馬公朝于京師，以公掌留事。馬公懇奏，請以邠、寧、慶三州讓副元帥子儀，令以朔方、河中之軍鎭之，自帥四鎭、北庭之衆，遷赴涇州，將以拓西境。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朝廷以馬公為涇原節度使。」蓋三年立此議，至四年，子儀始遷邠。今參取諸書。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邠州留後。璘，離珍翻。邠，卑旻翻。

初，四鎭、北庭凎遠赴中原之難，事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難，乃旦翻。久羈旅，數遷徙，數，所角翻。四鎭歷汴、虢、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積勞弊。汴，皮面翻。鄜，音夫。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誹，敷尾翻。刀斧兵馬使，領羣刀斧。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旦警嚴者，將旦嚴鼓以警衆也。周禮謂之發昫，今人謂之攢點。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掌漏者，謂守漏之卒也。令，力丁翻。更，工衡翻。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跡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史言段秀實能弭亂。令，力丁翻。

**25**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衆。吐，從暾入聲。

**26**平盧行軍司馬許杲考異曰︰舊傳作「許果」。今從韓愈順宗實錄。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將，卽亮翻，又如字。濠州治鍾離，漢當塗縣地；隋改濠州，因濠水而名。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此當塗縣，宋屬太平州，本漢丹楊縣地。按漢書·地理志，當塗屬九江郡。晉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流人過江者立當塗僑縣，遂為實土。是歲，上召萬福，以為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按上元，楚之金陵，秦之秣陵，吳之建業，江左之建康。晉分秣陵置臨江縣，太康初，又改為江寧，至肅宗上元二年更今名，屬昇州。使，疏吏翻。又北至楚州大掠，許杲旣去濠州，南渡江而屯當塗。及張萬福至歷陽逼之，又移上元，又自上元渡江而北，掠楚州也。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逐。使，疏吏翻。將，卽亮翻。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糧，無所事。兵農旣分，兵縣官費衣糧以養軍，謂之官健，猶言官所養建兒也。按唐六典︰衞士之外，天下諸軍有健兒。舊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頗為勞弊。開元十五年，敕以天下無虞，宜與人休息，自今已後，諸軍鎭量閒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愿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永無徵發之役。此當時言兵農已分之利，而養兵之害卒不可救，以至于今。今方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

**四年**（己酉、七六九）

**1**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朝，直遙翻。魚朝恩建章敬寺，自以為功，因子儀入朝，請遊之以夸大其事。元載恐其相結，密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杜預曰︰衷甲，謂在衣中。從，才用翻；下同。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長，知兩翻。

**2**壬午，流李岵於夷州。岵，侯古翻。流岵，直在令狐彰也。

**3**乙酉，郭子儀還河中。朝而還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4**辛卯，賜李岵死。

**5**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遊、普潤隸神策軍，畤，音止。從魚朝恩之請也。

**6**楊子琳旣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瀘，音盧。水經註︰涪州之西有黃葛峽，山高險絕，無人居。意卽此峽也。按杜甫詩有「黃草峽西船不歸」之句，註云︰黃草峽，在涪州之西。涪，音浮。子琳悉擒之，擊守仙於忠州，守仙僅以身免。子琳遂殺夔州別駕張忠，據其城。荊南節度使衞伯玉欲結以為援，以夔州許之，使，疏吏翻。夔州，荊南巡屬。為之請於朝。為，于偽翻。陽曲人劉昌裔舊志︰前漢陽曲縣，唐忻州定襄卽其地也。後漢移陽曲縣於太原界，乃於陽曲古城置定襄縣。而太原之陽曲，隋開皇六年，改為陽直，十六年，又改為汾陽，惡陽曲之名也。武德七年，復改為陽曲縣。說子琳遣使詣闕請罪，說，式芮翻。子琳從之。乙巳，以子琳為峽州團練使。峽州，夷陵郡。

**7**初，僕固懷恩死，見上卷永泰元年。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郞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郞中虞鄕董晉為判官。虞鄕，漢解縣，後魏分置虞鄕縣。貞觀十七年，省解縣倂入虞鄕，二十年，復置解而省虞鄕，天授二年，復分解縣置鄕縣，屬河中府。宋白曰︰後魏太和九年，於今虞鄕縣西十三里置南解縣，周明帝廢南解，以虞鄕縣屬綏化郡，今縣西三十四里綏化故城是也。寶定四年，改綏化為虞鄕縣，周末，置解縣於今虞鄕城東，於解縣西五十里別置虞鄕縣，今邑是也。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為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言不計其生死，皆償馬直也。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畜，呼玉翻。蕃，音煩。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環，音宦。卽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此晉吏韓愈狀晉之辭，其言容有溢美。帥，讀曰率。

**8**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許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

**9**辛酉，郭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靈州。將，卽亮翻。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樂，音洛。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邠，卑旻翻。郢，以井翻。帥，所類翻。

**10**秋，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11**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之，縉，音晉。以豉翻。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鹽州，漢五原郡地，隋置鹽州，治五原縣。今州南抵慶州馬嶺縣北界，卽漢馬嶺縣地。遣無縱、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進，無縱托他事擅入太原城；縉悉擒斬之，幷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將，卽亮翻。又如字。騎，奇計翻。悍，侯旰翻。軍府始安。

**12**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嗚沙，首尾四十里。吐，從暾入聲。嗚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使，疏吏翻。將，卽亮翻。瑊，古咸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吐，從暾入聲。

**13**黃門侍郞、同平章事杜鴻漸以疾辭位，壬申，許之；乙亥、薨。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令，力丁翻。遺令，力定翻。

**14**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為新平尉，射，寅謝翻。新平，漢上郡之白土縣，後漢獻帝置新平郡，至于後魏，縣名猶不改。西魏置豳州，隋開皇四年，改曰新平縣，因郡以名縣也。唐為邠州治所。宋白曰︰新平，漢漆縣地，漢建安中，分扶風置新平郡。姚萇之亂，屠廢不立，後魏於今縣西南置白土縣，屬新平郡；隋開皇四年，改白土縣為新平縣；唐武德以新平縣為豳州治所。冕嘗薦之，故載舉以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易，以豉翻。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而扶之，代為謝詞。十二月，戊戌，冕薨。

**五年**（庚戌、七七○）

**1**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對蓬等各帥部落內屬。酋，慈由翻。

**2**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衞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處，昌呂翻。監，古銜翻。朝，直遙翻。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談時政，好，呼到翻。陵侮宰相，元載雖強辯，亦拱默不敢應。

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左、右神策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皆謂之北軍。說，式芮翻。相，息亮翻。暹，息廉翻。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少，詩照翻。掠，音亮。籍沒其家貲入軍，幷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朝，直遙翻。邪，音耶。上聞之，由是不懌。

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為內給使，衣綠，唐制︰內給使無常員，屬內侍省。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掌諸門進物之曆。宋白曰︰掌諸門進物出物之曆。衣，於旣翻。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為儕輩所陵，儕，士皆翻。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於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強，其兩翻。稱，尺正翻。心愈不平。

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間，古莧翻。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衞，令，力丁翻。將，卽亮翻；皓將同，又音如字。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陝，失冉翻。度使，疏吏翻。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

辛卯，載為上謀，為，于偽翻。徙李抱玉為山西道節度使，以溫為鳳翔節度吏，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也。載又請割郿、虢、寶雞、鄠、盩厔隸抱玉，鄠，音戶。盩厔，音舟窒。漢志，右扶風有郿、虢二縣，及晉，省虢縣，存郿縣。後魏於虢縣地置武都郡，西魏置洛邑縣，後周置朔州，州尋廢。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改洛邑縣為虢縣。後魏又於郿縣置平陽、周城二縣，西魏改平陽為郿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周城曰渭濱，大業二年，改曰郿縣，唐志，二縣皆屬鳳翔府。興平、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興平，舊曰始平，景龍元年，更名金城，至德二載，更名興平，屬京兆府。朝恩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為虞，驕橫如故。橫，戶孟翻。

**3**壬辰，加河南尹張延賞為東京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兵屬留守。守，式又翻。帥，所類翻。延賞，嘉貞之子也。張嘉貞，開元中為相。

**4**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鎭盩厔，徙屯盩厔以兼統山南。軍士憤怒，大掠鳳翔坊市，數日乃定。

**5**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暹，息廉翻。朝，直遙翻。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朝恩。考異曰︰邠志曰︰「五年春，詔以寒食召郭公，豐年令節，思興大臣為樂。時欲誅朝恩，因喻郭公，『朔方一軍，有社稷勞，宜以功卒數千人入朝，朕因宴嘗，得以相識。』一月，郭公以組甲三千人入覲。魚朝恩請公遊章敬寺，公許之。丞相元公意其相得，使諷邠吏請公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曰︰『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郭公將行，士之衷甲請從者三百人，願備非常。郭公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為！』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公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軍容撫胸捧手，嗚咽雪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按汾陽家傳，子儀五月入朝，七月至邠州。或是四年正月入朝時事。於時未有誅朝恩之謀。今不取。家傳又曰︰「三月，公上言魚朝恩潛結周智光為外應，久掌禁兵，若不早圖，禍將作矣。」亦不取。旣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

三月，癸酉，寒食，荊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斷火，謂之寒食。初學記曰︰琴操︰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文公復國，子綏無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卽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按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然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悖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載，祖亥翻，又如字。朝，直遙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悖，蒲妹翻，又蒲沒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異曰︰實錄︰「是日，初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更加實封，留于禁中。朝恩卽奉詔，知負恩，乃自縊。」又曰︰「載遣腹心京兆尹崔昭等候朝恩出處。會寒食，宴近臣，朝恩入謁，有詔留之，朝恩乃懼，言頗悖戾。上以舊勳矜貸，不加嚴刑，朝恩遂自縊。」新傳曰︰「載用左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按實錄，去年十月乙卯，孟皞為京兆尹，今年三月辛卯為左常侍，未嘗言崔昭為京兆也。奉詔自縊，殆非其實。新傳云，「周皓與左右擒縊之。」今從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

丁丑，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使，疏吏翻。暹，息廉翻。將，卽亮翻。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6**己丑，罷度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度，徒洛翻。相，息亮翻。

**7**敕皇甫溫還鎭于陝。旣誅魚朝恩，不復以溫鎭鳳翔。陝，失冉翻。

**8**元載旣誅魚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郞楊綰，典選平允，選，須絹翻。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賄載。載『章︰十二行本「載」上有「辛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據顏師古漢書音義︰丈人，尊老之稱，蓋父執也。載，祖亥翻，又如字。使，疏吏翻。後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度，徒洛翻。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院僚，使院僚屬也。判官聞有載書，大驚，判官，節度判官。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校，戶敎翻。館，工喚翻。留宴數日，辭去，辭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9**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使臧玠殺觀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澧，音禮。楊子琳自峽州遷澧州。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10**涇原節度使馬璘屢訴本鎭荒殘，無以贍軍，璘，離珍翻。上諷李抱玉以鄭、潁二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潁節度使。

**11**庚申，王縉自太原入朝。縉，音晉。朝，直遙翻。

**12**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

**13**荊南節度使衞伯玉遭母喪，六月，戊戌，以殿中監王昂代之。伯玉諷大將楊鉥等拒昂留己；鉥，十律翻。甲寅，詔起復伯玉鎭荊南如故。

**14**秋，七月，京畿饑，唐以京兆、同、華、商、邠、岐為京畿。米斗千錢。

**15**劉希暹內常自疑，希暹黨附魚朝恩，朝恩死，故常自疑。暹，昔廉翻。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希暹死。

**16**吐蕃寇永壽。吐，從暾入聲。永壽縣，屬邠州，古豳地，漢為漆縣；唐武德分新平置永壽。

**17**冬，十一月，郭子儀入朝。郭子儀自邠入朝。

**18**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祖亥翻，又音如字。見，賢遍翻。惡，烏路翻。

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李泌從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軍謀大事，泌皆預決，故言北軍將校皆其故吏。泌，毘必翻。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少，詩照翻。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江西觀察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屬，之欲翻。

**六年**（辛亥、七七一）

**1**春，二月，壬寅，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潞、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抱玉上言︰帥，所類翻。使，疏吏翻。上，時兩翻。「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於扶、文，綿亙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道岷、隴『章︰十二行本「蕃」下有「兩」字，「道」下無「岷隴」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俱下，吐，從暾入聲。言蕃兵入寇，分道向岷、隴二州而下。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許之。汧，口堅翻。坻，音底。

**2**郭子儀還邠州。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3**嶺南蠻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據容州，酋，慈由翻。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容州治普寧縣，漢合浦縣地，今州西有容山而名。與西原蠻張侯、夏永等連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容管領辯、白、牢、欽、禺、湯、瀼、巖、古等州，在桂管西南。武德四年，分靜州之蒼梧、豪靜置梧州。酋，慈由翻。經略使王翃至藤州，翃，戶宏翻。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嶺南節度使治廣州，兼統五管，故詣之請兵。帥，所類翻。勉以為難，翃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為援，冀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翃乃與義州刺史陳仁璀、宋白曰︰義州，卽漢蒼梧郡猛陵縣地，隋為永熙郡永業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義州，天寶改為連城郡，乾元後為義州。璀，七罪翻。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討賊。藤州，治鐔津縣，漢之猛陵縣也。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衆；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牽，前後大小百餘戰，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新書︰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北接道州、武岡，依阻峒穴，綿地數千里。將，卽亮翻。復鬱林等諸州。

先是，番禺賊帥馮崇道，先，昔薦翻。番禺，漢縣，唐帶廣州。番山在州東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因以名縣。番，音潘。桂州叛將朱濟時，皆據險為亂，陷十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翃幷力攻討，悉斬之，觀，古玩翻。三月，五嶺皆平。

**4**河北旱，米斗千錢。

**5**夏，四月，己未，澧州刺史楊子琳入朝，上優接之，賜名猷。澧，音禮。朝，直遙翻。

**6**庚申，以典內董秀為內常侍。唐百官志︰太子內坊局令，從五品下。初，內坊隸東宮，開元二十七年，隸內侍省為局，改典內曰令，置丞，掌坊事及導客。內常侍，正五品下。

**7**吐蕃請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吳損使于吐蕃。吐，從暾入聲。使，疏吏翻。

**8**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少，始照翻。上，時掌翻。載，祖亥翻，又如字。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下，遐駕翻。少，時照翻。珽，他頂翻。比，毗至翻。間，古莧翻。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9**秋，七月，丙午，元載奏，凡別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駁故也。載，祖亥翻，又音如字。駁，比角翻。

**10**八月，丁卯，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屯奉天防秋。使，疏吏翻。將，卽亮翻。秋高馬肥，吐蕃數入寇，唐歲調關東之兵屯京西以防之，謂之防秋。

**11**上益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相，昔亮翻。絀，敕律翻。

**12**九月，吐蕃下青石嶺，軍于那城；青石嶺，在原州西。那城，卽漢朝那，故城在原州花石川。吐，從暾入聲。郭子儀使諭之，明日，引退。

**13**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為戶部侍郞、判度支。自兵興以來，所在賦無度，尚，辰羊翻。度，徒洛翻。斂，力贍翻。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為人廉勤，精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滉，呼廣翻。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滉，休之子也。韓休，開元中為相，有直聲，而滉以強幹聞。

**七年**（壬子、七七二）

**1**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唐鴻臚寺，在朱雀街西第二街北來第一坊，又北卽西內宮城。紇，下沒翻。臚，陵奴翻。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騎，奇計翻。金光門，長安城西面中門；朱雀門，宮城南門也。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諭之，乃止。使，疏吏翻。

**2**三月，郭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朝，直遙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邠，卑旻翻。

**3**夏，四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尋退。吐，從暾入聲。騎，奇計翻。

**4**五月，乙未，赦天下。

**5**秋，七月，癸巳，回紇又擅出鴻臚寺，紇，下沒翻。臚，陵如翻。逐長安令邵說至含光門街，西內宮城之外為皇城，南面三門，西為含光門。說，讀曰悅。奪其馬；說乘他馬而去，弗敢爭。

**6**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旣得位，悖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使，疏吏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朝，直遙翻。將，卽亮翻。伺，相吏翻。間，古莧翻。朱希彩殺李懷仙自立，事見上卷三年。瑗，于絹翻。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卽亮翻。冬，十月，辛未，以泚為檢校左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

**7**十二月，辛未，置永平軍於滑州。

**八年**（癸丑、七七三）

**1**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為帥，平偽許之；旣而讓其叔父崿，相，昔亮翻。帥，所類翻。崿，五各翻。夜奉父喪、逃歸鄕里。壬午，制以崿知留後。

**2**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治，直之翻。時藩鎭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召掌書記高陽齊映，高陽，漢縣，屬涿郡，唐屬瀛州。與謀後事，映勸彰請代人，遣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義，欲掠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按堵待命。將，卽亮翻。朝，直遙翻。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為永平節度使。

**3**吏部侍郞徐浩、薛邕，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怤為美原尉，載，祖亥翻，又音如字。縉，音晉。怤，芳俱翻。咸亭二年，分富平、華原及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門縣置美原縣。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奏優者，言郵驛往來，供給車馬、薪芻、糧用，皆無闕乏，優於餘縣也。屬，之欲翻。又屬邕擬長安尉。怤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狀，筠，俞輪翻。劾，戶蓋翻，又戶得翻。敕禮部侍郞萬年于劭等按之。劭奏邕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貶浩明州別駕，邕歙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邵桂州長史，朝廷稍肅。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里。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杭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桂州，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歙，音攝。杭，戶剛翻。長，知兩翻。考異曰︰實錄云︰「侯莫陳怤為美原尉。」舊李栖筠傳云︰「華原尉侯莫陳怤，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又曰︰「栖筠劾奏浩等，上依違未決。屬月蝕，上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脩德，月蝕脩刑，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所以儆戒於明聖。』由是感寤，坐怤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百度肅然。」按己丑月乃食，於時未也。今不取。

**4**辛卯，鄭王邈薨，贈昭靖太子。邈，上次子也。

**5**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遺，惟季翻。乘，承正翻。

**6**八月，己未，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踐秋稼而去。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吐蕃五千騎至靈州南七級渠，公遣溫儒雅、從政等連兵救之。九月，大破之。』今從實錄。

**7**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常為用，滔至，上大喜，勞賜甚厚。勞，力到翻。

**9**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據嶺南反。

**10**癸未，晉州男子郇模，郇，須倫翻；古國名，後世以國為姓。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時於古銀臺門置客省，或四方奏計未遣者、上書言事忤旨者及蕃客未報者，皆館於其中，常數百人。館，古玩翻。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監，古銜翻。

**11**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為，于偽翻。且求為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12**靈州破吐蕃萬餘衆。吐蕃衆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宋白曰︰宜祿，本漢鶉觚縣地，後魏熙平二年，分鶉觚縣置東盤縣，廢帝元年，以縣南臨宜祿川，改為宜祿縣。九域志︰宜祿在邠州西六十里。考異曰︰實錄作「甲午」，蓋奏到之日也。邠志云「十八日」，與唐曆合。今從之。瑊登黃萯原，萯，音倍。黃萯，草名。蓋其地多黃萯草，因以名原。望虜，句斷。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鳥用此為！」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返；陳，讀曰陣。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為吐蕃所掠千餘人。

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倉，又敗。鹽倉，在涇州城西。考異曰︰邠志曰︰「十月，西戎寇邠，涇原節度使馬公襲之，郭公使其將渾瑊率步騎五千為之掎角。十八日，師登黃萯原，望見吐蕃，瑊急引其衆前據乘險，仍設拒馬槍以遏馳突之勢。史抗、溫儒雅等宿將五六人任氣自負，輕侮都將，置酒高飲；瑊使召之，至，則皆醉矣。見拒馬槍，曰︰『野地見賊須擊，設此何為！』命去之。戎衆旣陳，抗等叱馬軍使馳賊，及回，自衝其軍，吐蕃躡背而入，我師大敗，卒之不死者什二三。」汾陽家傳︰「十月，吐蕃四節度歷涇川，過閣川南，於渭河合軍，公遣渾瑊等前後相接以待之。二十四日，大戰于長武城，我師敗績。瑊等突出，乃免。」唐曆︰「十八日，吐蕃寇邠州，瑊與戰於宜祿，官軍大敗。二十二日，馬璘出兵擊之，又敗。二十七日己巳，璘遣軍斫吐蕃營，破之。二十八日庚午，詔追諸道兵屯西郊。十一月一日，吐蕃退。」段公別傳曰︰「八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犬戎入寇，大戰于鹽倉，我軍與朔方兵馬使渾瑊之衆供力齊攻，防秋諸軍望賊而退，於是我師不利。」今日從邠志、唐曆、段公家傳。事從實錄、舊傳，兼采諸書。璘為虜所隔，逮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茍自全乎！」召令諶等讓之曰︰「軍法，失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諶等惶懼拜請命。帥，所類翻。將，卽亮翻。秀實乃發城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陳，讀曰陣。且收散兵，為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卻。旣夜，璘乃得還。

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聞，音問。今為虜敗，何策可以雪恥？」敗，補賣翻。莫對。渾瑊曰︰「敗軍之將，不當復預議。復，扶又翻；下同。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理，治也。不則再見任。」不，讀曰否。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旣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括地志曰︰秦州清水縣有秦亭、秦谷，非子所封地也。趣，七喻翻。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百城，卽涇州靈臺縣之百里城。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于潘原，重，直用翻。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13**乙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章︰十二行本「恭」下有「兼嶺南節度使」六字；乙十一行本同。』討哥舒晃。

**14**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是時，吐蕃數為寇，數，所角翻。載言於上曰︰「四鎭、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秦嶺，卽商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唐原州治古高平，當隴道之要。漢光武取隴右，先降高峻而後可以蹙隗囂。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高以窺隴東、嶺北，得以病姚興，誠要害之地也。平涼縣屬原州，西南卽隴山之六盤關。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間，古莧翻。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原州西南有木峽關。州境又有石門關。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幷圖地形獻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功用。枕，職任翻。度，徒洛翻。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柰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為後楊炎復議城原張本。

**15**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為，于偽翻。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 唐紀四十一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屠維協洽（己未）七月，凡五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曆九年**（甲寅、七七四）

**1**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田神功入朝見上卷上年。

**2**澧朗鎭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澧，音禮。使，疏吏翻。朝，直遙翻。泝，蘇故翻。下，遐稼翻。上，時掌翻。復州、郢州皆閉城自守，復、郢二州皆濱漢，此時蓋為山南東道巡屬。守，式又翻。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發兵備之。

**3**二月，辛未，徐州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徐州，治彭城。

**4**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吐，從暾入聲。損出使見上卷六年。

**5**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汴，皮變翻。考異曰︰唐曆作「十日己酉」。按長曆，是月庚午朔。十日，乃已卯也。今從實錄。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後。

**6**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國之北門，中間戰士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朝，直遙翻。史炤曰︰羌，党項之屬。渾，吐谷渾也。勢強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

**7**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樂，音洛。妻，七細翻。嗣，祥吏翻。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史言狼子野心，不可以恩結。

**8**以『章︰十二行本「以」上有「戊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澧朗鎭遏使楊猷為洮州刺吏、隴右節度兵馬使。澧，音禮。使，疏吏翻。洮，土刀翻。洮州時已陷吐蕃，楊猷特領刺吏耳。

**9**夏，四月，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子儀自邠入朝，今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唐曆作「癸未」。今從實錄。復為上言邊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下為己、仍為同。至涕泗交流。

**10**壬辰，赦天下。

**11**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是年正月已書楊猷離澧州，沿江泝漢，今方至京師。朝，直遙翻。

**12**涇原節度使馬璘入朝，諷將士為己表求平章事。璘，離珍翻。將，卽亮翻。丙寅，以璘為左僕射。璘，離珍翻。

**13**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仍為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

**14**癸未，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釋典云︰佛在多羅柰，最初為五人說契經修多羅藏。佛在羅閱祗，最初為須那提說毗眉藏。佛在毗舍離獼猴池，最初為跂耆說阿毗曇藏。五百羅漢夜集阿毗曇，相續解說經，此為三藏學。又，三藏學，經、律、論也。卒，子恤翻。藏，徂浪翻。

**15**京師旱，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更舞。覡，刑狄翻。更，工衡翻。彌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之，命撤土龍，減膳節用。秋，七月，戊午，雨。

**16**朱泚入朝，至蔚州，有疾，蔚，紆勿翻。此自幽州西出山後，取太原路入朝。宋白曰︰蔚州，西南至代州四百六十里。諸將請還，俟間而行。待病間而行也。將，卽亮翻。間，讀如字。泚曰︰「死則輿尸而前！」諸將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安、吏亂後，河北諸帥阻兵不朝，朱泚之來長安，士民以為美事。辛丑，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盧文紀曰︰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對，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見。程大昌曰︰高宗初刱蓬萊宮，諸門殿亭皆已立名。至上元二年，延英殿當御座生玉芝。則是初有大明宮，卽有延英殿。顧召對宰臣，則始於代宗耳。代宗以苗晉卿年老，蹇甚，聽入閤不趨，為御延英，此優禮也。按六典，宣政殿前西上閤門之西，卽為延英門。延英門之左，卽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殿上疏，伏閤不去也。犒賞之盛，近時未有。

**17**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紇，下沒翻。臚，陵如翻。有司擒之；上釋不問。

**18**甲辰，命郭子儀、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璘，離珍翻。泚，且禮翻，又音此。

**19**冬，十月，壬申，信王瑝薨。乙亥，梁王璿薨。二王皆玄宗子。信以州為國名。瑝，戶盲翻，又音皇。璿，似宣翻。

**20**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使作亂。使，疏吏翻。嗣，祥吏翻。誘，羊久翻。將，卽亮翻。

**十年**（乙卯、七七五）

**1**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崿，帥其衆歸承嗣。帥，讀曰率。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之。相，息亮翻；下同。崿奔洺洲，洺，音名。上表請入朝，許之。上，時掌翻。朝，直遙翻。

**2**辛丑，郭子儀入朝。

**3**壬寅，壽王瑁薨。瑁，亦玄宗子；音莫報翻。

**4**乙巳，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5**昭義裨將薛擇為相州刺史，薛雄為衞州刺史，薛堅為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相、衞、洺，本皆昭義巡屬。戊申，上命內侍魏『章︰十二行本「魏」作「孫」；乙十一行本同；下同；退齋校同。』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攻衞州。

**6**乙卯，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吐，從暾入聲。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

**7**丙辰，詔︰「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敕，無得輒召募。」

**8**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衞州刺吏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衞四州之地，相、衞已陷於承嗣，磁、洺雖未下，而承嗣已據其地。相、衞二州自此屬魏博。自置長吏，掠其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逼魏知古與共巡磁、相二州，磁，疾之翻。使其將士割耳剺面，剺，力之翻。請承嗣為帥。帥，所類翻；下同。

**9**辛未，立皇子述為睦王，逾為郴王，連為恩王，溝為鄜王，郴，丑林翻。鄜，芳無翻。迅為隨王，造為忻王，暹為韶王，運為嘉王，遇為端王，遹為循王，遹，余律翻。通為恭王，達為原王，逸為雅王。諸皇子皆以州為王國名。

**10**丙子，以華州刺吏李承昭知昭義留後。華，戶化翻。

**11**河陽三城使常休明，河陽縣，本屬懷州，顯慶二年，分屬河南府。城臨大河，長橋架水，古稱設險。此城，後魏之北中城也。東、西魏兵爭，又築中潬及南城，謂之河陽三城。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東京，李光弼以重兵守河陽。及雍王平賊，令魚朝恩守河陽，乃以河南之河清、濟源、溫四縣租稅入河陽三城，使河南尹但禮領其縣額，尋又以汜水軍賦屬之。使，疏吏翻。苛刻少恩。其軍士防秋者歸，休明出城勞之，少，詩沼翻。勞，力到翻。防秋兵與城內兵合謀攻之，休明奔東都；軍士奉兵馬使王惟恭為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蘭慰撫之。監，古銜翻。

**12**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令珍。陝，失冉翻。考異曰︰唐曆︰「三月二十八日辛卯，陝州軍亂」。實錄、唐統紀云「甲午朔」，今從之。觀察使李國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陝，失冉翻。將，卽亮翻。軍士大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朝，直遙翻。過，古禾翻。上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令軍士匿名投庫物，設棘四圍周之，令投所掠庫物於其中。一日，獲萬緡，盡以給其從兵為賞。緡，眉巾翻。從，才用翻。

**13**乙巳，薛崿、常休明皆詣闕請罪，上釋不問。

**14**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為田承嗣所輕。使，疏吏翻。淄，莊持翻。嗣，祥吏翻。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敎敕不謹，封杖授承嗣，使撻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鎭交惡。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時掌翻。上亦欲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為永州刺史，永州，漢零陵郡，隋廢郡為永州。仍命河東、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尚或稽違，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茍能自拔，一切不問。令，力丁翻。將，卽亮翻。

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磁州，滏陽郡，本漢廣平縣地，隋廢郡，於滏陽縣置磁州，治滏陽，本漢成安縣地。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下同。磁，牆之翻。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德州自此屬平盧軍。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騎四萬進攻衞州。統，他綜翻，俗讀從上聲。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甲戌，承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重，直用翻。冀州，治信都縣。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高陽軍，當置於瀛州高陽縣。兵志︰橫海、北平、高陽等軍皆屬平盧道。蓋安、史之亂，以兵授張孝忠統制，而屬於李寶臣，因授高陽軍使耳。孝忠，本奚也。張孝忠，奚人，世為乙失活部酋長。

田承嗣以諸道兵四合，部將多叛而懼，秋，八月，遣使奉表，請束身歸朝。嗣，祥吏翻。將，卽亮翻。使，疏吏翻。朝，直遙翻。

**15**辛巳，郭子儀還邠州。入朝而還所鎭。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邠，卑旻翻。考異曰︰汾陽家傳作「丁丑」，今從實錄。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鎭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史言郭子儀忠純。

**16**己丑，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將，卽亮翻。磁，牆之翻。

**17**九月，戊申，回紇白晝刺市人腸出，紇，下沒翻。刺，七亦翻。有司執之，繫萬年獄；其酋長赤心馳入縣獄，酋，才申翻。長，知兩翻。斫傷獄吏，劫囚而去。上亦不問。

**18**壬子，吐蕃寇臨涇，吐，從暾入聲。臨涇，漢縣，屬安定郡。隋大業初，改曰湫谷縣，尋復曰臨涇縣，唐屬涇州。癸丑，寇隴州及普潤，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屬出城竄匿。丙辰，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於義寧。隴州華亭縣，大曆八年置義寧軍。

**19**李寶臣、正己會于棗強，棗強縣，前漢屬清河郡，後漢省；晉復置，屬廣川郡，魏、隋以來屬冀州。進圍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兩軍各饗士卒，成德賞厚，平盧賞薄；旣罷，平盧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為變，引兵退，寶臣亦退。李忠臣聞之，釋衞州，南渡河，屯陽武。陽武縣，屬鄭州，本原武城，武德四年置陽武縣，北至衞州五十許里。寶臣與朱滔攻滄州，承嗣從父弟庭玠守之；從，才用翻。寶臣不能克。

**20**吐蕃寇涇州，涇原節度使馬璘破之於百里城。吐，從暾入聲。使，疏吏翻。璘，離珍翻。考異曰︰汾陽家傳︰「九月，吐蕃略潘原西而還。八日，至小石門白草川。十八日，下朝那川。二十三日，至里城營、支磨原，入華亭。十月，公遣渾瑊、李懷光等與幽州、義寧、汴宋軍會于故平涼縣。三日詰朝，大破之。」今從實錄。戊午，命盧龍節度使朱泚出鎭奉天行營。泚，且禮翻，又音此。

**21**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2**盧子期攻磁州，磁，牆之翻。考異曰︰舊李寶臣傳作「攻邢州」。今從實錄。城幾陷；幾，居依翻。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按新書田承嗣傳，「清水」作「臨水」。晉置臨水縣於滏口之右，屬廣平郡，後魏及隋屬魏郡。唐初省，永泰元年，薛嵩表於臨水故城置昭義縣，屬磁州。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陳留，漢縣，後魏廢，隋開皇六年復置；時屬汴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二里。將，卽亮翻。田承嗣懼。

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嗣，祥吏翻。考異曰︰按承嗣卒時年七十五。此云八十六者，蓋欺正己。溘死無日，溘，口答翻，奄也。莊子曰︰溘然而死。謂奄然也。諸子不肖，悅亦孱弱，孱，士山翻。凡今日所有，為公守耳，為，于偽翻。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旣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

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勞，力到翻。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遺，于季翻。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為承倩詈辱，顧見左右而自慚也。詬，許候翻，又古候翻。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使，疏吏翻。說，式芮翻；下客說同。「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承嗣知范陽寶臣鄕里，心常欲之，寶臣本范陽內屬奚，范陽將張瑣高畜為假子，因冒其姓，歸唐，又賜姓李。因刻石作讖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為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讖，楚譖翻。瘞，於計翻。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仍願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公以精騎前驅，承嗣以步卒繼之，蔑不克矣。」令，力丁翻。說，式芮翻。騎，奇寄翻。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

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與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滔軍於瓦橋，將，卽亮翻。瓦橋，古易京之地，在莫州北三十里，唐置瓦橋關。宋白曰︰涿州歸義縣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舊置瓦橋關，後周置雄州。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會衣他服得免。衣，於旣翻。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軍使昌平劉怦守留府。怦，普耕翻。寶臣知有備，不敢進。

承嗣聞幽、恆兵交，卽引軍南還，嗣，祥吏翻。恆，戶登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為之耳！」寶臣慙怒而退。考異曰︰舊王武俊傳曰︰「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齎詔宣勞。承倩將歸，止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王武俊勸玩養承嗣以為己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欬唾間耳。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吾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屯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按承嗣方求解於寶臣，何必擒滔以取信！且承倩尚在傳舍，武俊何不勸斬承倩而斬清譚乎！寶臣自以承嗣誘之共取幽州，故襲朱滔，非因承倩之辱也。今從唐紀。寶臣旣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史言田承嗣凶狡過於諸帥。宋白曰︰易州，東至幽州二百一十四里。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23**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丁卯，追諡貞懿皇后。諡，神至翻。

**24**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瀛州降。

**25**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為將，考異曰︰鄴侯家傳作「敬俛」，今從舊傳。討哥舒晃。瑤以大軍當其衝，冕自間道輕入，間，古莧翻。輕，墟正翻。丁未，克廣州，斬哥舒晃考異曰︰舊嗣恭傳曰︰「嗣恭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建中實錄曰︰「自兵興以來，諸軍殺將帥而要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茍安之。其王師征討，不失有罪，始斯役也。旣而有謗其收南海府庫，閱上不實，不得用久之。」按代宗以嗣恭附元載，遺載琉璃盤，惡之，故不用耳，事見鄴侯家傳。或當時亦有人迎合，以匿貨謗嗣恭，不可知也。今不取。李肇國史補云︰「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脩覲禮。江西判官柳渾入，雨泣曰︰『公有功，方暑而追，是為執政所中。今少遷延，必族滅也。』嗣恭懼曰︰『為之柰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按嗣恭素附元載，載誅，賴李泌營救得免，事見鄴侯家傳。載豈有譖嗣恭，云欲為亂之理！蓋載已被誅而召嗣恭，適在三伏，渾有此疑，時人因以為渾美事耳。今不取。余按去年命路嗣恭為嶺南節度使，討哥舒晃。嗣恭旣誅晃而平廣州，則當在廣州。柳渾若以江西判官從嗣恭，亦當在廣州。今諫嗣恭請奉詔就道，乃言過江宿石頭驛。石頭驛，在豫章江之西岸。嗣恭自江西觀察赴召，可言宿石頭驛；自嶺南節度赴召，安得宿石頭驛哉！亦可以明李肇之誤。及其黨萬餘人。

嗣恭之討晃也，容管經略使王翃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覃問乘虛襲容州，姓譜︰梁有東寧州刺史覃元先。則蠻中有覃姓尚矣。翃伏兵擊擒之。

**26**十二月，回紇千騎寇夏州，考異曰︰此事出汾陽家傳，實錄、新、舊紀皆無之。按實錄，明年二月，加朔方戍兵以備回紇，則是回紇嘗入寇也。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烏水，在夏州朔方縣。貞觀七年，開延化渠，引烏水入庫狄澤。將，卽亮翻。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夏，戶雅翻。紇，下沒翻。

**27**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載，祖亥翻，又音如字。縉，音晉。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28**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嗣，祥吏翻。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上，時掌翻。

**十一年**（丙辰、七七六）

**1**春，正月，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使，疏吏翻。

**2**辛亥，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四節度及突厥、吐谷渾、氐、羌羣蠻衆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吐，從暾入聲。厥，九勿翻。

**3**二月，庚辰，田承嗣復遣使上表請入朝。復，扶又翻。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

**4**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備回紇。朔方先統三受降城幷振武、豐安、定遠，為六城。時三受降城屬振武軍。使朔方統豐安、定遠、新昌、豐寧、保寧，謂之塞下五城。紇，下沒翻。

**5**三月，戊子，河陽軍亂，逐監軍冉庭蘭出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人，乃定。監，古銜翻。

**6**五月，汴宋留後田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汴，皮變翻。卒，子恤翻。使，疏吏翻。濮，博木翻。嗣，祥吏翻。癸巳，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後。汴、宋、曹、濮、兗、鄆、徐、泗八州。濮，博木翻。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

**7**秋，九『章︰十二行本「九」作「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滑州，永平節度治所。敗，補邁翻。

**8**吐蕃寇石門，入長澤川。長澤川，後魏置闡熙郡，隋廢郡為長澤縣，屬夏州。吐蕃寇原州，遂北入夏州界也。宋白曰︰長澤縣，漢朔方郡三封縣之地。三封故城，赫連勃勃據之，築為統萬城。又按原州北有長澤監。吐，從暾入聲。

**9**八月，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閏八月己亥，遣朱泚如奉天行營。」按去年已云泚出鎭奉天行營；至此，又云；明年九月，又云。蓋泚每年往奉天防秋，至春還京師。但實錄不載其入朝耳。

**10**李靈曜旣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鎭。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

汴宋兵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少，始照翻。考異曰︰汾陽家傳作「李思惠」。今從舊傳。靈曜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遣僧『嚴︰「僧」改「曾」。』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將，卽亮翻。說，式芮翻。為，于偽翻。僧惠乃與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金為鄆州刺史。

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鄭州，汴，皮變翻。鄆，音運。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滎澤，隋分滎陽縣置滎澤縣，唐屬鄭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四十五里。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柰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史言李忠臣因馬燧以成功。復，扶又翻。

戊辰，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兵于雍丘。濮，博木翻。敗，補邁翻；下敗永同。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圍之。

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青兵於匡城，少，始照翻。匡城，漢長垣縣，隋開皇十六年，更名；時屬滑州。乘勝進軍汴州，『章︰十二行本 「州」下有「乙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縱，子容翻。穿，尺絹翻。斬數十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數。譟，則竈翻。枕，職任翻。藉，慈夜翻。勝，音升。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靈曜至韋城，隋分白馬縣置韋城縣於古韋國之墟，故曰韋城；時屬滑州。九域志︰韋城縣，在滑州東南五十里。永平將杜如江擒之。

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讓之，不入汴城，將，卽亮翻。汴，皮變翻。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

甲寅，李勉械送李靈曜至京師；斬之。

**11**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加同平章事。

**12**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申，璘薨，使，疏吏翻。璘，離珍翻。考異曰︰實錄︰「庚寅，璘薨。」段公別傳曰︰「十二月十三日景申，馬公薨。十二年正月八日，奉制除涇州刺史、知節度事。」實錄又云︰「丁酉，以段秀實知河東留後。」按時馬璘新薨，秀實涇原留後，備禦吐蕃，豈可輟之使攝河東！蓋奏報未至，有斯命。尋聞璘薨，遂除涇原耳。亟，紀力翻。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屛，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頔，徒歷翻。治，直之翻。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記·曲禮曰︰離立者不出中間。註云︰離，兩也。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珍、十將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衞，徙珍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自高仙芝喪師於大食，段秀實始見於史。段秀實始見於史。其後責李嗣業不赴難，滏水之潰，保河清以濟歸師；在邠州，誅郭晞暴橫之卒；與馬璘議論不阿，及治喪，曲防周慮，以安軍府；最後笏擊朱泚，以身徇國︰其事業風節，卓然表出於唐諸將中。

璘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甲於勳貴，以功勳致貴顯，故曰勳貴。治，直之翻。中堂費二十萬緡，他室所減無幾，幾，居豈翻。其子孫無行，行，下孟翻。家貲尋盡。史言殖貨無厭者，適以為不肖子孫之資。

**13**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眞兼知磁、邢兩州留後。使，疏吏翻。磁，牆之翻。

**14**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治汴州。李忠臣破李靈曜，得汴州，卽以與之。汴，皮變翻。

**十二年**（丁巳、七七七）

**1**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尚，辰羊翻。弟抱眞仍領懷澤潞留後。

**2**癸亥，以河東行軍司馬鮑防為河東節度使。防，襄州人也。

**3**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嗣，祥吏翻。朝，直遙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令，力丁翻。

**4**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載，祖亥翻，又音如字。橫，戶孟翻。黃門侍郞、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載妻，王忠嗣之女。縉，音晉。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尼，女夷翻。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悛，丑緣翻。

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吳湊，章敬皇后弟也。會有告載、縉夜醮圖為不軌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按裴炎傳︰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為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載，祖亥翻，又音如字。縉，音晉。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鞫之，尚，辰羊翻。問端皆出禁中，問端，猶今言問頭也。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使，疏吏翻。詰，去吉翻。是日，先杖殺左衞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相，息亮翻。少，詩沼翻。勿怪！」乃脫穢韈塞其口而殺之。韈，勿伐翻，足衣。塞，悉則翻。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謂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首，謂罪首。從，謂從坐。從，才用翻。宜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栝州刺史。宋白曰︰栝州，晉為永嘉郡，隋改處州，尋為栝州，因栝蒼山為名。劉昫曰︰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載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嗣，祥吏翻。本草曰︰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調食用之，味甚辛辣。徐表南中記曰︰生南海諸國。他物稱是。稱，尺證翻。

**5**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郞，禮部侍郞常袞為門下侍郞，並同平章事。綰性清儉簡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朝，直遙翻。坐，徂臥翻。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騶，仄尤翻。從，才用翻。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6**癸未，貶使部侍郞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佶，巨乙翻。起居舍人韓會等，『章︰十二行本「等」下有「十餘人」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及於貶。載，祖亥翻，又音如字。洄，滉之弟。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

**7**丁酉，吐蕃寇黎、雅州；武后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漢源、飛越，巂州之陽山，置黎州。吐，從暾入聲。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

**8**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樂，音洛。惡，烏路翻。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奏京官俸太薄；貸，他代翻，又土得翻。俸，扶用翻。己酉，詔加京官奉，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敕百官料錢宜合為一色，都以月俸為名，各據本官，隨月給付︰一品三十千，二品二十四千，三品十七千，四品十一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五十，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至大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師、三公、侍中、中書令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郞月各一百貫文，東宮三太、左·右僕射各八十貫文，東宮三少各七十貫文，尚書、御史大夫、太常卿各六十貫文，常侍、宗正卿、太子詹事、國子祭酒各五十貫文，左·右丞及諸司侍郞、給·舍·中丞·賓客·殿中·祕書監·司農等卿、將作等監各四十五貫文，太子二庶子、太常少卿各四十貫文，諫議、諸司少卿、少監各三十五貫文，國子司業、內侍、東宮三卿各三十貫文，郞中、侍御史、司天監、少詹事、諸王傅、國子博士、諭德、中允、中舍、殿中·祕書·太常·宗正丞各二十五貫文，殿中侍御史、著作郞、大理正、都水使者、總監、內常侍、內給事各二十貫文，員外郞、通事舍人、起居、王府長史各十八貫文，監察御史、臺主簿、補闕、王府司馬、司天少監、太子典內、太常博士·主簿、宗正主簿、門下錄事、中書主書各十五貫文，拾遺、司議、太子文學、祕書著作佐郞、國子·太學·四門·廣文博士、大理司直、詹事府丞及諸寺·監丞、謁者監、中書·門下主事各十二貫文，洗馬、贊善、諸寺·監主簿、詹事府司直各十貫文，評事八貫文，諸校正各六貫文，諸奉御、九成總監、諸王諮議·友、諸陵令各六貫二百文，城門、符寶、國子助敎、六局郞、王府掾屬、太常侍醫、文學、錄事參軍、主簿、記室、諸衞及六軍長史、兩市令、諸副總監、武庫署令、太公廟令各五貫三百文，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三寺丞、太學·廣文助敎、內坊丞、諸直長、內寺伯、千牛衞及諸率府長史、諸陵丞、諸陵署·諸王府判司、司竹·溫泉監、尚書都事、都水及諸總監丞、司天臺丞、太子侍醫、諸司上局署令、王府國令、苑四面副監、公主邑司令各四貫一百一十六文，國子·四門助敎、律·醫學博士、協律郞、內謁者、諸衞·六軍左·右衞率府等衞佐、諸王府參軍、大農·都省·兵·吏·禮·房考功主事、春坊錄事、司竹副監、諸司中局署令、都水主簿、諸司上局署及監廟司丞、司天臺靈臺郞·保章·挈壼正、太常針醫及醫監、尚醫局司醫各二貫四百七十文，太祝、奉禮、省中諸行主事、門下典儀、御史臺·殿中·祕書·內侍省·春坊·詹事府主事、諸寺監·諸衞·六軍諸司錄事、諸司中局署丞及大理獄丞、諸司監作監事、諸率府錄事、殿中省醫佐、食醫、奉輦、司庫、司廩、奉乘、鴻臚寺掌客、司儀、太僕主乘、內坊典直、司天臺司辰、司曆監、內侍省宮敎博士、東宮三寺主簿、太常太樂·鼓吹丞、醫正、按摩·呪禁·卜筮博士及針·醫·卜助敎、國子書·算博士及助敎、諸王府國丞·尉、諸總監主簿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武官︰左右金吾大將軍各四十五貫文，六軍大將軍、左右金吾將軍各四十貫文，諸衞大將軍、六軍將軍各三十貫文，諸衞將軍各二十五貫文，諸衞及六軍中郞將、諸率府率、副率各一十貫五百六十七文，諸衞及六軍郞將、諸王府典軍副各九貫二百文，諸衞及六軍司陛、千牛及左右備身各五貫三百文，諸衞及六軍中侯、太子千牛各四貫一百六十六文，諸衞及六軍司戈、太子備身各二貫四百七十五文，諸衞及六軍執戟及長上各一貫九百一十七文。京兆及諸府尹各八十貫文，少尹、兩縣令各五十貫文，奉先·昭應·醴泉等縣令、司錄各四十五貫文，畿令各四十貫文，判司、兩縣丞各三十五貫文，兩縣簿·尉、奉先等縣丞各三十貫文，奉先縣簿·尉、諸畿令各二十五貫文，畿簿、尉各二十貫文，參軍、文學博士、錄事各一十貫文。應給百司正員文武官月料錢外，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月一百二十貫文；內侍省監，每月四十五貫文︰每年約加一十五萬六千貫文。

五月，辛亥，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又令諸使非軍事要急，無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職務，差人權攝。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俸，扶用翻。重，直用翻。載，祖亥翻，又音如字。縉，音晉。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緡，眉巾翻。使，疏吏翻。自是年定俸之後，至于會昌，則又倍之。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萬，節度副使、中下州刺史、知軍事七萬，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長史、司馬五萬，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五萬，諸大都督府司錄參軍事、鴘赤縣令四萬五千，節度推官、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軍、畿縣上縣令四萬，諸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巡官、鴘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畿縣丞、鴘赤縣簿·尉二萬五千，畿縣上縣主簿·尉二萬。由會昌以前，其間世有增減，不可詳也。按類篇︰鴘，翻阮切，鷹二歲色。新地理志，唐京兆有赤縣、次赤縣。諸負郭，亦皆為次赤縣。鴘赤，字義不可曉，蓋次赤也。掊多益寡，上下有敍，法制粗立。粗，坐五翻。

**9**庚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棄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英璘橫於鄕里。璘，離珍翻。橫，戶孟翻。及英倩下獄，下，戶嫁翻。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

**10**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

**11**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使，疏吏翻。

**12**元載、王縉之為相也，上日賜以內廚御饌，可食十人，饌，雛戀翻，又雛晥翻。食，祥吏翻。遂為故事。癸卯，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餐錢，蓋所謂食料錢也。泚，直禮翻，又音此。上，時掌翻。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唐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興元後纔千一百，德宗尋復舊。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朝，直遙翻。

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夫，音扶。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伐檀之辭。如袞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13**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眞卿，大曆元年，眞卿以攻元載，貶峽州別駕，尋改為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上卽日召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甲辰，以為刑部尚書。尚，辰羊翻。綰、袞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為都官員外郞。唐都官郞，掌配役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療，以理訴競雪冤，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屬刑部。

**14**九月，辛酉，以四鎭、北庭行營兼涇原、鄭潁節度副使段秀實為節度使。考異曰︰段公別傳曰︰「自授鉞三五年間，西鄰無烽燧之警。」又曰︰「戎帥論乞力陀慕公清德，不敢侵陵我疆。」舊傳亦曰︰「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按是月吐蕃寇原州。十二月，朱泚拒吐蕃，自涇州還。明年九月，吐蕃逼涇州。云三四年間不敢犯塞，蓋史家溢美之辭耳。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15**吐蕃八萬衆軍於原州北長澤監，蓋長澤川，唐舊置馬監於此。吐，從暾入聲；下同。己巳，破方渠，方渠，漢縣，屬北地郡，後省。中宗神龍三年，分馬嶺置方渠縣，屬慶州。宋白續通典︰靈州方渠鎭，宋初置通遠軍，秦長城在城北一里。入拔谷；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16**冬，十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於望漢城。吐蕃築城於西山以望蜀，因名望漢城。使，疏吏翻。

**17**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河中府管下安邑、解縣，皆有鹽池。先，悉薦翻。戶部侍郞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丁亥，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度，徒洛翻。滉，呼廣翻。宋白曰︰大曆初，韓滉進漫生鹽，以為靈瑞。後又奏乳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義興蔣鎭往視之。義興，漢陽羨縣地，晉置義興郡及縣，隋廢郡存縣，以屬常州。

**18**吐蕃寇鹽、夏州，又寇長武，邠州宜祿縣有長武城。時郭子儀遣李懷光築長武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輕犯。宋白曰︰長武鎭，在鳳翔府麟遊縣界，西至涇州四十里。夏，戶雅翻。郭子儀遣將拒卻之。將，卽亮翻。

**19**以永平軍押牙匡城劉洽為宋州刺史。考異曰︰舊劉玄佐傳云︰「李靈曜據汴州，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按劉昌以宋州牙門將說李僧惠歸順，則是僧惠先已為靈曜守宋州，朝廷因授宋州刺史耳。若僧惠未降，則洽不能得宋州；已降，則不敢取宋州。蓋僧惠已為李忠臣所殺，洽因引兵據宋州耳。舊傳欲以為洽功，故云然，其實非也。永平軍、治滑州。仍以宋、泗二州隸永平軍。

**20**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渭南縣，唐初屬華州，時屬雍州。宋白曰︰郭緣生述征記云︰渭南縣，夷狄所置，謂苻、姚也。阿附度支，謂阿附韓滉。度，徒洛翻。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 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迺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後魏分朐䏰縣置漁泉縣，後周改曰萬川，隋改曰南浦，唐帶萬州。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澧，音禮。滉，呼廣翻。

**21**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

**22**丙辰，蔣鎭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請宣付史臣，『章︰十二行本「臣」下有「幷置神祠」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應池。賜號者，安邑池也。時人醜之。

**23**十二月，丙戌，朱泚自涇州還京師。朱泚自幽州入朝，遂留京師，因遣防秋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24**丁亥，崔寧奏破吐蕃十餘萬衆，斬首八千餘級。

**25**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

**26**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納守青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癸卯，以納為青州刺史」九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濮，博木翻。鄆，音運。考異曰︰實錄，此年二月丙戌，以納為青州刺史，充淄、青留後。至此又云為青州刺史。舊正己傳云︰「正己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己擊田承嗣，署奏留後，尋遷青州刺史。」今從之。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衞、洺、貝、澶七州，澶州，漢東郡頓丘縣地。隋開皇十六年，分頓丘置澶淵縣，唐改曰澶水，避高祖諱也。武德四年，分黎州之澶水、魏州之頓丘、觀州置澶州，貞觀元年，州廢；大曆七年，田承嗣表以魏州之頓丘、臨黃，復置澶州。嗣，祥吏翻。相，息亮翻。洺，音名。澶，時連翻。李寶臣據恆、易、趙、定、深、冀、滄七州，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恆，戶登翻。朝，直遙翻。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為，于偽翻。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十三年**（戊午、七七八）

**1**春，正月，辛酉，敕毀白渠支流碾磑以漑田。碾，尼展翻。磑，五對翻，磨也。公輸班作磑，後人又激水為之，不煩人力，引水激輪，使自旋轉，謂之水磨。史炤曰︰碾，磨也。磑，䃺也。昇平公主有二磑，入見於上，請存之。見，賢遍翻。上曰︰「吾欲以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衆先。」公主卽日毀之。

**2**戊辰，回紇寇太原，河東押牙泗水李自良曰︰紇，下沒翻。唐節度使置都押牙，牙前重職也，卽今制置使司帳前都提舉之職。泗水縣，屬兗州，漢之卞縣也。隋時分西界為汶陽縣，於卞縣古城置泗水縣。「回紇精銳遠來求鬬，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遣大將焦伯瑜等逆戰；癸酉，遇虜於陽曲，將，卽亮翻。宋白曰︰陽曲，漢舊縣；後漢末，移於太原北四十五里；後魏南移於陽曲古城；隋改曰陽直，有移於汾陽故城，改曰汾陽縣，因漢汾陽縣名也；煬帝又改陽直，移理木井城，今縣是也。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於羊武谷，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紇，下沒翻。晟，成正翻。九域志︰代州崞縣有陽武寨。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3**己亥，吐蕃遣其將馬重英帥衆四萬寇靈州，吐，從暾入聲。帥，讀曰率。奪塡漢、御史、尚書三渠水口以弊屯田。史炤曰︰三渠，謂塡漢渠、御史渠、尚書渠也。塡，讀曰鎭。

**4**三月，甲戌，回紇使還，過河中，朔方軍士掠其輜重，朔方軍士之留屯河中者。使，疏吏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輜，莊持翻。重，直用翻。因大掠坊市。

**5**夏，四月，甲辰，吐蕃寇靈州，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之。

**6**六月，戊戌，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泚，且禮翻，又音此。乳，如住翻。常袞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中書舍人崔祐甫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妖，於驕翻。何乃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沔之子也。崔沔，開元名臣。沔，彌兗翻。秋，七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壬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以祐甫知吏部選事。祐甫數以公事與常袞爭，由是惡之。為袞奏貶祐甫張本。選，須絹翻。數，所角翻。惡，烏路翻。

**7**戊午，郭子儀奏以回紇猶在塞上，邊人恐懼，請遣邠州刺史渾瑊將兵鎭振武軍，邠，卑旻翻。瑊，古咸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城內，秦、漢之雲中郡城也。宋白曰︰振武軍，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從之。回紇始去。

**8**辛未，吐蕃將馬重英二萬衆寇鹽、慶二州，重，直龍翻。郭子儀遣朔『章︰十二行本「朔」上有「河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方都虞候李懷光擊卻之。

**9**八月，乙亥，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請復姓張，許之。寶臣賜姓見二百二十二卷寶應元年。使，疏吏翻。

**10**吐蕃二萬衆寇銀、麟州，略党項雜畜，吐，從暾入聲。銀州，漢西河郡圁陰縣地。麟州，漢、新秦中之地。党，底朗翻。畜，許救翻。郭子儀遣李懷光擊破之。

**11**上悼念貞懿皇后不已，貞懿皇后，獨孤妃也，十年薨。殯於內殿，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

**12**九月，庚午，吐蕃萬騎下青石嶺，逼涇州；青石嶺在涇州保定縣西。宋白曰︰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其界有青石嶺。騎，奇寄翻。詔郭子儀、朱泚與段秀實共卻之。

**13**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轉運·鹽鐵等使劉晏為左僕射，知三銓及使職如故。尚，辰羊翻。射，寅謝翻。歐陽修曰︰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郞分主之，尚書掌其一，侍郞分其二。

**14**郭子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朝，直遙翻。將，卽亮翻。詰，去吉翻。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15**以給事中杜亞為江西觀察使。

**16**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見，泌，毗必翻。李泌出佐江西，見上卷五年。見，賢遍翻。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賴太子發其陰謀，此歸功於太子耳。語，牛倨翻。不然，幾不見卿。」對曰︰「臣昔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幾，居依翻。去，羌呂翻。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言︰「朕面屬卿於路嗣恭，屬，之欲翻。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為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遺，于季翻。程大昌曰︰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註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消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虛脆不耐，實非眞物。按流離，今書附玉旁為琉璃字，師古之記是矣，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釆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升山取釆石，鑄以成器。註云︰釆石，文釆之石也。則鑄石為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為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釆礦於山中，卽京師鑄之，旣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自是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兼外國奇產，中國未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眞琉璃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製差鈍樸，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蕃琉璃也。蕃琉璃之異於中國，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以石琢之也。余謂路嗣恭所獻者，蓋師古所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俟其至，當與卿議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路嗣恭始名劍客，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為之，亦為，于偽翻。虔州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卽謂平嶺南之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邪，意耶。尚，辰羊翻。

**17**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曇，徒含翻。銜，戶緘翻。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諸鎭州皆有孔目官，以綜理衆事，吏職也。言一孔一目，皆所綜理也。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猗氏縣，屬河中府。宋白曰︰本郇國地，猗頓於此起富，故曰猗氏。旣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史言郭子儀過而能改。朝，直遙翻。

**18**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泌，毗必翻。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伯禽治魯，三年而報政。常袞用此語也。

**十四年**（己未、七七九）

**1**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為澧州刺史。澧，音禮。

**2**二月，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使，疏吏翻。嗣，祥吏翻。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申，以悅為魏博留後。為田緒殺悅張本。

**3**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壻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好，呼到翻。橫，戶孟翻。復，扶又翻。將，卽亮翻。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衆所服。希烈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暠等暠，古老翻。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騎，奇寄翻。上以其有功，吐蕃寇京師，忠臣先諸鎭赴援，又有平李靈曜之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為李希烈以淮、蔡畔援張本。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鎭汴州。永平軍本治滑州。汴，皮變翻。

**4**辛酉，以容管經略使王翃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暴橫，翃抑之。使，疏吏翻。翃，戶萌翻。少，始照翻。帥，所類翻。將，卽亮翻。橫，戶孟翻。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翃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

**5**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旣請復姓，去年寶臣請復姓張。又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復，扶又翻。

**6**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國。監，古銜翻。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內殿，上年五十二。紫宸殿在東內宣政殿之北，蓬萊殿之南。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癸亥，德宗卽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嘗召韓王迥食，迥，德宗弟也。食馬齒羹，不設鹽、酪。馬齒，莧也。酪，音洛；乳酪也。

**7**常袞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臨，力鴆翻，哭也。袞哭委頓，從吏或扶之。從，才用翻。中書舍人崔祐甫指以示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聞，益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袞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為，于偽翻。衰，倉回翻。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事見十五卷前漢文帝後七年。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直遙翻；下同。別，彼列翻。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章︰十二行本「應」下有「三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為太重，閏月，壬申，貶祐甫為河南少尹。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更，工衡翻。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唐初，政事堂在門下省。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三省長官議事於此。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旣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卽位，以袞為欺罔，大駭。甲辰，百官衰絰，序立于月華門，程大昌曰︰按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自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西廊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則中書省也。衰，倉回翻。有制，貶袞為潮州刺史，潮州，去京師五千許里。以祐甫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昭應縣，本新豐縣，垂拱二年，改曰應山；神龍元年，復故名；玄宗更名昭應；隋新豐治古新豐城北；天寶昭應縣治昭應宮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旣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

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將，卽亮翻。論，魯昆翻。載，祖亥翻，又音如字。縉，音晉。屬，之欲翻。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相，息亮翻。僥，堅堯翻。甄，稽延翻，察也。別，彼列翻。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考異曰︰舊紀云︰「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今從建中實錄。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為，于偽翻。不敢不詳愼。茍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諳，烏含翻。行，下孟翻；下同。上以為然。

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為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茍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夫，音扶。行，下孟翻。古之為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髮之私於其間。茍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8**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棃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使，疏吏翻。棃園事始二百一十一卷玄宗開元二年。程大昌曰︰棃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所留者悉隸太常。

**9**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鎭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幷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河中、靈、夏皆有鹽池。朔方塞下有六城。單，音蟬。帥，所類翻。使，疏吏翻。權任旣重，功名復大，復，扶又翻。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久不決。甲申，詔尊子儀為尚父，太公望為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為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為單于大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鎭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領其任。將，卽亮翻。邠，卑旻翻。長，知兩翻。降，戶江翻。夏，戶雅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

**10**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鷃鷃，烏諫翻。上慶雲圖。上，時掌翻；下得上、上言同。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卿雲，卽慶雲也。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令，力丁翻。先，悉薦翻。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荊山之陽，此禹貢所謂「導汧及岐至于荊山」者也。唐屬京兆富平縣界。及豹、貀、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貀，似豹，無前足，音女滑翻。史炤曰︰貀，似貍，蒼黑，無前足，善捕鼠。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淄，莊持翻。

**11**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為節度使。使，疏吏翻。

**12**辛卯，以河陽鎭遏使馬燧為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謂去年鮑防之敗也。按東都事略張齊賢傳︰柏井，在幷州城北四十里。宋朝徙幷州城於陽曲縣。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敎之數月，皆為精騎。騎，奇寄翻。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稱，尺證翻。衣，於旣翻。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陳，讀曰陣。塞，悉則翻。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

**13**兵部侍郞黎幹，狡險諛佞，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二人皆為衆所惡。惡，烏路翻。時人或言幹、忠翼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為皇后，妃子韓王迥為太子。上卽位，幹密乘轝詣忠翼謀事；事覺，丙申，幹、忠翼並除名長流，至藍田，賜死。

**14**以戶部侍郞判度支韓滉為太常卿，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度，徒洛翻。滉，呼廣翻。尚，辰羊翻。先是，晏、滉分掌天下財賦，先，悉薦翻。大曆六年，韓滉判度支。分掌財賦，當在此時。晏掌江『章︰十二行本「江」作「河」；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掊克過甚；掊，蒲侯翻。故罷其利權，尋出為晉州刺史。晉州，治臨汾縣，古平陽也，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

至德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至德元載。琦，音奇。榷，古岳翻。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曆末，計一歲『章︰十二行本「歲」下有「征賦」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緡，眉巾翻。而鹽利居其太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此東渭橋也。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15**六月，己亥朔，赦天下。

**16**西川節度使崔寧、永平節度使李勉並同平章事。使，疏吏翻。

**17**詔︰「天下冤滯，州府不為理，為，于偽翻。聽詣三司使，所謂三司使，卽御史中丞、中書省舍人、門下省給事中也。三人者，各以一司官來朝堂受詞，故謂之三司，非五代時理財之三司使也。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撾登聞鼓。唐時登聞鼓，在西朝堂之前。撾，側瓜翻。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復，扶又翻。及請度僧尼。」於是撾登聞鼓者甚衆。右金吾將軍裴諝上疏，諝，私呂翻。以為︰「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18**制︰「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費。」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刑部員外郞令狐峘上疏諫，令，力丁翻。峘，胡登翻。上，時掌翻。其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邪，音耶。上答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中，竹仲翻。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徙！」峘，德棻之玄孫也。令狐德棻，事太宗。棻，扶分翻。

**19**庚子，立皇子誦為宣王，謨為舒王，諶為通王，諒為虔王，詳為肅王。乙巳，立皇弟迺為益王，傀為蜀王。諶，氏壬翻。傀，口猥翻，又公回翻。皆以州名為王國名。『嚴︰「傀」改「遂」。』

**20**丙午，舉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衞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備顧問。新志曰︰初，太宗卽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訪問。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隨仗待制。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崔祐甫為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宋白曰︰時祐甫奏準元敕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待制官，待奏事官盡，然後趨出，便於內廊賜待進止，至酉時然後放。令，力丁翻。更，工衡翻；下同。

**21**庚戌，以朱泚為鳳翔尹。泚，且禮翻，又音此。

**22**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少，詩沼翻。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遺，于季翻。宰相嘗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相，息亮翻。貯，丁呂翻。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茗，莫迥翻；茶之晚取者。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23**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東都園苑使，唐初苑總監之職也。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琇，息救翻。更名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章︰十二行本「外」下有「詔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上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視事矣。

**24**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使，疏吏翻。勞，力到翻。將，卽亮翻。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治，直吏翻。幾，居衣翻。

**25**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26**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諡；尚，辰羊翻。上，時掌翻。壼，苦本翻；宮中道也。按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改元上元，是日追尊高祖、太宗。政在宮壼，謂武后專政也。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天寶十三載，加祖宗諡號幷廟號皆為九字。而羣臣上玄宗尊號凡十四字。未知顏眞卿所謂加至十一字何帝也。諡，神至翻。按周之文、武，稱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為褒，少不為貶。少，始紹翻。今累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初諡，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高宗天皇大帝，中宗孝和皇帝。睿宗曰聖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獨兵部侍郞袁傪，傪，昌含翻，又七感翻。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也。按唐陵中玉冊，自睿宗聖眞皇帝以上所刻皆初諡。然玄宗諡冊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肅宗諡冊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袁傪所謂木主、玉冊皆已刊勒，有見乎此耳。

**27**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使，疏吏翻。右銀臺門，在東內宮城西面。又北，則九仙門。置客省以處之；處，昌呂翻。及上書言事『章︰十二行本「事」下有「孟浪者」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失職未敍，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幷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廩給，其費甚廣。度，徒洛翻。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敍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28**壬申，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載，祖亥翻，又音如字。璘，離珍翻。初，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吏亂後，法度墮弛，墮，讀曰隳。大臣將帥『章︰十二行本「帥」下有「宦官」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治，直之翻。妖，於驕翻。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宮司，掌宮禁園禦者也。謂之奉成園。雍錄︰奉成園，在安邑坊。自丹鳳門南出，東街第六坊，為安邑坊。

**29**癸丑，『嚴︰「丑」改「酉」。』減常貢宮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30**庚辰，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紇，下沒翻。先，悉薦翻。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給饔餼，熟曰饔，生曰餼，餼，許旣翻。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日縱貪橫，橫，戶孟翻。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衣，於旣翻。華服，中華之服也。誘取妻妾，故禁之。誘，羊久翻。

**31**辛卯，罷天下榷酒收利。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師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榷，古岳翻。

**32**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卽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處也。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才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苑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郞，上及諸曹尚書，皆為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久次者一人為承旨。親重無比。為張涉以贓賄得罪張本。乙未，以涉為右散騎常侍，仍為學士。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 唐紀四十二起屠維協洽（己未）八月，盡重光作噩（辛酉）五月，凡一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曆十四年**（己未、七七九）

**1**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郞，大曆十二年，楊炎以黨元載貶。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並同平章事。考異曰︰崔祐甫與炎皆自門下遷中書，是時中書在上也。憲宗以後，門下在上，中書在下，不知何時升改。上方勵精求治，治，直吏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相，息亮翻。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詼諧，粗，讀曰麤。喜，許記翻。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

**2**代宗之世，吐蕃遣使求和，吐，從暾入聲。數，所角翻。使，疏吏翻；下同。而寇盜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使，疏吏翻。俘，方無翻。江，謂大江之南。嶺，謂五嶺之外。上欲以德懷之，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少，始照翻。襲衣，衣一襲也。衣一稱為一襲。

**3**協律郞沈旣濟上選舉議，唐志︰協律郞，掌和律呂，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屬太常寺，正八品上。上，時掌翻。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選，須絹翻；下同。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唐擇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其體貌豐偉；言，取其言詞辯正；書，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優長。簿歷，所以著其資考殿最。俯仰，則觀諸身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今人未土著，夫，音扶。著，直略翻。不可本於鄕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敍，吏部、兵部得參議焉。長，知兩翻。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守，手又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其私冒。不愼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稱，尺證翻。紊亂無任。紊，文運翻。任，音壬。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郞，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量，音良。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郞無益也。焉，於虔翻。更，工衡翻。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曏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則安能鎭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旣濟，吳人也。等使，疏吏翻；下諸使同。將，卽亮翻。令，力丁翻。選，須絹翻。

**4**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治，直吏翻。行，下孟翻。衡州治衡陽縣，屬湖南觀察。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大曆五年，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陷以法，貶潮州刺史。度嶺為貶。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相，息亮翻。復，扶又翻。始，皋之遭誣在治，在治者，謂獄吏治其事。皋以囚服在列。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宗罷龜，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卽貶于潮，卽，就也。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皋，明之玄孫也。曹王明，太宗之子。

**5**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旣代郭子儀，邠府宿將史抗、溫儒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不服。邠，卑旻翻。龐，部江翻。怏，於兩翻。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衞，『章︰十二行本「衞」下有「懷光遣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旣離營，監，工銜翻。翟，萇伯翻。奏令，力丁翻。離，力智翻。使人追捕，誣以他罪，且曰︰「黃萯之敗，黃萯敗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九年。萯，音倍。職爾之由！」盡殺之。

**6**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寧。

**7**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永泰元年，崔旰入成都，至是，十四年矣。恃地險兵強，恣為淫多，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南詔王閤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卒，子恤翻。迦，音加。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吐，從暾入聲。文州，漢陰平之地，隋為曲水縣，義寧三年，分武都之曲水、正西、長松置文州。扶州，古鄧至地，後周天和中，置扶州。舊本置龍涸防，與陰平接界。蓋吐蕃出扶、文，南詔出黎、雅也。一出黎、雅，黎州之地，漢屬越嶲郡界，隋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黎州，漢沈黎縣；雅州，漢嚴道縣；境相接也。考異曰︰建中實錄、裴垍德宗實錄，此月吐蕃三道入寇，皆在梁、益之境。而來年四月，乃云︰「去冬吐蕃三道來侵︰一自靈武，一自山南，一自蜀。」又云︰「贊普謂韋倫曰︰『今靈武之師，聞命輟矣，而山南已入扶、文，蜀師已趣灌口，追且不及。』」與此自相違。今不取。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將，卽亮翻。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鎭。趣，讀曰促。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泚，且禮翻，又音此。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將，卽亮翻。更，工衡翻。帥，所類翻。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復，扶又翻，又如字，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

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衞，為右神策都將。璘，離珍翻。使，疏吏翻。晟，成正翻。將，卽亮翻。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邠、隴，邠寧、隴右二鎭之兵也。將，卽亮翻。又音如字；下同。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史炤曰︰曲，姓也。漢有代郡太守曲謙。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垻，江油，漢、魏為無人之地，晉始置平武縣，隋改為江油縣，帶龍州。利州管下景谷縣西北有白垻鎭城。垻，必駕翻。蜀人謂平川為垻。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吐，從暾入聲。七盤縣，屬巴州，武后久視元年置。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渡河外，大渡河，在雅州盧山縣。寰宇記︰大渡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界，於黎州，為南邊要害之地。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自瀘州南渡瀘水六百五十里，至羊苴咩城。舊史︰陽苴咩城，南去大和十餘里，東北至成都二千四百里，去雲南城三百里。誘，羊久翻。咩，莫者翻，又徐婢翻。史炤曰︰苴，音酢，又徐嗟切。咩，音養，又彌嗟切。薛能聞官軍破吉浪詩︰「越嶲通遊客，苴咩鬧聚蚊。」又西縣塗中︰「野色生肥羊，鄕儀搗散茶。梯航經杜宇，烽火徹苴咩。」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為日東王。

**8**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隸人，僕隸之屬。右金吾將軍非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德宗之猜忌，裴諝於其初政已窺見之。諝，私呂翻。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9**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元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檀山。廟號代宗。將發引，上送之，見轀輬車不當馳道，稍指丁未之間，引，羊晉翻。轀，音溫。輬，音涼。考異曰︰按車指丁未之間，則行出道外矣。蓋出門，欲斜就道西，不當道中間行耳。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喜，許記翻。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嶼、黎幹皆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璵，音余。雅，素也。山陵但取七月之期，禮︰天子七月而葬。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復，扶又翻；下謀復同。

**10**十一月，丁丑，以晉州刺史韓滉為蘇州刺史、浙江東·西觀察使。滉，呼廣翻。使，疏吏翻。

**11**喬琳衰老耳聵，聵，五怪翻。上或時訪問，應對失次，所謀議復疏闊。壬午，以琳為工部尚書，罷政事。上由是疏張涉。喬琳，涉所薦也。尚，辰羊翻。

**12**楊炎旣留崔寧，二人由是交惡。炎託以北邊須大臣鎭撫，癸巳，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鎭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鎭坊州。單，音蟬。以荊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又以靈鹽節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靈、鹽州留後；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振武等城，綏·銀·麟·勝州留後；考異曰︰舊傳云，王雄為振武。今從實錄。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坊、丹州留後。時寧旣出鎭，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且窺其所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令，力丁翻。伺，相吏翻。考異曰︰舊傳︰「初，寧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讒毀劉晏，寧又救解之，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至，上遣寧還鎭。炎懼怨己，入蜀難制，奏止之。」按寧為御史大夫，在吐蕃、南蠻寇蜀後。舊傳恐誤。

**13**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14**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唐制︰太府掌廩藏、財貨出納、比部掌句會。蜀註曰︰唐制︰天上財賦皆納於左藏，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校其出入。貯，丁呂翻。藏，徂浪翻。上，時掌翻。比，音毗。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琦，音奇。度，徒洛翻。使，疏吏翻。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將，卽亮翻。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百寶大盈庫，始於玄宗朝，詳見二百二十八卷德宗建中四年十月註。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定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藏，徂浪翻。復，扶又翻。贏，有餘也。縮，不足也。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耗，當讀曰眊，或讀如字。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度，徒洛翻。量數奉入，量，音良。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卽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下，遐稼翻。考異曰︰德宗實錄作「三、五十萬匹」，今從建中實錄。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15**丙寅晦，日有食之。

**16**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帥，所類翻。上遣都官員外郞關播招撫之。唐都官郞，掌俘隸簿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冤。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比以下詔求賢，比，毗至翻，近也。「以」，當作「已」。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以為理乎！」使，疏吏翻。幾，居希翻。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17**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輿入中書，或休假在第，令，力丁翻。假，古訝翻。大事令中使咨決。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諱适，代宗長子也。諡法︰諫爭不威曰德，言不威拒諫也；執義揚善曰德，言稱人之善也。

## 建中元年（庚申、七八○）

**1**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上，時掌翻。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定。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比，毗至翻。比來，猶云近來也。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斂，力贍翻。調，徒弔翻。趣，讀曰促。無復常準。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統，他綜翻，俗從上聲。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章︰十二行本「旬」上有「民」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輸月送，不勝困弊，勝，音升。率皆逃徙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著，直略翻。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州、縣有主戶、客戶。天寶三載，令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三十三以上成丁。量，音良。見，賢遍翻。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言居行皆無僥幸之利也。僥堅翻。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傜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2**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郞，不相悅。射，寅射翻。尚，辰羊翻。元載之死，晏有力焉。事見上卷代宗大曆十三年。載，祖亥翻，又如字。及上卽位，晏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多上，時掌翻。使，疏吏翻。又有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者。風言，謂得於風聞而言之者也。楊炎為宰相，欲為元載報仇，因為上流涕言︰「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幹、忠翼死於大曆十四年，事見上卷。為，于偽翻。相，息量翻。臣為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崔祐甫言︰「茲事曖昧，陛下已曠然大赦，不當復究尋虛語。」曖，音愛。復，扶又翻。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尚，辰羊翻。比，毗至翻。今宜復舊。」上從之。甲子，『張︰「子」作「午」。』按是月無甲子，恐是丙子，否則戊子。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唐志︰金部掌天下庫藏出納之數，京市、互市、和市、宮市、交易之事。倉部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考異曰︰建中實錄曰︰「初，大曆中，上居東宮，貞懿皇后方為妃，有寵，生韓王迥。帝又鍾愛，故閹官劉清潭、京兆尹黎幹與左右嬖幸欲立貞懿為皇后，且言韓王所居獲黃蛇，以為符，動搖儲宮，而晏附其謀，冀立殊效，圖為宰輔。時宰臣元載獨保護上，以為最長而賢，且嘗有功，義不當移。王縉亦謂人曰︰『晏，黠者也。今所圖無乃過黠乎！』後其議漸定。貞懿卒不立。上憾之。至是，以晏大臣而附邪為姦，不去將為亂。託陳奏不實，謫為忠州刺史。」沈旣濟、楊炎所薦，蓋附炎為說。今從舊傳。

**3**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黜陟使，始置於太宗貞觀八年。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先，悉薦翻。朝，直遙翻。河北黜陟使洪經綸，考異曰︰建中實錄，黜陟使十一人，而無名。德宗實錄有十人名，而無河北道及經綸名。蓋脫誤也。不曉時務，聞悅軍七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下，遐稼翻、令，力丁翻。悅陽順命，如符罷之。旣而集應罷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軍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自衣食乎！」衆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侻而怨朝廷。為田侻連諸鎭之兵以拒命張本。

**4**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任，音壬；載，祖亥翻，又音如字。元載策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八年。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陵陽渠，在豐州九原縣。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使，疏吏翻。沮，在呂翻。丁未，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鎭、北庭留後劉文喜為別駕。為劉文喜以涇州拒命張本。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郢，以井翻。喪，息浪翻。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今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疏，所據翻。旣而陵陽渠竟不成，棄之。

**5**上用楊炎之言，託以奏事不實，己酉，貶劉晏為忠州刺史。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

**6**癸丑，以澤潞留後李抱眞為節度使。為李以澤潞為國藩翰張本。

**7**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秦、原，謂秦州、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唯寧各將萬人翼其後。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卽亮翻，又音如字。詔下涇州為城具，下，遐稼翻。為築城之具也。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屛，十餘年矣。將，卽亮翻。屛，必郢翻，蔽也。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邠，卑旻翻。著，直略翻。徙涇州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三年。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先棄原州不守，故云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旣誅溫儒雅等，事見大曆十四年。帥，所類翻；下同。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五將，卽史抗、溫儒雅、龐仙鶴、張獻明、李光逸。將，卽亮翻。今又來此，吾屬無能憂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復，扶又翻，或如字。不，讀曰否，又讀如字。泚，且禮翻，又音此。癸亥，以朱泚兼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懷光。使，疏吏翻。

**8**三月，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金，事覺；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校，古效翻。朝，直遙翻。言於上曰︰「陛下貴為天子，而先生以乏財犯法，以臣愚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張涉先侍讀東宮，故李忠臣言以為先生。上意解，辛未，放涉歸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為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諸王傅。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

**9**楊炎罷度支、轉運使，度，徒洛翻。命金部、倉部代之。旣而省職久廢，謂尚書省諸司失其職已久。耳目不相接，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癸巳，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郞、判度支，以金部郞中萬年杜佑權江、淮水陸轉運使，皆如舊制。復，扶又翻，或如字。諸杜居城南，時號「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戶貫則萬年。

**10**劉文喜又不受詔，欲自邀旌節；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質，音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泚，且禮翻，又音此。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使，疏吏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11**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吐，從暾入聲。帝初卽位，欲以德懷吐蕃，遣倫歸代宗朝所獲之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還部落，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英威聖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贊普卽發使隨倫入貢，且致賻贈。致代宗之賻贈也。賻，音附。癸卯，至京師，上禮接之。旣而蜀將上言︰「吐蕃豺狼，所獲俘不可歸。」將上，上卽亮翻，下時掌翻。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又悉歸劍南所獲之俘也。考異曰︰建中實錄曰︰「及境，境上守陴者焚樓櫓、棄城壁而去。初，吐蕃旣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廣，守兵勞弊，以國家始因用胡為邊將而致禍，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為非族類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悉以為婢僕，故其人苦之。及見倫歸國，皆毛裘蓬首，窺覷牆隙，或搥心隕泣，或東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虛實，望王師之至若歲焉。君子曰，惜乎，人心之可乘也。若逾代之後，斯人旣沒，後生安於所習，難乎哉！」此恐沈旣濟之溢美，且欲附楊炎復河、隴之說耳。今不取。

**12**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自代宗迄于五代，正、至、端午、降誕，州府皆有貢獻，謂之四節進奉。將，卽亮翻。癸丑，上生日，上生於天寶元年四月十九日，不置節名。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縑，幷絲繒也。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度，徒洛翻。

**13**五月，戊辰，以韋倫為太常卿；乙酉，復遣倫使吐蕃。復，扶又翻。倫請上自為載書，載書，盟誓之書。與吐蕃盟；楊炎以為非敵，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令上畫可而已，從之。令，力丁翻。

**14**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泚，且禮翻，又音此。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朝，直遙翻。上，時掌翻。勝，音升。上皆不聽，曰︰「微孼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孼，魚列翻。將，卽亮翻。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帝初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凡在行營，皆部曲也。豈肯附叛臣，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為，于偽翻。梟，堅堯翻。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孔子之言。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減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賜予如故。予，讀曰與。於是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為，于偽翻。城中勢窮。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考異曰︰邠志曰︰「詔李懷光、朱泚幷軍誅之，師圍涇城，數月不拔。文喜使其子求救于吐蕃。蕃衆將至，二將議退軍以避之。都遊弈使韓遊瓌爭之曰︰『西戎若來，涇衆必變，義不為文喜沒身於戎虜。』秋七月，西蕃遊騎登高，麾涇人。涇人果曰︰『始吾為文喜求節度耳，王師致討，困則歸之，安能赤土塗面為異方之人乎！』劉海賓因之殺文喜，以衆降泚。泚無所戮，涇人德之，萌泚之亂亦自此始。」按是時吐蕃通好，無入援文喜事。又實錄此月涇州平，而邠志云七月西蕃至，皆相違。今從建中實錄。而原州竟不果城。

自上卽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15**六月，甲午朔，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崔祐甫薨。薨，呼肱翻。

**16**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上，時掌翻。力智翻。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考異曰︰舊傳云︰「道茂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脩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牆，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蒼猝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今從實錄及崔庭光幸奉天錄。

**17**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紇，下沒翻。及有功於唐，謂平安、史也。唐賜遺甚厚，遺，于季翻。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為，于偽翻。而虜俗亦壞。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驕不為禮。九姓胡附回紇者，說登里以中國富饒，今乘喪伐之，可有大利。使，疏吏翻。說，式芮翻。考異曰︰旣云乘喪入寇，當在去年。今因源休冊命，追敍之耳。登里從之，欲舉國入寇。其相頓莫賀達干，登里之從父兄也，相，息亮翻。從，才用翻。諫曰︰「唐，大國也，無負於我，吾前年侵太原，獲羊馬數萬，可謂大捷，事見上卷代宗大曆十三年。而道遠糧乏，比歸，士卒多徒行者。比，必利翻，及也。道遠糧乏，士卒殺馬食之，故多徒行。今舉國深入，萬一不捷，將安歸乎！」登里不聽。頓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舉兵擊殺之，幷九姓胡二千人，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咄，當沒翻。伽，求迦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見，賢遍翻。願為藩臣，垂髮不翦，以待詔命。乙卯，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頓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少，始照翻。臨漳縣，屬相州，本鄴縣地，東魏孝靜帝分鄴縣，於鄴城中置臨漳縣。考異曰︰舊傳曰︰「休妻，卽吏部侍郞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卽王翊甥壻也。休與王氏離絕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為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旣在職久，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回紇。」按休奉使時，回紇方恭順，張光晟未殺董突，炎安知回紇欲殺休而遣之！今不取。

**18**秋，七月，丙寅，邵州賊帥王國良降。帥，所類翻。降，戶江翻。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將，卽亮翻。使，疏吏翻。武岡縣，漢零陵郡都梁縣之地，晉分都梁置武岡縣，今岡東五十里，有漢都梁故城，是也。後漢武陵蠻為漢所伐，來保此岡，故謂之武岡。郡國志云︰武岡，接武陵，因以得名，隋廢，武德四年，分邵陽復置武岡縣，屬邵州。新志曰︰本武攸縣，武德四年更名。梁夫夷縣，在今武岡界。以扞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被，皮義翻。詔荊、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荊南節度使，治荊州。黔中觀察使，治黔州。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洪州。桂管經略觀察使，治桂州。黔，音禽。連年不能克。及曹王皋為湖南觀察使，曰︰「驅疲甿，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遺國良書，遺，于季翻。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辛京杲所構，曹王皋事見上大曆十四年。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朝，直遙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決。皋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呼，火故翻。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皋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按新書南蠻傳︰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地數千里，種落甚衆。乾元以來，累為叛亂，與夷獠梁崇牽、覃問、西原酋長吳功曹合兵內寇，陷道州，進攻永州，陷邵州。辛京杲遣王國良戍武岡，國良亦叛。建中初，城漵州以斷西原，國良乃降。降，戶江翻。

**19**辛巳，遙尊上母沈氏為皇太后。沈氏以開元末選入代宗宮，安祿山之亂，玄宗避賊，諸王妃妾不及從者，皆為賊所得，拘之東都之掖庭。代宗克東都，入宮，得沈氏，留之東都宮中。史思明再陷東都，遂失所在。

**20**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使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忠州，荊南巡屬也，故庾準得以誣奏劉晏。使，疏吏翻。泚，且禮翻，又音此。朝，直遙翻；下同。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己丑，乃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鎭所據，貢賦不入，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朝，直遙翻。仰，牛向翻。所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初為轉運使，獨領陜東諸道，寶應元年，劉晏充度支、轉運等使。代宗廣德二年，始以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乃疏浚汴水以開漕運之利。陝，失冉翻。陝西皆度支領之，末年兼領，未幾而罷。度，徒洛翻。大曆十四年，晏兼判度支，建中元年罷。幾，居豈翻。

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覘，丑廉翻。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使司，謂轉運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悍，候旰翻，又下罕翻。句，古候翻。出納錢穀，『章︰十二行本「穀」下有「事雖至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無「事」字。』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能逮。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敎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紿。紿，待亥翻。當時權貴，或以親故屬之者，屬，之欲翻。晏亦應之，使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其場院要劇之官，俸，扶用翻。少，始紹翻。場，謂交場、船場。院，謂巡院。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章︰十二行本「財」下有「常」字；乙十一行本同。』以愛『章︰十二行本「愛」作「養」；乙十一行本同。』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知院官，掌諸道巡院者也。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使，疏吏翻。如干，猶言若干也。程大昌曰︰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說︰干者，十干，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卽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殍，居表翻。賑，津忍翻。蕃，音煩。晏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見，賢遍翻。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統，他綜翻，俗音如字。緡，眉巾翻。榷，古岳翻。代宗寶應元年，更豫州為蔡州，避上名也。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鄕置鹽官，收鹽戶所煑『鄒︰「煑」應作「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復，扶又翻；下價復同。其江嶺間去鹽鄕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後又榷茶，遂置常平茶鹽官。貯，丁呂翻。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而價復貴於海鹽。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先，悉薦翻。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敎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汴，皮變翻。江船達揚州，入淮；汴船自清口達河陰。開元二十二年，分汜水、武涉、滎澤，置河陰縣，屬河南府，河陰倉。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渭口，謂渭水入河之口。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沈，持林翻。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艘，蘇遭翻。將，卽亮翻。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艘，蘇遭翻。緡，眉巾翻。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窘，巨隕翻。八銖為錙，十絫為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以給之，無復羨餘，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羨，于線翻，羨贏也。船益脆薄易壞，易，以豉翻。漕運遂廢矣。宋白曰︰武德、永徽之後，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皆言漕運未通濟。後監察御史王師順請運晉、絳之粟于河、渭之間，始置渭橋倉。開元初，李傑為水運使，始大興漕事。十八年，裴耀卿以言漕運拜江淮轉運使，以崔希逸、蕭炅為副。轉運、鹽鐵有副使自此始。肅宗初，第五琦以錢穀見，始置江淮租庸使，乾元初，加鹽鐵使，始大鹽鐵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立監院官吏。至劉晏，始以鹽鐵兼漕運。

晏為人勤力，事無閒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21**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董突『張︰作「突董」；下同。』等九百餘人。董突者，武義可汗之叔父也。晟，成正翻。紇，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上卽位，命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輜重甚盛。帥，讀曰率。輜，莊持翻。重，直用翻。至振武，留數月，厚求資給，日食肉千斤，他物稱是，稱，刀證翻。縱樵牧者暴踐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殺回紇，取其輜重，而畏其衆強，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踐，息淺翻。種，章勇翻。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歸，乃密獻策於光晟，請殺回紇。光晟喜其黨自離，許之。上以陜州之辱，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寶應元年。陜，失冉翻。心恨回紇；光晟知上旨，乃奏稱︰「回紇本種非多，紇，下沒翻。晟，成正翻。種，章勇翻。所輔以強者，羣胡耳。今聞其自相魚肉，頓莫賀新立，移地健有孼子，登里可汗名移地健。及國相、梅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國相，息亮翻。宋白曰︰梅錄，回鶻將軍號。柳公綽帥河東時，有梅錄將李暢入貢。國未定。彼無財則不能使其衆，陛下不乘此際除之，乃歸其人，與之財，正所謂借寇兵齎盜糧者也。引李斯諫秦王逐客之言。請殺之。」三奏，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為禮；董突怒，執而鞭之數十。光晟勒兵掩擊，幷羣胡盡殺之，聚為京觀。獨留一胡，使歸國為證，曰︰「回紇鞭辱大將，且謀襲據振武，故先事誅之。」將，卽亮翻。觀，古玩翻。先，悉薦翻。上徵光晟為右金吾將軍，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幣。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讎，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睦王述，上弟也。為，于偽翻。

**22**加『章︰十二行本「加」上有「丁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盧龍、隴右節度如故。使，疏吏翻。以舒王謨為四鎭、北庭行軍、涇原節度大使，行軍，當作行營。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為留後。為後姚令言以涇原兵作亂張本。考異曰︰舊傳︰「孟皞尋歸朝，遂拜令言為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按實錄，建中三年八月，以涇原節度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此年必始為留後也。按姚令言傳︰建中元年，孟皞為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謹肅，堪任將帥。皞尋歸朝。謨，邈之子也。邈，代宗子，大曆八年薨。早孤，上子之。

**23**癸丑，詔贈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餘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第」，恐當作「策」。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馬負而賜之。

**24**九月，壬午，將作奏宣政殿廊壞，十月魁岡，未可脩。陰陽家拘忌，有天岡、河魁。凡魁岡之月及所繫之地，忌脩造。史炤曰︰魁岡者，北斗魁星之氣，十月在戌，為魁岡。宋白曰︰陰陽氏書，謂是歲孟冬為魁岡，不利脩作。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卽命脩之。

**25**大曆以前，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斂，力贍翻。長，知兩翻。俸，扶用翻。元、王，謂元載、王縉也。天下不按贓吏者殆二十年。考異曰︰建中實錄云「三十年」，蓋字之誤也。惟江西觀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㝢發之。時以宣、歙二州依山而扼江、湖之要，分置觀察使。使，疏吏翻。嗣，祥吏翻。歙，音攝。員，音運，姓也。冬，十月，己亥，貶連山尉。連山縣，屬連州，晉武帝分桂陽立廣惠縣，隋改為廣澤，仁壽元年，改為連山縣，避太子廣諱也。於是州縣始畏朝典，不敢放縱。

上初卽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朝，直遙翻。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將，卽亮翻。邪，音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26**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為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尚，辰羊翻。行，下孟翻，又音如字。

**27**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苦。令，力丁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28**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先，悉薦翻。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兄、『章︰十二行本「兄」上有「諸父」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有縣主將嫁，擇用丁丑，是日，上之從父妹卒，姊，蔣兕翻。從，才用翻。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備，供，居用翻。張，知亮翻。且殤服不足廢事。」殤，音傷。說文︰未成人而死者為殤。禮︰十九至十六死者為長殤，十五至十二死者為中殤，十一至八歲死者為下殤。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卒罷之。卒，子恤翻。至德以來，國家多事，公主、郡、縣主多不以時嫁，有華髮者，雖居禁中，或十年不見天子；上始引見諸宗女，髮中白者曰華。見，賢遍翻。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齎小大之物，必經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陽等九『章︰十二行本「九」作「凡」；乙十一行本同。』十一縣主。齎，則兮翻。

**29**吐蕃見韋倫再至，益喜。是年五月，韋倫再使吐蕃。吐，從暾入聲。十二月，辛卯朔，倫還，吐蕃遣其相論欽明思等入貢。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相，息亮翻。

**30**是歲，冊太子母王氏為淑妃。

**31**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籍兵，兵之著籍者也。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緡，眉巾翻。

**二年**（辛酉、七八一）

**1**春，正月，戊辰，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恆、冀，成德軍。考異曰︰建中實錄云︰「二月丁巳，寶臣卒。」疑奏到之日也。今從德宗實錄。谷況燕南記曰︰「忠志末年，惟納妖妄之人、兼陰陽、術數、諂媚茍且之輩，爭獻圖讖，稱有尊位，詐作朱草、靈芝，鑿石上作名字。又於後堂院結壇場，清齋菜食，置金杯、玉斝、銀盤，云甘露神酒自至其內。又言天符下降。忠志自謂命符上天，將吏罔有諫者。使行文牒，布告州縣云︰『靈芝朱草，王者之瑞，輒生壇上，香滿院中，靈石呈祥，天符飛應，甘露如蜜，神酒盈杯，匪我所求，不期自至，各牒管內郡縣，宜令知委，同為喜慶也。』旣而日為妖妄者更相矯云︰『不日當有天神下降，持金箱玉印而至，然後卽大位，為天所授也。四方皆自歸伏，不待征討，海內坐而定矣。』忠志大悅。多以金、銀、羅、錦、異物賞之。陰陽、妖妄者自知虛偽，恐事泄見誅，共言︰『相公宜服甘露、靈芝草湯，卽天神降速。』忠志一任妖者，遂於湯中密著毒藥，旣飲畢，便失音，三日而卒。」舊傳亦以為然。按方士妖妄，必為一府所疾，所憑恃者寶臣一人耳。若酖殺寶臣，身在府中，逃無所之，安能免死乎！計方士雖愚，必不為此。蓋時人見寶臣曾飲其湯，遇疾而死，以為方士所酖，谷況承而書之耳。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以其年少闇弱，少，詩照翻。豫誅諸將之難制者將，卽亮翻。深州刺史張獻誠等，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朝，直遙翻。孝節泣曰︰「如此。孝節必死。」孝忠曰︰「往則倂命，我在此，必不敢殺汝。」遂歸，寶臣亦不之罪也。兵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寶臣特親愛之，以女妻其子士眞，使，疏吏翻。妻，七細翻。士眞復厚結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獨全。史言人不可妄殺，且為孝忠、武俊歸國張本。復，扶又翻。

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詐為寶臣表，求令惟岳繼襲，上不許；令，力丁翻。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且諭之。惟岳厚賂宏，宏不受，還報。惟岳乃發喪，自為留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上又不許。汲縣，屬衞州。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將，卽亮翻。

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事見上卷代宗大曆十二年。嗣，祥吏翻。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見上卷大曆十四年。寶臣力為之請于朝，為，于偽翻；下屢為同。朝，直遙翻。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悅初襲位，事朝廷禮甚恭，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請先為備。至是悅屢為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諫曰︰「惟岳已據父業，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曏日因其所而命之多矣，而亂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德宗銳於削平藩鎭而發是言，誠中肅、代之病，而終不能巳亂，亦以召亂，所行者未能副其言也。長，知丈翻。然則惟岳必為亂，命與不命等耳。」竟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勒兵拒命。

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田承嗣者，悅之伯父也。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柰何無故與恆、鄆共為叛臣！成德節度使治恆州，淄青節度使治鄆州，故以恆、鄆稱之。恆，戶登翻。鄆，音運。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內，竟以憂卒。卒，子恤翻。

成德判官邵眞聞李惟岳之謀，泣諫曰︰「先相公受國厚恩，大夫衰絰之中，相，息亮翻。衰，倉回翻。遽欲負國，此甚不可。」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且請討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則旄節庶幾可得。」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幾，居希翻。惟岳然之，使眞草奏。長史畢華曰︰「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長，知兩翻。好，呼到翻。柰何一旦棄之！且雖執其使，朝廷未必見信。正己忽夾襲我，孤軍無援，何以待之！」惟岳又從之。

前定州刺史谷從政，惟岳之舅也，有膽略，頗讀書，王武俊等皆敬憚之，為寶臣所忌，從政乃稱病杜門。惟岳亦忌之，不與圖事，日夜獨與胡震、王他奴等計議，多散金帛以悅將士。將，卽亮翻。從政往見惟岳曰︰「今海內無事，自上國來者，時藩鎭竊據，自比古諸侯，謂京師為上國。皆言天子聰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爾今首違詔命，天子必遣諸道致討。將士受賞，『章︰十二行本「賞」下有「之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皆言為大夫盡死；為，于偽翻；下且為同。茍一戰不勝，各惜其生，誰不離心！大將有權者，乘危伺便，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伺，相吏翻。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殆以百數，撓敗之際，撓，奴敎翻。其子弟欲復仇者，庸可數乎！又，相公與幽州有隙，謂李寶臣襲朱滔也。事見上卷代宗大曆之十年。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天子必以為將；滔與吾擊柝相聞，左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謂接境也。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之得獸也，何以當之！是後李惟岳禍敗，皆如谷從政所言。昔田承嗣從安、史父子同反，身經百戰，凶悍聞於天下，嗣，祥吏翻。悍，下罕翻，又戶旰翻。違詔舉兵，自謂無敵；及盧子期就擒，吳希光歸國，承嗣指天垂泣，身無所措。賴先相公按兵不進，且為之祈請，先帝寬仁，赦而不誅，事亦見上卷大曆十年。相，息亮翻。為，于偽翻。不然，田氏豈有種乎！況爾生長富貴，齒髮尚少，不更艱危，種，章勇翻。長，知丈翻。少，詩照翻。更，工衡翻。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為乎！為爾之計，不若辭謝將佐，使惟誠攝領軍府，身自入朝，乞留宿衞，因言惟誠且留攝事。恩命決於聖志；上必侻爾忠義，縱無大位，不失榮祿，永無憂矣。不然，大禍將『章︰十二行本「將」下有「至悔之何」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及。吾亦知爾素疏忌我，顧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章︰十二行本「岳」下有「及左右」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見其言切，益惡之。從政乃復歸，杜門稱病。將，卽亮翻。朝，直遙翻。惡，烏路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惟誠者，惟岳之庶兄也，謙厚好書，得衆心，好，呼到翻。其母妹為李正己子婦。母妹者，惟誠同母之妹也。是日，惟岳送惟誠於正己，正己使復姓張，遂仕淄青。惟岳遣王他奴詣從政家，察其起居，將殺之，示之以意，使自引分。從政飲藥而卒；卒，子恤翻。且死，曰︰「吾不憚死，哀張氏今族滅矣！」李寶臣本張忠志，故云然。

劉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悅等皆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懼，劉文喜、劉晏死皆見上年。相謂曰︰「我輩罪惡，豈得與劉晏比乎！」李正己、田悅非面相告語也，使人傳言有此語。會汴州城隘，廣之，東方人訛言「上欲東封，汴，皮變翻。隘，烏介翻。東封，非東封泰山之謂，蓋用左傳燭之武說「秦伯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之語。故城汴州。」正己懼，發兵萬人屯曹州；曹州，李正己巡屬，與汴州接壤。田悅亦完聚為備，杜預曰︰完聚者，完城郭，聚人民。與梁崇義、李惟岳遙相應助，河南士民騷然驚駭。

永平舊領汴、宋、滑、亳、陳、潁、泗七州，此平李靈耀後，永平軍所領巡屬也。按代宗大曆七年，賜滑亳軍號永平；十一年，平李靈耀，增領宋、泗二州，十四年，增領汴、潁二州，滑亳未賜軍號之前，已領陳州，共七州。丙子，分宋、亳、潁別為節度使，以宋州刺史劉洽為之；以泗州隸淮南；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為懷·鄭·汝·陜四州、河陽三城節度使。使，疏吏翻。守，式又翻。嗣，祥吏翻。陜，失冉翻。旬日，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嗣恭二道，仍割鄭州隸之，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以備正己等。統，他綜翻，俗又讀如字。將，卽亮翻。

**2**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嫠，里之翻。無夫為嫠。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眞一意其為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去年遣使訪求太后。上聞之，驚喜。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上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上陽宮。強，其兩翻；下所強同。上發宮女百餘人，齎乘輿服御物就上陽宮供奉。乘，繩證翻。輿，音于。左右誘諭百方，誘，音酉。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羣臣皆入賀。唐制︰天子以隻日受朝賀，今喜於得太后，故以耦日御殿而受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處，昌呂翻。左右侍衞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謂將以詐偽伏罪，如置身俎上，以俟刀也。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為人所強，非己出也。」強，其兩翻。以牛車載還其家。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上恐後人不復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復，扶又翻。幾，居依翻。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皆非是，而眞太后竟不知所之。之，往也。

**3**御史中丞盧，奕之子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李憕、盧奕死之。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丁未，擢為大夫，擢為御史大夫。領京畿觀察使。句斷。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嘗往問疾，子儀悉屛侍妾，獨隱几待之。離，力智翻。屛，必郢翻。隱，於靳翻。或問其故，子儀曰︰「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類矣！」

楊炎旣殺鄮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譏斥朝廷。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以宣慰為名，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晏昔朋附姦邪，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而惡之，朝，直遙翻。度使，疏吏翻。惡，烏路翻。由是有誅炎之志，隱而未發。乙巳，遷炎為中書侍郞，擢盧為門下侍郞，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蕞陋，無文學，蕞，徂外翻。炎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唐制︰諸宰相，日會食於政事堂。亦恨之。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直學士，親任之。為盧以姦邪致亂張本。然為建中厲階，人皆知之，其引裴延齡以樹黨，其禍蔓延，迄於貞元之末年，人未知其罪也。故通鑑著言之。

**4**丙午，更汴宋軍曰宣武。按是時李勉以永平軍節度使鎭汴州，蓋以宋、亳、潁為宣武軍。當從新書·方鎭表。更，工衡翻。

**5**振武節度使彭令芳苛虐，監軍劉惠光貪婪；婪，盧含翻。乙卯，軍士共殺之。

**6**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通和，西邊無警，而河南、北諸鎭連兵拒命，關東騷然，故抽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上御望春樓望春樓，在灞水之西，臨廣運潭。宴勞將士，勞，力到翻。將，卽亮翻。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還之日，相與為歡。』『章︰十二行本「歡」下有「茍未捷勿飲酒」六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故不敢奉詔。」按建中元年，遣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助朱泚等討劉文喜。蓋涇州旣平，巨濟還屯奉天也。詰，去吉翻。帥，所類翻。還，音旋，又如字。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剖缾罌不發。罌，烏莖翻。上深歎美，賜書勞之。勞，力到翻。惠元，平州人也。平州，北平郡。

**7**三月，置溵州於郾城。魏收地形志︰潁川郡曲陽縣有郾城。後齊置臨潁郡，隋廢郡，為郾城縣，唐屬蔡州。時分郾城、臨潁、陳州之溵水置溵州。溵，於巾翻。郾，於建翻。

**8**辛巳，以汾州刺史王翃為振武軍使、鎭北·綏·銀等州留後。翃，戶萌翻。

**9**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于吐蕃。少，始照翻。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

**10**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朝，直遙翻。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上元中為閹宦所讒，遷延稽命；稽，緩也。及代宗嗣位，不俟駕入朝，猶不免族誅。來公，謂來瑱，死於廣德元年，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方鎭表︰大曆十四年，淮西節度使復治蔡州，賜號淮寧軍，事見上。崇義懼，益脩武備，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郭昔以告崇義得流罪，史因稱流人以敍其事。崇義聞之，請罪，上為之杖昔，遠流之；為，于偽翻；下為陳同。使金部員外郞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舟嘗奉使詣劉文喜，為陳禍福，文喜囚之，會帳下殺文喜以降，諸道跋扈者聞之，謂舟能覆城殺將。將，卽亮翻。至襄州，崇義拒境不內，惡，烏路翻。復，扶又翻。拒境者，拒之於境上。上言「軍中疑懼，請易以他使。」上，時掌翻。時兩河諸鎭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義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賞，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仍以其裨將藺杲為鄧州刺史。裨，賓彌翻。鄧州，治穰縣。

**11**五月，丙寅，以軍興，增商稅為什一。楊炎定稅法，商賈三十稅一。今增之。

**12**田悅卒與李正己、李惟岳定計，卒，子恤翻，終也，竟也。連兵拒命，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于千北助惟岳。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盜據洺、相二州，事見上卷大曆十年。洺，音名。相，息亮翻。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洺縣。臨洺，漢之易陽縣地，屬趙國，晉屬廣平郡，後魏屬魏郡，後齊廢入襄國縣，置襄國郡，後周改置易陽縣，別置襄國縣，隋開皇之六年，改易陽為邯鄲，十年，改邯鄲為臨洺，屬武安郡，唐屬洺州。范成大北使錄︰臨洺縣，東至洺州三十五里。朝，直遙翻。磁，牆之翻。悅欲阻山為境，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中圍邢州，使，疏吏翻。愔，挹淫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以斷昭義救兵，邯鄲縣，漢屬趙國，晉屬廣平郡，東魏廢，隋復置，屬武安郡，唐屬磁州。余按隋開皇十年，旣改邯鄲為臨洺，隋志不復言別置邯鄲。至唐志則臨洺縣屬洺州，邯鄲縣屬磁州，蓋邯鄲縣必復置於唐世，與臨洺各為一縣，史逸其置縣之歲月也。宋白曰︰臨洺縣，漢易陽縣地，屬趙國，魏屬魏郡，晉屬廣平郡，後魏省入邯鄲，孝文於北中府城復置易陽縣，屬廣平郡，今理是也。隋開皇六年，改易陽為邯鄲縣，十年，移邯鄲理陟鄕，在今邯鄲縣界，仍於北中府城置臨洺縣，北濱洺水為名。九域志︰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柵，測革翻。邯，音寒。鄲，音單。斷，音短。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考異曰︰馬燧傳︰「悅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洺。」燕南記︰「悅自統馬步五千人應接。」今從悅傳。邢州刺史李共、『嚴︰『「共」改「洪」。』臨銘將張伾堅壁拒守。伾，音丕。

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舊將也，老而有謀，悅寵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嗣，祥吏翻。將，卽亮翻。崿，五各翻。及攻臨洺，召曹俊問計，曹俊曰︰「兵法十圍五攻；此孫子兵法之言。尚書以逆犯順，勢更不侔。尚，辰羊翻。言以寡敵衆，勢已不侔，而以逆犯順，更不侔也。今頓兵堅城之下，糧竭卒盡，自亡之道也。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西師，謂澤潞、河東之師，自西山而下。崞，音郭。崞口，當西山之下，直相州之西。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河北二十四州，卽玄宗所謂河朔二十四郡也。自至德改郡為州，安、史旣平之後，河北又有分置之州。若以開元、天寶河北道采訪使所統大界言之，此時河北不止二十四州。邢曹俊之說，蓋因時俗傳習古語耳。諸將惡其異己·共毀之，悅不用其策。為田悅摧敗張本。惡，烏路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七

## 唐紀四十三起重光作噩（辛酉）六月，盡玄黓閹茂（壬戌），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二

**建中二年**（辛酉、七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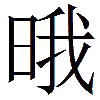
**1**六月，庚寅，以浙江東·西觀察使、蘇州刺史韓滉為潤州刺史、浙江東·西節度使，蘇州，治吳縣。滉，呼廣翻。潤州，治京口。使，疏吏翻。名其軍曰鎭海。

**2**張著至襄陽，是年四月遣著，今至襄陽。蓋張著亦疑梁崇義，遲遲不進也。梁崇義益懼，陳兵而見之。藺杲得詔不敢發，得除鄧州之詔也。馳見崇義請命。請免其死。崇義對著號泣，竟不受詔。號，戶刀翻。著復命。

癸巳，進李希烈爵南平郡王，渝州南平郡。加漢南、漢北兵馬招討使，督諸道兵討之。考異曰︰德宗實錄︰「五月己巳，加淮寧節度李希烈南平郡王、漢南·漢北通知諸道兵馬使·招撫處置使。」希烈傳曰︰「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二年六月，詔諸道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南、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今從建中實錄。楊炎諫曰︰「希烈為董秦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四年。董秦，賜姓名李忠臣。卒，子恤翻。為人狼戾無親，「狼」，當作「很」。無功猶倔強不法，掘，渠勿翻。強，其兩翻。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炎固爭之，上益不平。

荊南牙門將吳少誠以取梁崇義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誠為前鋒。少誠，幽州潞人也。將，卽亮翻。少，始照翻。潞縣，漢屬漁陽郡，晉屬燕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以潞水自塞北來經縣界名縣。

時內自關中，西曁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閩，眉巾翻。甬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後置宿州於此。渦口，渦水入淮之口。渦，音戈。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艘，蘇遭翻。上以和『嚴︰「和」改「利」。』州刺史張萬福為濠州刺史。使之通渦口水路。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淄，莊持翻。睥，匹詣翻。睨，研計翻。

**3**辛丑，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薨，呼肱翻。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毀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事並見代宗紀。朝，直遙翻。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一年。使，疏吏翻。嗣，祥吏翻。汴，皮變翻。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近，其靳翻。遣兵衞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校，古效翻。俸，扶用翻。緡，眉巾翻。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郭子儀八子，曜、晞、旰、、晤、曖、曙、映。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辯，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殆三十年，殆，近也，將也。郭子儀奮自朔方，是年肅宗至德元載也，至建中二年而薨。是年歲在重光作噩，自柔兆涒灘至重光作噩，二十六年耳，故云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將，卽亮翻。

**4**壬子，以懷、鄭、河陽節度副使李艽為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焉。艽，居包翻。使，疏吏翻。東畿，東都畿也。五縣，河陽、河陽、河清、濟源、溫、王屋。

**5**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隴，隔絕不通，陷河、隴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吐，從暾入聲。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四鎭留後郭昕帥將士閉境拒守，昕，許斤翻。帥，讀曰率。數遣使奉表，皆不達，聲問絕者十餘年；至是，遣使間道歷諸胡自回紇中來，數，所角翻。間，古莧翻。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護，賜爵寧塞郡王；廓州寧塞郡。以昕為安西大都護、四鎭節度使，賜爵武威郡王；涼州武威郡。將士皆遷七資。元忠姓名，朝廷所賜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儀弟也。

**6**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楊炎故也。因炎諫用希烈而聞之。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墮，讀曰隳。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相，息亮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以為然。庚申，以炎為左僕射，罷政事。射，寅謝翻。考異曰︰舊傳曰︰「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梁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奉使馳說，崇義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炎相。」建中實錄曰︰「炎與盧同執大政，形神詭陋，夙為人所褻，而炎氣岸高峻，罕防細故；方病，飲食無節，或為糜餐，別食閤中，每登堂會食，辭不能偶。讒者乘之，謂曰︰『楊公鄙公，不欲同食。』銜之。舊制，中書舍人分署尚書六曹以平奏報，中廢其職；議復之以疏其煩。炎不可。曰︰『不才，幸措足於斯，亦當有運用以答天造，寧常拳之手乎！』因密啓中書主書有過局者，有詔逐之。炎怒曰︰『中書，吾局也，政之不脩，吾自理之；設不理，當共議，何陰訴而越官邪！』因不相平。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寵任方盛，上欲以之平襄陽，炎以為不可。上曰︰『卿勿復言。』遂以希烈統之。時夏潦方壯，澶漫數百里，故希烈軍久不得發。會炎病，請急累日，啓免炎相以悅之。上以為然，乃使中官朱如玉就第先喻旨，翌日，遷左僕射。謁謝之日，恩旨甚渥，大懼。」按沈旣濟為炎所引，故建中實錄言炎罷相，與德宗實錄頗異。今取其可信者書之。然舊傳云「梁崇義之反，炎迫而成之」，亦近誣也。以前永平節度使張鎰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鎰，齊丘之子也。使，疏吏翻。鎰，弋質翻。張齊丘，玄宗時為朔方節度使。以朔方節度使崔寧為右僕射。射，寅謝翻。

**7**丙子，贈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書。光庭天寶末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隴，光庭堅守累年，吐蕃百方誘之，不下。伊州，治伊吾縣，漢伊吾盧地。尚，辰羊翻。吐，從暾入聲。誘，音酉。糧竭兵盡，城且陷，光庭先殺妻子，然後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昕，許斤翻。朝，直遙翻。故贈官。

**8**辛巳，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邠，卑旻翻。

**9**癸未，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眞，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李晟，大破田悅于臨洺。

時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府庫竭，士卒多死傷。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君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於朝，朝，直遙翻。詔馬燧將步騎二萬與抱眞討悅，又遣李晟將神策兵與之俱；又詔幽州留後朱滔討惟岳。李惟岳也。

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與抱眞合兵八萬，東下壺關，考異曰︰舊田悅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燧傳云︰「十一月，師次邯鄲。」恐誤。今從悅傳、燕南記。軍于邯鄲，擊悅支軍，破之。悅方急攻臨洺，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楊朝光。明日，燧等進攻朝光柵，悅將萬餘人救之，燧命大將李自良等禦之於雙岡，雙岡，在邯鄲西北，臨洺之西，亦名盧家疃。令之曰︰ 「悅得過，必斬爾！」自良等力戰，悅軍卻。燧推火車焚朝光柵，推，吐雷翻。車，尺遮翻。斬朝光，獲首虜五千餘級。居五日，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凡百餘合，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考異曰︰舊李晟傳︰「戰于臨洺，諸軍皆卻。晟引兵渡洺水，乘水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據此，則是臨洺戰在冬也，與馬燧傳「十一月師次邯鄲」相應。實錄︰「十二月庚寅，馬燧加左僕射。」又云︰「先是，悅遣將康愔領兵圍邢州，楊朝光圍臨洺，燧與抱眞及神策將李晟合勢救之，大敗賊於雙岡，斬楊朝光，擒其大將盧子昌。乘勝進軍，又破悅於臨洺，故燧等加官。」按實錄，此戰無月日，但於馬燧加官時言之。今據燧傳，先敗悅於雙岡，斬楊朝光，居五日，乃進至臨洺。卽實錄此月癸未衆軍破悅於臨洺也。實錄在此年冬，與此相違。燕南記亦云︰「七月，燧與抱眞兵八萬，自潞府東下壺關，先收邯鄲盧家砦，朝光戰死臨洺城；又大破悅。」悅退走在李正己死前，與實錄此月相應。臨洺之戰，疑諸軍已集。燧等若未至，張伾必不能獨破悅軍。新本紀︰「十一月丁丑，馬燧及田悅戰于雙岡，敗之。」不知此日何出，亦與諸書相違。今止從七月。悅引兵夜遁，邢州圍亦解。是年五月，悅使其將康愔圍邢州，悅敗走而圍亦解。

時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巳薨，子納秘之，擅領軍務。悅求救於納及李惟岳，納遣大將衞俊將兵萬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悅收合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淄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洹，于原翻。帥，讀曰率。洹水縣，屬魏州，本漢內黃地，後周武帝置洹水縣，因水而名。淄，莊持翻。鄴縣，屬相州。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艽將兵會之。艽，居包翻。

**10**八月，李納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

**11**梁崇義發兵攻江陵，至四望，今隨州隨縣之東有四望山，其山最高，四望皆可見。大敗而歸，乃收兵襄、鄧。李希烈引軍循漢而上，上，時掌翻。與諸道兵會；崇義遣其將翟暉、杜少誠逆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疎口，又破之。將，卽亮翻。翟，萇伯翻。少，始照翻。水經︰漢水自襄陽東流，又屈而西南流，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又南與疎水合。疎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邙縣北界，東入漢水，謂之疎口。漢水又南過宜城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桓溫以其父名彝，改曰蠻水。二將請降，希烈使將其衆先入襄陽慰諭軍民。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使將，同上音，又音如字。崇義閉城拒守，守者開門爭出，不可禁。崇義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12**范陽節度使朱滔將討李惟岳，軍于莫州；張孝忠將精兵八千守易州，范陽節度使治幽州，莫州在幽州南二百八十里。易州，成德巡屬，在幽州西二百一十四里。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曰︰說，式芮翻。「惟岳乳臭兒，敢拒朝命；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淮寧李僕射克襄陽，計河南諸軍，朝夕北向，恆、魏之亡，可佇立而須也。使君誠能首舉易州以歸朝廷，則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轉禍為福之策也。」朝，直遙翻。射，寅謝翻。恆，戶登翻。使，疏吏翻。孝忠然之，遣牙官程華詣滔，遣錄事參軍董稹奉表詣闕，愼，章忍翻。滔又上表薦之；上，時掌翻。土悅。九月，辛酉，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命惟岳護喪歸朝，惟岳不從。孝忠德滔，為子茂和娶滔女，為，于偽翻。深相結。

**13**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14**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對朝士亟稱其忠。亟，去吏翻。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偃蹇不臣，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

希烈旣得襄陽，遂據之為己有，上乃思承言。時承為河中尹，甲子，以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上，時掌翻。承請單騎赴鎭；至襄陽，希烈置之外館，迫脅萬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闔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軍府稍完。騎，奇寄翻。闔，戶臘翻。治，直之翻。希烈留牙將於襄州，守其所掠財，由是數有使者往來。將，卽亮翻。數，所角翻。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李希烈旣自襄陽還蔡州，尋徙鎭許州，故李承陰遣人至許、蔡，結其諸將以圖之。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等，與之陰圖希烈。為周曾等圖希烈不克而死張本。

**15**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非神靈所宅，命徙之。楊炎為相，惡京兆尹嚴郢，相，息亮翻。惡，烏路翻。左遷大理卿；盧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先，悉薦翻。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羨，于線翻。召大理正田晉議法，唐志︰大理正，從五品下，掌議獄，正科條，凡丞斷罪不當，則以法正之。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怒，監，古銜翻；下同。貶晉衡州司馬。衡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三里。田晉自朝士貶衡州司馬。更召他吏議法，更，工衡翻。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因譖炎，云「茲地有王氣，王，于況翻。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冬，十月，乙未，炎自左僕射貶崖州司馬；令，力丁翻。射，寅謝翻。舊志︰崖州，至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未『章︰十二行本「未」上有「遣中使護送」五字；乙十一行本同。』至崖州百里，縊殺之。惠伯自河中尹貶費州多田尉；費州，漢牂柯郡，隋黔安郡涪川縣地，貞觀四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二縣，置費州。多田縣，武德四年，務州刺史奏置，以土地稍平，墾田盈畛，故以多田為名。貞觀四年，改費州為思州，乾元元年，復為費州；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至東都四千九百里；因州界費水為名。「河中尹」，當作「河南尹」。尋亦殺之。

**16**辛丑，冊太子妃蕭氏。

**17**癸卯，祫太廟。先是，太祖旣正東向之位，獻、懿二祖皆藏西夾室，不饗；至是，復奉獻祖東嚮而饗之。先，悉薦翻。復，扶又翻。獻祖宣皇帝熙，太祖之祖也。懿祖光皇帝天賜，太祖之父也。太祖景皇帝虎，始封於唐者也。唐初，饗四廟，宣、光二帝、太祖、世祖也。貞觀九年，祔高祖于太廟。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已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向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重耳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遷弘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帝于西夾室。至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獻祖，復列於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三載剋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作弘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至是年，將祫饗，禮儀使顏眞卿奏︰「合出獻、懿二祖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之位，請準東晉蔡謨議為定。」遂以獻祖當東向，懿祖於昭位南向，太祖於穆位北向。左昭右穆，陳列行事。

**18**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李納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說洧舉州歸國；洧，于軌翻。從，才用翻。說，式芮翻。洧從之，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幷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徐、海、沂三州觀察使，況海、沂二州，今皆為納有。洧與刺史王涉、馬萬通素有約，使，疏吏翻。考異曰︰此據舊傳也。實錄，萬通以密州阪，蓋自沂移密。茍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自外來，言自外方來。以為宰相一也，先白張鎰，鎰以告盧。怒其不先白己，不從其請。相，息亮翻。鎰，戍質翻。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

**19**十一月，戊午，以永樂公主適檢校比部郞中田華，上不欲違先志故也。永樂公主許降田華，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九年。樂，音洛。

**20**蜀王傀『嚴︰「傀」改「遂」，』更名遂。『嚴︰「遂」改「遡」。』傀，苦猥翻。更，工衡翻。

**21**辛酉，宣武節度使劉洽，神策都知兵馬使曲環，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於徐州。按新書李澄傳︰澄，遼東襄平人。唐自高宗世，遼東之地已棄而不有，李澄時以本貫在遼東襄平耳。朝，直遙翻。淄，莊持翻。

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先，悉薦翻。將，卽亮翻。信都，複姓。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溫人王智興詣闕告急。溫，古縣，唐初，屬懷州，顯慶二年，度屬洛州。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舊志︰徐州，京師東二千六百四里。上為之發朔方兵五千人，為，于偽翻。以朝臣將之，朝，直遙翻。將，直亮翻，又音如字。與洽、環、澄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弊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嗤，丑之翻。都統，謂李勉也。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

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考異曰︰實錄前作「隱金」，後作「隱全」。今從其前。與劉洽等相拒於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卻，朔方馬軍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使，疏吏翻。晟，成正翻。陳，讀曰陣。敗，補邁翻。騎，奇寄翻。朝臣從之。崇慶等果將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為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走，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盡得其輜重，溺，奴狄翻。重，直用翻。旗服鮮華，乃謂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宋，指宣武兵也。時以宋、亳為宣武軍，劉洽自宋州刺史為宣武節度使，故云然。宣武人皆慚。官軍乘勝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淄，莊持翻。漕，在到翻。

**22**己巳，詔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賞之。降，戶江翻。

**23**甲申，淮南節度使陳少遊遣兵擊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海州，李納巡屬。使，疏吏翻。少，始照翻。降，戶江翻。

**24**十二月，李納密州刺史馬萬通乞降；丁酉，以為密州刺史。宋白曰︰密州居海，得禹貢嵎夷之地，春秋時為莒、魯之地。州理，卽魯之諸城也，漢為高密國，晉立東莞郡，後魏立膠州；隋改曰密州，取境中密水為名。

**25**崔漢衡至吐蕃，崔漢衡使吐蕃，見上卷是年三月。吐，從暾入聲。贊普以敕書稱貢獻及賜，全以臣禮見處；處，昌呂翻。又，雲州之西，當以賀蘭山為境，五代志，靈武弘靜縣有賀蘭山。弘靜縣，唐改為保靜。雲州，當作靈州，史誤也。邀漢衡更請之。丁未，漢衡遣判官與吐蕃使者入奏。上為之改敕書、為，于偽翻。境土，皆如其請。關東、河北方用兵，不暇與吐蕃較也。

**26**加馬燧魏博招討使。

**三年**（壬戌、七八二）

**1**春，正月，河陽節度使李艽引兵逼衞州，田悅守將任履虛詐降，旣而復叛。衞州，治汲。艽，居苞翻。將，卽亮翻。任，音壬。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2**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長橋，在漳水上。月城，兩頭抱河，形如半月。諸軍不得渡。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乘，繩證翻。塞，悉則翻。按新書，燧於長橋下流以土囊遏之。水淺，諸軍涉渡。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洹，于元翻。洹水與漳水分流，又在漳水之東。李抱眞、李艽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鎭連兵不戰，三鎭，謂魏博、淄青、成德。艽，居包翻。少，始紹翻。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兵法有是言。彼茍出戰，必為諸君破之。」為，于偽翻。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挑，徒了翻。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力正翻。趨，逡喻翻。令曰︰「賊至，則止為陳。」陳，讀曰陣；下結陳同。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乘風縱火，鼓譟而進。譟，則竈翻。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為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神策，李晟軍。昭義，李抱眞軍。河陽，李艽軍。見河東軍捷，還鬬，又破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追奔至，三橋已焚，三橋，卽在洹水上者。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尸相枕藉三十餘里。勝，音升。枕，職任翻。藉，慈夜翻。考異曰︰實錄︰「閏月庚戌，馬燧等破田悅於洹水。」按舊馬燧傳︰洹水之戰，李惟岳救兵與田悅兵猶連營相拒。又燕南記︰「惟岳見悅在圍，故謀歸順。」然則洹水戰必在惟岳死前，實錄誤也。燕南記又曰︰「燧與抱眞雖頻破悅，聞李納助軍到，乃駐軍候勢，畫必取之計，去悅軍三十里下營，夜坐帳中，使心手人潛領悅兵及小將等五十餘人立帳外。燧因矯與兵馬衙官已下高語曰︰『昨日所以頻破田悅兵馬者，蓋偶然之事，本亦不料有此勝也。看悅兵雖敗，其將健，皆能死戰，亦天下之強敵矣。今更得李納兵助，其勢不小。我雖頻利，利則有鈍。他日田悅更戰，大將必須審看便宜。如悅直進，不可當鋒耳。』悅帳外兵將往往共聞燧語，良久曰︰『昨日陣上獲得田悅將健，所由領過！』旣至，燧大罵曰︰『田悅小賊，菽麥未分，敢肆猖狂，妄動兵馬。你有何所解，與我相敵！汝皆不自由，被驅入陳，又何過也！ 今矜汝放去。』兵等大歡叫，拜謝而去，具燧前後言見悅。悅召大將喜而謂曰︰『馬燧放言懼我，對人罵我，此可知矣，吾再戰必捷也。』又恃李納助軍新到，乃引兵出洹水又陳。燧先伏兵要處，佯不勝，引退。悅使兵盡出逐燧，燧引至伏兵處，伏兵齊發，橫截悅軍兩段，與抱眞縱兵擊之，大破悅軍三萬餘人。」今從馬燧傳。

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走，音奏。馬燧與李抱眞不協，頓兵平邑浮圖。『章︰十二行本「圖」下有「遷延不進」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據舊書田悅傳︰平邑浮圖，在魏州南。浮圖，佛寺也。悅夜至南郭，魏州南郭也。大將李長春閉關不內，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滿數千，死者親戚，號哭滿街。將，卽亮翻。號，戶刀翻。悅憂懼，乃持佩刀，乘馬立府門外，悉集軍民，流涕言曰︰「悅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薦，嗣守伯父業，淄青李正己、成德李寶臣，田悅以丈人行事之。伯父，田承嗣也。淄，莊持翻。嗣，祥吏翻。今二丈人卽世，其子不得承襲，悅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量，音良。輒拒朝命，喪敗至此，朝，直遙翻。喪，息浪翻。使士大夫肝腦塗地，皆悅之罪也。悅有老母，不能自殺，願諸公以此刀斷悅首，持出城降馬僕射，斷，音短；下各斷同。降，戶江翻。馬僕射，謂馬燧。射，寅謝翻。自取富貴，無為與悅俱死也！」因從馬上自投地。將士爭前抱持悅曰︰「尚書舉兵徇義，非私己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某輩累世受恩，何忍聞此！願奉尚書一戰，不勝則以死繼之。」尚，辰羊翻。悅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而棄之，悅雖死，敢忘厚意於地下！」乃與諸將各斷髮，約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庫所有及斂富民之財，得百餘萬，以賞士卒；衆心始定。田悅善敗不亡，所謂盜亦有道。復召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悅不用邢曹俊，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又音如字。

李納軍於濮陽，為河南軍所逼，奔還濮州，考異曰︰時濮州治鄄城，別有濮陽縣。按九域志，濮陽縣東至濮州九十里。濮，博木翻。徵援兵於魏州。田悅遣軍使符璘將三百騎送之，使，疏吏翻。璘，離珍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璘父令奇謂璘曰︰「吾老矣，歷觀安、史輩叛亂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棄逆從順，是汝揚父名於後世也。」齧臂而別。璘遂與其副李瑤帥衆降於馬燧。齧，魚結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悅收族其家，令奇慢罵而死。瑤父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昂以洺州降，從，才用翻。洺，音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入城旬餘日，馬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3**丙寅，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束鹿，本鹿城縣。安祿山反，玄宗改縣為束鹿以厭之，屬深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束鹿縣，本漢西梁縣地，今縣南六十里有西梁故城尚存。朱滔、張孝忠攻拔之，進圍深州。惟岳憂懼，掌書記邵眞復說惟岳，密為表，先遣弟惟簡入朝；復，扶又翻。說，式芮翻。朝，直遙翻。然後誅諸將之不從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鄭詵權知節度事，以待朝命。惟簡旣行，孟祐知其謀，密遣告田悅。悅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見惟岳，讓之曰︰「尚書舉兵，正為大夫求旌節耳，事始見上卷二年。岌，魚及翻。尚，辰羊翻。為，于偽翻；下非為、相為同。非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眞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歸尚書，自求雪身，尚書何負於大夫而至此邪！尚，辰羊翻。邪，音耶。若相為斬邵眞，則相待如初；不然，當與大夫絕矣。」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為，于季翻。重，直龍翻。大夫一旦負之，不義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柰何遽為二三之計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眞，對扈岌斬之；淄，莊持翻。岌，魚及翻。發成德兵萬人，與孟祐俱圍束鹿。丙寅，朱滔、張孝忠與戰於束鹿城下，惟岳大敗，燒營而遁。考異曰︰實錄及舊惟岳傳止言惟岳一敗。按滔傳曰︰「滔與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偏師守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陳橫進。滔繢帛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據此，則是惟岳再敗也。燕南記，孟祐先敗，惟岳又敗。與滔傳相應，今從之。

兵馬使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戰，使武俊為前鋒，私自謀曰︰「我破朱滔，則惟岳軍勢大振，歸，殺我必矣。」故戰不甚力而敗。

朱滔欲乘勝攻恆州，使，疏吏翻。恆，戶登翻。張孝忠引軍西北，軍于義豐。義豐縣，屬定州。滔大驚，孝忠將佐皆怪之，孝忠曰︰「恆州宿將尚多，未易可輕。將，卽亮翻。易，以豉翻。迫之則幷力死鬬，緩之則自相圖。諸君第觀之，吾軍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識淺，可與共始，難與共終也！」朱滔後卒如張孝忠所料。於是滔亦屯束鹿，不敢進。

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懼。或謂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於武俊，先相公，謂李寶臣。相，息亮翻。使之輔佐大夫，又有骨肉之親。謂武俊子士眞壻於李氏。武俊勇冠三軍，今危難之際，復加猜阻；若無武俊，欲使誰為大夫卻敵乎！」冠，古玩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惟岳以為然，乃使步軍使衞常寧與武俊共擊趙州，又使王士眞將兵宿府中以自衞。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4**癸未，蜀王遂更名遡。更，工衡翻。

**5**淮南節度使陳少遊拔海、密二州，李納復攻陷之。使，疏吏翻。少，始照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下不復同。

**6**王武俊旣出恆州，謂衞常寧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復歸矣！當北歸張尚書。」恆，戶登翻。尚，辰羊翻。張尚書，謂張孝忠也。常寧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觀其勢終為朱滔所滅。今天子有詔，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與之，中丞素為衆所服，與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轉禍為福，特反掌耳；事茍不捷，歸張尚書，未晚也。」武俊深以為然。會惟岳使要藉謝遵至趙州城下，要藉官，亦唐時節度衙前之職。中宗景雲二年，解琬為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藉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鄕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校料三城兵募。則唐邊鎭有要藉官尚矣。又據新書忠義傳，朱泚統幽州行營，為涇原、鳳翔節度使，詔蔡廷玉以大理少卿為司馬，朱體微為要藉。則要藉，乃節度使之腹心也。朱滔、王武俊之相王，改要藉官曰承令。武俊引遵同謀取惟岳；遵還，密告王士眞。閏月，甲辰，武俊、常寧自趙州引兵還襲惟岳；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遵與士眞矯惟岳命，啓城門內之。黎明，武俊帥數百騎突入府門；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士眞應之於內，殺十餘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將士歸順，敢違拒者族！」衆莫敢動。遂執惟岳，收鄭詵、畢華、王它奴等，皆殺之。令，力定翻。詵，疏臻翻。武俊以惟岳舊使之子，李寶臣已死，故曰舊使。使，疏吏翻。欲生送之長安。常寧曰︰「彼見天子，將復以叛逆之罪歸咎於中丞。」復，扶又翻；下復榷同，又音如字。中丞，謂王武俊。乃縊殺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傳首京師。卒如谷從政之言。代宗廣德元年，李寶臣帥成德，凡二世、十九年而滅。深州刺史楊榮國，惟岳姊夫也，降於朱滔；滔使復其位。姊，蔣兕翻。降，戶江翻。

**7**復榷天下酒，惟西京不榷。罷榷酒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七月。榷，古岳翻。

**8**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楊政義降。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諸軍攻李納於濮州，濮，博木翻。濮州，治鄄城縣。納勢日蹙。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朝，直遙翻。使，疏吏翻。王武俊為恆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鎭。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朱滔討李惟岳，再戰再勝，及瓜分成德巡屬以賞降將，尺寸之地，滔不預焉；又欲使之取德、棣，此左氏所以知桓王之失鄭也！王武俊素輕張孝忠，自以手誅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使，己與康日知俱為都團練使，又失趙、定二州，亦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以為朝廷不欲使故人為節度使，王武俊，恆州舊將，故云然。魏博旣下，必取恆冀，故分其糧馬以弱之，疑，未肯奉詔。

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許士則間道至深州，說朱滔曰︰「司徒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䠞，間，古莧翻。說，式芮翻；下說王、人說同。䠞，與蹙同。故王大夫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詔書，梟，堅堯翻。下，遐嫁翻。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鎭；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鎭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令，力丁翻。燕，因虔翻。若魏存，則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同舟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是以善用兵者，必先離其交。又許以貝州賂滔。貝州，魏博巡屬。滔素有異志，聞之，大喜，卽遣王侑歸報魏州，使將士知有外援，各自堅。又遣判官王郅將，卽亮翻。考異曰︰舊傳「王郅」作「王郢」，今從燕南記。與許士則俱詣恆州，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拔亂根，謂誅李惟岳也。康日知不出趙州，豈得與大夫同日論功！而朝廷褒賞略同，誰不為大夫憤邑者！朝，直遙翻。為，于偽翻。今又聞有詔支糧馬與鄰道，朝廷之意，蓋以大夫善戰，『章︰十二行本「戰」下有「無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恐為後患，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北首，射，寅謝翻。馬僕射，謂馬燧，時攻魏州。首，式又翻。朱司徒南向，共相滅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計，欲與大夫共救田尚書而存之。尚，辰羊翻。田悅拒命，宜削官，而當時猶稱其朝銜，可以見朝命之重。大夫自留糧馬以供軍；朱司徒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請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鎭連兵，此三鎭，謂范陽、恆冀、魏博。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許諾，利害同，故說之易入。卽遣判官王巨源使於滔，使，疏吏翻。且令知深州事，令，力丁翻。相與刻日舉兵南向。滔又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說，式芮翻。

**9**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癸卯，納遣其判官房說以其母弟經及子成務入見。說，式芮翻。見，賢遍翻。房說，讀曰悅。通鑑本文作「癸卯」，然自上文二月戊午推至下文三月乙未，其間不容有癸卯，當作「己卯」。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說等於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使，疏吏翻。朝，直遙翻。鄆，音運。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廷以納勢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洧，于軌翻。史言帝銳意削平藩鎭，而不能應機撫接，以自遺患。

李納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華備守甚嚴，都虞候李士眞密毀西華於納，納召西華還府，以士眞代之。士眞又以詐召棣州刺史李長卿，長卿過德州，士眞劫之，與同歸國。夏，四月，戊午，以士眞、長卿為二州刺史。德州治安德縣，棣州治厭次縣，本皆淄青巡屬，今皆歸國。棣，大計翻。長，知丈翻。考異曰︰燕南記云︰「授士眞德、棣兩州觀察團練使。」今從實錄。士眞求援於朱滔，滔已有異志，遣大將李濟時將三千人聲言助士眞守德州，且召士眞詣深州議軍事，至則留之，使濟時領州事。將，卽亮翻；時將音同上，又音如字。德宗以德、棣與朱滔，滔卒以詐力得之，不知又以為王武俊之資也。

**10**庚申，吐蕃歸曏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自吐蕃陷河、隴，入京師，俘掠唐人，可以數計邪！德宗先歸所俘者以懷之，其歸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報塞中國，其志果如何哉！觀異日平涼劫盟之事可見也。吐，從暾入聲。

**11**上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盧龍，朱滔；恆冀，王武俊；易定，張孝忠。使，疏吏翻。恆，戶登翻。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將，卽亮翻。唐制，官有品，勳有級。今欲與諸君敕裝敕，與飭同。飭，治也。共趨魏州，趨，逡諭翻。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髓，息委翻。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太尉，謂滔兄泚。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復，扶又翻；下俊復同。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

康日知聞其謀，以告馬燧，燧以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復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眉州通義郡。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以逼康日知，將，卽亮翻，又音如字。趙州，治平棘縣。以深州授王巨源，朱滔如前約，以結王武俊。武俊以其子士眞為恆、冀、深三州留後，將兵圍趙州。恆，戶登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涿州刺史劉怦『章︰十二行本「怦」下有「與滔同縣人，其母，滔之姑也，滔使知幽州留後」十八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代宗大曆四年，朱希彩表分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涿州，治范陽縣，距幽州一百二十里。涿，竹角翻。怦，普耕翻。聞滔欲救田悅，以書諫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為太尉鄕、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朝，直遙翻。朱泚、朱滔本昌平人，朝廷以其官名其鄕里，以寵其兄弟之功。但以忠順自持，則事無不濟。竊思近日務大樂戰，樂，音洛。不顧成敗而家滅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忝密親，默而無告，是負重知。惟司徒圖之，無貽後悔。」滔雖不用其言，亦嘉其盡忠，卒無疑貳。

滔將起兵，恐張孝忠為後患，復遣牙官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昔者司徒發幽州，遣人語孝忠曰︰卒，子恤翻。復，扶又翻。說，式芮翻；下解說同。語，牛倨翻。『李惟岳負恩為逆』，謂孝忠歸國卽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敎。今旣為忠臣矣，不復助逆也。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且孝忠與武俊皆出夷落，張孝忠，奚乞失活種。王武俊，出契丹怒皆部。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喜，許記翻。司徒勿忘鄙言，他日必相念矣！」其後滔、武俊交惡，果如孝忠之言。雄復欲以巧辭說之，復，扶又翻；下復以同。孝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怦，普耕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下文滔將同。孝忠完城礪兵，獨居強寇之間，莫之能屈。

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騎，奇寄翻。詰，起吉翻。吹角未畢，士卒忽大亂，喧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敕南救田悅！」譟，則竈翻。令，力丁翻；下旨令同。滔大懼，走入驛後堂避匿。蔡雄與兵馬使宗頊等矯謂士卒曰︰「汝輩勿喧，聽司徒傳令。」衆稍止。使，疏吏翻。頊，吁玉翻。令，力定翻。雄又曰︰「司徒將發范陽，恩旨令得李惟岳州縣卽有之，司徒以幽州少絲纊，故與汝曹竭力血戰以取深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少，詩沼翻。纊，苦謗翻，細綿也。賦率，猶言賦斂也。不意國家無信，復以深州與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賜絹人十匹，至魏州西境，盡為馬僕射所奪。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遙翻；下各還同。射，寅謝翻。司徒但處范陽，富貴足矣；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下行為、不為同。汝曹不欲南行，任自歸北，何用喧悖，悖，蒲昧翻，又蒲沒翻。乖失軍禮！」衆聞言，不知所為，乃曰︰「敕使何得不為軍士守護賞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殺之。軍中別置館舍以居敕使，謂之敕使院。使，疏吏翻。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鎭。」呼，火故翻。雄曰︰「然則汝曹各還部伍，詰朝復往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鎭耳。」衆然後定。滔卽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詰，去吉翻，復音如字。令，力丁翻。將，卽亮翻。餘衆股憟；乃復引軍而南，衆莫敢前卻。呼，火故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觀田庭玠之諫田悅，谷從政、邵眞之諫李惟岳，范陽之兵不肯從朱滔南救魏州，河朔三鎭之人豈皆好亂哉！上之人御失其道耳。進，取寧晉，寧晉縣，屬趙州，本癭陶縣，天寶元年更名。九域志︰在趙州南四十一里。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元氏縣，漢為常山郡治，後魏屬趙郡，唐屬趙州。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東趣寧晉。趣，七喻翻。宋白曰︰寧晉，漢楊氏縣也，後漢為癭陶侯國，後魏為癭陶縣，唐天寶元年，改寧晉縣。九域志︰寧晉縣，在趙州東南四十一里。

武俊之始誅李惟岳也，遣判官孟華入見。『章︰十二行本「見」下有「上問以河朔利害」七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見，賢遍翻。華性忠直，有才略，應對慷慨；上悅，以為恆冀團練副使。慷，苦廣翻。恆，戶登翻。會武俊與朱滔有異謀，上遽遣華歸諭旨。華至，武俊已出師，華諫曰︰「聖意於大夫甚厚，茍盡忠義，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於他鎭，康中丞，謂康日知。深、趙終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何及！」華曏在李寶臣幕府，以直道已為同列所忌，至是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於武俊曰︰「華以軍中陰事奏天子，請為內應，故得超遷；是將覆大夫之軍，大夫宜備之。」武俊以其舊人，不忍殺，奪職，使歸私第。

田悅恃援兵將至，遣其將康愔將萬餘人出城西，與馬燧等戰於御河上，將，卽亮翻。愔，於今翻；愔將，音同上，又音如字。燧，音遂。御河，卽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徒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杜佑曰︰御河，在魏州魏縣，煬帝引白溝水為永濟渠，卽此。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悅傳曰︰「五月，悅以救軍將至，盡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燧傳曰︰「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陳。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今從實錄。

**12**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緡，眉巾翻。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甲子，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度，徒洛翻。上，時掌翻。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縊死者，索，山客翻。賈，音古。搒，音彭。捶，止橤翻。勝，音升。縊，於賜翻，又於計翻。長安囂然如被寇盜。囂，五羔翻，又許驕翻。被，皮義翻。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質錢，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之外復還子錢，謂之僦櫃。僦，卽就翻。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蓄錢帛者以櫃，積粟麥者以窖。窖，古敎翻。百姓為之罷市，為，于偽翻。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帥，讀曰率。盧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幷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考異曰︰實錄︰「借商，統計田宅、奴婢等估，纔餘八萬貫。」今從舊盧傳。傳又曰︰「杜佑計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用，則兵濟矣。於是戶部侍郞判度支趙贊與韋都賓等謀行括借，約罷兵後以公錢還。敕旣下，京兆少尹韋貞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借僦匱質錢，共纔及二百萬貫。」今從實錄。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孫也。陳叔明，陳宣帝子，封宜都王。

**13**甲戌，以昭義節度副使、磁州刺史盧玄卿為洺州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使，疏吏翻。磁，牆之翻。洺，音名。

初，李抱眞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眞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鉥，時迄翻。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眞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橈，久無成功，數，所角翻；下上數同。復，扶又翻。逗者，逗留不進。勢屈為橈。橈，奴敎翻。上數遣中使和解之。數，所角翻。使，疏吏翻。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章︰十二行本「地」下有「我甯得獨戰邪」六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界七十四里，自界首至邢州七里。晟，成正翻。說，式芮翻。尚，辰羊翻。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騎，奇寄翻。造，七到翻。相與釋憾結歡。會洺州刺史田昂請入朝，燧奏以洺州隸抱眞，洺州自此遂屬昭義。洺，音名。朝，直遙翻。請玄卿為刺史，兼充招討之副。李晟軍先隸抱眞，又請兼隸燧，以示協和。上皆從之。晟，成正翻。燧，音遂。

**14**盧龍節度行軍司馬蔡廷玉惡判官鄭雲逵，『章︰十二行本「逵」下有「言於朱泚」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奏貶莫州參軍。雲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復奏為掌書記。惡，烏路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雲逵深構廷玉於滔，廷玉又與檢校大理少卿朱體微言於泚曰︰蔡廷玉、朱體微，皆事朱泚者也。校，古孝翻。少，始照翻。「滔在幽鎭，事多專擅，其性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知之，大怒，數與泚書，請殺二人者，長，知丈翻。數，所角翻。泚不從；由是兄弟頗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甲子，貶廷玉柳州司戶，體微萬州南浦尉。柳州，漢潭州縣地。唐置柳州，以分野當柳星之下而名，去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萬州，治南浦縣，春秋夔國之地，秦、漢為朐䏰縣地，後周置萬州郡。唐置萬州，以郡為稱，京師西南一千六百二十四里。

**15**宣武節度使劉洽攻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高彥昭。使，疏吏翻。濮，博木翻。降，戶江翻。將，卽亮翻。

**16**朱滔遣人以蠟書置髻中遺朱泚，遺，唯季翻。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幷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至，以蠟書幷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大曆九年，朱泚請入朝，代宗為之築大第於京師，事見二百二十五卷。考異曰︰幸奉天錄曰︰「上命還私第，但絕朝謁，日給酒肉而已。以內侍一人監之。」今從實錄及舊傳。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盧龍節度、太尉、中書令並如故。為朱泚失兵權、乘時逆上張本。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幽州兵，朱泚所將以入朝防秋者。思得重臣代之。盧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己得專總朝政，鎰，弋質翻。朝，直遙翻。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鎭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卽亮翻。校，戶敎翻。相，息亮翻。俛，音免。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貌不揚曰寢。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等使。為張鎰為李楚琳所殺張本。

初，盧與御史大夫嚴郢共搆楊炎、趙惠伯之獄，事見上二年。炎死，復忌郢。復，扶又翻。會蔡廷玉等貶官，殿中侍御史鄭詹誤遞文符至昭應送之，廷玉等行已至藍田，召還而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廷玉等以為執己送朱滔，至靈寶西，赴河死。靈寶縣，屬陝州，古桃林地，漢為弘農縣，開元末，改為靈寶縣。弘農縣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里。上聞之，駭異，盧因奏︰「朱泚必疑以為詔旨，請遣三司使案詹。」此謂遣兩省官及御史臺官為三司使，使案詹等獄。使，疏吏翻。又言︰「御史所為，必稟大夫，請幷郢案之。」獄未具，壬午，奏杖殺詹於京兆府；貶郢費州刺史，費州，治涪州江岸，因州界費水為名。舊志︰費州，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費，扶未翻。考異曰︰舊盧傳云「貶郢驩州刺史」。今從新傳。卒於貶所。卒，子恤翻。

上初卽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相，息亮翻。觀，古玩翻。及盧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間，古莧翻。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17**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使，疏吏翻。少，始照翻。舊志︰淮南道督揚、滁、常、潤、和、宣、歙七州。此貞觀中之制也。以今觀之，唐中世以後，當統揚、楚、滁、和、濠、廬、壽、光、蘄、黃、申、安、舒等州。稅錢，謂田稅及商稅錢也。五月，丙戌，詔增他道稅錢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鹽每斗價幾何，而頓增百錢，人誰堪之。

**18**朱滔、王武俊自寧晉南救魏州，是年四年，王武俊進屯寧晉。辛卯，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朔方及神策步騎萬五千人東討田悅，且拒滔等。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滔行至宗城，掌書記鄭雲逵、參謀田景仙棄滔來降。宗城縣，屬魏州，漢廣宗縣地。降，戶江翻。

**19**丁酉，加河東節度使馬燧同平章事。

**20**辛亥，置義武軍節度於定州，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以命張孝忠。

**21**張光晟之殺突董也，事見上卷元年。晟，成正翻。上欲遂絕回紇，召冊可汗使源休還太原。久之，乃復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錄等四喪還其國，紇，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下同。復，扶又翻。可汗遣其宰相頡子斯迦等迎之。頡子斯迦坐大帳，新書回鶻傳作「頡干伽」。相，息亮翻。頡，奚結翻。迦，求加翻。立休等於帳前雪中，詰以殺突董之狀，欲殺者數四，供待甚薄；留五十餘日，乃得歸。可汗使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以償怨，我意則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我又殺汝，如以血洗血，汚益甚耳！詰，去吉翻。汚，烏故翻。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負我馬直『章︰十二行本「直」下有「絹」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其散支將軍康赤心隨休入見，見，賢遍翻。休竟不得見可汗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己『張︰「己」上脫「六月」。』卯，至長安，詔以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有口辯，盧恐其見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祿卿。為源休以賞薄怨望從朱泚反張本。

**22**朱滔、王武俊軍至魏州，田悅具牛酒出迎，魏人懽呼動地。呼，火故翻。滔營於愜山，『嚴︰「愜山」改「連篋山」。』是日，李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己，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欲乘其營壘未就擊之。燧請且休將士，觀釁而動，懷光曰︰「彼營壘旣立，將為後患，此時不可失也。」遂擊滔於愜山之西，魏氏土地記曰︰渤海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篋山。余按此愜山，當在魏州界，近永濟渠。陳，讀曰陣。燧，音遂。將，卽亮翻。釁，許覲翻。愜，詰叶翻。殺步卒千餘人，滔軍崩沮；沮，在呂翻。懷光按轡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入滔營取寶貨，王武俊引二千騎橫衝懷光軍，軍分為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蹙入永濟渠溺死者不可勝數，人相蹈藉，其積如山，水為之不流，騎，奇寄翻。溺，奴狄翻。勝，音升。為，于偽翻。馬燧等各收軍保壘。是夕，滔等堰永濟渠入王莽故河，酈道元曰︰漢溝洫志云︰河為中國害尤其，故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釃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河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絕，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絕官軍糧道及歸路，明日，水深三尺餘。深，式禁翻。馬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與諸節度歸本道，奏天子，請以河北事委五郞處之。使，疏吏翻。朱滔第五，故稱之為五郞，若尊之然。處，昌呂翻。滔欲許之，王武俊以為不可；滔不從。秋七月，燧與諸軍涉水而西，退保魏縣以拒滔，九域志︰魏縣，在魏州城西三十五里。滔乃謝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後數日，滔等亦引兵營魏縣東南，與官軍隔水相拒。考異曰︰實錄︰「六月辛巳，朱滔、王武俊兵至魏州。是日，李懷光之師亦至。七月庚子，馬燧等四節度兵退保魏縣。」又曰︰「田悅等築堰，欲決御河水，灌王莽故河以絕我糧道。燧令白懷光，欲退軍，懷光不可。抱眞、晟亦欲決死守之。賊築堰愈急，勢迫，會夜，乃俱引退。」燕南記曰︰「六月，朱滔、武俊、懷光俱至。懷光卽欲戰，馬燧、抱眞不得已，從之。七月六日，懷光等擊滔，勝之，尋為王武俊所敗。其夜，決河水，絕懷光等西歸之路。明日，水深三尺餘。馬燧與朱滔有外族之親，呼滔為表姪，使人說滔曰︰『老夫不度氣力，與李相公等昨日先陳。王大夫善戰，海內所知也。司徒五郞與商議，放老夫等卻歸太原，諸節度亦各還本道，當為聞奏，河北地任五郞收取。』滔見武俊戰勝，私心忌其勝己，乃謂武俊曰︰『大夫二兄破懷光等，氣已沮喪，馬司徒旣屈服如此，且放去，漸圖未晚。』武俊曰︰『豈有四五節度，兵十萬，使打賊，始經一陣，被殺卻五萬人，將何面目歸見天子！今窮蹙詐求退去，料不過到洺州界，必築壘相待，悔難及也。』滔心明知其事，竟絕水，放燧等。旣離魏府城下，退行三十里，遂連魏縣河，列營相拒。滔雖慙謝，武俊終有恨意。又同進軍魏橋河東南，去懷光營五里。」移營在七月中旬也。邠志曰︰「三年夏，詔懷光率邠甲五千兼統諸軍東征。六月，師及魏郛，戰焉，陷燕人之衆，師入賊營，收其寶貨。馬公燧曰︰『我二年困此賊，彼旦至而夕破之，人其謂我何！』乃稍抽戰卒以孤其勢。田悅曰︰『馬太原妬功也，朔方軍可襲矣。』乃使步卒七百人負刀而趨，乘我失度，擠之于河，死者數百人，皆精騎也。馬公遽命平射三百人爭橋，以出我軍，故步軍不敗，軍勢大衂。詔唐朝臣自河南引軍會之。」舊田悅傳曰︰「王武俊以二千騎橫擊懷光陳，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尸于河二十里，河水為之不流。馬燧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云云。時武俊戰勝，滔心忌之，卽曰︰『大夫二兄已敗官軍，馬司徒卑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恥，不知此等何面目見天子邪！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按長曆︰六月壬子朔，七月土午朔。然則辛巳，六月三十日；庚子，七月十九日也。滔與懷光至魏之日，滔營壘猶未立，懷光卽與之戰，豈得至七月六日邪！戰于愜山之夜，武俊決水，明日，燧等卽退保魏縣，豈得至十九日邪！實錄、燕南記所載日，皆不可據也。然實錄多據奏到之日，不知戰與移營的在何日，要之必在六七月之際，故但記七月退保魏縣耳。朱滔與王武俊同舉兵，志在破馬燧軍，豈有一戰纔勝，遽忌武俊，縱燧令去，自貽後患邪！直是滔無遠識，謂燧等不足畏，得其卑辭而縱去耳。又舊悅傳云︰「決河水。」若決黃河，不須築堰，決水經日，不止三尺。旣決之後，不可復壅。今從實錄，決御河水，灌王莽河耳。

**23**李納求救於滔等，滔遣魏博兵馬使信都承慶將兵助之。納攻宋州，不克，遣兵馬使李克信、李欽遙戍濮陽、南華以拒劉洽。使，疏吏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濮陽縣，時屬濮州。南華縣，屬曹州，漢離狐縣也。

**24**甲辰，以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兼平盧、淄青、兗鄆、登萊、齊州節度使，討李納；又以河東節度使馬燧兼魏博、澶相節度使；加朔方、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同平章事。前此改淮西節度為淮寧軍。鄆，音運。燧，音遂。澶，時連翻。相，息亮翻。邠，卑旻翻。

**25**神策行營招討使李晟請以所將兵北解趙州之圍，與張孝忠分勢圖范陽，上許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趨趙州，晟，成正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趨，逡諭翻。王士眞解圍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合兵北略恆州。恆，戶登翻。

**26**演州司馬李孟秋舉兵反，演州，漢咸驩縣之地，唐武德初，置驩州，貞觀九年，改曰演州，十六年省，改咸驩為懷驩，屬驩州，廣德二年，分驩州後置。自稱安南節度使；安南都護輔良交討斬之。新書·方鎭表︰乾元元年，升安南管內經略使為安南節度使。

**27**八月，丁未，置河『章︰十二行本「河」作「汴」；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二人，度支總其大要而已。汴，皮變翻。度，徒洛翻。

**28**辛酉，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

**29**盧惡太子太師顏眞卿，欲出之於外。惡，烏路翻。眞卿謂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中丞，謂父弈也。事見二百一十七卷天寶十四載。眞卿以舌舐面血。舐，直氏翻。今相公忍不相容乎！」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30**九月癸卯，殿中少監崔漢衡自吐蕃歸，去年崔漢衡使吐蕃。贊普遣其臣區頰贊隨漢衡入見。見，賢遍翻。

**31**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觀察使曹王皋為江南西道節度使。皋至洪州，悉集將佐，簡閱其才，得牙將伊愼、王鍔等，擢為大將，引荊襄判官許孟容置幕府。愼，兗州人；孟容，長安人也。

愼常從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愼逃歸。希烈聞皋用愼，恐為己患，遺愼七屬甲，遺，唯季翻。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鄭註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屬之數凡七也。詐為復書，墜之境上，上聞之，遣中使卽軍中斬愼，皋為之論雪；皋為，于偽翻。未報。會江賊三千餘衆入寇，江賊，江中羣盜也。自湖口入寇江南西道。皋遣愼擊賊自贖；愼擊破之，斬首數百級而還，由是得免。

**32**盧秉政，知上必更立相，相，息亮翻。恐其分己權，乘間薦吏部侍郞關播儒厚，可以鎭風俗；間，古莧翻。丙辰，以播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考異曰︰舊播傳曰︰「播為吏部侍郞，轉刑部尚書。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實錄自吏部侍郞為相，與傳不同。疑傳誤。明年罷相，乃改刑部尚書。政事皆決於，播但斂袵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目之而止。還至中書，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從，千容翻。少，詩沼翻。復，扶又翻。

**33**戊辰，遣都官員外郞樊澤『章︰十二行本「樊」上有「河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使于吐蕃，告以結盟之期。

**34**丙子，肅王詳薨。詳，皇子也。

**35**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同卒章事。

**36**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俊議奉滔為主，稱臣事之，滔不可，曰︰「愜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二兄，謂王武俊也。武俊，第二。滔何敢獨居尊位！」於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恆冀判官鄭濡等考異曰︰舊傳作「李子牟、鄭儒」，今從燕南記。共議︰「請與鄆州李大夫為四國，鄆州李大夫，謂李納也。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築壇同盟，有不如約者，衆共伐之。不然，豈得常為叛臣，茫然無主，用兵旣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皆以為然。滔乃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是日，滔等築壇於軍中，告天而受之。考異曰︰實錄十一月末云︰「是月朱滔僭稱大冀王。」燕南記云︰「十月十一日，於下營處各築壇場，設儀注，告天，稽首稱名，同日偽立為王。」舊本紀、朱滔、王武俊傳皆云十一月，而無日。惟田悅傳云，「十一月一日」。今從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所居堂曰殿，處分曰令，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令，力定翻。羣下上書曰牋。妻曰妃，長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為府，置留守兼元帥，以軍政委之；又置東西曹，視中書、門下省；左右內史，視侍中、中書令；餘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上，時掌翻。長，知丈翻。守，式又翻。帥，所類翻。朝，直遙翻。

武俊以孟華為司禮尚書，華竟不受，嘔血死；司禮尚書，視天朝禮部尚書。以兵馬使衞常寧為內史監，彼所謂內史監，當位於左、右內史之上。使，疏吏翻。委以軍事。常寧謀殺武俊，武俊腰斬之。武俊遣其將張終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斬之。將，卽亮翻。

李希烈帥所部三萬徒鎭許州，遣所親詣李納，與謀共襲汴州；帥，讀曰率。汴，皮變翻。九域志︰許州，東至汴州二百一十五里。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領淄青，欲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為，于偽翻。淄，莊持翻。治，直之翻。饌，雛戀翻，又雛晥翻。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渡汴以迎希烈。數，所角翻。由是東南轉輸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蔡河，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浚儀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之。上，時掌翻。

**37**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時朱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兵，而滔與王武俊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度，徒洛翻。仰，牛向翻。客主日益困弊。客，謂滔、武俊之軍；主，謂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甚盛，頗怨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使，疏吏翻。帥，所類翻。

**38**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曆；從之。乾元元年，改太史局為司天臺，以令為監，正三品，少監，正四品上，掌察天文、稽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占之。肅宗時，韓潁損益大衍曆為至德曆。寶應元年，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術，曰五紀曆。至是，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乃詔承嗣等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名建中正元曆。少，始照翻。嗣，祥吏翻。更，工衡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八

## 唐紀四十四起昭陽大淵獻（癸亥）正月，盡十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三

**建中四年**（癸亥、七八三）

**1**春，正月，丁亥，隴右節度使張鎰與吐蕃尚結贊盟于清水。使，疏吏翻。鎰，弋質翻。吐，從暾入聲。清水，漢古縣，唐屬秦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

**2**庚寅，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將，卽亮翻。汝州，治縣，漢承休侯封邑也。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月才藝，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好，呼到翻。關『張︰「關」上脫「中書侍郞」。』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九域志︰汝州，東南至許州二百七十里。史言關播所用非才。相，息亮翻。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卽募工徒治城；治，直之翻。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人眇小，無須，須，古字取象，以彡類耏毛也。後人從而加「髟」為「鬚」字，此俗書取。見希烈恐懼，便液汚地。便，毘連翻。便液，謂屎溺也。液，音亦。汚，烏故翻。希烈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以判官周晃為汝州刺史，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尉氏縣，屬汴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抄，楚交翻。圍鄭州，官軍數為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數，所角翻。敗，補邁翻。邏，郞佐翻。騎，奇寄翻。邏騎，巡邏遊弈之騎。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彭婆鎭。金人疆域圖︰洛陽縣有彭婆鎭。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留守鄭叔則入保西苑。東都西苑，在東都城西。鄭叔則蓋備有急易於西奔也。守，式又翻。

上問計於盧，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少，始照翻。驍，堅堯翻。將，卽亮翻。為，于偽翻。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眞卿歷事玄、肅、代三寘。朝，直遙翻。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為然。甲午，命眞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下，遐嫁翻。

眞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少，詩沼翻。須，待也。眞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焉，於虔翻。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眞卿，『章︰十二行本「卿」下有「於道」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不及。眞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李希烈養壯士為子，謂之養子。環，音胡慣翻。拔刃擬之，為將剸啗之勢；剸，旨兗翻，細割也。眞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館眞卿而禮之。令，力可翻。館，古玩翻。希烈欲遣眞卿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會李元平在座，眞卿責之，元平慚而起，以密啓白希烈；希烈意遂變，留眞卿不遣。

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使，疏吏翻。上，時掌翻。說，式芮翻。「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蓋世，已為朝廷所猜忌，將有韓、白之禍，朝，直遙翻。統，他綜翻，俗從上聲。韓、白之禍，謂韓信斬於鍾室，白起死於杜郵也。願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召顏眞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以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故希烈謂之四王。使，疏吏翻。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邪，音耶。眞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眞卿出。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顏眞卿為太子太師，故皆以其官稱之。相，息亮翻。眞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顏杲卿事見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叱，尺栗翻。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輩誘脅乎！」史炤曰︰以利動之曰誘，以威迫之曰脅。誘，音酉。四使不敢復言。復，扶子翻。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眞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眞卿怡然，見希烈曰︰怡然，安和之貌。「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考異曰︰顏氏行狀以為︰「公至許州，希烈前後詐為公表，奏請州者數十，上知而寢之。」舊眞卿傳以為︰「希烈逼為章表，令雪己，願罷兵馬，累遣眞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來京師。上皆不報。希烈大宴逆黨，倡優斥黷朝政，眞卿拂衣起。後張伯儀敗績，令以首級夸示，眞卿號慟。周曾謀奉眞卿，遂送眞卿於龍興寺。」按滔等推尊希烈在去年，眞卿使許在今年正月，蓋滔等始勸希烈稱帝，希烈但稱都元帥、建興王，故今年滔再遣樊播等勸進稱為都統也。眞卿剛烈，守之以死，希烈豈能逼之使為章表雪己！行狀云「詐為表奏」，是也。

**3**戊戌，以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為東都、汝州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行營兵萬餘人討希烈，鳳翔、邠寧、涇原，三節鎭之兵。奉天、好畤，神策，屯兵也。又詔諸道共討之。曜行至郟城，郟，音夾。郟城縣，屬汝州，東魏之龍山縣也，隋開皇初，改曰汝南，十八年，改曰輔城，大業初，改曰郟城。九域志︰郟城縣，在汝州東南九十里。宋白曰︰春秋楚令尹子瑕城郟，卽此。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沮，在呂翻。曜，翰之子也。天寶末，安祿山反，哥舒翰敗沒於潼關。

希烈使其將封有麟據鄧州，南路遂絕，貢獻、商旅皆不通。壬寅，詔治上津山路，置郵驛。上津縣，屬商州，治，直之翻。

**4**二月，戊申朔，命鴻臚卿崔漢衡送區頰贊還吐蕃。區頰贊入見事始見上卷上年。臚，陵如翻。

**5**丙寅，以河陽三城、懷、衞州為河陽軍。

**6**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7**三月，戊寅，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敗李希烈將韓霜露於黃梅，斬之；辛卯，拔黃州。時希烈兵柵蔡山，敗，補邁翻。九域志︰黃梅縣，屬蘄州，距州一百二十里。蔡山，在黃梅界，卽江左新蔡郡治所，魯悉達保聚之地。宋白曰︰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以界內黃梅山名之。祝穆曰︰蔡山出大龜，春秋左氏傳所謂大蔡，蓋以山得名也。險不可攻。皋聲言西取蘄州，蘄，音祈。蘄州，後漢為蘄春侯國，吳置蘄春郡，北齊置齊昌郡及羅州，後周改蘄州。州北有蘄水，南入于江。地名解云︰蘄春，以水隈多蘄菜，因名。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之將引兵循江隨戰。去蔡山三百餘里，皋乃復放舟順流而下，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遐嫁翻。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還救之，不及而敗。皋遂進拔蘄州，表伊愼為蘄州刺史，王鍔為江州刺史。

**8**淮寧都虞候周曾、鎭遏兵馬使王玢、押牙姚憺、韋清密輸款於李勉。玢，府巾翻。憺，徒濫翻，又徒敢翻。李希烈遣曾與十將康秀琳將兵三萬攻哥舒曜，至襄城，襄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襄城郡；後周置汝州，唐貞觀元年，廢州，以襄城縣屬許州；貞觀八年，以伊州為汝州，襄城仍屬許州，天寶七載，復屬汝州。九域志︰襄城縣，在汝州東南一百有五十里。曾等密謀還軍襲希烈，奉顏眞卿為節度使，使玢、憺、清為內應。希烈知之，遣別將李克誠將騾軍三千人淮西地少馬，乘騾以戰，號騾子軍，尤為驍銳。將，卽亮翻；誠將音同，又音如字。騾，落戈翻。襲曾等，殺之，幷殺玢、憺及其黨。甲午，詔贈曾等官。始，韋清與曾等約，事泄不相引，故獨得免。清恐終及禍，說希烈請詣朱滔乞師，說，式芮翻。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劉洽。襄邑縣，屬宋州。劉洽時以宣武節度鎭宋州。希烈聞周曾等有變，閉壁數日；其黨寇尉氏、鄭州者聞之，亦遁歸。希烈乃上表歸咎於周曾等，引兵還蔡州，上，時掌翻。還，從宣翻。蔡州，治汝陽縣，淮寧本鎭也。希烈時自許州退還。外示悔過從順，實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顏眞卿於龍興寺。寺蓋在蔡州。

丁酉，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淮寧兵戰於安州，安州，漢安陸地。官軍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亡其所持節。希烈使人以其節及俘馘示顏眞卿；眞卿號慟投地，絕而復蘇，自是不復與人言。俘，方無翻。馘，古獲翻。號，戶高翻。復，扶子翻，又音如字。

**9**夏，四月，上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帥，讀曰率。授以五品官；貧者甚苦之，人心始搖。史言德宗窮兵，亂將作矣。

**10**上命宰相、尚書與吐蕃區頰贊盟於豐邑里，區頰贊以清水之盟，疆埸未定，不果盟。是年春，張鎰與吐蕃盟於清水。宋白曰︰張鎰與吐蕃盟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曁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備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相，息亮翻。尚，辰羊翻。吐，從暾入聲。埸，音亦。己未，命崔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是年二月，命崔漢衡送區頰贊，蓋欲與之盟而遣之，久而盟未定。又命漢衡入吐蕃，決於贊普。此時中國疲於兵，彼固有以窺唐矣，盟無益也。

**11**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陽都統李勉淮西招討使，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為之副，以荊南節度使張伯儀為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東道節度使賈耽、江西節度使曹王皋為之副。上督哥舒曜進兵，曜至潁橋，九域志︰襄城縣有潁橋鎭。遇大雨，還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將李光輝攻襄城；曜擊卻之。

**12**五月，乙酉，潁王璬薨。璬，玄宗子，音古了翻。

**13**乙未，以宣武節度使劉洽兼淄青招討使。

**14**李晟謀取涿、莫二州，以絕幽、魏往來之路，與張孝忠之子升雲圍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鄭景濟於清苑，水經註︰徐水出北平，東逕清苑城，東至高陽，入于河。劉昫曰︰清苑縣，漢之樂鄕縣，屬信都國。隋為清苑縣，屬瀛州；唐景雲元年，屬冀州；至宋，以清苑縣為保州治所。宋白曰︰漢高宗訪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於樂鄕。高齊省，仍自今易州滿城縣界移永寧縣，理北城。隋改為清苑縣，因滿城縣界清苑河為名。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書馬寔為留守，司武尚書，猶天朝兵部尚書。將步騎萬餘守魏營，自將步騎萬五千救清苑。李晟軍大敗，退保易州。滔還軍瀛州，張升雲奔滿城。劉昫曰︰滿城縣，漢北平縣地，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為滿城，屬易州。會晟病甚，引軍還保定州。考異曰︰燕南記曰︰「晟與張昇雲等圍鄭景濟於清苑，自二月至四月。滔自統馬步萬五千人救清苑，四月二日，發館陶砦，五月內到。晟出戰不利，城中又出攻晟，晟敗去。滔乘勝逐晟等，大破之。晟奔易州，染病，不復更出。」實錄云︰「庚子，李晟自清苑退保易州。」舊晟傳曰︰「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今從之。實錄所云庚子，蓋奏到之日也。

王武俊以滔旣破李晟，留屯瀛州，未還魏橋，遣其給事中宋端趣之。趣，讀曰促。端見滔，言頗不遜，滔怒，使謂武俊曰︰「滔以熱疾，暫未南還，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棄兄，如脫屣耳。履不躡跟曰屣，脫之易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為！」端還報，武俊自辨於馬寔，寔以狀白滔，言︰「趙王知宋端無禮於大王，深加讓，實無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鄭和隨寔使者見滔，謝之。時武俊等改要藉官為承令官。滔乃侻，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

六月，李抱眞使參謀賈林詣武俊壁詐降。節度參謀，關預軍中機密。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效，謂誅李惟岳也。及登壇之日，謂稱王時也。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為四海之主乎！』」賈林先言武俊心事，後述天子詔旨，鋪陳悔過之意，可謂善說矣。語，牛倨翻。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為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杜預曰︰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莽，莫朗翻。暴，步卜翻，又薄報翻。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鎭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鎭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鎭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眞，陰相約結。為武俊與抱眞破走朱滔張本。

**15**庚戌，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荊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江，謂江南西道，「泗」當作「西」。黔，音琴。環，音宦。舊制，諸道軍出境，皆仰給度支；仰，牛向翻。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書有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德宗蓋未知此者。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二法，卽所謂稅間架及除陌錢也。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史炤曰︰算，所以籌算也。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貿，音茂。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16**丁卯，徒郴王逾為丹王，鄜王遘為簡王。二王，皆上弟也。

**17**庚午，答蕃判官監察御史于頔答蕃判官，因當時出使署置，以為官名。頔，徒歷翻。與吐蕃使者論剌沒藏至自青海，剌，盧達翻。言疆埸已定，請遣區頰贊歸國。秋，七月，甲申，以禮部尚書李揆為入蕃會盟使。入蕃命官，猶答蕃也。壬辰，詔諸將相與區頰贊盟於城西。李揆有才望，盧惡之，惡，烏路翻。故使之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為之惻然，為，于偽翻。謂曰︰「揆無乃太老！」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使，疏吏翻。諳，烏含翻。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少，詩照翻。不敢辭遠使矣。」使，疏吏翻。

**18**八月，丁未，李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乙卯，希烈將曹季昌以州降，尋復為其將康叔夜所殺。復，扶又翻。

**19**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嘉興，漢由拳縣地，吳大帝黃龍三年，以其地嘉禾生，改為禾興縣，後避太子和名，改為嘉興縣。隋廢縣，唐初復置，屬蘇州。卽位，召為翰林學士，韋執誼翰林志曰︰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繼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壅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旨，然亦未定名；制詔書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翰林供奉始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兩河，謂河南、河北。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卽亮翻；下同。操，千高翻。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左氏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曰︰「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猶四五凶人而已。四五凶人，謂河北則朱滔、王武俊、田悅，河南則李納，淮西則李希烈也。帥，所類翻。尚恐其中或遭詿誤，詿，古賣翻，又胡卦翻。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況其餘衆，蓋並脅從，史炤曰︰書云脅從罔治，孔穎達疏云︰謂被脅從而距王命者。余謂脅從者，為威力所迫脅，不得已而從於逆，非同心為逆者也。茍知全生，豈願為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顚瘁矣。」瘁，秦醉翻。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衞，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章︰乙十一行本「中」下」「之半」二字。』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衞具存而卒乘罕習。卒，臧沒翻。乘，繩證翻。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事見玄宗天寶十四載、肅宗至德元載。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中，竹仲翻。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事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柢，都禮翻，又都計翻。內寇則殽、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汧，口肩翻。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為，于偽翻。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謂李懷光以朔方軍馬，燧以太原軍討田悅，兵不解也。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策為六軍。又曰︰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神策軍最盛，在六軍之右。時李晟、哥舒曜、劉德信皆以禁兵出關討賊。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覷邊，啗，徒濫翻，又徒覽翻。覷，七慮翻，伺視也。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伺，相吏翻。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以其事為易也。易，弋豉翻。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度，徒洛翻。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曾，戶增翻。拏，女加翻，相牽引也。圖，謀也。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旣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攜，離也，貳也。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去，羌呂翻。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茍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茍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脩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漢人曰，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思，相吏翻。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衞不全。北軍皆屯苑中，時悉在行營。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誘，羊久翻。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姚令言、朱泚之變，卒如陸贄所料。復，扶又翻，又音如字。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晟，成正翻。節將子弟，白志貞所奏遣東征者。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邠，卑旻翻。令，力丁翻。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見，賢遍翻。處，昌呂翻。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20**壬戌，以汴西運使崔縱兼魏州四節度都糧料使。汴東、西運使事始見上卷上年。河東節度使馬燧、澤潞節度使李抱眞、河陽節度使李艽、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四軍，時並在魏州行營。宋白曰︰建中用兵，諸道行營出境者，皆仰給度支，謂之食出界糧。又於諸軍各以臺省官一人司其供億，謂之糧料使。余按代宗廣德初，郭子儀自商州進收京師，請第五琦為糧料使。縱，渙之子也。崔渙者，玄暐之孫，玄宗幸蜀，以為相。

**21**九月，丙戌，神策將劉德信、宣武將唐漢臣與淮寧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將，卽亮翻。滬，侯古翻。考異曰︰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自大梁合統兵一萬，屯于汝州。三帥各領本軍，城小卒衆，致飲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他路，又不設支軍。賊諜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楯資實山積，馬萬餘蹄，皆沒焉。汝州遂陷。攝刺史李元平為寇所獲，賊邏兵北至彭婆。」今從實錄。時李勉遣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帥，讀曰率；下同。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城圍自解。」去年希烈徙鎭許州，蓋欲乘虛擣其巢穴，則希烈必釋襄城之圍以自救。遣二將趣許州，趣，七喻翻。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侯。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太半。漢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遊兵剽掠至伊闕。剽，匹妙翻。伊闕，禹所鑿，春秋為戎蠻子之國，漢為新城縣，隋為伊闕縣，唐屬河南府。勉復遣甚將李堅帥四千人助守東都，復，扶又翻，又音如字。考異曰︰新傳作「李堅華」，今從實錄。希烈以兵絕其後，堅軍不得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汴，皮變翻。汴軍，宣武兵也。此時則李勉帥永平軍。方鎭表︰大曆十四年，永平軍增領汴、潁二州，徙治汴州，故使史有汴軍之稱。

**22**上以諸軍討淮寧者不相統壹，庚子，以舒王謨為荊襄等道行營都元帥，更名誼；更，工衡翻。以戶部尚書蕭復為長史，右庶子孔巢父為左司馬，諫議大夫樊澤為右司馬，自餘將佐皆選中外之望。將，卽亮翻；下同。未行，會涇師作亂而止。復，嵩之孫也；蕭嵩，開元中為相。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

**23**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昌將兵五千至京師。考異曰︰舊傳云︰「令言率本鎭兵五萬赴授。」按奉天記曰︰「哥舒曜表請加師，上使涇州節度使姚令言赴援。令言本領三千，請加至五千。」今從之。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遺，唯季翻。旣至，一無所賜。丁未，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糲，盧達翻。餤，弋廉翻，又徒甘翻。蹴，子六翻。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玄宗時，王鉷為戶口色役使，徵剝財貨，每歲進錢百億，寶貨稱是，入百寶大盈庫，以供人主宴私賞賜之用。則玄宗時已有大盈庫。陸贄諫帝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聚斂之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國貢獻，所合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置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則庫始於玄宗明矣。宋白曰︰大盈庫，內庫也，以中人主之。至德中，第五琦始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天子以出納為便，故不復出。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趣，七喻翻。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長樂阪，在滻水西，本滻坂也。隋文帝惡其名，取其北對長樂，改曰長樂坂，亦曰長樂坡。樂，音洛。軍士射令言，令言抱馬鬣突入亂兵，呼曰︰射，而亦翻。呼，火故翻；下大呼同。「諸君失計！東征立功，何患不富貴，乃為族滅之計乎！」軍士不聽，以兵擁令言而西。自長樂坂西入京城。上遽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射中使。射，而亦翻。又命中使宣慰，賊已至通化門外，通化門，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程大昌曰︰通化門，北去丹鳳門，止兩坊。中使出門，賊殺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喧聲浩浩，不復可遏。復，扶又翻。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呼，火故翻。僦，卽就翻。上遣普王誼、翰林學士姜公輔出慰諭之；賊已陳於丹鳳門外，陳，讀曰陣。小民聚觀者以萬計。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少，詩沼翻。卒，讀曰猝。難，乃旦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以傳國寶繫衣中以從；從，才用翻；下同。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

初，魚朝恩旣誅，宦官不復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五年。有竇文場、霍仙嗚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帥，讀曰率。使普王誼前驅，太子執兵以殿。殿，丁練翻。司農卿郭曙以部曲數十人獵苑中，禁苑，在京城之北，東至灞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聞蹕，謁道左，遂以其衆從。曙，暖之弟也。暖、曙，皆郭子儀之子。右龍武軍使令狐建方敎射於軍中，聞之，帥麾下四百人從，帥，讀曰率；下相帥同。乃使建居後為殿。

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為涇帥，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帥，所類翻。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事見上卷上年。處，昌呂翻。心嘗怏怏。臣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夜至咸陽，飯數匕而過。飯，扶晚翻。時事出非意，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之，往也。乘，繩證翻。盧、關播踰中書垣而出。白志貞、王翃及御史大夫于頎、中丞劉從一、戶部侍郞趙贊、翰林學士陸贄、吳通微等追及上於咸陽。頎，頔之從父兄弟；頎，渠希翻。之從，才用翻。從一，齊賢之從孫也。劉齊賢，祥道之子，以方正為高宗所重。

賊入宮，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讙譟，爭入府庫，運金帛，極力而止。讙，許元翻。小民因之，亦入宮盜庫物，通『章︰十二行本「通」上有「出而復入」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奪於路。諸坊居民各相帥自守。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閒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按長安圖，自京城啓夏門北入東街第二坊曰進昌坊。考異曰︰舊泚傳作「招國里」，今從實錄。夜半，泚按轡列炬，傳呼入宮，居含殿，設警嚴，設鼓角以警嚴。一曰，設卒以警備嚴衞。自稱權知六軍。

戊申旦，泚徙居白華殿，考李晟收復京城次第，白華殿蓋近光泰門內，大明宮東北隅。程大昌曰︰晟收長安，亦自白華門入，諸家不載何地。以晟兵所屆言之，當在大明東苑之東。出榜於外，稱︰「涇原將士久處邊陲，處，昌呂翻。不閑朝禮，閑，習也。朝，直遙翻；下同。輒入宮闕，致驚乘輿，西出巡幸。乘，繩證翻。太尉已權臨六軍，應神策軍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祿食者，悉詣行在；不能往者，卽詣本司。若出三日，檢勘彼此無名者，皆斬！」於是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輿；泚不悅，百官稍稍遁去。

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賞薄事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入見泚，屛人密語移時，屛，必郢翻，又卑正翻。為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為，于偽翻。泚喜，然猶未決。宿衞諸軍舉白幡降者，列於闕前甚衆。降，戶江翻。泚夜於苑門出兵，旦自通化門入，駱驛不絕，張弓露刃，欲以威衆。

上思桑道茂之言，道茂言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自咸陽幸奉天。縣僚聞車駕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蘇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孫也。蘇良嗣，武后初為相。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瑊，古咸翻。

庚戌，源休勸朱泚禁十城門，唐都長安，京城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啓夏、明德、安化三門，西延秋、金光、開遠三門，北光化一門，凡十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為傭僕潛出。休又為泚說誘文武之士，使之附泚。又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僕卿張光晟自負其才，皆鬱鬱不得志，李忠臣失兵柄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四年。張光晟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校，古效翻。晟，成正翻。泚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郞蔣鎭出亡，墜馬傷足，為泚所得。泚，且禮翻，又音此。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節義，鎭以清素，都官員外郞彭偃以文學，太常卿敬釭以勇略，先，悉薦翻。釭，古紅翻，又古雙翻。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

鳳翔、涇原將張廷芝、段誠諫將數千人救襄城，原將，卽亮翻；諫將音同，又音如字。未出潼關，聞朱泚據長安，殺其大將隴右兵馬使戴蘭，潰歸於泚。泚先帥鳳翔、涇原，故二鎭之兵聞亂皆歸之。潼，音同。使，疏吏翻。泚於是自謂衆心所歸，謀反遂定。以源休為京兆尹、判度支，度，徒洛翻。李忠臣為皇城使。唐六典︰皇城在京城之中，東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面三門，中曰朱雀，左曰安上，右曰含光。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其中，右社稷，左宗廟，百僚廨署列乎其間。唐自開元以前，以城門郞掌皇城諸門開闔之節，中世以後，置皇城使。百司供億，六軍宿衞，咸擬乘輿。乘，繩證翻。

辛亥，以渾瑊為京畿、渭北節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貞為都知兵馬使，令狐建為中軍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莊為左衞將軍兼奉天防城使。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使，疏吏翻。令，力丁翻。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段秀實失兵柄見二百二十六卷元年。意其必怏怏，怏，於兩翻。遣數十騎召之。秀實閉門拒之，騎士踰垣入，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騎，奇寄翻。垣，于元翻。度，徒洛翻。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之，尚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謂泚能釋鎭入朝及與弟滔絕也。說，式芮翻。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犒，口到翻。乘，繩證翻。夫，音扶。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此莫大之功也！」將，卽亮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泚默然不悅，泚，且禮翻，又音此。然以實與己皆為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衞將軍劉海賓，涇原都候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朝，直遙翻。驍，堅堯翻。段秀實鎭涇原時，厚遇此三人。唐藩鎭吏職，使院有孔目官，軍府事無細大皆經其手，言一孔一目，無不綜理也。史炤曰︰岐，姓也。黃帝時有岐伯。考異曰︰舊傳曰「判官岐靈岳」。今從段公別傳。秀實密與之謀誅泚，迎乘輿。

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上，時掌翻。盧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衞單寡，防慮不可不深，若泚謁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諸『章︰十二行本「諸」作「問」；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從臣皆畏憚，莫敢行；從，才用翻。金吾將軍吳漵獨請行，上悅。漵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附，漵，章敬皇后弟也。漵，音徐呂翻。難，乃旦翻；下同。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慊慊，嫌恨不足之意。朝，直遙翻。慊，苦簟翻。逐奉詔詣泚。泚反諆已決，雖陽為受命，館漵於客省，館，古玩翻。尋殺之。漵，湊之兄也。

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使，疏吏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駱驛，地名，史炤曰，駱谷關之驛也。余按韓旻若至駱谷關之驛，則已過奉天而西南矣，炤說非也。但未知駱驛在何地。得符而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令，力丁翻。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

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武德初，因隋舊制，五品已上執象笏，三品已下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後屈。自時厥後，一例上圓下方，曾不分別。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唾，吐臥翻。邪，音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忷忷，中，竹仲翻。忷，許拱翻。忷忷，喧擾之狀。左右猝愕，不知所為。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旣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唐制︰司農卿，從三品。海賓縗服而逃，劉海賓不能助段秀實，與之同死，逃將焉往！縗，倉回翻。後二日，捕得，殺之；考異曰︰段公別傳曰︰「五日夜，泚使涇原將李忠臣、高昂等統銳兵五千以襲奉天，六日，賊泚又令兵馬使韓旻領馬步二千以繼之。」奉天記曰︰「秀實與海賓密謀誅泚，佯入，請間計事，而海賓置匕首於靴，欲以相應，為閽者見覺。秀實遽奪源休笏，挺而擊之。」舊泚傳曰︰「秀實與劉海賓謀誅泚，且虞叛卒之震驚法駕，乃潛為賊符，追所發兵。至六日，兵及駱驛而回。因與海賓同入見泚，為陳逆順之理，而海賓於靴中取匕首，為其所覺，遂不得前。秀實知不可以義動，遽奪源休象笏，挺而擊泚。」秀實傳曰︰「與海賓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及秀實擊泚，而海賓等不至。」按李忠臣等若已將五千人襲奉天，則秀實雖追還旻兵，無益矣。又海賓若於靴中取匕首為賊所覺，則登時死矣，焉能復逃！若為閽者所覺，亦應時被擒，事跡諠著，賊為之備，秀實亦不得發矣！此數者，皆恐難信。今但取段公行狀、幸奉天錄及舊傳可信者存之。亦不引何明禮。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史終言之。復，扶又翻。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24**壬子，以少府監李昌巎為京畿、渭南節度使。巎，奴刀翻。

**25**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懦緩，好修飾邊幅，好，呼到翻。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為人剽悍，將，卽亮翻。剽，匹妙翻。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去，羌呂翻。鎰命楚琳出戍隴州。九域志︰鳳翔府西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為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縋，馳偽翻。賊追及，殺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竇出，抗為傭保負荷而逃，皆免。荷，下可翻，又讀如字。考異曰︰舊映傳︰「鎰不從映言，乃示寬大，召楚琳語之曰︰『欲令公使於外。』楚琳恐，是夜作亂，殺鎰以應泚。」今從鎰傳。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見，賢遍翻。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為，于偽翻。明日，聞鳳翔亂，乃止。

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郝，呼各翻。

**26**商州團練兵殺其刺史謝良輔。

**27**朱泚自白華殿入宣政殿，東內含元殿之北為宣政殿。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癸丑，泚以姚令言為侍中、關內元帥，李忠臣為司空兼侍中，源休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判度支，蔣鎭為吏部侍郞，樊系為禮部侍郞，彭偃為中書舍人，自餘張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為皇太弟。姚令言與源休共掌朝政，朝，直遙翻；下同。凡泚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皆稟於休。休勸泚誅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尋又以蔣鎭為門下侍郞，李子平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鎭憂懼，每懷刀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勸泚誅朝士之竄匿者以脅其餘，鎭力救之，賴以全者甚衆。樊系為泚譔冊文，旣成，仰藥而死。樊系距朱泚之命，不為譔冊，不過死耳。譔冊而死，於義何居！大理卿膠水蔣沇詣行在，為賊所得，『章︰十二行本「得」下有「逼以官」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沇絕食稱病，潛竄得免。沇，以轉翻。

**28**哥舒曜食盡，棄襄城奔洛陽。李希烈陷襄城。

**29**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衞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為，于偽翻。

姚令言之東出也，涇州在西，故以救襄城為東出。以兵馬使京兆馮河清為涇原留後，判官河中姚況知涇州事。河清、況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軍，通夕輸行在。通夕而行，自晚至旦也。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四鎭、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況為行軍司馬。

**30**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同平章事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崔寧鎭西川，有威名，危難之中見其至，可以鎭安人心，故喜甚而撫勞加於他人。勞，力到翻。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潸，音刪，又數板翻。聞之，與王翃謀陷之。翃言於上曰︰「臣與寧俱出京城，寧數下馬便液，數，所角翻。便液，溺也。便，毘連翻。液，羊益翻。久之不至，有顧望意。」會朱泚下詔，以左丞柳渾同平章事，寧為中書令。渾，襄陽人也，時亡在山谷，翃使盩厔尉康湛詐為寧遺朱泚書，獻之。遺，唯季翻。因譖寧與朱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後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及赦其家。

**31**朱泚遣使遺朱滔書，遺，唯季翻。稱︰「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當與卿會于洛陽。」滔得書，『章︰十二行本「書」下有「西向舞蹈」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宣示軍府，移牒諸道，以自誇大。

**32**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魏縣行營，馬燧諸軍之討田悅者。難，乃旦翻。諸將相與慟哭。李懷光帥衆赴長安，為李懷光救奉天、破朱泚張本。帥，讀曰率。馬燧、李芃艽各引兵歸鎭，馬燧歸太原，李芃艽歸河陽。李抱眞退屯臨洺。

**33**丁巳，以戶部尚書蕭復為吏部尚書，吏部郞中劉從一為刑部侍郞，翰林學士姜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

**34**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以姚令言為元帥，泚，且禮翻，又音此。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考異曰︰奉天記︰「十月十日，賊泚自統衆攻奉天，以姚令言為都統。」今從實錄、舊泚傳。張光晟副之，以李忠臣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拓東王，以扞關東之師，李日月為西道先鋒經略使。晟，成正翻。守，式又翻。拓，達各翻。扞，戶旰翻。使，疏吏翻。華，戶化翻。

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邠，卑旻翻。瓌，古回翻。監，古銜翻。翟，萇伯翻。將，音同上，又音如字。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趣，七喻翻；下同。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衞天子也。且吾士卒飢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翟文秀欲留拒賊，詔旨也。夾攻之說，兵家常論也。挾詔旨而依兵家常論以制將帥，未有不折而從之者也。微韓遊瓌持之，奉天殆矣。誘，羊久翻。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乘，繩證翻。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皆一當百，帥，讀曰率。曳車塞門，縱火焚之，塞，悉則翻。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布滿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西明寺，在長安城中延康坊，本隋楊素宅也。梯，雲梯。衝，衝車。代宗飯僧以護國，今朱泚乃用僧造攻具以攻奉天。柝，達各翻。韓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乾，音干。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孫也。高侃事太宗、高宗，為將有功。泚自是日來攻城，瑊、遊瓌等晝夜力戰。幽州兵救襄城者聞泚反，突入潼關，歸泚於奉天，幽州兵，卽代宗時朱泚入朝詣京西防秋兵也。普潤戍卒亦歸之，普潤戍卒，神策兵也。有衆數萬。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疏，以為︰「陛下志壹區宇，四征不庭，杜預曰不庭，謂不朝也。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一說︰庭，直也；不庭，不直也。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兇渠，謂田悅、李納也。逆將，謂朱滔、李希烈等也。渠，大也。將，卽亮翻。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建中二年，兵端始啓，至是及三年。徵師日滋，賦斂日重，斂，力贍翻。內自京邑，外洎邊陲，洎，其旣翻。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間，古莧翻。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衞之司，見危不能竭甚誠，臨難不能效其死；難，乃旦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懲其侮。』並見尚書。數，所具翻。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履卦上九爻辭。王弼曰︰禍福之祥，生於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以視履而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易·大傳之辭。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鄭玄曰︰降康者，下平安之福。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朝，直遙翻。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屬，之欲翻。虞，度也。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皆以治為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難，乃旦翻。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旣往而不可復追矣；復，扶又翻。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運！勤勵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35**田悅說王武俊，使與馬寔共擊李抱眞於臨洺。魏縣行營旣散，李抱眞退屯臨洛。說，式芮翻；下林說、因說、復說同。抱眞復遣賈林說武俊曰︰「臨洺兵精而有備，未易輕也。復，扶又翻。易，以豉翻。今戰勝得地，則利歸魏博；不勝，則恆冀大傷。易、定、滄、趙，皆大夫之故地也，時張孝忠據易、定、滄，康日知據趙州。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辭悅，與馬寔北歸。壬戌，悅送武俊於館陶，九域志︰館陶在元城北四十五里。執手泣別，下至將士，贈遺甚厚。

先是，武俊召回紇兵，使絕李懷光等糧道，遺，于季翻。懷光等已西去，而回紇達干將回紇千人、雜虜二千人適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說之，將，卽亮翻。說，式芮翻；下同。欲與俱詣河南取東都，應接朱泚，許以河南子女『章︰十二行木「女」下有「金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賂之。滔取回紇女為側室，回紇謂之朱郞，且利其俘掠，許之。

賈林復說武俊曰︰復，扶又翻。「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凡九世。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為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冀國，冀乃大夫之封域也。滔稱冀王，蓋奄禹跡冀州之域以自大。而王武俊巡屬有冀州，故林以是間之。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泚者，滔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王之，大夫雖欲為之臣，不可得矣。田悅之間王武俊、朱滔，與賈林之說王武俊者同一利害耳。人惟趨利而避害，故說行，非有他巧也。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謂殺李惟岳也。當時宰相處置失宜，處，昌呂翻。為滔所誑誘，故蹉跌至此。蹉，倉何翻。跌，徒結翻。不若與昭義倂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旣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今諸道輻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過而歸國，則已晚矣！」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抱眞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與田悅各遣使見滔於河間，瀛州，治河間縣。賀朱泚稱尊號，且請馬寔之兵共攻康日知於趙州。

**36**汝、鄭應援使劉德信將子弟軍在汝州，是年四月，募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聞難，引兵入援，難，乃旦翻。與泚衆戰于見子陵，破之；新書本紀作「思子陵」水經註︰閺鄕縣西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又漢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近文帝陵、故薄太后曰︰「南望吾子，北望吾夫」。故俗呼為見子陵也。以東渭橋有轉輸積粟，癸亥，進屯東渭橋。程大昌曰︰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灞水合渭之地。

**37**朱泚夜攻奉天東、西、南三面。甲子，渾瑊力戰卻之；左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乙丑，泚復攻城，復，扶又翻。將軍高重捷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梁山，在奉天城北五里，乾陵在焉。重，直龍翻。乘勝逐北，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賊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盡哀，結蒲為首而葬之，贈司空。朱泚見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為身而葬之。李日月，泚之驍將也，戰死於奉天城下；泚歸其尸於長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泚敗，賊黨皆族誅，獨日月之母不坐。

己巳，加渾瑊京畿、渭南·北、金商節度使。

**38**壬申，王武俊與馬寔至趙州城下。

**39**初，朱泚鎭鳳翔，遣其將牛雲光將幽州兵五百人戍隴州，宋白曰︰後魏分涇、岐之地、置東秦州，大統十七年改為隴州，因隴山為名。以隴右營田判官韋皋領隴右留後。考異曰︰奉天記作「鳳翔節度判官」。今從實錄。及郝通奔鳳翔，李楚琳作亂，郝通自隴州奔歸之。牛雲光詐疾，欲俟皋至，伏兵執之以應泚，事泄，師其衆奔泚。至汧陽，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里。帥，讀曰率。汧，口肩翻。遇泚遣中使蘇玉齎詔書加皋中丞，玉說雲光曰︰說，式芮翻。「韋皋，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誅之，如取孤㹠耳！」㹠，與豚同，豕子也。雲光從之。皋從城上問雲光曰︰「曏者不告而行，今而復來，何也？」復，扶又翻；下同。雲光曰︰「曏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謂朱泚加皋中丞之命也。故復來，願託腹心。」皋乃先納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茍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使城中無疑，衆乃可入。」雲光以皋書生，易之，易，以豉翻，輕易。乃悉以甲兵輸之而入。明日，皋宴玉、雲光及其卒於郡舍，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虐本使，本使，謂張鎰也。李楚琳，鎰之部曲將，而殺鎰從逆，故云然。旣不事上，安能恤下，隴州，鳳翔巡屬也。言李楚琳旣虐殺其帥，安能恤隴州將士乎！宜相與討之！」遣兄平、弇詣奉天，請命於行在所。復遣使求援於吐蕃。恐朱泚遣兵攻之，引吐蕃以為援。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 唐紀四十五起昭陽大淵獻（癸亥）十一月，盡閼逢困敦（甲子）正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四

**建中四年**（癸亥、七八三）

**1**十一月，乙亥，以隴州為奉義軍，擢皋為節度使。泚又使中使劉海廣許皋鳳翔節度使；皋斬之。史言韋皋以此發身。使，疏吏翻。泚，且禮翻。

**2**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靈武節度使治靈州，夏州治朔方縣，鹽州治五原縣，皆鄰境相接。渭北節度使本治坊州，時徙治鄜州。夏，戶雅翻。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召將，卽亮翻。相，息亮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漠谷，在奉天城西北。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山陵樹柏成行，以遮迾陵寢，故謂之柏城。宋白曰︰唐諸陵皆栽柏環之。貞元六年十一月，敕諸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安葬。過，古禾翻，又古臥翻。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相應，掎，居蟻翻。且分賊勢。」盧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泚，且禮翻，又音此。令，力丁翻。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果為賊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擊之，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為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自兩河兵興以至乘輿播遷，盧之言無一不誤國，而德宗信之如故，庸昏甚矣！敗，補邁翻。從，才用翻。邠，卑旻翻。泚，且禮翻，又音此。輜，莊持翻。重，直用翻。休顏，夏州人也。夏，戶雅翻。

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塹，七豔翻。使，疏吏翻。環，音宦。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誘，音酉。

**3**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前年五月，李晟疾甚，自易州還保定州，事見上卷。晟，成正翻。聞上幸奉天，帥衆將奔命。帥，讀曰率。張孝忠迫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為婦，又解玉帶賂孝忠親信，使說之，說，式芮翻。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銳兵六百與晟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沈存中曰︰北岳常岑，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脊為界。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卻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缾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按存中所謂地界，乃石晉與契丹所分地界也。丁丑，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史言李晟前只節度河北神策出征兵行營，今又加節度神策行營兵出征河南者，此其所以得誅劉德信也。

**4**王武俊、馬寔攻趙州不克。辛巳，寔歸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贈甚厚；武俊亦歸恆州。恆，戶登翻。

**5**上之出幸奉天也，陝虢觀察使姚明敭陝，失冉翻。敭，與揚同。以軍事委都防禦副使張勸，去詣行在。勸募兵得數萬人。甲申，以勸為陝虢節度使。

**6**朱泚攻圍奉天經月，是年十月，上出奉天，纔至奉天數日而朱泚繼至，攻圍至是月為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健步，今之急腳子是也。覘，丑廉翻。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襦，汝朱翻，短衣。上為之尋求不獲，為，于偽翻。竟憫默而遣之。憫者，矜其寒；默者，無以為辭也。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本草曰︰蕪菁及蘆菔，南北通有之。蕪菁，卽蔓菁；蘆菔，卽蘿蔔也。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其根可食，葉不中噉。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好食。日華子曰︰梗長葉瘦高者為菘；闊厚短肥而庳及梗細者為蕪菁葉也。陸佃埤雅曰︰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史炤曰︰本草註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乃是菘類。詩云︰采葑采菲。疏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豐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糲，盧達翻。伺，相使翻。縋，馳偽翻。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降，戶江翻。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上之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崔縱為魏縣行營糧料使。懷光從之，縱悉斂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犒，口到翻。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士」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渡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開元八年，析河東縣自蒲津以西為河西縣。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齊運，惲之孫也。蔣王惲，太宗子也。惲，於粉翻。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晟，成正翻。音洛。旬月間至萬餘人。

神策兵馬使尚可孤討李希烈，將三千人在襄陽，自武關入援，軍于七盤，使，疏吏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七盤，卽古繞霤之險。敗泚將仇敬，仇敬，卽仇敬忠，此因舊史書之。敗，補邁翻。遂取藍田。可孤，宇文部之別種也。種，章勇翻。

鎭國軍副使駱元光，肅宗上元元年，置鎭國軍於華州。其先安息人，駱奉先養以為子，將兵守潼關近十年，為衆所服。潼，音童。近，其靳翻。朱泚遣其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行在。華，戶化翻；下同。走，音奏。望之據其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光引關下兵襲望之，走還長安。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元光遂軍華州，召募士卒，數日，得萬餘人。泚數遣兵攻元光，泚，且禮翻，又音此。數，所角翻。元光皆擊卻之，賊由是不能東出。上卽以元光為鎭國軍節度使，鎭國軍節度，治華州。元光乃將兵二千西屯昭應。

馬燧遣其行軍司馬王權及其子彙將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燧，音遂。彙，于季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卽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敍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渡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之也。

於是泚黨所據惟長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援於泚，泚恐民間乘弊抄之，望春樓近長樂城，臨廣運潭，玄宗所立。騎，奇寄翻。抄，楚交翻。所遣兵皆晝伏夜行。

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使憎法堅造雲梯，『嚴︰「梯」改「橋」；下同。』高廣各數丈，高，居傲翻。廣，古曠翻。近世學者多各以音如字讀之。考異曰︰劇談錄曰︰「高九十餘尺，下瞰城中。」今從實錄。裹以兕革，史炤曰︰兕，色如野牛而青，一說雌犀也。余按山海經，兕，角重百斤，身重千斤，黃帝得之，以其皮冒鼓，聲震百里。其說固誕矣。國語︰叔向曰︰唐叔殪兕，以為大甲。周官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兕甲固堅於犀甲矣。左傳︰宋華元之言曰︰犀兕尚多。則兕者，世之常有也。然兕者今不常見。史言朱泚裹雲梯以兕革，不過用牛皮耳。兕，序姊翻。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望之忷懼。上以問羣臣，渾瑊、侯仲莊對曰︰「臣觀雲梯勢甚重，重則易陷，忷，許拱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易，以豉翻。臣請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神武軍使韓澄曰︰開元二十六年，分左、右羽林，置左、右神武軍。使，疏吏翻。「雲梯小伎，不足上勞聖慮，伎，渠綺翻。臣請禦之。」乃度梯之所傃，度，徒洛翻。傃，桑故翻，向也。鄭玄曰︰攻城，攻其所傃。傃，猶嚮也。廣城東北隅三十步，多儲膏油松脂薪葦於其上。丁亥，泚盛兵鼓譟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嚴備東北。戊子，北風甚迅，譟，則竈翻。瓌，古回翻。迅，疾也。泚推雲梯，推，吐雷翻。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翼以轒轀，轒，扶云翻。轀，於云翻。轒轀，攻城車也。兵法，脩轀轒距堙者，三月而後成。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塡塹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倂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塹，七豔翻。勝，音升。賊已有登成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食五百戶以下千餘通授瑊，無名告身，卽空名告身，有功者則書塡姓名以授之。實食，食實封也。使募敢死士禦之，仍賜御筆，使視其功之大小書名給之，告身不足則書其身，謂若立功者多，所給告身千餘通酬功而不足，則書陳前所喝轉階勳於其身，以為照驗，出給告身。且曰︰「今便與卿別。」期望渾瑊死戰也。瑊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歔欷不自勝。瑊，古銜翻。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勝，音升。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譟，則竈翻。中，竹仲翻。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輾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卻，輾，豬輦翻，又尼展翻。地道者，渾瑊等所鑿，以迎雲梯者也。火從地中出，火亦渾瑊等所蓄以待雲梯者。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讙，許元翻。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聞，音問。賊乃引退。於是三門皆出兵，時朱泚攻奉天城東、南、北二面，故三門皆出兵與戰。太子親督戰，賊徒大敗，死者數千人。將士傷者，太子親為裹瘡。將，卽亮翻。為，于偽翻。入夜，泚復來攻城，泚，且禮翻，又音此。復，扶又翻，又音如字。矢及御前三步而墜；上大驚。

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趣，七喻翻。並北山而西，並，讀曰傍，步浪翻。先遣兵馬使張韶微服間行詣行在，間，古莧翻；下得間同。藏表於蠟丸。韶至奉天，值賊方攻城，見韶，以為賤人，驅之使與民俱塡塹；韶得間，踰塹抵城下呼曰︰「我朔方軍使者也。」塹，七豔翻。呼，火故翻。使，疏吏翻。城上人下繩引之，比登，比，必利翻，及也。身中數十矢，中，竹仲翻。得表於衣中而進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歡聲如雷。舁，音余，又羊茹翻。癸巳，懷光敗泚兵於澧泉。敗，補邁翻。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史言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為無功。泚，且禮翻，又音此。

泚旣退，從臣皆賀。從，才用翻。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甚稱之。使，疏吏翻。汴，皮變翻。使德宗果能以此心而受諫，何至追仇陸贄之盡言乎！忤，五故翻。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萬」當作「万」，莫北翻。俟，渠之翻。万俟，虜複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重圍旣解，重，直龍翻。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

朱泚至長安，但為城守之計，時遣人自城外來，周走呼曰︰呼，火故翻。「奉天破矣！」欲以惑衆。泚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將，卽亮翻。俸，扶用翻。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以此觀之，趙贊輩不足責也；杜佑判度支，安能逃其罪乎！斂，力贍翻。

或謂泚曰︰「陛下旣受命，唐之陵廟不宜復存。」復，扶又翻。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豈忍為此！」又曰︰「百官多缺，請以兵脅士人補之。」泚曰︰「強授之則人懼。強，其兩翻。但欲仕者則與之，何必叩戶拜官邪！」邪，音耶。泚所用者惟范陽、神策團練兵；團練兵，卽團結兵，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涇原卒驕，皆不為用，但守其所掠資貨，不肯出戰；又密謀殺泚，不果而止。泚，且禮翻，又音此。

李懷光性粗疏，粗，讀與麤同。自山東來赴難，自魏縣行營來赴奉天之難。魏縣屬魏州，其地在河山之東。難，乃旦翻；下同。數與人言盧、趙贊、白志貞之姦佞，數，所角翻。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為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旣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禮。禮絕百僚，謂之殊禮。或說王翃、趙贊曰︰說，式芮翻。翃，戶萌翻。「懷光緣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乖方，猶言失所也。度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宰相，指盧。度支，指趙贊。京尹，指王翃。度，徒洛翻。斂，力贍翻。乘，繩證翻。今懷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章︰十二行本「詢」下有 「訪」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殆，危也。翃、贊以告盧，懼，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下同。「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懷光矜功，厚望其上而求逞其欲。德宗欲速，逼使其下而不閔其勞。盧之心，自營免罪而捭闔於其間。是以雖急於平賊，而不知更生一賊也。朝，直遙翻。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晟，成正翻。使，疏吏翻。難，乃旦翻。泚，且禮翻，又音此。重，直龍翻。怏，於兩翻。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魯店，在奉天東南，咸陽陳濤斜西北。留二日乃行。為李懷光反與朱泚連兵張本。

**7**劍南西山兵馬使張朏以所部兵作亂，入成都，使，疏吏翻。劍南宿重兵於西山，以備吐蕃，崔寧以是兵殺郭英乂，張朏以是兵逐張延賞。朏，敷尾翻。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棄城奔漢州；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漢州。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九十五里。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鹿頭關，在漢州德陽縣。劉昫曰︰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將，卽亮翻。叱，尺栗翻。斬朏及其黨，延賞復歸成都。

**8**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盱眙，漢縣，唐初屬楚州，建中四年，度屬泗州。少，始照翻。盱，音吁。眙，音怡。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牛出境，築石頭城，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泚，且禮翻，又音此。塹，七豔翻。滉，呼廣翻。近，其靳翻。通俗文︰營居曰塢。壁，壘也。釋名曰︰壁，辟也，所以辟禦寇盜也。起建業，抵京峴，京峴山，在潤州州治東五里。峴，戶蹇翻。樓堞相屬，屬，之欲翻，聯屬也。堞，達協翻。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遊發兵三千大閱於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曜武於京江以應之。大江逕京口城北，謂之京江。

鹽鐵使包佶佶，巨乙翻。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以為賊據長安，未期收復，言收復未有期也。欲強取之。強，如字。佶不可，少遊欲殺之；佶懼，匿妻子於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考異曰︰奉天記曰︰「佶以財幣一百八十萬欲轉輸入城。少遊強收之。」今從舊傳。佶有守財卒三千，少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復為韓滉所奪。上元縣，時帶昇州。宋白曰︰上元縣，晉江寧縣地，貞觀七年移還舊郭，卽今所置縣也，九年改為江寧縣；玄宗置昇州，因縣宇為州城；縣元治鳳皇山南，今移治會府。時包佶蓋在揚子巡院也。史言天子播遷，藩鎭阻兵，陵轢王人。復，扶又翻。

時南方藩鎭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皋數遣使間道貢獻。曹王皋時節度江南西道。史言曹王皋悉心於帝室。數，所角翻。使，疏吏翻。間，古莧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汴，皮變翻。朝，直遙翻。趣，逡喻翻；下同。皋治郵驛，平道路，是由是往來之使，通行無阻。此謂江、浙往來之使。治，直之翻。郵，音尤。

**9**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曏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此卽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之意。惡，烏路翻；下同。去，羌呂翻。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夫，音扶。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背，蒲妹翻。人之所歸則植，植，立也。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憶兆歸趣，以靖邦家乎！趣，嚮也。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輿，衆也。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眞偽雜糅於其間，朝，直遙翻。否，皮鄙翻。糅，女救翻。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又曰︰「總天下之智以助聽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敎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又曰︰「慮有愚而近道，近，其靳翻。事有要而似迂。」

疏奏旬日，上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詰，去吉翻。贄又上疏，上疏，音並同前。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言洞見人情也。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記禮運以為仲尼之言。言理道所生也。」理道，猶言治道也。唐人避高宗諱，率以治為理。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各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否，皮鄙翻；下同。夫，音扶。處，昌呂翻。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說而奉上矣，說，讀曰悅。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陸贄此言，深究否、泰、損、益之義，誠足以箴砭德宗之失。又曰︰「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敗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祖左傳臧文仲所謂「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之語之意。又曰︰「陛下憤習俗以妨理，理，治也。言德宗憤強藩之跋扈，習以成俗，有妨為治。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斷，丁亂翻。流弊自久，浚恆太深。易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王弼註曰︰始求深者，求深窮底，令物無餘蘊，漸以至此，人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為恆，無所施而利也。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禍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躡，質涉翻。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此數語，亦深中當時君臣之病。誕，妄也。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德宗初年，陸贄為監察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朝，直遙翻。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此可以見德宗初年臨朝氣象。羣臣跼蹐趨退，跼，音局。蹐，音脊。亦不列事奏陳。軒陛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例對使臣，謂功臣節度及諸軍使待制者，得隨例以次對也。別延宰輔，謂朝謁之外，別延之與議天下事也。復，扶又翻。旣殊師錫，書堯典︰師錫帝曰。孔安國註云︰師，衆也；錫，與也。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論語載孔子責宰我之言。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德宗致亂之事，誠如贄言。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眞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塞，悉則翻。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好，呼到翻。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此德宗猜防之心，發於言而不能自掩者也。被，皮義翻。又，諫官論事，少能愼密，例自矜衒，少，詩沼翻。衒，音炫。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孔子有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馬融註曰︰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試加質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言次對人敷奏，緣此多不取用其言。或曰，取次，唐人語也。亦非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悉，詳也。贄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辯，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上疏，折，之舌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言人君所為，有失於誠信，則無補於治道。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為過矣。」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施，式豉翻，或讀如字。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愼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因德宗之言，以為失在推誠，故陸贄極言誠信之不可去身，以開廣上意。又曰︰臣聞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書仲虺之誥曰︰「惟王改過不吝。」虺，許偉翻。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詩烝民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尹吉甫所以美宣王之任賢使能也。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為人之行己，必有過差，蓋為，于偽翻。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陸贄告君之言，可謂深切著明。又曰︰「侈言無驗不必用，德宗之信裴延齡，以侈言也。質言當理不必違。德宗之罷柳渾，以質言也。當，丁浪翻。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如蕭復之諫幸鳳翔是也。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趙贊、竇滂之苛征重斂是也。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比，毘至翻。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槪輕侮而莫之省納也。省，悉景翻，察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但以」若依上文作「竊以」，又覺文從字順。又曰︰「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恆，戶登翻。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好，呼到翻；下同。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愎，符逼翻，很也。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愞，奴亂翻。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指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初交翻，又初敎翻。此所謂勦說者，人言未竟，勦絕其說而伸己之說也。折，之舌翻。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度，徒洛翻。以胸臆之見料度人。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夫，音扶。重，直龍翻。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憶兆而無一焉；黎獻，衆賢也。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鮮，息淺翻。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少，始紹翻。或謂「從古以然」，當作「從古而然」。今觀文意，陸宣公所謂從古至今亂多治少者，正以下悖上刑故也。以之與而，辭義相去遠矣。又曰︰「昔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晉趙文子名武，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其口，為晉正卿，晉國以強，諸侯不叛。吶吶，舒小貌，音如悅翻，又奴劣翻。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絳侯事見漢文帝紀。程氏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惟帝其難之。胡可以一詶一詰而謂盡其能哉！詰，去吉翻。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德宗所以成段平仲之名者正如此。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極言納諫之美以誘掖其君。好，呼到翻。是『章︰十二行本「是」上有「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則人君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有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讜，音黨。上頗采用其言。

**10**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等罪惡；數，所角翻。上，時掌翻。衆論諠騰，亦咎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貶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恩州司馬，恩州，屬漢合浦郡地。蕭齊為齊安郡，隋廢郡為海安縣；唐貞觀二十三年，以高州之西平、海安、杜陵置恩州，海安改曰恩平；天寶曰恩平郡，乾元復為恩州。宋平王則，改貝州曰恩州，遂以此州為南恩州。宋白謂此恩州瀕海，最為蒸濕，當海南五郡汎海路。此路自廣汎海，行數日方登陸，人憚海波，不由此路，多由新州陸去，唯健步出使，與遞符牒經過耳。新州，治新興縣，秦取陸梁地置象郡，今州卽其地。晉永和分蒼梧郡，於此置新寧郡，梁武帝立新州。所謂新興縣，漢合浦郡臨元縣也。又按舊志云︰恩州，京師東南六千六百里，西北六十里接廣州界。新州至京師五千五十二里。趙贊為播州司馬。播州，隋牂柯縣，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翟，萇伯翻。懷光又言其罪，上亦為殺之。亦為，于偽翻。

**11**乙丑，以翰林學士、祠部員外郞陸贄為考功郞中，金部員外郞吳通微為職方郞中。祠部，屬禮部，掌祠祀。考功，屬吏部，掌文武官功過考法。以官職言之，祠部比考功、職方為清要。郞中，正五品上。員外郞，從六品上。贄上奏，辭以「初到奉天，扈從將吏上，時掌翻。從，才用翻。例加兩階，今翰林獨遷官。唐自至德以後，勳階輕而職事官重，故云然。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夫，音扶。先，悉薦翻。後，戶構翻。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

**12**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說，式芮翻。考異曰︰燕南記，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已云赦武俊等罪，而實錄明年正月改元乃赦武俊等。蓋上先已諭旨赦罪，及赦書出，始明言之耳。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說悅曰︰朱滔等倣漢官，置虎牙將軍。按唐書︰滔等之相王也，以左將軍曰虎牙，右將軍曰豹略。徵以新書，虎牙將軍，蓋王郅也。「日者八郞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圍。田悅，第八。解圍事見二百一十七卷三年。今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朱泚，第三。滔欲與回紇共往助之，願八郞治兵，與滔渡河共取大梁。」紇，下沒翻。治，直之翻。大梁，汴州，宣武節度治所。悅心不欲行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琯見悅，審其可否，內史舍人，猶天朝中書舍人。復，扶又翻。琯，古緩翻。悅猶豫不決，密召扈崿議之。司武侍郞許士則曰︰司武侍郞，猶天朝兵部侍郞也。「朱滔昔事李懷仙為牙將，與兄泚及朱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將，卽亮翻。泚，且禮翻，又音如字。殺李懷仙事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大曆三年。考異曰︰燕南記作「朱寀」，今從舊傳。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七年。瑗，于眷翻。泚旣為帥，帥，所類翻。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為留後，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九年。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也。平生與之同謀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泚亦不為所容，況同盟乎！滔為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邪！觀時審勢，量度彼己，世不為無其人，特其言有用不用耳。泚，且禮翻，又音此。邪，音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紇，下沒翻。幽陵，卽幽州。坰，古熒翻。邑外謂之郊，野外喟之林，林外謂之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王於時悔之無及。為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為之備，厚加迎勞，勞，力到翻。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倉猝之憂矣。」扈崿等皆以為然。王武俊聞李琯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郞田秀馳見悅曰︰崿，五各翻。琯，古琯翻。司刑員外郞，猶天朝刑部員外郞。「武俊曏以宰相處事失宜，相，息亮翻。處，昌呂翻。恐禍及身，又八郞困於重圍，重，直龍翻。故與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邪！捨九葉天子不事而事『章︰十二行本「事」下有「泚及」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滔乎！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至帝，凡九葉。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為王，固已輕我曹矣。事見上卷本年。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汴，皮變翻。汴州，宣武軍。洛州，東都也，衡，讀曰橫。吾屬皆為虜矣！八郞愼勿與之俱南，但閉城拒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伺，相吏翻。與八郞再清河朔，復為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悅意遂決，紿滔云︰「從行，必如前約。」紿，蕩亥翻。

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私從，才用翻。復，扶又翻。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紇，下沒翻。瀛州，治河間縣。重，直用翻。

**13**李希烈攻李勉於汴州，李勉以宣武節度使，鎭汴州。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幷人塡之，謂之濕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將其衆萬餘人奔宋州。將，音同上。勉奔宋州，依劉洽也。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為尚書令兼永平節度使。勉上表請罪，滑州，治白馬縣。降，戶江翻。尚，辰羊翻。上，時掌翻。上謂其使者曰︰「朕猶失守宗廟，勉宜自安。」待之如初。

劉洽遣其將高翼將精兵五千保襄邑，九域志︰襄邑，在汴州東南一百七十里。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勝攻寧陸，九域志︰寧陵縣，在宋州西四十五里。江、淮大震。陳少遊遣參謀溫述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已令弛備，韜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趙詵結李納於鄆州。少，始照翻。濠、壽、舒、廬四州之地，在淮、蔡東南。送款，遂言使弛備。令，力丁翻，使也。卷，讀與捲同。詵，疏臻翻。鄆音運。

**14**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關播罷為刑部尚書。

**15**以給事中孔巢父為淄青宣慰使，國子祭酒董晉為河北宣慰使。宣慰者，宣上命以慰安反側也。父，音甫。淄，莊持翻。

**16**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左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楚昭以善言復國。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器請救，秦人憐之，為之出兵。二國幷力，遂走吳師，昭王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令，力丁翻。下，遐稼翻。將，卽亮翻。

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上，時掌翻；下贄上音同。更，工衡翻。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上尊號，事始於開元元年。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累，力瑞翻。襲乎喪亂之時，喪，息浪翻。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六年。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聖劉見三十四卷漢哀帝建平二年。天元見一百七十二卷陳宣帝太建十一年。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稱，尺證翻；下美稱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更，工衡翻。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謂改明年號為興元也。

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撰，如免翻。贄上言，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宣暢鬱堙，疵，才支翻。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 興元元年（甲子、七八四）

**1**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丕，大也。構，立屋也。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丕構之語本諸此。君臨萬邦，失守宗祧，宗者，百世不毀之廟。遠廟為祧。祧，他彫翻。越在草莽。用左傳語。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旣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徵，證也。明徵其義，言無所掩覆也。

小子懼德弗嗣，懼己德弗能嗣承先業。嗣，祥吏翻。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用禮記魯哀公之言。長，知丈翻。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易，以豉翻。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周公告成王之語。不恤征戍之勞若，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旣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擁」，恐當作「壅」。省，悉景翻。遂用興戎，戎，兵也。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鄭玄曰︰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陸德明曰︰田廢生草曰萊。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緯器。布帛已織成者，以機軸卷之。轉死溝壑，離去鄕閭，離，力智翻。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馴，從也，言從此而致亂也。萬品失序，九廟震驚，歐陽修曰︰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自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又微，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能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高祖崩，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尚書八座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於是宣簡公、懿王、景、元二帝四廟，更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太宗崩，弘農以世遠毀而祔太宗。高宗崩，又遷宣簡而祔高宗，皆為六室。中宗神龍初，以景帝為始祖，而元帝不遷，而祔孝敬帝，由是為七室。中宗崩，孝敬別立廟而祔中宗，遂為七室。至睿宗崩，中宗立別廟而祔睿宗。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正室，諡為獻祖，幷諡光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寶應二年，祧獻、懿而祔玄宗、肅宗。代宗崩，又遷元皇帝而祔代宗。自是常為九室。上累于祖宗，累，力瑞翻。下負于蒸庶，痛心靦貌，靦，他典翻，慙恧也。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唐避高祖諱，改淵為泉。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見二百二十六卷。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此等言語，強藩悍將聞之，宜其感服易心。宜幷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弘，大也。如能效順，亦與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君臣上下，天秩有典之常也。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此等言語，可與誥誓相表裏。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幷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所以攜從逆之黨。將，卽亮翻；下同。

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所以作勤王之心。難，乃旦翻。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本、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所以順人情之欲惡。墊陌錢，卽趙贊所行除陌錢也。墊，丁念翻。榷，古岳翻。

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上還長安之明年，貞元元年也。下，遐稼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李抱眞入朝為上言︰朝，直遙翻。為，于偽翻。「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史究言興元赦書感動人心之效。

**2**命兵部員外郞李充為恆冀宣慰使。唐兵部員外郞二人，一人掌貢舉、雜請，一人判南曹歲選。出使非本職，命以郞官出使耳。恆，戶登翻。使，疏吏翻。

**3**朱泚更國號曰漢，泚，且禮翻，又音此。朱泚初僭號，國號秦。更，工衡翻。自號漢元天皇，改元天皇。

**4**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令，皆去王號，去，羌呂翻。上表謝罪。上，時掌翻。惟李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謀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眞卿，眞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顏眞卿所以答李希烈者，辭不迫切而義甚嚴正。朝，直遙翻。希烈遂卽皇帝位，考異曰︰希烈稱帝，實錄、舊希烈傳、顏眞卿傳皆無年月。今據奉天記、幸奉天錄，皆云，「赦令旣行，諸方莫不向化，惟李希烈長惡不俊，國號大楚。」又實錄，今年閏月庚午，詔曰︰「朕茍存拯物，不憚屈身，故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然則希烈稱帝，必在正月初也。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黨鄭賁為侍中，孫廣為中書令，李緩、李元平同平章事。「李緩」，新書作「李綬」。以汴州為大梁府，分其境內為四節度。希烈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眞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眞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

希烈又遣其耐楊峯將，卽亮翻。考異曰︰舊傳作「楊豐」，令從奉天記。齎赦賜陳少遊及壽州刺吏張建封。建封執峯徇於軍，腰斬於市，少遊聞之駭懼。建封具以少遊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為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少，始照翻。使，疏吏翻。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後之江都，使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壽州，治壽春縣。之，往也。淮南節度，治江都。建封遣其將賀蘭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柵。後周書賀蘭禮傳︰其先與後魏俱起，有紇伏者，為賀蘭莫弗，遂以為氏。霍丘，漢廬江松滋縣地，梁置安豐郡，東魏廢郡；隋開皇十六年，置霍丘縣；唐屬壽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霍丘，本春秋時蓼國，梁置霍丘戍，隋廢戍為縣。少誠竟不能過，遂南寇蘄、黃，欲斷江路。蘄，渠希翻。斷，音短。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水經註︰蘄水，源出蘄春縣北大浮山，南過其縣西，又南至蘄口，入于江。佶，其吉翻。泝，蘇故翻。遇少誠入寇。曹王皋遣蘄州刺吏伊愼將兵七千拒之，戰於永安戍，永安戍，在黃州黃岡縣界，梁嘗置永安郡，後廢為戍。大破之，少誠脫身走，斬首萬級，包佶乃得前。後佶入朝，具奏陳少遊奪財賦事；奪財賦事見上年。佶，巨乙翻。朝，直遙翻。少遊懼，厚斂所部以償之。斂，力贍翻。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鄂州治夏口，當江、漢之會。夏，戶雅翻。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襲鄂州，刺丈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門，兼帥士卒出戰，大破之。驍，堅堯翻。將，卽亮翻。鄂，逆各翻。鄂州，治江夏縣，卽夏口。帥，讀曰率。上以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沔，彌兗翻。使，疏吏翻。於是希烈東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史言李希烈兵勢稍挫。復，扶又翻。

**5**朱滔引兵入趙境，王武俊大具犒享；犒，口到翻。入魏境，田悅供承倍豐，使者迎候，相望於道。丁丑，滔至永濟，宋白曰︰永濟縣，本漢貝丘縣地，隋已後為臨清縣地，大曆七年，田承嗣奏分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以縣西臨永濟渠為名。遣王郅見悅，約會館陶，偕行渡河。館陶縣，屬魏州，在州城東稍北。悅見郅曰︰「悅固願從五兄南行，昨日將出軍，將士勒兵不聽悅出，曰︰『國兵新破，謂先為馬燧等所破也。戰守踰年，資儲竭矣。謂守魏州，與馬燧等相持也。今將士不免凍餒，何以全軍遠征！大王日自撫循，猶不能安；若捨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變！』悅之志非敢有貳也，如將士何！已令孟祐備步騎五千，從五兄供芻牧之役。」騎，奇寄翻。因遣其司禮侍郞裴抗等往謝滔。司禮侍郞，猶天朝禮部侍郞。滔聞之，大怒曰︰「田悅逆賊，曏在重圍，重，直龍翻。命如絲髮，使我叛君棄兄，發兵晝夜赴之，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幸而得存。許我貝州，我辭不取；尊我為天子，我辭不受。事見同上年。今乃負恩，誤我遠來，飾辭不出！」卽日，遣馬寔攻宗城、經城，經城，漢古縣，時屬貝州。宋白曰︰後漢分前漢堂陽縣，於今縣西北二十里置經縣，後魏省倂南宮縣，太和十年，又於今理置經縣，尋置廣宗郡於此，北齊省郡及縣，移武強縣於此，後周復於此置廣宗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復於此置經城縣，宋省縣為鎭，入宗城。楊榮國攻冠氏，去年張孝忠遣其將楊榮國與李晟俱赴國難。及晟收京城，諸將中獨楊榮國不見於史。今朱滔遣楊榮國攻冠氏，乃建中三年以深州降于朱滔者。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皆拔之；又縱回紇掠館陶頓幄帟、器皿、車、牛以去。紇，下沒翻。帟，音亦。三禮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又曰︰帟，平帳也。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悅閉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濟。平恩縣，屬洺州，治平恩川。

**6**丙戌，以吏部侍郞盧翰為兵部侍郞、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新舊紀、表皆同。蓋翰罷領選，故自吏部遷兵部耳。翰，義僖之七世孫也。盧義僖仕元魏，當靈后臨朝時，不附徐、鄭。

**7**朱滔引兵北圍貝州，引水環之，環，音宦。刺史邢曹俊嬰城拒守；縱范陽及回紇兵大掠諸縣，滔縱兵大掠。又拔武城，武城，卽漢東武城縣地，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通德、棣二州，使給軍食；建中二年，朱滔據有德、棣。遣馬寔將步騎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8**以給事中杜黃裳為江淮宣慰副使。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已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二月，黃裳為給事耳。實錄誤也。

**9**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牓曰瓊林大盈庫。貯，直呂翻。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上疏諫，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上，時掌翻。疏，所據翻。其略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橈廢公方，橈，奴敎翻，屈曲也。方，法也。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乘，繩證翻。虧法失人，誘姦聚慝，以斯制事，豈不過哉！」誘，羊久翻。慝，吐得翻。又曰︰「頃者六師初降，降，讀如字。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為營衞。不敢指言自京師出居奉天，故微其辭曰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堞，達協翻。枕，職任翻。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啗，徒濫翻，又徒覽翻。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悉，詳體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讟，怨謗也。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利矜功，恆，戶登翻。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難，乃旦翻。好，呼到翻。樂，音洛。茍異恬默，能無怨咨！」咨，咨嗟也。又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重，直龍翻。殷，於謹翻。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令，力丁翻。珍華，猶言珍麗也。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上卽命去其牓。去，羌呂翻。

**10**蕭復嘗言於上曰︰「宦官自艱難以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監，工銜翻。橫，戶孟翻。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陛下踐阼之初，聖德光被，應，乙陵翻，當也。掖，音亦。被，皮義翻。自楊炎、盧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朝，直遙翻。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此必盧貶逐之後，蕭復方有是言。更，工衡翻。儻使臣依阿茍免，臣實不能！」蕭復蓋樸而直者。又嘗與盧同奏事，順上旨，復正色曰︰「盧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此事必在蕭復、盧同列之時，史因德宗命復出使而序其事於此耳。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荊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疏之也。鄂，五各翻。使，疏吏翻。旣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朕思遷幸以來，江、淮遠方，或傳聞過實，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為之悵恨累日。朝，直遙翻。相，息亮翻。為，于偽翻。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意者，以意度之也。此亦德宗猜防臣下之一事。卿知蕭復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贄上奏，以為︰「復痛自脩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上，時掌翻。行，下孟翻。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逗留，從一安肯附會！今所言矛楯，韓非子︰有鬻矛楯者，自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又自譽其楯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或謂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其人不能答。故後世謂議論自相反及為事自相反者，為自相矛楯。楯，食尹翻。願陛下明加辯詰。詰，去吉翻。若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為，于偽翻。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夫，音扶。逆者，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己也。未見其詐，而逆以為詐，謂之逆詐。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辯。是使情偽相糅，糅，女救翻。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復辯也。復，扶又翻。

**11**辛卯，以王武俊為恆、冀、深、趙節度使。壬辰，加李抱眞、張孝忠並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悅檢校左僕射。恆，戶登翻。使，疏吏翻。校，古效翻。射，寅謝翻。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樊澤為本道節度使，前深、趙觀察使康日知為同州刺吏、奉誠軍節度使，以趙州與王武俊，故徙康日知。乾元初，以同州為匡國軍節度使，今又為奉誠軍。曹州刺史李納為鄆州刺史、平盧節度使。李納本為曹州刺史，建中二年，其父正己卒，納自領軍務，未有朝命，今方命以旌節，故先敍其本職，而加以新命。鄆，音運。

**12**戊戌，加劉洽汴、滑、宋、亳都統副使，知都統事，李勉悉以其衆授之。李勉旣失守汴州，命劉洽知都統事。汴，皮變翻。統，他綜翻，俗多從上聲。

**13**辛丑，六軍各置統軍，此北門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考異曰︰實錄云︰「詔六軍各置軍使一員。」又云︰「因置統軍。」按舊紀，獨置統軍耳。今從之。秩從三品，以寵勳臣。從，才用翻。

**14**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祕書監崔漢衡使吐蕃，發其兵。吐，從暾入聲。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

## 唐紀四十六起閼逢困敦（甲子）二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五

## 興元元年（甲子、七八四）

**1**二月，戊申，詔贈段秀實太尉，謐曰忠烈，厚恤其家。段秀實死節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謐，神至翻。時賈隱林已卒，贈左僕射，賞其能直言也。卒，子恤翻。射，寅謝翻。直言事見上卷上年。

**2**李希烈將兵五萬圍寧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劉昌以三千人守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濮，博木翻。李希烈自建中四年攻寧陵。

滑州刺史李澄密遺使請降，李澄降賊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上許以澄為汴滑節度使。澄猶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養子六百人戍白馬，汴，皮變翻。白馬，滑州治所。召澄共攻寧陵。澄至石柱，使其衆陽驚，燒營而遁。又諷養子令剽掠，令，力丁翻。剽，匹妙翻；下同。澄悉收斬之，以白希烈，希烈無以罪也。

劉昌守寧陵，凡四十五日不釋甲。韓滉遺其將王栖曜將兵助劉洽拒希烈，栖曜以強弩數千游汴水，夜，入寧陵城。滉，呼廣翻；將，卽亮翻。將兵之將，音同上。考異曰︰新書柏良器傳曰︰「食器為武衞中郞將，以兵隸浙西。希烈圍寧陵，遏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河渠夜入，及旦，伏弩發，乘城者皆死。」疑韓滉遣栖曜及良器同救寧陵，舊栖曜傳曰︰「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與此共是一事。今參取之。明日，從城上射希烈，射，而亦翻。及其坐幄，坐，才臥翻。希烈驚曰︰「宣、潤弩手至矣！」遂解圍去。

**3**朱泚『章︰十二行本「泚」下有「旣」字；乙十一行本同。』自奉天敗歸，事始見上卷建中四年。泚，且禮翻，又音此。李晟謀取長安。劉德信與晟俱屯東渭橋，劉德信屯東渭橋，事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晟，成正翻。不受晟節制；晟因德信至營中，數以滬澗之敗及所過剽掠之罪，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滬，侯古翻。剽，匹妙翻。滬澗之敗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是年十一月，旣加李晟神策行營節度，劉德信可得而不受節制乎！況又有敗軍及剽掠之罪，斬之宜矣。因以數騎馳入德信軍，勞其衆，勞，力到翻。騎，奇寄翻。無敢動者，遂幷將之，軍勢益振。將，卽亮翻，又音如字。

李懷光旣脅朝廷逐盧等，事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惡，烏路翻；下同。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築壘未畢，壘，魯水翻。泚衆大至。晟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宮苑，謂宮城及苑城也。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易，以豉翻。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曰︰「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飯，扶晚翻。豈可遽戰邪！」邪，音耶。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豪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

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逗，音豆。考異曰︰實錄云︰「懷光堅壁自守，凡八十餘日。」按懷光以十一月癸巳解奉天圍，李晟以二月戊申徒東渭橋，其間纔七十六日。實錄所言，謂懷光奔河中以前耳。今但云累月。上屢遣中使趣之，使，疏吏翻。趣，讀曰促。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將，卽亮翻。數，所角翻；下同。懷光不從，密與未泚通謀。『章︰十二行本「謀」下有「事跡頗露」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泚，且禮翻；又音此。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為所倂，請移軍東渭橋；晟，成正翻。李懷光旣有異謀，李晟與之連營於咸陽，有不能一息安者，其奏請移軍當也。然必歸東渭橋者，晟之本規也。蓋朱泚擁涇卒而據長安，其敗也必當西奔，晟以師自東逼之，所以開其走路耳。兵法，圍城為之闕，此其近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下，戶嫁翻。

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窘，巨隕翻。若糧賜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觖，古穴翻，怨望也。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沮，在呂翻。敗，補邁翻。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將，卽亮翻。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數，所角翻。帥，所類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李晟之答懷光，氣和而辭正，故能伐其謀。

時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見上卷本年正月。吐，從暾入聲。吐蕃相尚結贊相，息亮翻。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 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李懷光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緡，眉巾翻。騎，奇寄翻。譎，古穴翻。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

陸贄自咸陽遺，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泚，且禮翻，又音此。朱泚自據長安，居白華殿，重兵多在苑中，故言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謂醴泉之勝也。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芟，所銜翻。易，以豉翻。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諸帥，課李晟、楊惠元等。帥，所類翻。沮，在呂翻。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解，戶買翻，曉也。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易，弋豉翻。處，昌呂翻。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晟，成正翻。銜，戶緘翻。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要者，須其用；藉者，借其力。當時諸鎭有要藉宮，所以名宮之意亦如此。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從，千容翻。『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言上已許李晟去咸陽，則其移軍於事體無妨也。要約再三，要，一遙翻。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敕下李晟，依其所奏也。下，戶嫁翻。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事由，猶言事因也。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東渭橋在京城東，故云然。晟，成正翻。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

晟自咸陽結陳而行，結陳而行，以防李懷光追掩。陳，讀曰陣。歸東渭橋。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上奏曰︰「懷光當管師徒，鄜，音膚。使，疏吏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當管，猶言見管也。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比，毗至翻，近也。無益成功，祗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之軍及李懷光之軍為四軍。帥，所類翻。論勢力則懸絕高卑，言懷光之軍最強，懷光之官最高，相去懸絕。據職名則不相統屬。言懷光，晟、建徽、惠元四人並為節度使，各總一軍，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齟，壯所翻。齬，偶許翻。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處，昌呂翻。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陸贄言李懷光、李建徽、楊惠元之禍敗，如燭照龜卜。覆亡之禍，翹足可期！人立而翹一足則不能久。翹足可期者，言禍來之速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疚，病也。太上消慝於未萌，太上，猶言極上也。慝，惡也。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難，乃旦翻。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就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為其吞噬，理在必然，晟，成正翻。噬，時制翻，啗也。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拯，救也。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少，詩紹翻。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為掎角，泚，且禮翻。掎，居蟻翻。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趙宣子之言。先，悉薦翻。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淮南子之言。解鬬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上曰︰「卿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悵，丑亮翻，怨也。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謂自咸陽東就李晟也。恐因此生辭，生辭，猶今人言生言語也。轉難調息，調息，猶今人言調停也。且更俟旬時。」旬時，猶言旬日也。

**4**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欲使之討朱滔也。使，疏吏翻。

**5**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此指漢蜀郡、漢中郡二郡大界而言。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三州，皆當入蜀之道之要。裨，賓彌翻。將，卽亮翻。洋，音祥。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將，音同上，又音如字。上疑未決，欲親總禁兵幸咸陽，以慰撫為名，趣諸將進討。趣，讀曰促。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遊雲夢事見十一卷漢高祖六年。懷光大懼，反謀益甚。

上垂欲行，懷光辭益不遜，上猶疑讒人間之，間，古莧翻。甲子，加懷光太尉，增實食，賜鐵卷，實食，食實封也。遣神策右兵馬使李卞等往諭旨。使，疏吏翻；下同。考異曰︰邠志曰︰「十六日，詔加懷光太尉。」按實錄，甲子二十三日。邠志誤。幸奉天錄、舊傳「李弁」作「李昇」，今從奉天記。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唐之臣子，率稱君父為聖人。邪，音邪。人臣反，賜鐵卷；懷光不反，今賜鐵卷，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朔方左兵馬使張名振當軍門大呼曰︰呼，火故翻。「太尉視賊不許擊，待天使不敬，使，疏吏翻。朝廷所遣，謂之天使。蓋謂君，天也；君之所遣，猶天之所遣也。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棄之，自取族滅，富貴他人，何益哉！言懷光反，是自取族滅，他人平其亂以為功而得富貴，是富貴他人也。我今日必以死爭之。」懷光聞之，謂曰︰「我不反，以賊方強，故須蓄銳俟時耳。」懷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有水曰池，無水曰隍。乃發卒城咸陽，未幾，移軍據之。幾，居豈翻。張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乃者，猶言昨者也。今日拔軍此來，何也？何不攻長安，殺朱泚，取富貴，引軍還邠邪！」泚，且禮翻，又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邠，卑旻翻。懷光所統朔方軍本屯邠州。懷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殺之。拉，落合翻。

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以為子。懷光潛與朱泚通謀，演芬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泚，且禮翻，又音此。演，以淺翻。郜，古到翻。史炤曰︰郜，姓也，出自周文王子，封郜國，國在濟陰。晉有尚書高昌郜久。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告懷光子璀；『嚴︰「璀」改「琟」；下同。』統，他綜翻，俗音從上聲。璀，七罪翻。璀密白其父。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柰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旣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也。茍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臠食之，皆曰︰「義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臠，力兗翻。令，力丁翻。斷，音短。考異曰︰邠志曰︰「懷光投鐵卷于地，使者懼焉。名振呼於軍門。」又曰︰「二月二十一日，懷光拔其軍居咸陽。」又曰︰「三月三日，懷光巡咸陽城，名振曰︰『昨日言不反，今悉軍此來，何也？』」又曰︰「懷光旣殺名振，召演芬責之。」按名振云「昨日言不反，今何此來？」則是呼軍門之明日，懷光卽移軍咸陽。若至咸陽已十三日，因巡城而名振言之，何得云昨日，又何得云悉軍此來！又名振與演芬同日死。按舊傳云︰「郜成義至奉天，乃反以其言告懷光子璀，璀密告其父懷光。」若三月三日，則軍駕已幸梁、洋，不在奉天。且是時反狀已彰灼如此，豈能尚欺人云不反邪！今從幸奉天錄，悉因投鐵券言之。

李卞等還，言懷光驕慢之狀，還，從宣翻，又音如字。於是行在始嚴門禁，嚴門關出入之禁以防不虞。從臣皆密裝以待。史炤曰︰密具裝束，所以備行。行，才用翻。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上猶以為薄，德宗當患難之時，進人若將加諸膝；當事定之後，退人若將隊諸淵。晟，成正翻。使，疏吏翻。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上將幸梁州，梁州，古漢中。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鹽亭，漢廣漢縣地，梁置鹽亭縣，唐屬梓州，以產鹽名縣。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衞。至盩厔以來者，言若迎衞之兵至盩厔而乘輿未至，則當沿道漸進來前，以迎乘輿，不指定一處也。盩厔，音舟窒。將，卽亮翻；誠將音同上，又音如字。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誘，音酉。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許云翻。語，牛倨翻。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勛刻日時而去。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漢中取鳳翔之路，南谷曰褒，北谷曰駱。騎，奇寄翻。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然藳火於驛外，然，與燃同。藳，禾稈也。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從，千容翻。錯愕，猝然驚也。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仆，方遇翻，頓也。擐，戶慣翻。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自取族滅！」衆皆讋服。令，力丁翻。讋，之涉翻，失氣也。勛送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將，卽亮翻。勛裹其首，復命於行在，愆期半日。愆期，過期也。

李懷光夜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建徽走免，惠元將奔奉天，懷光遣兵追殺之。懷光又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且當遠避！」泚，且禮翻，又音此。

懷光以韓遊瓌朔方將也，韓遊瓌初事郭子儀，李懷光東征，遊瓌為邠寧留後。瓌，古回翻。將，卽亮翻。掌兵在奉天，與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密奏之；明日，又以書趣之，懷光又以書趣遊瓌，遊瓌蓋又奏之也。若據考異，則後書為渾瑊所獲，通鑑疑而不取。趣，讀曰促。上『章︰十二行本「上」上有「遊瓌又奏之」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稱其忠義，因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為亂。今邠寧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邠，卑旻翻。昕，許斤翻。璿，似宣翻。河中有呂嗚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潼，音同。朝，直遙翻。覦，音俞。皆守將也。言此諸將客守其地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衆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罷懷光兵權，則諸路兵雖在行營，將不肯稟命於懷光而各稟本府之命。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曰︰「罷懷光兵權，若朱泚河？」言罷懷光，恐無以制朱泚。對曰︰「陛下旣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邠府兵以萬數，借使臣得需將之，將，卽亮翻，又音如字。足以誅泚；況諸道必有杖義之臣，泚不足憂也！」上然之。

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其夕使別將達奚小俊燒乾陵，考異曰︰邠志作「達奚小進」，今從實錄。令昇鸞為內應以驚脅乘輿。令，力丁翻。乘，繩證翻。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聞，且請決幸梁州。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考異曰︰邠志︰「二十六日，懷光又使持書促遊瓌，渾公獨而奏之，且使其卒物色我軍。遊瓌不知，不得以聞，又怒瑊之虞己也，慢罵于途。上疑其變，卽日幸梁州。」今從實錄。奉天記曰︰「上初拔奉天，而車駕至宜壽縣渭水之陽，謂待臣曰︰『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勢！』因潸然流涕。渾瑊對曰︰『臨大難無憂懼者，聖人之勇也。』言訖，濟河。」按新傳，李惟簡追及上於盩厔西，然後渾瑊繼至。則上至渭陽時瑊猶未來。今不取。上命瑊戎嚴，瑊出，部勒未畢，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顏守奉天，朝臣將士狼狽扈從。朝，直遙翻。將，卽亮翻。從，才用翻。戴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

朱泚之稱帝也，朱泚稱帝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泚，且禮翻，又音此。兵部侍郞劉迺臥病在家，泚召之，不起；使蔣鎭自往說之，說，式芮翻。凡再往，知不可誘脅，誘，音酉。乃歎曰︰「鎭亦忝列曹，不能捨生，以至於此，蔣鎭仕唐為工部侍郞，故云亦忝列曹。為泚所得，不能死而受泚宮，自愧不能捨生取義。豈可復以己之腥臊汚漫賢者乎！」復，扶又翻。臊，蘇遭翻。汚，鳥故翻。漫，謨宮翻，塗也。歔欷而返。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迺聞帝幸山南，搏膺大呼，呼，火故翻。自投于牀，不食數日而卒。梁州在長安南山之南。劉迺以乘輿播遷，浸以益遠，故自絕於衾衽之間。

太子少師喬琳從上至盩厔，稱老疾不堪山險，削髮為僧，匿於仙遊寺；泚聞之，召至長安，以為吏部尚書。於是朝士之竄匿者多出仕泚矣！劉迺以乘輿不能復還而自紀，義不臣賊也；喬琳等以乘輿不能復還，出仕於泚，茍性命而貪祿利也。唐於此時，亦云殆矣。少，始照翻。盩厔，音舟窒。尚，辰羊翻。

懷光遣其將孟保、考異曰︰邠志作「孟廷寶」。今從實錄。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達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趣，逡喻翻。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使，疏吏翻。三將曰︰「彼使我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將，卽亮翻。言不過不使之為將也。因目增曰︰目增，示之以意，欲因其言以紿衆。「軍士未朝食，如何？」增紿其衆曰︰「此東數里有佛祠，吾貯糧焉。」三將帥衆而東，縱之剽掠，紿，蕩亥翻。貯，丁呂翻。帥，讀曰率。剽，匹妙翻。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追不及還報，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實錄曰︰「纔入駱谷，懷光遣其將孟保等以數百騎來襲，為後軍將侯仲莊所拒而退，遂焚店驛而去。」舊嚴震傳曰︰「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今從邠志。懷光皆黜之。

**6**河東將王權、馬彙引兵歸太原。將，卽亮翻。彙，于貴翻。權、彙入援見上卷上年。以上幸山南，聲問不接，故引兵歸。史言馬燧怠於勤王。

**7**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同、絳及加同平章事之命。晟，成正翻。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城隍，卽為東渭橋營塹。治，直之翻。先是東渭橋有積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先，悉薦翻。度，徒洛翻。幾，居希翻。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泚，且禮翻，又音此。處，昌呂翻。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遺，唯季翻。雖示尊崇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慚恧，未忍擊之。恧，女六翻。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斂。斂，力贍翻。宿兵養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宮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章︰十二行本「北」下有「諸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芻粟，不旬日，皆充羨；羨，弋線翻。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李懷光自河北千里赴難，不可謂不勇於勤王，以其兵力，固可以指期收復；君臣猜嫌，反忠為逆，張名振所謂「自取族滅，富貴他人」，有味乎其言也！後之觀史者，觀懷光之勤王始末與張名振所以諫懷光之言，與夫史家歸功李晟之言，則凡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戒哉！

**8**田悅用兵數敗，事並見前。數，所角翻。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性辯博，至魏州，對其衆為陳逆順禍福；為，于偽翻。悅及將士皆喜。兵馬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不忍殺，杖而拘之。悅旣歸國，內外撤警備。三月，壬申朔，悅與巢父宴飲，緒對弟姪有怨言，其姪止之，緒怒，殺姪，旣而悔之，曰︰「僕射必殺我！」僕射，謂田悅也。旣夕，悅醉，歸寢，緒與左右密穿後垣入，殺悅及其母、妻等十餘人，卽帥左右勢刀立於中門之內夾道。帥，讀曰率。將旦，以悅命召行軍司馬扈崿、判宮許士則、都虞候蔣濟議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變，士則、濟先至，召入，亂斫殺之。緒恐旣明事泄，乃出門，出中門也。遇悅親將劉忠信方排牙，排牙者，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立於庭下，俟節度使升聽事，以次參謁也。緒疾呼謂衆曰︰「劉忠信與扈崿謀反，昨夜刺殺僕射。」呼，火故翻；下同。刺，七亦翻。衆大驚，諠譁。忠信未及自辯，衆分裂殺之。扈崿來，及戟門遇亂，節鎭外門列戟，故謂之戟門。招諭將士，將士從之者三分之一。緒懼，登城而立，田緒所登者，魏州牙城也。大呼謂衆曰︰「緒，先相公之子，諸君受先相公恩，先相公，謂田承嗣也。若能立緒，兵馬使賞緡錢二千，大將半之，下至士卒，人賞百緡，竭公私之貨，五日取辦。」於是將士回首殺扈崿，皆歸緒，軍府乃安。因請命於孔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後數日，衆乃知緒殺其兄，田悅者，緒之從兄。雖悔怒，怒其殺兄而悔立之。而緒已立，無如之何。緒又殺悅親將薛有倫等二十餘人。

李抱眞、王武俊引兵將救貝州，聞亂，不敢進。朱滔聞悅死，喜曰︰「悅負恩，天假手於緒也！」卽遣其執憲大夫鄭景濟等執憲大夫，猶天朝御史大夫。將步騎五千助馬寔，合兵萬二千人攻魏州。寔軍王莽河，縱騎兵及回紇四山剽掠。滔別遣人『章︰十二行本「人」下有「入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方危急，遣隨軍侯臧詣貝州送款於滔，滔喜，遣臧還報，使亟定盟約。時緒部署城內已定，謂魏州城內也。李抱眞、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尚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背，蒲妹翻。其民何罪！今雖盛強，其亡可跂立而待也。跂，去智翻，舉踵而立也。況昭義、恆冀方相與攻之，昭義，李抱眞。恆冀，王武俊。柰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旋踵，轉足也。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俟命。

**9**上之發奉天也，謂自奉天幸山南。韓遊瓌帥其麾下八百餘人還邠州。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邠志曰︰「韓遊瓌使其子欽緒扈從，懷光知之，以戴休顏代領其職，仍假遊瓌邠州刺史，將使其黨張昕害之。遊瓌旣失兵柄，未知所從。說客劉南金曰︰『竊觀人心，莫不戀主。邠有留甲，可以圖變。公得之邠，殆天假也。』乃使麾下將范希朝、趙懷仙誘其軍歸邠，士皆從之。休顏率麾下卒據城門，士不得盡出，其從遊瓌至邠者八百餘人。」按舊遊瓌傳無受懷光邠州刺史事。休顏傳云︰「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其月，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且上幸山南，命休顏留守奉天，遊瓌先發懷光陰謀，二人豈肯更受懷光節度！蓋當時出幸蒼卒，遊瓌扈從不及，或以與渾瑊有隙，不敢南行，故帥麾下歸邠州耳。李懷光以李晟軍浸盛，惡之，惡，烏路翻。欲引軍自咸陽襲東渭橋；三令其衆，衆不應，竊相謂曰︰「若與我曹擊朱泚，惟力是視；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從也！」懷光知衆不可強，強，其兩翻。問計於賓佐，節度巡官良鄕李景略曰︰良鄕，漢縣，屬涿郡，唐屬幽州。「取長安，殺朱泚，散軍還諸道，單騎詣行在，如此，臣節亦未虧，功名猶可保也。」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都虞候閻晏等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乃說其衆曰︰說，式芮翻。「今且屯涇陽，召妻孥於邠，俟至，與之俱往河中。春裝旣辦，還攻長安，未晚也。東方諸縣皆富實，軍發之日，聽爾俘掠。」衆許之。東方諸縣，謂涇陽以東諸縣也。考異曰︰幸奉天錄︰「李晟至東渭橋，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軍。」舊懷光傳曰︰「懷光劫李建徽等軍，移於好畤。」又曰︰「居二旬，乃驅兵掠涇陽、富平，自同州往河中。」朱泚傳曰︰「懷光為泚所賣，慚怒憤恥，移於好畤。」按實錄︰「三月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幸奉天錄曰︰「三月，懷光拔咸陽，掠三原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老小步騎百餘萬。」皆不云移軍好畤及涇陽。今從邠志及幸奉天錄。懷光乃謂景略曰︰「曏者之議，軍衆不從，子宜速去，不且見害！」遣數騎送之。景略出軍門，慟哭曰︰「不意此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一旦」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陷於不義！」朔方軍平安、史，拒回紇、吐蕃，功高天下，備盡忠力，一旦從懷光反，是陷於不義。

懷光遣使詣邠州，令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萬餘人及行營將士家屬會涇陽，仍遣其將劉禮等將三千餘騎脅遷之。韓遊瓌說昕曰︰說，式芮翻。「李太尉功高，自『章︰十二行本「自」下有「棄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蹈禍機；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貴，遊瓌請帥麾下以從。」從，才用翻。昕曰︰「昕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乃謝病不出，陰與諸將高固、楊懷賓等相結。時崔漢衡以吐蕃兵營于邠南，高固曰︰「昕以衆去，則邠城空矣。」乃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分城。昕等懼，竟不敢出。昕等謀殺諸將之不從者，遊瓌知之，先與高固等舉兵殺昕，昕，許斤翻。將，卽亮翻。瓌，古回翻。考異曰︰邠志曰︰「三月二十三日，張昕戒劉禮等衷甲而入，昕小吏李岌密報遊瓌。遊瓌伏甲先起，高固等帥衆應之，遂斬昕于府中。遊瓌旣據邠府，遣李旻，懷光乃走蒲州。」按實錄︰「甲申，懷光自咸陽燒營，走歸河中。」然則遊瓌殺昕必在其前。今因懷光走見之。遣楊懷賓奉表以聞，且遣人告崔漢衡。漢衡矯詔以遊瓌知軍府事，軍中大喜。懷光子旻在邠，邠，卑旻翻。遊瓌遣之，或曰︰「不殺旻，何以自明？」言遣旻則上疑遊瓌與懷光通，將無以自明也。遊瓌曰︰「殺旻，懷光怒，其衆必至，不如釋旻以走之。」時楊懷賓子朝晟在懷光軍中為右廂兵馬使，朝，直遙翻。晟，成正翻。使，疏吏翻。聞之，泣白懷光曰︰「父立功於國，言其父殺張昕，以邠城返正也。子當誅夷，不可典兵。」懷光囚之。為後赦朝晟張本。於是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晟軍聲大振。

始，懷光方強，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約分帝關中，永為鄰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泚，且禮翻，又音此。乘，繩證翻。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怒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掠涇陽等十二縣，雞犬無遺。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將歸河中，郢言︰『西迎大駕，豈非忠乎！』懷光不聽。」按德宗因懷光迫逐，逐幸梁州。借使懷光欲迎駕，德宗豈肯來乎！今不取。及富平，懷光行及富平也。大將孟涉、段威勇將數千人奔于李晟，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至河中，或勸河中守將呂嗚岳焚橋拒之，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若呂鳴岳焚蒲津橋，懷光將士之心已離，必潰散於河西，不得至河中矣。將，卽亮翻。少，詩沼翻。河中尹李齊運棄城走。懷光遣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備唐兵討之也。刺史李紓懼，奔行在；幕僚裴向攝州事，詣貴先，責以逆順之理，貴先感寤，遂請降，同州由是獲全。向，遵慶之子也。裴遵慶，肅宗朝為相。懷光使其將符嶠襲坊州，據之，渭北守將竇覦帥獵團七百圍之；團結獵戶為兵，謂之獵團。帥，讀曰率。嶠請降。詔以覦為渭北行軍司馬。

**10**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使。鄜，音夫。

**11**庚寅，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蜀州唐安郡。上長女也。

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散官，卽文散階、武散階也。試官事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元年。訪於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恆宜愼惜，不可輕用。恆，戶登翻。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以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於胥徒，周禮六官之屬，大夫、士之下有府史、胥徒。鄭氏註曰︰胥徒，民之給傜役者，若今衞士矣。胥，讀如諝，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胥，私呂翻，又思餘翻。金紫普施於輿皁。左傳羋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敎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近，其靳翻。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誕謾，虛言也。趨，七喻翻，又音如字。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也，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服色，謂紫、緋、淺緋、深綠、淺綠、深青、淺青及黃，其色各以品為差。資廕，謂隨資品得廕其子若孫及會孫也。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占，之贍翻。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銛，息廉翻，利也。難，乃旦翻。竭筋力、展勞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復，扶又翻。今陛下旣未有實利以敎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

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相，息亮翻；下同。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上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迕上意，數，所角翻。迕，五故翻。盧雖貶官，貶官，見上卷上年。上心庇之。贄極言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二人為相見上卷上年。劉從一自吏部郞中，姜公輔自翰林學士。下陳，猶下列也。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為上追仇陸贄盡言而貶贄張本。

壬辰，車駕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剽，匹妙翻。戶口減耗太半，雖節制十五州，十五州，梁、洋、興、鳳、通、渠、集、蓬、利、壁、巴、閬、果、金也。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窘。上欲西幸成都，嚴震言於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捨大，規小，謂欲幸成都以便資用。捨大，謂捨興復之功而苟安於一隅。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上乃止。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牙將嚴礪，震之從祖弟也，震仗掌轉餉，事甚脩辨。史大言嚴震供奉車駕無闕之功。辨，讀曰辦。『章︰十二行本正作「辦」；乙十一行本同。』

**12**初，奉天圍旣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惡其殺張鑑而附朱泚，且在肘腋之下也。惡，鳥路翻。議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隄防，恐生窺伺；伺，相吏翻。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見，賢遍翻。留之不遣。甫至漢中，欲以渾瑊代楚琳鎭鳳翔，陸贄上奏，以為︰「楚琳殺帥助賊，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帥，所類翻。其罪固大，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書云︰元惡大憝。憝，亦惡也，音徒對翻。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言較晷刻而爭遲速也。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盜所扼，復，扶又翻。僅通王命，雖在褒斜，據九域志，商州之路，達金、洋皆數百里，而洋又遠於金。自商州西至長安復二百餘里，則其路迂遙，至長安蓋一千一百餘里。自駱谷關至洋州亦五百餘里。惟寶雞南入大散關，至梁州五百里而近。宋白曰︰興元府東北至長安，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取斜谷路九百二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敻絕。敻，休正翻。以諸鎭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二逆，謂朱泚、李懷光也。誘，音酉。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背，蒲妹翻。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基要衝，塞，悉則翻。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咽，因肩翻。今楚琳能兩端顧望，乃是又誘其衷，兩端顧望，謂李楚琳外奉朝廷而陰事朱泚。杜預曰︰衷，中也。陸德明曰︰衷，音中，或丁仲翻。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遲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行，下孟翻。抉，於決翻。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省，悉景翻。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伏願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虧撓興復之業也。」撓，奴敎翻。上釋然開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13**丁酉，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

**14**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馬使渾瑊同平章事兼朔方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永平、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將罷李懷光兵權，故先用渾瑊。

**15**庚子，詔數李懷光罪惡，數，所具翻，又所主翻。敍朔方將士忠順功名，猶以懷光舊勳，曲加容貸，其副元帥、太尉、中書令、河中尹幷朔方諸道節度、觀察等使，宜並罷免，將，卽亮翻。貸，來戴翻。考異曰︰舊高郢傳曰︰「懷光歸河中，又欲悉衆而西。時渾瑊軍孤，羣帥未集、郢與李鄘誓死駐之。屬懷光長子璀候郢，郢乃諭以逆順曰︰『人臣所宜效順，且自天寶以來，阻兵者今復誰在！況國家自有天命，非獨人力，今若恃衆西向，自絕于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者乎！』李璀震懼，流淚氣索。明年春，郢與都知兵馬使呂鳴岳、都虞候張延英同謀，間道上表。及受密詔事泄，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卒，白刃盈庭，引郢詰之。郢挺然抗詞，無所慚隱，憤氣感發，觀者淚下；懷光慚沮而止。」按實錄︰懷光以興元元年三月甲申走歸河中。己亥，以渾瑊為副元帥。四月辛丑朔，始臨軒受瑊節鉞，與郢傳年月全不相應。今不取。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馬，委本軍自舉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統領，速具奏聞，當授旌旄，以從人欲。旌旄，猶言節旄也。

**16**夏，四月，壬寅，以邠寧兵馬使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癸卯，以奉天行營兵馬使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

**17**靈武守將甯景璿為李懷光治第，別將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璿為之治第，治，直之翻。為，于偽翻。是亦反也！」攻而殺之。

**18**甲辰，加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分李懷光兵柄以授李晟、渾瑊。鄜，音夫。華，戶化翻。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遺，唯季翻。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為賊，于偽翻。問，古莧翻。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猶衣，於旣翻。終無叛志。史言李晟以忠義感激士心。

乙巳，以陜虢防遏使唐朝臣為河中、同絳節度使。陜，失冉翻。前河中尹李齊運為京兆尹，供晟軍糧役。役者，輓輸浚築之事。

**19**庚戌，以魏博兵馬使田緒為魏博節度使。

**20**渾瑊帥諸軍出斜谷，帥，讀曰率。崔漢衡勸吐蕃出兵助之，尚結贊曰︰「邠軍不出，將襲我後。」韓遊瓌聞之，遣其將曹子達將兵三千往會瑊軍，吐蕃遣其將論莽羅依將兵二萬從之。李楚琳遣其將石鍠將卒七百從瑊拔武功，鍠，戶盲翻。庚戌，朱泚遣其將韓旻攻武力，鍠以其衆迎降。瑊戰不利，收兵登西原。其地高平，在武功縣西，故曰西原。會曹子達以吐蕃至，擊旻，大破之於武亭川，考異曰︰邠志云「十日破旻等」，而實錄云「乙丑」，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邠志。斬首萬餘級，旻僅以身免。瑊遂引兵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21**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時唐安公主薨於城固。塔，浮圖也。為，于偽翻。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會，合也，要也。上都，謂長安。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凡行軍資糧器械所須者，皆謂之軍須。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贄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其略曰︰「公輔頃與臣同在翰林，臣今據理辯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成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之！」玷，都念翻，玉病也。又曰︰「唯闇惑之主，則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讟，徒牧翻，謗也。書呂刑曰︰德刑發聞惟腥。迨乎顚覆，猶未知非。」又曰︰「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久大小！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居希翻。見皋陶謨。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諫爭為指過，爭，讀曰諍。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武王數紂之罪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應，一凌翻。又曰︰「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惡，烏路翻，又如字。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被，皮義翻。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甲寅，罷公輔為左庶子。

**22**加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同平章事，賞其供億無乏故也。上在漢中，藉西川供億，為張延賞入相張本。上，時掌翻。使，疏吏翻。

**23**朱泚、姚令言數遣人誘涇原節度使馮河清，泚，且禮翻，又音此。數，所角翻。所角翻。誘，音酉。使，疏吏翻。河清皆斬其使者。大將田希鑒密與泚通，殺河清，以軍府附於泚；泚以希鑒為涇原節度使。將，卽亮翻。考異曰︰邠志曰︰「興元元年四月，渾公受鉞專征，出斜谷，崔公勸吐蕃分軍應援。尚結贊曰︰『邠軍不出，乘我也。』韓公使曹子達帥甲三千赴于渾公，吐蕃乃以二萬餘從之。李楚琳使石鍠以卒七百人從渾公進收武功，遂居之。十日，朱泚使韓旻、田旻以卒三千寇武功，渾公禦之，陳于東郊。石鍠以其卒降旻於陳。渾公軍敗，乃馳登西原，建旗收卒。會邠師以吐蕃至，賊不知，乃悉衆追渾公，遂為吐蕃所覆，皆死焉。田旻以馬逸獲免。吐蕃旣勝泚軍，乃大掠而去。涇人相傳，言吐蕃助國有功，將以叛卒之孥賞而歸之。涇人曰︰『不殺馮公，雖吾親族，亦將不免矣。』十四日，涇卒殺河清，以田希鑒請命於泚。泚授希鑒涇原節度大使，賜金帛，使和西戎，西戎皆受賂焉。希鑒疏涇將之不與己者以告朱泚，請殺之。泚曰︰『我曲彼直』，不許。」按希鑒殺河清，必有宿謀，或為此訛言以搖衆耳。今從實錄。河清死在三月，今從邠志。

**24**上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梁州，在山南。岐、雍，在山北。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皇，大也。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量，音良。復，扶又翻。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求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阬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阬降卒事見九卷漢高祖元年。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疏，與疏同。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年。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事見四十一卷漢世祖建武四年。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愼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先，悉薦翻。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此數語，曲盡德宗心事，異日安免追仇乎！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藎，徐刃翻。詩︰王之藎臣。毛氏傳曰︰藎，進也。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愼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之轍為戒，實宗莊無疆之休。」

**25**丁巳，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南皮賈耽為工部尚書。先是，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先，悉薦翻。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為節度使。事見上卷興元元年。耽內牒懷中，宴飲如故，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為尚書問天子起居，為，于偽翻。乃敢圖節鉞，奪尚書土地，事人不忠，『章︰十二行本「忠」下有「衆心不服」四字；乙十一行本同。』請殺之。」耽曰︰「是可言也！天子所命，卽為節度使矣！」卽日離眞，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卽日離鎭，旣得「君命召，不俟駕」之義，亦所以遏亂原。以張獻甫自隨，則樊澤無所猜嫌，亦所以全獻甫也。離，力智翻。

**26**左僕射李揆自吐蕃還，甲子，薨於鳳州。李揆入吐蕃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蓋自吐蕃還赴興元，至鳳州而薨。

**27**韓游瓌遊引兵會渾瑊於奉天。

**28**丙寅，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

**29**丁卯，義王玼薨。玼，玄宗子。玼，音此，又且禮翻。

**30**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為李抱眞說王武俊復，扶又翻。為，于偽翻。說，輸芮翻。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復，扶又翻。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為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為之臣。張孝忠時鎭易、定。滔連三道之兵，三道，謂幽州、易定、魏博。益以回紇，時回紇遣兵助滔。進臨常山，恆州常山郡，王武俊居之。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自常山南至趙州，皆恆冀巡屬。又西南抵刑州界，卽昭義巡屬，阻山以為固。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朱泚竊據關中，滔破則泚喪氣矣。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

戊辰，武俊軍于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眞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眞見武俊，敍國家禍難，難，乃旦翻。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武俊亦悲不自勝，勝，音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李抱眞第十，故呼為十兄。曏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葅醢之罪，享王公之榮。今又不間胡虜，間，古莧翻。王武俊本出於夷落。辱為兄弟，武俊當何以為報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為十兄破之。」決為，于偽翻。抱眞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等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史言抱眞推心待武俊以成大功。遂連營而進。

**31**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裌，音夾。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一

## 唐紀四十七起閼逢困敦（甲子）五月，盡旃蒙赤奮若（乙丑）七月，凡一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六

## 興元元年（甲子、七八四）

**1**五月，鹽鐵判官萬年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萬年，京縣，屬京兆。繒，慈陵翻。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始改御裌而御衫。衫，單衣也。將，卽亮翻。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滉，呼廣翻。使，疏吏翻。羅，綺也。綾，文繒。丁度曰︰古者芒氏初作羅。一曰，帛之美者。今人以絲縷織而交眼者為羅。擔，都濫翻。肩負為擔。天子所至為行在所。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為，于偽翻。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偫已羅門庭矣；偫，直里翻。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廚籌，廚籌，當作「廁籌」。『章︰乙十五行本「廚」正作「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滉皆手筆記列，無不周備。每擔夫，與白金一版置腰間。史言韓滉強敏精密。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艘，蘇遭翻；下同。晟，成正翻。考異曰︰柳玭敍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必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月末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遽達乎！今不取。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授，有寇則叩舷相警，將，卽亮翻。叩，擊也。船邊曰舷，音胡田翻。五百弩已彀矣。比至渭橋，彀，居候翻，引滿。比，必利翻，及也。盜不敢近。近，其靳翻。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強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衣，於旣翻。絹，與裙翻。縑，帛織成而無紋，其精善者曰繒，俗亦謂之絹。破，然後易。

**2**吐蕃旣破韓旻等，吐，從暾入聲。破韓旻見上卷是年四月。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遊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旣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泚，且禮翻，又音此。瓌，工回翻。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考異曰︰實錄、舊本紀皆云︰「乙丑，渾瑊與蕃將論莽羅衣衆大破朱泚將韓旻等於武功武亭川。」吐蕃傳亦同。邠志曰︰「李懷光竟不署敕，結贊亦不進軍。」又曰︰「渾公出斜谷，曹子達赴渾公，吐蕃以二萬騎從之，旣勝泚軍，大掠而去。泚使田希鑒以金帛賂之。」蓋尚結贊雖引兵入塞，止屯邠南，但遣論莽羅衣將偏軍助瑊破泚於武功，大掠而去。旣受泚賂，遂引兵歸國。瑊於吐蕃歸國之時有此奏耳。上以李晟、渾瑊兵少，少，詩沼翻。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為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奏，其略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使，疏吏翻。致令羣帥進退憂虞︰帥，所類翻。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乘其虛、躡其後也。躡，尼輒翻。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又曰︰「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人禽；遺，唯季翻。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又曰︰「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曰︰「但願陛下愼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上復使謂贄曰︰「卿言吐蕃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直審細條流『章︰乙十一行本「流」作「疏」；孔本同。』以聞。」條，分也。流，派也。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秦，謂咸陽。長安，古秦中之地。梁，謂梁州。兵勢無常，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史炤曰︰羈，馬絡頭也。礙，謂羈所掛礙也。余謂贄言羈礙者，蓋謂欲進則有所羈而不得進，欲退則有所礙而不得退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王弼註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釋文曰︰否，音鄙，惡也。臧，作郞翻，善也。上有掣肘之譏，宓子賤為單父宰，請吏於魯侯。魯侯使二吏與之俱至單父，子賤使吏書而掣其肘，書惡則從而怒之。二吏歸，以告魯侯。魯侯曰︰「此謂吾橈其政也。」下無死綏之志。」兵志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旣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祗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3**癸酉，涇王侹薨。侹，肅宗子；音他頂翻。

**4**徐、海、沂、密觀察使高承宗卒，建中二年，李洧以徐州歸國，明年，以為徐、沂、密觀察使。洧卒，高承宗代之。甲戌，使其子明應知軍事。

**5**乙亥，李抱眞、王武俊距貝州三十里而軍。朱滔聞兩軍將至，急召馬寔，寔晝夜兼行赴之。或謂滔曰︰「武俊善野戰，不可當其鋒，宜徙營稍前逼之，使回紇絕其糧道。我坐食德、棣之餫，餫，音運。糧運日餫。依營而陳，陳，讀曰陣。利則進攻，否則入保，待其飢疲，然後可制也。」滔疑未決。會馬寔軍至，滔命明日出戰。寔言︰「軍士冒暑困憊，憊，音蒲拜翻。請休息數日乃戰。」

常待楊布、滔倣天朝置常侍。將軍蔡雄引回紇達干見滔，遠干曰︰「回紇在國與鄰國戰，常以五百騎破鄰國數千騎，如掃葉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後無算，思為大王立效，為，于偽翻；下同。此其時矣。明日，願大王駐馬高丘，觀回紇為大土翦武俊之騎，使匹馬不返。」為，于偽翻。布、雄曰︰「大王英略蓋世，舉燕、薊全軍，將掃河南，清關中，今見小敵冘豫不擊，冘，讀與猶同。按後漢書馬援傳，計冘豫未決。章懷太子賢註曰︰冘，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冘，音以林翻。毛晃曰︰冘豫不定，後漢馬援傳計冘豫未決，字從犬曲其足，與古尤同。與侵韻冘韻不同。唐史冘豫音淫，誤。今從晃。失遠近之望，將何以成霸業乎！達干請戰是也。」滔喜，遂決意出戰。

丙子旦，武俊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桑林之地，在經城西南。抱眞列方陳於後，陳，讀曰陣；下同。武俊引騎兵居前，自當回紇。回紇縱兵衝之，武俊使其騎控馬避之。回紇突出其後，將還，武俊乃縱兵擊之，趙琳自林中出橫擊之，回紇敗走。武俊急追之，滔騎兵亦走。自踐其步陳，步騎皆東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營，趣，七喻翻；下同。抱眞、武俊合兵追擊之。時滔引三萬人出戰，死者萬餘人，逃潰者亦萬餘人，滔纔與數千人入營堅守。會日暮，昏霧，兩軍不能進，抱眞軍其營之西北，武俊軍其東北。滔夜焚營，引兵出南門，趣德州遁去，委棄所掠資財山積；兩軍以霧，不能追也。

滔殺楊布、蔡雄而歸幽州，心旣內慙，又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己。怦，普耕翻。怦悉發留守兵夾道二十里，具儀仗，迎之入府，相對悲喜，時人多之。

**6**初，張孝忠以易州歸國，詔以孝忠為義武節度使，以易、定、滄三州隸之。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滄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子惟岳，本姓張，故娶李氏。請歸恆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華交其州事。安喜縣，漢之盧奴縣，屬中山國，燕主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為安喜，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四年復為安喜，帶定州。固烈悉取軍府綾、縑、珍貨數十車，將行，軍士大譟曰︰「刺史掃府庫之實以行，將士於後飢寒，柰何！」遂殺固烈，屠其家。程華聞亂，自竇逃出，亂兵求得之，請知州事；華不得已，從之。孝忠聞之，旣版華攝滄州刺史。考異曰︰舊張孝忠傳曰︰「遣華往滄州交檢府藏。」程日華傳曰︰「孝忠令華詣固烈交郡，固烈死，孝忠版華知滄州事。」燕南記曰︰「孝忠差牙官程華與固烈交割，固烈死，孝忠聞之，當日差人送文牒，令攝刺史。」按固烈旣去，則滄州無主，孝忠豈得但令華交檢府藏！今從華傳及燕南記。華素寬厚，推心以待將士，將士安之。

會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華，更，工衡翻，迭也。華皆不從。時孝忠在定州，自滄如定，必過瀛州，瀛隸朱滔，道路阻澀。澀，色立翻。史炤曰︰阻，隔也。澀，不通滑也。滄州錄事參軍李宇說華，表陳利害，請別為一軍，華從之，說，輸芮翻；下同。遣宇奉表詣行在。上旣以華為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賜名日華，令日華歲供義武租錢十二萬緡。

王武俊又使人說誘之；時軍中乏馬，日華紿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屬，當以二百騎相助。」武俊給之，日華悉留其馬，遣其士歸。武俊怒，而方與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華由是獲全。及武俊歸國，日華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且賂之。武俊喜，復與交好。騎，奇寄翻。好，呼到翻。

**7**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數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諜人覘晟進軍之期，先，悉薦翻。諜，徒協翻。覘，丑廉翻。皆為邏騎所獲。邏，郞佐翻，巡察者也。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語，牛倨翻。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飲，於禁翻。給錢而縱之。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曜武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賊不敢出。晟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居人驚亂，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及鎭國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京城之下也。

壬辰，尚可孤敗泚將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敗，補遇翻。乙未，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光泰門，苑城東北門。程大昌曰︰光泰門在通化門北，小城之東門，門東七里有長樂坡。呂大防長安圖︰光泰門者，京城東門，大明宮東苑之東。丙申，晟方自臨築壘，泚驍將張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謂諸將曰︰「始吾憂賊潛匿不出，今來送死，此天贊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帥兵馬使吳詵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華州兵，駱元光之兵。華，戶化翻。少，詩沼翻。賊倂力攻之，晟命牙前將李演等帥精兵救之。演等力戰，賊敗走；演等追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破之。會夜，晟斂兵還。賊餘衆走入白華門，白華殿門也。夜，聞慟哭。希倩，希烈之弟也。

丁酉，晟復出兵，復，扶又翻。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西師，謂渾瑊之師也。晟曰︰「賊數敗，已破膽，數，所角翻。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又出戰，官軍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滻西。敗，補邁翻。戊戌，晟陳兵於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馬使王佖將騎兵，佖，蒲必翻。牙前將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神䴥村。按新書李晟傳，神䴥村在苑北。䴥，古牙翻。『鄒︰䴥，廣韻︰同麚。牡鹿也。』晟先使人夜開苑牆二百餘步，比演等至，比，必利翻，及也。賊已樹柵塞之，自柵中刺射官軍，塞，悉則翻。刺，七亦翻。射，而亦翻。官軍不得進。晟怒，叱諸將曰︰「縱賊如此，吾先斬公輩矣！」萬頃懼，帥衆先進，拔柵而入，帥，讀曰率；下同。佖、演引騎兵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姚令言等猶力戰，晟命決勝軍使唐良臣等步騎蹙之，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至白華門，有賊數千騎出官軍之背，晟帥百餘騎回禦之，左右呼曰︰呼，火故翻。「相公來！」賊皆驚潰。涇原將士素畏服李晟，故聞其來而驚潰。

先是，泚遣張光晟將兵五千屯九曲，先，悉薦翻。去東渭橋十餘里，光晟密輸款於晟。及泚敗，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猶近萬人。帥，讀曰率。近，其靳翻。光晟送泚出城，還，降於晟。降，戶江翻。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含元殿，唐東內之前殿也。左金吾仗，在殿之東；右金吾仗，在殿之西。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妓，渠綺翻，女樂也。尚可孤軍士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粟。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遠坊有經宿乃知官軍入城者。史言李晟御軍嚴整。

是日，渾瑊、戴休顏、韓遊瓌亦克咸陽，敗賊三千餘衆，敗，補邁翻。聞泚西走，分兵邀之。

己亥，晟使京西兵馬使孟涉屯白華門，尚可孤屯望仙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其中曰丹鳳門，丹鳳之東為望仙門，又東為延政門；丹鳳之西為建福門，又西為與安門也。駱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國寺，程大昌曰︰章敬寺，在東城之外，安國寺，在大明宮東南。以鎭京城；斬泚黨李希倩、敬釭、彭偃等八人於市。

**8**王武俊旣破朱滔，還恆州，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上許之。王武俊兼幽州、盧龍節度使，見上卷是年二月。恆，戶登翻。

**9**六月，癸卯，李晟遣掌書記吳人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上，時掌翻。『鄒︰封氏聞見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簴，其呂翻。說文曰︰簴，鍾鼓之柎也。飾為猛獸。釋名曰︰橫曰栒簨，縱曰簴。又云︰虡，天上神獸也，鹿頭龍身，象之為簴，以架鍾鼓。廟貌如故。」孔穎達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註云︰宗，尊也。廟，貌也。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為，于偽翻。史言于公異為李晟作露布得體。

晟在渭橋，熒惑守歲，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熒惑守之，是為罰星。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前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晉書天文志曰︰失次而上為贏，失次而下為縮，萬一復來守歲，復，扶又翻。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10**朱泚將奔吐蕃，其衆隨道散亡，比至涇州，比，必利翻，及也。纔百餘騎。田希鑒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吾所授也。朱泚以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見上卷是年四月。柰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取節投火中曰︰「還汝節！」泚衆皆哭。涇卒遂殺姚令言，詣希鑒降。泚獨與范陽親兵及宗族、賓客北趣驛馬關；趣，七喻翻。寧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彭原，本彭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更名，唐屬寧州。其將梁庭芬射泚墜阬中，射，而亦翻。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源休、李子平奔鳳翔，李楚琳斬之，皆傳首行在。

**11**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裹頭內人。贄上奏，以為︰「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循拊，瘵，仄介翻。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乙巳，詔吏部侍郞班宏充宣慰使，勞問將士，撫慰蒸黎。按詩傳箋︰蒸，衆也；黎，亦衆也。勞，力到翻。

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考異曰︰袁皓興元聖功錄載李晟奏宥郭晞狀曰︰「晞頃因鑾輿順動，山谷潛藏，逆賊所知，昇致城邑；迫脅授任，前後極多，蒼黃之中，偽令仍及，堅臥當節，卽懼嚴刑，隨俗從宮，又傷素業。然晞已染汚俗，尚可昭明；子儀勳勞，書在王府，父為中興之佐，子有疑謗之名，非止在於一身，實恐玷於先烈。況臣總領士馬，孤立渭橋，頻有帛書，累陳誠效。」按晞舊傳，「泚欲令掌兵，晞陽瘖。泚以兵脅之，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至。晞潛奔奉天，從駕還京。」不云終臣事泚；而皓載晟此狀，恐非其實。今不取。又表守節不屈者劉迺、蔣沇等。劉迺，事見上卷是年二月。蔣沇，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

己酉，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駱元光、尚可孤各遷官有差。賞收復京城之功也。以檢校御史中丞田希鑒為涇原節度使。

**12**詔改梁州為興元府。以紀元為府號始此。

**13**甲寅，以渾瑊為侍中，韓遊瓌、戴休顏各遷官有差。賞扈衞之功也。

**14**朱泚之敗也，李忠臣奔樊川，酈道元水經註曰︰樊川，卽杜縣之樊鄕，漢高祖還定三秦，以樊噲灌廢丘最，賜邑於此鄕也。按其地在唐長安城南。程大昌曰︰樊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擒獲，丙辰，斬之。

**15**上問陸贄︰「今至鳳翔有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因此遣人化李楚琳，何如？」贄上奏，以為︰「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書周官，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謂之時巡。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以平物。權，則權物之輕重，揆之以衡平。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帥，讀曰率。乘，繩證翻。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陸贄此論，所以正漢儒反經合道為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權只是經字。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喪，息浪翻。長，知兩翻。不如『章︰乙十五行本「如」下有「俟」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奠枕京邑，史炤曰︰奠枕，安枕也。揚子曰︰奠枕于京。徵授一官，彼喜於恩宥，將奔走不暇，安敢輒有旅拒，史炤曰︰旅，衆也。拒，捍也。謂率衆以相捍也。復勞誅鉏哉！」復，扶又翻。

戊午，車駕發漢中。

**16**李晟綜理長安以備百司，史炤曰︰綜，機縷也。理，治也。謂整治其事，使皆有紀，若機之綜縷也。自請至鳳翔迎扈，上不許。內常侍尹元貞奉使同華，輒詣河中招諭李懷光。此唐之中世閹宦之常態也。華，戶化翻。晟奏︰「元貞矯制擅赦元惡，請理其罪！」理，治也。避高宗諱，以「治」為「理」。

**17**秋，七月，丙子，車駕至鳳翔，斬喬琳、蔣鎭、張光晟光。李晟以光晟雖臣賊，而滅賊亦頗有力，欲全之；上不許。

**18**副元帥判官高郢數勸李懷光歸款，數，所角翻。高郢判李懷光幕府，懷光此時己罷副元帥而不肯釋兵，史仍書郢元官。懷光遣其子璀詣行在謝罪，璀，七罪翻。請束身歸朝。朝，直遙翻。庚辰，詔遣給事中孔巢父齎先除懷光太子保敕懷光除見上卷本年三月。詣河中宣慰，朔方將士悉復官爵如故。朔方將士，懷光所部也。考異曰︰興元聖功錄有李晟奏郢勸懷光歸投狀云。「今懷光卽欲東身，蓋自郢之勸導。」今取之。

**19**壬午，車駕至長安，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從，才用翻。李晟、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晟謁見上於三橋，三橋，在望賢宮之東，京城之西。見，賢遍翻。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為，于偽翻。掩面垂涕，謂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上，時掌翻。至宮，每閒日，閒，讀曰閑。唐世天子以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閒日。輒宴勳臣，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

**20**曹王皋遣其將伊愼、王鍔圍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救之，皋遣其別將李伯潛逆『章︰乙十五行本「逆」下有「擊」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之於應山，劉昫曰︰應山，本漢南陽郡隨縣地；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為應山，以縣北山為名，唐屬隨州。九域志︰應山縣，在隨州北一百八里。斬首千餘級。生擒戒虛，徇於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愼為安州刺史。又擊希烈將康叔夜於厲鄕，走之。記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殖百穀。註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西漢書·地理志·註云︰隨，故厲國。皇甫謐曰︰今隨之厲鄕。九域志︰隨州厲鄕村有厲山。今自棗陽至厲鄕，道路交錯，號九十九岡。

**21**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胡人不習朝章，見懷光素服待罪，故以為無官。巢父又宣言於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者？」於是懷光左右發怒諠譟；宣詔未畢，衆殺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懷光亦不之止，考異曰︰邠志曰︰「七月十二日，駕還長安。上使諫議大夫孔巢父、中官譚懷仙持詔赦懷光曰︰『奉天之時，非卿不能救朕；今日之事，非朕不能容卿。宜委軍赴闕，以保官爵。』使者將至，懷光陰導其卒使留己。卒之蕃、渾者希懷光意，輒害二使，欲食其肉。懷光翼而覆之，全尸以聞。」今從實錄。復治兵為拒守之備。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22**辛卯，赦天下。

**23**初，肅宗在靈武，見二百十九卷至德元載。上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見二百二十四卷水泰元年。史炤曰︰泌，兵媚切。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乙未，以泌為左散騎常侍，亞為刑部侍郞；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對，唐門下省謂之東省，中書省謂之西省。朝野皆屬目附之。屬，之欲翻。上問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嚴︰「小俊」改「承俊」。』等皆萬人敵，朕晝夕憂之，柰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之懷光，將也；將，卽亮翻；下同。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旣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謂殺孔巢父、啖守盈也。使，疏吏翻。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魘，於琰翻。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梟，古堯翻。使諸將無以藉手也。」

初，上發吐蕃以討朱泚，事見二百二十九卷本年正月。許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鎭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昕、元忠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西域，漢時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唐有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西突厥有五弩失畢、五咄陸，凡十姓。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倂兵東侵，謂東侵涇、邠、岐、隴諸州。柰何拱手與之！且兩鎭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代宗初，吐蕃陷河、隴，獨安西、北庭為唐固守。為，于偽翻。近，其靳翻。誠可哀憐。一旦棄之以與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受賂而去，事見上卷本年四月。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為然，上遂不與。

**24**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眞卿。考異曰︰顏氏行狀︰「其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使辛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又曰︰「初遭難後，嗣曹王皋上表曰︰『臣見蔡州歸順腳力張希璨、王仕顆等說，去年八月二十四日，蔡州城中見封，有鄰兒不得名字，云希烈令偽皇城使辛景臻、右軍安華於龍興寺殺顏眞卿。』實錄及舊傳云「三日」。今從之。中使曰︰「有敕。」眞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眞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25**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帝初卽位，涇州有劉文喜之亂，旣而又有姚令言之亂，旣而田希鑒又殺馮河清。帥，所類翻；下同。奏請往理不用命者，理，旣治也。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鎭、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時李楚琳入朝，晟請與俱至鳳翔而斬之，以懲逆亂。上以新復京師，務安反仄，不許。

**26**先是，上命渾瑊、駱元光討李懷光軍于同州，九域志︰同州至河中七十五里。先，悉薦翻。懷光遣其將徐庭光以精卒六千軍于長春宮以拒之，瑊等數為所敗，不能進。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時度支用度不給，度支之度，徒各翻。議者多請赦懷，上不許。李懷光遣其妹壻要廷珍守晉，要，於消翻，姓也。姓苑︰吳人要離之後，後漢有河南令要兢。牙將毛朝敭守隰州，朝，直遙翻。敭，音揚。鄭抗守慈州，馬燧皆遣人說下之。晉、隰、慈三州，皆與馬燧巡屬接壤，故得說下之。宋白曰︰慈州文城郡，赤狄廧咎如之國，郡西南有采桑津，晉里克敗赤狄之地。漢為北屈縣，隋為汾州，大業為文城郡；唐貞觀為慈州；以州城內舊有慈烏戍，因名；治吉鄕縣，漢北屈縣也。說，式芮翻。上乃加渾瑊河中、絳州節度使，充河中、同華、陝虢行營副元帥，加馬燧奉誠軍、晉·慈·隰節度使，充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渾，戶混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華，戶化翻。是年正月置奉誠軍於同州，以授康日知，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帥，所類翻。陝，失冉翻。使，疏吏翻。與鎭國節度使駱元光、肅宗上元二年，置鎭國節度於華州，廣德元年罷，今復置。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討懷光。鄜，音膚。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於趙州，馬燧奏請詔武俊與李抱眞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上從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降，戶江翻；下同。故上使燧兼領之。燧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遣使迎日知，旣至，籍府軍而歸之。

**27**甲辰，以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為左金吾大將軍。

**28**丙午，加渾瑊朔方行營元帥。

**29**李晟至鳳翔，治殺張鎰之罪，殺張鎰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治，直之翻。鎰，弋質翻。斬裨將王斌等十餘人。斌，音彬。

**30**朱滔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軍，上表待罪。上，時掌翻。

**31**癸未，馬燧將步騎三萬攻絳州。絳州時屬李懷光。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

**32**度支以李懷光所部將士數萬與懷光同反，不給冬衣，上曰︰「朔方軍累代忠義，度，徒洛翻。自肅、代以來，朔方軍輸力王室，功高天下。今為懷光所制耳，將士何罪！」冬，十月，『章︰乙十五行本「月」下有「己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詔︰「朔方及諸軍在懷光所者，冬衣及賞錢皆當別貯，貯，丁呂翻。俟道路稍通，卽時給之。」

**33**李勉累表乞自貶，以討李希烈喪師失守也。辛丑，罷勉都統、節度使，建中間，勉以永平節度使都統討李希烈之兵。其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34**丙辰，李懷光將閻晏寇同州，官軍敗于沙苑。詔徵邠州之軍，韓遊瓌將甲士六千赴之。

**35**乙丑，馬燧拔絳州，分兵取聞喜、萬泉、虞鄕、永樂、猗氏。武德元年，分芮縣置永樂縣，屬芮州；州廢，屬鼎州；又廢鼎州，以縣屬河中府。燧旣取永樂，則兵逼河中矣。樂，音洛。

**36**初，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事見二百二十四卷大曆五年。復，扶又翻；下同。上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白志貞名白琇珪，典禁兵事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志貞得罪，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稍集。兩軍，謂左、右神策軍。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戊辰，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奪矣。將，卽亮翻。監，古銜翻。考異曰︰舊竇文場傳云︰「文場與霍仙鳴分統禁旅，」蓋希遷尋罷而仙鳴代之也。今從實錄。

**37**閏月，丙子，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為衞尉卿。

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近，其靳翻。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郞。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復，扶又翻。晟置宴，希鑒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旣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為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曰︰「田郞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鑒曰︰「唯。」唯，于癸翻。遂引出，縊殺之，幷其子萼。考異曰︰舊晟傳曰︰「晟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座，執而誅之。還鎭，表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幸奉天錄︰「十月丁丑，李晟誅田希鑒於涇州。」實錄︰「閏月癸酉，除李觀涇原節度使。丙子，以希鑒為衞尉卿。丁丑，晟誅希鑒。」今從之。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票，無敢動者。

**38**李希烈遣其將翟崇暉悉衆湋陳州，久之，不克。翟，萇伯翻。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節，誓衆歸國。李澄請降事始上卷上年。甲午，以澄為汴滑節度使。考異曰︰二月已云上以澄為滑州節度使。蓋於時但許之耳。

**39**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馬步都虞候劉昌與隴右、幽州行營節度使曲環等將兵三萬救陳州，十一月，癸卯，敗翟崇暉於州西，敗，補邁翻。斬首三萬五千級，擒崇暉以獻。乘勝進攻汴州，李希烈懼，奔歸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趣，七喻翻。至城北，恇怯不敢進；恇，去王翻。劉洽兵至城東。戊午，李希烈守將田懷珍開門納之。明日，澄入，舍於浚儀，浚儀，帶汴州。李澄蓋舍於縣治。輿地志︰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之北，象而儀之，以為邑名。漢武元年。廢新里而立浚儀縣。兩軍之士，日有忿鬩。鬩，許激翻；鬬也，狠也，戾也，又相怨也。會希烈鄭州守將孫液降於澄，澄引兵屯鄭州。詔以都統司馬寶鼎薛玨為汴州刺史。都統司馬，宋、滑、河陽都統司馬也。寶鼎縣，屬河中府，本汾陰縣，開元十年獲寶鼎，更名。玨，古岳翻。

李勉至長安，素服待罪；議者多以「勉失守大梁，勉失守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不應尚為相。」相，息亮翻。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長。及大梁不守，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睢陽，宋州。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卒，子恤翻。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議者又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脩石頭城，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事見上卷。且鎭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唐時浙江東、西道所統，惟潤、昇、湖、蘇、杭、睦、越、明、台、溫、衢、處、婺十四州。前此滉遣宣、潤弩手援寧陵，蓋兼統宣州，為十五州也。所以脩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引晉永嘉之亂元帝南渡以為言。為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如麻，言其多如麻可束也。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皋為考功員外郞，今不敢歸省其親，省，悉景翻，覲省也。正以謗語沸勝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願上，時掌翻。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朝衆，謂在朝百官之衆也。朝，直遙翻；下同。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何保！愼勿違衆，恐幷為卿累也。」易，以豉翻。累，良瑞翻。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為卿留中。為，于偽翻。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肯私於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以為朝廷，非為身也。」上曰︰「如何其為朝廷？」為，于偽翻；下同。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下，戶嫁翻；下同。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皋使之歸覲，歸覲者，歸覲省父母也。令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皋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比，毗至翻。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矣。」復，扶又翻。因言︰「關中乏糧，歸語卿父，語，牛倨翻。宜速致之。」皋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皋留五日卽還朝。皋別其母，啼聲聞於外；聞，音問。滉怒，召出，撻之，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旣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陳少遊時鎭淮南。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40**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蕭復出使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四月。還，從宣翻，又如字。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上。見，賢遍翻。勉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敗，補邁翻。陳少遊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韋皋幕府下僚，獨建忠義，韋皋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請以皋代少遊鎭淮南。」『章︰乙十五行本「南」下有「使善惡者著明」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揖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閤。諸相在省中坐政事堂，旣退，各居閤子。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卽奏行之，朝，如字；下朝來同。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事見堯典、舜典。爵人於朝，與士共之。記·王制之言。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旣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已有斯言，朝，早也，陟遙翻。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語從一。從一奏之，語，牛倨翻。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乙丑，罷為左庶子。

劉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史究言陳少遊敗臣節之事。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十二月，乙亥，薨，贈太尉，賻祭如常儀。賻，符遇翻。

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己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等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眞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庚辰，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運江、淮粟帛入貢府，謂朝廷受貢、藏財物之府。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使，疏吏翻。勞，力到翻。恩遇始深矣。

**41**是歲蝗徧遠近，草木無遺，惟不食稻，大饑，道殣相望。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殣，渠吝翻，瘞尸也；又餓殍為殣。道殣相望，本左傳之言。

## 貞元元年（乙丑、七八五）

**1**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2**癸丑，贈顏眞卿司徒，諡曰文忠。

**3**新州司馬盧盧貶新州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幾，居豈翻。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更，工衡翻；下更赦同。乙卯，制出，高執之不下，執之不肯書讀。下，戶嫁翻。且奏︰「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復，扶又翻。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三年擅權，建中二年盧為相，四年貶。百揆失敍，書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敍。孔安國註曰︰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敍，無廢事業。今云失敍，謂事業廢也。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丁巳，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唐謂大明宮、含光殿為正牙，亦謂之南牙。上曰︰「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辟，讀曰闢。易，如字。辟易，言開遠而易其故處。諫者稍引卻；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謂宰相︰「與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除思卿言，誠為至當。」當，丁浪翻。又謂李泌曰︰「朕己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竟卒於澧州。高，恕己之孫也。袁恕己與張柬之等誅二張，中宗復辟。

**4**三月，李希烈陷鄧州。

**5**戊午，以汴滑節度使李澄為鄭滑節度使。汴州歸劉洽，李澄得鄭州，故以鄭滑節授之。

**6**以代宗女嘉誠公主妻田緒。嘉城，縣名，隋置，唐為松州治所。妻，七細翻。

**7**李懷光都虞候呂鳴岳密通款於馬燧，事泄，懷光殺之，屠其家。事連幕僚高郢、李鄘，懷光集將士而責之，郢、鄘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囚之。鄘，邕之姪孫也。李邕以讒死於天寶之末。馬燧軍寶鼎，敗懷光兵於陶城，敗，補邁翻。唐書·地理志︰河中有陶城府。酈道元曰︰陶城，在蒲坂城西北，卽舜所都也。舜陶河濱，蓋卽此地，與歷山相近。按唐河中府治河東縣。河東，古蒲坂也。斬首萬餘級；分兵會渾瑊，逼河中。

**8**夏，四月，于丑，以曹王皋為荊南節度；「節度」之下，當有「使」字。李希烈將李思登以隨州降之。

**9**壬午，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遂掘塹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詔以燧、瑊為招撫使。

**10**五月，丙申，劉洽更名玄佐。更，工衡翻。

**11**韓遊瓌請兵於渾瑊，共取朝邑；朝，直遙翻。李懷光將閻晏欲爭之，士卒指邠軍曰︰「彼非吾父兄，則吾子弟，朔方軍分屯河中、邠州，故云然。時韓遊瓌將邠軍以討李懷光。柰何以白刃相向乎！」語甚囂。囂，喧也。晏遽引兵去。懷光知衆心不從，乃詐稱欲歸國，聚貨財，飾車馬，云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復踰旬月。史言李懷光偷延視息。復，扶又翻。

**12**六月，辛巳，以劉玄佐兼汴州刺史。

**13**辛卯，以金吾大將軍韋皋為西川節度使。為韋皋以功烈著於西南張本。

**14**朱滔病死，將士奉前涿州刺史劉怦知軍事。自朱滔得幽州，滔每出兵，皆以劉怦知留後事，素得衆心，故滔死而衆奉之，怦，普耕翻。

**15**時連年旱、蝗，老子有言︰師之所聚，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度支資糧匱竭，度，徒洛翻。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晟，成正翻。上，時掌翻。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少，詩沼翻。忽驚東偏，同州在長安東北。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旣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先已命渾瑊為蒲、絳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故云然。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吐，從暾入聲。紇，下沒翻。李希烈時據淮西僭號，故以之與二虜並言。皆觀我強弱，不謂陛下施德澤，愛黎元，乃謂兵屈於人而自罷耳，必競起窺覦之心，三也；覦，音俞。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皆應敍勳行賞，謂解奉天圍勳賞。將，卽亮翻。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旣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藳且盡，牆壁之間，餓殍甚衆。殍，彼表翻。且軍中大將殺戮略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之悔哉！」又請發兵二萬，自備資糧，獨討懷光。秋，七月，甲午朔，馬燧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燧，音遂。朝，直遙翻。必為，于偽翻。考異曰︰鄴侯家傳稱︰「李泌語曰︰『臣但恐梟於帳下太速，何足憂也！臣能為陛下取之。』上曰︰『未諭卿意，何故以太速為憂，而卿能取也？』對曰︰『臣為陛下憂，不在河中，乃在太原。今馬燧亦蹭蹬矣，領河東十萬之師，遣王權領五千人赴難。及再幸梁、洋，遂抽歸本道。男暢在奉天，亦便北歸。陛下更收復後，宣慰云，「王權擅抽兵馬，暢不扈從，並宜釋放。」此則尤不安矣。臣比年曾與之言，甚有心路，今之雄傑也。若使之有異志，則不比希烈、朱泚之徒，或能旰食。伏望陛下聽臣之言，緩鞚遠馭以羈之。』上曰︰『卿所欲何也？』對曰︰『馬燧保全河東十餘州，以待陛下還宮，此亦功也。臣為常侍，與燧兄炫同列，然其兄弟素不相能，其語無益。臣重表兄鄭叔規為賓佐，臣令以炫意請至京城，欲與相見，卽至，臣激燧令其取李懷光自效，必可致也。因令燧為忠臣矣。』又曰︰「貞元元年，上因郊天改元，時馬燧在太原，遣其行軍司馬鄭叔規奏事，請因鴻恩以雪懷光，幷致書信於先公。先公不與之報，留其信物，且令叔規謂之曰︰『比年展奉，得接語言，心期以為丈夫。且河東節度，以破靈曜之功，上所與也。奉天之難，握十萬強兵而令懷光解圍。及懷光圖危社稷，車駕幸梁、洋，逢此際會，又令他人立蓋代之功。今聖主已歸宮闕，懷光蹭蹬在於近畿，旦夕為帳下所梟，乃尸居也，不速出軍收取，以自解而快上心者，卽不及矣！若河中旣平，公卽如懷光之蹭蹬矣！欲於滔、俊之下作倔強之臣，亦必不成。不言公才略不及也，緣腹中有三、二百卷書，蹭蹬至此，必自內慙，是進不立忠勳，退不能效夷狄，旣而持疑，則舟中帳下皆敵國矣。可惜八尺之軀，聲氣如鍾，而心不果決，乃婦人也，著裙可矣。欲奉答以裙衫，而家累在江東未至。今聖上收復之後，含垢匿瑕，與人更始，某又特蒙聽信，已於上前保薦，可使司徒以取懷光。今弟來又請雪之，大失所望，且望弟速去為說。若河中旣平，司徒何面目更來朝而與士人相見！今雖請雪，昨赦書亦許束身入朝矣。若以建中同征之故，當發一使諭之，準赦歸朝，必為保全。如不奉詔，當領全師問罪，因速上表，求自征之。至河中輕騎入朝，親稟廟略，乃天與之便也。能如是，當與司徒為中朝應接，有須陳奏，必聞聖聽。若不能，何敢有書也！』叔規旣去，具奏於上。上每憂河中驍將達奚小俊等突犯宮闕，居常不安。會東面苑牆有崩倒者，上大驚，以為有應之者，將啓賊。上顧問泌，對曰︰『此賊不足憂也，乃猶几上肉耳。但恐梟懸太速，不得與馬燧藉手為憂。』上曰︰『古人云︰「輕敵者亡。」今卿心輕敵如是，朕甚憂之！』對曰︰『陛下初經難危，憂慮太過。「輕敵者亡」，誠如聖旨。至如懷光，豈可謂之敵乎！陛下比在梁、洋，元惡據宮闕，渠以朔方全軍在河中，李晟保東渭橋，此時足以傍助逆順之勢。不然，茍欲偷安，脅為遲棊亦可，而竟如醉如魘，都不能動。今陛下復歸京闕，又安足慮之哉！臣伏計馬燧請討之章卽至。若以宗社之靈，此賊且未為帳下所圖，得河東軍有以藉手，陛下無憂矣。不喜平懷光，先喜得馬燧也。』旣而馬燧表至，請全軍南收河中，仍自供糧。上大悅，召先公對，曰︰『馬燧果請全軍討懷光來矣。兼請至行營已來自備軍糧，何其畏伏卿如此也！』對曰︰『此乃畏伏天威而然，於臣何有，而能使其畏伏！臣會與之言，諳其為人頗見機識勢，今之雄傑也。臣昨故令叔規傳詞以激怒之，且曰，「欲寄婦人之服。當艱虞之際，握十萬強兵，收復功在他人。今聖主已還宮闕，惟有懷光，不速收取以立功自解，他時復何面目至朝廷與公卿相見！則蹭蹬之勢，又不及懷光猶有解重圍之功。」料以此告之，燧必能覺悟，果得如此。旣以師至河中，旬月當平。而燧因此有功，便為忠臣矣。』上曰︰『當盡用卿言。』初，叔規至太原，具以先公言告燧，燧搏肶驚曰︰『有是哉，賴子之至京也！不然，燧幾為懷光矣。非賢表兄，豈有告燧者乎！』卽日上表請行。叔規又請『如泌言，先寫表本示懷光，勸其束身歸朝；彼必不從，然後表請全軍往討，則聖上信司徒誠心，又可以忠義告四鄰。不然，朝救而夕請誅，恐中外尤疑。』燧曰︰『誠然。』仍令叔規草書寫表本，馳驛以告，懷光果不從，於是乃請全軍南討。尋發太原，使者相繼奏事，及與先公書，言征討之謀及須上聞者。先公因對，皆為奏之。又諷令下營訖，輕騎由臨晉度朝謁，燧皆然之。七月，乃自臨晉、夏陽來朝。上大悅，遂具告以先公言『卿才略必可圖懷光，初見卿請雪，朕所未諭，今乃果然。比亦有人毀卿，言詞百端，聞於遠近，惟先公保卿於朕，朕信其言。旣見卿，益知先公忠讜，豁然體卿至誠奉國矣。』燧謝恩出，而請先公至中書，具說上言，泣下拜謝。後對，上曰︰『馬燧昨對，其器質意趣固不易有，且甚有心路，感而用之，必有成算，皆如卿言，信雄豪也。』按泌到長安數日，卽除常侍，時興元元年七月乙未也。八月癸卯，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然則癸卯之前，燧已取晉、慈、隰三州矣，故朝廷命為副元帥以討懷光。十月，已拔絳州及綺氏等諸縣矣。貞元元年正月，改元，赦。於時燧豈得猶在太原雪懷光邪！自乙未至癸卯纔九日，自長安至晉陽千餘里，若因泌諷諭鄭叔規始來京師，又令叔規還激勸燧，又使燧以書諭懷光，懷光不從，然後上表興師伐之，事多如此，豈九日之內所能容也！此直李繁欲取馬燧平河中之功皆歸於其父耳。今從舊燧傳。李肇國史補曰︰「馬司徒面雪李懷光。上曰︰『惟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兇逆。由此李、馬不平。」邠志曰︰「七月，馬公朝于京師，請赦懷光。隴右節度李公晟聞之，上表請發兵二萬獨討懷光，芻糧之費，軍中自備。上以李公表示馬公，因曰︰『朱泚之反，不得已也。懷光勃逆，使朕再遷，此而可赦，何者為罪！』馬公雨泣曰︰『十日之內，請獻其首。』上遣之。」按是時懷光垂亡，燧功已成八九，故自入朝爭之，豈肯面雪懷光邪！今從舊傳。上許之。

**16**陝虢都『章︰乙十五行本「都」下有「知」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蒲，李懷光。陝，謂抱暉。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江、淮水陸之運，皆經陝州而後至長安。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為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貫，讀與慣同。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校，戶敎翻。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以形臨之謂之勢。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旣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唐諸鎭皆置進奏院在長安，以進奏官主之。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語，牛倨翻。陝州行營在夏縣，行營在夏縣，亦以討河中也。夏縣，唐初屬虞州，貞觀十七年屬絳州，時屬陝州。其地跨河之南北。九域志︰夏縣在陝州北九十八里。夏，戶雅翻。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將，卽亮翻。覘，丑廉翻。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陝虢觀察使。

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朝臣時帶鄜坊節，守潼關。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曰︰「辭日奉進止，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槪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躡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陝矣。」唐臣以受詔不敢去，「唐臣」當作「朝臣」。泌寫宣以卻之，沈存中曰︰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而得名，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文書為宣。口傳為宣，多命中臣，而宰相亦有之。劉栖楚之叩墀也，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之口宣也。李泌寫宣以卻還唐朝之兵，此宰相行文書為宣也。因疾驅而前。

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偵，丑鄭翻。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揮亦出竭。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旣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屛人白事者。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杜預註左傳曰︰煩言，忿爭也。余謂煩，雜碎也。此煩言，謂雜碎之言。帥，所類翻。泌到，自妥貼矣，史炤曰︰妥，安也。貼，伏也，亦作「帖」。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索，山客翻。治，直之翻。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宅者，觀察所居也。唐諸鎭將吏謂節度觀察所居者之使宅。語，牛倨翻。「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為我齎版、幣祭前使，為，于偽翻。前使，謂張勸。版以祝，幣以燎。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藉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旣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復，扶又翻。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天德軍，在振武東北。宋白曰︰天寶八年，張齊丘於可敦城置橫塞軍；十二年，安思順奏廢橫塞軍，請於大同城西築城置軍，玄宗賜名天安軍；乾元後，改為天德軍。緣居人校少，遂南移四里，權居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故墟，在牟船山鉗耳觜之北。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17**壬辰，『章︰乙十五行本「辰」作「子」；乙十一行本同。』以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18**大旱，灞、浐將竭，長安井皆無水。度支奏中外經費纔支七旬。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

## 唐紀四十八起旃蒙赤奮若（乙丑）八月，盡強圉單閼（丁卯）七月，凡二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七

## 貞元元年（乙丑、七八五）

**1**八月，甲子，詔凡不急之費及人宂食皆罷之。宂，而隴翻。

**2**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燧，音遂。將，卽亮翻。圍長春宮事始上卷是年四月。則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造，七到翻。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將，卽亮翻。帥，讀曰率。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 「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復，扶又翻。遂曰︰「汝曹自祿山已來，徇國立功四十餘年，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郭子儀、李光弼皆以朔方軍討賊立大功。其後回紇、吐蕃深入京畿，諸鎭叛亂，外禦內討，亦倚朔方軍以成功。至是年凡三十一年，今曰「四十餘年」，「四」字誤也，當作「三」。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射，而亦翻。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弟堅守勿出。」弟，讀曰第，但也。皆曰「諾。」

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籬堡；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戶咸翻。瓌，古回翻。焦籬堡，在河中府河西縣西。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尉，紆勿翻，本複姓尉遲，後單姓尉以從便易。降，戶江翻；下同。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光，遣卒罵之，又為優胡於城上以侮之，駱元光本安息胡人，故徐庭光為優胡以侮之。且曰︰「我降漢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憮，其衆大呼曰︰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呼，火故翻。「吾輩復為王人矣！」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銜翻。不逮，不及也。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此謂之試官、兼官，以寄祿且憲銜也。

甲戌，燧帥諸軍至河西，宋白曰︰河西縣，本同州舊朝邑之地，唐上元元年以朝邑地置河西縣，大曆三年復置朝邑縣，仍析朝邑五鄕，幷割河東三鄕，依舊為河西縣，縣境東西十四里。帥，讀曰率。考異曰︰舊燧傳曰︰「燧帥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陳於城下。是日，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今從邠志。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東城娖隊矣！」河中，夾河為兩城，西城河西縣，東城河東縣，河中府治焉。擐，音宦。娖，側角翻。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縊，於計翻，又於賜翻。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璀，七罪翻。監，古銜翻。寵待甚厚。及懷光屯咸陽不進，事見上卷興元元年。璀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人生在三，事之如一，謂君、父、師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章︰乙十六行「胡」上有「臣」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驚曰︰「知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為，于偽翻；下同。言璀當委曲彌縫，使君臣之間無隙，不當密奏其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茍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復，扶又翻，下同；又音如字，下同。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為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陽而還，更，古孟翻。還，音旋，又如字。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說，式芮翻。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邪，音耶。

及李泌赴陝，李泌赴陝，見上卷是年七月。泌，薄必翻，陝，失冉翻。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璀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陝，失冉翻。為，于季翻。洋，音祥。降，戶江翻。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迫逐其君，謂懷光逼帝自奉天幸山南也。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厚無慚，人知愧者色見於面，不知愧者謂之顏厚。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朝，直遙翻；下同。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璀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殺。楚令尹子南之子與李璀者，皆處君臣父子大倫之變，以死繼之，可哀也已！

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將，卽亮翻。斷，音短。河中兵猶萬六千人，燧斬其將閻晏等七人，閻晏勸懷光東保河中稱兵犯同州者也。考異曰︰邠志云「八人」，今從舊馬燧傳。餘皆不問。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戊申至甲戌，二十七日。史言馬燧期以一月平懷光，不愆于素。燧出高郢、李鄘於獄，懷光囚郢，見上卷本年。郢，以井翻。鄘，余封翻。皆奏置幕下。

韓遊瓌之攻懷光也，楊懷賓戰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李懷光囚楊朝晟，見二百三十卷元年三月。瓌，古回翻。朝，直遙翻。晟，成正翻。遊瓌遂以朝晟為都虞候。為楊朝晟後帥邠寧張本。

上使問陸贄︰「河中旣平，復有何事所宜區處？」處，昌呂翻。令悉條奏。令，力丁翻。贄以河中旣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為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新附諸帥，謂李納、王武俊、田緒等。誘，音酉。「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章︰乙十六行「窘」下有「急」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窘，臣隕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河朔，謂王武俊、田緒、劉怦；青齊，謂李納。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上，時掌翻。徼，一遙翻。覬，音冀。臣『章︰乙十六行本「臣」上有「又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姑以生禍為憂，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過之深誠，實心為誠。降非常之大號，此謂興元赦書也。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敭，與揚同。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王武俊、田悅、李納去王號謝罪，見二百二十九卷興元元年。觀釁首鼠之將，一純誠以效勤。」謂馬燧、韓滉、陳少遊。讀通鑑者因其事而觀其心迹，則知之矣。又曰︰「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理道，卽治道，避高宗諱改之。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帥，所類翻；下同。悖，蒲內翻。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擠，子細翻，又子西翻。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率，循也。不率，謂不循上之敎令也。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又曰︰「億兆汙人，汙，烏瓜翻，汙下也。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陸贄斯言，亦可以謂之深切當時事情。背，蒲妹翻。復，扶又翻。又曰︰「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哉！」為，于偽翻。又曰︰「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泚，且禮翻，又音此。唐都長安，故謂之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開元八年，以河中為中都，河東、河西二縣為次赤縣，諸縣為次畿縣。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去年六月斬朱泚，今年八月平懷光。梟殄，謂梟其首而殄絕其類。梟，堅堯翻。實衆慝驚心之日，衆慝，猶言衆惡也。慝，吐得翻。羣生改觀之時。觀，古玩翻，又音如字。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興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泚同科，亦在肆赦之數。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號，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靦於天地之間耳。荷，下可翻。靦，他典翻，慚顏也。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言人無親輔之者。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鎭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狴，邊迷翻，又部禮翻。狴，犴；牢，獄；所以拘囚有罪。不有人禍，則當鬼誅。陸贄論李希烈事，曲盡情勢。古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兵法︰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

丁卯，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使續其後，賜之田宅，歸其首及尸使葬。加馬燧兼侍中，渾瑊檢校司空；餘將卒賞賚各有差。燧，音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校，古孝翻。將，卽亮翻。賚，來戴翻。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討。軼，徒結翻，突也。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行陸贄之言也。

**3**初，李晟嘗將神策軍戍成都，蓋大曆十四年救蜀時也。將，卽亮翻，又音如字。晟，成正翻。及還，以營妓高洪自隨。還，從宣翻。妓，渠綺翻。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還之，由是有隙。使，疏吏翻。至是，劉從一有疾，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相，息亮翻。重，難也。以延賞為左僕射。李晟居功名之際，以一婦人之故，脩怨於嚮用之臣。且天子命相而勳臣以私怨間之，其能自安乎！斯不學之由也。為延賞讒晟張本。射，寅謝翻。

**4**駱元光將殺徐庭光，謀於韓遊瓌瓌，古回翻。曰︰「庭光辱吾祖考，謂為優胡戲侮之也。吾欲殺之，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遊瓌曰︰「諾。」壬午，遇庭光於軍門之外，揖而數其罪，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命左右碎斬之。考異曰︰實錄︰「甲申，駱元光專殺徐庭光，上令宰相諭諫官勿論。」邠志曰︰「二十日，駱公謀於韓公曰︰『徐庭光見詬，辱及祖父，義不同天。』是日，遂殺之。」按是月癸亥朔。甲申，二十二日，蓋奏到之日也。今從邠志。入見馬燧，頓首請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輒殺之，是無統帥也！」燧，音遂。降，戶江翻。朝，直遙翻。統，他綜翻，俗從上聲。帥，所類翻。欲斬之。遊瓌曰︰「元光殺裨將，公猶怒如此。公殺節度使，天子其謂何！」燧默然；渾瑊亦為之請，為，于偽翻。乃捨之。

渾瑊鎭河中，盡得李懷光之衆，朔方軍自分居邠、蒲矣。自郭子儀以來，朔方軍亦分屯邠、蒲而統於一帥。今居邠者韓遊瓌帥之，居蒲者渾瑊帥之，不相統屬，故史言其始分。渾，戶昆翻，又戶本翻。邠，卑旻翻。

**5**盧龍節度使劉怦疾病，使，疏吏翻。怦，普耕翻。疾甚曰病。九月，己亥，詔以其子行軍司馬濟權知節度事；怦尋薨。薨，呼肱翻。

**6**己未，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劉從一罷為戶部尚書；庚申，薨。以疾罷而薨。尚，辰羊翻。

**7**冬，十月，癸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8**十二月，甲戌，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時河朔諸鎭及淄青、淮西皆不入貢，河、隴諸州又沒于吐蕃。

**9**于闐王曜上言︰「兄勝讓國於臣，事見二百二十一卷肅宗上元元年。闐，徒賢翻，又徒見翻。上，時掌翻。今請復立勝子銳。」上以銳檢校光祿卿，還其國。勝固辭曰︰ 「曜久行國事，國人悅服。銳生長京華，復，扶又翻，又音如字。校，古孝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長，知兩翻。不習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銳為韶王諮議。韶王暹，代宗子也。唐制︰王府官諮議參軍，正五品上。

**二年**（丙寅、七八六）

**1**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郞劉滋為左散騎常侍，與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孫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劉子玄以史筆事武后、中宗。

造少居上元，少，始照翻。上元縣，帶昇州。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夔者，唐、虞之良臣。時人重四人者，以「四夔」稱之。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朝，直遙翻。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戶部侍郞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使，疏吏翻。度，徒洛翻。尚，辰羊翻。琇，音秀。榷，古岳翻。吉中孚判度支兩稅。

**2**李希烈將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擊擒之。將，卽亮翻，直遙翻。山南東道節度治襄州。

**3**崔造與元琇善，故使判鹽鐵。韓滉奏論鹽鐵過失，為崔造、元琇得罪張本。滉，呼廣翻。甲戌，以琇為尚書右丞。陝州陸運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泌，薄必翻。集津倉，在三門東。三門倉，在三門西。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底柱兩山屹立河中，河水分流，包山而過，世謂之三門。車道者，陸運之道，捨舟而車運也。是月道成。

**4**三月，李希烈別將寇鄭州，義成節度使李澄擊破之。代宗大曆七年，賜滑亳節度為永平節度。貞元元年，永平軍節度更號義成軍節度。興元元年，李澄得鄭州。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果如陸贄所料。因以兵悉誅其兄弟妻子，舉衆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杜牧竇烈女傳曰︰「初，希烈入汴州，聞戶曹參軍竇良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敍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為賊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誅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誅之。』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今從實錄及舊傳。甲申，以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5**關中倉廩謁，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呼，火故翻。「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己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滉，呼廣翻。陝，失冉翻。泌，薄必翻。記·王制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日闋無儲者乎！日闋無儲，有以繼之猶可，況漕運不繼，朝不及夕者乎！唐都關中，仰給東南之餫。德宗於兵荒之餘，其窘乏尤不可言。觀其父子相與語，亦懲涇卒之變，發之於言語，有不能以自揜者。裴延齡知之，故得因以排陸贄。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樂，音洛。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

時比歲饑饉，比，毗至翻。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伍之一。復，扶又翻。數月，人膚色乃復故。

**6**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滄州始別為節鎭。以此觀之，則以程日華為橫海軍副大使，上卷衍「大」字明矣。

**7**秋，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使，疏吏翻。少，始照翻。故為，于偽翻；下因為同。己酉，以虔王諒為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為留後。

**8**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曲環時以隴西行營兵戍陳許。陳許荒亂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之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

**9**八月，癸未，義成節度使李澄薨，其子士『章︰乙十六行本「士」作「克」；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誤「士」。』寧謀總軍務，祕不發喪。

**10**丙戌，吐蕃尚結贊大舉寇涇、隴、邠、寧，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騷然，州縣各城守。詔渾瑊將萬人，駱元光將八千人屯咸陽以備之。

**11**初，上與『章︰乙十六行「與」下有「常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敍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西魏置府兵，見一百六十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府兵廢見二百一十二卷玄宗開元十年。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敎習戰陳。陳，讀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府者，折衝果毅府。下，遐稼翻。參驗發之，至所期處。發兵刻期所會之地。將帥按閱，有敎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罷兵，使各隨便道歸農，不必還至京師而後罷。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鎭守使以圖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二年。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墮，讀曰隳。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四年。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繒，慈陵翻。誘，音酉。縶，音執，縛也。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累，良瑞翻。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事見一百一十二卷開元十年、十三年。其後益為六軍。六軍分左、右為十二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諸軍皆募人為之；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八載。兵不土著，著，直略翻。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至今為梗。毛萇曰︰梗，惡也。鄭玄曰︰始生此禍，乃至今日相梗不止。曏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侵犯為陵，偏下為替。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因置十六衞上將軍，先敍議復府兵之事。

九月，丁亥，詔十六衞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十六衞上將軍，從二品。神策大將軍。正二品。統軍，從三品。將軍，從五品。

**12**庚寅，李克寧始發父澄之喪，殺行軍司馬馬鉉，墨縗出視事，墨縗，自晉襄公始。縗，倉回翻。增兵城門。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迺不敢襲位。丁酉，以東都留守賈耽為義成節度使。克寧悉取府庫之財夜出，軍士從而剽之，比明殆盡。剽，匹妙翻。比，必利翻，及也。淄青兵數千自行營歸，過滑州，自李正己以來，淄青兵未嘗應調發赴行營也，此必李納遣兵自戍守其境，亦稱行營耳。將佐皆曰︰「李納雖外奉朝命，內蓄兼幷之志，請館其兵於城外。」朝，直遙翻。館，古玩翻。賈耽曰︰「柰何與人鄰道而野處其將士乎！」處，昌呂翻。命館於城中。耽時引百騎獵於納境，納聞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騎，奇寄翻。

**13**吐蕃遊騎及好畤；畤，音止。乙巳，京城戒嚴，復遣左金吾將軍張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復，扶又翻。齊映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見，賢遍翻。理裝，治裝也。糗，去久翻，乾飯屑也。人情忷懼。夫大福不再，左傳楚靈王之言。忷，許拱翻。夫，音扶。陛下柰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流涕，上亦為之動容。為，于偽翻。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晟，成正翻。其將，卽亮翻。佖，毗必翻；佖將，音同上，又音如字。驍，堅堯翻。隴州之東有汧陽縣，汧城在其旁。汧，口堅翻。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己過，見五方旗，虎豹衣，言其軍士所服之衣畫為虎豹文。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軍士不識尚結贊，僅而獲免。

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己，當以計去之。」燧，音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為尚結贊間李晟、劫渾瑊、賣馬燧張本。去，羌呂翻。入鳳翔境內，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俘，芳無翻。李晟時為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此尚結贊所以間晟也。何不出犒我！」經宿，乃引退。犒，口到翻。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詩良輔使，疏吏翻。野詩，蕃姓也；良輔，其名。與王佖將步騎五千襲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衆二萬，與戰，破之，乘勝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斬其將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積而還。騎，奇寄翻。扈屈律，蕃人三字姓。還，從宣翻，又如字。尚結贊引兵自寧、慶北去，寧、慶，二州名。癸酉，軍於合水之北；合水縣，屬慶州，隋開皇十六年置。九域志︰合水縣，在慶州東北四十五里。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其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于平川，邠，卑旻翻。使，疏吏翻。瓌，古回翻。將，卽亮翻。吐，從暾入聲。陳，讀曰陣。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14**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皇后。

**15**乙未，韓滉入朝。滉，呼廣翻。自京口入朝。朝，直遙翻。

**16**丁酉，皇后崩。

**17**辛丑，吐蕃寇鹽州，鹽州，五原郡，漢五原縣地。謂刺史杜彥光曰︰「我欲得城，聽爾率人去。」彥光悉衆奔鄜州，九域志︰慶州，東至鄜州三百五十里。吐蕃入據之。考異曰︰邠志曰︰「十二月三日，吐蕃圍鹽州，刺史杜彥光請委城以其衆去；吐蕃許之，分軍竊據。」今據實錄在此月。

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習淄青、淮西及河朔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汴，皮變翻。朝，直遙翻。滉，呼廣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韓滉鎭二浙，雖王室播遷，而巡屬寧晏，轉輸絡繹，劉玄佐以是重其才。滉父休以剛直致位宰輔，滉所歷任皆著聲績，劉玄佐以是重其望。滉為江、淮、河南諸道轉運使，玄佐賜履之地，乃漕運之所經，以職分言之，則非屬吏也。玄佐敬滉，故以屬吏禮脩謁。滉相約為兄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諸父執行謂之丈人行。韓滉與劉玄佐結為兄弟，則視其父為丈人行，故呼其母謂之丈母也。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塡宮也！」凡反者家屬皆沒入掖庭，故云然。帥，讀曰率。母悲泣不自勝。勝，音升。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遺，唯季翻。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勞，力到翻。緡，眉巾翻。考異曰︰柳氏敍訓云︰「以綾二十萬匹犒軍。」從國史補。一軍為之傾動。為，于偽翻。玄佐驚服，旣而遣人密聽之，滉問孔目吏，孔目吏，今州部皆有之，謂之孔目官，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今日所費幾何？」結責甚細。詰，去吉翻。細，纖詳也。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韓滉旣遺劉玄佐以入朝之資，又大出賞勞以動其一軍之心，玄佐雖欲不入朝，得乎！使，疏吏翻。朝，直遙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韓相將入朝覲，先公令人報『比在闕庭已奏，來則必能致大梁入朝。今來，所望善諭以致之。』十二月，劉玄佐果入朝。」此蓋李繁掠美。今從柳氏敍訓。

**18**崔造改錢穀法，事多不集。諸使之職，行之已久，中外安之。諸使，謂鹽鐵、轉運諸使也。元琇旣失職，謂解判鹽鐵而為右丞也。琇，音秀。造憂懼成疾，不視事。旣而江、淮運米大至，上嘉韓滉之功，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之。是年正月，崔造為相，改錢穀法及罷諸使。今更從舊。

**19**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暉帥衆去，遂據其城。托，與拓同。托跋起於鮮卑之裔，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以為姓，此後魏所本者也。若唐時党項諸部，亦自有拓跋一姓，我朝西夏其後也。夏，戶雅翻。又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吐蕃亦棄之，又陷麟州。宋白曰︰銀州，漢為西河郡圁陰縣地，周武帝保定二年，於縣城置銀防，三年，置銀州，因谷為名。舊有人收驄馬於此谷，虜語驄馬為乞銀，故名；西北至夏州二百三十里，北至麟州三百里。

**20**韓滉屢短元琇於上；庚申，崔造罷為右庶子，琇貶雷州司戶。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考異曰︰實錄曰︰「初，元琇判度支，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韓滉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百十八里，自揚子以北皆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誣奏以為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上以問琇，琇奏曰︰『千錢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師所費三二百耳。』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及滉總度支，遂逞宿心，累誣奏琇，至是而貶焉。」舊崔造傳曰︰「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委之。而韓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乃罷造知政事，貶琇雷州司戶。」 鄴侯家傳曰︰「時元琇判度支，江、淮進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納無計，欲束身入朝，元琇迺支米十五萬石與之，納軍遂濟。三月，入河運第一綱米三萬石，自集津車般至三門，十日而畢，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陝。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軍糧。先公憂迫，不知所為，欲使人聞奏，先令走馬與韓相謀之。韓相報曰︰『愼不可奏。某判度支，來在外，勢不禁他，反被他更鼓作言語。待某今冬運畢，當請朝覲，此時面奏。』時蝗旱，運路阻澀，自四月初後，有一日之內七奉手詔者，皆為催米，且言『軍國糧儲，自今月半後，悉盡此米，所藉公忠副朕憂。屬星夜發遣，以濟憂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被外支。蓋琇及時宰忌韓相及先公運米功成，而不為朝廷大計，幾至再亂。十月，韓相以饋運功成，請入朝。及對見，上大悅，言無不從，遂奏運事，且言︰『元琇支米與淄青、河中，臣在外，與先公皆不敢奏。』上大驚，卽日貶琇為雷州司戶。」二說相違，恐各有所私。今但取其大要。以吏部侍郞班宏為戶部侍郞、度支副使。度，徒洛翻。使，疏吏翻。

**21**韓遊瓌奏請發兵攻鹽州，吐蕃救之，則使河東襲其背。丙寅，詔駱元光及陳許兵馬使韓全義將步騎萬二千人會邠寧軍，趣鹽州，瓌，古回翻。吐，從暾入聲。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騎，奇寄翻。邠，卑旻翻。趣，七喻翻。又命馬燧以河東軍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遷於雲、朔之間。燧，音遂。石州，昌化郡，漢離石地。河曲六胡州時已為宥州，蓋諸部酋長，各以舊州名帶刺史，故於時猶有六胡州之名。雲州，雲中郡，本魏平城地。朔州，馬邑郡，漢馬邑縣地。降，戶江翻。

**22**工部侍郞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以女嫁幕客崔樞，禮重樞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給事中鄭雲逵嘗為晟行軍司馬，失晟意，亦附延賞；上亦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彧，於六翻。晟，成正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吐，從暾入聲。間，古莧翻。離間之言見上。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朝，直遙翻；下同。晟聞之，晝夜泣，目為之腫，蘇軾有言，「木必先蠹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張延賞之讒間，亦因帝有忌晟之心而入之也。為，于偽翻。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為僧，上慰諭，不許。辛未，入朝，見上，自陳足疾，懇辭方鎭，上不許。韓滉素與晟善，上命滉與劉玄佐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滉等引延賞詣晟第謝，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又宴於滉、玄佐之第，亦如之。滉因使晟表薦延賞為相。朝，直遙翻。見，賢遍翻。滉，呼廣翻。相，息亮翻。

**三年**（丁卯、七八七）

**1**春，正月，壬寅，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婚於延賞，射，寅謝翻。為，于偽翻。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貯，丁呂翻。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五得無懼哉！」張延賞心事，李晟蓋巳洞見之矣。

**2**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為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為左、右克平十將。李希烈自建中初據淮西。騎，奇寄翻。槍，千羊翻。將，卽亮翻。門槍、奉國各分左、右，凡四將。左、右克平軍，則分十將領之。淮西少馬，少，詩紹翻。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騾，力戈翻。

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將白娑勒追之，娑，素和翻。反為所敗。敗，補邁翻。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吳法超等自鄜州擅歸，自鄜州，卽東北濟河下棧，蓋道蒲趨陝。若從同、華至陝，則不必濟河矣。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九域志︰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趣，七喻翻。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陳，讀曰陣。泌乃命靈寶給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剽，匹妙翻。明日，宿陝西七里。陝西者，陝州之西也，距城七里。泌不給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選士，簡選其驍勇者。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呼，火故翻。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遮道留行，賊必人自為戰。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前者得脫，後者務進，心不在戰，此泌所以制勝。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于澗北。陳，讀曰陣。明日四鼓，淮西兵起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騾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長水，本隋弘農郡長淵縣，唐初，避高祖名，更為長水。五代志曰︰長淵縣，後魏曰南陝，西魏更今名。唐志︰長水縣，屬洛州河南府。宋白曰︰長水縣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已西、沙渠谷已東為南陝縣，廢帝改為長淵縣，以縣洛水、長淵為名，唐改長水。九域志︰在府西二百四十里。燕，於虔翻。趣，七喻翻；下同。賊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太半趣長水，帥，讀曰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五千往助泌，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上命劉玄佐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為村民所殺，復，扶又翻。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少，詩紹翻。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為其誅叛卒也。為，于偽翻。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3**初，雲南王閤羅鳳陷巂州，肅宗至德元載，巂州陷，事見二百一十八卷。獲西瀘令鄭回。西瀘縣，屬巂州，本漢邛都縣地，江左置宣化郡，隋廢郡，置可泉縣，天寶元年改曰西瀘。回，相州人，通經術，閤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迦，求加翻。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為王，大曆十四年，異牟尋立，見二百二十六卷。以回為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南詔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

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為前鋒，賦斂重數，斂，力贍翻。重數，所角翻。又奪其險要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說，式芮翻。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為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皋至鎭，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羣蠻求內附。皋奏︰「今吐蕃棄好，好，呼到翻。暴亂鹽、夏，夏，戶雅翻。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八國生羌︰白狗君、哥鄰君、逋租君、南水君、弱水君、悉董君、清遠君、咄霸君。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皋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為南詔內附張本。

**4**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上浸不悅；延賞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貶夔州刺史。劉滋罷為左散騎常侍，以兵部侍郞柳渾同平章事。

韓滉性苛暴，方為上所任，言無不從；他相充位而已，百『章︰乙十六行本「百」下有「官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吏救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先相公，謂滉父休也。罷相事見二百一十三卷開元二十一年。今公又甚焉。柰何榜吏於省中，榜，音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書洪範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滉愧，為之少霽威嚴。為，于偽翻。

**5**二月，壬戌，以檢校左庶子崔澣充入吐蕃使。

**6**戊寅，鎭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轉運使韓滉薨。滉久在二浙，大曆十四年，滉觀察二浙。建中二年建節。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並坐，謂並肩而坐者。坐，徂臥翻。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監，古銜翻。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治秋浦。秋浦，漢石城縣地。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唐初分十道，江南東、西道與二浙總為江南道。乾元置浙江西道觀度使，兼領宣、歙、饒三州，其後罷領、復領不一。自分二浙為三道，而宣、歙、池三州屬江南東道。各置觀察使以領之。

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果州，南充郡，治南充縣。建中四年十二月，白志貞貶恩州司馬，中間蓋轉果州刺史，今自刺史復欲用為觀察使。柳渾曰︰「志貞，憸人，憸，利於上，佞人也。又曰︰憸，詖也，音息廉翻。不可復用。」復，扶又翻；下同。會渾疾，不視事；辛巳，詔下，用之。渾疾間，間，如字。遂乞骸骨；以言不用也。不許。

**7**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王后，諡昭德。靖陵，在奉天縣東北十里。

**8**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銛充入吐蕃使。銛，思廉翻。吐，從暾入聲。

初，吐蕃尚結贊得鹽、夏州，各留千餘人戍之，退屯鳴沙；去年冬，吐蕃留兵戍鹽、夏州。鳴沙縣，屬靈州，漢富平縣地。宋白曰︰見後。夏，戶雅翻。自冬入春，羊馬多死，糧運不繼，又聞李晟克摧沙，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大懼，晟，成正翻。燧，音遂。渾，戶昆翻，又戶本翻。瑊，古咸翻。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脩清水之盟而歸侵地，清水盟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四年。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為，于偽翻。以馬燧智略功名而信尚結贊為之請，使其劫盟之謀獲遂，則自損功名，而智略不足言。

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韓遊瓌曰︰「吐蕃弱則求盟，強則入寇，今深入塞內而求盟，此必詐也！」韓滉曰︰「今兩河無虞，若城原、鄯、洮、渭四州，使李晟、劉玄佐之徒將十萬衆戍之，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主辦。」上由是不聽燧計，趣使進兵。燧請與吐蕃使論頰熱俱入朝論之，滉，呼廣翻。鄯，以戰翻，又音善。洮，土刀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趣，讀曰促。使，疏吏翻。朝，直遙翻。考異曰︰邠志作「論莽熱」，今從實錄。會滉薨，燧、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謀，爭言和親便。上亦恨回紇，謂陝州之辱也。欲與吐蕃和，共擊之，得二人言，正會己意，計遂定。史言馬燧、張延賞以私隙誤國。

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數，所角翻。請以鄭雲逵代之。」上曰︰「當令自擇代者。」令，力丁翻。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旣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帝敬禮李晟，謂之大臣。之，往也。史言帝忌李晟，因吐蕃請和，將相有隙，而奪其兵柄。宜留朝廷，朝夕輔朕；自擇一人可代鳳翔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君牙，樂壽人也。樂壽，本漢河間樂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十六里。後魏移縣近古樂壽亭，因改為樂壽。唐初，屬瀛州，永泰中，度屬深州。丙午，以君牙為鳳翔尹兼團練使。丁未，加晟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勳，上柱國；封，西平王。餘悉罷之。

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好，呼到翻。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司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慚而退。余謂李晟欲忠於君，李叔度之言亦可謂忠於李晟。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沈密，未嘗泄於人。朝，直遙翻。沈，持林翻。

辛亥，馬燧入朝。燧旣來，諸軍皆閉壁不戰，尚結贊遽自鳴沙引歸，宋白曰︰鳴沙縣，屬靈州，本漢富平縣地，後周保定二年於此置會州，建德六年立鳴沙鎭，隋文帝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仍立鳴沙縣屬焉。此地人馬行沙有聲，異於餘沙，故曰鳴沙。其衆乏馬，多徒行者。

崔澣見尚結贊，責以負約。尚結贊曰︰「吐蕃破朱泚，以武亭之功邀唐，事見二百三十卷元年四月。泚，且禮翻，又音此。未獲賞，是以來，而諸州各城守，無由自達。鹽、夏守將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夏，戶雅翻。將，卽亮翻。今明公來，欲踐脩舊好，言欲踐前言以脩舊好。一曰，欲踐前跡以脩前好。踐，慈演翻。好，呼到翻。固吐蕃之願也。今吐蕃將相以下來者二十一人，渾侍中嘗與之共事，言嘗與渾瑊共討朱泚。知其忠信。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信厚聞於異域，請使之主盟。」尚結贊欲因盟劫執二帥以取涇、靈耳。使，疏吏翻。觀，古玩翻。

夏，四月，丙寅，澣至長安。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復使入吐蕃語尚結贊曰︰臚，陵如翻。復，扶又翻；下同。語，牛倨翻。「希全守靈，不可出境，李觀已改官，今遣渾瑊盟於清水。」清水，漢故縣，唐屬秦州。考異曰︰實錄︰「崔澣至自鳴沙，傳尚結贊言︰『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此盟會。涇原節度使李觀，亦請同主之。』辛未，以澣為鴻臚卿，充入吐蕃使，令澣報尚結贊︰『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已改官，遣侍中渾瑊充會盟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按尚結贊本怨渾瑊，故欲劫而執之。然則求瑊主盟，乃吐蕃意，非由唐出也。今從鄴侯家傳。且令先歸鹽、夏二州。令，力丁翻。夏，戶雅翻。五月，甲申，渾瑊自咸陽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戊子，以兵部尚書崔漢衡為副使，司封員外郞鄭叔矩為判官，特進宋奉朝為都監。宋奉朝，宦者也。朝，直遙翻；下同。己丑，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

乙巳，尚結贊遣其屬論泣贊來言︰「清水非吉地，請盟於原州之土梨樹；旣盟而歸鹽、夏二州。」上皆許之。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多阻險，恐吐蕃設伏兵，不如平涼川坦夷。」新唐書·地理志︰平涼西北五里有吐蕃會盟壇。時論泣贊已還，丁未，遣使追告之。

**9**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朝，直遙翻。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宋旻、曹濟奔長安。

**10**閏月，己未，韋皋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琶、兩林，各有大鬼主為之長。苴那時，勿鄧鬼主也。苴，子魚翻。使詗伺導達雲南。詗，翾正翻，又火迥翻。詗伺，刺探之人也。

**11**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12**初，韓滉薦劉玄佐可使將兵復河、湟，上以問玄佐，玄佐亦贊成之。滉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強，未可與爭。」上遣中使勞問玄佐，勞，力到翻。玄佐臥而受命。張延賞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眞；抱眞亦固辭。皆由延賞罷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憤怒解體，不肯為用故也。史言張延賞妒功疾能之罪。

**13**上以襄、鄧扼淮西衝要，癸亥，以荊南節度使曹王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襄、鄧、復、郢、安、隨、唐七州隸之。

**14**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好，呼到翻；下同。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為猜貳以阻虜情。

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稱詔，以渾瑊表徧示百官。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李晟時加太尉，故以稱之。吐，從暾入聲。好，呼到翻。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李晟，洮州人，長事王忠嗣、李抱玉，皆有功名。長，知兩翻。備諳虜情，諳，烏含翻。諳，悉也。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朝，直遙翻。自古以來，謂西戎犬戎。

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潘原縣，屬原州，本陰盤也，天寶更名，時其地巳沒於吐蕃。瓌，古回翻。洛口，卽水洛口，在瓦亭川東北。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指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壕，音豪，塹也。柵，測革翻。元光伏兵於營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勢。」騎，奇寄翻。趣，逡諭翻。唐書·地理志︰原州有百泉縣。五代史志曰︰後魏分平涼置長城郡及黃石縣，隋大業初，改黃石為百泉。宋白曰︰時巳沒蕃界。

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更，工衡翻。覘，丑廉翻。索，山客翻。瑊皆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穿，尺絹翻。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禮服，盟會之服。虜伐鼓三聲，伐鼓，擊鼓也。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譟，則竈翻。朝，直遙翻。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銜，戶監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將，卽亮翻。死者數百人，是後劉昌為涇原帥，收聚劫盟將士亡沒者骸骨，具棺槥衣服，葬于淺水原。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為虜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虜追騎愕眙。眙，丑吏翻；驚視也。瑊入元光營，追騎顧見邠寧軍西馳，乃還。西馳者，韓遊瓌所遣趣柏泉之軍也。元光以輜重資瑊，重，直用翻。與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

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朝，直遙翻。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鎭。」近鎭，言邠寧之近鎭。上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倉猝之際，不及遣中使，令街使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

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為飛語者，復，扶又翻。云「晟伏兵大安亭，謀因倉猝為變。」晟遂伐其竹。

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恆齎詔遺尚結贊，遺，唯季翻。至吐蕃境，不納而還。渾瑊留屯奉天。

甲戌，尚結贊至故原州，原州，自廣德初沒於吐蕃，城邑墟矣，故曰故。引見崔漢衡等曰︰「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在河曲，謂屯鳴沙時，馬燧時屯石州，不渡河。燧加侍中，故以稱之。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今，當作令。柰何拘其子孫！」命弇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獨遣弇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之，掩覆而不傳矣。俱文珍歸，則必言之於帝。馬寧歸，則必言之於渾瑊。中外傳播，燧不可得而掩也。所以間燧者，可謂巧矣。分囚崔漢衡等於河、廓、鄯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馬燧信尚結贊之言而為之請和，旣墮其計矣；德宗又信尚結贊之間而惡馬燧，又墮其計焉。然德宗但知惡馬燧，而不知惡張延賞，又何也？惡，烏路翻。

六月，丙戌，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惡，烏路翻。去，羌呂翻。間，古莧翻。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幷獲罪，困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慚懼，謝病不視事。

**15**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16**河東都虞候李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燧日久，馬燧初鎭河東，卽親任李自良。不欲代之為帥。」帥，所類翻。乃以為右龍武大將軍。明日，自良入謝，上謂之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分，扶問翻。誠為得禮。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為河東節度使。卒，子恤翻。

**17**吐蕃之戍鹽、夏者，饋運不繼，人多病疫思歸，尚結贊遣三千騎逆之，悉焚其盧舍，毀其城，驅其民而去。靈鹽節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18**韋皋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趣，讀曰促。見，賢遍翻；下同。

**19**李泌初視事，入政事堂視事也。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此亦帝猜忌發見之一端也。卿愼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為卿報之。」為，于偽翻。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跡。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衞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惋，烏貫翻。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復，扶又翻。人臣茍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茍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樂，音洛。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惋，烏貫翻。樂，音洛。李泌不特欲使李晟、馬燧無自疑之心，亦以德宗猜忌，開廣而言之耳。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

上困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吏部、兵部主文、武選。凡奏擬皆過門下省，百司奏抄，侍中旣審，給事中讀之，有違失則駮正。舍人則有六押；唐制︰中書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同署乃奏。六典︰中書舍人六人，分押六司署。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泌請復所減州、縣官。是年閏月，用張延賞之言，大省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也，為，于偽翻；下誰為、第為、具為同。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宂官不減，此所以為未當也。當，丁浪翻。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停字，句斷。謂計其在官之日敍資，然後隨所減員而停其官。又加以文武兩選，授以正員官，與其元所居官同類者。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此泌所謂宂官不減者，因請減而不除。上皆從之。乙卯，詔先所減官，並復故。

**20**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謂上自奉天幸山南時也。值霖雨，道塗險滑，衞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考異曰︰鄴侯家傳及舊叔明傳皆作「昪」，今從實錄及舊蕭復傳。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為盟，著行幐、釘鞵，乘，繩證翻。著，陟略翻。「幐」，當「縢」，徒登翻。行縢，以邪幅纏足膞腸。詩采菽︰斜幅在下。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東也。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東其脛，自足至膝。正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釘鞵，以皮為之，外施油蠟，底著鐵釘。鞵，音戶皆翻。更鞚上馬以至梁州，更，工衡翻。鞚，苦貢翻。他入皆不得近。近，其靳翻。及還長安，上皆以為禁衞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郜國，肅宗之女，初嫁裴徽，又嫁蕭昇。唐制︰皇姑為大長公主，正一品。郜，古到翻。長，知丈翻。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為如是！泌，薄必翻。少，始照翻。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為朕察之。」為，于偽翻。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為上言二人之隙，言延賞與昇父叔明有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中，竹仲翻。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勿令宿衞以遠嫌。遠，于願翻。秋，七月，以昇為詹事。郜國，肅宗之女也。

**21**甲子，割振武之綏、銀二州，以右羽林將軍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士三千鎭夏州。夏，戶雅翻。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22**時關東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兩稅事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藩鎭、州、縣多違法聚斂。繼以朱泚之亂，爭榷率、徵罰以為軍資，點募自防；斂，力贍翻。泚，且禮翻，又音此。榷率者，拘榷而敷率。徵罰者，吏民有罪，罰使納錢穀以免罪而如數徵之也。凡此皆州鎭以充軍資，點募強壯以自防衞。榷，古岳翻。泚旣平，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遣使以詔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於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令，力丁翻。留使者，留以應本道節度、觀察使徵調。留州者，留以給本州經用。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以示寬大；敢有隱沒者，重設告賞之科而罪之。」重設賞格，告者依格給賞而罪其隱沒者。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太寬，恐所得無幾！」對曰︰「茲事臣固熟思之，寬則獲多而速，急則獲少而遲。蓋以寬則人喜於免罪而樂輸，少，始紹翻。樂，音洛。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濟今日之急而皆入於姦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員外郞元友直為河南、江、淮南句勘兩稅錢帛使。度，徒洛翻。句，音勾。使，疏吏翻。

初，河、隴旣沒於吐蕃，代宗初年，河、隴陷沒。吐，從暾入聲。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仰，牛向翻。臚，陵如翻。鴻臚掌四夷之客，有禮賓院。府縣，謂京兆府及其所屬赤縣、畿縣也。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度，徒洛翻。勝，音升。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舉者，舉貸以取倍稱之利也。質者，以物質錢，計月而取其利也。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政府，謂相府也。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朝，直遙翻。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為散兵馬使或押牙，散，悉亶翻。，餘皆為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免供億，故喜。

上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上復，扶又翻。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比，毗至翻。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然則柰何？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章︰乙十六行本「下」下有「誠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茍能如是，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章︰乙十六行本「會」作「蘭」；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藏，徂浪翻。惡繒，積於庫藏年深以致脆惡者。纈，戶結翻。撮綵以線結之而後染色，旣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元色，餘則入染色矣，其色斑斕，謂之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種，章勇翻；下其種同。分賜沿邊軍鎭，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為，于偽翻。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卽命行之。

泌又言︰「邊地官多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復，扶又翻。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戍兵家口，發赴邊鎭者，本貫為給長牒，所過郡縣續食，以至戍所。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更代之煩，帥，所類翻。更，工衡翻。亦喜聞矣。喜，許記翻。不過數番，則戍卒『章︰乙十六行「卒」下有「皆」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土著，著，直略翻。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理，治也。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所謂復府兵之策，當以積漸而成。帝遽謂之天下無復事，是但喜其言之可聽而不察其事非旦暮之可集也，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幷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自李泌為相，觀其處置天下事，姚崇以來未之有也。史臣謂其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意。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余謂泌以智免，信如史臣言矣。然其縱橫大言，持黃、老、鬼神說，亦智也。泌處肅、代父子之間，其論興復形勢，言無不效。及張、李之間，所以保右代宗者，言無不行。元載之讒疾，卒能自免，可謂智矣。至其與德宗論天下事，若指諸掌。以肅、代之信泌而泌不肯為相，以德宗之猜忌而泌夷然當之，亦智也。嗚呼！仕而得君，諫行言聽，則致身宰輔宜也。歷事三世，潔身遠害，筋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濟之略，曏未能而得君，諫行言聽，則致身宰輔宜也。歷事三世，潔身遠害，筯力向衰，乃方入政事堂與新貴人伍。所謂經濟之略，曏未能為肅、代吐者，盡為德宗吐之。豈德宗之度弘於祖父邪！泌蓋量而後入耳。彼德宗之猜忌刻薄，直如蕭、姜，謂之輕已賣直；功如李、馬，忌而置之散地；而泌也恣言無憚。彼其心以泌為祖父舊人，智略無方，弘濟中興，其敬信之也久矣，泌之所以敢當相位者，其自量亦審矣，庸非智乎！其持黃、老、鬼神說，則子房欲從赤松游之故智也。但子房功成後為之，泌終始篤好之耳。

**23**壬申，賜駱元光姓名李元諒。

**24**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延賞薨。射，寅謝翻。薨，呼肱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三

## 唐紀四十九起強圉單閼（丁卯）八月，盡重光協洽（辛未），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八

**貞元三年**（丁卯、七八七）

**1**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吐蕃尚結贊遣五騎送崔漢衡歸，吐，從暾入聲。漢衡為吐蕃所擒見上卷是年五月。騎，奇寄翻。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觀語之以「有詔不納吐蕃使者」，上，時掌翻。觀，古玩翻。語，牛倨翻。使，疏吏翻。受其表而卻其人。

**3**初，兵部侍郞、同平章事柳渾與張延賞俱為相，渾議事數異同，相，息亮翻。數，所角翻。延賞使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為，于偽翻。柳渾頭可斷，斷，音短。舌不可禁！」禁，居吟翻。由是交惡。上好文雅醞藉，好，呼到翻。醞，紆運翻。藉，慈夜翻。史炤曰︰醞藉，有雅度之稱。余謂炤說非也。記禮器云︰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氏註云︰皆為溫藉重禮也。皇氏云︰溫，謂丞藉。凡玉以物縕裏丞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丞藉。溫，與縕同。而渾質直輕侻，無威儀，侻，他活翻。於上前時發俚語。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渾褊直無他。俚，音里。長，知丈翻。褊，補典翻。故事，罷相無為長史者。」又欲以為王傅，泌請以為常侍，上曰︰「茍得罷之，無不可者。」於此可以見帝之親任泌。泌，薄必翻。己丑，渾罷為左散騎常侍。散，悉亶翻。

**4**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也。郜，音告。長，知兩翻。從，才用翻。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武后垂拱二年，分益州置蜀州、漢州。彭州司馬李萬、豐陽令韋恪，豐陽縣，屬商州，漢商縣地，晉分商縣置豐陽縣，以川為名。舊治吉川城，麟德元年移治豐陽川。皆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厭，於琰翻，又一叶翻。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巳長立，長，知兩翻。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考異曰︰按德宗十一子，誼、謜其所生外，猶有九子。而泌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王或未生，誼、謜之外尚有昭靖子也。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間，古莧翻。誰語卿舒王為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語，牛倨翻。『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昭靖太子，上弟邈也。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當此之時，微李泌，孰能言及此者。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父子天性，推而言及人情利害極處以感動之。復，扶又翻。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而，汝也。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鳴咽流涕。又以自家眞情感動之。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建寧王倓，德宗之叔也。倓冤死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近，其靳翻。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復，扶又翻。相，息亮翻。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事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為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事見同上。為，于偽翻。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監，古銜翻。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幷廢魏王泰。事見一百九十有七卷貞觀十七年。陛下旣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為冤，臣不勝慶幸。勝，音升。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從，千容翻。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跡，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幷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大明宮中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所謂蓬萊池，蓋卽此也。觀其容表，非有蠭日豺聲商臣之相也，左傳︰楚成王將立太子商臣，令尹子上曰︰「不可，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聽，卒立之。商臣後果以宮甲圍成王而殺之。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大明宮中有少陽院，在浴堂殿之東，溫室殿西南。少，詩照翻。在寢殿之側，德宗常居浴堂殿。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事見八十三卷西晉惠帝元康九年。衷甲如太子瑛，開元二十五年，楊泂復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鏽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甲以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遂並廢為庶人。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為累乎！累，良瑞翻；下累汝同。幸陛下語臣，語。牛倨翻。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曏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橫，戶孟翻。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為，于偽翻。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樂，音洛。累，力瑞翻。

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言欲飲藥而死也。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起敬起孝，禮記之言。茍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

間一日，按經典釋文︰間，音間廁之間。上開延英殿獨召泌，宋白曰︰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卽降宣頭付閤門開延英，閤門翻宣申中書，幷牓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卽宰臣入牓子，奏請開延英，只是宰臣赴對。流涕闌干，泣涕縱橫為闌干。一曰︰闌干，淚不斷貌。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 「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悸，其季翻，心動也。不可復用，復，扶又翻。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屬，之欲翻。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甲午，詔李萬不知避宗，宜杖死。左傳︰齊盧蒲癸臣於慶舍，有寵，妻之以女。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獨安避之！」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

**5**戊申，吐蕃帥羌、渾之衆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帥，讀曰率。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吳山縣，屬隴州，隋之長蛇縣地，唐貞觀元年更名，以縣有吳山也。史炤曰︰華亭，本屬安定郡，後屬隴州，垂拱二年更名曰亭川，元和三年省入汧源。汧，口堅翻。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斷，音短。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安化峽，當在秦州清水縣界。九域志︰平涼西南七十里有安化縣。又隴州汧陽縣有安化鎭。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鄕國！」衆大哭，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幾，居豈翻。吐蕃之衆復至，圍隴州，復，扶又翻。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沔，彌兗翻。

**6**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泌，薄必翻。緡，眉巾翻。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春秋左傳之言。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遣中使以聖旨就有司宣取財物，謂之宣索。索，山客翻。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折，之舌翻。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

**7**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昏；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紇，下沒翻。咄，當沒翻。可，從刊入聲。汗，戶汗翻。將，卽亮翻。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為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吐，從暾入聲。易，弋豉翻。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以陝州之辱，恨回紇也。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見上卷是年七月。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三國，謂雲南、大食、天竺。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相，息亮翻。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章︰乙十六行本「於」下有「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回紇，宜待子孫；於朕之時，則固不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事見二百二十二卷寶應元年。陝，失冉翻。邪，音耶。少，始照翻。朕豈能忘之！屬國家多難，屬，之欲翻。難，乃旦翻。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華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其後張光晟殺突董等九百餘人，殺牟羽、殺突董事並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合骨咄祿竟不敢殺朝廷使者，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三年。然則合骨咄祿固無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邪？」對曰︰「臣為社稷而言，為，于偽翻。若茍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凡人言死，則曰見某人於地下。人主之前，尊君之祖、父，則曰見於天上，言其神靈在天，死則將得見之。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未嘗不論回紇事，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勞，力到翻。討安慶緒之時，代宗以廣平王為元帥。葉護固邀臣至其營，肅宗猶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造，七到翻。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驁，五告翻。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敢入城。事見二百二十卷肅宗至德二載。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為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難，乃旦翻。故其志氣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為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不敢察察言，故云爾。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擾，馴，從也，善也。擾者，順也。可汗母捧陛下於貂裘，叱退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為是乎？不屈為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此多少之少，音詩紹翻？卿二人以為何如？」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復，扶又翻。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為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再復京城之勳，回紇，至德二載與代宗復兩京，寶應元年又與帝復東京，是有再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廣德元年。此乃『章︰乙十六行本「乃」下有「百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必報之讎，況其贊普『章︰乙十六行本「普」下有「至今」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尚存，言牟羽巳死，則回紇為可恕；贊普尚存，則國讎當必復。宰相不為陛下別白言此，為，于偽翻。別，彼列翻。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此為可怨耳。」上曰︰「朕與之為怨已久，又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為夷狄之笑乎？」復，扶又翻。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親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安有復相拒乎！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印馬不過千匹，唐六典︰有諸監馬印。凡諸監馬駒，以小官字印印左膊，以年示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者，則不須印監名。至三歲起，脊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右膊。細馬、次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送尚乘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上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右髀。經印之後，簡入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印左頰。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諸蕃馬印隨部落各為印識。回紇馬印。此所謂印馬者，回紇以馬來與中國為互市，中國以印印之也。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讋，之涉翻。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再發一書耳。」上從之。

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與約五事，一皆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斷，音短。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雲南，本漢之哀牢夷，後漢永平之間，始臣屬中國，其地在漢永昌郡界。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事見二百一十六卷玄宗天寶九載。苦於吐蕃賦役重，未嘗一日不思復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大食旣幷波斯，突騎施又亡，其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方萬餘里。幾，居衣翻。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癸亥，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咸安公主妻可汗，蓬州咸安郡。公主，上女也。妻，七細翻。考異曰︰鄴侯家傳︰九月，泌請與回紇和親。十月，與回紇書。十二月，回紇遣聿支達干上表謝恩，皆請如宰相約和親。按實錄︰「八月丁酉，回紇遣默啜達干來貢方物，且請和親。九月癸亥，遣回紇使合闕將軍歸其國。初，合闕將其君命請昏，上許以咸安公主嫁之，命見于麟德殿，且令齎公主畫圖就示可汗，以馬價絹五萬還之，許互市而去。」十二月，無聿支入聘之事。回紇自大曆十一年以，未嘗入寇，信使往來，亦無不和及求和之跡。蓋德宗心恨回紇，而外跡猶羈縻不絕。今回紇請昏，則拒絕不許，而李泌勸與為昏耳。其月數之差，則恐李繁記之不詳。或者聿支卽默啜與合闕，皆不可知也，若以默啜卽為請昏之使，合闕卽為謝恩之人。又泌論回紇凡十五餘對，須半月以上。泌又云︰「臣木夾中與書，令朝臣遞，云一月可到，歲內報至。」自丁酉至癸亥，纔二十六日耳。今依實錄月日。因許嫁咸安，本其事而言之，歸其馬價絹五萬疋。

**8**吐蕃寇華亭及連雲堡，皆陷之。連雲堡，在涇州西界。宋鄢曰︰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據高所，虜進退，烽火易通。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時京西諸鎭報種麥已畢，絕萬頃而皆亙野；上大喜。旣而尚結贊來入寇，諸軍閉壁；候夜，斫營，悉捷，結贊乃退歸。上以十餘年來，邊軍嘗被戎挫，皆入踐京畿，此來始敗，又不能更深入，且報種麥已畢而喜甚。」按實錄︰「吐蕃陷華亭及連雲堡，驅掠邠、涇編戶牛畜萬計，悉送至彈箏峽。是秋，數州人無種麥者。」與家傳相反。今從實錄。甲戌，吐蕃驅二城之民數千人及邠、涇人畜萬計而去，置之彈箏峽西。涇州恃連雲為斥候，連雲旣陷，西門不開，門外皆為虜境，樵采路紹。每收穫，必陳兵以扞之，多失時，得空穗而已。禾麥熟而不收穫，其實隕落，故得空穗。由是涇州常苦乏食。

**9**冬，十月，甲申，吐蕃寇豐義城，武德二年，分彭原置豐義縣，屬寧州。宋白曰︰彭陽縣，後魏於縣置雲州，周武保定二年，廢州為防，隋文帝廢防為豐義城，唐武德初分彭原縣為豐義縣，屬彭州，貞觀廢彭州，以縣屬寧州，其城卽後魏雲州城。前鋒至大回原，邠寧節度使韓遊瓌擊卻之；乙酉，復寇長武城，復，扶又翻。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10**妖僧李軟奴自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嶽，謂五嶽。瀆，謂四瀆。妖，於遙翻。命己為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丙戌，其黨告之，上命捕送內侍省推之。推，鞫也。李晟聞之，據仆於地曰︰「晟族滅矣！」李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謗毀，事見上卷本年三月。中外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忷懼，請出付臺推。」付御史臺推鞫之也。上從之。欽緒，遊瓌之子也，亡抵邠州；遊瓌出屯長武城，留後械送京師。壬辰，腰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韓遊瓌委軍詣闕謝，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

**11**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糧運不繼；十一月，詔渾瑊歸河中，考異曰︰鄴侯家傳︰「十一月，以張獻甫為邠、寧等州節度使，代韓遊瓌，而以渾侍中為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副元帥。先公乃令獻甫修西界堡障、濠塹，南接涇州，於是塞內始有藩籬之固，尚結贊不能輕入窺邊矣。」按獻甫明年七月乃為邠寧節度。家傳誤也。李元諒歸華州，劉昌分其衆『章︰乙十六行本「衆」下有「五千」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歸汴州，劉昌，本汴州將也，貞元三年入朝，詔以汴兵八千戍涇原，尋授涇原帥。華，戶化翻。自餘防秋兵退屯鳳翔、京兆諸縣以就食。

**12**十二月，韓遊瓌入朝。

**13**自興元以來，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

庚辰，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樂，音洛。對曰︰「詞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傜，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強，其良翻。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馬『章︰乙十六行本「馬」作「牛」；乙十一行本同。』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復，方目翻。復，除也，除其家賦役也。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勤恤者，切於憂民也。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載，子亥翻。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格，音閣。殘虐下民，橫增賦斂，橫，戶孟翻。斂，力贍翻。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樂，音洛。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屛浮飾，屛，必郢翻，又卑正翻。廢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眞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傜賦乎！

**14**李泌以李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之。恐其自疑而動於惡。

**四年**（戊辰、七八八）

**1**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詔兩稅等第，自今三年一定。考異曰︰實錄︰赦云︰「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加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按陸贄論兩稅狀云︰「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然則當時稅賦但以貧富為等第，若今時坊郭十等戶、鄕村五等戶臨時科配也。又云︰「額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勒停。」此蓋用李泌之策也。按鄴侯家傳︰「泌請罷天下額外官。」又云︰「陛下許復所減官員，臣因請停額外官，許其得資後停。額外官員當正官三分之一，則今年計已停一半。」據此，則似有額內官，又有額外官，皆在正員之外。不則「內」皆應作「外」，字之誤也。

**2**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倍俸，倍大曆十二年所增之數也。泌，薄必翻。俸，扶用翻。考異曰︰實錄︰「辛巳，詔以中外給用除陌錢給文武官俸料，自是京官益重，頗優裕焉。初除陌錢隸度支，至是令戶部別庫貯之，給俸之餘，以備他用。」按興元元年正月赦，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之類，悉宜停罷。今猶有除陌錢者，蓋當時止罷所加之數，或私買賣者官不收墊陌錢，官給錢猶有除陌在故也。從之。

**3**壬申，以宣武行營節度使劉昌為涇原節度使。甲戌，以鎭國節度使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涇原節度使治涇州。隴右節度使治秦州。劉昌以汴兵防秋，為行營節度使。李元諒本鎭華州，領鎭國軍節度使。昌、元諒，皆帥卒力田，帥，讀曰率；下同。數年，軍食充羨，羨，弋線翻。涇、隴稍安。

**4**韓遊瓌之入朝也，軍中以為必不返，以其子欽緒黨逆，謂當連坐也。瓌，古回翻。朝，直遙翻。去年十二月遊瓌入朝。餞送甚薄。遊瓌見上，盛陳築豐義城可以制吐蕃；上悅，遣還鎭。見，賢遍翻。吐，從暾入聲。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軍中憂懼者衆，遊瓌忌都虞候虞鄕范希朝有功名，得衆心，虞鄕縣，屬河中府。求其罪，將殺之。希朝奔鳳翔，上召之，置於左神策軍。遊瓌帥衆築豐義城，二版而潰。城二尺為一版。上下相疑，故潰。

**5**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元友直句勘東南兩稅錢帛，見上卷去年七月。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泌，薄必翻。數，所角翻。索，山客翻。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相，息亮翻。惆，丑鳩翻。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夫，音扶。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能無求乎！弭，眉比翻。稱，尺證翻。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6**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為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以取信。』」上，時掌翻。為，于偽翻。旣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敗，補邁翻。不能深入。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左傳虢史嚚之言。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為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長，知兩翻。言巫祝之風將由此盛。今杜郵有舊祠，白起死於杜郵，故有舊祠在焉。請敕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上從之。

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旣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上從容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從，千容翻。曰︰「盧忠清強介，人言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之所以為姦邪也。考異曰︰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鄴侯家傳述泌語略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一本泌語之下有「與勉」二字。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以私隙殺楊炎，殺楊炎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擠顏眞卿於死地，事見二百二十八卷建中二年。擠，七細翻。又牋西翻。激李懷光使叛，事見二百二十九卷建中四年。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往復論難，難，乃旦翻；下難之、問難同。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為不足與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交不可忍者，言炎旣形之辭而帝亦心懷不平。非由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此蓋天命，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見書西伯戡黎篇。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好，呼到翻。量，音良。理體，猶言治體也。崔祐甫性褊躁，躁，則到翻。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粗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難，乃旦翻；下同。復，扶又翻。盧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見論語。喪，息浪翻。上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朕言當，卿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當，丁浪翻。雖時有逆耳之言，如曏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先，悉薦翻。如此則理安，理安，猶言治安也。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楊炎之陵傲。朕問難往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屈服而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論，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卿，雖不受其名，乃眞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為相，則王武俊之徒皆相也。」唐之使相，時主未嘗不知名器之濫也。

**7**劉昌復築連雲堡。去年九月，吐蕃陷連雲堡。復，扶又翻。

**8**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更，工衡翻。考異曰︰實錄作「神武軍」。今從新志。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9**福建觀察使吳詵武德四年，分泉州之建安縣置建州。輕其軍士脆弱，苦役之。軍士作亂，殺詵腹心十餘人，逼詵牒大將郝誡溢掌留務。誡溢上表請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10**乙『嚴︰「乙」改「丁」。』未，隴右節度使李元諒築良原故城而鎭之。良原縣，隋大業初置，唐屬涇州，貞元二年為吐蕃所破，今乃脩復。九域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分安定、鶉觚置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

**11**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苴，子魚翻。見，賢遍翻。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封驃旁為和義王，苴夢衝為懷化王，苴烏星為順政王。

**12**辛未，以太子賓客吳湊為福建觀察使，貶吳詵為涪州刺史。涪，音浮。

**13**吐蕃三萬餘騎寇涇、邠、寧、慶、鄜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質其妻子，先，悉薦翻。質，音致。遣其將將之，盛夏入寇；諸州皆城守，無敢與戰者，吐蕃俘掠人畜萬計而去。

**14**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夏，戶雅翻。柳谷，在安邑縣中條山。行，下孟翻。李泌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

**15**韓遊瓌以吐蕃犯塞，自戍寧州；病，求代歸。秋，七月，庚戌，加渾瑊邠寧副元帥，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陳許兵馬使韓全義為長武城行營節度使。獻甫未至，壬子夜，遊瓌不告於衆，輕騎歸朝。戍卒裴滿等憚獻甫之嚴，乘無帥之際，癸丑，帥其徒作亂，騎，奇寄翻。朝，直遙翻。無帥，所類翻。帥其，讀曰率。曰︰「張公不出本軍，我必拒之。」謂張獻甫本不出於朔方軍也。因剽掠城市，剽，匹妙翻。圍監軍楊明義所居，使奏請范希朝為節度使。都虞候朝晟避亂出城，聞之，復入，曰︰「所請甚契我心，我來賀也！」亂卒稍安。朝晟潛與諸將謀，晨勒兵，召亂卒謂曰︰「所請不行，張公已至邠州，汝輩作亂當死，不可盡殺，宜自推列唱帥者。」遂斬二百餘人，帥衆迎獻甫。帥，讀曰率。上聞軍衆欲得范希朝，將授之。希朝辭曰︰「臣畏遊瓌之禍而來，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窺覦，安反仄也。」上嘉之，擢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遊瓌至京師，除右龍武統軍。

**16**振武節度使唐朝臣不嚴斥候，己未，奚、室韋寇振武，李延壽曰︰室韋，蓋契丹之在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室韋。宋祁曰︰室韋，契丹別種，東胡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峱越河，直長安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執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時回紇之衆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騎與回紇數百騎追之，回紇使者為奚、室韋所殺。

**17**九月，庚申，吐蕃尚志『嚴︰「志」改「悉」。』董星寇寧州，張獻甫擊卻之；吐蕃轉掠鄜、坊而去。

**18**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事始見上卷上年。句，古侯翻。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19**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得唐許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祿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幷國相、跌都督，奚結翻。跌，徒結翻。跌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以下千餘人來迎可敦，辭禮甚恭，曰︰「昔為兄弟，今為子壻，半子也。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當為，于偽翻。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絕之。冬，十月，戊子，回紇至長安，可汗仍表請改回紇為回鶻；許之。考異曰︰舊回紇傳︰「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改為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改『紇』字為『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四年七月，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為『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錄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錄、新書。

**20**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瀘北，瀘水之北。瀘水，卽諸葛亮五月所渡者。韋皋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王，敍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遺，唯季翻。貯，丁呂翻。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會川，本邛都縣，高宗上元二年徙縣于會川，因更名。新志︰會川縣屬巂州，有瀘津關，在會川東南三十里。以塞雲南趣蜀之路。塞，悉則翻。趣，逡諭翻，又逡須翻。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清溪關，在巂州界，自關而南七百二十里至巂州。洪源志︰清溪關，在黎州西南界。五千寇銅山。新志︰黎州有銅山要衝十一城。皋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

**21**庚子，冊命咸安公主，加回鶻可汗『章︰乙十六行本「汗」下有「號」字；孔本同；張校同。』長壽天親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書關播為送咸安公主兼冊回鶻可汗使。自此以後，通鑑皆依前史書「回鶻」。

**22**吐蕃恥前日之敗，謂上清溪關外之敗也。復以衆二萬寇清溪關，一萬攻東蠻；復，扶又翻。韋皋命韋晉鎭要衝城，督諸軍以禦之。巂州經略使劉朝彩出關連戰，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23**李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章︰乙十六行本「運」下有「自淮入汴」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以甬橋為咽喉，咽，音煙。地屬徐州，鄰於李納，徐州與李納巡屬鄰境。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高明應嗣鎭徐州，始二百三十一卷興元元年。少，詩照翻。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復，扶又翻；下同。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鎭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騃可代，騃，五駭翻。宜徵為金吾將軍。萬一使他人得之，則不可復制矣。」上從之。以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為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犯法者，有誅無貸。故其下無不畏而悅之。

**24**橫海節度使程日華薨，子懷直自知留后。

**25**吐蕃屢遣人誘脅云南。

**五年**（己巳、七八九）

**1**春，二月，丁亥，韋皋遺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遺，唯季翻。先，悉薦翻。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

**2**戊戌，以橫海留後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弓高、景城為景州，景城縣，本屬滄州，武德四年屬瀛州，貞觀元年屬滄州，大曆七年屬瀛州。橫海蓋因朱滔之敗，復得而有之，後尋屬瀛州。弓高，漢古縣，魏、晉廢省，隋置弓高縣於漢鬲縣地，唐屬滄州。仍請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乃以員外郞徐伸為景州刺史。

**3**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泌屢乞更命相。上欲用戶部侍郞班宏，泌言宏雖清強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處，昌呂翻。上皆以為不可。參，誕之玄孫也，竇誕，武德中勸齊王元吉棄幷州者也。時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郞；晉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復薦二人。復，扶又翻。庚子，以董晉為門下侍郞，竇參為中書侍郞兼度支轉運使，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為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

參為人剛果峭刻，尚，辰羊翻。度，徒洛翻。使，疏吏翻。峭，七笑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相，悉亮翻。參獨居後，以奏度支事為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為耳目；董晉充位而已。然晉為人重愼，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考異曰︰韓愈作晉行狀曰︰「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愈作行狀，必揚美蓋惡，敍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愼亦可稱也。今略取行狀。

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泌，薄必翻。薨，呼肱翻。好，呼到翻。故為世所輕。考異曰︰國史補曰︰「李泌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敎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與君同傾。』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來取榼。』泌令倒還，略無愧色。」舊泌傳曰︰「德宗初卽位，尤惡巫祝、怪譚之士。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微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以顧況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悔，頗貽譏誚。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恆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況，蘇州人。」按泌雖詭誕好談神仙，然其知略實有過人者。至於佐肅、代復兩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順宗之在東宮，皆賴泌得安，此其大節可重者也。舊傳毀之太過。家傳出於其子，雖難盡信，亦豈得盡不信！今擇其可信者存之。

**4**初，上思李懷光之功，欲宥其一子，事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元年。而子孫皆已伏誅；戊辰，詔以懷光外孫燕八八為懷光之後，燕，於虔翻，姓也。賜姓名李承緒，除左衞率冑曹參軍，賜錢千緡，使養懷光妻王氏率，所律翻。養，羊尚翻。及守其墓祀。

**5**冬，十月，韋皋遣其將曹『章︰乙十六行本「曹」作「王」；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有道將兵與東蠻、兩林蠻及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戰于巂州臺登谷，臺登，漢縣，唐屬巂州。大破之，斬首二千級，投崖及溺死者不可勝數，殺其大兵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虜之驍將也，旣死，皋所攻城柵無不下；數年，盡復巂州之境。

**6**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興兵襲蔚州，蔚，紆勿翻。驅掠人畜；詔書責之，踰旬還鎭。

**7**瓊州自乾封中為山賊所陷，瓊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所謂山賊，蓋黎人也。宋白曰︰瓊州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風，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門，入江，一日至新會縣。或便風，十日到廣州。至是，嶺南節度使李復遣判官姜孟京與崖州刺史張少遷攻拔之。

**8**十二月，庚午，聞回鶻天親可汗薨，戊寅，遣鴻臚卿郭鋒冊命其子為登里羅沒密施俱錄忠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於回鶻以奏事，為吐蕃所隔，河、隴之路不可由也，故假道於回鶻以入奏。先，悉薦翻。故與之連和。北庭去回鶻尤近，『章︰乙十六行本「近」下有「回鶻」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誅求無厭，厭，於鹽翻。又有沙陀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沙陀，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自號沙陀。及三葛祿、白服突厥皆附於回鶻，三葛祿，葛邏祿三部也；一曰謀剌，二曰婆匐，三曰踏實力，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白服突厥」，新唐書作「白眼突厥」。回鶻數侵掠之。數，所角翻。吐蕃因葛祿、白服之衆以攻北庭，回鶻大相頡干迦斯將兵救之。

**9**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壬辰，韋皋復以書招諭之。復，扶又翻。

**六年**（庚午、七九○）

**1**春，詔出岐山無憂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諸寺以示衆，傾都瞻禮，施財巨萬；施，式豉翻。二月，乙亥，遣中使復葬故處。

**2**初，朱滔敗於貝州，見二百三十一卷興元元年。其棣州刺史趙鎬以州降於王武俊，旣而得罪於武俊，召之不至。田緒殘忍，其兄朝，仕李納為齊州刺史。或言納欲納朝於魏，緒懼；判官孫光佐等為緒謀，厚賂納，且說納招趙鎬取棣州以悅之，為，于偽翻。說，式芮翻。因請送朝於京師；納從之。丁酉，鎬以棣州降于納。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眞擊之，不克。

**3**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考異曰︰新傳曰︰「可汗為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其大相頡干迦斯西擊吐蕃未還，夏，四月，次相帥國人殺篡者而立忠貞之子阿啜為可汗，年十五。相，息亮翻。帥，讀曰率；下同。

**4**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將擊趙鎬，鎬帥其屬奔鄆州；鄆，音運。李納分兵據之。田緒使孫光佐如鄆州，矯詔以棣州隸納；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貝州，取經城等四縣。

**5**回鶻頡干迦斯與吐蕃戰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於回鶻誅求，與沙陀酋長朱邪盡忠皆降於吐蕃；為後沙陀來降張本。節度使楊襲古帥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頡干迦斯引兵還國，次相恐其有廢立，與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陳擅立之狀，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陳郭鋒所齎國信，悉以遺之。去年唐遣郭鋒冊忠貞可汗。遺，唯季翻。可汗拜且泣曰︰「兒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仰，牛向翻。唐韻︰北人呼父曰阿爹。爹，徒可翻。頡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執臣禮，悉以所遺頒從行者，己無所受。國中由是稍安。

秋，頡干迦斯悉舉國兵數萬『章︰乙十六行本「萬」下有「召楊襲古」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將復北庭，又為吐蕃所敗，敗，補邁翻。史言回鶻衰亂。死者大半。襲古收餘衆數百，將還西州，頡干迦斯紿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章︰乙十六行本「帳」下有「當送君還朝」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張校云︰脫「當送加還」四字，無「朝」字。』旣而留不遣，竟殺之。安西由是遂絕，莫知存亡，北庭旣陷于吐蕃，安西路絕，故莫知其音問。而西州猶為唐固守。為，于偽翻。

葛祿乘勝取回鶻之浮圖川，浮圖川，在烏德犍山西北。回鶻震恐，悉遷西北部落於牙帳之南以避之；遣達北特勒梅錄隨郭鋒偕來，告忠貞可汗之喪，且求冊命。先是，回鶻使者入中國，禮容驕慢，先，悉薦翻。刺史皆與之鈞禮。梅錄至豐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氣加之，謂梅錄曰︰「聞可汗新沒，欲申弔禮。」景略先據高壟而坐，壟，卽隴字。梅錄俯僂前哭。俯，低頭也。僂，曲背也。僂，力主翻。景略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哀慕。」梅錄驕容猛氣，索然俱盡。索，蘇各翻。自是回鶻使至，皆拜景略於庭，威名聞塞外。聞，音問。

冬，十月，辛亥，郭鋒始自回鶻還。

**6**十一月，庚午，上祀圜丘。

**7**上屢詔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納百方遷延，請以海州易之於朝廷；上不許。乃請詔武俊先歸田緒四縣；上從之。十二月，納始以棣州歸武俊。

**七年**（辛未、七九一）

**1**春，正月，己巳，襄王僙薨。僙，肅宗子，音戶光翻。

**2**二月，癸卯，遣鴻臚少卿庾鋋冊回鶻奉誠可汗。鋋，音蟬。考異曰︰實錄作「康鋋」，今從新、舊傳。

**3**戊戌，詔涇原節度使劉昌築平涼故城，舊書曰︰城去原州一百五十里。以扼彈箏峽口；浹辰而畢，浹，與周禮「挾日而斂」之「挾」同。鄭註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此言浹辰，從子至子也。史炤曰︰自子至亥曰辰。浹辰，十二日。分兵戍之。昌又築朝谷堡；舊唐書作「胡谷堡」，東距平涼三十五里。甲子，詔名其堡曰彰信；舊書作「彰義」。涇原稍安。

**4**初，上還長安，以神策等軍有衞從之勞，從，才用翻；下同。皆賜名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難，乃旦翻。宋白曰︰唐玄宗平內難，賜衞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不過十數人。德宗駐蹕奉天及幸山南，賜從駕立功將校為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谷口已來，元從將士賜名元從功臣。及僖、昭頻年播遷，功臣差多。至後梁、後唐，徧及戎卒，非賞典也。以官領之，撫恤優厚。禁軍恃恩驕橫，橫，戶孟翻。侵暴百姓，陵忽府縣，至詬辱官吏，府，謂京兆府。縣，謂赤縣、畿縣。詬，呼漏翻，詈也。毀裂案牘。府縣官有不勝忿而刑之者，勝，音升。朝笞一人，夕貶萬里，由是府縣雖有公嚴之官，莫得舉其職。市井富民，往往行賂寄名軍籍，則府縣不能制。辛巳，詔︰神威、六軍吏士與百姓訟者，委之府縣，小事牒本軍，大事奏聞。若軍士陵忽府縣，禁身以聞，北軍十軍︰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也，神策尤盛。建中之前，未分左、右軍，謂之神策六軍者，指言神策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六軍也。貞元二年，以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又以殿前射生左、右廂為左、右射生軍。四年，以左、右射生軍為左、右神威軍，北軍遂為十軍。此時神策軍旣居北軍之右，史家書此事，又專言神策恃恩陵暴而有是詔，則所謂神威、六軍者亦當為神策、六軍，「威」字誤也。此神策、六軍，提起左·右神策軍以及左·右龍武、神武、神威六軍也。不及左、右羽林軍者，羽林置於唐初，龍武等軍皆開元以來節次增置於禁衞，又親近於羽林也。禁身者，囚禁其身。委御史臺推覆。縣吏輒敢笞辱，必從貶謫。

**5**癸未，易定節度使張孝忠薨。

**6**安南都護高正平重賦斂，安南都護府，本交州，調露二年置為安南都護府。斂，力贍翻。夏，四月，羣蠻酋長本英翰等起兵圍都護府，正平以憂死，羣蠻聞之皆降。史言蠻非好亂，苦於貪帥而亂。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五月，辛巳，置柔遠軍於安南。

**7**端王遇薨。遇，皇弟也。

**8**韋皋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比，毗至翻。韋皋書招雲南，事始上卷三年。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少，詩紹翻。皋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閤羅鳳使者也，閤羅鳳者，異牟尋之祖。六月，丙申，皋遣忠義還雲南，幷致書敦諭之。敦，迫也，厚也。

**9**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張昇雲為義武留後。

**10**庚辰，以虔州刺史趙昌為安南都護，羣蠻遂安。

**11**八月，丙午，以翰林學士陸贄為兵部侍郞，餘職皆解；竇參惡之也。惡，烏路翻；下同。

**12**吐蕃攻靈州，為回鶻所敗，夜遁。敗，補邁翻。九月，回鶻遣使來獻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獻所獲吐蕃酋長尚結心。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13**福建觀察使吳湊，為治有聲，福建皆古閩、越地，秦為閩中郡，漢為冶縣，後漢為候官縣。吳置建安郡，陳置閩州。隋改泉州。唐移泉州於晉江縣，而閩州治閩縣及候官縣，而於建安縣立建州。建安，吳孫策所置縣也，以年號為名，本亦東候官之地。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自此福、建、泉三州始不相紊。治，直吏翻。竇參以私憾毀之，且言其病風；上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由是始惡參。為竇參貶逐張本。丁酉，以湊為陝虢觀察使以代參黨李翼。

**14**睦王述薨。述，亦皇弟。

**15**吐蕃知韋皋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皋聽其歸耳，無他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質，音致。雲南愈怨。

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韋皋遣三部落總管蘇峞將兵至琵琶川。峞，牛罪翻，又音嵬。三部落，兩林、勿鄧、豐琶也。琵琶川在巂州西南徼外。為下卷明年誅夢衝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四

## 唐紀五十起玄黓涒灘（壬申），盡閼逢閹茂（甲戌）五月，凡二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九

**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

**1**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數，所具翻，又所主翻。雲南之路始通。

**2**三月，丁丑，山南東道節度使曹成王皋薨。使，疏吏翻。皋諡曰成。薨，呼肱翻。

**3**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納憚之。孫子五間，有因間。因間者，因其鄕人而用之。張預註云︰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劉玄佐之制李納，正用此術。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使終不失臣節。史言玄佐忠順，母敎也。此言蓋本之劉氏母墓誌。唐人誌墓，不無溢美者。然此等言，有益於世敎。庚午，玄佐薨。

**4**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李實知留後事，性刻薄，裁損軍士衣食。鼓角將楊清潭帥衆作亂，將，卽亮翻。鼓角將，掌軍中鼓角者也。帥，讀曰率。夜，焚掠城中，獨不犯曹王皋家；曹王皋之家，蓋已出次外館，不居使宅。實踰城走免。明旦，都將徐誠縋城而入，縋，馳偽翻。號令禁遏，然後止；收清潭等六人斬之。實歸京師，以為司農少卿。少，詩照翻。實，元慶之玄孫也。道王玄慶，高祖之子。丙子，以荊南節度使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5**初，竇參為度支轉運使，度，徒洛翻。使，疏吏翻。班宏副之。參許宏，俟一歲以使職歸之，歲餘，參無歸意；宏怒。司農少卿張滂，宏所薦也，少，始照翻。滂，普郞翻。參欲使滂分主江、淮鹽鐵，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參為上所疏，乃讓度支使於宏，又不欲利權專歸於宏，乃薦滂於上；『章︰乙十六行本「上」下有「以宏判度支」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以滂為戶部侍郞、鹽鐵轉運使，乃隸於宏以悅之。

竇參陰狡而愎，狡，古巧翻。愎，弼力翻。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竇參每遷除朝士，先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以招權納賂。時謂之喜鵲者，以人家有喜事，鵲必先噪於門庭以報之也。上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為卿累，累，良瑞翻。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他，申亦不悛。悛，丑緣翻。左金吾大將軍虢王則之，巨之子也，虢王巨，肅宗上元二年為段子璋所殺。與申善，左諫議大夫、知制誥吳通玄與陸贄不叶，竇申恐贄進用，陰與通玄、則之作謗書以傾贄；上皆察知其狀。夏，四月，丁亥，貶則之昭州司馬，昭州，漢荔浦縣地，屬蒼梧郡，晉置平樂縣，屬始安郡，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八年改曰昭州。宋白曰︰郡北有昭山岡潭，因山岡為名。舊志︰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通玄泉州司馬，隋置泉州，治閩縣，南安、莆田縣屬焉。武后聖曆二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武榮為泉州，而閩之泉州改為閩州，開元十三年又改閩州為福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六千二百一十六里。申道州司馬；尋賜通玄死。

**6**劉玄佐之喪，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為之隱，將，卽亮翻。為，于偽翻。遣使卽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陝，失冉翻。監，古銜翻。瑗，于眷翻。湊行至汜水，汜，音祀。汜水縣，本屬鄭州，時屬孟州。玄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壻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絰，登重榻，被，皮義翻。衰，倉回翻。重，直龍翻。自『嚴︰「自」改「尊」。』為留後。執城將曹金岸、城將，使之領兵巡視城堞，晨夕警邏。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冎之；冎，古瓦翻。盧瑗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令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士寧位未定，遣使通王武俊、劉濟、田緒；以士寧未受詔有國，使皆留之。」舊傳云︰「以士寧未受詔於國，皆留之。」新傳云︰「諸鎭不直之，皆執其使。」然則舊傳是也。士寧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翟，直格翻。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劉逸準代之之。考異曰︰韓愈集作「逸淮」。今從舊傳。逸準，正臣之子也。劉正臣，肅宗至德初為平盧節度使。

**7**乙未，貶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駕，舊志︰郴州，京師南三千三百里。郴，丑林翻。考異曰︰柳珵上清傳曰︰「貞元壬申歲春三月，相國竇公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於中庭。有常所寵清衣上清者，乃曰︰『今欲啓事，卽須到堂前，方敢言之。』竇公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郞，請謹避之。』竇公曰︰『陸贅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吾禍將至。且此事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在輩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為宮婢。聖君若顧問，善為我辭焉。』上清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應聲而下，乃衣衰粗者之。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脩私廟，今且輟贈可乎！』縗者拜謝。竇公答之如禮。又曰︰『便辭相公，請左右齎所賜絹擲於牆外。某先於街中俟之。』竇公依其請，命僕使偵其絕蹤，旦，方敢歸寢。翌日，執金吾先奏其事，竇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厲生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竇公頓首曰︰『臣起自刀筆小才，官以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由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為而！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萬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歸私第，待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使劉士寧通好于郴州，廉使條疏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將，信而有徵。』流竇公于驩州，沒入家資，一簪不著。身竟未達流所，詔自盡。上清果隸名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數得在帝左右。德宗謂曰︰『宮掖間人數不少，汝了事，從何得至此？』上清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竇某妻早亡，故妾得陪掃灑。及竇某家破，幸得塡宮。旣侍龍顏，如在天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汙。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竇某自御史中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亦不知紀極。乃者郴州所送納官銀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陸贄意指，刮去所進銀器上刻作藩鎭官銜姓名，誣為贓物。伏起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某沒官銀器，覆視其刮字處，皆如上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清曰︰『本實無，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怒陸贄曰︰『這獠奴，我脫卻伊綠衫便與紫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敎我枉殺卻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竇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糱，贄竟譴不迴。後上清特赦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不敢傳說，故此事絕無人知。」信如此說，則參為人所劫，德宗豈得反云「蓄養俠刺」！況陸贄賢相，安肯為此！就使欲陷參，其術故多，豈肯為此兒戲！全不近人情。今不取。貶竇申錦州司戶。以尚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郞陸贄並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孫也。憬，居永翻。趙仁本見二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

**8**張滂請鹽鐵舊簿於班宏，宏不與。滂與宏共擇巡院官，莫有合者，闕官甚多。滂言於上曰︰「如此，職事必廢，臣罪無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財賦，如大曆故事。大曆元年，命第五琦、劉晏分理天下財賦，事見二百二十四卷。

**9**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渠，敗營田。敗，補邁翻。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懷遠縣屬靈州，後周置，隋五原郡在縣界。宋白曰︰定遠縣在靈州東北二百里。吐蕃乃退。

**10**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長，知兩翻。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幷以升黜舉者。殿，丁練翻，所舉得人，則升舉主以昭進賢之賞；所舉非人，則黜舉主以昭失舉之罰。五月，戊辰，詔行贄議。

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諸司，卽謂臺省長官。贄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六品以下告身，皆畫「聞」字。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言起居郞、舍人、拾遺、補闕及御史，皆由吏部奏擬。選，須絹翻。其後悻臣專朝，朝，直遙翻。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行，戶剛翻；下班行同。茍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又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行，下孟翻。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謂反坐以罪也。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主名，告主之名也。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諳，烏含翻。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公私明闇以相形，而文理自見。此作文之法。然「明揚」二字本之虞書，「闇投」二字本之漢書，作文又不可無來處。近世敎人為文者類此，文詎止於此而已。情故必多，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則與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行舉者，臺省長官舉之，宰相行之。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庶官之長也。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則天，謂武后也。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朝，直遙翻。易，以豉翻。陛下愼簡之規書曰︰愼簡乃僚。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11**癸酉，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后。

**12**六月，吐蕃千餘騎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而去。田軍，屯田之軍也。

**13**嶺南節度使奏︰「近日海舶珍異，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與俱。」上欲從之。陸贄上言，以為︰「遠國商販，惟利是求，緩之斯來，『張︰「緩」作「綏」。』擾之則去。廣州素為衆舶所湊，舶，音白。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攜失所，攜，離也，言所以招攜離者失其道也。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曾不內訟，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註云︰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更蕩上心。記·月令︰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註︰蕩，謂動搖之也。況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所奏望寢不行。」

**14**秋，七月，甲寅朔，戶部上書判度支班宏薨。尚，辰羊翻。度，徙洛翻。薨，呼肱翻。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旣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使，疏吏翻。度，徙洛翻。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少，詩照翻。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上，時掌翻。刻吝則生患，寬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為裴延齡譖贄張本。

河南、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溺，奴狄翻。少，詩沼翻。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揣，初委翻。度，徙洛翻。惡，烏路翻。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制備，謂隨事為之制而豫備也。恆，戶登翻。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茍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為，于偽翻。而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復，扶又翻。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渠，大也。魁，率也。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左傳︰晉饑，秦輸之栗。秦饑，晉閉之糴；穆公伐晉，執惠公。而晉又饑，穆公復餼之栗，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反曹操之言，則有帝王氣象。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15**以前青州刺使李師古為平盧節度使。

**16**韋皋攻『章︰乙十六行本「攻」下有「吐蕃」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維州，代宗廣德元年，維州沒於吐蕃。獲其大將論贊熱。

**17**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措置失當，當，丁浪翻。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監，古銜翻。皆承別詔委任。分鎭亙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赴援，比，必利翻，及也。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將，卽亮翻。朝，直遙翻。彼之兵衆合幷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分，扶問翻。所謂蓄斂乖宜者，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此李泌所行之法也，事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二年。而有司競為茍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斂，力驗翻。操，七刀翻。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又多支絺紵充直。絺，五之翻。紵，直呂翻。窮邊寒不可衣，鬻無所售，上旣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度，徙洛翻。估，音古，價也。軍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茍售滯貨為功利，軍城『章︰乙十六行本「城」作「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所得加價為羨餘。羨，弋線翻。雖設巡院，轉成囊橐。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敕︰「遠處州使，率情違法，台司無由盡知。轉運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及州縣，有兩稅外榷率及違格敕文法等事狀報臺司。」蓋劉晏始置巡院，自江、淮以來達于河、渭，其後遂及緣邊諸道亦置之。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囷倉，囷，區倫翻。囷倉，皆以藏穀；圓曰囷，方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

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雖知勞頓，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旣易集事，令，力丁翻。糴，亭歷翻。易，以豉翻。又足勸農。』臣以兩家之論，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輕重。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廩，力錦翻。毛晃曰︰倉有屋曰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屢，力注翻。委，於偽翻。積，子智翻。足給數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人多流庸。流，謂流徙。庸，謂庸雇。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而人困，宜減價以糶而無米。糶，他弔翻。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米糙且陳，僦，子就翻。糙，七到翻。米僅剝穀為糙。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今之市令司，亦月具物價低昂之數以聞於上。米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僦直，率一斗為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七錢，是耗其九而存其一也。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貯，丁呂翻。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見，賢遍翻。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糶，他吊翻。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渭橋倉，卽東渭橋倉。斗用百錢以利農人；增價以糴則利農。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鎭，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糴，徙歷翻。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折，之舌翻。絁，式支翻。繒之似布者，今謂之紬。唐都長安，謂之上都。償先貸戶部錢。」

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考異曰︰實錄云︰「凡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狀云︰「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鎭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一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邊備浸充。

**18**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19**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韋皋復遺雲南王書，復，扶又翻。遺，唯季翻。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雲南之地，本漢雲南縣也，漢屬益州郡，後漢分屬永昌郡。南中志曰︰雲南縣西高山相連，衆山之中，又有山特高大，狀如扶風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視之不見其山，固陰沍寒，雖五月盛暑不熱，所謂雲嶺也。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20**左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曰︰語，牛倨翻。「聞竇相屢奏擬，上不允，今人謂聖旨不從所請為不允，習聞唐人之言也。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對。上怒參歸怨於君；己巳，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使責參。姜公輔居猜忌之朝不能安於命義，而由此重竇參之罪，亦陸贄之一言也。考異曰︰實錄︰「初，公輔罷相為左庶子，以憂免，復除右庶子。數私謁竇參，參數奏公輔以他官；上不許，而有怒公輔之言。公輔恐，乃請免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因開延英奏之，上問其故，公輔對以參言。上曉之，固不已，大怒，貶之，而詔書責參推過於上。」公輔傳曰︰「陸贄知政事，以有翰林之書，數告贄求官。贄密謂公輔曰︰『予常見郴州竇相，言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恐懼，上疏乞罷官為道士。久之，未報。後又庭奏，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言，便以參言為對。帝怒，貶公輔為泉州別駕，又遣中使齎詔責參。」贄傳曰︰「姜公輔奏︰『竇參常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官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此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救解甚至。由是觀之，贄豈有殺參之意邪！且贄語公輔之時，安知公輔請為道士，及於上前以泄言之罪歸參！此乃公輔之意，非贄意也。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己意猜之。史官不悅贄者，因歸罪於贄耳。今不取。

**21**庚午，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奏敗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敗，補邁翻。芳州，高宗上元二年已為吐蕃所陷。酈道元曰︰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其地蓋在陰平西北，臨洮西南，古沓中之地也。使，疏吏翻。敗，補邁翻。堡，音保。

**22**初，李納以棣州蛤有鹽利，城而據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緒之路。棣，大計翻。蛤，古合翻。，康音螺。余按集韻「螺」字下無「」字；同韻有「垜」字，音都戈翻，小堆也。，恐當作「垜」。汊，楚嫁翻。李納之阻兵也，李長卿以棣州入朱滔，而蛤為納所據，因城而戍之。其後王武俊敗朱滔，得德、棣二州，蛤猶為納戍。納又於德州南跨河而城守之，謂之三汊，以交魏博，通田緒。及李師古襲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輕之，少，詩照翻。是月，引兵屯德、棣，將取蛤及三汊城；師古遣照鎬將兵拒之。上遣中使諭止之，武俊乃還。鎬，下老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23**初，劉怦薨，見二百三十二卷貞元元年。怦，普萌翻。薨，呼肱翻。劉濟在莫州，其母弟澭在父側，以父命召濟而以軍府授之。莫州治鄚縣，在幽州南二百八十里。澭，於用翻。濟以澭為瀛州刺使，瀛州，河間郡，幽州巡屬大州也，其地在幽州南。許他日代己。旣而濟用其子為副大使，河朔三鎭及淄青皆以其子為副大使，儲帥也。澭怨之，擅通表朝庭，遣兵千人防秋。濟怒，發兵擊澭，破之。朝，直遙翻。為劉澭歸朝張本。

**24**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唐左、右神策大將軍，正二品。史炤曰︰柏皇氏，古帝號，後為氏。顓帝師亮父，帝嚳師柏超之裔也。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者，監軍竇文場惡之。惡，烏路翻。會良器妻族飲醉，寓宿宮舍。宮舍，宮中直宿之舍也。史言宦官惡柏良器能舉其職，因其妻黨犯衞禁而文致其罪。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宦官始專軍政。為宦官挾兵權以脅天子張本。右領軍，十六衞之一也。時南牙諸衞，具位而已。北軍掌禁兵，權重，故良器為左遷。

**九年**（癸酉、七九三）

**1**春，正月，癸卯，初稅茶。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註云︰樹大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採者為，晚採者為茗，一名荈，蜀人謂之苦茶是也。今通謂之茶。茶、聲近，故呼之。春中始生嫩葉，蒸焙去苦水，末之，乃可喫，與古所食殊不同也。本草衍義曰︰晉溫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郭璞曰︰早採為茶，晚採為茗。茗或曰荈，茶葉老者也。古人謂其芽為雀舌、麥顆，其言至嫩也。又有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微粗如針。惟芽長為上品，其根榦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又下品，前人未盡識。史言稅茶始此，遂開利孔。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榷茶之說，始於趙贊，至張滂而使行。

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求贏，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

**2**二月，甲寅，以義武留後張昇雲為節度使。

**3**初，鹽州旣陷，鹽州陷見二百三十二卷二年。塞外無復保障；吐蕃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旣阻絕靈武往來之路，又侵擾鄜坊之民。辛酉，詔發兵三萬五千人城鹽州，考異曰︰邠志︰「八年，詔追張公議築鹽、夏二城。張公奏曰︰『師之進取，切藉驍將。神策散將魏茪者，朔方子弟，武藝冠絕；得茪，足以集事。』上遣之。張公以茪為邠寧馬軍兵馬使。三月，師及諸軍赴于五原，去城百里而軍。茪獨以其騎徑至城下，陷城而入，逐吐蕃，召諸軍城之；更引其軍西掠境上，往復走望，為師耳目。蕃衆距境而不敢入，官軍城二郡而歸。」白居易樂府城鹽州註亦云「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而實錄在九年二月。蓋去歲詔使城之，今年因命杜彥光等而言之。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城之二旬而畢；命鹽州節度使杜彥光戍之，朔方都虞侯楊朝晟戍木波堡，木波堡，在慶州方渠縣界。九域志︰方渠，宋朝改為通遠縣，置環州，有木波鎭。由是靈、『章︰乙十六行本「靈」下有「武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夏、河西獲安。

**4**上使人諭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粲以父晉卿往年攝政，寶應間，連有國憂，晉卿攝冢宰。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晉卿十子︰發、丕、堅、垂，與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近，其靳翻。又「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遺，唯季翻。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鞾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屈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跡之拘，跡同事疏，鮮克以濟。鮮，息淺翻。恐爽無私之德，爽，差也。且傷不吝之明。」書曰︰改過不吝。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朝，直遙翻。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中，竹仲翻。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為，于偽翻。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近，其靳翻。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夫聽訟辯讒，必求情辨跡，情見跡著，見，賢遍翻。辭服理窮，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苔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監，古銜翻。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風化之首，謂宰相者風化之所自出。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鞾不已，必及金玉。鞾，與靴同。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古語有之，不見可欲，此心不亂。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謂旣受其私饋，則難以絕其私謁。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卻，則遇卻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復，扶又翻；下同。

**5**初，竇參惡左司郞中李巽，惡，烏路翻。出為常州刺吏。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郴，丑林翻。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遺，唯季翻。巽奏參交結藩鎭。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旣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無分同。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言。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衆議為之憤邑，為，于偽翻。叛臣得以為辭。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二年。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曖，音愛，不明貌。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辟，音闢，刑辟。竇參於臣無分，言無契分之雅。分，扶問翻。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不濫。」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

上又命理其親黨，理，治也。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首，謂為頭者。從，謂隨從者。為首者重，隨從者輕。參旣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貲，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汚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錄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傳，知戀翻。

**6**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海州，東海郡，淄青巡屬。璘，離珍翻。壻，西計翻。定州，義武帥治所。子居父喪，再朞而大祥。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使，所吏翻。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棣。義豐，屬定州。安喜縣，本定州治所，蓋州治徙也。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為名，唐屬定州。按無極山碑云︰「無極山與天地俱生，從上至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二丈五尺所。石上青，下黃白色，前正平，可布兩大席。」在無極西南三十里。景福二年，以無極縣為祁州。棣，大計翻。昇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

上命李師古毀三汊城，李納築三汊城，見上年。汊，楚嫁翻。師古奉詔；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於朝廷者，皆撫而用之。朝，直遙翻。

**7**五月，甲辰，以中書侍郞趙憬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義成節度使賈耽為右僕射，右丞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邁，翰之族子也。憬，居永翻。耽，都含翻。射，寅謝翻。興元時，盧翰與李勉、劉從一同為相。憬疑陸贄恃恩，欲專大權，排己置之門下，政事堂在中書省，今憬遷東省，故疑贄排己。右僕射屬門下省。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為趙憬附裴延齡張本。考異曰︰舊憬傳曰︰「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己任。纔周歲，轉憬為門下侍郞，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按憬遷門下猶為宰相，又益以賈耽、盧邁，贄豈得專政！蓋憬以此心疑之耳。

**8**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自措置乖方以下，所謂六失也。上，時掌翻。將，卽亮翻；下同。

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倩，七政翻。屈指計歸，張頤待哺；或利王師之敗，乖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鎭，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讁徙者，復，扶又翻；下同。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方矣。此一失也。

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旣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朝，直遙翻。鮮，息淺翻。將，卽亮翻。務相遵養，遵，率也，言相率以養惡也。茍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仄；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誚，才笑翻。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僨，方問翻。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課責虧度矣。此二失也。

虜每入寇，將帥遞相推倚，帥，所類翻。推，吐雷翻。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庭莫之省察，朝，直遙翻。省，悉景翻。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重，直用翻。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頃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榷，古岳翻。總其所入，歲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此三失也。

吐蕃舉國勝兵之徒，勝，因升。勝兵，謂人之才力堪執兵以戰者也。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帥，讀曰率。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愆，違也。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言西北兩蕃者，以別奚、契丹兩蕃。若開元、天寶以來，西則吐蕃，北則突厥。中興以來，所謂兩蕃，西則吐蕃，北則回紇。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事見二百二十五卷大曆十四年。使，疏吏翻。其餘鎭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監，古銜翻。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相抗也。余謂衡所以揆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為之低昂，商輕重者所必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而平視之也。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令，力丁翻。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夫，音扶。將，卽亮翻。此四失也。

理戎之要，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企，去智翻。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觖，古穴翻。今窮邊之地，長鎭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當，丁浪翻。懈，俱賣翻。離，去智翻。唯改舊『章︰乙十六行本「舊」作「虛」；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茍未忘懷，孰能無慍！可謂怨生於不均矣。慍，於問翻。此五失也。

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行，下孟翻。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孫子兵法之言。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斷，丁亂翻。『鄒︰宸衷，聖意。帝居曰宸。』選置戎臣，先求易制，易，以豉翻。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馹書上聞，馹，人質翻，驛傳遞馬。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鎭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喪，息浪翻。捃，居隕翻。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累，良瑞翻。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此六失也。

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屯田，官為收糴，為，于偽翻。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宜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倂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9**韋皋遣大將董勔等將兵出西山，勔，彌兗翻。自彭州導江縣西出蠶崖關，歷維、茂，至當、悉諸州，皆西山也。破吐蕃之衆，拔堡柵五十餘。

**10**丙午，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董晉罷為禮部尚書。

**11**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宋白曰︰戎州，漢僰道南安縣地，梁置戎州，言以鎭戎夷也。西南取曲、協州幷南寧州、安寧、鹽井路至南詔所居羊苴哶城二千三百里。舊志︰戎州，在京師西南三千一百四里。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皋。金礦未經鍛鍊者為生金。丹砂，產石中，鑿石取之。黔，音琴。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與書為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幷遺皋帛書，遺，唯季翻。自稱唐『章︰乙十六行本「唐」下有「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吐蕃以雲南王為弟，見二百一十六卷天寶十載。封日東王，見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皋遣其使者詣長安，幷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皋遣使慰撫之。幷上，時掌翻。令，力丁翻。使，疏吏翻。

**12**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耽，都含蕃。憬，居永翻。相，息亮翻。更，工衡翻，互也。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肅宗至德元載十月。處，昌呂翻；下同。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13**劍南、西山諸羌女王湯立志、女王，亦羌別種，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湯立志」，新書作「湯立悉」。杜陽編︰女蠻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因制菩薩蠻曲。哥鄰王董臥庭、白狗王羅陀怱、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湯悉贊、清遠王蘇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自哥鄰以下諸種，皆散居西山。西山卽雪山。今威州保寧縣有雪山，連乳川白狗嶺，有九峯，積雪春夏不消。白狗嶺與雪山相連。威州，唐之維州也。先皆役屬吐蕃，至是各帥衆內附。韋皋處之於維、保、霸州，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霸州。給以耕牛種糧。種，章勇翻。立志、陀怱、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賜而遣之。

**14**癸卯、戶部侍郞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賸季庫以掌之，耗，虧減也。賸，贏餘也。賸，以證翻，又食證翻。三月為一季。凡三月終，則入物于庫，故謂之季庫。染練物則別置月庫以掌之。」每月入物，故謂之月庫。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徙存其數者，抽貫錢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藏，徂浪翻。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於實者，於其實也。虛費吏人不簿書而已。

京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廐馬。上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

左補闕權德輿上奏，權本顓頊之後，為楚武王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上，時掌翻。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羨，弋線翻。縣官先所市物，在給其直，用充別貯。貯，丁呂翻。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朝，直遙翻。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15**八月，庚戌，大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16**冬，十月，甲子，韋皋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幷自為帛書答之。節度巡官，在判官、推官之下，衙推之上。

**17**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18**劉士寧旣為宣武節度使，八年三月，命劉士寧為宣武節度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畋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馬使李萬榮得衆心，士寧疑之，奪其兵權，令攝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寧帥衆二萬畋于外野；帥，讀曰率。萬榮晨入使府，召所留親兵千餘人，詐之曰︰「敕徵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務，汝輩人賜錢三十緡。」衆皆拜。又諭外營兵，皆聽命。乃分兵閉城門，使馳白士寧曰︰「敕徵大夫，宜速卽路，卽，就也。少或遷延，當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此至東都，比，必利翻，及也。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出入。

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郾城，郾城，漢、晉之郾縣也。後魏省倂入曲陽縣，隋開皇初置郾城縣，屬汴州，時屬蔡州，蔡北鄙也。東有漢召陵縣故城，東南有後漢征羌縣故城。郾，一戰翻。遣使問故，問所以逐士寧之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戲之，示無所畏。少城慚而退。

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勞，力到翻。徐查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愼之。」上復使謂贄︰復，扶又翻；下同。「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卽從內出。」贄復上奏，其略曰︰「臣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踣，蒲北翻。萬榮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徼，一遙翻。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循良。又聞本是滑人，劉玄佐，滑州匡城人，萬榮與同里相善。偏厚當州將士，當州，猶言本州，謂滑州也。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頗，滂何翻，偏也。亦非將材，若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則犯上，敗則僨軍。」將，卽亮翻。悖，蒲內翻。僨，方問翻。又曰︰「茍邀則不順，茍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茍邀。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為茍允。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至於嫌阻。與其圖之於茲漫，左傳曰︰毋使茲蔓，蔓難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又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敎事君，先令順長。」長，知兩翻；下獨長同。又曰︰「方鎭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寧，起於倉卒，卒，讀曰猝。諸郡守將固非連謀，將，卽亮翻。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度，徙洛翻。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又曰︰「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乃降優詔，慰勞本軍。勞，力到翻。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襃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拔扈，勢何能為！」又曰︰「黨後事有愆素，左傳曰︰「不愆于素。杜預註云︰不過素所慮也。臣請受敗橈之罪。」橈，奴敎翻。上不從。壬戌，以通王諶為宣武節度大使，諶，氏壬翻。以萬榮為留後。

**19**丁卯，納故駙馬都尉郭曖女為廣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長子。是為憲宗。妃母，卽昇平公主也。

**十年**（甲戌、七九四）

**1**春，正月，劍南、西山羌、蠻二萬餘戶來降；詔加韋皋押近界羌、蠻及西山八國使。八國，卽前女王、哥鄰等。弱水最弱小，不得預八國數。

**2**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哶城，蜀註︰苴，徐嗟翻。哶，彌嗟翻。詳見前。考異曰︰舊傳作「陽苴哶城」，今從新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衣，於旣翻。牂柯蠻，在昆明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卽交州。衣，於旣翻；下同。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巳，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大聲以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巳歸唐，事已成為業。乃歔欷流涕，俯伏受詔。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鄭回密見佐時敎之，鄭回勸異牟歸唐事見二百三十二卷三年。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去，羌呂翻。吐蕃給雲南金印，見二百十一十卷玄宗天寶十載。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考異曰︰舊韋皋傳︰「四年正月，皋遣判官崔佐時至苴哶城。」按西南夷事狀︰「四年，皋微聞異牟尋之意，始因諸蠻寓書於牟尋。自是比年招諭，至九年，牟尋始遣使分皋書以來。朝廷賜之詔書，皋乃遣佐時齎詔以往。牟尋猶欲使佐時易服而入。」皋傳誤也。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帥，讀曰率。

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甚衆，爭北庭事見上卷五年、六年。悉薦翻。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以為少也。少，詩紹翻。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于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鐵橋，在施蠻東南。據新書︰是戰也，異牟尋破施、順二蠻，並虜其王，置白崖城。又據新志︰自戎州開邊縣南行，至白崖城，三千里而近。南詔傳曰︰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將，卽亮翻；下同。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降，戶江翻。使，疏吏翻。

**3**瀛州刺史劉澭為兄濟所逼，濟、澭不協事始上卷八年。請西扞隴坻，坻，丁禮翻。遂將部兵千五百人、男女萬餘口詣京師，號令嚴整，在道無一人敢取人雞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為秦州刺史、隴右經略軍使，理普潤。理，治也。以普潤為治所。軍中不擊柝，不設音樂。士卒病者，澭親視之，死者哭之。

**4**乙丑，義成節度使李融薨。丁卯，以華州刺史李復為義成節度使。復，齊物之子也。李齊物，淮安王神通之孫。復辟河南尉洛陽盧坦為判官。監軍薛盈珍數侵軍政，數，所角翻。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常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坦後卒能脫於盈珍之譖。侍御，坦之寄祿官，所謂憲銜也。

**5**橫海節度使程懷直入朝，厚賜遣歸。

**6**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橫，先，悉薦翻。橫，戶孟翻。萬榮惡之，惡，烏路翻。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準厚撫之。史言李萬榮不能制劉逸準。惟清奔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呼於市曰︰呼，火故翻。「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奏稱劉士寧所為。五月，庚子，徙士寧於郴州。郴，丑林翻。

**7**欽州蠻酋黃少卿反，圍州城，少卿者，西原黃洞蠻酋也。酋，慈由翻。邕管經略使孫公器奏請發嶺南兵救之；上元後置邕管經略使，領邕、貴、黨、橫等州。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

**8**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為三狀擬進。上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史炤曰︰移，徙也，謂得罪遠謫者，遇赦則量徙近地。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馬及當路州縣，當路州縣，謂其地當入京之路者。近，其靳翻。事恐非便。」贄復上言，復，扶又翻；下同。以為︰ 「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遠，于願翻。甄恕以勉其自新；甄，稽延翻，察也，免也。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敍，又知復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凶，恆處防閑之中，處，昌呂翻。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于茲。悽，悲也，痛也。今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離，力智翻。風土之同道而獨甚惡者，如廣府統廣、韶、端、康、封、岡、新、樂、瀧、竇、義、雷、春、高、循、潮等州，春、循、新瘴氣特重於諸州是也。徒有徙家之勞，實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示人疑慮，體又非弘。乞更賜裁審。」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稱，尺證翻。稱，愜也；下同。少，詩沼翻。及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好，呼到翻；下同。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羣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懋，勉也。庸，功也。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旣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介必懲而用材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而恪居，恪居，謂恪居官次也。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由，與猶同。揣，初委翻。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茍區別得宜，別，彼列翻。付授當器，當，丁浪翻；下過當同。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為能愜，苦叶翻。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忤，五故翻。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分，扶問翻。

贄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其略曰︰「舊制賦役之法，日租、調、庸。調，徒弔翻。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絁，式支翻。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天下為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亂華，謂安祿山、史思明。黎庶雲擾，版圖墮於避地，墮，讀曰隳。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操，七刀翻。執事者，謂楊炎。凡欲拯其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所為必當，其悔乃亡。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當，丁浪翻。兵興以來，供億無度，此乃時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調法，更，工衡翻。分遣使者，搜擿郡邑，擿，他狄翻。校驗簿書，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兩稅定額。事見二百二十六卷建中元年。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著，直略翻。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窳，勇主翻，惰也。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矣。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謂商賈居寶貨，待時而取利者。其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為富。謂力田而蓄穀粟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蕃，讀如繁，謂貸子錢而收利者。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謂美居室、侈服用而夸一時者。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槪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長，知兩翻。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傜稅；樂，音洛。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誘，音酉。力用不得不弛，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創制之首，猶言立法之初。復，扶又翻。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傜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凋殘。」

其二，請二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略曰︰「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量，音良。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繒，疾陵翻。纊，苦謗翻。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班固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又鄭氏周禮註曰︰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謂折錢穀之價以徵他雜物也。折，之舌翻。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易，以豉翻。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難，乃旦翻。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理化，猶言治化也。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其略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甿，長，知丈翻。甿，謨耕翻。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為新收而有復，萃，聚也。復，方目翻。復，除也。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斂，力贍翻；下同。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遊賦役，何異驅之轉徙，敎之澆訛。恆，戶登翻。澆，古堯翻。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又曰︰「立法齊人，久無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請申命有司，詳定考績。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每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此不以增戶為課最，而以戶額增之稅能減地著戶之稅額為課最也。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見，賢遍翻。比校殿罰亦如之。」殿，丁練翻。

其四，論稅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先，悉薦翻。又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旣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稅期限。」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稅茶，見上九年。其略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記·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甿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

其六，論兼幷之家，私斂重於公稅，其略曰︰「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占，之贍翻。約所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愼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失不損富，『章︰乙十六行本作「損不失富」；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優可賑窮。此乃安『章︰乙十六行本「安」上有「古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 唐紀五十一起閼逢閹茂（甲戌）六月，盡上章執徐（庚辰），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甲戌、七九四）

**1**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眞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緘與抱眞從甥元仲經謀，祕不發喪，詐為抱眞表，求以職事授緘；又詐為其父書，遣裨將陳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乃，猶汝也。公，猶翁也。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朝，直遙翻。又敢告我，況有求也！」使榮歸，寄聲質責緘。質，正也。以正義責之也。

昭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州梁人也，梁縣，漢、晉屬河南郡，後魏置汝北郡，隋分置承休縣，而梁縣仍故。唐以承休縣帶汝州，故梁縣在其西南四十五里。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眞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昭義軍，治上黨。緘稱抱眞有疾不能見。三日，緘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捐，棄也。言死者棄其館舍而逝也。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緘懼，乃歸發喪，以使印及管鑰授監軍。使印，節度之印也。監，古銜翻。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口宣所受詔旨，故曰口詔。趣緘赴東都。趣赴東都，歸私第。趣，讀曰促。元仲經出走，延貴悉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義軍事。

**2**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楝楝，郞甸翻。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睒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至蒙歸義，玄宗封為雲南王，因號雲南。癸丑，以祠部郞中袁滋為冊南詔使，考異曰︰舊南詔傳︰「十年八月，遣湊羅楝獻吐蕃印。」新傳曰︰「異牟尋與崔佐時盟點蒼山，敗突厥於神川。明年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新、舊傳皆誤也。韋皋奏狀皆稱「雲南王」，而竇滂雲南別錄曰︰「詔袁滋冊異牟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卽王也。新傳云「南詔王」，亦誤。余按異牟尋破吐蕃於神川，考異誤作「突厥」。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唐十部樂有龜茲樂，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絃、橫笛、笙、簫、觱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擔鼓、齊鼓，具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袜，謂之師子郞。龜茲，音丘慈。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3**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考異曰︰舊傳於其父孝忠卒時言改名。年代記在此年九月。今從實錄。

**4**御史中丞穆贊按度支吏贓罪，度，徒洛翻。裴延齡欲出之，庇吏，欲出其罪。贊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畏之不敢正視。贊，寧之子也。天寶末，安祿山反，穆寧起兵於河北以討之。

**5**韋皋奏破吐蕃於峨和城。武德元年，以漢蠶陵縣地置翼州，管內有峨和城。

**6**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為昭義留後，賜名虔休。

昭義行軍司馬、攝洺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為留後，意不平，表請以磁、邢、洺別為一鎭。昭義精兵多在山東，昭義軍鎭潞州，謂磁、邢、洛三州為山東。誼厚賚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之，不從。

臨洺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洺州；定蕃帥其衆二千叛歸誼，帥，讀曰率。正卿退還。詔以誼為饒州刺史，誼不行；虔休自將兵攻之，引洺水以灌城。

**7**黃少卿陷欽、潢、潯、貴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

**8**九月，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雞澤。雞澤，漢廣平縣地，武德四年置雞澤縣，屬洺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9**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脩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匹段雜貨，使在糞土之中，已應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誕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齡復何所忌憚乎！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羨，弋線翻。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見，賢遍翻。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處，昌呂翻。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好，呼到翻。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德宗親厚裴延齡，不特冀聞外事也，亦以進奉逢其欲耳。

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銛，息廉翻。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數，所具翻。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斂，力贍翻。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掊，蒲侯翻。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左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惡，烏路翻。行，下孟翻。可謂堯代之共工，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共，音恭。魯邦之少卯也。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豫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偽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飭褒榮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以不除。」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長，知丈翻。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尤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辯明。為，于偽翻。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矯詭之能，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左傳︰芊尹無宇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諠諠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上，時掌翻。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10**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洺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11**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旣而有憾於贄，事見上卷八年、九年。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為太子賓客。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云︰「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親治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按凡為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又贄論朝官缺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茍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12**初，勃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是為成王，改元中興。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復，扶又翻。是為康王，改元正曆。勃海自大祚榮立國，開元之間，其子武藝立，益以強盛，東北諸夷皆畏而臣之，改元仁安。更五代以至于宋，耶律雖數加兵，不能服也。故通鑑歷敍其世為詳。

**十一年**（乙亥、七九五）

**1**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考異曰︰實錄︰「乙巳，冊大嶺嵩鄰為勃海郡王。」今從新傳。

**2**陸贄旣罷相，裴延齡因譖京兆尹李充、衞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銛黨於贄。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事柰何！』言其事勢將柰之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中，竹仲翻。言不獨以此為延齡罪，且欲危社稷。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宮。夏，四月，壬戌，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為涪州長史，滂為汀州長史，開元二十四年，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汀州，京師東南六千一百七十三里。譙周巴記曰︰後漢初平六年，立臨江縣，屬永寧郡。今忠州城東臨江古城是也。後魏廢帝二年，改為臨州，因臨江縣以名州也。隋廢州，以其地倂入巴東郡。貞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連巴徼，心懷忠信為名。涪州，漢涪陵縣地，隋置涪州，京師南二千三百五十里。銛為邵州長史。邵州，京師東南三千四百里。宋白曰︰邵州，漢為昭陵縣，吳改邵陵，分零陵北部為邵陵郡。隋立建州，尋廢州，以邵陵縣屬潭州，唐貞觀十一年置邵州。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見二百三十二卷二年。處，昌呂翻。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爭，讀曰諍。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屑，潔也，顧也。造，七到翻。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揣，初委翻。強，其兩翻。客或時先醉仆席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惴，之睡翻。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卽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延英門，延英殿門也。程大昌曰︰按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閤門之西，卽為延英門，門之左曰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王仲舒等守延英殿閤上書，伏閤不去也。帥，讀曰率。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為，于偽翻。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崇敬，明禮家學，歷事玄，肅、代及帝四世。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輕重之辯。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讚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白麻紙，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閤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百寮並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閤門出。若拜免宰相，卽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甚速者，雖休假，亦追班宣示。案，制案也。冊，則有冊案。冊公主亦自閤門出案。壞，音怪。慟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陽城之除諫議，李泌之薦也。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省，悉景翻。

**3**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萬餘衆。

**4**回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咄祿本姓跌氏，，奚結翻。跌，徒結翻。跌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辯慧有勇略，自天親時回鶻天親可汗，合骨咄祿也。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畏服之。旣為可汗，冒姓藥葛羅氏，回紇可汗姓藥葛羅。骨咄祿捨其本姓，冒其姓以嗣其國。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穉者，皆內之闕庭。唐之闕庭也。

**5**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虔休皆為節度使。

**6**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神通之五世孫也。淮安王神通，高祖之從弟，起兵關西，首應義旗。說，讀為悅；下同。

**7**庚寅，遣祕書監張薦冊拜回鶻可汗骨咄祿為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咄，當沒翻。邏，郞佐翻。

**8**癸巳，以李說為河東留後，知府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章︰乙十六行本「印」下有「從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9**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

**10**王定遠自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易置諸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將彭令茵，拉，盧合翻。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之，直詣說，拔刀刺之；刺，七亦翻。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箱，竹笥也。貯，丁呂翻。示之曰︰「有敕，令說詣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為後，李景略為李說所忌，蓋起於此。諸君皆遷官。」衆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衆曰︰「敕告皆偽，不可受也。」定遠走登乾陽樓，乾陽樓，蓋晉陽宮城南門樓。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為枯枿所傷而死。枿，五葛翻。木之伐去者，其遺餘為枿。考異曰︰舊說傳曰︰「定遠殺彭令茵，說具以事聞。德宗以定遠有奉天扈從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今從實錄。

**11**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馬燧薨。

**12**閏月，戊辰，元誼以洺州詐降；王虔休遣裨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降，戶江翻。將，卽亮翻。

**13**九月，丁巳，加韋皋雲南安撫使。以安撫南詔為官名。

**14**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為兵馬使，因衆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丑，以懷信為橫海留後。

**15**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昆明城，在西爨西北，有鹽池之利。又虜施、順二蠻王。施、順二蠻，皆烏蠻種。施蠻在鐵橋西北，居大施睒、斂尋睒。順蠻在劍睒西北四百里。睒，失冉翻。

**十二年**（丙子、七九六）

**1**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洺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帥，讀曰率。上釋不問，命田緒安撫之。

**2**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嚴震、田緒、劉濟、韋皋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

**3**三月，甲午，韋皋奏降西南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降，戶江翻。

**4**乙巳，以閑廐、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尚書，閑廐、宮苑二使，李齊運蓋兼為之。戶部侍郞裴延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5**丙子，『章︰乙十六行本「子」作「辰」；乙十一行本同。』韶王暹薨。暹，皇弟也。

**6**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緒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領軍事，年十五。乙亥，發喪，推季安為留後。

**7**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四門博士韋渠牟嘲談辯給，後魏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鄭註云︰周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遼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唐百官志︰四門館博士，正七品上，掌敎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為生及庶人子為俊士生者。上悅之，旬月，遷右補闕，始有寵。

**8**五月，丙申，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暴薨，監軍楊明義請都虞候楊朝晟權知留後。丙辰，以朝晟為邠寧節度使。

**9**六月，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句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為中護軍。句，古候翻。當，丁浪翻。左、右神策中尉，始於竇、霍，自此宦官之權日以益重，不可復制矣。下護軍中尉一等為中護軍，此職事官之掌禁兵者，非如唐初所置勳級，所謂上護軍、護軍也。宋白曰︰德宗以梁、洋扈從之功，舉西漢謁者隨何下淮南功拜為中尉事，故命神策監軍為中尉。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鎭者，興元元年置六統軍，事見二百二十九卷。處，昌呂翻。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絪，音因。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著令者，定著為令。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衣，於旣翻。墮，讀曰隳。壞，音怪。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復，扶又翻。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幷統軍自今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鎭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10**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宣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辛巳，以沐為行軍司馬。

**11**宣歙觀察使劉贊卒。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斂，力贍翻；下同。藩鎭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於常稅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貨財也。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利『章︰乙十六行本「利」作「吏」；乙十一行本同。』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濟源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濟，子禮翻。及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郞，幕僚進奉自綬始。綬，蜀人也。史不能審其郡縣，故止云蜀人。

**12**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使。甲申，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丕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說，讀為悅。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呼，火故翻；下同。「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舁出。中，竹仲翻。舁，音余，又羊茹翻。軍士又呼曰︰「倉官劉叔何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迺止之。迺又殺伊婁說、張丕。說，讀曰悅。都虞候匡城鄧惟恭與萬榮鄕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秋，七月，乙未，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為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丙申，萬榮薨。

鄧惟恭旣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旣受詔，卽與傔從十餘人赴鎭，傔，苦念翻。從，才用翻。不用兵衞。至鄭州，迎者不至，九域志︰鄭州，東至汴州一百五十里。鄭州人為晉懼，為，于偽翻。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帥，讀曰率。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旣入，仍委惟恭以軍政。

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禦，一作御。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廡，音武。勞，力到翻。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董晉之意，以謂此士前帥之腹心，吾新來為帥若亦恃為腹心，不足為吾衞而適足以生變，罷之則待諸軍如一，且示無所猜間。

**13**戊戌，韓王迥薨。迥，上弟也。

**14**壬子，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為迺所脅，邀逼制使者，皆勿問。脅，所謂脅從也。言李迺以威力脅使其下以邀逼中使。唐時謂中使為敕使，亦謂之制使。使，疏吏翻。

**15**八月，乙『嚴︰「乙」改「己」。』未朔，日有食之。

**16**己巳，以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

**17**丙子，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朝議，謂朝廷之議。多可，言凡人有請悉從，不能裁以理法。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更，工衡翻。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為長源以剛刻致禍張本。

**18**丙戌，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趙憬薨。

**19**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備、軍籍、賜予皆專焉。帥，所類翻。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李景略折梅錄，見二百三十三卷三年。唐人呼侍御為端公。李肇國史補曰︰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屬目於景略。屬，之欲翻。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去，羌呂翻。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帥衆，帥，讀曰率。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20**盧邁得風疾，庚子，賈耽私忌，父母及祖父母、曾祖父母死日為私忌。宰相絕班，言宰相班絕無一人。上遣中使召主書承旨。唐制︰尚書省主書，從八品下，中書省，從七品上，堂吏也。

**21**丙午，戶部尚書、制度支裴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22**壬子，吐蕃寇慶州。

**23**冬，十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崔損、給事中趙宗儒並同平章事。損，玄暐之弟孫也，崔玄暐有誅二張、復中宗之功。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

**24**十一月，乙未，以右補闕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上自陸贄貶官，去年四月陸贄貶。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戶部郞中王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掊，蒲侯翻。和，胡臥翻。年二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恌，他彫翻。『鄒︰恌躁，輕佻浮躁。』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聞外；聞，音問。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25**宣武都虞候惟恭內不自安，潛結將士二百餘人謀作亂；事覺，董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帥。己未，詔免死，汀州安置。投竄於荒遠州郡，謂之安置。

**十三年**（丁丑、七九七）

**1**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請和親；上以吐蕃數負約，數，所角翻。不許。

**2**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九域志︰環州，治通遠縣，唐方渠縣地，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鎭。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曏城鹽州，城鹽州見上卷九年。復，扶又翻。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鎭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為也。此後周韋孝寬城汾石之故智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眢井，廢井也。眢，烏歡翻。果得甘泉。方渠縣鹹河，從土橋、歸德州、同家谷三處發源來，鹹苦不可食。甜河，在城西，從蕃部鼻家族北界來，供人飲食。三月，三城成。考異曰︰實錄︰「先是，邠寧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幾何人？』」邠志曰︰「十三年春，詔問楊公曰︰『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城之可乎？若以為可，更要幾兵？』二月十一日，起復除本官。十四日，制書到軍。十八日，發軍。二十六日，軍次石堂谷。二十八日，功就三城。」今從邠志而不取其日。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唐馬嶺縣，屬慶州。劉昫曰︰馬嶺，隋縣，治天家堡，貞觀八年移理新城，以縣西有馬嶺坂。宋白曰︰鹽州治五原，卽漢馬嶺縣地。今州南抵慶州馬嶺縣北界。杜佑︰馬嶺縣，漢舊牧地，川形似馬領。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建中間，朔方兵破李納軍，朝晟為之也，蓋其智略誠有足稱者。還，從宣翻，又如字。

**3**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將，卽亮翻。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為所留。」遂自他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旣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事見後十六年。史言盧坦庶乎見幾。

**4**吐蕃贊普乞立贊卒，子足之煎立。

**5**六月，壬午，韋皋奏吐蕃入寇，巂州刺史曹高仕破之於臺登城下。臺登，漢縣，唐屬巂州，由清溪關西南至臺登五百五十里。

**6**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員外置同正員，起於高宗之時。茂昭之弟也，茂昭時為義武節度使。許尚義章公主；義章公主，上女也。義章，縣名，屬郴州。宋白曰︰漢郴縣地，隋末蕭銑分郴縣立。未成婚，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秋，八月，癸酉，起復茂宗左衞將軍同正。左拾遺義興蔣乂上疏諫，考異曰︰實錄作「蔣武」，按舊傳乂本名武。以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衰，倉回翻。左傳︰晉文卒，未葬，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墨衰絰以敗秦師于殽。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唐中世以後，召對宰輔，乃開延英，今蔣乂特以拾遺召對。謂曰︰「人間多借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敎，委巷，曲巷也，言其屈曲僻陋。其女孤貧無恃，無貧而喪其親也。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婜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復，扶又翻。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趣，讀曰促。辛巳，成婚。

**7**九月，己丑，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盧邁以病罷為太子賓客。

**8**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刀溝，新、舊書皆作司洧水。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郞中盧羣往詰之，詰，去吉翻。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為之罷役。為，于偽翻。史言杖大義者，獷悍不能不為之革面。

**9**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先，悉薦翻。比歲以宦者為使，比，毗至翻，近也。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估者，價也。其後不復行文書，復，扶又翻；下同。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隋名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眞偽不復可辯，無敢問所從來殳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繒，慈陵翻。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索，山客翻。進奉門戶者，言進奉所經由門戶，皆有費用，如漢靈帝時所謂導行費也。腳價，謂僦人負荷進奉物入內，有雇腳之費。人將物詣市，將，齎持也。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賈，音古。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索，山客翻。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須者，意所欲也。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言待此驢負物貿易，然後可以給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毆，烏口翻。街吏，卽金吾左右街使之屬吏。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為，于偽翻。數，所角翻。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郞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著，直略翻。仰宮市取給。」仰，牛向翻。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十四年**（戊寅、七九八）

**1**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軍曰彰義。吳少誠時據淮西，有申、光、蔡三州。

**2**夏，閏五月，庚申，以神策行營節度使韓全義為夏、綏、銀、宥節度使。全義時屯長武城，詔帥其衆赴鎭。帥，讀曰率。士卒以夏州磧鹵，磧，沙磧。鹵，鹹鹵。鹹鹵之地，五穀不生。磧，七迹翻。又盛夏，不樂徙居；樂，音洛。辛酉，軍亂，殺大將王栖巖，全義踰城走。史言韓全義駑怯無御衆之略，徒以憑結宦官致節鉞。都虞候高崇文誅首亂者，衆然後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為長武城都知兵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口宣聖旨而授之官，使掌兵。史言德宗重宦臣而輕詔命。

**3**秋，七月，壬申，給事中、同平章事趙宗儒罷為右庶子，以工部侍郞鄭餘慶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4**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統軍。觀此則知神策在六軍之外。時禁軍戍邊，稟賜優厚，稟，給也。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稱行營，皆統於中尉，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5**京兆尹吳湊屢言宮市之弊。『章︰乙十六行本「弊」下有「請委之府縣」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府」作「州」。』宦者言湊屢奏宮市，皆右金吾都知趙洽、田秀嵓之謀也；丙午，洽、秀嵓坐流天德軍。都知，金吾府吏，右職也。

**6**九月，丙申，以陝虢觀察使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

**7**丁卯，王倕薨。倕，肅宗子。倕，音垂。

**8**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彰武」，當作「彰義」。霍山，本漢廬江之灊城縣，梁置霍州，隋置霍山縣，唐屬壽州，開元二十七年改霍山曰盛唐，天寶初析盛唐別置霍山縣，其地屬今壽州六安縣界。殺鎭遏使謝詳，宋白曰︰貞元六年，初置藍田、渭橋等鎭遏使。侵地五十餘里，置兵鎭守。

**9**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己巳，左遷城道州刺史。考異曰︰實錄、新、舊傳無年月。柳宗元陽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魯郡季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今從之。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治，直之翻。數，所角翻。誚，才笑翻。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芋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復，扶又翻。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中道逸去。陽城之名德，人知敬之。彼不之知而使按之者，果何人也。

**10**冬，十月，丁酉，通王諶薨。諶，上子也，音氏壬翻。

**11**庚子，夏州節度使韓全義奏破吐蕃於鹽州西北。

**12**明州鎭將栗鍠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漢長安有富栗氏。殺刺史盧雲，誘山越作亂，攻陷浙東州縣。明州山越，今慈溪、鄞縣南界、奉化縣西北界山民也。鍠，戶盲翻，又音皇。誘，音酉。

**十五年**（己卯、七九九）

**1**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逸，皇弟也。

**2**二月，丁丑，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乙酉，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淫縱，佻，他彫翻。好慢每將士，軍中皆惡之。惡，烏路翻。董晉薨，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勞，力到翻。長源曰︰「我豈『章︰乙十六行本「豈」下有「效」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故事，主帥薨，帥，所類翻。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之備。是日，軍士作亂，殺長源、叔度，臠食之，立盡。史言陸長源之死，唐朝用違其才耳。若孟叔度則死有餘罪。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

**3**以常州刺史李錡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錡，魚豈翻，又音奇。肅宗末，李國貞為絳州行營兵所殺。閑廐、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為李錡以浙西叛張本。

**4**庚辰，浙東觀察使裴肅擒栗鍠於台州，『章︰乙十六行本「州」下有「送京師」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斬之。

**5**己丑，以劉逸準為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

**6**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鎭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

**7**戊午，昭義節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元淳為昭義節度使。

**8**夏，四月，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愼為安、黃等州節度使。『據章鈺資治通鑑校宋記補。』

**9**癸巳，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薨。

**10**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皋約共擊吐蕃，皋以兵糧未集，請俟他年。韋皋有智略，恐南詔貌與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糧未集辭。此可與智者道。

**11**山南西道都虞候嚴礪諂事嚴震，震病，使知留後，遺表薦之。秋，七月，乙巳，以礪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12**八月，『章︰乙十六行本「月」 下有「丙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臨潁，漢古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許州東南六十里。宋白曰︰隋大業四年，自故城移於臨潁皋，其地實岡阜也。陳州刺史上官涗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為少誠所虜。丙『張︰「丙」上脫「九月」。』午，以涗為陳許節度使，涗，舒芮翻。少誠遂圍許州。涗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蔑，無也。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卻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涗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13**庚辰，『張︰「辰」作「戌」。』宣武節度使劉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留後。弘將兵，識其材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

**14**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

**15**辛酉，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章︰乙十六行本「誠」下有「遣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與劉全諒約共攻陳許，先，悉薦翻。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無同惡相濟，故失勢。

**16**冬，十月，乙丑，邕王謜薨。謜，徐園翻。太子之子也，上愛而子之，及薨，諡曰文敬太子。

**17**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愼、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涗、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後魏置襄城郡於漢汝南西平之地，仍置遂寧縣，隋大業初改曰吳房。吳房，本漢縣名。應劭曰︰本房子國，楚以封吳夫槪王，故曰吳房。朗山，漢安昌縣地，後魏置初安郡，隋開皇十八年改安昌為朗山，唐並屬蔡州，宋朝避聖祖諱，改朗山為確山。九域志︰吳房，在蔡州西北七十里。朗山，在蔡州西南七十五里。

**18**十二月，辛未，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河中。渾瑊封咸寧郡王。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鎭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過，唐制︰凡奏事得可者，皆過門下省、中書省；不過者，寢其奏不下也。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19**六州党項自永泰以來居于石州，代宗永泰之後，改為大曆。六州党項部落，曰野利越詩，野利龍兒，野利厥律，兒黃，野海，野窣等，居慶州號東山部，夏州號平夏部。永泰之後，稍徙石州。永安鎭將阿史那思暕侵漁不已，唐蓋置永安鎭將於石州，以綏御党項。暕，古限翻。党項部落悉逃奔河西。

**20**諸軍討吳少誠者旣無統帥，帥，所類翻。每出兵，人自規利，規，圖也。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溵水，溵，與㶏同，音殷，又音隱。水經註︰潁水東南過臨潁縣，小㶏水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北，大㶏水從西來注之。宋白曰︰蔡州汝陽縣，隋開皇十七年改為溵水，今界內水有大溵、小溵之名。其年又於上蔡縣東北別置汝陽縣。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

**21**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巂州，異牟尋與韋皋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十六年**（庚辰、八○○）

**1**春，正月，『章︰乙十六行本「月」下有「乙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恆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為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為韓全義喪師張本。

**2**宣武軍自劉玄佐薨，凡五作亂，貞元八年玄佐薨，汴卒拒吳湊而立其子士寧。李萬榮旣逐士寧，十年，韓惟清等亂。十二年，萬榮死，其子迺以兵亂。董晉旣入汴，鄧惟恭復謀亂。十四年，晉薨，兵又亂，殺留後。凡五亂。士卒益驕縱，輕其主帥。帥，所類翻。韓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主名；有郞將劉鍔，常為唱首。三月，弘陳兵牙門，召鍔及其黨三百人，數之以「數預於亂，數之之數，音所具翻。數預之數，所角翻。自以為功」，悉斬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憲宗元和十四年，韓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於城郭者。讙，許元翻。呼，火故翻。

**3**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譖其幕僚馬總，貶泉州別駕。福建觀察使柳冕謀害總以媚盈珍，遣幕僚寶鼎薛戎攝泉州事，使按致總罪，戎為辯析其無辜；為，于偽翻。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為侵辱。如此彌月，徐誘之使誣總，戎終不從；總由是獲免。冕，芳之子也。柳芳有史學，事玄宗、肅宗。

盈珍屢毀南仲於上，上疑之。盈珍乃『章︰乙十六行本「乃」作「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長樂驛，在長安城東滻坡。與之同宿，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首，式又翻。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金吾，左右仗，凡內外官之待罪者詣焉。詔釋之，召見。見，賢遍翻。上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勝，音升。數，所具翻。雖使羊、杜復生，羊、杜，謂羊祜、杜預。復，扶又翻。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盈珍又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吐雷翻。

**4**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政令苛刻；黔，渠今翻。丁亥，牙將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九域志︰黔州，東北至施州四百一十一里。

**5**新羅王敬『嚴︰「敬」改「信」。』則卒，庚寅，冊命其嫡孫俊邕為新羅王。

**6**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帥，所類翻。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沮，將預翻。洳，人恕翻。沮洳，漸濕也。多病疫，『章︰乙十六行本「疫」下有「全義不存撫」五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孔本同，「撫」作「恤」；張校同，云︰「撫」無註本作「恤」。』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溵南廣利原，溵南，溵水之南也。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五樓，在溵水縣西南。少陽，滄州清池人也。宋白曰︰漢浮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清池，因縣東南有清池為名。

**7**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鎭，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至德元載，升襄陽防禦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鄧、隨、唐、安、均、房、金、商九州。貞元元年，以鄧州隸東都畿。以此觀之，此時復領鄧州矣。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棗陽，漢舂陵之地，隋置棗陽縣，唐初屬唐州，貝觀十一年廢，屬隨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里，距襄州一百三十五里。頔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復，扶又翻。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比，必利翻，及也。頔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一從之。

**8**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鎭彭城十餘年，貞元四年，張建封鎭彭城。軍府稱治，治，直吏翻。病篤，『章︰乙十六行本「篤」下有「累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請除代人。辛亥，以蘇州刺史韋夏卿為徐、泗、濠行軍司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執誼之從祖兄也。徐州判官鄭通誠知留後，恐軍士為變，會浙西兵過彭城，通誠欲引入城為援。軍士怒，壬子，數千人斧庫門，出甲兵擐執之，擐，音患。圍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參軍愔令知軍府事，愔，挹淫翻。殺通誠及大將段伯熊等數人，械擊監軍。上聞之，以吏部員外郞李鄘為徐州宣慰使。鄘直抵其軍，鄘，余封翻。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朝，直遙翻；下同。脫監軍械，使復其位，凶黨不敢犯。愔上表稱兵馬留後，鄘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後受之以歸。去，羌呂翻。

**9**靈州破吐蕃於烏蘭橋。唐書·地理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橋當在關外黃河上。

**10**丙寅，韋士宗復入黔中。是年四月，韋士宗為牙將傅近所逐。黔，音禽，又其廉翻。

**11**湖南觀察使河中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履表稱所斂物皆備進奉，上召詣長安，丁丑，『嚴︰「丑」改「卯」。』命三司使鞫之，詰其物費用所歸，履曰︰「已市馬進之矣。」又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曲禮之言。故不知其齒。」所對率如此。上悅其進奉之言，釋之，但免官而已。德宗之猜忌，如楊炎、竇參位居宰輔，皆以歸過於君，不置之地上。陽履以贓敗而表稱進奉，謂非歸過於君可乎！德宗悅其進奉之言而釋其罪。夫好貨，非美名也，人雖有好貨者，茍加以好貨之名，則必怫然而不受。德宗果何為而安受此名也！余意陽履於贓賄旣敗之後，必有所進以求免於罪，德宗不徒悅其言而已。

**12**丙戌，加淄青節度使李師古同平章事。

**13**徐州亂兵為張愔表求旄節，為，于偽翻。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使討之。佑大具舟艦，遣牙將孟準為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泗州刺史張伾出兵攻埇橋，大敗而還。朝廷不得已除愔徐州團練使，以伾為泗州留後，濠州刺史杜兼為濠州留後，仍加佑兼濠泗觀察使。分濠、泗隸淮南，以弱徐州之權。考異曰︰實錄︰「十二月癸卯，泗州、濠州，宣令淮南觀察使收管。」今因此終言之。

兼，正倫五世孫也，杜正倫相太宗、高宗。性狡險強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濠州疾驅至府。幕僚李藩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張建封加僕射，故稱之。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此來，欲何為也！宜速去，不然，當奏之。」兼錯愕出不意，遂徑歸。建封薨，藩歸揚州，兼誣奏藩於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論佛經曰，「佛言果報，有諸？」藩曰︰「有之。」佛經言，人所造作善惡為果，隨其所作而應之以禍福為報。佑曰︰「審如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眞報也。」佑曰︰「君愼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人謂其家之親屬為百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邪！」卽除祕書郞。

**14**新羅王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熙。重，直龍翻。

**15**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復，扶又翻；下同。全義夜遁，保溵水縣城。溵水縣，漢汝陽縣地，隋置溵水縣，廢汝陽入焉，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

**16**盧龍節度使劉濟弟源為涿州刺史，不受濟命；濟引兵擊擒之。

**17**九月，癸卯，義成節度使盧羣薨；甲戌，『嚴︰「戌」改「辰」。』以尚書左丞李元素代之。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背，蒲妹翻。喜懼者相半，故衆心多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

**18**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鄭餘慶與戶部侍郞、判度支于䪹素善，䪹所奏事，餘慶多勸上從之。上以為朋比，䪹，薄諧翻，又蒲回翻。比，毗至翻。庚戌，貶餘慶郴州司馬，䪹泉州司戶。郴，丑林翻。宋白曰︰泉州，江左之晉安郡，隋置泉州，舊理閩縣，後移於南安縣，唐聖曆元年分泉州之南安、莆田、龍溪三縣置武榮州，景雲二年改泉州。舊志︰泉州，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考異曰︰舊傳曰︰「時歲旱，人飢，德宗與宰相議，將賑給禁衞十軍，事未行，為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按實錄︰餘慶與于䪹同貶。餘慶制辭云︰「乃乖正直，有涉比周，棄法弄情，公行黨庇。」䪹制辭云︰「性本纖狡，行惟黨附，奏對每乖於事實，傾邪有蠹於彝章。」今從之。䪹，頔之兄也。

**19**癸丑，吳少誠進逼溵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帥，讀曰率；下同。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溵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仲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嚴︰「變」改「度」。』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旣而昌裔齎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吳少誠戰，殺二千餘人。

**20**庚申，以太常卿齊抗為中書舍人、同平章事。新書宰相表︰齊抗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21**癸亥，以張愔為徐州留後。

**22**冬，十月，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孟元陽折其鋒，故退。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先，悉薦翻。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渾瑊薨於去年十二月，韋皋蓋上言於瑊未薨之前。若重煩元老，重，難也。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荊楚以翦凶逆。韋皋欲為元帥，然亦以大言衒朝廷耳。彼豈肯去西川邪！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從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考異曰︰實錄︰「九月壬寅，宰相對於延英，賈耽奏︰『一昨韓全義五樓退軍，賊不敢追趁者，應望國家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是之。」按全義自五樓退保溵水，少誠逼溵水下營，全義又退保陳州，非不敢追趁也！又云︰「諸軍討蔡州，未嘗整陣交鋒，而王師累挫潰。吳少誠知王師無能，為致書幣以告監軍，願求昭洗。上旣納賈耽之議，又得監軍善奏，遂復其官爵。」按少誠知王師無能為，則愈當侵軼，豈肯從監軍求昭洗！蓋少誠起兵以來，不能無疲弊，故求休息耳。今不取。

**23**己丑，河東節度使李說薨；甲午，以其行軍司馬鄭儋為節度使。儋，都甘翻。上擇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員外郞嚴綬嘗以幕僚進奉，嚴綬進奉，事見上十二年。記其名，史言德宗好貨，惟進奉者則牢記其姓名。卽用為『章︰乙十六行本「為」下有「河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行軍司馬。

**24**吐蕃數為韋皋所敗，數，所角翻；下同。敗，補邁翻。是歲，其曩貢、臘城封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帥其部落來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諸將行兵，皆稟其謀策，常乘驛計事，至是以兵數不利，恐獲罪，遂來奔。據舊書云︰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畫，知兵法及山川地形，至是以邊功不立，懼得罪而來。如此，則別是一人，籠官馬定德又是一人。考之字書，亦無「」字，然通鑑所書，全用舊書韋皋傳文。蓋舊書韋皋傳與吐蕃傳自相抵捂。帥，讀曰率。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六

## 唐紀五十二起重光大荒落（辛巳），盡旃蒙作噩（乙酉），凡五年。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一

**貞元十七年**（辛巳、八○一）

**1**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跡；為，于偽翻；下同。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任，音壬。朝，直遙翻。考異曰︰舊全義傳云︰「令中使就第賜宴，自還至辭，都不謁見而去。議者以隳敗法制，從古以還，未如貞元之甚。」按實錄︰「壬戌，宴全義於麟德殿。」又云︰「自還及歸，不見不辭于正朝。」蓋非不謁也，但不於正朝耳。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咎，謝無功，為，于偽翻。上曰︰「全義為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邪！」德宗之耳目為宦官所聾瞽率類此。閏月，甲戌，歸夏州。夏，戶雅翻。

**2**韋士宗旣入黔州，去年士宗復入黔州，事見上卷。黔，渠今翻，又其廉翻。妄殺長吏，人心大擾。士宗懼，三月，脫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諫議大夫裴佶為黔州觀察使。佶，其吉翻。

**3**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4**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朔方兵分居邠，故仍以朔方軍號冠之，其實只節度邠、寧、慶三州。防秋于寧州，乙酉，薨。

初，渾瑊遣兵馬使李朝寀將兵戍定平。武德二年分寧州定安縣置定平縣，仍屬寧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朝，直遙翻。寀，倉宰翻。將，卽亮翻。瑊薨，朝寀請以其衆隸神策軍；詔許之。

楊朝晟疾亟，亟，氾力翻。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帥多自本軍，雖徇衆情，殊非國體。帥，所類翻；下同。寧州刺吏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知軍事，比朝廷擇帥，比，必利翻，及也。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卽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他軍，彼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

己丑，上遣中使往察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上復遣高品薛盈珍齎詔詣寧州。唐內侍省有高品一千九百六十六人。復，扶又翻。六月，甲午，盈珍至軍，宣詔曰︰「朝寀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幷之，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寀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將皆奉詔。

丙申，都虞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金，造，七到翻。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乎！」將，卽亮翻。衆曰︰「弓刀皆為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軍事府，知軍事所居也。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諸君不願朝寀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操，七刀翻。乃拒詔也。」命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旣得朝旨為副帥，必撓吾事。」撓，奴巧翻。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

戊戌，制以李朝寀為邠寧節度使。是日，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詗軍情。復，扶又翻；下同。詗，火迥翻，又翾正翻。壬寅，至軍，軍中以高固為請，盈珍卽以上旨命固知軍事。

或傳戊戌制書至邠州，邠軍惑，不知所從，薛盈珍已命高固知寧州軍事，而又有傳李朝寀制書至邠者，故留邠之軍惑而不知所適從。姦人乘之，且為變。留後孟子周悉內精甲於府廷，日饗士卒，內以悅衆心，外以威姦黨。邠軍無變，子周之謀也。

**5**李錡旣執天下利權，十五年李錡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事見上卷。以貢獻固主恩，以饋遺結權貴，遺，唯季翻。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幷鎖械內阬中，生瘞之。瘞，於計翻。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強，言其力能挽強弓也。杜甫詩︰「挽弓當挽強。」胡、奚雜類謂之蕃落，胡、奚之俘配隸江南者，錡收養之。給賜十倍他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悛，肚緣翻。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李勉歷事肅、代、德三朝，貞元中為相。

**6**己酉，以高固為邠寧節度使。固，宿將，以寬厚得衆，節度使忌之，置於散地，散，悉但翻。同列多輕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章︰十二行本「復」下有「由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軍中遂安。

**7**丁巳，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薨。

**8**秋，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

**9**辛巳，以成德節度副使王士眞為節度使。

**10**己丑，吐蕃陷麟州，殺刺史郭鋒，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項部落而去。鋒，曜之子也。曜，郭子儀之子也。

僧延素為虜所得。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李勣，封英國公。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謂敬業也。事見二百二卷武后光宅元年。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無由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

上遣使敕韋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紓北邊患。紓，緩也。皋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攻吐蕃維、保、松州及棲雞、老翁城。宋白曰︰保州本維州之定廉縣，南接吐蕃，為夷落之極塞。開元二十八年，羌夷內附，置奉州。天寶改雲山郡，八載，移治天保軍，改為天保郡，尋沒，乾元元年復歸附，乃改為保州。按王涯傳曰︰綿州威蕃柵西抵棲雞城。蓋在茂州界。

**11**河東節度使鄭儋暴薨，不及命後事，軍中喧嘩，將有他變。中夜，十餘騎執兵召掌書記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環，音宦。使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筆立成。楚，德棻之族也。令狐德棻事太宗，疑「族」字下有「孫」及「曾、玄」等字。棻，撫文翻。八月，戊午，以河東行軍司馬嚴綬為節度使。

**12**九月，韋皋奏大破吐蕃於雅州。宋白曰︰雅州，卽秦嚴道縣地，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按郡國志，漢源縣有離山，蜀守李冰所鑿。離，卽古雅字也，州以此為名。『鄒︰，與堆同。』舊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

**13**左神策中尉竇文場致仕，以副使楊志廉代之。

**14**韋皋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鎭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賜爵南康郡王。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15**戊午，鹽州刺史杜彥先棄城奔慶州。為吐蕃所逼也。鹽州修築距是年纔八年。

**十八年**（壬午、八○二）

**1**春，正月，驃王摩羅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貢。驃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新書︰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驃，毗召翻。聞南詔內附而慕之，因南詔入見，見，賢遍翻。仍獻其樂。

**2**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挑，徒了翻。虜悉衆追之，伏發，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太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乙亥，皋遣使獻論莽熱，考異曰︰舊韋皋傳云︰「十月遣使獻論莽熱，」今從實錄。上赦之。

**3**浙東觀察使裴肅旣以進奉得進，裴肅以進奉得廉車，事見上卷十二年。判『張︰「判」上脫「肅卒」。』官齊總代掌後務，據新唐書︰肅卒于官，齊總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癸酉，詔擢總為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封還詔書，不肯書讀，所謂糾駮也；亦謂之塗歸，唐人語也。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煩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獎之。

**4**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嘉王運，代宗之子。諮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計謀議事。唐東內以含元殿為正牙，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牙，與衙同。自理逋債。逋，欠也。乙亥，詔「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來未之或改，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5**淮南節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書王鍔為淮南副節度使兼行軍司馬。鍔，五各翻。「副節度使」，恐當作「節度副使」。

**6**己酉，鄜坊節度使王栖曜薨。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夜，縱火；都虞候裴玢潛匿不救火，朝，直遙翻。玢，府巾翻。旦，擒朝宗，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為鄜坊節度使，以玢為行軍司馬。

**十九年**（癸未、八○三）

**1**春，二月，丁亥，名安黃軍曰奉義。以寵伊愼也。

**2**己亥，安南牙將王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劉昫曰︰朱鳶，漢縣名，今縣吳軍平縣地。晉武帝更名海平，江左置武平郡；隋廢郡為朱鳶縣，唐屬交州。明日，左兵馬使趙勻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3**甲辰，杜佑入朝。自淮南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檢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鍔為淮南節度使。

**4**鴻臚卿王權請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玄宗天寶二年，尊咎繇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立廟京師。臚，陵如翻。每禘祫，正太祖東向之位；從之。建中二年，奉獻祖正東向之位，事見二百二十七卷。

**5**乙亥，以司農卿李實兼京兆尹。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恃恩驕傲，許人薦引，不次拜官，及誣譖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

**6**夏，四月，涇原節度使劉昌奏請徙原州治平涼；從之。七年劉昌築平涼，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原州本治高平，唐為平高縣，為吐蕃所陷。

**7**乙亥，吐蕃遣其臣論頰熱入貢。

**8**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孫榮義為中尉，與楊志廉皆驕縱招權，楊志廉時為左軍中尉。考異曰︰實錄︰「十七年六月，以中官楊志廉充左神策護軍中尉。」「七月丙戌，以內給事楊志廉、孫榮義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副使。」「九月戊寅，以志廉為左神策中尉。」「十九年六月辛卯，以榮義為右神策中尉。」「二十年十月戊申，以志廉為特進、右監軍將軍、左軍中尉。」其重複差互如此。蓋十七年六月攝領耳，七月始為副使，九月及十九年六月始正為中尉。二十年十月但進階加官耳。舊傳又云︰「先是竇文場致仕，十五年以後，志廉、榮義為左、右軍中尉，亦踵竇之事。」此蓋言其大略耳，未必為中尉適在十五年也。余按「右監軍將軍」當作「右監門將軍」。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9**壬辰，遣右龍武大將軍薛伾使于吐蕃。

**10**陳許節度使上官涗薨，其壻田偁欲脅其子使襲軍政；偁，齒繩翻。牙將王沛，亦涗之壻也，知其謀，以告監軍范日用，討擒之。乙未，以陳許行軍司馬劉昌裔為節度使。沛，許州人也。

**11**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12**己未，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齊抗以疾罷為太子賓客。

**13**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棋，山陰，漢古縣，隋廢山陰入會稽縣，唐初復分會稽置山陰縣。二縣俱在越州郭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

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譎，古穴翻。治，直吏翻。乘間，古莧翻。為，于偽翻。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無常員，掌講導經學。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旣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玉於復初，然後亦復初。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

叔文因為太子言︰為，于偽翻。「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處，昌呂翻。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鎭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為左司郞中；溫，渭之子，時為左拾遺；呂渭見上卷十六年。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瑀，寧王憲之子也，封漢中王。曄，滉之族子；韓滉，休之子，貞元中為相。諫，嘗為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為監察御史。

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考異曰︰順宗實錄作「張正買」今從德宗實錄。正一與吏部員外郞王仲舒、主客員外郞劉伯芻等相親善，考異曰︰韓愈集有仲舒神道碑，云「諱弘中，字某。」按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燕喜亭記，稱為王弘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文誤耳。順宗實錄云︰「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今從德宗實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為伾、叔文等亂順宗初政張本。伯芻，迺之子也。劉迺見二百三十卷興元元年。

**14**鹽夏節度判官崔文先權知鹽州，為政苛刻。冬，閏十月，庚戌，部將李庭俊作亂，殺而臠食之。左神策兵馬使李興幹戍鹽州，殺庭俊以聞。

**15**丁巳，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崔損薨。

**16**十一月，戊寅朔，以李興幹為鹽州刺史，得專奏事；李興幹出於神策軍，宦官因其定亂之功而崇獎之。自是鹽州不隸夏州。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使，領綏、鹽二州，今鹽州得專達於朝廷。其後鹽州屬朔方節度，夏州節度又增銀、宥、威三州隸之。

**17**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為中書侍郞，吏部侍郞鄭珣瑜為門下侍郞，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鄭餘慶，貞元十四年為相，十六年坐于䪹貶。從，才用翻。

**18**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冤，枉屈也。濫，淫刑也。近歲，北軍移牒而已。宦官勢橫，御史不敢復入北軍按囚，但移文北司，牒取繫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不問其有無冤濫。監察御史崔薳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上怒，杖薳四十，流崖州。薳，韋委翻。

**19**京兆尹嗣道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壞，音怪。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徒歌曰謠。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朝，直遙翻。

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愈坐貶陽山令。陽山，漢縣，屬桂陽郡，後漢省，晉平吳，分浛洭縣復置，唐屬連州，神龍元年移縣治於浛水之北。考異曰︰韓愈河南令張署墓誌曰︰「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又祭署文曰︰「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又曰︰「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與署同貶當在此年冬。

**二十年**（甲申、八○四）

**1**春，正月，丙戌，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醯，呼西翻，醋也。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得罪，強飲之，任，音壬。強，其兩翻。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李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為帥。帥，所類翻。監軍抱置別室，軍士發扃取之。監軍以聞，詔以代景略。

**2**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考異曰︰實錄及舊傳皆云︰「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月卒，長子立，一歲，又卒，次子嗣立。」韓愈順宗實錄張薦傳云︰「二十年，贊普死，遣薦弔贈。」新傳云︰「十三年，贊普死，其子足之煎立。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侍郞張薦弔祠，其弟嗣立。」疑實錄、舊傳誤以是字為一字。今從順宗錄及新傳。按「字」當作「事」。

**3**夏，四月，丙寅，名陳許軍曰忠武。

**4**左金吾大將軍李昇雲將禁兵鎭咸陽，疾病，其子政諲諲，音因。與虞候上官望等謀效山東藩鎭，使將士奏攝父事。六月，壬子，昇雲卒。甲寅，詔追削昇雲官爵，籍沒其家。

**5**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使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卽授。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唐人多讀「作」如「佐」音。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東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來希皓之忠純如此，而其後不復見於史，必盧從史畏偪而去之也。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考異曰︰杜牧上李司徒書作「押衙盧從史」。今從實錄。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出儔伍之中而言。「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句當此軍。」句，古候翻。當，丁浪翻。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探，吐南翻。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亟迴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為節度使。

**6**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按此宣宗大中三年追崇諡號也。考之會要，葬陵諡冊與此追崇諡號一同。蓋會要所載初諡誤也。

## 永貞元年（乙酉、八○五）是年八月，始改元永貞。

**1**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

癸巳，德宗崩；年六十四。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等至金鑾殿絪，音因。程大昌雍錄曰︰金鑾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陁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鑾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鑾坡。又曰︰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坡隴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卽之以造東學士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屬，之欲翻。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廣陵王純，太子長子。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和，胡臥翻。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考異曰︰按祕喪則不應麻鞋，發喪則不應紫衣。蓋當時蒼猝偶著此服，非祕喪也。以未成服，故不衣縗絰耳。力疾出九仙門，雍錄曰︰九仙門在內西苑之東北角。右神策軍、右羽林軍、右龍武軍列營於九仙門之西。按閣本大明宮圖︰宮城西面右銀臺門，又北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人心粗安。粗，坐五翻。

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考異曰︰德宗實錄︰「癸巳，宣遺詔。」今從順宗實錄。太子縗服見百官；縗，倉回翻。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卽位於西內前殿。衞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企，去智翻。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

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宮中施簾帷，獨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下，戶嫁翻。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紫宸門，紫宸殿門也。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門內有紫宸殿，卽內衙之正殿。

**2**己酉，加義武節度使張茂昭同平章事。

**3**辛亥，以吏部郞中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和，戶臥翻。

**4**壬子，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唐人以化外待藩鎭，故有此語。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考異曰︰舊韓愈傳云︰「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景祐中，詔編次崇文總目，順宗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曰「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今以詳、略為別。此李師古脅滑州事，詳本有而略本無。詳錄又云︰「使衡密以其本示之。師古不受，杖衡幾死。」衡蓋使者之名而無姓。又云︰「遂以師至濮州，伺候為變。」按韓愈撰韓弘碑云︰「屯兵于曹。」今從之。且告假道於汴。九域志︰曹州西北至滑州一百二十里。汴州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三里。三州之界，蓋犬牙相入。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棘夷道，翦，芟截也。夷，平也。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索，蘇各翻。索，散也，盡也。言韓弘逆得師古之情，其所設詭變索然散盡也。且聞上卽位，乃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元素，泌之族涕也。李泌歷事肅、代、德，貞元中為相。

吳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鞵，與鞋同。遺，唯季翻。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事覺，弘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5**辛酉，詔數京兆尹道王實殘暴掊斂之罪，數，所具翻。掊，蒲侯翻。斂，力贍翻。貶通州長史；宋白曰︰通州，漢宕渠縣地，後漢分置宣漢縣。市井讙呼，皆袖互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讙，許元翻。礫，郞擊翻。間，古莧翻。

**6**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為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為起居舍人、翰林學士。

伾寢陋、吳語，狀貌寢陋，常操鄕音，不能學華言。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好，呼到翻。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柿，鉏里翻。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下，遐稼翻。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章︰十二行本「元」下有「劉禹錫」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和，戶臥翻。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以伊尹、周公、管仲、諸葛孔明互相比況。僴然自得，僴，下赧翻。僴然，勁忿貌。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朱氏曰︰造次，急遽茍且之時。造，七到翻。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國語，周厲王監謗，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註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除者，除官也。其黨或言曰，「某可為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墟下，長安城中分為左右街，晝為百有餘坊。餅肆，賣餅之家。酒墟，賣酒之處。顏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墟，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壚，故名壚耳。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闒，吐盍翻。茸，而隴翻。闒茸，獰劣也。史炤曰︰顏師古曰︰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貌；謂非豪傑也。專以納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貯，丁呂翻。夫婦寢其上。恐人盜之。

**7**甲子，上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蠲，除也。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宮市事見上卷貞元十三年。五坊，一曰鵰坊，二曰鶻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小兒者，給役五坊者也。唐時給役者多呼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屬宣徽院。

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為暴橫，先，悉薦翻。橫，戶孟翻。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汲，汲水也。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卽痛毆之，近，其靳翻。毆，烏口，擊也。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為質，索，山客翻。被，皮義翻。質，音致。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飼，與飤同，祥吏翻。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挈而去。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卽位首禁之。

**8**乙丑，罷鹽鐵使月進錢。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羨，弋線翻。而經入益少；少，詩沼翻。至是，罷之。

**9**三月，辛未，以王伾為翰林學士。

**10**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敍用，至是始得量移。復，扶又翻。量，音良。壬申，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皋、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陸贄貶見上卷貞元十一年，陽城貶見十四年，鄭餘慶貶見十六年，韓皋為京兆尹，十四年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徙杭州刺史。追，猶召也。

贄之秉政也，貶駕部員外郞李吉甫為明州長史，贄疑吉甫黨竇參，故貶之。旣而徙忠州刺史。贄昆弟門人咸以為憂，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初猶慚懼，後遂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李栖筠事代宗，以直聞。韋皋在成都，屢上表請以贄自代。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卒，子恤翻。

**11**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為鎭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考異曰︰舊錡傳云︰「德宗於潤州置鎭海軍。」新書·方鎭表︰「元和二年，升浙西觀察使為鎭海軍節度使。」按實錄︰八月辛酉詔曰︰「頃年江、淮租賦，爰及榷稅，委在藩服，使其平均。太上皇君臨之初，務從省便，令使府歸在中朝。」然則云德宗、元和者，皆誤也。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

**12**戊子，名徐州軍曰武寧，以張愔為節度使。

**13**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14**以王叔文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先，悉薦翻。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度支、鹽鐵轉運，利權所在，權莫重焉。王叔文起於卑渫，遽領使職，自知其驟，其心不安而懼。使，疏吏翻。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雅，素也。會，古外翻。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易，以豉翻。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度支，一使；鹽鐵轉運，一使。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屛人竊語，屛，必郢翻，又卑正翻。人莫測其所為。

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為御史，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莽，莫補翻。鹵，郞古翻。莽鹵，言不以為意也。元衡為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為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誘，音酉。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武平一，武載德之子，武后時避事隱嵩山。

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郞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唐屯田郞，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廨錢，以品給之。朝，直遙翻。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叔文本蘇州司功，故云然。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復，扶又翻。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強直名，止之。考異曰︰舊劉禹錫傳曰︰「羣卽日罷官。」羣傳曰︰「其黨議欲貶羣官，韋執誼止之。」又曰︰「叔文雖異其言，竟不之用。」按順宗實錄凡為伾、文所排儐者無不載，未嘗言羣罷官。今從之。

**15**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惡，烏路翻；下同。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朝，直遙翻。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復，扶又翻；下同。長，知丈翻」上頷之。癸巳，立淳為太子，更名純。更，工衡翻。程，神符五世孫也。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也。

**16**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宰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吏職也，以直中書省，故名。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慚赧，赧，奴版翻，慚而面赤也。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索，山客翻。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二相，謂賈耽、鄭珣瑜。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史甚言其事。

**17**夏，四月，壬寅，立皇弟諤為欽王，誠為珍王；子經為郯王，緯為均王，縱為漵王，紓為莒王，綢『嚴︰「綢」改「綱」。』為密王，總為郇王，約為邵王，結為宋王，緗為集王，絿為冀王，綺為和王，絢為衡王，纁為會王，綰為福王，紘為撫王，緄為岳王，紳為袁王，綸為桂王，繟為翼王。紓，式居翻。綢，直留翻。緗，思良翻。絿，音求。絢，許縣翻。纁，許云翻。緄，古本翻。繟，充善翻。自經以下，皆皇子也。史提子字以別二弟。此所封諸王，或以古國名，然多以當時州名。

**18**乙巳，上御宣政殿，冊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杜黃裳自佐朔方軍入為侍御史，十年不遷。先，悉薦翻。惡，烏路翻。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帥，讀曰率。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三朝，謂肅、代、德也。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

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避太子名也。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同，相吏翻。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為，于偽翻。何為預他事！」質惶懼而出。

**19**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鎭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郞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為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此與用杜佑掌利權，同一計數也。人情不測其所為，益疑懼。

**20**辛卯，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郞，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惡，烏路翻。去，羌呂翻。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日時，猶云日日時時也，約言之耳。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此院，謂翰林學士院也。王伾卽為疏請，為，于偽翻。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21**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為汀州寧化尉。唐制︰節度、觀察，其屬皆有巡官。開元二十六年，開山洞置黃連縣，天寶元年更名寧化。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煞，與殺同。執誼又以為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惡，烏路翻。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

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使將韋皋之意於叔文，唐六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將，奉也，行也。先，悉薦翻。求都領劍南三川，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太尉，謂韋皋。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以闢以言脅之，故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旣得位，欲掩其跡，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詬，呼漏翻，又古候翻。遂成仇怨。

**22**癸丑，韋皋上表，以為︰「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重，直用翻。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監，古銜翻。候皇躬痊愈，復歸春宮。東宮，謂之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分，扶問翻。又上太子牋，以為︰「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任情，墮紀紊綱。墮，讀曰隳。紊，亡運翻。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入主，則四方獲安。」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處，昌呂翻。度，徒洛翻。俄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皋同，考異曰︰實錄略本云︰ 「尋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皋同。」又云︰「外有韋皋、裴垍、嚴綬等牋表。」詳本「裴垍」皆作「裴均」。按裴垍時為考功員外郞，裴均為荊南節度使。今從詳本。中外皆倚以為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裴光庭相玄宗。

**23**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幾，居豈翻。無幾，言無多時也。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饌，雛戀翻，又雛晥翻。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假，古暇翻。求假，請告也。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為朝廷之恩。比，毗至翻。難，乃旦翻。為，于偽翻。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折，之舌翻。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考異曰︰實錄詳本曰︰「叔文母將死前一日，叔文以五十人擔酒饌入翰林，讌李忠言、劉光琦、俱文珍及諸學士等。中飲，叔文執盞」云云。又曰︰「羊士諤毀叔文，叔文將杖殺之，而韋執誼懦不敢。劉闢以韋皋迫脅叔文求三川，叔文平生不識闢。叔文今日名位何如，而闢欲前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叔文時已令掃木場，將集衆斬之，執誼又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支已來，所為國家興利除害，出若干錢以為功能。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以對，命滿酌雙巵對飲，酒數行而罷。方飲時，有暫起至廳側者，聞叔文從人相謂曰︰『母死已臰，不欲棺斂，方與人飲酒，不知欲何所為！』歸之明日，而其母死。或傳母死數日乃發喪。」國史補曰︰「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饌於翰林，大宴諸閹，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於苑中射兔，上上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丁母憂。」今從二本實錄。

**24**秋，七月，丙子，加李師古檢校侍中。

**25**王叔文旣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忷懼。

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杜佑時為首相，故請之。且總北軍；旣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據舊郭子儀傳︰肅宗上元元年，以子儀為諸道兵馬都統，令帥英武、威遠等禁軍及諸鎭之師取范陽。旣而為魚朝恩所沮不行。則威遠軍，肅宗置也。至德宗時，以左、右威遠營隸鴻臚。賈耽以鴻臚卿兼威遠軍使。至元和二年，敕︰「左右威遠營置來已久，著在國章，其英武軍並合幷入左、右威遠營。」其後遂以宦官為使，不復隸鴻臚。宋白曰︰左、右威遠營本屬鴻臚寺，建中元年七月隸金吾。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悸，其季翻。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上，時掌翻。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中，竹仲翻。明日，遂輿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郞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唐諸都各置尹一人；少尹二人，從四品下，掌貳府州之事，歲終則更次入計。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26**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薨，以其子副使執恭為留後。考異曰︰舊傳曰︰「程懷信死，懷直子執恭知留後事，乃遣懷直歸滄州，十六年卒。執恭代襲父位，朝廷因而授之。」按懷信逐懷直而奪其位，安肯以懷直之子知留後！又德宗實錄俱無此事，順宗實錄略本亦無，蓋舊傳誤也。惟詳本︰「永貞元年七月癸巳，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副使執恭為橫海軍節度使。」路隋憲宗實錄︰「元和元年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蓋順錄「留後」字誤為「使」字耳。

**27**乙未，制以「積疢未復，疢，丑刃翻，病也。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惡，烏路翻。俱文珍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監，古銜翻。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為門下侍郞，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為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杜黃裳代宗時已佐朔方軍，袁滋建中初已位於朝，故以為舊臣。又以鄭珣瑜為吏部尚書，高郢為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唐六典︰大明宮含元殿夾殿有兩閣︰左曰翔鸞，翔鸞閣下為東朝堂；右曰棲鳳，棲鳳閣下為西朝堂。朝，直遙翻。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

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

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舊志︰開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四十八里。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

乙巳，憲宗卽位於宣政殿。德宗大行在殯，上皇在興慶宮，不敢於前殿卽位。

**28**丙午，昇平公主獻女口五十。公主，郭妃母也。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庚戌，荊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禮部掌祥瑞。勿復以聞。復，扶又翻。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

**29**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德宗貞元元年，韋皋代張延賞鎭蜀。重加賦斂，斂，力贍翻。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樂，音洛。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為刺史，已復還幕府，復，扶又翻。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為故也。朝，直遙翻；下同。府庫旣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復，方目翻，除也。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

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30**朗州武陵、龍陽江漲，流萬餘家。武陵，漢臨沅縣地，隋省臨沅，置武陵縣，唐帶朗州。龍陽縣，吳置。九域志︰在州東南八十里。

**31**壬午，奉義節度使伊愼入朝。自安州入朝。

**32**辛卯，夏綏節度使韓全義入朝。全義敗於溵水而還，不朝覲而去，事見上卷貞元十六年及上十七年。上在藩邸，聞其事而惡之；惡，烏路翻。全義懼，乃請入朝。

**33**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己未，以袁滋為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34**度支奏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貯之。貯，丁呂翻。裴延齡事見上卷貞元十年。請倂歸正庫，從之。

**35**辛酉，遣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榷稅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行，下孟翻。否，音鄙。

**36**癸亥，以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

**37**九月，戊辰，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迎訪事始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晉荀組云︰「二親陷沒，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俟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莊子曰︰人生上壽一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蔚，紆勿翻。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記·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鄭玄註曰︰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攢木，題湊象椁，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及葬而啓之。攢，才官翻。皇帝帥百官舉哀，帥，讀曰率。卽以其日為忌；」從之。

**38**壬申，監脩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葉伯益曰︰唐永貞初，韋執誼奏︰「脩撰私家紀錄非是，望令各撰日曆，月終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曆之所起也。

**39**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為撫州刺史，司封郞中韓曄為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郞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郞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舊志︰撫州，京師東南三千三百一十二里。連州，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

**40**冬，十月，丁酉，右僕射、同平章事賈耽薨。

**41**戊戌，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為給事中。

**42**舒王誼薨。

**43**太常議曾太皇太后諡曰睿眞皇后。

**44**山人羅令則自長安如普潤，矯稱太上皇誥，徵兵於秦州刺史劉澭，且說澭以廢立；說，式芮翻。澭執送長安，幷其黨杖殺之。

**45**己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新書·帝紀作「神武聖文皇帝」，當從之，崇陵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嵯峨山。廟號德宗。

**46**十一月，己巳，祔睿眞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廟。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請遷主于西夾室；」從之。

**47**壬申，貶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韋執誼為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將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奄，衣廉翻。奄奄，言氣息微也。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悸，其季翻。

**48**戊寅，以韓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

**49**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強，不敢進。上怒，貶滋為吉州刺史。

**50**復以右庶子武元衡為御史中丞。是年三月，武元衡自御史中丞左遷右庶子，王叔文等惡之也。

51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郞出為刺史，貶之太輕；朝，直遙翻。己卯，再貶韓泰為虔州司馬，韓曄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朗州司馬；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饒州，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永州，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朗州，二千一百五十九里。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為台州司馬，和州刺凌準為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為郴州司馬。台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和州，二千六百八十三里；岳州，二千二百三十七里。

52回鶻懷信可汗卒，遣鴻臚少卿孫杲臨弔，冊其嗣為騰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自懷信立，回鶻藥葛羅氏絕矣。此後史皆書冊其嗣，以表懷信子孫也。

53十二月，甲辰，加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同平章事。

54以奉義節度使伊愼為右僕射。

55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眉、嘉、資、簡、維、茂、黎、雅、松、扶、文、龍、戎、翼、邛、嶲、姚、柘、恭、當、悉、奉、疊、靜等州，治成都。然西邊諸州多淪於異域矣。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為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津，韋孝寬之子也。

56辛酉，百官請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孝德皇帝。上許上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

57壬戌，以翰林學士鄭絪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58以刑部郞中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郞中。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七

## 唐紀五十三起柔兆閹茂（丙戌），盡屠維赤奮若（己丑）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上諱淳，改為純，順宗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諡號，自玄宗已下，皆以葬陵諡冊為正。帝本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平河湟，始追崇諡號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唯順、憲、宣有尊崇諡號，故因而書之。

## 元和元年（丙戌、八○六）

**1**春，正月，丙寅朔，上帥羣臣詣興慶宮上上皇尊號。從百官之請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

**2**丁卯，赦天下，改元。

**3**辛未，以鄂岳觀察使韓皋為奉義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九年名安黃軍曰奉義。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宥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後。宥，愼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眞同平章事。

**4**甲申，上皇崩于興慶宮。年四十六。

**5**劉闢旣得旌節，去年以闢知西川節度，見上卷。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東川節度使，領梓、劍、綿、普、陵、榮、遂、合、渝、瀘等州，治梓州。梓州，漢郪縣地，劉禪置東廣漢郡。梁武陵王紀置新州，隋為梓州。舊志︰梓州至京師二千九十里。宋白曰︰梓州，取梓潼江為名。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武德五年，分南安置莆田縣，時屬泉州。風俗通曰︰林姓，林放之後。孫愐曰︰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數，所角翻。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眞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儀鳳元年，分九隴、導江、郫，置唐昌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二十八里。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謂以用兵為重事，不敢輕試也。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戇，竹巷翻。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器，所以適用；器之者，知其可用。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考異曰︰實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李元奕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高崇文雖不足以望韓信，而亦能動時人之驚者，所居之地然也。

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鎭，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帥，所類翻。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譽，音余。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鎭，則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史言杜黃裳開憲宗削平藩鎭之略，其功不在裴度下。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糗糧，熬，去久翻。熬米麥為糗。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如字。李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之以徇。折，而設翻。

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嚴礪先拔劍州，故高崇文因以鼓行入蜀，礪之功為不可揜矣。守白曰︰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閣以通蜀、漢。晉以其地入梓潼郡，梁為安州。西魏伐蜀，先下安州，因克成都，改安州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舊志︰劍州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二里。

**6**奚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為饒樂郡王，遣歸。樂，音洛。

**7**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8**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分，扶問翻。紀綱有敍；茍愼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治，直吏翻。至於『章︰十二行本「於」下有「簿書」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史記盧生曰︰始皇天性剛戾，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主上，至以衡石程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見七十二卷太和六年。行，下孟翻。隋文帝衞士傳餐，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茍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理，治也。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9**三月，丙寅，以神策行營、京西『章︰十二行本作「京西行營」；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節度使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

**10**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九域志︰閬州，西南至州三百餘里。趣，七喻翻。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曰︰「高駢在淮海、周寶在浙西為節度使，相與有隙。駢忽遣使悔敍離絕，願復和好，請境會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要作家門功勳，欺誑朝廷邪！』」註云︰「元和中，李康鎭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鎭西川，乃偽設鄰好，康不防備，來會於境，為崇文所斬。」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棄城奔走。崇文下劍閣日，長子日暉不當矢石，欲戮之以勵衆。師次綿州，斬李康。疏康擅離征鎭，不為拒敵。」註云︰「當時議論云，康任懷州刺史日，杖殺武陟尉，卽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乘此事為之復讎。」按金華子言，固不知李康為劉闢所圍事，而云崇文誘誅之。補國史又不知被擒事，而云棄城走。此皆得於傳聞，不可為據。今從舊傳。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11**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朝，直遙翻。夏，戶雅翻。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事見上卷永貞元年。以右驍衞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阿，烏葛翻。跌，徒結翻。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考異曰︰舊李光進傳曰︰「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上元初，郭子儀為朔方節度，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遷渭北節度使。大曆四年，葬母於京城南原，將相致祭者凡四十四幄。」此乃李光弼弟光進事也，而劉昫置之此傳下，乃云「元和四年范希朝救易定，表光進為馬步都虞候。」其疏謬如此。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12**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考異曰︰實錄於此云為東川節度使，至十月除西川時，則云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蓋此時誤也。

**13**潘孟陽所至，專事遊晏，從僕二百人，多納賄賂；從，才用翻。上聞之，甲辰，以孟陽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潘孟陽出使見上卷上年。

**14**丙午，策試制舉之士，歐陽修曰︰唐選舉之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於是校書郞元稹、稹，止忍翻。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郞下邽白居易、前進士蕭俛、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獨孤及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俛，華之孫；蕭華見二百二卷肅宗上元二年。傳師，旣濟之子也。沈旣濟見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

**15**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兵部侍郞、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掌使，言掌使職也。使，疏吏翻。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然則李巽勝劉晏乎！曰︰不如也。晏猶有遺利在民，巽則盡取之也。

**16**戊申，加隴右經略使、秦州刺史劉澭保義軍節度使。鳳翔普潤縣，先置隴右軍，今改名保義軍。澭，於容翻，又於用翻。

**17**辛酉，以元稹為左『章︰十二行本「左」作「右」；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拾遺，『章︰十二行本「遺」下有「獨孤郁為左拾遺」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白居易為盩厔尉、集賢校理，蕭俛為右拾遺，集賢校理，開元八年置。俛，音免。沈傳師為校書郞。

稹上疏論諫職，考異曰︰稹自敍及新傳，先上敎本書，論諫職在後。今從舊傳。以為︰「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故天下大理。大理，猶言大治也。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行，戶剛翻。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德宗貞元十八年，罷正牙奏事，事見上卷。庶官罷巡對，巡對，猶今云轉對。貞元十七年，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至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有待制官兩員，貞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今後每坐日兩人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待制以外，凡德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白曰︰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日二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鄘奏︰「準貞元七年敕，常參官並令依次對者。伏以朝夕承命，已有待制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恐煩聖聽。」敕「宜停」。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旣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八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於其位而屛棄疏賤之哉！」屛，必郢翻，又卑正翻。

頃之，復上疏，復，扶又翻。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茍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章︰十二行本「道」下有「競為忠讜」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元稹此二語，蓋自道出心事也。樂，音洛。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理，治也；與亂對言。茍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孔子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括，結也，方言云，閉也。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卽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以周歲，以，當作已。『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已」；孔本同。』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屛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況疏遠之臣乎！兩省官，自遺、補以上，皆供奉官也。屛，卑郢翻。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

稹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伎，渠綺翻。幾，居希翻。上書勸上早擇脩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脩之士十八人居。事見一百八十九卷高祖武德四年。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疏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聵廢疾不任事者，眊，莫報翻，目昏也。聵，五怪翻，耳聾也。任，音壬。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帥，所類翻。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為宂散之甚，按唐制︰王府有諮議參軍、有友，有文學。元稹所謂友諭贊議者，蓋謂友以諭敎，諮議則贊議也。宂散之官，今謂之閒慢差遣。宂，而隴翻。散，蘇旱翻。搢紳皆恥由之。就使時得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傅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敎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乘，繩證翻。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18**壬戌，邵王約薨。約，上弟也。

**19**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執恭為節度使。

**20**庚辰，尚書左丞、同平章事鄭餘慶罷為太子賓客。

**21**辛卯，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22**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敗，補邁翻。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瞰，古濫翻。凡八戰皆捷。

**23**加盧龍節度使劉濟兼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兼侍中。

**24**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武德三年，分雒縣置德陽縣，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五里。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九域志︰漢州綿竹縣有石碑鎭。意「州」字蓋「竹」字之誤也。

**25**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貧窶。窶，其矩翻。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減吾數歲，復，扶又翻。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觱篥。好，呼到翻。畫，戶卦翻。觱，壁吉翻。篥，力質翻。胡人吹葭管，謂之觱篥。樂府雜錄︰觱篥，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唐編入鹵簿，名為笳管；用之雅樂，以為雅管；六竅之制，則為鳳管。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觱篥，一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蠻。又樂府雜錄曰︰觱篥，本龜茲樂。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迨，及也。疾病則亂。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顧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帥，所類翻；下同。敗，蒲邁翻。且覆吾族。師道為公候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26**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劉昫曰︰玄武，漢氐道地，晉改曰玄武。五代史志︰玄武，舊曰伍城，後周置玄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曰玄武，唐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27**壬寅，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三十里甕金山。廟號順宗。

**28**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為貴妃。

**29**丁卯，立皇子寧為鄧王，寬為澧王，宥為遂王，察為深王，寰為洋王，寮為絳王，審為建王。此皆以當時州名為封國之名。

**30**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以表謹事朝廷，不襲朝廷師古所為也。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31**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堂後主書，卽今之堂後官也。滑，戶八翻，姓也。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幾，居豈翻。遺，唯季翻。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去，羌呂翻。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闔，轄臘翻。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渙雷州司戶，宋白曰︰雷州，漢合浦郡之徐聞縣地，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以此為南合州，唐改雷州。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32**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敗，補邁翻。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神泉，漢涪城地，晉置西園縣。隋改為神泉縣，以縣西有泉能愈疾也；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愆，過也；愆期，過期也。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斷，音短。城中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綿水，在綿州雒縣東三十里，源出綿竹縣紫巖山。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帥，讀曰率。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彭州有羊灌田守捉。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沈，持林翻。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豪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考異曰︰林恩補國史曰︰「衍與段文昌，闢逼令判案，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候謁。崇文目段公曰︰『公必為將相，未敢奉薦。』揖起。沈衍令梟首摽於驛門。二人誅賞之異，未曉其意何如也。」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韋皋封南康郡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從，千容翻。撝，許為翻。

初，韋皋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崔融事武后，以文華著。

韋皋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贐而遣之。以貨財送行曰贐。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廬山，在江州尋陽，未嘗置縣。恐誤。式，琯之從子；房琯相肅宗。文昌，志玄之玄孫也。段志玄，唐初開國功臣。

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史言高崇文受命專征，有可稱者。

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受」，當作「授」。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時京西諸鎭諸將，劉澭持軍號為嚴整，故崇文憚之。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33**辛巳，詔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少，詩沼翻。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朝，直遙翻。

**34**冬，十月，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35**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資州，漢資中縣地，隋置資陽郡，唐為資州。乾元二年，分資、瀘、普、合四州之境置昌州。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史言憲宗急於收拾人才以安反側。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

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興元府，故謂之府兵，非唐初所謂府兵也。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復，扶又翻；下可復同。勞，力到翻。旣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36**壬申，『章︰十二行本「申」作「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云缺「壬午」二字。』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為節度使。

**37**戊子，劉闢至長安，幷族黨誅之。

**38**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徵愔為工部尚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王紹本名純，避上名改焉。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分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徐人喜得二州，故不為亂。

**39**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璀，七罪翻。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為承璀喪師其甚幾於亂國張本。

**40**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敎與天竺又異。按唐書會要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敎僧進法入唐。大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敕賜回鶻摩尼，為之置寺，賜額為大雲光明。六年正月，敕賜荊、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蕃人常與摩尼僧議政，京城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飲水茹葷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度來往本國，小者年轉。唐史回鶻列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日晏乃食。可汗常與甘國也。處，昌呂翻。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葷，許云翻，辛臭菜也。湩，多貢翻，乳汁也。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二年**（丁亥、八○七）

**1**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2**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他日聽歸樊川。杜佑治亭觀於樊川，與賓客置酒為樂。

**3**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脩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乙巳，以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己酉，以戶部侍郞武元衡為門下侍郞，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德宗貞元七年，竇參貶，陸贄相，疑吉甫黨於參，貶明州長史。至是為相，凡十六年。垍，其冀翻。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為，于偽翻。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4**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賊，獲其酋長黃承慶。黃賊，西原洞蠻也。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5**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隸焉，定遠軍，本屬靈州。靈、鹽接境，相距三百里，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鹽州也。又按宋白續通典︰左神策，京西北八鎭，普潤鎭、崇信城、定平鎭、□□□、歸化城、定遠城、永安城、郃陽縣也。右神策五鎭，奉天鎭、麟遊鎭、良原鎭、慶州鎭、懷遠城也。今曰右神策，豈懷遠兵歟？鹽州前上得專奏事朝廷，今復屬朔方。以革舊弊，任邊將也。范希朝自宿衞出帥，故言以革任邊將之弊。

**6**秋，八月，劉濟、王士眞、張茂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為幽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宋白曰︰乾元元年，戶部尚書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觀察宣慰處置使。宣慰之名始此。

**7**九月，乙酉，密王綢薨。綢，上弟也。

**8**夏、蜀旣平，夏，楊惠琳。蜀，劉闢。藩鎭惕息，言惕惕危懼，茍延氣息也。多求入朝。鎭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勞，力到翻。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數，所角翻。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

王澹旣掌留務，掌留務者，掌留後事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唐養兵之制，有春衣、冬衣。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詬，許候翻；又苦候翻。錡陽驚，救之。

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鎭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為所部五州鎭將，先，悉薦翻。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伺，相吏翻。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章︰十二行本「頭」下有「城」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治，直之翻，脩治也。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鄕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為姚志安所敗，敗，補邁翻。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釘，丁定翻。舷，胡田翻。船邊曰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

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李錡，宗室也，故著於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此時無義寧軍；新書作「武寧」，當從之。鍔，五各翻。幷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淮南兵與宣歙兵會于宣州界，乘上流之勢以臨京口。是時，宣州之地北盡當塗，至江滸。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9**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一卒，高崇文本幽州人。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考異曰︰舊崇文傳曰︰「崇文不通文字，厭大府案牘諮稟之煩，且以優富之地，無所陳力，乞居塞上以捍邊戍，懇疏累上。」舊武元衡傳曰︰「崇文理軍有法，而不知州縣之政，上難其代者。」今從補國史，參以舊傳。上擇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丁卯，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考異曰︰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敍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鎭。其智計已聞於早成矣。」今從實錄及舊傳。

**10**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文，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宣州宣城郡。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悅，許諾，卽夜，還趨城。趨，七喻翻；下兵趨、趨山同。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強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縋，馳偽翻。械送京師。挽強、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錡養挽強、蕃落事見上卷德宗貞元十七年。枕，職任翻。藉，慈夜翻。癸酉，本軍以聞。本軍，為浙西軍。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紫宸殿，在宣政殿北。上愀然曰︰愀，七小翻。「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數，所角翻。朕之愧也，何賀之為！」

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大功，謂從父兄、弟、姊、妹；以上，則朞親也。兵部郞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王神通諡曰靖。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神通起兵以應義師，以功陪葬獻陵，配享高祖廟廷。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累，力瑞翻。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事見二百二十二卷肅宗寶應元年。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銛，思廉翻。

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西來第一門也。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敎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幷其子師回腰斬之。考異曰︰實錄︰「誅錡後數日，上遣中使齎黃衣二襲，命有司收其尸幷男，以庶人禮葬焉。」國史補曰︰「李錡之擒也，得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莞榷之功，言為張子良所賣。敎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當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問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大霧三日不解，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敕京兆收葬。」按李錡驕逆，何冤之有！今從實錄。

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塞，悉則翻。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誅霍禹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四年。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誅房遺愛見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四年。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晉胥臣引康誥之辭。今尚書康誥無有此語。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

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六州，潤、睦、常、蘇、湖、杭也。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11**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眞、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時魏博、恆冀在太行山之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章︰十二行本「還」下有「上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考異曰︰蔣階李司空論事曰︰「絳奏︰『從史比來事就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今請親領士馬，欲往邢、洺，假以就糧，實為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舊從史傳曰︰「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眞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鎭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絪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眞卒，承宗始襲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糧卽請討承宗之時，則於時吉甫、絪皆已罷相，何得有譖絪之事！又貶從史制辭云︰「況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覬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徧毀鄰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在手。」若是討承宗時朝廷不違其請，何嘗使之旋師！蓋李、鄭未罷之前，從史嘗毀鄰道，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朝廷命旋師，託以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所欲攻討者何人，劉濟有何辭而從史肯旋，今因李絳論李錡家財事幷言之。新書云「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潞。」誤也。

他日，上召李絳對於浴堂，唐禁中有浴堂殿，德宗以來常居之。沈括曰︰浴堂殿在翰林院北，翰林院別設北扉，以便於應召。按舊書裴延齡傳︰德宗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栿，以年多之故，似有損蠹，欲換之未能。」以此知德宗常居浴堂殿也。程大昌曰︰沈氏謂學士院北扉，為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唐學士多對浴堂殿。李絳之極論中官，柳公權之濡紙繼燭，皆其地也。然自六典以及呂圖皆無此一殿。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扉者，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恐未審也。學士院之北為翰林院，翰林院之北為少陽院。設或浴堂在此，亦為寢殿、三殿之所間隔，不容有北門可以與之相屬也。館本唐圖則有浴堂殿，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殿南也。綾綺者，長安志曰，在蓬萊殿東也。而夫學士院者，自在蓬來正西也。東西旣已相絕，中間多有別殿，無由有門可以相為南北也。長安志嘗記浴堂門、浴堂殿、浴堂院矣，且曰文宗嘗於此殿召對鄭注，而於浴堂殿對學士焉。又別有浴堂院，亦同一處，可以知其必布大明矣，而不著其正在何地。故予意館圖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也。而元稹承旨廳記又有可證者，其說曰︰乘輿奉郊廟，則承旨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若外賓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夫內朝也者，紫宸殿也。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人主有事郊廟，若非自丹鳳門出，必由承天門出，決不向後迂出西銀臺門也。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內朝之必趨丹鳳門也，其理固已可必矣；又謂殿在蓬萊殿東，卽與紫宸殿相屬，又可必矣。然則館圖位置，其與元稹所記殆相發揮，大可信也。至于外賓客見于麟德，則麟德並學士院東，則不待班從而可居院以待也。合二語以想事宜，則浴堂也必在紫宸殿東，而不在其西也。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語，失倨翻。比，毗至翻。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為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處，昌呂翻。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朝，直遙翻。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饞也！」上良久曰︰「誠然，絪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幾，居希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上又嘗從容問絳曰︰從，千容翻。「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度，徒洛翻。比，必利翻，及也。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12**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

**13**盩厔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

**14**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15**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京西諸軍都統。新志曰︰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

**16**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為，于偽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普寧郡公主。容州普寧郡。妻，七細翻。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頔，于謹之裔孫。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忸于氏，從拓跋氏起於代北，故絳云然。季友，庶孼，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更，工衡翻。上曰︰「此非卿所知。」己卯，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考異曰︰實錄不見頔入朝月日，今因尚主終言之。

**17**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上，時掌翻。總計天下方鎭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鎭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皆被邊，易定、魏博、鎭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鎭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夏，戶雅翻。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宋白曰︰國計簿比較數︰天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見在戶總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比較天寶數稅戶通計少百九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祖稅、庸、調每年計錢、粟、絹、布、絲、綿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屯、貫、石，元和兩稅、榷酒、斛㪷、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歙，書涉翻。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仰，牛向翻。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出於常賦之外。調，徒釣翻。

**三年**（戊子、八○八）

**1**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赦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季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奏分遣諸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使，疏吏翻；下同。遺，唯季翻。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急遞，古之傳遽，馳驛兼程而行。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茍為非是，柰何不改！」

**2**臨涇鎭將郝玼玼，音此，又且禮翻。以臨涇地險要，水草美，吐蕃將入寇，必屯其地，言於涇原節度使段祐，考異曰︰舊傳作「段佐」，新傳作「佑」今從實錄。奏而城之，自是涇原獲安。安、史亂後，原州沒于吐蕃，是後遂以臨涇為理所。

**3**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蓬州，咸安郡。德宗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嫁回鶻，見二百三十三卷。長，知亮翻。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

**4**癸巳，郇王總薨。總，上弟也。

**5**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彈，唐干翻。彈其違是年正月癸巳之赦也。考異曰︰舊晟傳曰︰「罷鎭入朝，以違詔進奉為御史元稹所劾；詔宥之。」今從實錄。舊濟美傳︰「自福建觀察使復為浙西觀察使。」新傳曰，「自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今據實錄云︰「離越州後，方見赦文。」則是浙東。新、舊傳誤也。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6**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陸渾縣，春秋陸渾戎所居也。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隋開皇初廢，改縣曰伏流，大業初改曰陸渾，唐屬洛州。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李宗閔擢進士，調華州參軍，故曰前進士。吏部侍郞楊於陵、於，音烏。吏部員外郞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詔『章︰十二行本「詔」上有「乙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中書優與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李吉甫惡其言直，惡，烏路翻。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垍、王涯覆策。審考為覆。湜，涯之甥也，涯不先言，垍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垍、涯學士，垍為戶部侍郞，涯為都官員外郞，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舊志︰果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二十八里；巴州，二千三百六十里；虢州，四百二十里。乙亥，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調，徒釣翻。各從辟於藩府。僧孺，弘之七世孫；牛弘相隋。宗閔，元懿之玄孫；鄭王元懿，高祖之子。貫之，福嗣之六世孫；韋福嗣見一百八十二卷隋煬帝大業九年。韋貫之本名淳，避上名改焉。湜，睦州新安人也。新安，漢歙縣地。江左置新安郡，隋廢郡為縣，大業初改為雉山，唐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上名改為清溪。此云新安，史依舊縣名。

**7**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朝賀。唐制︰元正、冬至於正牙受朝賀。至貞元七年，敕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在京者，並宜就列。本以五月一日陰生，臣子道長，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創是日相見之儀。

**8**以荊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裴均惡之也。

**9**五月，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牛僧孺等從辟於藩府，故以為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垍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數，所角翻。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否，音鄙。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洶洶，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旣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索，山客翻。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卽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為左補闕。京兆府除兩赤縣外，餘為畿縣。唐制︰凡置都，其郭下縣為赤縣，餘縣亦為畿縣。今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寧之子也。穆寧與顏眞卿同討安祿山。

**10**丙午，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密施合毗伽保義可汗。

**11**西原蠻酋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為歸順州刺史。黃少卿反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十年。

**12**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置之甘州，沙陀降吐蕃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六年。冠，古玩翻。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復，扶又翻。遂帥部落三萬，循烏德鞬山而東。帥，讀曰率；下同。烏德鞬山在回鶻牙帳之西，甘州東北。史炤曰︰唐曆云卽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鞬，居言翻。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水經註︰洮水至枹罕入河。枹罕，唐為河州。石門水，在高平縣西八十里，唐於此置石門關，在原州平高縣界。凡數百合；盡忠死，士衆死者太半。執宜師其餘衆猶近萬人，騎三千，詣靈州降。近，其靳翻。考異曰︰趙鳳後唐懿祖紀年錄曰︰「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曾祖入覲，復典兵於磧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祿部及白眼突厥叛回紇忠貞可汗，附于吐蕃，因為鄕導，驅吐蕃之衆三十萬寇我北庭。烈考謂忠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靈、鹽，聞唐天子欲與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尚主，恩若驕兒，若贊普有寵於唐，則可汗必無前日之寵矣。』忠貞曰︰『若之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固守北庭，無路歸朝，今吐蕃、突厥倂兵攻之，儻無援助，陷亡必矣。北庭旣沒，次及于吾，可汗得無慮乎！』忠貞懼，乃命其將頡干迦斯與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年，與吐蕃戰于磧口，頡干迦斯不利而退。烈考牙於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圍經年，諸部繼沒。十二月，北庭之衆劫烈考降於吐蕃，由是舉族七千帳徙於甘州，臣事贊普。貞元十三年，回紇奉誠可汗收復涼州，大敗吐蕃之衆，或有間烈考於贊普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聞回紇強，必為內應。』贊普將遷烈考之牙於河外。時懿祖年已及冠，白烈考曰︰『吾家世為唐臣，不幸陷虜，為他效命，反見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自烏德鞬山率其部三萬東奔。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河轉戰至石門關，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懿祖挾護靈輿，收合餘衆，至於靈州，猶有馬三千騎，勝兵一萬。時范希朝為河西、靈鹽節度使，聞懿祖至，自帥師蕃界，應接而歸，以事奏聞。德宗遣中使賜詔慰勞，賞錫數十萬，因於鹽州置陰山府，以懿祖為都督，授特進、驍衞將軍同正。憲宗卽位，詔懿祖入覲。元和元年七月，帝自振武至長安，授特進、金吾衞將軍，留宿衞。時范希朝亦徵為金吾上將軍。二年，吐蕃誘我党項部，寇犯河西，天子復命希朝為靈鹽節度，命懿祖將兵佐之。賊平，戍西受降城。」據德宗實錄，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為朔方、靈鹽節度使，誘致沙陀。元和元年亦無沙陀朝見。紀年錄恐誤。今從實錄、舊傳、新書。靈鹽節度使范希朝聞之，自帥衆迎於塞上，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為，于偽翻。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未幾，盡弟葛勒阿婆又帥衆七百詣希朝降；幾，居豈翻。詔以為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強。為沙陀強盛得中夏張本。

**13**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14**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蘇彊之誅也，蘇彊，劉闢之壻也，元年，以逆黨誅。兄弘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曏使蘇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行，下孟翻。況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章︰十二行本「湊」下有「民賴以生」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孔本同；張校同。』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盧坦發之也。仰，牛向翻。復，扶又翻。

**15**九月，庚寅，以于頔為司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鍔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以『章︰十二行本「以」上有「上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裴均，亦要結宦官者也。今又除鍔，則如鍔之輩皆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啓，無可柰何。且鍔在鎭五年，德宗貞元十九年，鍔為淮南帥。百計誅求，貨財旣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鎭皆謂鍔以進奉得之，競為刻剝，則百姓何以堪之！」 事遂寢。考異︰按舊李藩、權德輿傳、白居易集、李絳論事集，皆有諫加王鍔平章事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居易所論者，云「淮南百姓，日夜無憀，」又云 「鍔歸鎭與在朝，望並不除宰相」，則是自淮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權、李同在中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贍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絳作相前也。今附居易疏於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鍔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按實錄，鍔以貞元十九年鎭淮南。居易狀云「五年誅求」，又云「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置此。

**16**壬辰，加宣武節度使韓弘同平章事。

**17**丙申，以戶部侍郞裴垍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是年四月，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謂藉房、杜、姚、宋以成貞觀、開元之治也。理，治也。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間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少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斂，力贍翻。及垍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先，悉薦翻。惡，烏路翻。垍獨賞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從，千容翻。間，古莧翻。凡州府諸曹參軍，皆謂之判司。垍曰︰「公不稱此官，稱，尺證翻。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18**戊戌，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悻，欲求宰相。先是制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倖者，因此均黨揚言皆執政敎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陳奏，帝意乃解。吉甫早歲知獎羊士諤，擢為監察御史。又司封員外郞呂溫有詞藝，吉甫亦眷接之。寶羣初拜御史中丞，奏請士諤為侍御史，溫為郞中，知雜事。吉甫怒其不先關白，而所請又有超資者，持之數日不行，因而有隙。羣遂伺得日者陳克明出入吉甫家，密捕以聞。憲宗詰之，無姦狀。吉甫以裴垍久在翰林，憲宗親信，必當大用，遂密薦垍代已，因自圖出鎭。其年九月，拜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皆密疏論列。」按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故貶考覆官。裴均等雖欲為讒，若云執政自敎指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人情邪！吉甫自以誣搆鄭絪，貶斥裴垍等，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鎭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

**19**河中、晉絳節度使邠宣公杜黃裳薨。

**20**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於臨涇，唐原州本治平高縣，廣德元年沒於吐蕃，涇原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至是，徙治臨涇。宋白曰︰臨涇，本隋之湫谷縣。以鎭將郝玼為刺史。玼，音此，且禮翻。

**21**南詔王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己丑、八○九）

**1**春，正月，戊子，簡王遘薨。遘，代宗子。

**2**渤海康王嵩璘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3**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郞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荊、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事見元年。

**4**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批，匹迷翻。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上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罷絪為太子賓客，擢藩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5**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鎭九年，貞元十七年，嚴綬鎭河東，見上卷。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鄘代之。三月，乙酉，以綬為左僕射，以鳳翔節度使李鄘為河東節度使。

**6**成德節度使王士眞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為討王承宗張本。河北三鎭，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長，知兩翻。

**7**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及居易集皆有此奏，語雖小異，大指不殊，蓋同上奏耳。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宂食宮中，歲費給賜，則非省費矣。內多怨女，則非徇情矣。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已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先，悉薦翻。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8**初，王叔文之黨旣貶，事始見上卷永貞元年。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量，音良。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辨，請以為楊子留後。」揚州揚子縣，自大曆以來，鹽鐵轉運使置巡院於此，故置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句，音鉤。為程异以理財進用張本。卒，子恤翻。

**9**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坊，直出南面永興坊內。會要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

**10**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考異曰︰舊傳︰「栖楚為吏鎭州，王承宗甚奇之。」今從實錄。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

**11**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而儲闈未立，典冊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愼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伏望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長子鄧王寧為太子。寧，紀美人之子也。

**12**辛未，靈鹽節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章︰十二行本「原」下有「防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兵六百人衣糧給沙陀；許之。

**13**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音後進銀器千五百餘兩。是年正月，赦天下，禁無得進奉。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卻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度，徒洛翻。旣而有旨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居易復以為言，考異曰︰居易集奏狀曰︰「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止，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人勘問，便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云云。又曰︰「若此果虛，卽望宣示中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按禁止進奉，前後制敕非一，不止於昨閏三月德音也。去年三月，柳晟、閻濟美違赦進奉，已為盧坦所彈。憲宗云「濟美離越州，乃逢赦令，釋其罪。」今裴均所進，假使在德音前，亦赦後矣，又云「赦書未到前已在道捨其過。」是則憲宗深惑於左右之言，外示不受獻，內實欲其來獻也。然則居易所聞，不為虛矣；若其虛，必辯明也。實錄及李司空論事皆以此為憲宗之美。今故直之。復，扶又翻。上不聽。

**14**上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李納之罪，以興元赦令，遂蒙含貸。王武俊有功於國，謂與李抱眞破朱滔也。陛下前許師道，言許李師道承襲。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敎，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自建中三年王武俊始有恆冀，至是二十八年。人情貫習，不以為非。貫，讀曰慣。猶言慣熟。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章︰十二行本「誠」下有 「所以然者」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張茂昭宿與王武俊有隙，故請代承宗。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盡歸國家矣。自大曆、貞元以來，用兵之弊正如此。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

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璀，七罪翻。欲希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上疑未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示諸學士者，蓋以此時凡入翰林者，卽日輔佐之選也。故使知其姓名，勿得擬用。然帝知李拭之迎逢，而卒將承璀，何邪！欲將，卽亮翻。上，時掌翻。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說，式芮翻。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15**初，平涼之盟，見二百三十二卷德宗貞元三年。副元帥判官路泌、會盟判官鄭叔矩皆沒於吐蕃。其後吐蕃請和，泌子隨三詣闕號泣上表，乞從其請；路隨表請和蕃，情切於其親也。號，戶刀翻。德宗以吐蕃多詐，不許。至是，吐蕃復請和，復，扶又翻。隨又五上表，詣執政泣請，裴垍、李藩亦言於上，請許其和；上從之。五月，命祠部郞中徐復使吐蕃。

**16**六月，以靈鹽節度使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朝，直遙翻。近，其靳翻。慮其反復，又部落衆多，恐長穀價，長，知兩翻。乃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千二百，號沙陀軍，置使以領之，而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章︰十二行本「是」下有「朱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神武川在漢代郡桑乾縣界，後魏置神武郡，後周廢郡為神武縣，屬朔州。此時其地在馬邑善陽縣界。處，昌呂翻。

**17**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唐初，置寺觀監，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屬鴻臚寺。武后以僧尼屬祠部。開元十四年，以道士、女官屬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屬司封，崇玄館置大學士，以宰相為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脩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屬左、右街功德使。盛脩安國寺，唐會要︰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敕捨龍潛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程大昌曰︰長樂坊，在朱雀街東第四街。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玄宗立華嶽碑於華嶽祠前，高五十餘尺。華，戶化翻。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敍脩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璀適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曳，讀作拽，音以列翻；史炤音以制切，非。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乘間再論，間，古莧翻。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八

## 唐紀五十四起屠維赤奮若（己丑）七月，盡玄黓執徐（壬辰）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己丑、八○九）

**1**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汚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臨賀，漢縣，屬蒼梧郡，以臨賀水，故名。唐帶賀州。夷簡，元懿之玄孫也。鄭王元懿，高袓之子。上命盡籍憑資產，財物田園，人資以生，謂之資產。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

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櫟，音藥。太常卿權德輿素興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累，良瑞翻。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朝，直遙翻。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2**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德、棣二州更為一鎭以離其勢，幷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師道事，見上卷元年。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德、棣。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旅，衆也。旅拒者，挾衆而拒上命也。處，昌呂翻。三，息暫翻，又如字。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

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物故註已見漢紀。史炤曰︰顏師古曰︰物故，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也。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劉闢。吳，謂李錡。易於反掌，易，以豉翻；下同。故諂諛躁競之人躁，輕也。競，爭也。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為，于偽翻。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臂指，用賈誼語意，言其順使也。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膠固，如膠之附著堅固也。蔓連，如蔓草之曼衍連屬也。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煦，吁句翻。嫗，衣遇翻。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鶻。間，古莧翻；下同。其為憂患可勝道哉！勝，音升。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處，昌呂翻。

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帥，所類翻。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絳等之言，後無不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以收鎭冀之心，此時未改恆州為鎭州，史以後來所改州名書之耳。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旣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恆州，古眞定。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3**丙申，安南都護張舟奏破環王三萬衆。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

**4**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恆·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考異曰︰李司空論事︰「初，武銜命使鎭州，令論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德、棣節度。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尋已追到鎭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自鎭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所上表除之也。論事集誤，今從實錄。昌朝，嵩之子，薛嵩亦安、史舊將，代宗初來降。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勞，力到翻。比，必利翻，及也。

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使，疏吏翻。還，音旋。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見，賢遍翻。語，牛倨翻。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蓋貞元初李懷光據河中時也。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章︰甲十一行本「有」下有「陰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李絳可謂洞見田季安、王承宗之情。間，古莧翻。說，式芮翻。誘，音酉。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為戒，茍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史炤曰︰依阿，謂不特立其說，常附順人言。兩可，謂無所可否。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處，昌呂翻。諳練事體，諳，烏含翻。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為，于偽翻。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

**5**丙辰，振武奏吐蕃五萬餘騎至拂梯泉。史炤曰︰拂，薄勿切。梯，天黎切。本又作「鸊鵜泉」，在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辛未，豐州奏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

**6**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貸，吐得翻，假貸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京兆以長古、萬年為京縣，餘屬縣為畿縣。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7**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鎭；使之遣還德州。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歙，書涉翻。開元二十年，置諸道採訪處置使，專以觀省風俗、黜陟幽明；其後伐叛討有罪，則置招討處置使。處，昌呂翻。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制於承璀。將，卽亮翻。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乃都統也。都統，謂都統諸軍，唐中世以後，專征之任。臣恐四方聞之，必窺『章︰甲十一行本「窺」作「輕」；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白居易之言自春秋書「多魚漏師」，左傳「夙沙衞殿齊師」來。況吐突承璀以寺人專征乎！崇、觀間，金人有所侮而動正如此。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屬，之欲翻。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字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章︰甲十一行本「簡」下有「諫議大夫孟簡」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考異曰︰舊承璀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郞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據承璀傳，則是九人，又平仲時為諫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橫，戶孟翻。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為廉良，怫意則毀龔、黃為貪暴，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莊周云︰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龔、黃，龔遂、黃霸也。譽，音余。蹻，居略翻。怫，符弗翻。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敗，蒲邁翻。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己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鎭各進兵招討。

**8**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從，才用翻。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

**9**是歲，云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10**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今一旦越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超伍，出位而言也。蓋超出儔伍之中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呼，火故翻。格，音閣。

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為劉濟使魏，為，于偽翻。使，疏吏翻。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耆，老也。宿，舊也。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關中之地，古秦地也。故謂關中之兵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夸服，謂欲自衒於算略，以服臣下之心。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張︰「且」作「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旣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先，悉薦翻。後，戶遘翻。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犒，苦到翻。遺，唯季翻；下遺魏同。『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長安在魏西。為臣，言能承上命，不悖臣道。於趙有角尖之耗，角尖，言所耗者小。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堂陽，漢縣，屬鉅鹿郡，唐屬冀州，在州西南。

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今，當作必。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復，扶又翻。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解獄，謂釋其囚也。斷，丁亂翻。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為，于偽翻。『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盧從史鎭潞州，故謂之潞人。『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趙為怨，天下無不知。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言燕本忠於上而盧從史以計敗之。敗，補邁翻。兩皆售也。賣物去手曰售。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貯，丁呂翻。卒，子恤翻。嘈，昨勞翻。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譚忠頗有戰國說士之風，而心為唐。

**五年**（庚寅，八一○）

**1**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

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恆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鎭，官軍也，三鎭，謂河中、河東、振武。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嘩者。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邏卒，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燈，弛禁前後各一日。

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鎭。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酈定進，擒劉闢，有驍名。軍中奪氣。

**2**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敷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九域志︰華陰縣有敷水鎭。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考異曰︰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稹爭廳」。按稹及白居易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復，扶又翻。前過，謂擅令河南尹停務。上知曲在中官，故引前過以貶稹。翰林學士李絳、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橫，戶孟翻。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為，于偽翻。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3**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果如李絳之言。

**4**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旣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謂酈定進戰死也。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鎭，竟不能過；新市，漢縣名，屬中山郡。唐初，新市縣屬觀州，武德五年廢州，幷廢新市為鎭，屬九門縣。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按劉濟時軍瀛州而攻樂壽。樂壽時屬深州，在瀛州南六十里。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譚忠之為田季安計者，白居易已窺見之矣。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則？

若保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貲，財也；或曰︰當作資。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強大。此臣為陛下痛惜者一也。為，于偽翻；下同。

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言制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

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章︰甲十一行本「路」下有「或有奔逃」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連兵不解，不死於戰，亦死於久屯，必思逃奔潰散為求生之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

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細作，古之諜者。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其」字衍。考異曰︰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據此疏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則是未就縛也。此月戊戌，從史已流驩州，疑「五月」當為「四月」。故移於此。

**5**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事見上卷上年五月。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凡行軍各有號，以相識別。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時吐突承璀總行營兵屯邢、趙界。邢州，昭義巡屬也。度支芻粟，不能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糴，故盧從史得高其價以牟利。度，徒洛翻。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

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為言，于偽翻。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復，扶又翻。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款，誠也。垍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很，必將為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

從史性貪，承璀盛陳柯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遺，唯季翻。從史喜，益相昵狎。昵，尼質翻。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考異曰︰承璀傳曰︰「承璀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州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今從裴垍等傳。左右驚亂，從史之左右。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章︰甲十一行本「士」下有「卒」字；乙十一行本同。』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操，七刀翻。趨譁，言趨走而喧譁也。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新書作「承玼之子」；韓愈烏氏先廟碑亦作「承玼」。一本云，「玼」或作「洽」。聽，晟之子也。

**6**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樂縣東南二十里有木刀溝，有民木刀居溝旁，因名之。

**7**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卽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鎭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句，古候翻。當，丁浪翻。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五州，澤、潞、邢、洺、磁。要害者，於我為要，於敵為害。魏博、恆、幽諸鎭蟠結，魏博一鎭，恆一鎭，幽一鎭；謂之河朔三鎭。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邢州臨趙境，磁、洺臨魏境，其界犬牙相入。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曏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復，扶又翻。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不能明底從史之罪而行天討，乃誘執之，是為失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鎭留後，為之求旌節，為，于偽翻。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校，數也，考也。計，算也，度也。更不若從史為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校，戶敎翻。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為伍；且謂承璀誘重胤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張茂昭、田季安、程執恭、李師道。幷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處，昌呂翻。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為之改除，為，于偽翻。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復，扶又翻。「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二十年。帥，所類翻；下同。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為主帥。移之他鎭，乃愜衆心，愜，苦叶翻。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義節度使。

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8**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餘人夜潰，奔魏州。潰奔者，盧從史之黨也。劉濟奏拔安平。

**9**庚申，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見，賢遍翻。且歸路泌、鄭叔矩之柩。平涼劫盟，泌、叔矩沒于吐蕃。柩，巨救翻。鄭註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10**甲子，奚寇靈州。

**11**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臣比請罷兵，易，以豉翻；下同。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下上言同。比，毗至翻。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理道，治道也。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三殿，麟德殿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三殿之西卽翰林學士院。對來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來也。時召對廷臣，詔旨率有對來之語。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唐置翰林學士之始，無承旨。永貞元年，上始命鄭絪為承旨，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間，中隔花甎道，承旨居北廳東第一間。謂「白居易小臣不遜，「白」當作「曰」。『章︰甲十一行本正作「曰」；張校同。』須令出院。」欲出居易，不令復入翰林。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少思，猶今人言欠入思慮也。少，詩紹翻。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箝，其廉翻。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考異曰︰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旣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而無禮於朕，朕實難柰。』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欲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

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蓬萊池在蓬萊殿之北，一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自蓬萊池西出玄武門，入重元門，卽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玄武門。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12**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間，古莧翻。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數，所角翻。考異曰︰實錄︰「淄青、幽州累有章表，請赦承宗。」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復，扶又翻。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為匹。加劉濟中書令。

**13**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副大使，長，知兩翻。緄，古本翻。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墟里翻。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呼，火故翻。「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佑所為，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兄皋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索，山客翻。總因置毒而進之。七卯，濟薨。緄行至涿州，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莫州，南至瀛州八十里。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14**嶺南監軍許遂振以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還，除宂官。楊於，音烏；召於同。宂官，散官也。宂，而隴翻。裴垍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郞。遂振尋自抵罪。

**15**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憲宗信方士之心已露於此。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事各見本紀。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事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二年。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茍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16**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自討王承宗還也。還，從宣翻，又如字。辛亥，復為左衞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事見上卷上年四月。疲弊天下，卒無成功，卒，子恤翻。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吐突承璀事帝於東宮，故言舊恩。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復，扶又翻。處，昌呂翻。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有功必賞，敗軍必誅，此古今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間，如字。上罷承璀中尉，降為軍器使；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器庫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本屬軍器監，中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武庫，其器械隸於軍器使。中外相賀。

**17**裴垍得風疾，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一縱一橫為旁午。

**18**丙寅，以太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19**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鎭互遣人說止之，說，輸芮翻。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

茂昭旣去，十月，戊寅，虞侯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共殺伯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旣而將士復殺佐元，奉迪簡主軍務。復，扶又翻。時易定府庫罄竭，閭閻亦空，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閻，里中門也。迪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糲，盧達翻，脫粟飯也。身居戟門下經月；藩鎭府門列戟，因謂之戟門。將士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節度使。憲宗用任迪簡而得易定，穆宗用張弘靖而失幽燕，節鎭命代，可不謹哉！甲午，以張茂昭為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

**20**右金吾大將軍伊愼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愼為右衞將軍，坐死者三人。

初，愼自安州入朝，入朝，見上卷元和元年。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去，羌呂翻。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觀察使郗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凶問，母卒之問也。先備籃輿，卽日遣之。卽今之轎也。

**21**甲辰，會王纁薨。纁，上弟也。薨，呼肱翻。

**22**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鍔為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譽，音余。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方鎭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鍔旣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 上乃止。考異曰︰舊李藩傳曰︰「鍔以錢數千萬賂遺權侍，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卽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卻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要︰『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旣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尤為疏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鍔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謂討王承宗也。耗散甚衆；鍔到鎭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上乃止。復，扶又翻。

**23**中書侍郞『章︰甲十一行本「郞」下有「同平章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裴垍數以疾辭位；數，所角翻。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24**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遷祖考之骨于京兆。張茂昭祖謐、父孝忠，皆葬河北。

**25**壬午，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鏁，守者不為開。鏁，蘇果翻。不為，于偽翻。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辯眞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還，音旋，又如字。明日，擢為重職。

**26**翰林學士、司勳郞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橫，戶孟翻。懇，誠至也。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惡，烏路翻。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絳嘗從諫上聚財，從，千容翻。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袓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淮西旣平，帝之所聚，適為驕侈之資耳。

**六年**（辛卯、八一一）

**1**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2**庚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3**己丑，忻王造薨。造，代宗之子，皇叔袓也。

**4**宦惡李絳在翰林，惡，烏路翻。以為戶部侍郞，判本司。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郞或判度支，故以判戶部為判本司，此二十四司之司也。上問︰『章︰甲十一行本「問」下有「絳」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故事，戶部侍郞皆進羨餘，羨，弋線翻。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斂，力贍翻。藏，徂浪翻。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自玄宗時，王鉷歲進錢以供天子燕私，至裴延齡而其弊極矣。上嘉其直，益重之。

**5**乙巳，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抶人背；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抶，丑栗翻。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悖，蒲內翻，又蒲沒翻。由袓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6**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書裴垍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也。惡，烏路翻。

**7**庚午，以刑部侍郞、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侍郞、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為代北水運使，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謇，知輦翻。下，戶嫁翻。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昕，許斤翻。盧坦曰︰「陛下旣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昕還。還，音旋，又如字。

**8**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皋謨、董溪行營，謂前討恆州行營。坐贓數千緡，敕貸其死；皋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並追遣中使賜死。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隋為高涼郡之陽春縣，唐置春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十八里。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沙郡，晉置湘州，隋改潭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權德輿上言，以為︰「皋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何晏曰︰已刑而陳其尸曰肆。朝，直遙翻。誰不懼法！不當已赦而殺之。」溪，晉之子也。董晉相德宗，後鎭宣武，薨于鎭。

**9**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李惟簡，惟岳之弟也。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伺，相吏翻。更入攻抄，更，工衡翻。抄，楚交翻。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生事邀功，竊取官賞，是為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禁妄入吐蕃界。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屬，之欲翻。屢，良遇翻，又如字。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10**賜振武節度使阿跌光進姓李氏。

**11**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吉甫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為數也。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見，賢遍翻。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賈，音古。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千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鄕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倂者倂之，入仕之塗可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永徽之制，一品月俸八千。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為錢三萬一千。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唐初給一品職田六十頃、祿七百石。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興後，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新志云︰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卽此數也。常袬為相，始立限約，事見二百二十五卷代宗大曆十二年。李泌又量其閒劇，隨事增加，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德宗貞元四年。量，音良；下同。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閒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按常袬為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衞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紬、綿。射生、神策大將軍增以鞋。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加詳校而量定之也。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入韋貫之、兵部侍郞許孟容、戶部侍郞李絳同詳定。

**12**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禮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敎之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都省，尚書都省。職方員外郞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鄒︰丁寧，言語懇切，反覆囑咐。』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斷，丁亂翻。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處，昌翻。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循州，古龍川縣地。舊志︰至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里，從可知也。

**13**甲寅，吏部奏準敕倂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14**黔州大水壞城郭，黔，音禽，又其廉翻。壞，音怪。觀察使竇羣癹溪洞蠻以治之；黔中觀察使領辰、錦、施、敍、獎、夷、播、思、費、南、溪、溱等州，又有羈縻州五十，大率皆溪洞蠻也。治，直之翻。督役太急，於是辰、漵二州蠻反，敍州，本巫州，天授二年改沅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聲相近，復為巫州，大曆五年更名敍州。考異曰︰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實錄。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刺史。開州，治開江縣，因縣名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

**15**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唐內諸司使，弓箭庫使在軍器庫使之下。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鎭，璹，神六翻。為，于偽翻。事覺，賜死。事連左衞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曏以其驅使之久，承璀事帝於東宮。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去，羌呂翻。

**16**十六宅諸王旣不出閤，考異曰︰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宅」。新傳誤也。余按開元以來，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處，號十王宅，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其後增為十六宅。舊史曰︰開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院而居，號十王宅。十王，謂慶、忠、棣、鄂、儀、潁、永、榮、延、濟。其後盛、儀、壽、豐，恆、梁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稱，尺證翻。

**17**己丑，以戶部侍郞李絳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曰︰「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璀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承璀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誤也。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逄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前；數，所角翻。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18**閏月，辛卯朔，黔州奏︰辰、漵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漵，音敍。

**19**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唐太子通事舍人屬右春坊，員八人，正七品下，掌導宮臣辭見、承令勞問。此職事官也。若李涉則試官。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棄。」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賂，詣光順門通之。戣，渠龜翻。武后垂拱四年，置匭四枚，共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木位，主春，配仁，色青，仁者以亭育為本，以青匭置於東，有能告養人及勸農之事者投之，銘曰延恩匭；南方火位，主夏，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匭置於南，有能正諫、論時政得失者投之，銘曰招諫匭；西方金位，主秋，色白，配義，義者以斷決為本，以素匭置於西，有欲自陳抑屈者投之，銘曰申冤匭；北方水位，主冬，色玄，配智，智者謀慮之本，以玄匭置於此北，能告以謀智者投之，銘曰通玄匭。以諫議、補、拾充使於朝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卽進入；其詣光順門進狀者，閤門使收而進之。宋朝改知匭使為理檢使。宋白曰︰光順門外卽昭慶門。匭，居洧翻。戣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峽州司倉。峽州，古夷陵地，蜀置宜都郡，梁置宜州，後魏改拓州；取開拓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改曰峽州。舊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涉，渤之兄；李渤時隱於少室山。戣，巢父之子也。孔巢父死於李懷光之難。

**20**辛亥，惠昭太子寧薨。寧立為太子，見上卷四年三月。

**21**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七年**（壬辰、八一二）

**1**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惡，烏路翻。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諳，烏含翻。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唐人謂同榜進士為同年，至今猶然。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趣，讀曰促。

**2**振武河溢，毀東受降城。東受降城瀕河，河溢，故毀城。

**3**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樂，音洛；下同。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唐六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旰，古按翻。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間，古莧翻。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左傳︰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陸德明音義曰︰強，其良翻，又其兩翻。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

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懈，古隘翻，怠也。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上以于頔峻刑之言為姦，故吉甫愧前之失言。

**4**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郞中、翰林學士崔羣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庫部郞，掌戎器、鹵簿、儀仗，屬兵部。上嘉羣讜直，讜，音黨。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長，知丈翻。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上，時掌翻。上乃從之。

**5**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設為法制以招撫流亡之民。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復，扶又翻。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治，直吏翻。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為理，猶言為治。唐避高宗諱，改治為理。處，昌呂翻。樂，音洛。

**6**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7**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恆。更，工衡翻。恆，戶登翻。考異曰︰舊澧王惲傳曰︰「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上明斷不惑。」承璀傳曰︰「八年，欲召承璀還，乃罷絳相位。承璀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議請立澧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宥。」崔羣傳曰︰「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昭太子薨，承璀請立澧王，不從。」據實錄︰「六年十一月，承璀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璀乃召還。」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璀。蓋憲宗末年，承璀欲廢太子，立澧王耳，非惠昭初薨時也。恆，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長於恆；長，知兩翻。上將立恆，命崔羣為寬草讓表，為，于偽翻。羣曰︰「凡推己之有以與人謂之讓。推，吐雷翻。遂王，嫡子也，寬何讓焉！」史言崔羣力為憲宗言立子以嫡不以長之義。上乃止。

**8**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

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元誼奔魏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新志︰節度副使在行軍司馬之下，節度副大使則在行軍司馬之上，河北三鎭以為儲帥。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田庭玠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二年。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數，所角翻。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清鎭將，將『章︰甲十一行本不重「將」字；乙十一行本同。』欲殺之。將欲，如字。興陽為風痹，痹，必至翻，冷濕病也。灸灼滿身，灸，居又翻，灼艾也。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考異曰︰論事集作「十二」，今從實錄及舊傳。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為步射都知兵馬使。

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

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鎭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間，古莧翻。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帥，所類翻。粗，坐五翻，今讀從去聲。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斷，丁自翻。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曏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謂舉家見屠，骨肉分裂，若屠家之屠羊豕然，掛肉於枅以為列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天子之兵，謂之天兵。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惡，烏路翻。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䪡粉矣。䪡，與齏同，牋西翻，碎切薑蒜為之。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須，待也。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中，竹仲翻。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鎭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他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復，扶又翻；下同。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顧，迴視也。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恆，戶登翻。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也。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使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撫，拍也。考異曰︰新吉甫傳︰「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取。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數，所角翻。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朝，直遙翻。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環，音宦。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度，徒洛翻。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魏博，四世，四十九年而滅。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 唐紀五十五起玄黓執徐（壬辰）十月，盡柔兆涒灘（丙申），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壬辰、八一二）

**1**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以魏兵廢懷諫立田興之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揣，初委翻。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此大歷、貞元之弊也。為，于偽翻；下亦為、正為、度為、當為同。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勞，力到翻。今此鎭獨無，恐更不諭。」言恐其更不諭上意也。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復，扶又翻。「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甫，始也。陝，失冉翻。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言興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異乎河北諸鎭之為也。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2**庚戌，更名皇子寬曰惲，察曰悰，寰曰忻，寮曰悟，審曰恪。更，工衡翻。惲，於粉翻。

**3**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魏博自田承嗣以來倔強拒命，至是四十九年。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六州，魏、博、貝、衞、澶、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語，牛據翻。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復，扶又翻。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期，讀曰朞。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為，于偽翻；下同。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貯，丁呂翻。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復，除其賦役也。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兗鄆，卽淄青、平盧軍也。鄆，音運。倔，其勿翻。強，其兩翻。

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朝，直遙翻。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郞中河東胡証為之。証，之盛翻。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

鄆、蔡、恆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鄆，李師道；蔡，吳少陽；恆，王承宗也。恆，戶登翻。間，古莧翻。說，輸芮翻。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族，又首變兩河事，言田興悉心奉朝廷，變兩河藩鎭故事。亦公之所惡也！惡，烏路翻。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李師道巡屬也。師道懼，不敢動。

田興旣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衞將軍。

**4**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度支、經度，皆徒洛翻。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千」，當做「十」。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5**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為，于偽翻。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諳，烏含翻。復，扶又翻。稱，尺證翻。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茍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6**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先寇涇州界，進及涇州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鎭兵，京西，鳳翔、秦、隴、原、涇、渭也。京北，邠、寧、丹、延、鄜、坊、慶、靈、鹽、夏、綏、銀、宥也。鎭兵註已見前。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唐神策鎭兵分屯于外，皆屬左、右神策中尉。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比其得報，虜去遠矣。比，必利翻，及也。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旣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樂，音洛。竟為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癸巳、八一三）

**1**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融，興之兄也。融、興幼孤；融長，養而敎之。兄弟皆幼失父母，而兄年差長，故長養其弟而敎之。長，知丈翻。興嘗於軍中角射，角，競也。角射者，以中為勝。一軍莫及。融退而抶之抶，丑栗翻，打也。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猜暴之時，謂田季安時也。

**2**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義為勃海王。

**3**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數，所角翻。鄙，陋也。辛未，德輿罷守本官。

**4**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5**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二年頔入朝，見二百三十二卷。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為，于偽翻；下同。屬，之欲翻。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正言，求出鎭。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索，山客翻。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誘，音酉。溷，戶困翻，廁也。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帥，讀曰率。唐大明宮端門曰丹鳳門，其西曰建福門。內，卽納字也。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表，閤門以無印引不受；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閤門受而進之。頔方請罪，旣無職印，又無內引，所以不受。日暮方歸，明日，復至。復，扶又翻。丁酉，頔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朝，直遙翻。敏流雷州，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季友等皆貶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自藍田關南出度秦嶺。

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鎭賂遺，遺，唯季。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按長曆，二月乙酉朔，三月甲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耳。

**6**甲子，徵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元和二年，武元衡出鎭西川，至是召還。

**7**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

**8**秋，七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辛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脩受降城，兼理河防。理，治也。時受降城為河所毀，河毀受降城見上卷七年。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天德故城，在東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於永濟柵。宋白續通典作「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舊墟。李絳及戶部侍郞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事見二百九卷中宗景龍元年。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柰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城僻處確瘠，處，昌呂翻。確，克角翻，磽確也。瘠，土薄也。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卒，子恤翻。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

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緣私者，並緣公役之名而私使之。聚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象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考異曰︰實錄云︰「李光進請脩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闕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鎭兵四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有五十人。」人數如此不同，或者一千一百四十人是三城都數耳。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稱，尺證翻。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9**乙巳，廢天威軍，元和初，幷左、右神威為一軍，號天威軍。神威軍，本殿前射生軍也。以其衆隸神策軍。

**10**丁未，辰、漵賊帥張伯靖請降。辰、漵賊反，事始上卷六年。辛亥，『章︰甲十一行本「辛」上有「九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以伯靖為歸州司馬，委荊南軍前驅使。委，屬也，付也。

**11**初，吐蕃欲作烏蘭橋，新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在縣西南。吐蕃於河上作橋。先貯材於河側，貯，丁呂翻。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貪，佖，支筆翻，又頻筆翻。先厚賂之，然後倂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12**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新志︰西州交河縣北二百一十里，經柳谷渡。壬寅，振武、天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鸊鵜泉，鸊鵜泉，在西受降城北三百里。鸊，扶歷翻。鵜，徒奚翻。邊軍戒嚴。

**13**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綬之子也，於時嚴綬尚在。綬，音受。以刻覈得幸於進賢。進賢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所給資裝多虛估；資裝不給本色，虛估其價，給以他物。趣，七喻翻。至鳴沙，遵憲屋處處，昌呂翻。而士卒暴露；衆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環，音宦。卷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庚寅夜，焚門，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士屠其家，幷殺嚴澈。進賢奔靜邊軍。靜邊軍在雲州西一百八十里。

**14**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為皇后。上以妃門宗強盛，妃，郭曖之女，子儀之孫女也。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竟不許。

**15**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為振武節度使，煦，吁句翻。將夏州兵二千赴鎭，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鍔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

**16**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古河十四里，以紓滑州水患。大河故瀆逕黎陽山之東，後南徙，為滑州患，故復鑿古河。

**17**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惡，烏路翻。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官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見漢桓、靈二帝紀。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甲午、八一四）

**1**春，正月，甲戌，王鍔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善羊」，當作「善陽」。唐朔州洽善陽縣，西北至單于府百二十里。柵蓋立於縣界。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為通州刺史。甲午，駱朝寬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奪色者，奪其品色也。

**2**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

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見上卷六年。相，息亮翻；下同。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觀李絳立朝本末，亦庶乎有大臣之節矣。左神策中尉。承璀以喪師罷中尉為弓箭庫使，今遂兼為之，此憲宗之巧，蓋持兩端以觀朝議也。李絳旣罷，誰敢復以為言乎！

**3**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境，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為刺史，謂之六胡州。鹽州與靈、夏接境。開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長安四年，倂六胡州為匡、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以廢匡州，置懷恩縣，帶宥州，縣管內有榆多勒城。天寶中，王忠嗣奏置經略軍，在宥州故城東北三百里，宋白曰︰宥州應接天德，南援夏州，治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党，底朗翻。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大歷六年，置肅戎軍於鄜州之鄜城。

先是，回鶻屢請昏，先，悉薦翻。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強，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脩城塹，蓄甲兵，邊備旣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旣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西城，請西受降城。磧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謂徙受降城於天德也。萬一比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復，扶又翻。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4**乙丑，桂王綸薨。綸，上弟也。

**5**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張弘靖為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張延賞相德宗於貞元之間。

**6**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先，悉薦翻。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史炤曰︰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郞悰不辭。悰，藏宗翻。秋，七月，戊辰，以悰為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行，下孟翻。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尊行之行，下浪翻。不翅，與不啻同。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年間，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卒，子恤翻，終也。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制指，謂可制御而指使者也。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7**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考異曰︰實錄，少陽卒在閏月己丑下，壬辰上，而幷元濟焚舞陽言之。統紀、舊紀，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輟朝。」唐紀︰「張弘靖請為少陽廢朝贈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己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不輟朝乎！今從新紀。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壽州有茶山。抄，楚交翻。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

上自平蜀，元和初平蜀。卽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淮南節度使治揚州，欲徙治壽州以經略淮西。會朝廷方討王承宗，事見上卷四年、五年。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事見七年。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鎭，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喜者，喜朝廷之不猜防魏博。

九月，庚辰，以洺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馬使；九域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為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肅宗時，令狐彰背史思明歸順。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惡，烏路翻。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鎭將帥，近，其靳翻。為，于偽翻；下同。朝，直遙翻。環，音宦。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圬，哀乎翻，墁也。堋，補鄧翻，射埻也。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主。

**8**戊戌，加河東節度使王鍔同平章事。

**9**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跡，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郞李君何弔祭。唐工部郞，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舞陽，漢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焚葉，葉，式涉翻。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0**冬，十月，丙午，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薨。

**11**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綬，音受。乙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考異曰︰實錄作「談峻」。今從舊傳。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為東都留守。

**12**党項寇振武。

**13**十二月，戊辰，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乙未、八一五）

**1**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鎭宣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鍔加『章︰甲十一行本，「加」下有「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鍔上以寵慰之。

**2**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東都畿也。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磁丘」，當作「慈丘」，縣屬唐州，隋分比陽縣置，取縣界慈丘山為名，在州東北。卻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九域志︰唐州，東至蔡州三百五十里。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所敗，敗，補邁翻。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

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卽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櫜鞬迎之。屬，之欲翻。櫜，姑勞翻。鞬，居言翻。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校，戶敎翻。「行營之事，一決都將。」總諸部之軍者，謂之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處，昌呂翻。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泆，弋質翻。沈，持林翻。士卒皆喜曰︰「中丞為我治家，為，于偽翻。治，直之翻。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踶，特計翻。圉人，掌養馬者。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駑，音奴。

**3**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旰，王鍔誅之，及其黨。燕，於賢翻。旰，古案翻。

**4**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永貞元年，貶王叔文之黨，事見二百三十六卷。量，音良。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惡，烏路翻。三月，乙『嚴︰「乙」改「己」。』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永州，古零陵郡，隋置永州，以永水為名，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四里。柳州，漢潭中縣地，隋置馬平縣，唐初置昆州，貞觀改柳州，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朗州，古武陵郡，梁置武州，隋為朗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九里。播州，卽漢夜郞、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置牂柯郡，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劉禹錫，字夢得。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為，于偽翻。「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重，直用翻。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連州，漢桂陽陽山地，唐置連州，以郡南有黃連嶺為名，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舊禹錫傅︰「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郞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郞去後栽。」按當時叔文之黨，一除遠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曰︰「中丞裴度奏︰『其母老，必與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憲宗曰︰『為子尤須謹愼，恐貽親之憂。禹錫更合重於他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趙元拱唐諫諍集︰「斐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禹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旣而語左右︰『斐度終愛我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俄而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劉遂改為連州。」按柳宗元墓誌，將拜疏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許也。禹錫除播州時，斐度未為相。今從實錄及諫諍集。

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傅，傅，直戀翻。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技，渠綺翻。引，羊晉翻。度，徒洛翻。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相，息亮翻。趨，七喻翻。勝，音升。大夏旣成，夏，與廈同，胡雅翻。『章︰甲十一行本正作「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稱，尺證翻。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旣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召，讀曰邵。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衒，熒絹翻。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听，魚隱翻，又魚巾翻。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又作種樹郭橐駞傅曰︰「橐駞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駞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孳，津之翻，生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旣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蒔，音侍，更種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爪，側絞翻。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唯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吾居鄕見長人者，長，知兩翻。好煩其令，好，呼到翻。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卒，子恤翻。旦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其蠶織，吾小人輟饔飧以勞吏之不暇，饔，於容翻。飧，蘇昆翻。饔飧，熱食也。勞，力到翻。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蕃，音煩。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杜預曰︰職，主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梓人傅以諭相，種樹傅以諭守令，故溫公取之，以其有資於治道也。

**5**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于臨潁。

**6**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7**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南頓，漢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

**8**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恆、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恆，戶登翻。鄆，音運。數，所角翻。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趣，七喻翻。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之援也。

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說，輸芮翻。「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恇懼。恇，去王翻，怯也。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9**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還，音旋，又如字。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言有必克之勢，故悅。

考功郞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三小州，申、光、蔡。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此以大小強弱之勢言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斷，丁亂翻。此以大曆、貞元以來積習言也。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鄕，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諳，烏含翻。懾，之涉翻。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旣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將，卽亮翻；下同。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性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比，毗至翻，近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鄕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易，以豉翻。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10**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時曲，在陳州殷水縣西南。敗，補邁翻。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陳，讀曰陣，下同。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攬，以手擥取也。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

**11**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說，輸芮翻；下同。刺，七亦翻。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卽資給遣之。

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為吳，于為翻。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

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射，而亦翻。從，才用翻。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顱骨而去。顱，龍都翻，首骨也。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傔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傔，苦念翻。傔，從也。呼，火故翻。斷，音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衞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呵，叱也。索，搜也。索，山客翻；下大索同。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班猶未齊。

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遺，棄也。左、右金吾掌邏捕姦非。府，縣，京兆府及兩赤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郞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橑者皆索之。複壁，夾壁也。重橑，大屋覆小屋，上下施椽，其間皆可容物。橑，魯皓翻，椽也，史炤憐蕭切。

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無狀者，無善狀也。恆，戶登翻。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宴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鞫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

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衞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史言憲宗明斷，故能成功。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鎭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過，古禾翻。金吾皆伺察以聞，伺，相吏翻。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考異曰︰舊張弘靖傅曰︰「初，盜殺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鎭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傅︰「獲李師道將訾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薛圖存河南記。

**12**秋，七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姒。毛晃曰︰杜預云︰兄弟之妻相謂曰姒。蓋妯娌相呼，以身年長少為名，年長曰姒，少曰娣，不以夫之長幼也。今俗呼兄之妻曰姒，弟之妻曰娣。姒，音詳里翻。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13**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數，所具翻。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14**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15**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結。本道人，謂兗、鄆、淄、青人也。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呂元膺以東都防禦使為留守，其所統兵曰防禦兵。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定鼎，左曰長夏，右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北曰上東。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迎秋，次遊義，次籠煙，北靈溪。考異曰︰河南記曰︰「賊帥訾嘉珍果於東都留後院潛召募一百餘人，兼造置兵仗，部署已定。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一人告河南府。當時飭兩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刀棒，圍興道坊院數重。賊黨迫蹙，遞相蹂，四面矢下如雨，俄然殄滅，因縱火焚其院宇，悉為煨燼。」令從實錄。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唐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東面一門，曰賓耀。西面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耀。元膺蓋坐於左掖門下。指使部分，分，扶問翻。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

東都西南接鄧、虢，九域志︰河南府，西南抵虢州界三百二十五里。稍南，抵鄧州界六百里。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趫勇，趫，丘妖翻，捷也。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儕，士皆翻。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為師，于偽翻。舍，始夜翻。有訾嘉珍、門察者，訾，卽移翻，姓也。門，亦姓也。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分，扶問翻。治，直之翻；下同。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與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二縣，陸渾、伊闕也。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旣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鎚，直造翻。脛，戶定翻，腳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折，而設翻。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敎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留守兵之將及防禦兵之將也。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職名，李師道私所署衙前管軍職名，給帖者也。為之耳目。

元膺鞫訾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復，扶又翻。元膺上言︰「近日藩鎭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上以為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史說得憲宗心事出。

**16**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17**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謂李光顏等也。故使鎭襄陽，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他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八州，襄、鄧、唐、隨、均、房、郢、復。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

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樂，音洛。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考異曰︰舊傳曰︰「弘鎭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弘雖取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鎭定一方，居強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鎭連衡跋扈，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異志而更用為都統，則光顏、重胤更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耳。今從其可信者。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宣武節度治大梁。索，山客翻。敎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遺，唯季翻。使者先致書。光顏大『章︰甲十一行本「大」上有「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妓，渠綺翻。荷，下可翻。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座」，恐當作「坐」為文從字順。卽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幷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繒，慈陵翻。為，于偽翻。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18**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戶部侍郞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調，徒弔翻。

**19**辛丑，刑部侍郞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脩格式律令事類後，唐六典敍文法之名，格二十四篇，式三十三篇，律十二篇，令二十七篇。會要曰︰開元二十五刪緝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至今長行敕，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會要︰開元十九年，裴光庭等奏令有司刪撰格後長行敕六卷，今又刪定二十五年以後長行敕為三十卷。

**20**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敗，補邁翻；下同。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上，時掌翻。及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22**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杜佑曰︰柏崖城，侯景所築，在河清縣西。

**22**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

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

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溵水，拔其城。

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以討淮西無功也。

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

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固始，前漢汝南郡之寖縣，春秋之寖丘，後漢更名固始，唐屬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四十五里。

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23**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24**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許之。

**25**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26**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數，所角翻。敗蕭、沛數縣，敗，補邁翻。蕭、沛皆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蕭在州西五十里。沛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平陰，古肥子國，漢肥城縣之地。隋開皇十四年置榆山縣，大業初改曰平陰，取界內平陰古城為名，時屬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愿，晟之子也。

**27**東都防禦使呂元膺請募山棚以衞宮城，從之。

**28**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鍔薨。

**29**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鎭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兩役，謂旣討淮西，又討恆冀也。恐國力所不支，請倂力平淮西，乃征恆冀。」恆，戶登翻。上不為之止，為，于偽翻。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丙申、八一六）

**1**春，正月，己巳，以弘靖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據章鈺資治通鑑校宋記補。』

**2**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強，斬首千餘級。敗，補邁翻。

**3**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郞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徽，吳人也。

**4**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卒致朱泚之亂，事見二百二十六卷，止二百二十八卷。卒，子恤翻。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佳兵者不祥之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蓋未可厚非。

**5**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枝。斷，音短。

**6**二月，西川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7**乙巳，以中書舍人李逢吉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孫也。李玄道事太宗，為文學館學士。

**8**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郗，丑之翻。斬首千餘級。

**9**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巓弒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巓，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南詔置弄棟節度於唐姚州之地。程大昌曰︰南詔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麗水。南詔王姓蒙氏。嵯，昨何翻。巓，音顚。

**10**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11**荊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山，袁茲，陳袁憲之後。陳亡，憲入中國，後居蔡州朗山縣。宋白曰︰朗山，漢安昌縣，漢末改朗山，以界內朗山為名。劉昫曰︰朗山，漢安昌縣，隋改朗山。杜佑曰︰朗山，漢朗陵縣，宋避聖祖諱，改朗山為確山。請入朝，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俛、錢徽貶官；及見上，更以必克勸之，更，工衡翻。僅得還鎭。

**12**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鵶城。固城、鵶城，當在冀州南宮縣界。

**13**三月，庚午，太后崩。太后王氏，上之母也。辛未，敕以國哀，諸司公事權取中書門下處分，只令宰相參決百司公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不置攝冢宰。唐中世以來，天子崩，置攝冢宰，倣古者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之制，然非能盡行古道也。

**14**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山。，五高翻，又五到翻。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

**15**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16**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陵雲柵，在溵水西南，郾城東北，蔡人立柵於此，以陵雲為名。斬首三千級。

**17**辛亥，司農卿皇甫鎛以兼中丞權判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鎛，補各翻。斂，力贍翻。

**18**乙卯，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渾瑊事肅、代、德有大功。

**19**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使田進討平之。

**20**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

**21**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據舊書︰霞寓自蕭陂進至文城柵，遇伏而敗。意鐵城卽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城耳。宋白曰︰鐵城，在新興柵東北。新興柵，在吳房縣西南，文城東北。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上，時掌翻。中外駭愕。宰相入見，見，賢遍翻。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不勝，音升。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李遜主餉，霞寓軍因得以罪歸之。秋，七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丁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貶霞寓為歸州刺史，歸州，古之秭歸，吳立建平郡，唐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遜亦左遷恩王傅。恩王連，代宗之子。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所。

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22**田弘正奏破成德兵于南宮，殺二千餘人。

**23**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好，呼到翻。甄，稽延翻，察也。別，彼列翻。又數請罷用兵；數，所角翻。左補闕張宿毀之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吏部侍郞。

**24**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鄕，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柏鄕。柏鄕，漢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七里，今治在彭水之陽，隋所置也，屬趙州。宋白曰︰趙州柏鄕縣，春秋時晉鄗邑地。漢置鄗縣，光武改曰高邑；北齊天保六年移高邑縣於漢房子縣東界，今高邑縣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漢縣故城南十八里置柏鄕縣，遙取漢柏鄕之名。宋省柏鄕為鎭，屬高邑。環，音宦。

**25**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

**26**九月，乙亥，右拾遺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曹。朗，及之子也。獨孤及事代宗，為文長於論議。

**27**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

**28**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事也。前事，謂請罷用兵也。辛巳，以吏部侍郞韋顗、考功員外郞韋處厚等皆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顗，見素之孫；韋見素，天寶末為相。處厚，敻之九世孫也。韋敻，後周韋孝寬之兄。敻，翾正翻。

**29**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殷城，漢期思縣，屬汝南郡，宋置苞信縣，隋改曰殷城，唐屬光州。按九域志，固始縣有殷城鎭。

**30**冬，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黃洞蠻為寇。又丑，邕管奏擊黃洞蠻，卻之，復賓、蠻等州。「賓蠻」當作「賓巒」。武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淳州，永貞元年，更名巒州。

**31**丙寅，加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

**32**李師道聞拔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33**王鍔家二奴告鍔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去年王鍔薨。上命鞫於內仗，新書·儀衞志︰凡朝會之杖，三衞番上，分為五仗，號衙內五衞︰一曰供奉杖，以左右衞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衞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衞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衞為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衞為之。皆帶刀捉仗，列坐東西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郞閤外，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郞將一人押之。遣中使詣東都檢括鍔家財。裴度諫曰︰「王鍔旣沒，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34**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赴京兆府，初治事也。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無似，猶言不肖也。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金吾左右街使各一人，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內坊角有武候鋪，衞士、彍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巡行叫呼，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鼓三千檛而止。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程大昌雍錄曰︰長安四郭之內，縱橫皆十坊，大率當為百坊，亦有一面不啻十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坊皆有垣、有門，隨晝夜鼓聲以行啓閉。巡使掌左右街百坊之內謹啓閉徼巡者也。宋白曰︰廣德二年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郞王延昌充左巡使，御史中丞源休充右巡使。辛亥，源休充都左、右巡使。元和八年，薛存誠奏︰得兩巡御史狀，以承平舊例，兩街本屬臺司，其所由，每月衙集，動靜申報。如所報差繆，舉勘悉在臺中。又按唐監察御史十員，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將晦，卽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言須為此人作意，務自謹敕。朕亦畏之。」考異曰︰柳氏敍訓曰︰「公穆宗朝為大京兆，有禁軍校冒騶卒唱，駐馬斃之。明日，延英對上云云。朝退，上顧左右曰︰『爾輩大須作意，如此神采，我亦怕他。』」因話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法，不獨試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軍將。』」按公綽，憲宗、穆宗朝俱嘗為京兆尹。此事恐非穆宗所能為，敍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35**討淮西諸軍近九萬，近，其靳翻。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

**36**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

**37**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長河，漢信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十年又置於河東小胡城，屬德州。斬首千餘級。

**38**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恆州三十里而軍。恆，戶登翻。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恆州，薄，伯各翻。與承宗戰，大敗，奔還定州。九域志︰恆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露。倮，郞果翻。陳楚馳入定州，易州，南至定州百四十里。鎭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斂軍中所掠鎬家之衣也。以兵衞送還朝。朝，直遙翻。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史言河朔之人習於叛亂，知奉其帥之親黨而已。

**39**丁未，以翰林學士王涯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40**袁滋至唐州，去斥候，去，羌呂翻。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袁滋所謂「開門揖盜」者也。元濟圍其新興柵，新興柵，當在唐州東北界，新立之以備蔡人。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復，扶又翻。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愬、聽皆李晟之子。

**41**初置淮、穎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穎，至項城入溵，據舊史，時運米泝淮至壽州四百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溵河，又三百里輸于郾城，得米五十萬石，茭五百萬束，省汴運之費七萬六千緡。項城，漢項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據水經註，溵水，汝水之別流。潁水至古南頓縣，與溵水合。唐之溵水縣，漢汝陽縣地也。輸于郾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郾，音偃。

**42**己未，容管奏黃洞蠻屠巖州。容管統容、辨、白、牢、欽、巖、禺、湯、瀼、古等州。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 唐紀五十六起強圉作噩（丁酉），盡屠維大淵獻（己亥）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丁酉、八一七）

**1**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為撫州刺史。

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喪，息浪翻。嚴綬慈丘之敗，山南東道未分為二帥也。旣分為二帥，而高霞寓敗於鐵城，袁滋代之又敗。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

愬親行視士卒，行，下孟翻。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易，弋豉翻，輕易也。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懈，古隘翻。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敗，補邁翻。帥，所類翻。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為愬乘虛取蔡張本。考異曰︰舊傳曰︰「愬沈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澥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新興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戰。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旣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鄜坊馬步共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卽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人人知之，恐非也！今不取。

**2**遣鹽鐵副『章︰甲十一行本「副」上有「轉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使程异督財賦於江、淮。

**3**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近，其靳翻。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摩尼來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史炤曰︰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姦，至是遣歸國也。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4**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十將，軍中小校也。邏，郞佐翻。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言唐、鄧之東邊也。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分，扶問翻。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為，于偽翻。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復，扶又翻。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

**5**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漢書陳留寧陵縣，孟康註曰︰古葛伯國，今葛鄕是。此必韓弘奏捷也。

**6**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按續通典，柵在吳房縣界。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近，其靳翻。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輕，牽正翻。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好，呼到翻。為，于偽翻；下同。則秀琳自降矣。」降，戶江翻。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7**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黃州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皋之子也。曹成王皋，歷江西、山南等鎭，著功名。

**8**淮西被兵數年，被，皮義翻。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芡，巨險翻，今謂之雞頭。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帥，讀曰率。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復，扶又翻。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處，昌呂翻。為擇縣令，使之撫養，幷置兵以衞之。

**9**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10**郗士美敗于柏鄕，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11**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12**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東光縣，屬景州。宋白曰︰東光，漢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三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於後魏廢勃海舊城。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斷，音短。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渾鎬旣敗，郗士美又敗，程權又退歸，王承宗之才，非諸帥所能制也。

**13**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勞，力到翻。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更，工衡翻。悉遷婦女於唐州。『章︰甲士一行本「州」下有「入據其城」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質其家於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自此以上李愬事。

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渡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溵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渡，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按宋白續通典︰郾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十里。敗，補邁翻。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自此以上攻郾城事。

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時都畿及唐、鄧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為兵以討蔡，號為山河子弟，置十將以領之。玢，府巾翻。按唐、蔡交兵，凡境上要地，處處置守，所謂馬鞍山、路口柵，固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為之註也。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嵖，鋤加翻。岈，虛加翻。擒淮西將柳子野。此以上又李愬事。

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郾城令，質其母楊氏。質，音致。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順死，謂歸順而死。逆生，謂從逆而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青陵，在郾城西南。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卽時曲，蓋溵水於此回曲，因以為名。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此以上又李光顏事。

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媯，居為翻，姓也。九域志曰︰蔡州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時當在西平界。按新書，冶爐城在嵖岈山東。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眞陽縣界。蕭梁置西淮州於眞楊白狗堆，後齊廢州為齊興郡，尋廢郡為白狗縣，隋開皇初改縣曰懷州，大業初省入眞陽。隋志︰眞陽有汶水。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西平，春秋柏國，漢為西平縣，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里。丙午，遊弈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楚城，在汝陽縣西南，蕭梁置西楚州及汝陽郡於此。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

**14**六鎭討王承宗者事見上卷十一年。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旣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旣得武強，引兵出境纔五里，出境，謂出武強之境。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倂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李逢吉等之言，卽韋貫之等之言也。然憲宗有用不用者，前此兵勢未屈，今則兵劫已屈，不得不從也。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鎭。

**15**丁丑，李愬遣方城鎭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漢改為順陽，隋改為方城縣，唐屬唐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臺鎭，此作「青喜」，筆誤也。

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易，弋豉翻，平易也。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興橋柵，在張柴村東。常陵暴官軍。陵者，加之以氣。暴者，虐者，虐之以威。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張柴村，在文城柵東六十里。帥，讀曰率。愬召廂虞候史用誠，廂虞候，掌左右廂之兵。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幟，昌志翻。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易，弋豉翻，輕之也。也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曏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

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屛人語，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或至夜分，夜半，為夜分。他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為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此行營諸軍移文之言。諜，徒協翻。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為疑，請令歸死於天子。」歸死，猶言致尸也。左傳魏絳曰︰「請歸死於司寇。」杜預註云︰致尸於司寇，使戮之。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密表言與祐謀襲蔡之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李愬之期待祐者如此，祐安得不力！乃署散兵馬使，散員兵馬使，未得統兵。散，悉但翻。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牙隊者，節度使牙衞從之隊，猶今之簇帳部。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時山南東道分為兩鎭，八州精銳盡抽選赴唐州，使之攻戰。愬又以祐為六院兵馬使。

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舊軍令，先時之軍令也。舍者，停藏之於家也。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賊恃勝而不備愬，則愬得以成入蔡之功，其計出此。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將，卽亮翻。朝夕自敎習之，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

**16**閏月，己亥，程异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是年春，程异督財賦於江、淮。

**17**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天子以諧謔；綬，音受。謔，香略翻。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觀憲宗之罷韋綬，亦知所謂諭敎者矣。然觀穆宗之臨政也，習與性成，得非所急者固在於選左右歟！尋出為虔州刺史。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綬，京兆人。史著綬京兆人，以言其生長京邑，習見淫侈，非能以德義經術誘掖東宮。古言沃土之民不才，良有以也。

**18**吳元濟見其下數叛，數，所角翻。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為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史言董重質之情。

**19**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20**初，國子祭酒孔戣為華州刺史，戣，巨龜翻。華，戶化翻。明州歲貢蚶、蛤、淡菜，蚶，呼甘翻，魁陸也。橫從其理，五味自充，殼如瓦壠者，謂之瓦壠蚶。蛤，葛合翻。蛤小於蚶。蚶殼厚，其理如瓦壠。蛤殼薄，其文如貝。月令云︰雀入大水化為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於海瀕潮汐往來舄鹵之地。淡菜，狀如䗒而小，黑殼，脣有鬚如茸，肉甘脆。䗒，蒲幸翻。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華州，京畿輔郡，自東南來者，水陸遞夫咸經焉。故得言其勞費而罷之。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為誰，可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21**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九年冬始討淮西。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牛斃於運轉，民至無以耕。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復，扶又翻。「卿眞能為朕行乎！」為，于偽翻。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比，毗至翻。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倂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觀裴度不附羣議，請身督戰，則韓愈平淮西碑推功於度，有以也。處，昌呂翻。又以戶部侍郞崔羣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但稱宣慰處使；仍奏刑部侍郞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為，于偽翻；下為卿同。

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衒，熒絹翻。度表為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茂和父孝忠、兄茂昭鎭易定，比河朔諸鎭為忠順。為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為都押牙。高承簡為嘉王傅。蓋嘉王運之子嗣為嘉王，故置府管。承簡，崇文之子也。

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翰林學士居禁中，宰相在外朝，恐其中外相應以上罷兵之議。沮，在呂翻。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為中書舍人。

**22**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

**23**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鎭將楚丘曹華知而為備，擊卻之。楚丘，古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楚丘，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七十里。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去，羌呂翻。

**24**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鎭，殺三將，焚芻藳而去。

**25**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卽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郞。唐比部郞屬刑部，掌句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句之。比，音毗。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惡，烏路翻。上欲以宿為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為之。朝，直遙翻。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

**26**甲寅，李愬將攻吳房，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廬弟夫槪奔楚，楚封之于此，為棠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棠谿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改為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為住亡，九月以寒露後第二十七日為往亡。『鄒︰往亡，凶日。堪輿經︰往者，厺也；亡者，無也。』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還，音旋，又如字。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隋以讖有胡，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考異曰︰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引兵還營。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考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曰︰「董重質棄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歸求寒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為洄曲。余意洄曲蓋卽時曲也。及四境拒守，守，音狩。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比，必利翻，及也。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澥，胡買翻。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鎭唐、鄧、隨，故裴度稱之。

**27**上竟用張宿為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為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去，羌呂翻。

**28**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九域志︰郾城縣有沱口鎭。沱，徒河翻。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五溝，在洄曲之北。帥，讀曰率。大呼而進，呼，火故翻。注弩挺刃，挺，拔也。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

**29**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鎭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殿，丁練翻。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辭、轉牒。據其柵，命士少休，少，詩沼翻。食乾糒，整羈靮，糒，音備，乾飯也。羈，馬絡頭。靮，紖也，音丁曆翻。留義成軍五百人鎭之，以斷『章︰甲十一行本「斷」下有「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十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人」下多一「以」字，云無註本亦無。』洄曲及諸道橋梁，斷，音短。復夜引兵出門；復，扶又翻。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洛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至蔡州城下也。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

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中義钁其城，為以先登，钁，居縛翻，鋤也。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節度使外宅也。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近，其靳翻。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帥，讀曰率。

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

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愬軍聚射，矢集城上如蝟毛，言其多也。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得蔡州，三世，三十二年而滅。考異曰︰舊愬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一月，愬夜出軍，令李祐為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按先七日，卽是平蔡錄所云「八日甲子」也；而愬傳誤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帥軍行」，亦誤。元濟傳︰「十一月，愬出軍，」尤誤。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韓愈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二百里。」卽十五日也。又曰︰「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卽十六日也。實錄「己卯執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鎭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

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推赤心置人腹中。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鞠場，毬場也。

**30**以淮南節度使李鄘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31**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張︰「能」作「素」。』知之，往取必得。」元和九年，楊元卿以淮西節度判官入奏，輸誠於朝廷，吳元濟屠其家。今請將命往取淮西珍寶，其情可知也。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為，于偽翻。珍寶非所求也。」

**32**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

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櫜，姑勞翻。鞬，居言翻。櫜以藏弓，鞬以藏箭。鄭玄曰︰道左，道東也。余按古者乘車尚左，故迎拜於車下者皆拜于道左。蓋自北而來者以道東為左，自南而來者以道西為左，自東西而來者亦隨車之所嚮而分左右也。鄭玄舉一隅耳。故孔穎達正義曰︰凡言左右，據南鄕西鄕為正。蓋南鄕，君道也。西鄕，主道也。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悖，蒲妹翻，又蒲沒翻。分，扶問翻。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史言李愬識度，非當時諸帥所及。

李愬還軍文城，裴度旣入蔡，李愬還軍文城，此皆是識體統處，又非諸帥怙功欲專地為私利者比也。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吳房而不取，事並見上。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卒，子恤翻。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倂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章︰甲十一行本「詳」作「計」；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余按李愬入蔡，誠為奇功。史家稱述其與諸將揚榷用兵方略所以取勝之由，遣文命意，實祖史、漢韓信戰井陘事所書者。然愬平蔡之事，猶可以發揚，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則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敵之堅脆，所規之廣狹，固不可以欺衒識者，文之過實者多，學者其於是察之。橈，奴敎翻。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斷，丁亂翻。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裴度平蔡，蔡人不復叛矣，識者知其所以然乎！先是，吳氏父子阻兵，吳氏父子，謂少陽、元濟也。先，悉薦翻。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盜亦有道，此其以法束下，所以自防也。過，工禾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章︰甲十一行本「賊」下有「鬬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解人之束縛，使得舒展四體，長欠大伸，豈不快哉！

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史炤曰︰謂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之。余謂當時詔旨旣令弘、度差第平蔡將士之功狀，而蔡之將士歸降者，有降於元濟未就擒之前者，有降於元濟旣就擒之後者，有先嘗拒殺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欲降而未能自致者，亦令弘、度差第其狀以聞。史炤之說，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也。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二年，以優新附之民。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近賊四州，陳、許、潁、唐也；頻遭蔡人攻剽，又供億官軍，故免來年夏稅亦以優之。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為，于偽翻。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死者葬其尸，又贍其家，殘廢者養之終身。殘廢，謂因戰傷折腰膂手足，不復為完人、堪世用者。

十一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丙戌朔」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上御興安門受俘，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最在其西。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屬，之欲翻，託也。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考之漢志，汝南戶口為百郡之最，古人謂汝、潁多奇士，至唐而獷戾乃爾，習俗之移人也。過於夷貊。鳴呼！吾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獷，古猛翻，悍也。貊，莫百翻。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環，音宦。四年然後克之。

官軍之克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屛人而問之，還，音旋。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阽，余廉翻，臨危也。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奕，當作「弈」。弈，棋也。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為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以劉晏平之善覘，其智識必有過人者。李師道不能委心歸計以求自安之術，乃怒而殺之，終亦必亡而已矣！

戊子，以李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33**舊制，御史二人知驛；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壬辰，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潾諫曰︰潾，力珍翻。「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分，扶問翻。切在塞侵官之源，塞，悉則翻。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34**甲午，恩王連薨。連，代宗子。

**35**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為神武將軍，知軍事。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昇同金吾四衞。唐制︰諸衞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謂當作唐、鄧、隨。

**36**裴度以馬總為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量，音良。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37**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為淮西節度使。

**38**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吐突承璀六年出為淮南監軍，九年召還。引鄘為相；是年十月相李鄘。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出城祖道，謂餞之也。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鎭，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見，賢遍翻。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史言李鄘知恥。

**39**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十三年**（戊戌、八一八）

**1**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2**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昈，侯古翻。考異曰︰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昈所使詣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判官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為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心為尚書憂家事，心為，于偽翻。反為高沐等所疾，尚書柰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十二州，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也。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疏沐等，出沐知萊州。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置光州，隋改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幷因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為高沐之黨而囚之。

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曇，徒含翻。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說，式芮翻。質，音致。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幷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3**上命六軍脩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大將軍，卽右龍武大將軍。以外寇初平，謂淮西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國為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為右武衞大將軍，旣出奉國於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衞遷南牙諸衞。臚，陵如翻。充威遠營使。威遠營，亦非北軍也。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大明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4**李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下，戶嫁翻。

**5**李鄘固辭相位，戊戌，以鄘為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6**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

**7**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德宗始命程日華為橫海帥，傳子懷直，為從兄懷信所逐。懷信死，子權嗣為帥。與河朔三鎭無殊，內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樂，音洛。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禮部員外郞。

**8**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旣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說，式芮翻。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質，音致。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奏請，為，于偽翻。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表，時掌翻。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說，式芮翻。「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馮，讀曰憑。自以為深根固蔕，蔕，丁計翻。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思，相吏翻。縮衣節食，縮，斂也，短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國兵，謂王師也。駸駸，馬行疾貌。趙人已獻城十二，德州領安德、長河、平原、平昌、將陵、安陵六縣。棣州領厭次、滳河、陽信、蒲臺、渤海五縣。程權之退，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廷，故曰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為，于偽翻。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9**戊辰，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龍武、神武、羽林三軍各分左、右。辟，讀如闢。舊制，以宦官為六軍辟仗使，如方鎭之監軍，無印。監軍有印，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宋白曰︰舊制，內官為三軍辟仗使，監視刑賞、奏察違謬，猶方鎭之監軍使。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10**庚戌，『章︰甲十一行本「戌」作「辰」；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戌」，按是月甲寅朔，無庚戌。』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削王承宗官見上卷十一年。

**11**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質，音致。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入于朝廷，德、棣入于朱滔，有十二州已。先司徒，謂李納也。柰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三州，謂請獻沂、密、海。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為！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

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為陳禍福，為，于偽翻。責其決語，決語，決為一定之說，不依違持兩端。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弟，與弟同。他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曏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重，直用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復，扶又翻。朝使，謂朝廷所遣使者。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旣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

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史炤曰︰孟子曰︰係纍其子弟。趙氏註云︰係纍，縛結也。

五月，內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自許州徙鎭滑州。謀討師道也。以淮西節度使馬總為忠武節度使、陳·許·溵·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不復以蔡州為節鎭。

**12**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為勃海王。

**13**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為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章︰甲十一行本「兵」下有「二千」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送至滳河。滳河，漢千乘濕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滳河縣，廢濕沃入焉，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都尉許商鑿此通海，故以商河為名，後人加水焉。宋白曰︰縣南有滳河，因以為名。會縣為平盧兵所陷，平盧兵，李師道之兵也。華擊卻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14**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5**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鎭河陽。淮西已平，故烏重胤自汝州復還鎭河陽。

**16**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為武寧節度使。

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王方慶，武后聖曆中為相。歙，書涉翻。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鎭。辛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17**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王涯罷為兵部侍郞。

**18**吳元濟旣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19**淮西旣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郞判度支皇甫鎛、衞尉卿·鹽鐵轉運『章︰甲十一行本「運」下有「使」字；乙十一行本同。』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史言鎛、异逢君之惡。數，所角翻。羨，弋線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郞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皇甫鎛以戶部侍郞相，判度支如故。程异進貳起部以相，鹽鐵轉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下，戶稼翻。嗤，丑之翻，笑也。

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以為︰「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仰，牛向翻。比者裁損淮西糧料，比，毗至翻，近也。謂討吳元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謂舊所遣討蔡之將，討蔡之兵，悉遣之討李師道。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言鎛在度支，減刻糧賜，軍士猶可訴之於廟堂，今旣為相，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為相。處，昌呂翻；下同。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言憲宗英明且為所惑，可以見其極姦邪。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旣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謂獻德、棣二州。韓弘輿疾討賊，謂自將討李師道。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墮，讀曰隳。壞，音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省，悉景翻。

鎛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崔祐甫相德宗，有可稱者。

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繒，慈陵翻。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引足於君前，不敬大矣。憲宗溺於利，不惟不察其慢，又且然其言。由是鎛益無所憚。為鎛得罪張本。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時宰相更日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20**五坊使楊朝汶汶，音問。妄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捶，止蕋翻。近，其靳翻。中丞蕭俛劾奏其狀，俛，音免。劾，漢書音義戶槪翻，今音戶得翻。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姑，且也。此小事朕自處之。」處，昌呂翻。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橫，戶孟翻。史炤曰︰轂者，輻所湊也。京都四方所輻湊，以輦轂取喻。余按漢書，京兆尹率自言待罪輦轂下，謂京兆在天子輦轂之下耳。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如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21**上晚節好神仙，好，呼到翻。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為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合，音閤。唐會要︰興唐觀，本司農園地，在長樂坊，開元十八年造。李道古薦柳泌以求媚免罪，不知適足以重罪也，泌旣誅而道古亦貶矣。為上服泌藥致疾張本。泌，薄必翻，又兵媚翻。

**22**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吐蕃長樂州當在靈州黃河外，定遠城之西。夏，戶雅翻。樂，音洛。

**23**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朝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長，知丈翻。幾，居希翻。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台州，漢回浦縣地，會稽東部都尉理所，光武改回浦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喜，許記翻。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賦，布也。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為，于偽翻。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24**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

**25**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鎭，河陽兵不樂去鄕里，樂，音洛。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

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先，悉薦翻。裴度曰︰「魏博軍旣渡河，不可復退，復，扶又翻。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旣至滑州，卽仰給度支，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為界，兵至滑州為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藩鎭兵征討，已出境，芻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一栖不兩雄，又有賓主之形，疑阻或生，何有不有，其患豈止於遷延之役！與其渡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渡河，楊劉鎭，在鄆州東北東阿縣，臨河津。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隋置陽穀縣，以陽穀臺為名，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宋白曰︰陽穀縣，本漢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文言得至，恐兵有利鈍也。此言賊衆搖心，指其成效也。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舊史李師道傳曰︰距鄆州九十里。田弘正傳曰︰四十里。考異曰︰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賊中大震。

**26**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法門寺，在鳳翔府岐山縣。時功德使言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帥，讀曰率。

**27**戊辰，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為試太子詹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時徙李愬鎭武寧以討李師道。

**28**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降，戶江翻。

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薨、立，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屬，之欲翻。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昈、李存為司空忠謀，為，于偽翻；下不為同。師道檢校司空，故稱之。李文會奸佞，殺沐，囚昈、存，此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昈、存還幕府。

**29**上常語宰相，語，牛倨翻。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大傳之言。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30**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章︰甲十一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乙」。』卯晦，進攻金鄕，克之。金鄕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鄕縣本漢東緍縣，今縣理卽古緍國城。陳留風俗傳云︰東緍者，故陽武戶牖鄕，後漢於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置金鄕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鄕。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悸，其季翻。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鄕，兗州之要地也，旣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為通，為，于偽翻。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己亥、八一九）

**1**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考城，漢古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汴州東一百八十里。

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沭陽，漢廩丘縣，後魏曰沭陽，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沭，食聿翻。

**2**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脩好，未返，好，呼到翻。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3**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魚臺，漢方與縣也。唐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為魚臺，小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卽春秋魯隱公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師道請移縣於黃臺市。

**4**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施，式智翻。有然香臂頂供養者。供，居用翻。養，余亮翻。

刑部侍郞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樂，音洛。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見四十五卷永平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事並見前紀。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茍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章︰甲十一行本「猶」上有「大聖」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唐時四夷入朝貢者，皆引見於宣政殿。見，賢遍翻。禮賓一設，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于此。元和九年，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宋白曰︰屬鴻臚寺。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章︰甲十一行本「尚」下有「令巫祝」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先以桃茢祓除不祥，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註云︰為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也。茢，萑苕，可掃除不祥。左傳︰魯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穆子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韓愈正引此事。茢，音列，又音例。祓，敷勿翻，又音廢。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先，悉薦翻。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斷，丁亂翻，一音短。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殊死謂之極刑。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為，于偽翻。懇，誠也。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為潮州刺史。

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更，工衡翻。至漢未，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好，呼到翻。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難，乃旦翻。釋氏之說，談空以難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惡，烏路翻。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原其所自，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敎者也。

**5**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敗，蒲邁翻。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殺萬餘人。

**6**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程權旣入朝，以鄭權代鎭橫海。不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留己，此謂滄州本州之軍也。表稱懼亂未敢離州。離，力智翻。詔以烏重胤代權，將吏懼，逐宗奭，懼重胤討其黨惡。宗奭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

**7**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 唐紀五十七起屠維大淵獻（己亥）二月，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己亥、八一九）

**1**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贛榆縣地，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餘縣地。按漢贛餘，今縣東北三十里贛餘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唐、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唐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漢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為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鄫國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鄫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鄫州故城，中唐又改蘭陵為丞縣。縣西北有丞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脩守備，治，直之翻。塹，七豔翻。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

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劉正臣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數，所角翻。或謂師道曰︰「劉悟不脩軍法，專收衆心，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廁員牙門下，俟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鎭大使，三品已上，傔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傔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傔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傔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弈使副，傔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總管，傔準品各減二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鎭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鎭者，使已下傔，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

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還，音旋，又如字。頗為備，不可怱怱，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軍中稱都將為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屛人示之。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

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衞。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卷，與捲同。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如何？」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事『章︰十二行本「事」上有「如此」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幷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惡，烏路翻。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

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近，其靳翻。帑，他朗翻。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師道，令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天明，則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古者聯竹為簡策以寫書，後世因謂書為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衞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

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索，山客翻。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索，山客翻。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復，扶又翻。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得淄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卽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章︰十二行本「喜」下有「皆入賀」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直言被囚見上卷上年。置之幕府。

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趨，七喻翻。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鄒︰封氏聞見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眞，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紹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識，如字，辨識也。號，戶刀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夏侯澄禽見上卷上年。

**2**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郞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已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鎭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嗚呼！兼幷易也，堅凝之難！讀史至此，盍亦知其所以得，鑒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茍作矣。

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於，音烏。以鄆、曹、濮為一道，鄆，音運。濮，音卜。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

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更，工衡翻。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復，扶又翻；下復須同。

上欲移悟他鎭，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脩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好，呼到翻。得鄆州三日，則敎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離，力智翻。坐，徂臥翻。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除改，謂除書改授他鎭。登卽行矣，言登時卽行也。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言驚遽失守，不知所為。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比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客亭，卽驛亭，送迎使客之所。卽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

悟素與李文會善，旣得鄆州，使召之，未至。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聞將移鎭，昈、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敗，補邁翻。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自項羽分齊為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乃詐為悟帖，遣使卽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據梁敬翔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漢祝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比還，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悟及昈、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人所掠，田宅沒官。

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劉悟奏言其功也。

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

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先，悉薦翻。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旣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樂，音洛。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弘正特為此示鄆人以寬大耳。按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曰︰幷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冱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此註已見前。或諫曰︰「鄆人久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愈，賢也，勝也。復，扶又翻。

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索，山客翻。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曏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案，文案也，亦謂之案牘。史言關津不足以禁姦，乃所以容姦。

裴度纂述察、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請自禁中用印而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史言憲宗此事得為君之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尋賜號天平軍矣。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為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

**3**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鎭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鎭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曏使刺史反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反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鎭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橫，戶孟翻。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鎭，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處，昌呂翻。

**4**辛未，工部侍郞、同平章事程异薨。

**5**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擠，子細翻，又子西翻。考異曰︰舊傳曰︰「鎛與宰相李逢吉、令孤楚合勢擠度，故出鎭。」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為相。今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皇甫鎛專以掊克取媚，掊，蒲侯翻。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

**6**史館脩撰李翱上言，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旣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屛邪佞而不邇；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數，所角翻。塞，悉則翻。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旣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易，以豉翻。進言者必曰︰『天下旣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忱，職任翻。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7**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章︰十二行本「使」作「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款，誠也，言吐誠而伏罪也。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鄆同謀遣客刺元衡，恆，戶登翻。刺，七亦翻。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度，徒洛翻。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復，扶又翻。

**8**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蔡、鄆旣平，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張︰「五千」作「五十萬」。』雜繪三萬，金銀器千，繒，慈陵翻。而汴之庫廐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史言韓弘善完聚。

**9**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10**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狷，古掾翻。時軍府草創，是年三月，方分四州置觀察。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治，直吏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三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

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室也。直兵，直衞之兵也。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

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射，而亦翻。遂與監事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數，所具翻。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卽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11**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絁，式支翻。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史歷言元和進奉之弊。

**12**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鎛引而相之，亦所以杜度之再入。

**13**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14**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弘靖，張延賞之子。延賞相德宗。少有令聞，少，詩照翻。聞，音問。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闕帥，帥，所類翻。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鎭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王鍔鎭河東，韓弘鎭宣武，弘靖皆承其後。斂，力贍翻；下同。兩鎭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張弘靖之簡貴，施之幷、汴可也，施之幽燕則敗矣。

**15**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16**戊辰，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郞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鄕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閺鄕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閺，音旻。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攤，他干翻。比，音毗，又毗至翻。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斂，力贍翻。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執政，謂皇甫鎛。惡，烏路翻。渤遂謝病，歸東都。

**17**癸酉，吐蕃寇慶州，慶州，隋弘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為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歸德、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營於方渠。

**18**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青、鄆與兗、海、沂、密，本一鎭也。故恐其相扇而動。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從，才用翻。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杻，敕久翻。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

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鎭，此言鄆、青、沂分為三鎭之初。先，悉薦翻。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鎭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處，昌呂翻；下聚處同。旣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屛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兵死之氣，凝為赤霧。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見昭十一年。般，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惡，烏路翻。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

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殿，多見翻，鎭也。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釁，隙也。茍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帥，所類翻。易，以豉翻。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盻盻，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奭音五禮翻，又普莧翻。如寇讎聚處，處，昌呂翻。得間則更相魚肉，間，古莧翻。更，工衡翻。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

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幾，鉅依翻。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茍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19**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20**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字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皇甫鎛自知以姦諂忝相位，故深恨崔羣之言。

**21**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荷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黃洞蠻卽西原蠻，其屬黃氏者，謂之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

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數，所角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數，所角翻。唐桂管管桂、昭、蒙、富、梧、潯、龔、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徼，堅堯翻。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被，皮義翻。勝，音升。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嶺南節度使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為巡屬。劉昫曰︰廣州管韶、循、岡、賀、端、新、康、封、瀧、恩、春、高、藤、義、竇、勤等州。戣，渠龜翻。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

**22**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嚴︰「奉敬」改「敬奉」；下同。』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以為與鹽州俱沒。無何，言無何時也。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當曰「奮擊，大破之，殺獲不可勝計」，文意乃為明暢。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新、舊書皆作「史敬奉」。

**23**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泌知台州，見上卷上年。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躁，則到翻。

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樂，音洛。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眞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伺，相吏翻。衒，熒絹翻。伎，渠錡翻。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藏，徂浪翻。勝，音升。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記·曲禮之言。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眞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

**24**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陳，舊也。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流言，放言也。李光顏憂懼，欲自殺；李光顏時帥邠寧。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上聞，時掌翻。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縛矣。小人去君子以為自安之謀，不知適所以自危也。

**25**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好，呼到翻。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沮，在呂翻。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行，戶孟翻。癸亥，擢兼謩左拾遺內供奉。以資序尚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供奉，猶監察御史裏行也。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事見武后紀。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平一在武后時，畏禍居嵩山，脩浮屠法，累詔不起。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十五年**（庚子、八二○）

**1**春，正月，沂、海、兗、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自沂州徙治兗州。許之。

**2**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3**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惲，於粉翻。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釗，太子之舅也。釗，音昭。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年四十三。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弒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茲事暖昧，終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于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按新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今神策軍賜錢旣厚而復有六軍，則明唐中世以後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也。威遠別是一軍。左、右金吾人十五緡。

閏月，丙午，穆宗卽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郞中薛放、駕部員外郞丁公著對于思政殿。以嗣君卽位于太極殿東序及下文輟西宮朝臨徵之，中和殿、思政殿疑皆在西內。實錄言憲宗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則在東內。放，戎之弟；薛戎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為相，二人固辭。

**4**丁未，輟西宮朝臨，西宮，卽西內。大行在殯，臣子朝夕臨。臨，哭也。朝，如字，音陟遙翻。臨，力浸翻。集羣臣於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西內則太極門內之東廂有日華門，西廂有月華門。東內則宣政殿東廊有日華門，西廊有月華門。貶皇甫鏄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5**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以其附吐突承璀欲立澧王也。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

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以其薦柳泌，且保護之也。

**6**癸丑，以薛放為工部侍郞，丁公著為給事中。

**7**乙卯，尊郭貴妃為皇太后。

**8**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用漢文帝遺制也。

**9**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倡，音昌。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

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趨，七喻翻。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

**10**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

**11**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說，式芮翻。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留，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為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為安州刺史。

**12**丹王逾薨。逾，代宗子。

**12**吐蕃寇靈武。

**14**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15**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使之侍書而已，不使任代言之職。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

**16**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海門鎭，在白州博白縣東南。卒，子恤翻。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17**吐蕃寇鹽州。

**18**初，膳部員外郞元稹為江陵士曹，憲宗元和五年，元稹貶江陵士曹，事見二百三十八卷。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卽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郞。」郞中謂之正郞，員外郞謂之散郞。散，悉亶翻。夏，五月，庚戌，以稹為祠部郞中、知制誥；唐制︰中書舍人六人，一人知制誥。開元初，以他官掌詔敕，未命，謂之兼知制誥。朝論鄙之。朝，直遙翻。會同僚食瓜於閣下，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以蠅喻稹。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19**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景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熾山。廟號憲宗。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商之中宗、高宗是也。西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猶彷彿古意。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廟號皆稱宗，非古也。唐十七宗，令人所稱者，三宗而已。

**20**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侍郞，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七年。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崔羣之對，詞氣和而正，處送往事居之間，當以為法。

**21**太后居興慶宮，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帥，讀曰率。宮上，時掌翻。上性侈，所以奉養太后尤為華靡。淮西旣平，憲宗之政衰矣，況穆宗欲有以加之邪！

**22**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鄆，音運。濮，博木翻。鄆州，古須句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漢東郡鄄城縣地，後魏置濮陽郡，隋為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

**23**門下侍郞、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使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羨，式面翻。怨訴盈路，丁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以史氏所書令狐楚此事言之，則罷相誠是也；以宣宗之用令狐綯言之，則罷楚為非矣；觀史必有能辨其是非者。宣州，秦鄣郡地，漢為丹楊郡，順帝改為宣城郡，隋為宣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歙州，吳新都郡，晉改新安郡，隋為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改名貴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里。歙，書涉翻。

**24**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魚藻池在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建魚藻宮。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雞頭漸漸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苑玄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西。

**25**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26**己亥，再貶令孤楚衡州刺史。

**27**上甫過公除，遵漢制三十七日釋服，謂之公除。按此時二十七日公除，下所謂易月也。卽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九月九日，謂之重陽。九，陽數也，故云。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三令節，任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為樂。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珏，古岳翻。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卽位。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謂公除易服，為天下也。而三年之慕，內切於心，不可變也。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離，力智翻。告遠夷之使未復命。唐制︰國有太喪，遣使宣遺詔於四夷，謂之告哀使。遏密弛禁，蓋為齊人；書舜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註︰遏，絕也。密，靜也。齊人，猶言齊民。為，于偽翻。合樂後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28**戊午，加邠寧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29**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憲宗元和十三年，王承宗以二子為質於朝，事見上卷。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帥，所類翻；下同。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涼國夫人，蓋王武俊之妻。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

承元時年二十，考異曰︰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大和七年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矣。今從實錄。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事，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少，詩照翻。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章︰十二行本「節」下有「天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以遵忠烈『章︰十二行本「烈」下有「王」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之志，王武俊封清河郡王，諡忠烈。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聽，讀曰廳。都將聽事，都知兵馬使之聽事也。令左右不得謂己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

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幷以承元表聞。

**30**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復，扶又翻。連營五十里。

**31**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詣鎭州宣慰。是年改恆州為鎭州，避上名也。

**32**壬午，羣臣人閤。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程大昌曰︰宣政之左有東上閤，宣政之右有西上閤，二閤在殿左右，而入閤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閤門，而兩廊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閤者，卽內殿也，非眞有閤也。又曰︰西內太極殿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閤，則是兩閤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按程大昌言西內二閤門，後說較為明白，而宣政殿入閤，則東內也。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郾，音偃。樂，音洛。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謂吐蕃入寇也。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乘，繩證翻。又晨夕與『章︰十二行本「與」下有「近習」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倡優狎暱，倡，音昌。暱，尼質翻。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藏，徂浪翻。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復，扶又翻。斂，力贍翻。時久無閤中論事者，入閤，諫官論事，太宗之制也。上始甚訝之，訝，驚疑也。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勞，力到翻。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考異曰︰舊崔郾傳曰︰「上卽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郾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游稍簡。」杜牧郾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斂袖，慰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為郾諫辭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今從實錄、舊傳。賈，珣瑜之子也。鄭珣瑜，永貞間為相。

**33**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樂，音洛。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沈，持林翻。樂記︰獶雜子女。鄭註曰︰獶，或為優。孔穎達曰︰獶雜，謂獮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獮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嘗召公著問」云云。舊紀遂云「其日，上歡甚，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覃等諫荒宴事言之。

**34**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幷發八鎭全軍救之；左、右神策軍分屯近畿，凡八鎭，長武、興平、好畤、普閏、郃陽、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郯王府長史邵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郯王經，順宗子也。將，卽亮翻。緡，彌巾翻。郯，音談。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好，呼到翻。使，疏吏翻。

初，秘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按新書吐蕃傳︰帝卽位，遣田洎往告哀。則以洎為告哀使，非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還，音旋。唯，于癸翻。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旣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党，底朗翻。洎，其冀翻。將，卽亮翻，又音如字。郴，丑林翻。

**35**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徒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李愬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愬初自武寧徙昭義，尋改魏博。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河陽節度使。

**36**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數，所角翻。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考異曰︰舊傳，光顏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邪！謂上卽位之賞也。慍，於問翻。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為，于偽翻。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罷梁守謙之軍也。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尋亦皆退。

**37**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鎭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旣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鎭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號，戶刀翻。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事見上卷元和十三年、十四年。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勝，音升。十『嚴︰「十」改「牙」。』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鎭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鎭。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鎭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計覃於時猶未能到鎭州，作傳者推以為覃功耳。今從承元傳。將吏或以鎭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38**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郞、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從，才用翻；下同。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門下，謂延英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城，不欲出皇城，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十餘人扈從，晡時還宮。帥，讀曰率。

**39**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

**40**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

**41**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謂貶潮州也。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傍，蒲浪翻。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比，毗至翻。多不得人，德旣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言不能為大事也。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事見上十四年。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處，昌呂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謂卽位踰年改元，大赦天下。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降，戶江翻。仍為，于偽翻。茍處置得宜，處，昌呂翻。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諱恆，憲宗第三子。

## 長慶元年（辛丑、八二一）

**1**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以河北諸鎭各奉圖請吏，輸賦稅，故令均定之。

**2**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俛，音免。少，詩沼翻。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復，扶又翻。左，音佐。右，音佑。詔徵播詣京師。俛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汚台司。」汚，烏故翻，涴也。上不聽，俛遂辭位。己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為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3**盧龍節度使劉總旣殺其父兄，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崇；數，所角翻。崇，雖遂翻。常於府舍飯僧數百，飯，扶晚翻。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處，昌呂翻。悸，其季翻。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己卯，奏乞棄官為僧；考異曰︰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旣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鎭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己巳，以造為太原、鎭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己卯，劉總奏乞為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鎭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宣慰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4**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鎭，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為戶部侍郞、同平章事；以播為刑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杜淹，太宗朝為相。

**5**回鶻保義可汗卒。

**6**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7**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玫，莫杯翻。

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8**戊午，立皇弟憬為鄜王，悅為瓊王，惸為沔王，懌為婺王，愔為茂王，怡為光王，協為淄王，憺為衢王，惋為澶王；憬，居永翻。惸，渠營翻。愔，挹淫翻。憺，徒覽翻，又徒濫翻。惋，烏貫翻。澶，時連翻。皇子湛為景王，涵為江王，湊為漳王，溶為安王，瀍為潁王。

**9**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幷賜之，惟其所擇。

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遮留者，遮道而留行。唱帥者，作唱以帥衆。帥，讀曰率。夜，以印節授留後張，遁去；張，與總同謀殺其父兄者也。及明，軍中始知之。奏總不知所在；考異曰︰新傳︰「總以節付張皋。皋，之兄，為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奏︰『總以剃髮為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皋也。癸亥，卒于定州之境。德宗貞元元年，劉怦得幽州，三世，三十六年而滅。

**10**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譏切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郞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屬，之欲翻；下屬書同。牓者，書取中進士姓名而揭示之。及第者，取中進士，謂之及第，言其文學及等第也。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

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殊，絕也。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言皆公卿子弟，無藝能也。以關節得之。」唐人謂相屬請為關節，此語至今猶然。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覆，審也。再引試取中進士以審其實才曰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考異曰︰鄭覃傳曰︰「朗，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百六十二里。開江，漢朐䏰縣地，梁置漢豐縣，西魏改曰永寧縣，隋改曰盛山，唐代宗廣德元年改曰開江，帶開州。

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茍無愧心，得喪一致，喪，息浪翻。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李敬玄，高宗朝為相。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更，工衡翻。

**11**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按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書嗣君。唐會要曰︰冊回鶻可汗為君登里囉羽錄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囉，魯何翻。

**12**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13**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珏等上疏，以為︰「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九年。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目；橫，戶孟翻。斂，力贍翻。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14**丙辰，建王恪薨。恪，上弟也。

**15**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新書吐蕃傳作「清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16**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故曰幽，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營州，以營室分為名。幽、涿接境。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為一道，必有說。平州西至薊州二百里。薊州西北至檀州二百十七里。檀州西至媯州二百五十里。瀛州北至莫州二百一十里。玫，莫回翻。

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弘靖鎭河東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一年。總與之鄰境，幽，幷二鎭接壤。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於賢翻。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薛嵩從史思明為將，代宗初來降。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

總又盡擇麾下『章︰十二行本「下」下有「宿將有功」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伉，口浪翻。無所卑屈曰伉。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征馬，戰馬也。然後削髮委去。委，棄也。克融，滔之孫也。朱滔畔換於德宗之時。

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茍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假匄依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匄，居大翻，乞也。省，悉景翻，察也。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

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先，悉薦翻。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訝者，見之而驚疑也。燕，於賢翻；下同。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復，扶又翻。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數，所角翻。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撫柔荒獷，宣流德化，適其俗、脩其政者易為功。駭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 唐紀五十八起重光赤奮若（辛丑）七月，盡玄黓攝提格（壬寅），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 長慶元年（辛丑、八二一）

**1**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韋雍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公綽行之則可肅清輦轂，韋雍行之則召禍興戎，所居之地不同也。貫，讀曰慣。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治，直之翻。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薊門館，幽州驛館也。殺幕僚韋雍、張宗元、考異曰︰舊傳作「張宗厚」。今從實錄。崔仲卿、鄭塤、塤，許元翻。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後。帥，所類翻。將，卽亮翻。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或問︰「當亂軍相率詣館謝弘靖之時，弘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中山者行之，可以弭亂乎？」曰︰「否。迪簡能與其下同甘苦，弘靖驕貴簡默。弘靖婦女為兵所掠，僚佐為兵所殺，使燕人果能改心以事弘靖，亦徒建節帥空名於悍將兇卒之上耳。悍兇憑陵，無所不至，祗重辱而已。」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考異曰︰實錄︰「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弘靖同館處之。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弘靖為謀，將移之他所。徹自疑就戮，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有，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卽以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據舊傳。「徹以弘靖囚時被殺。」實錄云「後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弘靖已貶官。月餘則離幽州矣。今從實錄，參以墓誌。余謂韓愈墓誌能紀張徹所以罵賊之言。實錄及舊傳能原張徹所以罵賊之心。若其月日，則考異已有所去取矣。

**2**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3**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己未，再貶吉州刺史。考異曰︰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年乃改撫州。今從實錄。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強，奏請「且授克融節鉞，除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

**4**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5**初，田弘正受詔鎭成德，自以久與鎭人戰，有父兄之仇，憲宗之世，田弘正兩出兵攻鎭冀。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鎭，因留以自衞，奏請度支供其糧賜。舊制︰諸鎭兵出境，度支給其衣糧。戶部侍郞、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倰，力曾翻。以為魏、鎭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考異曰︰舊弘正傳云︰「七月，歸卒於魏州。」王庭湊傳云︰「六月，魏兵還鎭。」崔倰傳曰︰「遣魏卒還鎭。不數日而鎭州亂。」今從之。倰，沔之孫也。崔沔，開元初名臣。

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弘正兄弟子姪皆仕於朝，分居東、西兩都。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鎭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屬，之欲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

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廷湊曾祖五哥之，驍果善鬬，王武俊養以為子，故冒姓王氏。阿布思者，天寶中以反誅。種，章勇翻。性果悍陰狡，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抉，一決翻，挑也。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幷家屬三百餘人。從，才用翻；下再從同。廷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嚴︰「癸」改「己」。』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

初，朝廷易置魏、鎭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鎭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楊元卿以言驗受賞，然無救於鎭州之亂者，古之明君不徒賞言者而已，其言可行，必先從而行之。

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莫州，北接幽、薊，故先陷。

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

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樂，音洛。田公之力也。今鎭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遺，唯季翻。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謂平朱泚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

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鎭。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屛去旌節導從而行，屛，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詵，號哭而入，居于堊室；被，皮義翻。號，戶刀翻。堊，遏各翻，白埴也。按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室。孔穎達正義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田布父為鎭人所殺，寢苫枕戈之時也，今居堊室，蓋用士禮也。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以田布所為，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濟者，人心已搖，而布之威略不振也。

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

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

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卽進討。成德大將王儉『嚴︰「儉」改「位」。』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幷部兵三千人皆死。

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鎭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高祖起兵，溫大雅掌書翰。己丑，以裴度為幽、鎭兩道招撫使。

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6**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濋，音楚。

**7**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納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8**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淶水，漢涿郡遒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為道，更置范陽縣於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為淶水。周官·職方︰其浸淶、易，蓋因淶水以名縣也。淶，音來。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營州於其地，置五郡十都，後省倂為昌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隋廢郡，因舊有武遂縣置遂城縣，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威虜軍，金以縣置遂州，以滿城縣屬保州。

**9**自定兩稅以來，定兩稅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貿，音茂。流散，謂錢流布於天下。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新志云︰天寶末，天下爐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蓋天寶末又加多於開元矣。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賈，音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焉，於虔翻。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積，子賜翻。及出塞者，錢出邊關，則流入於夷狄。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10**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11**以裴度為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鎭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為杜叔良喪師張本。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12**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書之。

**13**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先，悉廌翻。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為王智興逐其帥崔羣張本。

**14**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承天軍當在遼州界。故關，卽孃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為鎭；以幷州之樂平、平定二縣為平定軍，二鎭屬焉；以承天軍為寨，屬平定縣。平定，唐之廣陽縣也。按沈存中筆談︰鎭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山之西，大茂山，恆山之岑也。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卻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缾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晉割地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峽。宋白曰︰承天軍，太原東鄙，土門路所衝也。

**15**朱克融遣兵寇蔚州。媯州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蔚，紆勿翻。

**16**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蔚『章︰十二行本「蔚」作「貝」；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州。

**17**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敗，補邁翻。殺千餘人。

**18**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

**19**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

**20**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元稹交結大閹，喪其素守，憲宗之過也。稹，止忍翻。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復，扶又翻。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沮，在呂翻。壞，音怪。比，毗至翻。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東；逆豎，指王庭湊等。姦臣作朋，撓敗國政。姦臣，指元稹等。撓，奴敎翻。敗，補邁翻，屈也。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袛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斷，丁亂翻。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憤，懣也。忿，怒也。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參，楚簪翻。差，楚宜翻。參差，不齊也。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傳，株戀翻。乘傳，乘驛馬也。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羈，馬絡頭也。牽，牛紖也。諭以馬牛動為人所制。意見悉遭蔽塞。塞，悉則翻。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時掌翻。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郞。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為相稹及于方事張本。

**21**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為，于偽翻。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22**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鎭東南，橫海，當鎭州之東，幽州之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章︰十二行本「怒」下有「丙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以杜叔良為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23**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敗，補邁翻。大石山，在魯州東南。魯州，六胡州之一也。在靈夏西河曲之地。

**24**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崟，魚音翻。時幽、鎭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紿以尚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廷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然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為，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矯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刀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據實錄作「馬廷崟」，舊傳作「馬狼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恐誤。

**25**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鎭人戰，遇敵輒北；鎭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為博野，唐屬深州，宋為永寧軍治所。宋白曰︰雍熙四年，於博野縣置寧邊軍。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喪，息浪翻。

**26**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山在縣南，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為名。北齊倂望都入北平，唐武德四年復望都縣，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亦漢古縣，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漢曲逆縣地，後漢改蒲陰；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平郡於北平城，唐為北平縣。按漢志，北平縣屬中山國。敗，補邁翻。斬獲萬餘人。

**27**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28**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衞諸軍無節，及幽、鎭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藏，徂浪翻。支，持也，當也。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平盧」，當作「盧龍」。

**29**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柵，側革翻。

**二年**（壬寅、八二二）

**1**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弓高縣，宋朝為永靜軍地。先，悉薦翻。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賊諜知之，諜，達協翻。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史言唐宦者陵轢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鎭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考異曰︰白集作「七八十萬」，計無比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深州西南皆逼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橫海之餫。弓高旣陷，糧道遂梗。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州二百里。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衂，女六翻。旣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改張，猶更張也。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章︰十二行本「路」下有「合下博諸軍」五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解深、邢重圍，「深邢」當作「深州」。重，直龍翻。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壓鎭州之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降，戶江翻。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謂賊之麾下將有誅逆而效順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撓，奴巧翻。敗，補邁翻。陳，讀曰陣。今旣祗留東、西二帥，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令報王庭湊殺弘正之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言仰供給於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自田弘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代伐恆，平蔡，平鄆，朝廷犒賞優厚。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廷，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遇，所費無多，兩道，謂河東、橫海。旣易支持，易，以豉翻。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茍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卽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指言將有建中之禍而微其辭。憀，落蕭翻，無憀賴也。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白居易之論事，李絳之流亞歟！顧憲、穆有用不用耳。省，悉景翻。

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乘，繩證翻。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

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鎭本相表裏，及幽、鎭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鎭，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鬬志，又屬大雪，屬，之欲翻。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魏、博、貝、衞、澶、相六州也。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以衆情諭火，火本有熾烈之性，鼓鞴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間，古莧翻。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

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復，扶又翻。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謂行田承嗣、李寶臣之事也。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卽，就也。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號，戶刀翻。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孝子之喪其親也，設几筵，朝夕具盥洗，上飲食，事之如生，俗謂之靈筵。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刺，七亦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鎭連結。

**2**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

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裴度以河東軍臨其西，李光顏以橫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逼其北，是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陳，舊也。經年之米為陳米。勺，職略翻，又時灼翻。周禮︰垶人為飲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餒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其匱乏，猶武成血流漂杵之語。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郞韓愈為宣慰使。

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鎭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俛，音免。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呼，火故翻。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少，詩沼翻。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衞，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洛翻。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取間道而行，由驛路則馬為所掠故也。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鎭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

崔植、杜元穎為『章︰十二行本為「為」上有「王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幷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史極言唐再失河朔之由。若以三叛得節之時言之，須有先後。復，扶又翻。

朱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去年七月，朱克融囚張弘靖，八月，囚盧士玫。

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鎭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樂壽鎭卽置於深州樂壽縣。樂，音洛。以瀛州博野鎭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鎭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誘，音酉。

**3**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略。

**4**辛巳，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植罷為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郞元稹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戶部侍郞，翰林學士李德裕為御史中丞。」舊李德裕傅︰「元和初，同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恆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中揚歷清要，非為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檳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

**5**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

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垂拱二年，分烏傷縣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鎭。裴度亦與幽、鎭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廷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考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為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後領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為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為司徒。蓋實錄此月誤，紀、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辛巳稹為相。蓋稹未為相時勸上也。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散，蘇但翻。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

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帥，所類翻。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6**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憲宗之崩也，劉承偕預有援立穆宗之功，故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轢，郞狄翻。數衆辱之，數，所角翻。衆辱者，於衆中慢辱之也。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汶，音問。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李效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李師道為司空，賈直言舊僚屬也，故猶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劉悟倒戈取師道而得節鉞，今悟效師道所為，昭義軍中亦將有效悟所為而取節鉞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考異曰︰實錄︰「監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因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傔，欲幷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悟卽撝兵退，匿承偕，囚之。」新直言傳，「張問」作「張汶」。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又云︰「汶旣因依承偕諆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圍承偕必出於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衆所為耳。今承偕名從實錄，汶名從杜書。

**7**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章︰十二行本「辰」下有「朔」字；乙十一行本同。』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南牙常參武官，十六衞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由者，得官之由。歷者，所歷職任。量，音良。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賈，音古。爭賂藩鎭，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朝，直遙翻。唐末藩鎭列將帶朝銜者，著之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腕，烏貫翻。

**8**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鎭，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卽用智興為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他官。不，讀曰否。事未報，智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先，悉薦翻。勞，力到翻。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見，賢遍翻。拜伏曰︰「軍衆之情，不可如何！」為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為，于偽翻。從，才用翻；下同。治，直之翻。皆素所辦也，遣兵衞從羣，至埇橋而返。埇，余隴翻。考異曰︰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他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寢不報。智興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今兼取之。遂掠鹽鐵院錢帛，埇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謂諸道進奉船在汴河中者。幷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史言唐下陵上慢，無復紀綱。

**9**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

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言止之勿使遽入鎭者，君之仁；不畏死而徑往致命者，臣之義也。遂往。至鎭，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建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卷德宗興元元年。為，于偽翻。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田弘正之徙成德也，進兼中書令，子孫為美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早上卷元和十五年。冠，古玩翻。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恐其衆聞愈言而心動，有如劉悟、李祐者。謂愈曰︰「侍郞來，韓愈時為兵部侍郞，故稱之。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少，詩沼翻。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幾，居豈翻。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10**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處，昌呂翻；下同。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謂討王承宗在行營時。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奏不，讀曰否。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顏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單辭，一人之言。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鎭之臣，敦不思為陛下效死！為，于偽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俛，音免。「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縶，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言旣明底其罪，則悟必釋承偕。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11**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呼，火故翻。西走，欲歸許州。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李光顏本忠武節度使。許州，忠武軍治所。考異曰︰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卽前功盡棄，乃懇辭兼鎭。尋以疾作，表祈歸鎭。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從實錄。

**12**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餘官如故也。

**13**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鎭，魏、鎭、幽為河北三鎭。招聚不逞，不逞者，欲為非而不得逞志者也。章表多不遜。

**14**裴度之討幽、鎭也，同鶻請以兵從；從，才用翻。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卻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還，音旋，又如字。

**15**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棄城奔壽州。

**16**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鎭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17**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帥，讀曰率。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

**18**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己未，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使。

**19**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李光顏旣還許州，故全略復鎭橫海。

**20**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21**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22**戶部侍郞、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糶，他弔翻。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綰掌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殿，丁練翻。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團保者，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識。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為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

兵部侍郞韓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少，詩紹翻。見，賢遍翻；下同。糴鹽，當屬上句。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鬻物而緩取直曰賒。貸，借也。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列物而鬻之謂之鋪。鋪，普故翻。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應，索，山客翻。供應，言各供其物以應官吏所須也。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人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復，扶又翻。理行，猶言治行也。行，戶孟翻。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

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處論道之地，處，昌呂翻。書曰︰三公論道經邦。雜以鹺務，鹺，才何翻。記·曲禮曰︰鹽曰鹹鹺。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竇參事見德宗紀。皇甫鎛事見憲宗紀。卒，子恤翻。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謂為首告訴者杖殺，連名者杖脊也。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強，其兩翻。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異曰︰實錄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郞事，遂言變鹽法及處厚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鎭州猶未猶未還。又壬寅二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

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久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為當州。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23**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廢邕管入容管，見上卷元和十五年。樂，音洛。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羅陽，當在西原，羈縻縣也。蓋裴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擅以歸之也。酋，慈由翻。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幷州印奔黃洞。

**24**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和王綺，順宗子。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考異曰︰實錄作「于友明」，後作「于啓明」，舊元稹傳作「王友明」。今從實錄之初及新書。間說賊黨，使出元翼。間，古莧翻。說，式芮翻。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文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偽為之；武官告身，賂兵部令史偽為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元稹方圖進取，而先與兵、吏部令史為偽，曾是以為相業乎！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為，于偽翻。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考異曰︰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旣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鑒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又如所謀，則稹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之，下御史按鞫，賞急，必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敎令也。丁巳，詔左僕射韓皋等鞫之。

**25**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史言朱克融玩弄朝廷。

**26**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27**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先寇靈州，遂及渭北也。

**28**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長春宮在同州，元稹以出刺兼使，今削之。

**29**吐蕃寇靈武。

**30**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党，底郞翻。「拔跋」，當作「托跋」。降，戶江翻。

**32**壬午，吐蕃寇鹽州。

**33**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復，扶又翻。

**33**初，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弘靖代韓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旣薄於弘靖時，勞，力到翻。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惡，烏路翻。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卽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呼，火故翻。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汴州西至鄭州一百五十里。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㝏為留後。㝏，古拜翻。考異曰︰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使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㝏反，逐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被逐，不應至此月十日方奏到京師。疑實錄「七」字誤為「六」。舊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七月四日」。

**34**丙申，宋王結薨。結，順宗子。

**35**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子，李㝏自奏已權知留后。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三省官，自遺、補、舍人、丞、郞以上。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幷汴州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三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刺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各上奏，請別命帥。三州，皆宣武巡屬。帥，所類翻。上大喜，以逢吉議為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㝏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鎭宣武。充，弘之弟，素寬厚得衆心。韓弘鎭宣武二十年餘年，將士懷之，其弟又以寬厚得衆，故逢吉請以代㝏。脫㝏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徐帥，王智興。許帥，李光顏。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

丙午，貶李愿為隨州刺史，隨州，古隨國，漢為隨縣，江左為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以韓充為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使。徵李㝏為右金吾將軍，㝏不奏詔。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㝏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宋州，西至汴州二百八十五里。寧陵，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州西微北。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㝏，屯尉氏。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兗海節度使曹華聞㝏作亂，不俟詔，卽發兵討之。㝏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敗，補邁翻；下同。斬獲二千餘人。

**36**八月，辛酉，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元鼎去年使吐蕃。

**37**甲子，韓充入汴境，軍于千塔。千塔，當在汴州北。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九域志︰汴州祥符縣有郭橋鎭。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九域志︰汴州中牟縣有萬勝鎭。

初，李㝏旣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㝏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旣而官軍四集，兵屢敗，㝏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屬，之欲翻。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㝏，殺之；詐為㝏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㝏四子送京師。

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師。」遺，唯季翻。帥，所類翻。卽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

癸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為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為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為右金吾將軍。

韓充旣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幷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除亂而去其根，則亂無從生矣。治，直吏翻。

**38**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易，弋豉翻。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幷殺其黨二百餘人。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為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39**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鍔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李景略，當作李全略。丙申，密敎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軍亂聞。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王鍔僅能免其身而禍鍾其子，君子是以知守富之難！

**40**朝廷之討李㝏也，遣司門郞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㝏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勢，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㝏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捶，比蘂翻。離，力智翻。

**41**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卽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42**丙子，集王緗薨。緗，順宗子。

**43**庚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人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見，賢遍翻。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有故，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為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絛，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為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為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足著地。悉去左右衞官，去，羌呂翻。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旣『章︰十二行本「旣」上有「上無言」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而兩省官亦繼有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考異曰︰劉軻牛羊日曆曰︰「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為皇太子。時牛僧孺獨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牓，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上疾浸瘳。

**44**是歲，初行宣明曆。憲宗卽位，司天徐昂上新曆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蔀章之數，至於發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以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名曰宣明。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 唐紀五十九起昭陽單閼（癸卯），盡著雍涒灘（戊申），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癸卯、八二三）

**1**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綿綵、銀器各有差。綿，當作「錦」。『章︰十二行本正作「錦」。』

**2**戶部侍郞年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衞將軍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為其，于偽翻。及公武卒，弘繼薨，穉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藏，徂浪翻。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主權，謂中外官之有事權者。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郞錢千萬，不納。」句，古侯翻。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繆，靡幼翻。三月，壬戌，以僧孺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文宗大和三年，用裴度薦，始徵李德裕於浙西，又為李宗閔所排，出帥滑。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考異曰︰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八月，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度為相，旣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蓋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3**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武德元年，以寧越郡之安海、玉山置玉山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欽州；高宗上元二年，復置陸州，東至廉州界三百里。

**4**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旨各有差。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聖節上壽，則宣徽使宣答。徐度卻掃編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比北院資望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賜羣臣新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敎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今觀穆宗所賜，則宣徽院官員數多矣。

**5**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地，隋改翼城縣，因縣古翼城為名。揣，初委翻。以醫遊四方，羇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牙推，在節度推官之下。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去，羌呂翻；下同。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時中官多加諸衞將軍，謂之內將軍。茍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張，知亮翻。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旣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為，于偽翻。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

自上有疾，去年冬十一月上有疾，事見上卷。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遺，唯季翻。人莫能窺其跡。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為鄭注與李訓誅王守澄及甘露之禍張本。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鎭；已酉，以權為嶺南節度使。

**6**五月，壬申，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唐襄州之鄧城縣，漢南陽之鄧縣也，治古樊城。隋改為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為鄧城縣。九域志︰在州北二十里。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考異曰︰柳氏敍訓曰︰「公為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畫為圖。圉人潔其蹄尾，被蹴致斃，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圉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含駑馬之性，必殺之。』有齊縗者，哭且獻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為津吏所遏，不得出。』公覽狀，召軍候擒之，破其十二柩，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鄰境尤甚，人以為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乃在鄂岳時事，敍訓、舊傳皆誤也。察齊衰者，乃是閉糶，非美事。今不取。

**7**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

**8**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郞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四年。何可犯也！」

**9**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鎭。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鎭，左江出七源州界，至合江鎭，與右江水合為一水，流入橫州，號鬱水。右江源出峨利州界，與雲南大槃水通。左江道屬太平、永平寨，右江道屬橫山寨，各管羈縻州。丙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鎭，刺史楊嶼奔石南砦。千金鎭，當在欽州西南。嶼，徐與翻。砦，與寨同，音豺夬翻。

**10**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考異曰︰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云︰「南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云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閤，炎閤死而立其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閤，皮邏閤生閤邏鳳，閤邏鳳生鳳迦異，鳳迦異生異牟尋，異牟尋生尋閣勸，尋閣勸生勸龍晟、勸利，皆連名也。為南詔強盛寇邊張本。

**11**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

**12**丙申，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雍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複道自大明宮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投絹二百匹施山僧。施，式豉翻。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13**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惡，烏路翻。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薦之子也。張薦事德宗，屢使吐蕃、回鶻。

**14**九月，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同平章事。

**15**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考異曰︰李讓夷敬宗實錄云︰「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澄潛結上於東宮，且言逢吉實立殿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續之，皆逢吉藩僚，時又新為右補闕，續之為度支員外郞。」劉昫承之為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相，乃使訓因鄭注結王守澄。」然則逢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為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跡，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為逢吉藩僚，乃在逢吉再鎭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不取。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擬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蓋李逢吉所進擬者，穆宗訪其可否於李紳，故得言之。否，音鄙。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遠，于願翻。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蓋正謂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名為巡對者，未為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官者，卽巡對官，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為待制矣。今人作文，凡言待制，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旣熟，雖唐人亦自不辯。開成中，敕今後遇入閤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案此所言，嘗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為次對官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為次對官也。余考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延英，旣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可謂之次對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對也。唐人本不誤，程泰之自誤耳。據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敕，則次對官者以常參官依次對為稱。詳已見前註。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御『章︰十二行本「御」上有「兼」字；乙十一行本同。』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故事，京尹新除，皆詣臺參。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而紳、愈果爭。不遜，謂不相遜也。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為兵部侍郞，紳為江西觀察使。

**16**己丑，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為杜元穎以刻削致寇張本。

**17**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為寇。

**18**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敍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為吏部侍郞，紳為戶部侍郞。考異曰︰穆宗實錄云︰「紳性險果，交結權倖，自以望輕，頗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己類以樹黨援，進脩之士懼為傷毒，疾之。常指鈞衡欲逞其私志，時宰病之，因以人情上論，諫官歷獻疏，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修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四年**（甲辰、八二四）

**1**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上卽位四年矣，是歲元正，方御東內正牙大朝會。

**2**初，柳泌等旣誅，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復，扶又翻。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皋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疢作。澹，徒覽翻。疢，丑刃翻。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孫思邈，唐之名醫。『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藏，徂浪翻。藏氣，五藏之氣也。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愼。』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復，扶又翻；下同。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長，知丈翻。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3**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欽州，殺將吏。舊制，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

**4**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事見武后紀。幾，居依翻。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少，詩照翻。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茍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帥，讀曰率。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年三十。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卽位于太極東序。

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事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衞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屬，之欲翻。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鎭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李逢吉為相，時人之所惡也。一事之善，則時人善之，非是非之公歟！度，徒洛翻。

**5**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史言上昵於近習，賜予無度。

**6**初，穆宗旣留李紳，事見上年。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樂，音洛。隱居華陽川。華陽川，在虢州華陽山南。華，戶化翻。及從父耆為左拾遺，從，才用翻；下從子同。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誚，才笑翻。語，牛倨翻。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夫間；伺，相吏翻。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復，扶又翻。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楚州，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隋為楚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一里。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恐紳因次對言事，而上復用之。其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深王察，後改名悰，憲宗之子，穆宗之弟也。度支員外郞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端州，隋置，取界內端溪為名；煬帝初置信安郡，武德又為端州，天寶改為高安郡，乾元復為州。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帥，讀曰率。旣退，百官復詣中書賀，復，扶又翻；下同。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端州謂之端溪。衆駭愕辟易，憚之。辟，音闢。易，音亦。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唐上元元年，割饒州之弋陽、衢州之玉山，建、撫二州各三鄕，置信州，至京師東南三千八百里。開元二十六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三里。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為，于偽翻。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之。

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為，于偽翻。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太宗選耆儒侍讀，以質史籍疑義。開元中，集賢院置侍讀直學士。時翰林有侍讀學士，有侍書學士。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論語︰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考異曰︰處厚傳曰︰「敬宗卽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疏云云。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紳貶端州後。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所上，時掌翻。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7**己亥，尊郭太后為太皇太后。

**8**乙巳，尊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9**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數，所角翻。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10**三月，壬子，赦天下；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

**11**甲寅，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

**12**初，牛元翼在襄陽，牛元翼出深州，鎭襄陽，見上卷二年。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數，所角翻。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13**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老病者幾至僵踣。僵，居良翻。踣，蒲北翻。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論上坐朝之晚也。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金吾左、右仗，在宣政殿前。旣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宵衣，未明而衣也。理，治也。樂，魚敎翻。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吹，尺偽翻。令聞未彰，聞，音問；下響聞同。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考異曰︰實錄曰︰「莊周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意者旣能為近名之善，卽必忍為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逢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效耳。夫諫諍之道，是豈能知之乎！卽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恐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寢，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面數，激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難，謂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覽章疏，卒有克明之難，實栖楚兆之。況諫辭皆羣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賣前直而資後詐，殊可歎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栖楚而強毀之邪！今所不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程大昌曰︰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槪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宣上旨也。言所奏知者，謂所奏之事，上已知之也。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幷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14**庚午，賜內敎坊錢萬緡，以備行幸。武德後，置內敎坊於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敎坊於蓬萊宮側。京都有左、右敎坊。

**15**夏，四月，甲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轉運使。王播兼鹽鐵轉運，見上卷二年。

**16**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六典註云︰隋置大理評事。通典云︰唐置評事十人，掌出使、推覆，後增為十二人。新志︰評事八人，從八品下。陸洿特試官耳。洿，後五翻。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附，依也。麗，著也。自張又新至程昔範八人，而附麗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關者，要也。考異曰︰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忠邪溷殽，固亦多矣。其疏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誚，此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詖者為多耳。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按栖楚為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為佞邪之黨哉！蓋讓夷，德裕之黨，而栖楚為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耳。

**17**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染坊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陸德明曰︰染，如豔翻；劉而險翻。玄明謂韶曰︰「我為子卜，為，于偽翻。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本草曰︰紫草，出碭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或種蒔。其根，所以染紫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䓞。苗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三月採根陰乾。以下文清思殿徵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大明宮東面，又北則玄化門。伺夜作亂。伺，相吏翻。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載，才代翻。韶急，卽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

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自左銀臺門西入，經太和殿至清思殿。清思殿之南則宣徽殿，北則珠鏡殿。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先，悉薦翻。伎，渠綺翻。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唐左神策軍、左龍武軍、左羽林軍皆列屯東內苑，直左銀臺門東北角。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將，卽亮翻。上憂二太后隔絕，二太后，太皇太后郭氏、上母太后王氏也。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復，扶又翻。

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

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恇，去王翻。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帥，讀曰率。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韶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兩中尉及諸宦者右之也。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

**18**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郞李程、戶部侍郞·判度古竇易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為之首，列上，時掌翻。故用之。上好治宮室，好，呼到翻。治，直之翻。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卽從之。

**19**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為鄜坊節度使。賞討張韶、蘇玄明之功也。

**20**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夏，戶雅翻。朝，直遙翻。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散，蘇但翻，宂散也。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茍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處厚為考功郞，韋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善，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21**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為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月，以存亮為淮南監軍使。

**22**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為左金吾大將軍，夏，戶雅翻。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卻之。甲戌，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因入閤而奏彈之也。違敕者，謂違三月壬子敕也。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居吳元濟，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23**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黃蠻入寇。黃蠻，卽黃洞蠻。

**24**龍州刺史尉遲銳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尉，紆勿翻。牛心山，在龍州江油縣西一里。道敎靈驗記︰「李虎葬龍州之牛心山。」又牛心山靈異記︰「梁武陵王紀理益州，使李龍遷築城於牛心山。龍遷旣沒，卽葬於山側，鄕里為立祠。武德中，改為觀。武氏革命，鑿斷山脈。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奏曰︰『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明皇卽命修塡如舊。明年，誅祿山，復宮闕。」以二記考之，則李虎與龍遷，卽一人也。然虎仕西魏，未嘗仕梁。有掘斷處，請加補塞。」塞，悉則翻。從之。役數萬人於絕險之地，東川為之疲弊。為，于偽翻。

**25**九月，丁未，波斯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杜佑曰︰林邑出沈香，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沈香。諸蕃志︰沈香所出非一，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角者，謂之犀角沈；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沈；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沈；如梭者，謂之梭沈；紋堅而理緻者，謂之橫陽沈。今其材可為亭子，則條段又非諸沈比矣。漢，道明之六世孫也。道明，淮陽王道玄之弟。

**26**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27**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黃蠻與環王合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

**28**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廟號穆宗。

**29**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是年四月，王播罷鹽鐵轉運使。十二月，癸未，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郞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奸邪。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爭，讀曰諍。卽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景讓，憕之曾孫；李憕，天寶末守東都，死於安祿山之難。憕，直陵翻。廷老，河中人也。

**30**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31**乙未，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六月九日生。今王智興於十二月請置戒壇，預請之也。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釋氏之法，凡初度僧尼，皆詣戒壇受戒，其未受戒者謂之沙彌；無知及避征役者爭趨之。泗州有大聖塔，人敬事之，故王智興請於此置戒壇。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鈐，其廉翻。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卽日罷之。

**32**是歲，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諡法︰夙夜警惕曰愍。

## 寶曆元年（乙巳、八二五）

**1**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下，改元。

先是鄠令崔發聞外喧囂，問之，曰︰「五坊人毆百姓。」先，悉薦翻。鄠，音戶。囂，虛驕翻。毆，烏口翻。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昏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唐制︰凡國有赦宥，刑部先集囚徒於闕下，衞尉建金雞，置鼓宮城門之右，囚徒至則擊之。宣制訖乃釋其囚。忽有品官數十人玄宗天寶十三年，內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身二千九百三十二人，皆羣閹也。執梃亂捶發，破面折齒，梃，徒鼎翻，白木棓也。捶，止橤翻。折，而設翻。絕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之者，復，扶又翻。臺吏以席蔽之，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臺獄，御史臺獄也。而釋諸囚。

**2**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考異曰︰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旣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郞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灞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鎭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鄕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旣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為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為沈婆，此乃無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

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復，扶又翻。諫官屢爭之；上皆不納。

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櫜，姑勞翻。鞬，居言翻。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鄂州，謂之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也，故唐人以稱之。宰相之位，取象三台，故曰台席。離，力智翻。方鎭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3**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昵，尼質翻，狎也，近也。比，毗至翻，黨也。視朝月不再三，朝，直遙翻；下同。大臣罕得進見。見，賢遍翻。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扆，於豈翻。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朝，直遙翻。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好，呼到翻。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讜，音黨。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成帝諱驁，音五到翻。魏叡侈汰，陵霄作宮。事見七十三卷魏明帝青龍三年。明帝諱叡。忠雖不忤，善亦不從。忤，五故翻。以規為瑱，是謂塞聰。」左氏外傳︰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韋昭註曰︰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瑱，他甸翻。塞，悉則翻；下同。防微箴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漢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觸瑟始仆。馬何羅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四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事見十七卷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優詔答之。

**4**上旣復繫崔發於獄，復，扶又翻。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敕旨所囚繫者，謂之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橫，戶孟翻。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方藩鎭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易，以豉翻。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被，皮義翻。自餘諫官論奏甚衆，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律以對捍制使，無人臣之禮，為大不敬。今崔發曳中使，故先以此罪坐之。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下，遐稼翻。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此以母子天性感發之，易所謂「納約自牖」者也。但逢吉以權數耳。比，毗至翻。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勞，力到翻。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5**三月，辛酉，遣司門郞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為愛登里囉汩沒密於合『張︰「於合」作「施合」。』毗伽昭禮可汗。囉，魯何翻。汩，越筆翻。

**6**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量，音良。處，昌呂翻。上卽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7**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正入，謂歲入有正額者。羨，弋線翻。

**8**己未，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荊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為輕駛，前建龍頭，後豎龍尾，船之兩旁，刻為龍鱗而綵繪之，謂之龍舟。植標於中流，衆船鼓楫競進以爭錦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沉溺而不悔者。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9**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郞。

**10**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為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考異曰︰據李絳疏云︰悟八月十日得病，計是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謂殺李師道，以鄆、青等州歸朝廷也。事見二百四十一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其功非細，祗以張汶之故，張汶，事見上卷穆宗長慶二年。汶，音問。自謂不潔淋頭，今人為屎為不潔。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11**初，陳留人武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府長史，石州，漢離石縣地，唐置石州，京師東北一千二百九十一里。袁王紳，順宗子。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水部郞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刺，七亦翻。為人所告。九月，庚辰，詔三司鞫之。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冤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彙，于貴翻。

**12**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史記︰周幽王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終不笑。幽王為烽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事並見前紀。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卽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史言敬宗荒縱而愎諫。

**13**丙申，立皇子普為晉王。

**14**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鎭，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為︰「兵機尚速，威斷貴定，斷，丁亂翻；下裁斷同。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言昭義一道，素來貧薄，不比他道豐富。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鎭，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先，悉薦翻。左傳趙宣子之言。使，疏吏翻；下同。新使旣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撓，奴敎翻，又奴巧翻。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彼軍不曉朝廷之意，彼軍，謂昭義軍也。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為，于偽翻。賞設，猶言賞犒也。覬，凡利翻。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明敕，猶言明詔。斷，丁亂翻。下，遐稼翻。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言澤潞一軍，自李抱眞以來，盡忠竭節於朝廷。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繒，慈陵翻。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旣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為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刀，昭義巡屬邢、洺、磁三州，皆在山東。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言帳下必有圖從諫以為功者。熟計利害，決無卽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考異曰︰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為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15**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上，時掌翻。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牙，牙參也。元和中，伊愼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去，羌呂翻。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為正宰相，唐初，太宗為尚書令，羣臣不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右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其任為正宰相。所謂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同平章事雖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朝，直遙翻。下，遐稼翻。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16**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鎭，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數，所角翻。勞，力到翻。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丙午、八二六）

**1**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先，悉薦翻。「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天上有口，吳字。謂度能擒吳元濟，其才為可用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亙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六岡橫亙，如乾卦六畫之象。裴度平樂里第偶居第五岡。程大昌曰︰宇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鎭其地。劉禹錫賦看花詩卽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自北而南則為第四坊，名永樂坊，略與玄都觀東西相對，而其第之比觀基，蓋退北兩坊，不正相當也。唐實錄︰裴度在興元，自請入覲，李逢吉之黨有張權輿者排之，以為「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權輿之所謂宅據乾岡者，卽龍首第五坡之餘勢也。然度之所居，張說第在其西，尤與玄都觀相近，而張嘉貞之第正在坊北，何獨指度為占據乾岡也！小人挾私欺君皆此類。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考異曰︰舊逢吉傳曰︰「寶曆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有口被驅逐」而已。蓋民間先有此謠，權輿因言度名應謠讖，非撰之也。上雖年少，少，詩照翻。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度初至京師，朝士塡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京尹任煩劇，故唐人謂府縣官為所由官。項安世家說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呫，叱涉翻。囁，而涉翻。呫囁，細語，口動而聲不遠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

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或問︰「當左右白得印之時，豈不可就詰其人以得印所自邪！」答曰︰「晉公處此必有說，請自詳度。」人服其識量。

**2**上自卽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郞盧貞按視，脩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自長安歷華、陝至洛，沿道皆有行宮，如華陰之瓊岳宮、金城宮，鄭縣之神臺宮，陝縣之繡嶺宮，澠池之芳桂宮，福昌之福昌宮，永寧之崎岫宮、蘭峯宮，壽安之連昌宮、興泰宮是也。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從，千容翻。難，乃旦翻。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阤，施是翻，廢也。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脩東都。三月丁亥，敕以脩東都煩擾，罷之，史言脩東都之役，非以羣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鎭之稱兵而罷耳。召盧貞還。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先，悉薦翻。克融以為疏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索，山客翻。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咆，蒲交翻，嘷也。哮，虛交翻，闞也。踉，呂張翻，又音郞。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離，力智翻。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脩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比，毗至翻。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脩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3**立才人郭氏為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

**4**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為文宗討李同捷張本。

**5**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為節度使。

**6**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果如裴度之言。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7**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敎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8**己卯，上幸興福寺，唐會要︰興福寺在脩德坊，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為太穆皇后追福，立為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元和十二年，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脩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觀沙門文漵俗講。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漵，象呂翻。

**9**癸未，衡王絢薨。絢，順宗子，音翾縣翻。

**10**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索，山客翻。貯，丁呂翻。藏，徂浪翻。見，賢遍翻。

**11**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說，式芮翻。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潤州至京師二千八百二十一里。上館之禁中山亭。館，古玩翻。

**12**朱延嗣旣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幷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數，所具翻。載義，承乾之後也。承乾，太宗長子，以罪廢。

**13**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為軍士所逐，走歸本道，靖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史言史憲誠玩侮朝廷，公肆欺罔。

**14**壬申，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15**冬，十月，己亥，『嚴︰「己」改「乙」。』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使。

**16**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17**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暱，尼質翻。善擊毬，好手搏，好，呼到翻；下同。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離，力智翻。又好深夜自捕狐貍。性復褊急，復，扶又翻。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更，工衡翻。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年十八。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絳王悟，憲宗子。句，古侯翻。當，丁浪翻。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

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唐末謂兩樞密、兩中尉為四貴。以衞兵迎江王涵入宮，自十六宅迎入宮也。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

時事起蒼猝，守澄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處，昌呂翻。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敎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詰，去吉翻。難，乃旦翻。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卽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復，扶又翻。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

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見，賢遍翻。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少陽院，以地望準之，當在宮城東北隅，太子居之，亦謂之東宮。今按閣本大明宮圖︰少陽院在浴堂殿東，其北又有溫室、宣徽、清思、太和、珠鏡等殿，不正在宮城東北隅也。考異曰︰魏謩文宗實錄，見軍使事承見百官下，不云別日。今從敬宗實錄。趙歸眞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

乙巳，文宗卽位，更名昂。更，工衡翻。戊申，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王太后為寶曆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三宮如一，自此以後，凡言上者，皆文宗也。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閩人也。

**18**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19**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謂穆、敬兩朝也。朝，直遙翻；下同。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治，直吏翻。去，羌呂翻。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量，音良。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敎坊、翰林、總監宂食千二百餘員，總監，苑總監也。停諸司新加衣糧。諸司，內諸司也。衣糧，敬宗濫恩所加也。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占，之贍翻。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鏤，郞豆翻。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奇，紀宜翻，隻也。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欲治之主不世出，人君初政，儻有一二足以新民視聽，天下之所望重矣。然卒無以副天下之望者，魏高貴鄕公、晉懷帝、唐德宗、文宗是也。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本名涵，卽位更名昂，穆宗第三子。

## 太和元年（丁未、八二七）

**1**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2**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去年三月，李同捷擅領橫海留後。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見，賢遍翻。請遵朝旨。

**3**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復，扶又翻。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勞，力到翻。

**4**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為忠武節度使。瑀，音禹。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倍者，子錢倍於本錢。稱者，子本相侔也。稱，尺證翻。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鎭，則重斂以償所負。斂，力贍翻。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帥，所類翻。鮮，息淺翻，少也。

**5**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搆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

**6**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7**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廟號敬宗。

**8**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璠，扶元翻。帥，讀曰率。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鎭。妓，渠綺翻。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幷所賂獻之。

史憲誠與李全略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裴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為一道之主，故對其屬吏稱之為使主。使，疏吏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讀史者以為裴度於是時耄及之矣，韋處厚較聰明；不惟不知度，亦不知處厚矣。一推心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此正寬嚴相濟，所以制御強藩。復，扶又翻。

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為，于偽翻。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撓，奴敎翻。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酋，慈由翻。長，知丈翻。

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橫海節度使，穆宗長慶三年，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從王智興之請也。

**9**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戊申、八二八）

**1**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

**2**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橫，戶孟翻。建置天子在其掌握，穆宗及上皆宦官所立。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章︰十二行本「上」上有「辛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蕡，符分翻。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取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近，其靳翻。遠，于願翻。輔相得以專其任，相，息亮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曹節、侯覽見漢桓帝紀。復，扶又翻。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謂宦者弒敬宗而立上也。春秋穀梁傳曰︰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微，為春秋之微指也。此二語，蕡蓋慮夫強藩首亂稱兵，以逐君側惡臣為名者。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昭宗之世，岐、汴交兵，以誅宦官為名，卒如劉蕡之言。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屛褻狎之臣，塞，悉則翻。屛，必郢翻，又卑正翻。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治，直之翻。旣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也。高亦宦者也。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蕡意專指宦官。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蕡蓋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三、五，謂三皇、五帝。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略見二十八卷漢元帝初元元年、二年。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稱，尺證翻。紊，音問。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引漢元以為戒者，蓋以帝之去奢從儉似漢元，而優遊不斷亦類漢元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行，下孟翻。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玄武門內，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朝，直遙翻。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鎭衞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絏藩臣，軼，徒結翻，又音逸，突也。絏，先列翻。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朝，直遙翻。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難，乃旦翻。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授初品官為一命。

**3**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幵，苦堅翻。按考異從亓，當音渠之翻。二音皆姓也。趣，七喻翻。考異曰︰實錄或作「于志沼」，或作「幵志沼」，或作「亓志紹」，舊紀作「幵志紹」。新紀、傳作「亓志沼」，今從之。據考異，「紹」當作「沼」。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

**4**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愼由等郃，曷閣翻。璵，音余。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中，竹仲翻。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囂，虛驕翻，喧也。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使府，節度使幕府也。御史，幕僚所帶寄祿官，亦謂之憲官。牧，佑之孫；植，勛之子；杜佑歷德、順、憲三朝，位至公輔。馬勛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元年。考異曰︰舊傳「勛」作「曛」，誤也。勛事見德宗實錄。式，起之孫；愼由，融之玄孫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崔融以文章顯於武后朝。

**5**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諡『章︰十二行本「諡」作「贈」；乙十一行本同。』悼懷太子。

**6**初，蕭太后幼去鄕里，有弟一人；上卽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為一綱而輸稅于官。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縝，指忍翻。亦不能辯，與之俱見太后。上以為得眞舅，甲子，以為太子洗馬。為蕭洪詐覺流死張本。先，悉薦翻。

**7**峯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舊志︰峯州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宋白曰︰峯州，治嘉寧縣，漢麊泠縣地。武陵，漢臨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朝，直遙翻。

**8**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衞尉卿殷侑獨以為︰「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廷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

**9**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

**10**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鎭，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索，山客翻。庚寅，以寰為夏綏節度使。夏，戶雅翻。

**11**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

**12**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

**13**岳王緄薨。緄，順宗子，音古本翻。

**14**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

**15**冬，十月，洋王忻薨。忻，憲宗子。

**16**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敗，補邁翻。

**17**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同捷築寨於滄州西，以抗官軍，以堅固為名。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18**傅良弼至陝而薨。陝，失冉翻。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

**19**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

**20**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無棣，古齊國之北境，周封太公賜履所至也；漢為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海；唐為無棣縣，屬滄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七里。

**21**壬申，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韋處厚薨。

**22**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說，式芮翻。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23**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24**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代宗大曆七年，田承嗣分魏州之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帥，讀曰率。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 唐紀六十起屠維作噩（己酉），盡昭陽赤奮若（癸丑），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己酉、八二九）

**1**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貝州，在魏州北二百一十里。

**2**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之，往也，一作「屯」。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為禹城，以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

**3**李聽、史唐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奔鎭州。

**4**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滄州，治青池縣。九域志︰長蘆鎭屬清池。

**5**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置之洛『章︰十二行本「洛」作「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州。

**6**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帥，讀曰率。進攻德州。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

**7**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為壁州刺史。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理置諾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為名，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十二里。

**8**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

**9**石雄旣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為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三年，析合浦縣地置博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一十五里。州縣皆因博白江為名。

**10**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羅城，外城也。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鎭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降，戶江翻。祐幷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好，呼到翻。惡，烏露翻。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將陵，漢安德縣地，隋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縣，唐屬德州。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篡，初患翻，奪也。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

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作「庚寅」，誤。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上初元卽討同捷，至是三年。而柏耆徑入城，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為循州司戶。循州，古龍川地，隋置循州。考異曰︰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縱恣，指揮彈壓，奏報蔑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署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德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下不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旣行，諜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蓋耆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貶黜，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綾絹故也。李祐尋薨。

**11**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12**六月，丙辰，詔︰「鎭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為達章表，為，于偽翻。餘皆勿受。」

**13**辛酉，以史憲誠為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分相、衞、澶三州，以史孝章為節度使。澶，時連翻。

**14**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

**15**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考異曰︰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旣平，庭湊懼而復進之也。又奏亓志紹自縊。縊，於賜，又一計翻。

**16**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館陶，在魏州北四十五里。憲誠竭府庫以治行。『章︰十二行本「行」下有「將士怒」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治，直之翻。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為備，大敗，潰走，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旣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孰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脅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按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擊聽，大破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旣迫以為長，當謹而聽承。』命都將總事者諭之曰︰『害前使與監軍兇黨，籍其姓名，仍集之於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三人。白黑旣分，善惡無誤，會衆顯戮共棄，咸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弔。」此恐涉溢美之辭耳。今從舊傳。晝夜兼行，趣淺口，九域志︰魏州館陶縣有淺口鎭。趣，七喻翻。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重，直用翻。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李聽本鎭滑州。

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衞、澶三州歸之。

**17**滄州承喪亂之餘，喪，息浪翻。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衞尉卿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侑至鎭，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先，悉薦翻。仰，牛向翻。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史言方鎭得其人，則可轉荒殘為富實。

**18**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19**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為兵部侍郞，裴度薦以為相。會吏部侍郞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20**上性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衣，於旣翻。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處，昌呂翻。著，陟略翻。劉昫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皂官絁為頭巾，平頭巾子，相倣為雅製。玄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宮樣巾，迄于今服之。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處仁尚穆宗女新豐公主。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21**壬辰，以李德裕為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惡，烏露翻。故出之。

**22**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為太子少師。

**23**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鏄皆奸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支；上許之。

**24**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纖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25**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杜元穎，長慶初相穆宗。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鈔，楚交翻。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顚謀大舉入寇，嵯顚弒君立君，遂專南詔之政。嵯，才何翻。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顚謀大舉入寇，嵯顚弒君立君，遂專南詔之政。嵯，才何翻。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顚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鄕導，鄕，讀曰嚮，襲陷巂、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邛，渠容翻。

**26**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

**27**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28**以王智興為忠武節度使。智興自徐徙陳。

**29**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

嵯顚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域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二百六十里。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失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似尤之太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

**30**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川『章︰十二行本「川」作「郭」；乙十一行本同；知「川」字乃「郭」之誤。退齊校云，下「川」字宋作「郭」。嚴︰「西川」改「西郭」。』東川節度，治梓州。釗兵寡弱不能戰，「釗」上當更有「郭」字，蜀本正如此。以書責嵯顚。嵯顚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脩好而退。好，呼到翻。

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塞，悉則翻。嵯顚自為軍殿，殿，丁練翻。及大度水，嵯顚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鄕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埓蜀中。埓，龍輒翻，等也。

嵯顚遣使上表，稱︰「蠻比脩職貢，比，毗至翻。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為鄕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帥，所類翻。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顚。

**四年**（庚戌、八三○）

**1**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

**2**戊子，立子永為魯王。

**3**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排，擠也。擯，斥也。稍稍逐之。

**4**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事見上年。興元兵少，山南西道節度，治興元府。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怏，於兩翻。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惡，烏露翻。趣，七喻翻。節度使所居為使宅，治事之所為使牙。使，疏吏翻。絳方與僚佐宴，不為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縋，馳偽翻。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茍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為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考異曰︰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發廩麥以賞衆，皆怏怏而退。出壘門，衆有請辭監軍者，而監軍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己，與絳為隙久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散卒遂作亂。」今從之。

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

**5**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先，悉薦翻。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迎送防衞之。公綽至鎭，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勞，力到翻。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

陘北沙陀素驍勇，沙陀保神武川，在陘嶺之北。陘，音刑。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酋，慈由翻。長，知兩翻。邪，讀曰耶。當，都浪翻。福祿人也。」執宜毌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見，賢遍翻。遺，唯季翻。執宜感恩，為之盡力。為，于偽翻。塞下舊有廢府十一，舊書作「廢柵」，當從之，蓋考之唐志，雲、朔塞下無十一府也。執宜脩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雜虜，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

**6**溫造行至褒城，褒城，漢褒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褒城，在府西北四十五里。遇興元都將衞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旣勞問，勞，力到翻。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旣合，唱「殺！」圍旣合，唱聲曰「殺！」衆應聲而進，殺之。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漢端溪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

**7**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

**8**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羯，居列翻。

**9**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考異曰︰寶曆二年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敎典。」蓋此時方遷司徒。實錄先云「司徒裴度」，誤也。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疾損，猶言疾減也。

上患宦者強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橫，戶孟翻。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欲以漸去其威權偪上者。偪，音逼。上以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尚書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文宗為負宋申錫矣。為申錫貶逐張本。

**10**初，裴度征淮西，謂元和討吳元濟時也。奏李宗閔為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11**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踰西山則西達吐蕃。間，古莧翻。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易，以豉翻。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

上命德裕脩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塞，悉則翻；下同。斷，音短。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鎭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永泰元年。張朏之逐張延賞，見二百二十九卷德宗建中四年。皆鎭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忷懼。忷，許拱翻。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鎭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正謂此也。脆，此芮翻。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曏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復，扶又翻。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前，前人所以言蜀之險也。以為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勿鄧、豐琶、兩林，皆東蠻也。為，于偽翻。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九域志︰黎州南至大度河一百里。宋白曰︰黎州，古沉黎地。迤，以爾翻。邐，力紙翻。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遺，唯季翻。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堂，謂政事堂。案，文案也。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憲，法也。敗，補邁翻。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12**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彝震立，改元咸和。

**五年**（辛亥、八三一）

**1**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張孝忠以程日華為滄州刺史。朱滔之亂，滄、定隔絕，日華以滄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三年，以日華為橫海軍節度，領滄、景二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二州，而橫海軍領滄、景、德、棣四州；長慶元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太和元年，增領齊州；明年，以棣州隸淄青、平盧節度；又明年，罷橫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尋平李同捷，得滄州，更號滄、齊、德節度；是年，賜號義昌軍。

**2**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宋白曰︰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十里。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蹔獻其地，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敬宗寶曆二年，李載義得范陽，事見上卷。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平滄、景見上三年。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治，直之翻；下同。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下以統之。自師長而上至天子，則所謂師長者，近民之官也。長，知丈翻。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強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率，循也。從，順也。一曰︰相率而從上之令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詩·大雅·棫樸之辭。載義藩屛大臣，屛，必郢翻。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鎭，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3**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

**4**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郞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璠，孚袁翻。考異曰︰按舊璠傳︰去年七月為京兆尹，十二月遷左丞。故申錫得罪時，京兆尹乃崔琯也。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

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漳王固上之所忌，因其所忌而讒間之，此宋申錫之所以不免於罪也。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鍚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以馬存亮定張韶之難及爭宋申錫之事觀之，則溫公之取存亮，固不特一事也。飛龍使，掌飛龍廐。守澄乃止。

是日，旬休，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扣頭而退。按閣本大明宮圖︰中書省與延英殿，其間僅隔殿中外院、殿中內院耳。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眙，丑吏翻。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親事，常在左右者。今宰執侍從，猶有親事官。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鞫於禁中，故曰內獄。由是獄稍緩。正雅，翃之子也。王翃，見德宗紀。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

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午際，方交午漏初刻，非正午時也。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復，扶又翻；下同。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愼，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與『章︰十二行本「與」作「欲」；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存亮卽日請致仕。「存亮」之上，更有一「馬」字，姓名較明白。按馬存亮自以知宋申錫之冤而不能救，惡王守澄之橫而不能退，卽日乞身致事，雖宦者而有古人之風。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王通見一百七十九卷隋文帝仁壽三年；號文中子。係，乂之子；蔣乂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三年。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5**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為幽州節度使。

**6**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將作監，掌土木工匠。度支，掌支調。宗正卿，掌太廟齋郞。宗廟不脩，故皆罰俸。俸，扶用翻。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帥，讀曰率。左補闕韋溫諫，以為︰「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茍為墮曠，墮，讀曰隳。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更，工衡翻。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卽委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卽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7**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索，山客翻。前年寇蜀所掠者也。得四千人而還。考異曰︰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三百六十四人歸于我。」舊傳曰︰「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8**秋，八月，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郾為鄂岳觀察使。陝，式冉翻。郾，於幰翻。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荊、漢之會，處，昌呂翻。土多羣盜，剽行舟，剽，匹妙翻。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郾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蒙衝，戰船也。治，直之翻。歲中，悉誅之。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治直吏翻；下同。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為姦，慓，匹妙翻。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治，直吏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9**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簡，選也。去，羌呂翻。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復，扶又翻。少，詩照翻。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參，倉含翻，間廁也。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治，直之翻。

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怛，當割翻。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德宗之時，韋皋屢出兵攻維州，不能取。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下，戶嫁翻。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比，毗至翻。好，呼到翻。考異曰︰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今論董勃纔還，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太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勃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僧孺墓誌亦無董勃等名，蓋舊傳誤也。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原州蕭關縣有蔚茹水，水西卽白草軍。蔚，紆勿翻。上平涼阪，上，時掌翻。阪，音反。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為武宗朝李德裕追論維州事張本。

**10**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巂州，陷三縣。巂，音髓。

**六年**（壬子、八三二）

**1**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稱，尺證翻。上善之，辭不受。

**2**三月，辛丑，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邠寧節度使李聽為武寧節度使。

**3**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從，才用翻。考異曰︰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將駞馬到，且報可汗二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弟薩特勒。廢朝三日。」今從新傳。

**4**李聽之前鎭武寧也，有蒼頭為牙將；考新、舊書，李聽前此未嘗鎭武寧。竊意此蒼頭蓋從聽兄愿素鎭武寧，遂得為牙將也。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將士，勞，力到翻。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復，扶又翻。說，式芮翻。殺其親吏，臠食之。聽懼，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為武寧節度使。

**5**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脩邛崍關及移巂州理臺登城。邛崍關，或作邛峽關，誤也。邛崍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邛崍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曰︰邛崍關在巂州北九十里。巂州先治越巂縣。宋白曰︰越巂，漢邛都地。臺登，漢旄牛地。李心傳曰︰邛崍關，近榮經，去黎州六十里。

**6**秋，七月，原王逵薨。逵，代宗子。

**7**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為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為嗣；會薨，晉王普，太和二年薨，見上卷。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

**8**十一月，乙卯，以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數，所角翻。為，于偽翻。「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尤者，以為愆過也。疏者，情不相親也。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責其尸位素餐，無佐理興化之心。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至理，猶言至治也。亦謂小康。康，安也。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宄，音軌。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章︰十二行本「服」下有「時和年豐」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遠，于願翻。藩鎭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詰，起吉翻。軍旅歲興，賦斂日急，斂，力贍翻。骨血縱橫於原野，縱，子容翻。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按書冏命，旦夕承弼厥辟，本不專指宰相。溫公取翊輔之義，遂以為宰相之任。又公以進退之道責牛僧孺，亦有見於後之竊位盜名如僧孺者。治，直吏翻。

**9**珍王誠薨。新書︰「誠」作「諴」。諴，德宗子也。

**10**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11**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沮，在呂翻。悰，徂宗翻。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也。故悰隱語謂之大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慊，苦簟翻。慊慊，不快之意。若使之知舉，必喜矣。」知舉，知貢舉也。宗閔默然有間，曰︰間，如字。「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不，讀曰否。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李宗閔蓋居靖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望居光德坊，呼為光德劉公之類。卽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故以為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重，直龍翻。宗閔復與給事楊虞卿謀之，復，扶又翻。事遂中止。牛僧孺患失之心重，李德裕進取之心銳，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虞卿，汝士之從弟也。楊汝士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七年**（癸丑、八三三）

**1**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鎭。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鎭；旣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考異曰︰補國史曰︰「文宗朝，劉從諫朝覲，渥澤甚厚。自謂河朔近無比倫，頗矜臣節，文武百辟盡湊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求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玉不可染，欲諛其意，水不可穿，門館不敢導其誠懇，遇休假，謁於私第，投誠瀝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鎭潞二十餘年。及卽世之後，僕射擅領戎務，坐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動績，不絕賞延，任居蕃閫，位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效忠報國！僕射若請邊陲一鎭，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為勳業。朝廷豈不以袞職之重，命賞封功；區區躁求，一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蕃臣；今求佩相印，擁節旄，榮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倔強之臣所措履也，忠節安在，深為解體。』從諫矍然禁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賂倖臣，旬日間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遽辭歸鎭。宰相餞於郵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勉報國恩，幸望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扣頭，灑淚而辭。及至本鎭，謂從事將校曰︰『昨者入覲闕庭，遍觀朝德，唯李公峻直貞明，凜然可懼，眞社稷之重臣也！』」按固言此年未為相，其說妄也。今從實錄。故歸而益驕。為劉從諫倔強張本。

**2**徐州承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考異曰︰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寬厚聞名，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上以為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為武寧節度使。珙至鎭，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珙，琯之弟也。崔琯，見上五年。珙，居竦翻。

**3**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徐迪，盧龍進奏官也。宋白曰︰大曆十二年正月，敕諸道先置上都留後便宜，並改充諸道都知進奏官。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晉、宋以來，以吏部尚書為大尚書，諸部尚書莫敢比焉。唐諸藩進奏官豈不知之。徐迪敢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無所忌憚耳。敕使不得出，言必將拘留之也。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

**4**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郞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撓，奴高翻，又奴巧翻。為，于偽翻。惡，烏露翻。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昔人有評牛、李事者，謂德裕以燕伐燕，有味乎其言也。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諡，李吉甫薨，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郞中張仲方駁其太優，憲宗以是貶仲方，賜諡曰忠懿。宋白曰︰唐制，諸職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諡訖，復申考功，都堂集省官議定，然後奏聞。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諡先生。諡，神至翻。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

**5**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幷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唐中世已後，凡藩鎭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焦奉鸞以賜春衣，尹士恭以送兩蕃使者，同時至幽州，故皆為所留。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幷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幷批答賜之，自唐以來，凡讓官者，皆有批答不允。復，扶又翻；下同。文穎不受而去。

**6**和王綺薨。綺，順宗子。

**7**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唐以隋毗陵郡置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隋置伊州於襄城郡，後改汝州；京師東九百八十二里。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為鄭州刺史。鄭州至京師千一百五里。

**8**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汩沒密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

**9**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先，悉薦翻。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衞而已。載義至鎭，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唐公主出嫁回鶻，與為舅甥之國。好，呼到翻。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踐，慈演翻。戢，疾立翻。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衞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10**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惡，烏露翻。數，所角翻。奏罷其侍講。覃自工部侍郞進尚書，皆兼翰林侍講學士。上從容謂宰相曰︰從，千容翻。「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不由宰相進擬，出宣命而除之。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上卽位，至是八年矣。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愀，七小翻。

**11**乙亥，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12**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13**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程為宣武節度使。

**14**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楊綰議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廣德元年。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難，乃旦翻。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曏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處，昌呂翻。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事並見前紀。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去，羌呂翻。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諸都督護府外，以近畿同、華、岐、蒲為四輔，鄭、陝、汴、懷、衞、絳為六雄，宋、亳、滑、許、汝、晉、洺、虢、魏、相為十望，又有十緊。其後入緊、望者浸多，凡商、寧、青、汾、貝、趙、襄、常、宣皆望州也。蔡、徐、鄆、楚、鄂、彭、蜀為緊州，不及十數。又以汝、虢、鄭、汴、魏、洋、蘇為雄。蓋升雄、望者旣多，所以緊不及十。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出閣而適人，使有配偶。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15**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考異曰︰舊傳曰︰「朝廷納裴度言，務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襄陽節度使，舊傳恐誤。今從實錄。仍別遣使慰諭之。

**16**杜牧憤河朔三鎭之桀驁，驁，五到翻。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希烈、吳氏。被，皮義翻。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衞，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衞，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衞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唐承隋制，開十六衞，改左、右翊衞曰左、右衞府，左、右驍騎衞曰左、右驍衛府，左、右屯衞曰左、右威衞府，左、右禦衞曰左、右領軍衞府，左、右備身曰領左、右府。唯左·右武衞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候衞府，仍隋不改。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左·右衞府、驍衞府、武衞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衞曰左、右武威，左、右領軍衞曰左、右戎衞，左、右候衞曰左、右金吾衞，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衞，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衞，後復曰左、右千牛衞。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衞曰領軍衞。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衞曰左、右武威衞，左、右武衞曰左、右鷹揚衞，左、右威衞曰左、右豹韜衞，左、右領軍衞曰左、右玉鈐衞。唐初，十六衞置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貞元二年，十六衞各置上將軍一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兵可掌，故當時以為無謂。貞觀中，內以十六衞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諸府，每府折衝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散者，分散之散。舍者，居舍之舍。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治，直之翻。將，卽亮翻。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帥，所類翻；下同。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被，皮義翻。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飃暴交捽，豈暇異略！飃，卽飄字。捽，昨沒翻。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此所謂實天下之大命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張︰「術」作「謨」。』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字書無「剷」字，今以類求之，音楚限翻。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乾，音干。成燕偏重，謂成安祿山偏重之勢也。燕，於賢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七聖，謂肅、代、德、順、憲、穆、敬。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章︰十二行本「鈴」作「鈐」；乙十一行本同。』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衞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將，卽亮翻。復，扶又翻；下同。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謂負倚宦官，行貨賂以進取也。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敎，復無慷慨感槪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愎，弼力翻。撓，奴敎翻。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泥」，恐當作「昵」。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郡，謂列郡。都，謂五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註云︰履，所踐履之界。後人言賜履者本此。此四履謂四境所至。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帀天下。帀，作答翻，周也。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乾，音干。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衞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太宗文皇帝。

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言河北不資天下所產以為富。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息，生也。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處，昌呂翻。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臺，義成軍。大梁，宣武軍。彭城，武寧軍。東平，天平軍。盟，讀曰孟。塞，音悉則翻。六鎭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仰，牛向翻。橫拱不為，橫拱者，言橫其兩肱，拱立而事其帥，他無所為也。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才能之才，卽纔字，漢書作「財」，後人從省便，又去「貝」作「才」。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謂自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夷也。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啖，徒濫翻。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殿寄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牧蓋謂當時節度使也。詩采菽，殿天子之邦，毛氏註云︰殿，鎭也。音丁練翻。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荷，下可翻。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小裨，謂裨將。操，七刀翻。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戰勝，則奏凱歌而還。書品，謂書其官品也。還，音旋。爵命極矣，田宮廣矣，田宮，猶言田宅也。金繒溢矣，繒，慈陵翻。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焉，於虔翻。多喪兵士，顚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跳身而來，謂逃至京師也。刺邦而去，謂貶為刺史也。喪，息浪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更，工衡翻。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立壇墀之上，謂復登大將之壇也。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恩臣，亦指宦官之怙恩者。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陳，讀曰陣。麗，力知翻。偃月、魚麗，皆陳名。偃月陳，中軍偃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愰駭之間，翔羊，猶云徜徉，徘徊也。愰，呼廣翻。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章︰十二行本「汙」下有「以為萬世安」五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

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者皆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倔，渠勿翻。強，其兩翻。銜策，所以馭馬。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撓，奴巧翻，又火高翻。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豢，養也。擾，馴也，順也。拂，讀曰咈。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超越授之以爵，是謂越錄。受，讀曰授。覲聘不來，几杖扶之；言不朝者賜之几杖，以安其心。逆息虜胤，皇子嬪之；息，子也。胤，繼嗣也。河北蕃將之子，率多尚主。裝緣采飾，無不備之。緣，以絹翻。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劃，呼麥翻，又音畫。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詛，莊助翻。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立為王。李希烈、李錡、劉闢繼亂也。和，戶臥翻。其餘混澒軒囂，澒，戶孔翻。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謂憲宗。宵旰不忘，宵，宵衣也，謂未明求衣也。旰，旰食也，謂日旰而食也。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周、秦之郊，謂河南、關內也。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敎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區區之有，謂朝廷爵命。塞，悉則翻。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幾，居於翻。掉，走弔翻。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經，常也。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又註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大刑，用甲兵。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茍有言者，世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記·曲禮之言。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將，卽亮翻。漢祖言『指蹤者人也，指蹤，謂指示獸蹤。此與漢書因文取義小不同。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觀溫公取杜牧此語，則其平時講明相業，可以見矣。

**17**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燻灼，上深惡之。惡，烏露翻。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兩地，謂往來南牙、北司間也。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上，時掌翻。守澄匿注於右軍，王守澄時為右軍中尉，故得以匿注。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惡，烏露翻。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說，式芮翻。「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鷇，苦角翻，鳥子未出者。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伺，相吏翻。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楊、王，謂楊承和、王踐言也。況中尉有翼戴之功，元和末，穆宗立，章元素亦以預有定策之功矣。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蠖，烏郭翻。易·大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爾雅註︰蠖行，若今以指步尺，屈而後伸。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諦，都計翻，審也。弘楚詗伺『章︰十二行本「伺」下有「往復」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詗，火迥翻，又翾正翻。遺，唯季翻。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斷，丁亂翻。為元素為注所去張本。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是必因注以結王守澄也。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考異曰︰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鎭邠郊，以與注姻懿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遏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不為之禮。注毀從亮於守澄，竟為守澄誣構，決杖投荒。未幾，文亮沒，罷職還城，守澄潛置為軍畫。時澤潞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纔至潞州，涉旬之間，會上乖愈，大和七年十一月，驛徵之赴闕，偶遭其時，聖體獲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城社轉固，恐為禍胎，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台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遂寢不行。注潛遁軍司矣。」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曰︰「八年春暮，上對宰相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置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判官。注自稱衣冠，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赴職，宗閔又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潞與從諫要約，令卻薦入。」今從實錄。朝野駭歎。

**18**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中節度使。

**19**羣臣以上卽位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同、華，同州、華州。華，戶化翻。還，音旋。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比，毗至翻。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季稜。通天犀帶也。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20**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甘露之禍胎成矣。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 唐紀六十一起閼逢攝提格（甲寅），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太和八年**（甲寅、八三四）

**1**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按閣本大明宮圖，入左銀臺門稍北卽太和殿，又西卽清思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2**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3**夏，六月，丙戌，莒王紓薨。紓，順宗子。紓，山於翻。

**4**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郞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宋申錫事見上卷五年。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考異曰︰新、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太和摧兇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今從開成紀事。

**5**郯王經薨。經亦順宗子。

**6**初，李仲言流象州，事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復，扶又翻。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衣，於旣翻。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倜，他歷翻；倜儻，不羈也；史炤曰︰卓異貌。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為奇士，待遇日隆。考異曰︰舊傳︰「李訓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為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卽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搆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歎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處困乏，逢吉叱之不顧。會鄭注賓副上黨，路經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衷款。注本兇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然諾，情契稠疊，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太和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為人長大美貌，口辯無前，常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齷齪苛細，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為人好義而求奇士，且通於內官，易為因緣。』乃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遂結為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為卜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款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庚申，于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替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置於伎術，或欲令為神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托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後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仲言旣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為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曏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置之近侍？」兩省官，皆近侍也。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著，直略翻。悛，丑緣翻。心本，猶言心根也。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得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旣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

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敎，四門助敎，從八品。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佽，七四翻。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留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言語也。兩省官相呼曰閣老。二人卽行下，書讀而行下之也。下，戶稼翻。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駮，駮，北角翻。豈復稟宰相意邪！」復，扶又翻。二人悵恨而去。

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去年鄭注出佐昭義軍，事見上卷。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惡，烏路翻。李宗閔出帥興元，見上卷元年。興元府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

**7**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仵，疑古翻。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8**庚寅，以李宗閔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晞，郭子儀之子。璩，德輿之子也。權德輿，元和初為相。璩，求於翻。

**9**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唐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麗其旁。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卽貢院也。罷詩賦見上卷上年。李德裕罷相，故復之。

**10**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為兵部尚書。

**11**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楊志誠逐載義見上卷五年。毆，烏口翻。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李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將，卽亮翻。載義母兄『張︰「兄」作「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

**12**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為，事朝廷禮甚謹。

**13**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14**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以德裕自請留京師也。乙亥，復以德裕為鎭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復，扶又翻。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援。擠，子西翻，又子細翻。援，于元翻，又于眷翻。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去，羌呂翻；下同。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處，昌呂翻。譽，音余。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敍位，量能而授官；荀卿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斷，丁亂翻。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蜹集，蜹，而銳翻。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茍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譽，音余。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茍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治，直之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溫公此論為熙、豐發也。

**15**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16**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在。

**17**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為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史極言鄭注之姦狀。

**18**癸未，以史元忠為盧龍留後。考異曰︰實錄︰十一月，鎭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為瀛莫三軍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鎭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19**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璠，孚袁翻。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王璠之險躁自可以得禍，史言其預甘露之難亦有所自來。

**九年**（乙卯、八三五）

**1**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2**巢公湊薨，追贈齊王。漳王湊貶巢公，事見上卷五年。

**3**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雍錄︰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漢為樂遊苑，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為民田。夫旣可以為民田，則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闥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不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竭而為田也。

**4**三月，冀王絿薨。絿，順宗子。

**5**丙辰，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6**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傅母，女師也。處，昌呂翻。離，力智翻。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德裕自浙西徵見上卷三年，鎭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郞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為賓客分司。

**7**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郞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款奏注見上卷上年。考異︰甘露記曰︰「時論或云款外沽直名而陰事注。」按款彈注之文皆訐其隱慝，豈有於人如此而能陰與之合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舉款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時人皆哂之。笑不壞顏為哂。

**8**丙申，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路隋『章︰十二行本「隋」下有「同平章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充鎭海節度使，趣之赴鎭，趣，讀曰促。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考異曰︰舊隋傳曰︰「德裕貶袁州長史，隋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出鎭浙西。」按實錄，隋出錄在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

**9**初，京兆尹河南賈餗，餗，蘇谷翻。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巳，賜百官宴於曲江，古者上巳，正用三月之上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巳。唐貞元間置三令節，使百官選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為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10**庚子，制以曏日上初得疾，謂七年冬也。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11**初，宋申錫獲罪，事見上卷五年。宦官益橫；橫，戶孟翻。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旣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揣，初委翻。數，所角翻。上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考異曰︰舊傳以為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註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閽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為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班班顯言，如補國史所云也。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炟赫。炟，當割翻。一作「烜」，況遠翻。『章︰乙十一行本正作「烜」；孔本同；張校同。』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遺，唯季翻。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興寧，漢龍川縣地，江左置興寧縣，唐屬循州。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為，于偽翻。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出韋元素，以士良代之。守澄不悅。

**12**戊辰，以左丞王璠為戶部尚書，判度支。

**13**京城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合，音閤。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下同。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下，戶稼翻。注求為兩省官，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明州，後漢鄮縣地，唐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三百里。

**14**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軍。

**15**和，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虔州，漢贛縣，晉置南康郡，隋為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

**16**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紫雲樓在曲江之南，洊經喪亂，頹圮不修，今再作之。

**17**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為，于偽翻。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

初，李宗閔為吏部侍郞，因駙馬都尉沈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為相。，宜奇翻。宋若憲姊妹皆善屬文，德宗召入宮，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代宗大曆十四年，改括州為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著作郞、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為右司郞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唐制︰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知雜。癸丑，擢為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舒元褒，見上卷五年。

貶吏部侍郞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郞蕭澣為遂州刺史，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卽其地，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壘，東晉置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皆坐李宗閔之黨。

是時李訓、鄭註連逐三相，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18**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詔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中，竹仲翻。禁置寺及私度人。

**19**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壞，音怪。癸亥，貶甘封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旣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昌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輿未作相，舊傳誤也。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20**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郞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

**21**貶左金吾大將軍沈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

**22**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處，昌呂翻。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郞李珏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珏江州刺史。再貶沈柳州司戶。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

**23**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遺，唯季翻。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錮送者，枷錮而防送之。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恩州至京師六千五百里。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韋元素卒如李弘楚之言。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

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閬州，古巴子國，秦為閬中縣，西魏為隆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閬州，至京師一千九百一十五里。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高士廉，長孫無忌之舅，事高祖、太宗。

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惡，烏路翻。二李，謂德裕、宗閔。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為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24**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愈重矣。

**25**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

**26**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訓為，于偽翻。青泥驛在嶢關南。癸亥，封杖殺之。考異曰︰舊傳曰︰「李訓旣秉權衡，卽謀誅內豎。陳弘慶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遣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為相。今從實錄。

**27**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考異曰︰宋敏求宣宗實錄云︰「固言性狷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為黨，乃出為與元節度。」按固言鍛鍊楊虞卿獄，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之，豈得為宗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注為鳳翔節度使。考異曰︰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輿、李訓俱擢相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固言剛勁不許，惟王涯、賈餗贊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旣誅宦官，幷圖注也。

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為參佐，請禮部員外郞韋溫為副使，節度副使也。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卒，子恤翻。

**28**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衞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衞統軍。唐因隋制，置十六衞，以十二衞統諸府之兵，曰左、右衞、曰左、右驍騎衞，曰左、右武衞，曰左、右威衞，曰左、右領軍衞，曰左、右候衞。至開元間，府兵之法寖壞，乃募彍騎十二萬，分隸十二衞，每衞萬人。其後洊更喪亂，十二衞之軍無復承平之舊。李訓、鄭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為，于偽翻；下同。

**29**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郞舒元輿為刑部侍郞，兵部郞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為禮部侍郞，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惡，烏路翻。由是得為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餗少孤，客江、淮間。元輿地寒，不與士齒。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耳。

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期，讀曰朞。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衞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慴，之涉翻。

壬申，以刑部郞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30**李聽自恃勳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鎭鳳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丹，姓；駿，名。姓譜︰丹姓，丹朱之後。勞，力到翻。誣奏聽在鎭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為忠武節度使。

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於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搉，古岳翻。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

**31**鄭注欲收僧尼之譽，固請罷沙汰，從之。是年七月，李訓乞沙汰僧尼。

**32**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好，呼到翻。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注事見二百二十三卷穆宗長慶三年，訓事見上八年。卒謀而殺之，卒，子恤翻。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乙酉，鄭注赴鎭。

**33**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為當路所軋，朝，直遙翻。軋，乙轄翻。置之散地，散，悉但翻。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眞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橫，戶孟翻。知將敗矣。

**34**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為戶部侍郞、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襄邑王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衞大將軍。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鎭，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為親兵。棓，蒲項翻。白棓，猶言白梃也。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雍錄︰滻水源出藍田縣境之西，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卽趨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西南。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旣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鎭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幷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先，悉薦翻。已而幷注去之。」去，羌呂翻。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

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唐制︰凡朝，皇帝旣升御座，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言夜中聞奏，禁門已扃，於隔門遞入以奏也。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下同。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紫宸，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甘露，故百官自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殿前左右也。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軟輿，蓋以裀褥積而為之，下施棢，令人舉之。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還，音旋，又如字。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眞甘露，未可遽宣布，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為甘露，而自言恐非眞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兇渠仍請其覆視」。今從實錄。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帥，讀曰率。宦者旣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人受敕。獨東兵入，河東兵也，「東」上逸「河」字。『章︰孔本正有「河」字。』邠寧兵竟不至。

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關，門牡也。上，時掌翻；下來上同。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衞士曰︰「來上殿衞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唐宮殿中罘罳，以絲為之，狀如網，以捍燕雀，非如漢宮闕之罘罳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罘罳者，鏤木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為方空，或為連鎖，甚狀扶疏，故曰罘罳，讀如浮思，猶曰䯱髵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罘罳之名旣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為之名，其在宮闕則為闕上罘罳，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為陵上罘罳，王莽斫去陵上罘罳，而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卻而求之上古，則禮記疏屛亦其物也。疏者，刻為雲氣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刻為連文，遞為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旣曰刻，則是雕木為之，其狀如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窗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是眞網也。此又沿放楚辭而施網焉者也。元微之為承旨時詩曰︰「蘂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註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予按網索，乃是無壁或有窗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為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還為學士詩曰︰「網索軒窗邃，鑾坡羽衞重。」用微之句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屛鏤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耳。訓攀輿呼曰︰呼，火故翻。「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邏，郞佐翻。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從，才用翻。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迤，移爾翻。邐，力爾翻。宣政門，宣政殿門也。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郗，丑之翻。毆，烏口翻。偃者，偃仰而仆也。乘輿旣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衣，於旣翻。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

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王涯等將會食，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堂。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索，下客翻；下同。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藉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亡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第一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被，皮義翻。桎，職日翻。梏，古沃翻。掠，音亮。治，直之翻。勝，音升。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私第，『章︰十二行本「里」作「坊」；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閉門，以其兵自防。河東節度之兵也。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魚弘志時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將，卽亮翻。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將，卽亮翻。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王涯第二十，王璠第五。漏言事見上卷五年。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郞李元皋，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証，音正。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溵，殺之。溵，音殷。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等家，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鐬，火外翻。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鐬，瑊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剽，匹妙翻。互相攻劫，塵埃蔽天。

癸亥，百官入朝，朝，直遙翻。日出，始開建福門，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從，才用翻。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新書·儀衞志曰︰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列。文武班于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甎道以涖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旣視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夾階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涖于鼓鍾樓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書省官為首。武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千牛中郞將，次千牛將軍，次過狀中郞將一人，次接狀中郞將一人，次押柱中郞將一人，次排階中郞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郞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衞大將軍。凡殿中省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而立。東宮官居上臺之次，王府官又次之。唯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隨本品。侍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合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觀此，可以知甘露之亂，蕩無朝儀矣。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勝，音升。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敍王涯、賈餗反事浮汎，其敍事浮汎，蓋以王涯等非實反也。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

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鎭、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靳，居焮翻。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

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奸人所汚，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來第一門。汚，烏故翻。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西軍，右神策軍也，在大明宮西西內苑中。李孝本改衣綠，衣，於旣翻。猶服金帶，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欲依鄭注也。至咸陽西，追擒之。

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

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剃，他計翻。山卽謂終南山。將奔鳳翔，為盩厔鎭遏使宋楚所擒，盩厔，音舟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

乙丑，以戶部侍郞、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王璠得罪，故載義復舊任。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唐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來第二坊。太社在街西第一街之西北來第二坊。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穉無遺，穉，直利翻。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詈，力智翻。礫，郞狄翻。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章︰十二行本「禍」下有「憤歎其冤」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橫，戶孟翻。臣獨以為不然。夫顚危不扶，焉用彼相！論語載孔子之言。焉，於虔翻。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究，極也。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茍容，日復一日，復，扶又翻。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剭，音屋。剭者，誅殺不於市。周制，誅大臣適甸師謂之剭。折，而設翻。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35**王涯有再從弟沐，從，才用翻。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落，冷落也。莫，薄也。落莫，唐人常語。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造，七到翻。及涯家被收，被，皮義翻。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

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王沐之幷命，躁之禍也。舒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也。禍福之應，天豈爽哉！

是日，以令狐楚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考異曰︰實錄，乙丑，閤門使馬元贄巳宣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止是口宣，至此乃降敕耳。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愼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愼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音令。』愼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搢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啓後戶，引愼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為『拗木枕』。仍戒愼由曰︰『事泄卽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愼由出邃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愼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胤，故胤切於勦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胤方彰其事。」新傳曰︰「愼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愼由大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郞、知制誥，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上不豫知。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謻等，惡，烏路翻。似先，姓；義逸，名。謻，直嚴翻。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夏，戶雅翻。命翰林學士顧帥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六道卽謂鹽、靈、夏、涇原、振武、鳳翔也。丙寅，以帥邕為矯詔，下御史獄。下，遐稼翻。

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宋白曰︰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年分岐山縣於圍川城，置圍川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域志，鳳翔府東至扶風八十里。先，悉薦翻。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公以好召注，說，式芮翻。為，于偽翻。好，如字。以好召之，言示之以無惡意也。屛其從兵，於坐取之，屛，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坐，徂臥翻。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衞，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旣啜茶，啜，樞悅翻，飲也。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幷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錢徽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簡能，綸之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緯、夏侯審、李端皆以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傑，俛之弟也。蕭俛事憲、穆，位至宰相。史言錢可復等皆名家子，以託身非人倂命。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為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考異曰︰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官爵，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六日奏朝覲，恐誤。乙卯記，注庚申入覲，十九日也。至扶風，聞訓敗，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疑。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

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曁各有差。娖，則角翻。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折，之舌翻。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待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分，扶問翻。從，才用翻；下導從同。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衞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從，才用翻。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

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儋，都甘翻。儋州，漢儋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卽商嶺也，所謂「繞霤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鄕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

**36**榷茶使令狐楚奏罷榷茶，從之。王涯誅，乃罷榷茶。

**37**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他物稱是。稱，尺證翻。

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比，毗至翻。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瓜葛有所附麗。言非至親，或羣從中表相附麗以敍親好，若瓜葛然。或蹔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

李訓、鄭注旣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金光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二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縱，子容翻。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韈，勿發翻。

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屬，之欲翻。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鎭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六典︰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帥，讀曰率。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皁，衣，於旣翻。皁，在早翻。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卽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鎭之，京城幾再亂矣。剽，匹妙翻。幾，居衣翻。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38**甲申，敕罷脩曲江亭館。以鄭注之言而脩之，注誅乃罷。

**39**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章︰十二行本「官」下有「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雖為所脅從，涉於詿誤，詿，古賣翻，又戶卦翻。皆赦之。他人無得相告言及相恐愒。見亡匿者，勿復追捕，愒，許葛翻。見，賢遍翻。復，扶又翻。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

時禁軍暴橫，橫，戶孟翻。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勝，音升。出為華州刺史，華，戶化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覘，丑廉翻。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鎭服四夷！」卽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跽，其幾翻。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屬，之欲翻。行當繼至。」遂杖殺之。考異曰︰開成紀事以祕書少監王會為京兆尹。按薛元賞已為京兆尹，紀事誤。乃白服見士良，白服，卽待罪之素服。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為，于偽翻。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衞從宰相，事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從，才用翻。至建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 開成元年（丙辰、八三六）

**1**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衞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南牙十六衞之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衞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北司，旣紊太宗之紀綱，又增宦官之勢焰，故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馮宿，穆宗長慶初知制誥。

**2**二月，癸未，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3**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荷，下石翻。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為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剽，匹妙翻。橫，戶孟翻。流血千門，漢武帝起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後世遂謂宮門為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恫，音通，痛也，又敕動翻。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幷陷孥戮，否，音鄙。孥，音奴，子也。孥戮，戮及子也。事亦無成。謹當脩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

**4**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

**5**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為滁州刺史。袁州，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

**6**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旣伏辜，從，千容翻。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為，于偽翻。瘞，於計翻。月令︰孟春掩骼埋胔，以死氣逆生也。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一『章︰十二行本「一」上有「衣」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襲。考異曰︰開成紀事云︰「京兆尹薛元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7**丁未，皇城留守郭皎按舊制︰車駕行幸，則京城置留守。今天子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當考。觀下奏，則知置皇城留守，宦官之意也。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軍器使卽軍器庫使，內諸司使之一也。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儀刀以木為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

**8**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讓檢校司徒。復，扶又翻。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湔，則前翻。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荷，下可翻。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章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橫，戶孟翻。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粗，坐伍翻。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9**夏，四月，己卯，以潮州司戶李宗閔為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為李德裕、宗閔黨者，稍收復之。

**10**淄王協薨。協，憲宗子。

**11**甲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以左僕射令狐楚代之。

**12**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從，千容翻。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史言鄭覃能守經學以輔其君。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

**13**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復，扶又翻。人情忷忷，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為召士良等出，為，于偽翻。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14**閏月，乙西，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為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散，蘇旱翻。惟聽為可以然。」

**15**乙未，李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為不可，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16**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右軍，右神策軍。上取之入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為︰「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敎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唐內諸司有敎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為之。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屛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卽撤之。光武時，宋弘為大司空，嘗讌見，御座新屛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卽出孝本女。考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謩不之知；又取次女，謩乃知之上疏故也。擢謩為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章︰十二行本「女」下有「宗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髫齓孤露，髫，于聊翻，小兒垂髮也。齓，初覲翻，小兒毀齒也。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魏徵以直事太宗。

**17**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始二百四十三卷大和二年。事覺；八月，甲辰，流驩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縝，止忍翻。

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為節度使者，軍中皆資其行裝，至鎭，三倍償之。有自左軍出鎭鄜坊左軍，左神策軍。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恃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敎其子遮宰相自言，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

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孱，鉏山翻。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為眞太后弟，戊申，擢為右贊善大夫。

**18**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鍚忠直，為，于偽翻。為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氙，美辨翻，俯也。泫，胡犬翻。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謂漳王湊也。幾，居衣翻。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曏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謂漢昭帝知燕、蓋、上官之詐也。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愼微為成固尉。成固縣屬興元府。

**19**李石用金部員外郞韓益判度支桉，桉，與案同，文案也。句斷。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易，以豉翻。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梧州，因蒼梧郡而名，至京師五千五百里。好，呼到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

**20**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樂，音洛。史炤曰︰鞠以皮為之，今通謂之毬。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遝，達合翻。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眺，他弔翻。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為理，猶言為治也。上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復，扶又翻。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21**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藏，徂浪翻。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請宥之，上許之。旣而果得繒帛妄稱漬汚者，漬，疾智翻。汚，烏故翻。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敕書曰︰「官典犯贓，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旣許之矣。與其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22**十二月，庚戌，以華州刺史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撓，奴巧翻，又奴敎翻。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鎭，以清惠著名。

**23**己未，淑王縱薨。縱，順宗子。

**二年**（丁巳、八三七）

**1**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疏。朕聞竇易直為相，竇易直為相於長慶、寶曆。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2**均王緯薨。緯，順宗子。

**3**三月，有彗星出於張，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八丈餘。長，直亮翻。壬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4**夏，四月，甲辰，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柳公權先除翰林侍書學士，今以翰林學士兼侍書。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澣，戶管翻。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得比。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乙巳，以公權為諫議大夫，餘如故。

**5**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郞陳夷行同平章事。

**6**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鎭，所至恃所交結，貪殘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長史。澧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為河陽節度使。

**7**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帳剽掠逃去。剽，匹妙翻；下同。

**8**給事中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記︰文王之為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史炤曰︰熟食曰饔，具食曰膳。膳之為言善也。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為太子不令終張本。溫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考異曰︰舊傳曰︰「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溫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

**9**振武突厥百五十帳叛，剽掠營田；戊寅，度使劉沔擊破之。

**10**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為德妃，昭容楊氏為賢妃。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立敬宗之子休復為梁王，執中為襄王，言楊為王，成美為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王。蔣，古國名。左傳︰凡、蔣、邢、茅、胙、祭。

**11**河陽軍士旣逐李泳，日相扇，欲為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七十餘人，索，山客翻。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鎭，然後定。

**12**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鄒︰蕪累，蕪雜累贅。歐陽修上胥學士啟︰綴窮愁之汙簡，奏蕪累之庸音。』

**13**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晉江，故晉安郡晉安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詔御史臺按之。

**14**戊申，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15**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鄕里，令所過給食而遞歸也。不之罪，冀得其眞。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 唐紀六十二起著雍敦牂（戊午），盡玄黓閹茂（壬戌），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戊午、八三八）

**1**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射，食亦翻。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唐諸坊之南皆有門，以時啓閉。斷，音短。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衞，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2**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知湊之冤也。湊被枉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

**3**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郞、判戶部李珏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珏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判、使如故。判，謂判戶部，使，謂鹽鐵轉運使。嗣復，於陵之子也。楊於陵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於，音烏。

**4**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橫，戶孟翻。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粗，坐五翻。惡，烏路翻；下同。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5**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6**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魏徵諡曰文貞。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言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而不敢翦伐，今思魏徵之正直，則亦當寶愛其故笏。

**7**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復，扶又翻。援，于元翻；下同。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李宗閔貶，見上卷太和九年。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近，其靳翻。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曏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纖人，猶言小人也。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洪州，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訐，居謁翻。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郞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唐制︰起居郞、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郞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每仗下，天子與宰相議政事，郞、舍人亦分侍左右。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覃等喧爭旣退，故上因問之。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唐制︰衡州，中。洪州，上，都督府。杭州，上。中州司馬，從五品下。大都督府司馬，從四品下。上州刺史，從三品。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史言文宗明不足以燭理。

**8**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鎭，牂柯蠻在涪州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涪，音浮。鎭兵擊卻之。

**9**初，太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事見上卷太和八年。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見，賢遍翻；下同。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於京師。」未幾，獲白兔，幾，居豈翻。未幾，言未得幾何時也。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馴，松倫翻。畜，吁玉翻。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鎭鳳翔，按通鑑上卷，太和八年，九月，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丁卯，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誣奏聽在鳳翔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為忠武節度使。若如上卷所書，則杜悰鎭忠武，不在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

及悰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詩註︰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司馬相如封禪書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註︰謂騶虞也。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尾長於身。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眞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敍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石虎，字季龍，唐避廟諱，故稱其字。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為潞州別駕，中宗時，玄宗為潞州別駕。及卽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意此必鄭覃之言。

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唐制︰四孟及臘享于太廟。唐臘用寅。及饗太清宮，玄宗天寶二年，以西京玄元皇帝廟為太清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六典︰凡大祥瑞隨卽表奏，文武百寮詣闕奉賀。其他並年終具表以聞，有司告廟，百寮詣闕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卽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今皆停罷。考異曰︰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為因杜悰進言，今兼取之。

**10**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王智興有討橫海之功。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鎭、幽三節度使，魏帥，何進滔；鎭帥，王元逵；幽帥，史元忠。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

**11**八月，己亥，嘉王運薨。運，代宗子。

**12**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開元中，玄宗以后妃四星，一為后，有后而復置四妃，非典法。乃置惠紀、麗妃、華妃，以代三夫人、其後復置貴妃，蓋復唐初四妃之制。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好，呼到翻。昵，尼質翻。近，其靳翻。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郞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少，詩照翻；下同。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敎，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復，扶又翻。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唐置如京使，以武臣為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13**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鎭十五年，穆宗長慶三年，璠代陳楚鎭義武。為幽、鎭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為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為儀州刺史。宋白曰︰遼州樂平郡，唐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為箕州，先天二年，以玄宗嫌名，改為儀州。

**14**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鎭久，太和六年，李彥佐代殷侑鎭義昌。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為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15**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專橫遂至於此。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先奏聞於上，禁中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之。

**16**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

**17**太子永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庚子，暴薨，考異曰︰按文宗後見緣橦者而泣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劉楚材等，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祕，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過，是日暴薨。」諡曰莊恪。

**18**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旼為邠寧節度使。旼，莫貧翻。考異曰︰舊柳公權傳作「皎」。按子儀子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

**19**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仰，牛向翻。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為辭，朝廷為之罷仲遷。為，于偽翻。十一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壬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

**20**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為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為義昌節度使。

**21**丁卯，張元益出定州。考異曰︰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繼統軍務。公璠乃孝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誡元益歸闕。三軍復效幽、鎭、魏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衞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弔贈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跋扈，討之不遲。上前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進追元益詔意云︰『敕張元益︰卿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於不朽。卿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云云。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於衆。三軍將士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苫廬，請監軍使、幕府準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遂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使陳君賞為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珏也。按實錄︰璠，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為相。補國史蓋傳聞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

**22**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德宗以郭子儀為尚父。太后叔父，太后，卽謂太皇郭太后。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鎭，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待宮，故得方鎭。」上俛首良久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旼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興慶宮謂之南內。使，疏吏翻。還，如字。

**23**上好詩，好，呼到翻。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

**24**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為義武節度使。張元益旣出定州，乃除韓威。

**25**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堂。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上，時掌翻。

**26**鄭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27**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按︰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己未、八三九）

**1**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此長安平樂里第也。不能入見。見，賢遍翻。上勞問賜曁，使者旁午。勞，力到翻。三月，丙戌，薨，諡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藳，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少，詩照翻。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2**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語，牛倨翻。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復，扶又翻。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茍得王傅，臣之幸也。」王傅，散地，自宰執以下貶官者居之。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政事堂在中書省。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勞，力到翻。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屬，之欲翻。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累，良瑞翻。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郞。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史言小人排君子，不遺餘力。

**3**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郞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郞，右丞韋溫不聽，上奏稱︰「郞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郞中，依前鹽鐵推官。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郞，而韋溫爭之，檢校禮部郞中，而溫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鎭及諸使僚屬率帶檢校官，而權知則為職事官故也。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為，于偽翻。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4**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為左驍衞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為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目，侯莫陳氏說諭將士，說，式芮翻。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

**5**甲辰，以太常卿崔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鄲，郾之弟也。鄲，多寒翻。崔郾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五年。

**6**八月，辛亥，鄜王憬薨。憬，憲宗子。

**7**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弘是眞，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為臺司所抑。蕭本事見上卷元年。蕭弘事見二年。臺司，謂御史臺官吏，主按驗蕭弘者。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上，時掌翻。乞追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眞偽。」詔三司鞫之。

**8**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記注，卽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記事，起居郞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卽坳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郞、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郞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他事。開元初，復詔脩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郞、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起居郞、舍人，凡入閤日，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曏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9**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為楊妃及成美見殺張本。

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橦，職容翻。字樣曰︰本音同，今借為木橦字。漢有都盧緣橦，卽此伎也。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泫，胡犬翻。以太子永死於非命也。召敎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更，工衡翻。復欲爾邪？」復，扶又翻。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10**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眞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愛州，漢九眞郡，梁置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而太后眞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11**乙亥，上疾少間，間，讀如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赧，奴版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考異曰︰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痹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旣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於此。

**12**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13**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為可汗。㕎，安盍翻。馺，先合翻。考異曰︰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饑，族帳離散，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磧口，至於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嗢沒斯，為陳利害云云。嗢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為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卽位，遣嗣擇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為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薩特勒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盧級特勒為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為可汗。」今從之。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庚申、八四○）

**1**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為皇太弟，瀍，直連翻。應軍國事權令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漸，子廉翻。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更，工衡翻。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為太弟。考異曰︰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為潁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潁王瀍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旣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衆，卽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遙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卽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潁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褰裙走出，矯言曰︰『大者潁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頎長，皆呼為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潁王神氣抑揚，隱于屛間，夫人自後聳出之。衆惑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潁王瀍立為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繆誤！闕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見，賢遍翻。沈，持林翻。斷，丁亂翻。慍，於問翻。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

辛巳，上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三。以楊嗣復攝冢宰。

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說，式芮翻。考異曰︰舊傳曰︰「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武宗卽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從武宗實錄。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考異曰︰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敕，今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攢斂成服。」按文宗以四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也。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以甘露之事也。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詩︰閔予小子，嬛嬛在疚。註︰疚，病也；在憂病之中。復，扶又翻。以哀慕為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

辛卯，文宗始大斂。大行十一日而始大斂，非禮也。斂，力贍翻。武宗卽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諡韋太后曰宣懿。

**2**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為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珙，居竦翻。

**3**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章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廟號文宗。

**4**庚午，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珏坐為山陵使龍輴陷，輴，敕倫翻。記︰天子龍輴。輴，載柩車也，畫龍於轅。罷為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為郴州司馬。郴，丑林翻。

**5**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

**6**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致理，猶言致治也。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卒，子恤翻。良由執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間而入也。間，古莧翻；下疑間同。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去，羌呂翻。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跡，好，呼到翻。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累，魯水翻。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詰，起吉翻。事茍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悛，丑緣翻。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復，扶又翻。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言此物所直能幾何也。卒以與之。卒，子恤翻。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

**7**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黠，下八翻。戛，訖黠翻。卽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結骨入貢，見二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考異曰︰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吃斯」，又作「紇扢斯」。今從德裕會昌伐叛記、杜牧集、新、舊傳、實錄。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閡，牛代翻。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青山在劍河西。其人悍勇，悍，戶罕翻，又侯旰翻。吐蕃、回鶻常賂遺之，遺，唯季翻。假以官號。回鶻旣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詈回鶻曰︰詈，力智翻。「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

及掘羅勿殺彰信，立㕎馺，事見上年。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㕎馺及掘羅勿，考異曰︰舊傳作「句錄末賀」。今從新傳。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邏，郞佐翻。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嗢，烏沒翻。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啜，樞悅翻。各帥其衆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帥，讀曰率。貿，音茂。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受降城也。亙六十里，不見其後。亙，橫亙也。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新志︰單于府有雲伽關。振武節度治單于府。迦，古牙翻，又居伽翻。考異曰︰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8**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

**9**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蕭太后，文宗之母。

**10**十一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

**11**故事，新天子卽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卽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州刺史。考異曰︰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12**開府儀同三司、左衞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衞侍從。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並係資蔭。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蔭子。開府從一品，宜得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恚，於避翻。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惡，烏路翻。出為婺州刺史。婺州，春秋越之西界，漢為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陳為吳州，以其地於天文為婺女之分，改婺州。京師東南四千七百里。婺，亡遇翻。

**13**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

**14**立皇子峻為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上諱瀍，穆宗第五子。

## 會昌元年（辛酉、八四一）

**1**春，正月，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2**劉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鎭。自雲迦關還鎭。

**3**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志︰鸊鵜泉北十里入磧，經麚鹿山、鹿耳山至錯甲山。據李德裕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考異曰︰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繫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帥衆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二年七月，冊為烏介可汗。

**4**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5**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秦取陸梁地為桂林郡，吳於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少，詩照翻。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劉晏之死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李正己等請晏罪見二年。興元初，帝寤，許晏歸葬。貞元五年，擢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祕書郞。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為之出涕。宋申錫竄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追悔事見上卷開成元年。為，于偽翻。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

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愼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特為，于偽翻。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坐，徂臥翻。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陳王，成美也。嗣復、弘逸志在安王。安王，溶也。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楊妃請立安王，故云然。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曏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復，扶又翻。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二使一往潭，一往桂。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珏為昭州刺史，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裴夷直為驩州司戶。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狀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鄲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珏為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卽位，尤忌宦官，季稜、弘逸深懼之。及將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欲議廢立。賴山陵使崔鄲、鹵簿使王起等拒而獲濟，遂擒弘逸，季稜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珏。」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弘逸、季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動帝意者，帝赫怒，欲殺之。中使旣發，雖宰相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悰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鄲、崔珙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偶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鹽鐵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言聞有使去，不知其故。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珙續至，崔鄲次至，陳相最後至，已巳時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廳寫狀，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兼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公旣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珏。』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遠貶，惟此一事不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邀得丞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容德裕極力救解，繼以叩頭流血，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殿，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榻奏事，嗚咽流涕云云。上旣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郞、兩省官宣示。」今從實錄，亦采獻替記。宋白曰︰天福六年，脩撰起居注賈緯奏︰「伏覩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六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詔褒美，付史館。

**6**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7**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為節度使。

**8**上命道士趙歸眞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道家符籙起於張道陵，盛於寇謙之，崇而信之則後魏世祖、唐武宗也。「授」，當作「受」。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考異曰︰實錄︰「道士趙歸眞等八十一人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明經為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令與道士趙歸眞於禁中脩法籙。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眞建道場，親受法籙。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9**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10**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嗢，烏沒翻。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党，底朗翻。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嗢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謂助收兩京，平安、史之亂也。今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鎭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之甘露三年。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史記秦李斯之言。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走，音奏。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

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為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偽，臚，陵如翻。邊使，疏吏翻。考異曰︰一品集賜嗢沒斯等詔曰︰「天德軍遞至，覽所奉表。」又曰︰「方圖鎭撫，已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 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沮。」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降，戶江翻。朝，直遙翻。將，卽亮翻。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分，扶問翻。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鎭，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先鬬之以離其交，此在兵法，習者不察耳。抄，楚交翻。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雜虜卽吐谷渾、沙陀、党項等部落。毋得先犯回鶻。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推為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嗢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末，回鶻為黠戛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為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漠，飢餓尤甚，將金寶於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攘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稱退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又居其半，上令宰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詔，漢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昌集奏狀中。」按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為之，事前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田布，弘正之子，死於史憲誠之亂。

**11**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章︰十二行本「陳」上有「牙將」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行泰主留務。

**12**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唐自德宗以後，羣臣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閤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召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噉飢虜，噉，徒濫翻。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李德裕之本計是也；至於此言，特以箝陳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將不計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賑，止忍翻。考異曰︰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實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縝至嗢沒斯處訪問。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立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斛。」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嗢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倂賜之二萬斛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以閏九月中卽降使賜米也。

**13**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太少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先，悉薦翻。壞，音怪。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居散地也。史言李德裕以私怨而廢牛僧孺。

**14**盧龍軍復亂，復，扶又翻；下同。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考異曰︰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請以鎭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為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記、實錄。

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傔傔，苦念翻。監軍傔，監軍之傔從也。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諳，烏含翻。比，毗至翻。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薊州廣漢川。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

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仲武，范陽舊將張光朝之子。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曏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卻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團結土人為兵，故謂之土團。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茍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鎭，媯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䴚七鎭。媯，居為翻。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幽州昌平縣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卽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按今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李德裕因吳仲舒之言，固心服張仲武之方略矣，命掌燕留務，豈徒然哉！

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章︰十二行本「自」下有「表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發兵為朝廷討亂，為，于偽翻。與之則似有名。」德裕旣未敢保張仲武，又恐與其初論河朔事勢者相違，故然。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15**上校獵咸陽。

**16**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旣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縝，止忍翻。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17**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毬鞠、騎射、手搏等。好，呼到翻。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郭太后妃憲宗，於上為祖母，時居興慶宮以養。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從，千容翻。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賜。橫，下孟翻。

**18**癸亥，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鄲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19**初，黠戛斯旣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者為不庠，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質，音致。磧，七迹翻。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擊達干殺之，刼主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關拒卻之。」按烏介方倚唐為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帥，讀曰率。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比，毗至翻，例也。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壬戌，八四二）

**1**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2**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郞中李拭為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鄘之子也。李鄘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

**3**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判度支。

**4**河東節度使苻澈脩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杷頭烽北臨大磧，東望雲、朔，西望振武。杷，蒲巴翻。李德裕奏請增兵鎭守，及脩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5**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判院事。玄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公權為太子詹事。此德裕所以不能免朋黨之禍也。

**6**回鶻復奏求糧，復，扶又翻。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處，昌呂翻。

三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戊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疾甚曰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為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旣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

**7**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黠，下八翻。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幷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考異曰︰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於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赤心怙力負氣，潛圖厲階；為嗢沒斯所紿，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勒那頡啜擁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幷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嗢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卽密約田牟，誘赤心斬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敕書雖云「去歲嗢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旣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敕書意又云︰「嗢沒斯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是則嗢沒斯自有部衆，雖遙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僕固於可汗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嗢沒斯同謁烏介乎！蓋嗢沒斯自惡赤心桀黠，誘至己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嗢沒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在召諸道兵討烏介下。按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柵，未知是那頡特下，為復是可汗遣來。蓋「那頡特」下脫「勒」字，卽那頡啜也。然則虜犯橫水在赤心死後，故置於此。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考異曰︰實錄︰苻澈奏回鶻掠橫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集此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鎭振武之後也。蓋澈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於此。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未知此兵為那頡所部，為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仲武，張仲武也。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卽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羇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易，以豉翻。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偽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嗢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嗢沒斯送款者，蓋嗢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帥衆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屢獻款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戢其餒殍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嗢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怒欲犯塞。而嗢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衆東走，而嗢沒斯帥其衆降唐也。縱使不誠，亦足為反間。間，古莧翻。且欲獎其忠義，為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

初，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雄流白州見二百四十四卷太和三年。隸振武軍為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

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考異曰︰一品集，嗢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也。今從歸忠傳序。

**8**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9**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

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勝，音升。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考異曰︰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啜月日，故附於此。

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還，音旋。可汗表求糧食、牛羊，因楊觀之還而上表。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回鶻自肅、代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隨其直而償其價。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鮮，息淺翻。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調，徒弔翻。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彼謂烏介。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復，扶又翻；下同。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謂受嗢沒斯降也。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10**嗢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為歸義軍，以嗢沒斯為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11**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為左僕射。秋，七月，以尚書右丞李讓夷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12**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

**13**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

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

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剽，正妙翻。又屯杷頭烽北。宋白曰︰杷頭烽在朔川。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為「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離，扐智翻。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為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鬬至雲州城門。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長城三百里卽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縣；又有雲內州，領柔服、蠻川二縣。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考異曰︰實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杷頭烽，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今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效，又因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今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啜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卻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優。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給之也。又七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嗢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本國殘破，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嗢沒斯優當，其嗢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劉沔，突入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其所求，欲其早離塞下北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斫營事令且住。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鶻狀云︰「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杷頭烽，早須討襲。臣比聞戎虜不解攻城，只知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弈伏道，又不會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步卒以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杷頭烽，則是尚未知過杷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鶻自至杷頭烽北，已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據此狀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及冰未合前，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議發兵守備驅逐。實錄、新紀皆誤。今從舊紀。

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嗢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考異曰︰舊紀︰「六月，嗢沒斯等至京師，制以嗢沒斯充歸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受邪勿為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冬，三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有嗢沒斯、受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義。」今從實錄。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

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考異曰︰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為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誡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誡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迴。」然則遣石誡直賜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回否也。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黠戛斯一名紇吃斯，蓋語音相近。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近，其靳翻。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鈔，楚交翻。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謂質太和公主以邀中國。揣，初委翻。好，呼到翻。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

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呼韓邪事見漢宣帝紀。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言無所愧於懷也。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睥，匹詣翻。睨，研計翻。驁，五到翻。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好，呼到翻。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遣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彼，謂紇吃斯。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事見漢宣帝、元帝紀。往事之戒，得不在懷！」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三道，河東、盧龍、振武也。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羸，倫為翻。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旣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章︰十二行本「月」作「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撓，奴敎翻，又奴巧翻。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

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此河西，謂北河之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卽陘嶺關。

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詗唐事。監，古銜翻。使，疏吏翻。詗，火迥翻，又翾正翻。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章︰十二行本「殺」下有「回鶻」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監使則歸之！」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近，其靳翻。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14**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易，以豉翻。相，息亮翻。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惡，烏路翻。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任，音壬。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郞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為翰林學士。為敏中排德裕張本。

**15**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契苾種帳，太和中附於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遂留宿衞。蔚，紆勿翻。契，欺訖翻。

**16**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峴為益王，岐為兗王。

**17**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索，山客翻。上天入地，期於必得。」索，山客翻。上，時掌翻。又言「將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開元中破突厥，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落。」李心傳曰︰達靼之先與女眞同種，靺鞨之後也。靺鞨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勃海，惟黑水完疆。及勃海盛，靺鞨皆役屬。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眞，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煑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

**18**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19**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為詞！」太和公主，憲宗女也，於上為姑。

**20**上幸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閤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比，毗志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己未，以少逸為給事中，朗為左諫議大夫。

**21**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待歲首，唐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欲待來春進兵。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

**22**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會要︰會昌二年贊普卒，至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喪。考異曰︰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他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為彝泰也。命將作少監李璟為弔祭使。

**23**劉沔奏移軍雲州。

**24**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25**丙戌，立皇子嶧為德王，嵯為昌王。嶧，音亦。嵯，才何翻。

**26**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為贊普，綝，丑林翻。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為此也。比，毗至翻。為，于偽翻。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

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歙破隗純於落門，卽此。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官族則曰尚，其中字卽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郞。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屬，之欲翻，聚會其徒也。「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三部落，吐蕃種落之分居河、隴者；或云，吐渾、党項、嗢末。說，式芮翻。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

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王涯曰︰從龍州青川鎭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之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洮，土刀翻。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語，牛倨翻。「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柰何助逆！我今已為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倂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川『章︰十二行本「川」作「州」；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川」。』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枕，職任翻。藉，慈夜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 唐紀六十三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閼逢困敦（甲子）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癸亥、八四三）

**1**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拓跋，卽党項部落也。帥，讀曰率，契，欺訖翻。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田牟為豐州刺史。今從實錄。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氈車，以氈為車屋。乘，繩證翻。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從，才用翻；下侍從同。衣，於旣翻。華人，謂中國人也。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諜，達協翻，間也。「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重，直用翻。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殺胡山卽黑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考異曰︰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略雲、朔，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受敎，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跋雜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旣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云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帥兵奄至。烏介驚走，東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太和公主同走。石雄兵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為前鋒。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銜枚夜進，圍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太和公主，奉而歸國。」按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為愼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為侵援，且務綏懷。今旣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朝廷指揮。旣假以使名，令為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實錄︰戊寅，詔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豈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況已有不須聞奏之詔也。舊德裕傳︰「德裕曰︰『杷頭烽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卽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常質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斫營，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兼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遊弈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尋自請駐斫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降，戶江翻。將，卽亮翻。乞幷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章十二行本「庭」下有「上從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

庚戌，以石雄為豐州都防禦使。賞破回鶻之功也。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胡嶠曰︰轄戛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卽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至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旣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幷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2**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3**詔停歸義軍，置歸義軍見上卷上年。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為騎兵，優給糧賜。

**4**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新書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索」作「素」。宋白曰︰索，上聲。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飲，於禁翻。勞，力到翻。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

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復，扶又翻。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考異曰︰德裕傳曰︰「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黠戛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沒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上乃止。

**5**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珙罷為右僕射。

**6**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黠戛斯遣使者送太和公主，為回鶻所殺，事見上卷上年。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卽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遺，唯季翻；下同。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敍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7**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太和公主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安定」，新書作「定安」。長，知丈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帥，讀曰率。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罪。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太和公主以回鶻犯邊，故自謝和蕃無狀。去，羌呂翻。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七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陽安、宣城、眞寧、義寧、臨眞、眞源、義昌六七公主。

**8**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9**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二十一年」，當作「二十二年」。授左屯衞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為回鶻所隔，比，毗至翻。回鶻淩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旣與為怨，須盡殲夷；殲，子廉翻，滅也。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註云︰若舜生媯汭，賜姓曰媯；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媯而氏曰陳。故鄭駮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達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若臧氏、展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襄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之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為之。」

**10**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呼，火故翻。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曰︰山海經註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註皆有滹沱水。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11**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長，知兩翻。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倂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幷力於西邊，謂吐蕃幷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關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巂州入。憑陵近甸，旰食累朝。朝，直遙翻。旰，古案翻。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城堅卒不可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卒，子恤翻。

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於吐蕃。旣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鎭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畚，布忖翻。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旣已降彼，此言吐蕃謂中國為彼也。帥，所類翻。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復，扶又翻。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謂戎蠻有攜離內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慘，不敢復懷反側，以威虐固制之。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更，工衡翻。十二年為一紀。太和五年悉怛謀死，是年適十二年。而運屬千年，謂千載一遇之運也。屬，之欲翻。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衞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惡，烏路翻。好，呼到翻；下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見春秋左氏傳。是時唐新與吐蕃脩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畜，許救翻。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12**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閒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13**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伺，相吏翻。及上卽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馬高九尺，蓋稀有也。高，古報翻。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

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榷，古岳翻。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牙職，牙前將校之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好，呼到翻。轢，郞狄翻。惡，烏路翻。

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鎭，以弟右驍衞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稹，止忍翻。考異曰︰實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嚴︰「事」改「軍」。』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鄆，音運。揚庭，洪州人也。

從諫尋薨，稹秘不發喪。王協為稹謀曰︰為，于偽翻。「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敬宗寶曆元年，劉悟死，從諫得襲，事見二百四十三卷。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遺，唯季翻。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崟，魚音翻。解，戶買翻，姓也。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供奉官，亦宦者也。

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復，扶又翻。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鎭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處，昌呂翻。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擒盧從史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三年。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帥，所類翻。如李抱眞成立此軍，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見二百三十五卷貞元十年。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事見文宗紀。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鎭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復，扶又翻。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鎭。但得鎭、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王元逵，鎭帥；何弘敬，魏帥也。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鎭攻之；山東三州，謂邢、洺、磁也。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茍兩鎭聽命，不從旁沮橈官軍，沮，在呂翻。橈，奴敎翻，又奴巧翻。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考異曰︰按舊紀、傳及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繫於四月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羣臣言者不復入矣。復，扶又翻；下同。

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古語云︰輔車相依。車，尺遮翻。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以烏介可汗尚在黑車子也。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解朝政至上黨，考異曰︰實錄云︰「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崟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為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實錄自相違，今不取。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任，音壬。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賮直數千緡，賮，徐刃翻。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崟、梁叔文。

辛巳，始為從諫輟輣，為，于偽翻。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令父以書諭其子也。從素時在朝為右驍衞將軍。見，賢遍翻。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王栖曜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王智興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陳許，謂李光顏之兵；河陽，謂烏重胤之兵。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唐州謂李愬之兵。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復，扶又翻。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肅宗時蔡希德攻上黨不能克。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郳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郳，五稽翻。李抱眞封郳公。窘田悅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三年。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折，之舌翻。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扶同，猶今俗言扶合也。劉悟自鄆帥滑，自滑徙潞，鄆兵二千實從之，唐末所謂元從也。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按寶曆元年，以昭義節授劉從諫，至是年纔十九年。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穉老而已。纍，倫追翻。穉，直二翻。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天井關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名太行關，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故名。杜牧此說，欲杜潞人之南窺懷、洛也。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忠武，陳、許兵；武寧，徐州兵。帖以青州于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14**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惡，烏路翻。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衞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知內侍省事。

**15**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劉悟以誅李師道為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下，戶稼翻。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復，扶又翻。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茍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16**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史言李德裕脩怨。考異曰︰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聞比與從諫交通。今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鎭，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錄。

**17**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九域志︰懷州河內縣有萬善鎭。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芒車關卽昂車關。魏收地形志︰上黨郡沾縣有昂車嶺。其地當在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之西。新唐志︰潞州武鄕縣北有昂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鎭，唐之榆社縣也。宋白曰︰榆社縣，隋開皇十六年置，今潞州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為名。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堯山本柏人縣，天寶元年更名，屬邢州。宋白曰︰以唐堯大麓之地名之。洺，音名。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嚴︰「益」改「掠」。』冀氏。冀氏，本漢猗氏縣地，後魏於古猗氏縣城南置冀氏郡及冀氏縣，隋廢郡存縣，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

先是，河朔諸鎭有自立者，先，悉薦翻。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度，徒洛翻。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考異曰︰獻替記曰︰「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裕草制。至薄晚封進，明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九月下制討稹。今從實錄。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九域志︰鎭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

**18**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翰林學士第一廳為承旨廳，以翰林學士久次者為之。考異曰︰實錄，李讓夷引鉉為相。今從補國史。鉉，元略之子也。崔元略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墮，讀曰隳。敗，補邁翻。琮，乾度之子也。韋乾度憲宗朝為吏部郞中。

**19**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

**20**劉沔自代州還太原。以回鶻已破走也。

**21**築望仙觀於禁中。會要，是年脩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觀，古玩翻。

**22**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

**23**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仵，音午。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24**癸酉，仇士良以左衞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敎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近，其靳翻。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觀仇士良之敎其黨，則閹寺豈可親近哉！

**25**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仰車關卽昂車關。

**26**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好，呼到翻。樂，音洛。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強起之，使鎭鄯州。彝泰，達磨之兄，文宗開成三年卒。強，其兩翻。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沈，持林翻。訓練士卒多精勇。

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論恐熱起兵事始上卷二年。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鎭西，鎭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畜，許救翻。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惡，烏路翻。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難，乃旦翻。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茍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為非據，夙夜慚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愜，詰叶翻。恐熱得書喜，徧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勤厚答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27**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為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28**上遣刑部侍郞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鎭，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鎭、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太祖第六子禕生德良，六世至回。

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曏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仰，牛向翻。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輸，舂遇翻。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

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一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漢絳縣地。後魏明帝置北絳縣於曲沃縣東，隋改為翼城縣，因縣東古翼城而名。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為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事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開成元年。為，于偽翻。由此為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為之奏雪，為，于偽翻。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櫜，姑勞翻。鞬，居言翻。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曰制使，以別宦官之敕使。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兵興以來，謂天寶之後。回明辯有膽氣，三鎭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宣務柵當在堯山縣東北。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敗，補邁翻。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

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

**29**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從，千容翻。好，呼到翻。著，陟略翻。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德裕謂太和間己為相時，文宗猶不如此。此乃李訓、鄭注敎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30**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曲環、李光顏以來，忠武軍屢立戰功。王宰，智興之子，於當時諸帥蓋少年中之翹楚者。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閡山險，未能進軍，河陽閡太行之險，河東閡石會、昂車之險。閡，牛代翻。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趣，七喻翻；下同。磁，疾之翻。相州東至魏州百八十里，北至磁州六十里。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言不敢入懷州。時議者鼎沸，以為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為，于偽翻。語，牛倨翻。朝，直遙翻。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沮，在呂翻。

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趣磁州。

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復，扶又翻。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倂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閡險不進，西軍，謂河東晉、絳兵也。故賊得倂兵南下。自太行南趨懷州謂之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洛師。書洛誥曰︰朝至于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魏博旣出師攻磁州，故請詔王宰移軍。之，往也。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章︰十二行本「令」作「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張，知亮翻。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繒，慈陵翻。

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覘，丑廉翻。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時以河陽兵寡，令王宰以忠武軍合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兵。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帥，讀曰率。都虞候孟章諫『章︰十二行本「諫」上有「遮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曰︰「賊衆自有前卻，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強，其兩翻。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登太行阪也。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踐，慈演翻。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處，昌呂翻。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將，卽亮翻。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鎭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何弘敬奏拔肥鄕、平恩，肥鄕，漢邯溝縣地，曹魏置肥鄕縣，至唐，與平恩皆屬洺州。九域志︰肥鄕在州東三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為賊，云遇之卽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逵密奏弘敬持兩端也。旣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

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為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見二百二十有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不若遂『章︰十二行本「遂」下有「以五縣」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置孟州，始置孟州，因孟津為名也。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鎭，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為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昕，許斤翻。

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為晉絳行營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召彥佐入奉朝請，俟罷兵日赴鎭。」按︰彥佐前已罷武寧，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鎭！實錄誤也。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軼，徒結翻，突也。

**31**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有大夏水，漢古縣也。夏，戶雅翻。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斷，音短。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恐熱單騎遁歸。

**32**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卽引兵踰烏嶺，五代志︰翼城縣有烏嶺山。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眞良將！」考異曰︰獻替、伐叛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已巳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比，毗至翻。磬折，言屈折其身，如磬之形。折，之舌翻。『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妖，於驕翻。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樂，音洛。為，于偽翻。

**33**初，劉沔破回鶻，得太和公主，見上會昌三年。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敗，補邁翻。辛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

**34**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處，昌呂翻。聞党項分隸諸鎭，綏、銀、靈、鹽、夏、邠、寧、延、麟、勝、慶等州皆有党項，諸鎭分領之。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剽，匹妙翻。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擒送，為，于偽翻。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鎭統之，陛下以為一鎭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為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為得宜。」乃以兗王岐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岐，皇子也。夏，戶雅翻。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為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鎭百姓。六鎭，鹽州、夏州、靈武、涇原及振武、邠寧也。

**35**安南經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治，直之翻。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36**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慍懟，慍，於問翻。懟，直類翻。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為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幷其族，誘，音酉。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鄕。武鄕，漢垣縣，後魏改曰鄕縣，移治於南亭川，武后加「武」字，屬潞州。僚，誼之姪也。

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考異曰︰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三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申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五里。河東奏克石會關。

洺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軼，徒結翻。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郞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考異曰︰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為晚。」又草詔賜石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實錄︰「上貶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賊境戮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楊弁未亂前，故置於此。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碣，渠列翻。上怒，貶碣鄧城令。

**37**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吏王逢奏乞益榆社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先，悉薦翻。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趣，讀曰促。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甲子、八四四）

**1**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帥，讀曰率。李石奔汾州。太原府西南至汾州二百餘里。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為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

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兩地謂幷、潞也。王宰又上言︰「遊弈將得劉稹表，將，卽亮翻。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榮」當作「橫」，事見十卷漢高祖三年、四年。李靖擒頡利，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卽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自來，卻令送入，輒不得受。」按稹若自來，豈有卻送入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三年。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血屬，謂父子兄弟至親同出於一氣者。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弈將不卽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卽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事見德宗紀。朏，敷尾翻。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

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考異曰︰實錄︰「詔側近行營量抽兵翦撲。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扼土門，張仲武把鴈門，以為聲援。」今從伐叛記。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說，式芮翻。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斷，音短。恐楊弁之軍北出，扇動雜虜與回鶻餘衆合，故斷其路。發兵討之。」

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鎭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鎭、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鎭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九域志︰鎭州西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道鎭州趣太原耳。趣，七喻翻。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柳子列，因其地列植柳樹而名。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李石，舊相也，故呼為李相。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以其起於卒伍而逐節帥也。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當時君相志叶議從，劉稹勢已窮蹙，必不肯捨之而不討。德裕此言，蓋深激武宗，以明楊弁之決不可恕耳。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2**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3**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王宰父智興奏石雄罪，流白州，故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為磁州刺史，為劉稹所質。質，音致。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為此也。」為，于偽翻。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

**4**丁巳，以李石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為河東節度使，石雄為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元略，時宰崔鉉之父。

**5**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初，退渾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謂之津梁種。良馬寨蓋置於其地。

**6**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

**7**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趣，七喻翻。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鎭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處，昌呂翻。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8**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敗，補邁翻。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佺，丑綠翻。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鄕縣北。考異曰︰實錄︰「王宰奏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得敗良佺！蓋「逢」字誤為「宰」耳。

**9**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諦，音帝。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鎭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10**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鎭十八州。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為兩鎭而已。蓋淪陷之後，吐蕃分為四鎭也。十八州︰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也。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考異曰︰實錄，以濛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鶻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代北諸軍摐摐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黠戛斯使來在四年二月，德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為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於此。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糗，去久翻。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劉晏以讒死於建中之初。

**11**以道士趙歸眞為右街道門敎授先生。

**12**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惡，烏路翻。降，戶江翻。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為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九域志︰河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東谷堡，宋熙寧七年置。婢婢為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13**夏，四月，王宰進攻澤州。

**14**上好神仙，好，呼到翻。道士趙歸眞得幸，諫官屢以為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見二百四十三卷寶曆二年。不宜親近！」近，其靳翻。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15**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比，毗至翻，例也。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16**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宂，奏令吏部郞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考異曰︰獻替記曰︰「減得二千二員。」新傳曰︰「罷二千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仲郢，公綽之子也。柳公綽事憲、穆，歷方鎭、京尹，有聲績。

**17**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18**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分，扶問翻，或讀如字。復，扶又翻。由是德宗意定。旣破懷光，遂用為相，獨任數年。」見德宗紀。上曰︰「亦大是奇士！」李泌相業，卓有可稱，觀此則可以傳信，唐人毀之者皆妄也。

**19**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倡，音昌。酒令者，行令而飲酒也。唐人多好為之。卻掃編曰︰皇甫松著醉鄕日月，載骰子令，又有旗旛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敎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幷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眞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甲辰，以悰同平章事，考異曰︰新表，悰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謝，旣受命入謝，謂之中謝。上勞之曰︰勞，力到翻。「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武宗之期望杜悰者如此，然悰在相位，其所論諫，史無稱焉。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 唐紀六十四起閼逢困敦（甲子）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己巳），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甲子、八四四）

**1**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2**李德裕奏︰「鎭州奏事官高迪方鎭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好，呼到翻。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愼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喪，息浪翻。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其二，『鎭、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離，力智翻。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

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挼穗舂之以給軍。挼，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易，以豉翻。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伺，相吏翻。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乾，音干。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環，音宦。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陳，讀曰陣。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

文端又言︰「固鎭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九域志︰磁州武安縣有固鎭鎭，武安西北至遼州三百餘里。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章︰十二行本「東」下有「南」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卽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沁州治沁源縣，漢上黨穀遠縣地。沁，七鴆翻。德裕奏請詔示王逢。

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旣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幾，居依翻。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

劉稹年少懦弱，少，詩照翻。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裴冕相肅、代兩朝。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於五舅，仰，牛向翻。裴問，第五。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三州，邢、洺、磁。

王協薦王釗為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慚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

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編戶，猶言編民也。將，卽亮翻。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為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忷忷不安。民財非地著，轉易以致利者為浮財。糗，去久翻。忷，許拱翻。

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為之請，為，于偽翻。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幷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党山」，恐當作「堯山」。

先是使府賜洺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先，悉薦翻。以前所賜布折充冬賜。折，之舌翻。會稅商軍將至洺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少，詩照翻。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少，詩沼翻。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

八月，辛卯，鎭、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處，昌呂翻。德裕請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給事中」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盧弘止為三州留後，考異曰︰舊紀、傳皆作「弘正」。實錄、新紀、傳皆作「弘止」，今從之。曰︰「萬一鎭、魏請占三州，占，之贍翻。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鎭。

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再從兄，同曾祖。從，才用翻。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郞在牙院，劉匡周，第十三。牙院，押牙治事之所。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為十三郞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郞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

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說，式芮翻。「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五舅，謂裴問。劉稹自為留後，故稱之。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三年。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為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太夫人，謂從諫妻裴氏。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旣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謂裴問以邢州降也。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已，猶畢也。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治，直之翻。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帥，讀曰率。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

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在使宅之北，故曰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劉悟贈太尉。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殺之。襁，舉兩翻。褓，音保。穆宗長慶初，劉悟始帥昭義，三世，二十六年而滅。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庠等凡十二家，幷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餗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李仲京等僅脫甘露之禍，卒與劉從諫之族俱屠，蓋天聚而殲之也。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

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復，扶又翻；下同。但遣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處，昌呂翻。騃，五駭翻，癡也。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幷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謠言見上卷三年。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斷，丁亂翻。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為昭義節度使。

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橫，戶孟翻。斂，力贍翻。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

郭誼旣殺劉稹，日望旌節；旣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鎭。」於是閱鞍馬，治行裝；治，直之翻。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郭誼為昭義都知兵馬使，故稱之。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諸高班，謂諸將。凡方鎭及州縣率早晚兩牙，將校吏卒皆集。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河中兵，石雄所統入潞州者。環，讀如宦。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黠，下八翻。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

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

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德宗遣韓全義討吳少誠，敗於溵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下，戶嫁翻。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信旗者，別為一旗，軍中視之以為進退。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衞，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陳，讀曰陣。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衞，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史因李德裕之事而敍之，以見唐中世之所以敗，武宗之所以勝。

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鎭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語，牛倨翻。使，疏吏翻。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為，于偽翻。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鎭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事並見前紀。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復，扶又翻。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鎭不敢有異志。

**3**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用李德裕三年之議也。

**4**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事見上卷三年。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陳，讀曰陣。及赴鎭，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憮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

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

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事見憲宗紀。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伎，渠綺翻。彼二人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郞、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事並見光武紀。蓋以旣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旣赦而復逃亡叛亂，復，扶又翻；下同。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5**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王涯、賈餗，非為逆也。設以其附麗非人，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罪亦不至於殄滅而無遺育。李德裕明底其罪，若眞假手於郭誼而致天誅者，宜識者之非之也。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

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孼旣平，盡為國家城鎭，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鎭，幷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

乙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上初卽位，追諡母韋妃曰宣懿太后。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之貌。徽，美也。稱，昌孕翻。

**6**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詗，火迥翻，又翾正翻。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欲遣識事宜者出使。賜仲武詔，諭以鎭、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

**7**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七年。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下，遐嫁翻。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唐制︰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此希德裕意而誣僧孺也。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水為名。舊志︰京師東南七千三百里。

**8**上幸鄠校獵。鄠，音戶。

**9**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章︰十二行本「宗」上有「李」字；乙十一行本同。』閔長流封州。復，扶又翻。

**10**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為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為河陽節度使。考異曰︰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回軍赴孟州。」按雄於時未為河陽節度使，實錄誤也。

**11**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乙丑、八四五）

**1**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是時帝崇信道士趙歸眞等，至親受道籙，故旨令羣臣於尊號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謂道者，非吾之所謂道也。庚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2**築望仙臺于南郊。

**3**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太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為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

**4**以祕書監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易，以豉翻。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河北諸帥防其下相與聚謀以圖己，故嚴軍中偶語之法，以剛制之。盧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

**5**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新書百官志︰主客郞中，主蕃客。東南蕃使還者，給入海程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準估，故有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吳武陵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李德裕素惡武陵。惡，烏路翻。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卽如紳奏，處湘死。復，扶又翻。斷，丁亂翻。處，昌呂翻。為德裕以吳湘獄致禍張本。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稠，晉江人；宋白曰︰泉州治晉江縣，晉為晉安縣地，隋廢郡為邑。晦，昕之弟也。敬昕見上卷三年。

**6**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隋封牛弘為奇章公，牛僧孺蓋其後也，故時人亦呼之為奇章公。宋白曰︰奇章縣屬巴州，本漢葭萌縣地，梁置奇章縣，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

**7**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黠戛斯可汗使。陝，失冉翻。

**8**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義安太后諡曰恭僖。后於穆宗非伉儷，故陪葬光陵而不合。

**9**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杜悰罷為右僕射，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鉉罷為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郞李回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

**10**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祠部掌僧尼，故使括之。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四分律云，空靜處；智度經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離諸忿。

**11**詔冊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

**12**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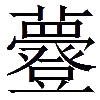
**13**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道士趙歸眞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釋書曰︰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鬬奢」二字，只稱招提，卽今十方寺院是也。薩波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閒靜為蘭若。史炤曰︰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敕『章︰十二行本「敕」上有「至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唐謂長安曰上都。時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華，戶化翻。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考異曰︰實錄︰「中書門下奏請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鎭各一所，僧亦依前詔。敕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書門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鎭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滄齊、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鎭州等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亭記曰︰「武宗卽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註又云︰按唐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四，僧各十人；郡國留寺二，僧各三人。」數皆不同。今從實錄前文。餘僧及尼幷大秦穆護、祅僧皆勒歸俗。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敎，如回鶻摩尼之類。是時敕曰︰「大秦穆護等祠，釋敎旣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遠處收管。」祅，呼煙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祅，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祅正，蓋主祅僧也。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廨，古隘翻。銅像、鍾磐以鑄錢。

**14**以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15**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宋白曰︰潞城縣，春秋潞子嬰兒之國，漢為潞縣。十三州志云︰潞水出焉。後魏太武改為刈陵縣，隋開皇十三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洺之路；斷，音短。又令河陽節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分守四境，使潞之亂卒不得越逸而奔他鎭。皆從之。

**16**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貯於太微宮小屋，玄宗天寶二年，改東都玄元皇帝廟曰太微宮。劉㫬曰︰東都太微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主。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廐，棄其神主，協律郞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都留守盧正己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貯，丁呂翻。請以廢寺材復脩太廟。」

**17**壬午，詔陳釋敎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祅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考異曰︰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時中書門下奏︰「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敎，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五臺僧多亡奔幽州。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恆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畤縣，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卽是中臺，中臺卽是南臺，大黃尖卽是北臺，栲栳山卽是西臺，漫天石卽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恤臺，恆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瞰東海。西瞢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遍滿池邊，號為西埵。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猶在。昔帝堯遭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為南埵。北有覆宿堆，卽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謂之北埵。中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臺去太華泉四里，危嶝千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二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為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里，有古寺八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虒縣。慮虒，音驢夷。隋大業二年改為五臺縣。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趣，讀曰促。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將，卽亮翻。染，如豔翻，又而險翻。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主客郞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惡，烏路翻。出為靈武節度副使。

**18**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帥，所類翻。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盡殺之。考異曰︰獻替記︰「上信任宰臣，無不先訪問，無獨斷之事。唯誅討澤潞，不肯拾赴振武官健及誅翦党項，此二事並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先害監軍傔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痍，旬日而卒。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人。所以激上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送石雄領兵至澤潞，令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曰︰『盧鈞已失律，性又寬愞，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卻盧鈞，亂卒罪惡轉大，須興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令新帥誅翦。』上謂德裕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救澤潞叛兵，疑李丕報嫌。往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僅五千餘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勘李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不更問，足明是李丕不能逞其憾。』又云︰『惟務茍安、因循為政。凡方鎭發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衞，於城門閱過部伍，更令軍將慰安。豈有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縱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惜！』『緣大兵之後，須有防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問。」按盧鈞還入潞州，諭戍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擊，盡殺之，非上不肯捨也。旣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替」，語自相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臣不敢隱默」，乃是德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處置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必是「五十」字誤耳。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

**19**九月，詔脩東都太廟。如李德裕所奏也。

**20**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郞中判之。

**21**王才人寵冠後庭，冠，古玩翻。上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厭，益涉翻，伏也，合也。乃止。

**22**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斷，丁亂翻。外人頗驚懼。曏者寇逆暴橫，橫，戶孟翻。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旣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

**23**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為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唐有崇玄署令，掌僧道，屬宗正寺。又有崇玄學博士，掌敎玄學生。玄宗天寶二年改崇玄學曰崇玄館，改博士曰學士。為之，于偽翻。治，直之翻。玄靜固辭，乞還山，許之。

**24**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好，呼到翻。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敎導，所謂賤人圖柄臣，傳曰︰下輕其上爵，賤臣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衆怒愈甚。史言李德裕以自專自用速禍。

**25**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祕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復，扶又翻；下同。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以有疾也。

**26**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數恐，所具翻。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27**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28**朝廷雖為党項置使，帝以侍御史為使，分三部招定党項，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鹽、夏、長澤屬李鄠，靈武、麟、勝屬鄭賀。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六年**（丙寅、八四六）

**1**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曁為東北道招討党項使。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復入中國，子孫遂以為姓。

**2**上疾久未平，以為漢火德，改「洛」為「雒」；漢光武改洛陽為雒陽。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王，于況翻。唐以土德王，而帝名瀍，瀍旁從水，土勝水，故言以王氣勝君名。今改名炎，炎從火，火能生土，取以君名生王氣也。帝未幾而晏駕，厭勝果何益哉！

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考異曰︰實錄作「十五日」。按獻替記︰「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時見中詔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宰相請見，不許；見，賢遍翻。中外憂懼。

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處，昌呂翻。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章︰十二行本「笑」下有「號曰光叔」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好，呼到翻。上性豪邁，尤所不禮。考異曰︰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曰︰「宣宗卽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紹位，乃與姪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慜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迎於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尉遲偓中朝故事曰︰「敬宗、文宗、武宗相次卽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覩瞬目於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卽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迴，而上誤墮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卽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已而體微煖有力，遂步歸藩邸。」此三事皆鄙妄無稽，今不取。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考異曰︰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宗實錄。更名忱，更，工衡翻。忱，時壬翻。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以武宗之英達，李德裕之得君，而不能定後嗣，卒制命於宦豎，北司掌兵，且專宮禁之權也。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下咸當同。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當，丁浪翻。

甲子，上崩。年三十三。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卽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惡，烏路翻。卽位之日，德裕奉冊；旣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近，其靳翻。洒淅，肅然之意，言可畏憚也。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

**3**尊母鄭氏為皇太后。

**4**壬申，以門下侍郞、同平章政事『章︰十二行本無「政」字；乙十一行本同。』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為荊南節度使。」按制辭皆無責降之語，豈可遽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卽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聽政之二日，遂出為荊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徽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宣宗卽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5**杖殺道士趙歸眞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左街先留慈恩、薦福，今增置興唐、保壽二寺。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添置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興聖寺依舊名。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清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考異曰︰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卽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敕，兩街先留寺兩所外，更添置八所。」註︰唐石刻云，「京師兩街各置十寺，寺僧五十人。」蓋謂二年正月赦後，非今赦也。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脩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卽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改武宗之政也。牒，卽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

**6**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郞白敏中同平章事。

**7**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渼為雍王，渼，音美。涇為雅王，滋為夔王，沂為慶王。

**8**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開成五年，文宗升祔，代宗神主以親盡祧遷，今請復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之。

**9**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10**回鶻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烏介可汗自殺胡山之敗，竄於黑車子族，今為其下所殺。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捻，奴協翻。

**11**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端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里。廟號武宗。

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卽縊。武宗之問，王才人之死，懲楊妃之禍也。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考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濃粧絜服如常日，乃取所翫用物散與內家淨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升遐，容易自縊，而仆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妃王氏祔焉。」李德裕獻替記︰「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嬌妬忤旨，一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軿劇談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旦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窆於端陵之側。」此事恐正是王才人，傳聞不同。

**12**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安州，漢安陸縣地，京師東南二千五十一里。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楊嗣復貶見二百四十六卷元年。三年，崔玭罷相，崔鉉代之，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僧孺、宗閔貶見上四年。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離封州而卒。離，力智翻。

**13**九月，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14**以兵部侍郞、判度支盧商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孫也。盧翰相德宗於興元、貞元之間。

**15**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16**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帥鄰道兵討之。帥，讀曰率。

**17**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右常侍，右散騎常侍也。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敎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隤，杜回翻，下墜也。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捶，止橤翻。

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迕，五故翻。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聽，讀曰廳。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垂，末垂也；垂年，猶言末垂之年。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褫，丑豸翻。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為，于偽翻。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

景莊老於場屋，唐人謂貢院為場屋，至今猶然。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屬，之欲翻。主司，校文主司也，禮部侍郞知貢舉者是也。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18**冬，十月，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太常有禮院。帝於穆宗，弟也；於敬、文、武，叔也。

**19**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士劉玄靜。旣杖殺趙歸眞而復受法籙，所謂尤而效之。會昌五年劉玄靜還衡山。

**20**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上諱怡，卽位改名忱，憲宗第十二子。按通鑑書唐諸帝號，自玄宗以後，皆以葬陵諡冊為正。宣宗諡聖武獻文孝皇帝，若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則咸通十三年追崇之號也。

## 大中元年（丁卯、八四七）

**1**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2**二月，加『章︰十二行本「加」上有「庚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石雄獨非破回鶻者乎！

**3**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隼，聳尹翻。止營繕，命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甯莊子之言，為討邢發也。衞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兩省五品以上官，自給事中、中書舍人以上也。

**4**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見二百四十六卷會昌二年。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考異曰︰實錄︰「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綯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為相，此時未也。實錄誤。今按通鑑所書令狐綯知制誥，在是年六七月之間。湖州刺史有「前」字。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分司東都也。

左諫議大夫張鷺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為刑部侍郞，充鹽鐵轉運使。

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為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為門下侍郞，翰林學士、戶部侍郞韋琮為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

**5**閏三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毌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相，息亮翻。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

**6**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徙居積慶殿，故以稱之。

**7**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

**8**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誘，音酉。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代北諸軍，謂陘嶺以北諸軍也。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

**9**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為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

**10**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髯，如占翻。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為隨州刺史。」上曰︰「堪為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痹。少，詩照翻。痹，必至翻，腳冷濕病也。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卽擢為考功郞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綯，徒刀翻。悉，詳也。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為令狐綯柄用張本。

**11**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12**葬貞獻皇后于光陵之側。積慶蕭后，諡貞獻。

**13**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會要，是年敕，親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宋白曰︰雍和殿在睦親院。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數，所角翻。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14**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考異曰︰按突厥亡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余謂此突厥餘種保塞內屬者也。

**15**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為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

**16**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吳湘死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鞫實，窮治其實也。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17**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讀者至此，以減者為是邪？以於旣減之後而復增者為是邪？

**二年**（戊辰、八四八）

**1**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思，相吏翻。赦天下。

**2**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卽位，柔立為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史言丁柔立有是非之心。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為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3**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李紳已薨，故追奪。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4**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仰，牛向翻。及張仲武大破奚衆，見去年五月。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此回鶻使者也。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鶻餘衆為七，七姓共分之；室韋有嶺西部、山北部、黃頭部、如者部、婆萵部、訥北部、駱丹部，凡七姓，悉居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里，遠者六千里而贏。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帥，讀曰率。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鈔，楚交翻。其別部厖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見，賢遍翻。回鶻至五季時入獻見者皆厖勒種類也。種，章勇翻。

**5**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金鏡書，太宗所著也。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治，直吏翻。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屛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觀，古玩翻。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上之，時掌翻。常置於案上。

**6**立皇子澤為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處，昌呂翻。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陰陽家所謂三刑，謂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辰，午刑午，酉刑酉，亥刑亥。克，謂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今陛下深拱法宮，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萬神擁衞，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7**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8**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為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郞·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郞·鹽鐵轉運使馬植幷同平章事。「幷」，當作「並」

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澳，烏到翻。韋貫之，元和中為相。

**9**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

六月，禮院檢討官王皞貶句容令。唐太常寺有禮院脩撰、檢討官各一員。宋白曰︰貞元九年四月，敕太常寺宜署禮院脩撰、檢討官各一員，使為定額。句容縣，屬昇州。宋白曰︰句容縣，本漢縣，以界內茅山本名句曲山，因立名。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卽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卽玄宗所起勤政務本之樓，在興慶宮。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

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郭子儀封汾陽王。憲宗在東宮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五朝，穆、敬、文、武、宣。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為一書生所苦，公弟先行。」弟，與第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顙，歎皞孤直。明日，皞坐貶官。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帥百寮問太后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寮上表請聽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禮院檢討官王皞為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卽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祔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裴延裕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卽位後，誅鉏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卽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旣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饗憲宗廟室。旣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對云云。翌日，皞貶潤州句容縣令；周墀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出於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旣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則廷裕豈敢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終，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禮，故皞爭之。疑以傳疑，今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姓李。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李術士一見植，謂悰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悰未之信。術士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門，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術士曰︰『貴人到闕作光祿勳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郞，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為大理卿。悰今年二月始為西川節度。今不取。按裴延裕後作「廷裕」，必有一誤。

**10**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為賀州刺史。崖州去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

**11**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政府，卽謂政事堂。黑山、烏嶺功並見上卷武宗會昌三年。考異曰︰此出范攄雲谿友議。彼以烏嶺為天井，誤也。求一鎭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曏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鎭酬之，足矣。」蒲，河中。孟，河陽。岐，鳳翔。除左龍武統軍。雄怏怏而薨。

**12**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郞鄭顥。顥，絪之孫，鄭絪為相於元和之初。登進士第，為校書郞、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尚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唐制︰公主乘厭翟車。外命婦一品，乘自銅厭犢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茍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樂，音洛。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郞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郞。省，悉景翻。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

**13**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非禮也。憲宗不為正其始，以致宣宗不為正其終。

**14**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韋琮為太子賓客、分司。

**15**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宋白曰︰「清水，漢舊縣，其地卽秦仲始所封。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長興中，移清水縣於上邽鎭。九域志之清水，長興所移也。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

**16**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郞杜勝次對，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事見二百三十六卷永貞元年。朝，直遙翻。卽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諗，式荏翻。以裴度相元和之功，自足以賞延于也，但翰林學士承旨非賞功之官耳。

**17**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跋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降，戶江翻。

**三年**（己巳、八四九）

**1**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被，皮義翻。八州，洪、江、鄂、岳、虔、吉、袁、撫也。沒四十年，老稚歌思，稚，直利翻。如丹尚存。」乙亥，詔史館脩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為御史。

**2**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河源軍在鄯州東。宋白曰︰河源軍置在湼湟州東西，本趙充國亭堠也。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據河橋，敗兵敗而退者有歸路。敗兵旣渡，焚橋阻河，則可以截論恐熱之追掩。史言尚婢婢善兵。

**3**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高宗時，吐谷渾為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鳴沙縣地置安樂州以居之。安、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又徙朔方、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七關。考異曰︰實錄︰「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奉表。」按補國史敍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諸道應接撫納之，非恐熱帥以來。實錄誤耳。以太僕卿陸耽為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

**4**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權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鎭。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開邊，謂經略河西也。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夏，四月，以墀為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兵部侍郞、判戶部魏扶同平章事。

**5**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節度押牙直方。

**6**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7**戊戌，以張直方為盧龍留後。

**8**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李程見二百四十三卷長慶四年。在鎭不治，治，直之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帥，所類翻。上未之省。省，悉景翻。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

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為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鎭，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復，扶又翻。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9**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

**10**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原州本治高平，安、史亂後沒於吐蕃。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長樂」當作「安樂」。宋白曰︰安樂州置於靈州鳴沙縣。樂，音洛；下同。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蕭關縣，舊志，屬原州。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玭，蒲蠲翻。凡取，言易也。秦州本治上邽。宋白曰︰時治成紀，在舊州南一百里。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

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為威州。宋白曰︰靈州鳴沙縣本漢富平縣地；後周立會州，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唐神龍中，默啜寇掠，移縣於廢豐安城，咸通三年歸復，以舊縣基置安樂州，大中三年，改為威州。

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考異曰︰實錄云數千人。今從舊傳。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延喜門在皇城東北角。六典︰皇城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延喜門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十處，三州、七關也。四道將吏能於鎭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四道，涇原、邠寧、靈武、鳳翔。宋白曰︰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蕃兵鎭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興，民戶減耗，野多閒田，而治財賦者如沿邊例開置，名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田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係於此。自此諸道皆有營田務。種，章勇翻。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神龍元年，置溫池縣，屬靈州，是年度屬威州，縣有鹽池。其三州、七關鎭戍之卒，皆倍給衣糧，言衣糧倍於其他戍卒。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鎭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廣德以來，西羌內侵山南巡內，階、成陷沒。文州移治劍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於吐蕃者。按階州時為武州。宋白曰︰階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於仙陵山，置武都鎭，西魏始置武州。大曆初，與秦州俱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復立武州，景曆元年改階州。

**11**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備邊庫初置見上武宗會昌五年。

**12**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州。

**13**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以中原方用兵，謂方用兵於兩河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諡以昭功烈。」

**14**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喜，許記翻。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為留後。綝，丑林翻。考異曰︰舊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軍人推周綝為留後。四年，九月，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卽以允伸為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綝姓名。今從舊書。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15**甲戌，追上順宗諡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諡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自天寶已來，加上諸帝諡號，陵中玉冊及神主未嘗改題。

**16**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17**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劉昫曰︰扶州，治同昌縣，歷代吐谷渾所據。西魏逐吐谷渾，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蓋以平定鄧至羌為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廣德後沒於吐蕃。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 唐紀六十五起上章敦牂（庚午），盡屠維單閼（己卯），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庚午、八五○）

**1**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2**二月，以秦州隸鳳翔。秦州本屬隴右節度，是時新復，以屬鳳翔。

**3**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武宗之大漸也，馬元贄為左神策護軍中尉，立上為皇太叔。由是恩遇冠諸宦者，冠，古玩翻。植與之敍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遺，唯季翻。植服之以朝，朝，直遙翻。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下，戶嫁翻。再貶常州刺史。常州，古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晉為晉陵，唐為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

**4**六月，戊申，兵部侍郞、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5**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去年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6**盧龍節度使周綝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為留後，九月，丁酉，從之。考異曰︰四年七月，周綝薨，張允伸為留後。註曰︰舊紀亦無朝廷命綝為節度使年月。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大中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參取之。註曰︰今按通鑑書八月周綝薨。考異以為七月。

**7**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馬。溫裕，戣之兄子也。孔戣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8**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眞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水經註︰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雞項關亦在河州界。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鞏力復，扶又翻。將兵據氂牛峽以拒之。氂，力之翻。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羆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羆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帥，讀曰率。宋白曰︰甘州，西南至肅州福祿縣界赤柳澗三百三十里。肅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宋白曰︰瓜州，東南至肅州界三百四十里。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宋白曰︰廓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東南至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劓，魚氣翻。刖，魚決翻。羸，倫為翻。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9**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令狐綯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紀在十一月。實錄、新紀。

**10**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為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瑑，持兗翻。

**11**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為節度使。

**12**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13**吏部侍郞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溫業，戣之弟子也。孔溫業之操行不見於史，時人蓋以其家世而敬之。

**五年**（辛未、八五一）

**1**春，正『章︰十二行本「正」作「二」；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沙州，東南至長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衆被甲譟於州門，帥，讀曰率。被，皮義翻。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遂攝州事，奉表來降。考異曰︰補國史作「議潮」。今從實錄、新、舊紀、傳。以義潮為沙州防禦使。

**2**以兵部侍郞裴休為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沈，持林翻。墮，讀曰隳。劉晏法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3**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帥，所類翻。數，所角翻。勝，音升。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復，扶又翻。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4**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党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其竄居南山者，為南山党項。趙珣聚米圖經︰党項部落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余按唐年補錄，乃末學膚受者之為耳。今不欲復言地理，姑以通鑑義例言之。考異者，考羣書之同異而審其是，訓釋其義，付之後學。南山之說，旣無同異之可考，今而引之，疑非考異本指也。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鎭撫。三月，以白敏中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職源曰︰制置使始此。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為將佐，許之。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為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為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蔣係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

初，上令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壻，為，于偽翻。敏中薦鄴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萬壽公主適鄭顥見上卷上年。鄭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五里。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鎭，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數，所角翻。樂，音洛。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中，竹仲翻。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郞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於佛前，焚香事之。檉，丑貞翻；說文曰︰河柳也。

敏中軍於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三交谷在夏州界。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帖。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朝李繼遷之叛也，徙綏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為巢穴，蓋銀、夏之要地也。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於飢寒，猶行鈔掠，鈔，楚交翻。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於銀、夏境內授以閒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為惡，一切不問，或有抑屈，聽於本鎭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埸，或復入山林，復，扶又翻；下同。不受敎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甄，稽延翻。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鄜，音膚。復，方目翻。量，音良。曏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

**5**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說，式芮翻。誘，以久翻，導引也。其衆或散居『章︰十二行本「居」作「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為國城，請唐冊我為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誕，徒旱翻，誇大也。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勞，力到翻。還，從宣翻。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恐熱本吐蕃落門討擊使。欲為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

**6**六月，立皇子潤為鄂王。

**7**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女精饌，饌，雛晥翻，又雛戀翻。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憤其然，猶言憤其如此也。髮十七萬僧，言使僧長髮復為齊民也。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卽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幾，居依翻。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脩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為罷役。為，于偽翻。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脩者勿脩，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撙，慈損翻。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行，下孟翻。若容凶粗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鄕村佛舍，請罷兵日脩。」時用兵以復河、湟。從之。

**8**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幷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

**9**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鄕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

**10**戊辰，以戶部侍郞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重之者，以其能言人所不敢言也。

**11**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以寇掠三川，則其結根也廣矣。三川，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也。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

**12**制以党項旣平，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充邠寧節度使。

**13**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十州幷沙州為十一州。見，賢遍翻。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伊九百里。西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西至瓜州五百二十六里。蘭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南至廓州二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三百里。岷州，北至蘭州狄道縣五百三十四里，西北至河州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為節度使、考異曰︰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獻祖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兄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為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參考諸書，蓋二月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為歸義軍長史。按新書百官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護，則有長史。

**14**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龜從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15**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衞，貶左驍衞將軍。

**六年**（壬申、八五二）

**1**春，二月，王贄弘討雞山賊，平之。

是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妖，於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稽，音啓。易，以豉翻。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屛左右直前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眞欲反者，可射我！」射，而亦翻。賊皆投弓列拜，請降。降，戶江翻。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2**三月，敕先賜右衞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畫一，漢書︰蕭何為法，講若畫一。師古註曰︰畫一，言整齊也。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敕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茍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卒，子恤翻。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3**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為西川節度使。

**4**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之。帥，所類翻；下同。

**5**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從，千容翻。諴，戶嵓翻。援，于元翻。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為，于偽翻。資，以序進。履，所歷之官也。六月，壬申，先以諴為刑部侍郞，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考異曰︰舊傳，懿宗召問邊事。今從實錄。

**6**雍王渼薨，追諡靖懷太子。渼，音美。

**7**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為河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

盧鈞奏度支郞中韋宙為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酋，慈由翻。長，知丈翻。禁唐民毋得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由是遂安。

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鎭，餘皆罰之，曰︰「邊鎭百餘人，無故橫訴，橫，戶孟翻。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李絳相憲宗，以直諒聞；帥梁，為亂卒所殺。

**8**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9**獠寇昌、資二州。獠，魯皓翻。資州，漢資中縣地，宋、齊為資陽戍，西魏置資州，至京師三千五百六十里。

**10**冬，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諴奏招諭党項皆降。

**11**驍衞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戶。

**12**十一月，立憲宗子惴為棣王。惴，之捶翻。

**13**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墮，讀曰隳。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準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跡許脩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繁會，謂人物浩繁，舟車所會之地。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止今所謂度牒者。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公驗者，自本州給公文，所至以為照驗。

**七年**（癸酉、八五三）

**1**春，正月，戊申，上祀圜丘；赦天下。

**2**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處，昌呂翻。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法杖，謂常行臀杖也。脊，資昔翻。折，之截翻。杖臀一，折笞五。臀，徒渾翻。使吏用法有常準。」

**3**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邽，明火行劫，言盜無所憚。華，戶化翻。關中少雪，少，詩沼翻。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4**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養，余亮翻。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章︰十二行本「上」上有「入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數，所角翻。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復，扶又翻。民官，謂治民之官。

**5**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榷，古岳翻。酤，工護翻。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溫公拳拳於史之闕文，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

**八年**（甲戌、八五四）

**1**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2**上自卽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宣宗絕郭后景陵之合葬，誅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為穆宗母子誠預陳弘志之謀者。然文宗於穆宗，父子也。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父果為商臣，則子必為潘崇諱矣。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溫公於郭后之崩，王皞之貶，旣詳書之矣；復書此詔。然王皞之議，卒伸於咸通之初，通鑑又書之。懿宗以子繼父，而天理所在者公議所在，不可得而違也，不可得而揜也。讀通鑑者宜以是觀之。其餘族從疏遠者，一切不問。」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族，袒免以外之親也。從，才用翻。

**3**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李德裕排牛僧孺；上惡德裕；故親僧孺之子。

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郞出為睦州刺史，睦州，吳置新都郡，隋置睦州，取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為義，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入謝，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謝恩之後，前進而言。「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4**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陜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硤石，隋之崤縣，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改名硤石，屬陜州。陜，失冉翻。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還，音旋，又如字。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易，以豉翻。讁配恭陵。

**5**立皇子洽為懷王，汭為昭王，汶為康王。汶，音問。考異曰︰唐年補錄︰「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錄、新紀。

**6**上獵於苑北，此又出苑城而北獵。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今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軍家，謂北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度及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諸縣為縣家。索，山客翻。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衣，於旣翻；下至衣紫、衣黃並同。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7**上以甘露之變，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屛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澳，音奧。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斷，丁亂翻。朝，直遙翻。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句斷。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章︰十二行本「策」下有「朕已試之矣」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唐自上元以後，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綠，九品深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黃。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官，其職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至玄宗，宦官至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得衣紫矣。衣，於旣翻。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乙亥、八五五）

**1**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2**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以所得於父老之言獎厲。衆始知之。

**3**三月，詔邠寧節度使畢諴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寧軍於寧州，事見上卷三年。先，悉薦翻。至是，南山、平夏『章︰十二行本「夏」下有「党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皆安，威、鹽、武三州軍食足，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故令還理所。理所，猶言治所。邠寧軍本理邠州，北至寧州一百二十五里。

**4**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鏁，蘇果翻。今廳，縣令廳事也。每有役事委令，據薄定『章︰十二行本「定」作「輪」；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差。」今之差役薄始此。

**5**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

**6**上聰察強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廝，音斯。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蘇老翻，又素報翻。皆能識其姓名，識，職吏翻。才性所任，任，音壬。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汚，烏故翻。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唐末，樞密承旨以院吏充，五代以諸衞軍充，宋朝以士人充，遂為清選，及中書覆入，內出度支奏付中書，中書宣署申覆，還而奏之，謂之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讁之。

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而上，時掌翻；下上疏同。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鄧州，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論之；上多從之。

**7**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之弟子也，李遜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性卞急，杜預曰︰卞，躁疾也，音皮彥翻。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8**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悰為太子太傅、分司。

**9**九月，乙亥，貶李訥為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幷坐監軍。」以禮部侍郞沈詢為浙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傳師者，沈旣濟之子。

**10**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郞柳仲郢為兵部侍郞，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醫工無職於尚藥局，不待詔於翰林院，但以醫術自售於閭閻之間，故謂之閭閻醫工。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凡銅鐵鹽場皆官主之。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殿，丁練翻。且埸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批，匹迷翻。勞，力到翻。「卿論劉集甚佳。」

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脈，診，止忍翻。切脈以候驗受病之原。治之數日，良已。治，直之翻。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千『章︰十二行本「千」作「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緡而已。

**11**右威衞大將軍康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季榮有功見上卷三年。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唐制︰凡詔敕有不便者，給事中塗竄而奏還之，謂之塗歸。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季榮夔州長史。夔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四十三里。

**12**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散，悉但翻。甲午，以祗德為賓客、分司。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十年**（丙子、八五六）

**1**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2**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孰謂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休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

**3**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有功於國，謂討安、史。世為婚姻，謂世尚公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喪，息浪翻。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屬，之欲翻。姦臣，謂李德裕。此大中君臣愛憎之論也。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厖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已厖歷，卽厖勒，以華言譯夷言，語轉耳。厖勒立見上卷二年。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4**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郞韋澳為京兆尹。考異曰︰貞陵遺事、東觀奏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郢倂敗官，面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郢代澳，云罕、郢倂敗官，誤也。今從實錄、新紀、舊紀、新傳。澳為人公直，旣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章︰十二行本「橫」下有「為閭里患」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橫，戶孟翻。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處，昌呂翻。澳曰︰「欲置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翰林學士院在內庭。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辟，辟，毗亦翻。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言韋澳所奏誠合於理。但鄭光殢我不置；此實言牽於母黨之愛。殢，他計翻。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言韋澳之言，灼然可行也。朕為鄭光故橈卿法，為，于偽翻。橈，奴巧翻，又奴敎翻。殊以為愧。」澳歸府，府，謂京兆府。卽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太后為上言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卻。』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玭續貞陵遺事。

**5**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

**6**司農卿韋厪欲求夏州節度使，厪，渠遴翻。夏，戶雅翻。有術士知之，詣厪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厪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旣得之，仰天大呼曰︰呼，火故翻。「韋厪有異志，令我祭天。」厪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邏，郞佐翻。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厪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上，時掌翻。秋，九月，上召厪面詰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厪城南甲族，京城之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厪永州司馬。考異曰︰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韋厪為永州司馬；厪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攄雲谿友議曰︰太僕卿韋厪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司馬。今官名從東觀奏記及實錄，事采雲谿友議。

**7**戶部侍郞、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他官分判。戶部侍郞判戶部，乃得知戶部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駙馬都尉，尚主者為之。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章︰十二行本「德」下有「聞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顥旣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家君猶鎭山東，聞之，遣書謂顥」云云。按實錄，九年十二月，顥父祗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鎭山東，誤也。顥懼，累表辭劇務。戶部之務繁劇。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祕書監。

**8**上遣使詣安西鎭撫回鶻，使者至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嗢祿登里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衞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9**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四主，謂穆、敬、文、武四宗神主。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薄其逢君之惡也。

**10**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章︰十二行本「僧」上有「諸道」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尼應塡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僧之能持戒行者謂之大德。宋白曰︰唐制︰諸寺有綱維，有大德；大德主敎授。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

**11**壬辰，以戶部侍郞、判戶部崔愼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郞、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佑，助也。卽手書愼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鄴，明之八世孫也。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曰明。

**12**內園使李敬寔內園使，亦內諸司之一。五代時，有內園栽接使。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橫度曰絕。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禠其本色，使配役南牙也。

**十一年**（丁丑、八五七）

**1**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孜為戶部侍郞、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先，悉薦翻。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比，毗至翻。處，昌呂翻。屢就陛下乞小鎭，聖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玭，蒲蠲翻，又蒲賓翻。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歧得之，歧，路也。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為河陽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云「十二年」，誤也。今從實錄。玭，仲郢之子也。柳仲郢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

**2**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為，于偽翻。上樂聞規諫，樂，音洛。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茍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史炤曰︰盥手，澡手也。

**3**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他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謂有魏徵之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4**嶺南溪洞蠻屢為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為安為安南經略使。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為容管經略使。

**5**甲午，立皇子灌為衞王，澭為廣王。澭，紆容翻。又紆用翻。

**6**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郞、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7**敎坊祝漢貞，滑稽敏給，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壼，盡日盛酒，人復惜沽。」是也。又姚察曰︰滑稽，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捷出，故云滑稽也。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冠，古玩翻。一日，在上前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畜，吁玉翻。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疏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考異曰︰實錄︰「大中十一年，七月，貶嗣韓王乾裕於嶺外。初，伶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復出入宮邸，乾裕以金帛結之，求刺史，雖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貶；仗漢貞，流天德軍。」今從貞陵遺事。

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橫，戶孟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睚眦，恨視也，又瞋目貌。顏師古曰︰睚，舉眼也。眦，卽眥字，謂目匡睚眦，言舉目相斥也。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為，于偽翻。乃設虛坐，坐，徂臥翻。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復，扶又翻。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8**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湎無度，沈，持林翻。湎，面善翻。欴酒齊色曰湎。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好登樓彈射人以為樂，好，呼到翻。彈，徒案翻，又徒丹翻。射，而亦翻。樂，音洛。衆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寅，以紹懿為成德留後。

**9**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10**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勛，與勳同。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衞將軍；先，悉薦翻。酋，慈由翻。長，知丈翻。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鳳林，漢之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誘，音酉。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衆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宴於軍中曰軍宴。坐，徂臥翻。「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三川，平涼川、蔚茹川、落門川也。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宕，徒浪翻。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見，賢遍翻。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為唐百姓，帥，讀曰率。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張義潮以沙、瓜等州歸唐。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旣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復，扶又翻；下同。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使府，謂秦、成防禦使府。仰，牛向翻。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卽奏延心為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衆居之。史言唐之邊鎭，自將帥至於偏裨，詳於身謀，略於國事，故夷人窺見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謀。考異曰︰此事出補國史。按張義潮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張義潮降，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衞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遊弈使。按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為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勛移鎭涇原，幷延心事置於此。

**11**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為太子太師。

**12**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流軒轅集見上卷會昌六年。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自會稽浮來，博於羅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

**13**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王端章去年十一月使回鶻。還，從宣翻，又如字。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14**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為節度使。

**15**十二月，蕭鄴罷判度支。

**十二年**（戊寅、八五八）

**1**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為安南都護、經略使。康王汶，上子也。考異曰︰舊紀︰式為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芀木為柵，可支數十年。史炤曰︰芀，都聊切，又音調。余按廣韻，芀，都聊切。又音調者，葦華也，其字從艸、從刀。又類篇有從艸、從力者，香菜也，歷得切。昔嘗見一書從艸從力者，讀與棘同。棘，羊矢棗也，此木可以支久。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冒。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竻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東新州素無城，桂林人黃齊守郡，始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徑，號竹城，至今以為利。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竻，盧得翻。選敎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章︰十二行本「至」下有「屯錦田步」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南蠻，謂南詔蠻也。去交趾半日程；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日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式意思安閒，思，相吏翻。遣譯諭之，中其要害，中，竹仲翻。要害，謂諭之以守禦之事，於我為要，於彼為害者。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為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都校，猶言都將也。獠，魯皓翻。校，戶敎翻。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羸，倫為翻。徼，吉弔翻。

**2**初，戶部侍郞、判度支劉瑑瑑，柱兗翻。為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為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之，旣至，拜戶部侍郞、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案曆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諭上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卽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祕，世無知者。高湜為鳳翔從事，湜卽瑑舊僚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湜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於湜。」實錄，瑑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曆日付瑑，今擇吉日。瑑跪奏︰二十五日。」今從之。瑑，仁軌之五世孫也。劉仁軌事高宗、武后，出入將相。

瑑與崔愼由議政於上前，愼由曰︰「惟當甄別品流，甄，稽延翻。別，彼列翻。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晉王衍字夷甫。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朝，直遙翻。稱，尺證翻。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愼由無以對。

**3**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屛欲而崇德，屛，必郢翻。則自然受大『章︰孔本「大」作「天」；張校同。』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軒轅集之求還，懲會昌末年之事也。

**4**二月，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宮人於諸陵。以陳弘志弒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謁陵之禮，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高宗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臺所由，導至陵下，禮略，無以盡恭。」於是太常約舊禮草定其儀，公卿衆官以次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卽詣陵起居之禮也。又有忌日詣僧寺行香之禮。宋白曰︰唐制︰國忌行香，初只行於京城寺觀。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之禮。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朝，直遙翻。

**5**戊辰，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愼由為東川節度使。考異曰︰唐闕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於便殿，上欲御樓肆赦。太保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事。」舊傳︰「初，愼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愼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瑑同知政事，遂出愼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瑑旣入相，與愼由議政於上前。愼由曰︰『唯當甄別品流。』瑑云云。愼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為東川節度使，削平章事。」今從唐闕史。

上欲御樓肆赦，唐初，天子居西內，肆赦率御承天門樓。自高宗以後，天子居東內，肆赦率御丹鳳門樓。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唐制︰凡御樓肆赦，六軍十二衞皆有恩賚，故云所費甚廣。劉溫叟曰︰故事，非肆大眚不御樓，軍庶皆有恩給。數，所角翻。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愼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屬，之欲翻。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史言宣宗不早定國本，使王宗實得以立長而竊定策之功。復，扶又翻。旬日，愼由罷相。

**6**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為勃海王。

**7**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為邠寧節度使。左、右街使與左、右金吾將軍，掌分察六街徼巡。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

**8**庚子，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9**戊申，以兵部侍郞、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10**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瑑薨。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11**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璲不知以何時除嶺南。按實錄，大中九年，韋曙除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薨，楊發代之。三月，蕭倣言柳珪。四月，璲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月，聞嶺南亂。蓋於此除璲嶺南；而倣封還，以璲為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倣，俛之從父弟也。蕭俛，穆宗長慶初為相。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度使，發鄰道兵討亂者，平之。

**12**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悰，殺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難，乃旦翻。

**13**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

**14**初，安南都護李涿考異曰︰實錄，或作「琢」，或作「涿」。樊綽蠻書亦作「涿」。實錄及新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洺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按都護位卑，琢旣義昌節度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也。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考異曰︰舊紀︰「琢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按蠻書，寇安南者南詔，非林邑也。

峯州有林西原，峯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當又在峯州西。舊有防冬兵六千，南方炎瘴，至冬，瘴輕。蠻乘此時為寇，故置防冬兵。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酋，慈由翻。長，知丈翻。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妻，七細翻。交趾在南詔東，南詔於東境置拓東節度，言將開拓東境也。又新志，自戎州開邊縣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九百七十五里，至柘東城。柘，從木。又曰︰柘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文曰︰「碑卽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榰梧。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帥，讀曰率。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考異曰︰實錄無涿除安南年月。蠻書云︰「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又曰︰「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眞、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柘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補柘東押衙，自此後七綰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綯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寇安南，卽鄭言平剡錄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15**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楊州。

**16**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羨，弋線翻。朝廷亦因而甄獎。甄，稽延翻。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茍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鎭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剽，匹妙翻。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17**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

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

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渡海求襲我矣！」「求」，當作「來」。『章︰乙十一行本正作「來」。』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擐，音宦。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衆據溪洞，不可制。言杜守澄之先，自齊、梁以來不可制也。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間，古莧翻。參考本末，則杜守澄，杜存誠之子也。存誠後為安南都護李鄠所殺。前又云李涿所殺。未知孰是。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上供者，錢帛之輸京師以供上用者也。軍中無犒賞，式始脩貢賦，饗將士。占城、眞臘皆復通使。占城在大海中，西直三佛齊，南與崖州對岸。眞臘，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長安二萬八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濱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

**18**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溫璋為宣州團練使。璋，造之子也。溫造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四年。

**19**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深，式禁翻。漂沒數萬家。

**20**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舊志︰建州在長安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遠，于願翻。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悸，其季翻。懾，之涉翻。絲端曰緒。言延陵悸懾，應對錯亂，失其端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復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里。

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吳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臨水為臨安，陳為錢塘郡。隋置杭州，自臨安移居錢塘，尋移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興，許應翻。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

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謝上，時掌翻。今諸州守臣有謝到任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旣行，直廢格不用，格，音閣。宰相可畏『嚴︰「畏」改「謂」。』有權！」如令狐綯之欺蔽，罷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之為相而畏其有權，則宰相取充位而已。時方寒，綯汗透重裘。重，直龍翻。

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朝，直遙翻。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漏上一刻許也。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復，扶又翻。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大中四年，令狐綯為相，至懿宗卽位方罷。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21**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事見上五月，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

**22**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

**23**上以光祿卿韋宙父丹有惠政於江西，事見上卷三年。以宙為江西觀察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

**24**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為宣歙觀察使。

**25**兵部侍郞、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從，千容翻。易，以豉翻。徼，堅堯翻。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章︰十二行本「伸」下有「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次對官獨坐，宰相皆同入對。復，扶又翻。伸不諭。不諭者，不解上旨。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26**韋宙奏克洪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衆自陸道間行，比明，至洪州，帥，讀曰率。間，古莧翻。比，必利翻，及也。江州西南至洪州一百九十五里。州人不知，卽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於江西，以季友為都虞候。

**十三年**（己卯、八五九）

**1**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2**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時置大同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地。

**3**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郞于琮為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旣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折，而設翻。更，工衡翻。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

**4**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卹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鎭徐州，有能名，新書曰︰牟三為武寧帥，皆有能名。按武宗會昌四年，田牟方為天德軍使，則其初除武寧必在會昌之間，而史不記其歲月。復以為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

**5**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為彭王。惕，他歷翻。

**6**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為其，于偽翻。故久不建東宮。

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見，賢遍翻。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屬，之欲翻。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幵元實考異曰︰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奏記、懿宗實錄。幵，苦堅翻。海陵本作「幵」，渠之切，姓也。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中尉，謂王宗實。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幵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年五十。東首環泣矣。首，式又翻。環，音宦。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句，古候翻。當，丁浪翻。鄆，音運。更，工衡翻。漼，七罪翻。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宣宗性明察沈斷，沈，持林翻。斷，丁管翻。考異曰︰續貞陵遺事曰︰「越守嘗進女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旦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盃。』」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取。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衞嗣君之聰察，不足以延衞；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

丙申，懿宗卽位。癸卯，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為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考異曰︰東觀奏記︰「畢諴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緩其入相之謀。諴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見立返之。諴又瀝血輸啓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邸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于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卽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今從實錄。

**7**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為元昭皇太后。

**8**加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兼中書令，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何弘敬就加中書令。」據實錄，二月弘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卽位後。東觀奏記誤也。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事。

**9**冬，十月，辛卯，赦天下。

**10**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11**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子也。杜元穎，穆宗長慶初為相，後以帥西川致寇，貶。

**12**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孫愐曰︰裘，本仇氏，避仇改作「裘」。或曰︰衞大夫柳莊邑於裘氏。神龍元年，分寧海及鄮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二年，度屬明州。帥，所類翻。考異曰︰實錄作「仇甫」。按平剡錄作「裘甫」，今從之。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住逼剡縣，剡，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祗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勍，渠京翻。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

**13**司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滈，湖老翻。宣宗旣崩，言事者競攻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14**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青溪道卽清溪關路。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敎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他子弟繼之。復，扶又翻。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傔，苦念翻。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巂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索，山客翻。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

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酋，慈秋翻。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龍字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至今雲南國號大理。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為南詔攻蜀、攻交趾張本。考異曰︰舊紀、實錄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中初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南回牒不遜。」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傔。豐祐怒，卽慢言索質子。」蓋謂蠻子弟學成都者也。按杜悰以咸通二年十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議減蠻傔者，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 唐紀六十六起上章執徐（庚辰），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諱漼，宣宗長子也。初諱溫，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庚辰、八六○）

## 咸通元年（庚辰、八六○）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咸通。

**1**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桐柏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桐柏觀賜額崇道觀。觀，古玩翻。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帥，讀曰率。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越州大恐。

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見，賢遍翻。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孱，鉏山翻。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鎭將李珪子將，小將也。望海鎭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卽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鎭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界。將，卽亮翻；下同。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磕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塍，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壅溪上流，使可涉。旣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幾，居依翻。

於是山海諸盜及他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衆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帥，所類翻。暀，于放翻，又乎曠翻。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羣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治，直之翻。

**2**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此諡，正葬貞陵陵中冊諡也。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廟號宣宗。

**3**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肩輿以歸。

**4**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淩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白琮將三百人赴之。歙，書涉翻。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曁，至錢清渡而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衞。復，扶又翻。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褻而將士不以為德。度，徒洛翻。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職者，軍職。級者，勳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鎭，又東踰山，卽小江也。北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于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

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為西班。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聞，音問。可任也。」諸相皆以為然。相，息亮翻。遂以式為『章︰十二行本「為」下有「浙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太子賓客，閒慢局員也。

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為，于偽翻。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張，知亮翻。則江、淮羣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仰，牛向翻。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門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勝，音升。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散，悉但翻。將，卽亮翻；下同。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為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帥，讀曰率。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為固守之備。治，直之翻。斷，丁管翻。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晉改為始豐縣，宋廢。唐武德初，分臨海置唐興縣，宋改曰天台。九域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里。癸酉，入餘姚，殺丞、尉；餘姚，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宋白曰︰餘姚舊縣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鄮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鄮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寧海縣，屬台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少，詩照翻。餘老弱者蹂踐殺之。蹂，忍久翻。踐，慈演翻。

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下，遐稼翻。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聞王式來，心有所憚。樂，音洛。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王式蓋檢校御史中丞。聞其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二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興。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間，古莧翻。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暀朵頤。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觀劉暀策畫，豈可以小盜待之乎！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說，式芮翻。易，以豉翻。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

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將，卽亮翻。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縳以來，當免而死。」而，汝也。

乙未，式入越州，旣交政，為鄭祗德置酒，為，于偽翻。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樂，音洛；下同。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杜子春周禮註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王式豈能送鄭祗德至此邪！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於是始脩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

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別帥，所類翻。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立效，謂立功也。使帥其徒為前鋒，帥，讀曰率。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

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先，悉薦翻。諜，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屛語，屛，必郢翻。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索，山客翻。橫，戶孟翻。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

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官軍少騎卒，卒，詩沼翻。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比，毗至翻。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無善狀也。困餧甚；餧，與餒同。式旣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讙，與喧同。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龍陂，漢穎川郟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羣牧號龍陂牧。於是騎兵足矣。

或請為烽燧以詷賊遠近衆寡，詷，翾正翻，又火迥翻。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為候騎；少，詩沼翻。衆怪之，不敢問。

於是閱諸營見卒見，賢遍翻。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淩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虜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將，卽亮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張︰「忠」下脫「武」字。』將游君楚、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易，以豉翻。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降，戶江翻。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

癸卯，南路軍拔賊沃州寨，沃州，在今越州新昌縣東南。甲辰，拔新昌寨，新昌，時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破賊將毛應天，進拔『章︰十二行本「拔」作「抵」；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唐興。

**5**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矣，今四月矣，陛下雖與他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相，息亮翻。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王珪事太宗，以直聞。譜，博古翻。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敏中，竟貶之。

**6**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于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于唐興南谷，斬應天。

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詔從之。先，悉薦翻。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軍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斷，音短，下同。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趨，七喻翻。攻賊巢穴；昭義將跌戣將四百人，，奚結翻。跌，徒結翻。戣，渠龜翻。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鎭，海遊鎭，在寧海南九十里。賊入甬溪洞。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楢溪，產鐵。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帥，所類翻。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曏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衣，於旣翻。暀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

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東北四十餘里。又命望海鎭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澨，市制翻。水際曰澨。思益等遇賊將劉『章︰孔本「劉」下有「從」字；張校同。』簡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虞，度也。皆棄船走山谷，走，音奏。得其船七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黃罕嶺，在奉化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西十里至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裘甫旣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帥，讀曰率。衆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疁村，上疁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疁，力留翻。今謂之上寮山。賊將王皋懼，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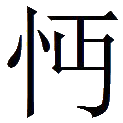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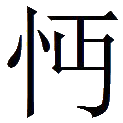
**7**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度，上，時掌翻。斂，力贍翻。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8**袁王紳薨。紳，順宗子。

**9**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繒，慈陵翻。以緩追者。跌戣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復，扶又翻；下同。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茍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趣，讀曰促。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出『章︰十二行本「出」作「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少，詩沼翻。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離，力智翻。斷，音短。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暀、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考異曰︰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摘礫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衄，官軍亦疲。裘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憊蹔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敬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暀、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遙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誡，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銳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縳致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暀、劉慶二十餘輩，三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玉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旣為官軍所敗，復入于剡，城堅卒銳，不可遽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暀獨以為不可。比反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頸以組。甫曰︰『吾旣已降，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旣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裘甫何罪，罪皆劉暀輩。』命三斬之。暀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巿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累敗，向使城守，朞歲未可平也。玉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剡錄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可不愼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裘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其後擒之耳。

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山在越州分界。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州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大蘭旣破，劉從簡走入台州界，方為其黨所殺。

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長，知兩翻。更，工衡翻。行，戶剛翻。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易，以豉翻。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趣，讀曰促。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操，七高翻。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語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視張伯儀平袁晁事為詳。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裘甫事用平剡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三十卷，辯訂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

**10**封憲宗子為信王。，彌遣翻。

**11**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先，悉薦翻。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物。悉力，謂盡力辦也。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12**衞王灌薨。灌，上弟也。

**13**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14**右『章︰十二行本「右」上有「癸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跡功效，李德裕父吉甫，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勳勞在於王室，備著前紀。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衞國公，贈左僕射。德裕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元年。考異曰︰裴旦李太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曄，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沒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枯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錄註引東觀奏記云︰「令狐相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滈言之。滈曰︰『李衞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暮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旣寤，復謂滈曰︰『向見衞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旣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鎭東蜀，設奠於荊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鄴奏乃云︰「孤骨未歸塋域。」曄，懿宗初纔徙郴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鄴本奏也。實錄註又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衞公、太尉，災興鵂鳥，怨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繇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旣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列。懿宗卽位，綯在方鎭，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錄，鄴此時未為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敕批「便令內養宣喚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為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盡實此，自是已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一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卽位卽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為淺陋，今不取。

**15**己亥，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誠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16**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播州屬黔中道，大中十三年，為雲南所陷。此非安南巡屬也。李鄠越境收復，欲以為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鄠，音戶。復，扶又翻。

**17**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

**18**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新志︰邕管所領，又有顯州、武州、沈州，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二年**（辛巳、八六一）

**1**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2**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受宣，受宣命也。三相起，避之西軒。三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也。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章︰十二行本「時」下有「宦官」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處，昌呂翻。復，音覆，又如字。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為先，刑殺為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時以兩中尉、兩樞密為四貴。豈得不自憂乎！言殺宰相，則上手滑矣，中尉、樞密亦將及禍，豈得不自以為憂！悰受恩六朝，六朝，謂憲、穆、敬、文、武、宣。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他慮。」旣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意此亦是據杜悰家傳書之，其辭旨抑揚容有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卽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諴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卽位，欲罪大臣，悰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國史。

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旣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但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之下，讀其事者猶使人心神肅然。晚唐詩人不能企其萬一也，而亦以胎清流之禍，哀哉！沈，持林翻。

**3**福王綰薨。綰，順宗子。

**4**夏，六月，癸丑，以盬州防禦使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道，讀曰導。朝廷以杜氏強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為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渡大海，達崖州。宋白曰︰宋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屬瓊州，卻改振州為崖州。考異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鄠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羣蠻，陷沒城邑。卿到鎭日，於李鄠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琢在鎭，蠻首領愛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密誘溪洞夷、獠為之鄕導，涿察其不忠，戮死焉。及李鄠至鎭，蠻陷安南，鄠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衆，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鄠以失備貶儋州。」補國史︰「蠻陷安南，李鄠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盤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獠為鄕導之罪也。鄠貶儋州後，以存誠谿洞強獷，家兵數多，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鄠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為都護。」按鄠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鄠至旬日殺之，非因扞禦不戮力也。代鄠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鄠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剡錄、實錄。按唐朝若以杜守澄之戮為李鄠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以致疑於前也。

**5**秋，七月，南詔『章︰十二行本「詔」作「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先，悉薦翻。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鎭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宋白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為宣化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巒州，秦桂林郡地，唐置淳州，後改巒州，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二十餘日，蠻去，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為殿中監，復以為邕管經略使，至鎭，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段秀實死於朱泚之難。

**6**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貞元間，南詔復向化。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率服，謂相率而服從也。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事始見上卷大中十三年。待其更名謝恩，更，工衡翻。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郞中孟穆為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巂州，攻邛崍關，穆遂不行。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按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輔，建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纔命使臣。已破越巂城池，攻邛崍關鎭，使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巂州前，實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豈可彌縫！悰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者為土蠻耳。

**7**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壬午、八六二）

**1**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赦天下。

**2**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

**3**二月，棣王惴薨。

**4**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復，扶又翻。數，所角翻。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考異曰︰補國史︰「王宙有緝理撫衆才，遠人懷惠。纔未周歲，南蠻復侵封部，請兵設備，累以危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為安南經略等使。王寬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帥內寇，故命襲往代焉。」今從之。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各三萬人，則八道之兵為二十四萬，不旣多乎！疑「各」字誤，否則「萬」字誤。蜀本作「合三萬人」，良是。『章︰十二行本正作「合」；孔本同。』授襲以禦之。兵勢旣盛，蠻遂引去。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為安南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荊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禁軍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宙。其明年，使蔡京制置嶺南事。」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卻回，一一白於都護王寬，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回，茍求朝獎，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由，莫非蔡京、王寬之過。」綽旣謂襲為本使，為之入蠻，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猶未去任也。不知綽不白襲而白寬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寬，寬為己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疑蠻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二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謂募土軍以代廣、桂、容戍軍。更，工衡翻。左遷威衞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牢落，人戶彫殘。纔得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衞分司。」蓋文楚旣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圮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焉。」新傳︰「文楚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因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5**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相，息亮翻。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稱，尺證翻。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荊襄以南宣慰安撫使。為蔡京奔敗張本。復，扶又翻。

**6**夏，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七，二十一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為內寺尼受戒，內寺尼，蓋宮人捨俗者；就禁中為寺以處之，非敎也。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梵夾者，貝葉經也；以皮夾之，謂之梵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數，所角翻。施，式鼓翻。吏部侍郞蕭倣上疏，以為︰「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玄祖，謂唐祖老子，尊為玄元皇帝也。素王，謂孔子也。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棄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為宏闊勝大之言，以為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瘼，音莫，病也。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繆，靡幼翻。勝，音升。去，羌呂翻。講筵，與僧、尼講經之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7**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為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為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為西道節度使。

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徼，吉弔翻。武夫邀功，妄占戍兵，占，之贍翻。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陬，將侯翻。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伺，相吏翻。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時相茍求省餽運之費，故京之言易入，襲之請不行。省，悉景翻。

**8**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考異曰︰舊傳曰︰「璋，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

初，王智興旣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彫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衞，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更，工衡翻。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呼，火故翻。其衆皆和之，和，戶臥翻。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為之執板唱歌；為，于偽翻。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復，扶又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為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為武寧節度使。

**9**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為左僕射、同平章事。

**10**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帥，讀曰率。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卽彭祖所謂「商有大彭霸諸侯」者也。一曰︰彭祖姓籛，名鏗，事帝堯，歷虞、夏至商，年八百歲，封於彭城，故彭城人以名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鎭將士，遣還鎭，『章︰十二行本「鎭」作「旣」；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云︰「還」下衍「鎭」字脫「旣」 字。』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考異曰︰舊傳曰︰「式至鎭，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雜編曰︰「溫璋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鎭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床受參，旣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旣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衆，居常咸謂能吞噬於人，及于斯際，式衣襖子、半臂，曳屐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會焉。」按若頓殺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又式自浙東除武寧，非河陽也。今從實錄。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三年。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四年。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為亂階。今改為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離、蘄，泗州之虹，置宿州，治埇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為名。留將士三『章︰十二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為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首，手又翻。一切勿問。

**11**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為邕州軍士所逐，嶺南分二節鎭，西道治邕州。奔藤州，藤州，漢猛陵縣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詐為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鄕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旣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納。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也。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12**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佾為魏王，侹為涼王，佶為蜀王。侹，他鼎翻。佶，其吉翻。

**13**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為蘄王，憲宗子憤為榮王。

**14**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帥，讀率。考異曰︰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衆五萬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茫蠻於蘇歷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錄。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名之。受鄭愚節度。

**15**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考異曰︰實錄︰「詔襲且住海門。」是令棄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書到時，襲己被圍，不得通也。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16**翼王繟薨。繟，順宗子；音齒善翻。

**17**是歲，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嗢，烏沒翻。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從，才用翻。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為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宕，徒浪翻。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癸未、八六三）

**1**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

**2**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趣，七喻翻。船已離岸，遂溺海死；離，力智翻。蔡襲死矣，而十必死之狀，曾無朝臣一人為之申理。自是之後，唐之紀綱大壞，凡藩鎭有片言隻字，則朝廷聳動，惟恐拂其意，朝臣反與之關通，依以為外主矣。幕僚樊綽攜其印浮渡江。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戍灘，出馬門江，渡海，抵安南界。樊綽攜印渡處，卽此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東羅門，安南羅城東門也。蠻不為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考異曰︰實錄︰「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僭、羅伏州扶耶縣令麻光高部領其衆五六千人，於城西角下營。』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鬬，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衆圍城，進攻甚急，襲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右膞中弩箭死，家口幷元從七十餘人悉隕於賊，從事樊綽攜印渡江。其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卻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僅一二千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為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思僭，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為「僭」耳。彼雖蠻夷，豈肯名「思僭」也！張錦里耆舊傳載高駢與雲南牒，亦云楊思縉，善蘭節度使。新書亦承此誤為「僭」。又蠻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羣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月，裸形蠻、茫蠻、桃花人已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記見河蠻、尋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車弩射得苴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四道兵入城所殺人數，猶因僧無旱說始知之。韋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偽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承實錄而誤。『鄒︰，說文︰疾郢切，淸飾也。』逮夜，蠻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子城，城內小城也。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獠，魯皓翻。降，戶江翻。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章︰十二行本「南」下有「東」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南東」二字誤倒。』西道。

**3**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蛻，輸芮翻。「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西涼，卽涼州，蓋此時謀進築也。南蠻侵軼，軼，徒結翻，突也。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乂安，未晚。」言待遠人乂安之後，然後娛遊，尚未為晚。弗聽。

**4**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十六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貞陵。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宮之日。唐年補錄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

**5**置天雄軍於秦州，代宗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博，尋以其悖傲，削之。今復於秦州置天雄軍，至於唐末，魏博復天雄軍號，秦州不復號天雄矣。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晏實，宰之子。宰父智興子之，見二百四十七卷會昌四年。

**6**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將，亮卽翻；下同。

**7**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就義武軍中選之也。校，戶敎翻。

**8**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畢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9**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10**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11**五月，戊辰，以翰學士承旨、兵部侍郞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宣宗以開河、湟、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諡；發以為作立，求古無其文，執不可。知禮者韙之，由是知名。與左軍中尉楊玄价敍同宗相結，故得為相。价，音介。為楊收與玄价交惡張本。

**12**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章︰十二行本「道」下有「以供軍食」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去年以襲、象隸嶺南西道。

**13**戊子，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鎭海節度使。

**14**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鎭；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15**閏月，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郞、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16**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17**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考異曰︰實錄以郡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侯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郡州進討使。按地理志，無郡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鎭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句斷。江西、湖南、此四字衍。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灕水，酈道元曰︰湘、灕同源，分為二水，南則湘川。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灕水，卽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自零陵西南，謂之澪渠。新書曰︰桂州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為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廞淺。唐李渤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灕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稠灘急瀧，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灕，名灘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戍嶺時，史祿鑿此以運之遺跡。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瀜江、牂柯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瀜，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磕中壘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瀜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澪，音零。灕，音离。勞費艱澁，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磻，薄官翻。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囚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18**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容、藤二州相去二百七十里。

**19**夔王滋薨。滋，上弟也。

**20**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唐中世置閤門使，以宦者為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見、辭；唐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玄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歷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宋白曰︰元和初，征劉闢，郵傳多事，憲宗命中人為館驛使；監察御史薛存誠及諫官相繼論奏，罷之。不應忽以內人『章︰十二行本「人」作「臣」；乙十一行本同。』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太宗發卒脩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卽日罷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21**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22**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為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相，息亮翻。起居郞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為安南，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復，扶又翻。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宮寮及率府之兵。

**23**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為觀察府，以濠、泗隸焉。去年八月，廢徐州軍額。

**24**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25**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五年**（甲申、八六四）

**1**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蠙為昭義節度使，蠙，部田翻。取歸秦心肝以祭沈詢。

**2**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為其子滈訟冤。為，于偽翻。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華，戶化翻。敕曰︰「雖嘉蹇諤之忠，難逃疏易之責。」易，以豉翻。

**3**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巂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觀明年喻士珍以貪獪而失守，則此捷虛張功狀也。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二城，蓋築於巂州界。

**4**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句，古候翻。當，丁浪翻。時交州寄治海門，欲使張茵進取。益海門鎭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5**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6**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7**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長，直亮翻。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唐司天監，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曆數。史言唐末司天官昏迷天象，以妖為祥。「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8**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帥，讀音率。近，其靳翻。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紿之。熾，昌志翻。獠，音老，紿，徒亥翻。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天平軍，鄆兵也。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怖，普布翻。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將，卽亮翻。校，戶敎翻。縋，馳偽翻。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9**夏，四月，以兵部侍郞、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寘，復之孫也。蕭復相德宗。

**10**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昵，尼質翻。燒營將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11**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強，比因罷節，比，毗至翻。四年，罷徐州武寧節度。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卽與代歸。」

**12**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史炤曰︰兩林部落，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推為長，號大鬼主。敗，補邁翻。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13**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為右武衞大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潛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衞大將軍、分司東都。」僖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衞大將軍罷歸。」蓋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錄、新傳。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為經略使。新書·方鎭表，咸通元年，罷容管，以所管州隸邕管。

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衞將軍高駢代之，考異曰︰補國史︰「茵驍將，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獨獻密疏，請用驍衞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郡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孜已罷相。今從實錄附於此。實錄，駢官為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今不取。乃以駢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憲宗朝，高崇文有定蜀之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好，呼到翻。兩軍宦官多譽之，兩軍，謂左、右神策兩軍也。譽，立余。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復，扶又翻。

**14**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15**壬寅，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為路巖以高位疾僨張本。

**六年**（乙酉、八六五）

**1**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皞復為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王皞議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二年。

**2**諸道進私白者，唐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閩中為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壠，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為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3**三月，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蕭寘薨。

**4**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為兵部侍郞、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璩，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八年。

**5**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強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鎭南軍於洪州。

**6**巂州刺史喻士珍貪獪，獪，古外翻。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巂州，復，扶又翻。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降，戶江翻。

**7**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為鎭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譔，雛免翻。嚴震鎭興元，德宗播遷，震有迎奉之功。從，才用翻。

**8**六月，高璩薨。

**9**以御史大夫徐商為兵部侍郞、同平章事。

**10**秋，七月，立皇子侃為郢王，儼為普王。

**11**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治，直之翻。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趣，讀曰促。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旣行，結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高祖武德四年，分交趾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安南府，卽交趾。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近，其靳翻。劉昫曰︰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麊冷縣地。駢掩擊，大破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五月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按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絕。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渡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駢以六年九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幷燒食糧等事。詔駢令於當界守備，緣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悛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貲畜走。龍州，卽安南所管龍編縣也。收其所穫以食軍。穫，戶郭翻，刈稻也。食，祥吏翻。

**12**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考異曰︰舊傳，大中末崩，誤也。今從實錄。

**七年**（丙戌、八六六）

**1**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鎭等城。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鎭，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回鶻固俊」，新書及考異正文皆作「僕固俊」。考異曰︰實錄曰︰「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漢皆歸伏，幷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

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宋白曰︰鄯州南至廓州一百八十里。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顒押領拓跋懷光下使送到尚恐熱將，幷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錄。

**2**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巂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謂去年陷巂州也。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

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衞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南詔自尋夢湊以來，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因僭號，自謂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捽，昨沒翻。毆，烏口翻。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鎭，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

**3**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鎭十年，大中十一年，紹懿襲鎭。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矣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長，知兩翻。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史言王紹懿垂沒，精神不亂。

**4**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卻之。

**5**夏，四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辛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蘄王傅。以毆繫南詔使者也。蘄王緝，順宗子。

**6**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孝明皇后，宣宗母鄭太后也，懿安郭后，憲宗之元妃也，配食子太廟，鄭后，側室也，祔別廟，禮也。

**7**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

**8**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9**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章︰十二行本「緝」下有「思」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善闡府，南詔別都也，在交趾西北。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昵，尼質翻。些，蘇个翻，又音細。趙諾眉為扶邪都統。按實錄，扶邪縣屬羅伏州，蓋南詔所置也。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至峯州，監，古銜翻。陳，讀音陣。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衞將軍王晏權代駢鎭安南，考異曰︰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之從子也。王智興歷德、順、憲、穆四朝，後為武寧帥，尤貪橫。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

**10**秋，七月，以何全皞為魏博留後。

**11**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鎭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為叛己，故出之。

**12**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數，所具翻。傳首京師。其部衆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乞離胡事始見二百四十六卷武宗會昌二年。

**13**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卽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先，悉薦翻。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遊船，遊奕之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日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卽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卽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鎭安南。駢至海門而還。

王晏權闇儒，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重，直龍翻。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復，扶又翻。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鄕導者朱道古，鄕，讀曰嚮。蠻居安南界內者為土蠻。斬首三萬餘級，考異曰︰舊紀︰十月，駢奏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蠻都統皈首遷、朱道古及斬首二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酋遷、朱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皈首遷，卽段酋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鬬，斬其將張詮，李溠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14**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脩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同。一切不問。

**15**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此迄宋朝，安南遂為靜海軍節鎭。自李涿侵擾安南，『章︰十二行本「安南」作「羣蠻」；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

**16**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是年丙戌；亥，明年也。

**17**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18**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近，其靳翻。每月宴設不減十餘，宴設，謂宮中置宴也。宋朝內之排當。水陸皆備，言殽膳備水陸之品。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南宮，卽興慶宮。禁苑，在皇城之北。昭應、咸陽，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樓。所欲遊幸卽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羊益翻。小幕曰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從，才用翻；下同。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

**八年**（丁亥、八六七）

**1**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

**2**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沙州降，尋授以歸義節，至是入朝。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淮深守歸義。

**3**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

**4**西川近邊六姓蠻，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五曰勿鄧蠻，六曰白蠻。近，其靳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將，卽亮翻。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

**5**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衞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處，昌呂翻。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尉，紆勿翻。東宮有十率，諸王有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卽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6**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見，賢遍翻。

**7**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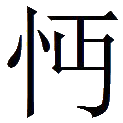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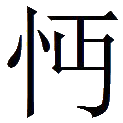
**8**秋，七月，壬寅，蘄王緝薨。緝，順宗子。

**9**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揭，其列翻。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

**10**甲子，以兵部侍郞、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

**11**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華嶽廟在華州華陰縣。華，戶化翻。施衣物，施，式豉翻。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為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為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其侵隱。復，扶又翻。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貶為端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錄。

**12**九月，上疾瘳。

**13**冬，十二月，信王薨。，憲宗子，音彌兗翻。

**14**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 唐紀六十七起著雍困敦（戊子），盡屠維赤奮若（己丑），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戊子、八六八）

**1**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巂州，以邛州為理所。」理所，猶言治所也。上，時掌翻。巂，音髓。邛，渠容翻。朝廷以為信然，以師望為巂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幷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為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張本。

**2**初，南詔陷安南，見上卷四年。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愼由之從子也，崔愼由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一年。從，才用翻；下從孫同。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鎭之。都押牙尹戡、敎練使杜璋、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敎練使，每年合敎習時，常令敎習。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帑，他朗翻。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

都虞候許佶、佶，其吉翻。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校，戶敎翻。使，疏吏翻。秋，七月，佶等做亂，殺都將王仲甫，將，卽亮翻。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唐制，凡行軍，置隨軍糧料使，兵少者置糧料判官。勛，許云翻。劫庫兵北還，所剩剽掠，劫桂州庫兵北歸徐州。還，音旋，又如字。剽，匹妙翻。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3**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為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鎭交趾，從之。潯，徐林翻。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姪孫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制交趾。」實錄但云高潯以下勒姓名於碑陰，不云潯為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其從孫潯常為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按駢為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4**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為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旣分西川置定邊軍，則諸蠻皆在定邊軍巡內。

**5**龐勛等至湖南，湖南觀察治潭州。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誘，音酉。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銀刀見上卷三年。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幟，昌志翻。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勞，力到翻。芻，以飼馬；米，以給軍。

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鎭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章︰十二行本「峽」作「峻」；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峽」。』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塞，悉則翻。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為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

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泗州，晉、宋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豫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楚州，周大象三年改泗州，開元二十四年，移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要之所。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慆，他刀翻。優人致辭；致辭者，今諸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稱頌賓主之美，所謂致語者是也。徐卒以為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慆素為之備，徐卒不敢為亂而止。慆，悰之弟也。杜悰，歷事穆、文、武、宣，屢入相位，咸通初，又為相。

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先，悉薦翻。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徐城縣，屬泗州，宋朝省徐城為鎭，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兒西北，則入徐州界。然其道里迂遠，故龐勛等西入宿州，至苻離，則距徐州纔一百四十里耳。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下，戶嫁翻。支分，謂被支解，而支體異處也，卽冎刑。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王侍中，謂無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章︰十二行本「悉」上有 「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為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鄕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詿，古賣翻。敢避誅夷！今旣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復，扶又翻。遞中，謂入郵筒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苻離，尚未釋甲。苻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宋白曰︰爾雅︰莞，苻離。此地尤多此草，故名。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為一將。」將，並卽亮翻。

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四驛，百二十里。闔城忷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兇悍，比，毗至翻。悍，侯旰翻，又下罕翻。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復，扶又翻；下同。若縱使入城，必為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章︰十二行本「廷」作「庭」；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帥，讀曰率。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戍卒殺都將王仲甫也。則凡為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自為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薛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為一營，三將，謂尹戡、杜璋、徐行儉。及乞別營，事並見上。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為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去，羌呂翻。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

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數，所具翻。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汙，烏故翻。染，如艷翻，又如險翻。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苻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虹，漢古縣，宋、魏廢省，古城在夏丘縣界；武德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丘，故城時屬宿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顏師古曰︰虹，音貢，今音絳。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時張敬思尚在勛軍中。

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詗，翾正翻，又火迥翻。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榜，音彭。果得其情。乃為偶人『章︰十二行本「人」下有「執旗幟」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比，必利翻，及也；下比官軍、比追及，皆同音。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間，古莧翻。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

時賊已至苻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濉水，在虹縣靈壁東。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璐，音路。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勛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

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苻離敗，先，悉薦翻。決汴水以斷北路，斷，音短。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射，而亦翻。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近，其靳翻。元密等以為賊必固守，但為攻取之計。

賊夜使婦人持更，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衆，謂之持更。顏之推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云︰「衞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晝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復長短，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更，工衡翻。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宿州，古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沿汴而下，入淮，則可以入江湖矣。艘，蘇遭翻。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此謂汴州東境也。縱使西歸。謂西歸長安。

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肌乏。賊檥舟隄下而陳於隄外，陳，讀曰陣；下同。伏千人於舟中，檥，魚豈翻。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為畏己，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涫，涫，古丸翻。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

乙亥，龐勛引兵北渡濉水，踰山趣彭城。趣，七喻翻。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塞，悉則翻。選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力斬言者。

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城陷。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等。賊令別將梁丕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實錄，自勛知徐州出兵退至苻離已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剉之，刳其腹而寸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徐州觀察廳事也。聽，讀曰廳。盛陳兵衞，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卽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

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趣，讀曰促。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卽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

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為上客，重為勛草表，重為，于偽翻。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於沛。唐沛縣屬徐州，故稱之以自夸大。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言士卒所以迫逐主帥者，皆其所自致。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見上卷三年。或死或流，冤橫無數。橫，戶孟翻。今聞本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勝，音升。四州，謂徐、宿、濠、泗。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

勛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弈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鎭，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郛郭，闐，停年翻。郛，芳無翻。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人來從亂者多，故米踊貴。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五縣，彭城、蕭、豐、沛、滕也。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

劉行及引兵至渦口，渦口至濠州，僅隔淮水耳。渦，音戈。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考異曰︰舊紀、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濠本徐之屬郡，勛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為備，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慆遣人迎勞，勞，力到翻。誘之入城，悉誅之。誘，音酉。明日，圓至，卽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衆至萬餘，終不能克。史於此略言其終，下文始詳言其事。

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趣，七喻翻。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復，扶又翻。附道偉以聞。

初，辛雲京之孫讜，辛雲京見二百二十二卷肅宗寶應二年。讜，多曩翻。寓居廣陵，喜任俠，喜，許記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俠之為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難，乃旦翻。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復，扶又翻。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塞，悉則翻。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慆卽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慆設守備，帥衆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衆心稍安。

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帥，讀曰率。剽，匹妙翻。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據陸德明春秋左氏傳釋文︰斷，音丁管翻，讀如短。齊景公使王黑以靈姑鉟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楚令尹圍王旌以田，羋尹無宇斷之，是也。執以應募。

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少，詩沼翻。數，所角翻。賊遂破魚臺近十縣。近，其靳翻。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

或說勛曰︰說，式芮翻；下同。「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唐自中世以後，每國忌日，令天下州府悉於寺觀設齋焚香。開成初，禮部侍郞崔蠡以其事無經，據奏罷之，尋而復舊。畢仲荀幕府燕閒錄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貞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行香。」有旨「依」。註又見前。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凡方鎭大饗將士，必朝服，帥將佐西向望闕謝恩，言皆出於君賜也。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為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

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武寧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有。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伾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軍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鎭，以節度副使陳魴句當留後，以王晏權為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營招討等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為都統，討徐州。」按庚申乃十二月一日，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帥，所類翻。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沙陀、薩葛、安慶分為三部。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靼，當葛翻。帥，讀曰率。詔許之。

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九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考異曰︰舊紀、實錄作「郗厚本」，今從彭門紀亂及舊傳。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鎭。畏賊強，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說，式芮翻。比，必利翻。幾，居依翻。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為陳利害，為，于偽翻；下皆為同。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瞋，昌眞翻。「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章︰十二行本「止」作「死」；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云無註本作「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為，于偽翻。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章︰十二行本「身」下有「自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帥，讀曰率。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憚賊不敢進兵，言還軍而去，則於事為便也。讜逐之，攬得其髻，攬，撮持也。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東妄言惑衆，陳，讀曰陣。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龐勛遣其將劉『張︰「劉」作「許」。』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鎭海節度使杜審權鎭海軍治潤州。遣都頭翟行約將四千人救泗州，翟，直格翻。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先，悉薦翻。與郭厚本、袁公弁何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盱眙縣北都梁山。項安世曰︰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清淺，其山中悉產蘭草，綠葉紫莖，俗謂蘭為都梁，因以名縣。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旣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考異曰︰舊紀︰「十月，賊攻泗洲勢急，令狐綯慮失泗口，乃令大將李湘赴援，舉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為賊所執，送徐州。」令狐綯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卽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綯卽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為賊烝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為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為交鬬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趣之，千人並為賊所縛，送徐州。綯旣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綯為淮南節度使。」辛讜傳曰︰「湘率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彭門紀亂曰︰「勛以泗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衆乃夜潛師渡淮，及明而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弘立侵掠淮南，於是合衆急攻，官軍遂棄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幷虜其將李湘等，咸送於徐州，賊遂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旣破戴可師，令狐綯懼，乃遣使誘諭，約為奏請節旄。」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尋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築著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匹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鎭。有淮南都押衙李湘、鎭將袁公弁領馬步三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束甲出軍，被襲逐殺盡，卻入鎭者，使豎降旗，鎭內兵士老小一萬餘人，被劫驅送濠州。郭厚本此時遇害。」今從續寶運錄。據淮口，泗水入進之口。漕驛路絕。謂東南漕驛入上都之路絕也。

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寧陵縣有新興鎭。賊將姚周屯柳子，九域志︰宿州臨漢縣有柳子鎭，在今宿州北九十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自臨渙縣北行四十五里，至柳子鎭。張舜民郴行錄曰︰柳子鎭在永城縣南。九域志︰永城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為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沭陽，漢廩丘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下蔡，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漢居巢縣，隋為襄安縣，武德七年，改襄安為巢縣，屬廬州。沭，食聿翻。攻陷徐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滁州南至和州百五十里。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為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處，昌呂翻。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考異曰︰彭門紀亂︰「光、蔡山中草賊數百，攻破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歸附龐勛。」舊紀︰「十一月，吳迥旣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吳約攻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剽城中居民，殺判官張涿，以涿浚城濠故也。勛又令劉贄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館，望回鬱憤而死。」實錄︰「閏月，賊陷和州、濠州。」明年二月又云︰「勛遣張行簡攻滁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滁、和。」今陷濠州從彭門紀亂，陷滁、和置執李湘下。

泗州援兵紀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柯，斧柄也。帥，讀曰率。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揚州南至潤州五十餘里。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旣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

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少，詩沼翻。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為之退五里。為，于偽翻。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章︰十二行本「賊」上有「濠州」二字；退齋校同。』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疾徑，猶言捷徑也。不由正路，直徑而行，取其便疾。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失，賊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遲明，圍賊於都梁山下，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強，不為備，賊將王弘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為所敗，可師幷監使、將校已下咸沒於陣。於是龐勛自謂前無強敵矣。」舊紀︰「十二月，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棄淮南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迥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生擒行及。賊保都梁城，登城拜曰︰『見與都頭謀歸降。』可師旣知其窘，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嫗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眞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迥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奏︰『當道先發戍嶺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勛聚徒十萬，今若遣人達嶺表，如戍卒與勛合勢，則禍難非細。』尋詔龐勛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實錄，可師敗繫於閏月下，而亦云十二月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臘月，又云，十二月十三日，其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寶運錄，閏月十一日，辛讜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糧。若於時可師在都梁，則讜必不舍可師而詣揚、潤也。若讜出在可師敗後，則令狐綯方自救不暇，何暇救泗州！若可師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已除馬舉南面招討使。要之，必在辛讜適揚、潤之後，故置於此。

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鄕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軼，徒結翻。遣使詣勛說諭，說，式芮翻。許為奏請節鉞，為，于偽翻。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脩守備。

時汴路旣絕，江、淮往來皆出壽州，自壽州泝淮卽入潁、汴路。賊旣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復，扶又翻；下同。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

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鄕村，驅人為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見，賢遍翻。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

王晏權兵數退衂，數，所角翻。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為徐州北面招討使。兗海，號泰寧軍。考異正文曰︰曹翔、馬舉為徐州南、北招討使。註曰︰彭門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紀亂曰︰「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隴州牧曹翔領兗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遣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掎角破賊，曹翔軍於滕、沛，魏博軍於豐、蕭，其衆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海州、壽州，皆敗。又言辛讜救泗州，雖繫正月之下，蓋追敍以前之事。實錄︰「二月，以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為兗海等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薛尤將兵三千，掎角討賊，賊衆攻海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衆屯於柳子之西。」皆承此而誤也。新紀，翔、舉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閏。今因翔與魏博同討徐州而見之，置於歲末。據考異，及明年馬舉解泗州圍事，則通鑑正文，「曹翔為徐州北面招討使」之下，當有以「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十四字。傳寫逸之也。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按何全皞為魏博節度使。魏博本號天雄軍，未嘗徙它鎭，疑史衍「前」字。或曰︰是時秦州號天雄軍，罷魏博軍號，故加「前」字。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尤將三萬人，幷曹翔軍，都六七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姓名雖誤，今取其人數。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四縣皆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隋置滕縣。宋白曰︰以縣西南四十里有滕城也。豐，漢古縣。九域志︰滕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豐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在西五十里。蕭縣亦以古蕭國為名。

**9**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己丑，八六九）

**1**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屬，之欲翻。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

勛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為符讖。勛聞之，會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三千」之下，當有「人」字。將將，並卽亮翻。譽，音余。使為前鋒。新軍旣與魏博戰，新軍，謂龐勛新附之軍。敬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紿，徒亥翻。「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鎭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卽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2**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為起居郞、駙馬都尉。同昌，隋郡名，唐為疊州常芬縣。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為之，編金縷以為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稱，尺證翻。

**3**徐賊寇海州。徐賊者，龐勛所遣兵也。九域志︰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里。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殊，絕也。斷橋柱而不使絕，待賊過踐踏而自陷。斷，因短；下鎖斷、斧斷同。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殪，壹計翻。其攻壽州者復為南道軍所破，斬獲數千人。南道軍，淮、浙之兵也。復，扶又翻。

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讜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夾攻者，兩岸賊兵也。艘，蘇遭翻。著，直略翻。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帥，讀曰率。呼，火故翻。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陳，讀曰陣。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卻，存誠屢欲自殺，憚敵而不敢進，故為之一前一卻。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所以作衆氣而使之進。易，以豉翻。帥衆揚旗鼓譟而前，帥，讀曰率；下同。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4**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

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壞，音怪。已而收以竟以賄敗。

**5**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卻敵，陳，讀曰陣。十鎭之兵伏其驍勇。十鎭，謂義成、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橫海、泰寧、宣武、忠武、天平也。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圖︰渙水出亳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檛，則瓜翻。披，普彼翻。因合擊，敗之。敗，補邁翻。承訓數與賊戰，數，所角翻。賊軍屢敗。

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也。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渡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蹂，人九翻。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勝，因升。自鹿塘至襄城，此襄城非汝州之襄城，蓋徐、宿間別自有襄城也。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復，扶又翻。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為，于偽翻；下為敵同。說，式芮翻。「弘立再勝未賞，再勝，謂取濠州，破戴可師。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

**6**三月，辛未，以起居郞韋保衡為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

**7**徙郢王侃為威王。侃，皇子也。

**8**康承訓旣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謂渡渙水也。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芳城，新書作「芳亭」。死者相枕，枕，職任翻。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

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將，卽亮翻。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帥，所類翻。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幷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斷，丁管翻。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勛始望國恩，大言以播告曰揚言。望國恩，謂望旌節也。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眞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比，毗必翻。索，山客翻。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更，工衡翻。幟，昌志翻。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

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先，悉薦翻。復，扶又翻。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徒山，臨淮流；斗山之東，則古盱眙。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帥，讀曰率。塞，悉則翻。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艦，戶黯翻。旁出四五尺為戰棚，棚，蒲庚翻。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揭，其謁翻。火牛，縛草為之，爇以燒敵。今沿邊州郡防城庫積草，謂之火牛草。戰艦旣然，然，謂火燃也。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揀點驍勇，領空船十二隻般糧，二十日，卻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八日，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按正月二十七日，讜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未應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卻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授讜御史，不應下云二月七日讜出般糧。疑是「三月」字也。

龐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9**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為太保、分司。以綯在淮南喪師，命馬舉代之。

**10**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為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近，其靳翻。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曹翔，泰寧帥，本治兗州，故退保之。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為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聞，音問。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泗州自去年九月末受圍。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謂破魏博之兵也。西軍震恐，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屯柳子，其地在豐縣之西。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遲，直利翻，待也。淮南敗卒在賊中者，李湘、袁公弁之兵也。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為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旣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比，必利翻。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藉，慈夜翻。僵，居良翻。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襦，汝朱翻，短衣也。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考異曰︰實錄，勛敗於柳子在五月。蓋約奏到書之，其他皆如此，雖有月日，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宿州西。

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鎰，音逸。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為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帥，讀曰率。

**11**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陝，失冉翻。蕘，如招翻。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蕘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溺，奴弔翻。飲之，於鴆翻。坐貶昭州司馬。

**12**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郞劉瞻同平章事。考異曰︰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鹺，以瞻為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羈旅，以楊玄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啗閽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詞辯俊利，玄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旣有日矣，瞻卽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事，窮飢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曾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卽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然，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內牓子出，以瞻為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聞見錄又云︰「玄翼為鳳翔監軍，瞻卽出為太原亞尹，鄭從讜為節度使，殊不禮焉。洎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郞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瞻為學士，若非以罪謫，恐不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瞻驩州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今不取。瞻，桂州人也。

**13**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鐘離、定遠。招義，漢睢陵縣地，宋置濟陰郡，隋廢郡為化明縣，武德七年，改為招義。鐘離，漢古縣；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唐皆屬濠州。九域志︰招義在州東一百二十四里。定遠在州南八十里。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挑，徒了翻。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他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北津，淮水之北岸也。凡臨水濟渡之處謂之津。舉遣別將渡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寨。

**14**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滄州卒，橫海之兵也。九域志︰濟州任城縣有魯橋鎭。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為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復，扶又翻。

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帥，讀曰率。賊抄掠者過之，抄，楚交翻。輒為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帥，所類翻。凡判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章︰十二行本「千」作「十」；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千」。』里，環，音宦。賊莫敢近。近，其靳翻。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蘄，漢古縣，唐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沛縣手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玫，莫柸翻。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還，從宣翻。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為，但禱神飯僧而已。懣，莫困翻，心煩也。飯，扶晚翻。

**15**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治，直之翻。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重，直龍翻。環，音宦。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國兵，謂官軍也。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蹙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穫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卽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

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外寨，宿州城外之寨。羅城，宿州羅城也。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垂克，而賊將王弘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龐勛乘勝自帥徐州勁卒倂攻泗州，留其都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按弘立救柳子，為承訓所敗。兼於時弘立已死於泗州，勛亦未嘗親攻泗州。舊紀、實錄誤也。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心「嘗」，當作「常」。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皋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為應，使衆心無疑。木行色青，木主生，使立青旌以示不殺。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嚴，「厚」改「原」。』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呼，火故翻。僕射，謂承訓也。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勞，力道翻；下賞勞同。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遺，唯季翻。

玄稔復進言︰復，扶又翻。「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苻離及徐州，趨，七喻翻；下同。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苻離，苻離納之，旣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復，扶又翻。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

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為賊城守？為，于偽翻。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帥，讀曰率。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

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考異曰︰彭門紀亂云「沙陀都頭朱邪赤衷」，按獻祖紀年錄當作「赤心」，紀亂誤也。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處，昌呂翻。賊知有備，捨去，渡汴，南掠亳州，九域志︰宋州南至亳州一百二十里。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為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蘄，秦、漢古縣，宋置譙郡，齊為北譙郡；時為縣，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近，其靳翻。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勛之求節也，必希歲內得之，於是閭里小兒競歌之曰︰『得節不得節，不過十二月。』卽龐勛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閏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按六日，承訓知勛掠毫、宋，卽追之，至蘄縣，得之。恐未至十九日，疑是九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勛伏誅。用彭門紀亂也。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宿遷，晉宿豫縣也，唐避代宗諱，改曰宿遷，屬徐州，在下邳東南一百八十里。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

冬，十月，以張玄稔為右驍衞大將軍、御史大夫。

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重，直龍翻。辛丑夜，吳迥突圍走，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

以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為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為節度使，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尋為防禦，今陞為節鎭。召見，留為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其後李國昌父子卒以雲州起兵，蓋尋遣之還鎭也。薛史曰︰赤心賜姓名，系鄭王房。見，賢遍翻。賞賚甚厚。以辛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以其開門延賊也。考異曰︰舊紀︰「八月，和州防虞行官石侔等訟雍罪，某月，賜自盡。」實錄訟在八月，賜自盡在十月。今從之。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

**16**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遺，唯季翻。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肅宗至德元載，分鄱陽秋浦置至德縣，屬饒州。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17**初，南詔遣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釋董成見上卷七年。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謂分西川巡屬邛、巂等州別立定邊軍也，事見上九年六月。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

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舂烏部，破之。董舂烏部，西川附塞蠻也。十一月，蠻進寇巂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射，而亦翻。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章︰十二行本「開」上有「伐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羅目縣界，麟德二年，開生獠，置羅目縣及沐州，後廢沐州，以羅目屬嘉州；宋朝又廢羅目為鎭，屬峨眉縣。又今嘉州犍為縣有沐川鎭。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帥，讀曰率。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為敗卒，至江岸呼船，蠻衣，於旣翻。此江，青衣江也。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為，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犍為，漢郡名，後周置武陽縣，隋開皇初，改名犍為，因山為名也，唐屬嘉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犍，居言翻。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嘉州，漢犍為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徼，立青州，取青衣以為名。西魏改青州為眉州，取峨眉山以為名。後周復曰青州，又改曰嘉州，取漢嘉郡以為名。隋又改曰眉州，唐復曰嘉州，別置眉州於漢武陽縣地。陵雲寺在嘉州南山，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濛水三江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為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刺史楊忞忞，莫巾翻。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

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徐宿，舊武寧軍，以其軍數亂逆，罷節鎭。陳，讀曰陣。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復，扶又翻。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導江，本劉蜀所置都安縣，後周改為汶山，唐改曰導江，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兵之手，偫，丈里翻。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考異曰︰張雲咸通解圍錄曰︰「十年，十月，南蠻衆擊董舂烏部落，傾其巢窟，舂烏以其衆保北柵。俄而蠻掩至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溪關寇黎、雅。」張錦里耆舊傳曰︰「十一年，庚寅，節度使盧僕射耽。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溪關，犯大渡河，遂進陷沈黎，突邛崍，直過雅、邛。」按解圍錄、新、舊紀皆在十年冬，蠻入寇；而獨以為十一年冬，誤也。新傳曰︰「十年，乃入寇，以兵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闚嘉州。」按蠻以十一月至沐源川，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又曰︰「驃信以十月三日離善闡，每人止將米炒一斗隨身。乃詔高駢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闡，以解衝突。」按駢時為鄆州節度使，不在安南，恐實錄誤也。

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 唐紀六十八起上章攝提格（庚寅），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庚寅、八七○）

**1**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

**2**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占，之贍翻。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成都記︰摩訶池在張儀子城內。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為大，「宮毗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因名名摩訶池。或曰蕭摩訶所開，非也。池今在成都縣東南十二里。

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考異曰︰新傳云「瀘州刺史楊慶」。錦里耆舊傳云「嘉州」，誤也。今從解圍錄。共脩守備，選將校，分職事，將，卽亮翻；下同。校，戶敎翻。立戰棚，具礮檑，棚，蒲庚翻。礮，普敎翻。檑，盧對翻，檑木也；自城上下之以壓敵。造器備，嚴警邏。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先，悉薦翻。至是，揭牓募驍勇之士，邏，郞佐翻。揭，丘傑翻。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少，詩照翻。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踴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

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3**路巖、韋保衡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橈不進，上，時掌翻。逗，音豆。橈，奴敎翻。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上，時掌翻。辛酉，貶蜀王傅、分司；蜀王佶，皇子也。考異曰︰新傳曰︰「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按此時保衡未為相，蓋以尚主之故，上用其言，故得擠承訓也。尋再貶恩州司馬。

**4**南詔進軍新津，新津，漢武陽縣，後周改為新津，唐屬蜀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于朝，朝，直遙翻。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晏公類要曰︰舊儀，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館事，謂之館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而進之。唐自中世以後，始以他官判四方館事。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為，于偽翻。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粗，坐五翻。

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雙流，漢廣都縣地，隋置雙流縣，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南四十里。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自處，處，昌呂翻。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隋蜀王秀鎭蜀，起聽事，極為宏壯。廳，他經翻。

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七州，邛、眉、蜀、雅、嘉、黎、嶲也。

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詗，翾正翻，又火迥翻。趣，讀曰促。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毗橋，在漢州南界。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謂失定邊軍也。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說，式芮翻。易，以豉翻。諸將信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為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

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梯，雲梯；衝，衝車也。繯，于善翻，屈轉其索如環鉤，施於其端。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帥，讀曰率。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為蓬，重，直龍翻。「蓬」，當作「篷」。編竹以覆舟曰篷。言濕籬而屈之，狀如方之眠篷也。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斸之，斸，陟玉翻，斫也，掘也。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然，與燃同，燒也。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

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曏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使，並疏吏翻。庚寅，復進攻城。復，扶又翻。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

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旣而蠻訴以無甲弩，皋使匠敎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事見二百三十三卷德宗興元五年。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為之盡力，為，于偽翻。得唐人，皆虐殺之。

朝廷貶竇滂為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操，七刀翻。芟刀，農家所以芟草。棓，蒲項翻。呼聲震野。呼，火故翻。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復，扶又翻。會右武衞上將軍宋威以忠武『章︰十二行本「武」下有「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二千人至，卽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宿，音秀。威進軍沱江驛，沱江驛，在成都府新繁縣。禹貢，岷山導江，別為沱。沱，徒河翻。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數，所角翻。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升遷橋，卽升僊橋。秦時李冰所起，舊名七星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比，必利翻，及也。

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為後繼。綿、漢，二州名。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飯，扶晚翻。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九域志︰蜀州新津縣有新穿鎭。造橋未成，狼狽失度，失度者，失其常度也。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斷，丁管翻。甲兵服物遺棄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

顏慶復始敎蜀人築壅門城，城門之外，別築垣牆以遮城門，謂之壅門，今人謂之八卦牆者是也。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斬木為鹿角，植之城外，以限衝突，今人謂之排杈者是。分立寨屋，謂之營，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候望，謂之鋪。鋪，普故翻。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復，扶又翻。

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先，悉薦翻。及拒卻南詔，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此所謂官也。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有功授官而徵其輸錢；史言唐之紀綱大壞。

**5**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鎭海節度使。

**6**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韋保衡同平章事。

**7**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瞳，徒紅翻。

**8**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吳行魯為西川留後。

**9**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新息，漢古縣，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五十五里，去光州九十里。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置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分，扶問翻。長，知兩翻。宜加嚴誅以懲來者。」

**10**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處，昌呂翻。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為︰「徐州雖屢搆禍亂，謂銀刀及桂州戍卒也。未必比屋頑凶；比，毗必翻。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謂降節度為觀察。使，疏吏翻。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結釁已深，事見上卷九年、十年。宜有更張，庶為兩便。」更，工衡翻。詔從之，徐州依舊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為團練使，割隸淮南。

**11**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

**12**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劉贍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時掌翻。以為︰「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診，止忍翻，候脈也。療，力照翻，治疾也。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跌，徒結翻。『鄒︰差跌，同蹉跌，失足跌倒。淮南子‧俶真訓︰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騰，道路嗟歎。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贍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13**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驕暴好殺，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又減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何進滔得魏博，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推大將韓君雄為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為之請旌節；為之，于偽翻。九月，庚戌，以君雄為魏博留後。

**14**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貶溫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仰藥卒。仰，牛向翻。敕『章︰十二行本「敕」上有 「庚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曰︰「茍無蠹害，何至於斯！惡實貫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瘞，瘞，於計翻。俟經恩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巳，貶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郞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郞中魏簹等於嶺南，比，音毗。簹，都郞翻。皆坐與劉瞻親善，為韋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汝士，虞卿從兄也，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簹，扶之子也。魏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三年。保衡又與路巖共奏劉贍，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譖言誤投毒藥，以至同昌公主於死。然旣言誤矣，又安可以為通謀邪！丙子，貶瞻康州刺史。康州去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郞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梧州，漢蒼梧郡所治廣信縣地，唐置梧州，去京師五千五百里。御史中孫瑝坐為瞻所引用，亦貶汀州刺史。瑝，戶盲翻，又音皇。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叶，瞻旣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州司戶，驩州，陸路至長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萬七千里。考異曰︰實錄、新傳皆云「巖志欲殺之，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表論瞻冤，乃止。」按是時張允伸鎭幽州，云公素，恐誤也。

**15**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吳行魯為節度使。

**16**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長慶元年。鐸，起兄炎之子。

**17**丁卯，復以徐州為感化軍節度。徐州本武寧軍，中有銀刀之亂，罷節鎭為觀察，今復為感化軍。

**18**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將軍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辛卯、八七一）

**1**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同昌公主諡文懿。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敕祭之於韋氏之庭，故曰庭祭。汰，淘也。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為儀衞、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記·檀弓︰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何取於輝煥乎！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体夫。餤，于廉翻，又徒甘翻。飼，祥吏翻。体，蒲本翻。体夫，轝柩之夫也。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聲悽惋，歎百年曲，歷敍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少時娟好，壯時追歡極樂，老時衰颯之狀；其聲悽切，感動人心。惋，烏貫翻。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為其首飾，以絁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絁，式支翻。覆，敷救翻。

**2**以魏博留後韓君雄為節度使。

**3**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里，勢傾天下。旣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礫，郞狄翻。權京兆尹薛能，巖所擢也，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曏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衞。」府司，謂京兆府所司。巖甚慚。能，汾州人也。能，音囊來切。

**4**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沈檀講座二，各高二丈。以沈香、檀香為講座也。沈，持林翻。高，古號翻。設萬人齋。

**5**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6**冬，十月，以兵部侍郞、鹽鐵轉運使劉鄴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三年**（壬辰、八七二）

**1**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留後。疾甚，遣使上表納旌節；丙申，薨。允伸鎭幽州二十三年，宣宗大中四年，張允伸代周綝鎭幽州。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2**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郞、同平章事于琮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郞、判戶部奉天趙隱為戶部侍郞、同平章事。

**3**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喪。帥，讀曰率。張簡會懼，三月，奔京師，以為諸衞將軍。汎言諸衞將軍，不言何衞，史略之也。

**4**夏，四月，立皇子保為吉王，傑為壽王，倚為睦王。

**5**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平盧」，當作「盧龍」。

**6**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內作坊使敬述陰事；內作坊使，內諸司使之一，掌造內庫軍器。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內作使郭敬述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頻於內宅飲酒，潛通郭妃，荒穢頗甚。每封進文書於金合內，詐稱果子，內連郭妃、郭敬述，外結張能順、國子司業韋殷裕，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事泄，遽加貶降。五月十四日，內牓子，貶工部尚書嚴祈郴州刺史，給事中李貺勤州刺史，給事中張鐸滕州刺史，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儋州司戶。國子司業韋殷裕，敕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家資、妻女沒官。又貶敍州刺史韋君卿愛州崇平縣尉，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康州司馬。續又貶駙馬于琮並扶會與韋保衡等同謀不軌事，其月十七日，又貶尚書左丞李當道州刺史，吏部侍郞王諷建州刺史，左常侍李都賀州刺史，翰林承旨張裼封州司馬，中書舍人封彥卿潮州司戶，諫議大夫楊塾新州司戶。駙馬韋保衡雷州刺史，又貶儋州澄邁縣尉，又貶驩州長流百姓，又賜自盡，家貲沒官，仍三族不許朝廷錄用。」其語雜亂無稽。今從實錄。乙亥，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橋陵使，銛，思廉翻。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府『章︰十二行本「府」作「僕」；乙十一行本同。』少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從，才用翻。沆，下黨翻。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戶。沆，鉉之子也。崔鉉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三年。裔休，悰之子也。

**7**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為普王傅、分司，普王儼，皇子也，後踐阼，是為僖宗。韋保衡譖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部侍郞王渢、渢，房戎翻。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張裼、裼，他計翻，又先擊翻。前中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大夫楊塾，癸未，貶工部尚書嚴祁、給事中李貺、給事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遘、李瀆、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處，昌呂翻。不詳言各人所貶之地，以其無罪，故略之也。坐與琮厚善故也。貺，漢之子；遘，寘之子也。李漢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九年。蕭寘見二百五十卷五年。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于琄為涼王府長史、分司，琄，胡犬翻。涼王侹，皇子也。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為袁州刺史。瓌、琄，皆琮之兄也。尋再貶琮韶州刺史。隋於曲江縣置韶州，以縣北八十里韶石為名，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

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廣德縣，屬宣州。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8**六月，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為節度使。

**9**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郞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尚書左、右丞，分總六曹、二十四司，郞官，凡除授非其人，左右丞得以糾劾之，不令赴省供職。上，時掌翻。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璋為宣歙觀察使。歙，書涉翻。

**10**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為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為羌、胡所據。自唐末迄于宋朝，河、湟之地遂悉為戎，中國不能復取。朝，直遙翻。

**11**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諡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上，時掌翻。

**12**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橫，戶孟翻。專殺長吏。長，知丈翻。朝廷不能平，徒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史言沙陀跋扈，不待殺段文楚而後動於惡。

**十四年**（癸巳、八七三）

**1**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事見憲宗紀元和十四年。死者，人所甚諱也，況言之於人主之前乎！言之至此，人所難也。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幡，孚袁翻。幢，傳江翻。史炤曰︰幢，童也，其狀童童然。皆飾以金玉、錦鏽、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亙數十里；儀衞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綵樓及無遮會，競為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膜拜，胡禮拜也。膜，莫乎翻。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施，式豉翻。勝，音升。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2**五月，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考異曰︰錦里耆舊傳︰「十二年八月，路公用邊咸、郭籌策，奏於邛州置定邊軍節度使，復制扼大渡河，脩邛崍關南路，米點檀丁子弟，敎之斫刺刀，補義軍將，主管敎練兵士。」新傳︰「巖至西川，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渡，治故關，取檀丁子弟敎擊刺，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按置定邊軍乃李師望。耆舊傳、新傳皆誤也。

**3**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荊南；黔，渠今翻。少，詩沼翻。荊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人也。

**4**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王鐸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司謂之主文。蕭遘，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為人，保衡皆擯斥之。考異曰︰舊傳曰︰「保衡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按收獲罪時，保衡未為相。蓋保衡雖為學士，懿宗寵任之，故能譖收也。又曰︰「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按路巖、于琮、王鐸、蕭遘被擯，皆在公主薨後。今從實錄。

**5**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考異曰︰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謂陝州護軍韓彝範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卽文約孫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餘子新、舊書不載長功，又不言所終，不言所殺者果何王也。庚辰，制︰ 「立儼為皇太子，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其日，宰臣蕭鄴等直至寢幄問疾，上微道『朕』三字而止，羣臣不覺號哭失聲，中外悉皆垂泣。」按是時宰相韋保衡最在上，蕭鄴不為相。今不取。權句當軍國政事。」句，古候翻。當，丁浪翻。辛巳，上崩于咸寧殿，年四十一。遺詔以韋保衡攝冢宰。僖宗卽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貴妃為皇太后，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

**6**關東，河南大水。

**7**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諡曰惠安。先太后，謂上母王貴妃也。上，時掌翻。

**8**司徒、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韋保衡，怨家告其陰事，貶保衡賀州刺史。

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為，于偽翻。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史言小人寵過而禍及。

**9**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考異曰︰舊傳作「允忠」。實錄、新傳皆作「允中」。今從之。

**10**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11**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澄邁，隋縣，唐屬瓊州。九域志︰在州西五十五里。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林學士、兵部侍郞保乂為賓州司戶，所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郞劉承雍為涪州司馬。涪，音浮。承雍，禹錫之子也。劉禹錫見二百三十六卷順宗永貞元年。

**12**癸卯，赦天下。

**13**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喜，許記翻。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為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荊南節度使。感、籌潛知其故，遂亡命。

**14**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15**十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寺。

**16**再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初名儼，改名儇，懿宗第五子。

## 乾符元年（甲午、八七四）是年十一月方改元。

**1**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上，時掌翻。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柢，典禮翻，又丁計翻。若秋冬培漑，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自虢州東至于海也。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為麪，蓄槐葉為齏；或更衰羸，亦難收『章︰十二行本「收」作「采」；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拾。幾，居依翻。少，詩沼翻。磑，五對翻，䃺也。麪，眠見翻。齏，牋西翻。羸，倫為翻。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之，往也。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鄕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戶部、轉運、鹽鐵為三司。督趣甚急，趣，讀曰促。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所由，謂催督租稅之吏卒。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傜；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太宗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卽位復置之，安、史之亂復廢。至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以備賑給。『鄒︰回殘錢，孫詒讓周禮正義︰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窘急，行之不可稽援。」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2**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儋，都甘翻。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宿，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結喉，喉嚨上下相接之處。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史言天之報應不爽。楊收賜死見上卷咸通十年。邊咸、郭籌捕得，皆伏誅。

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唐制，節度使幕屬有掌書記；觀察有支使，以掌表牋書翰，亦書記之任也。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巖，第十。作彼一官，謂作相也。旣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3**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4**二月，甲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簡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四十五里。廟號懿宗。

**5**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鎭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華，戶化翻。

**6**以虢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懿宗咸通十二年瞻貶。人無賢遇，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長安城中分東、西兩市。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考異曰︰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瞻南遷，無問賢不肖，一口皆為之痛惜。殆將至京，東西市豪俠共率泉帛，募集百戲，將逆於城外。瞻知之，差其期而易路焉。瞻為相，亦無他才能，徒以路巖遭時嫉怒，瞻為所排，而人心歸向耳，其實未足譚也。」按瞻以清愼著聞，及懿宗暴怒，瞻獨能不顧其身，救數百人之死，而玉泉子以為未足談，不亦誣乎。

**7**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瞻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韋、路，謂韋保衡、路巖。及瞻還為相，鄴內懼。秋，八月，丁巳朔，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劉鄴以鹽鐵轉運使為相，故延劉瞻宴於鹽鐵院。瞻歸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為鄴鴆之也。

**8**以兵商侍郞、判度支崔彥昭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彥昭，羣之從子也。崔羣相憲、穆。從，才用翻。兵部侍郞王凝，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其母，彥昭之從母。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凝、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衩衣見彥昭，衩，差賣翻。衩衣，便服不具禮也。且戲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為深仇。唐世重進士而輕明經，故當時有「焚香禮進士，設幕試明經」之語。崔彥昭之仇怒王凝，蓋以此也。及彥昭為相，其母謂侍婢曰︰「為我多作襪履，為我，于偽翻。王侍郞母子必將竄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凝由是獲免。考異曰︰此出中朝故事，曰︰「彥昭代凝判鹽鐵，半載而入相。」按實錄，彥昭不代凝為鹽鐵。其餘則取之。

冬，十月，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劉鄴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郞鄭畋為兵部侍郞，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郞盧攜守本官，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畋傳曰︰「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郞；尋降制，可本官同平章事。」今從實錄此年為相。

**9**十一月，庚寅，日南至，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羣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改元。改元乾符。上，時掌翻。

**10**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為留後。

**11**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斷，丁管翻。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詰，其吉翻。朝，陟遙翻，旦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渡河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復脩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新者，繼至之兵。舊者，敗歸之兵。鉦鼓聲聞數十里。聞，音問。復寇大渡河，復，扶又翻。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12**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德軍。

**13**感化軍奏羣盜寇掠，感化軍治徐州。羣盜，龐勛餘黨也。州縣不能禁；敕兗、鄆等道出兵討之。

**14**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大渡河潰兵奔入邛州，九域志︰雅州，東北至邛州一百六十里。大渡河潰兵，黃景復之軍也。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他州。城中大為守備，而塹壘比曏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坦綽，南詔清平官之首也。遺，唯季翻。「非敢為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為讒人離間冤抑之事。見，賢遍翻。間，古莧翻。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卽東上。」好，呼到翻。上，時掌翻。詐言將自成都而東上長安。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為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數，所具翻。蠻兵及新津而還。宋白曰︰新津縣，本漢犍為郡武陽縣地。李膺益州記云︰皂里江津之所，曰新津。市周北圖記云︰閔帝元年，於此立新津縣。九域志︰縣在蜀州東南七十里。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考異曰︰錦里耆舊傳︰「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雲南蠻寇再犯大渡河，黃景復擊敗之。十一月二十五日，復攻大渡河，三十日，蠻乘勝進攻黎州。十二月二十八日，蠻來，只到新津前後蜀州界左右便退，竟不到城下。」按咸通十四年南詔寇西川事，舊紀、南詔傳、唐年補錄、唐錄備闕、續寶運圖皆無之，獨耆舊傳載之甚詳，新書取之作南詔傳。而實錄但云，「十二月，西川奏南蠻入寇，黎州刺史黃景復擊退之。」新紀但云，「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蓋亦出於耆舊傳耳。舊紀︰「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實錄︰「乾符元年，十月，西川奏雲南蠻入寇。十二月，雲南蠻寇西川。坦綽致書於牛叢，欲求入覲，河東、山南西道及東川兵援之。」月末，又云︰「南蠻侵犯黎州，而成都守禦無備，殊不拒敵，踰河越嶺，河無籬障，賴積雪丈餘，遂阻隔奔衝之勢。又邛、雅二州刺史望風奔遁，蠻燒劫一空。牛叢不曉兵，失於探候，而奏報差戾；詔切責之。蠻劫略黎、雅間，破黎州，入邛崍關，成都閉三日，蠻乃去。」新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黎、雅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按實錄，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路巖始移荊南，八日，牛叢始除西川。而耆舊傳，蠻入寇皆叢任內事，恐誤先一年也。實錄、新紀因此於十四年十二月添雲南寇黎州事，實皆在乾符元年冬也。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

**15**以韓簡為魏博留後。

**16**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糴錢，窘，巨隕翻。德宗時，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其後又以稅物折錢，使輸米粟，謂之折糴。折，音之舌翻。民相帥以自梃毆之，帥，讀曰率。梃，徒鼎翻，白棓也。毆，烏口翻。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之。汶，音問。

**17**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破，嗢末者，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田牧。及論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自號，居甘、肅、河、沙、瓜、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嗢，烏沒翻。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

**18**上年少，少，詩沼翻。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斂，九贍翻。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流，散也。殍，餓殍。殍，音被表翻。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後王仙芝、黃巢遂為大盜。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盜之由。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滑州匡城縣，本後齊之長垣縣，開皇十六年改曰長城，是年又分韋城縣置長垣縣。新志︰匡城有長垣縣。宋朝以長垣縣屬開封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一百五里。考異曰︰實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末稱「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歲末。

**二年**（乙未、八七五）

**1**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2**辛巳，『嚴︰「巳」改「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3**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開成都城諸門也。考異曰︰錦里耆舊傳︰「鄆州節度使高相公駢，乘急詔，除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乾符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行李到劍州，先遣使走馬開城門，並令放出百姓。二月十六日，至府，豁開城門，並放人出。」今從實錄置今年。又劍州至成都止十二程，駢正月二十一日，自劍州遣使走馬開城門，二月十六日始至府下。又云︰駢三十日到上。按長曆二月小，無三十日。蓋二十六日誤為二月十六日也。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柰何？」近，其靳翻。豨，香衣翻，又許豈翻。豨，豕也，豕健於突。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事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七年。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汚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易，以豉翻。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考異曰︰舊紀，此奏在元年十二月，實錄在二月。今因駢開成都門言之。

**4**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小馬坊使，亦內諸司使之一，後梁改為天驥使，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為左飛龍院，小馬坊為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三年，改左右天廐坊，至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騏驥院使。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考異曰︰舊本紀，此年正月，「令孜為右軍中尉。」新傳云︰「帝卽位，擢為左神策中尉。」舊傳但云「神策中尉」。今從之。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上是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卽位，年十二。」按舊紀亦云︰「僖宗，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卽位年十二。」今從之。據考異，「四」，當「二」。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阿，烏葛翻，一讀如字。阿，保也。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見，賢遍翻。從，千容翻。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昵，尼質翻。伎，渠綺翻。藏，徂浪翻。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說，式芮翻。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鉗，其廉翻。

**5**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脩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鎭，號平夷軍，馬湖鎭，當馬湖江之要。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復，扶又翻。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考異曰︰耆舊傳曰︰「乾符元年，三月十五日，處置前黎州刺史、充大渡河把截制置土軍都知兵馬使黃景復。」實錄︰「乾符二年，三月，駢奏斬景復。」今事從耆舊傳，年從實錄。駢又奏請自將本管本管，謂西川兵。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

先是，南詔督爽數牒中書，南詔清平官，坦綽、布燮、久贊之下，有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亦皆清平官。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先，悉薦翻。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答，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南詔之先曰細奴邏，高宗朝，遣使入朝，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閤，炎閤死，弟盛邏皮立。盛邏皮生皮邏閤，玄宗賜名歸義，於開元間合六詔為一，而國始強。歸義子曰閤羅鳳，閤羅鳳子曰鳳迦異，鳳迦異子曰異牟尋，異牟尋子曰尋閤勸，尋閤勸子曰勸龍晟，勸龍晟弟曰勸利，勸利弟曰豐祐，豐祐死而酋龍立。自細奴邏至酋龍十三代，中間鳳迦異未立而死，而豐祐、酋龍與唐為敵，是受恩十代也。數，所具翻。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錄詔白，今謂之「錄白」是也。從之。

**6**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為節度使。

**7**去歲，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敕往救援。『章︰十二行本「援」下有「未至成都」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蠻退，遣還；至鳳翔，不肯詣靈武，欲擅歸徐州。內養王裕本、都將劉逢搜擒唱帥者胡雄等八人，斬之，內養，亦宦者也。帥，讀曰率；下同。衆然後定。

**8**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之，事見上懿宗咸通十一年。將，卽亮翻；下同。成都由是獲全。及高駢至，悉令納牒。牒，職牒也。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旣奪其職牒，又停其優給。突將皆忿怨。駢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畫人馬，好，呼到翻。妖，於遙翻。畫，讀曰畵。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皆恥之。高駢之好妖術，終以此敗。又索闔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索，山客翻；下索之同。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劾，舊音戶槪翻，今紇得翻。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

夏，四月，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於廁間，廁，初利翻，圊也，溷也。突將索之，不獲。索，山客翻。天平都將張傑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高駢自天平徙西川，張傑蓋元從部曲將。被，皮義翻。突將撤牙前儀注兵仗，節度使牙前，列兵仗以壯威容。無者奮梃揮拳，乘怒氣力鬬，天平軍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門閉，不得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復職名稟給，久之，乃肯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為追逐之勢；至城北，時方脩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誅亂者」。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牓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直府中，嚴兵自衞。備突將復為亂也。更，工衡翻。

**9**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10**浙西狼山鎭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今通州靜海縣南有狼山，五山相連，上接大江，下達巨海，絕江南渡，抵蘇州常熟縣福山鎭，順江東至崇明沙，揚帆乘順，南抵明州定海縣，陶隱居所謂「狼五山對句章岸」者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論，盧昆翻。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衆近萬人，攻陷蘇、常，蘇、常，二州名，相去一百八十里。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考異曰︰新紀︰「浙西突陳將王郢反。五月，遣右龍武大將軍宋皓討之。」按四年二月，郢執魯寔，始命皓討之。置此，誤也。程匡柔唐補紀曰︰「六月，浙西突將王郢反，聚黨萬衆，燒劫蘇、常。三年，正月，貶蘇州刺史李繪，以郢亂棄城故也。」舊紀︰「二年，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實錄︰「乾符三年，二月，浙西奏突陳將王郢等六十九人劫庫兵為亂。三月，浙西奏王郢聚衆萬人，攻陷州縣。」續寶運錄︰「元年，王郢於兩浙叛，敕差山北兵士討之，不逾月而剋，乃組頸于闕下。」今從舊紀。

**11**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綯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12**司空、同平章事蕭倣薨。考異曰︰舊傳曰︰「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舊紀︰「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倣以病免，罷為太子太傅。」新紀，此月，蕭倣薨，新傳亦云卒于位，為嶺南節度在前，舊紀、傳皆誤。今從實錄。

**13**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蔚，紆勿翻。

**14**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牆壞戶而入，挑，他凋翻；蜀本作「排」，讀如字。壞，音怪。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撲，弼角翻。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號，戶高翻。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衣糧，激成衆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省，悉景翻。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近，其靳翻。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冤抑汙辱如我今日，驚憂惴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怫然就戮。惴，之睡翻。怫，扶弗翻。觀異日高駢之禍，則信如婦人之言矣。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豈可多殺無辜以逞私忿！久之，突將有自戍役歸者，駢復欲盡族之，復，扶又翻；下同。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元從，言從高駢歲久，非隸新也。從，才用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駢乃止。

**15**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濮，博木翻。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敗，補邁翻。

冤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冤句，漢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五里。顏師古曰︰句，音朐。黃巢始此。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少，詩照翻。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喜，許紀翻。粗，坐五翻。傳，柱戀翻。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剽，匹妙翻。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斂，力贍翻。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16**盧龍節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為軍士所附。大將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李茂勳之降，蓋在會昌間也。仲武使戍邊，屢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為軍士所信服，納降軍，在幽州丁零川。茂勳潛殺貢言，聲云貢言，舉兵向薊；公素出戰而敗，奔京師。茂勳入城，衆乃知非貢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茂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為留後。

**17**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言蝗之多，所過食草木葉及五穀皆盡。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相皆賀。楊國忠以霖雨不害稼，韓晃以霖雨不敗鹽，今楊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荊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習，其來久矣。

**18**八月，李茂勳為盧龍節度使。「八月」之下，當有「以」字。

**19**九月，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李侃為宦者假子。為，于偽翻。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谷永專攻上身，不失為九卿。王章斥言王鳳，則死于牢獄。嗚呼，有以也哉！復恭，欽義之養孫也。楊欽義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五年。

**20**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湜，承職翻。自為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

**21**回鶻還至羅川，唐寧州眞寧縣，隋羅川縣也，其地卽漢上郡陽周縣地。宣宗大中二年，回鶻西奔，至是方還。十一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

**22**羣盜侵淫，侵，當作浸。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帥，讀曰率。仍『章︰十二行本「仍」作「乃」；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仍」。』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騎，奇寄翻。因詔河南方鎭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年**（丙申、八七六）

**1**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復，扶又翻。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鄆州。趣，七喻翻。都將張思泰、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殽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無得窮詰。詰，區吉翻。唐自中世以來，姑息藩鎭，至其末也，姑息亂軍，遂陵夷以至於亡。

**2**敕『章︰十二行本「敕」上有「二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鄕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3**賜兗海節度號泰寧軍。

**4**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誰以其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為盧龍留後。

**5**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崔彥昭罷為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6**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事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六年。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疏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遞牒，以木夾之，故云木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邕通信間，用兩漆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謂之木夾。按宋白續通典，諸道州府巡院傳遞敕書，皆有木夾。是中國亦用木夾也。遺，唯季翻。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渡覆敗之狀，折辱之。數，所具翻。懿宗咸通七年，高駢破蠻於安南。上乾符二年，駢破蠻於大渡河。折，之舌翻。

**7**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夏，四月，軍亂，逐之。

**8**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遊弈，防衞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汴、徐、泗三鎭，汴水所經，東南綱運輸上都者，皆由此道。羣盜從橫，恐為所掠，故密詔選兵遊弈防衞。

**9**五月，昭王汭薨。汭，宣宗子。

**10**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為節度使。

**11**六月，撫王紘薨。紘，順宗子。

**12**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雄州，在靈州西南百八十里。壞，音怪。

**13**秋，七月，以前巖州刺史高傑為左驍衞將軍，充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新志。調露二年，折橫、貴二州，置巖州，因巖岡之北以為名。以討王郢。

**14**鄂王潤薨。潤，宣宗子。

**15**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

**16**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晸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剽，匹妙翻。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復，扶又翻。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楊翟、郟城，郟，訖洽翻。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愼由之弟也。崔愼由，相宣宗。又昭『章︰十二行本「昭」上有「命」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衞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陝，失冉翻。

**17**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18**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19**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鐐，力彫翻，又力弔翻。從，才用翻。東都大震，九域志︰汝州北至東都一百六十里。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中牟，漢古縣，隋曰郟城，大業元年，改曰圃田，唐武德三年，改曰中牟，屬鄭州。九域志︰在汴州西七十里。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20**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度，徒洛翻。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成都府領成都、華陽、新都、犀浦、新繁、雙流、廣都、郫、溫江、靈池十縣。庀，匹婢翻，具也。賦，布也；分布使之就役也。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甓，蒲力翻，甎也。甃，敗救翻。環，音宦。剗，初限翻，前也。垤，徒結翻。無得為坎埳以害耕種；埳，徒感翻。坎，旁入也。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樂，音洛。不費扑撻而功辦。扑，普卜翻。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

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新書曰「浮屠景仙」，如此，則文意明。說，輸芮翻。妻，七細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惴，之睡翻。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先，悉薦翻。將，卽亮翻。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帥，讀曰率。信用其言。

**21**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22**王郢因溫州刺史魯寔請降，寔屢為之論奏，為，于偽翻。敕郢詣闕。郢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鎭使；朝廷不許，以郢為右率府率，唐有十率府率，右率府率其一也。仍令左神策軍補以重職，其先所掠之財，並令給與。

**23**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按唐書·地理志，通州屬山南東道，宋之達州是也。周世宗以南唐靜海軍置通州，今淮東之通州是也，其地在唐則為揚州海陵縣之東境。唐時淮南道未有通州，此必誤。參考下文，「通」當作「蘄」。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

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謂宋威奏破王仙芝於沂州城下。上，時掌翻。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妄奏，謂奏仙芝已死。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瑑，柱兗翻。言瑑奕世將家。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營都統，瑑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考異曰︰實錄雖於此月載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於此言「安潛為諸道行營都統，李瑑為招討草賊使，張自勉副之。」按明年，威、元裕為使、副猶如故。新紀誤也。上頗采其言。

**24**青、滄軍士戍安南，青州，平盧軍；滄州，義昌軍。還，至桂州，逐觀察使李瓚。瓚，才但翻。考異曰︰新紀在四年十二月，今從實錄。瓚，宗閔之子也。李宗閔，大和中為相。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為桂州觀察使。

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橫，戶孟翻。瓚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禦使纔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強取兩使印，兩使印，謂觀察使及防禦使印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下同。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唐制，諸州之稅分為三︰一曰上供，以輸京師；二曰送使，以輸本道；三曰留州，留充本州經費。詔禹謨幷按之。禹謨，徹之子也。張徹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元年。

**25**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查，耡加翻。官軍退保鄧州。復光，玄价之養子。揚玄价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四年。

**26**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偓，『章︰十二行本「偓」作「渥」；下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偓。為，于偽翻；下同。偓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鐐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偓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事見上卷咸通九年、十年。卒，子恤翻。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長，知兩翻。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卽蘄州授之。

仙芝得之甚喜，鐐、偓『嚴︰「偓」改「渥」。』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考異曰︰仙芝、巢初起時，云數月間衆至數萬。至此纔有五千者，蓋烏合之衆，聚散無常耳。因毆仙芝，傷其首，毆，烏口翻。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偓奔鄂州，敕使奔襄州，敕使，授告身之中使也。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考異曰︰王坤驚聽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彗星。草寇黃巢、尚君長奔突，卽五年戊戌之歲。狂寇王仙芝起自鄆、封，而侵汝、鄭，卽大寇黃巢、尚君長並賊帥之徒黨，僅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望閩、廣而去，仙芝指鄆州南行，尚君長期陳、蔡間。取羣凶之願，三千餘屬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所管。」明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則非巢趣閩、廣，仙芝趣鄆也。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舛尤多，但擇其可信者取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 唐紀六十九起強圉作噩（丁酉），盡上章困敦（庚子）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丁酉、八七七）

**1**春，正月，王郢誘魯寔入舟中，執之，王郢因魯寔請降，事見上卷上年。將士從寔者皆奔潰。朝廷聞之，以右龍武大將軍宋皓為江南諸道招討使，先徵諸道兵外，更發忠武、宣武、感化三道、陳許，忠武軍；汴宋，宣武軍；徐州，感化軍。宣、泗二州兵，新舊合萬五千餘人，並受皓節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鎭，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興。唐興，卽今天台縣，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

**2**王仙芝陷鄂州。

**3**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

**4**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宣宗大中十三年，酋龍立。酋，慈由翻。中國為之虛耗，為，于偽翻。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諡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考異曰︰徐雲虔南詔錄曰︰「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是以封為國號也。

法好畋獵酣飲，好，呼到翻。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南詔官有陁西，猶中國判官也。瑳，七何翻，又七可翻。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羸，倫為翻。瘵，側介翻。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歙，書涉翻。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

**5**王郢橫行浙西，鎭海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璩，求於翻。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降，戶江翻。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稱，尺證翻。敕以實為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收餘衆，東至明州，甬橋鎭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劉巨容以宿州甬橋鎭遏使將兵討王郢。筒箭，長纔尺餘，內之竹筒，注之弦上，繫竹筒於手腕，彀弓旣發，豁筒向後，激矢射敵，皆洞貫。詳見辯誤。乾符二年，王郢反，至是而平。射，而亦翻。餘黨皆平。璩，諝之從曾孫也。裴諝見二百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從，才用翻。

**6**三月，黃巢陷沂州。

**7**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8**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帥，所類翻。剽，匹妙翻。

**9**陝州軍亂，逐觀察使崔碣；貶碣懷州司馬。陝，失冉翻。碣，其謁翻。

**10**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考異曰︰舊紀︰「四年三年，巢陷鄆州。七月，入查牙山，與王仙芝合。五年二月，君長、仙芝皆死。尚讓以兄遇害，大掠淮南。」舊傳︰「五年八月，王鐸斬王仙芝。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帥部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按實錄，乾符二年，仙芝陷曹、濮，巢已起兵應之。三年十二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奏︰「草賊尚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四年四月，黃巢引其衆保查牙山。其年冬，君長乃死。驚聽錄︰「巢與仙芝俱入蘄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毆仙芝傷面，由是分隊。」時君長亦在座，非仙芝死後，巢方依讓也。又按舊紀，仙芝死後，王鐸始為都統討賊。而舊傳云「王鐸斬仙芝」，又先云「殺張璘，乃陷廣州」，先元「陷華州，方攻潼關」，敍事顚錯不倫。今從實錄。

**11**五月，甲子，以給事中楊損為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復之子也。楊嗣復事文宗。

**12**初，桂管觀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瓚不能從。及瓚被逐，李瓚被逐見上卷上年。被，皮義翻。堅石攝留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擢堅石為國子博士。

**13**六月，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上，時掌翻。降，戶江翻。敕以彥璋為右監門將軍，令散衆赴京師；以左武衞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湓江為水寨，湓江在江州城外，接于大江，故謂之湓江。湓，蒲奔翻。剽掠如故。剽，匹妙翻。

**14**忠武都將李可封戍邊還，至邠州，迫脅主帥，索舊欠糧鹽，帥，所類翻。索，山客翻。留止四日，闔境震驚。秋，七月，還至許州，節度使崔安潛悉按誅之。

**15**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三道兵，平盧、宣武、忠武也。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右威衞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

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滻川養疾；滻川在長安東。滻，音產。上皆不許。史言僖宗不能定國是。

**17**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往慰論之；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及崔碣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史言唐末賞罰失當，且言主昏政亂，能吏不惟不得展其才，亦不免於罪。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為刺史。詔宗誠詣闕，將士皆釋罪，仍加優給。

**18**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衞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間，古莧翻。詔忠武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約還者，戒約將士，使還赴援也。

**19**冬，十月，邠寧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逐王承顏之黨也。

**20**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復，扶又翻；下同。以為︰「自王仙芝俶擾，按孔安國尚書註︰俶，始也。擾，亂也。俶，尺六翻。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糧；言竭本道所有以供征行士卒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將，卽亮翻；下同。隸宋威。句斷。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強兵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勍敵忽至，勍，渠京翻。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衞其境，旣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藉。衄，女六翻。藉，秦昔翻。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為，于偽翻。朝野切齒，以為宜正軍法。跡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內大臣，謂兩中尉、兩樞密也。早行罷黜。」不從。

**21**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尹竇璟為河中宣慰制置使。璟，俱永翻。

**22**黃巢寇掠蘄、黃，蘄、黃相去一百六十五里。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

**23**十一月，己酉，以竇璟為河中節度使。

**24**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監，古銜翻。說，輸芮翻。降，戶江翻。楊復光時屯鄧州。宋威遣兵於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穎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姓譜曰︰左傳，胡，子國，姓歸，為楚所滅，子孫或以國為氏，或以姓為氏。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25**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匡城縣，屬滑州，本漢長垣縣。宋白曰︰隋開皇於婦姑城置匡城縣，以縣南有故匡城為名，卽孔子所畏之所。濮，博木翻。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26**江州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卽迎拜，秉仁斬彥璋，散其衆。柳彥璋為盜九月而敗。

**27**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楊知至見上卷懿宗咸通十一年。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渡。九域志︰郢州長壽縣有賈塹鎭。塹，七豔翻。

**五年**（戊戌、八七八）

**1**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凡元旦、冬至，諸州鎭皆受將吏牙賀，下至縣邑亦然。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治，直之翻。及暮，知溫猶王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皁，才早翻。擇，音宦。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晉分編縣，置長林縣。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又分長林置荊門縣，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北一百六十許里。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2**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宋威本平盧帥，罷招討使還鎭。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

**3**庚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為荊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

**4**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宋白曰︰蔚州，秦、趙間亦為代郡之地，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鎭於此。東魏於此置北靈丘郡，後周大象二年，置蔚州，唐開元初，移郡治於靈丘西南一百三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時河南盜賊蠭起，謂王仙芝、黃巢等也。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唐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復，扶又翻。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言李國昌討平龐勛，於當時功為大；帥振武，於諸將官為高。聞，音問。其子勇冠諸軍，冠，古玩翻。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君立，興唐人；隋分靈丘縣置安邊縣，中廢；唐開元十二年，復置，治橫野軍，至德三載，更名興唐縣，屬蔚州。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貞觀二十二年，以內屬奚可度者部落置饒樂都督府，開元二十三年更名奉誠都督府。薛志勤，其府人也。

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宋白曰︰朔州馬邑縣，貞觀已來已為大同軍職，開元五年，分鄯縣之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後於軍內置馬邑，徵漢舊名也。建中間，馬燧自鄯陽移朔州於馬邑縣。代北荐饑，荐，才甸翻，再也。再歲五穀不熟曰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說，式芮翻。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言道里遼遠，使命往返，則事必泄而害成。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攻雲州牙城也。帥，讀曰率；下同。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趣，七喻翻。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鬬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鬬雞臺下，克用令軍士冎而食之，以騎踐其骸。冎，古瓦翻。踐，慈演翻。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考異曰︰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三年，河南水災，盜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謨。時歲荐饑，文楚削軍人衣米，諸軍咸怨。太祖為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請具聞奏。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日譁於太祖之門，請共除虐帥以謝邊人。衆因大譟，擁太祖上馬，比及雲中，衆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太祖。」後唐閔帝時，史官張昭遠撰莊宗功臣列傳曰︰「唐君立為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文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戍兵咨怨。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衆，然以雄勁聞聞於時者，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皇為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予家尊在振武，萬一相逼，俟予稟命。』君立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咸通十三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陳韜等，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退渾、突厥三部落衆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鬬雞臺，盡忠遣監軍判官符印請太祖知留後事。七日，盡忠械文楚、漢璋等五人送鬬雞臺，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太祖權知留後。府牙受上三軍表，請授太祖大同防禦使，懿宗不悅。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至而文楚被害。」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塞下之亂自茲始矣。」薛居正五代史·君立傳皆與莊宗列傳同，惟削去李盡忠名，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悉以盡忠語為君立之語，云「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云云。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鬬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旣收城，推武皇為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舊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乾符五年，正月，沙陀首領李盡忠陷遮虜軍，竇澣遣康傳圭率土團二千屯代州，將發，求賞呼譟，殺馬步軍使鄧虔。」有唐末三朝見聞錄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符五年戊戌，竇澣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任，便值大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軍於石窰。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十日，築卻四面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絹一匹，監軍使差仇判官聞奏，李盡忠等准詔各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鋌，銀椀一枚，絹一束，錦二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椀絹等。三日，李盡忠卻入。四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四面下營。五日，又賞土團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版印與李九郞。七日，城南門樓上繫縛下段尚書、柳漢璋、雍侍御、陳韜等四人。尋分付軍兵於鬬雞臺西剮卻，又令馬軍踐踏卻骸骨。八日，李九郞被土團馬步軍約一千人持弓刀送上。」與舊紀五年事微合。實錄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竇澣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窰、白泊，至靜邊軍。二月，奏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勒、綿絹等。」按莊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歐陽修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錄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傳取之；見聞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紀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據何書也。克用旣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末見聞錄敍月日，今從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

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語，牛倨翻。稱，尺證翻。愜，詰叶翻。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考異曰︰舊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十二月，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稱病，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屈居大同。然朕以沙陀、退渾撓亂邊鄙，以卿曾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屈為朕此行，具達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四年正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小男克用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東手待朝廷除人，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圖軍柄，欲奄大同，則患繫久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忠效節，必當已有指揮。』簡方準詔論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彥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簡方為振武節度使，至嵐州卒。」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除大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彥昭、公素討之。蓋舊紀、實錄各隨段文楚死之後，載除簡方及詔書，使事相接續耳，恐者未足據也。舊紀所云太原、幽州討之，蓋因敍後來事。實錄所以不取者，方加招諭，未必攻討也。唐末見聞錄又云︰「五年四月，敕除簡方振武節度使；五月，卒。」實錄亦在五年，而云六月卒。蓋約奏到之月耳。今從三朝見聞錄。

**5**貶楊知溫為郴州司馬。以王仙芝犯江陵，城幾失守，士民多為所殺略也。

**6**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黃梅縣，屬蘄州。宋白曰︰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界內有黃梅山，因名。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

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元裕奏大破仙芝於黃梅縣，殺戮五萬餘人；追至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詔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偽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威及斬君長、溫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黃巢大掠淮南。」舊傳曰︰「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宋威為荊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為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玉、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芝首，獻于闕下。」新傳︰「黃巢自蘄州與王仙芝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由潁、蔡保查岈山，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渡漢，攻荊南，陷之，賊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卻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賊。仙芝遣尚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遺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卽訊，不能明，卒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帥仙芝潰黨歸巢。」新、舊傳敍賊所經歷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皆從實錄。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考異曰︰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聚衆於會稽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見誅，率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鐐，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羣盜推巢為王，曰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鎭不能制。」新傳曰︰「尚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旣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楊『章︰十二行本「楊」作「裼」；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書，敗，補邁翻。遺，于季翻。裼，先擊翻，又徒計翻。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衞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考異曰︰舊傳︰「及王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實錄︰「巢自稱黃王，建元王霸，連為王師所敗，詣天平乞降，除右衞將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荊、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鎭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衞將軍。巢度藩鎭不一，未足制己，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與實錄先後不同。今從實錄。

**7**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荊南之功也。

**8**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朝、岳相去五百五十里。曾『章︰十二行本「曾」上有「招討使」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元裕屯荊、襄，荊、襄相去三百四十里。黃巢自滑『章︰十二行本「滑」作「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州略宋、汴，滑州南至汴州二百一十里，汴州東至宋州三百五十里。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衞南，隋置楚丘縣於古楚丘城，以曹有楚丘，改曰衞南，唐時屬滑州。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衞宮闕；衞東都宮闕也。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井將三鎭兵，三鎭，河陽、宣武、昭義。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劉昌見德宗紀。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河南緱氏縣，北有轘轅故關。伊闕縣北有伊闕故關。孟州汜水縣有虎牢關。唐避先諱，以「虎」為「武」。

**9**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江州東北六十里有湖口鎭，當彭蠡湖入江之口，宋朝置湖口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10**湖南軍亂，都將高傑逐觀察使崔瑾。瑾，郾之子也。崔郾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郾，音偃。

**11**黃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

**12**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用必無以拒也。是時朝議謂使李國昌以父臨子，子必無以拒，豈知李國昌父子欲兼據兩鎭。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遮虜軍及代州告急，竇尚書差回鶻五百騎邊界巡檢，至四月三日，進發至五里堠北，副將康叔譚恃酒叛逆，射損都將趙歸義、斫損將判官閻建弘擒縛入府。尚書令下於衙南門全家處斬，使司差副兵馬使趙元掠領馬軍進發，閻建弘遞送海西。當月內有敕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充振武節度使，除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節度使。」實錄云︰「戊辰，以簡方為振武，國昌為大同。」蓋誤以康叔譚作亂之日為簡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陀傳曰︰「李克用旣殺段文楚，諸校共丐克用為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引兵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據此，則是大同防禦使，非節度使也。薛居正五代史·紀曰︰「武皇殺段文楚，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討之。乾符五年，黃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是克用為大同軍節度使，非國昌。實錄·國昌傳及獻祖紀年錄、舊唐本紀俱不言國昌為大同節度使，獨實錄於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國昌殺監軍，不肯代。」必有所據。蓋國昌父子俱不肯受代，朝廷以為用國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徙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而以盧簡方鎭振武，二人竟不受命，故簡方不得赴鎭而死於嵐州，國昌亦未嘗赴大同也。

**13**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敗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藏，徂浪翻。佽，音次，亦助也。兵部侍郞、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章︰十一行本「辦」下有「乞解使務」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辭極哀切，詔不許。人見美官，誰不欲之，乃有辭而不獲者，可以觀世道矣。

**14**曹師雄寇湖州，曹師雄自宣、潤進寇湖州。鎭海節度使裴璩遣兵擊破之。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莒據洪州。曹師雄、王重隱，皆王仙芝之黨。

**15**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饒州比為黃巢所陷。義營兵，饒州之起義者也。

**16**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南詔官有酋望，在大將之下，久贊之上，亦清平官也。酋，慈由翻。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僚議之，禮部侍郞崔澹等以為︰「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識大體，反因一僧呫囁卑辭誘致其使，呫，他協翻。囁，而涉翻，又之涉翻。僧，謂景仙也。景仙使南詔見上卷上年。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考異曰︰實錄置澹議於二月，至四月又云，「南詔遣酋望趙宗政來朝，且議和好。」今因盧、鄭爭蠻事置此。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辯，詔諭解之。澹，璵之子也。璵，珙之弟也。珙相武宗。

五月，丙申朔，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為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罥，古泫翻，繫取也，掛也。釋名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上聞之，曰︰「大臣相詬，詬，古候翻，又許候翻。何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皆罷為太子賓客、分司。考異曰︰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度州，與李苕、崔璆書，求天平節鉞。畋、攜爭論於中書，辭語不遜，俱罷，分司。」畋傳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衆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乃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衆議，欲以南海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入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鄕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敕，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染袂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攜傳曰︰「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饒、吉、虔、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岧，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袞等有將略，用為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統，攜深不悅。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實錄︰「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臣鄭畋、盧攜議南蠻事，攜請降公主通和，畋固爭以為不可，抗論是非。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碎之。丁酉，以畋、攜並為太子賓客、分司。」註云︰「舊史洎雜說皆云『畋、攜議黃巢節制，忿爭賜罷。』而鄭延昌撰畋行狀乃云『議蠻事』，無可證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又畋傳曰︰「時黃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畋與同列盧攜謀議攻討及拔用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蠻請降公主和好，畋固爭以為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攜俱罷相。」又攜傳曰︰「攜人質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翱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袞等有將略，用為招討使，討賊皆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請，欲以公主和南詔蠻，鄭畋執之，以為不可，帝前忿爭，由是兩罷之。」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岧、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璆、岧上表論之。宰相鄭畋、盧攜爭諭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按新、舊傳、舊紀皆以畋、攜罷相在六年。實錄、新紀、表在此年五月，實錄、新書皆自相矛楯。然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五月，必有所據，今從之。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郞豆盧瑑為兵部侍郞，吏部侍郞崔沆為戶部侍郞，並同平章事。

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施，式豉翻。貯，丁呂翻。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襤，力三翻，衣無緣也。褸，力主翻，衣醜敝也。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17**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瑳寶至南詔，踰年而還。杜弘去年閏二月送段瑳寶。還，從宣翻。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郞使於南詔。復，扶又翻。

**18**李國昌欲父子幷據兩鎭，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遮虜軍在洪谷東北，亦曰遮虜平。進擊寧武及岢嵐軍。媯州懷戎縣西有寧武軍，非此；此當在遮虜平南。嵐州嵐谷縣有岢嵐軍。按宋白續通典，雲州東取寧武、媯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朔州西至岢嵐軍二百二十里。此李國昌合雲、朔之兵東西攻掠，旣陷遮虜，東擊寧武，西擊岢嵐也。此卽媯州之西寧武軍。岢嵐軍在嵐州東北百里。岢，枯我翻。嵐，盧含翻。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

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赴代州。土團至城北，娖隊不發，娖，則角翻。言娖整其隊而不行也。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冎虔，冎，古瓦翻。牀舁其尸入府。舁，羊茹翻。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為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五月，振武損卻別敕，不受除替。李尚書收卻遮虜軍，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告急。二十二日，指揮在府三城，排門差夫一人齊掘四面壕塹。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薨。二十四日，拜都押牙康傳圭充代州刺史。又發太原、晉陽兩縣點到土團子弟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出軍優賞。差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尋被冎卻，牀舁尸柩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定每人各給錢三百文，布一端，差押牙田公鍔給散，不放卻回，便被請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榜，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實錄︰「五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肯受代，起兵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出兵禦之。始，國昌遣克用以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為留後，朝廷不允，乃以國昌命之，欲以其子無能拒也。時國昌貪其土地，欲父子分統，故拒命焉。」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盧簡方卒。以太原府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團千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為其衆殺之；節度竇澣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賞賚，必科民家，至是尤窘迫，乃牓借商人助軍錢五萬。」此皆約唐末見聞錄為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耳。唐末見聞錄又云︰「六月十一日，左散騎常侍支謨奉敕到府，充大同軍制置使，兼攝河東節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事。」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甲戌，以謨為制置使。」甲戌乃六月十日，亦誤也。朝廷以澣為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為河東節度使。

**19**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剽，匹妙翻；下同。朝廷以荊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高駢之威名，以破蠻於交趾而徙鎭天平，鄆入遂畏之耳。仙芝黨多鄆入，乃徙駢為鎭海節度使。

**20**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武后證聖元年，分五臺、崞置武延縣，唐隆元年，更名唐林。崞，漢古縣也，時並屬代州。宋白曰︰唐林本漢廣武縣地。九域志︰崞在州西南五十里。崞，音郭。

**21**秋，七月，曹翔至晉陽；己亥，捕土團殺鄧虔者十三人，殺之。義武兵至晉陽，不解甲，讙譟求優賞，讙，與諠同。翔斬其十將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昭義、河陽兵會于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于洪谷，洪谷在岢嵐軍南。敗，補邁翻。晉陽閉門城守。

**22**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九域志︰南陵縣在宣州西一百五里。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豈黃巢始開之邪！剽，匹妙翻。

**23**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書威死，以為握兵玩寇不能報國之戒。

**24**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25**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自共擊之，殺千餘人，乃潰。

**26**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蔚罷為東都留守。蔚，紆勿翻。守，手又翻。以吏部尚書鄭從讜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從讜，餘慶之孫也。鄭餘慶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四年。

**28**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參考新、舊書，安慶、薩葛，皆部落之名，更以後廣明元年安慶都督史敬存證之可見。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薩，桑葛翻。十一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甲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為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29**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30**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是年四月，趙宗政來請和。中書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答之。

**31**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鎭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剽，匹妙翻。代州民殺之殆盡，餘衆自鵶鳴谷走歸上黨。鵶鳴谷在忻州秀容縣東北。考異曰︰舊紀︰「河東節度使崔季康與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于岢嵐軍之洪谷，王師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軍亂，為代州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錄略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錄︰「河東奏昭義節度使李鈞為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鴈門出討雲州，與賊戰，敗歸，為其下殺之。」新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於洪谷，敗績。」薛居正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折絕，南軍苦寒，臨戰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錄曰︰「十九日，崔尚書發往岢嵐軍，請別敕賈敬嗣大夫權兵馬留後，觀察判官李劭權觀察留後。昭義節度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變，被代州殺戮並盡，捉到李鈞，殘軍潰散，取鵶鳴谷各歸本道。」按昭義軍變，必非李鈞所為。代州百姓捉到李鈞，不知如何處之。今從舊紀。

**32**王郢之亂，事始上卷二年，終本卷四年。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鎭將。垂拱四年，分餘杭、於潛地，以故臨水城置臨安縣，屬杭州，有石鏡山、石鏡鎭。九域志︰臨安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臨安志︰石鏡山在臨安縣南一里，錢鏐改為衣錦山。是歲，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鄕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為之都將，號杭州八都，錢唐、餘杭皆漢縣。富陽，漢富春縣，晉避諱，改為富陽。新城，吳縣。鹽官，漢海鹽縣地，有鹽縣地，有鹽官，吳遂名縣。臨平鎭，在錢唐北。隋之餘杭縣，置杭州，後移州治錢唐，後又移於柳浦西，今州城是。九域志︰富陽在州西南七十三里，鹽官在州東一百二十九里，新城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餘杭在州西北七十二里。將，卽亮翻；下同。昌為之長。長，知兩翻。其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卒，子恤翻。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為石鏡都知兵馬使。錢鏐事始此。鏐，力求翻。

**六年**（己亥、八七九）

**1**春，正月，魏王佾薨。佾，懿宗子。

**2**鎭海節度使高駢遣甚將張璘、梁纘考異曰︰舊紀「張璘」作「張麟」，新紀、傳、實錄作「潾」。今從舊高駢、黃巢傳及唐年補錄、妖亂志、唐補紀、續寶運錄。舊紀「梁纘」作「梁績」，今從衆書。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降，戶江翻。勍，渠京翻。為後秦彥、畢師鐸反攻高駢張本。考異曰︰郭延誨妖亂志曰︰「初，黃巢將蹂踐淮甸，委師鐸為先鋒，攻脅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勃海。」按舊師鐸傳，駢敗巢於浙西，皆師鐸之效，故置於此。巢遂趣廣南。趣，七喻翻。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3**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去年五月，辛讜使賈宏使南詔。卒，子恤翻。從者死亦太半。從，才用翻。時辛讜已病風痹，痹，必至翻，腳冷濕病也。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柰何？使，疏吏翻；下同。吾子旣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痹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古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為，于偽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史言辛讜垂死不忘國事。

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不，讀曰否。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旣欲為弟、為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酋龍諡景莊皇帝。於驃信為諸父，驃信為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謂南詔與西川爭恨細故，以致興戎。今驃信欲脩舊好，好，呼到翻。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分，扶問翻。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上，時掌翻。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4**辛未，河東軍至靜樂，靜樂，漢汾陽縣地，齊、周之際改曰岢嵐，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汾源，大業四年改曰靜樂，唐屬嵐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里。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歸晉陽。甲戌，都頭張錯、郭昢帥行營兵攻東陽門，鍇，器駭翻。昢，滂佩翻，又普罪翻，又普沒翻。帥，讀曰率。入府，殺季康。辛巳，以陝虢觀察使高潯為昭義節度使；陝，失冉翻。以邠寧節度使李侃為河東節度使。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二十日，安慰使到府，李侃充河東節度使。」實錄因云「庚寅除侃」，誤也。

**5**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裼薨，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晸討誅之。晸，知領翻。

**6**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7**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詰，去吉翻。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所由，謂捕盜官吏。今窮覈則應坐者衆，覈，下格翻。搜捕則徒為煩擾。」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成都城中鬻花果、蠶器於一所，號蠶市；鬻香、藥於一所，號藥市；鬻器用者號七寶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幾，居豈翻。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為所先，死復何辭！」先，悉薦翻。復，扶又翻。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冎盜於市，幷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襲忠武黃頭軍之名也。又奏乞洪弩手，敎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強。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不在兵。以秦之兵強天下，而漢高祖以蜀兵定三秦。自唐以來，蜀兵號為懦怯，然韋皋用以制吐蕃而有餘，未嘗借工於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於他道以治器械，崔安潛蓋倣李德裕之故智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木牛、連弩之法，自晉以下，倣而為之。宋自女眞侵噬，吳玠兄弟畫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為天下最。夫豈借工於別路哉！射，而亦翻。

**8**涼王侹薨。侹，懿宗子，音他頂翻。

**9**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相之長，長，知兩翻。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考異曰︰舊紀︰「五年二月，鐸自請督衆討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尚君長，乃以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郞、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舊傳︰「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帥，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今從實錄及新紀、表。

**10**五月，辛卯，敕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新書·地理志︰唐自高祖起兵於晉陽，自天授已來，以為北都，而晉陽宮仍隋不廢。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度使李侃與監軍自出慰諭，為之斬敬於牙門，乃定。

**11**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官人以世而不考其才，古令之通患也。為鐸、係失守殄民張本。使將精五萬幷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塞，悉則翻。

**12**河東都虞候每夜捕賀公雅部卒，『章︰十二行本「卒」下有「作亂者」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族滅之。丁巳，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近，其靳翻。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張鍇、府城都虞候郭昢家。節度使李侃下令，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鍇、昢，斬於牙門，幷逐其家；以賀公雅為馬步都虞候。鍇、昢臨刑，泣言於衆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軍士復大譟，篡取鍇、昢歸都虞候司。復，扶又翻；下巢復同。尋下令，復其舊職，幷召還其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敎練使朱玫等為三城斬斫使，玫，莫杯翻。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13**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璆，渠幽翻。二人為之奏聞；為，于偽翻。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考異曰︰續寶運錄曰︰「黃巢先求廣府兼使相，朝廷不與。黃巢夏初兵屯廣南，屢候敕旨不下，遂恣行攻劫。黃巢夏六月上表，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韶、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末云『六月十五日表』。秋，遣內侍仇公度齎手詔幷廣南、邕府、安南、安東等道節度使、指揮觀察使、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官告六通，又賜節度將吏空名尚書僕射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仇公度到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雜匹段、藥物等五馱、表函幷所賜官告並卻付公度。表末云︰『廣明元年十月一日上表。』公度等其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寶運錄所言，則是廣明元年十月一日，巢猶在廣州也。按其月巢已入長安。今從舊紀。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舶，薄陌翻，又舟也。唐置市舶司於廣州，以招來海中蕃舶。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府『章︰十二行本「府」上有「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率，從之。考異曰︰舊紀︰「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迢、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迢、璆上表論之。」實錄︰「迢、璆上表論請，詞甚懇激，乃詔公卿集議。巢又自表乞廣州節度、安南都護。巢自春夏其衆大疫，死者什三四，欲據有嶺表，永為巢穴，乃繼有是請。右僕射于琮議云元。時朝廷倚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除官。或云，以正員將軍縻之；宰相亦沮其議，乃除率府率。」舊巢傳曰︰「時高駢鎭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渡淮，偽降于駢，駢遣將張潾帥兵受降于天長鎭。巢禽潾，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崔璆奏乞天平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盧攜駮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新巢傳曰︰「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巢進寇廣州，詒李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使，又脅崔璆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云云。乃拜巢率府率。」舊盧攜傳亦皆以為攜議授巢率府率。按此時攜已罷相。今從實錄。

**14**河東節度使李侃以軍府數有亂，數，所角翻。稱疾，請尋醫。敕以代州刺史康傳圭為河東行軍司馬，徵侃詣京師。秋，八月，甲子，侃發晉陽。尋以東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蔚，音鬱。

**15**鎭海節度使高駢奏︰「請以權舒州刺史郞幼復充留後，守浙西，遣都知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趣，七喻翻。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三萬於梧、桂、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

**16**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卽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朝，直遙翻。腕，烏貫翻。巢殺之。考異曰︰驚聽錄曰︰「擁李迢在寇，復倂爇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沒陣，又尚君長生送咸京，遂召李迢，怒而躓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月，巢據荊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怒，殺之。」北夢瑣言曰︰「黃巢入廣州，執李佋，隨軍至荊州，令佋草表述其所懷。佋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卽可斷，表終不為領。』於江津害之。」今從實錄。

**17**冬，十月，以鎭海節度使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為鎭海節度使，為駢、寶鬬鬩張本。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劉巨容為節度使。寶，平州人也。

**18**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九域志︰自潭州至朗州三百八十餘里。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九域志︰自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旣去，漢宏大掠江陵，考異曰︰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鐸棄江陵，奔襄陽，漢宏大掠。」實錄︰「閏月，湖南奏︰黃甾賊衆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傳曰︰「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攻潭州，陷之。」舊巢傳︰「巢欲據南海之地，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按舊紀、傳皆云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錄，事從舊書。又據舊紀、傳，則劉漢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為盜也。實錄用之，而於鐸奔襄陽下添「先是」字。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為羣盜，安能入其城大略？借使漢宏先曾寇掠江陵，與黃巢事了不相干，何必言「後半月餘，賊衆乃據其城」也！吳越備史云︰「漢宏本兗州小吏，領本州兵禦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濠州刺史崔鍇招降之。」據此，則漢宏本羣盜也。新傳用之，而云鐸招降之。或者漢宏本羣盜，中間降鐸為部將，鐸去江陵，漢宏復大掠為盜，其後又降於崔鍇，遂為唐臣也。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僵，居良翻。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為羣盜。帥，讀曰率。

**19**閏月，丁亥朔，河東節度使李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卲權觀察留後，監軍李奉皋權兵馬留後。己丑，蔚薨。都虞候張鍇、郭昢署狀絀卲，狀，奏狀。鍇、昢因署狀，黜李卲而進丁球。絀，丑律翻。以少尹丁球知觀察留後。

**20**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來制置使萬年王處存為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鴈門關已來制置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朝初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軍。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內侍童貫為之。迄南渡之後，江、淮、荊、蜀皆置制置使，其任重矣。

**21**黃巢北趣襄陽，趣，七喻翻。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九域志︰襄陽南至荊門二百七十餘里。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比，必利翻，及也。九域志︰荊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喜，許記翻。有急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唐末之政，誠如劉巨容之言。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渡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復，扶又翻。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22**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城驛；張鍇、郭昢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

**23**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以江陵之敗也。

**24**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郞、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為盧攜倚高駢以誤國張本。

**25**是歲，桂陽賊陳彥謙陷郴州，殺刺史董岳。

## 廣明元年（庚子、八八○）

**1**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2**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宋白曰︰太谷縣，本漢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名太谷，因縣西太谷為名。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博昌，漢古縣名，後魏置樂安郡及樂安縣，隋時改樂安縣為博昌縣，唐時屬青州。帥，讀曰率。

**3**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刑，多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前遮虜軍蘇弘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戰不利而還，傳圭怒，斬弘軫。時沙陀已還代北，傳圭遣都敎練使張彥球將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百井鎭，在太原陽曲縣。軍變，還趣晉陽。趣，七喻翻。傳圭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圭；監軍周從寓自出慰諭，乃定，以彥球為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所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復，扶又翻。

**4**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考異曰︰續寶運錄云︰「司天少監侯昌業上疏，其略曰，『陛下不維李蔚、杜希敖之諫；』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復指揮，暗策王士成進狀，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匱坊，全城般運；』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為復是陛下壽足之年；』 又曰︰『伏惟陛下，蹔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表奏，聖上龍威震怒，侍臣驚悸。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止。』翌日午時，又內養劉季遠宣口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脩愼，妄奏間詞，訕謗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業宜賜自盡。』北夢瑣言曰︰「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今從之。

**5**上好騎射、劍槊、法算，唐國子監有算學博士，掌敎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綴術、緝古，為專業，皆法算也。好，呼到翻；下同。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考異曰︰新田令孜傳︰「帝沖騃，喜鬬鵝，一鵝至直五十萬錢。」按鵝非可鬬之物，至直五十萬錢，亦恐失實，新傳誤也。今從續寶運錄。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郞，恐陛下不免駮放。」駮，糾駮也。放，黜也。駮放者，糾駮其非是而放黜之也。駮，北角翻。上笑而已。

**6**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7**高駢奏改楊子院為發運使。楊子院舊置留後，今改為發運使。宋朝江淮發運使本此。

**8**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隋義父入內侍省為宦者，遂冒田姓。

初，崔安潛鎭許昌，許昌，許州也，忠武節度治所。令孜為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鎭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凡擊毬，立毬門於毬場，設賞格。天子按轡入毬場，諸將迎拜。天子入講武榭，升御座，諸將羅拜於下，各立馬於毬場之兩偏以俟命。神策軍吏讀賞格訖，都敎練使放毬於場中，諸將皆駷馬趨之，以先得毬而擊過毬門者為勝。先勝者得第一籌，其餘諸將再入場擊毬，其勝者得第二籌焉。卽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9**辛未，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旣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鎭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郞、史館脩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郞、史館脩撰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劉政會，唐初功臣。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掠，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斷，丁亂翻。將士欲為惡者，從讜輒先覺，誅之，奸軌惕息。惕，他歷翻。為善者撫待無疑，如『章︰十二行本「如」作「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變，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由是遂安。彥球為從讜盡死力，為，于偽翻。卒獲其用。卒，子恤翻。

**10**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章︰十二行本「營」下有「兵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都統。考異曰︰續寶運錄載駢上表及答詔云︰「今以卿為諸道都統，應行營將士兵馬，悉受指揮。」詔旨未到之間，朝廷猜貳，續敕︰「卻不許行軍，只令固守封彊，不得擅行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水繞江都城三重，坐甲不討，黃巢自此轉盛。舊紀、傳，王鐸出鎭荊南，亦為諸道行營都統，而實錄及新紀、表，皆云「為南面行營都統。」舊紀︰「乾符四年六月，以駢為鎭海節度使、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為淮南節度使、江南行營招討使。廣明元年三月，朝廷以鐸統衆無功，乃授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傳︰「四年，為鎭海節度使，尋授諸道兵馬都統。六年冬，徙淮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盧攜傳曰︰「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錄︰「五年六月，駢移鎭海。六年正月，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賜詔如寶運錄所載都。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按駢表請追郞幼復備守浙西，則是在鎭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鎭」，則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鎭，謂安南、天平、西川、荊南、鎭海、淮南也。又詔云，「今以卿為諸道都統」，則似移淮南後方為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方為招討使，旣數破巢軍，仍以滅巢為己任，上表請布置諸軍，自攻巢於廣州。乃王鐸敗，盧攜遂以駢代之。攜欲重其權，故為諸道都統。若駢先為諸道都統，鐸但為南面都統，則鐸已在駢統下，可以指揮，表不須云「乞降敕指揮鐸」也。且鐸自宰相都統諸將討賊，故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也。其在浙西領江西招討使者，時黃巢方掠虔、吉、饒、信故也。今從舊紀及盧攜傳。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土兵，謂淮南之兵也；客兵，謂諸道之兵也。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為朝廷為駢所誤張本。

**11**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

**12**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聽，李晟之子。考異曰︰「琢」作「瑑」者，誤也。

**13**張璘渡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帥，所類翻。重，直龍翻。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降，戶江翻。璘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實，宰相已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賈誼有言︰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唐則薪已然矣，尚可以自安邪！

**14**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

**15**以楊師立為東川節度使，牛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田令孜之志也。

**16**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

**17**初，劉巨容旣還襄陽，還襄陽見上年。荊南監軍楊復光以忠武都將宋浩權知府事，泰寧都將段彥謩以兵守其城；詔以浩為荊南安撫使，彥謩恥居其下。浩禁軍士翦伐街中槐柳，彥謩部卒犯令，浩杖其背，彥謩怒，挾刃馳入，幷其二子殺之。復光奏浩殘酷，為衆所誅；詔以彥謩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郞鄭紹業為荊南節度使。

**18**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

**19**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東方諸道，宣武、忠武、義成、天平、泰寧、平盧、感化也。

**20**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啗，徒濫翻。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降，戶江翻。誘，音酉。為，于偽翻。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渡淮，詗，翾正翻，又火迥翻。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復，扶又翻。考異曰︰舊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淮南將張潾急擊之，賊懼，以金啗潾，仍致書高駢乞保明歸國。駢信之，許求節鉞。時昭議、武寧、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己，乃奏賊已將殄滅，不假諸道之師，並遣還淮北。賊知諸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駢絕，請戰。駢怒，令張潾整軍擊之，為賊所敗，臨陣殺潾。賊遂乘勝渡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但自固而已。朝廷聞賊復振，大恐。」高駢傳曰︰「廣明元年夏，黃巢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潾勒兵天長，欲擊之。」黃巢傳曰︰「巢乃渡淮，偽降於駢，駢遣將張潾率兵受降于天長鎭，巢擒潾，殺之。」實錄，五月潾已為巢所殺，七月巢乃過江。其言潾所以死與舊紀同，新紀、傳皆與實錄同。據舊傳，則潾死在江北也。舊紀及實錄、新紀、傳，潾死在江南也。按潾旣死，巢又陷睦州、婺州、宣州，然後渡江。潾死在江南是也。

**21**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為鳳翔監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於閤門出案，與將相同。唐制，凡拜將相，先一日，中書納案，遲明，降麻，於閤門出案。會要︰凡將相，翰林學士草制，謂之白麻。韋執誼翰林故事曰︰故事，中書省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不得由於斯。史言唐末宦官恣橫，監軍與樞密使，恩數埓於將相。程大昌曰︰凡欲降自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省，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註已見前。

**22**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有青城妖人乘其聲勢，帥其黨詐稱陳僕射，『章︰十二行本「射」下有「止逆旅，呼巡虞候索白馬甚急」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青城縣，漢江源縣地，南齊置齊基縣，後周改為青城，以縣西北三十二里有青城山也，唐屬蜀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五十里。帥，讀曰率。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馬步使，掌馬步軍，蓋唐末節度牙前職也。執之，沃以狗血，卽引服，悉誅之。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考異曰︰錦里耆舊傳云︰「敬瑄九月二十五日上任。」按實錄，敬瑄除西川在三月庚午。又雲南事狀，敬瑄與布燮之以下牒云︰「某謬膺朝寄，獲授藩條，以六月八日到鎭上訖。」今從之。

**23**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睦、婺相去一百八十里。

**24**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謁告，謂請假居私第養疾也。己亥，始入對，敕勿拜，遣二黃門掖之。攜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上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政，高下在心。朝，直遙翻。旣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材，專附會攜。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沮。沮，在呂翻。

**25**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時將兵萬人屯代州，降，戶江翻。將，卽亮翻；下同。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說，式芮翻。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薩，桑葛翻。考異曰︰實錄六月云︰「國昌遣文達守蔚州。」七月云︰「李琢、赫連鐸奏破沙陀於蔚州，降傅文達等。」薛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等縛送李琢。」按國昌時在蔚州，何必令文達守之！今從薛史。友金，克用之族父也。

**26**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

**27**劉漢宏南掠申、光。

**28**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說為是，崔澹議見上五年。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劉蜀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為怯，復求尚主，復，扶又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琢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咸通元年，蠻陷安南；二年，陷邕州；四年，又陷安南，進逼邕管；明年，又圍邕州；十四年，寇黔中；咸通二年，寇巂州；四年，寇西川；六年，陷巂州；十五年，寇西川；明年，逼成都；乾符元年，寇西川。事並見前紀。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空竭，度支、戶部、鹽鐵，謂之三使。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為盜賊，致中原榛，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為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為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覬望。今安南子城為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節度使，謂曾袞。自餘戍卒，多已自歸，事見上三月。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考異曰︰實錄︰「六月，丙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和蠻。丁酉，中書奏請令百官集議。甲辰，百官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按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四日也，奏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陷之。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乃議通和。」今從雲南事狀。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玄宗冊蒙歸義為雲南王，其子閤羅鳳降於吐蕃，其孫異牟尋卻歸朝廷，自請改雲南王，賜號南詔。德宗從之。至曾孫蒙豐祐，杜悰奏以入朝人多，減之，後索質子，漸為侮慢。』」卷末載陳敬瑄與雲南書牒，或稱鶴拓，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入名，似是盧攜奏草也。今敬瑄錄詔白，井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為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內使，卽中使。

**29**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采石戍，在宣州當塗縣西北，渡江卽和州界。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天寶七載，改為天長。六合，漢堂邑縣地，東晉屬秦郡，北齊改秦州，後周改方州，隋為六合縣，唐並屬揚州。宋白曰︰六合縣，春秋時楚之棠邑，秦滅楚，以棠邑為縣。九域志︰天長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六合在眞州西北七十里。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謂乘殺張璘之勝勢也。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必為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度，徒洛翻。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先，悉薦翻。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幾，居希翻。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渡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衞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迤，移爾翻。邐，力紙翻。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為禦備。」東道，謂關東諸道。遂稱風痹，不復出戰。痹，必至翻。考異曰︰舊駢傳︰「駢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云云。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卽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卽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為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驚聽錄︰「朝廷議駢以文以武，國之名將，今此黃巢，必喪於淮海也，尋淮南表至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巡，未肯綿伏狼狐，必能晦沈大衆。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遂放去，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臣無備，不合放回武勇，又告城危，致勞徵兵勞於往返。臣今以寡擊衆，然曰武經，與賊交鋒，已當數陣，粗成勝捷，不落姦謀，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深計，支梧官軍，迤邐過淮，彼岸無敵，卽東道將士以至藩臣，繫朝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下，速與商量。』表至，中書咸有異議，遂京國士庶浮謗日興，云淮南與巢衷私通連，自固城池，放賊過淮也。」妖亂志曰︰「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土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議者慮狂寇有奔犯關防之患，悉願盡力死戰。用之等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己權，謂勃海曰︰『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公旣統強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威名，則大事去矣。』勃海深以為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也，江東諸侯以勃海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乃聞安然渡淮，由是方鎭莫不解體。」按駢宿將，豈不知賊過淮之後不可復制！若怨朝議不附己者，則尤欲破賊立功，以間執讒慝之口。若縱賊過淮，乃適足實議者之言，非所以消謗也。借使駢實有意使賊震驚朝廷，從而誅之，則賊入汝、洛之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返坐守淮南數年，逗留不出兵乎！又舊傳呂用之云「恐成功不賞」，妖亂志云「恐敗衄稍損威名」，夫大功旣成，則有不賞之懼；豈有未戰不知勝負，豫憂威望震主乎！蓋駢好驕矜大言，自恃累有戰功，謂巢烏合疲弊之衆，可以節鉞誘致淮南，坐而取之。不意巢初無降心，反為所欺，張潾驍將，一戰敗死，巢奄濟采石，諸軍北去，見兵不多，狼狽惴恐，自保不暇，故斂兵退縮，任賊過淮，非故欲縱之，實不能制也。盧攜闇於知人，致中原覆沒；駢先銳後怯，致京邑丘墟；呂用之妖妄姦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衆惡歸焉，未必實然也。又唐末見聞錄︰「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傾陷京國，轉牒諸軍，」據牒云︰「屯軍淮甸，牧馬潁陂。」則似在淮南時，非入長安後。又續寶運錄云︰「王仙芝旣叛，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傳檄諸道，」其文與此略同，末云︰「願垂聽知，謹告，乾符二年正月三日。」此蓋當時不逞之士偽作此文，託於仙芝及巢以譏斥時病，未必二人實有此檄牒也。

**30**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

**31**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32**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為宿州刺史。考異曰︰實錄︰「漢宏寇擾荊、襄，王鐸遣前濠州刺史崔鍇招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宏奏請於濠州倒戈歸降，優詔褒之。」按鐸奔襄陽，漢宏始掠江陵叛去。鐸尋分司，蓋未分司時遣鍇招之。又戊辰漢宏除宿州，云至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其降，戊辰已除官，而辛未漢宏表方至也。

**33**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藥兒嶺，在雄武軍西。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盡忠、懷信，與克用同起兵於蔚、朔者也。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敗，補邁翻。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宋白曰︰達靼者，本東北方之夷，蓋靺鞨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為攻劫，部衆分散，或投屬契丹，或依于勃海，漸流徙于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靼。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于漠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為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達靼善待之。及授鴈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從戰有功，由是俾牙于雲、代之間，恣其畜牧。詔以鐸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為蔚州刺史；「白義成」，一作「白義誠」。薩葛米海萬為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

達靼本靺羯之別部也，居于陰山。歐陽修曰︰靺鞨本在奚、契丹東北，後為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洪景盧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捐篤、身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達靼，乃靺鞨也。契丹之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帥，所類翻；下同。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赫連鐸蓋說誘達靼豪帥，以李克用父子才勇，久留達靼，必將幷有其部落，故使殺之。而克用與其豪帥言，欲與之南向勤王，達靼豪帥知其志大，決不肯久居陰山，圖幷其部落，彼旣無圖我之心，我何苦殺之，於是遂止。

**34**八月，甲午，以前西川節度使崔安潛為太子賓客、分司。盧攜惡之也。

**35**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燒洛城東北門，由東南門去。

**36**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泗上，卽泗州。以俟諸軍至，倂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

**37**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悖，蒲妹翻，又蒲沒翻。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鎭彭城，乾符初，能鎭徐州，今鎭許。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館，古玩翻。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疏闕，慰勞久之，方定；勞，力到翻。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岌，逆及翻。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比，必利翻。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幷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兗州，齊克讓本泰寧節度使，引兵還鎭。諸『章︰十二行本「諸」上有「於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道屯溵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志在攻長安。

**38**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為左金吾大將軍，以諸葛爽代之。先，悉薦翻。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復以師泰為振武節度使，以爽為夏綏節度使。夏，戶雅翻。

**39**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所至吏民逃潰。

**40**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鎭。鎭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上禮部者二十三，而不中第，可謂老於場屋矣。上，時掌翻。中，竹仲翻。詢辟之。賊至，城陷，鎭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鎭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士為知己死，皇甫鎭有焉。科舉之設，烏足以盡天下之士哉！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 唐紀七十起上章困敦（庚子）十一月，盡玄黓攝提洛（壬寅）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 廣明元年（庚子、八八○）

**1**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俱空。重，直龍翻。剽，匹妙翻。

**2**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漢宏降見上卷七月。賞盜而盜怨其賞薄，彼固有以窺朝廷也。甲寅，以漢宏為浙東觀察使。為漢宏為錢鏐所滅張本。

**3**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玫，莫杯翻。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代北已定，李琢內徙，亦以備黃巢也。

**4**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黃巢初求天平節，豆盧瑑欲以是中其欲。俟其到鎭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厭，於鹽翻。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剽，匹妙翻。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旣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考異曰︰驚聽錄曰︰「宰臣豆盧琢奏︰『緣淮南九驛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壘，不遮截大寇；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請降節旄，授鄆州節度使，候其至止，討亦不難。』宰臣盧攜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為國之患久矣，昨與江西節制，擁節而行，攻劫荊南。卻奪其節，但徵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使臣諸道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盧攜託疾不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此驚聽錄不足信也。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

**5**辛酉，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為太子少傅。以王重榮作亂不能制，故召李都，以河中授之。

**6**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言自欲問罪於朝廷，於衆人無預也。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鎭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大盜將至，無以禦之，君相相對灑泣，果何益哉！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為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衞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搆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事見玄宗、肅宗紀。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謂陳敬瑄、楊師立、牛勗也。帥，所類翻。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僖宗雖曰童昏，此時此意，豈不知高枕京邑之為樂，越在草莽之為可憂也哉！禍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為，于偽翻。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珂，丘何翻。上召見三人，見，賢遍翻。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寨柵使，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鎭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

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刓，吾官翻，鈍也。各思鄕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將，卽亮翻。

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帥，讀曰率。勞，力到翻。閭里晏然。允章，迺之曾孫也。劉迺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允章可謂恭厥祖矣。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左、右神策軍。陝，失冉翻。華，戶化翻。是日，賊陷虢州。九域志︰虢州東北至陝州八十五里。

**7**以神策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羅元杲亦田令孜之腹心。

**8**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周岌旣殺薛能，遂以忠武節授之。岌，逆及翻。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調，徒弔翻。自元和末，廢彰義軍，以蔡州屬忠武軍，故得而調發之。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難，乃旦翻。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卽以宗權為蔡州刺史。為秦宗權以蔡州稱兵僭號張本。

**9**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將，卽亮翻。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稟，給也。稟賜，猶言給賜也。但華衣怒馬，怒馬者，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更，工衡翻。陳，讀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唐置病坊於京城以養病人。會要︰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乞罷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兒有疾病，分置諸寺病坊。至德二年，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病坊之置，其來久矣。往往不能操兵。操，七刀翻。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考異曰︰新傳曰︰「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按令孜雖為招討都統，賜節賚物，其實不離禁闥，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餞令孜，誤也。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趣，讀曰促。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華，戶化翻。索，昔各翻。州庫唯塵埃鼠跡，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

十一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菁中，草茂密處也。史炤曰︰林菁。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卻，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呼，火故翻。華，戶化翻。華山臨河。言黃巢軍聲之盛，撼振河山也。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征稅，榷，訖岳翻。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忘，巫放翻。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灌木，叢生之木。壽藤，卽今之萬歲藤。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輜囊，謂輜重、囊橐也。輜重，隨軍之物。囊橐，私裝也。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離，力智翻。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臣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蹋，與踏同。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謂議幸蜀。茍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章︰十一行本「議」下有「未可輕動」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近密，謂兩中尉、兩樞密。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幾，居依翻。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

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塡之，塹，七豔翻。掘，其月翻。塡，亭年翻。須臾，卽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比，必利翻。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博野軍，卽穆宗長慶二年李寰帥以歸京師之兵也，見二百四十二卷。帥，讀曰率。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新軍，卽田令孜所募坊市人以補兩軍者也。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為賊鄕導鄕，讀曰嚮。以趣長安。趣，七喻翻。

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置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

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鈐，其廉翻。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降，戶江翻。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

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郞，翰林學士、戶部侍郞裴澈為工部侍郞，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裴休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六年。

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布路，分路也。朝，直遙翻。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帥，讀曰率；下同。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遠門，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延平門。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從，才用翻；下皆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旣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

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被，皮義翻。衣，於旣翻。騎，奇寄翻。重，直龍翻。塞，悉則翻。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為，于偽翻。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館，古玩翻。勝，音升。見貧者，往往施與之。施，式鼓翻。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10**上趣駱谷，趣，七喻翻。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考異曰︰續寶運錄︰「戊子，帝至駱谷壻水驛，乃下詔與牛顓、楊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已次駱谷壻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為「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幸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已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衆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今不取。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九域志︰洋州興道縣有壻水鎭，相傳云仙人唐公昉盡室升天，其壻不得偕升，遂以名水；誕矣。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

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卽皇帝位于含元殿，畫皁繒為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瑞。著，側略翻。言「唐」字去「肀」「口」而著「黃」字為「廣」字，合「日」「月」為「明」字也。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考異曰︰實錄、巢傳，立妻曲氏為皇后。今從新傳。以尚讓為大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蓋，古盍翻。黃巢自以其軍分左右耳。費傳古為樞密使。費，父沸翻，姓也。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陸游老學菴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藉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璨，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為其翰林學被也。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正有守，非欺後世者。璆，邠之子也，『嚴︰改「邠」為「郾」。』崔邠，郾之兄也，德宗朝為右補闕，嘗論裴延齡，有直聲。「子」恐當作「孫」。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璆之在浙東也，固與巢信使往來，又為之表奏朝廷。

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碭山，在漢碭縣界，後魏置安陽縣，治麻城，隋開皇十八年改名碭山，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單州東南九十里。碭，徙郞翻。朱溫始此。巢使溫誘說之，說，式芮翻。爽遂降於巢。溫少孤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按五代史，溫凶悍無賴，崇患太祖慵惰不作業，數笞責之。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數，所角翻。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朱溫第三。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使，爽赴鎭，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11**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從，千容翻。從容，舒徐不迫之貌。言欲以緩圖之。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甃傷其面，鄭畋以將佐怠於勤王，忠憤之氣一時鬱勃，至於悶絕而僵仆於地，故甃傷其面。甃，則救翻，甓也。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痹不能來，故悲耳。」痹，必至翻。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刺，七亦翻；下同。間，古莧翻。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復，扶又翻。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鎭關中者尚數萬，禁兵分鎭關中，卽神策八鎭兵也。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12**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悉所統之軍皆行，謂之全軍。

**13**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名銜，題官位姓名也。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郞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幷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郞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唐屢更喪亂，至于廣明，舉家殉國猶不乏人，恩義有結之素也。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14**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處，昌呂翻。遷度支員外郞。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騍負糗糧數百馱獻之，漢陰，漢中安陽縣地，晉武帝改為安康縣，唐至德二載更名漢陰縣，屬金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馱，徒何翻。以驢馬負物為馱。唐遞馱，每馱一百斤。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敎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郞中。唐諸司郞中，從五品上；員外郞，從六品上。

**15**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號，戶高翻。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衞車駕。

**16**黃巢遣使調發河中，調，徒釣翻。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勝，音升。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屈節，謂臣賊也。紓，商居翻，緩也。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考異曰︰舊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鎭多受其偽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鎭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為河中馬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畏重榮黨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一邦於不忠，而又日加箕斂，衆口紛紜，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間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潏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垜壘』。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鎭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潏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屛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潏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召潏之僕吏控馬及階，請依都前例，乃云『速去！』潏不敢仰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為留後，都為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闕，都何嘗奉偽，亦未嘗聞以潏代都。今不取。

**17**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偫，丈里翻。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 中和元年（辛丑、八八一）是年七月方改元。

**1**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勗同平章事。陳敬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從，才用翻。有內園小兒先至成都，唐時給役於坊廐及內園者，皆謂之小兒。遊於行宮，笑曰︰「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考異曰︰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錦里耆舊傳曰︰「有內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遶行宮，數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之曰︰『今日且欲棒殺汝三五十輩，必不令錯。』」按三五十輩者，敬瑄語也，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由是衆皆肅然。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東川治梓州，北至綿州一百六十八里。見，賢遍翻。壬申，以兵部侍郞、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2**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章︰十二行本「唐」作「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自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九十里。

**3**丁丑，車駕至成都，自漢州西南至成都八十五里。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就西川府舍為行宮。

**4**上遣『章︰十二行本「遣」下有「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使趣高駢討黃巢，趣，讀曰促。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5**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握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朝，直遙翻。濬恥於衆中拜令握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朝，直遙翻。濬恥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郞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中外，謂輿之相表裹。旣慮玷辱，何憚改更，更，工衡翻。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6**二月，乙『嚴︰「乙」改「己」。』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7**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8**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考異曰︰實錄作「景斯」，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薩，桑葛翻。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瞿，權俱翻。稹，止忍翻。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

**9**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西南面行營都監。

**10**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章︰十二行本「戒」作「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因戍鄧州以扼荊、襄。九域志︰鄧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襄州南至荊州四百五十七里。

**11**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黃巢。西川黃頭軍，崔安潛所置也，事始見上卷乾符六年。鋋，時延翻。

**12**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難，乃旦翻。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王播」，新書作「王璠」。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疏陳於高岡。陳，讀曰陣。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行，戶剛翻。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新、舊書皆作「龍尾坡」，惟舊紀作「陂」。鳳翔府岐山縣，唐初治張堡，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之東北。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13**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抉，於決翻。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索，山客翻。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14**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代州崞縣之西也。崞，音郭。獷悍暴橫，獷，古猛翻。悍，下罕翻，又侯幹翻。橫，戶孟翻。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說，式芮翻。「今雖有衆數萬，茍無威信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李國昌以平龐勛功檢校司徒。驃騎，唐制武散階極品。唐自高力士以來，宦官多官至驃騎，故以稱景思。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靼迎之，李克用入達靼，見上卷廣明元年。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考異曰︰實錄︰「陳景斯齎詔入達靼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鴈門以北軍鎭。」薛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卽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渡河，刺史瞿稹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鴈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法，睢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為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靼，武皇卽帥達靼諸部萬人趨鴈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獨克用至者，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鴈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為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鴈門。薛史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鴈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為鴈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

**15**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朝，直遙翻。近，其靳翻。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16**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間，古莧翻。詔以徽為兵部尚書。

**17**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去年黃巢入關，諸葛爽降之。卽以為河陽節度使。

**18**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開元十六年，以六胡州殘人置宥州，乾元元年，理經略軍，後移治長澤縣。長澤，漢朔方邵三封縣地。考異曰︰歐陽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為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思孝為保大節度，以老，薦弟思敬為保大留後，俄為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故更姓李。修合以為一人，誤也。本党項羌也，新書︰党項以姓別為部落，而拓跋氏最強。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司盟討賊。夏，戶雅翻。鄜，音夫。

奉天鎭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鎭，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復，扶又翻。

**19**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20**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為拓跋氏強盛遂跨據西夏張本。

**21**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鎭將朱玫起兵誅之，玫，莫杯翻。讓別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

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長安苑城有門，西出謂之延秋門。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帥，讀曰率；下同。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讙，讀曰喧。或以瓦礫擊賊，礫，狼狄翻。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句斷。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妓，渠綺翻。處存令軍士繫白為號，，詢趨翻，繒頭也；以約髮謂之頭。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宿無室盧曰露宿。詗知官軍不整，詗，翾正翻，又火迥翻。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考異曰︰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二月，驚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

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

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率衆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

**22**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土『章︰十二行本「土」作「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橋，不利。

**23**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

**24**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25**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惡，烏路翻。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章︰十二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未，出屯東塘。東塘，在今揚州城東，卽今灣頭至宜陵一帶塘岸也。艘，蘇遭翻。考異曰︰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東塘，至九月六日歸府，九十餘日，禳雉雊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是一百六十三日，非九十餘日。今從舊傳。諸將數請行期，數，所角翻。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

**26**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緣道設酒食以供軍為頓，置郵驛為遞。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稿勞，犒，口到翻。勞，力到翻。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呼，火故翻。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復，扶又翻。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遺，唯季翻。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剽，匹妙翻。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契，期訖翻。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

**27**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去年十一月授周岌忠武節，十二月而黃巢克長安。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先是以楊復光為忠武監軍，屯鄧州，扼賊右衝。巢旣陷長安，遣朱溫屯鄧州，復光遂至許州依周岌，故召之夜宴。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唐內侍省以內侍監為之長，內侍為貳，故左右以稱復光。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卽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朝，直遙翻。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柰何拾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自高祖至僖宗十八世。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為，于偽翻。因瀝酒為盟。史炤曰︰以酒滴瀝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

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說，式芮翻。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倂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考異曰︰劉恕十國紀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諸書不可考故也。王建始此。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帥，讀曰率。敗，補邁翻。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藍橋，在藍田關南。還，從宣翻，又如字。

**28**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29**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30**李克用遇大雨，『章︰十二行本「雨」下有「己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陀軍卻回，收卻忻、代州。」太祖紀年錄︰「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鴈門。」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錄同。按忻、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鴈門。今從見聞錄、實錄。鄭從讜遣敎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

**31**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興平縣，在長安西八十五里。余靖曰︰周丈丘，今之興平。黃巢將王播『嚴︰「播」改「璠」。』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32**西川黃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鞏，姓也。周卿士鞏簡公，晉大夫鞏朔。屯興平，為二寨，興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神機營，亦崔安潛置，事見上卷乾符六年。

**33**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改元中和。

**34**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韋昭度同平章事。

**35**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鞾衫斬之，滅其族。鞾，與靴同。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三十日，沙陀收卻忻、代州，使司差敎練使論安、軍使王蟾、高弁、回鶻、吐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卻迴到府。」按當月內，卽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靴，於毬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溫漢臣將兵依前於百井下寨。當月內，契苾尚書領兵馬卻歸振武。」今從之。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

**36**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章︰十二行本「日」作「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不復及蜀軍，復，扶又翻。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土軍，蜀軍。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為都頭。至其後也，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為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俸，扶用翻。厭，於鹽翻。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衞，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觖，古穴翻，怨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間，如字。「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長，知兩翻。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契，欺訖翻。金創滿身，創，初良翻。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復，扶又翻。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吮，如兗翻。吐，土故翻。遂帥所部作亂，帥，讀曰率。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隋改廣都縣為雙流縣，唐龍朔二年復分雙流置廣都縣，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四十五里。從兵皆潰，從，才用翻。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劍詣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膀懸印劍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言欲奔揚州歸高駢也。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語，牛倨翻。遂解印劍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上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處，昌呂翻。外臣，謂外廷之臣，宰相以下百執事皆是也。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治，直吏翻。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難，乃旦翻。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謂豆盧瑑、崔沆及于琮等也。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翌日，明日也。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疏宂乎！宂，而隴翻，散也。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被，皮義翻。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二語皆本之論語。疏入，令孜屛不奏。屛，必郢翻。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蟇頤山，在眉州眉山東七里，山狀如蟇頤，因名。山臨江津，今有孟拾遺祠。蟇，謨加翻。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天子殺諫臣者，必亡其國。以閹官而專殺諫臣，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此不特害于而國，實亦凶于而身。是以唐未亡而令孜之身先亡也。塞，悉則翻。

**37**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

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

**38**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丁酉乃止。

**39**武寧節度使支詳按新書·方鎭表，懿宗咸通十一年，復徐州節鎭，賜號感化軍。自此迄於天復，未嘗復武寧舊額。以下文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證之，武寧誤也，當作「感化」。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璠，孚袁翻。二人皆詳所獎拔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還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犒賞甚厚。璠，音番。勞，力到翻。溥遣所親說詳曰︰說，式芮翻。「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朝，直遙翻。璠伏甲於七里亭，亭去彭城七里，因名。幷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武寧留後。溥表璠為宿州刺史，璠到官貪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40**楊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復，扶又翻；下同。自稱將軍，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世率以縣丞為縣佐。唐制，諸縣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皆縣佐也。路振九國志︰王潮少為縣佐史。或者傳寫逸「史」字歟？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王潮兄弟始此，為潮廢緒張本。

**41**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石橋，卽晉將王鎭惡破秦兵處。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是年五月，高潯克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42**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

**43**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龜年使南詔，見上卷廣明元年六月。上，時掌翻。

**44**李『章︰十二行本「李」上有「九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史言諸鎭之勤王者，皆以師老遷延引退。

**45**初，高駢與鎭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旣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淮南與鎭海軍鄰壤，止一江為界耳。數，所角翻。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治，直之翻。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幷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覘，丑廉翻。上，時掌翻。自淮南而北向勤王為北上。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高崇文斬李康，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之元和元年。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復，扶又翻。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寶自言與駢等夷，非有貴賤之異也。長安城中百坊，坊皆有垣有門，門皆有守卒。由是遂為深仇。

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趣，讀曰促。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難，乃旦翻。禳，如羊翻，厭除也。

**46**高駢召石鏡鎭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說，式芮翻。「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鄕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嘉興，漢由拳縣，吳改名，唐屬蘇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昌自石鏡引兵入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47**臨海賊杜雄陷台州。

**48**辛酉，立皇子震為建王。

**49**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潯，成麟因高潯石橋敗退而殺之。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考異曰︰實錄︰「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弈。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戶。」柳玼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怠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疏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為高潯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方立，汧『章︰十二行本「汧」作「邢」；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州人也。

**50**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51永嘉賊朱褒陷溫州。宋白曰︰溫州永嘉郡，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永和四年置永寧縣，晉明帝立永寧郡，尋屬永嘉郡，隋平陳，廢郡，唐武德六年置嘉東州，貞觀元年廢州，以縣屬栝州，上元二年分栝州之永嘉、安固二縣置溫州，以溫嶠嶺為名。

52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茍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逐帥為逆取，討賊以取旌節為順守。為，于偽翻。乃以留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

53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

54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二軍，李孝昌、拓跋思恭之軍也。

55鄭畋至鳳州，自鳳翔西至鳳州三百九十五里。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56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裴澈為鄂岳觀察使。

57加鎭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

58遂昌賊盧約陷處州。吳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倂入松陽，景雲元年復置遂昌縣，屬處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按溫、處二州本晉永嘉一郡之地，隋為栝州永嘉郡，唐武德置栝州，又分置東嘉州，始分為二州。東嘉州後為溫州；栝州改為處州，避德宗名也。

59十二月，江西將閔勗戍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為留後。考異曰︰實錄、新傳作「閔頊」。今從程匡袤唐補紀。

60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

61賜夏州號定難軍。難，乃旦翻。

62初，高駢鎭荊南，乾符五年，駢鎭荊南。補武陵蠻雷滿為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南，逃歸，聚衆千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翥，章恕翻。詔以滿為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荊南，入其郛，焚掠而去，大為荊人之患。

陬溪人周岳嘗與滿獵，爭肉而鬬，欲殺滿，不果。陬溪，當在武陵界。陬，側鳩翻。聞滿據朗州，亦聚衆襲衡州，逐刺史徐顥，詔以岳為衡州刺史。石門『章︰十二行本「門」下有「洞」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蠻向瓌亦集夷獠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吳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廢為石門縣，唐屬澧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二里。

63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懇款，懇誠也。相，息亮翻。

**二年**（壬寅，八八二）

**1**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考異曰︰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為都統。十二月，帥師三萬至京畿，屯於盩厔。」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為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盩厔。」續寶運錄︰「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卻歸。朝廷卽以鐸都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為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實錄四月答高駢詔，罷都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舊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旣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按駢罷都統，依前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北夢瑣言曰︰「王鐸初鎭荊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潼關，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目之為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荊南喪師貶官，未嘗將兵潼關。皮光業見聞錄，為都統在此年二月，亦誤。又舊紀、傳、新傳，鐸止為都都統。新紀作都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為都都監。按時諸將為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綱運自江、淮來者，皆由徐州巡內，故以溥任此職。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畯為判官，直弘文館王搏為推官，畯，祖峻翻。搏，徒官翻。司勳員外郞裴贄為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畯，畋之弟；搏，璵之曾孫；王璵以祠禱歷事玄、肅，見前紀。贄，坦之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陝，失冉翻。重，直龍翻。

**2**黃巢以朱溫為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為朱溫以同州歸國張本。

**3**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判戶部事。

**4**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敗，補邁翻。

**5**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朱玫時鎭邠寧，安得出關東統河南諸鎭！此河南，蓋自龍門河東至蒲津一帶大河南岸也。

**6**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為留後。

**7**李克用寇蔚州，蔚，紆勿翻。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8**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鎭詗事，詗，翾正翻，又火迴翻。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鎭，時蓋置鎭於資州資陽縣。後魏分資中置資陽縣，以其地在資水之陽也。九域志︰資陽在資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獨無所求。鎭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首，式又翻；下同。送使，送之節度使府也。使，疏吏翻。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釘，丁定翻。二七，十四日也。潑，普活翻。掣，尺列翻。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邛，渠容翻。考異曰︰張錦里耆舊傳作「千能」。句延慶錦里耆舊傳作「忏能」。續寶運錄作「玕能」。實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士豪阡能。註云︰姓纂無此，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復，扶又翻。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職級，謂牙前將吏自押牙、孔目官而下，分職各有等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先，悉薦翻。少，詩沼翻。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

**9**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神策內外八鎭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10**賜鄜坊軍號保大。鄜，音夫。

**11**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

**12**赫連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

**13**初，高駢好神仙，好，呼到翻。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妖，於遙翻。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鄱陽，漢古縣，唐帶饒州，古縣在今縣東界。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爐鼎，所以鍊金石，化丹砂為金銀之類。頗言公私利病，故駢愈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為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疏。

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去，羌呂翻。張守一蓋居滄、景二州間。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埓於用之。埓，龍輟翻，等也。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史炤曰︰疽，千余切，又子與切，痒病。一本從「疒」，從「旦」，音多但翻，又音旦；釋云，瘡也。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搔，爬也。捫，摸也。替，廢也。畜，吁玉翻。聞其腥穢，多來近之。近，其靳翻。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道家謂天帝為玉皇大帝。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刺，七亦翻。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衣，於旣翻。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鏗，丘耕翻。盛，時征翻。彘，豕也。灑於庭宇，如格鬬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幾，居希翻。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鹽城，漢鹽瀆縣地，久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監鹽？亭一百二十三，有監，屬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為，于偽翻。近得上仙書云，有官『章︰十二行本「官」作「寶」；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稽，音啓。「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坐，徂臥翻。用之自謂磻溪眞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各以其姓傅會以為仙。磻，蒲官翻。

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脩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自言與守一、殷等本皆神仙，以謫降在人間，限期旣滿，當復升天，列於仙官。又道家之說，有太清、玉清、上清，是為三清之境。幢，傳江翻。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著，陟略翻。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臣萬計。

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陽縣，與江都俱在提州郭下。后土廟，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釐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雷塘，今城周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縣；隋初，改為江陽縣，以處江之正北，故曰江陽。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少，詩照翻。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用漢方士語。好，呼到翻。說駢作迎仙樓，說，式芮翻。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高，居傲翻。

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伺，相吏翻。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卽彈指也。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

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卽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獪，古外翻。縱，子容翻。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搒掠取服，搒，音彭。掠，音亮。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屛氣。重，直龍翻。屛，必郢翻。

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邪，讀曰耶。駢卽以張守一及用之為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帥，所類翻。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

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謂戶部、度支、鹽鐵所發綱運輸朝廷者。

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者不能絕俗累，累，良瑞翻。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賓客，『章︰十二行本作「姬妾」；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去，羌呂翻。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祓，敷勿翻，又方廢翻，祓除穢惡也。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為畢師鐸討用之殺駢張本。復，扶又翻。

**14**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難，乃旦翻。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黃巢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華州，故號令之行止此二州。華，戶化翻。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賣『章︰十行本「賣」作「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執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 唐紀七十一起玄黓攝提格（壬寅）五月，盡閼逢執徐（甲辰）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壬寅、八八二）

**1**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鎭南節度使。咸通六年，置鎭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勗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先，悉薦翻。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卽以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為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卽以撫為名。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事見上卷上年。故復置鎭南軍，使勗領之；鎭南軍中廢，今復置。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鬬兩盜使相斃，辭不行。

**2**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旣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是年春罷都統，已失兵柄；今解鹽鐵轉運，又失利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僨軍之將，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僨，方問翻。崔安潛在蜀貪黷，崔安潛擊賊屢捷，無以指擿，故言其在蜀貪黷。懿宗咸通六年，安潛鎭蜀。豈二儒士能戢強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帥，所類翻。將，卽亮翻。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刮席，漢淮陽王事，見漢紀。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言山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劉季者復興於其間。卽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以秦子嬰之事指斥乘輿。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憸，思廉翻。朝，直遙翻。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顧雲蓋序次高駢大詬之言以為表。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謂專江、淮鹽利也。牢盆二語，見漢武帝紀。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鎭。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按新書·高駢傳︰駢帥西川；已，進檢校司徒；兩京陷後，天子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離，力智翻。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睇，大計翻，目小視也。南楚曰睇。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見晉孝武帝紀。裴度平元濟於淮西，見憲宗紀。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櫝藏之，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分，扶問翻。墮，讀曰隳。朕雖沖人，安得輕侮！」惡聲至，必反之，較計是非，明己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詬者之為耳。古者文告之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何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為後世戒。駢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

**3**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元年，曹全晸與賊戰死，遂順軍中之請，命其兄子為帥。

**4**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時鳳翔、邠寧軍屯興平。

**5**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6**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為節度使。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為涇原留後，事見上卷。

**7**荊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惡，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玫，莫杯翻。將，卽亮翻。彥謨謀殺敬玫；己亥，敬玫先帥衆攻彥謨，殺之，段彥謨據荊南事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帥，讀曰率。以少尹李燧為留後。

**8**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衆數千人以應阡能，句，古侯翻。今蜀人從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考異曰︰張耆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遷為軍前四面都指揮使，千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戢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子反，衆二三千。」句延慶耆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擎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於乾溪，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衆三千人。」實錄︰「六月，句胡僧反，有衆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溪，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實錄，並附之六月。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于利，數，所角翻。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據下文，則此時諸盜至雙流，與官軍對壘。乾谿當在雙流界。乾，音干。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治，直之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9**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旣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域志，在撫州西二百二十里。又遣其弟仔倡據信州。仔，津之翻，史炤︰祖似切。倡，齒羊翻，又音唱。

**10**尚讓攻宜君寨，後魏太平眞君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為宜君縣，唐倂宜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君故縣立寨也。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

**11**蜀人韓求聚衆數千人應阡能。考異曰︰張耆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邐迤漸侵入蜀州界。」今從句延慶傳及實錄。

**12**鎭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為宣歙觀察使。帥，所類翻。歙，書涉翻。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13**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嗣曹王龜年之使南詔也，上以宗室女為安化長公主，許婚。詔報以方議禮儀。考異曰︰張耆舊傳︰「中和元年九月三日，雲南驃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副使儀注郊迎，布燮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以俟更議車服制數定，續有旨命，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

**14**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按李孝昌以鄜師勤王，去年為黃巢所攻，奔歸本道。東方逵蓋代李孝昌者也。

**15**閏月，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

**16**八月，以兵部侍郞、判度支鄭紹業同平章事、兼荊南節度使。

**17**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幷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自此杭、越交兵，而劉漢宏為錢鏐禽矣。鏐，力求翻。

**18**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幷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脩武；敗，補邁翻。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9**李國昌自達靼帥其族遷于代州。李克用旣據代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靼還。帥，讀曰率。

**20**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未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眞、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溫母王氏，以與重榮同姓，故以舅事重榮。監，古銜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王鐸承制以溫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朱溫因王重榮以歸唐，而重榮之後夷於朱溫之手，唐祚亦夷於溫矣。華，戶化翻；下同。瞳，福州人也。

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黃巢殺之，詳據華州見上卷上年。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21**桂邕州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焯，職略翻。

**22**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為留後。

**23**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為嵐州刺史，宋白曰︰嵐州，漢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邑，曹公遂立新興郡於此；後魏末於此置嵐州，因界內岢嵐山為名。降，戶江翻。將，卽亮翻。嵐，盧含翻。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州刺史，鄭從讜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討之。

**24**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屈，居勿翻。斷，音短。斷峽江之路，則荊、蜀之信使不通，王命將不得行於東南。癸丑，陳敬瑄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考異曰︰張耆舊傳︰「三年，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二夢將兵二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耆舊傳於中和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千人，差押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句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三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又遣押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

**25**韓簡復引兵擊鄆州，復，扶又翻。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下邑，漢古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將，卽亮翻。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考異曰︰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晸為天平軍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幷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晸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晸率軍赴之，以瑄隸焉。賊敗，出關，全晸以本軍還鎭。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晸攻之，殺君預，因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晸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晸久為節度，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陽修五代史記註云︰今流俗以宣弟瑾，於名加「玉」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26**以朱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27**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幷、汾，爭樓煩監。數，所角翻。樓煩監，本屬隴右節度，以嵐州刺史兼領之，至德後，屬內飛龍使，貞元十五年，始別置監牧使。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為婚姻，按新書·王處存傳，世籍神策軍，家京兆萬年縣勝業里，為天下高貲。李國昌父子必利其富而與為婚姻也。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朝，直遙翻。橫，戶孟翻。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是時鄭從讜帥河東，赫連鐸帥大同。

**28**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王敬武旣逐安師儒，朝廷遂命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說，輸芮翻。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事見二百五十二卷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

**29**劉漢宏又遣登高鎭將王鎭將兵七萬屯西陵，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漁浦在西陵上游，相去頗遠。劉鏐復濟『章︰十二行本「濟」上有「夜」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復，扶又翻。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敕二百餘通；鎭奔諸曁。宋白曰︰諸曁，秦舊縣，縣界有曁浦、諸山，因以為名，在越州西南一百四十一里。

**30**黃巢兵勢尚強，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柰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鴈門郡也。諸家多以為克用時為鴈門節度使。驍勇，有強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楊復光養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先由鹽州。後玄价為中尉。執宜父子蓋與之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鄭公，謂從讜也。結隙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王鐸為都都統，便宜從事，凡徵調除授，皆得用墨敕。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趣，七喻翻。嵐州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別，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

**31**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偽刺史黃思鄴，推華陰鎭使王遇為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為刺史。」按黃鄴與黃巢俱死於虎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推華陰鎭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

**32**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侵淫，以癰疽侵食寖淫為喻。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邏，郞佐翻。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諜，達協翻。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詗，古迥翻，又翾正翻。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語，牛倨翻；下贊語同。時濫授官爵，仁厚未立功，巳檢校尚書矣。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為我，于偽翻。語，牛倨翻。僕射，謂陳敬瑄。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湔，則前翻。湔，滌也，亦洗也。言百姓為賊所汙染，湔洗與惟新。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降，戶江翻。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橫，戶孟翻。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書之至，比，必利翻；下此至同。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章︰十二行本「矣」下有「遂遣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

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重，直龍翻。複，方目翻。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

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蜀人謂篁竹之間為箐。李心傳曰︰箐，林箐也，音咨盈翻。又薛能工律詩，有邊城作二聯云︰「管排蠻戶遠，出箐鳥巢孤。」自註︰蜀人謂稅戶為排戶，謂林為叢箐。史炤曰︰箐，倉甸切，蓋從去聲，亦通。仁厚炯知，詗，火迥翻，又休正翻。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書其背作「歸順」字。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踰寨『章︰十二行本「寨」作「塹」；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云︰「棄寨」作「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 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

明旦，仁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穿口，卽新津新穿口也。為，于偽翻。比至延貢，可歸矣。」九域志，邛州安仁縣有延貢寨。安仁，秦臨邛縣地，武德二年，置安仁縣。九域志︰縣在邛州東北三十八里。乃取渾擎旗倒繫之，繫，古詣翻。取其旗而倒繫之，示已得其渠帥也。每五十人為隊，『章︰十二行本「隊」下有「授以一旗，使前走」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揚旗疾呼曰︰呼，火故翻。「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

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歌，嘔唱也。吹，吹笙笛之類也。終夜不絕。

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

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為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剄，古鼎翻。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卽仁厚所縱鬻麪者也。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讙，與諠同。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穿口，又南至新津，又南至延貢，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賊之威，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耆舊傳︰「中和三年冬，千能轉盛，官軍戰卽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千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書語雖俚淺，或有抵牾，然敍事甚詳。茍無此書，則仁厚功業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據何書知千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千能必更在前矣。十一月，己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敍討阡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剖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為防禦使，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旣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每下縣鎭，輒補鎭遏使，使安集戶口。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章︰十二行本「於」上有「句胡僧」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城西，七日而冎之。釘，丁定翻。冎，古瓦翻。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為之謀主，為草書檄，為草，于偽翻。阡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

十二月，以仁厚為眉州防禦使。

陳敬瑄牓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幾，居豈翻。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準法，謂反逆親屬當從坐誅。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牓，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復，扶又翻。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千暈往，集衆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詣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蝕箔金百兩。博聞錄有蝕箔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薄片，以黃礬一兩、雞屎礬一兩、膽礬半兩、碙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袞研，以鹽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更炙；如此三度已來，用牛糞灰一重，重鬲下大火煅一日取出，溫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蝕出者銀也。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陳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史言唐溪有古君子之風。

**33**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奏克嵐州，執湯羣，斬之。湯羣以城附沙陀。

**34**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35**初，朝廷以鄭紹業為荊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荊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鎭。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為節度使。彥謨為朱敬玫所殺，是年三月，朱敬玫殺段彥謨。復以紹業為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36**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37**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嘗，試也。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潯敗，見上卷上年。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鵶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衣，於旣翻。故謂之鵶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仗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託情脩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齎重賂、偽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偽詔以徇。」薛史·克讓傅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衞。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鴈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云鴈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也。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衞。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衞！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旣難明，故但云為寺僧所殺而已。引兵自夏陽渡河，武德三年，分郃陽置河西縣。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屬河中府，後屬同州。夏，戶雅翻。軍于同州。

**38**孟方立旣殺成麟，見上卷元年。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與鐸書，不受鐸命而與鐸書，期必濟其私欲。願得儒臣鎭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旣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擾，方立專據山東邢、洺、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邢、洺、磁，於潞州為山東。度，徒洛翻。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園陵使。大明宮卽東內也。時黃巢猶據京師，大明宮為賊所竊處，園陵之開毀者亦多，以此職命授徽，以俟收復。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知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脩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郞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鎭，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鎭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旣焚，計柰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鎭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洺、磁為鎭，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援，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幷潞州，表克脩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潞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鎭，則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郡，當自附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澤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旣殺成麟，以邢州鄕里，欲徙鎭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為留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勗，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於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旣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累月，已結深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己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覦，故積釁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釁隙，己至彼欲加惠於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己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 謂昌圖能勝方立，然後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額於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後，方立旣囚之，疑其遂斥去。祁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互說不同。且旣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李殷銳為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己，故不疑之。若嘗被囚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人皆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多牴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祐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旣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於陣。」按諸書皆無文祐為昭義節度使事。況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脩所據，文祐來，當與克脩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39**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潏而代之。潏，食聿翻，又音聿，又音決。秦彥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其得和州，亦駢用之也。為彥以宣州兵入廣陵張本。

**三年**（癸卯、八八三）

**1**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敗，補邁翻。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

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鎭。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罷王鐸兵柄在正月，李克用破黃巢在四月。蓋田令孜以黃巢之勢已蹙，而楊復光之功必成，先以是悅之耳。卒，子恤翻。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眞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藩鎭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衞觀軍容使。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號神策十軍。左·右衞、左·右驍衞、左·右武衞、左·右威衞、左·右領軍衞、左·右金吾衞，謂之南牙十二衞。

**2**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

**3**以天平留後朱瑄為節度使。

**4**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乾阬，在沙苑西南。乾，音干。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舊書作「良天坡」，在成店西三十里。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去年王遇據華州歸國。璠，孚袁翻。

**5**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為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駢，蓋駢使守光州。帥餘衆歸諸葛爽，帥，讀曰率。爽以為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去年八月，韓簡破諸葛爽，取河陽。十月，移兵攻鄆州。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為留後，簡為部下所殺。懿宗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博，二世，十四年而滅。考異曰︰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郡，為諸葛爽所敗，單騎奔迴，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亦同。令從實錄。「新郡」當作「新鄕」。己未，以行達為魏博留後。

**6**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7**以王鎔為成德留後。

**8**以鄭紹業為太子賓客、分司，以陳儒為荊南留後。

**9**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為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去年遣莊夢蝶討韓秀昇等。敗，補邁翻。應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為賊所阻，百官無俸。時車駕在蜀，江、淮租賦泝峽江而上，今為韓秀昇等所阻。雲安、淯井路不通，民間乏鹽。雲安縣，漢朐䏰地，後周改曰雲安縣，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三里。鹽監又在縣西三十里。淯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史炤曰︰淯井，漢犍為郡之漢陽縣地，唐置長寧州。淯，音育。按「漢陽」當作「江陽」。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考異曰︰張耆舊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三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尚書為韓秀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等，許以成功除梓帥，卽日聞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蝶為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乃四月五日，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蓋亦用句傳年月。今從之。

**10**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11**黃巢兵數敗，食復盡，數，所角翻。復，扶又翻。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搤藍田道，所以通自武關南走之路。搤，於革翻。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零口，在京兆昭應縣。積，子智翻。聚，從遇翻，又慈庾翻。還，從宣翻。賊中大驚。

**12**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徐鉉吳錄。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郞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過，古禾翻。過都將而辭行也。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須者，意之所欲。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幷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愼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楊行愍後改名行密，事始此。定遠，漢曹陽縣地，梁改為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騎，奇寄翻。將，卽亮翻。

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橫，戶孟翻。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斂，力儼翻。累，力瑞翻。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面數其罪，數，所具翻。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爇其室，倡，音昌。爇，如悅翻，燒也。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治，直之翻。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愼縣，愼縣，漢九江浚遒縣地，古城在今縣南。隋置愼縣，唐屬廬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幾，居豈翻。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殪，語，牛倨翻。殪，壹計翻。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為楊行愍以廬州起張本。

**13**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鎭。

**14**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

**15**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鎭，三鎭，皆當在婺、越間。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自富春渡江擊三鎭。富春卽富陽縣。破黃嶺，擒巖下鎭將史弁、貞女鎭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曁，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16**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卽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脩娖部伍。娖，側角翻。娖，整隊伍也。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將。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挑，徒了翻。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藳，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間，古莧翻。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沈，復，扶又翻。沈，持林翻。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亂斫，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大中皇帝，謂宣宗。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愀，七小翻。食，祥吏翻。善食，善以酒食食之也。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考異曰︰張耆舊傳︰「中和四年，高僕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句延慶耆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衆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覆黔南觀察使陳侁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敕旨狀云︰「秀昇劫害黔府，俘掠帥臣，占據涪陵，扼截江路，遽懷僭妄，求作察廉。陳侁爰命毛玭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迫逐渠魁，勦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云仁厚所獲。新傳︰「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張耆舊傳︰「中和二年，三月，千能反，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十二月，羅夫子反。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正月，千能遣羅渾擎於新穿埧下二十七寨，把斷水陸官路。六月，韓求反，其邛州賊首千能邐迤漸侵入蜀州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主陳太師差押衙莊二夢將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一月五日，高仁厚進發討千能，九日，收邛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豁平。二十二日，回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議功，授眉州刺史。四年三月，莊夢蝶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齊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耆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為之，別無外事，但移渾擎反於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夫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破阡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別有所據邪，將率意為之也？至於三年楊師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為乖謬尤甚於。實錄，千能、韓秀昇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阡能置十月，削戊寅、辛丑兩日，改庚午為庚子，此其異於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阡能戰于邛州，敗之。」續寶運錄︰「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反；冬，阡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按賈緯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鐵券文皆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六日己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戮阡能如翦草，除秀昇若焚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日前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維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傳取張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阡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

**17**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考異曰︰舊紀︰「四月，庚子，沙陀等軍趨長安，賊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己卯，黃巢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無己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編遺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闈、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越藍田而逃。明日，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橫野將滿存、朝邑將康師貞三敗賊於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賊燔長安宮室，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收京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騎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巢散走。詰旦，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闥。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光帥十道行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襲，逐至昇陽殿下，殺賊盈萬。黃巢軍敗，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補錄︰「八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日，巢走。」按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隨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為堅陣，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羣凶大潰，卽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八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據，今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八日以前，諸書皆誤也。賊死及降者甚衆，降，戶江翻。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幾，居豈翻。巢自藍田入商山，黃巢先遣兵搤藍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

楊復光遣使告捷，考異曰︰張耆舊傳︰「中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三月，北路行營收城，將士並回戈。」句延慶耆舊傳曰︰「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路行營破黃巢將士並回。」延慶悉移四年事於三年，三年事於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為差謬又甚於。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衞長安。分，扶問翻。五月，如朱玫、李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賞破黃巢、復京城之功也。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少，詩照翻。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眇，彌沼翻，一目小也。時人謂之「獨眼龍」。

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載，子亥翻。

**18**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

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犨謂將佐曰︰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丘，唐屬陳州；管下項城縣，乃東魏僑置秣陵縣地，隋改曰項城。犨，昌牛翻。「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巢自初起，與宋威、張自勉等累戰，皆忠武兵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林分將之。將，卽亮翻。孟楷旣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溵水，珝，況羽翻。項城在陳州東南，溵水在西南。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重，直龍翻。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數，所角翻。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碓，都內翻。磑，五對翻。倂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舂磨寨，卽設碓磑處。碓以舂，磑以磨。磨，莫臥翻。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此河南，謂洛州河南府。被，皮義翻。

**19**初，上蔡人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其器，咸通中，韋宙帥嶺南。以兄女妻之。妻，七細翻。考異曰︰新傳︰「宙弟岫，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宙出鎭南海，謙時為牙校，宙以猶女妻之。」北夢瑣言曰︰「丞相韋公宙出鎭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風諸幕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十國紀年曰︰「劉謙望，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為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新傳云岫知謙，恐誤。今從瑣言、紀年。謙擊羣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為封州刺史。劉謙始此。

**20**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

**21**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百人赴鎭，帥，讀曰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張︰「外」作「則」。』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為朱全忠以宣武兵倂吞諸鎭、卒移唐祚張本。

**22**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后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

**23**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省，悉景翻。克用尋牓河東，安慰軍民曰︰「勿為舊念，各安家業。」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其不自安，故牓諭之。考異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充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讜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讜為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李諱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註云︰「按薛史，晉天福六年，二月，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又曰︰「賈緯，眞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歷事唐、晉、漢、周，故不敢稱克用名」。）舊從讜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從讜。五月十五日，從讜離太原，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留駐數月。冬，詔使追赴行在，復輔政。」唐末見聞錄曰︰「五月，敕除李尚書鴈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鴈門節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目到，相公除替赴闕，鴈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牓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鴈門節度使拜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按克用除河東及從讜復輔政，諸書月日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已為相，尤誤。舊從讜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制，止褒賞克用、朱玫、東方逵三人，制詞鄙俚，疑其非實。唐末見聞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之。從讜此年九月為東都留守，光啓二年二月方再入相。

**24**左驍衞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喜，許記翻。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數，所角翻。惡，烏路翻。

**25**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為本道節度使。

**26**司徒、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郞官，吳圓，田令孜之屬官。為，于偽翻。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眞相之下，固爭之；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元年，昌言逐畋以攘鳳翔，故二人嗾之上言，以罷畋相。自是之後，朝廷進退宰相，率受制於藩鎭矣。從，才用翻。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郞凝績為彭州刺史，使之就養。宋白曰︰唐垂拱三年，以益州九隴縣置彭州，取古天彭關為名。養，羊尚翻。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27**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為爭天下根本。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代北節度使，鎭代州。

**28**升湖南為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為節度使。

**29**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

**30**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遏黃巢之兵，且為陳州聲援也。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31**以荊南留後陳儒為節度使。

**32**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事見上年。帥，所類翻。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鄕鎭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武鄕與河東巡屬遼州鄰境，故使其鎭將乞師。是復方鎭率分置鎭將於諸縣，縣令不得舉其職矣。宋白曰︰武鄕縣本漢涅縣地，晉始置武鄕郡，縣屬焉。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敗，補邁翻。又遣李克脩擊之，辛亥，取潞州，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脩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為二鎭。」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連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昭義邢、洺、磁三州在山東。

**33**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慶州安化郡。妻南詔。妻，七細翻。

**34**劉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使敵人見之以為庖丁，不疑為漢宏也。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

**35**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

**36**忠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宋白曰︰金州，漢漢中郡之西城縣也。魏文帝置西城郡，後改魏興郡；梁置北梁州，尋改為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因其地出金，改為金州。洋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於此。晉為南鄕縣，尋改西鄕，西魏置洋州。帥，讀曰率。洋，音祥。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龍州西山。龍州西山，松、茂二州界，時已沒於蠻中。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

**37**武寧節度使時溥「武寧」，當作「感化」。因食中毒，中，竹仲翻。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鞫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為，于偽翻。下，戶嫁翻。華拒而不遣。蕭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迕視，迕，五故翻。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

**38**升浙東為義勝軍，以劉漢宏為節度使。

**39**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間，古莧翻。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鹿邑，後魏陳留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亳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里。敗，補邁翻。

**四年**（甲辰、八八四）

**1**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

**2**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

**3**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田令孜、陳敬瑄兄弟也。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見上二月。語之曰︰「成功而還，語，牛倨翻。還，從宣翻。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其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為右僕射。

**4**黃巢兵尚強，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謂河陽橋也。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渡河而東。考異曰︰唐末見聞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轅蒲、陝渡河。」薛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晉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二月內，頻得陳、許、徐、汴書牒。」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於蒲、陝兩道度兵也。

**5**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官告使，奉右僕射告身以徵師立者也。監軍使，東川監軍。舉兵，以討陳敬瑄為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涪城，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為涪城及潼縣，隋改潼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涪，音浮。遣其將郝蠲襲綿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處，昌呂翻。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考異曰︰張耆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下載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三日」，自相違。今從實錄。數，所具翻。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按新書·路巖傳，巖帥西川，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敎擊刺，使補屯籍。則壇丁者，蜀中邊郡民兵也。又按路振九國志，石處溫事孟知祥，補萬州管內諸壇點檢指揮使。見得蜀中諸郡皆有壇丁。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為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為行軍副使。

**6**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黃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陝，失冉翻。降，戶江翻。

**7**婺州人王鎭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碣，其謁翻。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鎭而代之，浦陽鎭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水經註︰浦陽江源出烏傷縣，東逕諸曁縣，與洩溪合。唐婺州，漢烏傷之地也，天賚十三載，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置浦陽縣。擒賚而還。碣，閩人也。

**8**高駢從子左驍衞大將軍澞，從，才用翻。澞，麌俱翻。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茍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勝，音升。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澞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郞嘗以空乏見告，澞第四十。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澞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慚，遂禁澞出入；後月餘，以澞知舒州事。

羣盜陳儒攻舒州，澞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四百二十里。間，古莧翻。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賊畏廬州兵，故宵遁。兵有先聲而後實，此其近之。陳，讀曰陣。神福，洺州人也。路振九國志曰︰李神福，洺州人，隸上黨軍籍。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戍淮海，因投楊行密。

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復，扶又翻。澞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人擊吳迥、李本、擒斬之，合肥，漢古縣，唐帶廬州。清流，漢全椒縣地，隋置清流縣，唐帶滁州。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廬江置舒城縣，屬廬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一十里。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頵，於倫翻。

**9**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路審中為董昌所拒，見上卷元年。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

**10**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幾，居依翻。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太康，漢陽夏縣，隋改曰太康，以縣東有太康城也，唐屬陳州。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諸軍復攻之，復，扶又翻；下同。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故陽里，在陳州城北。陳州圍始解。

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趣，七喻翻。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註︰吹臺，在浚儀城南牧澤之右。牧澤者，今之浦關澤，卽此澤也。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卻之。豐，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按舊書·帝紀，王滿渡乃汴河所經津濟之地。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帥，讀曰率；下同。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章︰十二行本「及」下有「從」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臨晉，古地名，隋分猗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改為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曲周，漢古縣，中廢，隋分洺水復置，唐屬洺州，宋廢為鎭，屬雞澤縣。「甄城」，當作「鄄城」，亦漢古縣，唐帶濮州。史言朱全忠後吞諸鎭，多用所降黃巢將。鄄，古掾翻。考異曰︰崇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著撰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興，父處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冤句相率來投。」薛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歸霸皆來降。據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胙城，漢南燕縣，隋改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胙城縣，本古之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覽奏狀，見南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統，何南燕之有！」遂改為胙城。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近，其靳翻。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屬，之欲翻。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及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乘，繩證翻。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11**癸酉，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

**12**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晉天福五年，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饌，雛戀翻，又雛睆翻。李克用蓋言全忠從黃巢為寇，觸其實也。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霑醉，言飲酒大醉，胸襟霑濕，不能自持也。從，才用翻。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塞，悉則翻。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呼，火故翻。難，及旦翻。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援，于元翻。射，而亦翻。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帥，讀曰率。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梁開平元年改為高明門，晉天福三年改為薰風門。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亦翻。殪，壹計翻。考異曰︰梁太祖編遺錄︰「甲戌，幷帥自曹南旋師，上出封丘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陳設次舍，將安泊之。克用不諾，因縱蕃騎突入，馳至上源驛。旣不可遏，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繼燭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樂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言陵侮於上。時蕃將皆被甲冑以衞克用。上旣甚不懽，遽起圖之，遂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戮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暴至，克用不覺，近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鬬，戰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遇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得懸縋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衞數百人，皆勦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及以腹心三百餘自衞。全忠以克用兵從簡少，大軍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旣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旗歸汴，館克用於上源驛，旣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師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敍破賊事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患克用一人，而借使殺之，不能倂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

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還，從宣翻。比，必利翻，及也。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比，毗至翻，近也。為，于偽翻。東諸侯，用左傳語，謂東方諸鎭。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旣伏其辜，惟公諒察。」

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無姓。李嗣源始此。佶，極吉翻。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按薛居正五代史，存信本名張汚落。振武孫重進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此所謂義兒也。歐陽脩曰︰唐自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為兒，號義兒軍。

丙子，克用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還晉陽。

**13**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夜二鼓，夜二更也。持更者每一更則鼓一聲，二更則鼓二聲，故謂二更為二鼓，亦謂之乙夜。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帥，讀曰率；下同。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倂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

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步探子，遣之間步以刺探敵人，因名之。探，他紺翻。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仁厚以平阡能等之功，進檢校僕射。汝曹速歸，來旦牙參，『章︰十二行本「參」下有「如常」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勿憂也。』」凡行營諸將，每旦赴大將營牙參。韶素名長者，長，知兩翻。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九域志︰梓州郪縣有張杷鎭。「把」，當作「杷」。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詰，去吉翻。以為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先，悉薦翻。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旣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旣先走，又為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縱俘，使歸言其事。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左傳︰晉人伐鄭，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於是懼。其後卒請成於晉。用兵嚴整，敵人懼之，蓋自古然矣。復，扶又翻。

**14**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

**15**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讀曰陣；下同。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 唐紀七十二起閼逢執徐（甲辰）六月，盡強圉協洽（丁未）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甲辰﹑八八四）

**1**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射，而亦翻。道，讀曰導。為，于偽翻。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為五番，見，賢遍翻。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呼，火故翻。「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考異曰︰張耆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僕射羽檄入城云云，師立自殺。七月三日，張﹑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僕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三年，五月，高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刎。七月辛酉，師立首級至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都將鄭君雄梟斬楊師立，傳首於行在。是日，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續寶運錄︰「二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敕差蜀將高仁厚等討平。六月三日，收得梓州幷楊師立首級至駕前。」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續寶運錄，事從實錄。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釘，丁定翻。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呼，火故翻。「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2**甲辰，武靈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宋白曰︰春秋以邾子益來，囚諸負瑕。杜預註云︰魯邑也，高平郡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漢為瑕丘縣。敗，補邁翻。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狼虎谷，在泰山東南萊蕪界。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幷斬言首以獻於溥。黃巢乾符三年起兵為盜，至是凡十年而滅。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尚讓降徐州，黃巢走至碣山，路被諸軍趁逼甚，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陀博野奪卻，兼外甥首級一時送都統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黃巢﹑黃揆﹑黃秉三人首級降。」舊傳︰「巢入泰山，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幷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黃巢伏誅。」新傳︰「巢計蹙，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新傳。

**3**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瑄，荀緣翻，當作「宣」。瑾，渠吝翻。冠，古玩翻。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窘，渠隕翻。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鄕。敗，補邁翻。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朱全忠反覆小人也，兵勢單弱，則與朱瑄為兄弟，兵勢旣強，則反眼為仇敵，必誅屠以快其志而後已，如斯人可與共功名哉！

**4**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幷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大玄樓，成都羅城正南門樓。高駢之築成都羅城，旣訖功，以周易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祧，他彫翻。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復，扶又翻。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考異曰︰張耆舊傳︰「中和三年，五月二十日，北路軍前進到黃巢首級﹑妻﹑男。」今不取其年月而取其事。

**5**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溵水。敗，補邁翻。

**6**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治，直之翻。遣榆次鎭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幷牌印皆沒不返。古者授官賜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解印綬。至唐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寘之臥內，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全忠仍牓東都﹑陜﹑孟，云臣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號，戶刀翻。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唐舊制，諸鎭兵出境征討，皆仰給度支。帥，讀曰率。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杜預曰︰殷，盛也。余謂殷，衆也，言方事之衆多也。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鎭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復，扶又翻。為，于偽翻。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7**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麟州，本屬振武節度。考異曰︰新·方鎭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增領麟州。」誤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請以弟兄克脩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鎭。澤﹑潞為一鎭，邢﹑洛﹑磁為一鎭。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武宗會昌三年，分河東雲﹑蔚﹑朔三州置大同軍都團練使，次年，升為都防禦使。從之。

**8**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9**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治，直之翻。粗，坐五翻。冬，十月，關東藩鎭表請車駕還京師。

**10**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為都統，承制除官。事見上卷二年。降，戶江翻。全忠初鎭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為援。汴﹑滑鄰道，而鐸於全忠有恩，故欲依以為援。而全忠兵浸強，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朝，直遙翻。徙鐸為義昌節度使。

**11**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見上卷本年。帥，讀曰率。及據興元，以建等為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臥內，數，所角翻。待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逃奔行在，誘，音酉。考異曰︰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討，棄城奔許州。晏弘大將韓建﹑王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薄其賞，皆除諸衞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錄為假子，統以舊軍，號隨駕五都。」按建等旣降，始遣禁軍討晏弘。實錄云九月晏弘棄城去，太早。十一月又云建等降，重複。上云賞薄，下云為假子，自相違。新傳︰「帝還，晏弘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帥義勇四軍迎帝西縣。」按帝尚在成都，云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從實錄，事從薛居正五代史·王建﹑韓建傳。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衞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得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五將之兵，不敢分其衆隸兩軍，別號隨駕五都。又遣禁兵討晏弘，晏弘棄『章︰十二行本「棄」上有「率衆」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興元走。鹿晏弘得興元，未期年而棄之。

**12**初，宦者曹知慤，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慤歸鄕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為堡自固，嵯峨山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巢黨不敢近。近，其靳翻。知慤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數，所角翻。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慤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曹知慤自言賊衆病於己之宵攻，已無固志，諸鎭大軍臨之，因得成收復京城之功。從駕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從，才用翻。行在聞之，恐其為變；田令孜尤惡之，惡，烏路翻。密以敕旨諭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按光啓二年，王行瑜斬朱玫，三年，始命為邠寧節度使，此時蓋為邠寧將也。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慤不為備，舉營盡殪。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殪，壹計翻。橫，戶孟翻。斷，丁亂翻。語，牛倨翻。

**13**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諲將兵會之，諲，伊眞翻。共攻襄州，陷之；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劉巨容不肯追滅黃巢，欲養寇以自資，自以襄陽為菟裘也，而地奪於趙德諲，身死於田令孜之手，玩寇而邀君，果何益哉！考異曰︰實錄︰「光啓元年四月，蔡賊攻陷襄州，劉巨容死焉。」新傳︰「晏弘引麾下東出襄﹑鄧，宗權遣趙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龍紀元年，田令孜殺之。」按晏弘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在蜀故也。今從新傳。德諲，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鄧﹑均﹑房﹑廬﹑壽，復還許州；鹿晏弘自許州從楊復光勤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宋白曰︰均州，漢武當縣地，齊永明七年，於今鄖鄕縣置齊興郡，西魏置興州，尋改豐州，周武成元年，自今鄖鄕城移延岑城，今郡理是也。隋改均州，因均水為名。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棄鎭走，晏弘遂據許州，考異曰︰實錄︰「鹿晏弘陷許州，殺節度使周岌，據其鎭。」又曰︰「初，晏弘據有興元，都將王建等帥衆歸行在，乃詔禁兵討之。晏弘懼，棄城歸鄕里。周岌聞其至，遁去。晏弘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殺」，後云「遁去」，自相違，今從其後。自稱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忠武節度使。

**14**十二月，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等使；從之。去年以楊師立舉兵，敬瑄兼三川都指揮等使，師立旣死，故辭之。

**15**初，黃巢轉掠福建，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五年。建州人陳巖聚衆數千保鄕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章︰十二行本「洞」下有「合衆攻福州」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巖擊敗之。敗，補邁翻。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治，直吏翻。考異曰︰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察使鄭鎰，自知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旣逐鎰，逼鎰薦己為代，朝廷因命之。」按巖旣逐鎰，則鎰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薦己！新王潮傳亦曰︰「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帥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招卽授刺史。」按劉恕閩錄︰「黃巢陷閩越，巖聚衆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為郡人患，巖將按誅之，連奔豁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之。鎰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16**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史言王鐸以承平之態處亂世，至於喪身亡家，誨盜誨淫，自取之也。從，才用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彥禎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17**賜邠寧軍號曰靜難。難，乃旦翻。

**18**是歲，餘杭鎭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潁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蕘逐其刺史，汝陰，漢縣，唐帶潁州。蕘，如招翻。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為刺史。

**19**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燁不知所為。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武當，漢縣，唐帶均州。江南，漢江之南也。帥，所類翻。將，卽亮翻。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剽，匹妙翻。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道，讀為導，一讀如字。以請為前道告諭為一句，言先路告諭均州之人也。請為，于偽翻。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旣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從，才用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上，時掌翻。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傳曰︰「洋州節度使葛佐奏辟為行軍司馬，請將兵鎭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益知名。」新傳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劉巨容因表為刺史。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搤谷口以通秦﹑蜀。」新紀︰「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史呂燁。」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言，誤也。今從薛史。按若以薛史為據，當言洋州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羣盜據之，抄掠貢賦，抄，楚交翻。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20**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於李昌符傳中云︰「李昌言病，請昌符權留後，昌言死，詔除節度使。」按實錄，中和三年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啓元年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於中和四年之末。

**21**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復，扶又翻。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陜﹑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自孫儒以下，事皆在是年之後，史槪言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晊，之日翻。孑，吉列翻。毛萇曰︰孑遺，孑然遺失也。按孑，單也，孤也。無孑遺者，言無孤單之遺餘也。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以死人尸實之以鹽，以供軍糧。從，才用翻。北至衞﹑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鎭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

## 光啓元年（乙巳﹑八八五）是年三月改元。

**1**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

**2**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3**荊南監軍朱敬玫所募忠勇軍暴橫，『章︰十二行本「橫」下有「節度使」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陳儒患之。鄭紹業之鎭荊南也，廣明元年，朱敬玫募忠勇軍；鄭紹業鎭荊南，亦是年也。事並見上卷。橫，戶孟翻。遣大將申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衆奔朗州，奔雷滿也。帥，讀曰率。琮追擊之，殺百餘人，『章︰十二行本「人」下有「餘衆皆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孔本有「皆潰」二字，無「餘衆」二字。』自是琮復專軍政。復，扶又翻。

雷滿屢攻掠荊南，儒重賂以卻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自稱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大掠，上，時掌翻。峽，巫峽也。歸于岳州；瓌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瓌劫還，囚之。中和二年，陳儒代鄭紹業，至是而敗。瓌，渭『嚴︰「渭」改「滑」。』州人，性貪暴，荊南舊將夷滅殆盡。

先是，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先，悉薦翻。朝廷遣中使楊玄晦代之。敬玫留居荊南，嘗曝衣，瓌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其財。瓌惡牙將郭禹慓悍，惡，烏路翻。慓，匹妙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欲殺之，禹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禹先為盜，詣陳儒降，以為將。更，工衡翻。按薛史，成汭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為讎家所捕，因落髮為僧，冒姓郭氏。

**4**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為謀主。南康，漢南野縣地，吳分南野置南安縣，晉改為南康，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考異曰︰歐陽修五代史曰︰「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聚衆，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為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光稠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修以為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

**5**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王緒之兵自此入閩，為王潮兄弟割據之資。

**6**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焦夷在亳州城父縣界。按薛史·梁紀，龍德元年，改亳州焦夷縣為夷父。則焦夷時已為縣。敗，補邁翻。「夷父」，當作「城父」。

**7**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橫，縱，子容翻。上淒然不樂。樂，音洛。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啓。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8**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考異曰︰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旣誅，僭稱帝號。實錄︰「明年十月，襄王卽位，宗權已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為都統書之。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為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9**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強，惡，烏路翻。考異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為姪鄴娶克用女。為，于偽翻。又，河北諸鎭，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此山東，謂恆山以東。伺，相吏翻。終為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易州之地，本燕南界，中山本屬趙國，故曰燕﹑趙之餘。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說，式芮翻。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而名。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10**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荊南。

**11**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鎭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調，徒弔翻。度，徒洛翻。華，戶化翻。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宋白曰︰兩池鹽務，舊隸度支，其職是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郞中主池務，遂奏置榷鹽使。解，戶買翻。榷，訖岳翻。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天子幸蜀，內外百司各失其官守，王重榮竊據河中，得專鹽池之利。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唐會要︰元和十五年，改河北稅鹽使為榷鹽使，其後復失河北，止於安邑﹑解縣兩池，置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論，盧昆翻，說也，辯也。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鎭，覘，丑廉翻。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使，疏吏翻。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數，所具翻。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為，于偽翻。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乃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鎭。為李克用﹑王重榮連兵犯闕張本。

**12**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敗，補邁翻。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復，扶又翻；下同。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旣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造，七到翻。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

**13**加陜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14**李全忠旣喪師，喪，息浪翻。恐獲罪，收餘衆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乾符二年，李茂勳得幽州，二世，十一年而滅。全忠自為留後。

**15**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宗權陷東都。九域志︰澠池縣在都城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兗翻。孫儒陷東都，而曰宗權者，儒，宗權將也。

**16**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

**17**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鎭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言齊是非，一功過，無所差別也。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復，扶又翻；下同。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鎭，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宋白曰︰萬州，春秋夔國之地，秦﹑漢為朐䏰縣地。後魏分朐䏰之地置安鄕及魚泉縣，後周置萬川郡兼立南州；唐置浦州，貞觀初，改萬州，以舊萬川郡為稱。考異曰︰實錄不言令孜黨為誰。按蕭遘等請誅令孜表云︰「韋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多醜正比頑之跡。」令孜黨，蓋謂昭度也。續寶運錄曰︰「七月三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藩鎭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間，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敕貶濬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誤，當為二十三日。今從實錄。

**18**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玫，立牙將盧彥威為留後，全玫奔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保鑾，神策五十四都之一也。以彥威為德州刺史。

**19**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卷，讀曰捲。城中寂無雞犬。李罕之復引其衆入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之。城大難守，且無居人，故築壘以自保聚。

**20**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見上卷中和三年。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間，古莧翻。數令孜十罪；數，所具翻。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鎭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幽﹑鎭兵，謂李可舉﹑王鎔之兵。離，力智翻。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章︰十二行本「易」下有「搖藩鎭心」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詔趣其上道，趣，讀曰促。上，時掌翻。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河中節度統晉﹑絳﹑慈﹑隰等州，君武﹑重榮之巡屬。冀，晉大夫冀芮之後，以采邑為姓。還，從宣翻，又如字。

**21**洺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請誅忠信；旣而衆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22**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為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自中和三年以來，黃巢攻陳州，後為秦宗權所攻逼，惟倚朱全忠為援。與全忠結婚，凡全忠所調發，無不立至。調，力釣翻。奉全忠者，趙犨也。蹙梁祚者，趙犨子孫也。

**23**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少，詩沼翻。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崎，丘奇翻。嶇，因區。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王潮兄弟三人從緒。「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柰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旣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先，悉薦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為，于偽翻；下竊為﹑為之同。

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危，曰︰「行全親也，行全，緒妹夫也，故云然。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冠，古玩翻。吳置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隋改曰南安，唐屬泉州。九域志︰南安，在州西一十二里。王潮說其前鋒將曰︰說，式芮翻。「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鄕為羣盜，謂棄光﹑壽而入閩也。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孑孑者受誅且盡，孑孑，特立之貌。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竊為，于偽翻。前鋒將執潮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挺劍，拔劍也。呼，火故翻。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為盜，至是為王潮所囚。按新書·王潮傳，縛王緒者卽劉行全也，與此小異。通鑑所書，本之路振九國志。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先，悉薦翻。相推讓數四，推，吐雷翻。卒奉潮為將軍。卒，子恤翻。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

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永徽六年，分建安置沙縣，屬汀州。九域志︰在南劍州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沙縣，古南平餘跡也。晉為延平縣，太元四年，改為沙戍；唐武德初，立為沙縣。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廖，力救翻，今俗音力弔翻，姓也。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帥，讀曰率。將，卽亮翻。潮乃引兵圍泉州。

**24**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唐分三川各目為一鎭，峽內諸州歸﹑峽，屬荊南節度，今陳敬瑄皆指揮制置之，田令孜右之也。

**25**蔡軍圍荊南，蔡軍，秦宗權所遣秦宗言之軍也。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是年正月，張瓌囚陳儒。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

**26**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于八角。九域志︰汴州浚儀縣有八角鎭。敗，補邁翻。

**27**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曰︰「朱玫﹑李昌符每連衡入覲於天子，指陳利害，規畫方略，不祐太祖，黨庇逆溫，太祖拗怒滋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北引太原，其心可見，不可處之近輔。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主上新返正，大臣播棄，此際無辜遽被斥逐，明公當鑑其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祖憤怒朱玫輩，卽報曰︰『當與公提鼓出汜水關，誅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邠﹑岐，公若師出關東，二兇必傅吾城下。不若先滅一兇，去其君側。』」歐陽修五代史︰「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按時朝廷疏忌重榮，克用亦知之，恐無是事。今從紀年錄。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朱全忠攻克用於上源驛，朝廷不能治其罪，故克用以為怨。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易，以豉翻。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己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鎭；不近京城，保無驚擾。近，其靳翻。旣誅二鎭，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釋，解也。冠蓋相望。

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數，所角翻。積，子賜翻。聚，從遇翻，又皆如字。或刺殺近侍，刺，七亦翻。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各『章︰十二行本「各」作「合」。』三萬人刺，七亦翻。按是時諸鎭分裂，如鄜如延，以一州為一鎭，使掃境出師，一鎭亦恐不及三萬人之數，田令孜張大言之耳。屯沙苑，以討王重榮，考異曰︰新令孜傳云︰「令孜自將討重榮，帥玫等兵三萬壁沙苑。」今從實錄。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考異曰︰新傳曰︰「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為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廬舍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按令孜奉車駕幸近藩避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何為火宮城！殆必不然。實錄︰「六月，令孜遣邠﹑岐討重榮，九月，邠﹑岐始屯沙苑，重榮求援於克用。十一月，克用﹑重榮對壘于沙苑，表請誅令孜﹑朱玫。十二月癸酉，合戰，朱玫敗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且言二鎭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討朱溫，重榮請先滅二鎭。太祖表言二鎭黨庇朱溫，請自渭北討之。」亦不言其附令孜，攻河中也。又言重榮與邠﹑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渡河，與朱玫戰，朱玫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疑實錄遣邠﹑岐討河中及邠﹑岐屯沙苑太近前，今並因十二月戰沙苑見之。各走還本鎭，玫還邠州，昌符還鳳翔。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

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自中和三年黃巢東走，王徽卽補葺長安宮室。葺，七入翻。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復，扶又翻。

**28**是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二年**（丙午，八八六）

**1**春，正月，鎭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郁押兵士三百人戍於海次，因正旦酗酒，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免禍，遂作亂。潤州差拓跋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月，親執牌印於戟門而降。」新紀曰︰「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按皮錄但言郁以正旦殺安慰軍將耳，非當日卽陷常州。新紀誤也。

**2**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田令孜擯斥楊復恭，見上卷中和三年。

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此宮，謂行宮也。劫上幸寶雞，黃門衞士從者纔數百人，從，才用翻。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天子行幸所至，宿次之地，宿衞將士外設環衞，近臣宿直各有其次，與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聞之，步追乘輿，乘，繩證翻。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遺馬棄而不及收者。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九域志︰寶雞縣，在鳳翔西南六十五里。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杜審權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三年。緯，戣之孫也。孔戣見憲宗紀。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鄠，音戶。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九域志︰盩厔，在鳳翔東南二百里，音舟窒。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

庚寅，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

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帝始焉避黃巢而奔蜀，今又避幷﹑蒲之兵而出，再致播遷，其禍皆本於田令孜弄權。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強，更與之合。

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唐末藩鎭遣其屬奏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玫遣之奏事行在所，故曰奏事判官，以別於尋常奏事官。蕭遘為相，天子播越而不扈從，惡得無罪！遣召朱玫亟迎車駕，朱玫尋有異圖，蕭遘旣不能制，又不能死，為法受惡，基於此矣。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趣，讀曰促。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屬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屬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屬焉。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衞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

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敗，補邁翻。聞，音問。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兵守石鼻為後拒。潘氏，在寶雞東北。石鼻，在寶雞西南，亦曰靈壁。蘇軾曰︰鳳翔府寶雞縣武城鎭，卽俗所謂石鼻寨也，諸葛武侯所築城，去寶雞三十里。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興州，漢武都郡沮縣地，自晉及宋﹑魏為武興藩王楊氏之國。魏滅楊氏，為武興鎭，尋改東益州，唐為興州，今州城卽古武興城也。鳳州，漢武都郡故道﹑河池二縣之地，後魏為仇池鎭，孝昌中置南岐州；廢帝三年，改為鳳州，以西界有鳳凰山而名。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糅，女救翻。縱，子容翻。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考異曰︰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啓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三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為清道斬斫使。戊戌，邠師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不取其月日。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從，才用翻。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折，而設翻。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旣覺，始進食，枕，之酖翻。覺，居效翻。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熅，肅宗子襄王僙之曾孫，音於云翻，又於問翻。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據熅傳，遵塗驛在石鼻，亦謂之石鼻驛。為玫所得，與俱還鳳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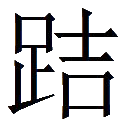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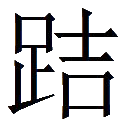
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3**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復，扶又翻。

**4**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為守太傅兼侍中。考異曰︰新宰相表，從讜入三公門，不為眞相。按新傳，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

**5**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邠軍，朱玫之軍。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鎭逃歸朱玫。石君涉黨於邠﹑岐，車駕猝至，故棄鎭而逃。

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為相。昭度為相，見二百五十四卷廣明元年。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

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于西縣，節度使旣逃，故監軍自迎車駕。後魏分漢沔陽縣置嶓冢縣，隋大業初，改曰西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一百里。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濜江城，宋於此城僑立華陽郡，後魏置嶓冢縣，隋大業三年改為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王建紀事︰「正月辛巳，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將跌師瑀逼行在，『鄒︰，玉篇︰許吉切，音欯。行也。』破楊晟於潘氏。庚申，陷虢縣。三月甲午，僖宗將移幸梁﹑洋，戊戌，邠師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四月庚申，達褒中。」舊紀︰「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幸興元。庚寅，次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令孜聞邠軍至，奉帝入散關。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卽丙申也。實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三月丙申，與舊紀同。新紀︰「正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諸書月日不同如此。若依新﹑舊紀﹑實錄，則離寶雞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緩。若依紀事，則寶雞危逼之地，車駕留彼八十日，似太久。要之，僖宗以棧道燒絕，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餘日之久；至於留寶雞八十日，必無此理。今從新﹑舊紀。

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為兵部侍郞﹑同平章事。

保鑾都將李鋌等敗邠軍於鳳州。鋌，音蟬。敗，補邁翻。

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章︰十二行本「使」下重「使」字；乙十一行本同。』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調，徒釣翻。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

以尚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武德四年，分利州之綿谷置三泉縣，時屬興元府。宋白曰︰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後魏正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內三泉山為名。九域志︰在府西南二百一十里。帥，讀曰率。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從駕五都，王建以一都戍三泉，暉﹑造以四都屯黑水。黑水，在興元成固縣西北太白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所謂「朝發南鄭，夕宿黑水」者也。脩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鎭自此始。

**6**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去，羌呂翻；下同。遂州刺史鄭君立『嚴︰「立」改「雄」。』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考異曰︰張耆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又極忠孝，若在，王司徒不過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杲﹑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似獲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書，自他仁厚事更無所見。

**7**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勤王之功，楊復光實預有之。田令孜以其出於北司，眩惑人主以為己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鎭，召亂生禍。墮，讀曰隳。言田令孜易置王重榮以召亂。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言遘召玫使迎車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鎭，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

夏，四月，壬子，玫使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鼻驛。玫使蕭遘為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思，相吏翻。乃使兵部侍郞判戶部鄭昌圖為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考異曰︰實錄︰「玫自補大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五月，玫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謂平章事或侍中為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事至於此，蕭遘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帥，讀曰率。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上之出長安，百官不扈從而奔河中者，謂之河中百官。

**8**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二月，以令孜為西川監事。」舊傳云︰「令孜懼，引楊復恭代己，從幸梁州，求為西川監軍。」新傳云︰「令孜留不去，及帝病，乃赴成都，表解官求醫。」蓋取張之說耳。按王建紀事︰「四月，庚申，達褒中，令孜以罪釁貫盈，且慮禍及，於是自授西川監軍使，以避指斥，復規與敬瑄為巢窟。」今從之。往依陳敬瑄。為敬瑄﹑令孜倂命張本。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晉暉為集州刺史，張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王建等歸田令孜，見上中和四年十一月。

**9**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蕭遘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鎭。遣吏部侍郞夏侯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郞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鎭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絕望矣，其得還者幸也。

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為，不復咨稟。復，扶又翻。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蔕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前知廬州事董瑾，曰︰「此固為晚矣。」言駢早不知覺。用之問策安出，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為圖己，手劍殺八人而去。旣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孟德，曹操字也。鄭蓋勸用之圖駢。明日，與瑾共為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瑾謀見下卷光啓三年。

蕭遘稱疾歸永樂。按新書，遘弟蘧為永樂令，遘往從之。永樂縣，屬河中府，武德初置。宋白曰︰永樂縣本漢河北縣地，周武帝武成二年，改為永樂，保定二年省，以地屬芮城，唐武德二年，分芮城復置。樂，音洛。

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旣而玫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

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自代宗時，河西沒于吐蕃，宣宗復河﹑湟，張義潮收涼州，河西復羈屬於唐。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卻，數，所角翻。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

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之，往也。從官衞士皆乏食，從，才用翻。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事見上卷中和三年。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卽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

戊戌，襄王熅遣使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為藩鎭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蓋，古盍翻。說，式芮翻。寓言上之播越，由克用與王重榮兵逼京城，為天下之所歸咎。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湔，則前翻。考異曰︰實錄︰「楊復恭兄弟，於李克用﹑王重榮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劉崇望齎詔宣諭，兼達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錄︰「偽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燔偽詔，械其使，馳檄喻諸鎭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擾，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殺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鎭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熅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虜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為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蕭世誠之土囊，期於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見駐巴﹑梁，宿衞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騃，自號台衡，敢首亂階，明言晏駕，熒惑藩鎭，淩弱廟廟』云云。」按舊復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於時熅未卽位，改元偽詔，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襄王之亂，僖宗駐蹕梁﹑洋，襄王遂下偽命，以檢校太傅，令邸吏左環賷所授偽官告一通。左環至，具事以聞。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久乃赦之，遂令焚毀於庭。」按正月，朱玫未立襄王。編遺錄亦誤也。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蔚，紆勿翻。

**10**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敗，補邁翻。癸巳，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

**11**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扈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訾，卽移翻。漢書·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更，工衡翻。

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先，悉薦翻。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幷諭山南諸鎭，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唐京畿之地是也。別有進止。」

**12**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淮西將，秦宗權將也。皓遂殺勗。中和元年，閔勗據潭州，至是而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

**13**鎭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考異曰︰新紀︰「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今從皮氏見聞錄。逐張郁；郁奔海陵，是年正月，張郁陷常州。依鎭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鎭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

**14**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弘。中和四年，晏弘據許州，至是敗亡。

**15**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鎭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鋌﹑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李茂貞始此。

**16**更命欽化軍曰武安，湖南觀察升欽化軍見上卷中和三年。更，工衡翻。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

**17**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18**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去年八月王潮圍泉州，至是乃拔之。考異曰︰新紀︰「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云「廖彥若」，新紀作「劉」，恐誤。潮聞福建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沈，持林翻。旣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慚，自殺。

**19**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鋌等擊卻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復，扶又翻。進守萬仞寨。

**20**李克脩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鎭﹑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九域志︰洺州武安縣有固鎭鎭。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

**21**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熅。璩，其於翻。冬，十月，熅卽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22**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考異曰︰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為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月，鏐始拔越州。十二月擒漢宏，昌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鏐曰︰「然，不取終為後患。」遂將兵自諸曁趨平水，趨，七喻翻。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平水鎭﹑曹娥鎭。平水﹑今在越州東南四十餘里，自此南踰山，出小江，沿剡溪而東二十里，至曹娥埭。埭，徒耐翻。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

**23**感化牙將張雄﹑馮弘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徐州本號武寧軍，自咸通罷節鎭之後，尋復節鎭，改為感化軍，中間有書武寧者，誤也。是後時溥旣死，朱梁始復徐州為武寧軍。聚衆三百，走渡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成軍。

**24**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為留後。全義，臨濮人也。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濮縣，屬濮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濮，博木翻。

**25**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考異曰︰太祖紀年錄︰「邢人出戰，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鎭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是時天子蒙塵，九有羹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脩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據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今皆不取。

**26**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除浙東前。據范坰吳越備史，漢宏敗走至十二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27**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驍潛出，聚衆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考異曰︰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領義成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猶辭，以授胡眞，此際未也。實錄誤。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眞知義成留後。義成自此屬朱全忠。

**28**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解西川監軍使。

**29**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禦使。

**30**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以朱玫職任授之也。難，乃旦翻。王行瑜戰數敗，屢為李鋌﹑滿存等所破。數，所角翻。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章︰十二行本「首」下有「定京城」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此諸軍所以於戊寅得取鳳州。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幷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帥，讀曰率。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熅，殺之，襄王熅自監國至竊號，涉八月而敗。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31**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廣明元年，劉漢宏得浙東，至是而亡。考異曰︰十國紀年︰「十二月，丙午，杜雄執漢宏。」按十二月丙子朔，無丙午。紀年誤。昌徙鎭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為錢鏐以杭州跨有二浙張本。

**32**王重榮函襄王熅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熅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者，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為，于偽翻。今熅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殷侑見二百四十二卷文宗大和二年。

**33**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自引兵鎭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為罕之所敗；敗，補邁翻；下同。經棄洛陽走，罕之追殺殆盡。罕之軍于鞏，鞏，漢古縣，唐屬河南府。九域志︰在府東一百一十里。將渡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為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34**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扶溝，漢縣，中廢，隋復置，唐屬許州。陳留風俗傳︰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九域志︰縣在汴州南一百九十里。馬殷始此。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章︰十二行本「儒」下有「將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攻陷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璠，孚袁翻。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廣明元年，諸葛爽得河陽，及子而敗。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初，長安人張佶為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為人，棄官去；過蔡州，宗權留以為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鷙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方自危，遂與佶善。佶，其吉翻。惡，烏路翻。為劉建鋒﹑張佶協力取湖南張本。

**35**壽州刺史張翱考異曰︰妖亂志作「張敖」，吳錄作「張滶」。今從十國紀年。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敗，補邁翻。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中和四年，行愍使雅取舒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更，工衡翻。

**36**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虜克讓。今從舊傳。自稱留後。瑾將襲兗州，求婚於克讓，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迎，魚敬翻。朝廷因以瑾為泰寧節度使。

**37**安陸賊帥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中和四年，路審中據鄂州。帥，所類翻；下同。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自稱武昌留後，朝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湘陰，漢羅縣地，宋分置湘陰縣，唐武德八年，省羅縣入焉，屬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復，扶又翻。

**38**秦宗言圍荊南二年，去年九月圍荊南。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丁未，八八七）

**1**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以朱玫之官賞之。難，乃旦翻。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據舊紀以洋州為武定節鎭。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右衞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

**2**辛巳，以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

**3**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為所敗，恥之，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為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淄州本平盧巡屬，全忠欲募兵於東方，輒以刺史授珍。期以初夏而還。薛居正五代史曰︰使朱珍募兵於東道，懼蔡人暴其麥，期以夏首迴歸。

**4**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考異曰︰實錄載敕曰︰「令孜雖已削奪在身官爵，宜剝服色，配端州長流百姓。」新傳曰︰「削官爵，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耆舊傳曰︰「大駕廣明二年春孟到蜀，叟嘗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啓門承旨，似先大夫，為叟言︰去年黃巢淩犯，聖上蒼忙就路，諸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韈一足，跣一足，偃臥磻石上。田軍容在後收拾，驅壽王。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抶之令行，雖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在寶雞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弘寬有斷，衆所歸心。軍容聞，大恐，就御寢問︰『識臣否？』帝目瞪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將拱宸﹑奉鑾兩都自衞，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孜傳取之。據實錄︰令孜光啓二年為西川監事，此月流端州，在昭宗卽位前，自為楊復恭所擯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還，詔流令孜儋州，敬瑄端州，皆拒朝命。」此據張耆舊傳致誤耳。今從實錄。

**5**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見聞錄︰「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錄︰「光啓中，薨於位。」新沙陀傳︰「光啓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啓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今從之。

**6**三月，癸未，詔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岐山，在鳳翔東四十里。按舊書·帝紀︰河中械送偽宰相裴澈﹑鄭昌圖，命斬之於岐山縣，太子少師致仕蕭遘賜死于永樂縣。與此不同。時朝士受熅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法司，謂刑部。處，昌呂翻。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7**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前過，謂與朱玫迫乘輿也。治，直之翻。恩賞必疏，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8**太傅兼侍中鄭從讜罷為太子太保。

**9**鎭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稟給倍於鎭海軍；鎭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鎭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鎭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帥，讀曰率；下同。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考異曰︰實錄寶被逐在四月，恐四月奏到耳。吳越備史三月壬辰。新紀癸巳，今從之。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為留後。為錢鏐銖薛朗張本。寶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

高駢聞寶敗，列牙受賀，遣使饋以齏粉。駢與寶為仇，故幸其敗。為仇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齏，子西翻。細切為齏，碎䃺為粉。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饑，城中餒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為之寥落，災異數見，駢悉以為周寶當之。史言高駢阽於死亡而不悟。為，于偽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10**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建懼為守亮所殺，故不敢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鎭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說，式芮翻；下同。難，乃旦翻。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利州，古葭萌之地，世傳古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章︰十二行本「不」作「一」；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西漢水出秦州嘉陵谷，亦謂之嘉陵水，東南過葭萌，又東南過閬中。閬州，東川巡屬。酋，慈由翻。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

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種，章勇翻。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綦毋，姓也。毋，音無。建『章︰十二行本「建」下有「皆」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從之。庠﹑虔裕﹑諫，皆許州人也。汝﹑潁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雄角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

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旣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數，所角翻。遺，唯季翻。饋以軍食，建由是不犯東川。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力未及耳。觀後顧彥暉之事可見已。

**11**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鎭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為下卷徐約逐張雄始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 唐紀七十三起強圉協洽（丁未）四月，盡著雍涒灘（戊申），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啓三年**（丁未、八八七）

**1**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考異曰︰吳越備史︰「四月，六合鎭將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攻天長，遂歸高駢，駢用為六合鎭將。浙西周寶子壻楊茂實為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據實錄，寶以其壻為蘇州刺史，朝廷已除趙載代之。張雄據蘇州必在載後，備史恐誤。今從新紀、傳。帥其衆逃入海。此句上更有一「雄」字，文意乃足。張雄據蘇州見上卷上年。帥，讀曰率。

**2**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鐸將以下皆卽亮翻。

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畢師鐸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慚怒，出其妾，由是有隙。

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鎭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考異曰︰十國紀年︰「張雄，淮南人，善劍，號張神劍。」今欲別於前蘇州刺史張雄，故從妖亂志，但稱神劍。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漢書︰事籍籍如此。顏師古註云︰籍籍，紛紛也。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語，牛倨翻。累，良瑞翻。師鐸疑未決。

會駢子四十三郞者素惡用之，惡，烏路翻。欲使師鐸帥外鎭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帥，讀曰率。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比，毗至翻，近也。襄王熅加駢中書令，故稱令公。紿，徒亥翻。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時機密文書謂之委曲。張尚書，謂神劍。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使司，謂淮南節度使司。翁胡不言？」以婚姻呼之為翁。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鄕人，按新書·高駢傳︰駢置淮寧軍於淮口。畢師鐸、鄭漢章皆冤句人。昔歸順時副將也，謂去黃巢歸高駢時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鎭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詰，極吉翻。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事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冎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冎，古瓦翻。禹貢曰︰淮海惟揚州。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劍為都指揮使。

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茍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復，扶又翻。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

庚戌，詗騎以白高駢，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呂用之匿之。

**3**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時王敬武鎭淄青，朱珍以他鎭之將來募兵，旣不能制，又為所襲。蓋羣盜縱橫，力強者勝，莫適為主故也。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

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北郊，謂汴州城北郊原之地，卽赤岡也。據舊史，板橋在汴州城西。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踊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

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陝，失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4**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誘，音酉。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斷，丁管翻。塞，悉則翻。延和閣，駢所起，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聞諠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衞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處，昌呂翻。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周侍中，謂周寶也，事見上卷本年。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懅而退。懅，亦慚也，音遽。

師鐸退屯山光寺，山光寺，在廣陵城北。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帥，所類翻。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

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復，扶又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溫，柔和也。信，誠實不妄言者也。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處，昌呂翻。按書及春秋「分器」。記·曲禮「分毋求多」，漢書「分職」、「分部」，並音扶問翻；則處分之分亦當同音。今人讀為分判之分，誤也。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必『章︰十二行本「必」上有「往」字；乙十一行本同。』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委曲委曲，卽屛手札也。及用之誓狀幷酒殽出勞師鐸，勞，力到翻。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披，開也，分也。決壅為泄。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射，而亦翻。用之不發，卽焚之。

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復，扶又翻。自是高、呂始判矣。

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衞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

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索，山客翻。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數，所角翻。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

駢遣大將石鍔鍔，逆各翻。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幷駢委曲至揚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質，音致。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使院，節度使司官屬治事之所。

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戰格，列木為之，漢人謂之笓格，今謂之排杈。師鐸毀其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帥，讀曰率。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

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

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高駢置左、右莫邪都，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入見駢，說之曰︰說，式芮翻。「師鐸逆黨不多，『章︰十二行本「多」下有「諸門尚未有守者」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及此，言及此時也。從，才用翻。夜自敎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比，必利翻，及也。然後發諸鎭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楚靈王有言︰「大福不再，祗取辱耳。」高駢蓋知行留皆禍，故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張雄棄蘇州逃入海，又自海泝江而上，至揚州東塘。及往歸之。

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使，疏吏翻。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

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趣，讀曰促。或說師鐸曰︰說，式芮翻。「僕射曏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橫，戶孟翻。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區，分別也。理，調治也。故順衆心為一方去害。去，羌呂翻。今用之旣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幷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廬州，楊行密。壽州，張翱。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亟，紀力翻，急也。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粗，坐五翻。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復，扶又翻。

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衞，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新書·高駢傳︰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寶貨山積於進奉樓。按駢乾符末始自浙西徙淮南，中和二年罷兵權利權，貢獻始絕矣。煨，烏回翻。燼，徐刃翻。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復，扶又翻；下同。自城陷，諸軍大掠『章︰十二行本「掠」下有「晝夜」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

駢先為鹽鐵使，乾符六年，駢為鹽鐵轉運使，中和二年，解使職。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塡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郊天及御樓肆赦，六軍皆立仗。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供，居用翻。張，知亮翻；張陳同。鏤，郞豆翻。處，昌呂翻。

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決，於決翻。斷，都管翻；下斷手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首歸師鐸，師鐸署知海陵監事。海陵監，筦榷鬻鹽。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高霸時為海陵鎭遏使。霸獲其書，杖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5**蔡將盧瑭屯于萬勝，萬勝鎭在中牟縣。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薛史·梁紀曰︰盧瑭於圃田北夾汴水為梁，以扼運路。宋白亦曰︰萬勝寨在圃田北。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四月庚午。」按長曆，四月甲辰朔，無庚午。薛史誤。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赤岡；赤岡在汴城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

**6**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駢冀守者恩之，因以求出。遺，唯季翻。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道院，高駢所起以迎神仙。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7**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泝江，屯於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張雄、馮弘鐸由此得據昇州。帥，讀曰率。

**8**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三者合集為參會。說，式芮翻。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趣，讀曰促。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復，扶又翻。考異曰︰妖亂志︰「中和三年，高駢差梁纘知和州。纘以孫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以責其效。駢強之，旣行，果為端所敗。及歸，和州尋陷於端。」蓋端自是遂據和州也。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帥，讀曰率。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為用之為行密所誅張本。

**9**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晊，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宗權引兵會晊以擊全忠。

**10**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鎭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揚州盱眙縣西南十里有曲溪。劉金，曲溪屯將也。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11**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二年，朱全忠幷義成軍，徵其兵以擊蔡人。辛巳，全忠以四鎭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邊孝村，在汴州北郊。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縣在汴州西北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

**12**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九域志︰杭州新城縣有東安鎭。浙江、靜江二都，蓋分屯杭州城外沿江一帶，自定山下至海門。討薛朗，以其逐周寶也。

**13**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歙，書涉翻。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章︰十二行本「使」作「事」；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使」。』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為宣歙觀察使。鍠，戶盲翻。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帥，讀曰率；下同。秦彥閉城自守。考異曰︰妖亂志︰「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鄭漢璋等守諸門。」按寇至城下，卽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至，癸卯始守城乎！今不取。

**14**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天威，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毆，烏口翻，擊也。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衞皆嚴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復，扶又翻。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九域志︰鳳翔至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難，乃旦翻。質，音致。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李茂貞時領武定節宿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15**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被，皮義翻。遂作亂。夜，攻府舍，重榮逃於別墅；墅，承與翻。明旦，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虢節度使王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虢留後。珙，居勇翻。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舊書·帝紀云︰常行儒殺王重榮，推重榮兄重盈為兵馬留後。

**16**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宣州軍，秦彥兵也。

**17**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袞。

**18**孫儒旣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去年，孫儒陷河陽，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蓋懷州逼近河陽，全義尋退屯澤州也。舊書·帝紀云︰李罕之自澤州收河陽，懷州刺史張全義收洛陽。與之收合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為澤州刺史，將騎助之，考異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棄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為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為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蓋二人先以澤州賂克用，非七月也。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為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擇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

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為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城在二城之中間，故謂之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謂之屯將，將，卽亮翻。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河南二十縣，河南、洛陽二縣在城中，其外偃師、鞏、緱氏、陽城、登封、陸渾、伊闕、新安、澠池、福昌、長水、永寧、壽安、密、河清、潁陽、伊陽、王屋，凡十八縣。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敎之戰陳，以禦寇盜。陳，讀曰陣。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蔚，音鬱。不耕之土曰曠土。曠，空也。其勝兵者，勝，音升。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治，直之翻。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勞，力到翻。有蠶麥善收者，蠶四伏無病而成繭，麥就實黃熟而豐厚，為善收。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喜，許記翻。伎，渠綺翻。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比，毗至翻，又毗必翻。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史究言張全義治河南之績效。

**19**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暀于陽羨。敗，補邁翻。暀，于放翻。陽羨，漢古縣，晉立義興郡，隋廢郡，改陽羨為義興縣。唐武德七年，分義興置陽羨縣，尋省倂入義興。九域志︰義興縣在常州西南百二十里。

**20**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行密。帥，讀曰率。

**21**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鄭畋據岐，兄弟七年而滅。

**22**朱全忠引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謝殷，斬之。是年六月，謝殷殺刺史，據亳州。

**23**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為李茂貞以岐兵跋扈張本。

**24**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25**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朱瑄兄弟救汴州，破蔡兵。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考異曰︰編遺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都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為鄆帥朱瑄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睹將士驍勇，潛有窺覬之心，密於境上懸金帛招誘，如至者皆厚而納焉。積亡旣多，上察之，且不平是事，因移文追索亡者，朱瑄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新傳︰「全忠與朱瑄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卽聲言瑄納汴亡命，移書詆讓，瑄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為判者而逃，卽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襲叛徒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致衆十倍。」蓋翔為溫畫策，詐令軍士叛歸瑄，以為釁端也。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劉橋，在曹州乘氏縣東北，濮州范縣西南。按薛史，戰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26**秦彥以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此等告身，蓋高駢為諸道都統時，朝廷所給空名告身也。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貿食，貿，音茂。以物易物曰貿。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通犀帶，通天犀帶也。陸佃埤雅曰︰犀形似水牛，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卽食角也，小而不橢。亦有一角者。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徹角，」卽此也，可以破水、駭雞。又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犀亦絕愛其角，墮角，卽自埋之。王粲遊海賦曰︰「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文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文，螺犀文旋，牸犀文細，牯犀文大而勻。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旣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幾，居豈翻。復，扶下翻；下同。

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軍於揚子，蓋並廣陵之西山，以逼廣陵城。陳，讀曰陣；下同。袤，音茂。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為前鋒，保為公破之！」保為，于偽翻。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麰米於一寨，麰，音牟，小麥也。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麰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27**九月，以戶部侍郞、判度支張濬為兵部侍郞、同平章事。

**28**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煑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厭，於涉翻，又於琰翻。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分，扶問翻。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幷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瘞，於計翻。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帥，讀曰率。

**29**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范，漢縣，唐屬濮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里。擒斬之。

**30**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張神劍、高霸各奔歸舊屯之地。

**31**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九域志︰濮州東至鄆州一百八十里。瑄使裕詐遺珍書，遺，唯季翻。約為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復，扶又翻。以其屬郭詞為刺史。

**32**甲寅，立皇子陞為益王。

**33**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光啓二年，六月，丁從實取常州，至是而敗。考異曰︰實錄︰「五月，鏐攻常州，丁從實投高霸。」吳越備史在十月。新紀︰「十月，甲寅，陷常州。」今從之。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將禮，郊迎之。杭州，本鎭海巡屬，故鏐以部將禮迎寶。屬，音之欲翻。櫜，音羔。鞬，其言翻。

**34**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菫泥為餅食之，菫，居隱翻。菫泥，黏土也。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嚬蹙而已。攢眉為嚬，皺頞為蹙。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懣，音悶。相對抱膝，終日悄然。悄，七小反。詩曰︰憂心悄悄。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欲引還廬州。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帥，讀曰率；下同。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先，悉薦翻。陳，讀曰陣。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復，扶又翻。奉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為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唐設戟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宮之門一十有八，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設戟于門，故謂之戟門。韓問聞之，赴井死。梁纘、韓問，一體之人，纘旣誅，問知不免於罪，故赴井而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楊行密寨在廣陵城西，此餉軍之米也。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35**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從，才用翻。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攻守之勢，地有所必爭。楊行密之攻廣陵也，寨于城西；蔡人之攻行密，又據其故寨。蓋爭形勝者難以他圖也。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重，直用翻。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渡江趣宣州；秦彥欲還趣舊治。趣，七喻翻。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

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坐，徂臥翻。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路振九國志︰安仁義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河陽，因入秦宗權軍中。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楊行密起於合肥，一時諸將，田頵為冠，一旦得安仁義，列於頵上，卒收其力用。史言其知人善任。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孫儒未卽攻廣陵，先掠鄰州以益其衆。幾，居豈翻。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

**36**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陳，讀曰陣。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漢賓代總其衆。「漢賓」，當作「唐賓」。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唐制，節度使屬官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朱珍未易輕取，易，以豉翻。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為珍殺唐賓張本。因引兵歸。

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李振之徒何關成敗之數哉！薛史·翔傳曰︰太祖初鎭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往依之，發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為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不知書，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召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賊相拒，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翔傳曰︰「翔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俛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跡，人莫得知。」按張昭遠莊宗列傳曰︰「溫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舉錯，卽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為之助。溫大悅，自以為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薛史誤。

**37**辛巳，高郵鎭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帥，讀曰率。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為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張神劍反覆於呂、畢之間，而死於楊行密之手，挾狡用數者有時而窮也。

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鎭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揚州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暀、暀，于放翻。部將余繞山、史炤曰︰風俗通︰余姓，秦由余之後。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為兄弟，甘言以安其心。置其將卒於法雲寺。今揚州城中江都縣廨之西有法雲寺，然非其舊也。

**38**己亥，秦宗權陷鄭州。宗權旣棄鄭州，今復攻陷之。

**39**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為朱全忠與楊行密爭淮南張本。考異曰︰舊紀︰「十一月，秦彥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朝廷就加帝兼領淮南節度，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僖宗聞淮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賊告全忠」，在十月行密初入揚州時。今從實錄。

**40**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惡，烏路翻。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令孜養建為子，見上卷中和四年。不為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楊興元，謂楊守亮，事見上卷三年。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令孜先為神策十軍觀軍容使，待建同父子，故稱之。當往省之。省，悉景翻。因見陳太師，帝之自成都東還也，陳敬瑄進檢校太師，故稱之。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顧彥朗治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帥，讀曰率。與從子宗鐬、從，才用翻。鐬，火外翻。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郅；燕，於賢翻。宗弼、許人魏弘夫，宗侃，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

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脩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綿竹，漢縣，江左置晉熙郡，隋廢郡為李水縣，大業三年，改曰綿竹，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三里。敗，補邁翻，下同。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此，九域志︰成都府成都縣有蠶此鎭。句，古侯翻，又古候翻。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重，直用翻。進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成都南門樓，卽大玄樓也，樓前有清遠橋。曰︰「今旣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考異曰︰始，建宿衞之時，嘗領壁州刺史，光啓二年四月，已出為利州刺史，而舊紀、薛居正五代史、實錄、新紀皆云以壁州刺史攻成都，誤也。張耆舊傳曰︰「光啓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宗卽位，改文德元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聞朝廷降使，三軍百姓僧道詣驛，就使車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耳，時有微雨，臥蹍於泥。天使視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信於人衆中，探使有何言。旣聞，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頻閱隊。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卽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來交代，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舉兵，蓋與王氏相敵，欲遮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驅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排於城外北面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於城北街去來鬬數合。巳時，川軍被一時築過橋，堤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郊。（「郊」當作「交」。）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遭焚燒，戶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攻成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舉兵侵盜為恥，為之隱惡，襲據閬州，多言除移，尤諱光啓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德年韋昭度鎭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削奪敬瑄官爵，建始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勤王之師。故李昊蜀書、毛文錫紀事、張錦里耆舊傳、楊堪平蜀德政碑、吳融生祠堂碑、馮涓大廳壁記、收復邛州壁記，皆當是時撰錄，而自相牴牾。吳融云︰「歲在作噩之年，相國韋公奉命伐蜀。」又云︰「聖上卽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鎭蜀，起兵屬丞相以討不庭。尋拜公永平節度兼都指揮使。」今按舊僖宗紀︰「光啓三年，十二月，東川顧彥朗、壁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朝，詔中使諭之。」唐年補錄︰「光啓三年，十二月，以西川陳敬瑄、東川顧彥朗相持，詔李茂貞移書和解。」與唐莊宗功臣列傳、唐烈祖實錄、五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范質五代通錄·王衍傳所載略同。韋昭度以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月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表敬瑄叛，十二月丁亥，除昭度招討使，王建永平節度使。據長曆，是年十二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詔命始至成都。吳融據昭度受昭討使歲月，故云作噩之年伐蜀，是歲乃昭宗卽位之明年，韋公鎭蜀在前一年，蓋融誤以伐蜀為鎭蜀耳。舊紀云︰「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文德元年十月，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韋招度為招討使。」皆是也。而舊紀誤云龍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守。五月，王建陷成都，自稱留後。新書·陳敬瑄傳全用張耆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令孜召建以限朝廷，與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為差繆。張自言年僅八十，追記為兒童以來平生見聞，為耆舊傳，故其敍事鄙俚倒錯，與舊史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王建傳。又新紀︰「文德元年六月，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頊。」實錄︰「龍紀元年正月，建破鹿頭關，張頊來拒戰，敗之。」按光啓三年十二月，韋昭度討陳敬瑄，以漢州刺史顧彥暉為軍前指揮使，蓋其年冬，建破漢州，顧彥朗卽以彥暉為刺史。新紀、實錄皆誤。今從十國紀年。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

敬瑄告難於朝，難，乃旦翻。朝，直遙翻。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41**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處，昌呂翻。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高霸之死，猶張神劍之死也。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暀出走，明日，獲而殺之。

呂用之之在天長也，是年五月，用之歸行密於天長。紿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鋌，徒鼎翻。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道書以正月十五為上元，七月十五為中元，十月十五為下元。黃籙大齋者，普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設醮焉，追懺罪根，冀升仙界，以為功德不可思議，皆誕說也。乘其入靜，道家所謂入靜，卽禪家入定而稍異。入靜者，靜處一室，屛去左右，澄神靜慮，無思無營，冀以接天神。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帥，讀曰率。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割立盡，幷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釘，丁定翻。

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蔡賊，謂孫儒也。復，扶又翻。重，直用翻；下輜重同。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孫端所遣助楊行密者，今遣還。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為蔡儔背楊行密張本。

**42**趙暉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周寶敗見上卷本年。上元縣近京口，故浙西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暉遂自驕大，治南朝臺城而居之，隋之平陳也，悉毀建康臺城，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唐廢蔣州，以其地隸潤州。光啓二年，復置昇州，治上元縣。蓋臺城之堙廢久矣。治，直之翻。服用奢僭。張雄在東塘，暉不與通問；雄泝江而上，上，時掌翻。揮以兵塞其中流。塞，悉則翻。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為其下所殺。餘衆降，雄悉阬之。是年夏，張雄遣趙暉入據上元，今忿其拒己而阬其降者。降，戶江翻。

**43**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致閏月之朝命也。以行密為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為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為先進，官為都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自此以後，豈特徐、汴構怨哉，朱全忠以得朝命，遂與楊行密爭淮南，再交兵而再不得志，然後息心耳。璠，孚袁翻。

**44**十二月，考異曰︰長曆，閏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己巳朔。新、舊紀閏月無事，不見。新紀十二月癸巳在此月，是亦以十一月為閏。妖亂志有後十一月。十國紀年亦閏十一月，惟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二月後有閏月。實錄，閏十二月庚子朔。今不取。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荊南，節『張︰「節」上脫「殺」字。』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光啓元年，張瓌據荊南，至是而敗。新書︰城陷，瓌死，人無識者，幷投於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與此異。遺民纔數百家。

**45**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按路振九國志︰陳儒，同安賊也。九域志︰饒州東南至衢州七百二十九里。宋白曰︰衢州，春秋越西鄙之地，晉為東陽之境。輿地志云︰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太康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改名信安；唐武德四年，析婺州西境於信安縣置衢州，先有洪水，派山為三道，因曰三衢，州以是名。

**46**上蔡賊帥馮敬章陷蘄州。帥，所類翻。地名解︰蘄州，以水隈多蘄菜，因名。州北有蘄水，南入于江。蘄，渠希翻。

**47**乙未，周寶卒於杭州。考異曰︰吳越備史︰「寶病卒。」實錄︰「鏐迎至郡，氣卒於樟亭鐸。」新紀︰「十月丁卯，鏐殺周寶。」十國紀年︰「此月乙未，寶卒。或曰︰鏐殺之。」新傳云︰「鏐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今從吳越備史。

**48**錢鏐以杜稜為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光啓三年，劉浩逐周寶而奉薛朗，至是而敗。又，自是而後，楊行密、孫儒之兵迭爭常、潤，二州之民死於兵荒，其存者什無一二矣。考異曰︰吳越備史︰「明年，正月丙寅，克潤州，斬薛朗。」按朗斬於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紀年。

## 文德元年（戊申、八八八）是年二月改元。

**1**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章︰十二行本「歸」下有「秦」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為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幷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為馬軍使。

**2**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合，音閤。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守一之死宜哉，嗜利而招權，弗可改也已。

**3**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陳、亳二州。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考異曰︰新紀︰「正月癸亥，全忠為蔡州都統。」編遺錄︰「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我兼鎭，具事奏聞。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薛居正五代史皆云二月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以全忠為蔡州都統。」月日尤誤。今從編遺錄、新紀。諸鎭兵皆受全忠節度。

**4**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為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鎭，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除軍，謂時溥軍。全忠乃止。

**5**丙寅，錢鏐斬薛朗，考異曰︰新紀︰「丙寅，薛朗伏誅。鏐陷潤州。」十國紀年︰「丁巳，斬朗。」今從吳越備史。剖其心以祭周寶，薛朗逐周寶，見上卷上年。以阮結為潤州制置使。

**6**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7**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8**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六州，魏、博、貝、相、澶、衞。築羅城，方八十里，羅城，魏州羅城也。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旣殺王鐸，事見上卷中和四年。魏人皆惡之。惡，烏路翻。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魏博牙兵始於田承嗣，廢置主帥率由之。今樂從訓復置親兵，牙兵疑其見圖，故不安。將，卽亮翻。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為僧，中和三年，樂彥禎得魏博，至是而敗。考異曰︰舊傳︰「彥禎危懼而卒。」實錄︰「彥禎懼，自求避位，退居龍興寺，軍衆迫令為憎。」舊紀︰「魏博軍亂，逐彥禎。」若卒，不應云逐。今從實錄。衆推都將趙文㺹知留後事。㺹，皮變翻。

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㺹不出戰，衆復殺之，復，扶又翻。推牙將貴鄕羅弘信知留後事。先是，人有言「見白須翁，言弘信當為地主」者，先，悉薦翻。文㺹旣死，衆羣聚呼曰︰呼，火故翻。「誰欲為節度使者？」弘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我矣。」衆環視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舊書·帝紀書是年魏博軍亂，逐其帥樂彥禎。彥禎子相州刺史從訓帥衆攻魏州，牙軍立其小校羅宗弁為留後，出兵拒之。蓋幷趙文㺹、羅弘信姓名為一人。敗，補邁翻。從訓收餘衆保內黃，內黃，漢縣，時屬魏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魏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以陳留有外黃，此為內黃。故縣城在今縣西北十九里。魏人圍之。

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先，悉薦翻。牙兵旣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旣敗，乃求救於全忠。

**9**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章︰十二行本「與」下有「河南尹」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復，扶又翻。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忤，五故翻。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厭，於鹽翻。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九域志︰河南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章︰十二行本「尉」作「傅」；乙十一行本同。』所求，柰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剽，匹妙翻。啗，徒濫翻。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張全義尹河南，十八縣各置屯將以領屯兵，屯兵卽民兵也。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河陽有南城、北城、中潬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九域志︰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求救於李克用。

**10**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旣。考異曰︰舊紀︰「僖宗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冊。」昭宗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朔，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豈有二帝徽號正同！今從新紀，止是昭宗尊號。

**11**己亥，上疾復作，復，扶又翻。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屬，之欲翻。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考異曰︰唐年補錄︰「僖宗御樓後，疾復作，暴崩。楊復恭等祕喪不發，時十六宅諸王從行，乃於大宅中推帝為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子，帝居六宅之第三人。」舊紀︰「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按昭宗，懿宗第七子。吉王保，第六。新、舊傳懿宗八子，無盛王、儀王。今從舊紀。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帝兄弟八人，侹早薨，見王六人，居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少，詩照翻。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於靈符殿。年二十七。遺制，太弟傑更名敏，更，工衡翻。以韋昭度攝冢宰。

昭宗卽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喜，許記翻。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人心厭亂思治，承僖宗之後，見昭宗之初政，意其足以有為也。

**12**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 珍傳曰︰「珍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按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葛從周傳曰︰「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鎭，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據薛史·紀、傳，皆云太祖遣朱珍等救從訓，獨從周傳云從太祖，恐誤也。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鎭；元豐九域志，澶州有臨河縣，在州西六十里。魏州魏縣有李固鎭。薛史· 晉紀︰鄴西有柵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敗，補邁翻。

**13**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為質。質，音致。

**14**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西川統益、彭、蜀、漢、嘉、眉、邛、簡、資、雅、黎、茂十二州。被，皮義翻。

**15**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日恭憲皇后。

**16**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考異曰︰實錄儒陷揚州在五月，恐是約奏到日。今據舊紀云四月戊辰朔，壬午，新紀云戊辰，妖亂志云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吳錄、十國紀年無日，但云四月。今從舊紀、紀年。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17**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溫縣，屬孟州。孟州治河陽。九域志︰溫在河陳東七十里。帥，讀曰率。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斷，都管翻。行，戶剛翻。太行路在河陽北，河東兵之歸路也。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為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朱全忠至此又倂有洛、孟矣。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仗無乏。

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頎，渠希翻。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為事，鈔，楚交翻。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令，力正翻。長，知兩翻。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近，其靳翻。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

**18**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脩好，好，呼到翻。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19**歸州刺史郭禹擊荊南，逐王建肇，王建肇去年據荊南。建肇奔黔州。詔以禹為荊南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昭宗天復三年，成汭為淮南將李神福所敗而死。所謂晚年，殆此時也。治，直吏翻。時藩鎭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

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為荊南節度使，建肇為武泰節度使。黔州武泰軍。禹奏復姓名為成汭。禹奏姓名事見上卷光啓元年。

**20**加李克用兼侍中。

**21**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22**趙德諲旣失荊南，荊南時為成汭所奪。且度秦宗權必敗，度，徒洛翻。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中和四年，秦宗權遣趙德諲據襄陽，至是來降。降，戶江翻。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以德諲為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23**朱全忠旣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舊書·帝紀云︰蔡州行營秦大破賊於龍陂，遂進兵以逼賊城。克北關門；宗權屯守中州，中州，蔡州中城也。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環，音宦。

**24**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25**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言敬瑄前此常輸貢賦，中困於兵，以致斷絕，王建因以為敬瑄罪而間之。建以成都尚強，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母諫以為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本。」邛，渠容翻。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易，以豉翻。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帥，所類翻。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鎭以靖兩川。王建於東川巡內起兵以攻西川，連兵不決，兩川皆為之不安。

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璠，蒲官翻。趣，讀曰促。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抶王使前，抶，丑栗翻，擊也。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卽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令孜倚陳敬瑄，不肯離西川。上方憤藩鎭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

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懃等武德三年，分臨邛、依政置安仁縣，屬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十八里。費，父沸翻。懃，巨斤翻。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說，式芮翻。皆帥衆附於建，帥，讀曰率。給其資糧，建軍復振。復，扶又翻。

**26**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

**27**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卻之。

**28**升鳳州為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防禦使滿存為節度使、同平章事。僖宗中和二年，以興、鳳二州置感義軍，楊晟為節度使，以守散關，未及立軍府。晟旣敗走，不再除帥。今始立軍府於鳳州，就除滿存為節度使。

**29**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

**30**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31**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去年趙鍠得宣州。鍠，戶艎翻。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說，式芮翻。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今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銅陵縣有銅官渚。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九域志︰無為軍無為縣有糝潭鎭。今江行自糝潭口東過泥汊口，又東過柵江口。帥，讀曰率；下同。糝，桑感翻。

孫端、張雄為趙鍠所敗，敗，補邁翻。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宣州當塗縣西南有曷山，其東則東梁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趨，七喻翻。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九域志︰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二十五里。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峯有如蓮華，改曰九華。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32**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朱全忠自以兼領淮南，楚州其巡屬也，故自除刺史。

**33**錢鏐遣其從弟銶將兵攻徐約于蘇州。銶，音求

**34**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徐兵，時溥之兵也。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

**35**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遼州本漢上艾、沾二縣之地，晉置樂平郡，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曰箕州，先天元年，避玄宗名，改曰儀州，中和三年，復曰遼州。李克脩邀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

**36**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靖陵，在京兆奉天縣東北十里。廟號僖宗。

**37**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治，直之翻。

**38**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鎭，薛居正五代史，朱珍攻豐，下之。時溥以全師會戰豐南吳康里。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降，戶江翻；下同。

**39**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去年宗權為全忠所敗，棄許州，王蘊蓋全忠所命也。

**40**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折，而設翻。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

**41**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旣失興、鳳，見上卷光啓二年。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楊晟，故神策指揮使。王建攻彭州，陳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新繁，漢繁縣，蜀後主加「新」字，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宋白曰︰新繁本漢繁縣，蜀後主延熙十年，掠州胡率衆降禪，居之繁縣，移戶於此，俗謂之新繁。縣名因俗而改。

**42**丁亥，以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43**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張︰「厚」作「亮」。』陷夔州。按新書，楊守亮時帥山南西道，守厚為綿州刺史，無亦楊守亮遣守厚陷夔州歟？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 唐紀七十四起屠維作噩（己酉），盡重光大淵獻（辛亥），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諱傑，懿宗第七子，及卽位，改名敏，又改名曄。

## 龍紀元年（己酉、八八九）

**1**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正月，癸巳，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招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錄。

**2**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劉崇望同平章事。

**3**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九域志︰除州彭城縣有呂梁洪鎭。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4**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璠，孚袁翻。考異曰︰實錄︰「申叢、裴涉欲復立宗權為帥，汴將李璠知之，斬叢、涉，以宗權送汴州。」薛居正五代史︰「初，申叢縛宗權，折足而囚之，雖納款於太祖，欲自獻於長安以邀旄鉞。及姦謀不就，乃欲復奉宗權以接取其柄，為其將郭璠所殺，縶宗權送于太祖，卽以璠為留後。太祖遣都統判官韋震奏事，且疏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滄、兗二帥之命。」按全忠若自求兼領滄、兗二鎭，則明年朝廷命兼領滑州，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遽求滄、兗邪！若為滄、兗二帥求之，則兗帥朱瑾，乃仇讎也。當時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為滄帥，諸書皆無其名。薛史、實錄皆云申叢欲復立宗權，按叢折宗權足而囚之，豈有復奉為帥之理！蓋郭璠欲奪其功，誣之云爾。新、舊紀、五代紀、傳皆云郭璠殺申叢，而實錄云李璠，誤也。李璠乃檻送宗權者。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朱全忠又幷淮西以連襄、鄧，其勢愈盛矣。

**5**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儀鳳二年，分九隴、雒、什邡三縣置濛陽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三十一里。宋白曰︰縣在濛江之北，故曰濛陽。

**6**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考異曰︰舊紀︰「二月己丑，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秦宗權幷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錄︰「三月，全忠獻宗權，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三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至己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京兆尹孫揆監刑，監，古銜翻。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逖之族孫也。孫逖仕至刑部侍郞，揆五世從孫也。

**7**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考異曰︰舊紀在四月，封東平郡王。薛居正五代史在三月，亦云封東平。今從實錄，止加中書令。據考異，則「進爵東平郡王」六字合汰。然按舊書·帝紀，光啓元年，封全忠沛郡王。此時雖未進爵東平，固已封王矣。全忠旣克蔡州，軍勢益盛。

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僖宗中和二年，以蔡州為奉國軍，命秦宗權為節度使。文德元年，以襄州為忠義軍，命趙德諲為節度使。宗權旣亡，未嘗以奉國節授人，趙德諲亦未嘗兼奉國節，當改「奉國」為「忠義」。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理所。忠武本治許州；趙犨，陳人也，又守陳有功，因徙治所於陳。犨，昌牛翻。會犨有疾，悉以軍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詔以昶代為忠武節度使。未幾，犨薨。幾，居豈翻。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趙犨傳曰︰「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犨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丘，兼領二鎭。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為理所。犨一日念弟昶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昶傳曰︰「犨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昶為本州刺史。俄而犨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為理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上云「蔡州平，以犨為忠武節度使」，下云「昶為節度使，時宗權未滅」，自相違。今從犨傳。

**8**丙申，錢銶『章︰十二行本「銶」作「銖」；乙十一行本同。』拔蘇州，去年冬，錢銶攻蘇州，事見上卷。徐約亡入海而死。光啓三年，徐約據蘇州，今走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9**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陝，失冉翻。

**10**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11**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漑、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州。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為留後，考異曰︰實錄︰「克用以弟克脩守潞，遣澤州刺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結諸鎭救援，其將奚忠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漑出戰，為罕之所擒。漑謂曰︰『欲圖邢州，當先取磁州。』及幷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帥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死。三軍立其弟遷，求援汴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鎭州王鎔遺克用書和解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為安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果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洺、磁兩郡，方立遣馬漑、袁奉韜盡率其衆逆戰於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獲馬漑、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為留後，求援於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洺州，乃擒馬漑。實錄云「漑為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為漑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為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洺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洺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辭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洺州刺史遷權知兵馬留後事。」及新、舊紀、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唯太祖紀年錄及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間，古莧翻。為孟遷執王虔裕降河東張本。

**12**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幾，居豈翻。降，戶江翻。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囷，去倫翻。倉圓曰囷。食，祥吏翻。徐溫之遠略已見於此矣。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宿松，漢皖縣地，梁置高塘郡，隋廢郡，置宿松縣，唐屬舒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宋白曰︰宿松縣，漢元始中為松滋縣，屬廬江郡，晉武帝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為宿松。冠，古玩翻。鍠旣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李德誠自此遂委質於楊氏。海陵讓皇之世，此心復能如從鍠之時乎？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朝，直遙翻。歙，書涉翻。

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遺，唯季翻。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折，而設翻。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好，呼到翻。此其所以不壽與！」與，讀曰歟。

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降，戶江翻。

**13**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劍斬之，珍、唐賓交惡久矣，乘怒殺之，不復顧慮。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處，昌呂翻。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從，千容翻。朱全忠兼領淮南節度，以敬翔為左司馬。逮夜而後言，則全忠雖怒而未能發其暴。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為，于偽翻；下為之同。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敬翔為全忠謀取朱珍，猶用前計。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使全忠不殺朱珍，珍其肯為全忠用乎？霍存等為之請，弗思爾矣。為，于偽翻。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14**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為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帥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為王師範殺張蟾張本。

**15**以給事中杜孺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沈粲制其兵權，杜孺休直寄坐耳。

**16**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時錢鏐將杜稜守常州。

**17**十一月，上改名曄。

**18**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䙆，睽桂翻，衣裾分也。襴，音闌，卽今之袍也。下施橫幅，因謂之襴。新志曰︰唐初士人以棠苧襴衫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王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為士人上服；間骻者為缺骻衫，庶人服之。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皆視其品。從，才用翻。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法服，謂冕服劍佩也。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當，丁浪翻。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考異曰︰按田令孜、楊復恭雖威權震主，官不過金吾衞上將軍，則其餘宦官必卑矣，但諸書不見當時宦官所欲衣者何品秩之法服也。己酉，祀圜丘，赦天下。

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卽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援立見上卷上年。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太極殿，西內前殿也。他日，上與宰相言及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矍，居縛翻。造，七到翻。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鎭，非反而何！」楊復恭以假子守立為天威軍使，守信為玉山軍使，守貞為龍劍節度，守忠為武定節度，守厚為綿州刺史，其餘假子為州刺史者甚衆，號外宅郞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衞國家，豈反邪！」上曰︰「卿欲衞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冠，古玩翻。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見，賢遍翻。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北軍六軍，皆分屯苑中，屯營各有門，晨夕啓閉。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鎭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天武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期，讀曰朞。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判臺申，不使集百官。順節至中書，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長，知兩翻。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復，扶又翻。

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史言孔緯相唐，欲振紀綱，惜制於時，不得行其志耳。

**19**田頵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

**20**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趨淮南，擊孫儒。宋僑置樓煩縣於汝陰郡界，後魏以縣為下蔡郡治所，後齊廢郡，隋改為潁上縣，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趨，七喻翻。

**21**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宋行能於廣都；敗，補邁翻。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

**22**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成及為錢鏐守潤州。

**23**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敎之燒藥為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中和四年，巨容自襄陽奔成都。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 大順元年（庚戌、八九○）

**1**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元。上，時掌翻。

**2**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僖宗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磁、洺三州，至是而亡。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龍紀元年，大軍守破邢州城，孟遷投來，拜李存孝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敎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居正五代史·太祖紀，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遷以邢、洺、磁三州歸于我，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而無月。太祖紀年錄又曰︰「太祖徙孟遷于太原，以大將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薛史·孟遷傳曰︰「大順元年，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今從實錄。薛史·虔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攜貳，遷乃縶虔裕送于太原，尋為所殺。」按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兗、鄆也。虔裕傳誤。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

**3**壬寅，王建攻邛州，邛，渠容翻。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治，直之翻。遂帥所部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建養以為子，更甚姓名曰王宗儒。更，工衡翻。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復攻陳敬瑄也。琳，許州人也。

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垂拱二年，分成都縣置犀浦縣。郫，漢古縣，唐並屬成都府。九域志︰郫縣在府西四十五里。發城中民戶一丁，不計其家丁數多少，一戶則發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重，直龍翻。史炤曰︰古史考︰烏曹作塼。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

韋召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閶門外；建事昭度甚謹。

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員，音云，又音運，姓也。建以有遷知州事。

**4**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渡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下者，降下。

**5**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6**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7**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九域志︰泰州興化縣有陵亭鎭。師古兵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8**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去年，孫儒使劉建鋒據常、潤。晉分曲阿縣置武進縣，梁改為蘭陵，隋廢，唐垂拱二年，又分晉陵置武進縣，屬常州。九域志，縣有青城鎭。敬言、仁義、威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愼縣人也。

**9**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考異曰︰實錄︰「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安金俊率師攻雲州，赫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太原府軍大敗，燕師執金俊，獻于朝。」據太祖紀年錄，攻雲州在三月。舊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敗，蓋諱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紀年錄、唐末見聞錄皆云金俊戰死。實錄云執獻之，亦誤。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10**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

**11**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笞之；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克脩慙憤成疾，三月，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十月，且命班師，由上黨而歸。克脩性吝嗇，太祖左右徵賂於克脩，旬日間，費收十萬，尚以為供張不豐，掎其事，笞克脩而歸太原。俄而克脩憤恥寢疾。」薛史·克脩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洺，及班師，因撫封於上黨。」按太祖紀但遣罕之、存孝攻邢州，不云親行。蓋罕之、存孝圍邢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為之聲援，去十月先還，罕之、存孝猶圍邢州，故正月孟遷降也。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為昭義留後。為潞州叛克用張本。

**12**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為節度使。

**13**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去年朱全忠取宿州。朱全忠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溥出兵掠碭山，碭，徒郞翻。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考異曰︰郗象梁太祖實錄，前云四月丙辰，後云乙卯溥出兵。按長曆，乙卯，四月晦日。實錄誤也。友裕，全忠之子也。

**14**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任，音壬。以徐公鉥代為蜀州刺史。鉥，時橘翻。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僰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僰道，故僰侯國，漢立縣，為犍為郡治所，梁置戎州。僰，蒲北翻。

**15**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乘其不利也。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為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汴、滑、孟三鎭，時皆屬全忠。帥，讀曰率。與河北三鎭共除之。河北三鎭，謂盧龍李匡威、成德王鎔、魏博羅弘信。乞朝廷命大臣為統帥。」帥，所類翻。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更，工衡翻，改也。附令孜事見中和元年。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襄王熅之亂，田令孜往依陳敬瑄，自是之後，復恭再用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考異曰︰舊傳︰「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為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疾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恃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為宰相，判度支。」據舊紀、實錄、新紀、表，濬自光啓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中間未嘗罷免。舊傳誤也。今從新傳。濬亦以功名為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二十三年。濬為都統判官。王鐸為都統，張濬為判官。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好，呼到翻。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千容翻。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言中則制於宦官，外則制於方鎭。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

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三省︰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也。四品以上，尚書左右丞及六部侍郞，門下、中書省自左右諫議以上，御史臺自中丞以上，皆四品也。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杜讓能、劉崇望，二相也。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宰相主兵，則外廷之勢重。擠，子細翻，又子西翻。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謂光啓二年，事見二百五十六卷。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鎭共請討之，河南獨朱全忠、河北獨李匡威請討克用耳，餘皆不欲也。此千載一時。載，子亥翻。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考異曰︰舊濬傳曰︰「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按時安居受未殺李克恭，舊傳誤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破賊時，濬為諫議大夫，出軍判官，常以虛誕誘太祖，太祖薄其為人。及聞濬入中書，太祖常私於詔使曰︰『張公傾覆之士，先帝知其為人，不至大任。主上付之重位，必亂天下。』濬知之，陰銜太祖。」按濬自僖宗時為宰相，紀誤。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鎭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謂破黃巢、復京城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斷，丁亂翻。僶，民尹翻。僶俛，勉強不得已之意。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觀帝此言，亦知河東之不可伐矣。

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克用賜姓，故編之屬籍，註已見前。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鎭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李『章︰十二行本「李」上有「王鎔為東面招討使」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

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喪，息浪翻。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強寇，挑，徒了翻。離諸侯心，吾見其顚沛也！」沛，音貝。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牛僧孺，文宗太和中為相。

**16**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樂，音洛。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年。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從，才用翻。其後孟知祥見任於莊宗，亦遷之兄子也。居受等咸怨且懼。

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旣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銅鞮，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四十五里。校，戶敎翻。鞮，丁奚翻。霸招『章︰十二行本「招」作「劫」；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沁水，漢縣名。唐之沁水，後魏泰寧郡地也。北齊廢郡，為永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沁水，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二百里。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為霸所傷，歸于潞。考異曰︰元審與霸同部送後院將，霸所以能獨叛而元審所以得不死者，蓋後院將有叛有不叛者，叛者從霸，不叛者從元審，故克用益元審兵使討霸也。此段考異疑有闕文。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帥，讀曰率。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為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為留後。考異曰︰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上請河陽帥朱崇節領兵入潞，兼充留後。戊辰，李克用圍之，上遣葛從周率驍勇夜銜枚斫營突人上黨，以壯潞人之心。」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亦同。按克用未嘗自圍潞也。克恭傳︰「李元審戰傷，收軍於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於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州縣將安居受引兵攻克恭，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為留後。居受遣人召馮霸於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馮霸軍。霸乃引衆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於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唐末見聞錄曰︰「五月十七日，昭義狀申軍變，殺節使，當日點汾州五縣土團將士赴昭義。二十三日，昭義僕射家累入府。」新紀︰「五月，壬寅，安居受殺李克恭。」按壬寅，十七日，乃報到太原日也。今從太祖紀年錄。薛史·克恭傳。舊紀，「五月丙午，潞州軍亂，殺李克恭。監軍使薛績本函克恭首獻之于朝，濬方起兵，朝廷稱賀。」此蓋克恭首到日也。舊紀又曰︰「七月，全忠遣從周帥千騎入潞州。」唐太祖紀年錄、薛史·唐紀，五月葛從周入潞，太早。蓋因克恭死終言之。編遺錄、薛史·梁紀，八月克恭死，太晚。蓋因從周入潞推本之。又從周入潞，全忠始請孫揆赴鎭，當在揆被執前也。今克恭死從紀年錄。從周入潞從舊紀。

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存將兵圍之。

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帥，讀曰率；下同。鄜，音夫。夏，戶雅翻。上御安喜樓餞之。安喜樓，安喜門樓也。按楊復恭之亂，上御安喜門，劉崇望謂禁軍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竊意安喜門卽朱雀街東之安上門也。濬屛左右言於上曰︰屛，必郢翻，又必正翻。「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為，于偽翻。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長樂坂，在長安城東，卽滻坡。樂，音洛。坂，音反。復恭屬濬酒，屬，之欲翻。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未能成事而先為大言，此張濬之疏也。復恭益忌之。

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以附李克用也。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17**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資、簡相去二百十六里。簡州北至成都百五十里。雅州與邛州接壤，相去二百七十里。王建圖邛州以為根本，兵威所及，故謝從本以雅州降之。

**18**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為仇敵。好，呼到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19**光啓末，『嚴︰「末」改「初」。』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玫，自稱留後，見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啓元年。玫，莫杯翻。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為之請，為，于偽翻。乃以彥威為義昌節度使。

**20**張濬會宣武、鎭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難，乃旦翻。

**21**更命義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按方鎭表，全忠以父名誠，請改義成曰宣義。更，工衡翻。全忠以方有事徐、楊，徵兵遣戍，殊為遼闊，乃辭宣義，請以胡眞為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眞入為統軍，竟以全忠為兩鎭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領淮南見上卷僖宗光啓三年。

**22**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汾州靈石縣西南有陰地關。考異曰︰舊紀︰「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按君立時圍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九域志︰壺關西至潞州二十五里。宋白曰︰壺關縣以山形似壺，古於此置關，故名。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府。」李存孝圍潞州。呼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為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為潞州留後。」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為河陽節度使。」按河陽自解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等為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為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旣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考異曰︰編遺錄︰「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往河陽，令李讜救應朱崇節，又命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過山，於澤州北應接，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上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旣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斬李重裔，遂班師。」按讜等初圍澤州時，語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棄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鎭。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三『章︰十二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千，使揆將之趣潞州。趣，七喻翻。

八月，乙丑，揆發晉州，九域志︰自晉州東至潞州，三百八十五里。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長子，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四十五里。揆建牙杖節，褒依大蓋，擁衆而行；凡節度使，其行前建牙旗，杖所賜節。褒衣，大由博裾之衣。大蓋，卽今之清涼繖。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以素練，，充夜翻，維縶之也。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為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韓歸範銜天子之命，故謂之天使。帥，所類翻。使，疏吏翻。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旣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誘，音酉。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分，扶問翻。豈能伏事鎭使邪！」節度使任居方鎭，孫揆鄙薄之，呼為鎭使。復，扶又翻。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23**丙寅，孫儒攻潤州。

**24**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去年朝廷命杜孺休刺蘇州。錢鏐密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歸杭州；鏐欲歸罪於粲而殺之，粲奔孫儒。

**25**王建退屯漢州。自成都退屯漢州。

**26**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箠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箠，止橤翻。占，之瞻翻。無其財而自占為有，謂之虛占。咸不聊生。

**27**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為汴兵所圍也。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28**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當道，猶云本道，汴軍自謂也。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張相公，謂張濬；葛僕射，謂葛從周。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呼，火故翻。「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鬬！」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收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復，扶又翻。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橈敗之罪，橈，奴敎翻。斬李讜、李重胤而還。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六月，李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胤、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存孝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李罕之云云。李存孝憤其言，引鐵騎五百追擊，入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襲掩擊，至於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帥衆棄城而遁。」唐末見聞錄︰「閏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滅逃遁，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巾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迴戈歸府。」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行至馬牢川，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旣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胤以徇，遂班師焉。」實錄︰「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駐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川，與幷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衆棄潞州歸。」按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讜，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讜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潞州事終言之。九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二十五日戊申。若全忠至河陽始遣讜等趣澤潞，旣敗，而從周等棄潞來歸，七日之間，豈容許事！蓋薛史因讜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二日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後攻澤州者，猶云葛司空入潞府乎！蓋實錄承紀年錄而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薛史，事則兼采諸書。

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鎭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

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章︰十二行本「軍」作「平」，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匡威會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十萬寇我北鄙，攻遮虜軍，太祖御親軍出塞，營於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於樂安鎭，賊軍大敗，遁走。」舊紀︰「九月，幽州、雲州蕃、漢兵三萬攻鴈門，太原府將李存信、薛阿檀擊敗之。」實錄︰「閏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敗。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攻遮虜軍，克用營渾河川，戰於樂安鎭，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末見聞錄︰「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打鹿，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卻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旋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大捷，有牓曉告殺燕軍三萬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齎榜到，殺得退渾一千帳。」二十九日下復云十九日，亦誤。今但繫此月，不書日。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新志︰河東道有武州，領文德縣，闕其建置之年。及鐸之壻，俘斬萬計。

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詑，丑亞翻，誇也。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喜，許記翻。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29**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考異曰︰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至蘇州。」今從吳越備史，在閏月。

**30**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時朝命以邛州建永平軍，王建為節度使。是年正月，建攻邛州，至是克之。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九域志︰邛州北至蜀州七十里，西南至雅州一百六十里。獠，魯皓翻。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鉥，舉城降建。鉥，辛律翻。

**31**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朱全忠旣領宣義節，遂入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鎭，鎭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32**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33**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洪洞，漢楊縣，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嶺為名，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又北二百九十五里至汾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義寧元年，分霍邑置趙城縣，以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因謂之趙城，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五里。宋白曰︰史記︰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註云︰在河東永安縣。余按宋白旣以趙城為造父所封之地，此又引史記註，何所折衷哉！鎭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章︰十二行本「走」下有「禁軍自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難，乃旦翻。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近，其靳翻。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渡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復，扶又翻。存孝引兵攻絳州，九域志︰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李存孝雖悍，猶不敢攻執宰相，犯獵禁兵，分尚存故也。濬、建自含口遁去。水經註︰洮水源出河東聞喜縣清襄山，其水東逕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含口，又西，合于涑水，卽含山之口也。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

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韓歸範與孫揆俱擒，李克用遣之歸朝。附表訟冤，考異曰︰實錄︰「十一月，王師入陰地關，至汾隰，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存信設伏擊破之；邠、鳳之師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敗。存信直壓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戰敗，退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舊紀︰「克用遣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鄜、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張濬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相與謀云云，遂退舍五十里。十二月，壬午朔，濬、建拔晉、絳遁去。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郡。」張濬傳曰︰「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鎭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遊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於洪洞，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為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潞之師圍張濬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濬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隰，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繼發李存孝將兵五千進擊，營於趙城，敗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是閉壁不出。存孝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遁，建、濬由含山路逃遁，遂收晉、絳。初，濬部禁軍至晉州，邠、鳳之師望風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五日，相公差晉州捉到天使閭大夫入京奏事，兼貢表曰︰『臣某乙言︰今月二十六日，臣所部南界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等投臣當道齎到宰臣張濬牓一道，內稱招討處置使兼錄到詔白，云陛下削臣屬籍，奪臣本官，仍卻會兵討問』」云云。唐補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頻貢章表，『克用與朱玫同立襄王以為大逆，其朱玫以下並已誅鋤，克用時最為魁首，據其罪狀，請舉天兵。臣率師關東。掎角相應。』朝廷遂以宰臣張濬為都統，授崔胤為河中節度應援使。大軍行到同州，克用領蕃、漢馬步稱三十萬入河北界。其張濬使人探朱全忠兵馬，並不來相應，乃於昭義西與太原交戰，不利而回。朝廷知為全忠所賣，便差使至克用所，與賞給令回，貶都統張濬於雲夢，除崔胤於嶺外」薛史·李承嗣傳︰「初，大軍入陰地，薛志勤與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於蒙阬，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師一軍收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按李存信傳無攻晉、絳事。蓋舊紀，十月存孝已背太原，故此戰皆云存信，實錄因之而誤。據五代紀、傳、太祖紀年錄，當是存孝。又隰州隸河中節度，所云入陰地關犯汾隰者，蓋謂汾水之旁，下濕曰隰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行恭為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濬、建安能保城！實錄誤也。今從李存孝傳。唐補紀云崔胤為河中節度，尤為疏繆。自餘諸書參取之。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執宜、國昌、克用三代歷武、宣、懿、僖四朝。破龐勛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翦黃巢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年、四年，黜襄王見二百五十六卷光啓二年。存易定見光啓元年。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日冠，古玩翻。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拓跋思恭取鄜延，以授其弟思孝。朱全忠之侵徐、鄆，謂朱全忠攻時溥於徐，攻朱瑄於鄆，事並見上。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為韓、彭、伊、呂；阽，余廉翻，又丁念翻。臨危曰阽危。譽，音余，稱譽。及旣安之後，則罵臣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旣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鬬；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閽，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扆，隱豈翻。記︰天子負扆南面而立。扆，畫斧屛風也，設之戶牖間。坐，徂臥翻。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司敗，卽司寇之官。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為栰以濟河，河南王屋縣有王屋山。王屋，漢河東垣縣地，後魏置長平縣，後周置王屋郡，隋廢郡為縣。九域志︰縣在孟州西北一百三十里。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云︰「時張濬、韓建兵敗後，為克用騎將李存信所追，至是，方自含山踰王屋，出河清，達于河陽。河溢無舟檝，建壞民廬舍為木罌數百渡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因濬、建走，終言之。師徒失亡殆盡。

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鎭；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鎭、魏，鎭、魏倚河東為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鄄、夏之兵會之。華，戶化翻。「鄄」，當作「鄜」。詳見辯誤。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幽，李匡威；雲，赫連鐸。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復從，扶又翻。史言張濬志節可憐。

**34**十二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己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孫儒拔蘇州，殺李友。考異曰︰莊宗列傳︰「楊行密，壽州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同攻陷揚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儒出軍攻宣州，行密襲據揚州，稱留後，北通時溥，儒引軍攻之。大順元年，行密禦備力竭，率衆夜遁，出據宣州。」此說最為差誤。國朝開寶中，薛居正脩五代史，江南未平，不見本國舊史，據昭遠所記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壽春人，改為廬州；又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揚州，餘皆無次敍。今按吳錄·太祖紀及高遠唐烈祖實錄·行密傳云︰「光啓三年，十月，秦彥、畢師鐸出走，行密入揚州。十一月，孫儒圍揚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揚州，行密奔廬州。八月，自廬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殺趙鍠。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執斬儒，復歸揚州。」且龍紀元年孫儒方強，行密新得宣州，安能襲據揚州踰年哉！近脩唐書·行密傳，全用吳錄事迹，乃云「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通時溥，扞儒。朱全忠遣龐師古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蓋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楊行密遣安仁義破錢鏐之兵而取常、蘇、潤，孫儒又從而奪之，民之死於兵者，不知其幾矣。

**35**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渡河，取黎陽、臨河，黎陽，漢古縣，唐屬衞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隋分黎陽縣置臨河縣，唐屬相州。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衞縣，衞，漢朝歌縣；紂所都朝歌城，在今縣西；隋大業二年，改曰衞縣，唐屬衞州。九域志︰衞州汲縣有淇門鎭。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36**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為刺史。至德二載，以潤州江寧縣置昇州，上元二年廢，今復置。考異曰︰新地理志︰「光啓三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上元為昇州，授雄刺史。」吳錄·馮弘鐸傳︰「大順元年，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弘鐸為刺史。」按是時雄尚存。今從雄傳。

**二年**（辛亥、八九一）

**1**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2**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孔緯為荊南節度使，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張濬為鄂岳觀察使。二人罷相，以晉、絳喪帥也。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為戶部侍郞、同平章事。昭緯，愼由從子；崔愼由相宣宗。從，才用翻。彥若，商之子也。徐商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二年。

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長樂坡卽長樂坂。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復，扶又翻。「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竊謂克用此表，楊復恭密敎之也。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考異曰︰舊紀︰「太原軍屯晉州，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冤，言『賊臣張濬依倚全忠，離間功臣』。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左僕射韋招度等議」云云。在十二月。按是年昭度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錄。

**3**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東溪，在宣城，今謂之宛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溪西，卽宛溪之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溧水，漢溧陽縣，隋分置溧水縣，時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八十五里。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帥，讀曰率，下同。

**4**二月，君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5**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文德元年遣昭度討西川，至是三年矣。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赦陳敬瑄。己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十國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二月辛巳朔，無己未，新紀誤也。今從實錄。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鎭。使顧彥朗歸梓州，王建歸邛州。

**6**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騃，語駭翻，癡愚也。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少，詩照翻。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安丘，漢縣，古根牟國；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校，戶敎翻。鄩，徐心翻。「汝能殺弘，吾以汝為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為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為平盧節度使。

師範和謹好學，好，呼到翻。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衞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聽事，客將，主唱導，儐贊賓客，漢、晉鈴下威儀之職。將，卽亮翻。令，力丁翻。聽，讀曰廳。自稱「百姓王師範」，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敎子孫不忘本也！」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註云︰父之所樹，子不敢不恭敬。

**7**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冤，為，于偽翻。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8**邢洺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安金俊旣死，李克用以安知建代鎭邢、洺。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為神武統軍。知建師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斬之，薛史︰安知建奔青州，自棣州泝河歸朝，朱瑄邀斬之河上。帥，讀曰率。傳首晉陽。

**9**夏，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見，賢遍翻。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長，直兩翻。甲申，赦天下。

**10**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父子不能相贍，至於棄之。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邏，郞佐翻。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深，式禁翻。量音良。殍，被表翻。軍民強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斷，都管翻。劈，普壁翻。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旣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窘，巨隕翻。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

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朝，直遙翻。建表請︰『章︰十二行本作「稱」；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請」。』「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請」，恐當作「稱」。考異曰︰十國紀年︰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授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鎭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瘲耳，瘲，與癬同，音息淺翻。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韋昭度攻成都，置行府以治事。臠，力兗翻。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三使，節度使、招撫使、制置使也。兼行營招討使，卽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跪觴，跪而奉觴也。昭度甫出劍門，劍門，諸葛亮立關，唐聖曆二年，分普安、永歸、陰平，置劍門縣，屬劍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卽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復，扶又翻。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考異曰︰舊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為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三月，乙亥，復陳敬瑄官爵。丙子，以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若已除留守，不領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便應釋兵東歸，不應更留在彼；縱使強留，諸軍亦安肯稟服，王建亦何必更說之云「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籌之」！舊傳︰「建脅說昭度，奏請還都。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亦同。蓋今年三月，旣復敬瑄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肯罷兵，昭度為所牽率，亦同執奏，以為敬瑄不可赦。旣而為建所脅，授兵東歸，朝廷責其進退失據，故左遷留守，如新、舊傳所云者是也。今從之。又昭度初圍成都，楊守亮為招討副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王建為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授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詔書，但云令彥朗各歸本鎭，則是守亮先已歸也。彥朗得此詔必亦歸，獨昭度與建留在彼耳。然建令東川將唐友通食駱保，是彥朗身歸而留兵共攻成都也。

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亙五十里。環，音患。有狗屠王鷂，鷂，亦肖翻。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說，式芮翻。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強盛；為，于偽翻。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懈，古隘翻。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旣而復以詐得歸。復，扶又翻，又如字。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從，才用翻。更，工衡翻。

**11**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方鎭表︰中和三年，升湖南觀察為欽化軍節度，光啓元年，改武安軍。

**12**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北河之上。敗，補邁翻。進圍雲州。

**13**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九域志︰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鎭。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暀，于放翻。安景思據滁州。和、滁，相去一百五十里。

**14**丙午，立皇子祐為德王。

**15**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降，戶江翻。安景思走。

**16**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赫連鐸，本吐谷渾酋長，開成中，其父帥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而亡。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 「克用率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盧龍李匡威自率步騎萬餘援王鎔。」按唐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旣平雲州，乃討王鎔。實錄蓋因舊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於柳城，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渾」云云。實錄云︰「克用遣將急攻雲州。」蓋以前云克用親討王鎔故也。按紀年錄，討王鎔在後。實錄誤。旣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17**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鎭，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數，所具翻。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揚州之民仇孫儒而德楊行密，使孫儒不死於宣州，揚州之民亦必歸楊行密矣。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為張諫降行密張本。

**18**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鎭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19**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元年，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附于時溥。

**20**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沈約曰︰廣德縣，疑吳所立。劉昫曰︰廣德縣，漢故障也；宋分宣州之廣德，吳興之故障，置綏安縣，唐至德二年，改為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為名，屬宣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帥，讀曰率。

**21**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田令孜以彭州為威戎軍。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

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曏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言令孜養建為假子也。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太師，謂陳敬瑄。復，扶又翻。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舊書︰龍紀元年，五月壬辰朔，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遷陳敬瑄於雅州，建自稱兵馬留後，復用田令孜為監軍。記事旣有不同，而紀年前後復有兩年之差。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

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為之耳！」先，悉薦翻。壬寅，敬瑄開門迎建。僖宗廣明元年，陳敬瑄鎭西川，至是而亡。建署其將張勍為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乃謂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憂不富貴，愼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張勍護之矣，彼幸執而白我，我猶得赦之；若先斬而後白，吾亦不能救也！」旣而士卒有犯令者，勍執百餘人，皆捶其胸而殺之，積尸於市，衆莫敢犯。故時人謂勍為「張打胸」。勍，渠京翻。捶，止橤翻。

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使廳，節度使廳事也。牙司，吏也，掌使牙之事。數，所角翻。上，持掌翻。武怒曰︰「司徒許我迭日為節度使；上馬何為！」建密遣人刺殺之。刺，七亦翻。

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敬瑄第三。朝，直遙翻。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為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

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更其姓名，以為假子。更，工衡翻。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史言王建所以能有蜀。

**22**六軍十二衞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衞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思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龍劍節度，領龍、劍、利、閬四州。武定節度，領洋、果、階、扶四州。

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瓌怒，詬之。詬，古候翻，又許候翻。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是時以黔中節度為永泰軍，黔中以南則羈縻諸蠻州矣。未知黔南節度置於何所，豈楊復恭欲殺王壞，特創置此鎭以授之邪？惡，烏路翻。黔，渠今翻。至吉柏津，利州益昌縣有桔柏津，益昌驛有古柏，土人謂之桔柏，因以名津。據楊復恭傳，王瓌取道興元至桔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

李順節旣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慍，於運翻，怒也。懟，直類翻，怨也。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刺，七亦翻。

**23**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

**24**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25**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26**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為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去年置永平節鎭於邛州以授王建。建旣得西川，授以西川節而廢永平軍，建志也。建旣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好，呼到翻。施，式豉翻。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27**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據舊史，楊復恭居第在昭化里。近，其靳翻。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衞，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家衆，楊復恭私所蓄養之人也。帥，讀曰率。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門，含光門，皇城南面西來第一門也。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衞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趣，七喻翻。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永安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28**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鎭兵於龍尾岡，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鄕；薛居正曰︰龍尾岡在臨城西北。臨城本房子，天寶元年更名，與元氏、柏鄕皆屬趙州。九域志︰臨城在趙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首千級，進拔雹水，攻柏鄕。」按雹水屬易州。克用方攻鎭州以救易、定，必不取其地，恐誤也。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29**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曹州，天平節度使朱瑄巡屬也。

**30**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唐末，以宋州之單父、碭山，曹州之成武，兗州之魚臺，置單州。九域志︰兗州西南至單州二百八十里。單州時屬朱全忠。單，音善。

**31**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朱全忠。帥，讀曰率。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32**辛未，壽州將劉弘鄂惡孫儒殘暴，惡，烏路翻；下同。舉州降朱全忠。

**33**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鄕，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34**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似先知，宦官也。舊書·帝紀作部將嗣光審斬順節頭。考異曰︰唐補紀︰「景福二年，四月，十七日夜，見掃星長十餘丈。承旨陳匡用奏，『當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曰芥子，自卽位加夫人，衆呼白婆。左神策軍天威都軍使胡弘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達官多重之。楊復恭為軍主，與改姓名為楊守節。主上每出畋遊，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憸巧趨附，乞與主上為兒，旣而允從，頗生驕縱。於是引聖人入堂室，令妻妾對於庭簷，或入內中，經旬不出，致主有撫楹之咎，為臣懷通室之非。承醉奏云︰『玉印金箱，兒未曾識，望阿郞略將宣示，以慰平生。』其白婆在側，曰︰『此寶非凡人得見，不用發言！』於是奏曰︰『除此老嫗，才應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蹤由。兩神策軍以其事漸乖，必為大禍，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於重陽節向樞密院中排宴，喚入謝恩，卻出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袖劍揮之，諸王相次剚刃，以為葅醢。」按胡弘立，卽順節也。新、舊紀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傳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則參取諸書。從者大譟而出。從，才用翻。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三都，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至暮乃定。百官表賀。

**35**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蘇州自此為錢氏所有。復，扶又翻。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亙百餘里。重，直用翻。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36**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囚道弼，奪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華，戶化翻，姓也。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砦，與寨同；音士賣翻。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初，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九域志︰均州西至金州七百里。詔以行襲為昭信防禦使，治金州。方鎭表︰僖宗光啓元年，置昭信防禦於金州。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破楊守亮兵，詔升金州節鎭，以戎昭為軍額，卽以行襲為節度使。」按實錄，光化元年正月，始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新·方鎭表，光啓元年，升金商都防禦使為節度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禦使，治金州。光化元年，始升昭信軍防禦使為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戎昭軍。薛史誤也。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襲逆擊，大破之。

**37**是歲，賜涇原軍號曰彰義，考異曰︰新表在乾寧元年。今從實錄。增領渭、武二州。

**38**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章︰十二行本「後」下有「發兵拒潮」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考異曰︰蔣文懌閩中實錄云︰「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昭宗實錄在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錄、十國紀年。又薛史、閩中錄、閩書皆云范暉，巖壻，餘書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啓運圖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此最得實。今從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 唐紀七十五起玄黓困敦（壬子），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 景福元年（壬子、八九二）

**1**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

**2**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難，乃旦翻。鎭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事見上卷上年。上，時掌翻。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3**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鎭兵，斬獲三萬。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恐約奏到。今從唐太祖紀年錄。

**4**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抄，楚交翻。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僖宗光啓三年，楊行密、孫儒爭揚州，至是五年矣。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降，戶江翻。將，卽亮翻。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旣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以孫儒驅淮南人以攻楊行密，故其謀云爾。為行密擒孫儒張本。友規，廬州人也。

**5**威戎節度使楊晟僖宗文德元年，置威戎軍於彭州。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蕘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蕘，如招翻。梓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暉治所。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蕘，斬之。

**6**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據舊書·李師道傳，斗門城在濮陽縣界。

**7**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不以天子之命舉兵，故曰擅。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遺，唯季翻。杜讓能時為相，西門君遂時為神策中尉，此內外二大臣也。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鎭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衞之功；此謂僖宗再幸山南時也。難，乃旦翻。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比，毗至翻。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牛徽之言，上所以誘掖其君，下所以彌縫悍將；若以之為國謀則未也。

**8**甲申，朱全忠至衞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趣，七喻翻。至者皆為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河鎭。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考異曰︰歸厚傳云十一月，誤也。今從梁紀。副使李璠等皆死。璠，音煩。

**9**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新紀云，「己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二鎭時皆屬朱全忠，或貶或兼，唯其所奏。

**10**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鎭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潤州城東角土山上有甘露寺，前對北固山，後枕大江。寶曆中，李德裕建寺，適有甘露降，因以名之。孫儒蓋因此寺而置甘露鎭也。帥，讀曰率。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考異曰︰新紀︰「景福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按行密自宣歸揚，過常州，已歎張訓之功；新紀誤也。今從十國紀年。行密別將又取潤州。楊行密自此遂有潤州，而與錢氏爭常州矣。

**11**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光啓三年，徐、汴始交兵。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復，扶又翻。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鎭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鎭，仍命大臣鎭徐州。詔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華，戶化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12**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考異曰︰實錄，此月以前，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起復某官，不言德諲卒在何時。新傳、薛史但云「匡凝為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諲卒，自為襄州留後，朝廷卽以旄鉞授之。」亦不言年月。今附於此。

**13**范暉驕侈失衆心，范暉據福州，見上卷上年。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從，才用翻。監，古銜翻。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平湖洞在泉州莆田縣界外。九域志曰︰今興化軍大飛山，地本平湖數頃，一夕風雨暴至，旦見此山聳峙，一名大飛。

**14**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按九域志︰彭州距成都九十餘里。此其壤地相接，煙火相望，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者也。王建安得而不急攻之邪！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趨，七喻翻。漢州金堂縣東北十里有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王建一時諸將唯華洪饒智略，建所倚也，故亟召之以禦符昭。華，戶化翻。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更，工衡翻。更鼓，持更之鼓，官府及行軍，每更擊之以為節。更鼓多則敵人以為營寨多，故宵遁。

**15**三月，以戶部尚書鄭延昌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延昌，從讜之從兄弟也。僖宗乾符間，鄭從讜鎭河東有聲績。之從，才用翻。

**16**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勇勝三都，亦神策五十二都之數。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帥，讀曰率。

**17**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鎭。天長鎭，在滹沱河東北。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新市，漢古縣，唐倂入鎭州九門縣。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鎭、定、幽四鎭。

**18**楊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遺，于季翻。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誘，音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考異曰︰實錄明年正月，「楊守厚攻東川，以竇行實為內應。事泄，行實死，守厚遁去。」因李茂貞與王建爭東川，追敍今年事耳。今從十國紀年。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綿、劍，二州名。宋白曰︰綿州，漢涪城縣地，西魏置潼州；隋置綿州，以綿水為稱。九域志︰綿州東北至劍州二百九十四里。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九域志︰綿州巴西縣有鍾陽鎭。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鉾，亡侯翻。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19**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20**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李順節死見上卷上年。西門君遂惡之，惡，烏路翻。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強。

**21**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自鎭州引還。

**22**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敗，補邁翻；下同。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朱全忠以劉瓚刺楚州，見二百五十七卷僖宗光啓三年。張訓等旣破徐兵，乘勝遂取汴之楚州。考異曰︰新紀，「三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十國紀年，「三月，時溥遣兵三萬南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徐兵于壽河，俘斬三千級，取楚州，執瓚。」今從之。

**23**加『章︰十二行本「加」上有「五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24**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廣德營，孫儒之兵營於廣德者也。敗，補邁翻。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義寧二年，沈法興分烏程置安吉縣，唐因之，屬湖州。九域志︰在州西南百七十一里。斷，音短。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瘧，逆約翻，疾而寒熱迭作，謂之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陳，讀曰陣。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光啓三年，孫儒始與行密交兵，至是而敗。孫儒以十倍之衆攻行密，其智勇亦無以大相過，而卒斃於行密者，儒專務殺掠，人心不附，又後無根本。行密雖為儒所困，分遣張訓、李德誠略淮、浙之地以自廣，又斥餘廩以飼飢民，旣得人心，又有根本，所以勝也。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走，音奏。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張『章︰十二行本「張」上有「以行軍司馬」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佶為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帥，所類翻。比，必利翻，及也。

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帥，讀曰率。考異曰︰十國紀年，「行密過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劍下之，不亦壯哉！』舊紀︰「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為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所殺。初，行密揚州失守，據宣州，孫儒以兵攻圍三年。是春，淮南大饑，軍中疫癘。是月，孫儒亦病，為帳下所執，降行密；行密乃倂孫儒之衆，復據廣陵。」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曰︰「大順元年，行密危蹙，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儒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為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唐補紀︰「大順二年六月，孫儒兵敗於宛陵城下，楊行密進首級於西京。」吳錄曰︰「景福元年，六月六日，太祖盡率諸將晨出擊儒，田頵臨陳擒儒以獻，斬儒於市，傳首京師。」新紀、實錄、十國紀年皆據此。舊紀、薛史、唐補紀皆誤。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

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先，悉薦翻。時人稱揚一、益二，言揚州居一，益州為次也。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秦彥、畢師鐸、孫儒、楊行密也。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25**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為常。將，卽亮翻。

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為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度，徒洛翻。說，式芮翻。「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見二百五十七卷文德元年，陳、田，謂陳敬瑄、田令孜。偽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朝，直遙翻。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為大府，亦謂之會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時朝命以王建檢校司徒，故稱之。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復，扶又翻。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日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薄，迫也。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為，于偽翻。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礮，與砲同，匹貌翻。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塡壕為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耀兵者，以耀敵使不知所備。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矍，居縛翻。「此誠有之，將若之何？」

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宗侃卽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時西川兵圍彭州，四面下寨，宗裕、宗侃、華洪、宗瑤各當一面。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牙舉，謂從使牙檢舉而見之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處，昌呂翻。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衞。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牓帖旣下，下，戶嫁翻。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貍，誰肯來者！貍，捕鼠者也。鼠見貍則知必死，特恨不可得而走耳，詎肯前就之哉！故以為喻。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府，謂成都府。索，山客翻。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量，音良。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彭州治九隴縣，彭州未下，故乞置行縣。九隴故漢繁縣地，後魏改曰九隴，以州西有九隴山為名。九隴，一伏隴，二豆隴，三秋隴，四龍奔隴，五走馬隴，六駱駝隴，七千秋隴，八較車隴，九橫擔隴。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南鄭，漢古縣，唐帶興元府。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為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帥，讀曰率。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益州記︰彭之地號小郫，言土地肥良，比之郫邑也。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漚，烏候翻，久漬也。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為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悉如所申。考異曰︰張耆舊傳曰︰「五月二十日，諸軍馬步兵士到彭州城下。至七月初，已經五十餘日，諸軍兵士始到，刈麥充糧。至七月初，麥盡，並無顆粒。兵士但託求食，乃每日遠去入山，虜劫逃避百姓。有一軍士，本是儒生，乃往北面寨說於統帥」云云。十國紀年︰「王先成謂王宗侃云云。先成上招攜七事，建皆納之。先成，蜀州新津人。」按十國紀年，王建自二月辛丑遣王宗裕等擊楊晟，遂圍彭州。又晟遺楊守忠書云︰「弊邑雖小，圍守三年矣。」而張云五月二十日方圍彭州，或者先圍之不克而再往歟？但云有一軍士，而十國紀年姓王名先成，不知其本出何書也。

明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曰︰，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抄，楚交翻。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26**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僖宗光啓二年，滿存得鳳州，至是而敗。奔興元，就楊守亮。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鎭之。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茂貞傳曰︰「大順二年，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徐彥若鎭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為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始萌問鼎之志。旣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云大順二年，誤也。今從新紀。

**27**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為潤州刺史。

孫儒降兵多蔡人，降，戶江翻。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賜，以皁衣蒙甲，稟，筆錦翻，給也。皁，才早翻。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陳，讀曰陣。四鄰畏之。

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勖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記·坊記︰諸侯不下漁色。註曰︰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漁利之「漁」猶漁色之「漁」。將復離叛。復，扶又翻；下同。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守，式又翻。令，力正翻。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伎，渠綺翻。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從，才用翻。斷，音短。鞦，七由翻，史炤曰︰馬紂也。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淮南被兵六年，光啓三年，畢師鐸亂，淮南始被兵。被，皮義翻。士民轉徙幾盡；幾，居依翻；下幾復同。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將，卽亮翻。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傜薄斂，斂，力贍翻。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復，還也，讀如字。

**28**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神堆在雲州城南，新城又在神堆東南。神堆，卽神武川之黃花堆，新城在其側，蓋克用祖執宜保黃花堆時所築也。按薛史·唐紀，李克用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宋白曰︰雲州西南至神堆柵九十里。擒吐谷渾邏騎三百；邏，郞佐翻。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遷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蔚州東北有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勝，音升。

**29**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光啓三年，楊守亮鎭興元，至是而敗。考異曰︰舊紀︰「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邠寧之衆攻興元，陷之，節度使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州刺史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斬楊守亮、楊復恭，傳首。」實錄︰「乾寧元年七月，鳳翔、邠寧之兵攻興元，陷之，楊守高、楊復恭突圍而遁。」新紀︰「景福元年八月，茂貞寇興元，守亮、滿存奔閬州。乾寧元年七月，茂貞陷閬州，八月，守亮伏誅。」新復恭傳︰「景福元年，茂貞攻興元，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十國紀年·蜀史︰「景福元年十月，行瑜、茂貞表守亮招納叛臣，請討之。感義節度使滿存救守亮，為茂貞所敗，奔興元。十一月，邠、岐攻陷興元，楊復恭帥守亮、守貞、守忠、滿存同奔閬州。十二月，壬午，華洪敗守亮等於州。」按實錄，景福二年正月移茂貞山南，於時守亮不應猶在山南。今年月從新紀，事則參取諸書。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30**九月，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

**31**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是年二月，召時溥為太子太師。冬，十月，復以溥為侍中、感化節度。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32**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鎭冀；見上卷大順二年。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事見上，是年正月。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顧，反也。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考異︰實錄︰「大順元年十月，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據邢州。」舊紀︰「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為昭義帥，怨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師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明，仍致書與張濬、王鎔求援。」唐末見聞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領兵打晉州，遁歸邢州，背叛，與宰臣張濬狀曰︰『某自主三郡，已近二年。』又曰︰『常思安知建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時。四鄰不有保持，一家俄受塗炭，以此猶豫，莫敢申明，遂至去年遽絕鄰好。豈是某之情願。蓋因李某之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實願休罷戈鋋。自九月十五日以來，有李某之人，使促令某南面進軍至趙州牽脅，李某卽土門路入，直屆鎭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姓等衆請某權知兵馬留後，歸順朝廷。』大王聞存孝致逆，大震雄威，令下，先差大將進軍，速至邢州，仍候指揮，不得輒有鬬敵，但圍小壘，專俟大軍。」據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紀、傳、實錄、新紀，皆云景福元年十月，存孝叛太原，歸朝廷；而舊紀、唐末見聞錄在大順元年十月。舊紀恐是連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安知建方叛太原，而此書中已說知建。又云︰「自主三郡，已近二年。」存孝大順二年方為邢、洺、磁節度，至景福元年，乃二年也。然則實錄云邢州刺史據邢州，亦因舊紀之誤。見聞錄所載存孝書，蓋與王鎔，誤云與張濬也。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李克用；詔以存孝為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33**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璲，徐醉翻。史言時溥巡屬皆附于汴，溥僅保徐州。

**34**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濮州，朱瑄巡屬。濮，博木翻。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35**孫儒將王壇陷婺州，刺史蔣瓌奔越州。中和四年，蔣瓌據婺州。

**36**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祖父墓，光啓三年，楊行密留蔡儔守廬州；明年，儔以州附孫儒；儒旣敗，儔遂阻兵以拒行密。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惡，烏路翻。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37**宣明曆浸差，穆宗立，以為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邊岡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墀改治新曆，然術一出於岡。岡用算巧，能馳騁反覆於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上，時掌翻。

**38**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延陵，漢曲阿縣地，晉分置延陵郡，隋移治丹徒。武德三年，移於舊郡治，屬潤州。今丹楊縣之延陵鎭卽其地。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茍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39**是歲，明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路振九國志︰黃晟，明州鄞縣人，歷為將領，會刺史鍾文季卒，遂據其郡。

**二年**（癸丑、八九三）

**1**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大順二年，朱全忠取宿州，事見上卷。

**2**東川留後顧彥暉旣與王建有隙，大順二年，楊守亮攻東川，王建遣兵救之，欲因而取之，不克，由是與顧彥暉有隙，事亦見上卷。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大順二年，朝廷遣中使賜顧彥暉節，楊守厚邀而奪之，故請更賜。詔以彥暉為東川節度使。申前命也。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李繼密救梓州，梓州未受兵而救之，何也？非救之也，遣兵助顧彥暉以致西川之師耳。未幾，建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幾，居豈翻。敗，補邁翻；下同。彥暉求和，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3**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鎭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考異曰︰舊紀在七月癸未。今從實錄、新紀。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4**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5**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鎭兵於平山。平山，漢蒲吾縣，隋為房山縣，至德元年，改為平山縣，屬鎭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五里。辛巳，攻天長鎭，旬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啗之。啗，徒濫翻。

**6**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石佛山近彭城。薛史曰︰石佛山在彭門南。述征記︰彭城南有石佛山，頂方二丈二尺。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霍存恃勝而不虞徐兵之復出，故戰敗而死。復，扶又翻。

**7**李克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鎭州，與鎔計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但遺克用書，遺，唯季翻。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用復書︰「儻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顒，魚容翻，仰也。必欲眞決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於元氏，敗，補邁翻。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藳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8**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去年十一月，朱全忠遣友裕攻彭城。此言其積時相持之事。數，所角翻。朱瑾宵遁，友裕不追，謂石佛山下戰時。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下，戶嫁翻。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按薛史·元貞張后傳作「二十騎」，朱友裕傳作「數騎」。二千騎太多，當以二十騎為是。潛詣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朱全忠兄弟本居碭山；全昱，全忠長兄也。碭，音唐。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捽者，持其髻；抑者，按其頸。捽，昨沒翻。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幼為全忠家僮，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為汴之賈人李七郞，十國紀年以為壽春賈人。友恭傳云︰「彥威艸角事太祖。」今從之。『鄒︰艸，集韻︰直列切，音徹。草初生貌。』全忠養以為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中塗，夫人以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為之返。為，于偽翻。

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佛山寨，卽石佛山寨。自是徐兵不敢出。

**9**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家人悉會於使宅以送別。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三月，匡威自鎭州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深州在博野東南一百五十里。進退無所之，遣判官李抱眞『張︰「抱眞」作「正抱」。』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更，工衡翻，經也。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德其救己以致失幽州。迎歸鎭州，為築第，父事之。為，于偽翻。為李匡威劫王鎔而死張本。薛史曰︰鎔館匡威於寶壽佛寺。

**10**以渝州刺史柳玭為瀘州刺史。九域志︰渝州西至瀘州七百六十里。玭，部田翻。考異曰︰新傳云︰「玭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北夢瑣言亦云謫授瀘州。新、舊書，玭貶官無年月。今據實錄。此月玭自渝為瀘州刺史，當是初貶渝州後移瀘州；新傳、北夢瑣言誤也。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言自元和以來為名家。玭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惡，烏路翻。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行，下盉翻；下同。小有玼纇，玼，疾移翻。纇，盧對翻。玉病曰玼；絲節日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使柳氏子姪常能守玭之戒，各務脩飭，雖至今為名家可也。

**11**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陳敬瑄居新津，見上卷大順二年。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下，遐嫁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曰︰「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楚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復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為仁也。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彀，古候翻。涓，宿之孫也。馮宿事見二百四十五卷開成元年。涓，圭淵翻。

**12**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自去年十一月攻徐州，至是五月矣。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僖宗中和元年，時溥據徐州，至是而亡。張建封之鎭徐也，有愛妓曰︰盻盻。建封旣歿，張氏舊第有子樓，名燕子，盻盻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出白樂天集。考異曰︰實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舊傳︰「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死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降人報汴將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放皆沒。』」溫旣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儲為徐師，旣而溫以他詞斥去，自以其將鎭之。四月八日，蓋河東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為節度使。

**13**李匡威在鎭州，為王鎔完城塹，繕甲兵，『章︰十二行本「兵」下有「訓士卒」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眞定土風，為，于偽翻；下為之同。鎭州，漢之眞定國也。樂，音洛。潛謀奪之。李抱眞自京師還，為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施，式豉翻。王氏在鎭久，鎭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弟弔之，父母終之日，子以為忌日。第者，李匡威寓第也。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晉人，謂河東李克用之兵。幾，居衣翻。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鎭、冀、深、趙四州。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駢馬，並馬也。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東偏門，此鎭州牙城之東偏門也。鎭之親軍閉之，旣入門而為鎭兵所閉，絕其繼至者。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毆，烏口翻。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鎭人旣得鎔，攻匡威，殺之，幷其族黨。考異曰︰實錄，殺匡威在五月，恐約奏到。舊紀︰「六月乙卯，幽州李匡威謀害王鎔，恆州三軍攻匡威，殺之。」舊傳、唐太祖紀年錄皆云五月。新紀，四月丁亥。按匡籌奏云四月十九日。是月己巳朔，十九日，丁亥也。今從之。鎔時年十七，體疏瘦，為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

**14**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為帥，還攻幽州，蔚，紆勿翻。帥，所類翻。至居庸關，為府兵所敗。府兵，幽州節度使府之兵也。敗，補邁翻。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為李克用取幽州張本。

**15**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事秦宗權，後從孫儒，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為之用。及圍急，顥踰城來降，降，戶江翻。行密以隸銀槍都使袁稹。使，疏吏翻。稹，止忍翻。稹以顥反覆，白行密，請殺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親軍。為張顥殺楊渥張本。稹，陳州人也。稹，止忍翻。

**16**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去年二月，王潮遣彥復等攻福州。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僖宗中和三年，升浙東觀察為義勝節度；光啓三年，改為威勝節度。昌與陳巖婚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卽亮翻。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棄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為將士所殺。文德二年，范暉據福州。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妻，七細翻。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言羣盜或降或潰也。王氏自此遂據有七閩矣。降，戶江翻。

**17**閏月，以武勝防禦使錢鏐為蘇杭觀察使。錢鏐以杭幷蘇，因以命之。又以扈蹕都頭曹誠為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鋋為鎭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惟晟為荊南節度使，耀德、宣威，亦皆神策五十二都之數。黔，渠今翻。鋋，音蟬。六月，以捧日都頭陳珮為嶺南東道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鎭。後四人不聞至鎭，蓋各有分據者，四人不得而赴也。考異曰︰舊紀︰「三月庚子，以陳珮為嶺南東道節度使，曹誠為黔中節度使，李鋋為鎭海節度使，孫惟晟為荊南節度使。時朝議以茂貞傲侮王命，武臣難制，故罷五將之權。」今從實錄，止是四將。

**18**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強，以報殺匡威之恥。

**19**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于平山，敗，補邁翻。壬申，進擊鎭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任，漢古縣，中廢。唐之任，漢南䜌縣地。武德四年，置任縣，治苑鄕城，在邢州東南。治，直之翻。李存信屯琉璃陂。琉璃陂，在邢州龍岡縣界。

**20**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蔡儔發行密祖父冢，見上年。

**21**加天雄節度使李茂莊同平章事。時以秦州為天雄軍。

**22**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錢鏐以八都兵起，後其衆日盛，置十三都。今杭州羅城，鏐所築也。

**23**昇州刺史張雄卒，考異曰︰新紀八月庚子，蓋約奏到之日。今從十國紀年。馮弘鐸代之為刺史。

**24**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橫，戶孟翻。上，時掌翻。遺，唯季翻。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瓌，事見上卷大順二年。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強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李茂貞之表辭固慢，然當時之政事實亦如此。體物錙銖，言體物有錙銖之重，則待之亦重；有錙銖之輕，則待之亦輕。看人衡纊。」劉峻廣絕交論曰︰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註云︰謂操衡揣勢之輕重，持纊量氣之粗細。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古之王者，畿方千里，以為甸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乘，繩證翻。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按九域志，鳳翔東距長安二百八十里耳。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廖。書·說命之辭。註云︰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瞑，莫遍翻。眩，玄遍翻。瞑眩，困極也。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孱，鉏山翻。愔愔度日，愔，於禽翻。愔愔，深靜貌。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為，于偽翻。調，徒釣翻。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杜讓能時為首相。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晁錯事見漢景帝紀。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杜讓能固已知必死矣。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不歸私第也。調，徒弔翻。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鎭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岐帥，謂李茂貞。鳳翔本岐州。帥，所類翻。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宋建炎播遷，以揚州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擔子。觀此，則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輿者矣。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喪，息浪翻。朝，直遙翻；下同。帥，讀曰率。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考異曰︰按順宗子經封郯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改「郯」作「覃」。按武宗諱瀍，後改諱炎。如考異所云，蓋避「郯」字旁從「炎」字也。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鐬，火外翻。

**25**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歙，書涉翻。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卽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裴遵慶見二百二十二卷肅宗上元二年。

**26**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

**27**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鎭海節度使。升杭州武勝防禦使為鎭海節度使。唐本置鎭海軍於潤州，今以命錢鏐於杭州，至光化元年，鏐遂請徙軍於杭州。考異曰︰今年五月，以李鋋為鎭海節度使，令赴鎭。今復除鏐者，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晟除荊南，時成汭已據荊南，二人安得赴鎭！蓋但欲罷其軍權，其實不至鎭而返耳。實錄云，仍徙鎭海軍額於杭州。按吳越備史，是歲鏐初除鎭海節度使，猶領潤州刺史，至光化元年，始移鎭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

**28**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環，音宦。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卽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李克用時封隴西郡王，存孝蓋亦檢校尚書。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鄧季筠被擒，見上卷大順元年。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將，卽亮翻。

**29**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鎭，軍于興平。帥，讀曰率。考異曰︰舊紀︰「覃王率扈駕五十四軍進攻岐陽。」今從實錄。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近，其靳翻。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城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復，扶又翻。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遺，于季翻。甲申，茂貞陳於臨皋驛，臨皋驛，在長安城西。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言歸罪於讓能以解兵也。上涕下不自禁，禁，居吟翻。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梧州去京師五千五百里。宋白曰︰漢武帝置蒼梧郡，理廣信縣；隋置蒼梧郡，理蒼梧縣；唐為梧州。制辭略曰︰「棄卿士之成臧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為右右軍中尉。

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郞、同平章事。胤，愼由之子也，崔愼由歷事文、武、宣，大中間為相。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郞所壞！」壞，音怪。考異曰︰舊傳，胤初拜平章事，安潛有此言。按安潛去年卒，必先時嘗有此言也。緇郞，胤小字也。

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鎭，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復，扶又翻；下同。擠，牋西翻，又子細翻。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郞弘徽自盡。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大順二年，相國杜讓能、孔緯值上京頻嬰離亂，朝綱紊墜，是時徇意諸道，扈駕兵五十四都，坊坊皆滿，兼近藩連帥，要行征討，便自統軍。至如岐陽李茂貞，先朝封為太子，本姓宋，洋州牧，先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爵賞不絕。洎壽王登位後，遣禮部侍郞薛廷珪持璽書具禮，冊為岐王。茂貞先中和年中，投判軍容使田令孜作養男，姓田名彥賓，蓋趨其勢也。汴州朱溫先朝冊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廷珪為禮儀使，延王為冊命使，封為梁王。且岐王與北司，人情方洽，宰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旆咸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相國令往咸陽謝過；及二相到咸陽見岐王，戰不能言。岐王大怒，卻令歸中書省過。纔到中書，上又發遣，令祈謝岐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並不措一言。如此曠官，有辱聖代，請行朝典，別選英賢。』上不樂，敕罷知政事，不得已除孔緯荊南節度，杜讓能河中節度；三日後，貶于嶺表；出國門三十里，並賜自盡。時岐王率驍果五千人住咸陽，及貶二相，乃退。」此皆誤謬之說。今從實錄。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用論語孔子之言，謂枉者舉之，直者錯而不用也。衰亂之朝，安有公是非邪！錯，千故翻。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斂，力贍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鎭以邀恩澤。有崔鋋、王超者，鋋，音蟬。為二鎭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鋋、超，二人則敎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少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

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鳳翔本一鎭，興元山南西道又一鎭，洋州武定軍又一鎭，秦隴天雄軍又一鎭；史言李茂貞兼有四鎭之地。以徐彥若為御史大夫。

**30**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31**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倪章與蔡儔連兵，儔已敗，故章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為舒州刺史。

**32**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33**十二月，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以便供軍；崔昭緯以為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乃賜詔開諭之。

**34**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按方鎭表，齊州時屬平盧節度。以後乾寧三年朱瓊降汴之事觀之，則齊州已為兗、鄆所幷也。考異曰︰編遺錄云十月乙未。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

**35**初，武安節度使周岳殺閔勗，據潭州，見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啓二年。邵州刺史鄧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大恩，閔勗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節度使，以處訥刺邵州，故言受恩。路振九國志，鄧處訥自唐乾符中，從閔勗征蠻于安南。勗帥潭，署處訥邵州兵馬留後。處，昌呂翻。今周岳無狀殺之，吾欲與公等竭一州之力，為僕射報仇，可乎？」為，于偽翻。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雷滿與周岳有爭肉之仇。共攻潭州，克之，斬岳，自稱留後。鄧處訥甫得潭州，而劉建鋒、馬殷已擬其後矣。

## 乾寧元年（甲寅、八九四）

**1**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

**2**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衞，數日歸鎭。

**3**以李匡籌為盧龍節度使。

**4**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魚山，在鄆州須昌、東阿兩縣之間。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

**5**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為禮部侍郞、同平章事。綮，康禮翻。考異曰︰舊傳云「光化初為相」，恐誤。北夢瑣言曰︰「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典廬州，吳王楊行密為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笞責之；然其儒懦清愼，弘農常重之。昭宗時，吳王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卻。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按明年李克用舉兵至渭北，綮已罷相。今從實錄、新紀。綮好詼諧，好，呼到翻。多為歇後詩，譏嘲時事；歇後者，敍所以為詩而歇後語不發。上以為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為相，班簿，著在朝者姓名。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旣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鄭綮第五，為歇後詩，時謂之歇後鄭五體。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6**以邵州刺史鄧處訥為武安節度使。

**7**彰義節度使張鈞薨，表其兄鐇為留後。時以涇州為彰義節度。鐇，甫袁翻。

**8**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黃州時隸鄂岳。鄂岳，武昌軍也。按新書·杜洪傳，吳討，鄂州永興縣民，以土團帥起，據黃州。

**9**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茍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粗，坐五翻。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遺，唯季翻。亦存信敎汝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筠、安康八、軍吏劉藕子、潞州所俘供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騎將薛阿檀懼，自刺。」按舊紀，克用擒歸範，尋遣歸，因附表訴冤，不聞復往晉陽也。薛居正五代史·鄧季筠傳，後復自邢州逃歸汴。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皇出井陘，將逼眞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耳。」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陳，萬人辟易。被，皮義翻。重，直龍翻。檛，陟瓜翻。陳，讀曰陣；下同。辟，讀曰闢。易，如字。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言馬稍疲而乏力也。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為之請，為，于偽翻；下同。因而釋之。旣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旣死，克用為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史言克用自翦羽翼，故不競於汴。克用表馬師素為邢洺節度使。

**10**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己，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事，全忠為之腰斬從晦。

**11**五月，加鎭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

**12**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澧」，當作「醴」。醴陵，在漢臨湘縣界，後漢分為醴陵縣，隋廢；武德四年，分長沙置醴陵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六十里。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驤智勇兼人，觀後姚彥章說馬殷曰︰「公與劉龍驤一體之人，」此必逸「龍」字。說，式芮翻。術家言當興翼、軫間。翼、軫，楚荊州分；長沙入軫十六度。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鄕兵數千拒之，難矣。按新書，蔣勛、鄧繼崇皆邵州土豪，所領之兵皆其土人，故謂之鄕兵。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鄕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東軍許吾屬還。」劉建鋒等兵從東來，故蔣勛等謂之東兵。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衣，於旣翻。趨，七喻翻。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13**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降，戶江翻。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自城外築墱道，陂陀而上，屬于城上短垣，其道前高後庳，後塌于地，若龍之垂尾然，故謂之龍尾道。屬，之欲翻。女牆，卽城上短垣，所謂陴也。丙子，西川兵登，楊晟猶帥衆力戰，帥，讀曰率。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文德元年，楊晟得彭州。王建攻彭州，喻兩期而後克，亦憊矣。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為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復，扶又翻。惟速死為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名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更，工衡翻。

**14**辛卯，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鄭延昌罷為右僕射。

**15**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渡河應之。

**16**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以吳討叛附楊行密也。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17**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為武寧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徐州先時改感化軍，旣屬朱全忠，復為武寧軍。

**18**蘄州刺史馮敬章邀擊淮南軍，朱延壽攻蘄州，不克。蘄州，武昌巡屬也。

**19**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郞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強奪取之為掠。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為太子少傅。谿，鄘之孫也。李鄘見憲宗紀。上師谿為文，崔昭緯恐谿為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為朱玫作勸進表，為，于偽翻。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絁巾慘帶，不入禁庭。絁巾，絹巾也。慘，淺色。絁，式支翻。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上，時掌翻；下上表同。豈於正殿慟哭！「豈」下有「宜」字或「當」字，文意乃明。為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見，賢遍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劉崇魯固可罪，李谿亦褊矣。當是時，強藩遙制朝廷，視當朝宰相特鬼朴耳，李谿急於作相，將以何為！此其所以有都亭驛之禍也。

**20**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考異曰︰舊紀︰「六月壬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以薛志勤守雲中。」按唐太祖紀年錄、莊宗列傳、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皆云，大順二年，武皇拔雲州，鐸奔吐谷渾；誤也。新紀︰「六月，赫連鐸及李克用戰丁雲州，死之。」太祖紀年錄︰「十月，討李匡籌，師次新城，邊兵願從者衆。赫連鐸、白義誠數敗，至是窮蹙無歸，自縶膝行，詣於軍門。太祖微數其罪，命笞而脫之。」薛史·武皇紀、吐谷渾傳亦云「鐸等來歸，命笞而釋之」。薛志勤傳云︰「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為大同防禦使。」與舊紀異。唐末見聞錄，「六月，收雲州，處置赫連鐸，活擒白義誠，進兵幽州界，巡檢迴府。」新紀蓋據此。今從之。

**21**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楊復恭等奔閬州，見上景福元年。帥，讀曰率。

**22**禮部侍郞、同平章事鄭綮自以不合衆望，累表避位，詔以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徐彥若為中書侍郞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23**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

**24**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萬歲通天元年，分商州豐陽置安業縣，乾元元年，更名乾元縣，屬商州。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復恭父子至是夷矣。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遺，唯季翻。楊復恭致仕，見上卷大順元年。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承天門，長安太極宮南門，隋文帝使宇文愷所營。本名昭陽門，唐改曰承天門，故復恭云然。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守亮，復光養子，故呼為姪。吾於荊榛中立壽王，上本封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25**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己未，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唐末諸鎭皆於馬步司置獄，今謂之兵馬司。忤，五故翻。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存孝旣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慍者；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於左街宅夜飲，行劍斫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把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放出，尋已身薨。」薛史賜酖，恐是文飾其事。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為昭義留後。

**26**冬，十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丁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封皇子祤為棣王，禊為虔王，祤，兄羽翻。禊，胡計翻。禋為沂王，禕為遂王。

**27**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數，所角翻；下同。蓋，古盍翻。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此言是年十一月以前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數，所角翻。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新州，領永興、礬山、懷安、龍門四縣。史失其建置之始，其地在媯州西北。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十一月，壬辰，大軍拔截寇，進收楊門、九子；戊戌，下武州。甲寅，攻新州，營於西北隅。」按十一月己未朔，無壬辰、戊戌、甲寅。紀年錄誤。今從實錄。

**28**以涇原留後張鐇為彰義節度使。

**29**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章︰十二行本「陵」上有「使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慢刺史張諫，諫舉州降楊行密。泗州，本徐州巡屬，自此遂為楊行密所有。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貿，音茂。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揚、汴始有隙。為全忠攻行密張本。

**30**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之，段莊，在新州東南。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之，，充夜翻。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媯州。宋白曰︰媯州東南至幽州二百八十里，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媯，居為翻。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復，扶又翻。下同。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重，直用翻。僖宗光啓元年，李全忠得幽州，三世十年而滅。景城，漢成平縣，唐屬滄州，宋廢為鎭，屬瀛州樂壽縣。九域志︰樂壽在瀛州南六十里。宋白曰︰自幽州東南室滄州五百五十里。妓，渠綺翻。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作「匡儔」，今從新舊紀、傳、實錄。存審本姓符，宛丘人，克用養以為子。薛史，符存審初從李罕之；罕之為諸葛爽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李克用。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景福二年，匡籌得幽州，至是僅及二年。

**32**吳討畏杜洪之逼，杜洪攻吳討見上五月。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為瞿章為汴兵攻執張本。

**33**是歲，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黃連洞，在汀州寧化縣南，今潭飛磜卽其地。福建觀察使王潮遣其將李承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擊之，至漿水口，破之。閩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好，呼到翻。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34**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賀水源山賀州富川縣石龍，置亙州城，合桂嶺水，謂之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鎭使；未幾，表為封州刺史。劉隱始此。

**35**義勝節度使董昌『章︰十二行本「昌」下有「為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苛虐，詳考下卷，浙東乃威勝節度。又按新書·方鎭表，廣明三年，升浙東道觀察為義勝軍節度，光啓三年，改威勝軍。威勝為是。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斂，力贍翻。遺，唯季翻。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他物稱是，稱，尺證翻，適相等也。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唐制︰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者，卽於隨近官司申牒驗記，聽折半；功不及是，則為違程。董昌蓋計日限程以至長安，又不許以雨雪風水準折也。貢奉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為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

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禹廟，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七里。命民間禱賽者，賽，先代翻。先祈福於神，其後報祠謂之賽。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為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庭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章︰十二行本「惜」下有「一」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為越王，曷若為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塡門喧譟，請昌為帝。帥，讀曰率。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為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讖符瑞者不可勝紀，勝，音升。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旣而獻者日多，稍滅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復，扶又翻。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為董昌僭號，錢鏐舉兵討之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 唐紀七十六起旃蒙單閼（乙卯），盡柔兆執徐（丙辰），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

**乾寧二年**（乙卯、八九五）

**1**春，正月，辛酉，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幽、涿、瀛、莫、媯、檀、薊、順、營、平、新、武等州，皆盧龍巡屬也。

**2**癸未，『嚴︰「未」改「亥」。』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瑾據兗州，屢為汴人所敗，兵力俱困，至是受圍。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敗，補邁翻。高梧，卽春秋魯國之高魚。杜預註曰︰高魚在東郡廩丘縣東南。續漢志︰廩丘有鄆城、高魚城。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去年河東遣安福順等救兗、鄆，事見上卷。

**3**己巳，以給事中陸希聲為戶部侍郞、同平章事。希聲，元方五世孫也。陸元方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4**壬申，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榮子行軍司馬珂知留後事。珂，重盈兄重簡之子也，重榮養以為子。為王珙、王珂爭河中張本。重，直龍翻。珂，丘何翻。

**5**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6**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碣，其謁翻。「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昌爵隴西郡王，故稱之。畎，古滋翻。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柰何一旦忽為族滅之計乎！碣寧死為忠臣，不生為叛逆！」昌怒，以為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幷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瘞，於計翻。又問會稽令吳鐐，會，古外翻。鐐，力彫翻，又力弔翻。對曰︰「大王不為眞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乃欲」之下有「為」字，文意方足。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為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鎭，見二百五十三卷僖宗乾符五年。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近，其靳翻。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為乎！李錡、劉闢以反誅，事皆見憲宗紀。浙東僻處海隅，處，昌呂翻。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台、明、溫、處、婺、衢，浙東巡屬也；時豪傑並起，各自為刺史，昌羈縻而已。徒守空『章︰十二行本「空」作「孤」；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空」。』城，為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

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卽皇帝位。被，皮義翻。考異曰︰吳越備史云，「癸卯，昌僭號」。按會稽錄，「昌自云應兔子之讖，欲以二月二日僭號，取卯月卯日也」，而實錄、長曆皆云「二月己丑朔」，非當時曆誤，卽今日曆誤。要之昌必以二月辛卯日僭號。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先，悉薦翻。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僭號，曰︰「此吾鸑鷟也。」鸑，五角翻。鷟，士角翻。鸑鷟，鳳屬。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考異曰︰吳越備史曰，「癸卯，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大聖，皆非也。羅隱撰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啓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為宣室之地。明告我其所稱，曰『權卽羅平國位』。」昌狀印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十國紀年亦云「年號順天」。會稽錄云天冊，蓋誤。今從備史。署城樓曰天冊之樓，令羣下謂己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郞中李瑜為相。又以吳瑤等皆為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為大將軍。

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卽羅平國位，以鏐為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遺，唯季翻。「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悛，且緣翻，改也。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迎恩門，越州城西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柰何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章︰十二行本「耳」下有「若天子命將出師」七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縱大王不自惜，鄕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犒，苦到翻。覡，刑狄翻。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聞於朝也。

**7**王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王重盈先鎭陝虢；王重榮為其下所殺，重盈代鎭河中，以其子珙繼鎭陝虢。陝虢號保義軍。珙，居勇翻。晉『嚴︰「晉」改「絳」。』州刺史瑤舉兵擊王珂，表言珂非王氏子。與朱全忠書，言「珂本吾家蒼頭，不應為嗣。」珂上表自陳，珂，丘何翻。上，時掌翻。且求援於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

**8**上重李谿文學，乙未，復以谿為戶部侍郞、同平章事。去年命李谿為相，劉崇魯沮之而止，事見上卷。

**9**朱『章︰十二行本「朱」上有「己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全忠軍于單父，單父縣，時帶單州。單，音善。父，音甫。為朱友恭聲援。朱友恭時圍朱瑾於兗州。

**10**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

媯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為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媯、檀諸州皆在幽州山北，亦謂之山後。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橫，戶孟翻。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為，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為仁恭叛克用張本。復，扶又翻；下同。

**11**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鋋，音蟬。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曏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事見上卷景福二年。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杜讓能，事亦見上卷景福二年。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散，悉亶翻。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鎭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為太子少師。復，扶又翻。

**12**王珙、王瑤請朝廷命河中帥，帥，所類翻；下同。詔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以戶部侍郞、判戶部王搏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13**王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言破黃巢、黜襄王，王重榮皆有功也。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師，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更，工衡翻，迭也。請以珂為陝州、珙為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允，從也。為三帥稱兵入京城，克用誅王瑤討三帥張本。陝，失冉翻。

**14**加王鎔兼侍中。

**15**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姓苑︰臺姓，臺駘之後，後漢有高士臺佟，晉有術士臺彥，前趙有特進臺彥皋。供，居用翻。行密不悅。旣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綻」，當作「䘺」，丈莧翻。䘺，亦補也。使，疏吏翻。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少，詩照翻。濛甚慚。

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璲附朱全忠見上卷景福元年。

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為子，南唐世家曰︰李昇，徐州人，李榮之子。榮遇亂不知所終。昇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養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渥必不能容，度，徒洛翻。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長，知兩翻。喜，許旣翻。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徐知誥事始此，後復姓李，名昇。

丁亥，行密圍壽州。

**16**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鎭。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詔悉罷之。

**17**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輸，舂遇翻。今日所為，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18**戶部侍郞、同平章事陸希聲罷為太子少師。

**19**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以行密將還而懈於守備，故一鼓而拔。執刺史江從勗。高彥溫舉壽州附朱全忠，全忠以江從勗為刺史，楊行密執之，遂有濠、壽二州。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

未幾，幾，居豈翻。汴兵數萬攻壽州，州中兵少，吏民忷懼。忷，許勇翻。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長，知兩翻。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為之請，路振九國志︰柴再用始名存，事孫儒，與一小校結死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執存至，詰何故反，不對。又問，對曰︰「與彼結死友，彼反則某反，公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改名。為，于偽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李厚者，孫儒之遺兵。

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史言楊行密壤地浸廣。泗州漣水縣，杜佑曰︰漢仇猶縣。宋白曰︰按厹猶城，今宿豫縣也，魏曰海安縣，晉為宿豫之境，宋置東海郡，後魏改海安郡，隋廢郡，置漣水縣。

**20**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錢鏐本有幷董昌之心，因其僭號，仗大順而請討之。

**21**太傅、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韋昭度以太保致仕。

**22**戊戌，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為馬殷代建鋒張本。

**23**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楊行密欲存董昌以制錢鏐之後，使不得與己爭衡耳。亦遣詣昌，使趣朝貢。趣，讀曰促。朝，直遙翻；下同。

**24**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李克用遣史儼等再往救兗、鄆，則不得還矣。勞師遠圖，自古忌之。朱友恭退歸于汴。

**25**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26**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見上卷景福二年。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鎭兵，隸左右軍。左、右神策軍也。郃陽鎭近華州，韓建求之；郃陽，漢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郃，音合。近，其靳翻；下同。良原鎭近邠州，王行瑜求之。良原縣，屬涇州。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帥，所類翻。「珂不受代而與河東婚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時以同州為匡國軍。九域志︰同州東至河中七十五里。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宇末曰軒。詰，去吉翻。「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粗，坐五翻。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墮，讀曰隳。紊，音問。韋昭度討西川失策，討西川事見二百五十七卷、二百五十八卷。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衞京師，與建皆辭還鎭。貶戶部尚書楊堪為雅州刺史。堪，虞卿之子，楊虞卿見文宗紀。昭度之舅也。

**27**初，崔胤除河中節度使，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公雖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厚也。」光德劉公者，太常卿劉崇望也。光德，里名，在長安城中。唐末，大臣有時望者，時人率以其所居里稱之。光德坊，朱雀街西第三街北來第六坊，京兆府在焉。及三帥入朝，聞志勤之言，貶崇望昭州司馬。李克用聞三鎭兵犯闕，卽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北部兵，代北諸蕃落兵也。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28**六月，庚寅，以錢鏐為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復，扶又翻。

**29**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為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以張濬為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孔緯、張濬貶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元年。今欲復用之。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鎭，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

**30**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李克用實黨王珂，聲三帥之罪而表請致討。又移檄三鎭，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

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朝，直遙翻。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神策左軍非此。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朱雀街西，謂之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

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程大昌雍錄曰︰北軍左、右兩軍，皆在苑內。左三軍在內東苑之東，大明宮苑東也。右三軍在九仙門之西，九仙在內東苑之西北角。左三軍，左神策、左龍武、左羽林軍也。右三軍，右神策、右龍武、右羽林軍也。余按雍錄所云左、右六軍，代、德以後宿衞者也。僖宗廣明幸蜀，此六軍潰散，田令孜於成都募新軍五十二都，分屬左、右神策軍；自時厥後，凡所謂左、右軍者，皆此軍也，分營於京城內外，又不專在苑中。若此時王行實、李繼鵬為左、右軍指揮使，疑是邠、岐二帥所留兵以宿衞者自分為左、右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宮闕。折，之舌翻。離，力智翻。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衞。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王行約以李繼鵬欲先劫車駕幸岐，故攻右軍。李繼鵬當與行約戰，而乃攻李筠者，以筠衞上，不得而劫幸也。矢拂御衣，著于樓桷，著，直略翻。桷，榱也。椽方曰桷。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炎，讀與燄同。鹽州六都兵，孫德昭等所領兵也。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衞；旣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剽，匹妙翻。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護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或曰卽扈蹕都。帥，讀曰率。

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衞，出啓夏門，啓夏門，長安城南面東來第一門。趣南山，宿莎城鎭。莎城鎭，在長安城南，近郊之地也。趣，七喻翻。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谷口，南山谷口也。暍，於歇翻。暍死者，中熱而死。比，必寐翻。夜，復為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從，才用翻。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知柔，薛王業之曾孫。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

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鎭，路振九國志︰昭宗出啓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與此稍異。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衞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新書百官志︰內侍在內侍監之下，內常侍之上，員四人，從四品上。郗，丑之翻。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赴新平以討王行瑜。邠州新平郡。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

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呼，火故翻。「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郗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而郗廷昱至，且言茂貞領兵三萬至盩厔，行瑜領軍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圍，進營渭橋。」按實錄，八月延王戒丕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己丑克用進營渭橋。又紀年錄載詔曰︰「省表，已部領大軍，前月二十七日離河中。」蓋克用不親圍華州，但遣別將將兵往，及聞邠、岐謀迎駕，乃遣華兵詣渭橋，卽所謂前鋒者也。克用旣以七月二十七日離河中，則戒丕至彼必在其前，實錄云八月至河中，誤也。今從紀年錄。

以薛王知柔為清海節度使、是年，賜嶺南節度使軍額曰清海。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鎭。

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延王邠，玄宗子，戒丕其後也。趣，讀曰促。壬午，克用發河中。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張承業，內供奉官也。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為張承業盡心於李克用父子張本。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為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衞。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棃園寨，棃園寨，在京兆雲陽縣。九域志︰雲陽在華州西北九十里。考異曰︰莊宗列傳曰︰「三鎭亂長安，李存信從太祖入關，以前軍先自夏陽渡河，攻同華屬邑，下之。時太祖在渭北，伶官羣小或勸太祖入朝自握兵柄。太祖亦以全忠圖己，朝廷不能斷，心微有望，月餘不進軍。存信與蓋寓乘間密啓曰︰『大王家世效忠，此行討逆，上為邠、鳳不臣，但令臣節為天下所知，卽三賊不足平也。而悠悠之徒，不達大體，或以弗詢之畫茍悅台情，雖俳優之言，不宜縱其如此。京師咫尺，天聽非遙，實無益於英德也。今三凶正蹙，須速圖之，事留變生，無宜猶豫。』太祖曰︰『公言是也。』卽日出師，下棃園砦。」按克用謀大事，固非伶官所豫。又實錄，己丑克用進營渭橋，癸巳克棃園，中間四日耳，無月餘不進事。且旣云羣小勸入朝，卽當詣行在，不當留渭北。此特李存信之人欲歸功於存信耳。今不取。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李茂貞委劫乘輿之罪於繼鵬。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丹王逾，代宗子，允其後也。復，扶又翻。令且赦茂貞，倂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

**31**以前河中節度使崔胤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32**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難，乃旦翻。彰義節度使張鐇為西面招討使。命李克用自南臨討之。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李存勗始此。考異曰︰實錄作「存貞」。據後唐實錄、薛居正五代史，莊宗未嘗名存貞。實錄蓋誤。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

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

**33**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後劉仁恭各為本鎭節度使。李克用之志也。

**34**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程大昌曰︰尚書省，在朱雀門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麗其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35**以李克用為行營都統。

**36**九月，癸亥，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孔緯薨。

**37**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新志︰鄆州壽張縣有刀梁山。水經註，梁山在壽張縣，濟水逕其東。瑄敗走還鄆。

**38**李克用急攻棃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鎭，九域志︰邠州三水縣有龍泉鎭，在州東北。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鎭，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復，扶又翻。但詔歸鎭，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敗，補邁翻；下同。擒雲陽鎭使王令誨等，獻之。

**39**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難，乃旦翻。甲戌，軍于綿州。春秋之法，書救而書次者，以次為貶。貶者，以其頓兵觀望不進，無救難解急之意也。王建遣兵赴難而軍于綿州，何日至長安邪！

**40**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蘇州時屬錢鏐，攻之，所以牽制鏐兵不得專攻董昌。且表昌引咎，願脩職貢，請復官爵。又遺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遺，唯季翻。春秋左氏傳，鬻拳強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執送同惡，謂董昌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也。不當復伐之。」復，扶又翻。

**41**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棃園北，殺千餘人。敗，補邁翻。自是棃園閉壁不敢出。

**42**貶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以黨附邠、岐也。

**43**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冠，古玩翻。戊子，上以賜李克用。薛史曰︰後克用薨，陳氏為尼，至晉天福中乃卒。

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棃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棃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棃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九域志︰寧州南至邠州一百二十五里。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鎭，且理寧州，招撫降人。以蘇文建代王行瑜也；時邠州未下，故令且治寧州。趣，讀曰促。降，戶江翻。

**44**上遷居大內。葺理稍完，自尚書省還居大內。

**45**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是年春，汴兵圍兗州，以河東救至而退，今復圍之。

**46**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景福元年，升宣歙團練使為寧國節度使。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鎭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九域志︰湖州烏程縣有烏墩鎭。墩，都昆翻。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

**47**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為留後。郜，古到翻。

**48**以京兆尹武邑孫偓為兵部侍郞、同平章事。

**49**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鎭西。鎭西，龍泉鎭之西也。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李克用。

**50**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為朱瑾誘斬瓊張本。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瓊降及死皆在十月。按編遺錄︰「十一月丁巳，瓊遺軍將王自新奉檄歸義。壬申，瓊自來，辛巳，死。」今從之。瓊，瑾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

51衢州刺史陳儒卒，弟岌代之。

52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號，戶刀翻。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乘，繩證翻。朝，直遙翻。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王行瑜賜號尚父，時已削奪，克用稱之以戲之。僕受詔討三賊臣，謂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也。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鎭。趣，讀曰促。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光啓三年，王行瑜得靜難節，至是而誅。

53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薛『章︰十二行本「薛」作「何」；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曹州降汴，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濮，博木翻。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比，必利翻。中都，漢平陸縣，天寶元年改曰中都；鉅野，漢古縣︰唐並屬鄆州。九域志︰中都縣在州東南六十里；鉅野縣在州南百八十里。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

54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王宗侃，西川將。李繼顒，鳳翔將。

55朱瑾偽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因其誘降而行詐。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延壽門，蓋兗州城門也。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

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全忠知瑾無降心，攻之未易猝下，故還。以瓊弟玭為齊州防禦使，玭，蒲田翻。殺柳存、懷『章︰十二行本「懷」上有「何」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何」作「薛」字。』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賀瓌自此遂為朱氏用。

56李克用旋軍渭北。自邠寧回屯渭北。

57加靜難節度蘇文建同平章事。

58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乾寧二年，蔣勛棄回龍關，以開劉建鋒之取長沙，故邀之以求邵州。勛乃與鄧繼崇起兵，連飛山、梅山蠻寇湘潭，飛山蠻，在邵州西北界，今其山在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為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梅山蠻，在潭州界，宋朝開為安化縣，在州西三百二十里。湘潭，後漢湘南縣地，吳分湘南置衡陽縣，天寶八年，移治於洛口，因改名湘潭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六十里。據邵州，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鎭定勝鎭，在邵州東北界。以扼潭人。

59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費，父沸翻。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三人皆鳳翔將。帥，讀曰率。

60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

61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難，乃旦翻。重，直用翻。觀此，則去年王宗瑤赴難之軍，非眞有勤王之心，特借此以開東川兵端耳。斷，音短。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楸，七由翻。

62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蓋，古盍翻。領，遙領也。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忤，五故翻。揣，初委翻。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為喻；由是克用愛信之，境內無不依附，權與克用侔。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其賞賜賂遺，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數遣人間之，遺，于季翻。數，所角翻。間，古莧翻。及揚言云蓋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自古英雄之爭天下，必倚勇智之士以為用；而出入左右，伺候顏色者，亦有敏慧軟媚之人，若蓋寓之於李克用是也。

63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路振九國志曰︰王宗弼掠地飛烏，為顧彥暉所獲。顧彥暉畜以為子。畜，吁玉翻。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所部兵二千降於建。通州，今之達州。李彥昭亦鳳翔將。

64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景鳳元年，行軍府置掌書記；開元以後，諸節鎭皆置之；掌朝覲、聘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比，毘至翻。關輔不寧，關，謂蒲、潼、隴、蜀、藍田諸關。輔，謂三輔。關內，卽漢三輔之地。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復，扶又翻；下同。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款，誠也。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旣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去，羌呂翻。關中無安寧之日。」其後李茂貞再犯京師，克用亦不能救矣。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見，賢遍翻。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 「曏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致鑾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竊恐復驚駭都邑。蓋寓言李克用旣不可釋兵入朝，若以衆入，是復邠、岐、華三帥之事耳。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帥，讀曰率。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旣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橫，下孟翻。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河西，謂涼、瓜、沙、肅諸州。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

65朱全忠之去兗州也，朱瓊死而全忠還。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66加鎭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67彰義節度使張鐇薨，以其子璉權知留後。璉，力展翻。

68朱瑄、朱瑾屢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救之。史儼、李承嗣自此遂與朱瑾入淮南矣。

69安州防禦使家晟姓苑︰家姓，周大夫家父之後；又魯公族有子家氏。與朱全忠親吏蔣玄暉有隙，恐及禍，與指揮使劉士政、兵馬監押陳可璠將兵三千襲桂州，殺經略使周元靜而代之。自安州遠襲桂州而克之者，江、湘城邑荒殘，守兵單弱，道無邀截之患，桂人不意其至，遂殺其帥而代之。璠，孚袁翻。晟醉侮可璠，可璠手刃之，推士政知軍府事，可璠自為副使。詔卽以士政為經『章︰十二行本「經」上有「桂管」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略使。玄暉，吳人也。為劉、陳又為馬殷所倂張本。

**三年**（丙辰、八九六）

**1**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此時龍州當屬李茂貞。昉，方往翻。

**2**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去年，蔣勛遣兵守定勝寨。

**3**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然錢鏐在杭，未容得至西陵。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渡。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會稽志︰石城山在山陰縣東北三十里。袁邠守餘姚。

**4**閏月，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此又是一段起事；「克用」之上當有「李」字。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戢，則立翻。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二三，按九域志，莘縣西距魏州九十里。羅弘信欲襲李存信，亦必朝出軍而後能乘夜而至；李存信之敗，斥候不明故也。喪，息浪翻。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遺，于季翻。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授」當作「受」。羅弘信，第六。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朱全忠豈知禮者？繆為恭敬以離幷、魏之交耳。長，知兩翻。諸鄰，謂與宣武鄰道諸帥也。弘信信之，全忠以得專意東方。謂專意攻兗、鄆也。

**5**丁亥，果州刺史張『嚴︰「張」改「周」。』雄降于王建。宋白曰︰果州南充郡，劉璋初分墊江已上置巴郡，理此。建安六年，璋改郡為巴西，徙理閬中。今郡在嘉陵江之西。魏平蜀，於今州北三十七里石茍埧置南宕渠郡，其縣亦移就郡理。隋廢郡，倂入閬中，復為巴西縣地，仍移巴西縣，理安漢城。開皇十八年，改為南充縣。唐武德四年，分置果州，以郡南八里有果山為名。

**6**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敗，補邁翻；下同。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

**7**以通王滋判侍衞諸將事。通王滋，宣宗子。

**8**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臣則夕至闕庭！」觀李克用此表，謂非脅君，吾不信也。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

**9**三月，以天雄留後李繼徽為節度使。

**10**保大節度使李思孝表請致仕，薦弟思敬自代，詔以思孝為太師，致仕，思敬為保大留後。

**11**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馬頰，禹疏九河之一也。水經註︰濟水自須昌縣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逕桃城東，又東北逕魚山南，又東注于濟，曰馬頰口。敗，補邁翻。遂抵其城下。

**12**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

**13**夏，四月，辛酉，河漲，將毀滑州城，朱全忠命決為二河，夾滑城而東，為害滋甚。

**14**李克用擊羅弘信，報李存信之敗也。攻洹水，洹，于元翻。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

**15**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旣得志，小人之器易盈，劉建鋒甫得長沙，已得志矣。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撾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為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佶，巨乙翻。踶，大計翻。齧，五結翻。時馬殷攻邵州未下，是年正月，劉建鋒遣馬殷攻邵州。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眞乃主也。」乃，汝也。樂，音洛。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姚『章︰十二行本「姚」上有「汝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之人也，聽，讀曰廳。直廳事之軍將也。劉建鋒、張佶、馬殷同在孫儒軍中，儒敗，三人者叶力成軍以取湖南，故彥章云然。路振曰︰乾符中，黃巢亂，詔遣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龍驤指揮使劉建鋒戍淮西，隸秦宗權。宗權為巢所敗，遂降之，儒等皆為所脅制。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屬，之欲翻。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從，才用翻。徑詣長沙。

**16**淮南兵與鎭海兵戰于皇天蕩，大江過昇州界，浸以深廣，自老鸛觜渡白沙，橫闊三十餘里，俗呼為皇天蕩。是時淮南兵旣敗浙兵於皇天蕩，遂圍蘇州，則非前所言皇天蕩矣。宋熙寧三年，崑山人郟亶上疏言水利，謂長洲縣界有長蕩、黃天蕩，其水上承湖，下通海，正淮、浙兵戰處也。鎭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17**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密之強，皆求援於朱全忠；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土，而錢氏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久近存乎其人。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渡淮，聽以便宜從事。

**18**董昌使人覘錢鏐兵，覘，丑廉翻。有言其強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去，羌呂翻。復稱節度使。

**20**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吏拜賀，坐受拜謁，留後受將校牙參之禮；帥將吏拜賀，行軍司馬賀新留後之禮。帥，讀曰率。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21**癸未，蘇州常熟鎭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刺，七亦翻。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共飲膳，無所疑。使楊行密待俘虜皆如成及，不亦汎乎？是必有所見也。

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趨，七喻翻。旣恐其得蘇而乘勝攻杭，又恐其自海道趨西陵也。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柰何垂克棄『章︰十二行本「棄」上有「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史言顧全武頗識用兵先後。

**22**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反命。衣，於旣翻。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婚。說，式芮翻。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為陳利害。為，于偽翻。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為左都押牙，淮南左都押牙也。公鐸為右監門衞將軍。此是領環衞官。僖宗光啓三年，馮敬章陷蘄州，至是降。路振九國志曰︰賈鐸生於上蔡，叛秦宗權，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破蘄春，推敬章為帥，鐸為牙將，塹城礪兵以自固。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楊行密自此全有淮南之地。

**22**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

**23**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戊子，遣中使賜昭緯死，行至荊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快。崔昭緯結邠、岐以殺杜讓能、韋昭度、李谿，卒亦以殺其身；朋比為姦，果何益哉！

**24**荊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州，收餘衆保豐都。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平都縣，因山以名縣也。梁置臨江郡，隋廢郡為縣。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縣。唐屬忠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為黔中留後，存為萬州刺史。

汭知存不得志，使人詗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鞠。」汭曰︰「存將逃走，先勻足力也。」詗，古迥翻，又翾正翻。治，直之翻。蹴，子六翻。鞠，居六翻。蹴，蹋也；鞠，毬也。顏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崔豹曰︰蹴鞠起黃帝，習用兵之勢。勻，于倫翻。遣兵襲之，存棄城走；成汭不見容於張瓌，而己又不能容許存；忌賢疾能，常人之情也。其衆稍稍歸之，屯于茅垻。垻，必駕翻。蜀人謂平川為垻。宋白曰︰渝州江津縣有茅垻驛。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文德元年，王建肇得黔中節，今敗走。數，所角翻。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柰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更，工衡翻。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愼靜以免禍。從，才用翻。其後宗播為建將，遇強敵諸將所憚者，以身先之，先，悉薦翻。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25**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今越州牙城外東街猶有橋曰清道橋。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據新書·董昌傳，小江，西江也，蓋錢清江也，源出諸曁縣界，東流過錢清鎭，又東入于海，去越州四十五里，又西至杭州八十里。光啓二年，董昌得越州，至是而亡。監，古銜翻。幷其家三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日甚，口率民間錢帛，計口而率之。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章︰十二行本「有」下有「金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振貧乏。

**26**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魏、博、貝、衞、澶、相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葛從周，汴之騎將也。沙陀便於鞍馬，故召使敵之。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陳，讀曰陣。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躓，陟利翻。汴人生擒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實錄，禽落落皆在七月。葛從周、李存信傳在五月。今從梁太祖紀。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為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幾，居依翻。射，而亦翻。乃得免。克用請脩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羅弘信旣殺李克用之子，則與克用為深仇，而汴、魏之交益固矣；此全忠之術也。好，呼到翻。克用引軍還。

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復，扶又翻。及兗、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為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為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27**初，李克用屯渭北，謂自邠寧還屯渭北時也。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謂歸河東也。二鎭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衞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卽討之。茂貞懼，將赴鎭。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唐補紀曰︰「五月，朝廷除覃王為鳳翔節度使，除茂貞為興元節度使。茂貞拒命不發，亦無向闕之心，自是京國人心驚憂，出投郊坰，京城為之一空，上潛謀行幸。」按實錄、新、舊紀諸書，茂貞未嘗除東川，薛史誤。移鎭興元，乃景福二年事，唐補紀誤。今從實錄。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丙寅，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婁館，蓋在京兆興平縣西。考異曰︰舊紀︰「是月，茂貞請入覲，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四軍以衞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實錄︰「命延王部神策諸軍於三橋防遏。茂貞上言︰『延王稱兵討臣，臣有何罪！』言將朝覲。丙寅，李茂貞大軍犯京師，覃王拒之於婁館，王師戰不利。」新紀︰「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今從舊紀。

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果如李克用之言。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鎭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自鄜州濟河，道汾、隰至太原，路甚回遠，以韓建在華州，李茂貞養子繼瑭在同州，不敢由同州出河中也。鄜，音夫。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華，戶化翻。以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從，才用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按韓建從鹿晏弘至興元之時，僖宗在蜀，遂奔行在，中和四年也。僖宗還長安，光啓元年也。建刺華州，當在此時，至是纔十二年耳。西距長安不遠，九域志︰華州西至長安一百五十里。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九域志︰自富平至下邽三十五里。自下邽至華州六十五里。以府署為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黃巢之亂，宮室燔毀，中和以來，留守王徽補葺粗完。襄王之亂，又為亂兵所焚，及僖宗還京，復加完葺。上出石門，重罹燒爇，還又葺之，至是為茂貞所燔。

乙巳，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

**28**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為戶部侍郞、同平章事。扆，陝人也。扆，隱豈翻。陝，失冉翻。

**29**水部郞中何迎新書百官志︰水部郞中，屬工部尚書，掌津濟、船艫、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事。此時惟具官，不復能舉其職矣。表薦國子毛詩博士襄陽朱朴，才如謝安，唐制︰國子監置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敎國子。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為五經。道士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賜以金帛，幷賜何迎。

**30**以徐彥若為大明宮留守，兼京畿安撫制置等使。

**31**楊行密表請上遷都江淮，王建請上幸成都。皆欲迎天子，挾之以令諸侯。

**32**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非避權勢者，目不知書，故辭耳。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謂欲討李茂貞，上不許也。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為，于偽翻。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曰將入援，亦虛言耳。

**33**加錢鏐兼中書令。

**34**癸丑，以王建為鳳翔西面行營招討使。欲使王建討李茂貞也。

**35**甲寅，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王搏同平章事，充威勝節度使。先是已升浙東觀察使為威勝節度使。方鎭表︰乾寧元年，以乾州置威勝軍節度。參考下文，則朝議以董昌已誅，欲以王搏代鎭浙東。然則此時藩鎭有兩威勝軍邪？

**36**上憤天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曰︰「朴腐儒，木強無他才伎。道士許嚴士出入禁中，常依朴為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卽日拜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動為笑端。」唐補紀曰︰「朴亦有文詞，託識諸王下吏人以通意旨，言︰『方今宰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頻有傾動；若使朴在相位，月餘能致太平。』諸王以為然，乃奏天聽。翌日，宣喚，顧問機宜，便入中書，令參知政事。諸相座愕然莫測，聽其籌謨；經四五月，並無所聞，遂貶出嶺外。」按朴雖庸鄙，恐不至如舊傳所云。唐補史亦恐得之傳聞，非詳實。今從新傳。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37**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38**九月，庚辰，升福建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39**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強，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言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積年交戰，已為仇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章︰乙十一行本「奉」作「撫」；孔本同；張校同。』士民，訓卒厲兵，以脩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從之。史言馬殷能用高郁以保據湖南。

**40**崔胤出鎭湖南，出崔胤為武安節度，見上。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敎之營東都宮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崔胤自此與朱全忠相為表裏。考異曰︰舊傳︰「胤檢校兵部尚書、嶺南東道節度使。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之。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新傳，「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鎭，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扆。」按胤出為清海節度使在後，非此年，舊傳誤。今從實錄。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郞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璵之孫也。崔珙見二百四十六卷開成五年。珙，居勇翻。璵，音余。

丁酉，貶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陸扆為硤州刺史。考異曰︰舊傳曰︰「九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之起也，扆堅請曰︰『播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為他盜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祗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扆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按此乃景福二年杜讓能討鳳翔事，時扆未為相。舊傳誤，新傳亦同。今從實錄。崔胤恨扆代己，事見上。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

己亥，以朱朴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皆欲使之討李茂貞。難，乃旦翻。

**41**以保大留後李思敬為節度使。

**42**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敗，補邁翻；下同。乘勝至魏州北門。九域志︰臨清縣在魏州北一百五十里。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

**43**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處，昌呂翻。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考異曰︰李巨川許國公勤王錄︰「十一月十日，敕命公權知京兆尹，幷充把截使。」實錄作癸丑。是月戊申朔。今從勤王錄。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脩宮室錢；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茂貞進錢十五萬，助脩京闕。按十五萬乃百五十貫，太少，蓋脫「貫」字耳。韓建復佐佑之，復，扶又翻；下同。竟不出師。

**44**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摶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鎭海、威勝兩軍節度使。錢鏐自此遂跨有浙東、西。丙子，更名威勝曰鎭東軍。更，工衡翻。

**45**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按薛史·梁太祖紀︰「乾化元年，九月，丙辰，幸魏縣。戊辰，幸邑西白龍潭。」則其地在魏縣西也。追至觀音門。薛史，魏州羅城西門曰觀音門，晉天福五年閏三月，改曰金明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

**46**加河中節度使王珂同平章事。

**47**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

**48**湖州刺史李師悅求旌節，詔置忠國軍於湖州，以師悅為節度使。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戊子，師悅卒。楊行密表師悅子前綿州刺史彥徽知州事。考異曰︰實錄︰「乾寧二年，四月，忠國節度使李師悅卒，以其孫彥徽知留後。」今從新紀、十國紀年。

**49**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

**50**十二月，東川兵焚掠漢、眉、資、簡之境。漢、眉、資、簡四州，皆西川巡屬。

51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據境拒之，使弘守端州。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之，託言親迎，，起里翻。妻，七細翻。迎，魚敬翻。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遂襲廣州，斬琚；按九域志，自封州東南歷康州界而後至端州，自端州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具軍容以迎新帥，如承平儀注。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 唐紀七十七起強圉大荒落（丁巳），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

**乾寧四年**（丁巳、八九七）

**1**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張行思，華州防城將也。將，卽亮翻。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皆嗣王也。睦、韶、韓，代宗之後；彭，肅宗之後；陳，文宗之後；史皆逸其名及其世系。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惡，烏路翻。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建言諸王為變，事出不測也。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敎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援開元、天寶舊制，不令諸王出閤。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詩序曰︰關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建慮上不從，引麾下精兵圍行宮，以兵脅君。表疏連上。上，時掌翻。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四軍，卽安聖、捧宸、保寧、宣化也。置見上卷上年。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韓建安識書語，李巨川敎之耳，宜其不免於誅也。一本「厚」下更有「有」字。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難，乃旦翻。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詔『章︰十二行本「詔」上有「遣」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孔本有「遣」字，無「亦」字。』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石門扈從事見上卷二年。從，才用翻。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復，扶又翻。大雲橋，在華州大雲寺前。武后時令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以藏大雲經，著受命之符也。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事見肅宗紀至德元載、二載。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謂吐蕃立廣武王承宏、朱玫立襄王熅也，事各見前紀。援，于元翻。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指言延王戒丕等。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指言許巖士等。詔悉從之。建旣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仍更名裕。更，工衡翻。考異曰︰勤王錄曰︰「公以儲副之設，國之大本，上表云云，敕宜從允，時正月十一日也。當四日之間，而儲君奉冢祀，宗室歸藩邸，蓬頭突鬢之士不入於禁門，文成、五利之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遐邇詠歌，人不震驚，市無易肆，公之力也。」李巨川著書，矯誣善惡乃至於此！今從實錄。

**2**龐師古、葛從周倂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為浮梁。癸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按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僖宗中和二年，朱瑄得鄆州，至是而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辛卯，營于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為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朱瑄棄壁夜走，葛從周擒瑄幷妻男以獻。」按濟水自王莽時大旱，不復能絕河而南，自是河南無濟水。編遺錄曰︰「五月，遣騎於鄆州軍前追從周，徑往洹水董師，以代侯言，師古留攻鄆。」梁太祖實錄︰「四年正月，復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十五日辛卯，營其西南河外，龐師古命諸將撤木為橋以圖宵濟。癸巳，前軍以心膂百人盜決河口，甲午，浮橋集水次。乙未夜，師古中軍先濟，聲振壁內。朱瑄聞之，棄壁走。」編遺錄︰「四年正月己卯，朱瑄兵少糧盡，不敢出戰，然深溝高壘，難越也。從周、師古乃取清河內小舟，採野葛草茅，索之以為巨纜，乃於其牆南建浮橋。丙申，功就，我師渡橋，朱瑄奔遁。」皆不云濟水。師古去年三月已敗鄆兵于馬頰，追至西門，據故洛亭子為寨。乙未夜先濟，蓋鄆城下清河水，疑朱瑄引之以環城固守，故師古等為浮橋以濟師。河旣可決，明非自然之水也。舊紀︰「癸未，龐師古陷鄆州，朱瑄與妻榮氏潰圍走。瑄至中都，為野人所殺，榮氏俘於軍。」新紀︰「丙申，全忠陷鄆州。」實錄︰「二月，丙午朔，陷鄆州，瑄至中都，為亂兵所殺，妻榮至汴為尼。」據薛史，辛卯營於濟水，則癸未鄆未破也。新紀云丙申陷鄆，實錄二月，蓋約奏到。今從編遺錄、新紀。

**3**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赦李茂貞，故罷鳳翔四面行營。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按方鎭表，光化元年，更延州保塞節度為寧塞節度。

**4**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安仁義攻婺州見上卷上年。還，從宣翻，又如字。

**5**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考異曰︰舊紀、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師古傳皆云師古為鄆州留後。編遺錄、薛史·梁紀皆云「友裕」。按編遺錄，「三月，丙子，以友裕為鄆州留後，師古為徐州留後。」蓋初以師古守鄆州，後以友裕代之，而徙師古於徐州也。

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九域志︰兗州南一百一十里，卽徐州界。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九域志，兗州三百四十五里，東至沂州。沂，古瑯邪也。沂州東至海州一百八十里。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渡淮，奔楊行密。光啓二年，朱瑾取兗州，至是而敗。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節度使。領，遙領也。

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九域志︰封丘縣，在汴州北六十里。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姒，詳里翻。長婦曰姒，又兄弟之妻相呼曰姒，互相尊稱之辭也。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鄆、齊、曹、棣，天平軍；兗、沂、密，泰寧軍；徐、宿，感化軍；陳、許，忠武軍；鄭、滑、濮，宣義軍。此五鎭之地也。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

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間，古莧翻。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脩好。好，呼到翻。

**6**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邛，渠容翻。華，戶化翻。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玄武，漢氐道縣，晉改曰玄武，唐初屬益州，時屬梓州，宋朝改曰中江，在梓州西九十里。敗，補邁翻。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7**己未，赦天下。考異曰︰實錄︰「降德音，曲赦天下。」云德音卽非赦。旣云曲赦卽不及天下。實錄誤也。

**8**上饗行廟。時駐蹕華州，太常禮院請權立行廟以備告饗。

**9**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酉，『章︰十二行本「酉」作「未」；乙十一行本同。』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元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渝、瀘，皆東川巡屬。王建志在廣地，假通峽路進奉以為名耳。趨，七喻翻。

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10**乙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祕書監。朴旣秉政，所言皆不效，朱朴自詭月餘可致太平，見上卷上年。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馬道殷、許巖士在上左右，二相因之以白事，此必有之。

**11**詔以楊行密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按新書·洪傳。洪附朱全忠，絕東南貢獻路，命楊行密討之者以此。

**12**張佶克邵州，擒蔣勛。潭兵攻蔣勛事始上卷三年正月。佶，巨乙翻。

**13**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為泰寧留後，朱友裕為天平留後，龐師古為武寧留後。朱全忠表以三鎭授三將以樹黨。此時蓋復改感化為武寧。

**14**保義節度使王珙攻護國節度使王珂，珂求援於李克用，珙求援於朱全忠。宣武將張存敬、楊師厚敗河中兵於猗氏南；河東將李嗣昭敗陝兵於猗氏，又敗之於張店，遂解河中之圍。敗，補邁翻。陝，失冉翻。師厚，斤溝人，九域志，潁州萬壽縣有斤溝鎭。萬壽，唐汝陰縣之百尺鎭也，宋朝開寶六年置縣。嗣昭，克用弟克柔之假子也。

**15**更名感義軍曰昭武，更，工衡翻。治利州，以前靜難節度使蘇文建為節度使。難，乃旦翻。

**16**夏，四月，以同州防禦使李繼瑭為匡國節度使。考異曰︰實錄︰「賜同州號匡國軍，以防禦使李繼瑭為匡國節度使。」按新·方鎭表，乾寧二年，賜同州號匡國軍。王行約已嘗為匡國節度使，蓋行約死，繼瑭但為防禦使，今始復舊名耳。繼瑭，茂貞之養子也。

**17**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

**18**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淮南圍嘉興，始上卷二年。

**19**杜洪為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聶，尼輒翻，姓也。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武昌，漢古縣，唐屬鄂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今置壽昌軍。

**20**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埭，徒耐翻。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頵自湖州奔還，自嘉興退軍，取道湖州，還宣州。兩浙兵追敗之，敗，補邁翻。頵衆死者千餘人。

**21**韓建惡刑部尚書張禕等數人，皆誣奏，貶之。惡，烏路翻。褘，吁韋翻。考異曰︰實錄︰「貶刑部尚書張禕、趙崇、蘇循等為衡州司馬。韓建惡之，誣奏貶焉。」禕等必不皆為刑部尚書，皆貶衡州司馬。實錄誤也。

**22**五月，加奉國節度使崔洪同平章事。

**23**辛巳，朱友恭為浮梁於樊港，武昌西三里有樊山，山下有樊溪，注于江，謂之樊口。朱友恭蓋跨江為浮梁，抵樊口，以攻武昌也。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於武昌，收復黃、鄂二州。」新紀︰「壬午，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章死之。」朱友恭傳云翟章，十國紀年作瞿章。吳錄云︰執刺史瞿章，當可據。馬珣等皆敗走。

**24**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張琳，王建之腹心。建之攻陳敬瑄也，亦使之守邛州。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華洪累戰有功，王建於是養以為子以收其力用，然殺洪之心蓋已萌於此時矣。華，戶化翻。

**25**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鎭東節鉞。

**26**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州，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王建豈特攻東川哉！李茂貞山南巡屬諸州，建取之亦多矣；力不能制，欲挾天子之令以臨之。甲寅，貶建南州刺史。新志︰武德三年，開黔南蠻，置南州。宋白曰︰南州，戰國時為巴國界，秦則巴郡之地，漢為江州之境。唐武德三年，割渝州之東界，置南州。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

**27**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四月，李洵受命而使，六月始至。己巳，見建于張杷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

**28**覃王赴鎭，李茂貞不受代，李茂貞之狡悍，豈肯以鳳翔授人，涉險而爭蜀邪！圍覃王於奉天。

**29**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蓋寓以功領容管觀察使，今升領節度使。

**30**秋，七月，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侍中。

**31**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32**以天雄節度使李繼徽為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自秦州徙邠州，邠寧亦為李茂貞有矣。難，乃旦翻。

**33**庚戌，錢鏐還杭州，自越還杭。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松江，在蘇州南四十里，淮南立寨以守之。戊戌，拔無錫；無錫，漢縣，唐屬常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一里。辛丑，拔常熟、華亭。宋白曰︰常熟縣，後漢至吳為司鹽都尉，晉置南沙縣，梁置常熟縣，今崑山縣東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九域志，在蘇州北七十五里。天寶十載，分嘉興置華亭縣，屬蘇州，在州西南；今屬秀州。

**34**初，李克用取幽州，見二百五十九卷乾寧元年。表劉仁恭為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遺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遺，唯季翻。郜，音告。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洪遵曰︰契丹之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今從欺訖翻。須兵扞禦，請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趣，讀曰促。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留兵戍幽州，見上卷乾寧二年。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為克用計者，先舉河東之甲勤王，事定之後，然後移兵臨燕以問罪，劉仁恭安所逃其死乎！不知出此，遽興忿兵，其敗宜矣。

**35**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議者率謂昭宗忿不思難，然亦可悲矣。

**36**延王戒丕還自晉陽，戒丕使晉陽見上卷上年。韓建奏︰「自陛下卽位以來，與近輔交惡，近輔，邠、岐、同、華也。皆因諸王典兵，兇徒樂禍，樂，音洛。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比，毗至翻，近也。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斷，丁亂翻。制於未亂，周書云︰制治於未亂。建奏引之，李巨川之辭也。則社稷之福。」韓建欲殺諸王久矣，憚李克用，故未敢發。延王旣還，知克用之兵不能至，故決請殺之。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升屋，呼『章︰十二行本「升」作「登」；「呼」上有「或升木」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脫誤與吳本同。』曰︰「宅家救兒！」被，皮義翻。呼，火故翻。唐末宮中率稱天子曰宅家。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石隄谷，在華州西。歐陽修集古錄云︰殽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剪將軍，莫曉其義。其碑云︰「石隄樹谷，南通商、雒。」又云︰「前世通利，吏民興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為立祠以報其功。」乃知五部之號，自漢有之。如此，則石隄者，石隄谷之神，五部神之一也。唐韓建殺諸王於石隄谷，蓋此谷也。殽阬神祠，在華州鄭縣。考異曰︰舊紀︰「是日，通、覃以下十一王幷其侍者皆為建兵所擁，至石隄谷，無長少，皆殺之。」唐補紀曰︰「六宅諸王，准前商量，請置殿後都。韓建怨怒，進狀爭論，與諸王互說短長。上乃縛韓王克良已下十人送韓建府。建以棘刺圍於大廳，經宿不與相見。軍吏諫，遂請諸王歸宮，散卻殿後都。」新紀︰「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湮、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按舊紀韓建奏，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八人。新·宗室傳，初帝遣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又有覃王嗣周，則是十一人。新紀、傳「儀」作「沂」。按昭宗子禋封沂王，不應更封宗室。舊紀儀王，恐可據。以謀反聞。

**37**貶禮部尚書孫偓為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考異曰︰實錄︰「朴貶郴州司戶。」薛廷珪鳳閣書詞有朴自祕書監責除蜀王傅、分司東都制云︰「苞藏莫顧於朝綱，進見不由於相府。」復云︰「猶希顧問之間，來撓澄清之化。」又貶渠州司馬制云︰「爭臣條奏，憲府極言，指陳負固之謀，忿嫉崇姦之計。」與此稍異。今從實錄。朴之為相，何迎驟遷至右諫議大夫，至是亦貶湖州司馬。何迎薦朱朴見上卷上年。

**38**鍾傳欲討吉州刺史襄陽周琲，琲帥其衆奔廣陵。琲，部凂翻，有蒲昧翻。帥，讀曰率。

**39**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輓，音晚。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陷以厚利，陷，徒濫翻。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帥，所類翻。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40**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安塞軍在蔚州之東，媯州之西。新志︰幽州丁零川西南有安塞軍。辛巳，攻之，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單，上演翻，姓也；又都寒翻，亦姓也。元魏孝文帝改代北內入諸渴單氏為單氏。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瞋，昌眞翻。「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據新書，木瓜澗亦在蔚州界。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史言李克用輕敵，又不得天時，故敗。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史言克用敗而得免者亦天也。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邢州之叛，莘縣之潰，木瓜澗之敗，皆李存信之罪也。克用終親任之，可謂失刑矣。

**41**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去年楊行密表彥徽知湖州，故欲附之。其衆不從；彥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錢鏐自此遂有湖州。

**42**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

**43**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加義武節度使王郜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始以李茂貞之請而討王建，旣而又以茂貞拒命，赦王建而討茂貞。朝廷號令，朝出而暮改，諸侯其孰尊而信之！皇威不振，自取之也。李茂貞賜姓名見二百五十六卷光啓二年。

**44**朱全忠旣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清口，卽今之清河口。將趨揚州，趨，七喻翻；下同。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安豐，漢六縣，故城在縣南；後漢置安豐縣；至唐屬壽州。九域志曰︰安豐縣，在州東南六十餘里。蓋唐之壽州，治壽春縣，卽六朝壽陽之地。五代之末，周世宗克壽州，徙治下蔡，故宋朝安豐在壽州東南。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45**匡國節度使李繼瑭聞朝廷討李茂貞而懼，韓建復從而搖之，復，扶又翻。繼瑭奔鳳翔。冬，十月，以建為鎭國、匡國兩軍節度使。韓建始兼有同、華。

**46**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帥，讀曰率。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建；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事見上卷二年。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僖宗光啓三年，顧彥朗得東川，傳至弟彥暉，至是而滅。建入梓州，乾寧二年，王建始攻東川，蓋三年而後克之。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

**47**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為統帥以討克用。」帥，所類翻。詔不許。又遺朱全忠書。遺，唯季翻。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思；己尚不然，人何足信！克用言仁恭背己，人亦將背之也。將，卽亮翻。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屛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鄒︰盟盤︰春秋盟禮，殺牲歃血，盛以珠盤，告誓神明。』

**48**甲子，立皇子祕為景王，祚為輝王，祺為祁王。

**49**加彰義節度使張璉同平章事。

**50**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乾寧二年，楊行密始取漣水，令張訓守之。行密以為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志汙下，不可久處。」不聽。汙，烏瓜翻。處，昌呂翻。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弈棊。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瓚，才旱翻。將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趣，七喻翻。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營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水經註︰淠水出廬江潛縣西南，霍山東北，又東北過六縣東，又西北過安豐縣故城西，北入于淮。類篇︰淠，必至切，水名，在弋陽。按今淠河在來遠鎭西十里，來遠鎭卽東正陽也，東至壽州二百里。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遺，于季翻。

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趣，七喻翻。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賞其勝算先定。表承嗣領鎭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史言楊行密能用人。安仁義亦沙陀也，行密待之非不厚，而終於叛行密，狼子野心，固自有難馴養者。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51戊寅，立淑妃何氏為皇后。后，東川人，生德王、輝王。

52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捶，止橤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53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

是歲，南詔驃信舜化有上皇帝書函及督爽牒中書木夾，年號中興。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

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楊王，各有部落，黎、雅西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所在深遠，而三王部落居近漢界，故曰淺蠻。西川歲賜繒帛三千匹，使覘南詔，亦受南詔賂詗成都虛實。繒，慈陵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詗，古迥翻，又翾正翻。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酋長詣府，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節度使自謂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敎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先，悉薦翻。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為邊患。及王建鎭西川，絕其舊賜，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山行章，陳、田舊將，王建因其與淺蠻表裏而斬之，旣以威示諸蠻，亦除舊務盡。邛崍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謂邛崍關以南也。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漏泄軍事，召而斬之。史言安邊之術，惟洞知近塞蕃落情偽而折其姦，則外夷不敢有所侮而動。

54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事。幾，居豈翻。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今陛下登極已十年，帝文德元年踐阼，至此十年；若以卽位踰年改元數之，則九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幾，居依翻。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漢、唐之亡，誠如張道古之言。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宋白曰︰施州，漢巫縣地；吳大帝分巫縣立沙渠縣；後周建德三年於此置施州；唐因之。舊志︰施州，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昭宗處艱危之中，猶罪言者，其亡宜矣。道古，青州人也。張道古見於通鑑者惟此事，著其州里，蓋傷之。

## 光化元年（戊午、八九八）是年八月還京，方改元。

**1**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兩浙錢鏐，江西鍾傳，武昌杜洪，淄青王師範，皆憚楊行密之強，而黨附朱全忠者也。詔不許。

**2**加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同平章事。淄清，平盧軍。

**3**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方鎭表，光化元年置昭信防禦使，治金州，與此異。

**4**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韓建之志也。

**5**壬辰，河中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迎，魚敬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

**6**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脩和好，好，呼到翻。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脩宮室；克用許之。

**7**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事見上。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及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脩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為脩宮闕使。考異曰︰實錄︰「建以行宮卑庳，無眺覽之所，表獻城南別墅。建初脩南莊，起樓觀，疏池沼，欲為南內，行廢立之事。其叔父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間一民，乘時危亂，位至方鎭，不能感君父之惠，而欲以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廢立，覆族在旦莫矣。吾不如先自裁，免為汝所累。』由是建稍弭其志。及李茂貞表請助營宮苑，又聞朱全忠繕治洛陽，累表迎駕，建懼，故急營葺長安，率諸道助役，而又親程功焉。」按建若欲廢立，何必先營南內！今不取。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旣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8**錢鏐請徙鎭海軍於杭州，從之。鎭海軍本治潤州，今徙軍額於杭州。

**9**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10**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11**朱全忠遣副使萬年韋震入奏事，求兼鎭天平，朝廷未之許，震力爭之；穆、敬以後，威令已不振，然藩鎭所遣奏事官不敢力爭於朝也。朝廷不得已，以全忠為宣武、天平三鎭節度使。全忠以震為天平留後，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按歐史·李振傳，振為金吾衞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汴，以策干朱全忠；全忠留之，遂為全忠用。振，抱眞之曾孫也。代、德之間，李抱眞鎭昭義，有大功。

**12**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崑山，漢婁縣地；梁分婁縣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崑山縣，取縣界崑山為名；唐屬蘇州。九域志，在州東七十里。

**13**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路振九國志︰唐旻、蔡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彥謙桂陽人，殺刺史黃岳，據郴州。魯景仁本從黃巢，以病留連州，遂據之。帥，所類翻。郴，丑林翻。殷所得惟潭、邵而已。為馬殷盡取諸州張本。

**14**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光啓元年，盧彥威得滄、景，至是而亡。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為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倂幽、滄兩鎭之兵，故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倂吞河朔之志，為守文請旌節，為，于偽翻；下為吾同。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語，牛倨翻。「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為累章見拒！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15**朱全忠與劉仁恭脩好，好，呼到翻。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五代志︰邢州龍岡縣，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青山縣，煬帝大業初省入龍岡。敗，補邁翻。

**16**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珂，丘何翻。

**17**丁卯，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18**五月，己巳朔，赦天下。

**19**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為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幷、汴自此歲爭邢、洺、磁三州。

**20**以武定節度使李繼密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自洋州徙興元。

**21**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為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為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為留後。

**22**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游弈使，張圖英、李唐副之，五州，倂潭、邵為七。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趣，七喻翻。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為永州刺史。

**23**六月，以濠州刺史趙珝為忠武節度使。珝，犨之弟也。珝，況羽翻。犨，昌牛翻。

**24**秋，七月，加武貞節度使雷滿同平章事，方鎭表︰光化元年，置武貞節度，領澧、朗、漵三州，治澧州。加鎭南節度使鍾傳兼侍中。

**25**忠義節度使趙匡凝聞朱全忠有清口之敗，忠義軍，山南東道。清口之敗見去年十一月。陰附於楊行密。全忠遣宿州刺史尉氏氏叔琮將兵伐之，丙申，拔唐州，擒隨州刺史趙匡璘，敗襄州兵於鄧城。敗，補邁翻。

**26**八月，庚戌，改華州為興德府。以車駕駐蹕故也。

**27**戊午，汴將康懷貞襲鄧州，克之，擒刺史國湘。趙匡凝懼，遣使請服於朱全忠，全忠許之。為朱全忠再攻趙匡凝張本。

**28**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化。

上欲藩鎭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為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朱全忠兵力方強，故不從。

**29**九月，乙亥，加韓建守太傅、興德尹；先是，上駐蹕華州，因以華州為興德府。加王鎔兼中書令，羅弘信守侍中。

**30**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鎭；建表言之。

**31**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濛棄城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臺濛雖淮南良將，柰之何哉！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乾寧三年，淮南陷蘇州，今果如顧全武之言而復之。追敗周本等于望亭。九域志︰常州無鍚縣有望亭鎭，在蘇州北四十五里，又四十五里至無錫。敗，補邁翻。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帥，讀曰率。裴屢出戰，使病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為之卻。見其弓弩之力及遠，故為之卻。彀，居候翻。為，于偽翻。全武檄裴令降。降，戶江翻；下同。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饌，雛晥翻，又雛戀翻。乃出，「乃」，當作「及」。『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及」。』羸兵不滿百人。觀通鑑上文，秦裴以三千人取崑山而守之，及其降也，羸兵不滿百人，則其兵死於戰守者殆盡，其存者僅三十之一耳。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為旅拒！」旅，衆也。怙衆而拒捍，曰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顧全武甚識而度，所以能佐錢鏐保據一方。長，知兩翻。

**32**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弘信傳、太祖紀年錄皆云弘信八月卒。按八月昭宗還京，弘信猶加官。舊紀、傳九月卒，今從之。實錄十月，約奏到也。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

**33**汴將朱友恭將兵還自江、淮，過安州，朱友恭克黃州，還過安州。九域志︰黃州西至安州三百里。或告刺史武瑜潛與淮南通，謀取汴軍，冬，十月，己亥，友恭攻而殺之。

**34**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山東三州，邢、洺、磁也；是年五月，葛從周取之。壬寅，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薛史·明宗紀曰︰羅弘信襲破李存信於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卽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為公擊之。」為，于偽翻。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乘高布陳，陳，讀曰陣。左右指畫，邢人莫欴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人也。馬邑，秦、漢舊縣名，久廢；開元五年，分朔州善陽縣，置馬邑縣於古大同軍城，屬朔州。

**35**癸卯，以威武留後王審知為節度使。

**36**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37**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為節度使。

**39**王珙引汴兵寇河中，珙，居勇翻。王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九域志︰河中府榮河縣有胡壁鎭。榮河，唐寶鼎縣也，宋祥符中更名。敗，補邁翻。汴人走。

前常州刺史王柷，柷，之六翻。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為且入相。相，息亮翻。過陝，王柷就徵，道過陝州。陝，失冉翻。王珙延奉甚至，請敍子姪之禮拜之，柷固辭不受。珙怒，珙以柷同姓，年輩在前行，且入相，請敍子姪之禮，以親結之，而柷辭不受。珙以柷薄其門地本出寒微而絕之也，故怒。使送者殺之，考異曰︰柷為給事中幷遇害，舊紀、實錄皆無年月，今因珙伐河中事附此。幷其家人悉投諸河，掠其資裝，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史言唐之威令不行，藩鎭暴橫，王柷罹其虐殺而不敢問。詰，去吉翻。

**40**閏月，錢鏐以其將曹圭為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41**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禎為雅王，祥為瓊王。

**42**以魏博留後羅紹威為節度使。

**43**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降，戶江翻。

**44**朱全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與楊行密交通，淮西，淮南鄰道也。遣其將張存敬攻之；洪懼，請以弟都指揮使賢為質，質，音致。考異曰︰十國紀年︰「洪託以將士不受節制，遣兄賢質於汴。」按舊紀，「十月，汴將張存敬以兵襲蔡州，刺史崔洪納款，請以弟賢質干汴，許之。」實錄亦云「弟賢」，今從之。且言︰「將士頑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不受節制，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全忠許之，為朱全忠遣崔賢徵兵、蔡將殺賢劫洪奔淮南張本。召存敬還。存敬，曹州人也。

**45**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

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見下卷乾寧二年。李罕之求邠寧於克用。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鎭。事見同上。趣，讀曰促。今纔達天聽，遽復二三，復，扶又翻；下同。朝野之論，必喧然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為也。吾與公情如同體，固無所愛，俟還鎭，當更為公論功賞耳。」為，于偽翻；下同。罕之不悅而退，私於蓋寓曰︰「罕之自河陽失守，依託大庇，蓋，古盍翻。李罕之失河陽見二百五十七卷僖宗文德元年。歲月已深。比來衰老，比，毗至翻，近也。倦於軍旅，若蒙吾王與太傅哀愍，王，謂李克用，太傅，謂蓋寓。賜一小鎭，使數年之間休兵養疾，然後歸老閭閻，幸矣。」寓為之言，克用不應。每藩鎭缺，議不及罕之，罕之甚鬱鬱。寓恐其有他志，亟為之言，亟，去吏翻，頻也，數也。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一鎭，但罕之，鷹也，飢則為用，飽則背飛！」祖曹操駕御呂布之意而言之。背，蒲妹翻。

及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九域志︰澤州北至潞州一百六十五里。帥，所類翻。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薛志勤從克用起代北，初名鐵山。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為變，故罕之專命鎭撫，取王裁旨。」裁旨者，旨裁其可否也。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顥」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請降於朱全忠，執河東將馬漑等及沁州刺史傅瑤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自此，李克用不能與朱全忠爭邢、洺、磁而爭澤、潞矣。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先取澤州，旣掩李罕之不備，且俘其家。史言李嗣昭用兵有方略。

**46**楊行密遣成及『章︰十二行本「及」下有「等」字；乙十一行本同。』歸兩浙以易魏約等，淮南禽成及見上卷乾寧三年。兩浙擒魏約見上去年四月。楊、錢爭蘇州，臺濛、周本、秦裴皆淮南名將也，為浙人所困，終不能守。楊行密知錢鏐未易可輕，故歸成及以易魏約，意在講解也。錢鏐許之。錢鏐亦自知不如楊行密之強，故許之之速。

**47**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帥，讀曰率。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復，扶又翻。湞、浛當在韶州湞昌縣界。或曰︰劉潼據湞陽、浛洭二縣之間。湞，癡貞翻。浛，胡南翻。隱討斬之。

**二年**（己未、八九九）

**1**春，正月，丁未，中書侍郞兼吏部尚書『章︰十二行本「書」下有「同平章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崔胤罷守本官；以兵部尚書陸扆同平章事。崔胤、陸扆迭為拜罷。

**2**朱全忠表李罕之為昭義節度使，又表權知河陽留後丁會、武寧留後王敬蕘、蕘，如招翻。彰義留後張珂並為節度使。河陽、武寧皆附屬朱全忠，獨張珂在涇州，而為之請節鉞，亦所以結之。

**3**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4**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十二州︰幽、涿、瀛、莫、平、營、薊、媯、檀、滄、景、德也。幽州巡屬更有蔚、新、武三州，劉仁恭留以備河東，不發其兵。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清水，卽清河之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5**朱全忠遣崔賢還蔡州，崔洪以弟賢為質，見上年。發其兵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思等殺賢，劫崔洪，悉驅兵民渡淮奔楊行密。兵民稍稍遁歸，安土重遷，人情之常也。至廣陵者不滿二千人。全忠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6**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下邳，古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東一百八十里。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是年，朱全忠表以宋州之碭山、虞城、單父，曹州之成武，置輝州，卽單州之封域也。聞淮南兵已退，乃還。

**7**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九域志︰內黃縣在魏州西南二百一十四里。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淇水東過內黃，謂之白溝水，亦謂之清河水。思安逆戰於繁陽，繁陽，漢古縣，唐倂省入內黃。杜佑曰︰漢繁陽縣故城在內黃縣西北。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李克用輕單可及而有木瓜澗之敗，劉仁恭輕李思安而單可及喪元，是以用兵者戒於輕敵。喪，息浪翻。思安，陳留人也。

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館陶門，魏州城北門，由此門出，趣館陶縣，因以為門名。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闔，轄臘翻。扉，門扇也。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復，扶又翻；下同。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郞。鄶，古外翻。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勝，音升。鎭人亦出兵邀擊於東境，鎭人，王鎔之兵，深、冀，趙之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僵，居良翻。枕，職任翻。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幽、幷之兵勢皆挫，故全忠益橫。橫，戶孟翻。德倫，河西胡人也。薛史︰賀德倫，其先河西部落人，父懷慶，隸滑州軍，為小校，故德倫少為滑牙將。

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脩好於河東，好，呼到翻。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為汴兵所敗，敗，補邁翻。紹威復與河東絕，自李存信莘縣之敗，魏與幷絕矣，今因求救而通好；幷兵未至，而汴人有功，故復與幷絕。嗣昭引還。

**8**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馬嶺，在太原府太谷縣東南八十里。拔遼州樂平，晉分漢沾縣置樂平縣，唐屬遼州。進軍榆次；榆次，古縣，唐屬太原府。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

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為前鋒，俗言陰府有鬼使曰夜叉；時人以陳章鷙悍可畏如夜叉然，因稱之。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周德威小字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為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洞渦水出沾縣北山，東流南屈，過受陽縣故城東，西過榆次縣南。此據水經註也。魏收地形志︰「同過水一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流，故曰同過。」後語轉為洞渦。按高歡建大丞相府于晉陽，魏收已策名霸府。齊受魏禪，以晉陽為別都。魏收多從其主往來晉陽宮，宜知地名之的。德威微服往挑戰，挑，徒了翻。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卽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檛擊之墜馬，檛，側瓜翻。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9**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去年十二月，河東兵取澤州。考異曰︰實錄︰「丁巳，葛從周復取澤州。」按編遺錄︰「丁巳，河陽丁會收復澤州。」實錄云從周，誤也。唐太祖紀年錄︰「三月，周德威敗氏叔琮於洞渦驛。先是，逆溫令丁會將兵助李罕之，戍潞州。至是，葛從周復入潞州以代丁會，賊復陷我澤州。」梁實錄、薛史·梁紀皆云六月方遣從周入潞州，紀年錄於此連言後事耳。

**10**婺州刺史王壇為兩浙所圍，去年閏月，兩浙兵攻婺州。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按宣歙觀察，先是已升寧國軍，以田頵為節度使。歙，書涉翻。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11**五月，甲午，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王建之志也。

**12**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為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13**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龍丘，本漢太末縣，貞觀八年更名龍丘，卽今龍遊縣。九域志︰屬衢州，在州東七十五里。敗，補邁翻。擒其將王球，王球為主將，以攻婺州而見擒於龍丘，蓋以浙兵逆與宣兵戰也。遂取婺州。景福元年，王壇得婺州，至是失之。

**14**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亟，紀力翻。丁卯，全忠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為昭義節度使；未幾，幾，居豈翻。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考異曰︰編遺錄︰「六月，乙丑，李罕之疾甚，請歸河陽。丁卯，上令抽大軍迴，以丁會權制置，綏懷上黨，上乃東歸。」不言遣從周入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六月，帝表丁會為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鎭路入于潞州，以援丁會。」梁實錄、後唐紀皆云代會。自此至潞州破，賀德倫走，不復見會名。或者李罕之旣卒，復召會守河陽，以從周代之，不可知也。今因會鎭潞，終言之。

**15**以西川大將王宗佶為武信節度使。王建之請也。宗佶，本姓甘，洪州人也。

**16**丁丑，李罕之薨于懷州。李罕之自潞州赴河陽，至懷州而卒。

**17**保義節度使王珙，生猜忍，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軍亂，為麾下所殺，僖宗中和初，王重盈鎭陝，傳子珙，至是而亡。推都將李璠為留後。璠，音煩。

**18**秋，七月，朱全忠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于楊行密。淮海遊弈使張訓以漢賓心未可知，與漣水防遏使廬江王綰將兵二千直趣海州，遂據其城。楊行密自此遂有海州。趣，七喻翻。

**19**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中書令。

**20**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敗，補邁翻。乃命因風燔林，火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21**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孝璋為澤州刺史。「李孝璋」，當作「李存璋」。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環，音宦。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賀德倫之兵旣不得出城芻牧，城外禾黍又空，糧援俱絕，宜其遁也。九域志︰壺關縣在潞州東二十五里。趣，七喻翻。河東將李存審李存審，卽符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22**九月，癸卯，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是年，春正月，朱全忠表張珂為彰義節度使。張氏鎭涇州，凡三帥矣，今命李茂貞兼領之。

**23**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為昭義留後。為孟遷以潞州叛李克用張本。

**24**淄青節度使王師範以沂、密內叛，當是時，朱全忠盡有河南一道之地，王師範亦附屬焉。若沂、密內叛，將安歸邪？又不乞師於全忠而乞師於楊行密，此事當考。乞師于楊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刺史臺濛、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于師範；將攻沂州，先使覘之，覘，丑廉翻。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綰曰︰「此必有備，而救兵近，不可擊也。」諸將曰︰「密已下矣，沂何能為！」綰不能止，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諸將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此救兵果誰兵歟？州兵乘之，綰發伏擊敗之。敗，補邁翻。

**25**十一月，陜州都將朱簡殺李璠，自稱留後，附朱全忠，仍請更名友謙，預於子姪。朱全忠又兼有陝、虢。更，工衡翻。

**26**加忠義節度使趙匡凝兼中書令。

**27**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馬殷始盡有湖南之地。

**28**十二月，加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同平章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 唐紀七十八起上章涒灘（庚申），盡重光作噩（辛酉），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庚申、九○○）

**1**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宣州將，田頵所遣將也。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從，才用翻。銶，音求。

**2**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3**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

**4**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5**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懼朱全忠之攻逼也。治，直之翻。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

**6**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難，乃旦翻。

**7**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鎭兵十萬擊劉仁恭，帥，讀曰率。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援於河東，復，扶又翻。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刑、洺以救之。黃澤關，在遼州遼山縣黃澤嶺。

**8**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鐬；懿宗咸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為嶺南西道節度使。鐬，呼會翻。鐬借兵鄰道討平之。

**9**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

**10**司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以其時言之，稱為良相，所謂彼善於此也。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橫，戶孟翻。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去，羌呂翻。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鎭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難，乃旦翻。以道消息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消；善者以漸培其根，則久而自長。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去年胤罷相，見上卷。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鎭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是年二月，出胤廣州，摶語卽從容言於上者。遺，唯季翻。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上，時掌翻；下連上同。離，力智翻。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復，扶又翻。丁卯，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摶罷為工部侍郞。以道弼監荊南軍，務脩監青州軍。監，古銜翻。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摶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南，近霸橋。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朝，直遙翻。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為劉季述、韓全誨之亂張本。勝，音升。

**11**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間始置此軍也。宋白曰︰乾寧軍，本古蘆臺軍地，後為馮橋鎭，臨御河之岸，接滄、幽二州之界。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始建為乾寧軍。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七年始置軍。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鵶堤，老鵶堤，在乾寧軍東南。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至莫州三十里。宋白曰︰瓦橋亦謂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顯德收復三關，以其地控幽、薊，建為雄州。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范成大北使錄，內丘縣至邢州三十五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山，至內丘，遇汴軍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瓌。」薛居正五代史·後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萬取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卻回。」新紀︰「八月，庚辰，陷洺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棄城歸。」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月中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毬場饗士，忽有大風驟起，占者云賊風。果於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洺州。」然則嗣昭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洺州。」乙丑，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原在八月，見聞錄誤。今從編遺錄、紀年錄、梁紀。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滄州下濕，雨水，難以駐軍，且欲救邢、洺，故召還。

**12**庚戌，以昭義留後孟遷為節度使。

**13**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時置武信軍於遂州。「信武」，當作「武信」。王建兼指揮制置兩道，則可以制宗滌、宗佶，蓋諷朝廷以此命之。

**14**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沙門河」，疑當作「沙河」，卽邢州沙河縣。考異曰︰編遺錄︰「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蕃寇出幷州來攻洺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衙軍相繼北征，翌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洺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墮而傷足，為賊所擒。」唐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洺州，刺史朱紹宗挈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捉得刺史朱溫姪男。」舊紀︰「八月，庚辰，嗣昭攻洺州，下之。」薛史·梁紀︰「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洺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十五日也。實錄在九月，約奏到。今從編遺錄。進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

**15**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康儒是年正月攻睦州。清溪，漢歙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雉山，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憲宗名，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西一百六十六里。

**16**九月，葛從周自鄴縣渡漳水，營於黃龍鎭；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棄洺州城而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洺州，嗣昭棄城而歸。是役也，王郃郞、楊師悅陷賊，洺州復為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卻回，被汴州捉到王郃郞。」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鎭，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洺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棄洺州，敗於青山口。」今從唐末見聞錄、唐紀、實錄。按考異所錄唐紀，蓋後唐紀。

**17**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惡，烏路翻。彥若亦自求引去。徐彥若可謂知遙增擊而去之之意者。時藩鎭皆為強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知柔鎭廣州見二百六十卷乾寧元年。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荊南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為雷滿所據，肅宗至德二載，置荊南節度，領荊、澧、朗、郢、復、夔、峽、忠、萬、歸十州，其後增領分隸不一，自雷滿據澧、朗，又分置武貞軍節度。屢求割隸荊南，朝廷不許，汭頗怨望。薛史曰︰汭奏請割隸，彥若為相，執不行，汭由是銜之。及彥若過荊南，汭置酒，從容以為言。從，千容翻。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成汭進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汭甚慚。

**18**丙午，中書侍郞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裴贄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贄，坦之弟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

**19**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為節度使。

**20**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自洺州移兵伐趙。下臨城，踰滹沱，攻鎭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鎭州密邇太原，鎭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鎭州西距太原四百三十里。困於侵暴，李克用自得河東以來，屢攻趙。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為，于偽翻；下為人、為之同。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鎭州！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鎭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庭湊、元逵、紹鼎、紹懿、景崇及鎔為五世，蓋紹鼎、紹懿兄弟也，共為一世。時推忠孝，人欲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周式之說朱全忠，猶屈完之說齊桓公也；而當時汴、鎭攻守之勢，誠亦如此。全忠易怒為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害也。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客將，主賓客，掌通名贊謁。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質，音致。以文繒二十萬犒軍；文繒，絹之有文者，今謂之花絹。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還，從宣翻，又如字。妻，七細翻。

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勍，渠京翻。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幽，劉仁恭；滄，劉守文；易定，王郜。說，式芮翻；下同。使河北諸鎭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復，扶又翻。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21**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湖南之地在五嶺之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璠，孚袁翻。武德四年，分始安置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殷遣使脩好於士政，好，呼到翻。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為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瀜、灕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粵，以其地為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蓋嶺有喉衿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也。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鄕導，犒，苦到翻。鄕，讀曰嚮。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比，必利翻，及也。，充夜翻，縶縛也。造，七到翻。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趣，七喻翻；下同。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乾寧二年，劉士政襲據桂州，至是而敗。桂、宜、巖、柳、象五州宜州之地，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沒于蠻。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曰宜州。皆降於湖南。馬殷又兼有桂管。考異曰︰唐烈祖實錄、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復元年。惟曹衍湖湘馬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晟自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平桂州。」差繆極甚。新唐書·方鎭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略使為靜江節度使。」而本紀︰「乾寧二年，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歲月旣已倒錯，又以士政為元靜部將同死，尤為乖誤。今據武安節度掌書記林崇禧撰武威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自乾寧三年至光化三年，五年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幾，居豈翻。表為靜江節度使。

**22**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濘不能進；濘，乃定翻，泥淖也。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景福二年，王處存表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殺刺史楊約。

**23**癸未，以保義留後朱謙為節度使。朱全忠請之也。

**24**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郜，居號翻。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唐中世以來，方鎭多置後院兵。處，昌呂翻。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鎭兵三十萬攻我，汶，音問，薛史作「問」。僖宗光啓元年，幽州李可舉、鎭州王鎔攻王處存，事件二百五十六卷。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敗，補邁翻。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柰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沙河，在新城北，望都縣南。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棄城奔晉陽，王處存素睦於晉，又婚姻也，故郜奔之。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呼，火故翻。「本道事朝廷甚『章︰十二行本「甚」作「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忠，義武自張孝忠以來，事朝廷最為忠順。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謂王處存與李克用同平黃巢立功。封疆密邇，自定州出飛狐，卽河東之境。且婚姻也，脩好往來，乃常理耳；好，呼到翻。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定州城池高深，朱全忠知不可猝攻而拔，故許其和。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為，于偽翻。處直，處存之母弟也。

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易水，在易州遂城縣界。遂城縣於宋為安肅軍。昔燕太子丹送荊軻於易水之上，卽此地。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鎭皆服於全忠。史言河北諸鎭皆羈服於全忠，全忠不能幷有其地也。

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先，悉薦翻。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行，戶剛翻。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壞，音怪。城外別立短垣以屛蔽，謂之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河南府佑國軍，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

**25**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事件上六月。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光化元年，上還自華州，事見上卷。還，從宣翻，又如字。忽忽不樂，樂，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挑多變詐，難奉事；佻，土彫翻。專聽任南司，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牙百官為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岐，李茂貞；華，韓建。華，戶化翻。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

十一月，上獵苑中，禁苑，在宮城北。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帥，讀曰率。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陳兵以脅百官也。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監，古銜翻。上在乞巧樓，按劉季述傳，乞巧樓在思玄門內，近思政殿。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於門外，卽宣化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呼，火故翻。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量，音良。今人謂議事為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頤，養也；言於少陽院自保養也。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樂，音洛。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之，往也。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趣，讀曰促。卽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從，才用翻。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檛畫地數上曰︰檛，側加翻。數，所具翻，俗從上聲。「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歷數之，至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錮，音固。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號，戶刀翻。聞，音問。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考異曰︰按此月乙酉朔，己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卽從之！補錄、紀年錄言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穴牆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疾。」皆程匡柔為宦者諱耳，不可信也。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更，工衡翻；下同。縝，止忍翻。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卽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

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倚；倚，上弟也。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榜，音彭。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有令、有丞。高宗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祕書閣，局令曰祕書閣郞中。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俄改曰渾儀監，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臺。置監一人，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曆數。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章︰十二行本「已」下有「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十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孔本同，「返」作「反」。』考異曰︰舊傳︰「劉季述畏朱全忠之強，不敢殺崔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罷相事。全忠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返正後，今不取。

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乾寧三年，上復欲相張濬，以李克用言而止，濬遂致仕居長水。宋白曰︰長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已西、沙渠谷已東，為南陝縣。北有陝縣，故名南陝。廢帝元年，改為長淵，以縣東洛水長淵為名。唐以犯唐祖諱，改名長水。九域志︰在河南府西二百四十里。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鎭書勸之。

進士無棣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敎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並同。明公居近關重鎭，蓋謂華州控扼潼關，距關為近。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鎭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謂乾寧三年建迎上駐蹕華州，光化元年歸長安也。廟、朝，謂宗廟、朝廷也。號，戶刀翻。義感人心，至今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處，昌呂翻。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旬時，卽旬日也。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衡，讀曰橫。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言山東勤王之師若至華州，韓建亦不得安其位矣。其後朱全忠攻岐，遂徙建許州，卒如李愚之言。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旬浹，謂一日、二日至于十日。浹，卽協翻。二豎，謂劉季述、王仲先。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

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劉季述矯為之誥也。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鎭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難，乃旦翻。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李振以齊桓、晉文諂朱全忠。屬，之欲翻。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復，扶又翻。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詗，火迥翻，又翾正翻。旣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傳︰「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於長安，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旣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況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幸熟計之！』 希貞大沮而去。振復命，劉季述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彝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卽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知摭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梁，欲潛謀返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回，益詳其宜也，尋馳蔣玄暉與崔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幽昭宗，立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願以唐之神器輸於帝。時帝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回，因言於帝云云。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返正。」按季述廢立之前，李振若已嘗立異，今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返正乎！今從編遺錄。（註曰︰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郗殷象、馮錫嘉修撰太祖實錄，事多漏略，敬翔別纂成三十卷補其闕，號曰大梁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舊張濬傳皆云濬勸諸藩匡復，而梁實錄及李振傳皆云濬勸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違，恐梁實錄誤，振傳據實錄也。唐補紀曰︰「自監國居位，將及五旬，牋表不來，朝野驚虞，亢旱時多，虹蜺背璚。崔胤覩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朱全忠封崔胤檄書倂手札等與季述云︰『彼已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崔胤曰︰『比來同匡社稷，卻為鬬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胤唯云『無此事，遭人反圖。刻蠟偽名，自古乃有。軍容若行怪怒，則乞府存家族。』季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胤其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丹誠諮撓尊聽，卻蒙封示左軍劉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損害，然遠託令公為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詬曰︰『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三年，兄弟如故，特令報渠；不能自謀，卻示崔相，道我兩頭三面，實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於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茲與大梁同謀大事。」按崔胤曏來內倚昭宗，外挾全忠，與宦官為敵。今昭宗旣廢，胤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親密故也，全忠安肯以書示季述！季述恨胤深入骨髓，若得此書，立當殺胤，豈肯復以示胤而與之盟誓也！此殊不近人情，皆由程匡柔黨宦官，疾胤之亂耳。

**26**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

**27**是歲，加楊行密兼侍中。

**28**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

**29**太子卽位累旬，藩鎭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為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之，捶，止橤翻。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憤惋不平。捥，烏貫翻。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判官，度支鹽鐵判官也。戩，卽淺翻。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說，式芮翻。行，戶剛翻。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茍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校，戶敎翻。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茍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清遠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復，扶又翻。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 天復元年（辛酉、九○一）是年四月，方改元。

**1**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呼，火故翻。「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勞，力到翻。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扉，門扇也。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新書·儀衞志︰太極宮端門曰承天門，承天門分為東西廊下門，自東廊下入長樂門，自西廊下入永安門。凡朝會之仗，門內各有挾門隊。樂，音洛。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詰，去吉翻。梃，徒鼎翻。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幷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裕之為宦官為立也，更名鎭，今復其舊名。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靜海軍，安南；孫德昭遙領也。賜姓名李繼昭。

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

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折，而設翻。薛史·梁紀曰︰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召巖至汴，折其足，至長安，殺之。械送京師，幷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李振請誅劉季述等見上。

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衞，十日乃出還家，卽旬休之制也。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未幾，周承誨、董彥弼復朋比宦官，獨孫德昭不肯爾。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考異曰︰舊紀︰「二月，以全忠守中書令，進封梁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為梁王，酬返正之功也。」實錄︰「癸巳，沛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宣力功臣，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封全忠為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月辛未表讓梁王。三年二月制云︰「兔苑名邦，睢陽奧壤，光膺簡冊，大啓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或者今年已曾封梁王，全忠讓不受，改封東平王，至三年乃進封梁王。而三年制辭，前官爵已稱梁王，蓋誤也。今從實錄。

**2**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旣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橈權亂政。復，扶又翻。橈，奴敎翻，或奴巧翻。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樞密使案前受事。賜兩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3**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唐自太宗以尚書令卽阼，不復授人。郭子儀有大功，雖授之而不敢受；王行瑜怙強力，雖求之而終不獲。蓋君臣上下，猶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李茂貞，唐法蕩然，於此極矣。兼侍中，進爵岐王。

劉季述、王仲先旣死，崔胤、陸扆上言︰上，時掌翻。「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更，工衡翻。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為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張本。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按新書·宦者傳，嚴遵美嘗歷左神策觀軍容使，故云然。處，昌呂翻。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李茂貞辭還鎭。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衞，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新書·韓偓傳，胤召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衞，故斥言之而胤無以應。偓，於角翻。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李繼筠卒與宦官劫帝幸鳳翔。考異曰︰唐補紀曰︰「其月八日，李茂貞朝覲，留二千人在右街侍衞而回。崔胤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側安下。鳳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闇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紬絹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官健，入崔胤宅中。人心驚惶，不同前後。崔胤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傳︰「韓全誨等知崔胤必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衞，以李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婁敬思領之。」蓋取唐補紀耳。按韓偓金鑾密記，偓對昭宗云︰「當留兵之時，臣五六度與崔胤力爭，胤曰︰『某實不留兵，是兵不肯去。』臣曰︰『其初何用召來？』又胤云︰『且喜岐兵只留三千人。』」據此，則是胤召茂貞入朝，仍留其兵也。又舊紀、梁實錄、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等諸書，皆不言全忠嘗遣兵宿衞京師。若如唐補紀所言，岐、汴各遣兵數千人戍京師，則昭宗欲西幸時，兩道兵必先鬬於闕下，不則汴兵皆為宦官所誅，不則先遁去。今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得於傳聞，又黨於宦官，深疾崔胤，未足信也。然胤所以欲留茂貞兵為己援者，蓋以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為己功，必能與己同心讎疾；宦官以利誘之，遂復與宦官為一耳。今從金鑾記。

**4**朱全忠旣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駑，音奴。王珂恃李克用翁壻之親而不事朱全忠，故云然。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言河東、河中兩鎭連衡以通長安，今若取河中，是斷李克用之腰也。斷，丁管翻。為，于偽翻。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含山，在絳州東。張濬之敗也，出含口至河陽，渡河西歸，卽此路。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釗，音昭。降，戶江翻。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絪，音因。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

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間，古莧翻。古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九域志︰太原西南二百六十里至汾州，汾州南三百五十里至晉州，晉州南百二十五里至絳州，絳州西南六十五里至河中府。援兵擇便利投間隙而行，固不盡由驛道。但汴兵已屯晉、絳以塞其衝，幷兵縱由捷徑得進，汴兵遮前險，守後要，進不得援河中，退不得歸太原也。珂妻遺李克用書曰︰遺，唯季翻；下又遺同。「兒旦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塞，悉則翻。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郞舉族歸朝。」自晉以來，婦翁皆呼壻為郞，迨今猶然。珂又遺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鎭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同華，韓建；邠，李茂貞養子繼徽；岐，茂貞所鎭也。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鎭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帥，讀曰率。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鎭，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此時李茂貞若能救河中以連河東，異時鳳翔必無受圍之困。

**5**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

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浮梁，謂蒲津之浮梁也。河中府治河東縣，架浮梁以通河西縣，自此路西入長安。塞，悉則翻。珂挈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難，乃旦翻。背，蒲妹翻。植，直吏翻，又如字。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珂父重榮，朱全忠以舅事之。分，扶問翻。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

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凡用兵者，擁強大之衆以臨弱小，必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以聲形臨敵者也。而弱小者能堅力一心而守之，以大衆困於堅城之下者亦多矣。故善用兵者不以大衆為可恃，而以攻城為最下。王珂之迎降，朱全忠之所以喜也。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鄕，九域志，虞鄕，在河中府東六十里。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若郞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僖宗廣明元年，王重榮據河中，傳兄重盈以及子珂，凡二十二年而亡。朱全忠自此有河中、晉、絳。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張夫人，全忠之妻也。

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脩好於全忠；好，呼到翻。全忠雖遣使報，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乾寧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汴州為使，其書云云，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洹水曾獲賢郞，去歲青山又擒列將，」又云「鎭、定歸款，蒲、晉求和，」則非乾寧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復元年五月壬午，制以朱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倂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夷問，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全忠。」書辭與見聞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與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掇猜嫌，止為各爭言氣。」又云︰「但以來書意指，未息披攘。」又云︰「臣詳茲來意，益切憤懷，不敢遂與通和，必恐有孤朝寄，已遣諸軍進討訖。」續寶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自河府抽軍，便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析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三日，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特與臣書一封，幷駝馬、弓箭、銀器、匹段等，與臣通和。其張特，臣且與回書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卽勒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潞州，便邐迤赴太原進討次。其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四年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表到駕前，奉襄宗三月八日敕云云。云天復四年，尤誤也。編遺錄︰「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軍將張特執檄厚幣而來釋憾，亦差軍將持函以為報。」又曰︰「辛巳，上欲北回軍，便征北虜。近者李克用以甘言重幣，請通和好，遂具事奏聞。」語與補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元年六月，太祖以梁寇方強，難以兵伏，陽降心以緩其謀，乃遣押牙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請復舊好，書詞大陳北邊五部士馬之盛，皆吾外援。朱溫視之不懌，令敬翔脩報，詞旨疏拙，人士嗤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帝亦遣使報命。」李襲吉傳︰「天復中，武皇議欲脩好於梁，命襲吉為書以貽梁祖。」書辭與見聞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據全忠答太原書云「今年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自河府抽軍赴太原」，又云「二十三日到東都」，則克用書達全忠，必在天復元年二月下旬。今從編遺錄、梁紀。

**6**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郞王溥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郞裴樞為戶部侍郞、同平章事。溥，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從，才用翻。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

**7**贈諡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倚為宦官所殺，見上年。

**8**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

**9**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自河中歸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遼州開新路，達于磁州武安縣，故謂之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沈括曰︰北岳常山之岑，謂之大茂山，自石晉割燕、雲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飛狐路，在大茂山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卻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缾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大茂祠中多唐人古碑，殿前一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卽歸鴈門。」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昂車，卽昂車關，在澤州昂車嶺。辛亥，沁州刺史蔡訓『嚴︰「訓」改「訶」。』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嚴︰「璋」改「瑋」。』詣候言降，卽令權知沁州。蓋，古盍切，姓也。壬子，叔琮拔澤州，李『章︰十二行本「李」上有「刺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趣，七喻翻。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洞渦驛，臨洞渦水。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10**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王涯等誅夷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九年。崔胤將誅宦官，故先雪王涯等。

**11**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復肯歸。度，徒洛翻。復，扶又翻；下同。至是，崔胤草赦，草赦文及諸條件。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榷，訖岳翻。酤，音故。復，扶又翻。會要︰會昌六年九月，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酤，幷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幷充資助軍用；故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不得沒入家產。蓋榷酤賣麴，本皆屬度支。

**12**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為留後。

**13**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敗，補遭翻。時汴軍旣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利，瘧，逆約翻。寒熱迭作為瘧。泄下為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考異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齎書請尋懽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差發專人之太原，許通懽好。兼幷州地寒，節候甚晚，戎馬旣多，野草不足於芻牧，尋令氏叔琮迴戈。」後唐太祖紀︰「五月，氏叔琮及四面賊軍皆退。」薛史·梁紀，班師在四月。後唐紀，汴軍退在五月。蓋全忠以四月命班師，而叔琮等以五月離晉陽，故國史記之各異也。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先，悉薦翻。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徒。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為丁會歸李克用張本。

**14**朱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己為帥；帥，讀曰率。癸卯，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鎭節度使。當是時，自蒲、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鎭皆為朱全忠所有。使全忠以鄰道自廣，則當兼領佑國、河陽、陝虢，不應越此三鎭而領河中；全忠所以領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

**15**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16**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幷近鎭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李茂貞在鳳翔，近鎭也，故爭賣麴之利。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17**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18**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庚申，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

**19**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喚，綯之子也。數，所角翻。令狐綯相宣宗。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從，千容翻。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章︰十二行本「目」下有「事無大小」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處，昌呂翻；下同。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謂誅劉季述等時也。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為，于偽翻。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旣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復，扶又翻。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去，羌呂翻。少，詩沼翻。此其所以忷忷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以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貯，丁呂翻，藏蓄也。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長，知兩翻。其徒有善則獎之，可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公，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丐攜養於宦者私家未有名籍在於官者。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治絲而棼，左傳魯衆仲之言。杜預註云︰絲見棼縕，益所以亂。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茍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嗚乎！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韓偓其人也。屬，之欲翻。

**20**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

**21**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為昭義節度使，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會傳︰「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按光化二年六月，會自河陽為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潞州，表孟遷為節度使。時罕之已卒，必是會卻領河陽，至此纔二年，則非致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全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者誤以天祐中事在前言之耳。孟遷為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

**22**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妖，一遙翻。誘，音酉。昌州，乾元中割瀘、普、渝、資等州界置。普州，漢牛鞞、資中、墊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墊江地，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九域志︰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東至合州一百八十里。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討之。宗黯，卽吉諫也。

**23**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時宦官分領內諸司使。宦官屬耳，頗聞之，屬，之欲翻。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詗，古永翻，又翾正翻。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去，羌呂翻。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全誨等敎禁軍對上諠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

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遺，唯季翻。稱被密詔，被，皮義翻。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胤言返正之謀皆出於全忠。按舊書·帝紀，全忠幷河中，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故稱令公。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李茂貞入朝，見上正月。抄，楚交翻。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他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會汴入寇同華，宦者知崔胤之謀。時胤專掌三司泉貨，韓全誨敎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軍人又上前披訴。天子徇衆情，罷崔胤知政。崔胤怒，急召朱溫，請以兵師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中，胤潛作急詔令全忠入朝，又脩書云云。全忠得此書詔，便發河中，還汴。」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胤亦未罷，紀年錄誤。今從唐補紀。

**24**西川龍臺鎭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九域志︰普州安岳縣有龍臺鎭。

**25**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樂，音洛；下同。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啓夏門，京城南面東來第一門。夏，戶雅翻。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難，乃旦翻。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

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他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功臣，謂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也。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然不，讀曰否。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強，比，毗至翻。倔，其勿翻。強，其兩翻。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如何？」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悖，蒲昧翻，又蒲沒翻。上曰︰「為之柰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幾，居依翻。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貯，丁呂翻。上曰︰「善！」旣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黜守諸陵者，剝色配役諸陵也。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26**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27**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帥，所類翻。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鎭，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兩鎭，謂汴、岐。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橫，戶孟翻。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侑，佐也。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謂誅劉、王，迎上反正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章︰十二行本「對」下有「或妄論朝政」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或僭易薦人，數，所角翻。易，以豉翻。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言韓全誨等以利啗繼誨、彥弼，惟其所指使而為之用，若受傭雇然。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衞兵，欲以制敕使也，言留岐兵以制宦官，事見是年正月。今敕使、衞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愀，子小翻。

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軍國大政，專委崔胤，崔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崔一日於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中官視崔眥裂，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為城社，時因讌聚，則相向流涕。時崔專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敎禁兵於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崔知政事。崔急召太祖，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帝幸鳳翔前，崔胤未罷相，此與太祖紀年錄略同，亦誤。

**28**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強，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逸杭俘使之告全武以誘之。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羸，倫為翻。殿，丁練翻。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沈括曰︰臨安縣有青山鎭。路振九國志作設伏青山路。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喪，息浪翻。神福進攻臨安；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錦軍在焉。九域志︰臨安縣在杭州西一百二十里。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帥，讀曰率。

**29**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考異曰︰按金鑾記︰「二十日入直，隔夜，崔公傳語，明日請相看。侵早到門，崔出御札相示。」然則添人把門及降御札，皆十九日事。實錄︰「己亥，差人把門。」己亥，乃二十一日。實錄誤也。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愴，楚亮翻。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西行，謂將幸鳳翔。使胤等東行，趣朱全忠進兵。惆悵，惆悵！」惆，丑留翻。悵，丑亮翻。

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命宮人出至學士院語之也。新、舊書·帝紀曰︰趙國夫人寵顏。語，牛倨翻。「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

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百官自閤門入見於內殿，謂之入閤。追寢正月丙午敕書，丙午敕書依大中舊制，見上。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卽侍側，同議政事。

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之，往也。

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

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兵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衣，於旣翻。襦，汝朱翻。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鎭兵七萬趣同州，四鎭兵，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也。趣，七論翻。鄴迎降。

**30**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按五代史·孫德昭傳，開化坊在長安東街。繼昭帥所部六十餘人「六十」，當作「六千」。『章︰十二行本「十」正作「千」。』帥，讀曰率。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衞之；史言崔胤所以不死於羣閹之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依李繼昭之兵以避禁兵及岐兵暴掠。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

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御院，天子及后妃所居之地。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蹋，與踏同。闌干，殿檻也。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考異曰︰續寶運錄︰「其年十月，朱全忠發士馬；十一月，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諗、翰林學士令狐渙等扈從。其皇后王氏及千官、太子、玉印、龍服，並是汴州迎在華州，相次脩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翔士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七日，汴州士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並走，攢在開化坊。」其說妄謬，今不取。

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司馬鄴本韓建幕僚，以同州降，因使之諭建。少，詩沼翻。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趣，七喻翻。

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磑，磑，五對翻。上下馬慰接之。史言昭宗屈體以接李茂貞。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

朱全忠至零口西，宋白曰︰昭應縣界有零口，天授二年於此置鴻州，於郭下置鴻門縣，蓋古鴻門之地也。昭應，漢新豐縣地，宋又改昭應為臨潼。九域志︰臨潼縣有零口鎭。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張濬時居長水。說，式芮翻。「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李巨川之誅晚矣。常為，于偽翻。謂建曰︰「公許人，可卽往衣錦。」漢人曰︰「富貴不歸故鄕，如衣錦夜行。」韓建，許州長社人也。衣，於旣翻。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黃巢之自長安東出也，趙犨，陳人也，守陳州有功，朝廷以忠武節授之，奏徙忠武軍治陳州。按是時天子已西幸，韓建自華徙陳，皆朱全忠為之，未經表授，卽以為忠武節度使，何所稟命乎！以兵援送之。慮韓建中路逸而歸岐；又慮其在華久，其將士有劫奪之者。考異曰︰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牆歸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膳畢，卻歸赤水營。旬曰，乃請建充忠武節度使。」梁太祖實錄︰「乙卯，大軍及華州，建來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宣武牙推龔麟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辰，汴軍攻華州，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壘，全忠斫開城門，屠之，不留噍類。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里迎之，只於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便仰衣錦。』乃差人押出關東。」舊傳︰「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敬翔疾其文筆，勸全忠害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州。丙辰，次武功，徙建為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辰字誤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遽至武功！唐補紀又云︰「昭宗不知崔胤偽行詔命，聞朱全忠平陷兩州，十一月三日亥時，奔波西去。」按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也。程匡柔妄謬多此類。今取華州日從梁太祖實錄，李巨川死從昭宗實錄。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為匡國節度使。趙珝徙節同州，亦非天子出命。車駕之在華州也，乾寧三年、四年，車駕在華州。商賈輻湊，賈，音古。天子行在所，從兵及百司供億浩繁，故商賈輻湊以牟利。輻湊者，蓋以車輻皆內湊於轂為諭。夫三十輻共一轂，轂者衆輻聚湊之所；四方之商賈內嚮而聚湊焉，故曰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史言自古聚財者，率為他人積。

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考異曰︰編遺錄︰「于時長安無人主，朝廷無敕畫，帝在岐下無輔臣，自漢、魏以來，喪亂未若今日。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己未，發赤水。」按唐太祖紀年錄︰「朱溫至長樂，崔胤帥百官班迎。」編遺錄︰「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軍前商議。」實錄云「胤東寓華州」，又云「胤召溥至赤水」，皆誤也。舊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促全忠迎駕。」今從之。發赤水日從編遺錄。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

**31**辛酉，以兵部侍郞盧光啓權句當中書事。時無宰相，權使之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32**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皋驛。班迎、班辭，非藩臣所得當。崔胤之奉朱全忠至此，為一身脫死計，非為唐社稷計也。宦官旣誅，胤亦死於全忠之手，宜矣。帥，讀曰率。樂，音洛。復，扶又翻。全忠賞李繼昭之功，以其能保衞崔胤及百官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孫德昭畏朱溫之雄猜也。

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九域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

**33**丁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參知機務，唐久不除授，盧光啓自權句當中書為之。

**34**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考異曰︰實錄︰「乙丑，全忠駐軍岐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長安，乙丑、丙寅至岐，太速。今從編遺錄、新紀。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茍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鎭，全忠乃拜表奉辭。屢詔全忠歸鎭，韓全誨、李茂貞挾天子以令之也。全忠拜表奉辭，若不敢逆詔指者，然其意則有在矣。辛未，移兵北趣邠州。全忠之意在此。茂貞養子繼徽鎭邠；邠、岐，輔車之援也，若先得邠則岐孤。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邠州二百二十二里。趣，七喻翻；下同。考異曰︰金鑾記曰︰「七十日早，聞岐師昨夜二更卻迴，云軍大衄。汴令有表迎駕，幷述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麻︰『盧光啓可諫議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知外制誥。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五日，汴軍離發延英門。」舊紀︰「癸酉，全忠辭去。」今從編遺錄。

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考異曰︰實錄載制辭曰︰「四居極位，一無可稱。」又曰︰「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按舊傳，前為罷知政事、落使務，後云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實錄前云罷胤鹽鐵使，至此制官位中復帶鹽鐵使，皆誤。戶部侍郞、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皆宦官之意也；時宰相皆不扈從。

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鎭邠州。難，乃旦翻。質，音致。為朱全忠漁色，邠、岐復連兵張本。

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漢平陽縣，隋改為臨汾，晉州治焉。唐府兵未廢時有平陽府。

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自邠州東南至三原，一百五十餘里。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趣，讀曰促。己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九域志︰盩厔縣在鳳翔府東南二百里。盩，音輈。厔，音窒。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帥，讀曰率。

詔以裴贄充大明宮留守。

**35**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劉隱始得廣州。

**36**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或言錢鏐為盜所殺，見上文八月。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自臨安退還宣州，有千秋嶺之險。乃遣人守衞鏐祖考丘壟，禁樵采，錢鏐，臨安人，其祖父丘壟在焉。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37**朱全忠之入關也，是年十一月，朱全忠入關。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按光化元年，以馮行襲為昭信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始改昭信軍為戎昭軍。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馮行襲以昭信節度使治金州，故得盡殺中使。又遣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于建。建外脩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好，呼到翻。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為王建取山南西道張本。

**38**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州刺史危全諷，天火燒其城，士民讙驚。讙，與諠同。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諷之罪，無為害民。」火尋止。全諷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匡時。妻，七細翻。

傳少時嘗獵，少，詩照翻。醉遇虎，與鬬，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旣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詩曰︰袒裼暴虎。註云︰暴虎，空手以搏之也。虎，昌呂翻。

**39**武貞節度使雷滿薨，子彥威自稱留後。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 唐紀七十九起玄黓閹茂（壬戌），盡昭陽大淵獻（癸亥）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壬戌、九○二）

**1**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將復逼鳳翔也。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苻堅於嶻嶭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酆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是為三原。後魏太平眞君七年，罷護軍，置縣。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

**2**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郞、同平章事。

**3**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

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二月戊寅，上以久駐兵車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阪，遂取高陵、櫟陽、左馮入于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總御戎馬，發自三原，復至武功縣駐焉；貢章奉辭，迴軍赴蒲阪。」今從唐年補錄、舊紀。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康懷英卽康懷貞，後避梁均王友貞名，始改名懷英，斯時未改也；史雜書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蒲，漢古縣，唐屬隰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九十五里。按漢蒲反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蒲城也。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者，蓋非一處。宋白曰︰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為長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隰川。後魏孝武帝於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元年，於廢縣置蒲子縣，取古蒲子為名；隋大業二年改為蒲縣，移今理。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帥，讀曰率。斷，音短。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4**盜發簡陵。簡陵，懿宗陵。

**5**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鎭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為感義軍節度使；時僖宗在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感義軍增領利州。至乾寧四年，更感義軍曰昭武軍，徙鎭利州。李茂貞旣兼山南，欲以鎭兵捍王建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

**6**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旣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謂處事當皆如國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謂貶竄之也。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卽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史言昭宗以酣酗納侮。

**7**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陳，讀曰陣。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忷懼。忷，許拱翻。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略盡。重，直用翻。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

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李克用親兵皆代北雜虜，最為驍勁。至清源，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衆寡不敵，故走。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晉陽有晉王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汾水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界休縣之介山、綿山。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行，下孟翻。褒衣博帶，以示閒暇。

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搴旗，賊多驚擾。」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衆悉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千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燒營而遁。」按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實錄誤。王勿為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環，音宦。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代北之地謂之北川，以陘嶺之北皆平川也。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王行瑜死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僖宗廣明元年。幾，居依翻。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晉陽北至忻州一百七十餘里。復，扶又翻。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乃定。

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興平縣在長安西，武功縣在長安西北。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數，所角翻。將，卽亮翻；下同。斬首捕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巓。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兵少力疲，故閉境養晦以俟時。

克用以使引咨幕府使引，節度府所行文引。謀事曰咨。今北人以文書達於上曰咨。使，疏吏翻。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脩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貯，丁呂翻。度，徒洛翻。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書·咸有一德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易·謙卦彖辭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聚斂寧有盜臣，大學載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斂，尹贍翻。苛政有如猛虎，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齊庫旣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臺火，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李襲吉以為齊庫焚而晏嬰入賀，蓋別有所據。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溫公讀此語，感熙、豐之政，蓋深有味乎其言也。改作何如舊貫！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事見上卷上年十一月。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事見上卷上年正月。珂，丘何翻。降，戶江翻。中山城非不峻，謂王郜不能守定州城。蔡上兵非不多；謂秦宗權恃衆，卒為朱溫禽。自韓建以下，又以克用耳目之所睹記者動悟之。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去，羌呂翻。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制理，猶言制治也，避唐廟諱。錢穀有句，出納之籍明，則姦弊自無所容。句，讀曰鉤。刑法有律。依律定刑，則吏手不得而輕重。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元凶，指朱溫。內康疲俗，名高五霸，杜預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又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道冠八元。冠，古玩翻。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叔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糵，糵，魚列翻。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

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喜，許記翻。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比，毗至翻。帑，他朗翻。藏，才浪翻。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此高歡告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旣得天下，兒郞寒冷，遮馬邀求，以養成驕軍之禍，得非此語誤之邪！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如此語，則克用之意蓋有待也。莊宗得天下之後，豈不復記憶此語邪！治，直之翻。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乘，繩證翻。覦，音俞。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謂自朱邪執宜以來，皆輸力於唐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詩·酌之篇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曰︰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曰︰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以待其衰，柰何輕為沮喪，喪，息浪翻。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卽命酒奏樂而罷。

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敎養，悉如所生。

**8**上以『章︰乙十一行本「以」下有「左」字；張校同。』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瑾等皆遙領耳。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考異曰︰唐補紀︰「二年，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齎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為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為都統討太原，退軍，朝貶，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按此年濬未死，儼賜姓李，見此年十月註。

**9**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敎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為，于偽翻。

**10**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難，乃旦翻。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巳，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婪，盧含翻。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事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三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兵部侍郞參知機務盧光啓罷為太子太保。

**11**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顧全武為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秦裴降錢鏐見二百六十一卷光化元年。錢鏐大喜，遣裴還。

**12**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昭於莫谷，莫谷，卽漠谷，在奉天城北。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為繼昭降汴復舊姓名張本。

**13**五月，庚戌，溫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稱刺史。薛史︰朱褒，溫州人，兄弟皆為本州牙校。刺史胡璠卒，朱誕據郡，褒逼誕而代之。與通鑑稍異。

**14**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考異曰︰金鑾記︰「五月三日，岐馬步軍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聞四面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汴帥於郿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遊兵耳。實錄據金鑾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渠，己巳，駐師城南」，誤也。至東渭橫橋，遇霖雨，留旬日。

**15**庚午，工部侍郞、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平章事」之上，當有「同」字。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渠至翻。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移文稱有疾。上亦自不許。

**16**鎭海、鎭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自郡王進爵國王。

**17**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郞、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居喪者寢苫枕塊，故曰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旣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18**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九域志︰虢縣，在鳳翔府南三十五里。宋白曰︰虢縣，禮記註謂「虢」為「郭」，在武都南一百里有虢叔城是也。又案地理志云︰虢，漢倂於雍。今虢縣，後魏立為武都郡，後周大統十三年，遷同州洛邑縣城於武都城西，置洛邑縣；隋大業三年，改洛邑為虢縣。

**19**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宣，田頵；揚，楊行密。馮弘鐸以昇州居二鎭之間。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頵，居筠翻。募弘鐸工人造戰艦，艦，戶黯翻。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為之，第，但也。吾止須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頵，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說，式芮翻。上，時長翻。聲言攻洪州，鍾傳據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楊行密時為南面諸道都統，故欲制其行師進止。辛巳，頵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新書作「曷山」，當從之。張舜民郴行錄曰︰褐山磯在大信口稍西，南去蕪湖縣四十餘里。帥，讀曰率。

**20**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將，卽亮翻；下同。還，音旋，又如字。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勍，渠京翻。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自諸葛亮以來，多以自蜀出師為出散關，今朱全忠自虢縣遣孔勍進功鳳州為出散關，彼我之說也。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朱全忠借正說以行其譎。朝，直遙翻。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環，音宦。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曁虢縣。辛未，文通涸兵驟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躍進決鬬，始辰曁午，寇大敗，屍仆萬餘人。命諸軍徙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繼出師，靡不喪衄。六月，乙亥，上以盩厔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勍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亥朔，無辛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實錄。

**21**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僖宗光啓元年，張雄據上元；雄死，弘鐸繼之，至是而亡；楊行密遂有昇州。楊行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說，式芮翻。「公徒衆猶盛，胡為自棄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衆心旣攜，馮弘鐸欲不歸楊行密，其可得乎！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從，才用翻。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館，古玩翻。

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為，于偽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事馮公，無憂矣！」為田頵、朱延壽之亂，尚公迺盡忠力於楊行密張本。

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楊行密用李神福刺昇州，以橫制宣、潤。

**22**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黃巢作亂，高駢不臣，江、淮之運不復至京師，故其路久不行。塞，悉則翻。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艇，徒鼎翻。載，昨代翻。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為徐溫竊楊氏三世國命以成養子張本。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23**秋，七月，孔勍取成、隴二州，士卒無鬬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關歸。九域志︰鳳州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北至隴州二百五十里；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亦二百五十里。孔勍自鳳州西取成州，自成州北取隴州，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三州時皆屬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震關為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關山，又西南則清水縣。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奏︰「伏以汧源西境，切在故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茍務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伏乞改為安戎關。」

**24**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旣而以母喪罷去，日為債家所譟。譟，喧聒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腕，烏貫翻。斷，音短。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時韓全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以偓不肯草制，故怒。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卽命罷草，罷草制也。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班定，謂百官立班已定也。學士不草制，故無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郞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見，賢遍翻。「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語，牛倨翻。李茂貞因此乃知居喪起復之非禮。會當於邠州安置。」言將出貽範。貽範乃止。『章︰十二行本「止」下有「劉延美赴井死」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

**25**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章︰十二行本「貞」作「英」；乙十一行本同。』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26**初，孫儒死，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他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土人，謂浙西人也。

鏐如衣錦軍，錢鏐，臨安人，旣貴，改所居營曰衣錦營，又升曰衣錦城；每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命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治衣錦軍溝洫。帥，讀曰率。治，直之翻。洫，泥逼翻。鎭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甲『章︰乙十一行本「甲」作「丙」；張校同。』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迎候兵者，許再思以錢鏐將還，領兵迎候。進逼牙城。鏐子傳瑛瑛，音英。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龍泉卽龍井，在杭州城西南風篁嶺上，去城十五里。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宋自高宗駐蹕杭州，以杭州牙城為宮城。東北隅，則今之和寧門外也。直更卒憑鼓而寐，更，工衡翻。鼓，更鼓也。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九域志︰新城縣，在杭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一百五十五里。靈隱山，在杭州城西十二里，有靈隱寺。難，乃旦翻。綰伏兵擊殺之。

初，鏐築杭州羅城，事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姚『章︰十二行本「姚」作「杭」；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樓，謂城上敵樓也。樓外向，所以禦敵。今徐綰據杭州羅城，而錢鏐自外攻之，故人以羅隱不若內向之言為驗。

**27**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幾，居依翻。西門，鳳翔城之西門。

**28**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郞、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卽表謝，明日，視事。

**29**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言假道以勤王。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休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柳脩業，王宗播元從孔目官也。王宗播，許存也；歸王建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為，于偽翻。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武德三年，分利州之綿谷置金牛縣，寶曆元年，省入興元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劍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伐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金牛驛。褒城，漢褒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四十五里；又有褒城鎭。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建髣髴吳起吮疽、太宗吮血之意。校，戶敎翻。舐，直氏翻。創，初良翻。王宗播攻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帥，讀曰率。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光化二年，李繼密得興元，至是而敗。王建遂幷有山南西道。降，戶江翻。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李繼密從李茂貞，戊貞犯獵畿甸，繼密蓋預有罪，故王建云然。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易，以豉翻。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誚，才笑翻。勝，音升。

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宗滌本姓華名洪。更姓名見二百六十一卷乾寧四年。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佶，巨乙翻。復，扶又翻。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東、西川及漢川為三蜀。詰，去吉翻。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飲，於禁翻。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為，于偽翻。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營涕泣，謂其有勇略、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為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為，于偽翻。喪，息浪翻。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為王建太子元膺殺唐道襲張本。

**30**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朱全忠自去年冬舉兵，至此時幾一歲。從，才用翻。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譎，古穴翻。誘，音酉。募有能入城為諜者，諜，達協翻，間也。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錄，收恤之也。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迓，魚駕翻，迎也。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章︰十二行本「伏」下有「無得妄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近，其靳翻。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遮其歸路也。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藉，慈夜翻。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喪，息浪翻。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鎭矣。復，扶又翻。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練使。賞其謀也。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歐史︰高季昌、董璋皆為汴富人李讓家奴，世呼為李七郞者也。朱全忠養以為子，更姓名曰朱友恭。十國紀年以為友恭本壽州賈人李彥威；通鑑從之。今按歐史據薛史，十國紀年與王舉天下大定錄同。

**31**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王建又幷有洋州之地。

**32**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蚰，與周翻。蜒，以然翻。蚰蜒，蟲也，多涎，天陰雨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壕塹如蚰蜒行地之狀，故謂之蚰蜒壕。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鈴架者，繞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33**癸亥，以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鎭節度使。武定、昭武時已為王建所取。

**34**或勸錢鏐渡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徐、許，徐綰、許再思也。難，乃旦翻；下同。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渡乎！」復，扶又翻。

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之，亦往也。廣陵楊行密所治。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徵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難，乃旦翻。事件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質，音致。鏐命其子傳璙『章︰十二行本「璙」下有「微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為全武僕，璙，力弔翻，又力小翻。與偕之廣陵，且求婚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璙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安仁義號淮南名將，居專城之任，而門關出入之禁不嚴，非善守者也。

綰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鍚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廨，古隘翻。無為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戰，帥，所類翻。亟，紀力翻。又何大言！」頵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卽以為衢州刺史。觀此，則當時諸州制置使在刺史下。

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為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子傳璙為質，且求婚。」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說，式芮翻。妻，七細翻。

**35**冬，十月，李儼至揚州，考異曰︰十國紀年註，李昊蜀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為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禍，改姓名為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郞，遷右拾遺。濬為朱全忠所害，播自長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讎。」行密與朱全忠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銜命於敝藩，授秩執金，賜編屬籍。」新舊唐書·昭宗紀及濬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月，全忠殺濬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濬猶未死，「述」字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播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為江淮宣諭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書，則儼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忠旣克鳳翔，儼遂留淮南，不敢歸朝耳。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玄宗詔天下州郡，皆立紫極宮以奉玄元皇帝。下，戶嫁翻。

**36**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王建又倂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蜀置武興督，後魏為武興鎭，後改為東益州。隋改州為順政郡，唐武德置興州，因武興為州名。

**37**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奔于汴軍；帥，讀曰率；下同。己卯，李彥韜繼之。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考異曰︰實錄︰「庚辰，司馬酆奉表。壬午，對全忠使司馬酆。」薛居正五代史·司馬鄴傳︰「大軍在岐下，遣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實錄作「酆」，誤也。甲申，又遣使獻熊白；陸佃埤雅曰︰熊脂一名熊白。熊，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繒，慈陵翻。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復，扶又翻；下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抄，楚交翻。丁亥，全忠表請脩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延繢齎詔賜全忠。內使，卽中使。往往梁臣避朱全忠名，改中為內耳。繢，戶外翻，又戶對翻。

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衣，於旣翻。降，戶江翻。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縋，馳偽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衞。

**38**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阪，音反。與城中舉烽相應。

**39**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詗，古迥翻，又翾正翻。二使，二中使之直學士院者。韓全誨等置之以防上密召對學士，前此怒韓偓者卽其人也。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他人所見；上遽去。

**40**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鄜，音夫；下同。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鄜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鬬至午，鄜人始敗，格鬬者，短兵接鬬，兩兩相當，以力角力。考異曰︰編遺錄曰︰「十二月癸酉，遣孔勍、李暉領兵襲鄜州，以牽李周彝之兵。己亥，我師攻陷鄜牆，獲周彝親族，遂令李暉權知鄜畤軍事。不數曰，周彝乃遣幕賓投分通好，然後上許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統州兵萬餘人屯于老耼祠之下，上命孔勍、李暉乘虛捷取之。壬子，勍等破中部郡。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壘，克之。」按癸卯距己亥近六十日，鄜、汴相守，豈得全不交兵！今從唐、梁二實錄。擒留守『章︰十二行本「守」作「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李繼璙。勍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重戰輕防，此李茂勳之所以敗也；厚撫其家以攜之，茂勳所以歸心於朱全忠也。

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訴城下人云「奪天子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為人所冎。勝，音升。冎，古瓦翻。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偫亦竭，偫，丈里翻。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柹，方廢翻，斫木札也，詳見辯誤。飼，祥吏翻。

**41**丙子，戶部侍郞、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42**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薙，他計翻，除草也。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行宮門也。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

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度，徒洛翻。數，所角翻。為，于偽翻。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汚，烏路翻。

**43**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

**44**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更，工衡翻。於是茂貞山南州鎭皆入王建，關中州鎭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遺，唯季翻。「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弊甲彫兵，用戰國張儀語。半殘為彫。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乘，繩證翻。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45**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鎭宣州。」顧全武之說行矣。庚辰，頵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質，音致。妻，七細翻。鏐謂諸子︰謂，語之也。句斷。「孰能為田氏壻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柰何置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紓，緩也。難，乃旦翻。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當此之時，錢鏐置後之意，固已屬於傳瓘矣。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敵情叵測，不敢開城門直出，故縋而下。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以其不肯出質也。

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客軍，蓋亦孫儒散卒。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帥，讀曰率。溫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僖宗中和元年，朱褒陷溫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章據溫州，田頵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為錢鏐圖陳璋張本。按田頵時鎭宣州。九域志︰宣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至睦州，自睦州南至婺州，自婺州南至處州，自處州東至溫州，其路徑捷。今自溫州取道衢州者，蓋睦州兩浙巡屬，其守不與田頵通，頵使不敢由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取處州，自處州取溫州，更無他岐。時盧約據處州，亦兩浙巡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者，以盧約猶是羈縻，而陳璋乃其部曲將故也。

**46**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食，『張︰「食」作「入」。』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內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也。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湯餅者，磑麥為麪，以麪作餅，投之沸湯煑之，黃庭堅所謂「煑餅深注湯」是也。程大昌續演繁露曰︰釋名︰餅，倂也；溲麥使合幷也。蒸餅，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

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長安大明宮城門有左、右銀臺門，而鳳翔行宮亦設此門，示若在長安宮中也。諠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正為軍容輩數人耳！」為，于偽翻。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寧元年。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降，戶江翻。復姓符，名道昭。

**47**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為阻，而實鄰境也。考異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圖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歐陽修五代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章︰十二行本「海」下有「留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泝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泝，餽運由此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羸，倫為翻。挑，徒了翻。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48**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癸亥、九○三）

**1**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

**2**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好，呼到翻。以忠義自許，為治有聲跡。聲聞於時而治有實跡，所謂名與實稱。好，呼到翻。治，直吏翻。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鎭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屛，乘，繩證翻。衿，音今。屛，必郢翻。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強兵，但自衞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遺，于季翻。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夫，音扶。復，扶又翻。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

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諸州皆朱全忠所有之地。鄆，音運。陝，失冉翻。華，戶化翻。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鄩，徐林翻。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悉泰寧之兵屯邢州以備河東。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詗，古永翻，又翾正翻。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比，必利翻，及也。軍城，泰寧軍牙城也。以此觀之，軍人與市人異處，營屋之立，自唐然矣。考異曰︰舊紀︰「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全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奏，是日，亦竊發於華州，殺州將婁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年四日，青州帥王師範將劉鄩竊據兗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輦戈甲十乘至華州，為華人所詰，因竊發，燔其郛，殺華州指揮使婁敬思而去。」新紀︰「丙午，師範取兗州。」梁太祖實錄︰「丙辰，青州綱將亂于華而敗；是日，劉鄩陷我兗州。」唐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曆，丙午，正月四日；丙辰，十四日。編遺錄云︰「魏師及朱友寧告急，劉鄩正月四日襲陷兗州」，與紀年錄等同。梁太祖實錄多謬誤，恐難據，今從諸書，移置丙午。唐祖補紀云天復二年，尤誤。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省，悉景翻。鄩料從周必還攻兗州，故善視其家。

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帥，讀曰率；下同。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呼，火故翻。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天復元年十二月，崔胤帥百官遷於華州，事見上卷。不克，為崔胤所拒，遂不能克華州。走至商州，追獲之。九域志︰華州南至商州一百八十里。

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走卒，謂卒之備趨走者。後漢志有門闌走卒。迪察其有變，屛人問之，屛，必郢翻，又卑正翻。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亟，紀力翻。將，卽亮翻；下同。友寧召葛從周於刑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幷將之。為朱友寧戰死、朱全忠後夷王師範張本。

**3**戊申，李茂貞獨見上，見，賢遍翻。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易，以豉翻。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內養，亦宦者也。帥，讀曰率。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所置內諸司使之一也。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樞密分東西院，東院為上院，西院為下院。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處，昌呂翻。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考異曰︰舊紀︰「丁巳，蔣玄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鎭兵士回鑾之期。」新紀︰「正月，戊申，殺全誨等。」唐太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繼筠、觀軍容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囊盛，押領出城，以示朱溫。」金鑾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年補錄︰「正月，癸卯，賜朱全忠詔。」唐補紀云︰「天復三年，二月，誅全誨等八人。」其全誨等伏誅日，今從金鑾記、實錄、新紀。按金鑾記、唐年補錄、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日所誅宦官名，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鑾記云，「是夜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人首級。」紀年錄云，「殺全誨等二十二人。」北夢瑣言亦云「二十二人首。」新傳云， 「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若幷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只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金鑾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一人。或者二人名不見歟？曰︰「曏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間，古莧翻。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今蓋為四鎭觀察判官。

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敎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帥，讀曰率。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薛史載莊宗朝段徊奏曰︰「唐制，或歲時災歉，國用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羣臣。」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崔胤其初所以未敢來者，待朱全忠之命耳。然君命累召而不來，朱全忠一書而遽至，人臣事君者，必知所先後輕重矣。

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二夫人於內命婦爵秩有國郡之殊。詰者，詰其已和解而復遣兵相擊。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

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嗚呼！唐昭宗惟幸於得出，徐令全忠取平原，茂貞必不敢距；豈知夫婦委命於全忠，不復有能取之者乎！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嫌於同姓嫁娶，故復侃本姓。納景王妃蘇氏。古者猶謂師婚為非禮，唏矣！

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

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時客省使，蓋通知閤門事，故令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唐制︰正衙有親、勳、翊三衞立仗，左、右金吾將軍以一人報平安。去三仗者，恐全忠以羽衞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佯為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為吾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衞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衞，皆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十萬之衆，昭宗方脫茂貞虎口，託身全忠，豈敢遽為此謀！或者欲效漢高祖之折黥布，亦恐昭宗不能辦耳。今不取。去，羌呂翻。以公服入謝。唐章服之制，有朝服、公服。朝服，具服也；公服，從省服也。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單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此皆朱全忠繆為恭敬也。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從，才用翻；下同。分，扶問翻。友倫，存之子也。存，全忠仲兄也。

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帥，讀曰率。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車駕至鳳翔，貶崔胤官，今復之。己巳，入長安。

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衞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衞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神策軍入衞苑中，自代宗魚朝恩始。德宗貞元末始分為左、右。從，才用翻。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大則構扇藩鎭，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朝，直遙翻。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人，並賜死於內侍省。」金鑾記︰「二十八日，處置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十人。」太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胤、全忠議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己巳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盡厥類。」唐年補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遺錄皆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寶運錄、金鑾記、唐年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己巳翊日，或云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胤雖奏云罷諸司使務，追監軍赴闕，其實卽日已擅誅之，至二月癸酉始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耳。冤號之聲，徹於內外。號，戶刀翻。徹，敕列翻。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使，疏吏翻；下同。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宦官品秩之卑者衣黃。洒，所賣翻，又如字。掃，蘇報翻，又如字。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鎭兵悉屬六軍，謂左、右神策所統內外八鎭兵也。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衞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長，知兩翻。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見，賢遍翻。其間復有性識儇利，儇，許緣翻，智也，疾也，利也。語言辯給，『章︰十二行本「給」下有「善」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伺候顏色，承迎志趣，伺，相吏翻。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㥦之效。迕，五故翻。稱，尺證翻。㥦，與愜同，詰叶翻。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論語︰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朱熹註云︰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也。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

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橫，戶孟翻。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言宦官在人主左右有所依憑，如城狐、社鼠，不畏熏燒。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虺，許鬼翻。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宋祁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長，知兩翻。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省，悉景翻。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復，扶又翻。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悸，其季翻。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賈誼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註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裘衣也。朝，直遙翻；下同。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陝，失冉翻。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更，工衡翻，改也。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絀，讀曰黜。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衞，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璀，七罪翻。暱，尼質翻。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肓，音荒，鬲也。心下為膏。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譎，古穴翻。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瘖，於金翻。赧，奴板翻。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茍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汚，烏故翻。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李茂貞本宋文通，以軍功賜姓名。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莎，素何翻。華，戶化翻。崔昌遐無如之何，崔胤字昌遐；通鑑稱其字，避宋朝太祖廟諱也。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糗，去久翻。糒，音備。王侯斃踣於飢寒，踣，蒲北翻。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此論歷敍唐宦官之禍，其事皆具見前紀。乘，繩證翻。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徵杜漸，可不愼其始哉！易·坤之初六曰︰復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敗，補邁翻。蠹害烝民，不可徧舉。

去『章︰十二行本「去」作「夫」；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寺人之官，寺，音侍。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周幽王之時，寺人傷於讒而作巷伯之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寺人披之事君，左傳︰晉獻公信讒，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斬其袪。及其反國，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卽至。其後予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卻之難告，公由是得免。鄭衆之辭賞，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元元年。呂彊之直諫，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中平元年。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事並見前紀。張承業之竭忠，事見後梁紀。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橫，戶孟翻。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否，音鄙。薙，他計翻。獮，息淺翻。杜預曰︰獮，殺也。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事見漢靈、獻紀。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烏路翻。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見論語。斯之謂矣！

**4**王師範遣使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翻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5**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行軍司馬、鄂兵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新陽縣，隋改新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四百五里，今壽昌軍卽其地。降，戶江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 唐紀八十起昭陽大淵獻（癸亥）二月，盡閼逢困敦（甲子）閏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復三年**（癸亥、九○三）

**1**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切停。」比，毗至翻，近也。停所除官者，以皆出李茂貞、韓全誨之意也。

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他囚以應詔。禋，伊眞翻。嚴遵美時隱蜀之青城山。據通鑑所書，程匡柔，蓋楊行密匿之。

**2**甲戌，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沂王禮，皇子也。「禮」，一作「禋」。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考異曰︰舊傳︰「帝還京後赦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扆奏」云云。按是時未赦，恐止是降詔書；或赦前扆議如此，故胤怒耳。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獻宋柔等見上卷元年。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3**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屬，之欲翻。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用莊子語。

**4**丙子，工部侍郞、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郞盧光啓，並賜自盡；丁丑，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王溥為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自「丁丑」至「所惡也」二十六字，據章鈺資治通鑑校宋記增。）蘇檢、盧光啓皆鳳翔所命相，崔胤惡其黨附韓全誨、李茂貞，故殺之。考異曰︰實錄︰「檢、光啓並賜自盡。一說，檢長流環州。」唐太祖紀年錄︰「初從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為相，又命蘇檢平章事。及車駕還宮，胤積前事怒之，不一月，皆貶謫之，左遷陸扆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蘇檢自盡。」續寶運錄︰「二月五日，應是岐王駕前宰臣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新紀︰「朱全忠殺蘇檢、盧光啓。」舊胤傳︰「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新光啓傳云「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與寶運錄註同。「檢流環州」，不見本出何書。

**5**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鎭靜難功臣。難，乃旦翻。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濮王長。」帥，所類翻。濮，博木翻。長，知兩翻。胤承全忠密旨，利祚沖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考異曰︰金鑾記︰「上曰︰『朕以濮王處長』」云云。新傳︰「帝十七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輝王祚、祁王祺、雅王禎、瓊王祥、端王禛、豐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祜、潁王禔、蔡王祐。何皇后生裕及祚，餘皆失其母之氏位。」舊傳云昭宗十子，無端王禎以下七人。按新、舊傳，昭宗諸子皆無濮王。孫光憲續通曆︰「濮王名紃，昭宗之子，母曰太后王氏。哀帝被殺，朱全忠冊紃為天子，改元天壽；明年，禪位於梁。」此乃光憲傳聞謬誤也。昭宗亦無王皇后。金鑾記所云濮王，蓋德王改封耳。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為司徒兼侍中。

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稟，筆錦翻。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黨附宦官者可罪，扈從天子者何罪邪！朝，直遙翻。刑賞繫其愛憎，愛者賞之，憎者刑之。中外畏之，重足一跡。重，直龍翻。史言崔胤怙權，不知死期將至。

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寧遠軍，容州，時為龐巨昭所據。五季以來有名號節度使，此類是也。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之，往也。不得至而還。岐兵塞道，故不得至。還，從宣翻，又如字。

**6**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郞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惡，烏路翻。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見，賢遍翻。「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謂朱全忠也。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弒之辱！」鳴呼！韓偓何見之晚也！然昭宗聞偓此言，亦何以為懷哉！惟有縱酒而已。

**7**己丑，上命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平原公主嫁茂貞子宋侃，見上卷上年。

**8**壬辰，以朱友裕為鎭國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壬辰，以興德府復為華州，賜名感化軍，以友裕為節度使。」按編遺錄，天祐三年，閏十二月乙丑敕，「鎭國之號，興德之名，並宜停。」薛居正五代史·地理志︰「華州，梁為感化軍。」梁功臣傳︰「天復三年，友裕權知鎭國軍留後。」今從實錄。

**9**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時神策兩軍已散，而營署尚存。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衞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衞及京輔。唐北門禁衞之兵，皆屯於宮苑；百司庶府及南衞諸衞，皆分居皇城之內；百官私第及坊市居人，皆分居朱雀街之左右街。今全忠悉以腹心為使，則京輔之權一歸之矣。去虺得虎，昭宗之謂也。

戊戌，全忠辭歸鎭，辭歸大梁。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示寵異之也。前上，時掌翻。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和，胡臥翻。又進『章︰十二行本「進」作「賜」；乙十一行本同。』楊柳枝辭五首。楊柳枝辭，卽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皆唐季之餘聲。又唐人多賦楊柳枝，皆是七言四絕，相傳以為出於開元棃園樂章，故張祐有折楊柳詞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以唐制驛程考之，霸橋驛當在長樂驛東三十里。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復，扶又翻。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史言帝徵召不時，宴飲無節。

**10**以清海節度使裴樞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章︰十二行本「事」下有「朱全忠薦之也」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裴樞以朱全忠之薦而相，以忤朱全忠之意而死。白馬之禍，皆自取之也。

**11**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橫，戶孟翻。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旣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史言李克用有識。朝，直遙翻。

**12**朱全忠將行，奏︰「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寵澤，遣大臣撫慰，俾知臣意。」進奏吏以白克用，河東進奏吏也。克用笑曰︰「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有事淄青，謂攻王師範。史言朱全忠狡譎，李克用已逆知其情。掎，居蟻翻。

**13**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魚圍齊州，朱全忠幷兗、鄆，遂兼有齊州。九域志︰兗州北至齊州三百六十里。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劉鄩取兗州見上卷本年正月。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鎭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14**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是年正月，楊行密遣李神福攻杜洪，事始上卷。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為公焚之。」為，于偽翻。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皋乘輕舟至灄口，灄口在武口之上，對岸卽夏浦。灄，書涉翻。舉火炬於樹杪；杪，弭沼翻。洪以為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15**夏，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輝王沖幼，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則天下兵權盡歸之矣。

**16**知溫州事丁章為木工李彥所殺，丁章得溫州見上卷二年。未有朝命為刺史，止稱知州事。其將張惠據溫州。

**17**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唐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唐懷英」當作「懷貞」，是時未改名也。

**18**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為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言絕全忠，則道路梗塞，倂絕朝廷貢奉。殷從之。馬殷附汴之心，自此堅矣。

**19**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勍，渠京翻。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語，牛倨翻。曰語者，無朝廷詔敕，以意諭之。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強，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艦，戶黯翻。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載」，署，廨舍也；言其舟長闊，和荊州皆載其上。「舟」，當作「州」。『章︰十二行本正作「州」；乙十一行本同。』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齊山，言其高也。截海，言其長也。劈浪，言其輕疾也。劈，匹歷翻。掌書記李珽諫曰︰珽，他鼎翻。「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剽，匹妙翻。輕，苦定翻。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也；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九域志︰巴陵東北至鄂州三百五十里。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楊行密時封吳王，故謂其兵為吳兵。汭不聽。珽，憕之五世孫也。李憕，天寶之末死於安祿山之難。珽後歸中原，仕於梁。

**20**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脩好於朱全忠。好，呼到翻。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王建以多馬衒王殷，殷遽歎服，非善覘者也。宿，音秀。建本騎將，王建從楊復光起許州，及扈從昭宗，皆為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史言蜀中互市，可以得西蕃之馬。然王建取興元而得騎五千，則東、西川之馬亦必多，此一萬二千之數，蓋集成都近州耳。

**21**五月，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叛降劉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李存審，卽符存審。降，戶江翻。仁恭遣將以兵五萬救敬暉，嗣昭退保樂安，畏燕兵之強也。敬暉舉衆棄城而去。乘嗣昭之退，棄城而走。先是，振武將契苾讓先，悉薦翻。契，欺訖翻。逐戍將石善友，據城叛；嗣昭等進攻之，讓自燔死；復取振武城，殺吐谷渾叛者二千餘人。吐谷渾自赫連鐸與克用作敵，鐸雖敗死，其部落終未肯心服，故屢叛。克用怒嗣昭、存審失王敬暉，皆杖之，削其官。爾朱榮以失万俟道洛而杖爾朱天光，事亦如此。

**22**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大江自蜀東流入荊州界，謂之荊江。荊江口，卽洞庭之水與大江之水會處。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此言成汭之將士也。

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屬，之欲翻，易，以豉翻。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巴陵志曰︰湘君所遊，故曰君山。將，卽亮翻。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僖宗文德元年，成汭襲據荊南，至是敗亡。考異曰︰新紀︰「彥威之弟彥恭陷江陵。」今從編遺錄。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十國紀年皆云︰「汭未至鄂渚，江陵已陷，將士亡其家，皆無鬬志。」按新紀、十國紀年皆云︰「壬子，汭敗死。」壬子，此月十二日也，而編遺錄云二十二日陷江陵，今不取。北夢瑣言云天祐中汭死，尤誤也。獲其戰艦二百艘。艘，蘇遭翻。韓勍聞之，亦引兵去。

許德勳還過岳州，刺史鄧進忠開門具牛酒犒軍，德勳諭以禍福，進忠遂舉族遷于長沙。僖宗光啓二年，鄧進思取岳州，傳弟進忠，至是而亡。考異曰︰馬氏行年記︰「天復三年，自荊南振旅還，遂入岳州，降刺史鄧進思。」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州刺史鄧進忠帥其衆來降。」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領兵略地荊南，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新紀全用九國志年月。湖湘故事言︰「開平中，收荊南回，進忠以城降。」又載何致雍天策寺碑銘云︰「乃克桂林，乃襲荊渚，彼岳之陽，旋師而取。」天祐二年十月，朱全忠謀討襄州趙匡凝，九月，克襄州，始命楊師厚攻荊南。然則七月許德勳何繇略地荊南！蓋九國志之誤。天復三年，成汭敗死，德勳及雷彥威襲江陵，還取岳州，與何致雍碑意略同，故以行年記為據。馬殷以德勳為岳州刺史，以進忠為衡州刺史。

雷彥威狡獪殘忍，有父風，獪，古外翻。雷彥威父滿。常泛舟焚掠鄰境，荊、鄂之間，殆至無人。

**23**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為尚書令，在全忠上，朱全忠守中書令，茂貞為尚書令，官在其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24**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此崔胤所判六軍也。名存實亡，侍衞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六軍，各軍步兵千人，騎兵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衞。」從之。令六軍諸衞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朱全忠自此疑崔胤而有圖之之心。

**25**朱全忠表潁州刺史朱友恭為武寧節度使。

**26**朱友寧攻博昌，博昌，漢縣，唐屬青州。十三州志云︰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後唐避廟諱，改曰博興。九域志︰博興，在青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管下有博昌鎭。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今閫府州軍皆有客將，主贊導賓客，蓋古之舍人、中涓，漢之鈴下、威儀之職。唐末藩鎭置客將，往往升轉至大官，位望不輕。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旣成，幷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爭城而戰，殺人盈城，朱友寧之隕身喪元，未足以謝冤魂也。號，戶刀翻。聞，音問。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師範之舉兵也，朱溫令朱友寧討之。三月，己酉，朱溫至汴州，大舉四鎭、魏博之衆十萬擊師範。朱友寧、楊師厚攻博興，旬餘不下，攻城之衆，死者太半。俄而朱溫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翌日而拔，城中無少長皆屠之，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傅青州。別將攻北海，渡膠水，寇登、萊等郡。」實錄據此而置於四月。梁太祖實錄︰「四月，丙子，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寧帥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曁北海焉。」編遺錄︰「五月，辛亥，卻離歷下，宿豐齊驛。甲寅，上到汶陽。乙卯，奏王師範逆狀。己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少樹木，時當炎毒，卻勒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將劉捍謀曰︰『捍請馳赴軍前傳諭上意，敦將士，令戮力速攻，必可尅也。今請上卻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往，上乃西歸汶陽。丙寅，捷音至，攻拔博昌，盡戮其黨矣。」據此，則破博昌在五月。今從朱友寧傳。進拔臨淄，臨淄，漢古縣，久廢；隋復置於古齊國城；唐屬青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四十里。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

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九域志︰萊州南至密州三百里，東北至登州二百四十里。劉唐乂，朱全忠所用也。以淮海都游弈使張訓為刺史。楊行密據有淮南，西盡淮源，東曁于海，邊面延袤數千里，故置都遊弈使，以謹防遏也。

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為兩柵。據舊書石樓近臨淄。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趣，讀曰促。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比，必利翻，及也。度，徒洛翻；下同。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土梟斬之，梟，堅堯翻。傳首淮南。兩鎭兵逐北至米河，王師範以平盧之兵，王茂章以淮南之兵，是兩鎭兵也。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

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臨朐，漢縣，唐屬青州。九域志曰︰在州東南四十里。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伺，相吏翻。懈，古隘翻。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降，戶江翻。知為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朱全忠見王茂章臨敵整暇，故欲得之。然茂章後歸梁，攻淮南、攻鎭，幷皆折北而不振，人固未易知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度，徒洛翻。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輔唐，漢安丘縣，乾元二年，移治古昌安城，因改曰輔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薛史·地理志曰︰密州輔唐縣，梁開平二年，改為安丘，唐同光元年，復舊名；晉天福七年，改為膠西，避廟諱也；宋復曰安丘。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為殿，殿，丁練翻；下同。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李虔裕以死全王茂章之軍，其勇難能也。楊師厚自此受知於朱全忠矣。師厚，潁州人也。

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植，直吏翻。幟，昌志翻。羸，倫為翻。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凡軍行，前軍之前有踏白隊，所以踏伏、候望敵之遠近衆寡。旣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疑其有伏，故遲遲不敢進。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復，扶又翻。訓全軍而還。史言楊行密所以能保有江、淮，一時諸將皆能盡其智力。全忠以檀為密州刺史。

**27**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後王宗賀為節度使。王建之請也。

**28**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咸亨五年，分婺州之金華西界置蘭溪縣，因溪水為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從，才用翻。索，山客翻。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使，疏吏翻。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

**29**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朱全忠以朱友寧之死，興忿兵以攻青州，豈不欲一鼓而屠之；乃置之而歸汴者，知青州城堅而王師範兵力尚強，未易以旦夕取，故使楊師厚圍守之。

**30**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自郡王進國王。

**31**前渝州刺史王宗本王宗本前此刺渝州，亦王建命之也，罷官歸成都，故稱前。言於王建，請出兵取荊南；建從之，以宗本為開道都指揮使，將兵下峽。峽，三峽也。

**32**初，寧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弘鐸，事見上卷二年。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為巡屬，唐置宣、歙、池觀察使。二州本宣州巡屬，故田頵因有攻而求之。行密不許。與之則田頵愈強，故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頵，以其破馮弘鐸多得寶貨也。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下，戶嫁翻。及還，指廣陵南門曰︰ 「吾不可復入此矣！」復，扶又翻；下復出同。頵兵強財富，好攻取；好，呼到翻。行密旣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及解釋錢鏐，事見上卷二年。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田頵從楊行密起廬州，破趙鍠、孫儒、馮弘鐸，皆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為廬州刺史。擢儒，所以間頵也。頵以儒為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考異曰︰十國紀年︰「朱全忠聞田頵等叛，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頵及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於境上。王知其詐妄。」按新、舊紀、實錄、梁太祖紀，皆無削奪行密官爵、命杜洪等為招討使事。今不取。仁義悉焚東塘戰艦。東塘，卽揚州東塘，淮南之戰艦聚焉。對岸卽潤州界，故仁義得焚之。艦，戶黯翻。

頵遣二使詐為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朝廷命朱延壽領奉國節度使，見上卷二年。使，疏吏翻。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尚公迺歸行密，見上卷二年。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

己丑，安仁義襲常州，九域志︰潤州東南至常州一百七十一里。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復，扶又翻。溫奮擊，破之。李存審救河中，擒梁騎兵，亦用此術。

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書·旅獒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楊行密狎侮朱延壽，幾至於亡國喪家，蓋危而後濟耳，可不戒哉！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朱全忠喜楊行密有隙之可乘，而不能舉大兵以掎其後者，內有淄青未服，而西又有鳳翔、北又有太原，恐其乘間動搖朝廷也。荀鶴，池州人也。

**33**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域志︰臨朐縣在青州東南四十里，又有二百六十里至密州。朐，音劬。重，直用翻。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楊師厚勵衆決鬬，青人大敗，北走，殺戮一萬人，擒師範弟師克。翌日，東萊郡遣州兵洎土團等五千人將援青壘，我師邀截翦撲，無一二存焉，卽時徙寨逼其闉闍。」唐實錄略與此同。編遺錄︰「冬，十月，丁卯，楊師厚繼告捷，於臨朐北及青州四面，累殺破賊黨，擒斬頗衆。至十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欲徑入青丘，助其守禦；師厚伏兵邀之，殺戮將盡。」下又有「丁亥，上誕辰，聞朱友倫死。」誕辰乃十月二十一日，友倫死亦十月中事也。下又別有十一月。疑上十一月，是「十一日」字或「七日」字。又曰︰「一日，師範請降，」疑脫「二十」字。二十一日，卽戊午也。今從梁實錄。

**34**朱延壽謀頗泄，朱延壽與田頵通謀，久而頗露。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見甲以為乙，見犬以為貓，是錯亂所見也。柱至易見者，而行觸之，皆詐為失明以愚人。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夫人，卽延壽姊也，延壽第三。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按尚公迺執田頵二使，田頵繼遣杜荀鶴至壽州，朱延壽亦必知前二使之見執矣。楊行密召之，了不自疑，至於送死，豈其智有所不及邪？抑天奪之鑒也！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徐溫從楊行密起廬州，與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是必有以服朱延壽部兵之心矣，故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

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使，疏吏翻；下同。分，扶問翻。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史言朱延壽妻有智識而能守節。

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好，呼到翻。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35**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天復二年，田頵克昇州，楊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時行密遣神福攻鄂，故頵乘虛襲之。九域志︰宣州北至昇州三百六十里。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或疑行密留田頵之母於廣陵。詳考本末，田頵母殷自從頵在宣州，李神福蓋言頵有母在，不當輕為舉措，稱兵而敗，則禍必及母也。三綱者，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光化二年，田頵將康儒取婺州，王壇歸之。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射，而亦翻。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逆流曰泝。泝，蘇故翻。上，時掌翻。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望壇、建所在而擊之。船列火炬，不能以自照見，而敵人望之，洞見表裏，聚而攻之，安有不敗者乎！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李神福之陽敗也，必逆風而戰，故引舟順風泝流而上；其縱火焚壇、建之艦也，必因風轉，乘風水之勢以破之，居然可知也。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舒州懷寧縣有皖口鎭，當皖水入江之口。皖，胡板翻。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徐綰殺高渭事見上卷二年。遺，唯季翻。

頵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斷，音短。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安仁義雖善戰而兵弱，自守虜耳。田頵兵勢方挫，故命合兵擊之。

**36**辛亥，汴將劉重霸拔棣州，執刺史邵播，殺之。全忠滅朱瑄，已得棣州。邵播又以州叛附王師範。重，直龍翻。

**37**甲寅，朱全忠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考異曰︰梁實錄云壬戌。唐實錄云十月丁卯朔。今從編遺錄。

**38**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降，戶江翻；下同。背，蒲妹翻。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為質。質，音致。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邠、岐連兵，其事詳見後。岐本亦京畿，李茂貞據之，遂為強藩。今所謂京畿，特京兆府之京縣、畿縣耳。恐其復劫天子西去，復，扶又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考異曰︰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劉鄩傳皆云︰「十一月，師範降」。編遺錄曰︰「十一月，敗萊州刺史王師克。一日，師範差人捧款檄至軍前，請舉牆歸降。」按梁太祖實錄、薛史·梁紀、唐實錄皆云九月戊午。今從之。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卽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史言朱全忠本欲殺王師範而力有所未及，為後屠師範一家張本。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事始見上卷本年。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語，牛倨翻。

**39**田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悰，徂宗翻。蕪湖，漢古縣。晉氏南渡，以上黨、襄垣遺民僑立郡縣於蕪湖，江左遂為襄垣縣；隋廢襄垣入當塗；至唐，蕪湖之地入當塗、太平二縣界，唐末，始復置蕪湖縣，屬宣州；今以屬太平州。九域志︰在太平州西南六十五里。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頵易之，覘，昌占翻，又丑豔翻。褊，補典翻。易，以豉翻。不召外兵。濛入頵境，番陳而進，番陳者，分兵為數部，更番列陳，整兵而後進，以備倉猝薄戰。陳，讀曰陣。軍中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將，卽亮翻。冬，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九域志︰廣德西至宣州一百八十里。宋白曰︰廣德縣，秦鄣郡地，漢為故鄣縣。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挫伏者，言其將士之氣摧挫而厭伏也。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偽走；頵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帥，讀曰率。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知臺濛兵力足以制田頵，故命王茂章復攻安仁義。復，扶又翻。

**40**初，夔州刺史侯矩從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還。成汭死見上四月。會王宗本兵至，『章︰十二行本「至」下有「甲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夔、忠、萬，荊南巡屬；施，黔中巡屬。王建復以矩為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更，工衡翻。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瞿唐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乃棄歸、峽，屯軍夔州。荊南自此止領荊、歸、峽三州。

建以宗本為武泰留後。武泰軍舊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建許之。史言王建全據峽、江之險。九域志︰自黔州西北至涪州一百八十二里。黔，其今翻，又其炎翻。瘴，之亮翻。涪，音浮。

**41**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為之緩。新婦，謂葛從周妻也。為，于偽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劉鄩用兵，十步九計，自得兗州，先定此策以伐葛從周之心。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少，詩照翻。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旣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從，千容翻。語，牛倨翻。「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謂屢為汴兵所敗也。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王師範所遣語鄩使降者也。丁丑，始出降。考異曰︰梁實錄︰「四年，正月，辛丑，劉鄩自兗州來降。」舊紀︰「十一月，鄩以兗州降。」實錄︰「十一月，鄩降。」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一月丁酉，鄩降。」鄩傳曰︰「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先差鄩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鄩；鄩卽出城聽命。」新紀︰「十月丁丑，劉鄩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按青、兗相距不遠，師範之降，亦以告鄩，豈有自戊午至丁酉四十日師範使者始至兗州邪！十月丁丑，日差近；今從新紀。

從周為具齎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為，于偽翻。衣，於旣翻。乃素服乘驢至大梁。素服，囚服也。渠帥俘虜，載以驢。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勞，力到翻。飲，於禁翻。量，音亮。飲酒之多少各有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從，才用翻。是時四鎭將吏皆功臣、舊人，朱全忠迎車駕於鳳翔，諸將皆賜迎鑾果毅功臣。舊人，與全忠出入於行間最久者。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廷，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劉鄩自降將擢為四鎭牙前右職，而居之若固有之，自知其才之足以當之也，全忠以此益奇之。未幾，表為保大留後。幾，居豈翻。保大軍鄜州，以捍李茂貞。

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之。「懷英」，當作「懷貞」。

**42**宿『章︰十二行本「宿」上有「辛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衞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考異曰︰編遺錄︰「丁亥，趙廷隱自長安馳來告，今月十四日，朱友倫墜馬而卒。」十四日，則庚辰也。後唐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昭宗實錄皆云辛巳，今從之。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有為為之謂之故。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衞。

**43**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兵襲荊南，朗人棄城走，朗人，雷彥威之兵。成汭旣死，荊南無帥，朗人遂守之。匡凝表其弟匡明為荊南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貢賦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委輸不絕。唐二稅，有上供以輸京師。供，居用翻。輸，舂遇翻。

**44**楊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屯潤州以助攻安仁義，屯宣州以助攻田頵。從，才用翻。鎰，弋質翻。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陳詢時據睦州，背錢鏐而睦於田頵。

**45**鳳翔、邠州屢出兵近京畿，鳳翔，李茂貞；邠，李繼徽。近，其靳翻。朱全忠疑其復有劫遷之謀，復，扶又翻。十一月，發騎兵屯河中。

**46**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帥，讀曰率。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諭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走，音奏。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景福元年，田頵鎭宣州，至是而亡。

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為兄弟，少，詩照翻。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通家諸子禮事殷氏，其子以諸孫禮事之。史言行密雖以法裁部曲，而有恩於故舊。

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欲以代田頵。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章︰十二行本「史」下有「合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駱知祥善治金穀，治，直之翻。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頵草檄罵行密，嘗為，于偽翻。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支計官，蓋唐世節度支度判官之屬，唐末藩鎭變其名稱耳。文昌為節度牙推。唐制，節度觀牙推在巡官之下，幕府右職也。文昌，湖州人也。

初，頵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頵之婦弟也。頵敗，傳瓘歸杭州，錢傳瓘質於田頵見上卷上年。錢鏐以師從為鎭東都虞候。

**47**辛巳，以禮部尚書獨孤損為兵部侍郞、同平章事。損，及之從曾孫也。獨孫及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從，才用翻。中書侍郞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裴贄罷為左僕射。

**48**左僕射致仕張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豫其謀。事見上卷上年。朱全忠將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鎭，諷張全義使圖之。丙申，全義遣牙將楊麟將兵詐為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張濬之死，夷考本末，過於白馬朝士遠矣。墅，承與翻。永寧縣吏葉彥素為濬所厚，知麟將至，密告濬子格曰︰「相公禍不可免，郞君宜自為謀。」濬謂格曰︰「汝留則俱死，去則遺種。」種，章勇翻。格哭拜而去，葉彥帥義士三十人送之渡漢而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又如字。格遂自荊南入蜀。張格入蜀，而亡王氏者格也。

**49**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猶未盡衰，故契丹南並塞放牧；焚其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飢死。契，欺訖翻。契丹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邪律」二字；乙十一行本。』阿保機遣其妻兄阿『章︰十二行本「阿」上有「述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孔本「述律」二字在「阿」字下。』鉢將萬騎寇渝關，契丹阿保機始此。宋白曰︰平州東北至榆關守捉一百九十里。渝，漢書音義音喻，今讀如榆。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偽與之和，設幄犒饗於城外，犒，苦到翻。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衆大哭，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及莊宗列傳皆云︰「光啓中，守光禽舍利王子，其王欽德以重賂贖之。」按是時仁恭猶未得幽州也。今從薛史·蕭翰傳及王皞唐餘錄。

**50**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事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終上卷三年。全忠旣破李茂貞，倂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衞，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募兵見上五月；朱友倫死見上十月。治，直之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恐其立異論以沮遷洛之計。

## 天祐元年（甲子、九○四）是年四月，方改元。

**1**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衞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間，古莧翻。幷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衞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湊州司戶。時無湊州，「湊」當作「溱」。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監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侍郞，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旣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新傳曰︰「崔胤死，昭宗密許璨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傳呼宰相，人大驚。」按胤未死，璨已除平章事；新、舊傳云胤死後，誤也。璨，公綽之從孫也。自元和以來，柳氏以清正文雅，世濟其美，至柳璨而隤其家聲，所謂「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柳玭之家訓為空言矣。從，才用翻。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衞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幷胤所親厚者數人。崔胤有誤國之罪，無負國之心。考異曰︰舊傳︰「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又曰︰「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己，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貞為辭。全忠知其意，從之，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衞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唐太祖紀年錄曰︰「及事權旣大，知朱溫懷篡奪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圖自安之計，與朱溫外貌相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為計畫，倍招兵數，繕治鎧甲，朝夕不止。朱溫察之，乃陰令部下驍果數千，紿為散卒，於京師應募。胤每日敎閱弓弩，梁卒偽示怯懦，或倒弓背矢，有若不能，胤莫之識。俄而朱友論打毬墜死，溫愈不悅。又聞胤欲挾天子出幸荊襄，溫乃抗言︰『胤將交亂天下，傾覆朝廷，宜急誅之，無令事發。』天子將罷胤知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溫子友諒引兵攻胤，詰旦，擒之，又攻鄭元規於京府，擒之，崔、鄭俱獻首岐下。」實錄︰「胤重世宰相，而志滅唐祚。」按崔胤陰狡險躁，其罪固多；然本召全忠，欲假其兵力以除宦官耳。宦官旣誅，全忠兵勢益強，遂有篡奪之心。胤復欲以譎詐幷圖全忠，故全忠覺而殺之。若云唐室因胤而亡則可矣；舊傳云「胤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實錄云「胤志滅唐祚」，恐未必然也。胤仕唐已為上相，滅唐立梁，於己何益！假令胤實有此志，則惟患全忠篡代之不速，何故復謀拒之！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紀年錄序朱、崔之情，近得其實，今從之；然紀年錄云傳首岐下，誤也。又，全忠之去長安也，留步騎萬人，何患無兵，何必更令汴卒應募！若在訓練之際突出擒胤，猶須此卒，胤旣貶官家居，一夫可制，安用此計邪！蓋全忠以胤募兵旣多，或能圖己，故使汴卒應募，察其動靜以壞其謀，非藉此兵以誅亂也。人始不知，及誅胤之際皆突出，人方知是汴卒耳。

**2**初，上在華州，乾寧三、四年，上在華州，事見二百六十卷、二百六十一卷。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發此機者，則崔胤之罪也。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張全義繕脩宮室。

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質，音致。難，乃旦翻。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旣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李茂貞養崇本為子，更姓名曰李繼徽，故呼之為父。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繼徽。楊崇本復本姓名，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

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裴樞為首相，且朱全忠所薦也，故使之促百官；以此觀之，謂非朋附全忠可乎！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號，戶刀翻。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此！」歸罪於天復元年胤召朱全忠誅宦官，其禍遂至此，胤不得不任其責也。老幼繈屬，月餘不絕。繈，舉兩翻，錢貫也。屬，之欲翻。言老幼相隨而東，若繈之貫錢，相屬不絕也。

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時以天子東遷，扈衞兵士為御營，置使以提舉一行事務。御營使之官始此。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全忠發河南、北諸鎭丁匠數萬，時河南、北諸鎭皆附於朱全忠，發丁匠必不及鎭、定、幽、滄四鎭。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治，直之翻。江、浙、湖、嶺諸鎭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江則鄂岳杜洪，洪州鍾傳，浙則錢鏐，湖則潭州馬殷，澧州雷彥威，嶺則廣州劉隱，皆附全忠者也。

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復，扶又翻。館，古玩翻。光化元年，上將自華州還長安，以華州為興德府，以所居府署為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樂，音洛。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

二月，乙亥，車駕至陝，陝，失冉翻。考異曰︰梁實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二日，先遣士庶出京，朕將翌日命駕。壬戌，襄宗發自秦、雍；甲子，曁華州。二月，丁卯，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翌日，上來覲于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闕下人心不遑，遂往河中以審都邑動靜。己酉，離梁園，行至汜水，聞崔胤死。是時皆言崔胤已下潛諫帝，不令東遷雒陽，又密與岐、鳳交通，及斯禍也。洎上至蒲津，帝謀東幸，決取二十一日屬車離長安。是日丁巳，玉鑾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丑，到陝郊；戊寅，朝。上欲躬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朝日東邁。」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戌，昭宗發長安，遷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溫自汴州迎覲，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于路，請駕早行幸洛陽。」舊紀︰「正月己酉，全忠帥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二月丙寅朔。乙亥，全忠辭赴洛陽，親督工作。」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辛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為之震懼。」唐年補錄︰「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迎扈表至。及還宮，至暮，全忠已移書宰臣裴樞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廷範為御營使，便毀拆宮室，沿河而下；仍起豪民從行，貧者亦繼焉。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己未至華州。二月，丙寅，車駕駐陝郊。」又曰︰「三月三日戊辰，車駕離華下。」其差舛如此。實錄︰「丁巳，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言︰『慮邠、岐兵士侵迫，請車駕遷都洛陽，』乃下詔。」與梁實錄同。「二月丙寅朔。丁卯，次華州，時朱全忠屯河中。乙亥，駐陝州。丙子，全忠來朝。又賜王建絹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東軍兵士擁脅朕東去。』」新紀︰「正月戊午，全忠遷唐都于洛陽。二月戊寅，次陝州，朱全忠來朝。」按梁實錄、唐紀年錄、唐年補錄、唐實錄所載詔書，皆云「二十二日遣士庶出京，朕翌日命駕」，而諸書月日各不同，莫有與此詔相應者。編遺，汴人所錄，比唐紀年宜得其實，而正月二十一日丁巳，全忠請遷都表始至長安。車駕當日豈能便發！長安去陝猶八程，而癸亥已到甘棠，首尾七日，太似怱遽。實錄全用紀年錄，正月二十六日始離長安，二月二日至華州，駐留數日，故同以十日至陝，差似相近。今從之。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3**甲申，立皇子禎為端王，祈為豐王，福為和王，禧為登王，祐為嘉王。

**4**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下同。難，乃旦翻。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祜為北路行營指揮使，邛，渠容翻。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楊行密以便宜除官，猶曰以李儼將命為據，至王建則自為之矣。

**5**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衞事。崔胤旣誅，朱全忠遂專總禁衞；其實布分私人於天子左右，而駕言判其事耳。癸丑，全忠置酒私第，朱全忠奔走兵間，得陝州，何暇建私第！其實以到陝州所卽安之地卽為私第耳。邀上臨幸。天王狩于河陽，晉文公以諸侯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安有置酒私第邀人主臨之者乎！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脩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旣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巵以飲全忠，以飲，於禁翻。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躡，尼輒翻。全忠以為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光啓三年，置佑國軍節度於洛陽。今遷都洛陽，故徙佑國軍於長安。考異曰︰按河南府先已為佑國軍，今京兆府乃與同名者。蓋車駕旣在河南，則無用軍額，故移其名於京兆耳。天祐二年，鄭賨猶為西京留守判官。然則雖立軍額，京名尚在耳。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

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鎭以圖匡復，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考異曰︰續寶運錄︰「天復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丑時，襄宗在陝府行營，密遣絹詔告晉、楚、蜀，末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賚到西川，頒示管內州縣。」實錄，此月絹詔在四月。據十國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與寶運錄略相應。今移置此月。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昭宗絹詔，當時居方面者未必動心，而讀其書者往往掩卷。

**6**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幷顧全武歸錢塘。錢傳璙為質於楊行密，見上卷天復二年。

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田頵已平，故復遣李神福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行密，請捨鄂岳，復脩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脩好。」楊行密之心在廣土，朱全忠之心在篡唐。全忠力不能救杜洪，故是有言。行密之報，假天討以折其辭，其所志不在此也。好，呼到翻。

**7**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進路，任，音壬，堪也。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疑上徘徊以待諸道勤王之師。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卽日促官家發來！」以臣迎君，此何等語！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君子於其攻孔氏之時始知之。若朱全忠之心，徵於色，發於聲，為有君乎，為無君乎！又按西漢羣臣謂天子為「縣官」，東漢以來謂為「國家」，唐時宮中率呼天子為「宅家」。又羣小呼之為「官家」。或曰︰其義蓋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九域志︰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此椒殿弒逆之徵也。天之垂象示戒，豈不昭昭也哉！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唐末置醫官使以主醫官。內都知，盛唐知內侍省之職事也。至宋，沿唐之制，有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左·右班都知、副都知。閻祐之、王墀之死，以言星氣也；韋周、可證之死，以附耳語也。元帥，朱全忠。

癸卯，上憩於穀水。穀水，在洛城西。憩，音去例翻。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考異曰︰後唐紀年錄云五百人；實錄據之。今從舊紀、薛史。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為，于偽翻。縊，一計翻，又於賜翻。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衣其，於旣翻。代之侍衞。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令，音零。皆全忠之人矣。

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時以貞觀殿為正殿，崇勳殿為入閤。朝，直遙翻。乙巳，御光政門，時遷洛之後，易宮門名，改長樂門為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改元天祐。更命陝州曰興唐府。更，工衡翻。詔討李茂貞、楊崇本。

戊申，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時惟留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客省、閤門、飛龍、莊宅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考異曰︰編遺錄曰︰「戊申，鑾輿初到洛都，經費甚廣；況國用未豐，庶事草創，因刪略閒宂司局，今後除留宣徽等九使外，餘並停廢，仍不差內中夫人充使。」蓋初誅宦官後，內諸司使皆以內夫人領之，至此始用外人也。而實錄改充使為宣事，誤也。按宦官旣誅，以內夫人宣傳詔命及充內諸司使。夫旣宣傳詔命，則實錄云宣事，亦未為誤。但天祐三年，方罷宮人宣傳詔命，故以實錄為誤。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衞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衞，皆全忠之腹心也。

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使。

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鎭節度使。朱全忠先為宣武、天平、宣義、護國四鎭節度使；以張全義有積年葺理洛陽之功，今洛陽建都，不為節鎭，故以天平授全義，而己兼忠武為四鎭。

**8**鎭海、鎭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天復元年，錢鏐封越王。為，于偽翻。更，工衡翻。

**9**更命魏博曰天雄軍。代宗以魏博為天雄軍以寵田承嗣；至德宗時，田悅逆命，後復歸順，命為魏博節度使。今復舊天雄軍號。癸亥，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 唐紀八十一起閼逢困敦（甲子）五月，盡柔兆攝提格（丙寅），凡二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 天祐元年（甲子、九○四）

**1**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

**2**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時以洛陽宮前殿為貞觀殿，內朝為崇勳殿。旣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復，扶又翻。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全忠疑帝欲圖己，敬翔其腹心也，故亦不使之入。擿，他狄翻。辛未，全忠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乙亥，至大梁。

**3**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夔州，趙匡凝以襄陽之甲窺夔門。夔在三峽上游，泝流攻之，故曰上峽。上，時掌翻。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絚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鏁峽」。敗，補邁翻。絚，古恆翻。鏁，卽鎖字。

**4**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鎭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擊『章︰十二行本「擊」上有「數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之；當是時，蜀兵不出，朱全忠之兵力不能及也，令朱友裕擊岐、邠耳。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劉鄩在鄜州，逼近李茂貞、繼徽，聲援不接，故使棄鄜還屯同州，與朱友裕合勢。鄜，音夫。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見，賢遍翻。壬申，至河中。

**5**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圭淵翻。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言不可窮兵。極其兵力，好戰不休，是窮兵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梁，朱全忠。晉，李克用。若倂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復，扶又翻。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埸，埸，音亦。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釁，許覲翻。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悍，下罕翻，又侯旱翻。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脩好。王建旣倂山南諸州，阻關而守，關外倚李茂貞為藩蔽，故與之脩好。好，呼到翻。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婚；鍠，戶盲翻。為，于偽翻。此天雄軍治秦州，屬李茂貞。建以女妻之。妻，七細翻。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墮軍實以厚寇讎，豈王建之本心哉！倚以自蔽，不厭其數也。數，所角翻。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史言馮涓因獻頌而進規，故其諫易入。斂，力贍翻。

**6**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三年。還，從宣翻，又如字。見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齒已壯，惡之，惡，烏路翻。全忠欲篡，利立庸幼；德王裕貌秀而齒長，立之非己之利也，故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謂為劉季述所立也。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光化三年、天復元年。豈可復留！奸，音干。復，扶又翻。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史言朱全忠之狡猾。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離，力智翻。是年正月壬戌，帝離長安而東。沈，持林翻。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伺，相吏翻。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史言昭宗之輕脫以速禍。從，千容翻。齧，五結翻。語，牛倨翻。全忠愈不自安。

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西討岐、邠。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易，以豉翻。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椒殿，皇后殿也。史炤曰︰椒殿亦猶椒房之稱。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軍前，謂西討行營軍前也。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呼，火故翻。「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年三十八。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何后祈生於蔣玄暉而卒以玄暉死，屈節以荀歲月之生，豈若以身殉昭宗之不失節也！

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柷，更，工衡翻。柷，昌六翻。監軍國事。監，古銜翻。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

**7**李克用復以張承業為監軍。李克用匿張承業見上卷天復三年。監，古銜翻。

**8**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天復三年，李神福始攻鄂州，天祐元年又攻鄂州，事並見上卷。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泌陽，漢湖陽縣地，後魏置石馬縣，後訛為上馬，貞觀元年廢，開元十六年復割湖陽置上馬縣，天寶元年改曰泌陽，屬唐州。宋白曰︰泌陽縣本漢舞陰縣地云云，同上。唐改泌陽，以地在泌水之陽也，唐州治焉。泌，兵媚翻。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卒，卒，子恤翻。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愼無亟來！」諸侯下令於境內，謂之令書，以異於天子所下制、詔、敕之書也。亟，紀力翻。為徐溫召渥張本。渥泣謝而行。

**9**九月，己巳，尊皇后為皇太后。

**10**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壽，南至駱谷，軍永壽，所以致邠兵；自此而南至駱谷，所以致岐兵。鳳翔、邠寧兵竟不出。辛未，東還。

**11**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12**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號，戶刀翻。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自軍前東還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帝，昭宣帝也。賊，弒君之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先，悉薦翻。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以此二人罪，不敢昌然以弒逆之罪罪之。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李彥威，壽州人，客汴州，殖財任俠，朱全忠愛而子之。考異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呼，火故翻。塞，悉則翻。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衞事。朱兵忠兼忠武，張全義帥天平，見上卷上年。朱友恭、氏叔琮旣誅，以全義領宿衞。乙巳，全忠辭赴鎭，庚戌，至大梁。

**13**鎭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棃園。死於棃園行營。

**14**光州叛楊行密，降朱全忠，降，戶江翻。行密遣兵圍之，與鄂州皆告急於全忠。楊行密使其將劉存攻杜洪於鄂州。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自潁州潁上縣取正陽濟淮。軍于霍丘，九域志，霍丘縣在壽州東一百二十七里。按元豐之壽州治下蔡。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

**15**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陳璋，事泄；錢鏐恨陳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二年。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于楊行密。降，戶江翻。

**16**初，馬殷弟賨，性沈勇，賨，徂宗翻。沈，持林翻。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以百戰百勝名軍。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從，千容翻。乃知為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瓌，古回翻。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賨泣辭曰︰「賨淮西殘兵，馬賨從秦宗權、孫儒起於淮西，故云然。大王不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嘗得兄聲問，賨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

賨至長沙，殷表賨為節度副使。他日，殷議入貢天子，賨曰︰「楊王地廣兵強，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好，呼到翻。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史言馬殷畏朱全忠。

**17**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為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為清海節度使。史言劉隱自託於朱全忠。

昭宣光烈孝皇帝諱祚，卽位更名柷，昭宗第九子。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立廟于曹州，四年乃追崇諡號。

**天祐二年**（乙丑，九○五）

**1**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是時壽州治壽春，朱全忠自霍丘遣諸將進逼之。

**2**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王茂章攻潤州事，始上卷天復三年八月。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安仁義歸楊行密，破趙鍠、孫儒，平宣、潤，皆有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為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安仁義在淮南軍中號最善射，衆憚之，故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先，悉薦翻。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為汝功。」且以愛妾贈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乃擲弓於地」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德誠掖之而下，幷其子斬於廣陵市。田頵、朱延壽、安仁義，淮南諸將中之鎗鎗者也。三叛連衡，不足以病楊行密。期年之餘，相次禽殄，行密未易才也。

**3**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陳詢叛錢鏐事始上卷天復三年。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史言御衆之術，惟靜足以制動。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為雅所敗，從，才用翻。鎰，夷質翻。敗，補邁翻。虜鎰及球以歸。

**4**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朱全忠寬西顧之虞，然命李振代王師範。

**5**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歸，朱全忠遣諸將逼壽州城下，而留屯霍丘為後勢。二月辛卯，至大梁。霍丘至大梁九百餘里。

**6**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濮陽已入朱全忠巡屬，故囚服乘驢以請罪。濮，博木翻。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為青州留後。

**7**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為太師，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戇樸無能，戇，竹巷翻。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

**8**是日社，自古以來，以戊日社。戊，土也。立春以後歷五戊則社日。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琪、『章︰十二行本「琪」作「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雅王禛、禛，之人翻。瓊王祥，置酒九曲池，九曲池在洛苑中。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9**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天復二年正月，淮南兵攻鄂州，踰兩期而後克。執洪、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僖宗光啓二年，杜洪據鄂州，至是而亡。行密以存為鄂岳觀察使。

**10**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和陵在河南緱氏縣懊來山，是年更名太平山。廟號昭宗。

**11**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為河陽節度使。

**12**戊寅，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罷獨孤損政事耳。靜海軍治交州，在嶺海之外，損安得至邪！以禮部侍郞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蔚，紆勿翻。甲申，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佻，他彫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和王福亦昭宗之子。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鎭，言幸有方鎭可以處之。何藉樂卿！太常卿掌禮樂，故曰樂卿。言勳人處之之職當各當其分，不藉樂卿以榮。恐非元帥之旨。」朱全忠時為諸道元帥，故稱之。持之不下。下，戶嫁翻。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眞純，不入浮薄之黨；裴樞，第十四。觀此議論，本態露矣。」言其猶持清議也。璨因此幷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以吏部侍郞楊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孫也。楊收見懿宗紀，為相，以罪貶死。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累，良瑞翻。

**13**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意事。

**14**壬辰，河東都押牙蓋寓卒，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斂，求賢俊。史言蓋寓垂歿不忘效忠於李克用。蓋，古盍翻，姓也。省，所景翻。

**15**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

**16**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光化三年，田頵為楊行密所攻，錢鏐取婺州，使沈夏守之。錢鏐使其弟鏢將兵救之。鏢，匹燒翻。

**17**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甲午行之。為朱仕忠殺柳璨、蔣玄暉張本。

**18**乙丑，彗星長竟天。彗所以除舊布新，易姓之徵也。薛居正五代史曰︰是年正月甲辰，有彗出于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餘。五月乙丑，復出軒轅、大角，及于天市垣，光耀嚴猛。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橫，戶孟翻。非，亦作誹。宜以之塞災異。」塞，悉則翻。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紊，音問。且王欲圖大事，謂篡奪也。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去，羌呂翻。全忠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為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節王贊為濰州司戶。濰，音維。唐武德二年分青州北海縣置濰州，八年州廢，以北海還屬青州。此時蓋復置濰州也。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處，昌呂翻。聲跡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為，于偽翻。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劉昫曰︰瀧州治瀧水縣，本漢端溪縣地。晉分端溪立龍鄕縣，隋改龍鄕為平原縣，又改為瀧水。唐平蕭銑，置瀧州。瀧，閭江翻。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

**19**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脩好於王建。趙匡凝東結淮南，西通巴蜀，欲交鄰以抗朱全忠也，適以動朱全忠之兵。好，呼到翻。

**20**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

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中，竹仲翻。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朝，直遙翻。下同。梟，堅堯翻。見朝士皆頤指氣使，以頤指麾，以氣使令，言其怙朱全忠之勢而肆其驕豪也。旁若無人。

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為車轂。」轂，古鹿翻。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好，呼到翻。言順口附和以玩狎人。車轂須用夾榆，說文︰榆，白枌。所謂夾榆，乃今之田榆也，生田塍間，其皮類槐，其肉理堅緻而赤，鋸以為器，堅而耐久。車轂衆輻所湊，其木宜堅緻者。呂俛曰︰櫅榆宜作車轂。爾雅云，白棘也。櫅，相稽翻。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捽，昨沒翻。撲，弼角翻。

乙丑，司空致仕裴贄貶青州司戶，尋賜死。

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乃止。

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前司勳員外郞李延古，德裕之孫也，去官居平泉莊，李德裕有平泉莊，在河南府界。德裕平泉記曰︰先公眺想，屬注伊川，吾於是有退居河洛之志。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翦荊棘，驅狐貍而為之。康駢曰︰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詔下未至，『章︰十二行本「至」下有「戊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責授衞尉寺主簿。

秋，七月，癸亥，太子賓客致仕柳遜貶曹州司馬。

**21**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為羅紹威誅牙將張本。佺，且緣翻。剽，匹妙翻。時劉守文據滄州。

**22**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馮行襲附朱全忠。

**23**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婚，乙未，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皆云︰「七月庚午，遣楊師厚帥前軍討趙凝於襄州，辛未，帝南征。」唐實錄︰「七月，全忠奏匡凝擅通好西川、淮南，又遣弟專領荊南，請削奪官爵，已遣都將楊師厚討之。翌日，全忠自帥軍以進。」編遺錄︰「八月壬辰，先抽武寧楊師厚，是日到，乃議伐襄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車徒，委楊師厚總其軍政。己亥，上領親從步騎繼大軍之後，是夜宿尉氏。」今從之。薛史︰「太祖將圖禪代，以匡凝兄弟並據藩鎭，乃遣使先諭旨焉。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帥師討之。辛未，全忠南征，表匡凝罪狀，請削官爵。」按全忠劫遷昭宗於洛陽，匡凝與行密等移檄諸道共討之，全忠安肯以禪代問之！今不取。

**24**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溫州，佶，巨乙翻。考異曰︰新紀︰「正月，約陷溫州。」十國紀年在此月戊戌，今從之。張惠奔福州。天復三年，張惠據溫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自溫州南出平陽縣渡海浦卽福州界。九域志，溫州東南至福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福州五百二十里。

**25**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淮南兵自正月攻婺州。

**26**初，禮部員外郞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鄕王官谷，王官谷在虞鄕縣中條山。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見，賢遍翻。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旣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復，扶又翻。柳璨言司空圖旣非伯夷之清，又非柳下惠之和。且朝政如彼，而自謂公正。通鑑直敍其辭而媺惡自見。可放還山。」圖，臨淮人也。

**27**楊師厚攻下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七州皆忠義軍巡屬。朱全忠軍于漢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襄州穀城縣有陰城鎭。按舊史，陰谷口在襄州西六十里。癸亥，引兵渡漢。浮梁成而渡。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陳于漢濱，陳，讀曰陣。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傅其城下。傅，讀如附。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沿漢奔廣陵。僖宗中和四年，趙德諲據襄州，傳子匡凝，至是而亡。楊行密時據廣陵，匡凝沿漢入江，順流東下而奔歸之。帥，讀曰率；下同。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

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鎭，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輸，舂遇翻。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

**28**丙寅，封皇弟禔為潁王，禔，是支翻，又是兮翻。祐為蔡王。

**29**丁卯，荊南節度使趙匡明帥衆二萬，棄城奔成都。天復三年，趙匡凝遣匡明據有荊南。匡凝旣敗，匡明亦走。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荊南軍府治江陵。至樂鄕，九域志，江陵府長林縣有樂鄕鎭。荊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為荊南留後。降，戶江翻。環，古回翻。全忠尋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30**王宗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禧宗大順二年，馮行襲取金州，至是而敗，行襲遂歸于朱全忠。九域志，金州東至均州七百里。考異曰︰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作「全行宗」，林思諤、王宗播、王承規傳作「全行宗」，桑弘志傳作「全行朗」。新書·馮行襲傳作「金行全」。蓋傳寫差誤，不可考正。按後蜀後主實錄云︰金州招安指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是師朗昆弟族人也。今從十國紀年。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更，工衡翻；下詔更同。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宋白曰︰渠州，春秋巴國。秦滅巴，置巴郡，漢為宕渠縣地。蜀先主分巴郡置宕渠郡，梁大同三年於郡理置渠州。巴州亦漢宕渠地，後漢分宕渠北界置漢昌縣，今州理是也。後魏於漢昌縣理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開州，漢朐䏰縣地，後漢建安二年分朐䏰西北界置漢豐縣，後周置開江郡，隋改郡為開州。

**31**乙酉，詔更用十一月癸酉親郊。

**32**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楊行密本用陶雅為歙州。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曁陽，此曁陽卽越州諸曁縣也，與婺州東陽縣接境。兩浙將方習敗之。敗，補邁翻。習進攻婺州。

**33**濠州團練使劉金卒，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

**34**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長，知兩翻；下子長同。素無令譽，令，善也。令，力正翻。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惷直，惷，書容翻，愚也，又陟降翻。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楊渥時守宣州，蓋加官司徒。易，以豉翻。喜，許記翻。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考異曰︰按徐溫謂隱為奸人。隱若欲為亂，當密召劉威，豈肯對其父斥渥短，請以軍府授威！隱乃戇直之人耳。俟諸子長以授之。長，知兩翻。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為，于偽翻。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瞑，莫定翻，閉目也。隱，舒州人也。

他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卽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為楊渥不終本。可求，同州人也。路振九國志曰︰嚴可求本馮翊人，父實，仕唐為江、淮陸運判官，由是家于江都。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楊行密以宣州地接杭州，使良將居之，豈知楊渥與王茂章構怨乎。為茂章奔兩浙張本。

**35**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別開元帥府。

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將自襄陽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洛陽以丙戌除全忠諸道元帥，全忠猶在行營，以是日變計，欲攻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鎭，謂荊、襄兩鎭。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懾，之涉翻。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敬翔知淮南之不可攻。釁，許覲翻。不聽。

**36**改昭信軍為戎昭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仍割均州隸之」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昭信軍本置於金州，時已為王建所取。

**37**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棗陽縣屬隨州。自襄陽至棗陽一百三十餘里。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宋白曰︰申州，春秋之申國。漢置平氏縣，魏文帝立義陽郡，宋立司州，入魏改為郢州，周武帝改郢州為申州。光州，春秋弦國。漢為西陽縣，魏置弋陽郡，梁末於光城置光州，北齊置南郢州，後周為淮南郡，隋復為光州。九域志，自申州東南至光州三百五十五里。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十月壬申，上御大軍發自襄州，由安、黃，涉申、光，曁壽春之霍丘駐焉。」十國紀年︰「十月，朱全忠自襄州帥衆二十萬趨光、壽。」按十月丙戌朔，無壬申，梁實錄誤。今從編遺錄。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柴再用汝陽人也，故以衣錦啗之。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茍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38**起居郞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也，裴樞等旣死而蘇循等進矣，奉唐璽綬而輸之梁者此輩也。素無才行，行，下孟翻。乾寧中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洪邁隨筆曰︰昭宗乾寧三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以下二十五人放榜。詔於武德殿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唐人謂貢院為科場，亦謂之場屋，言由此而決科進取，爭名之場也。甲午，楷帥同列上言︰「諡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諡號多溢美，乞更詳議。」按舊書·帝紀，楷時帥起居郞羅袞、起居舍人盧鼎上駮議。楷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袞作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事下太常，下，戶嫁翻。丁酉，張廷範奏改諡恭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

**39**楊渥至廣陵。渥自宣州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為淮南留後。

**40**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九域志，光州東至壽州三百五十里。比，必利翻。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屯正陽。淮水流出潁、壽之間，夾淮有正陽鎭；東正陽屬壽州安豐縣界，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

**41**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以朱全忠父名誠，故改成德為武順。更，工衡翻。

**42**十一月，丙辰，朱全忠渡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抄，楚交翻。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悔不用敬翔之言也。躁忿尤甚。躁，則到翻。丁卯，至大梁。

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先，悉薦翻。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蔣玄暉時為樞密使，內專朝廷之權，外結朱全忠之寵。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須，待也。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時朱全忠在壽春行營，蔣玄暉懼罪，故自往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沮，在呂翻，止也。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禪代之事，先封大國，次加九錫、殊禮，此王莽創為之也。魏、晉踵而行之，諱其名而受其實。魏文帝所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言雖不至如朱全忠之凶暴，其欲篡之心則一也。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背，蒲妹翻。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晉，李克用。燕，劉仁恭。岐，李茂貞。蜀，王建。勍，渠京翻。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為，于偽翻。全忠吒之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旣習儀，唐制︰大祀，百官皆先習儀，受誓戒，散齋，致齋，而後行事。裴迪自大梁還，裴迪先至壽春行營，從朱全忠還大梁，自大梁還洛陽。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殷衡本姓孔名循，為全忠家乳母養子，故冒姓趙，後漸貴，復其姓名。

**43**壬申，趙匡明至成都，正月丁卯，棄荊南，至是方至成都。王建以客禮遇之。

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為，于偽翻；下思為同。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武定節度使治洋州，蜀之東北鄙也，故使諭卿。「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表，乘，繩證翻。上，時掌翻。皆不報。尋有亡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全忠弒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枕，職任翻。思為先帝報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司馬卿抑時為中書舍人歟？否則，唐制中書通事舍人掌受四方章奏及宣傳詔命，今以卿將命出使，故稱之歟？卿乃還。還，從宣翻。

**44**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年五十四。考異曰︰十國紀年註、吳錄、唐烈祖實錄及吳史官王振撰楊本紀，皆云「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行密卒」。敬翔梁編遺錄云︰「天祐三年三月，潁州獲河東諜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克用絹書往淮南，十二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已死。」與莊宗功臣列傳·行密傳所載略同。沈顏行密神道碑、殷文圭行密墓誌、游恭渥墓誌皆云「天祐三年丙寅，二月十三日丙申卒」，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亦云「天祐三年卒」。行密之亡，嗣君幼弱，不由朝命承襲，或始死未敢發喪，赴以明年二月，疑沈顏等從而書之。墓誌云，十一月，吳王寢疾，付渥後事，授淮南使。或本紀等誤以此月為行密卒。王振、沈顏、殷文圭、游恭皆仕吳，而記錄差異，固不可考。今從舊史而存碑誌年月，以廣傳聞。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楊行密請李儼承制，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二年。渥字承天，楊行密長子。

**45**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朝，直遙翻。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建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鎭國、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宣武領汴、宋、亳、單，宣義領汝、鄭、滑，天平領鄆、曹、濮、濟，護國領河中、晉、絳、慈、隰，天雄領魏、博、貝、衞、澶、相，武順領鎭、冀、深、趙，佑國領京兆、商、華，河陽領孟、懷，義武領定、祁、易，昭義軍領潞、澤，保義領邢、洺、磁，戎昭領金、均、房，武定領洋，泰寧領兗、沂、密，平盧領青、淄、齊、棣、登、萊，忠武領陳、許，匡國領同，鎭國領陝、虢，武寧領徐、宿，忠義領襄、鄧、隨、郢、唐、復、安，荊南領荊、歸、峽。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卽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

初，璨陷害朝士過多，謂白馬之禍也。全忠亦惡之。惡，烏路翻。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為，于偽翻。何太后泣遣宮人阿虔、阿秋達意玄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阿，烏葛翻。語，牛倨翻。帝及德王裕皆何太后子也。昭宗已弒，裕與諸弟稍長，相繼而死。事已至此，后之母子能獨全乎！后素號多智，臨難乃爾，蓋當時以能隨時上下以全生者為智也。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堂『章︰十二行本「堂」作「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唐祚。」何太后時居積善宮。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河南府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朱全忠懠怒，正欲殺蔣玄暉等乃復行魏、晉之事。表辭者，敬翔敎之也；詔許之者，王殷等承朱全忠之風指也。更以為下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脩大梁府舍為宮闕矣。史誅其心迹以示天下後也。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殷衡為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內夫人宣傳詔命。考異見前。及參隨視朝。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命百僚。周、隋相因，國家承之不改。唐六典曰︰宮嬪司贊掌朝會贊相之事，凡朝，引客立於殿庭。至天祐三年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正是年詔敕也。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河南，河南府也。揭，其謁翻，舉也。

玄暉旣死，王殷、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為庶人，子而廢母，是復晉峻陽之事也。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撲，弼角翻。庚戌，以白太后喪，廢朝三日。旣廢母為庶人，又廢朝三日。廢為庶人，天性滅矣，廢朝三日，旣非喪母之禮，又不足以塞天性之傷，唐之臣子非唐之臣子也。朝，直遙翻。

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唐不復郊矣。

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自罷謁郊廟以下，皆朱全忠之夙心。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呼，火故翻。

**46**西川將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王宗朗守金州纔三月耳。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奏請『章︰十二行本「請」作「稱」；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襲領武安軍。考異曰︰實錄云改為武寧軍，新表云改為武定軍。按武寧乃徐州軍額，武定乃洋州軍額，不應同名。續寶運錄註云︰「天復七年秋，汴軍都頭號馮青面，改姓朱，授受全忠印綬，為洋州刺史。洋州自景福元年刺史楊守佐歸順鳳翔，後被朱全忠除。此年秋，蜀第二指揮使王宗綰收獲金州，都押衙全貴帥衆降，賜姓王，名宗朗，拜金州刺史。」又編遺錄，天祐三年二月云︰「行襲已於均州建節，因署韓恭知金州事，請朝廷落下防禦使，井不建戎昭軍。」以此諸書參驗，似是今者以行襲兼領洋州節制，非改戎昭為武定軍，實錄、新表皆誤，續寶運錄天復七年亦誤也。按考異，則「武安軍」當作「武定軍」，參考新、舊書亦然。

**47**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為兩浙兵所逼也。僖宗中和四年，陳晟據睦州，至詢而敗。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

**48**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茂章不與，渥怒。旣襲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兵襲之。楊渥襲位曾幾何時，而脩怨於一州將，其褊量如此，固不足以君國子民。

**49**湖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卻之。

**三年**（丙寅，九○六）

**1**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騎營於宗高谷，將擊嗢末及取涼州。趙珣聚米圖經曰︰靈武自賀蘭山路過，西至涼州九百里。

**2**李簡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度，徒洛翻。帥衆奔兩浙。帥，讀曰率。親兵上蔡刁彥能辭以母老，不從行，登城諭衆曰︰「王府命我招諭汝曹，楊渥父子皆以王爵鎭廣陵，故稱淮南軍府為王府。大兵行至矣。」衆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其歸路，斷，音短。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睦州自此屬錢氏，楊氏不能爭。歙，書涉翻。鏐以茂章為鎭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更，工衡翻。

**3**乙丑，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曲承裕乘亂據有安南。

**4**初，田承嗣鎭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事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廣德元年。厚其給賜以自衞，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橫，戶孟翻。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帥，所類翻。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穆宗長慶二年立史憲誠，文宗大和三年立何進滔，懿宗咸通十一年立韓允中，僖宗中和三年立樂彥禎，文德元年立趙文㺹，尋立羅弘信。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惡，烏路翻。朱全忠之圍鳳翔也，圍鳳翔見昭宗天復元年、二年、三年。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去年七月李公佺亂，見上。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趣，讀曰促。全忠乃發河南諸鎭兵十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鎭兵屯深州樂城；魏、鎭，魏博、鎭冀兩鎭。「樂城」恐當作「樂壽」。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卒，子恤翻。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有底曰襄，無底曰橐。橐，撻各翻。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長直兵，蓋選驍勇之士，長使之直衞，不以番代者也。擔，都濫翻。帥之入魏，帥，讀曰率；下同。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斷，音短。襻，普患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殪，一計翻。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詰，去吉翻。

**5**辛未，以權知寧遠留後龐巨昭、嶺南西道留後葉廣略並為節度使。二人皆能保據本道，因而命之。

**6**庚辰，錢鏐如睦州。九域志，杭州西南至睦州三百一十五里。

**7**西川將王宗阮攻歸州，獲其將韓從實。歸州屬荊南。

**8**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去年九月，淮南兵取婺州。陳璋本以衢州附淮南，今自婺州退保之。

**9**楊渥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德勳，昭宗天復三年，湖南將許德勳取岳州，今棄之。渥以知新為岳州刺史。為陳知新等覆軍張本。

**10**戊寅，以朱全忠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11**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2**羅紹威旣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數，所角翻。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高唐，漢古縣，唐屬博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自稱留後，天雄巡內諸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歷亭縣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宋白曰︰歷亭縣之地，自後魏至高齊，其地屬鄃縣，隋開皇十六年於永濟渠南置歷亭縣，遙取漢歷城縣為名。按漢地理志，歷城屬信都郡，在蓨縣界，王莽改曰歷亭。唐萬歲登封元年移就盤河置，在古歷城西七十里。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苻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擒史仁遇，鋸殺之。

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先，悉薦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敗，補邁翻。嗣昭遁去。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蓨、阜城，並漢古縣，唐屬冀州。九域志，蓨縣在州東北一百五十里；簞城在州東一百六十里。蓨，音條。時鎭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宗城縣屬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七十里。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滄州兵卽劉守文所遣。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13**鎭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考異曰︰實錄︰「初，鍾傳養上藍院僧為子，曰延圭，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師陷其城。」今從十國紀年、吳史。

**14**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

**15**丙子，廢戎昭軍，幷均、房隸忠義軍；倂屬山南東道。以武定節度使馮行襲為匡國節度使。馮行襲自均州徙同州。

**16**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鍾延規啓之也。

**17**六月，甲申，復以忠義軍為山南東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

**18**朱全忠以長安鄰於邠、岐，數有戰爭，九域志，長安西北至邠州二百七十五里，西至鳳翔三百九里。數，所角翻。奏徙佑國節度使韓建於淄青，韓建本與李茂貞連結者也，朱全忠恐其復然，故徙之。以淄青節度使長社王重師為佑國節度使。

**19**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衞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及魏之諸縣」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澶，時連翻。相，息亮翻。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考異曰︰實錄在六月。今從編遺錄、唐太祖紀年錄。編遺錄︰「七月癸未，上起兵離魏都。」按長曆，是月壬子朔，無癸未，編遺錄誤也。

全忠留魏半歲，自正月入魏，至是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此去，蓄積為之一空。近，其靳翻。稱，尺證翻。遺，唯季翻。比，必利翻。為，于偽翻。紹威雖去其逼，去，羌呂翻。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魏州領貴鄕、元城、魏、館陶、冠氏、莘、朝城、昌樂、臨河、洹水、成安、內黃、宗城、永濟十四縣。博州領聊城、博平、武水、清平、堂邑、高唐六縣。相州領安陽、鄴、湯陰、林慮、堯城、臨漳六縣。衞州領汲、衞、共城、新鄕、黎陽五縣。貝州領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澶州領頓丘、清豐、觀城、臨黃四縣。錯，鑢也，鑄為之；又釋錯為誤。羅以殺牙兵之誤，取鑄錯為諭。

壬申，全忠至大梁。考異曰︰編遺錄云壬辰，亦誤。

**20**秦裴至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帥，讀曰率；下同。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誘，音酉。未幾，裴破寨，執楚，幾，居豈翻。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降，戶江翻。

**21**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西川；質，音致。王建以侃知彭州。

**22**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幽，劉仁恭；滄，劉守文；父子相為首尾。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23**兩浙兵圍衢州，此卽方永珍之兵也。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于本，兩浙兵取衢州。淮南與浙人爭婺、睦、衢三州，至是復悉歸於錢氏。陳，讀曰陣。帥，讀曰率。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呂師造狃於青山之捷，氣陵浙人。近，其靳翻。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為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為之殿，浙人躡之，復，扶又翻。殿，丁練翻。躡，尼輒翻。本中道設伏，大破之。

**24**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杜佑曰︰滄州長蘆縣，漢參蘆戶縣地，宋廢縣為長蘆鎭，屬清池縣。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饌，雛皖翻，又，雛戀翻。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羅紹威厚奉朱全忠，不惟以報德，亦懼因伐虢之便而取虞也。

**25**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僖宗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至匡時而亡。楊渥自兼鎭南節度使，以裴為洪州制置使。淮南楊氏遂兼有江西之地。

**26**靜難節度使楊崇本以鳳翔、保塞、彰義、保義之兵攻夏州，「保義」當作「保大」，蓋保義軍領邢、洺、磁，在山東；而保大軍領鄜、坊，與邠、岐等鎭皆在關西也。難，乃旦翻。夏，戶雅翻。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邀擊坊州之兵，斬首三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暉。坊州，保大軍巡屬也。以此證上文「保義」，其誤明矣。

**27**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勝，音升。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腕，烏貫翻。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外無不文者。穉，直利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

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啖，徒濫翻。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說，式芮翻。「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為，于偽翻。

**28**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天復六年十月六日行下此牓帖。則是此年十月也。建東向舞蹈，號慟，號，戶刀翻。稱︰「自大駕東遷，謂昭宗遷洛也。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按李晟討朱泚，屯東渭橋，但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為洋、利、劍三州刺史，以通蜀、漢喉衿，上不暇從也。其後假張彧京兆少尹以調畿內芻米，表李懷光降將孟涉、段威勇以要官，未嘗承制封拜也。鄭畋便宜從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鎭州縣。

**29**劉仁恭求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劉仁恭以幽州叛李克用，又約朱全忠共攻之，此克用之所深恨也。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強大如魏博、鎭、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倂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史言李存勗智識能輔其父所不逮。克月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章︰十二行本「都」下有「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揮使李溥將兵二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30**夏州告急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英救之。楊崇本將六鎭之兵五萬，軍于美原。據上文，則楊崇本所將者五鎭之兵耳，蓋倂將秦、隴之兵為六鎭。知俊等擊之，崇本大敗，歸于邠州。

**31**武貞節度使雷彥威『章︰十二行本「威」作「恭」；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屢寇荊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去年九月，汴將賀瓌守荊南。朱全忠以為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高季昌自此遂據有荊南。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荊南以備吳、蜀。倪可福自此遂委質於高季昌。朗兵引去。朗兵，雷彥威之兵也。

**32**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以此觀之，上文誤作「懷英」。乘勝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懷貞為保義節度使。死卽命康懷貞以鄜畤，「保義」當作「保大」；以通鑑明年書保平節度使康懷貞證之，又恐自是保義。西軍自是不振。西軍，謂邠、岐軍也。

**33**湖州刺史高彥卒，子澧代之。澧，音禮。

**34**十二月，乙西，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卽王茂章，是年正月棄宣州歸錢鏐。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鏐辟為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遙領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脩五代史曰︰「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今從之。

**35**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36**閏月，乙丑，廢鎭國軍興德府復為華州，隸匡國節度，割金、商州隸佑國軍。倂同、華為一鎭，割金、商以隸佑國，皆欲厚其資力以扞邠、岐。

**37**初，昭宗凶訃至潞州，訃，音赴，告喪曰訃。詔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帥，讀曰率。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開開迎降，閨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為潞帥。」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在閨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紀、薛史·梁紀及編遺錄。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丁會其有是非之心者乎！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

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治，直之翻。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

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先，悉薦翻。調，徒吊翻。輸，舂遇翻。諸營山積，全忠將還，悉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炎，讀曰燄。沈，持林翻。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劉守文，滄州孤城，破在旦夕，遽以潞州內叛燒營而退者，豈不知功壞於垂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而河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憚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太行，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據洛都，一正唐室，全忠之篡事不成矣。此其所以狼狽而返。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囷以遺之，劉守文之辭卑而情可矜，故全忠之凶暴亦為之感動。遺，惟季翻。乞，音氣。為，于偽翻。滄人賴以濟。

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38**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鍾氏旣亡，故彭玕請降於馬氏。玕，音干。路振九國志作「玗」。玕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為吉州刺史。酋，慈由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 後梁紀一起強圉單閼（丁卯），盡著雍執徐（戊辰）七月，凡一年有奇。

朱氏本碭山人。碭山，戰國時屬梁地。太祖以宣武節度使創業，宣武軍治汴州，古大梁也；寖益強盛，進封梁王，國遂號曰梁。通鑑以前紀已有蕭梁，故此稱曰後梁。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上姓朱氏，名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背黃巢歸唐，賜名全忠。卽位，改名晃。

## 開平元年（丁卯、九○七）是年四月卽位，始改元。

**1**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自滄州還，休兵貝州，且因魏博糧餉也。

**2**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郡王楊渥旣得江西，謂幷鍾匡時也。事見上卷天祐三年。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以隱言其不克負荷，欲屬國於劉威也。事見上卷天祐二年。復，扶又翻。由是將佐皆不自安。旣逐王茂章，又殺周隱，宜餘人之不自安也。

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上高在洪州高安縣界，宋置上高縣，屬筠州，在州西南九十五里。宋白曰︰上高縣本高安縣之上鎭，以地形高上，故曰上高。南唐昇元中立上高場，保大十年升為縣。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謂馬殷也。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斷，都管翻。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路振九國志︰呂師周父珂以勇敢事楊行密，累有功，拜黑雲都指揮使。珂卒，師周代之，自言「三代將家不可保富貴」，每恣為盃酌，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章而奔湖南。據此則為渥所疑，非行密也。孥，音奴，子也。師周，揚州人也。

渥居喪，居其父行密之喪也。晝夜酣飲酣，戶甘翻，樂飲也，湛嗜也，應劭曰︰洽也，張晏曰︰中酒也。作樂，句斷。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從，才用翻。之，往也。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蜀註曰︰牙者，旗名，執牙者因以名之。分左、右隊，故稱左、右牙。余謂牙兵以衞府牙。潯怒曰︰「汝謂我不才，何殺我自為之！」二人懼。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橫，戶孟翻。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蜀註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卽衙城也。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史言楊渥自去其爪牙。

渥之鎭宣州也，天祐元年，楊渥鎭宜州，二年召為嗣。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勍，渠京翻。璠，音番。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史言張顥、徐溫又翦去渥之爪牙。祐間道兼行，間，古莧翻。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告之以所以徑入之故。乃召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數，所具翻；下因數同；俗從所主翻。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帥，讀曰率。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檛擊殺之。檛，側瓜翻。考異曰︰歐陽史︰「四年正月，渥視事，陳璠等侍側。溫、顥攡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按璠等已死於宣州。今從十國紀年。按通鑑本文，「宣州」當作「洪州」。謂之「兵諫」。左傳︰鬻拳強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刖也。張顥、徐溫以兵諫自文，鬻拳之罪人也。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為顥、溫弒渥張本。

**3**初，梁王以河北諸鎭皆服，唯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鎭之心。旣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事見上卷天祐三年。還，從宣翻，又如字。威望大沮。沮，在呂翻。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鎭之。丁亥，王入館于魏，館，古玩翻。有疾，臥府中；『章︰十二行本「中」下有「魏博節度使」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亟，紀力翻。壬寅，至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勞，力到翻。貽矩請以臣禮見，見，賢遍翻。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三靈，天、地、人之靈也。言天、地、人之心皆已去唐室，改卜君而命之。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帝，皆謂唐昭宣帝。元帥，謂梁王。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4**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九域志︰長子，西南至澤州一百四十里。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始改保義軍為保平軍，避藩邸舊名也。此因史臣避廟諱而書之。然觀令康懷貞發京兆、同華兵屯晉州，則恐自鄜州而東發兩鎭兵屯晉州。蓋懷貞若自邢州發京兆、同華兵，道里隔涉，邢州與潞州相近，亦當備河東兵之來，無緣使懷貞離邢州而屯晉州。竊謂「保平」亦當作「保大」。據歐史·懷英傳亦書「保義」，蓋以美原之捷方除保義節。朱全忠急於篡唐，未暇舉兵攻潞州，自備而已，故潞州益得以嚴備。

**5**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梁王建元帥府于大梁。相帥，讀曰率。王遣使卻之。於是朝臣、藩鎭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6**三月，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擊劉仁恭也。

**7**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8**鎭海、鎭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溫州。璙，力小翻，又力弔翻。佶，其吉翻。

**9**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考異曰︰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唐餘錄皆云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而無日。五代通錄云四月丁未。丁未，四月一日也。舊唐書云三月甲辰。甲辰，三月二十七日也。唐年補錄︰三月二十七日甲子降此御札，四月戊辰朱全忠卽位。尤為差誤。按此年三月戊寅朔，四月丁未朔。今從舊唐書。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冊禮使，奉傳禪冊寶，押金吾使衞、太常鹵薄等。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唐有傳國八寶。武后惡璽字，改為寶，其受命傳國八寶並改雕寶字。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唐六典曰︰天子八寶，其用以玉，其封以泥。皇后及太子之信曰寶，其用以金。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唐六典︰大駕備五輅，五輅皆有副車；又有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一十有二。若法駕則減五副輅，白鷺、辟惡、安車、四望車，四分屬車之一。帥，讀曰率。

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涖脩撰。天寶後，他官兼史職者曰史館脩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元年，宰臣裴垍建議，登朝領史職者為脩撰，以官高人判館事，未登朝者為直館。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璽，斯氏翻。綬，音受。載，子亥翻。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卽日佯狂，時謂之『風子』。」按周世宗實錄凝式本傳，仕梁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宗時及清泰帝末，俱以心恙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風子」之號。非梁初佯狂也。今不取。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楊涉之相也，知必為凝式之累；今乃駭凝式之言，何邪？為，于偽翻。

策，敦煌人。敦，徒門翻。光逢，隱之子也。趙隱見二百五十二卷懿宗咸通之十三年。

**10**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薛史︰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顚；令民間用菫泥為錢。瘞，於計翻。菫，几隱翻。菫泥，黏土也。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為茶，鬻之。

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不齒之於諸子之列。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幾，居依翻。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敗，補邁翻。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惡，烏路翻。

銀胡䩮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䩮，盧谷翻。胡䩮，箭室也。帥，讀曰率。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盧龍以媯、檀、新、武四州為山後。奔河東；奔李克用。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幾，居豈翻。為劉守奇引河東兵伐燕張本。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以承約為匡霸指揮使，思同為飛騰指揮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匡霸、飛騰，皆晉王所置軍都之號。

**11**梁『章︰十二行本「梁」上有「庚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王始御金祥殿，王溥五代會要︰梁受禪都大梁，改正衙殿為崇元殿，東殿為玄德殿，內殿為金祥殿，萬歲堂為萬歲殿，門如殿名。薛史曰︰梁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白烏、白兔洎白蓮之合蒂者，以為金行應運之兆，故名殿曰金祥。受百官稱臣，此梁所自置百官也。下書稱敎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去，羌呂翻。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12**盧佶聞錢傳璙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青澳在溫州東北海中，俗謂之青澳門。由青澳門而進舟則入溫州，其外則大洋也。澳，烏到翻。海之隈厓曰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溫州。安固，後漢之章安也。間，古莧翻。戊午，溫州潰，擒佶斬之。天祐二年，盧佶陷溫州，至是敗亡。吳王鏐以都監使吳璋為溫州制置使，監，古銜翻。命傳璙等移兵討盧約於處州。

**13**壬戌，梁王更名晃。更，工衡翻。薛史曰︰時將受禪，下敎以本名二字異帝王之稱，故改名。王兄全昱聞王將卽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

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衞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此唐之百官。從，才用翻。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被，皮義翻。卽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已者，畢也。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帥，讀曰率。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慚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禕，許韋翻。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

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宗，同姓也；戚，異姓之親也。復，扶又翻。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鮑宏博經曰︰楚辭琨蔽象碁有六博。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據歐史，此所謂投瓊，卽骰子也。迸，北孟翻。考異曰︰王仁裕玉堂閒話曰︰「骰子數匝，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白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愛他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戲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喑嗚眦睚，數日不止。」今從王禹偁五代史闕文。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鎭節度使，梁王始兼四鎭，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天復元年。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唐武德元年受禪，歲在著雍攝提格，禪位于梁，歲在強圉單閼，享國二百九十年。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

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鎭。皆言受禪於唐也。戊辰，大赦，考異曰︰梁實錄、編遺錄、薛史、唐餘錄皆不云大赦；今從歐陽史。改元，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曹州濟陰郡。濟，子禮翻。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今梁都大梁，在洛陽之東，故以洛陽為西都，大梁為東都，而以長安為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通鑑二百六十四卷昭宗天祐元年四月，已書「更命魏博曰天雄軍」，蓋亦出朱全忠之意，此復出也，但未知更軍額的在何年。更，工衡翻。遷濟陰王于曹州，栫之以棘，用左傳語。栫，在甸翻，圍也。使甲士守之。

**14**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于。馬殷不由郡王，徑封國王，卽位之初特恩也。

**15**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梁崇政院卽唐樞密院之職，後遂廢區密院入崇政院。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於宰相。翔為人沈深沈，持林翻。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僖宗光啓間，敬翔入汴幕，至此時二十年，史誤以「二十」為「三十」耳。軍謀、民政，帝一以委以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難近，近，其靳翻。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為之改易。為，于偽翻。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16**追尊皇高祖考、妣以來皆為帝、后；五代會要︰梁以舜臣朱虎為始祖，四十二代至黯，追尊肅祖宣元皇帝，妃范氏諡宣僖皇后；黯子茂琳諡敬祖光獻皇帝，妃楊氏諡孝皇后；茂琳子信諡憲祖昭武皇帝，妃劉氏諡昭懿皇后，信子誠。皇考誠為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為文惠皇后。

**17**初，帝為四鎭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文為開封尹、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

**18**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李克用稱唐官，用唐年號，豈梁得而削奪之哉！史姑書梁之初政耳。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天復四年，梁王劫唐昭宗遷洛，改元曰天祐。河東、西川謂劫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稱天復五年。是歲梁滅唐，河東稱天祐四年，西川仍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

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淮南楊渥爵弘農王。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卒，子恤翻。蜀王乃謀稱帝，下敎諭統內吏民；又遺晉王書云︰還，唯季翻。「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旣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史言李克用雖出於夷狄而終身為唐臣，亦天性之忠純也。

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斛律寺，蓋高齊建霸府於晉陽，斛律氏貴盛時所立。至是，復以為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為之竭力。為，于偽翻。

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治，直之翻。易，以豉翻。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還，從宣翻。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羸，倫為翻。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稱皇后，李茂貞自為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卒伍之雄，乘時竊號，私立名字以相署置，豈可與之言禮乎哉！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鞭，鳴鞭；扇，雉尾扇也。唐制︰天子視朝，從禁中出則鳴鞭傳警；旣出西序門索扇，扇合，天子升御座；扇開，百官畢朝。

鎭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說，式芮翻。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柰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19**五月，丁丑朔，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20**加武順節度使趙王王鎔守太師，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守太傅，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

**21**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好，呼到翻。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頎，渠希翻。

初，契丹有八部，歐陽修曰︰契丹君長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日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路振九國志︰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考異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實活邸，四曰納尾邸，五曰頻沒邸，六曰內會雞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長，皆號大人，稱刺史，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莊宗列傳曰︰「咸通末，其王曰習爾，疆士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曰︰「僖、昭之際，其王邪律阿保機怙強恃勇，距諸族不受代，自號天皇王。後諸族邀之，請用舊制。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長九年，所得漢人頗衆，欲以古漢城領本族，率漢人守之，自為一部。』諸族諾之。俄設策復倂諸族，僭稱皇帝，土地日廣。大順中，後唐武皇遣使與之連和，大會於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為昆弟。」莊宗列傳又曰︰「及欽德政衰，阿保機族盛，自稱國王。天祐二年，大寇我雲中。太祖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州東城，延入帳中，約為兄弟，謂曰︰『唐室為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洛。』保機許諾。保機旣還，欽德以國事傳之。」賈緯備史云︰「武皇會保機故雲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盃往來，以展酬酢之禮。保機喜，謂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罷，若他日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鎭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用其敎，不受諸族之代。」趙志忠虜庭雜紀云︰「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又諱斡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舊主阿輦氏歸本部，立太祖為王。」又云︰「凡立王，則衆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羣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茍不然，其諸酋會衆部別選一名為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為衆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穎、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共勸太祖不受代。」新唐書載契丹八部名與漢高祖實錄所載八部名多不同，蓋年祀相遠，虜語不常耳，其實一也。阿保機云「我為長九年」，則其在國不受代久矣，非因武皇之敎也。今從漢高祖實錄。又唐餘錄前云「乾寧中，劉仁恭鎭幽州，保機入寇，仁恭擒其妻兄述律阿鉢，由此十餘年不能犯塞」，下乃云「大順中與武皇會於雲中」，按大順在乾寧前，乾寧二年仁恭方為幽州節度，天順中未也。又武皇謂曰︰「唐室為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此非大順中事，唐餘錄誤也。又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契丹王阿保機及前國王欽德貢方物。」然則於時七部猶在也。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五姓奚，一阿會部，二處和部，三奧失部，四度稽部，五元俟折部，各有辱紇主為之酋領。歐陽修曰︰奚當唐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北，皆數百里，分為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叕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怒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幽州之東北數百里。宋白曰︰奚居陰涼川，東去營府五百里，西南去幽州九百里，東南接海，山川三千里。後徙居琵琶川。及七姓室韋、室韋本有二十餘部，其近契丹者七姓。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恃其強，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如三年一代之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帥，讀曰率。種，章勇翻。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漢志，滑鹽縣屬漁陽郡。後漢明帝改曰鹽田。水經註︰大榆河自密雲城南東南流，逕後魏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滑鹽，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鎭二百里。歐陽修曰︰漢城在炭山東南欒河上。宋白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遼澤去渝關一千一百三十里，渝關去幽州一百七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陘，北界松陘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濼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倂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眞，女眞，肅愼氏之遺種，黑水靺鞨卽其地也。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眞，界外野處者號生女眞，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監，古銜翻。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州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為兄弟，旬日而去。留男骨都舍利、首領沮稟梅為質，約冬初大舉渡河反正，會昭宗遇盜而止。」歐陽史曰︰「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握手約為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按雲州之會，莊宗列傳、薛史皆在天祐四年，而紀年錄獨在天祐二年；又云「約今年冬同收汴、洛，會昭宗遇盜而止。」如此則應在天祐元年昭宗崩已前，不應在二年也。且昭宗遇盜則尤宜興兵討之，何故止也。按武皇云「唐室為賊臣所篡」，此乃四年語也；其冬武皇寢疾，蓋以此不果出兵耳。今從之。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于梁，繒，慈陵翻。畜，許救翻。背，蒲妹翻。更，工銜翻。遣使通好，是附梁也。晉王由是恨之。通鑑於唐紀書「李克用」，君臣之分也；於梁紀書「晉王」，敵國之體也。吳、蜀義例同。

**22**己卯，以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魏王；鎭海、鎭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為吳越王；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威武節度王審知兼侍中，「威武節度」之下當有「使」字。仍以隱為大彭王。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為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

癸未，以權知荊南留後高季昌為節度使。荊南舊統八州，荊、歸、硤、夔、忠、萬、澧、朗，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為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23**乙酉，立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為博王，友珪為郢王，友璋為福王，友貞為均王，友雍為賀王，友徽為建王。友文以養子居諸子之上，友珪弒逆，禍胎於此。

**24**辛卯，以東都舊第為建昌宮，改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薛史曰︰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鎭兵馬倉庫籍繁總，因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為宮，蓋重其事也。宋白曰︰是年中書門下奏改判建昌院事為建昌宮使，仍請在京上舊邸為建昌宮。

**25**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攻晉將李嗣昭也。

**26**甲午，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為院使。考異曰︰實錄︰「四月辛未，以翔知崇政院事，五月甲午，詔樞密院宜改為崇政院，始命翔為院使。」蓋崇政院之名先已有之，至是始倂樞密院職事悉歸崇政院耳。

**27**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郞楷自謂有功於梁，唐昭宣帝天祐二年蘇循鼓成禪代之事，故自以為有功。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為相。帝薄其為人，舊唐書·帝紀︰昭宣帝天祐二年，蘇楷上議駮昭宗諡。全忠雄猜鑒物，自楷駮諡後深鄙之，旣傳代之後，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帝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於惟新之朝。」朝，直遙翻。戊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為同光之初蘇循諂唐莊宗張本。

**28**盧約以處州降吳越。僖宗中和元年，盧約據處州，至是而亡。降，戶江翻。

**29**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趨，七喻翻。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在城都指揮使，盡統潭州在城之兵。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吳分長沙置瀏陽縣，隋廢；景龍二年於故城復置，屬潭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水經註︰湘水北過漢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有瀏口戍。璠，孚袁翻。瀏，力周翻。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數，所角翻。遺，唯季翻。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陳，讀曰陣。存遙呼曰︰呼，火故翻。「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章︰十二行本「陽」下有「引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考異曰︰編遺錄︰「天祐四年四月，湖南軍陳邵告捷。淮南、朗州水陸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師於瀏陽江口大破賊黨，生擒偽鄂州節度使劉存。」按薛史·梁紀，馬殷奏破淮寇在六月；十國紀年·吳史，劉存攻楚在五月，敗在六月，楚史亦然；編遺錄誤也。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彥暉遂拔岳州。陳知新取岳州見上卷上年。艦，戶黯翻。艘，蘇遭翻。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史言劉存、陳知新忠壯。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30**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彭玕附楚見上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31**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塹，七豔翻。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周德威盡統蕃、漢之兵，河東大將也。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五季之世，詣鎭各有都指揮使，而命官之職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蕃、漢都指揮使，則蕃、漢之兵皆受指揮也；行營都指揮使，則行營兵皆受指揮也；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則鐵林軍一都之指揮使耳。讀史者宜各以義類求之。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史言晉傾國救潞州。帥，讀曰率。嗣弼，克脩之子；克脩，晉王之弟，見唐僖、昭紀。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史敬思見二百五十五卷唐僖宗中和四年。金全，代北人也。

**32**晉兵攻澤州，攻澤州以擬康懷貞之後。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33**甲寅，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34**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公安，漢孱陵縣。漢末，劉備屯於此，改名公安。唐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南九十里。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35**劉守光旣囚其父，事見上四月。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36**靜海節度使曲裕卒，曲裕卽曲承裕。丙申，以其子權知留後顥為節度使。考異曰︰諸書不見顥於裕何親。按薛史︰「六月，丙辰，裕卒，七月，丙申，以靜海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為安南都護，充節度使。」旣云「起復」，知其子也。「行營」當作「行軍」。

**37**雷彥恭攻岳州，不克。雷彥恭旣與楚攻荊南，尋又攻楚岳州，可以見其反覆矣。

**38**丙『章︰十二行本「丙」上有「八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午，賜河南尹張全義名宗奭。帝舊名全忠，故更全義名宗奭。

**39**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欲使兩浙、湖南攻弘農王楊渥，先分授以楊氏所統二鎭。

**40**晉周德威壁于高河，高河在潞州屯留縣東南。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親騎，梁之親兵，馬軍也。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上黨地高，在河北諸鎭之西，故曰西上。上，時掌翻。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重，直龍翻。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調，徒弔翻。抄，楚交翻。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屬，之欲翻。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塡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41**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九域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涔陽鎭。涔，鋤針翻。高季昌擊敗之。敗，補邁翻。彥恭貪殘類其父，雷彥恭，滿之子也。專以焚掠為事，荊、湖間常被其患；被，皮義翻。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42**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朝，直遙翻。爽，乖也。言若唐朝復興，則為臣之節未乖也。賊在則不同為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馮涓，馮宿之孫，於唐室旣亡之後，義存故主，視韋莊、張格輩有間矣。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帥，讀曰率。己亥，卽皇帝位，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考異曰︰莊宗列傳︰「太祖厭代，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薛史、唐餘錄︰「天祐五年九月，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九國志︰「此年七月卽皇帝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譜︰「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歐陽史、十國紀年︰「天復七年九月卽位，明年改元。」今從之。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為中書令，韋莊為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為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韋見素，天寶之末為相。

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好，呼到翻。粗曉其理。粗，坐五翻。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主禮而用之，使脩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史言蜀主起於卒伍而能親用儒生。

蜀主長子校書郞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為遂王。

**43**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泠，盧經翻，姓也。平江縣本漢羅縣地，後漢分立漢昌縣，孫吳立漢昌郡，後又為吳昌縣，隋省。唐神龍元年分湘陰置昌江縣，屬岳州，五代改曰平江。蓋後唐旣滅梁，楚人為之避廟諱昌字也。九域志︰平江縣在岳州東南二百五十七里。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朗水西南自辰、錦州入朗州界，經州城入大江，謂之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覆，扶又翻。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鎭，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唐天寶二年開山洞，置唐年縣，屬鄂州。斬業、饒於長沙市。

**44**十一月，甲申，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猪嶺寨，拔之。梁西都有夾馬營。江猪嶺在潞州長子縣西，由北路達鵰窠嶺。

**45**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梟，堅堯翻，不孝鳥也，食母；獍，讀如鏡。破獍，惡獸也，食父。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

天雄節度使王鄴王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窘，巨隕翻。謂上七月劉守光遣使請命也。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書，遣，唯季翻。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為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質，音致。折，之舌翻。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46**初，帝在藩鎭，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將，卽亮翻。校，戶敎翻。跋，卜末翻，又蒲末翻。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鄕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關，往來必由之要處；津，濟度必由之要處。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鄕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大為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鄕里。盜減什七八。

**47**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渡淮襲潁州，克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城拒守。

**48**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陝，失冉翻。

**49**甲子，詔發步騎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

**50**丁卯，晉兵寇洺州。此救潞州之遊兵也。

51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危全諷以仔倡守信州之地。仔，子之翻。倡，音昌，又尺亮翻。

**二年**（戊辰、九○八）

**1**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抉，於決翻。飯，扶晚翻。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復，扶又翻。敗，補邁翻。蜀主乃止。

**2**丁丑，蜀以韋莊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3**辛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4**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亂柳在潞州屯留縣界。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珙，居勇翻。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考異曰︰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甍，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為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善志，死無恨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為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按薛史·契丹傳︰「莊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為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邪！』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廣本︰「劉守光為守文所攻，屢求救於晉，晉王遣將部兵五千救之。」然則於時莊宗未與契丹及守光為仇也。此蓋後人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誇其英武耳。余按晉王實怨燕與契丹，垂沒以屬莊宗，容有此理。莊宗之告哀於阿保機與遣兵救劉守光，此兵法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其心忘父之治命哉！觀後來之事可見已。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敎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謂李嗣昭為梁兵圍於潞州也。重，直龍翻。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累，良瑞翻。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年五十三。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

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兄死弟及，以長幼之次，有自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忷忷。少，詩照翻。忷，許勇翻。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見，賢遍翻。存勗方哀哭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張承業之扶李存勗出嗣位，猶張昭之於孫權也。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帥，讀曰率。王悉以軍府事委之。

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先王，謂李克用。存璋旣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橫，戶孟翻。旬月間城中肅然。

**5**吳越王鏐遣兵攻淮南甘露鎭，以救信州。牽制淮南之兵，使之不得急攻危仔倡。

**6**蜀中書令王宗佶，於諸假子為最長，王宗佶本姓甘，王建為忠武軍卒，掠得之，養以為子；及長為將，數有功。長，知兩翻。且恃其功，專權驕恣。唐道襲已為樞密使，宗佶猶以名呼之；道襲心銜之而事之逾謹。宗佶多樹黨友，蜀主亦惡之。惡，烏路翻。二月，甲辰，以宗佶為太師，罷政事。為王宗佶見殺張本。

**7**蜀以戶部侍郞張格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格為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己者，必以計排去之。去，羌呂翻。為張格亂蜀張本。

**8**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眞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長，知兩翻。怏，於兩翻。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旣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顥陰說克寧曰︰說，式芮翻；下同。「兄終弟及，自古有之。殷人之制，兄終弟及。自周以來，父子相繼，未有能易之者也。李存顥以殷制動克寧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聞，音問。先王之業茍有所歸，吾復何求！復，扶又翻。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諸假子各遣其事入說孟氏，李克用義兒百餘人必不盡然，獨存顥等為此耳。史槪言之曰諸假子。孟氏以為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衆言，心不能無動；又與張承業、李存璋相失，數誚讓之；數，所角翻。誚，才笑翻。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為巡屬。唐末置應州，領金城、混渾源二縣。蔚，紆勿翻。晉王皆聽之。

李存顥等為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為，于偽翻。過，音戈。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河東領幷、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少，詩照翻。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累，力瑞翻。承業惶死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茍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為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數，所具翻。「兒曏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為此謀，復，扶又翻；下同。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遺，唯季翻。仇讎，謂梁也。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顥。李克寧之奉存勗，初焉非不忠順，其後外搖於讒口，內溺於悍妻，以至變節而殺其身。地親而屬尊者，居主少國疑之時，可不戒哉！

**9**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諡曰唐哀皇帝。年十七，葬于濟陰縣之定陶鄕。濟，子禮翻。

**10**甲子，蜀兵入歸州，歸州，荊南巡屬。不地曰入，言入之而不能有其地。執刺史張瑭。

**11**辛未，以韓建為侍中，兼建昌宮使。

**12**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前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余吾縣。章懷太子賢曰︰余吾故城在潞州屯留縣西北。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趣，七喻翻。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13**癸巳，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張文蔚卒。蔚，紆勿翻。

**14**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充役，使充齊民之役。斬監押楊敏貞。

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前年十二月，李嗣昭入潞州，去年五月唐懷貞始攻之；至夾寨破則是年五月也。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矢中，竹仲翻。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李嗣昭登城宴樂，示敵以餘暇也；中矢而密拔之，所以安衆也。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數，所角翻。嗣昭焚詔書，斬使者。

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夾寨之敗，正坐此也。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衆，劉知俊之小捷，所以驕梁兵而殲之也。天之厭梁，於此可見。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岐人，謂李茂貞之兵。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鎭。

**15**蜀太師王宗佶旣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畜，吁玉翻。上表以為︰「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長，知兩翻。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為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沖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旣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環衞，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己亥，宗佶入見，見，賢遍翻。辭色悖慢；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衞士撲殺之。撲，弼角翻。以華洪之得衆心，猶不免於禍，況甘佶之驕恃輕脫哉，其死宜矣。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為維州司戶，衞尉少卿李鋼為汶川尉，鋼，古郞翻。汶川，漢綿虒地，晉置汶川縣，唐屬茂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里，玉壘山、石紐山皆在縣界。汶，讀曰岷。皆賜死於路。

**16**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史言周德威臨敵勇而事上敬。

**17**癸卯，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楊涉罷為右僕射；以吏部侍郞于兢為中書侍郞，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為刑部侍郞，並同平章事。兢，琮之兄子也。于琮，見唐宣紀、僖紀。

**18**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復來，復，扶又翻；下同。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兵不可以無備也，有備無患。今梁之為兵也，主驕於上，將惰於下，其敗宜矣。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潞州，上黨郡。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閑，習也。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趣，七喻翻；下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左傳晉先軫之言。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岐王李茂貞據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丁會以潞州降晉，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帥，讀曰率。

**19**淮南遣兵寇石首，唐武德四年分華容縣置石首縣，取縣北石首山而名，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二百里。孫鑑曰︰自安陸至竟陵，兩驛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石至此而首也。襄州兵敗之於瀺港。瀺，士咸翻。敗，補邁翻；下同。又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荊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荊南治江陵，在江北；南岸曰馬頭岸，正對沙市。

**20**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黃碾村在潞州潞城縣。碾，紐善翻。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三垂岡在屯留縣東南。詰旦大霧，詰，去吉翻。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校，戶敎翻。委棄資糧、器械山積。

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誑，居況翻。射，而亦翻。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氣幾絕也。幾，居依翻。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重，直龍翻。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暝目。」為，于偽翻。瞑，莫定翻，閉目也。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好，呼到翻。

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

周德威、李存璋乖勝進趣澤州，趣，七喻翻。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龍虎軍卽唐龍武軍號。梁受唐禪，改「武」為「虎」。王溥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又梁以洛陽為西都。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昭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策，馬策也。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考異曰︰歐陽史云︰「存節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陳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而救之。」梁列傳︰「澤州將陷，河南尹張宗奭召龍虎統軍牛存節謀之，存節帥本軍及右神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回師，至天井關，卽引衆前救澤州。」薛史亦同。按存節若自夾城遁歸，則先過澤州，後至天井關，豈得已過而返救之也！今從梁列傳及薛史。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先是命劉知俊休兵晉州。九域志︰晉州東南至澤州三百一十里。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高平，漢泫氏縣地，後魏置高平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三里。考異曰︰莊宗列傳·朱溫傳云︰「李存璋進攻澤州，刺史王班棄城而去，澤、潞皆平。」今不取。

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治，直吏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扶問翻。踰越，謂左軍不得越右軍，後部不得踰前部之類。留絕，謂軍行須聯屬，不得或留止而中絕，或避險而不整。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後期必斬，軍法也。晷，居洧翻，日景也。期以日中，日晷過中而不至則為差；餘以類推。晝、夜分百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鎭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晉王存勗始承制除吏。

晉王德張承業，德其除李克寧之難。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遺，唯季翻。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太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綏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史究言李嗣昭鎭潞之績效。

**21**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李瓊取靜江，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22**壬申，更以許州忠武軍為匡國軍，同州匡國軍為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為鎭國軍。更，工衡翻。陝，失冉翻。

**23**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24**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楊渥諡威王。欲去之而未能。去，羌呂翻。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室，考異曰︰吳錄︰「顥使紀祥、陳暉、黎璠、孫殷等執渥于寢室，弒之。」不言徐溫，蓋徐鉉為溫諱耳。薛史因之。而江南別錄有獨用左衙兵事。歐陽史云︰「溫、顥共遣盜殺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按溫與顥分掌牙兵，溫若不同謀，顥必不敢獨弒渥。今從江南別錄。十國紀年︰「張顥欲稱淮南留後，送款於梁，以淮南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揚州距汴州往返僅三千里，軍府踰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立，然後圖之。』」按顥稱留後，則有主矣。今不取。詐云暴薨。年二十三。

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衞從然後入。去，羌呂翻。從，才用翻。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劉威在廬州，陶雅在歙州，李遇在宣州，李簡在常州。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屛左右，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節度使所居為使宅。賀者欲賀新君。使，疏吏翻。衆莫測其所為；旣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敎也。按路振九國志，渥母史氏封武昌郡君，蓋渥嗣位後尊為太夫人。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此一段，凡言先王皆指楊行密。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開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楊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薛史及路振九國志皆以「隆演」為「渭」。旣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卽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懾，之涉翻。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折，之舌翻。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顥以徐溫為浙西觀察使，鎭潤州。嚴可求說溫曰︰說，式芮翻；下同。「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柰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為公圖之。」愎，蒲逼翻。為，于偽翻。時副使李承嗣李承嗣時為淮南行軍副使。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右牙者，以官稱徐溫。非吾意也。業已行矣，事已成為業。柰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易，以豉翻。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瞋，昌眞翻。「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茍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刺，七亦翻。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府主，謂隆演也。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操，七刀翻。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長，知兩翻。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為！」

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為左監門衞將軍。考異曰︰吳錄作「鍾章」。十國紀年作「鍾泰章」，今從之。溫使親將『章︰十二行本「將」下有「彭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翟虔告之。翟，直格翻，姓也。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為誓；刺，七亦翻。飲，於禁翻。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牙堂，左右牙指揮使治事之所。幷其親近。溫始暴顥弒君之罪，暴者，發露其罪，音如字。轘紀祥等於市。轘，音患，車裂也。詣西宮白太夫人，廣陵西宮，楊行密妃史夫人居之。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難，乃旦翻。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溫與顥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也。原情定罪，徐溫宜與張顥同科；而徐溫得免弒君之名，遂專吳國之政，殆天啓之也。治，直之翻。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為揚州司馬。

溫性沈毅，沈，持林翻。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中，竹仲翻。先是，張顥用事，先，悉薦翻。刑罰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剽，匹妙翻。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舉大綱，軍民安之。古人有言︰「盜亦有道。」然盜貨者小盜也，盜國者大盜也。觀徐溫之盜國，斯言豈欺我哉！溫以軍旅委嚴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支計官，猶天臺度支郞之任也。皆稱其職，稱，尺證翻。淮南謂之「嚴、駱」。

**25**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高頎報使契丹見上年五月。且求冊命。夷狄覘國勢而為去來，彼以梁為強，則其背晉宜矣。帝復遣司農卿渾特復，扶又翻。渾特，人姓名。渾，戶昆翻，又戶本翻。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26**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夾寨以辛未敗，壬辰諸將方詣闕待罪，經二十二日。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27**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沅水逕朗州城南，去城二十步。環，音宦。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懈，古隘翻。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帥，讀曰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壞，音怪。彥恭輕舟奔廣陵。雷滿，唐僖宗中和元年據朗州，傳至彥恭而亡。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云︰「丁酉，朗州軍前奏捷，彥恭沒溺于江。」今從紀年。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彥恭相表裹，至是亦降於楚，向瓌亦以中和元年據澧州。楚始得澧、朗二州。其後破楚者亦澧、朗之兵也。

**28**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梁受禪，改京兆府為雍州大安府。雍，於用翻。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29**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帝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朱友寧死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幾，居依翻。己酉，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阬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予。」酒旣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阬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30**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幕谷，卽漢谷。晉、蜀兵皆引歸。

**31**蜀立遂王宗懿為太子。為完懿不終張本。

**32**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33**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繒，慈陵翻。纊，苦謗翻。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34**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劉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李儼承制事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

鍾泰章賞薄，殺張顥之賞也。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七

## 後梁紀二起著雍執徐（戊辰）八月，盡重光協洽（辛未）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中

**開平二年**（戊辰、九○八）

**1**八月，吳越王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王茂章奔兩浙，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陳取淮南之策。景仁卽茂章也，避梁諱改焉。帝曾祖諱茂琳。按薛史·梁紀，元年六月，司天監上言，請改月辰內「戊」字為「武」，避諱也。

淮南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宋白曰︰通州海門縣東南，隔水二百餘里，本東洲鎭。淮南兵死者萬餘人。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為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諸將救東洲，帥，讀曰率。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復，扶又翻。柴再用方戰舟壞，長矟浮之，僅而得濟。矟，所角翻。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為，于偽翻。飯，扶晚翻。犒，苦到翻。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史言柴再用善養士卒而不惑於異端。

**2**丙子，蜀立皇后周氏。后，許州人也。周氏蓋蜀主建糟糠之妻也。

**3**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將，卽亮翻。陝，式冉翻。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金人疆域圖︰隰州石樓縣有上平關。按延州東至隰州百三十里耳，胡敬璋蓋渡河來寇也。劉知俊擊破之。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五里。

**4**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漢口，漢水入江之口，其地在鄂州漢陽縣東大別山下。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沙頭卽今江陵城南沙頭市。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呂師周降馬殷，見上卷元年。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蒙州，隋始安郡之隋化縣，唐武德四年置南恭州，貞觀二年更名蒙州。龔州，本漢猛陵縣地，隋為永平郡武林縣，唐貞觀三年置鷰州，七年移鷰州於今州東，仍於鷰州舊所置龔州。又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龍平、豪靜及蒼梧郡之蒼梧置富州。九域志，昭州東至賀州三百二十五里，南至梧州四百九十里，南稍斜至龔州五百五十里。宋開寶廢富州，以龍平縣隸昭州，在州東南百六十二里。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在州南二百十二里。殷土宇旣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5**冬，十月，蜀主立後宮張氏為貴妃，徐氏為賢妃，其妹為德妃。張氏，郪人，宗懿之母也。郪，漢縣，唐帶梓州。二徐，耕之女也。徐耕見二百五十八卷唐昭宗大順二年。為徐妃亡蜀張本。

**6**華原賊帥溫韜聚衆嵯峨山，帥，所類翻。嵯，才何翻。峨，音俄。暴掠雍州諸縣，唐帝諸陵發之殆徧。溫韜傳︰韜在華原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雍，於用翻。

**7**庚戌，蜀主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宿，音秀。

**8**丁巳，帝還大梁。考異曰︰編遺錄在乙卯。今從實錄、薛史。

**9**辛酉，以劉隱為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交、廣二鎭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以膳部郞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史言羣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冑以為用。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

**10**依政進士梁震，依政，秦蒲陽縣，漢臨邛縣，後魏置蒲陽郡及依政縣，唐屬邛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高季昌出於奴僕，故梁震恥為之僚屬。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唐人呼進士為先輩，至今猶然。

**11**帝從吳越王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卿為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擊淮南。十一月，彥卿帥衆二千襲霍丘，帥，讀曰率。為土豪朱景所敗；敗，補邁翻；下同。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彥卿引歸。寇彥卿兵勢已挫，而史儼河東健將，汴兵所畏也，故聞其至而退。

**12**定難節度使李思諫卒；難，乃旦翻。甲戌，其子彝昌自為留後。

**13**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蘆臺軍，盧蘆臺軍，宋為乾寧軍地。九域志︰乾寧軍在滄州西北九十里。為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玉田，漢無終縣，唐萬歲通天元年更名玉田，屬薊州，在薊州東南八十里，又東北至平州二百里，西至幽州三百里。亦敗，讀如字。守文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4**癸巳，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尚書致仕；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

**15**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鎭延州。保塞、靜難二鎭時皆屬岐。

**16**是歲，弘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間，古莧翻。岐、晉，淮南之與國。

**17**帝將遷都洛陽。

**三年**（己巳、九○九）

**1**春，正月，己巳，遷太廟神主於洛陽。甲戌，帝發大梁。壬申，以博王友文為東都留守。梁以大梁為東都。己卯，帝至洛陽；庚寅，饗太廟；辛巳，祀圜丘，大赦。

**2**丙申，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全俸。唐自廣明喪亂以來，百官俸料額存而已，至是復全給。

**3**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4**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衆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其弟萬金聞變，以其衆數千人詣劉知俊降。為高萬興兄弟取鄜、延張本。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後魏置敷城郡及敷城縣，隋改曰鄜城，唐屬坊州。九域志，縣在鄜州東一百二十里。翟，徒歷翻。其守將亦降。

**5**三月，甲戌，帝發洛陽。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

**6**庚辰，帝至河中，發步騎會高萬興兵取丹、延。宋白曰︰丹州，秦上郡地，苻、姚時為三堡鎭，後魏大統三年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鎭；廢帝以河東汾州同名，改為丹州，因丹楊川以為名。延州，項羽以董翳為翟王，都高奴，卽其地。魏滅赫連，以為統萬鎭，後為東夏州，後改延州。

**7**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為潁川王。遜本靈州牙校，校，戶敎翻。唐末據本鎭，朝廷因而授以節鉞。

**8**辛卯，丹州刺史崔公實請降。丹州，保塞軍巡屬。

**9**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艦，戶黯翻。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從，才用翻。治，直之翻。為徐知誥完理昇州、徐溫遂居之張本。

**10**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鎭使劉儒分兵圍坊州。後魏太和二年，分澄城置白水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馮翊，唐屬同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11**庚子，以王審知為閩王，劉隱為南平王。

**12**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降，戶江翻。

**13**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推，吐雷翻。洞屋，以木撐拄為之，冒以牛皮，其狀如洞。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絚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絚，居登翻。揭，丘傑翻。礮，與砲同；匹貌翻。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鏢，甫招翻。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

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

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志者，記之於心。及蘇州被圍，被，皮義翻。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畜，吁玉翻，養也。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兩府，鎭海、鎭東兩節度府。卒獲其用。卒，子恤翻。仁章，睦州人也。

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艘，蘇遭翻。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此皇天蕩非眞州大江中之皇天蕩。按宋熙寧三年平江府崑山縣人郟亶上奏言水利，長洲縣界有長蕩、皇天蕩，此則是也。敗，補邁翻。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為殿，殿，丁練翻。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菰，卽蔣也。幟，昌志翻。追兵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4**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考異曰︰編遺錄、五代史作「彥容」。今從劉恕廣本。坊州刺史李彥昱皆棄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鄜，音夫。己未，以高萬興為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為保大節度使。梁遂取鄜坊、丹延兩鎭。

**15**淮南初置選舉，以駱知祥掌之。喪亂以來，選舉之法廢，楊氏能復置之，故書。

**16**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李繼徽據邠州，有鳳翔之援，故劉知俊以取之為難。辭以闕食，乃召還。

**17**佑國節度使王重師鎭長安數年，帝在河中，怒其貢奉不時；己巳，召重師入朝，以左龍虎統軍劉捍為佑國留後。

**18**癸酉，帝發河中；己卯，至洛陽。

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為禮，捍譖之於帝，云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重師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為劉知俊殺劉捍以叛張本。

**19**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劉守文自元年攻守光，事始見上卷。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按薛史·梁紀，是年劉守光上言，於薊州西與兄守文戰，生禽守文。蓋卽雞蘇也。為守文所敗。敗，補邁翻。守文單馬立於陳前，陳，讀曰陣。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劉守光以子囚父，天下之賊也。劉守文旣聲其罪而討之，有誅無赦。小不忍以敗大事，身為俘囚，自取之也。滄德兵皆潰。守光囚之別室，栫以藂棘，栫，才甸翻。藂，與叢同。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安次，漢縣，唐屬幽州，在州東南一百三十里。帥，所類翻。

**20**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劉知俊，去年更同州匡國軍為忠武軍，事見上卷。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知俊益懼。帝將伐河東，河東，謂晉。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為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語，牛倨翻。「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帥，讀曰率。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為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考異曰︰實錄︰「六月庚戌，知俊據本郡反，削奪官爵，興師討伐。」編遺錄︰「六月，乙未，初奏本道軍民遮留，尋聞擒使臣及將送鳳翔。」蓋編遺據奏到之日，實錄據削奪之日也。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襲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九域志︰同州南至華州七十里。華，戶化翻。以兵守潼關。潛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啗，徒濫翻。執劉捍，送於岐，殺之。知俊遣使請兵於岐，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晉、絳，遺晉王書曰︰「不過旬日，可取兩京，復唐社稷。」遺，唯季翻。長安可以言取；梁都洛陽未易取也。

**21**丁未，朔方節度使韓遜奏克鹽州，斬岐所署刺史李繼直。唐末，鹽州奏事專達朝廷，不隸靈夏。至是靈、鹽遂復合為一鎭。

**22**帝遣近臣諭劉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德，背，蒲妹翻。但畏族滅如王重師耳。」帝復使謂之曰︰復，扶又翻。「劉捍言重師陰結邠、岐，朕今悔之無及，捍死不足塞責。」塞，悉則翻。知俊不報。庚戌，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帥，讀曰率。

辛亥，帝發洛陽。

劉鄩至潼關東，獲劉知俊伏路兵藺如海等三十人，釋之使為前導。劉知俊旣得潼關，於關外沿路伏兵以候望，劉鄩反得而用之以為鄕導。史炤曰︰藺，姓也，其先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采於藺，因氏焉。劉知浣迷失道，盤桓數日，乃至關下，關吏納之。如海等繼至，關吏不知其已被擒，亦納之。被，皮義翻。鄩兵乘門開直進，遂克潼關，追及知浣，擒之。癸丑，帝至陝。陝，式冉翻。

**23**丹州馬軍都頭王行思等作亂，刺史宋知誨逃歸。

**24**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聶，尼輒翻，姓也。史炤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黃失圖，乙卯，『章︰十二行本「卯」下有「夜」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並，步浪翻。按唐長安城十門，西南三門惟延平門近南山耳。長安旣丘墟之餘，且城大難守，使楊師厚不以奇兵入西門，岐兵亦不能久也。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鎭處之，處，昌呂翻。但厚給俸祿而已。蹄涔不容尺鯉。為劉知俊奔蜀張本。

**25**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為陛下掃平幷寇。」為，于偽翻。河東，幷州之地，時與梁為敵，故言幷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同破偽梁。劉守光反覆梁、晉之間，自以為得計，不知乃所以速亡也。

**26**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鎭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唐置鎭南軍於洪州，撫、袁、吉皆巡屬也。危全諷自稱節度，舉兵以攻洪州，欲兼而有之。九域志︰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九里。帥，讀曰率。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象牙潭在撫州金溪縣東北。請兵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苑，姓也。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玫，莫杯翻。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玫，蔡州人；玫，莫杯翻。彥章，玕之兄『章︰十二行本「兄」下有「子」字；孔本同。』也。彭玕見二百六十有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

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事見上四月。稱疾不出，可求卽其臥內強起之。強，其兩翻。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毋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敗，補邁翻。援兵必還。」援兵，謂圍高安之兵。還，從宣翻。乃疾趣象牙潭。趣，七喻翻。過洪州。劉威欲犒軍，犒，苦到翻。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27**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為燕王。

**28**梁兵克丹州，擒王行思。

**29**商州刺史李稠驅士民西走，將奔蜀也。將吏追斬之，考異曰︰薛史︰「稠棄郡西奔，本州將吏以都牙校李玟權知州事。」歐陽史︰「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實錄︰「丙寅，陝州奏商州刺史李稠棄郡逃山谷。」又曰︰「商州將吏以稠驅虜士庶西遁，追斬無遺，暫令都押牙李玟主州事。」今從之。推都押牙李玟主州事。

**30**庚午，改佑國軍曰永平。開平元年徙佑國軍於長安，今改曰永平。

**31**河東兵寇晉州，抄掠至堯祠而去。堯都平陽，有祠在汾城東十里東原上。平陽，唐為臨汾縣，晉州所治也。

**32**癸酉，帝發陝州；乙亥，至洛陽，寢疾。

**33**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欲使督諸將攻潞州，以前兗海留後王班為留後，鎭襄州。考異曰︰薛史作「王珏」，今從實錄。師厚屢為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宜備之，為，于偽翻。班自恃左右有壯士，不以為意，每衆辱之。戊寅，讁求戍西境，是夕，作亂，殺班，推都指揮使雍丘劉為留後；雍，於用翻。，區里翻。偽從之，明日，與指揮使王延順逃詣帝所。考異曰︰姚顗明宗實錄，薛史傳皆云︰「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中筳盡斬其亂將以聞，以功為復州刺史。」按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王延順物，以其違逆將之難來歸。」編遺錄斬李洪等敕云︰「始扶劉，旣奔竄以歸明。」若使翌日便斬亂將，襄州何由至九月始收復！蓋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云斬亂將自誇大，史官不能考察，從而書之耳。亂兵奉平淮指揮使李洪為留後，附於蜀。未幾，房州刺史楊虔亦叛附于蜀。幾，居豈翻。

**34**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亙數十里。亙，居鄧翻。庚辰，周本隔溪布陳，陳，讀曰陣。先使羸兵嘗敵；羸，倫為翻。嘗，試也。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蹂，忍久翻，又如又翻。藉，慈夜翻。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斷，音短。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九域志︰袁州南至吉州三百一十五里。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唐僖宗中和二年，危全諷據撫州，仔倡據信州，至是皆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玟於上高。敗，補邁翻。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奔楚，唐昭宗天祐三年彭玕附楚。楚王殷表玕為郴州刺史，郴，丑林翻。為子希範娶其女。為，于偽翻。淮南以左先鋒指揮使張景思知信州，遣行營都虞侯骨言將兵五千送之。骨，姓也。唐初有骨儀。危仔倡聞兵至，奔吳越，吳越王鏐以仔倡為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歐史·十國世家曰︰錢鏐惡危姓，更之曰元。更，工衡翻。危全諷至廣陵，弘農王以其嘗有德於武忠王，釋之，資給甚厚。楊行密諡武忠。時淮南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饟給吾軍。」乃釋之。八月，虔州刺史盧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光稠亦遣使附於梁。

**35**甲寅，上疾小瘳，始復視朝。自七月乙亥寢疾，至是凡四十日。朝，直遙翻；下同。

**36**以鎭國節度使康懷貞為西路行營副招討使。

**37**蜀主命太子宗懿判六軍，開永和府，妙選朝士為僚屬。

**38**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奏克房州。楊虔以房州附蜀見上。九域志︰均州南至房州二百一十五里。

**39**岐王欲遣劉知俊將兵攻靈、夏，夏，戶雅翻。且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阬之險，蒙阬在汾水東，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考異曰︰實錄云︰「殺戮生禽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棄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逆戰，敗之，斬首二百級，師厚退絳州。是役也，小將蕭萬通戰沒，師厚進營平陽，德威收軍而退。」二軍各言勝捷，然旣殺蕭萬通，師厚何肯退保絳州！旣敗而退，豈得復進營平陽！德威旣戰勝，安肯便收軍！蓋晉軍實敗走，莊宗實錄妄言耳。

**40**李洪寇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敗，補邁翻。詔馬步都指揮使陳暉將兵會荊南兵討洪。

**41**蜀主以御史中丞王鍇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鍇，苦駭翻。

**42**陳暉軍至襄州，李洪逆戰，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

**43**丁未，以保義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

**44**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為義昌留後。

**45**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郞，翰林奉旨工部侍郞杜曉為戶部侍郞，並同平章事。梁改翰林承旨為翰林奉旨，以廟諱誠，避嫌諱也。然「誠」字與「承」字各自翻切不同。曉，讓能之子也。杜讓能死國難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景福二年。

**46**淮南遣使者張知遠脩好於福建；好，呼到翻。知遠倨慢，閩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上，時掌翻。始與淮南絕。審知性儉約，常躡麻屨，躡，尼輒翻。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什四五。自福建入貢大梁，陸行當由衢、信取饒、池界渡江，取舒、廬、壽渡淮，而後入梁境。然自信、饒至廬、壽皆屬楊氏，而朱、楊為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貢。今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涔江，掠洌港，直東北渡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沒溺者衆。

**47**冬，十月，甲子，蜀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曆，行之。歐陽修曰︰永昌曆止行於其國，今亡，不復見。

**48**湖州刺史高澧性凶忍，嘗召州吏議曰︰「吾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如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澧糾民為兵，有言其咨怨者，澧悉集民兵于開元寺，開元寺今諸州間亦有之，蓋唐開元中所置也。紿云犒享，入則殺之；死者踰半，在外者覺之，縱火作亂。澧閉城大索，索，山客翻。凡殺三千人。吳越王鏐欲誅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高澧父子以一州之地，介居錢、楊之間，率兩附以自存，為日久矣，今專附淮南，錢氏之兵至矣。舉兵焚義和臨平鎭，九域志︰杭州仁和縣有臨平鎭。按仁和縣本錢塘縣，宋朝太平興國初改錢塘縣曰仁和。蓋亦先有義和地名，又避太宗藩邸舊名，遂改曰仁和也。鏐命指揮使錢鏢討之。

**49**十一月，甲午，帝告謝於圜丘；告謝者，告天而謝得天下也。按歐史，是日，日南至，徐無黨註曰︰不曰有事于南郊，蓋比南郊禮差簡。戊戌，大赦。

**50**鄴王羅紹威得風痹病，痹，必至翻。上表稱︰「魏故大鎭，多外兵，願得有功重臣鎭之，臣乞骸骨歸第。」帝聞之，撫案動容。撫案動容，非矜羅紹威之病也。魏博大鎭，世襲者百五十年，一旦委鎭請代，出於意料之表，喜溢于中，不知手之撫、容之動也。己亥，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節度副使，知府事。謂使者曰︰「亟歸語而主︰亟，紀力翻，急也。語，牛倨翻。而，汝也。為我強飯！為，于偽翻。強，其兩翻。飯，扶晚翻。如有不可諱，謂死也。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今使周翰領軍府，尚冀爾復愈耳。」考異曰︰梁功臣列傳︰「朝廷自開創，有大事皆降使咨訪。紹威有謀慮，亦馳簡獻替。或中途相遇，意互合者十得五六。太祖嘆曰︰『竭忠力一人而已。』」又曰︰「子三人︰長廷規，司農卿，尚安陽公主，又尚金華公主，早卒；次周翰，起復雲麾將軍，充天雄節度留後，尋檢校司徒，正授魏博節度使，亦早卒；次曰周敬。」薛史亦同。實錄︰「己亥，以司門郞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莊宗列傳︰「紹威卒，溫以其子周翰嗣政。」莊宗實錄︰「紹威厚率重斂，傾府藏以奉溫，小有違忤，溫卽遣人詬辱。紹威方懷愧恥，悔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陰有覆溫之志，而賂溫益厚。溫怪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皆承嬖愛，未半歲，溫卻召還，以此得其陰事。」內相矛楯。薛史又云︰「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家為尼，居於宋州玄靜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終其婦節也。」唐餘錄、歐陽史皆同，惟唐莊宗實錄獨異。按均帝時趙巖等言「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似與此言合。然梁祖若聞紹威有陰謀，必不使周翰更居魏。疑後唐史以紹威與梁最親，疾之，而載此傳聞之語。今從衆書。廷規更名周翰，亦恐實錄之誤。

51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處，昌呂翻。且以為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章︰十二行本「告」上有「遺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詔鎭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寧、慶、衍三州皆靜難軍巡屬，岐地也。周顯德五年廢衍州為定平鎭，隸汾州。九域志︰熙寧五年以汾州定平縣隸涇州，在州南六十里。遊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三水，漢古縣，唐屬邠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知俊遣兵據險邀之，薛史曰︰知俊邀擊懷貞等於邠州長城嶺。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改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為左、右龍驤軍。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唐天寶十二載分宜君置昇平縣，屬坊州。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鎭涇州。

王彥章驍勇絕倫，驍，堅堯翻。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52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王宗弁，鹿弁也，蜀主養以為子，賜姓名。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宗弁之祈閒，以蜀主之雄猜也。

53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劉守光自五月攻滄州。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菫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騣尾。噉，徒濫翻。騣，子紅翻。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羸，倫為翻。飼，祥吏翻。麴，丘六翻，酒母。麪，眠見翻，麥粉。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庚午、九一○）

**1**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劉繼威，守光之子也。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鎭滄州，為張萬進殺劉繼威張本。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

兗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紿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監刑者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授代州判官。孫鶴終不免於誅，呂琦能自樹立，天乎？人也！

**2**辛丑，以盧光稠為鎭南留後。盧光稠以虔州附梁。鎭南軍置於洪州，時已為淮南所有。

**3**劉守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為，于偽翻。丙午，以仁恭為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4**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前年淮南使萬全感使晉及岐。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唐昭宗天復二年封楊行密吳王，今岐王承制加隆演嗣王。於是吳王赦其境內。

**5**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按唐昭宗乾寧四年李彥徽奔淮南，錢鏐取湖州。天復二年徐許亂杭州，湖州刺史高彥遣子渭入援，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彥卒，子澧代立，至是而敗。帥，讀曰率。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鏢為刺史。

**6**蜀太子宗懿驕暴，好陵暴『章︰十二行本「暴」作「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舊臣。好，呼到翻。內樞密使唐道襲，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屢謔之於朝，嬖，匹計翻，又卑義翻。謔，迄卻翻，戲也。由是有隙，互相訴於蜀主；蜀主恐其交惡，以道襲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為內樞密使，頊受命之日，卽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道襲懼，奏頊褊急，不可大任，褊，補辨翻。丙午，出頊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為內樞密使。為宗懿殺道襲張本。炕，口盎翻。

**7**夏州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節度使李彝昌。將吏共誅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為帥，考異曰︰薛史，仁福本党項拓跋氏。唐末，拓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故仁福之族亦姓李。歐陽史云︰「不知其於思諫為親疏也。」按仁福諸子皆連「彝」字，則於彝昌必父行也。按李仁福子孫強盛，遂為宋朝西邊之禍，所謂西夏也。癸丑，仁福以聞。夏，四月，甲子，以仁福為定難節度使。難，乃旦翻。

**8**丁卯，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本縣指產瑞麥之縣。令，力正翻。遣使詰責友諒，詰，去吉翻。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歐陽史·職方考︰梁都大梁，徙宣武節度使於宋州。薛史︰開平三年五月，升宋州為宣武軍節鎭，仍以亳、輝、潁為屬郡。友諒、友能，皆全昱子也。廣王全昱，帝兄也。

**9**帝以晉州刺史下邑華溫琪拒晉兵有功，欲賞之，華，戶化翻，姓也。會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上言晉、絳邊河東，乞別建節鎭，壬申，以晉、絳、沁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沁，七鴆翻。

**10**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據歐史·寇彥卿傳，民姓梁名現。彥卿自首於帝。首，式又翻。帝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遺，唯季翻。御史司憲崔沂唐高宗以御史大夫為大司憲，蓋以御史執法之官，故名之。梁置御史司憲。旣曰御史，復曰司憲，蓋不考名官之義也。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崔沂請依法論彥卿之罪，帝欲寬之，故使分析。分析者，使彥卿置對，分疏辯析梁現致死之由。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從，才用翻。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鬬而故毆傷人，毆，烏口翻。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辛巳，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左衞中郞將。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謂者，告語之也。「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橫，戶孟翻。由是稍肅。沂，沆之弟也。崔沆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

**11**五月，吳徐溫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為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溫曰︰「此皆出民力，柰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偶人起於古之芻靈，中世謂之俑，則機械發動其手足耳目，眞有類於生人。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正謂此也。高，居號翻。衣，於旣翻。未幾，起復為內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幾，居豈翻。起復之制，通古今疑之。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其非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耼︰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註云︰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自漢以後，不許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魏、晉聽行三年喪，而大臣率有以奪情起復者，習俗聞見以為當然，莫之非也。嗚呼！此豈非孔子所謂「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乎！若王莽之志不在喪，徐溫之起復，所謂「從其利者」又難言也。

**12**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復，扶又翻。遺，唯季翻。

**13**己亥，以劉繼威為義昌節度使。劉守光之請也。

**14**癸丑，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貞莊王羅紹威卒。自開平以後國主皆書殂，其後書卒。詔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留後。

**15**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疾篤，二年，改許州忠武軍為匡國軍見上卷。樂，音洛。表請代者。許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權餘黨，帝深以為憂。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行襲病，崇政院直學士，卽宋朝樞密直學士之職。五代會要︰開平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為之；後又改為直崇政院。李珽卽諫成汭造大船者，汭敗，歸趙匡凝；匡凝敗，歸梁。珽，徒鼎翻。曰︰「善諭朕意，勿使亂我近鎭。」珽至許州，謂將吏曰︰「天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三十里為一舍。九域志︰許州至洛陽三百一十五里。馮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衆莫敢異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受詔如見君，天威不違顏咫尺之意。守，式又翻。朝，直遙翻。乃卽臥內宣詔，謂行襲曰︰「公善自輔養，勿視事，此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兩使印授珽，兩使印，節度使、觀察使印。使，疏吏翻。使代掌軍府。帝聞之曰︰「予固知珽能辦事，馮族亦不亡矣。」庚辰，行襲卒。甲申，以李珽權知匡國留後，悉以行襲兵分隸諸校，冒馮姓者皆還宗。冒馮姓者，皆行襲之養子也，使之歸宗，所以消散其黨。校，戶敎翻。

**16**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賨為左相，存為右相。賨，藏宗翻。殷遣將侵荊南，軍于油口；油口在江陵府公安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7**吳水軍指揮使敖駢圍吉州刺史彭玕弟瑊於赤石，瑊，古咸翻。卽吉州之赤石洞，彭氏巢穴也。楚兵救瑊，虜駢以歸。

**18**秋，七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戊子朔」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蜀門下侍郞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韋莊卒。

**19**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劉、韓，謂劉季述、韓全誨也。上曰︰「此屬吾知其無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20**岐王與邠、涇二帥邠帥，李繼徽；涇帥，劉知俊。帥，所類翻。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難，乃旦翻。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衆圍夏州，仁福嬰城拒守。夏，戶雅翻。

**21**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是歲五月以義昌留後劉繼威為義昌節度使，八月又云以守光兼義昌節度使，不言置繼威於何處，或者復為留後。不然，守光兼幽、滄節度使，繼威但為滄州節度使，皆不可知。今兩存之。余謂先是以劉守光子繼威為義昌節度使，繼威童騃，故復命守光兼領之，蓋亦守光之志也。

**22**鎭、定自帝踐祚以來「祚」，當作「阼」。『章︰十二行本正作「阼」；孔本同』。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鎭、定勢強，恐終難制。」帝深然之。為遣兵圖鎭、定，二鎭附晉張本。

**23**壬戌，李仁福來告急。甲子，以河南尹兼中書令張全義『章︰十二行本作「宗奭」；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為西京留守。帝恐晉兵襲西京，晉兵自潞州下懷、孟，則西京震動矣。以宣化留後李思安為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據歐史·職方考，梁以鄧州為宣化軍。將兵萬人屯河陽。所以衞洛陽也。丙寅，帝發洛陽；己巳，至陝。陝，式冉翻。辛未，以鎭國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將兵三萬屯三原。唐末以徐州數經叛亂，廢武寧軍，尋復以為感化軍。歐史·職方考，徐州直註武寧軍，華州註感化軍，蓋梁改華州鎭國軍為感化軍也。一曰，感化軍，陝州。梁初改同州為忠武軍，蓋劉知俊之叛，又改同州為鎭國軍。帝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旣而聞其在綏、銀磧中，晉兵趨夏州，率自麟、府濟河，西至夏州。按九域志，麟州西至夏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銀州一百八十里。綏州西至夏州四百里。所謂磧中，皆旱海及無定河川地。磧，七迹翻。曰︰「無足慮也。」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邀其歸路。梁置左、右堅銳夾馬突將。趨，七喻翻。

**24**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今杭州城外瀕浙江皆有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門下，皆錢氏所築。廣杭州城，大脩臺館。由是錢唐富庶盛於東南。

**25**九月，己丑，上發陝；甲午，至洛陽，疾復作。復，扶又翻。

**26**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

**27**冬，十月，遣鎭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28**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為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瓌曰︰「王若以師友為刺史，何以處我？」是年三月鏐巡湖州。處，昌呂翻。時瓌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詣鎭海軍府。乃紿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旣至數日，瓌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瓌賣己。鏐自衣錦軍歸，錢鏐生於臨安石鏡鎭，里中有大木，鏐幼與羣戲木下，鏐坐大石指揮羣兒為隊伍，號令有法，羣兒憚之。及貴，唐昭宗改鏐所居鄕為廣義鄕，里為勳貴里，所居營曰衣錦營，石鏡山為衣錦山。鏐每遊衣錦軍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常戲大木曰「衣錦將軍」，作歌曰︰「三郞還鄕兮衣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紿，徒亥翻。衣，於旣翻。將吏迎謁，行思取鍛槌擊瓌，殺之，鍛，都玩翻，小冶也。槌，傳追翻。因詣鏐，與師友論功，論逐高澧之功。奪左右槊，欲刺師友，槊，色角翻。刺，七亦翻。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為婺州刺史。

**29**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勍，渠京翻。以李思安為先鋒將，趣上黨。趣，七喻翻。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意在圖鎭、定，不在上黨也。楊師厚還陝。

**30**蜀主更太子宗懿名曰元坦。更，工衡翻。庚戌，立假子宗裕為通王，宗範為夔王，宗鐬為昌王，鐬，火外翻。宗壽為嘉王，宗翰為集王；立其子宗仁為普王，宗輅為雅王，宗紀為褒王，宗智為榮王，宗澤為興王，宗鼎為彭王，宗傑為信王，宗衍為鄭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如田令孜、楊復恭之類。由是諸將亦傚之。而蜀主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眞其子；宗裕、宗鐬、宗壽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姊子；宗範姓張，其母周氏為蜀主妾；自餘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婚姻。史言假父假子皆以利合，非人倫之正。

**31**上疾小愈，辛亥，校獵於伊、洛之間。伊、洛二水之間也。

**32**上疑趙王鎔貳於晉，先有疑心，因晉使在館，愈疑之。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鎭、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唐末置東頭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後皆為西班寄祿。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出深州城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鎔子昭祚娶梁女，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好，呼到翻。長，知兩翻。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

梁人有亡奔眞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定州，謂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也。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眞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幾，居豈翻。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

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唐昭宗光化三年，王鎔服於朱全忠，及其受禪，遂臣事之。歲輸重賂，輸，舂遇翻。結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謂王武俊、承宗及王庭湊也。況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王鎔曾祖元逵尚唐絳王悟女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趣，讀曰促。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史言晉王識虛實，見兵勢。陘，音刑。

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此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比，毗至翻，近也。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幷力破梁，則鎭、定皆斂袵而朝燕矣。鎭，王鎔；定，王處直。朝，直遙翻。王不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自戰國以來，卞莊刺虎，鷸蚌相持，犬兔俱斃，皆此說也。茍不能審勢見機，則此說誤人多矣。又何救焉！」『章︰十二行本「焉」下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為出兵」十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自是鎭、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鎭、定臣梁，稱開平年號，避梁廟諱改成德軍為武順軍；今旣與梁猜阻，故年號、軍號皆復唐之舊。

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

**33**虔州刺史盧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譚全播，疾革曰病。譚全播與盧光稠同起兵者也。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吳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殷密通表於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必為朝廷經略江西。」為，于偽翻。盧延昌此言，欲得鎭南旌節耳。丙寅，以延昌為鎭南留後。延昌表其將廖爽為韶州刺史，廖，力救翻，今讀如料。姓苑云︰周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廖湛。爽，贛人也。贛，音紺。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新淦，漢古縣，唐屬吉州。九域志︰在虔州北六百里。宋白曰︰縣南有子淦山，因名。淦，音紺，又音甘。遣兵戍之，以圖虔州。每更代，輒潛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更，工衡翻。為淮南倂虔州張本。

**34**庚午，蜀主以御史中丞周庠、戶部侍郞判度支庾傳素並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35**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行之。按五代會要，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幷目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目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

**36**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鄕。

**37**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38**趙王鎔復告急於晉，復，扶又翻。王景仁等之軍侵逼，故復告急。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贊皇縣以山得名。宋白曰︰贊皇本漢鄗縣地，隋開皇六年置贊皇縣，縣南有贊皇山，因名。按九域志，宋廢贊皇縣為鎭，屬高邑縣。高邑縣在趙州西南四十二里。王處直遣將將兵以『章︰十二行本「以」上有「五千」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從。從，才用翻。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刈草曰芻，采薪曰蕘。蕘，如招翻。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鎭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鎭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必為，于偽翻。晉王命送於趙。使趙人聞此言，以堅其附晉之心。

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鄕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挑，徒了翻。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鄕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復，扶又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耀，被，皮義翻。繒，慈陵翻。鏤，郞豆翻。炫，熒絹翻。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為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為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為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軍使。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為左、右龍虎軍，左、右龍虎為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為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為左、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為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為左、右英武軍。前朝置神虎等六軍，謂之衞士，至是以天武、天威、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陳有厚薄，中軍堅厚，不可衝擊；擊其兩端，以其薄也。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

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鎭烏合，利於速戰，鎭、定、河東，是為三鎭。言三鎭之兵合而為一，當乘初至之銳以破敵；曠日持久，情見勢屈，敵人聞之，其心必離。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鎭、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謂夾寨之勝也。不量力而務速戰。量，音良。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謂野河之水也。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高邑，漢鄗縣，光武更名高邑，唐屬趙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四十二里，在柏鄕北三十餘里。誘賊離營，誘，音酉。離，力智翻。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褰，起虔翻。「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降，戶江翻。詰，去吉翻。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39**辰州蠻酋宋鄴，漵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鄕，酋，慈由翻。漵，音敍。數，所角翻。宋白曰︰秦置黔中郡於今沅陵縣西二十里，漢改黔中郡為武陵郡。建武二十五年，宗均受羣蠻降，置辰陽縣；隋為辰州，因辰溪為名。唐貞觀八年，分辰州龍標縣置巫州，天授三年改沅州，大曆五年改漵州。唐武德四年分衡山置湘鄕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五十五里。楚書作「潘全盛」。金盛寇武岡。宋白曰︰晉武帝分都梁立武岡縣，今岡東五十里有漢都梁故城是也。後漢武陵蠻為漢所伐，來保此岡，故謂之武岡。郡國志云︰武岡接武陵，因以得名。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考異曰︰湖湘故事︰「呂師周斬潘金晟於武岡，其年十月十一日，辰州宋鄴、敍州昌師益一時歸投馬氏。」今從十國紀年。

**40**寧遠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為容管觀察使，昌魯為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帥，讀曰率。巢衆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寧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為節度使，按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鎭表，容州置節鎭亦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為高州防禦使。及劉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度，徒洛翻。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殷大喜，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儲偫，說，式芮翻。撤，直列翻。偫，直里翻。棄城，潛於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考異曰︰湖湘故事︰「龐巨曦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聞馬氏令公以征南步軍指揮使李瓊知桂州軍事，領兵士收服嶺外昭、梧、象、柳、宜、蒙、賀、桂等州，巨曦聞此雄勢，謂諸首領曰︰『李瓊有破竹之勢，若長驅兵馬，此來侵吞吾境，其將柰何？』時容南指揮使莫彥昭對曰︰『李瓊兵馬，其勢已雄，必然輕敵。今欲燒毀城內軍儲，且各入山峒，拋州城與李瓊。候纔入州，卻依前出諸山峒兵士復攻之，堅守旬月之間，城內必無軍糧，外無救應，方可制造攻具再攻擊之，必取勝也。』龐巨曦曰︰『吾每至中宵，獨占氣象，馬氏合當五十餘年興霸湖外。茍五十餘年對壘，安知孰非，是以憂疑不暇。』遂至深夜斬莫彥昭於其私第，明日以其故密走事宜於湖南。」又曰︰「天復末，甲子十有二月，容南龐巨曦深慮廣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己，遂差小吏間路密馳書款歸於馬氏。是時湖南遣澧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八千徑往容南，巨曦遂帥萬餘衆歸于馬氏。」又曰︰「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廣南先主劉巖欲幷吞嶺外，數召昌魯，欲籍沒其家族。昌魯知之，乃刺血寫書投馬氏，具述懸急。湖南遂遣捉生指揮使張可球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一行三千餘口歸于馬氏。」今從十國紀年。彥章進至高州，九域志︰容州東南至高州二百八十二里。以兵援送巨昭、昌魯之族及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為姚彥章不能守容州張本。以昌魯為永順節度副使。馬殷幷朗州，奏改武貞軍為永順軍。昌魯，鄴人也。

## 乾化元年（辛未、九一一）按歐史，是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

**1**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考異曰︰李昊蜀書︰「丁亥朔日食。」今從實錄等諸書。

**2**柏鄕比不儲芻，比，毗至翻，近也。言近時趙人不儲芻於柏鄕，蓋亦虞梁兵之至以資敵也。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抄，楚交翻。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環，音宦。詬，古候翻。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剉，寸臥翻。飼，祥吏翻。馬多死。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章︰十二行本「戰」下有「而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陳，讀曰陣；下同。梁軍橫亙數里，競前奪橋，鎭、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衞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鎗大譟，復，扶又翻。援，于元翻。力戰卻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薛史︰李建及本姓王，少事李罕之。光啓中，罕之選部下驍勇百人以獻李克用，建及在籍中，後以功賜姓名。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囂，虛驕翻，又牛刀翻。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為，于偽翻。易，以豉翻。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糗，去久翻。昳，徒結翻。日昃也。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梁、晉爭天下，周德威以勇聞，是難能也；然觀其制勝，以計不以勇，是又難能矣。

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卻，周德威疾呼曰︰呼，火故翻。「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置陣延亙，東西不相知，為敵所譟，故驚怖而潰。帥，讀曰率。怖，普布翻。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憾梁遣杜廷隱等殺深、冀戍兵也。剽，匹妙翻。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薛史·本紀︰開成二年，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為神捷軍。自野河至柏鄕，僵尸蔽地。僵，居良翻。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王景仁嘗以勞逸制梁兵，而不知又為周德威以勞逸制之也。晉兵夜至柏鄕，梁兵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勝，音升。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九域志︰自柏鄕西南至邢州一百五十餘里。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

杜廷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阬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

癸巳，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趣，七喻翻。澶、魏，二州名。澶，市連翻。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西山卽太行連延至上黨諸山。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以其敗也。

**3**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蜀主以蕭梁郡名封其女。宋白曰︰梁武帝置普慈郡於普州安岳縣。從，才用翻。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遺，唯季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已嫁之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寧，安也。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為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為蜀伐岐張本。光嗣，福州人也。

**4**呂師周『章︰十二行本「周」下有「引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移兵擊宋鄴」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飛山在今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為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環山有壕塹。其遺趾尚存。

**5**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謂羅紹威之元從將佐也。少，詩照翻。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衞之，先是，帝以羅紹威之請，撫案動容，至此心術露矣。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間，古莧翻。守，手又翻。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渡河，聞晉王至，皆棄舟而去。史言梁兵懼晉王之甚。

**6**帝召蔡州刺史張愼思至洛陽，久未除代。蔡州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作亂，縱兵焚掠，將奔淮南；順化指揮使王存儼誅行琮，撫遏其衆，自領州事，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請，遽發兵討之，兵至鄢陵，九域志︰鄢陵縣在大梁東南一百六十里。帝曰︰「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則飛去矣。」馳使召還。甲子，授存儼權知蔡州事。

**7**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夏津本古鄃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在魏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漢東郡東武陽縣，後魏曰武陽，唐開元七年更名朝城，屬魏州。故朝城縣管內猶有地名東武。九域志︰朝城在魏州東南八十里。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衞州，掠新鄕、共城。隋分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鄕縣。共城，漢共縣地，唐志屬衞州。九域志︰共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共，音恭。庚午，帝親帥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史言晉兵乘勝聲勢之盛。梁祖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薛居正曰︰太祖置廳子都，最為親軍。白司馬阪在洛陽城北。帥，讀曰率。

**8**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旣克滄州，去年正月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為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鄕，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鎭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註云︰啓突敵陣之前行。行，戶剛翻。然四鎭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四鎭謂幷、幽、鎭、定。處，昌呂翻。鎔患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鎭，復，扶又翻。間，古莧翻。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為晉攻燕滅之張本。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先解魏州圍，又解邢州圍。磁，祥之翻。相，息亮翻。還，音旋，又如字。師厚留屯魏州。

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九域志︰鎭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大犒將士，犒，苦到翻。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張文禮後遂殺王鎔而亂鎭州。

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 後梁紀三起重光協洽（辛未）三月，盡昭陽作噩（癸酉）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下

## 乾化元年（辛未、九一一）

**1**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後羅周翰為節度使。

**2**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亟，紀力翻。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隱年三十八。巖襲位。

**3**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事並見前紀。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誰為，于偽翻。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少，詩照翻。將，卽亮翻。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三路進兵以伐岐，各路置一招討使，王宗侃都統三招討之兵。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帥，讀曰率；下同。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4**岐王募華原賊帥溫韜以為假子，以華原為耀州，美原為鼎州。宋廢鼎州，復為美原縣，屬耀州。宋白曰︰華原縣本漢祋祤縣地，曹魏以來置北地郡，元魏廢帝三年置通川郡泥陽縣，隋開皇六年改泥陽為華原。美原縣本秦、漢頻陽縣，苻秦置土門護軍，後周置土門縣，唐咸亨二年改為美原。九域志︰耀州在長安北一百六十里。置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使帥邠、岐兵寇長安。詔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忠武節度使牛存節以同華、河中兵討之。己酉，懷貞等奏擊韜於車度，走之。車度，地名，在長安北同州界。

**5**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卻之。

**6**上以久矣，五月，甲申朔，大赦。按歐史，此下當有「改元」二字。

**7**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為節度使。考異曰︰十國紀年︰「甲辰，太祖授陟清海節度使；陟復名巖。」按薛史·僭偽傳云「前偽漢劉陟。」胡賓王劉氏興亡錄︰「高祖巖皇考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隱台巖』，因名其三子。」是先名巖後名陟也。吳越備史︰「乾化四年，廣帥彭城巖遣陳用拙來使。」吳錄︰「天祐十四年，南海王劉巖自立為漢。」唐烈祖實錄︰「天祐十四年，劉陟僭位，改名巖。」梁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以清海節度副使劉陟為節度使。二年四月，以韋戩為潭、廣和叶使，云廣守淪謝，其母弟巖為軍情所戴。七月，友珪加劉巖檢校太傅。」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九月，削奪廣州節度使劉巖官爵。」吳越備史載制詞亦云「彭城巖」。蓋嗣節度使後復名巖也。惟莊宗實錄︰「同光三年二月，廣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莊宗列傳自嗣立至建號皆云劉陟。衆說不同，未知孰是。今以其首尾名巖，故但稱劉巖云。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

**8**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監，古銜翻。六月，癸丑朔，至利州。欲親總兵以繼伐岐之師。

**9**燕王守光嘗衣赭袍，衣，於旣翻。赭，音者。赭袍，唐世天子之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強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謂新平滄、德。斯言不當發於孫鶴。難，乃旦翻。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伺，相利翻。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旣脩，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

又使人諷鎭、定，求尊己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稔其惡也。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五鎭幷河東為六；然自昭義以下皆屬河東。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

守光不寤，以為六鎭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荷，下可翻。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幷、鎭不足平矣。」幷，謂晉王，鎭，謂趙王鎔。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唐之盛時，置十道采訪使，河北其一也；自安、史亂後不復除授。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受旨，蓋崇政院官屬，猶樞密院承旨也。梁避廟諱，改「承」為「受」。

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卽帝位之儀，趣，讀曰促。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旣而皆釋之。考異曰︰莊宗列傳·劉守光傳云︰「朱溫命偽閤門使王瞳、供奉官史彥章等使燕，冊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六月，汴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注，取二十四日受冊。」朱溫傳亦云「史彥章」，莊宗實錄作「史彥璋」。編遺錄、薛史皆作「史彥羣」，今從之。又莊宗實錄︰「三月己丑，鎭州遣押牙劉光業至，言劉守光凶淫縱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咎之，推為尚父。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之謀，諸將亦云宜稔其禍。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鎭書如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鎭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謹奉冊進盧龍、橫海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燕王為尚書令、尚父。』五月，六鎭使至，汴使亦集。六月，守光令有司定尚父、採訪使儀則。」梁太祖實錄都不言守光事，惟編遺錄云︰「三月壬辰，差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齎國禮賜幽州劉守光。甲午，守光連上表章，率以鎭、定旣與河東結懽，兼同差使請當道卻行天祐年號事。守光尋捉王瞳、史彥羣上下一行並囚禁，數日後放出。」按莊宗實錄及南唐烈祖實錄皆云「三月辛亥晉王遣戴漢超推守光為尚父。」辛亥，三月二十七日也。壬辰乃三月初八日，王瞳等安得已在幽州！甲午乃三月十日，守光安得上表云「六鎭推臣為尚父」！編遺錄月日多差錯，今不取。

**10**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欲攻趙也。

**11**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鐬屯利州。鐬，火外翻。

**12**辛丑，帝避暑於張宗奭第，開平元年張全義賜名宗奭見上卷。按薛史，張宗奭私第在洛陽會節坊。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勝，音升。欲弒之。宗奭宗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見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文德元年。陷木屑以度朝夕，啗，徒濫翻。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甲辰，還宮。

**13**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九域志︰邢州北至趙州一百四十四里耳。兵臨其境，故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先與晉王克用比肩事唐，且通好。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軼，徒結翻。僕自帥衆當之，帥，讀曰率。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巵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第四十六。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斷，都管翻。衿，音今。妻，七細翻。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14**八月，庚申，蜀主至成都。自利州還。

**15**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質，椹也。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事見上卷開平四年。分，扶問翻。劉守光囚父殺兄，幽、滄之人義不與共戴天可也。孫鶴受劉守文委任，不能以死殉之，乃銜守光生全之恩，忠諫而死，是可以死而不能死，可以無死而死也。以至今日，今日『章︰十二行本不重「今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冎而噉之。冎，古瓦翻。噉，徒濫翻。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章︰十二行本作「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與吳本同。』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呼，火故翻。

甲子，守光卽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羣為御史大夫。考異曰︰編遺錄云御史臺副使。今從莊宗實錄。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宋白曰︰平州，舜十二州為營州之境。周官·職方在幽州之地，春秋為山戎孤竹、白狄肥子二國地，漢為肥如、石城之地。唐武德袑置平州於盧龍。

**16**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此江，嘉陵江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九域志︰西縣在興元府西一百里。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九域志︰興元西至西縣百里，西縣抵利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利州二百六十四里。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鐬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蜀主先已遣三招討使伐岐，今又以王宗鐬為應援招討使，是為四招討。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廉水出大巴山北谷中。讓水，其源起於廉水，漑田之餘，東南流至古廉水城之側。二水在南鄭縣東南。杜佑曰︰綿州昌明縣有廉水、讓水。宋白續通典︰縣有清廉鄕、讓水鄕。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17**九月，帝疾稍愈，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衞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陘，音刑。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九域志︰衞州北至相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相州又北則趣邢洺。趣，七喻翻。聞晉兵不出，乃止。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

**18**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鏢，甫招翻。酗，吁句翻。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奔于吳。

**19**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以周成王卜年、楚子問鼎之事戲笑守光。『鄒︰卜年問鼎，左宣三年曰︰「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又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使，疏吏翻；下通使之使同。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見，賢遍翻。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朝，直遙翻。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他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20**蜀主如利州，聞王宗侃為岐所敗，故復如利州，以為繼援。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敗，補邁翻。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巴州在三巴之中，謂之中巴。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逕孤雲兩角，過米倉山則至巴州。按後唐伐蜀還，魏王繼岌與李紹琛軍行次舍泥溪，當在劍州北利州界。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斜，余遮翻。谷，余玉翻。

**21**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卽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洹水在魏州之西成安縣界。九域志︰魏州成安縣有洹水鎭。成安縣在州西三十五里。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旣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敗兵之氣，沒世不復，此之謂也。而復，扶又翻。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鄕屢失利，夾寨之敗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二年，柏鄕之敗見上卷本年。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薛史·本紀︰帝至相州，左龍驤都敎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並腰斬于軍門；次魏縣，先鋒指揮使黃文靖伏誅。旣而晉、趙兵竟不出。帝以忿兵輕行，求雪再敗之恥，使其果與晉、趙遇，亦必敗矣。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22**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為未可；景城縣屬瀛州，漢舊縣名。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張承業薦於晉王，以為掌書記。馮道自此歷事唐、晉、漢、周，位極人臣，不聞諫爭，豈懲諫守光之禍邪。丁亥，王處直告難于晉。難，乃旦翻。

**23**懷州刺史開封段明遠妹為美人。戊子，帝至獲嘉，九域志︰獲嘉縣在懷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明遠饋獻豐備，帝悅。段明遠後改名凝，階此寵任，位為上將，梁遂以亡。

**24**庚寅，保塞節度使高萬興奏遣都指揮使高萬金將兵攻鹽州，刺史高行存降。考異曰︰實錄︰「開平三年六月丁未，靈武韓遜奏收復鹽州，擒偽刺史李繼直已下六十二人。」至此年降高行存下云︰「鹽州與吐蕃、党項犬牙相接，為二境咽喉之地；又烏池鹽醝之利，戎、羌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為吐蕃所陷，砥其墉而去，由是銀、夏、寧、延洎于靈武，歲以河南、山東、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塵乃息，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遽收襟要，國之右臂，瘡疣其息哉！」李茂貞養子多連「繼」字。開平三年所收，似屬鳳翔。今又收復，云「唐革命失之」，前後必一誤，或者開平旣得又失之也。

**25**壬辰，帝至洛陽，疾復作。復，扶又翻。

**26**蜀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敗，補邁翻；下同。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鐬、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旣集，安遠軍望其旗，旗，謂蜀主之旗也。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解安遠之圍而遁。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岐兵旣敗走，遂還。

岐王左右石簡顒讒劉知俊於岐王，顒，魚容翻。王奪其兵。李繼崇言於王曰︰「知俊壯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讒廢之。」王為之誅簡顒以安之。為，于偽翻。繼崇召知俊舉族居于秦州。李繼崇時鎭秦州。繼崇尋不能守秦州，劉知俊由此亦降于蜀。

**27**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容城，漢縣名，唐屬易州。宋屬雄州。王處直告急于晉。

**28**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為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賨，徂宗翻。馬殷之弟也。

**29**鎭南留後盧延昌遊獵無度，百勝軍指揮使黎球殺之，自立；將殺譚全播，全播稱疾請老，乃免。丙辰，以球為虔州防禦使。未幾，球卒，幾，居豈翻。牙將李彥圖代知州事，全播愈稱疾篤。劉巖聞全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唐天復二年，虔人取韶州，至是復為劉氏。廖，力救翻。楚王殷表為永州刺史。

**30**丁巳，蜀主至成都。自興元還至成都。

**31**戊午，以靜海留後曲美為節度使。

**32**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為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藏，徂浪翻。開平四年，楚取容管及高州，至是棄之。

**33**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34**是歲，蜀主以內樞密使潘炕為武泰節度使，唐置武泰軍於黔州。炕從弟宣徽南院使峭為內樞密使。從，才用翻。峭，七肖翻。

**二年**（壬申、九一二）

**1**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自代州出飛狐。宋白曰︰飛狐縣，漢代郡地。曹魏封樂進於廣昌侯國，後周於五龍城置廣昌縣；隋改飛狐縣，因縣北飛狐口為名。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趙王，王鎔。義武，王處直。丙戌，三鎭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三鎭，幷、鎭、定。祁溝關在涿州南，易州拒馬河之北。自關而西至易州六十里。拒馬河東至新城縣四十里。戊子，圍涿州。宋白曰︰涿州，古涿鹿地。漢高帝置涿郡，魏改范陽郡，取漢涿縣在范水之陽為名。唐大曆四年立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東北至幽州一百二十里。刺史劉知溫城守，守，手又翻。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呼，火故翻。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郞來為父討賊，為，于偽翻。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冑勞之，劉守奇奔晉，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勞，力到翻。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此周德威之褊也。降，戶江翻。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奔，上以守奇為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先，悉薦翻。

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疾小愈，議自將擊鎭、定以救之。

**2**帝聞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祿卿盧玭等使于蜀，遺蜀主書，玭，蒲眠翻。遺，唯季翻。呼之為兄。帝與蜀主偕起於細微者也。蜀兵強地險，帝自度力不能制，故用敵國禮，呼之為兄。

**3**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從，才用翻。趣，讀曰促。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郞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騭，職日翻。撲，弼角翻。考異曰︰梁祖實錄云賜自盡，今從莊宗實錄。衍，宗奭之姪也。

丙寅，帝至武陟。九域志︰武陟縣在懷州東八十里。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時遠貶者悉賜死。柳州遠踰嶺嶠，崖州再涉鯨波，思安寧得至邪！明遠後更名凝。更，工衡翻。

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強，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蓨縣。九域志︰棗強縣在鎭州東南五十五里。蓨縣在冀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蓨縣卽漢條侯國，隋開皇五年改條縣為蓨縣。蓨，音條。德倫，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

戊寅，帝至貝州。

**4**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酋，慈由翻。帥，讀曰率。楚王殷以鄴為辰州刺史，師益為漵州刺史。漵，音敍。

**5**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漢觀津縣古城東南有青山，卽漢文帝竇后父少消冢也。消是縣人，遭秦之亂，漁釣隱身，墜淵而死。景帝立，后遣使者塡以葬父，起大墳於觀津城東南，縣民謂之竇氏青山。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邏，郞佐翻。自下博至棗強六十餘里。趣，七喻翻。習，趙州人也。

棗強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人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者以萬數。此言攻城之卒死傷者也。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鄕喪敗已來，視我鎭人裂眥，喪，息浪翻。眥，疾智翻。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縋，馳偽翻。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易，以豉翻。困謀曰︰「謀」，當作「請」。「某旣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將，卽亮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荷，下可翻，又如字。擔，都濫翻。間，古莧翻。踣，蒲北翻。考異曰︰莊宗實錄︰「頃之，周彝晝寢，左右未至，其人抽擔擊周彝首，踣於地，求兵仗不獲。周彝大呼，左右救至，獲免。卒睨周彝曰︰『吾比欲剚刃於朱溫之腹，非圖爾也，誤矣。』」編遺錄云︰「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間，謂周彝曰︰『請賜一劍，願先登以收其牆。』未許間，忽然抽茶擔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擔，幾仆于地。左右擒之，元是棗強邑中遣來詐降，本意欲窺算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乃誤中周彝。」按此卒從周彝請劍，周彝不許而令負擔，豈不知周彝非溫也。又帝王與將帥居處侍衞不同，豈容不識而誤中之！若本欲殺楊師厚，則似近之。今旣可疑，皆不取。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皆殺之，流血盈城。

初，帝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入土門則退歸晉陽矣。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漳水逕下博縣，蓋跨漳水為橋也。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信都，漢古縣，唐帶冀州。蓋其治所雖在郭下，而所管地界則環冀州近郊皆是也。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斷，音短。為，于偽翻。語，牛倨翻。時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幟，昌志翻。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明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復，扶又翻。帝大駭，燒營夜遁，以朱溫之狡，濟之以楊師厚，使遇他敵，猶在亂而能整。今史建瑭等以奇兵撓之，遂相與狼狽，至於散遁不能復振者，主將上下先有畏晉之心故也。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梃，徒鼎翻。勝，音升。旣而復遣騎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晉王以史建瑭為先鋒指揮使，故稱之。帝不勝慙憤，親御六軍，見敵之遊兵而遁，故慙；師屢出而屢敗，故憤。不能自勝，言其甚也。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潰散之甚，久而後集。

**6**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劉繼威父守光。淫於都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詰旦，召大將周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以知裕為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請降，亦遣使降于晉；晉王命周德威安撫之。知裕心不自安，『章︰十二本「安」下有「求為景州刺史」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遂來奔，帝為之置歸化軍，為，于偽翻。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來者皆隸之。辛丑，以萬進為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為順化軍，以萬進為節度使。為楊師厚劫徙張萬進張本。

**7**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一十里。

**8**戊申，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九域志︰瓦橋關在涿州南一百二十里。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嚴，幽州人也，涉獵書傳，傳，直戀翻。晉王使傅其子繼岌，嚴固辭。晉王怒，將斬之，敎練使孟知祥徒跣入諫曰︰「強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言非所以招懷燕人。乃免之。知祥，遷之弟子，孟遷以邢州降晉，又背晉以邢州降梁者也。孟知祥始此。李克讓之壻也。李克讓，晉王克用之弟。

**9**吳鎭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楊行密諡武忠王。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徐溫自右牙指揮使秉政，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

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說，式芮翻。見，賢遍翻。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不爾，猶言不如此也。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楊渥諡威王。李遇斥言徐溫殺之。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為宣州制置使，「王檀」恐當作「王壇」。數遇不入朝之罪，數，所具翻。朝，直遙翻；下同。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于宣州，帥，讀曰率。昇州副使徐知誥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10**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為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欲使攻楊氏之洪、鄂也。

**11**乙卯，博王友文來朝，來朝於魏州行宮。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黎陽至滑州，隔大河耳。今滑州古城已淪於河。

**12**維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鑾軍使趙綽討平之。

**13**己巳，帝至大梁。

**14**帝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為潭、廣和叶使，戩，子踐翻。往解之。

**15**戊寅，帝發大梁。

**16**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攻城，言幽州城大而固，非兵少所能攻。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契，欺訖翻。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17**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18**司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薛貽矩卒。

**19**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龍頭岡在幽州城東南。考異曰︰莊宗實錄作「羊頭岡」，今從莊宗列傳。莊宗實錄︰「四月己卯朔，周德威擒單廷珪，進軍大城莊。」薛史及莊宗列傳·周德威傳云，「五月七日擒廷珪，十二日次大城莊。」今從之。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者，德威小名也。旣戰，見德威於陳，陳，讀曰陣。援槍單騎逐之，援，于元翻。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檛反擊廷珪墜馬，單廷珪之馬方疾馳，勢不得止。周德威側身避其鋒，馬差過前，則德威已在槍裏，奮檛擊廷珪，廷珪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墜馬也。格鬬之勢，刀不如棒，謂此也。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20**己丑，蜀大赦。

**21**李遇少子為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少，詩照翻。號，戶高翻。遇由是不忍戰。舉大事者不顧家。李遇旣與徐溫為敵，乃顧一子邪！溫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蕘，如招翻。說，式芮翻。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九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諸將，謂劉威、陶雅輩。

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徐溫以善事楊行密而竊吳國之權，徐知誥以善事徐溫而竊徐氏之權，天邪，人邪！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脩明政敎，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好，呼到翻。縱，子容翻。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翃，乎萌翻。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悰，徂宗翻。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為知誥篡楊氏張本。

**22**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帝以唐僖宗中和三年鎭宣武，創業之始也，至是年三十一年。不意太原餘孼更昌熾如此！謂晉也。孼，魚列翻。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復，扶又翻；下同。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哽，古杏翻。絕而復蘇。氣絕而復息為蘇。

**23**高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24**丙寅，蜀門下侍郞、同平章事王鍇罷為兵部尚書。鍇，口駭翻。

**25**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郴，丑林翻。次假子博王友文，友文本姓康，名勤。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帝以大梁舊第為建昌宮。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倡，音昌。薛史︰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啓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將捨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張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留亳州，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後迎歸汴。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無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

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張后殂於唐昭宗天祐元年。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屬，之欲翻。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古人有言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豈不信哉！說，式芮翻。

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卽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敬翔時為宣政使，故使之行敕。翔佐帝有年矣，軍國大謀無不預，隨事彌縫，轉帝兇暴之氣以成，功亦不為小。寢疾彌留而出友珪於外，使翔能為之謀，則必有以處友珪，而帝免剚刃之禍。顚而不扶，焉用彼相哉！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

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臣子俱逆，亦上之人有以致之也。被，皮義翻。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梁以侍衞親軍為控鶴軍。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刺，七亦翻。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年六十一。瘞，於計翻。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

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為，于偽翻。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

辛巳，丁昭溥還，還，從宣翻。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卽皇帝位。

時朝廷新有內難，中外人情忷忷。難，乃旦翻。忷，許勇翻。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匡國節度使韓建皆不之省，亦不為備；更，工衡翻。省，悉景翻。史言韓建死期將至。丙申，馬步都指揮使張厚作亂，殺建，考異曰︰莊宗實錄，九月建遇害。今從薛史。友珪不敢詰，詰，去吉翻。甲辰，以厚為陳州刺史。

**26**秋，七月，丁未，大赦。

**27**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軍府事皆決於牙內都指揮使潘晏；北面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軍於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師厚館於銅臺驛，因銅雀臺以名驛。然銅雀臺在鄴，不在魏州。潘晏入謁，執而殺之，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壬子，制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考異曰︰梁功臣列傳·楊師厚傳云︰「太祖初棄天下，郡府乘間為亂甚衆。魏之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將謀反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七月除魏博節度使。」薛史·師厚傳略同。今從莊宗列傳·朱友珪傳及莊宗實錄。徙周翰為宣義節度使。唐僖宗文德元年，羅弘信得魏博，傳子至孫而亡。

**28**以侍衞諸軍使韓勍領匡國節度使。韓勍以同逆領節。

**29**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

**30**甲子，以均王友貞為開封尹、東都留守。

**31**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宗懿更名元坦，見上卷開平四年。按歐史，蜀主建時得銅牌子于什仿縣，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為符讖，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名元膺。更，工衡翻。

**32**丙寅，廢建昌宮使，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國計使，凡天下金穀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梁祖受禪，以博王友文領建昌宮使，專領金穀。友珪旣殺友文，故廢之而置國計使。

**33**八月，龍驤軍三千人戍懷州者，戍懷州所以備晉人自上黨下太行以窺洛陽。潰亂東走，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考異曰︰莊宗列傳·友珪傳云︰「重霸據州為亂，壯健者團結於鞏村，將為朱溫雪恥。」明宗實錄·杜晏球傳云︰「龍驤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今按梁祖實錄，戊子鄴州奏稱懷州屯駐龍驤騎軍潰散，十一日夜至州南十五里鞏村安下，及五鼓分隊逃逸，安得據懷州及至河陽事也！戊子，遣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霍彥威、左耀武指揮使杜晏球討之，庚寅，擊破亂軍，執其都將劉重遇於鄢陵，甲午，斬之。為友貞以龍驤軍起義誅友珪張本。

**34**郢王友珪旣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由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聞，音問。吾備位藩鎭，心竊恥之。」朱友謙本陝州牙將朱簡也，唐末附朱溫，賜名友謙，列於諸子，故因此聲友珪弒逆之罪。律以古法，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則友珪之罪，凡為梁之臣子者皆得而誅之也。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戊戌，以侍衞諸軍使韓勍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中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

**35**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內職，謂知崇政院事。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敬翔、李振於此時皆先朝佐命功臣也。李振代敬翔領崇政院使，則振與友珪同惡。敬翔雖稱疾不預事，若律之以古人︰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之法，亦不免於死。

**36**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敗，補邁翻。嗣恩，本駱氏子也。歐史·義兒傳，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

**37**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事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威曰『章︰十二行本「曰」作「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是為帥府所忌。帥府，謂廣陵帥府。帥，所類翻。或譖之於徐溫，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說，式芮翻。「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溫。訥，蘇州人也。溫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隆演之嗣吳王，李茂貞承制所加也。楊行密因李儼來使尊之承制，徐溫等因其舊而請於儼。帥，讀曰率。以溫領鎭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溫遣威、雅還鎭。劉威鎭洪州，陶雅鎭歙州。徐溫事威、雅如事楊行密，貴而不敢忘舊者，能矯情為之；至於遣威、雅歸鎭，不特時人服之，威、雅亦心服矣。自古以來，英雄分量固自不同，至於隨其分量以制一時之事則一也。善觀史者毋忽諸！

**38**辛巳，蜀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

**39**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復，扶又翻。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不自太原南出汾、晉。將，卽亮翻。遇康懷貞於解縣，宋白曰︰解縣，漢舊縣，後魏改為北解縣。按此前解縣在臨晉縣界，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解縣，大業二年省，九年自綏化故城移虞鄕縣於廢縣理。唐武德元年改虞鄕縣為解縣，仍於蒲州界別置虞鄕縣。九域志︰解在蒲州東九十五里，虞鄕在蒲州東六十里。解，戶買翻。考異曰︰莊宗同光四年實錄、莊宗列傳、薛史、唐餘錄·朱友謙傳皆云「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今從莊宗天祐九年實錄。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白徑嶺在河中安邑縣東。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九域志︰河中南至陝州二百三十八里。陝，失冉翻。友謙身自至猗氏謝晉王，九域志︰猗氏縣在河中府東北九十五里。從者數十人，撤武備，詣晉王帳，拜之為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鼾息自如。朱友謙以此示委心晉王，無所猜間也。鼾，下旦翻。明旦復置酒而罷。

**40**楊師厚旣得魏博之衆，又兼都招討使，宿衞勁兵多在麾下，諸鎭兵皆得調發，調，徒釣翻。威勢甚重，心輕郢王友珪，遇事往往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云「有北邊軍機，欲與卿面議。」師厚將行，其腹心皆諫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雖往，如我何！」乃帥精兵萬餘人，渡河趣洛陽，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友珪大懼。丁亥，至都門，城外郭門曰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見，賢遍翻。友珪喜，甘言遜詞以悅之，賜與巨萬。癸巳，遣還。

**41**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武城，漢之東武城縣，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42**甲寅，莽神武元聖孝皇帝于宣陵，宣陵在河南伊闕縣。廟號太祖。

**43**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開平元年，楚取岳州；三年，苑玫降楚，至此為淮南所執。玫自江西降楚，楚使之守岳州也。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眞救岳州。璋等進攻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荊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為璋聲援。屯吉州以張聲勢，若將進兵攻潭、衡者，以牽制楚兵。

**44**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夔走。文州，古陰平之地。將，卽亮翻；下同。

**45**是歲，隰州都將劉訓殺刺史，以州降晉，晉王以為瀛州刺史。訓，永和人也。永和縣屬隰州，漢狐讘縣地，隋為永和縣。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

**46**虔州防禦使李彥圖卒，州人奉譚全播知州事，遣使內附，詔以全播為百勝防禦使、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虔州先有百勝指揮，今因以為軍州之號。開通使者，言使之開通道路，南達交、廣也。

**47**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高季昌旣與孔勍交惡，入梁之路遂絕，不復朝貢，敗，補邁翻。勍，兗州人也。

均王上上諱友貞，太祖第三子。王溥會要曰︰太祖第四子，母曰元貞皇后張氏。卽位，改名瑱，其後又改名鍠。余按王溥云第四子者，倂假子博王友文數之也。

**乾化三年**（癸酉、九一三）

**1**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唐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順、祐、化、長四州，六年，以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柳戍。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其北平斥，土厚宜稼。又東北行七十里至檀州。金人疆域圖︰順州至燕京一百十五里。匈奴須知︰順州南至燕京九十里。其載道里遠近不同，今並存之。宋白曰︰幽州東北至順州八十里。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屬大同都府路。

**2**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朝，直遙翻。甲子，祀圜丘，改元鳳曆。考異曰︰莊宗列傳云「七日」，實錄云「庚戌，友珪祀圜丘，改元。」今從薛史。

**3**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荊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江口，荊江口也。還，音旋，又如字。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為一列，夜過，二鎭兵遽出追之，不能及。艘，蘇遭翻。

**4**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將，卽亮翻。宋白曰︰薊州治漁陽，本春秋無終子之國，隋開皇初徙玄州於此，煬帝廢州，立漁陽郡。唐初廢郡，其地屬幽州；開元十八年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名。州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

**5**二月，壬午，蜀大赦。

**6**郢王友珪旣得志，遽為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啗，徒濫翻。繒，慈陵翻。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趙犨守陳州，拒黃巢有功，見唐僖宗紀。太祖之壻也；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左龍虎統軍、侍衞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袁象先父敬初，尚太祖妹萬安大長公主。巖奉使至大梁，使，疏吏翻。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楊師厚官中書令，為北面都招討使，故稱之。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時梁重兵皆在楊師厚之手，又勳名為衆所服，故欲得其言諭禁軍。均王乃遣腹心馬愼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說，式芮翻。屬，之欲翻。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犒，苦到翻。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分，扶問翻。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處，昌呂翻。師厚曰︰「吾幾誤計。」幾，居依翻。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譙，漢縣，唐帶亳州。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

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去年懷州龍驤軍亂。治，直之翻。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及薛史、歐陽史·末帝紀云︰「左、右龍驤都戍汴，友貞偽作友珪詔，追還洛下。」莊宗實錄云︰「友珪疑而召之。」按梁太祖實錄云︰「丙戌，東京言龍驤軍准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偽作詔，但激怒言阬之耳。其衆皆懼，莫知所為。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將，卽亮翻。校，戶敎翻。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趣，七喻翻。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

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帥，讀曰率。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趨，七喻翻。度，徒洛翻。令廷諤先殺妻，後殺己，廷諤亦自剄。剄，古頂翻，斷首也。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汴兵未至洛陽，禁衞諸軍已殺友珪矣。百司逃散，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為亂兵所殺，珽，他鼎翻。門下侍郞、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

象先、巖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梁祖自宣武節度使幷諸鎭。何必洛陽！」乃卽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7**丙申，晉李存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匈奴須知︰檀州南至燕京一百六十里，東南至薊州一百九十里。宋白曰︰檀州，古白檀之地。

**8**蜀唐道襲自興元罷歸，復為樞密使。太子元膺廷疏道襲過惡，疏，分列也。於朝會廷中條分列言其過惡，故曰廷疏。以為不應復典機要，復，扶又翻。蜀主不悅。庚子，以道襲為太子太保。

**9**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蘆臺軍。

**10**丁未，帝更名鍠；久之，又名瑱。更，工衡翻。鍠，戶盲翻。瑱，他甸翻。考異曰︰薛史云，貞明中更名瑱。諸書皆無年月，今因名鍠終言之。

**11**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12**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去年朱友謙附晉，今雖復稱藩，實陰附于晉。

**13**丙辰，立皇弟友敬為康王。

**14**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檀州燕樂縣東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沈括曰︰檀州東北五十里有金溝館。自館少東北行，乍原乍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灤水，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匈奴須知︰虎北口南至燕京三百里。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卽居庸故關。

**15**戊辰，以保義留後戴思遠為節度使，鎭邢州。唐昭義軍統潞、澤、邢、洺、磁五州。唐末兵爭，晉得潞州，仍以為昭義軍。自孟方立以至於梁，以邢、洺、磁三州為昭義軍，遂有兩昭義軍。今梁改邢、洺、磁為保義軍，而以陝州之保義軍為鎭國軍。考異曰︰薛史·思遠傳云︰「貞明中，為邢州留後。屬張萬進殺劉繼威，命思遠鎭之。」按萬進殺繼威在前。從本紀。

**16**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劉守光求救於契丹，故使元行欽募兵於山北以應之。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州刺史，以為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刺史總之。為存矩以驕惰致亂張本。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為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於晉軍以求救，質，音致。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媯州懷戎縣北有廣邊軍，故白雲城也。宋白曰︰廣邊軍在媯州北一百三里。高行周兄弟本貫廣邊軍鵰窠村。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為子。考異曰︰莊宗實錄「行周」作「行溫」。張昭周太祖實錄云︰「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為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為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為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縶之自隨。至武州，行欽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為留後，共汝父子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汝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順從！與爾訣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飢色。行珪乃召集居人謂之曰︰『非不為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卽坐見寧帖。』行珪為治有恩，衆泣曰︰『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弟行周為質於晉軍，乞兵救援。周德威命李嗣本、李嗣源、安金全救武州，比至，行欽解圍矣。嗣源與行珪追躡至廣邊軍，行欽帥騎拒戰。行珪呼謂行欽曰︰『與公俱事劉家，我為劉家守城，爾則僭稱留後，誰之過也？今日之事，何勞士衆，與君抗衡以決勝負。』行欽驍猛，騎射絕衆，報曰『可！』行周馬足微蹶，將踣，嗣源躍馬救之，檛擊行欽幾墜。行欽正身引弓射嗣源，中髀貫鞍。嗣源拔矢，凡八戰，控弦七發，矢中行欽，猶沬血酣戰不解。是夜，行欽窮蹙，固守廣邊軍，晉兵圍之。嗣源遣人告之曰︰『彼此戰將，不假言諭。事勢可量，亟來相見，必保功名。』翌日，行欽面縛出降。嗣源酌酒飲之，撫其背曰︰『吾子壯士也。』養為假子。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實錄、薛史·紀及元行欽傳、明宗實錄皆云，「行欽聞行珪降晉，帥兵攻之。」惟周太祖實錄·高行周傳云，「行欽稱留後，行珪城守，不從。」然恐行周卒時，去燕亡已久，行周名位尊顯，門生故吏虛美其兄弟，故與諸說特異。今從衆書。嗣源進攻儒州，拔之，唐末於媯州東置儒州，領晉山一縣。以行珪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將，卽亮翻。從，才用翻。從珂母魏氏，鎭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晉王克用戰河北，得魏氏，以為妾，故從珂為嗣源子，及長，以勇健『章︰十二行本「健」下有「善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知名，嗣源愛之。李從珂始此。考異曰︰張昭於國初脩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母曰宣憲皇后魏氏，鎭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時明宗為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疏於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曹后未有胎胤，幹家宜室。帝與部曲王建立、皇甫立，代北往來供饋，曹后憐之，不異所生。」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鎭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於平山。景福中，明宗為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為己子。」劉恕取廢帝錄，以為明宗卽位後不立從珂而欲立從榮，從榮死，傳位於從厚，故人皆謂從珂為養子。按張昭仕明宗為史官，異代脩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元年以前未嘗徇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明宗必不捨之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

**17**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自杭州東南度千秋嶺則至杭州臨安縣。薛史，梁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鄕為衣錦鄕。帥，讀曰率。衣，於旣翻。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為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璙為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東洲，卽常州東洲也。璙，力弔翻，又力小翻。

**18**夏，四月，癸未，以袁象先領鎭南節度使、鎭南軍，洪州，時屬吳。此所謂名號節度使也，五代及十國皆有之。同平章事。

**19**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漢趙溫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好，呼到翻。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復，扶又翻。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20**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斷，音短。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21**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宋白曰︰平州東北至營州六百九十里。

**22**乙巳，蜀主以兵部尚書王鍇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鍇，口駭翻。

**23**楊師厚與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楊師厚以燕、晉交兵，乘虛掠趙。師厚自柏鄕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九域志︰柏鄕北至趙州七十餘里；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餘里。趣，七喻翻。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鎭州，九域志︰趙州北至鎭州九十五里。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東，隋煬帝大業四年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後人因謂之御河。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鎭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去年改滄州義昌軍為順化軍。

**24**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鎭遏使渦信屯廣德，渦，古禾翻，姓也。將復寇衣錦軍。復，扶又翻。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25**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26**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為金紫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屬，之欲翻。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

**27**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

**28**戊子，以張萬進為平盧節度使。

**29**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30**蜀太子元膺，豭喙齙齒，豭，古牙翻，牡豕也。喙，許穢翻。齙，步交翻，露齒也。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狷，吉掾翻。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

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峭，七肖翻。間，古莧翻。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炕，苦浪翻。

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曰錮者，以禁錮為義。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遂不以七夕出遊。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衞，許之。內外戒嚴。

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衞，捕潘峭、毛文錫至，檛之幾死，檛，則瓜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帥，讀曰率。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中，竹仲翻。逐至城西，斬之。考異曰︰九國志︰「建將七夕出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宴飲邸第中，且議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又曰︰「詰朝，元膺入白建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又曰︰「及聞唐襲徵兵，乃遣伶官安悉香諭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衞。」又曰︰「明日，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襲。元膺介馬率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宗賀曰︰『兵起無名，不敢聞命。』」又曰︰「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大安門登陴以入，攻瑤、謙等。」歐陽史曰︰「元膺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衞，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帥天武兵自衞。戊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使王承燧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過王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據九國志，云「徐瑤等挾元膺以逐唐襲」，似襲在宮中，欲逐出之也。歐陽史云「元膺召瑤等帥兵出拒襲，攻東宮而元膺拒之」，紀年云「瑤等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似道襲出在外第，元膺就攻之也。按道襲止以挾君自重，旣勸蜀主發兵自衞，豈肯更出在外第，必止於禁中也。蓋瑤等引兵攻宮禁以求道襲，道襲以屯營兵出拒戰，兵敗走至城西，為唐據所殺耳。九國志又云「元膺介馬帥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是元膺邀宗賀也。紀年云「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過宗賀門要之」，是道襲邀宗賀也。按道襲私第安得有兵！觀宗賀所答之辭，似語太子，非語道襲也。若語道襲，宜勸之速入宿衞，豈得云「公宜緩行」也！潘炕言「太子非有他志，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蓋當時蜀主聞亂，旣信道襲之言，又不忍討太子，無決然號令，故炕言太子無他志，當召大臣討徐瑤等為亂者耳。九國志云「令宗侃等出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是官軍斬襲也，若然，何故明日亟加襲贈諡乎！此必誤也。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

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他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陳，讀曰陣。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章︰十二行本「人」下有「餘衆皆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龍躍池卽摩訶池。匿於艦中。『章︰十二行本「中」下有「及暮稍定」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艦，戶黯翻。己酉，『章︰十二行本「酉」下有「旦」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太子出就舟人匄食，匄，古太翻，乞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比，必利翻。太子已為衞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

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諡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

**31**甲子，晉五院軍使拔『章︰十二行本「拔」上有「李信」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32**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33**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卽鎭州之天長鎭也。

**34**楚寧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為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35**九月，甲辰，以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36**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是年春正月，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37**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璙，力彫翻，又力弔、力小二翻。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今常州無錫縣有潘葑酒庫。葑，音封。徐溫曰︰「浙人輕而怯，」輕，墟正翻。帥諸將倍道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決戰，罷，讀曰疲。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他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衆。

**38**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治，直之翻。塹，七艷翻。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東通吳，西通蜀。朝廷浸不能制。

**39**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40**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扆，隱豈翻。上，時掌翻。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相，息亮翻。蜀主以為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為太子。為宗衍亡蜀張本。受冊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

**41**嶺南節度使劉巖求婚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42**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與公合河朔五鎭之兵興復唐祚。五鎭，潞、鎭、定、幽、滄。「本」字下當有「欲」字。『章︰十二行本正有「欲」字；孔本同。』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鎭、定二帥皆俛首事公，鎭帥，王鎔；定帥，王處直。俛，音免。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守光攻易定，晉王救之；遂伐守光，事見上年。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折，而設翻。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言不殺之。守光辭以他日。

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先，悉薦翻。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降」字；孔本同；張校同。』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唐昭宗乾寧二年劉仁恭據幽州，至是父子俱敗亡。帥，讀曰率。

**43**以寧國節度使王景仁為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接使，梁攻淮南，攻其西北。將兵萬餘侵廬、壽。廬、壽，二州名。為王景仁為吳所敗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 後梁紀四起昭陽作噩（癸酉）十二月，盡強圉赤奮若（丁丑）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上

**乾化三年**（癸酉、九一三）

**1**十二月，吳鎭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朱瑾帥諸將拒之，拒王景仁也。帥，讀曰率。遇于趙步。趙步，瀕淮津濟之處，南直壽春紫金山。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卻。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隘，烏介翻，險狹之處為隘。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衞大將軍宛丘陳紹援槍大呼援，于元翻。呼，火故翻。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誘，音酉。躍馬還鬬，衆隨之，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幾，居依翻。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旣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殿，丁練翻。王景仁本吳之名將，吳人素畏之，故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立表以記淺。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朱景，霍丘土豪也，吳用以為將，守霍丘。浮表於木者，徙梁所立之表，其下接之以木，立諸深淵以誤之。及梁兵敗還，還，從宣翻。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吳人聚梁尸為京觀於霍丘。觀，古玩翻。『鄒︰京觀，左宣十二年︰「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註︰「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2**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先是，周德威以破夾寨之功帥振武，今以平燕之功徙帥盧龍，以李嗣本代帥振武。歐史·義兒傳，嗣本本鴈門張氏子。

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劉守奇藉兵於梁以取滄州，事見上卷上年。涉寒，足腫，史炤曰︰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聚也。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燕樂縣，後魏置，治白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屬檀州。宋白曰︰燕樂、密雲二縣皆漢虒奚縣地。樂，音洛。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詰，去吉翻。幷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語，牛倨翻。「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幷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嘗書之於布而使人曳之也。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

晉王欲自雲、代歸，自幽州取山後路，歷雲、代等州至晉陽。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眞定趣井陘，王處直，王鎔欲晉王取道中山、眞定，各展迎賀之禮。趣，七喻翻。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荷，下可翻，又音何。校，爻敎翻。易曰︰荷校滅耳。註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卽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俛，音免。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北嶽廟在恆山之大茂山；恆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是日，至行唐，行唐，漢南行唐縣，後魏曰行唐，唐屬鎭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趙王鎔迎謁于路。

**四年**（甲戌、九一四）

**1**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上，時掌翻。劉守光旣囚其父仁恭，請於梁，以太師致仕，故王鎔因而稱之。晉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饌，雛戀翻，又雛晥翻。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章︰十二行本「送」下有「至」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境上而別。

**2**丙子，『張︰「子」作「午」。』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更，工衡翻。

**3**壬子，晉王以練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充夜翻，縶縛之也。戰勝得國而歸，故奏凱歌。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呼，火故翻。然敎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事見上卷上年。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瞋，昌眞翻。「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敎邪！」行，下孟翻。王怒其無禮，先斬之。怒其無禮於舊君也。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讓，責也。「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章︰十二行本「益」下有「妾請先死」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卽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史言劉守光畏死，婦人之不若。號，戶高翻。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以劉仁恭叛其父也。晉王葬其先王於代州鴈門縣，後名為建極陵。刺，七亦翻。

或說趙王鎔曰︰說，式芮翻。「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旣與梁為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者。唐太宗自尚書令卽帝位，後之臣下率不敢當其名；唐之將亡，始以授藩帥。今晉王為盟主，勳高位卑，不若以尚書令讓之。」讓，遜也。鎔曰「善！」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唐太宗置行臺事見高祖紀。

**4**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涪，音浮。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鎭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鎭忠州，蜀置鎭江軍節度，領夔、忠、萬三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帥，讀曰率。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絚拒之，唐昭宗天祐元年，張武以鐵絚鎖峽。絚，戶登翻。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乘順風以縱火船，風反故自焚。季昌乘戰艦，艦，戶黯翻。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中，竹仲翻。折，而設翻。季昌易小舟而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5**帝以岐人數為寇，數，所角翻。二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甲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徙感化節度使康懷英為永平節度使，鎭長安。感化軍，陝州。梁初徙佑國軍於長安，尋改為永平軍。懷英卽懷貞也，避帝名改焉。

**6**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鎭江軍治夔州。

**7**丁丑，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校，戶敎翻。罷為工部侍郞，再貶萊州司馬。

**8**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劉威與楊行密同起於合肥，有戰功，歷方鎭。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此都指揮使盡統諸將，非一都之指揮使。帥，讀曰率。

**9**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夜分，夜半為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王環乃一州之都指揮使。趣，七喻翻；下同。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自黃州還岳州，舟過鄂州城外，故許德勳畏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奄，忽也。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以示不恐。鄂人不敢逼。

**10**五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為留後。癸丑，詔以洙為節度使。

**11**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12**晉王旣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楊師厚自魏州引兵救邢州。晉軍至張公橋，晉軍出青山口至張公橋，在邢州龍岡縣界。按薛史，唐末，葛從周敗晉軍于沙河，追至張公橋。沙河縣在邢州南二十五里，而邢州治龍岡則可知矣。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鎭兵皆引歸。諸鎭兵，謂燕、趙、潞之兵。八月，晉王還晉陽。

**13**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鎭黔州，黔，其今翻，又其炎翻。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多所邀求，言辭狂悖。悖，蒲昧翻，又蒲沒翻。蜀主怒，命衞士毆殺之。毆，烏口翻。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峭，七笑翻。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14**帝以福王友璋為武寧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懼，不受代，叛附於吳；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冬，十月，存節等軍于宿州。九域志︰徐州南至宿州一百四十五里。牛存節不徑攻徐州而南屯宿州，據埇橋之要，所以絕淮南之援也。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吳兵引歸。

**15**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為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嵯政等；敗，補邁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嵯，才何翻。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黎州南界有潘倉、武侯等十一城。路振九國志︰王宗播出邛崍關至潘倉，大破蠻衆，追奔至山口城。則潘倉在邛崍之南，山口城又在潘倉之南也。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按九域志，黎州三面阻大渡河，南面至大渡河一百里，東南面至大渡河一百二十里，西南面至大渡河三百里。俘斬數萬級，蠻爭走渡水，橋絕，溺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蠻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驅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

**16**癸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九域志︰興州西南至階州五百一十里。及固鎭，固鎭在青泥嶺東北。薛史·地理志︰鳳州固鎭之地，周顯德六年升為雄勝軍。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千級。

**17**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難，乃旦翻。為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為留後。

## 貞明元年（乙亥、九一五）是年十一月方改元貞明。

**1**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玄鑒、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㚋金堡三王，史炤曰︰㚋，大也，多也。今按㚋音丁么翻，蠻語多也，大也。唐書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莋都夷、白馬氐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甓而居，號㚋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幷劉、郝、楊謂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限以飛越嶺。其居疊石為㚋，積糗糧器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之聽。往來漢地，悉能華言，故比諸羌尤桀黠。而潛通南詔，為之詗導；鎭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詗，古迥翻，又翾正翻。詰，去吉翻，窮問也。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謀，數，所具翻。斬於成都市，毀㚋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復，扶又翻。

**2**二月，牛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云︰「乾化四年十一月拔徐州，殷自燔死。」五代通錄、薛史·紀及王殷傳皆云貞明元年春，今從之。

**3**三月，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趙光逢為太子太保，致仕。

**4**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魏博自田承嗣置牙兵，至羅紹威而除，楊師厚復置之。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畏其逼而幸其死。租庸使趙巖、租庸使自唐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租庸使，其班在崇政使之下，宣徽使之上。判官邵贊判官，租庸判官。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去，羌呂翻。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帥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言彈疽者必不畏病疽者之疼，盡彈去其膿血，然後新肉生而病己，不則將復結聚也。醫工彈疽用砭石。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鎭以弱其權。」考異曰︰莊宗列傳︰「宰相敬翔、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等為友貞畫策，分魏博六州為兩鎭。」薛史無敬翔名，今從之。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衞二州隸焉，相，息亮翻。澶，時連翻。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旣赴鎭，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白馬津在滑州。以討鎭、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

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曰數百年者，言其來也久，非必實經歷數百年也。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趣，讀曰促。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南樂本唐魏州昌樂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南樂，史因而書之。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強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鎭，兵未嘗遠出河門，按舊唐書，魏州城外有河門舊堤，樂彥禎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考異曰︰莊宗列傳︰「二十七日，劉鄩屯南樂，遣龍驤都將王彥章以五百騎入魏州，是夜三鼓，魏軍亂。」是月辛酉朔，薛史·紀云己丑魏博軍作亂，蓋莊宗列傳「九」字誤為「七」字耳。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校，戶敎翻。剽，匹妙翻。

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衞三州如舊制。請罷昭德軍，復以相、澶、衞三州隸天雄，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還，從宣翻，又如字。易，以豉翻。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左傳︰公戟其手。杜預註曰︰抵徙屈肘如戟形。陸德明曰︰抵，音紙。鄭玄曰︰人挾弓矢，戟其肘。孔穎達正義曰︰謂射者左手弣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諭之以牛，為人穿鼻旋轉，前卻一聽命於人，以鼻為所制也。今我兵甲雖強，茍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款，誠也。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5**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考異曰︰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今從薛史。自稱靜難留後，難，乃旦翻。舉邠、寧二州來附。叛岐附梁。詔以保衡為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為靜難節度使。

**6**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為徐知訓以驕橫不終張本。

**7**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引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臨清在魏州北，洹水在魏州西。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復，扶又翻。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魏收志，樂平郡遼陽縣有黃澤嶺。隋改遼陽為遼山縣，唐帶遼州。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頲，他鼎翻。犒，苦到翻。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已諭其意而不形於言，慮有窺聽而洩軍機也。頲，貝州人也。

晉王進屯永濟，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衞，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語，牛倨翻。「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帥，所類翻。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擐，音宦。從，才用翻。翼者，翼馬左右而從行。仍以為帳前銀槍都。晉王遂以銀槍效節軍取梁，而亦以銀槍效節軍取禍。衆心由是大服。

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趣，七喻翻。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九域志︰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河，漳河也。漳河過魏縣，亦謂之魏河。

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考異曰︰牛存節傳，「楊劉」作「陽留」或「陽劉」。今從唐裴度傳及薛史諸人傳。為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8**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先是李保衡叛岐附梁，梁以霍彥威代鎭邠州。

**9**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旣入，德倫上印節，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上，時掌翻。印，天雄軍府印；節，天雄旌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比，毗至翻。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 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謂劉鄩之兵逼魏州也。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左傳︰秦伯納三千人以衞晉文公，實紀綱之僕。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大同軍北臨極邊，賀德倫新附，張承業不欲使其有城有兵，故留之。為承業後殺德倫張本。

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魏城，魏州城。橫，戶孟翻。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沁，牛鴆翻。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為軍城使，存進傳云都部署。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有訛言搖衆及強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梟，堅堯翻。磔，陟格翻。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存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也。

晉王多出征討，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頲決之。頲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睚，五戒翻。頲，他鼎翻。眦，士戒翻。納賄驕侈。頲有從子在河南，從，才用翻。此河南謂大河之南。頲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王，王責頲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邪！」揖令歸第；是日，族誅於軍門，兩敵對壘，而越境通私書，誅之，宜也，族之，過也。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鄆州人也。

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為支度務使。唐節鎭多兼支度等使，至其末世，藩鎭署官有為支計官者，有為支度務使者。治，直之翻。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為孔謙以掊克亂唐張本。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鎭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三鎭，幷、魏、鎭也。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斂，力贍翻。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也。史卒言之。

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乾化三年楊師厚、劉守奇北略，滄德遂附于梁。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鎭、定糧道。或說晉王︰數，所角翻。斷，都管翻。說，式芮翻。「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易，以豉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東北至滄州亦二百三十里。二壘旣孤，然後可取。」二壘，謂滄與貝也。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

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九域志︰魏州南至澶州一百四十里。按九域志之澶州乃漢乾祐元年所徙之澶州也。宋白曰︰澶州本漢頓丘縣地，在魏州南，當兩河之驛路。唐武德四年分魏州之觀城、頓丘兩縣置澶州，取古澶淵為名。貞觀元年州廢，大曆七年田承嗣又奏置。漢乾祐元年移就德勝寨舊基，頓丘縣隨州移於郭下。此杲澶州猶治頓丘舊州城，今德清軍之頓丘鎭卽其地。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間，古莧翻。誘，音酉。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將李巖為澶州刺史。考異曰︰莊宗實錄作「李嚴」，今從薛史。

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勞，力到翻。帥，讀曰率；下同。上，時掌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重，直龍翻。呼，火故翻。披，普彼翻。操，七到翻。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夷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嗤。」用漢光武之言。幾，居依翻。嗤，丑之翻。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跡，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騎，奇寄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堞，達協翻。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劉鄩取兗州，克潼關，皆以掩襲得之，故云然。然以智遇智，則必有窮者，若鄩之襲晉陽，則智窮矣。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相、魏之西皆連山。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菫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菫泥，黏土也。深，式禁翻。援，于元翻。皆腹疾足腫，『章︰十二行本「腫」下有「或墜崖谷」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樂平距晉陽二百五十里耳。糗，去久翻。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幾，居依翻。不，讀曰否。周德威聞鄩西上，上，時掌翻。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鄩軍往還，馬死殆半。

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自宗城東行，邪趣臨清數十里。宋白曰︰臨清，本漢清泉縣地，後魏太和二十一年於此置臨清縣。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南宮縣在冀州西南六十二里，東南趣臨清亦數十里。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斷，音短。腕，烏貫翻。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考異曰︰薛史︰「德威聞劉鄩東還，急趨南宮。知鄩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數十人，皆剚刃於背，縶而遣之。旣至，謂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鄩軍大駭。」按剚刃於背，其人豈能復活而言！今從莊宗實錄及薛史·莊宗紀。又，鄩見在宗城，而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趨，七喻翻。九域志︰博州在魏州東一百八十里；堂邑在博州西四十里。宋白曰︰堂邑屬博州，本漢清縣、發干二縣地，隋置堂邑，因縣西北有漢堂邑故城以名縣。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九域志︰莘縣在魏州東九十里。劉鄩見晉軍在博州，移軍而西，漸逼魏州。宋白曰︰莘本春秋之衞邑，漢為陽平縣，後周改陽平為清邑縣；大業改清邑為莘縣，因古地名也。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莘縣東距大河二十餘里，渡河而東，南卽鄆、濮之境，故築甬道屬河以通饋餉。甬道，夾築垣牆，以防晉人之衝突抄截。治，直之翻。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為散員都部署，都部署之名始見於通鑑，後遂為行軍總帥之稱。薛史曰︰時有散指揮，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紹榮嘗力戰深入，劍中其面，未解，中，竹仲翻。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復，扶又翻。啗，徒濫翻。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為大王耳，為，于偽翻。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考異曰︰周太祖實錄︰「晉王密令人啗之利祿，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為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予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安忍背之！』按明宗實錄，此年猶為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為副總管。此言總管，蓋周太祖實錄之誤。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事見上卷乾化三年。行周不忍負之。」乃止。

**10**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按九域志，絳州西北至隰州五百一十四里，隰州西南至慈州一百六十里。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按歐史·職方考，梁無昭義軍。參考賀瓌傳，蓋為宣義留後也。「昭」當作「宣」。先是，晉襲取澶州，以李巖守之。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誘，音酉。

**11**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剽，匹妙翻。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貝州管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

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

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比，毗志翻，近也。擣其腹心，謂欲襲取晉陽也。還取鎭、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十日謂之旬時。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斷，音短。周德威小字楊五。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勍，渠京翻。易，以豉翻。茍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復，扶又翻；下同。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劉鄩欲以持久制晉。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

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少，詩照翻。度，徒洛翻。今敵尚強，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劉鄩量敵慮勝，未為失計，特掣其肘使不得遂其本謀耳。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勝，音升。衆失色。

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鎭、定營，鎭、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劉鄩欲掩鎭、定之不備，而為晉人所敗，鄩之計又窮矣。

**12**劉巖逆婦于楚，楚王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13**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秦、鳳二州時皆屬岐。

**14**庚戌，吳以鎭海節度使徐溫為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鎭潤州，以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史言徐溫外據重鎭，內制吳國之權。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此速徐知訓之死也。

**15**初，帝為均王，娶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為妃，卽位，欲立為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辭。古人相傳，以為郊見上帝，然後代天子民。九月，壬午，妃疾甚，冊為德妃，是夕，卒。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重，直龍翻。瞳，音童。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將出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衞兵索殿中，索，山客翻。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誅之。

帝由是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監，古銜翻。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間，古莧翻。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紊，音問。以至於亡。史言梁有自亡之由，非晉能亡之也。

**16**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幷其黨五人。

**17**十一月，己未夜，蜀宮火。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悉為煨燼。貯，丁呂翻。煨，烏回翻。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宗侃等帥衞兵欲入救火，蜀主閉門不內。恐有乘救火為變者。史言蜀主之猜防。庚申旦，火猶未熄，蜀主出義興門見羣臣，以安衆心。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都城，言訖，復入宮閉門。火未熄，未敢弛備。復，扶又翻。將相皆獻帷幕飲食。

**18**壬戌，蜀大赦。

**19**乙丑，改元。此書梁改元貞明也。考異曰︰吳越備史云︰「正月壬辰朔，改元，大赦。」今從薛史·末帝紀。

**20**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清泥嶺，克固鎭，九域志︰鳳州河池縣有固鎭。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九域志︰成州栗亭縣有泥陽鎭。蜀兵敗，退保鹿臺山。今成州東十里有鹿玉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敗，補邁翻。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秦州。趣，七喻翻。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絳入秦州，九域志︰秦州東南莊鳳州三百二十里，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成州西南至階州二百五十里。「宗絳」當作「宗綰」。表排陳使王宗儔為留後。陳，讀曰陣。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是年五月劉知俊攻邠州。聞秦州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蜀軍。帥，讀曰率。為劉知俊為蜀所殺張本。考異曰︰十國紀年︰「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按上有甲戌，下有癸未，必庚辰也。王宗綰自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蜀遂有秦、鳳、成三州之地。宋白曰︰河池縣漢屬武都。華陽國志︰河池一名仇池。按仇池山在成州界，今河池縣屬鳳州，去縣稍遠；今縣所處謂之河池水，故以名縣。兩當，漢故道縣。水經云︰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又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為名。或曰︰縣西界有兩山相當，故名。九域志︰河池在鳳州西一百五十五里；兩當在鳳州西八十五里。

**21**岐義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來降。岐置義勝軍以授溫韜，見二百六十八卷太祖乾化元年。彥韜卽溫韜也。乙未，詔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軍，復彥韜姓溫氏，名昭圖，官任如故。

**22**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

**23**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時以邕州為建武軍。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己獨為南平王，南王，郡王也。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梯航，謂梯山航海。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遂絕。使，疏吏翻。

**二年**（丙子、九一六）

**1**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廣，國名；德靖，諡也。全昱，帝之伯父。

**2**帝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行，下孟翻。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帝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謂先無過從之雅。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為鄧州觀察判官。

**3**蜀主以李繼崇為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

**4**二月，辛丑夜，吳宿衞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鼾，下旦翻，鼻息也。聞，音問。府中稍安。壬寅，謙等陳于天興門外，楊行密以揚州牙城南門為天興門。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至自徐溫所。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呼，火故翻。亂兵皆潰，史言吳兵畏服朱瑾。擒謙、球，斬之。

**5**帝屢趣劉鄩戰，趣，讀曰促。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守莘西之營也。自勞軍於貝州，勞，力到翻。勞圍張源德之軍也。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屬，之欲翻。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躡，尼輒翻。至故元城西，隋元城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倂入貴鄕，聖曆二年又分貴鄕、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元城治魏州郭下，故有故元城。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於其中間，陳，讀曰陣。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為之折，環，音宦。為，于偽翻。折，而設翻。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

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去年五月王檀代牛存節屯河上。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鎭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安金全從晉王克用起於代北，故云故將。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言晉陽若陷，則國破家亡。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為，于偽翻。承業卽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帥，讀曰率。將，卽亮翻。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按九域志，上黨至晉陽五百餘里。輕騎疾馳，朝發夕至，何其速也！梁兵扼汾河橋，汾橋在晉陽城東南汾水上。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呼，火故翻。李嗣昭鎭昭義，官侍中，故稱之。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詰，去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晉王矜伐而有功者不賞，此其所以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也。

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張承業之權略，烏可以宦者待之哉。

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6**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衞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唐天祐三年以「磁」「慈」聲相近，改磁州為惠州，是時政在朱氏。晉旣取之，因復舊州名。靳，居焮翻。晉王還魏州。

**7**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卽以鄩為宣義節度使，劉鄩旣喪師，懼罪不敢入朝，梁亦懼其反側，就以滑帥命之。為明年鄩入朝左遷張本。使將兵屯黎陽。

**8**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

**9**劉鄩旣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復，扶又翻。由是將卒皆搖心。帝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癸卯，出宋門，宋門，大梁城東面南來第二門，梁改名觀化門，而時人不改其舊，呼曰宋門；晉天福三年改仁和門。其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剽，匹妙翻。攻建國門，建國門，大梁宮城正南門，太祖所起也。宋白曰︰大梁皇城南為建國門。帝登樓拒戰。樓，謂建國門樓也。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按歐史，晏球本洛陽王氏子，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後歸唐，賜姓名曰李紹虔，尋復本姓名曰王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賊以油沃幕，長木揭之，揭，其列翻，舉也。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帥，讀曰率。遲，直利翻，待也。旣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唐末以太祖生於碭山，改單州為輝州。是時復以輝州為單州。單，音善。

**10**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荊南道入貢。吳越界西南盡衢州。按九域志，自衢州界西南至建州四百四十五里，自建州西至汀州九百三十里，自汀州西至虔州五百五十里，自虔州西至郴州六百六十里，自郴州東北至潭州四百九十八里，自潭州東北至岳州三百八十五里，自岳州西北至荊南四百三十里。光業，日休之子也。皮日休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郴，丑林翻。

**11**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12**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13**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以其取道回遠，數千里至大梁也。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市易者，以所有易所無，相與為市也。朝，直遙翻。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蓬萊，本漢黃縣，唐神龍三年更名，帶登州。夢徵，棣州人也。

**14**甲子，吳潤州牙將周郊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大將陳祐等討斬之。

**15**八月，丁酉，以太子少『章︰十二行本「少」作「太」；乙十一行本同。』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16**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軍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蜀天雄節度使鎭秦州。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出鳳州之兵指寶雞以攻鳳翔，出秦州之兵指隴州。

**17**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去年梁分相州為昭德軍。相，息亮翻。以李嗣源為刺史。考異曰︰劉恕廣本云筠奔東都，授左衞上將軍。莊宗實錄︰「命李存審入城招撫，除昭德軍額，仍舊隸魏州，徙洺州刺史袁建豐為相州刺史。」按上四月，筠已遣人納款于晉，此復云走者，蓋始者文降，今為晉兵所迫故走耳。筠旣降晉，今還猶得將軍者，蓋潛通款於晉，梁朝不知耳。明宗實錄云︰「八月，張筠走，移帝為相州刺史，九月為安國節度使。」而莊宗實錄云︰「時袁建豐為相州刺史。」按明宗實錄·建豐傳云戰胡柳陂，建豐猶為相州，乃是天祐十五年十二月。蓋明宗初為相州，移邢州後方除建豐，莊宗錄誤書在張筠走下耳。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告之以相州已拔，則彼知邢州之勢孤；示之以張溫已降，則彼知援兵之望絕；閻寶於是不能守矣。帥，讀曰率；下同。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天平時屬梁，晉命閻寶遙領。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鎭邢州。邢州，梁保義軍；旣入于晉，自此遂改為安國軍。考異曰︰王溥五代會要、薛史·地理志、樂史寰宇記皆云「梁建保義軍，唐同光元年改為安國軍。」而莊宗、明宗實錄·列傳、薛史·存審傳皆云「此年授安國節度使。」恐是纔屬晉卽改軍額，會要等書誤云同光元年。

**18**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契丹攻蔚州，自麟、勝出詭道以掩晉不備也。按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朔，「蔚州」恐當作「朔州」。考異曰︰開元中，振武軍在朔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單于都護府城內，隸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使，領鎭北大都護、麟·勝二州。後唐振武節度使亦帶安北都護、麟·勝等州觀察等使，石晉以後皆帶朔州刺史。據此乃治蔚州，不知遷徙年月。遣使以木書求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雲州，存璋悉力拒之。雲州卽大同軍。

**19**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仁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曹夫人實生晉王。晉王事生母者重，事嫡母者輕，異日太后、太妃尊號倒置，皆根於心而發於事者。

**20**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河朔盡歸于晉，滄州孤絕，戴思遠不能守。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鎭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鎭滄州，滄德自此屬晉，復改順化為橫海，從唐舊也。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晉王封內，凡節鎭皆有中門使，其任卽天朝樞密使也。委以心腹，重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為，于偽翻。為安重誨為嗣源佐命張本。薛史曰︰安重誨，其先本北部酋豪，父福遷，為河東將，救兗、鄆而沒。

**21**晉王自將兵救雲州；行至代州，契丹聞之，引去，王亦還。以李存璋為大同節度使。

**22**晉人圍貝州踰年，去年八月晉圍貝州。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噉，徒濫翻。擐，音宦。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出降，旣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殪，壹計翻。考異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旣聞河北皆平而有翻然之志，詢謀於衆；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噉人為糧，固守其城。王師歷年攻圍，賊旣食竭，呼我大將曰︰『今欲請罪，懼晉王不我赦。我將衿甲持兵而見，已卽解之，如何？』報曰︰『無便於此者。』賊衆三千，衿甲出降。我將甘言喻之，俱釋兵解甲。旣而四面陳兵，皆殺之。」歐陽史·死事傳曰︰「晉王入魏，河北六鎭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城中食且盡，貝人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按源德若以不降而死，其衆當卽降於晉，豈得猶拒守與晉邀約而後出哉！明是衆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余謂若如通鑑去取，則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於死事傳。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為梁守。黎陽臨河，梁兵聲援猶接，又劉鄩守之，所以能自固。為，于偽翻。

**23**晉王如魏州。

**24**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載肇，「載」，恐當作「戴」。吳王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趣，七喻翻。言棄城走。以李厚權知光州。崇，愼縣人也。

**25**庚申，蜀新宮成，在舊宮之北。

**26**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瑯邪忠毅王王檀，多募羣盜，置帳下為親兵，己卯，盜乘檀無備，突入府殺檀。節度副使裴彥帥府兵討誅之，軍府由是獲安。帥，讀曰率。

**27**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故關，大震故關。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岐置保勝軍於隴州。帥其衆二萬，帥，讀曰率。棄隴州奔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陽人也。

**28**丁酉，以禮部侍郞鄭珏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珏，綮之姪孫也。鄭綮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乾寧元年。考異曰︰薛史·梁末帝紀無珏初拜相年月。此年十月丁酉，以中書侍郞、平章事鄭珏兼刑部尚書、平章事，至貞明四年四月己酉，又云以中書侍郞、平章事鄭珏兼刑部尚書。疑貞明二年拜相，四年轉刑部尚書也。本傳云︰「累遷禮部侍郞，貞明中拜平章事。」唐餘錄·均帝紀︰「貞明二年十月丁酉，禮部侍郞鄭珏為中書侍郞、平章事。」今從之。又高若拙後史補云︰「珏應一十九舉方捷，姓名為第十九人，第行亦同；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今按珏光化三年及第，自光化三年至此年纔十七年矣，又不可合。

**29**己亥，蜀大赦。

**30**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趣，七喻翻。旣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31**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

**32**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遣使通好；好，呼到翻。晉王亦遣使報之。

**33**是歲，慶州叛附于岐，慶州本岐地也，蓋因去年李保衡以邠寧附梁，遂為梁有。岐將李繼陟據之。詔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將兵討之，破岐兵，下寧、衍二州。衍州，岐李茂貞置，在寧、慶之間。宋廢衍州為定平鎭，屬邠州。考異曰︰薛史·賀瓌傳︰「貞明二年慶州叛，為李繼陟所據，帝命左龍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衍二州。」此非小事，而末帝紀、李茂貞傳皆無，惟瓌傳有之，今以為據。

**34**河東監軍張承業旣貴用事，其姪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瓘曰︰「汝本車度一民，與劉開道為賊，劉開道必指劉知俊也，知俊為梁開道指揮使，又嘗鎭同州。車，尺遮翻。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慣，古患翻。悛，丑緣翻。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

**35**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珦逆婦於閩，自是閩與吳越通好。珦，虛亮翻。好，呼到翻。

**36**閩鑄鉛錢，與銅錢幷行。

**37**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事見上卷。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強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考異曰︰紀年通譜云︰「舊史不記保機建元事。今契丹中有曆日，通紀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薊，得其曆，因閱年次，以乙亥為首，次年始著神策之元，其後復有天贊。按五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記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不然虜人恥保機無號，追為之耳。保機，虜中又號天皇王。」虜庭雜記曰︰「太祖一舉倂吞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勃海，虜其王大諲譔，立長子為勃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天皇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又曰神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又曰︰「阿保基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姓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王族惟與后族通婚；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落通婚。」歐陽史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阿保機稱皇帝，前史不見年月，莊宗列傳·契丹傳在莊宗卽帝位、李存審守范陽後；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云阿保機設策倂諸族，遂稱帝，在乾寧中劉仁恭鎭幽州前，薛史在莊宗天祐末。按紀年通譜，阿保機神策元年歲在丙子，乃莊宗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似不在天祐末及莊宗卽位後。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太祖賜阿保機記事猶呼之為卿，及言「臣事我朝，望國家降使冊立」，必未稱帝，安得在劉仁恭鎭幽州前！唐餘錄全取漢高祖實錄契丹事作傳，最為差錯。不知其稱帝實在何年，今因其改年號，置於此。

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党項在磧西。磧，七跡翻。黨，底良翻。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黃頭，室韋強部也；臭泊，室韋以所居地名其部。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以晉王克用與阿保機結為兄弟也。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延徽傳云︰「天祐中連帥劉守光攻中山不利，欲結北戎，遣延徽將命入虜。」劉恕以為劉守光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惟唐光化三年汴將張存敬拔瀛、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為存敬所敗，恐是此時，仁恭方為幽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強盛之時常陵暴契丹，豈肯遣使與之相結！乾化元年守光攻易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伐之，其遣延徽結契丹蓋在此時。然事無顯據，故但云衰困，附於此。契丹主怒其不拜，『章︰十二行本「拜」下有「留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屬，之欲翻。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敎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處，昌呂翻。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

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自晉陽歸幽州，自西徂東也。省，悉景翻。過眞定，止於鄕人王德明家，王德明為趙王鎔養子，卽燕人張文禮也。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言旣叛契丹歸中國，今復往詣契丹，恐為所殺也。復，扶又翻；下同。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喪，息浪翻。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旣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曏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相公」。

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敍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鄕，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力也。按莊宗之世，契丹圍周德威，救張文禮，曷嘗不欲深入為寇哉！晉之兵力方強，能折其鋒耳，豈延徽之力邪！

**三年**（丁丑、九一七）

**1**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旣至，吳軍引還。去年十一月吳圍潁州。

**2**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3**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晉置威塞軍於新州，後遂為節鎭。新州領永興一縣。薛居正曰︰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昇新州為威塞軍節度使，以媯、儒、武三州隸之。驕惰不治，治，直之翻。侍婢頂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為裨將。壽州屬吳，盧文進遙領刺史耳。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復，扶又翻；下同。甲午，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入確鬬，確，堅也。凡戰者，隨兵勢而為進退離合；至於確鬬則兩敵相當，用實力而鬬，惟堅耐而用長技乃勝耳。校，戶敎翻。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為人客戰，儕，士皆翻。為，于偽翻。千里行役，戰於異鄕，是為客戰。千里送死，而使長復不矜恤，柰何？」衆曰︰「殺使長，防禦使為一州之長，故曰使長。使，疏吏翻。長，知兩翻。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趣傳舍，趣，七喻翻。傳，株戀翻。詰朝，存矩寢未起，就殺之。詰，去吉翻。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曰︰「奴輩旣害郞君，使我何面復見晉王！」因為衆所擁，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鴈門以北都知防禦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敗，補邁翻。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進帥其衆奔契丹。帥，讀曰率。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殺侍婢及幕僚數人。

**4**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渝關入營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漢書音義︰渝，音喻，今讀如榆。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比」，當作「北」。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歐史曰︰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硤石、西硤石、淥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城以扼之。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薊，音計。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幽州盧龍節度治薊縣。繒，慈陵翻。纊，苦謗翻。隘，烏懈翻。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勳，勳級也。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脩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卽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燕之役，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陷於阿保機，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燕山、平州盡在關內而異路也。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據之，故阿離不後由平州入寇，乃當時議燕、雲不明地里之故。又金虜行程云︰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城。營州古柳城郡，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其城外多大山，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地當營室，故以為名。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岡複嶺，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鹵，豈天設此以限華、夷乎？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

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敵舟。遺，于季翻。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哂，失忍翻。「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婦人智識若此，丈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機因其能勝室韋，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使能爾，曷為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旣內虛其國，又不能為根本之計，而終有木葉山之囚乎？

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帥，讀曰率。敗，補邁翻。奔歸。

**5**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6**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毳，充芮翻，獸毛縟細者為毳。盧文進敎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間，古莧翻。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憂形於色」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褒而期之，以作三臣之氣。復，扶又翻。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治，直之翻；下同。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淶水，淶水縣屬易州。淶，音來。宋白曰︰李嗣源時屯淶水，扼祁溝諸關以伺賊勢。閻寶以鎭、定之兵繼之。

**7**吳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吳以昇、常、宣、歙、池為徐溫巡屬。行，下孟翻。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鎭海軍治所於昇州，鎭海軍本治潤州。溫從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樂，音洛。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郞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卽之官。三郞，謂溫長子知訓也。為知訓死、知誥得權張本。知訓第三。溫以陳彥謙為鎭海節度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稱治者，時人稱之耳。治，直吏翻。彥謙，常州人也。為陳彥謙垂死請於徐溫立己子張本。

**8**高季昌與孔勍脩好，復通貢獻。高季昌為孔勍所敗，事見上卷太祖乾化二年。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 後梁紀五起強圉赤奮若（丁丑）七月，盡屠維單閼（己卯）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丁丑、九一七）

**1**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以伐岐也。

**2**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3**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扆，隱豈翻。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郞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為榮經尉。榮經，漢嚴道縣地，唐武德四年置榮經縣，屬雅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同曾祖之弟為再從弟。從，才用翻。

**4**清『章︰十二行本「清」上有「癸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卽皇帝位於番禺，漢書音義︰番，音潘；禺，音愚。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郞，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部侍郞，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為興王府。

**5**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是年三月，契丹圍幽州，事始見上卷。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閻寶班在李存審之下，而先書寶者，嗣源與寶先進屯淶水，而存審繼之也。匈奴須知︰淶水西至易州四十里，易州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蹂，人九翻，又徐又翻。陳，讀曰陣。嗣源曰︰「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相遇，虜抄吾糧，抄，楚交翻。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趣，七喻翻。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水經註︰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谷，東南流逕大防嶺。又曰︰良鄕縣西北有大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卽漢上谷郡地。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鄕六十五里至幽州城外。此又驛路也。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翼而隨之。張左右翼而踵其後。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衆宜抵西樓，滅汝種族！」此史家以華言譯胡語而筆之於史也。胡嶠入遼記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行幾一月乃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歐史·四夷附錄曰︰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西樓門屋皆東向。薛史曰︰西樓距幽州三千里。埸，音亦。種，章勇翻。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檛，側瓜翻。陳，讀曰陣；下同。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寓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環，音患。射，而亦翻。塞，悉則翻。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陳於契丹陳後，將夾擊之也。一曰以騎兵前進，令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羸，倫為翻。趣，讀曰促。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取古北口路而去。卷，讀曰捲。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為虜所困，得救而解，喜極涕流。

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帥，讀曰率；下同。晉入自瓦橋運糧輸薊城，九域志︰瓦橋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涿州北至薊城一百二十里。薊，音計。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為鄕導，鄕，讀曰嚮。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盧龍諸州，自唐中世以來自為一域，外而捍禦兩蕃，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餘。及幷於晉，則歲遣糧援繼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衆民其心力有所不及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信矣！為，于偽翻；下為承、誓為、為吾、請為同。

**6**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河朔失守事見上卷。朝，直遙翻。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當其時不能治也，待其入朝而後責之，失政刑矣。

**7**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8**晉王還晉陽。自魏州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軍城，謂晉陽軍城也。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靳，居焮翻，吝惜也。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張承業第七。晉王以兄事承業，呼之為七哥。承業曰︰「郞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唐人凡為人舞，人則以錢綵寶貨謝之，謂之纏頭。俸，扶用翻。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晉王他日卒如張承業之言。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索，山客翻。挽，武遠翻，引也。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朱氏居汴，李氏名其為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先王，謂晉王克用。今日就王請死！」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踣地，罵曰︰毆，烏口翻。踣，蒲北翻。「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言閻寶背梁降晉，晉不殺而寵貴之。曾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諂媚自容邪！」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史書曹太夫人者，以見嫡母劉夫人不可得而令其子。不惶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忤，丑故翻。必且得罪於太夫人，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張承業於時官特進，意亦晉王承制授之也。適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其志。未幾，幾，居豈翻。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衞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

掌書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為豚犬，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間，古莧翻。數，所角翻。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史言張承業不惟能足兵，且能保護士君子。

晉王元妃衞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書晉宮之次者，以見其宮中貫魚失序。其父成安人，成安，漢斥丘縣，北齊置成安縣，唐屬相州，時屬魏州。九域志︰成安在魏州西一百里。以醫卜為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上，時掌翻。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語，牛倨翻。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鄕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于宮門。父且笞之，而何有於君！異日李存渥之事，無足怪也。

**9**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卽位，是年八月，劉巖稱帝。且勸吳王稱帝。

**10**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部尚書、內樞密使。

**11**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

**12**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渡，貞明元年，晉得魏博兵，始窺河上；若以破夾寨為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13**蜀主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見是年七月。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伐岐無功也。唐文扆數毀之；數，所角翻。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於炭市。劉知俊懼不見容於梁而奔岐，懼不見容於岐而奔蜀，卒亦不為蜀所容。挾虎狼之性而附人，人必虞其搏噬，其能容之乎！

**14**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15**壬戌，以張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16**帝論平慶州功，賀瓌平慶州，見上卷上年。丁卯，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為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尋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為賀瓌不能拒晉張本。

**17**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十里至河。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渡。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陸佃埤雅曰︰葦卽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雈，卽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萑小而葦大。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塞，悉則翻。四面進攻，卽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

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先，悉薦翻。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故請帝因郊而謁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劉鄩敗，見上卷上年。公私困竭，人心惴恐；惴，之睡翻。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勍敵，謂晉也。勍，渠京翻。乘輿豈宜輕動！乘，繩證翻。俟北方旣平，報本未晚。」晉書曰︰郊祀者帝王之重事，所以報本反始也。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至大梁，扼汜水矣，扼汜水，謂扼虎牢之險也。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從，才用翻。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18**甲戌，以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留守。

**19**是歲，閩王審知為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主巖之女。為，于偽翻。

**四年**（戊寅、九一八）

**1**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蜀改國見上卷二年。

**2**帝至大梁。自洛陽還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晉拔楊劉，楊劉屬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鄆，音運。濮，博木翻。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上，時掌翻。喪，息浪翻。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量，音良。先帝之時，奄有河北，開平之間，幽、滄、鎭、定、魏皆附于梁，故云然。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謂夾寨、柏鄕、蓨縣之師皆不得志于晉。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開平元年，晉王存勗嗣位，于今十一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黎，衆也。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駑，音奴。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3**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於水道，故舟行無礙。註詳見辯誤。贛，音紺。

**4**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好，呼到翻。樂，五敎翻。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雞擊毬喧呼之聲，蜀蓋倣長安之制，附夾城為諸王宅。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張格贊立宗衍，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惡，烏路翻。去，羌呂翻。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5**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謝彥章，梁之騎將也，懼晉兵之衝突，決河水以限之。幽、幷之突騎非南兵之所能敵，自古然也。瀰，音彌。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降，戶江翻。

**6**己亥，蜀主以東面招許使王宗侃為東、西兩路諸軍都統。此伐岐東、西兩路之兵也；東路出寶雞，西路出秦隴。

**7**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前年梁加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又加天下兵馬元帥。

**8**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資王。

**9**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岐與蜀絕，見二百六十七卷乾化元年。復，扶又翻。

**10**己酉，以吏部侍郞蕭頃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11**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癸亥，以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幷鎭鄜、延。太祖改保塞軍為忠義軍。高萬興，萬金之兄也；兄弟並鎭，今倂為一。

**12**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趙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13**蜀主自永平末梁乾化元年，蜀改元永平；梁貞明二年，蜀改元通正。得疾，昏瞀，瞀，莫候翻。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卽謂張格令諸公署表時事。若其不堪大業，可置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愼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

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去，羌呂翻。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見，賢遍翻。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卽作難。伺，相吏翻。難，乃旦翻。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偵，丑鄭翻，伺也。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蜀置天策府，見上卷乾化四年。將罪唐文扆，先奪其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潘炕亦蜀主所親任者也，入筦樞密，出居方鎭。炕，苦浪翻。

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

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唐制，樞密使本用宦者。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蜀主本許州舞陽人，其諸將亦多許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為蜀以宦者亡張本。

六月，壬寅，『章︰十二行本「寅」下有「朔」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蜀主殂。考異曰︰北夢瑣言云︰「余聞宗弼親吏曹處琪言︰建疑信王暴卒，唐文扆與徐妃、張格陰謀使尚食進雞燒餅因置毒。建疾困，大臣魏弘夫等請誅文扆。建曰︰『太子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吁而逝。」劉恕按︰舊史貶文扆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疑曹處琪之妄，孫光憲從而記之。癸卯，太子卽皇帝位。名衍，字化源，建幼子也。尊徐賢妃為太后，衍母也。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衞事。

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章︰十二行本「全」作「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貞明二年，蜀主遣唐文裔伐岐，遂鎭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14**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鎭南，復州曰武威，杭州曰鎭海，越州曰鎭東，江陵府曰荊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註于譜。按歐公之時去五代未遠，十國僭偽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鎭之名已無所考，況欲考之於二三百年之後乎！今台州有魯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啓三年陞台州為德化軍。洵乃雄吏，時為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巖縣永寧江有泅於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他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境內屬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妓，渠綺翻。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長，知兩翻。謂年已長也。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為，于偽翻。少，詩照翻。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幷其妻取之！」

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優人為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髽角弊衣，如僮奴之狀，謂之蒼鶻。從，才用翻。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上彈，徒旦翻。下彈，徒丹翻。又嘗賞花於禪智寺，宋白曰︰禪智寺在揚州城東，寺前有橋，跨舊官河。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悖，蒲沒翻，又蒲妹翻。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撾殺王親吏。撾，側瓜翻。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

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以知誥養子也。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為徐知諫附於知誥以奪知詢金陵張本。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躡，尼輒翻。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還，從宣翻，又如字。還告知訓以追之不及也。余謂楊渥、徐知訓之於知誥，皆知所惡者也。

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妓，渠綺翻。知訓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惡，烏路翻。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瑾。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貯，丁呂翻。幬，徒到翻，今之葛罩、紗罩是也。又直由翻，唐韻曰︰單帳也。冬貯於幄，欲其煖也；夏貯於幬，旣欲其涼，且隔蚊蝱。以養人者養畜，可謂愛之過矣。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過，音戈。過瑾而言別。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路振九國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踣，蒲北翻。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廡，罔甫翻。蹄，大計翻。齧，魚結翻。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從，才用翻。為，于偽翻；下吾為同。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同姓，因呼之為舅。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挺，待鼎翻，拔也。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翟虔，徐溫親將也，使之防衞吳王。翟，直格翻。折，而設翻。顧追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任，音壬。剄，古頂翻。

徐知誥在潤州聞難，揚、潤夾江，相去五十餘里。難，乃旦翻。用宋齊丘策，卽日引兵濟江。考異曰︰吳錄、九國志、徐鉉江南錄，知訓死，知誥過江，皆無日。江南錄曰︰「先生聞亂，卽日以州兵渡江，至廣陵。會瑾自殺，因撫定其衆。」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訓，踰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與。」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訓死，自蒜山渡，白知誥。知誥卽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民。」按揚、潤相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南錄。表徐知誥勉就潤州以俟變，本宋齊丘之策也，事見上卷三年。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沈，持林翻。

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李儼宣諭淮南，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使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幷其諸子。

**15**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勞，力到翻。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前書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蓋自河陽徙匡國也。陳，讀曰陣。帥，讀曰率。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復，扶又翻。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高者得其利；俱戰于水中，則勇者勝。此謝彥章之所以敗也。勝，音升。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16**蜀唐文扆旣死，太傅、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張格附唐文扆見上三年。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玢，方貧翻。「公有援立大功，謂草表使諸公請立宗衍。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玢為榮經尉；吏部侍郞許寂、戶部侍郞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於合水鎭，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水鎭。令茂州刺史顧承郾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郾母曰︰「戒汝子，勿為人報仇，郾，於建翻。為，于偽翻。他日將歸罪於汝。」承郾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承郾罪。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鹿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洮，土刀翻。宗播為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瑯邪郡王。自典午渡江以來，江左以瑯邪之王為衣冠甲族，故三人皆封瑯邪。『鄒︰典午，晉司馬氏。典、司近義，午、馬相屬。』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蜀立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希指迎合也。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有政事則國強，無政事則國衰。衰者亡之漸也，可不戒哉！

**17**吳徐溫入朝于廣陵，自昇州入朝。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徐溫審知罪在其子，故葬朱瑾。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廣陵卽代知訓執吳政，至此方除官耳。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代知誥也。溫還鎭金陵，總吳朝大綱，朝，直遙翻。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

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梁旣篡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為天祐十五年。徐知誥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是年以後其逋者徵之。餘俟豐年乃輸之。謂天祐十四年逋租也。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章︰十二行本「服」下有「以宋齊丘為謀主」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史言徐知訓之驕倨淫暴，適為徐知誥之資。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先，悉薦翻。齊丘說知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敎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丁錢，卽漢世算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卽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為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卽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為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就役，不役則計日收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說，式芮翻。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以直千錢之物，當稅額之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曠土，空曠不耕之土。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宋齊丘為徐知誥謀奪徐氏之政，使溫知之，豈特惡之而已。蓋齊丘之為人，輕佻褊躁，溫以此惡之耳。惡，烏路翻。以為殿直、軍判官。殿直，使之入直吳殿。軍判官，行軍判官也。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屛語，常至夜分，屛語，屛左右而與齊丘密語也。水亭則四旁空闊，無耳屬于垣之虞。夜分，夜半也。屛，必郢翻。或居高堂，悉去屛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筯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去屛障，所以防左右隱蔽其身而竊窺者。去，羌呂翻。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18**虔州險固，吳軍攻之，久不下，是年二月，吳攻虔州。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鎭南節度使劉信為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幾，居豈翻。譚全播求救於吳越、閩、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傳球為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統軍使，吳越所置官。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雩都以救之。雩都，漢古縣，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七十里。信州兵纔數佰，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啓關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槳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侵蘇、湖，侵蘇、湖以牽制吳越救虔州之兵力。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按九域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十里。移兵屯汀州，示將救虔也。晉王遣間使持帛書會兵於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間，古莧翻。難，乃旦翻。

**19**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幷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兵莫難於用衆。是舉也，晉兵先敗，周德威父子死焉，晉王特危而後濟耳。蔚，音鬱。

**20**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強，纔間將興，少，詩照翻。間，古莧翻。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史言王宗鼎為保身之謀而無維城之助。

**21**泰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好，呼到翻。時嬖倖用事，多求賂於萬進，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萬進聞晉兵將出，己酉，遣使附于晉，且求援。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己酉，張萬進歸款。」薛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三月癸未，削奪張守進官爵，命劉鄩為制置使；十月下兗州，族守進。」萬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五年冬，拔其城。」劉鄩傳云︰「五年，萬進反，冬，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為據，今以莊宗實錄·列傳為定。

**22**甲子，蜀順德皇后殂。周氏，蜀主建正室也。

**23**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薀、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朱光葆」當作「宋光葆」。薀，音蘊。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周庠與蜀主建同起於兵間，歷事多矣。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24**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還，從宣翻。上，時掌翻。麻家渡蓋在濮州界。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凡言相持不戰，度其力未足以相勝，而各伺其勢之有可乘者也。

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好，呼到翻。挑，徒了翻。窘，巨隕翻。賴李紹榮力戰翼衞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柰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晉王此語，謂王鎔也。然王鎔志守祖父業、自豢養而已；晉王則志於滅梁以雪讎恥者也。及梁旣滅，莊宗之志滿矣，馳騁田獵，意以為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帷房自禍也。

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都營使，都總行營之事，一時署置之官名也。為，于偽翻；下王為之同。陳，讀曰陣。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以戰為戲，何晉王之輕也！至聞嗣源入大梁，又何其衰也歟！伺，相吏翻。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重，直龍翻。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史言晉王勇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然再危而再免者，皆李存審援兵之力，謂「老子妨人戲」可乎！

**25**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破之；又遣梁誰等『章︰十二行本「等」下有「將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虔州之勢孤矣。詮，且緣翻。

**26**梅山蠻寇邵州，梅山蠻居邵州界。宋熙寧五年開置新化縣，在邵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楚將樊須擊走之。

**27**九月，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王宗弼，蜀主許之。

**28**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說，式芮翻。質，音致。還，從宣翻，又如字。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劉信本鎭洪州。南江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于大江。廣陵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兵十倍於虔人。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旣解，重，直龍翻。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史言徐溫旣能御將，又能料敵。

**29**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廟號高祖。

**30**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31**劉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果如徐溫所料。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唐僖宗光啓元年，譚全播推盧光稠據虔州，中更二姓，及全播自為之而亡。吳以全播為右威衞將軍，領百勝節度使。

先是，吳越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絕，吳越自虔州道入貢，詳見上卷二年。今虔州入于吳，故道絕。先，悉薦翻。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梁。此卽閩、越入貢大梁水程也。但吳越必就許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閩為近耳。

**32**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住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唐授吳王行密諸道行營都統，其子渥、隆演嗣位，皆宣論使李儼承制授之。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

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旣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說，式芮翻。「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復，扶又翻。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草具建國儀注。知誥知可求不可去，去，羌呂翻。乃以女妻其子續。妻，千細翻。其後嚴續遂相南唐。

**33**晉王欲趣大梁，趣，七喻翻；下同。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自麻家渡進兵逼行臺村。

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史言賀瓌忌能以誤國事。惡，烏路翻。一旦，瓌與彥章治兵於野，治，直之翻。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強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強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謝彥章欲持久以老晉師，賀瓌欲決勝負於一戰。以此觀之，其智識固有間俟。蹉，七何翻。跌，徒結翻。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誣謝彥章等以謀叛聞奏於上。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梁之騎將皆死，獨王彥章在耳。丁未，以朱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賀瓌為之請也。

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國都謂大梁。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謂殺謝彥章也。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徼，一遙翻。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趨，七喻翻。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34**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35**賀瓌聞晉王已西，自行臺村趨大梁為自東徂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胡柳陂在濮州西臨濮縣界。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哉。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復，扶又翻。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重，直用翻。為，于偽翻。殿，丁練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晉王旣先出，周德威若不以兵從之，則為顧望不進，此誠有不得已者矣。史言其心。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

賀瓌結陳而至，橫亙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陳，讀曰陣；下同。帥，讀曰率。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梁之騎兵先敗走。趣，七喻翻；下同。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晉輜重見梁騎兵西嚮，謂其來犯，故驚而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藉，慈夜翻。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陳旣擾亂，周德威雖勇，一夫敵耳。魏博節度副使不緘與輜重俱行，亦死。

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據高丘則散兵望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復振者，言其師徒已橈敗，復振迅而起也。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嚴︰「王」改「李」；下同。』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用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旣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珂，丘何翻。

日向晡，晡，奔謨翻。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詰，去吉翻。復，扶又翻。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言王彥章所領騎兵已敗而西去。山下惟步卒，山下謂土山之下。此卽指言賀瓌陳於山西之兵。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謂周德威之兵喪敗。若復引退，必為所乘。復，扶又翻；下同。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斷，丁亂翻。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言晉大舉而敗退，梁兵乘勝渡河，則河朔必望風而歸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擐，音宦。曰︰「賊大將已遁，大將指王彥章。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拉，盧合翻。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為，于偽翻。幾，居依翻。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呼，火故翻。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鄕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帥，讀曰率。幾，居依翻。裝，證之曾孫也。胡證在唐，歷事憲、穆，位通顯，家富於財。證，音正。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此所謂俱傷而兩敗也。喪，息浪翻；下喪吾同。

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晉王悔不用周德威之言，致其戰死，故罪己而擢其子。嵐，盧含翻。

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橈敗，橈，奴敎翻。勢屈為橈。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渡河矣。」「以」，當作「已」。『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已」；孔本同。』嗣源遂乘冰北渡，將之相州。欲自相州歸邢州。相，息亮翻。是日，從珂從王奪山，謂奪土山也。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九域志︰濮陽縣在濮州西九十里。按唐志，濮陽屬濮州，九域志為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丘縣，宋熙寧六年省頓丘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鎭，卽澶州所治頓丘城也。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郭者也。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36**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撒，山割翻。剌，來葛翻。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數，所具翻。兄弟之親，如手如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期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帥，讀曰率。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官之為刺史，而不釐務。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

晉軍至德勝渡，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此亦晉之散兵也。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鄕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己卯、九一九）

**1**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2**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章︰十二行本「北」下有「夾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築兩城而守之。唐澶州治頓丘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及頓丘縣於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3**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巖逆婦于楚，見上卷元年。

**4**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渡渭水，此寶雞渭河也。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也。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5**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仗內敎坊使嚴旭強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敎令賣刺史、令、錄等官，令，縣令。錄，錄事參軍。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史言蜀朝政濁亂。

**6**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周德威死，難其代，且北邊大鎭，士馬強銳，故自領之。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以宦者代功臣，失之矣。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章︰十二行本「為」下有「河東、魏博」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中門使；知祥又薦敎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治，直之翻。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倜，他狄翻。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郭崇韜由此佐晉王滅梁。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吳珪」，薛史作「吳琪」。先，悉薦翻。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為郭崇韜德孟知祥、薦之帥蜀張本。

**7**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自常州東洲出海，復泝江而入以擊吳。帥，讀曰率；下同。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8**吳徐溫帥將吏藩鎭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卽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唐，土行也。吳欲繼唐，故言以金德王。臘用丑。改諡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楊行密初諡武忠王。威王曰景王，楊渥初諡威王。尊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鎭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楊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密使，吳都廣陵，故謂揚州為揚府。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郞，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書侍郞，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前中書舍人，蓋唐官也。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郞楊迢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敬之，楊憑弟子也。

**9**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今通州靜海縣南五里有狼山，山外卽大江。絕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旣過，自後隨之。自後隨之，則風為傳瓘用。陳侯瑱破王琳亦如此。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舷，胡田翻，船邊也。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漬，疾智翻。踐，慈演翻。僵，居良翻。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章︰十二行本「吳」上有「焚戰艦四百艘」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人誅汾，叢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稟，筆錦翻，給也。

**10**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窄，才各翻，竹索也。艨艟卽蒙衝，戰艦也。城上短垣謂之睥睨。睥，匹計翻。睨，五計翻。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渡。斷，音短。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陳，讀曰陣。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李建及卽王建及，時為銀槍大將。銀槍，晉王帳前親兵也，故曰親將。建及少事李罕之為養子，後復姓王，故史或書李建及，或書王建及。「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渡，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被，皮義翻。操，七刀翻。帥之乘舟而進。帥，讀曰率。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木甖，蓋卽韓信舊法漢書註所載者為之。操，七刀翻。甖，於耕翻。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旣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及得渡。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德勝至濮州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瓌退屯行臺村。

**11**蜀主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離，力智翻。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諤、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散，悉但翻。原者，赦其罪也。自是禁令不行。

**12**楚人攻荊南，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鎭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帥，讀曰率；下同。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潭州一百六十里。瀏，力求翻，又音柳。趣，七喻翻。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自鄂州以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泝漢而上。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荊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13**六月，吳人敗吳越兵于沙山。敗，補邁翻。

**14**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海門在今通州東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遵海東南則太湖入海之口，舟行由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之東洲。壬申，戰于無鍚。會溫病熱，不能治軍，治，直之翻。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鎭海節度判官陳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間，間，加字。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陳璋敗吳越于香彎。

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霍丘之役，陳紹之功居多。溫不討其外叛之罪而念其功，故復使之典兵。

初，衣錦之役，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指揮之下當有「使」字。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間，古莧翻。「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數，所具翻。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史言徐溫能御將。

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躡，尼輒翻。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易，以豉翻。戢，則立翻。枕，職任翻。樂，音洛。史言徐溫能保勝安民。多殺何為！」遂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勝，音升。史言錢鏐亦能結士心以保其國。錢、楊之勢所以莫能相尚也。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為，于偽翻。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少，詩照翻。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或枕，職任翻。記·少儀︰茵、席、枕、几、熲，鄭氏註曰︰熲，警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為警枕。余謂錢鏐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令欹而寤，名曰警枕，彼有豈知有禮記註疏哉！英雄之心，雖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闇與古合有如此者。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比，必利翻，及也。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卽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直更者卽持更之卒也。更，工衡翻。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史言錢鏐之公勤，皆所以保其國。

**15**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楊郡公，潯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

**16**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故郭崇韜請省之。省，所景翻，減也。王怒曰︰「孤為效死者設食，為，于偽翻。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帥，所類翻。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為，逡，七倫翻。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讀曰太。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17**初，唐滅高麗，唐高宗時滅高麗。麗，力知翻，又力兮翻。天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據開州稱王，眇僧，僧之眇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為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左溪右山。眇，彌沼翻。考異曰︰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大封國，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

**18**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代賀瓌也。瓚，藏旱翻。瓚將兵五萬，自黎陽渡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初欲掩其不備，遇晉兵而退。旋，與還同。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治，直吏翻。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據德勝上游也。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竹笮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囷所以繫竹笮。囷，區倫翻。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19**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鍚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無鍚之戰，吳越兵敗走，徐溫不窮追，講和之計固已定於胸中矣。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史言息兵之利。是時吳有揚、楚、泗、滁、和、光、黃、舒、蘄、廬、壽、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洪、撫、袁、吉、虔等州。吳王及徐溫屢遺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遺，唯季翻。王，于況翻。鏐不從。

**20**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鏐雖受命，竟不行。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

**21**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為濛見殺張本。惡，烏路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 後梁紀六起屠維單閼（己卯）十月，盡玄黓敦牂（壬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下

**貞明五年**（己卯、九一九）

**1**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承上卷徐溫惡濛事。

**2**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左射軍使，統軍士之能左射者。壖，而緣翻，河邊地也。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斷，丁管翻。薛史曰︰晉高祖為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殿，丁練翻。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石敬瑭、劉知遠始此。

**3**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中危窘，去年八月，劉鄩圍兗州，事見上卷。窘，渠隕翻。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許，處讓於軍門截耳曰︰「茍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為出兵，為，于偽翻。會鄩已屠兗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為行臺左驍衞將軍。處讓，滄州人也。張萬進自滄州徙兗州，劉處讓蓋從之。處，昌呂翻。驍，堅堯翻。

**4**十一月，吳武寧節度使張崇寇安州。

**5**丁丑，以劉鄩為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劉鄩先以河朔喪師，貶為團練使，落平章事，今以平張萬進，復為使相。

**6**章卯，王瓚引兵至戚城，戚城在德勝西，卽春秋時衞之戚邑也。杜預曰︰戚，河上之邑。與李嗣源戰，不利。

**7**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貯，丁呂翻。潘張，地名。蓋潘、張二姓居之，因以名村，如楊村之類一姓而名村也。其他如麻家渡，趙步，又皆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於通鑑。薛史云︰潘張村在河曲。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凡行軍，主將各有旗以為表識，今謂之「認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復，扶又翻。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旣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楊村北城也。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石君立卽救晉陽者也，見二百六十九卷二年。欲將之，將，卽亮翻。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誘，音酉。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賀瓌屯於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辛酉，上次于臨濮，賊亦捨營踵我。癸亥，次于胡柳。明日，接戰，王彥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按唐·地理志，濮州亦謂之濮陽郡，治鄄城，有濮陽、臨濮二縣。據莊宗實錄則行臺里在臨濮東，胡柳在濮陽東。彥章所保，莊宗所拔者，皆濮陽縣，非濮州也。而莊宗列傳及薛史·閻寶傳皆云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心。是以濮陽卽為濮州也。李嗣昭傳，嗣昭云︰「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令夕食，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則勝負未決。」是又以濮陽卽為臨濮也。按薛史·梁紀，貞明五年四月制書，放濮州稅課，是濮州猶屬梁也。莊宗實錄，天祐十六年十二月，攻下濮陽，下敎告諭曹、濮百姓，勸令歸附，是濮州未屬晉也。又賀瓌屯土山西，晉軍在其東，彥章已西入濮陽，瓌豈得更東歸臨濮！疑寶傳濮州、嗣昭傳臨濮皆當為濮陽，史氏文飾之誤也。又莊宗實錄，去年十二月，晉已拔濮陽，至此又云攻下濮陽。按薛史·梁紀，去年十二月晉人攻濮陽陷之，今年十二月又云晉入陷濮陽；唐紀去冬拔濮陽，今年四月追襲賀瓌至濮陽，十二月無攻下濮陽事。賀瓌傳，貞明四年領大軍營於行臺村，十二月戰敗，四月退軍行臺，尋卒。若非實錄及梁紀重複，則是去冬唐雖得濮陽，棄而不守，今年冬復攻拔之也。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8**己酉，蜀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

**9**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唐御史臺置主簿一人，掌印，受事發辰，覈臺務，主公廨及奴婢，勳散官之職。「今四方分爭，宜敎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衞鄕里。」從之。

**六年**（庚辰、九二○）

**1**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蜀主釋之。

**2**吳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

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唐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簿責者，一二而責之。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都統，謂徐溫也。豈可捨大而詰小乎！」詰，去吉翻。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煩，勞也。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3**晉王自得魏州，得魏州見二百六十九卷元年。以李建及為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效節都。將，卽亮翻；下同。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施，式豉翻。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自恃無他」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史言晉王不能信屬賢將，李建及由是怏怏而卒。

**4**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巖從之。校，戶敎翻。

**5**夏，四月，乙亥，以尚書左丞李琪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琪，珽之弟也，李珽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而死於梁誅友珪之時。性疏俊，挾趙巖、張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為相，頃謹密而陰伺琪短。伺，相吏翻。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為守。頃奏之。歐史曰︰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頃所發。帝大怒，欲流琪遠方，趙、張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止罷為太子少保。考異曰︰薛史止有琪作相月日，無罷相年月，故終言之。

**6**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旣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下，戶嫁翻。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朱有謙自此遂歸于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考異曰︰莊宗列傳，「上令幕客王正言送節旄賜之。」莊宗實錄·列傳、薛史·友謙傳皆云「右謙以令德為帥，請節鉞，不許。」薛史·末帝紀貞明六年云，「陷同州，以令德為留後，表求節旄，不允。」而「貞明四年六月甲辰，以歙州刺史朱令德為忠武留後。」恐是四年已陷同州。

**7**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見上卷上年。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樂，音洛。沈，持林翻。鮮，息淺翻，少也。遂成寢疾。

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三年。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誅張顥見二百六十九卷開平二年。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考異曰︰吳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語在誅張顥時，今從薛史。十國紀年︰「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郞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順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於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己丑，隆演卒。六月，戊申，溥卽王位。」恐可求亦不應有此言。今從薛史。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越濛而立溥者，濛為徐溫所忌也。

己丑，宣王殂。年二十四。六月，戊申，溥卽吳王位，溥，楊行密第四子。尊母王氏白太妃。

**8**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歐史·職方考，蜀以雅州為永平節度。

**9**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帥，讀曰率；下同。

**10**閏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原廟起於漢。原，再也，已立太廟而再立廟曰原廟。萬里橋在成都。寰宇記曰︰昔者費禕聘吳，諸葛亮送之至此橋，曰︰「萬里之路，始於此矣。」因以名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褻味，常御嗜好之味也。記·郊特牲曰︰禘嘗，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褻，息列翻。華陽尉張士喬上疏諫，以為非禮，華陽縣本唐貞觀十七年所置蜀縣，在益州郭下，與城都分治，乾元元年改為華陽縣。華，戶化翻。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以為不可，乃削官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11**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12**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便，毗連翻。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

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被，皮義翻。冠，古玩翻。旌旗兵甲，亙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雒，漢古縣，唐屬漢州，為州治所。上，時掌翻。「不宜遠離都邑，離，力智翻。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凡兵一宿為信，過信為次。

**13**李存審等至河中，卽日濟河。自河中濟河救同州。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時鄩兵出逐河中兵，晉騎反擊之，獲梁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九域志︰朝邑在同州東三十五里。

河中事梁久，唐昭宗之世，朱全忠降王珂，河中遂事梁。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說，式芮翻。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謂與康懷貞等戰也。事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今方與梁相拒，謂相距於河上也。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

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將，卽亮翻。華，戶化翻。壞，音怪。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薛史曰︰鄩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劉鄩用兵，十步九計，以此得名於時。至同州之役，與李存審遇，為所玩弄，若嬰兒在人掌股之上，是何也？孽也！蓋鳥之中傷者曰孽，聞弦鳴則引而高飛，力不足斯抎矣，故空弓可落也。劉鄩先為晉兵所破，見晉兵之來，氣沮而膽消矣，烏能與之為敵哉！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唐帝陵在同州奉先縣。還，從宣翻，又如字。

河中兵進攻崇州，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甚懼。元年，溫韜以義勝軍降，改耀州曰崇州，義勝曰靜勝，韜賜今名。帝使供奉官竇維說之曰︰說，式芮翻。「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唐末溫韜為盜，據華原縣。李茂貞以華原為茂州，韜為刺史，尋改耀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及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為靜勝。是其所有者本唐兩縣也。雖名節度使，實一鎭將，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圖曰︰「然。」維曰︰「當為公圖之。」為，于偽翻。卽敎昭圖表求移鎭，帝以汝州防禦使華溫琪權知靜勝留後。華，戶化翻。

**14**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復，扶又翻。

**15**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壁者，築壁壘以屯軍。咸宜當在隴州汧源縣界。入良原。良原縣屬涇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里。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東距鳳翔五十五里。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杜佑曰︰岐山卽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故俗呼為箭筈嶺。敗，補邁翻。筈，古活翻。蜀兵食盡。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宗昱屯泰『章︰十二行本「泰」作「秦」；乙十一行本；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閬中，林思諤所治也。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四十里。癸亥，泛江而下，泛嘉陵江也。龍舟畫舸，畫，與畵同。舸，古我翻。楚人謂大船為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此總言蜀主所經行州縣，不特言閬州為然也。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記︰諸侯不下漁色。註云︰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則取之，是無所擇。王衍奪人之妻，其為漁也殆有甚焉！癸未，至梓州。

**16**趙王鎔自恃累世鎭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長，知兩翻。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治，直之翻。多事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僚佐，仰，牛向翻。深居府第，權移左右，行軍司馬李藹、宦者李弘規用事於中外，外則李藹，中則李弘規。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

初，劉仁恭使牙將張文禮從其子守文鎭滄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於後據城作亂，滄人討之，奔鎭州。比言唐末事，敍張文禮之所自來。省，悉景翻。文禮好誇誕，好，呼到翻。自言知兵，趙王鎔奇之，養以為子，更名德明，更，工衡翻。悉以軍事委之。德明將行營兵從晉王，事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乾化元年。鎔欲寄以腹心，使都指揮使符習代還，以為防城使。

鎔晚年好事佛及求仙，好，呼到翻。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合，音閤。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鎭州西州謂之房山，上有西王母祠，鎔欲求仙，故數往遊之。登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人，從，才用翻。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鶻營莊，鶻，戶骨翻。石希蒙勸王復之他所；復，扶又翻。李弘規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櫛風沐雨，櫛，去瑟翻。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為變，閉關相距，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密言於王曰︰「弘規妄生猜間，間，古莧翻。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欲誇大於外，長威福耳。」長，知兩翻。王遂留，信宿無歸志。詩·九罭云︰於女信宿。毛氏傳︰再宿曰信。與左傳「師行一宿為信」之義不同。弘規乃敎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帥，讀曰率。擐，音宦。詣帳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且聞欲陰謀弒逆，請誅之以謝衆。」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訴於前。王怒且懼，亟歸府。是夕，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王德明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為張文禮嗾軍士殺王鎔張本。治，直之翻；下同。

**17**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冊籍，徐溫曰︰「吾旣任公，不復會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會，工外翻。悉焚之。

**18**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從，才用翻。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為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19**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好，呼到翻。

**20**吳越王鏐遣使為其子傳琇求婚於楚，楚王殷許之。為，于偽翻；下為聘同。琇，音秀。

## 龍德元年（辛巳、九二一）是年五月方改元。

**1**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去年七月蜀主出巡遊，至是方還。

**2**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蜀主王建廟號高祖。及韋妃入宮，尤見疏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卒，子恤翻。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韋昭度，唐僖宗時嘗奉制帥蜀，故託言之。初為婕妤，累加元妃。婕妤，音接予。

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皁莢以亂其氣。更，工衡翻。爇，如悅翻。皁莢如豬牙者良，爇之其氣酷烈。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繒，慈陵翻。觀，工喚翻。敗，補邁翻。樂，音洛。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吹，尺睡翻。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3**甲辰，徙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為匡國節度使，鎭許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溫昭圖求徙鎭，見上年。靜勝，梁之邊鎭，且兩縣耳。匡國，唐之忠武軍，領許、陳、汝三州，自來為名藩。趙巖以名藩授昭圖，及緩急投之以託身，而斬巖者昭圖也，勢利之交，可不戒哉！

**4**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似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王太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遺書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元年。遺，唯季翻。先王語余云︰語，牛倨翻。『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當是之時，威振天下，振，動也。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愼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

旣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法物，謂傳國八寶之類。黃巢之破長安也，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眞乃詣行臺獻之，宋白曰︰同光初，魏州開元寺僧傳眞獻國寶，驗其文卽受命八寶也。晉王為尚書令，置行臺於魏州。將佐皆奉觴稱賀。

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言執宜、國昌、克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難，難，乃旦翻。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唐昭宗乾寧二年，張承業始監河東軍，至是年二十七年。捃，舉蘊翻，又居運翻。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時楊氏據江、淮，國號吳；王氏據梁、益，國號蜀。汛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復，扶又翻；下不復同。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為，于偽翻；下本為同。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此張承業所謂從來征伐之意也。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王『章︰十二行本「王」作「陽」；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邑，『章︰十二行本重「邑」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校同。』成疾，不復起。張承業，唐之純臣也，烏可以宦者待之哉！考異曰︰莊宗實錄︰「上初獲玉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趣謁上曰︰『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為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遽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為一未可也。殿下卽化家為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為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沾衿。上曰︰『余非所願，柰諸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官。」莊宗列傳︰「上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為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王怒賊臣篡逆，匡復舊邦，賊卽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上力諫。」大指皆如實錄。薛史、唐餘錄皆與莊宗列傳同。五代史闕文︰「承業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朔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卽大位，可乎？』莊宗曰︰『柰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太原，不食而死。」秦再思洛中紀異曰︰「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孼，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卽一月牢，讓一年卽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為哉！今大王一且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閹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囑之重，欲為先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不能從，乃謝病歸太原而卒。」歐陽史兼采闕文、紀異之意。按實錄等書，承業止惜費多及儀物不備，太似淺陋。如闕文所言，承業事莊宗父子數十年，唐室近親已盡，豈不知其欲自取之意乎！褒美承業亦恐太過。又按傳眞以天祐十八年正月獻寶，承業以十九年十一月卒，云卽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實也。如紀異之語，承業為莊宗忠謀，近得其實，今從之。

**5**二月，吳改元順義。

**6**趙王旣殺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愎，符逼翻。旣得大權，曏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倂命，倂命，謂一時皆誅死。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衆皆感泣。感張文禮則讎趙王鎔矣。

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酒而謀之。潭城，常山牙城北偏也。歐陽公鎭陽殘杏詩云「北潭跬步病不到，何暇騎馬尋郊原？」註云︰北潭，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游惟此。以有池潭，故其城謂之潭城。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王太保，謂王德明。謂德明所以語親軍者，其意欲使之作亂。今夕富貴決矣！」卽踰城入。趙王方禁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斷，音短。因焚府第。軍校張友順帥衆詣德明第，請為留後，帥，讀曰率。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唐穆宗長慶元年，王庭湊據成德軍，歷四世、五帥而滅。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梁女妻昭祚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

**7**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于錢唐，錢鎰被禽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錢唐，吳越國都。從，才用翻。鏐亦歸吳將李濤于廣陵。李濤被禽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廣陵，吳國都。史言錢、楊兩釋俘囚以固和好。徐溫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為鎭海節度副使。敗軍之罰，其不行也亦已久矣。

**8**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晉王雖欲撫安之，而張文禮不能自安也。為興兵討文禮張本。

**9**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趣大梁，九域志︰陳州北至大梁三百四十里。趣，七喻翻。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陝，失冉翻。友能至陳留，九域志︰陳留縣在大梁東五十二里。兵敗，赴還陳州，諸軍圍之。

**10**五月，丙戌朔，改元。方改元龍德。

**11**初，劉鄩與朱友謙為婚。鄩之受詔討友謙也，事見上年。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尹皓、段凝與劉鄩同攻朱友謙，因其諭友謙而不服，遇晉兵而敗退，得以譖之。帝信之。鄩旣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梁以洛陽為西都。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史言梁自翦其爪牙。考異曰︰莊宗實錄云「憂恚發病卒。」薛史云「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今從之。

**12**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13**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14**晉王旣許藩鎭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蘇循依朱友謙，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循至魏州，人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廨，古隘翻。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唐制敕皆天子畫日。蘇循以迎合禪代之議為朱全忠所薄，而李存勗乃喜之，是其識見又在全忠下矣。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惡，烏路翻。

**15**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來告曰︰復，扶又翻。盧文進叛晉歸契丹，見二百六十九卷貞明二年、三年。間，古莧翻。「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渡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釁，許覲翻。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復，扶又翻。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強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史言趙、張慮不及遠，以誤國亡家。

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塞上所獲者通契丹之書，河津所獲者通梁之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慚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張文禮蓋自置鎭、冀、深、趙都督府，故有參佐。勞，力到翻。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晉、趙同盟，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四年。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腋，羊益翻。吾誠痛之。汝茍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讎乎？為，于偽翻。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故使，謂王鎔也。已死，稱為故使。使，疏吏翻；下同。自聞變故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剄，剄，古頂翻。顧無益於死者。顧，回思也。死者，亦謂王鎔。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輔佐者，言以兵力輔佐晉王也。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晉王在魏州，為河北諸藩鎭盟主，故稱其府曰霸府。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

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刑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鋋降，鋋，音蟬。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鎭州，范成大北使錄曰︰過滹沱河五里至鎭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中，竹仲翻。

晉王欲自分兵攻鎭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胖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誘，音酉。羸，倫為翻。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趣，七喻翻。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藉，慈夜翻。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16**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郞於陘邑，陘邑本前漢苦陘縣，後漢改曰漢昌，曹魏改曰魏昌，隋改曰隋昌，唐武德四年改曰唐昌，天寶元年改曰陘邑，屬定州。妖，一遙翻。陘，音刑。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遺，唯季翻。相，息亮翻。便，毗連翻。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孼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庶子為孼。妻，七細翻。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為節度副大使，欲以為嗣。

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鎭、定相為脣齒，恐鎭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宜且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弒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新州，窮邊也，北接契丹。語，牛倨翻。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鎭州之圍；王郁雖不能解鎭州之圍，而亦能為契丹鄕導以寇晉。其將佐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

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按張文禮時已受兵，安能至定州與王處直宴！處直所與宴者必文禮使者也。「文禮」之下當有「使」字。『章︰十二行本有「使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幷其妻妾幽之西第。凡官府第舍以東為上，西第者卽安養閒之地。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敗。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之為處直腹心者。都自為留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為唐明宗朝不都又以中山召契丹張本。

**17**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以脂灌樞，欲其滑而易轉，且門無聲。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史言徐溫雖不學，而知先王制禮之意。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吳王尊其父楊行密廟號太祖。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勸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知誥自團練陞觀察，尋自廉車建節。

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鎭，徵之恐為變，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史言徐溫權略過於知誥。徵為右雄武大將軍。

**18**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鎭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於呼吸之間，未知攻城之難也。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趣，七喻翻。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行唐，漢南行唐縣，唐屬鎭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

**19**契丹主旣許盧文進出兵，張文禮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上。王郁又說之曰︰說，式芮翻。「鎭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史言契丹為利所誘而來，未有取中國之心。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樂，音洛。勝，音升。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徼，一遙翻。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貞明五年，晉王令李紹宏提舉幽州軍府事。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自涿州至定州二百八十里。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鎭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東北至易州八十里。

**20**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脩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行，下孟翻。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語，牛倨翻。遺，唯季翻。

**21**是歲，漢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

**22**辰、漵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太祖乾化元年，姚彥章已棄容州歸潭州，而領寧遠節度副使如故。

**二年**（壬午、九二二）

**1**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西第，處直奮拳毆其胸，省，悉景翻。毆，烏口翻。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旣無兵刃，將噬其鼻，都掣袂獲免。未幾，處直憂憤而卒。掣，尺列翻。幾，居豈翻。

**2**甲午，晉王至新城南，按魏收地形志，新城在無極縣，時屬祁州。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新樂，古鮮虞子國，漢為新市縣，隋改曰新樂，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五十里。宋白曰︰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樂里，在西鄕，呼為西樂城，後語訛，呼「西」為「新」，故曰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將，卽亮翻。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鎭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章︰十二行本「決」下有「中門使」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鎭州之急難也。誘，音酉。難，乃旦翻。王新破梁兵，貞明五年破賀環於胡柳，又破王瓚於戚城，是年破戴思遠於德勝。威振夷、夏，夏，戶雅翻。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沮，在呂翻。索，昔各翻。茍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河北之地，在太行、常山之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帥，讀曰率。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契丹素憚晉王，不意其至，故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軍帳在定州城下，契丹主乘奚車，卓氈帳覆之，寢處其中，謂之車帳。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北使錄︰自眞定府七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十五里至定州，又五十里至望都縣。水經註曰︰望都縣東有山孤峙。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

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章︰十二行本「前」下有「宴於府第」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請以愛女妻王子斷岌。妻，七細翻。王都新篡義武以附于晉，申之以婚姻，自固也。

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趣，七喻翻。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酋，慈秋翻。餒，弩罪翻。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九域志︰定州北至易州一百四十里。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屬，之欲翻。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旣敗而又遇雪，因歸之天。屬，之欲翻。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躡，尼輒翻。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藳於地，藳，工老翻，禾稈也。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還，從宣翻。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難能也。契丹之強，其有以哉！

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以王郁誤之入寇也。縶，涉立翻。自是不聽其謀。

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儒、武等州，匈奴須知︰媯州東南距幽州二百二十里，儒、武又在媯州西北。契丹入塞，三州皆陷，故李嗣肱復定之。授山北都團練使。

**3**晉王之北攻鎭州也，李存審謂子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晉王以兵北伐，留李存審等守澶、魏，此兵之在南者也。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時澶州治頓丘。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趣，七喻翻。嗣源引兵先之，先，悉薦翻。軍於狄公祠下，唐狄仁傑刺魏州，有惠政，州人為之立祠。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挑，徒了翻。思遠知有備，乃西渡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重，直龍翻。斷，音短。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4**蜀主好為微行，好，呼到翻。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倡，音昌。惡，烏路翻。著，陟略翻。

**5**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鎭州，決滹沱水環之。環，音宦。按，薛史，寶攻眞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郛。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其人，總言鎭兵五百餘人也。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鎭人遂壞長圍而出，壞，音怪。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九域志︰鎭州南至趙州一百九十里。鎭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6**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蜀主取何康之女，其夫以之而死；取王承綱之女，則承綱以之得罪，女以之殺身︰通鑑屢書之以示戒。

**7**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故營，閻寶營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鎭兵發矢中其腦，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孫策之中頰，韓賢之斷脛，李嗣昭之中腦，皆以主將之重而逞一夫之技以喪身，善將者不如是也。嗣昭箙中矢盡，箙，以盛矢，音房六翻。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殪，壹計翻。創，初良翻。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御，進也。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章︰十二行本「判」上有「節度」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官任圜，任，音壬，姓也。使督諸軍攻鎭州，號令如一，鎭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史言任圜之才。

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帥，讀曰率。晉王遣母弟存渥馳騎追諭之，兄弟俱忿，欲殺存渥，李嗣昭死守以全潞州，撫養創殘，葺理軍府，備有勳勞，身死行陳之間，晉王使其護喪歸葬晉陽，曾無褒死卹存之命，此其所以兄弟俱忿也。存渥，晉王同母之弟。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韜、繼達、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繼儔為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己為留後，繼韜陽讓，以事白晉王。晉王以用兵方殷，以鎭州未下，梁兵又來攻擾河上，用兵之事方殷也。殷，盛也。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韜為留後。為李繼韜叛晉附梁張本。考異曰︰按潞州本號昭義軍，今以繼韜為安義留後，蓋晉王避其父諱改之耳。及繼韜降梁，梁亦以為匡義節度使。今人猶謂澤州為安義云。

**8**閻寶慚憤，以鎭州之敗也。疽發於背，甲戌卒。

**9**漢主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鎭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鄙，九域志︰梅州程鄕縣有梅口鎭，與閩之汀州接境。近，其靳翻。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偵，丑鄭翻。巖遁逃僅免。

**10**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鎭州，營于東垣渡，眞定本東垣，漢高帝更名眞定，其津渡之處猶有東垣之名。夾滹沱水為壘。

**11**晉衞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掊斂，掊，薄侯翻。斂，力贍翻。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月徵其課錢而免其防守之勞。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詰，去吉翻。執存儒，遂克衞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鄕，共城、新鄕二縣皆屬衞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隋割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鄕縣。共城縣，漢共縣也，唐為共城縣。九域志︰衞州治汲縣。熙寧六年廢新鄕縣為鎭，屬汲縣。汲縣又有淇門鎭。共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共，音恭。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九域志︰澶州西至衞州二百四十里。相州南至衞州一百五十里。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衞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12**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鎭州城，兩不相還。鎭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鬬于橋上，鎭兵退，晉騎兵斷其後，斷，音短。夾擊之，鎭兵殆盡，存進亦戰沒。當是時，晉兵強天下，鎭號為怯。晉王杖順討逆，宜一鼓而下也。鎭人忘王氏百年煦養之恩，而為張文禮父子爭一旦之命，史建瑭殞斃於前，閻寶敗退於後，李嗣昭、李存進相繼輿尸而歸︰四人者皆晉之驍將也，然則鎭勇而晉怯邪？非也，鎭人負弒君之罪，知城破之日必駢首而就戮，故盡死一力以抗晉；晉以常勝之兵而臨必死之衆，雖兵精將勇，至於喪身而不能克。是以古之伐罪，散其枝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

鎭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縋，馳偽翻。比，必利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翥，章恕翻。磔，陟格翻。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烏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

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臣為君服斬衰。衰，倉回翻。俟禮畢聽命。」旣葬，卽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衞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鎭，習自取之。」世固多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符習陳義不茍，而卒不能取河南一鎭，是以君子貴於踐言。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13**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張承業平李克寧、存顥之難，以此故曹太夫人深德之。為，于偽翻。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瓚，藏旱翻。

**14**十二月，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鎭冀觀察判官，權鎭州軍府事。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司功等諸曹，所謂判司也。濟陰，漢郡名，隋置濟陰縣，唐帶曹州。濟，子禮翻。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脩，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可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15**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16**大封王躬乂，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帥，所類翻。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兢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為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宣和之間使高麗，進圖經，紀載疏略，因其國人傳聞，遂謂建得國於高氏之後，不知建實殺躬乂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 後唐紀一昭陽協洽（癸未），一年。

晉王李克用始封於晉，存勗嗣封，及卽大位，自以繼唐有天下，國遂號曰唐。通鑑曰後唐，以別長安之唐。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上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也。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有功於唐，賜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古之六代孫。歐陽史曰︰拔野古，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

## 同光元年（癸未、九二三）是年四月始卽位改元。

**1**春，二月，晉王下敎置百官，於四鎭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四鎭，河東、魏博、易定、鎭冀。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下同。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盧質慢罵晉王諸弟，又能辭相位於惟新之朝，是必有見也。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為之；王卽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考異曰︰薛史·唐紀作「盧澄」。今從實錄、莊宗列傳。以質為禮部尚書。

梁主遣兵部侍郞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衞名稱多如天子之制，稱，尺證翻。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敎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將，卽亮翻。惟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建國，不肯復稱鎭海、鎭東軍節度。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鎭海、鎭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郞、郞中、員外郞、客省等使。使，疏吏翻。考異曰︰十國紀年︰「鏐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置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使各持其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為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紬布，常膳惟甆漆器，寢帳壞，恭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為長夜之飲，』遂罷。」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貳羹胾，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以為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戊申英政錄，弘倧子易撰家話，俶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秦國王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多，虛美隱惡，甚於他國。按錢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孫所為也。今從家話。

**2**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事見上卷上年。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復，扶又翻。聞，古莧翻。曰︰「晉朝無人，朝，直遙翻。終為梁所倂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張居翰，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天復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因以居翰為昭義監軍。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任，音壬。琢、蒙復說繼韜曰︰說，式芮翻。「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為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更，工衡翻。以繼韜為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為質。質，音致。

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二年為一紀。使，疏吏翻。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死謂之捐館，言棄捐館舍而逝也。柩猶未葬，而郞君遽背君親，棄君事讎，不惟背君，亦背親之敎命。背，蒲妹翻。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攻之。

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郭威事始此。歐史云︰威嘗遊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卽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為吏所執，繼韜縱使亡去。

**3**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帥，所類翻。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己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鎭。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領橫海節。

**4**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卽皇帝位，曰遂者，先有卽位之心，而今遂其事也。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因唐國號，改天祐年號為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君子以是知帝之不終。以豆盧革為門下侍郞，盧程為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寧使，徐無黨曰︰樞密使，唐故事宦者為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余按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為之耳。項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未始他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盧質、馮道為翰林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郞、租庸使，宋白曰︰租庸使自天寶三年韋堅始。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

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晉王克用諡武皇帝。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忸，女六翻。怩，女夷翻。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

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他能，上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按歐史，豆盧為世名族，革父瓚為唐舒州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為王處直判官。盧程不知其家世何人，唐昭宗時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為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為義武節度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為河東節度推官。帝議擇相，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循已死，盧質又辭，故用革、程。興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

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梁貞明五年，李紹宏出幽州事見上卷。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惡，烏路翻。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且權任不及遠甚。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效，應為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孔謙，魏州孔目吏也，晉王得魏州，以為支度務使。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卽位，升魏州為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為興唐縣，貴鄕為廣晉縣。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鎭州為眞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為工部尚書，兼眞定尹，充北京副留守；「京」，當作「都」。皇子繼岌為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衞事。按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舍為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卽位於魏州，宰相豆盧革因進擬為興聖宮，以皇子繼岌為興聖宮使。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鴈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鄆、洺、磁、鎭、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幷、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于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

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唐廟四，親廟三。

**5**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鈔，楚交翻。幽州食不支半年，衞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梁貞明五年。先，悉薦翻。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燕，音煙，姓也。顒，魚容翻。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鄆州本東平郡。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慚，事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四年。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茍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趣，七喻翻。比，必利翻。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鎭，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以下文夜渡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渡口。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此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治所。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簹，都郞翻。唐於魏州置興唐府。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卽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

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歐史·職方考，梁置宣化軍於鄧州。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詰，去吉翻。趣，讀曰促。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見，賢遍翻。「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敬翔以王彥章一時健鬬而取之耳。觀其用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乎！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

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廣韻，「唐突」作「傏」又作「盪突」，唐、盪義同也。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曰會兒。帝讀書，會兒常侍左右。

又遣使遺吳王書，遺，惟季翻。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

**6**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楊村順流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鞴，蒲拜翻，韋囊也，鼓以吹火。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更，工衡翻。趨，七喻翻。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章︰十二行本「破」下有「斬首數千級」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為名。店，都念翻。崔古豹古今注曰︰店，所以置貨鬻物也。有姓景者先嘗設店於其地，因以為名。凡此皆河津之要，晉人立寨守之。聲勢大振。

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趣，七喻翻。與鎭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為栰，栰，音伐。大曰栰，小曰桴。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比，必寐翻。殆亡士卒之半。此謂自德勝浮河東下之士卒也。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亙河津以絕援兵。艦，戶黯翻。搜，蘇遭翻。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

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在澶州，距楊劉幾二百里。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重，直龍翻。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茍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旣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令，力經翻。挑，徒了翻。茍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歐史曰，康延孝代北人，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奔梁。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楊劉夜發，倍道而行，恐梁人知之故也。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先，悉薦翻。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渡，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斷，丁管翻。紲，息列翻，索也。艤，魚倚翻，亦作「檥」。漢書音義︰整舟向岸曰檥。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麻家口、馬家口、鄒家口，皆沿河津渡之口，亦因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為地名。鄆州奏報始通。

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帝不誅朱守殷，以成絳霄殿之禍。

**7**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敗，補邁翻。春秋︰晉、宋、曹、衞同盟于清丘。杜預註曰︰清丘，今在濮陽縣東南。此因古地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段凝聞清丘驛之敗，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河逼汴，而彥章等方與唐相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州之境，無救於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內有所恃而陵主帥。數，所具翻。

**8**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

**9**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連艦，卽列於河流以斷援兵者。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暍，於歇翻，傷暑而死也。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鍋，古禾翻，釜也。王彥章掩晉人之不備，取勝於一時，持久則敗矣。使梁能終用之，亦未必成功。楊劉比至圍解，比，必利翻。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10**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橈之，沮，在呂翻。橈，奴敎翻。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考異曰︰歐陽史云︰「末帝罷彥章，以段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跡。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今從實錄。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

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勞，力到翻。

**11**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團，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從，才用翻。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豸，馳爾翻。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團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相，息亮翻。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12**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李嗣昭義兒也，以齒於帝為兄。獍，讀如鏡。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彈丸之地，言其小也。自幷、潞窺懷、洛，則澤州為要地，帝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彈，徒旦翻。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為，于偽翻。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帝深惜之。

**13**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14**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濮，博木翻。

**15**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監，古銜翻。考異曰︰歐陽史以為太祖時事。按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軍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聽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旣不知其的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詾詾，足為，于偽翻。詾，許拱翻，又音凶，義與洶洶同。恐貽國家深憂。」張宗奭此言，必敬翔等欲借其重以覺寤梁主。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言國勢之危己如此也。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為段凝誤梁張本。

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新唐書·地理志，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王村，亦因土人王氏聚居之地為名。將，卽亮翻。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剽，匹妙翻。澶，時連翻。

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16**庚寅，帝引兵屯朝城。宋白曰︰朝城縣屬魏州，本漢東武陽郡，其後為縣，唐武后改為武聖，開元七年改為朝城。九域曰︰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

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屛人問延孝以梁事，屛，必郢翻，又卑正翻。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朝，直遙翻。少，詩沼翻；下同。然跡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旣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如溫昭圖以納賂而得名藩，段凝以納賂而得大將之類。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斂，力贍翻，又上聲。行，戶剛翻。以奉權貴。每『章︰十二行本「每」上有「梁主」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如張漢傑監王彥章軍之類。帥，所類翻。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陝，失冉翻。趣，七喻翻。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衞、邢洺寇鎭定，相，息亮翻。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康延孝之計，與李嗣源、郭崇韜所見略同。帥，讀曰率。帝大悅。

**17**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唐末之遷洛也，改保寧殿為文思殿。蜀蓋襲唐殿名。內皇城使潘在迎、考異曰︰在迎先為內皇城使，貶雅州，蜀主北巡為馬步使。今不知何官，故且稱其舊官。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史言蜀主有陳後主之風。豔，以贍翻。和，戶臥翻。嘲，陟交翻。謔，迄卻翻。俚，音里。褻，息列翻。樂，音洛。在珣，彥朗之子也。顧彥朗，唐昭宗時帥東川。

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斷，丁亂翻。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鍇，口駭翻。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陳三閣見一百七十六卷長城公至德二年。幷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重陽，九月九日也。九，陽數也；九月而又九日，故曰重陽。重，直龍翻。按路振九國志，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為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間，古莧翻。人有醉後而涕泣者，俗謂之「酒悲」。好，呼到翻。因諧笑而罷。

**18**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省澶水縣入焉。澶水卽澶淵，避高祖諱，更「淵」為「水」。臨河，澶淵，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魏孝昌中分汲郡置黎陽郡，領黎陽、東黎、頓丘三縣，此卽東黎也。隋開皇五年置臨河縣。九域志︰臨河縣在澶州西六十里。澶酉、相南，日有寇掠。澶州之酉，相州之南也。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喪，息浪翻。斂，力贍翻。積，子賜翻，又如字。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此卽言梁龍德二年契丹入鎭、定境。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卽康延孝之言。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衞州及黎陽於梁，梁取衞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盡取河北，獨黎陽為梁守。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梁太祖開平二年，帝嗣晉王位，始戰于夾寨，至是年凡在兵間十七年。櫛，側瑟翻。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曰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誰為，于偽翻。臣嘗細詢唐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度，徒洛翻。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段凝自酸棗決河注鄆州以限唐兵，號護駕水。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復，扶又翻。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根本內虛，為敵所窺，所謂重戰輕防，未有不敗亡者也。降，戶江翻；下同。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輿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茍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

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汶水過鄆城南。春秋以鄆、讙、龜陰為汶陽之田是也。汶，音問。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鎭，敗，補邁翻。考異曰︰薛史作「遞公鎭」。今從實錄。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治殷密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為汶上縣。「殷密城」，宋白續通典作「致密城」。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自朝城行營遣歸魏州。

**19**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20**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史言帝此行非有廟勝之策。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

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敗，補邁翻。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少頃，謂少頃刻之間。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按薛史，夏魯奇嘗事梁祖，與彥章素善，故識其語音。騎，奇寄翻。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刺，七亦翻。重，直隴翻。躓，陟利翻。遂擒之，幷擒都監張漢傑、監，古銜翻。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劉知俊自徐降梁，自梁降岐，自岐降蜀，為蜀所殺。

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將，卽亮翻。九域志︰中都東南至兗州九十里。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創，初良翻。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分，扶問翻。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復，扶又翻。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佶，其吉翻。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屬，之欲翻。「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曏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

帝又謂諸將曰︰「曏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鎭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傅，讀曰附。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卽謂段凝所決護駕水。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陳，讀曰陣。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離，力智翻。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

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舁，音余，又羊如翻。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

丁丑，至曹州，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梁守將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懟。懟，直類翻，怨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梁太祖鎭宣武，敬翔卽為幕屬，以至為相，汔于梁亡，故自言受恩殆將三紀。以此觀之，則知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史言翔在幕府三十餘年，誤也。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郞君。門生故吏下至僮奴，呼主人之子皆曰郞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事見上。小人朋比，指趙、張也。比，毗至翻。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為決河之水所限，其道回遠。臣欲請陛下出『章︰十二行本「出」下有「居」字；乙十一行本且同；張校同。』避狄，陛下必不聽從；『章︰十二行本「從」下有「欲」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張良、陳平以智輔漢高祖定天下，後之言智者率稱之。為，于偽翻。臣願先賜死，不忍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

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註與前註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蓋九域志於大梁註及滑州註其道里遠近自有微差者，今不敢輕改，因兩存之。中間若此類頗多。復限水不能進。復，扶又翻。

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帥，讀曰率。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

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陝，失冉翻。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為亂，誘，音酉。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友能反見上卷梁龍德元年。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幷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旣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為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

梁主登建國樓，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曰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衣，於旣翻。齎蠟詔，促段凝軍，蠟詔，猶蠟書也，命出於上，故謂之蠟詔。旣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考異曰︰莊宗實錄「麟」作「鏻」。今從莊宗列傳及薛史。「凝本非將才，將，卽亮翻。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元年。今危窘之際，窘，梁隕翻。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終為，于偽翻；下臣為同。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復，扶又翻。珏，古岳翻。紓，商居翻，緩也。難，乃旦翻。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俛，音免。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

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一百七十五里。從，才用翻。溫韜由趙巖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降，戶江翻。首，式又翻。言以事理推之，難於迎降而自首也。一讀「降首」皆如字，言難低頭為之下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斷，音短。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剄，古頂翻。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約，「約」上當有「儉」字。句斷。『章︰十二行本正有「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敬翔、李振皆佐梁太祖者。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三年，梁受唐禪，歲在丁卯，三主，十七年而亡。

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大梁城北面二門，封兵門在西，酸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丘門為含曜門。時人猶以舊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為宣陽門。又汴京圖︰京城北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年改為乾象門，晉天福三年改為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下勞賜同。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於此際，可謂喜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勝，音升。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考異曰︰實錄︰「帝慘然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按莊宗漆均王首藏之太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

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朝，直遙翻；下同。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曙，常恕翻，天明為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梁以李振為崇政使，故以稱之。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

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復，扶又翻。帝宣敕赦之。

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元徽、趙巖可為怙權冒貨之戒。昭圖復名韜。梁賜溫昭圖名，見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貞明元年。

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

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帥，讀曰率。勞，力到翻。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齕，恨沒翻，又下結翻，齧也。抉，於決翻。

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卷唐僖宗廣明元年。從，才用翻。顗，萬年人；萬年屬京兆府，唐為赤縣。時復以京兆為西京。翹，敖之孫；封敖仕唐武、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僕射。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王龜，式之兄也，唐咸通間有名。

段凝、杜晏球上言︰上，時掌翻。「偽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張︰「融」作「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撒剌阿撥奔梁，見二百七十卷貞明明年。背，蒲妹翻。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

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笴，古我翻，又公旱翻，箭莖也。鏤，郞豆翻。射帝，中馬鞍，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

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

梁諸藩鎭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譽，音余。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卽亮翻。校，戶敎翻。更，工衡翻。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

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賞決策滅梁之功也。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後各復其本姓名。

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繼岌，皇嗣也，豈可兄事梁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旣使其子以兄事全義，又使其弟以兄事全義，唐之家人長幼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宮又從而父事之，嘻，甚矣夷狄之俗好貨而已，豈知有綱常哉！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鏟，初限翻。削其封樹者，隳其墳，赭其山也。

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時以鎭州為北京，魏州為東京。

**21**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見，賢遍翻。納洪、鄂行營都統印，梁命殷為洪、鄂行營都統。上本道將吏籍。上，時掌翻。

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以獻祖諱國昌也。更，工衡翻。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高季昌為梁將事始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22**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謂自鄆州遣使會兵，徐溫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令將柰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章︰十二行本「卑」上有「但當」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善哉覘也。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

**23**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為壽州團練使，霍丘，吳之邊邑。徐知誥命王稔以巡邊為名，因代泰章。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詰，去吉翻。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茍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治，直之翻。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為，于偽翻。

**24**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輿鬼五星，秦、雍州分。彗，祥歲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長，直亮翻。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旣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徹，敕列翻。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25**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26**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

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批，蒲結翻，又匹迷翻，反手擊也。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踐，慈演翻。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好，呼到翻；下好采同。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下子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

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書云︰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況使伶人侮弄之哉。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鎭爭以貨賂結之。無材而干利祿者何可勝數哉！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屛左右問之，屛，必郢翻，又卑正翻。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巖常以兄事之。「孔巖」當作「孔謙」。

**27**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岐王李茂貞自以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鎭，又各以有功賜姓、附唐屬籍，義猶兄弟，故於帝以季父自居。

**28**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算。

**29**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考異曰︰實錄︰「甲辰，議脩洛陽太廟。」按梁以汴以為東京，洛京為西京。莊宗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眞定為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為汴州，以永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何京。若以為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為洛京也。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卽改梁西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正，故但謂之洛陽。

**30**乙巳，賜朱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

**31**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32**廢北都，復為成德軍。是年四月，於鎭州建北都。

**33**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鎭。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為，于偽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二年。其罪與朱溫相埓耳，埓，龍輟翻，等也。何得復居方鎭，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34**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見任，謂見在官者。見，賢遍翻。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朝會之序，武官班於西，故曰西班。從之。人頗咨怨。

**35**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事見二百七十卷貞明三年。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唐東京亦有太廟，末世東遷嘗嚴奉，故張全義請上脩謁。卽祀南郊；從之。

**36**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汴州。梁以宋州為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梁都汴，徙宣武軍額于宋州。更，工衡翻。

**37**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38**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朝，直遙翻；下同。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為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為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三人者皆仕梁。廷珪、琪為太祖冊禮使，必唐之時嘗奉朝命冊晉王者也。豆盧革薦禮部侍郞韋說諳練朝章。諳，烏含翻。丁巳，以光胤為中書侍郞，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趙光逢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薛逢，唐會昌間有文聲。光胤性輕率。喜自矜；喜，許記翻。說謹重守常而已。

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梁均王貞明元年，趙光逢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39**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使，疏吏翻。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鎭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卽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出張憲守魏州。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40**己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從，千容翻。「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41**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梁改長安為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三年；改京兆府為大安府，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42**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43**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44**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

**45**以耀州為順義軍，延州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雄軍，安州為安遠軍；帝旣滅梁，特改梁所置軍名耳，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為靜勝軍，乃岐所置。延州，唐保塞軍，岐為忠義軍。鄧州，梁為宣化軍。晉州，梁始為定昌軍，後改建寧軍。安州，梁為宣威軍。自餘藩鎭，皆復唐舊名。

**46**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前唐也。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廷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下，戶嫁翻。從之。

**47**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北走契丹，赴，音奏。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為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嗣昭官中書令，故稱之。主上於公，季父也，李嗣昭以晉王義兒，於上為兄，上於繼韜為季父。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稱，尺證翻。遺，唯季翻。為，于偽翻；下亦為同。「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復，扶又翻；下復賂，子復同。以其先人為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為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見，賢遍翻。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兄弟欲殺存渥事見上卷梁均王龍德二年。梁改滑州義成軍為宣義軍，帝復唐舊。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鎭，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敎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己撫安之，事泄，辛巳，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幷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

召權知軍州事李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料，音聊。妓，渠綺翻。搜校貨財，不時卽路。卽，就也。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繼韜及其二子；幷繼遠為四人。大兄曾無骨肉之情，繼韜兄弟七人，繼儔居長，故呼為大兄。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史炤曰︰列棨戟於門。帥，讀曰率。衰，倉回翻。呼，火故翻。「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牙宅，卽使宅也。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東門，潞州牙城東門也。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剄。從，才用翻。剄，古頂翻。

**48**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來奉使，嚴可求豫料帝所問，敎蘋應對，旣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49**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章︰十二行本「官」作「宦」；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求貨無厭，伶官宦，謂伶人及宦官也。厭，於鹽翻。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沮，在呂翻。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九域志︰洛陽東至許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言彼此俱失也。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勍，渠京翻。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浹旬，莊宗且悔，遽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親吏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果至，劉訓度其去遠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追之不及。」按季興自疑，故斬關夜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薛史。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梁震所言見上。幾，居依翻。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以莊宗新得天下，故曰新朝。朝，直遙翻。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史言帝荒淫驕矜，為鄰敵及姦雄所窺。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 後唐紀二起閼逢涒灘（甲申），盡旃蒙作噩（乙酉）十月，凡一年有奇。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甲申、九二四）

**1**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李存審奏也。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陝，失冉翻。監，古銜翻。將，卽亮翻。

**2**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復，扶又翻。豆盧革時為首相，故稱之為首座相公。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請改用人為租庸使，孔謙意欲自得之也。更，工衡翻。豆盧革嘗以手書便假省庫錢數十萬，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時租庸錢皆入省庫。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自帝得魏博，孔謙卽為支度務使。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卽命召之。謙彌失望。謙自去年四月帝卽位之初卽望為租庸使，事見上卷。

**3**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洛，懼移兵西伐也。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李繼曮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節。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唐僖、昭之朝。帝卽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中『章︰十二行本「中」上有「兼」字；乙十一行本同。』書令，遣還。曮，魚險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4**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幷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唐末誅宦官，其有逃逸者，散投外鎭及為私家所養。畜，旴玉翻。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為內諸司使，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敎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廐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內諸司使其官亦多。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鎭皆憤怒。為後諸藩鎭乘變殺監軍張本。

**5**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6**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語，牛倨翻。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7**孔謙惡張憲之來，時自魏召張憲復為租庸使，憲方正，故謙惡其來。惡，烏路翻。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韜，為，于偽翻。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豉翻。

**8**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

**9**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權愈重矣。

**10**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帝卽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永興；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豈專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義甚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11**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贍翻。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

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鎭饋遺，遺，唯季翻。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加侍中，領成德節。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三省長官，又領節鎭，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材！『章︰十二行本「材」作「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鎭，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為，于偽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鎭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之惡。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勞，力到翻。先，悉薦翻。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供，居用翻。方鎭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又如字。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繼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為後諸軍離叛張本。

**12**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請榷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三月一輸鹽課於省也。榷，古岳翻。解，戶買翻。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

**13**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置於此。仍不名、不拜。

**14**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句使，掌句三司財賦，以紹宏為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李紹宏恨郭崇韜，見上卷元年。句，音鉤。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按薛史云︰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兼內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歲月之差。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塡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僥，堅堯翻。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腕，烏貫翻。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 「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說，讀曰悅。華，戶化翻。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譜，博古翻，籍錄也。諜，徒協翻。漢郊祀歌︰披圖按諜。蘇林註曰︰諜，譜第也。汾陽王，謂郭子儀也。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從，才用翻。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處，昌呂翻。別，彼列翻。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嗤。」嗤，丑之翻，笑也。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鎭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

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先，悉薦翻。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衞國夫人韓氏，其次曰燕國夫人伊氏，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按歐史，劉氏為袁建豐所得，內之太后宮，敎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妬悍也。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說，式芮翻。「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郭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禍也。為殺郭從韜張本。帥，讀曰率；下同。皇后生於寒微，旣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為薪，採草為蘇。果，覈也。茹，菜也。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上，時掌翻。以是寶貸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鼓翻。

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敎，與制敕交行於藩鎭，奉之如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

**15**詔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運。水經註︰車關水出于嵩渚之山，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為索水，西注為車關水。索水在成皋北。勍，渠京翻。索，山客翻。

**16**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沈，持林翻。臣恐啓北敵之謀。」北敵，謂唐也。不聽。

**17**乙巳，鎭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諜報而上言也。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斌，悲巾翻。

**18**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19**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為蕃漢馬步軍都總管。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屢表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覩龍顏，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衞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為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技，渠綺翻。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鎭。」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鎭可以戲取矣。

**20**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太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匈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

**21**勳臣畏伶官宦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22**自唐末喪亂，喪，息浪翻。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赤」，當作「敕」。鬻於族姻則旣非矣，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遂亂昭穆，昭，上招翻。至有舅、叔拜甥、姪者，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選人偽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銓司，吏部也。選，須絹翻。覈，下革翻。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號，戶刀翻。或餒死逆旅。

**23**唐室諸陵先為溫韜所發，帝不能正溫韜之罪，見上卷上年。庚申，以工部郞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

**24**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衞事。

**25**夏，四月，己巳朔，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唐諸帝尊號皆有「孝」字，蓋因漢制，今此又因唐制也。

**26**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上，時掌翻。糗，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言治戰艦，欲以防峽江。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蜀置武德軍於梓州。

**27**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28**庚辰，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眞。唐旣滅梁，改陝州鎭國軍為保義軍。

**29**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

**30**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李繼韜之求世襲也，改昭義軍為安義軍。繼韜誅，見上卷上年。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晉與梁兵爭，滒兵未嘗北戍，蓋以備梁耳。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為絕塞也。唐人謂沙漠之地為沙場，豈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事成富貴，不成為羣盜耳。」因聚譟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為專任主帥之任。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

**31**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價也。以錢貸民，而以賤價徵絲，償所貸錢。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斂，力贍翻。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為，于偽翻。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復，扶又翻。今春霜害稼，『章︰十二行本「稼」作「桑」；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稱，舉也。貸，借也。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下，戶嫁翻。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32**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境。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33**初，胡柳之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入汴見上卷上年。見，賢遍翻。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敎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梁內園栽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栽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栽接使，國朝止名內園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周匝、李存賢之事，帝自以為踐言矣，可以為政乎！公言雖正，當『章︰十二行本「當」上有「然」字；乙十一行本同。』為我屈意行之。」為，于偽翻。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宜其離叛也。

**34**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諸道僭竊者尚多，當是時，諸道奉貢者有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唐之諸道也。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此正時病也。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羨，弋戰翻。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傜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35**戊申，蜀主遣李嚴還。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三年，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己未朔，遣彬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脩好。」笏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厚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鍔等戍洋、利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蜀書年月。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騃，語駭翻。遠，丁願翻。昵，尼質翻。比，毗至翻。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鹽翻。紊，音問。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為伐蜀張本。

**36**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鎭無得脩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毀防城之具，慮天下將卒有憑城而拒命者耳。然趙在禮攻魏而魏不能守，趙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是亦死於亂兵，防患之道固不在此也。

**37**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李存審受宣武之命而未離幽州也。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鄕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四十年間，位極將相，言以節度使同平章事也。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38**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渡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39**壬戌，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嗣李茂貞帥岐。

**40**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張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蓋曹義金亦已老矣。間，古莧翻。

**41**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暝，莫定翻，夕也。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守者不能禦，卽斬關延諸軍入。比明，比，必利翻，及也；下比起同。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以張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楊立及其黨於鎭國橋。磔，陟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夷，平也。

**42**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留宿衞，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喪，息浪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又翻。為汝求婚。」為，于偽翻；下為之同。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曰促。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帝憚劉后之妬悍。

**43**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副總管陞都總管。

**44**秋，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45**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翻。又厚賂伶官，『章︰十二行本「官」作「宦」；乙十一行本同。』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為避事，將置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46**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塞，悉則翻。幾，居豈翻。

**47**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

**48**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處，昌呂翻。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勃海時為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高麗、肅愼之地。掎，居蟻翻。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燕，於賢翻。

**49**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曰率。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50**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許昉翻。惚，音忽。治，直之翻。景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衞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衞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卽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以李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是為功臣之號以寵孔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為明宗誅謙張本。

51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復，扶又翻；下復蹂同。

52癸卯，帝獵于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叢薄，草聚生曰叢；草木交錯曰薄。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旣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蹂，人九翻，又如又翻。踐，慈演翻。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諫獵一也，中牟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為之容也。夷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士。澤，廣州人也。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53契丹攻渤海，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54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敎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55乙卯，蜀主以前鎭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蜀置鎭江軍於夔州。

56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57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紊，音問。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節鎭為會府，巡屬諸州為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時以梁為偽廷，黜之也。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敕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司。雖有此敕，竟不行。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辦，竟不奉敕而行。

58易定言契丹入寇。

59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他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為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

60吳越王鏐復脩本朝職貢，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脩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幷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61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鎭。路振九國志曰︰楊漙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為赤縣。」徐溫自金陵來朝。白沙，楊子縣地。五季之末改楊子為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鎭為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眞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為楊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渡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工衡翻。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先，悉薦翻。虔防制王甚急。使鍾泰章殺張顥、閉牙城門討朱墐，皆翟虔也，故徐溫親任之。翟，直格翻。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須者，意所欲也，求也。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62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主遣戶部侍郞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郞歐陽彬為唐國通好使。」今從之。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李彥稠至蜀見上九月。還，從宣翻，又如字。

63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伊闕縣為鎭，入伊陽縣。帥，讀曰率。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梁祖，帝之仇讎，前欲發墓斲棺，今使從官拜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從，才用翻。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衆。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設翻。丙午，還宮。

64蜀以唐脩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

65丁巳，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卽拜官，勝，音升。寵冠列藩。朱友謙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矣，能無及乎！冠，工喚翻。

66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67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68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窘，渠隕翻。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免禍乎！

69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蜀主恃與唐和而徹邊備，是馴狎虎豹而不嚴設圈檻也。

70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衞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命李嗣源將兵赴鎭，因而北出備邊。

71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強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婢屈膝於人，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天下乎！強，其兩翻。復，扶又翻。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為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卒，子恤翻。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遺，唯季翻。

72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為，于偽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史言蜀政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是年十月，蜀方置龍武軍。

73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城為京城。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為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衆之所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

74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初，以鎭州為北都，太原為西京；尋廢北都復為鎭州，以太原為北京。嵐，盧含翻。

75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

76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

77是歲，蜀主徙普王宗仁為衞王，雅王宗輅為豳王，褒王宗紀為趙王，榮王宗智為韓王，興王宗澤為宋王，彭王宗鼎為魯王，忠王宗平為薛王，資王宗特為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役。『章︰十二行本「役」作「使」；乙十一行本同。』蜀以諸王為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三年**（乙酉、九二五）

**1**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

**2**丙申，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以其遭朱溫之弒，葬故多闕也。少，詩照翻。竟以用度不足而止。後唐自以為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為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書之以見譏。

**3**契丹寇幽州。

**4**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唐。時以魏州為興唐府。

**5**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遙隄者，遠於平地為之以捍水。治，直之翻。

**6**初，李嗣源北征，謂去年北禦契丹時也。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往嗣源軍中取細鎧。

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為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比，毗至翻。同光元年帝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卽位。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帝立命兩虞候毀之。兩虞候，馬軍虞候及步軍虞候，一曰︰左、右兩虞候。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背，蒲妹翻。張憲、郭崇韜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帝之騺悍而不可回也。

**7**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為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至明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德鈞守幽州不為無功；其後乘危以邀君，外與契丹為市，不但父子為虜，幽州亦為虜有矣。

**8**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敗，補邁翻。

**9**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鎭眞定，為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為便。時崇韜領眞定，上欲徙崇韜鎭汴州，欲使二人兩易節鎭。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侍從，才用翻。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汴州在成皋關之東，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地富人繁，臣旣不至治所，徒令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盡，然卿為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旣而自此路直『章︰十二行本「直」上有「乘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趨大梁，成朕帝業，為，于偽翻。取汶陽，謂取鄆州；保固河津，謂築壘馬家口與取大梁。事並見上卷元年。汶，音問。趨，七喻翻。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為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上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10**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強弱。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甲申，詞至魏。時帝在魏都。及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復，扶又翻。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漢主旣知唐之不足畏，奢虐亦由是滋矣。

**11**帝性剛好勝，好，呼到翻。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讒，頗疏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衞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鎭，軍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得為，于偽翻。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鎭。石門鎭卽唐之橫水柵。帥，讀曰率。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上，時掌翻。申者重也，重自理說。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李嗣源為中書令、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故以稱之。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衞，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為李嗣源疑懼張本。郭崇韜其亦自知為伶宦所忌乎。

**12**己酉，帝發興唐，自德勝濟河，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為樂。此卽帝自言「我於十指上得天下」之故態也。樂，音洛。

**13**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之，符水厭祝，巫覡挾術以欺世者為之。攘，卻也。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逮，及也。咸通，唐懿宗年號；乾符，僖宗年號。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鎭，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還，從宣翻，又如字。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諸營，謂魏州諸營也。史言帝之結怨於魏卒者非一事。從，才用翻。

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唐之盛時，以洛陽為東都。同光之初，以晉陽為西京，魏州為東京，尋以洛陽為洛都，今復唐舊以洛陽為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為西京矣。晉陽之西京先已改為北都，洛陽旣復東京之舊，又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非鄴地也。鄴，戰國時為魏邑，漢為鄴縣，魏郡治焉。漢末曹操為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暐都鄴，置貴鄕縣，屬昌樂郡。水經註所謂沙丘堰有費鄕者也。隋開皇三年罷昌樂郡，貴鄕縣屬魏州，遂為州治所。此時與興唐縣並置於郭下。興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為鄴都，特以漢魏郡治鄴、曹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為屬縣，魏州、相州治所皆非古鄴也。

**14**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15**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降，戶江翻。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帥，讀曰率。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章︰十二行本「拜」下有「獨郭崇韜不拜」六字；乙十一行本同。』時大旱，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謂者，告語之也。「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官，謂莊宗；師，謂誠惠。誠惠逃去，慚懼而卒。史言異端率妖妄不足信。

**16**庚寅，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趙光胤卒。

**17**太后自與太妃別，二年正月，太后離晉陽。常忽忽不樂，樂，音洛。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顏；太妃旣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省，悉景翻。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是得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離，力智翻。太后之悲慕，以太妃有以得其心耳。

**18**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19**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20**帝苦溽暑，溽，儒欲翻。溽暑，濕熱也。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稱，尺證翻。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興慶宮南內也。觀，工喚翻。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為，于偽翻。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其費仰於租庸使者。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語，牛倨翻。「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被，皮義翻。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勍，渠京翻。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閒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郭崇韜之言，其指明居養之移人，可謂婉切，其如帝不聽何！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卒，子恤翻。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21**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22**吳鎭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有疾，陳彥謙，徐溫所親信者也。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遺，唯季翻；下同。屬，之欲翻。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以父子血氣所屬之親感動徐溫。

**23**太后疾甚。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朝省太后，省，悉景翻。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

**24**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郞，性強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伉，惡之，伉，苦浪翻。惡，烏路翻。遣婢訴於皇后，劉后以父事張全義，故得遣婢出入宮掖。后與伶宦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九域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會要曰︰上欲祔太后於代州太祖園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園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敕應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未為允。」於是作坤陵。道路泥濘，濘，乃定翻，淖也。橋多壞。帝問主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吏榜掠，下，戶嫁翻。榜，音彭。掠，音亮。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道不脩，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脩，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帝曰︰「旣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帝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羅貫之死，崇韜可以去而不能去，自致夷滅，哀哉！

**25**丁亥，遣吏部侍郞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御衣。

**26**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上清宮，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三里。杜光庭曰︰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峯也。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祠之側。高臺山在岷山上，有天池，晉朝立天宮於上，號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彭州濛陽縣北四十里有葛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漢州三學山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27**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

**28**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改鄧州宣化軍為威勝軍。段凝降，賜姓名李紹欽，事並見上卷元年。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離，力智翻。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安祿山之亂，玄宗分命諸子為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旣而曰︰「無以易卿。」庚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令德，朱友謙之子也；李紹琛，康延孝也；皆降唐賜姓名。陳，讀曰陣。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荊南節度，唐末之亂，王建據蜀，倂而有之。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李從襲等皆宦宮也。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29**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30**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帥，所類翻。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31**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卽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敎歌舞，圖形遺韓昭，遺，唯季翻。韓昭諛佞，蜀主狎而信之。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宮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上，時掌翻。幾，居依翻。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瘴，之亮翻。罷，讀曰疲。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好，呼到翻。言無事舉兵東出，恐因而致寇。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意頻離宮闕。離，力智翻。秦皇東狩，鑾駕不還；見秦紀。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見隋紀。蜀都強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永和三年。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降，戶江翻。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自秦州歸成都曰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蜀主歸，未及以問蒲禹卿，而韓昭身首已異處矣。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32**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自寶雞入散關，則涉棧閣之險。人心易搖，易，以豉翻。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薊，音計。

**33**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唐自關東進兵攻蜀為西上。上，時掌翻。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己，沮，在呂翻。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34**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考異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承捷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鎭威武城，唐景思等降。」按今故鎭在鳳州西四程，延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鎭！又蜀之守禦必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名故鎭、非今之故鎭歟？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踵其後以趣鳳州。趣，七喻翻。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一決者，一決戰也。復，扶又翻；下同。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是日，崇韜入散關之日也，蓋卽丁丑。崇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復，扶又翻。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四州州印及武興節度使印及旌節也。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兵威已振，有糧可因，知功必成。卽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

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東川謂梓、遂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從，才用翻。深渡在利州綿谷縣北大漫天、小漫天之間。千里相屬，屬，之欲翻。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龍武糧賜優厚事見上年。他軍安能禦敵！」

李紹琛等過長舉，長舉，漢沮縣地，西魏置盤頭郡，隋置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璉，力展翻。治，直之翻。棧，士限翻。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考異曰︰實錄︰「甲申，魏王至故鎭，康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岌、郭崇韜至威武城。」今從之。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九域志︰興州西至成州二百一十五里。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三泉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四十五里，有百牢關、金牛道之險。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優，饒也。

**35**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

**36**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桔，古屑翻。斷，音短。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衞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以三泉之敗也。

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百八十九里。趣，七喻翻。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遺，唯季翻。「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茍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背，蒲昧翻。宋光葆謂蜀為本朝。朝，直遙翻。崇韜復書撫納之。乙『章︰十二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乙」。』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兼侍中」三字；乙十一行本同。』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渠州潾山縣，唐武德元年置潾州，八年州廢，以潾山縣屬渠州；當是蜀復置潾州也。「麟」，當作「潾」，音力珍翻。又唐貞觀中置麟州以處生羌歸附者，屬松州都督府，唐至德後淪沒久矣，當以渠潾之潾為是。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鎭皆望風款附。

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難，乃旦翻。願與公俱西。」言自秦州西赴成都。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以從，才用翻。上，時掌翻。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蜀得秦、隴，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若從開府還朝，朝，直遙翻。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同三司，故稱之。為，于偽翻；下為陳同。守，式又翻。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抄，楚交翻。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此自秦州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為王承休、宗汭為魏王繼岌所誅張本。比，必利翻。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37**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鎖斷江路，斷，音短。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鎖，不能進退，絓，音掛。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壞，音怪。季興輕舟遁去。使蜀之邊帥盡如張武，散關豈易入哉。為後孟知祥復用張武張本。旣而聞北路陷敗，以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降。

**38**郭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遺，唯季翻。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芀，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芀鎭。芀，都聊翻。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探，吐南翻。「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 後唐紀三起旃蒙作噩（乙酉）十一月，盡柔兆閹茂（丙戌）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乙酉、九二五）

**1**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于七里亭。亭去成都城七里，因以為名。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效回鶻曳隊以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按五代會要，梁開明元年改洛陽宮貞觀殿為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倣唐宮之制；意文明，唐末殿名也。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

戊戌，李紹琛至利州，脩桔柏浮梁。桔柏浮梁為蜀所斷，故脩之以濟。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州，蜀置昭武節度於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蜀置武信軍於遂州。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衞。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勞，力到翻。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涓，圭淵翻。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

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倉庫民居已為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斷，丁管翻。綿州謂之左綿，以綿水逕其左故也。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降，戶江翻；下同。若俟脩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敎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卽謂鹿頭關。折，之舌翻。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言深入之兵利於飄忽震蕩，難以持久。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從，才用翻。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三日，後軍始至。

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遺，唯季翻。曰︰「公來吾卽降。」或謂嚴︰或謂嚴者，或以人語嚴也。「公首建伐蜀之策，事見上卷上年。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乘，登也。去，羌呂翻。

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鍇，口駭翻。遣兵部侍郞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

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妓，渠綺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

辛亥，繼岌至德陽。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都統，繼岌也。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衞出降於升遷橋，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衰，倉回翻。櫬，初覲翻。空棺為櫬。號，戶刀翻。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取蜀，至衍而亡。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考異曰︰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誤也。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鎭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凡十節度，西川為蜀都，不與也。州六十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資、榮、簡、邛、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而已。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繒，慈陵翻。

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箸，遲倨翻。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如燭照數計。安不『章︰十二行本無「不」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知其不為吾福！」荊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乎強國之間，惴惴僅能自全，何福之有！

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馬殷言將致事而歸老於衡麓，聞蜀亡而懼也。菟，同都翻。願上印綬以保餘齡。」齡，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上，時掌翻。上優詔慰諭之。

**2**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數，所角翻。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樸，蒲木翻。樕，蘇谷翻。樸樕小木，以喻董璋小材也。反呫囁於郭公之門，呫，叱涉翻。囁，而涉翻。呫囁，細語也。謀相傾害。吾為都將，帝命李紹琛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為左廂虞候，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為東川節度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為東川節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工部任尚書為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二旬，崇韜為繼岌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表璋鎭東川之日耳，非降制日也。云「不及二旬」亦恐誤。解其軍職。解董璋軍職，則李紹琛不得以軍法令之，此崇韜之所以保護董璋者也。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冒，莫北翻。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任圜時以工部尚書參預軍機。帥，所類翻。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索，蘇各翻。索然，言寂寞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妓，渠綺翻。遺，唯季翻。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麈，之庾翻。從襲等益不平。

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蜀帥許之，按崇韜有識略，豈可興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乎！此庸人所不為也。蓋於時宗弼尚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旣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鎭蜀。帥，讀曰率。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橫，戶孟翻。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帥，所類翻。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稱之。離，力智翻。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為李紹琛反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從繼岌以下，為殺郭崇韜張本。

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靳之，犒，苦到翻。靳，居焮翻。士卒怨怒，夜，縱火諠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己巳，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罪，數，所具翻。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3**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監，古銜翻。

**4**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道，為始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鎭，擁強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幷其子。

**5**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召之至洛陽而後赴鎭。為孟知祥據蜀張本。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段徊必宦人也。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郭崇韜薦張憲為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更，工衡翻。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為留守也。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明宗時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是其證也。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為王正言、史彥瓊不能守鄴都張本。

**6**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靳翻。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之日大加賞賚。旣而河南平，梁滅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厭，於鹽翻。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漕，水運；輦，陸運。澀，色立翻。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洛城東面三門︰中日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通。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為鎭，屬河南縣，蓋喪亂丘墟，非復盛唐之舊也。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自白沙至龕澗，其地皆在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衞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僵，居良翻。壞，音怪。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7**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見，賢遍翻。更，工衡翻。

**8**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婚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卽唐之南詔也。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獲蠻俘數千，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遒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酋、忍爽王寶、督爽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垣緯、忍爽楊希燮等所署。有彩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

**9**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

**10**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

**11**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量，音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茍除折納、紐配之法，折納，謂抑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卽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12**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獎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誓之以三辰而終殺之，非信也。

**13**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鎭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為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鄜，保大軍。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為彰武留後。

**14**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乃止。

**15**辛亥，立皇弟存美為邕王，存霸為永王，存禮為薛王，存渥為申王，存乂為睦王，存確為通王，存紀為雅王。

**16**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馬亦不可乘，騬，食陵翻，犗馬也，以喻宦官。史炤曰︰犗，音戒；俗呼扇馬為改馬，卽犗馬也。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去，羌呂翻。呂知柔竊聽，聞之，呂知柔時為都統牙通謁。由是宦官皆切齒。

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旣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宦官固可疾，然天子使之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烏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臣將命於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臣將命，自唐開元以後皆然矣。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饒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為蜀帥；帥，所類翻；下同。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語，牛倨翻；下語之同。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

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他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稱，尺證翻。復，扶又翻。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為，于偽翻。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茍無他志則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許之。

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一也。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敎行之，崇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說，式芮翻。「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使殺崇韜之命。斷，丁亂翻。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三千二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敎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西，杜少陵詩所謂「暮投石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鎭。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鎭，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倍道而行，非能救郭崇韜之死也，恐崇韜死而生他變耳。

**17**初，楚王殷旣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馬殷府，其位任在行軍司馬之上。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幾，居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於使民而民勸趨於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

**18**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瑫，土刀翻。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嫌其居越而兼吳國之名。不受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諱嗣源，應州人。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鴈門都將。帝少名邈佶烈，太祖養以為子，乃姓李，名嗣源，卽位後改名亶。

## 天成元年（丙戌、九二六）是年四月方改元，見下卷。

**1**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2**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梁之乾化二年，朱友謙卽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於河上，汾、晉無後顧之虞，以此為有功。帝待之厚，亦以此自恃。苦諸伶宦求匄無厭，厭，於鹽翻。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衞。」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強於蜀者，從，才用翻。倔，其勿翻。強，其兩翻。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郭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梁、蜀之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癸亥，繼麟入朝。為繼麟得禍張本。

**3**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部署行留已定也。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敎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垂發，猶言臨發也。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復，扶又翻。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敎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旣有此跡，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幷殺其子廷誨、廷信。撾，則瓜翻。郭崇韜蓋與二子俱至繼岌所，故同時見殺。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滏『章︰十二行本「滏」作「饒」；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去，羌呂翻。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為中書省印，以印敕書而宣之也。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張礪為崇韜府掌書記。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4**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為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而敗；不知此乃帝氣習也，觀諸李存賢、周匝之事可見。

**5**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史言孟知祥之才，所以能有蜀。犒，苦到翻。

**6**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圍汀州，見上年十二月。

**7**契丹主擊女眞及勃海，女眞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愼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眞。女眞有數種，居混同江之南者為熟女眞，江之北者為生女眞。混同江卽鴨淥水。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好，呼到翻。

**8**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幷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洛陽者也。說，讀曰悅。於是朝野駭惋，朝，直遙翻。惋，烏貫翻。羣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去，羌呂翻。為，于偽翻。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

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歐史作「圍其館」，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六典︰東都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匡國軍於同州，至梁之時兩易軍號，後唐滅梁，皆復其故。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帥，讀曰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別，彼列翻。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為之慚。為，于偽翻。慚朝廷之失信。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

時洛中諸軍飢窘，窘，渠隕翻。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屬，之欲翻。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振」，當作「震」。遠，于願翻。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李嗣源答朱守殷之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英雄識度自有不可及者。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9**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為諸將在蜀卒為孟知祥效死張本。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三十里為一舍。差後於中軍三十里也。帥，讀曰率。

**10**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代郭崇韜也。

**11**魏博指揮使楊仁晸晸，知領翻。將所部兵戍瓦橋，將，卽亮翻。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敕留屯貝州。

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王，于況翻，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澶州，魏博巡屬也，故密敕魏博監軍殺朱建徽。澶，時連翻。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史彥瓊以武德使出為監軍，稱其內職。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訛言方興，而史彥瓊所為可疑可駭者，訛過所以益甚，而亂隨之。

楊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謂因魏博兵力以破梁。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域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二十五里。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皇甫暉，銀槍效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習見莊宗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故敢發此言。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校，戶敎翻。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示以楊仁晸及小校之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帥，所類翻。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趣，七喻翻。剽，匹妙翻。

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亟，紀力翻，急也。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九域志︰臨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為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日五十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也。壬辰二月四日，六日，謂二月六日也，是日甲午。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旣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史彥瓊蓋加僕射，故孫鐸稱之。帥，讀曰率。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旣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撲，普木翻。『張︰「討」作「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呼，火故翻。卽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

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帝卽位於魏州，以牙城為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

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索，山客翻。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帥，讀曰率。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王正言以戶部尚書出知留守，故趙在禮稱之。

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北京，故其家尚留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使，疏吏翻。誘，音酉。

**12**甲午，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13**丙申，史彥瓊至洛陽。自鄴都逃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伐蜀之役，李紹宏已薦李紹欽而不用，故言復。帝許之，令條上方略。上，時掌翻。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己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紹榮，元行欽。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將，卽亮翻；下同。騎，奇寄翻。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14**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呫囁誰門乎？」復，扶又翻。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還，從宣翻。武連，漢梓潼縣地，宋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後魏改為武連縣，唐屬劍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五里。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西魏置魏城縣於巴西，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五里。宋白曰︰魏城本漢涪縣地，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析此立為魏城縣。李膺記云︰肆溪東五十里有東西井，井西為涪縣界，井東為魏城界。聞之，以帝不委己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犄，居蟻翻。謂朱友謙以蒲、同附晉，相為犄角以破梁。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朝，直遙翻。冤哉，天乎！柰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將，卽亮翻。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號，戶刀翻。朱友謙再以河中附晉，晉封為西平王。闔門屠膾，謂其家悉誅夷也。我屬歸則與史武等同誅，言史武等旣以河中將誅，若東歸則亦與之同罪而誅死。決不復東矣。」復，扶又翻。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紹『鄒︰「紹」改「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15**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唐僖宗光啓三年，李茂貞據鳳翔，至是而代。其後明宗復令李繼曮鎭鳳翔。

**16**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斷，丁管翻。桔，吉屑翻。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顒，魚容翻。監軍李延安追討之。考異曰︰莊宗實錄︰「己亥，繼岌奏康延孝叛，遣任圜追討。」按延孝丁酉叛於劍州，豈得己亥奏報已至洛！廣本︰「己亥，魏王至利州，桔柏津使夜來告繼岌，言李紹琛令斷浮梁。繼岌署任圜為副招討使，令率七千人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之。」今從之。

**17**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步直兵，謂步兵長直者也。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眞討之。李紹眞卽霍彥威。

**18**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關，故先擊下之，紹琛將何所至哉！

**19**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犒，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同平章事，故稱之為相公，所謂使相也。後之世，凡建節者皆稱相公。為，于偽翻。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掠，奪也。壞，音怪。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噍，才笑翻。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20**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才用翻。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得勝卽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挑，徒了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數，所角翻。校，戶敎翻。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旣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敎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旣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若，猶汝也。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為張破敗作亂、郭從謙弒逆張本。郭崇韜勳舊也，以無罪而族；康延孝之亂，皇甫暉之亂，張破敗之亂，卒以成郭從謙之弒，皆由崇韜之死而將校之心不自安也。

**21**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止不使至洛陽。

**22**先是，帝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先，悉薦翻。戊申，始命護國節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旣殺朱友謙，故令存霸赴鎭以代之。

**23**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帥，讀曰率。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降，戶江翻。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衞。」皆曰︰「他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時李嗣源雖留洛陽，而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之官如故。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章︰十二行本「薦」下有「久乃許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內則李紹宏，外則張全義及在廷之臣。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24**延州言綏、銀軍亂，剽州城。綏、銀時為夏州巡屬，延州以鄰鎭奏言之耳。趙珣聚米圖經，宋康定、慶曆間所進也，其書云︰綏州故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二百里。剽，匹妙翻。

**25**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郞，孟知祥妻，太祖弟克讓女也，故呼為孟郞。俗謂壻為郞也。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旣至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旣浚壕樹柵為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邂逅，戰茍不利則退守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愼如此。然當時蜀之舊兵敗散已多，北兵留戍計不過數千，李仁罕所將未必及四萬之數。更須博考。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少，詩照翻。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行，戶剛翻。得選兵七百人以行。兵不貴多而貴精也。

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郭崇韜之為招討使也，以張礪為掌書記。崇韜旣死，繼岌以任圜為招討副使，以討李紹琛，故礪以幕屬從軍。羸，倫為翻。誘，音酉。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26**三月，丁巳朔，李紹眞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眞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是不足以懼皇甫暉等，適以堅其死守之心耳。

**27**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命王延翰嗣有閩土。

**28**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詰，去吉翻。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考異曰︰莊宗實錄︰「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入鄴都。」明宗實錄︰「三月六日，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亂。」薛史·莊宗紀︰「壬子，嗣至源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曆，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實錄及明宗本紀。帥衆大譟，帥，讀曰率；下同。殺都將，將，卽亮翻。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從亂者愈衆也。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謂皇甫暉等也。莊宗忿暉等不降，嘗有「克城之日，勿遺噍類」之語。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謂王溫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溫亂後，矯言帝意以扇動張破敗等之亂心。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李嗣源官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環，音宦。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眞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禦契丹，凡河北諸鎭兵皆屬焉，而魏兵作亂，是負之也。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說，式芮翻。「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藉，慈夜翻。為，于偽翻。外兵，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眞所領者也。在禮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29**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金鴈橋在漢州雒縣東鴈江之上，俗傳曾有金鴈，故名。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九域志︰綿竹縣在漢州東北九十三里。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飲，於禁翻。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郭侍中，謂崇韜。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朝，直遙翻。魏王繼岌旣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

孟知祥獲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使千乘弘實，陝，失冉翻。乘，繩證翻。以肇為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弘實副之。為李肇等為孟知祥用張本。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孟知祥已有據蜀規摹。治，直之翻。橫，戶孟翻。更，工衡翻。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30**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眞所將鎭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鎭兵蓋鎭州兵也，李嗣源本鎭鎭州，故其兵相帥歸之。帥，讀曰率。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欲歸鎭州也。上章待罪，上，時掌翻。章，表也，奏也。聽主上所裁。」李紹眞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言李紹榮必奏天子，稱己所以退師者，以嗣源入魏與賊合也。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星行者，戴星而行也。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趣，七喻翻。遇馬坊使康福，後唐起於太原，馬牧多在幷、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牧於相州，以康福為小馬坊使以鎭之，蓋以幷、代之廐牧為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為之，非此。薛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及明宗離魏縣，會福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蔚，紆勿翻。

**31**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州西至淄州一百一十三里。習懼，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

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近侍。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勍，渠京翻。誘，音酉。武寧監軍以李紹眞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元從，謂舊從李紹眞之將士，所謂義故也。紹眞時從李嗣源，監軍謀殺其元從之留彭城者。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帥，讀曰率；下同。晏，登州人也。

**32**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33**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張全義之憂死，自以薦李嗣源北討也。

**34**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朘，息緣翻，縮也，減也。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賑，津忍翻。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復，扶又翻。集，聚也。上卽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旣在天，人如我何！」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未聞妲己有是言也。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屛風後，屬，之欲翻。須臾，出妝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嗚呼，劉后囊金寶繫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

**35**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衞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置帳前銀槍都，後又置金槍軍。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衞州，紹榮囚，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旣不亮吾父，亮，信也。吾亦不能至父所，今人多謂不欲行為不能。請復還宿衞。」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將，卽亮翻。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且梁舊都也，故云然。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亟，紀力翻。急也。如此始可自全。」據大梁則逼洛陽，嗣源可以自全，莊宗將何以自全乎？石敬瑭惡察察言，故云爾。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康義誠胡人獷直，觀此言可見也。為義誠由此為明宗所親任張本。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

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卽王晏球。泰寧節度李紹欽、卽段凝。貝州刺史李紹英卽房知溫。屯瓦橋，以備契丹。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新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宋保州治清苑，蓋又改泰州為保州也。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安金全有卻梁兵、全晉陽之功。嗣源家在眞定，嗣源鎭眞定，入朝于洛，其家留眞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為嗣源以王建立鎭眞定張本。將，卽亮翻。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盂縣趣鎭州，李從珂謫戍橫水，見上卷同光三年。盂，春秋晉之盂邑，漢為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原仇縣，大業初改曰盂，唐屬太原府。九域志︰盂縣東北至鎭州一百里。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衞州，謀自白皋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殿，丁練翻。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鎭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河北蓋悉從嗣源矣。從子之從，才用翻。

**36**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恐李嗣源自懷、孟犯洛也。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事已至忐，帝及嬖倖始知財物之不可守。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殍，被表翻。甲戌，李紹榮自衞州至洛陽，帝如鷂店勞之。薛史作「耀店」。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李紹榮所言指趙在禮所遣兵也，殊不知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矣。勞，力到翻。翟，萇伯翻。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關東，謂汜水關以東。

**37**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少，詩沼翻。帝乃遣中使向延嗣向，式亮翻。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印者，用中書印；畫者，畫可。敕又用御寶。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揩，口皆翻，摩也。去，羌呂翻。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呼，火故翻。「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降，戶江翻。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38**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將，卽亮翻。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赤誠，猶言赤心。誠者心之實；言赤誠者謂赤心之實。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時召嗣源，嗣源必不敢前。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父之心迹，得其死矣。

**39**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鎭海、鎭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衣，於旣翻。監，古銜翻。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強出見之。溫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史言錢、徐之智力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鏐尋還錢塘。按九域志，自臨安東還錢塘一百二十里。

**40**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徐知誥為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41**庚辰，帝發汜水。發汜水而東也。

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此蓋青、兗上供泝河而上者也。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斬以徇，從，才用翻。，墟里翻。由是軍中肅然。，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南燕縣。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先是，悉薦翻。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趣，讀曰促。九域志︰胙城縣南至大梁一百二十里。

是日，帝至滎澤東，九域志︰滎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兵，本皆汴人。吾入汝境，不欲使他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卽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復，扶又翻。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悖，蒲妹翻。卽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

帝至萬勝鎭，萬勝鎭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沮，在呂翻。喪，息浪翻。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章︰十二行本「師」下有「是夜復至汜水」六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從，才用翻；下從官同。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甖子谷，劉昫曰︰甖子谷在成皋。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之成皋縣。道狹，每遇衞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適報，猶言近方得報也。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索，山客翻。內庫使，亦莊宗所置內諸司使之一。衞士叱容哥曰︰「致使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吝財事見上。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衞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張容哥一人，容哥遂先赴河而死者，蓋以身為內庫使，內庫積而不發，出納之吝，諸軍以為罪，禍必先及，故遽引決耳。

甲申，帝至石橋西，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難，乃旦翻。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號，戶刀翻。是日晚，入洛城。

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嗣源在河北時奏章為元行欽所壅遏，猶可言也。渡河據大梁，莊宗嘗至萬勝鎭，君臣相望數十里間耳，旣無一奏陳情，又無一騎迎候，莊宗旣還，但以兵踵之而西，此意何在哉！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踵嗣源之後而來會于大梁。

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 後唐紀四起柔兆閹茂（丙戌）四月，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六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

## 天成元年（丙戌、九二六）

**1**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凡天子將出，侍中奏中嚴外辦。此時未必能爾，沿襲舊來嚴辦之言而言之耳。騎兵陳於宣仁門外，唐昭宗天祐二年，敕改東都延喜門為宣仁門。又唐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門。陳，讀曰陣；下同。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存乂養郭從謙為假子及其被誅事，並見上卷本年二月。請諸王不出閤者皆在禁中，故存乂死而從謙不知。從，才用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帥，讀曰率；下同。自營中露刃大呼，呼，火故翻。與黃甲兩軍攻興敎門。唐昭宗之遷洛也，改延喜門為宣政門，重明門為興敎門。五鳳門蓋宮城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敎，右曰光政。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衞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憩，去例翻，息也。邙，莫郞翻。亂兵焚興敎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李紹榮必已遁矣。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衞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李彥卿卽符彥卿，存審之子。散，悉亶翻。校，戶敎翻。中，竹仲翻。斌，音彬。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姓譜，善，姓也，堯師善卷。門樓，興敎門樓。廡，罔甫翻。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懣，音悶。省，悉景翻。酪，歷各翻，乳漿也。凡中矢刃傷血悶者，得水尚可活，飲酪是速死也。須臾，帝殂。年四十二。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覆，敷又翻。自此以上至是年正月，書「帝」者皆指言莊宗。莊宗好優而斃於郭門高，好樂而焚以樂器，故歐陽公引「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之言以論其事，示戒深矣。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李彥卿後復姓符，與何福進、王全斌皆以功名自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洛陽之南入伊川皆大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

是日，李嗣源至甖子谷，考異曰︰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鄭州聞變。」今從明宗實錄。余按甖子谷在鄭州境。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

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

嗣源之入鄴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前直指揮使領上前直衞之兵。劉昫曰︰平遙卽漢平陶縣，魏避國諱，改「陶」為「遙」；唐屬汾州。宋白曰︰後魏以太武帝名燾，改「平陶」為「平遙」。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

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徼，吉弔翻。言善巡徼宮闕及皇城內外坊市，以待魏王繼岌。繼岌，莊宗嫡長子也，西征而還，未至，示若待其至而嗣位然。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韓淑妃、伊德妃先在晉陽宮，蓋莊宗都洛之後迎至洛宮，及其遭變，不從劉后出奔，時在宮中也。按淑妃韓氏，本莊宗元妃衞國夫人也；德妃伊氏，次妃燕國夫人也。劉后之次在三，越次而正位中宮，雖莊宗之過，亦郭崇韜希指迎合之罪也。五代會要曰︰同光二年十二月，冊德妃、淑妃，以宰臣豆盧革、韋說為冊使，出應天門外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右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宮，受冊於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通鑑書二年二月冊劉后，蓋冊后之後至十二月冊二妃也。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方耳。」歸藩，言欲歸眞定。為，于偽翻。

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他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悉，息七翻，諳也，究也，詳也，盡也。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

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從，才用翻。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陜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因更河北縣為平陸縣。九域志︰縣在陜州北五里，隔大河。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折，而設翻。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鎭奔晉陽。

**2**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謀保據鳳翔。

**3**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莊宗已殂，故不書帝而以廟號書之也。李紹琛反於蜀被擒，見上卷本年三月。

**4**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監，工銜翻。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

莊宗旣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張昭遠儒者也，故勉成張憲之志節。其後昭遠避漢高祖名，止名昭。

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考異曰︰唐愍帝實錄·符彥超傳云「皇弟存沼」，薛史、歐陽史·彥超傳作「存霸」；莊宗列傳、薛史·張憲傳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存沼者；存霸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傳莊宗之命者也。或者武皇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按莊宗諡光聖神閔皇帝，唐愍帝實錄卽莊宗實錄也，「愍」、「閔」字通。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九域志︰太原府東北至忻州二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後言也。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5**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爵。然五代唐明宗、潞王、周太祖皆嘗監國。漢太后令曰，「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誥曰，「監國可卽皇帝位，」是時直以監國為稱號也。今從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按是時莊宗之殯在西宮，興聖宮蓋在西宮之東。按薛史，莊宗卽位於魏州，以子繼岌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及平定河南，充東京留守、興聖宮使，則東京、北都皆有興聖宮。宋白所記見前。始受百官班見。示卽眞之漸。見，賢遍翻。下令稱敎，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少，詩照翻。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諳，烏含翻。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安重誨本成德軍中門使，監國所親任者也。鎭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為租庸吏，按歐史，張延朗仕梁，以租庸吏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之，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鎭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蓋由此選為鎭州別駕也。性纖巧，善事權貴，以女妻重誨之子，妻，七細翻。故重誨引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眞謀曰︰「今殿下旣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風谷」恐當作「嵐谷」。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為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從，才用翻。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存霸第六。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嶤，嶤，倪么翻。遭亂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沙陀自唐末強盛，蓋至於此。恐赤心之支胤或有存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嗣殲矣。且明宗，晉王義兒也，得國之後，坐視義父之遺育為魚為肉，何忍也！他日詎可望麥飯灑陵乎！

**6**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嚴可求料唐有內變，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梁震料莊宗必亡，見二百七十四卷三年。

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貴平縣，漢廣都縣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井、貴平、可曇三縣，唐廢平井、可曇，以貴平縣治和仁城。開元十四年移治祿川，屬陵州。宋省貴平入廣都縣。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治，直之翻。艦，戶黯翻。光憲諫曰︰「荊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7**戊戌，李紹榮至洛陽，陜州械送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謂紹榮殺從審也。見上卷本年三月。紹榮瞋目直視曰︰瞋，昌眞翻。「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元行欽雖死，監國豈不有愧於其言！復其姓名曰元行欽。李紹榮賜姓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

**8**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石敬瑭為陜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陜州以備其徑至洛陽，河中以備其北歸晉陽。陜，失冉翻。

**9**樞密使張居翰乞歸田里，許之。李紹眞屢薦孔循之才，庚子，以循為樞密副使。李紹宏請復姓馬。李紹宏賜姓名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

監國下敎，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數，所具翻。凡謙所立苛斂之法斂，力贍翻。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勾司，租庸使，唐末及梁置。內勾司，莊宗同光二年置。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郞中、侍郞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至長興元年，張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則自梁始。宋白曰︰同光二年，左諫議大夫竇專奏請廢租庸使名目歸三司，略曰︰伏見天下諸色錢穀，比屬戶部，設度支、金部、倉部，各有郞中、員外，將地賦、山海鹽鐵分擘支計徵輸。後為租賦繁多，添置三司使額，同資國力，共致豐財。安、史作亂，民戶流亡，征租不時，經費多闕，惟江、淮、嶺表郡縣完全，總三司貨財，發一使徵賦，在處勘覆，名曰租庸。收復京城，尋廢其職務。廣明中，黃巢叛逆，僖宗播遷，依前又以江、淮徵賦置租庸使，及至還京，旋亦停廢。偽梁將四鎭節制徵輸，置宮使名目；後廢宮使，改置租庸。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10**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難，乃旦翻。籛，則前翻。斷，音短。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繼岌以李從襲、呂知柔而殺郭崇韜，而殺繼岌者豈他人哉！李環卽撾殺崇韜者也。考異曰︰莊宗實錄，「征蜀初為都監，後勸繼岌殺郭崇韜者李從襲也。」明宗實錄云「宦者都監李繼襲勸繼岌東還」，及令自殺，又云「任圜監軍李廷襲欲存康延孝」，及至華州為李沖所殺者，復云「李從襲」。蓋「從襲」誤為「繼襲」、「廷襲」。今從莊宗實錄。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史言西軍歸心於新主。

先是，監國命所親李沖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先，昔薦翻。華，戶化翻。西師，卽謂魏王繼岌之師。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幷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李從襲死有餘罪，監國未卽肆諸市朝，而李沖殺之則為失刑耳。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鎭，召沖歸朝。

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眞。紹眞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下，戶嫁翻。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眞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難，乃旦翻。為，于偽翻。按歐史，霍彥威素與溫、段有隙。紹眞由是稍沮。沮，在呂翻。辛丑，監國敎，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凝，溫韜、段凝賜姓名並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並放歸田里。

**11**壬寅，以孔循為樞密使。

**12**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勝於唐，為唐復讎，賜姓於唐，謂獻祖以平龐勛之功始賜姓李也。為唐復讎，謂莊宗滅梁也。為，于偽翻。繼昭宗後，故稱唐。言以同光元年繼天祐二十年也。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霍彥威、孔循皆嘗事梁者也。當時在監國左右者未必皆儒生；觀其所對辭意，於正閏之位致其辯甚嚴，雖儒生不能易也。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莊宗卽位，尊其祖國昌為獻祖。監國亦沙陀種，故云宗屬。又事武皇垂三十年，莊宗追尊父晉王克用為太祖武皇帝。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更，工行翻。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以監國歷事獻祖、太祖、莊宗三世也。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卽位之禮。」記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鄭氏註曰︰尸，陳也，言形體在；柩之言究也，白虎通云，久也。柩，音新舊之舊。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卽『章︰十二行本「卽」下有「皇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位，斬衰，下不緶，子為父服之。衰，倉回翻。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先是未敢卽位者，魏王繼岌猶在故也；繼岌旣死，乃決為之。百官縞素。旣而御袞冕受冊，徐無黨曰︰旣用嗣君之禮矣，遽釋衰而服冕，可以見其情詐。百官吉服稱賀。

**13**戊申，敕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

**14**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以張憲前朝大臣，加之罪而殺之耳。

**15**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征蜀之初，出師六萬，除留戍于蜀及康延孝叛死亡之外，還洛者二萬六千人耳。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以通鑑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不之改耳。

**16**甲寅，大赦，改元。始改元天成。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敎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量，音良。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舊例，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納正稅數，不量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元正、冬至、端午、幷降誕節為四。按五代會要，唐咸通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於代北金鳳城，以其日為應聖節。毋得斂百姓；斂，力贍翻。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塗毀選人告身，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二年。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唐六典︰吏部尚書、侍郞之職，掌天下官吏，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或云吏部東、西銓幷流外銓為三銓。宋白曰︰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西銓侍郞廳，舊以尚書之次為中銓，次為東銓。乾元中，侍郞崔器奏改中銓為西銓，以久次侍郞居左，新除侍郞居右，因循倒置，議者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郞居西銓，新除侍郞居東銓。」敕旨依。又曰︰兵部尚書為中銓，幷東銓、西銓為三銓。

**17**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珏，古岳翻。工部尚書任圜並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僥，堅堯翻。期，讀曰朞。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史言任圜輔相有績。粗，坐五翻。圜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為安重誨譖殺任圜張本。

**18**武寧節度使李紹眞、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吏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洺州刺史李紹能，各請復舊姓名為霍彥威、萇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許之。李紹眞、紹虔以梁將歸降賜姓名，李紹瓊、紹英、紹奇、紹能以事莊宗有戰功賜姓名；通鑑不盡載其賜姓名之由，略之也。從簡，陳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畜，吁玉翻。故請復姓王。

**19**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時正衙常朝御文明殿，朔望御之。內殿，中興殿也。朝，直遙翻。

**20**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21**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事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二年。相，息亮翻。壬戌，以金全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22**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戊辰，以在禮為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鎭。趙在禮實為魏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

**23**李彥超入朝，帝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沼死，張憲出走，鎭定軍皆李彥超之力也。庚午，以為建雄留後。使之鎭晉州而未授節旄，且為留後。

**24**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王延翰承其先業，據有閩地。

**25**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院，莊宗制也。宋白曰︰同光二年崇政院依舊為樞密院，以宰臣兼使，置直院一人。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春明退朝錄︰端明殿，西京正衙殿。蓋改文明曰端明。五代會要︰唐同光二年正月改解卸殿為端明殿。按端明殿是燕閒接御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當以五代會要為據。端明殿學士始此。宋白曰︰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中興殿門，中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今日上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已下三日，中謝無宜後時。」卽奏聞。昫雖中謝於端明殿，而自端明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士榮之。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26**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二人以讒死見上卷本年正月。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27**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襄陽控蜀扼荊，故曰要地。不可乏帥，帥，所類翻；下同。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28**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戌瓦橋。六月，丁酉，出城，復還，作亂，控鶴，梁之侍衞親軍，積驕而憚遠戍，故作亂。蓋當時天下皆驕兵也。復，扶又翻。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彥饒為帥，彥饒曰︰「汝欲吾為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己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帥，讀曰率。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軍、州始定。卽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符彥饒攝於汴而亂於滑，豈當時將士驕悖，習以成俗，彥饒久而與之俱化邪！庚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為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彥超之弟也。

**29**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書馬全之官，蜀官也。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平章事王鍇等鍇，口駭翻。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復，扶又翻。

**30**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

**31**乙巳，敕︰「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二名不偏諱，古也。

**32**戊申，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

**33**李繼曮至華州，聞洛中亂，復歸鳳翔；帝為之誅柴重厚。為，于偽翻。柴重厚不納李從曮，見上卷本年二月。

**34**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為屬郡，詔許之。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季興不能取。王衍旣敗，三州歸唐，季興乃求為巡屬，雖不許可也。為季興不式王命、興兵致討張本。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於夔州置鎭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為屬郡。雲安監有榷鹽之利，建升為安州。上舉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荊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岌。」十國紀年·荊南史︰「天成元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三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一月庚戌，荊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曾顏勃海行年記云「得夔、忠、萬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韋說傳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為屬郡。三川旣定，季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四年三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明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旦夕期於收復，被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此說頗近實，故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於繼岌，十一月庚戌，季興奏請三州為屬郡，舊史誤云奏收復也。行年記差繆最多，不可為據。或者夔州雖自降於繼岌，季興表云收復三州，攘為己功，亦無足怪。今從明宗實錄。

**35**安重誨怯恩驕橫，橫，戶孟翻。殿直馬延誤衝前導，左、右班殿直，天子侍官也，宋熙寧以前以為西班小使臣寄祿官。職官分紀曰︰殿直，五代本曰殿前承旨，晉天福五年詔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曰殿直。按天成元年安重誨斬殿直馬延，潞王清泰元年殿直承旨都知趙處願等令具襴鞹，則殿直名官已在晉天福之前，職官分紀誤矣。後周廣順間，殿直楚延祚、殿直王巒亦見於史。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李琪憚安重誨權勢，不敢劾奏，但以其事聞耳。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只此一事，安重誨已足以取死。

**36**于可洪與魏博戍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校，戶敎翻。

**37**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時依盛唐之制，百官轉對各奏本司公事。

**38**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卽唐高麗之夫餘城也。時高麗王王建有國，限混同江而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同江卽鴨淥水。夫，音扶。更命曰東丹國。更，工衡翻。命其長子突欲鎭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為突欲來奔張本。宋白曰︰耶律德光本名耀屈之，慕中國文字，改焉。

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苗紳」，今從莊宗列傳。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卽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為，于偽翻。喜，許計翻。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引左傳申叔之言。史言契丹慕中國，效中國人道書語。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指言阿保機不肯受代、擊滅七部事也。強，如字。契丹主曰︰「理當然。」聞姚坤言，不得不服。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章︰十二行本「畋」下有「不恤軍民」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好，呼報翻。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契丹主智識如此，固宜其能立國傳世也。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脩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復，扶又翻；下復召、乃復同。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鎭、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趣，讀曰促。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囚而復囚，欲姚坤之為狀。縱使姚坤為狀，中國肯割地而與之乎？此欲用抵冒度湟之故智耳。

**39**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于雍陵，雍陵在河南新安縣。考異曰︰實錄︰「乙亥，梓宮發引，是日遷幸雍陵。」按莊宗實錄·哀冊文云丙子，今從之。廟號莊宗。

**40**丁丑，鎭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王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唐之方鎭，涿州，幽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鎭州節度；而王建立得討之者，明宗初得天下，方鎭州郡反側者尚多，王建立明宗之所親者，越境討擒劉殷肇，奏以為不受代，朝廷亦聽之耳。

**41**己卯，置彰國軍於應州。新、舊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歐史·職方考始有應州，故屬大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竊意金城卽以明宗所生之地金鳳城置縣也；今置彰國軍節度，亦以帝鄕也。匈奴須知︰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又薛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蓋朱邪執宜徙河東，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由是而基霸業，故以其地置應州也。

**42**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帝前，或時禮貌不盡恭；說，讀曰悅。百官俸錢皆折估，折，之舌翻。估，音古，價也。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騰。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王傪賂，選，須絹翻。傪，七感翻，又音倉含翻。除近官。近官，近畿州縣之官。中旨以庫部郞中蕭希甫為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藏物。」宿藏物，前人所窖藏而不及發取者。此蓋言藏之於井。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漵，音敍。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為散騎常侍。散，昔亶翻。騎，奇計翻。

**43**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卒，子恤翻。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為述律后囚於阿保機墓張本。

**44**癸未，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合州。自唐末以來，流竄者率賜死，革、說其得至流所乎！

**45**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46**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47**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少，詩照翻。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48**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衞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因分戍而使就食於所戍州縣。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49**王公儼旣殺楊希望，事見上卷本年三月。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為治嚴急，軍府衆情不願其還。治，直吏翻。習還，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間猶隔淄州。符習聞王公儼阻兵，遽不敢前，欲使之戡難，難矣。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己為帥，帥，所類翻。詔除登州刺史。

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為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九域志︰淄州東北至青州一百二十里。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幷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鎭，在淮津之西。淮之東津曰東正陽，則吳境也。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為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韓熙載亦相南唐，終不能有所為也。相，息亮翻。

**50**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51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

52癸酉，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歐史曰︰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文、守光為軍使，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養子延壽尚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延壽本蓨令劉邟之子也。蓨，音條。邟，若浪翻。

53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54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中，讀曰仲。至西樓，西樓，契丹上都也。先是，契丹主使德光留守。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讙，許元翻。慍，於問翻。朱子曰︰慍，不是大段怒，但心裏略有不平意便是慍。邏，音郞佐翻。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復，扶又翻。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稱，尺證翻。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復，扶又翻。以韓延徽為政事令。歐史︰契丹以韓延徽為相，號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阿保機囚姚坤事見上。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沒姑餒」，今從明宗實錄及會要。

55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以子行待之也。

56冬，十月，甲申朔，初賜文武官春冬衣。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絹、冬衣絹。此蓋賜在京文武官以已成之衣。

57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昭武」當作「威武」。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為王延翰不終張本。

58靜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若毛璋者，其跋扈亦何能為，不過欲據邠州耳。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為節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為昭義節度使。莊宗改潞州昭義軍為安義軍，尋復舊。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蔚，音鬱。從，千容翻。說，式芮翻；下說之同。久之，乃肯受代。

59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盧文進入契丹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間使說之，為，于偽翻。間，古莧翻。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莊宗怨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擾邊，今莊宗殂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為後盧文進又奔淮南張本。帥，讀曰率。

60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犒，苦到翻。繒，慈陵翻。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同光之末，任圜從軍伐蜀，故知其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都制置轉運使。帝卽位，加孟知祥侍中，故使趙季良奉官告國信入蜀，因制置轉運。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鎭兵十萬，決不可得。」觀孟知祥此語，專制蜀土之心已呈露矣。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復，扶又翻。

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孟知祥之妻，莊宗之從姊妹也。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職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及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李嚴領泗州防禦耳，泗州時屬吳。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文思使，掌文思院，宋以為西班使臣，以處武臣。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事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二年。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為李嚴為孟知祥所殺張本。

61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宋白曰︰故事，如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日後卽中書帖官告院素綾紙褾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幷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敕下後，並合是本道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給。陸游曰︰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貞元後始用綾。余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尚書之子處。喪亂以來，喪，息浪翻。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受敕牒以照驗供職，茍得一時之祿利；告身，無其錢則不及取矣。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郞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此中書所行辭也。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郞、給、諫，丞、郞，謂尚書左右丞及二十四曹郞，給謂給事中，諫謂諫議大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受」，當作「授」。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輸朱膠綾軸錢然後給，其品高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而編為敕甲。劉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以訓誡，而受官者旣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詔之意，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試銜，謂試某官某階，皆以入銜也。帖號，謂帖以諸銜將軍、郞將之號。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鎭、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使，疏吏翻。使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司。御史臺官謂之憲官，此亦言試銜官也。歲賜告身以萬數矣。史因賜告身文，言當時除授之濫。

62閩王延翰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稟本周氏子，王審知養以為子。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路縈紆幾數百里，而水勢湍疾，輕舟朝發夕至。九域志︰建州東南至福州五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福州指揮使陳陶帥衆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誣以弒君父之罪。告諭吏民，斬于紫宸門外。唐都長安，內中有紫宸殿、紫宸門，閩入僭倣其名耳。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王延鈞，審知次子也。

63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64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65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洛陽，詩︰萬億及秭。釋云︰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為億，是萬萬為億，又從億數至萬億為兆，故詩·頌·毛氏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殘︰「胡取禾三百億兮！」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今趙季良運金帛十億，若以小億計之則百萬耳，安能濟朝廷之匱乏哉？若以大億計之，則十萬萬也。未知孰是。時朝廷方匱乏，賴此以濟。

66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喪，昔浪翻。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考異曰︰閻自若唐末汎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斷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錫命垤，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為僭竊，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內有石刻偽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今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為壽星寶石山偽詔，刻之石，雖經鑱毀，其文尚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卽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仁綽閩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春，梁策錢鏐為尚父；來年改寶正元年。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云︰「同光元年，梁封浙東尚父為吳越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崩，子世皇嗣。永隆二年，吳越世皇崩，子成宗嗣。」公綽、仁志所記年歲差繆，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廟號，故兼載焉。至今兩浙民間猶謂錢鏐為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為據。

**二年**（丁亥、九二七）

**1**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更，工行翻。

**2**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惡，烏路翻。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猶言何必如此也。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綿、劍，二州名。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孟知祥自言嘗受莊宗密詔也。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代李紹文。趣之上道，趣，讀曰促。上，時兩翻。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孟知祥救李嚴之死，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均王乾化二年。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

**3**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孔循少給事梁太祖帳中，唐末歷宣徽、樞密院，故安重誨意其諳練及知人。少，詩照翻。諳，烏含翻。行，下孟翻。豆盧革、韋說旣得罪，見上年。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孔循少長河南，故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惡，烏路翻。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他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悉，詳也。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少，詩沼翻。臣旣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書記，謂馮道也。道事晉王克用為河東掌書記。旣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孔循之衆辱任圜亦甚矣，而圜不以為怒者，憚安重誨也。史言五季待宰相之輕。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取蛣蜣之轉也。」蛣蜣，蜣蜋也。陶隱居曰︰莊子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其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卻推之，俗名為推丸。陸佃埤雅曰︰蜣蜋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蛣，去吉翻。蜣，丘良翻。循與重誨共事，安重誨為樞密使，孔循為副使。日短琪而譽協，譽，音余。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崔邠，郾之兄也。

**4**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為王延稟再下攻延鈞而敗死張本。

**5**庚午，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引慮繫囚，卽漢書所謂錄囚徒也。自唐以來率曰慮囚。考之先儒音義，慮亦讀為錄。

**6**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謂莊宗空國以伐蜀，蜀亡而謀臣死，根本虛，而莊宗亦亡。今公復來，復，扶又翻。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怖，普故翻。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李嚴卒如其母之言。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瘞之。」為，于偽翻。瘞，於計翻。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言李嚴矯敕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

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八作使，掌八作司之八作工匠。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朱弘昭為東川副使，與李嚴同時受命。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兩川跋扈之跡著矣，安重誨制之之術窮矣，及乎分鎭增兵，則兩川反矣。

**7**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章︰十二行本「事」下有「從厚，從榮之母弟也」八字；孔本同；張校同；乙十一行本無「從厚」二字；退齋校同。』從榮聞之，不悅。旣尹京邑，又握兵柄，地親權重，從榮惡其逼也，故不悅。為從榮忌從厚張本。

**8**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9**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行於上，故中外肅然。

**10**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契丹主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州。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又是兩處。通鑑後書晉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墓，則又似木葉山在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於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木葉山又有北木葉山邪？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黠，下八翻。后輒謂曰︰「為我達語於先帝！」為，于偽翻。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斷，音短。腕，烏貫翻。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11**帝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時契丹常以勁騎徜徉幽州四郊之外，抄掠糧運，故以三將兵運糧，善達者為勞績。二月，戊子，以震為河北道副招討，領寧國節度使，寧國軍宣州，屬吳。屯盧蘆臺軍。句斷。盧蘆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東至滄州一百里，西至瀛州百七十里。代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兗州。房知溫本鎭兗州。

**12**庚寅，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衞副使。石敬瑭時鎭陝州。

**13**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旣至，遣使族誅之。討其弒君之罪也。

**14**高季興旣得三州，請朝廷不除刺史，去年以三州與高季興。自以子弟為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潘炕，蜀王氏之舊臣。炕，苦浪翻。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捧聖卽奉聖也。應順乃閔帝元年，而此時已有奉聖軍。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九域志︰涪州東至忠州三百五十里。高季興旣得夔、忠、萬三州，又襲涪州而不克。涪，音浮。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此峽口謂西陵峽口。珙，居勇翻。盡掠取之。此去年事，蓋同光、天成間也。掠，奪也。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此慢辭也。若春秋楚人答齊桓公問昭王南征不復之辭。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昭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考異曰︰按梓、夔皆在荊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言之耳。將蜀兵下峽；此峽謂自瞿唐峽直至西陵峽口，所謂三峽也。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湖南軍，楚王馬殷之軍。

**15**三月，甲寅，以李敬周為武信留後。從孟知祥之請也。

**16**丙辰，初置監牧，蕃息國馬。蕃，扶元翻。唐置監牧以畜馬。喪亂以來，馬政廢矣，今復置監牧以蕃息之。然此時監牧必置於幷、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之舊。是後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不能一天下，柰何？」延光曰︰「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今因置監牧事，倂錄之。

**17**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以魏州牙兵克梁事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終二百七十卷莊宗同光元年。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事見上年。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鎭，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為，于偽翻。皇甫暉、趙進，制趙在禮不得左右者也。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鎭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晊部之，晊，之日翻。戍盧蘆臺軍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繫，音計。幟，昌志翻。別，彼列翻。俛，音免。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己有訛言；旣至，會朝廷不次擢烏震為副招討使，訛言益甚。

房知溫怨震驟來代己，房知溫自莊宗時戍邊，以舉兵從帝建節；烏震自刺史領節，又代知溫為副招討，故怨其驟。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溫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時盧蘆臺戍軍夾河東西為兩寨。知溫誘龍晊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衆譟於營外，譟者，烏震親兵也。歐史以為譟者亂兵。誘，音酉。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為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溫紿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詰，去吉翻。亂兵殆盡，餘衆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薄溝塍塍，石陵翻。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淇門，聞盧蘆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

**18**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以孟知祥殺李嚴，懼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浸驕。甲戌，至成都。

**19**劉訓兵至荊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以應劉訓也。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吳，吳人遣水軍援之。

**20**夏，四月，庚寅，敕盧蘆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處，昌呂翻。自帝卽位已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洪之亂，以至盧蘆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盻盻然疾視其上者相環也。此無他，以亂止亂故爾。敕至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五千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至魏橋以通江、淮之漕。為，于偽翻。

**21**朝廷雖知房知溫首亂，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溫兼侍中。

**22**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孟仁贊後改名昶。及鳳翔，行及鳳翔也。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23**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為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趙季良由此遂為孟知祥佐命之臣。李昊歸蜀，李昊隨王衍東遷，至是歸蜀。知祥以為觀察推官。

**24**江陵卑濕，復值久雨，復，扶又翻。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

**25**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為本道節度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守中書令」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瑯邪王。

**26**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說，式芮翻。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湖南、荊南輔車相依，雖厚賜楚人以督其饋軍，終不奉詔。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

**27**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鎭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去，羌呂翻。高氏事唐久矣，自唐滅梁，高氏卽事之。洛陽去江陵不遠，舊唐書·地理志︰洛陽至江陵一千三百一十五里。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易，以豉翻。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史言徐溫能自保其國，不務遠略。

**28**任圜性剛直，且恃與帝有舊，任圜與帝同事莊宗，且全征蜀之兵以歸帝。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唐舊制︰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安重誨請從內出，請從內出，則樞密院得專其事。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常語，近方為適。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此蓋唐時宮人，老於事者。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唐明宗起於行伍而為天子，常疑宰相輕己。豆盧革、韋說之死，猶曰自取，然以此而斥任圜，卒亦置之死地，大誤矣。卒從重誨議。卒，子恤翻。圜因求罷三司，為安重誨讒殺任圜張本。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諸衞將軍充。權判者，權判三司事也。鵠，魏州人也。

**29**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溫輦請立太子。

**30**丙戌，門下侍郞、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31**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

**32**壬辰，貶劉訓為檀州刺史。以征荊南無功也。檀州密雲郡，因白檀古縣名以名州。

**33**丙申，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34**西方鄴敗荊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敗，補邁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 後唐紀五起強圉大淵獻（丁亥）七月，盡屠維赤奮若（己丑），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丁亥、九二七）

**1**秋，七月，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烏震旣死，以王晏球代之。按薛史，是年七月戊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鎭，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使，年代已深，相沿未改。其西川、東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尋諸鎭皆正授節度使。

**2**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賞破高季興軍，復夔、忠、萬之功也。蜀以夔州為鎭江軍，今改為寧江軍。

**3**癸巳，『章︰十二行本「巳」作「酉」；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巳」。』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元年以三州與季興，革、說猶為相，因以此罪之。皆賜死。

**4**流段凝於遼州，溫韜於德州，劉訓於濮州。自唐末以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遼、德、濮皆唐境也，此三人皆使至流所。

**5**任圜請致仕居磁州，磁，牆之翻。許之。

**6**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7**冊禮使至長沙，楚王殷始建國，封楚王殷為國王見上卷是年六月。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示不敢擬天朝也。更，工行翻。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敎。以姚彥章為左丞相，許德勳為右丞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跋恆為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馬殷所恃以為國者高郁也，建國置官，郁不與焉，何也？豈殷諸子已有忌郁之心歟？然管內官屬皆稱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朗，武平軍，桂，靜江軍，時皆屬楚。恆本姓元，避殷父諱改焉。

**8**九月，帝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是年三月從榮鎭鄴都，事見上卷。少，詩照翻。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安重誨非儒也，故寬言者之罪。獨不思矯宣上旨，國有常刑邪！

**9**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姓符，從之。彥超，李存審子；存審本姓符。

**10**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帝欲東巡，使孔循留守洛陽。莊宗同光三年，復以洛陽為東都。

**11**壬申，契丹來請脩好，好，呼到翻。遣使報之。

**12**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

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高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三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就故夷安城，卽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忌」。今從王溥周世宗實錄。晟，承正翻。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京水在滎陽之東，索水之西。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自梁以來，有侍衞親軍、侍衞馬軍、侍衞步軍。

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任圜罷相見上卷是年六月。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撓，奴敎翻。

**13**己丑，帝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者甚衆。縋，馳偽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乘輿，乘，承正翻。相帥開門降。帥，讀曰率；下同。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為孫晟盡節於江南張本。

**14**戊戌，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近，其靳翻。

**15**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鎭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

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徐溫養知誥為子，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數請代之執吳政，數，所角翻。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徐知誥之於嚴可求，結之以婚姻，而可求之心不為之變。徐溫之門，忠於所事者，嚴可求、陳彥謙而已。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陳夫人，徐溫之妻，子畜知誥者也。柰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鎭入朝，勸吳王稱帝，帥，讀曰率。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上，時兩翻。是夕，溫凶問至，乃止。史言徐知誥得吳國之政，亦有數存乎其間；篡吳之業自此成矣。知詢亟歸金陵。為知誥、知詢不相容張本。吳主贈溫齊王，諡曰忠武。

**16**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符彥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印；筠怒，收彥琳及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下，遐嫁翻。詔取彥琳等詣闕，按之無狀，釋之；觀于可洪、張筠之事，帝之廟號曰明，亦有以也。徙筠為西都留守。莊宗同光三年，復以長安為西都。

**17**癸卯，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為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死，以石敬瑭代之。兼侍衞親軍馬步都指揮使。

**18**十一月，庚戌，吳王卽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王，忠武王行密也；景王，威王渥也；宣王者，隆演也。

**19**安重誨議伐吳，安重誨欲乘徐溫之死而伐之，且問其舉大號之罪。帝不從。根本不固而伐人之國，莊宗覆車可鑒也；故不許。

**20**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為諸道副都統、鎭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若使之嗣徐溫之官職者。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吳國中外大權實皆歸於徐知誥。

**21**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脩成都城。

**22**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為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為平原王，澈，敕列翻。兄子南昌公珙為建安王。珙，居勇翻。吳主稱帝，封其兄弟及其兄子皆自公陞王。

**23**初，晉陽相者周玄豹相，息亮翻。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卽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復，扶又翻。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史言趙鳳有識。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24**中書舍人馬縞縞，工老翻。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三年。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見五十卷漢安帝建光元年；孝仁皇見五十六卷靈帝建寧元年。帝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例，皆立廟京師；唐尊皋陶為德明皇帝，老子為玄元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例，時詣翻。帝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諡曰皇帝、皇后，墓曰陵。五代會要︰帝追尊高祖聿為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遂陵，妣崔氏曰昭皇后；曾祖敎曰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妣張氏曰順皇后；祖琰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奕陵，妣何氏曰穆皇后；父霓曰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歐史曰︰高祖妣劉氏，曾祖諱敖，父孝成，妣劉氏諡懿皇后，四陵皆在應州金城縣。按帝之先本夷狄，旣無姓氏，其名必當時有司所製也。

**25**漢主如康州。九域志︰廣州南至康州一百九十里。

**26**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蔚，紆勿翻。

**三年**（戊子、九二八）

**1**春，正月，丁巳，吳主立子璉為江都王，璘為江夏王，璆為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為南陽王。璉，力展翻。璘，離珍翻。璆，音求。玢，悲巾翻。吳主諡兄隆演曰宣皇帝。

**2**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為驕僭，時服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赭，音者。縱酒為戲，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視之。帝聞之，徵為右金吾衞上將軍。毛璋在邠州以驕僭徵，及在潞州復然，謂之不軌可也。然一詔徵之則束手入衞，蓋其人冥頑驕虐，本無他心，不知僭擬之為非；然亦明宗能容之耳。

**3**契丹陷平州。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為契丹所陷。

**4**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5**帝將如鄴都，時扈駕諸軍家屬甫遷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鄒︰按胡註，「悅」當改「說」。』詾詾有流言；說，讀曰悅。詾，許拱翻。帝聞之，不果行。

**6**吳自莊宗滅梁以來，使者往來不絕。庚辰，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楊溥敢與朝廷抗禮，並立為帝，是抗禮也。遣使窺覘，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7**張筠至長安，去年徙張筠留守西都。守兵閉門拒之；上意也。筠單騎入朝，以為左衞上將軍。

**8**壬辰，寧江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未幾，荊南復取之。歸州，高季興巡屬也。九域志︰夔州東至歸州三百三十里。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宜復同。

**9**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為，于偽翻。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間，古莧翻。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王德妃有寵於帝，言無不行，後進拜淑妃。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解其近密之職。

重誨性強愎。愎，蒲逼翻。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當時諸帥皆樂在方鎭得自恣，獨華溫琪入朝請留，故嘉之。華，戶化翻。除左驍衞上將軍，月別賜錢穀。俸給之外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鎭處之。」華溫琪仕梁已為節鎭，故云然。處，昌呂翻。重誨對以無闕。他日，帝屢言之，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華溫琪之才誠不足以當重鎭，安重誨以君臣相得之雅，詳明敷奏，明宗宜無不從；今則上下之言交不能暢其意，相厲而已，斯不學至此也。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

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惡，烏路翻。初，帝為代州刺史，王建立已為虞候將，後從鎭眞定。帝自鄴為亂兵所逼，舉兵南向，建立殺眞定監軍，帝家屬得全，由是愛之；及帝卽位，擢為眞定帥。安重誨亦帝潛躍之時所親信者也，卽位，自中門使擢樞密使。重誨之所以惡建立，權寵之間耳。又，是時王都在中山有異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為兄弟，故重誨言之。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旣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鎭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承乏者，承人之乏也，言適時乏人，故己得任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鎭，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此段自孔循以下言重誨與孔循相傾，自華溫琪以下言其君臣嫌隙之所自來。蓋重誨挾依乘之舊，戀權而不肯退，明宗積受浸潤之譖，欲遠之而不能，至於決裂，則不可救矣。以語宣徽使朱弘昭，語，牛倨翻。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棄之！願垂三思。」朱弘昭今日之言，知重誨之眷未衰也；鳳翔之奏，知重誨之權已去也。小人之智，隨時而反覆，可畏也哉！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鎭，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比，毗至翻，近也。今復去何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會門下侍郞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己未，以珏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判三司。

**10**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蜀中井鹽，東、西川巡屬之內皆有之，各欲障固以專其利，故爭。按唐盛時，邛、嘉、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東川鹽利多於西川矣。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漢州東南與東川接界，故列置三場以征鹽商。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之，往也。

**11**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誰，丑緣翻。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郞洑，江陵府石首縣沙步有劉郞浦，蜀先主納吳女處也。洑，房六翻。洄流曰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艦，戶黯翻。艘，疏留翻。港，古項翻。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高季興執史光憲見上卷上年。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中朝，謂唐也，旣在中原，且天朝也。四戰之地也，四面受敵，謂之四戰之地。宜存之以為吾扞蔽。」宋時趙韓王勸太祖緩取太原，意亦如此。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與衆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鍼，諸深翻。索，山客翻。治，直之翻。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史言為將得士卒之死力者勝。

**12**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宋白曰︰封州卽漢蒼梧郡之廣信縣也，梁置梁信郡，隋置封州，在豐水之陽。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龜為卜，策為筮。以四十九策信手分開，視其奇耦，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漢都番禺，倣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域志︰廣州西至封州六百一十里。章至賀江，沈鐵絚於水，沈，持林翻。絚，居登翻。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絚，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射，而亦翻。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為封州團練使。

**13**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為副留守，贇，於倫翻。夾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戊寅，以宣武節度使石敬瑭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衞事。從厚本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今易鎭汴州而判六軍諸衞事如故。

**14**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岳州治巴陵，洞庭湖在巴陵西，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絕『章︰十二行本「絕」上有「屯陽林浦」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吳歸路。帥，讀曰率。遲明，吳人進軍荊江口，遲，直二翻。荊江口，洞庭湖與大江會處。將會荊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

**15**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鎭易定十餘年，梁均王龍德元年，王都得定州，至是九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王都囚其父處直而篡其位，見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龍德元年。惡，烏路翻。時契丹數犯塞，數，所角翻。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瓦橋、盧蘆臺皆在幽、易之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鎭，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婚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欲復如唐河北諸鎭世襲，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皆倔強難制者也。遺，唯季翻；下金遺同。間，古莧翻。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說，式芮翻。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遺，于季翻。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戍幽、易間諸將及幽州帥趙德鈞也。

**16**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為臨川王。

**17**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為都監，監，古銜翻。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權知定州行州事者，以未得定州城，使王晏球權知行州事於城外，以招撫定州之民。蓋此命未頒，晏球之兵已至定州城下矣。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禿餒卽圍莊宗者，虜酋之桀也。酋，慈秋翻。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曲陽，漢之上曲陽縣，隋改為恆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避穆宗名也，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脩西關城以為行府，置招討使行府及定州行州於西關城。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三州，定、祁、易也。王晏球之攻定州，以持久弊之，此其先定之計也。

**18**辛酉，以天雄節度副使趙敬怡為樞密使。

**19**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趣，七喻翻。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九域志︰望都縣在定州東北六十里，新樂縣在州西南五十里。延朗遂之眞定，之，往也。同光初，建北都於鎭州，以鎭州為眞定府，尋廢北都而眞定府不廢。九域志︰自新樂縣西南至眞定七十里。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脩新樂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九域志︰行唐縣在眞定府北五十五里。丙寅，至曲陽。自行唐西北至曲陽三十許里。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將，卽亮翻。校，戶敎翻。令，魯定翻。輕，牽正翻。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去，羌呂翻。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用短兵則將士齊致死，直衝其陣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旣入其陣，皆不得用，而檛劍所及，不死則傷，是以甚敗。檛，則瓜翻。僵，居良翻。陳，讀曰陣。契丹死者過半，過，音戈。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孑，吉列翻，單也，言無單孑得遺也。

**20**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朝，直遙翻。必俟衆駒爭皁棧，皁，才早翻。棧，士限翻。皁，馬櫪也。棧，以竹木藉之。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別，彼列翻。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而取之，卒如許德勳之言。然德勳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左傳鄭子太叔謂晉張趯有智，然猶在君子之後者，正此類也。

**21**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徐溫議不受高季興稱臣，見上卷上年五月。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荊南，以其子希範為監軍，次沙頭；次沙頭，則已逼江陵矣。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鬬，拉殺之。從子，才用翻。造，七到翻。挑，徒了翻。廖，力救翻。拉，盧合翻。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還，從宣翻，又如字。贛縣屬虔州。贛，音紺。

**22**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易，以豉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張虔釗不知鑒定州之事，其後急攻鳳翔，以致敗國，身為亡虜，其誤明宗之社稷多矣。

**23**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備高季興也。先，昔薦翻。孟知祥遣左肅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省饋運。」孟知祥恐戍兵為唐所留，坐自削弱，故請召還。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誘，音酉。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史言唐之威令不行於蜀中。

**24**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請葬故蜀主王衍，王衍死於長安，見二百七十四卷元年。陝，失冉翻。秋，七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乙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王宗壽，許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其同姓，錄之為子。事王衍，數直諫，衍不聽，以至亡國。衍死，宗壽東遷，至澠池，聞莊宗遇弒，逃入熊耳山。至是復出，詣京師，求衍宗族葬之。帝嘉其忠，以為保義行軍司馬，得衍等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25**北面招討使安審通卒。「招討」之下當有「副」字。

**26**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己未，敕從之。按唐初無榷酒之法。德宗建中三年初榷天下酒，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榷。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會昌六年敕︰「揚州八道置榷麴幷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幷充資助軍用。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至是，以孔循過行酷法，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鄕村人戶，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縣鎭坊界及關城草市內，應逐年賣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應諸處麴務，仰十分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造。」麴，音曲。

**27**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復，扶又翻。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惕，他力翻。水經註︰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又東過唐縣，謂之唐河。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

**28**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為閩王。

**29**契丹北走，道路泥濘，濘，乃定翻。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壬『章︰十二行本「壬」作「甲」；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壬」。』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梃，徒頂翻，杖也。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沮，在呂翻。

**30**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畜，吁玉翻。長，知兩翻。賜姓名李繼陶；帝卽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歐史曰︰帝卽位，安重誨出繼陶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衣，於旣翻。堞，達協翻。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卽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王晏球卽杜晏球。莊宗之滅梁也，晏球以軍降，莊宗賜以姓名而用之。王都欲以此動晏球。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敎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31**王建立以目不知書，請罷判三司，不許。

**32**乙未，吳大赦。

**33**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為嗣，中，讀曰仲。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言欲擇功多者立以為嗣。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璹，殊六翻。璙，力弔翻，又力小翻。璟，於景翻，又古永翻。乃奏請以兩鎭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為鎭海、鎭東節度使。

**34**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紓，商居翻，緩也。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衞，後唐蓋倣盛唐之制，朝會立仗有親、勳、翊三衞。餘六百人悉斬之。為契丹屢求惕隱等張本。

**35**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

**36**初，盧文進來降，事見上卷元年。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監，工銜翻。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戍平州，契丹陷平州得之。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易，以豉翻。將，卽亮翻。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誘，音酉。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比，必利翻，及也。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穽，實以石灰，穽，才性翻。石灰，鑿取山石，煅之為灰，今在處有之。明日，召虜將飲，醉，幷從者殺之，投諸穽中。從，才用翻。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此所發者漢兵也。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歐史曰︰以為汝州防禦使。

**37**吳王太后殂。吳主之母王氏也。

**38**九月，辛巳，荊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九域志︰岳州巴陵縣有白田鎭。時荊南稱藩于吳。敗，補賣翻。

**39**乙未，敕以溫韜發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賜死。去年，溫韜流德州，段凝流遼州。

**40**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前年劉訓討荊南不克，今復招討之。

**41**辛丑，徙慶州防禦使竇廷琬為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據慶州拒命。

**42**丙午，以橫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代安審通也。從敏，帝之從子也。從子，才用翻。

**43**戊申，詔靜難節度使李敬通『章︰十二行本「通」作「周」；乙十一行本同。』發兵討竇廷琬。慶州，靜難軍巡屬也，故使討之。難，乃旦翻。

**44**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伺，相吏翻。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騎，奇計反。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梯，雲梯。衝，衝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用兵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有外援，則須悉力急攻，以求必克；城無外援，則持久以弊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

**45**十一月，有司請為哀帝立廟，詔立廟於曹州。為，于偽翻。梁太祖開平二年弒唐哀帝於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46**平盧節度使晉忠武公霍彥威卒。

**47**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忠州時屬夔州寧江軍，西方鄴所部也。歸州時屬荊南軍，高季興所部也。

**48**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循因之得之大梁，時孔循兼留守東都，帝在大梁。得之者，得往也。有職守者不得擅離職守，今循因嘉禮得至行在所。「得之」，本或作「得至」。按唐都洛陽，以大梁為東都，孔循職守在東都，而曰得之大梁者，蓋安重誨怒孔循，自樞密出為忠武帥兼東都留守，時帝在大梁，循未得領留守之職，今因嫁女得至東都耳。以下文促令歸鎭明之，可以知矣。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嘉禮畢也。促令歸鎭。復歸忠武軍所鎭。

**49**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盧節度使。

**50**丙申，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薛居正五代史︰莊宗同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御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二月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二年，賜朱友謙姓名李繼麟，入屬籍，賜鐵券。崇韜、繼麟尋皆族滅，二人族滅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元年。朝，直遙翻。朕得脫如毫釐耳。」帝為莊宗所猜忌，又困於讒，事始於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鄴都細鎧之時，訖於二百七十四卷元年出鄴都在魏縣之日。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51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慶州，族竇廷琬。

52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考異曰︰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聞之誤。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及勃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吳主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高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

53史館脩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喜，許計翻。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言何道而能為賢人也。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卽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分，扶問翻。塞，昔則翻。省，昔井翻。長，知兩翻。僥，堅堯翻。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自梁開平以來，至于天成，惟張昭遠一疏能以所學而論時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國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賞歎而不能用，嗚呼！帝之賞歎者，亦由時人言張昭遠儒學而賞歎之耳，豈知所言深有益於人之國哉！

54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55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少，詩照翻。很，戶懇翻。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處，昌呂翻。從，千容翻。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從厚時為河南尹，故稱之為河南相公。端士，正士也。好，音呼到翻。相公齒長，長，知兩翻。言從榮之年長於從厚也。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強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觀從榮之問與楊思權之對，其所以求自安者乃所以自危也。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譽，音余。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遣左右諷導從榮，是其密受上指最為親切。從榮之不悅，楊思權之脅持，凡此情狀，其人當密以奏聞，安得以告馮贇而待贇奏之也，此其間必有曲折。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帝不罪楊思權，其後遂為從厚之禍。然二子嫌隙已搆，雖罪思權，亦末未如之何矣。

**四年**（己丑、九二九）

**1**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易，以豉翻。宜選重德輔之。」

**2**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王晏球自去年四月攻王都，至是克之。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賞王晏球，以平王都之功也；賞趙德鈞，以擒惕隱之功也。禿餒至大梁，斬於市。

**3**樞密使趙敬怡卒。

**4**甲子，帝發大梁。

**5**丁卯，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崔協卒於須水。唐初置須水縣，貞觀中倂入鄭州管城縣。九域志︰鄭州滎陽縣有須水鎭。卒，音子恤翻。

**6**庚午，帝至洛陽。二年冬十月，帝如大梁，至是還洛陽。

**7**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史言王晏球有功而不伐。

**8**皇子右衞大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為，于偽翻。帝東巡，卽謂如大梁時也。以從璨為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鎭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坊，室宇園池為一時巨麗，輸之官以為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凡御園設御榻，遊幸之所御也。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璨死。

**9**橫山蠻寇邵州，邵州，漢為昭陵縣，屬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又改昭陵為昭陽縣。吳立邵陵郡，晉武帝改昭陽曰邵陽縣。隋廢郡，唐置南梁州，改為邵州，時屬楚境。

**10**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為殺高郁張本。

**11**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錫錢。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馬殷得湖南，鑄錫為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入中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三月敕︰「泉布之弊，雜以鉛錫，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載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為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若私載往來，並宜收納。」天成元年十二月敕︰「行使銅錢之內，如聞挾帶鐵錢，若不嚴加科流，轉恐私加鑄造。應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鑞錢卽宜毀棄，不得輒更有行使。如違，其所使錢不計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蓋鐵錫錢之禁舊矣，今又申嚴之而不能禁也。

**12**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荊南兵于石首。敗，補賣翻。

**13**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五代會要曰︰自上御極以來，党項之衆競赴闕下賣馬，常賜食於禁廷，醉則連袂歌其土風。凡將到馬，無駑良，並云上進，雖約給價直，然館給賜賚，耗蠹為多，雖降敕止之，竟不能行。党，底朗翻。

**14**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兩易二字之任。

**15**契丹寇雲州。

**16**甲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郞趙鳳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17**五月，乙酉，中書言︰「太常改諡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旣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不應稱宗。」哀帝廟在曹州。乃去廟號。去，羌呂翻。

**18**帝將祀南效，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鎭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東川節度治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妓，渠綺翻。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李客省，謂李嚴也。斬李嚴見上卷二年。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旣而厚賂仁矩以謝之。欲以賂絕其口。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幾，居啓翻。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復，扶又翻。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從，才用翻。彥珣奔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9**高季興之叛也，見上卷二年。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旣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章︰十二行本「遠」下有「捨近臣遠」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遺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遺，惟季翻。求保奏，復脩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20**契丹寇雲州。一月之間再寇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漸西徙也。

**21**六月，戊申，復以鄴都為魏州，莊宗同光元年卽位於魏州，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旣遷洛，同光三年，復唐之舊，以洛陽為東都，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今復以為魏州。留守、皇城使並停。

**22**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荊南招討使。討荊南事始上卷二年，今以其內附罷兵。

**23**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揚州治江都縣，吳所都也。癸丑，卒于採石。徐知詢，簡壻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除知詢時代父溫鎭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鎭鄂州，武昌節度使治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為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為濠州；吳初用劉金為濠州刺史；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24**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馬殷初得潭州，卽用高郁為謀主。國賴以富強，如收茶征、令民種桑、以繒纊充賦之類。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此言所以間高郁也。比，毗至翻。高季興亦以流言間郁於殷。間，古莧翻。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遺，惟季翻。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西山，卽長沙西岸嶽麓諸山也。猘子漸大，能咋人矣。」猘，征例翻。犬強為猘。咋，鉏陌翻，齧也。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府舍，荊南軍府署舍也。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幷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渡淮，唐昭宗光啓三年，馬殷從孫儒渡淮，事見二百五十七卷。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時諸鎭皆有馬步司，置獄院以鞫囚。今大藩亦有兵馬司。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橫，戶孟翻。旣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蓋是時馬殷尸居而已，不復能制其子。處，昌呂翻。

**25**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從，千容翻。屢，龍遇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謂為河東掌書記時也。奉使中山，歷井徑之險，自太原使中山經井陘之道。陘，音刑。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顚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殍，被表翻。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謂絲穀未熟，農家艱食，先稱貸以自給，至於賣絲糶穀僅足以償債耳。聶，尼輒翻。糶，他弔翻。剜，烏丸翻。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士、農、工、商，是謂四民。唐避太宗諱，率謂民為人。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26**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鄜，音夫。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羸，倫為翻。仍收其甲兵。

**27**癸巳，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為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律，監臨自盜，贓重者至死。抵，至也。觀察判官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瑑，柱兗翻。為，于偽翻。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

**28**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好，呼到翻。遺，惟季翻；下同。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薛史曰︰錢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敍寒暄。重誨怒其無禮。帝遣供奉官烏昭遇、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皆云「監門衞上將軍」，蓋借官耳。今從實錄等諸書。韓玫使吳越，玫，莫杯翻。昭遇與玫有隙，使還，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治，直之翻。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說冤，皆不省。省，昔井翻。

**29**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梁均王乾化四年，韓洙嗣鎭朔方。弟澄為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鎭作亂，幾，居豈翻。保靜，隋之弘靜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安靜，至德元載，改曰保靜，屬靈州。宋白曰︰保靜鎭在黃河北岸。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帥，所類翻。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惡其以胡語奏事，在左右者莫之曉也。惡，烏路翻。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唐之盛時，河西節度使治涼州，與朔方、隴西並為緣邊大鎭；肅、代以後淪陷；宣宗大中間收復，然隔以吐蕃，党項，朝廷懸屬而已。至于唐末，以朔方兼節度河西，然亦聲勢不接。趙珣聚米圖經︰靈州西至涼州九百里。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為福更他鎭，為，于偽翻。更，工行翻。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復，扶又翻。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衞審等將兵萬人衞送之。審，徐州人也。，與都同。

**30**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為節度使。欲以制兩川也。為李仁矩敗沒張本。按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客省使、客省使、副使，各一官。通鑑於天成二年三月書客省使李仁矩，今書內客省使，豈自客省使陞為內客省使邪？

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先，悉薦翻。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他鎭，峽路時別為寧江軍，故云然。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31**吳諸道副都統、鎭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金陵在廣陵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數，所角翻。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少，詩照翻。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徐玠本勸徐溫以知詢代知誥者也，其事見本卷上年十月。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為嫌，乘用之。錢鏐以此間徐知詢，知詢不之覺，其庸昧如此。路振九國志以為錢弘佐所遺，非也。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說，式芮翻。朝，直遙翻。處，昌呂翻。彼，謂徐知誥也。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諭，音喻。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款，誠也。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周廷望處人兄弟之間，而反覆兩端，固取死之道也。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徐知詢之代父鎭金陵也，加侍中，故以稱之。宜亟入謝！」誘之入朝，徐知造之計也。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為統軍，領鎭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姓譜︰柯姓，吳公子柯盧之後。又拓跋興，諸姓有柯拔氏改為柯氏。知誥自是始專吳政。史言徐知誥之篡事至此方成。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先王，謂徐溫也。兄為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挺，待鼎翻，拔也。我何敢往！爾為人臣，畜乘輿服御物，亦可乎？」畜，敕六翻。乘，繩證翻。謂知詢用錢鏐所遺龍鳳飾鞍勒、器皿也。天子服用之物，謂之乘輿物。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詰，去吉翻。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32**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33**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自方渠橐駝路出青岡峽，過旱海至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鹽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浦洛河，至耀德清邊鎭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福遣衞審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34**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徐知誥奪知詢寧國節而自領之。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跽，其几翻，䠆跽也。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不以禮取之為掠。合，音閤。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考異曰︰鄭文寶南唐近事︰「烈祖曲宴便殿，引酖觥賜周本，本疑而不飲，佯醉，別引一巵，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莫知所從。伶倫申漸高有機智者，竊諭其旨，乃乘談諧，盡倂兩盞以飲之，內杯於懷中，亟趨而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詣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賜知詢酒，曰︰『願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他器均之，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不飲。久之，樂工申漸高乘詼諧倂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爾。按知誥旣卽位，欲除周本，自應多方，不須如此。云酖知詢近是，今從之。

**35**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為建州刺史。時王延稟旣與王延鈞弒其君延翰，兵強權重，建州又居福州上流，勢陵延鈞，故不復稟命於延鈞而專達洛陽。

**36**安重誨旣以李仁矩鎭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赴治者，赴治所也。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詗，火迥翻，又翾正翻。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治，直之翻。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鎭，孟知祥亦懼。分閬、遂為節鎭，欲以制東川也，故董璋懼。綿州逼近成都，而龍州又鄧艾入蜀之道也，武虔裕旣刺綿州，是亦有分鎭之漸矣，重以傳聞，故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為，于偽翻。知祥許之，謀倂力以拒朝廷。為兩川連兵攻陷遂、閬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 後唐紀六起上章攝提格（庚寅），盡玄黓執徐（壬辰）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庚寅、九三○）

## 長興元年（庚寅、九三○）是年二月方改元。

**1**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脩好。先是董璋在東川，與孟知祥鄰鎭而未嘗通問；天成三年，兩鎭因爭鹽利而有違言；去年璋遣使求昏於知祥，今知祥遣報使以脩好，兩釋嫌怨以從講解，懼朝廷加兵也。同舟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斯之謂矣。安重誨患兩川之難制，不能因其構隙而鬬之，反從而合之，可以為善謀國乎！兵法曰︰合則能離之。安重誨反是。好，呼到翻；下同。

**2**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衞尉少卿、同正。此唐官所謂「員外置同正員」者也。

**3**吳徙平原王澈為德化王。江州德化縣，本漢尋陽縣。宋白曰︰南唐所改。

**4**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史紀趙季良之言，為董璋攻孟知祥張本。

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先，悉薦翻。知祥詰之，無狀，無謀害之狀也。詰，去吉翻。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校，戶敎翻。都，姓也。春秋時鄭大夫公孫閼字子都，子孫以為氏。戊戌，就宴，盡去左右，去，羌呂翻。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史言孟知祥能推心以得人死力。

**5**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閬中建節，謂置保寧軍於閬州；綿、遂益兵，謂武虔裕刺綿州，夏魯奇帥遂州，皆益兵戍之。事並見上卷上年。上以詔書慰諭之。

**6**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改元長興。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曮為宣武節度使。天成元年，李從曮再鎭鳳翔，至是徙鎭。

**7**癸酉，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璉，立展翻。

**8**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為鳳翔節度使。

**9**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賓。李匡賓據保靜鎮見上卷上年。

**10**復以安義為昭義軍。梁均王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軍曰安義軍，見二百七十一卷。

**11**帝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中煩，謂胸中煩熱。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淑妃為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歐史曰︰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女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為梁將劉鄩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壬氏於安重誨者，以告於帝而納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謂莊宗劉皇后也。妃由是怨之。

**12**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高季興，陝州硤石人也，故云然。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高季興請附於吳，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吳遣兵擊之，不克。

**13**董璋恐編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按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其逼近，故恐為所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以兼行軍司馬誘之，至梓州而囚之。府廷，東川府廷也。

**14**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符習本成德將，從莊宗戰於河上，故自恃為耆宿。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15**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

**16**初，帝在眞定，莊宗同光二年，帝鎭眞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毆，烏口翻。重誨走免；旣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不暇，謂不敢自暇也。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河東」當作「河中」。是日，承上戊戌，故曰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詰，去吉翻。「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劄，宣謂之密劄。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鄕，九域志︰虞鄕縣在河中府東六十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謂言受樞密院宣也。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訊，問也。誘，音酉。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索，蘇各翻，姓也。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藥，姓也，漢有藥崧。按薛史︰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必非崧後。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入自明。

**17**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18**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薛史曰︰歸清化里第。

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溫，承安重誨指，斬楊彥溫以滅口。為潞王殺藥彥稠、索自通自投於水張本。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不生致楊彥溫也。深責之。

安重誨諷馮道、楊鳳奏從珂失守，『鄒︰按上幷下文，「楊」改「趙」。』宜加罪。上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意也。」言二人為安重誨所使。二人惶恐而退。他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為小校，校，戶敎翻。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上亦以此語激安重誨。處，昌呂翻。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閒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復，扶又翻。

丙辰，以索自通為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鎭，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上，時掌翻。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郞中史館脩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從珂居閒，奏請咨呂琦而後行；及其在位，能厚琦而不能用琦，何也？

**19**戊午，帝加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20**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安重誨、王建立交惡，見上卷天成三年。

**21**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復，扶又翻。

**22**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雲安縣，漢巴郡朐䏰縣地，周武帝改為雲安縣，屬巴東郡，唐屬夔州，後改為雲安監。又夔州大昌縣、萬州南浦縣漁陽監皆有鹽官，隸寧江軍巡屬；而所謂十三監未知盡在何所。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

**23**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24**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節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

**25**董璋遣兵掠遂、閬鎭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復，扶又翻。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少，詩沼翻。

**26**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按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據此，則是時先已有捧聖軍矣。宋白曰︰長興三年改在京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因天成二年安重誨嘗有伐吳之議，遂以是誣告之。又引占相者問命。」相，息亮翻。帝以問侍衞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間，古莧翻。重誨事陛下三十年，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為安國節度，以安重誨為中門使，至是纔十六年；蓋帝與重誨皆應州人，其相從久矣。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蓋是時安重誨之跡已危矣。

**27**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位亞執政，專制國計，權任重矣。

**28**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旣而復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為宣毀之，己亥，帥麾下入辭宣，帥，讀曰率。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來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以巖為威衞大將軍，知海州。

傳拯，綰之子也，吳先以王綰知海州，楊隆演之建國也，加鎭東大將軍。其季父輿為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間，古莧翻。使，疏吏翻。輿執之以聞，因求罷歸；以兄子外叛，身居邊郡，心迹危疑，故求罷歸。知誥以輿為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衞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愼密，故用之。

**29**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言未盡行誅也。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30**立皇子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

**31**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鎭，謂夏魯奇鎭遂州，李仁矩鎭閬州，又傳割綿、龍也。屯兵三千，『張︰「千」作「川」。』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樞要，謂兩樞密。董璋意專指安重誨。為，于偽翻。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騎，奇寄翻。斜，余遮翻。谷，音浴。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州，幾，居豈翻。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言不敢愛其死也。恐煩朝廷調發，言恐須用兵。調，徒釣翻。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鎭以聞，利帥李彥琦，閬帥李仁矩，遂州夏魯奇。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鎭。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32**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進奏官在京師，故以其事白其主帥。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倂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兩川同心協力守險，則西川無內顧之憂。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鎭，數其離間朝廷，數，所具翻。間，古莧翻；下無間同。引兵擊閬州。九域志︰梓州東北至閬州三百九里。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九域志︰遂州北至梓州二百五里。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33**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惡，烏路翻。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數，所角翻。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旣誅之矣，謂李行德、張儉也。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復，扶又翻。「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勿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種，章勇翻。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鎭浮言，願賜一鎭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時安重誨兼中書令，故稱之。宜解其樞務為便。」馮道肯發此言，蓋知之矣。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34**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啗，徒濫翻。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

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誘，音酉。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行，戶剛翻。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董璋先為汴富人李讓家僮。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臠，力兗翻，肉作片也。炙，之夜翻，燔肉也。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寧為，于偽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鑊，戶郭翻。鼎大無足曰鑊。然，燒也。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刲，涓畦翻，割也。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衞，厚給其家。

**35**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言雖進用范延光，而安重誨職任如故。

**36**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章︰十二行本「南」下有「面」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供饋使。孟知祥之兵已攻遂州，朝廷豈不知之邪？猶欲懷輯之以離董璋之交耳。脣亡齒寒，已了了於知祥胸中，此策安所施哉！以天雄節度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節度」之下當有「使」字。蜀本有「使」字。『章︰十二行本「度」下正有「使」字；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以夏魯奇為之副。

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集州，本漢宕渠縣，宇文周置集州，隋廢為難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為難江縣，屬巴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一百六十里。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

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衞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

**37**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唐末曲顥據交州，至承美而敗。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38**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帥，讀曰率。環，音宦。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

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九域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百四十里。趣，七喻翻；下同。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比，毗至翻。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利帥李彥琦。帥，所類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漫天寨在利州北，有小漫天、大漫天二寨。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武信軍，遂州。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處，昌呂翻。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為劍門失守張本。

**39**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裴羽蓋冊閩王延鈞者也。還，從宣翻，又如字。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為，于偽翻。癸卯，敕聽兩浙綱使自便。繫治兩浙綱使見上卷上年。

**40**以宣徽北院使馮贇為左衞上將軍、北都留守。

**41**丁未，族誅董光業。以其父璋反也。

**42**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43**孟知祥以故蜀鎭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前蜀置鎭江軍於夔州，張武其舊帥也。趣，七喻翻。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天成元年，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六營。

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徧考隋·唐·地理志、五代職方考、元豐九域志，皆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閬東略，九域志，合州在遂州東二百二十里，果州在遂州東南一百八十里，巴州在閬州東二百四十五里，蓬州在果州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徵州必在遂、合、果三州之間。

**44**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嚴可求忠於徐氏者也。徐溫旣卒，可求相吳，坐視徐知詢之廢不能出一計，權不在焉故也。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為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鎭金陵故也。

**45**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眞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46**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九域志︰渝、瀘二州相去七百餘里。降，戶江翻。瀘，音盧。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九域志︰涪州西至渝州三百四十里，東南至黔州四百九十里。將，卽亮翻。趣，七喻翻。黔，其今翻。涪，音浮。

**47**己巳，楚王殷卒，年七十九。遺命諸子，兄弟相繼；置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為殷諸子爭國以至於亡張本。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郞黃損曰︰「吾喪君有君，用左傳語。吾喪，息浪翻。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48**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章︰十二行本「克」上有「壬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本同，云無註本亦無。』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今利州昭化縣南有白衞嶺，與劍門相接。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劍門五十五里。考異曰︰實錄︰「辛巳，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弘贄、馮暉自利州入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攻入劍門次。』又，丙戌，軍前奏︰『今月十七日收下劍州，破賊千餘人，獲指揮使劉太。』」李昊蜀高祖實錄︰「己卯，東川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衞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劍門，打破關寨，掩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相次構喚大軍，據關下營。又，龐福誠、謝鍠相謂曰︰『北軍昨來旣得關寨之後，隔一日，大軍曾下至劍州，而乃般運糧食，燒舍自驚，還奔關寨。』」十國紀年·後蜀史︰「壬申，弘贄、暉襲陷劍門；癸酉，攻焚劍州，取糧還屯劍門。己卯，東川告急使至成都，知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自閬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鍠屯閬州北來蘇寨，聞劍門陷，懼北軍據劍州，帥部兵千餘人由間道先董璋至劍州，壁于衙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趨河橋迎擊之，北軍小卻。福誠帥數百人夜升北山顚，轉至北軍壁外大呼譟，鍠命將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援，棄戈甲而遁。鍠追襲之，北軍退保劍門，十餘日不窺劍州。」按劍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十八日劍門失守，何得二十日知祥已聞之邪！今從實錄十三日壬申為定。若隔一日下至劍州，則十五日甲戌，非十七日也。蓋思同等以大軍未至，故收糧燒舍，還保劍門，故福誠等得復入劍州。李昊敍事甚詳，無執劉太事，今刪之。晉高祖實錄云「甲申平劍州，破賊千餘人」，尤誤也。

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

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為，而劍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防唐兵由鄧艾故道而入蜀也。史言孟知祥慮患之周。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衆心乃奮。蜀兵皆亡國之餘。王衍之亡也，蜀人妻子係虜者多矣，趙廷隱以其所經見實利害告之，夫安得而不奮！

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巴嶺側近立東巳州，治木馬。按木馬，地名，在今洋州界，無復遺址。

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益昌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渡江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路合。九域志︰蓬州儀隴縣有來蘇鎭，卽其地。鍠，戶盲翻。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間，古莧翻。趣，七喻翻；下同。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帥，讀曰率。操，七刀翻。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宜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孟知祥喜兵勢之小寬，自言其料敵方略，此如棋工之說棋耳。

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自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至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鄧艾伐蜀所由之路也。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姓苑云︰沙姓，神農夙沙氏之後。此傅會之說耳。

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

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九域志︰黔州北至忠州三百七十九里。偓追至豐都，舊唐書·地理志曰︰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平都縣，隋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縣。九域志︰豐都縣在忠州西九十二里。還取涪州。九域志︰忠州豐都縣西至涪州百許里。涪，音浮。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49**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楚王建國見上卷天成二年。去，羌呂翻。復藩鎭之舊。

**50**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不得立，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鎭二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鎭。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淥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灼口，得勃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考異曰︰實錄︰「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慕華歸西樓，欲立為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旣典兵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為契丹王，謀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華懼，遂航海內附。」按天皇王入汴，猶求害東丹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不取。

51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郭忱劍州靜照堂記曰︰前瞰巨澗，後倚層巒。又春風樓記曰︰邊山而立是州，一逕坡陀，中貫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陳，讀曰陣；下同。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按劍州無所謂河。路振九國志曰︰王師陷劍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恐當作「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顚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強弩射之，射，而亦翻。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敗，補邁翻。敬瑭還屯劍門。

52癸卯，夔州奏復取開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亦漢巴郡朐䏰縣地，梁置永豐縣，西魏改曰永寧，隋開皇末改曰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蓋為蜀兵所陷而復取之也。

53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54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卽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鎭聞之，無不惶駭。陝州保義軍，華州鎭國軍，同州匡國軍，耀州順義軍，鳳翔，山南西道，皆西方藩鎭也。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踣，蒲北翻。勝，音升。時上已疏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離，力智翻。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55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

**二年**（辛卯、九三一）

**1**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表謝遣還戍兵而已，遂、劍之兵未嘗解也。

**2**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復，扶又翻；下同。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梟，堅堯翻。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長，知兩翻。而，汝也。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言知祥若收葬之，則身首猶合於一處；若取葬其首而身在敵中，必異處也。旣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

**3**丙戌，加高從誨兼中書令。

**4**東川歸合州于武信軍。合州本武信巡屬；東川先取合州，今西川取遂州，故歸之武信。

**5**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鎭。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為，于偽翻。讒人，謂李行德、張儉等，事見上年。重誨旣去，弘昭卽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遺，唯季翻。孟浪，猶言張大而無拘束也。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卽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旣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軍前，謂趙廷隱、李肇之軍。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史言懸軍涉險，糧道不繼，為敵人所窺。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6**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7**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劍州北至利州二百三十里。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孟知祥遂得據漫天之險，如其宿規矣。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共樂，他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樂，音洛。勞，力到翻。幷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趙廷隱所以能拒石敬瑭者，依險而戰也。平原易地，烏能當北兵？就使殺董璋，幷兩川之衆，亦不能得志於天下。孟知祥之不許，蓋審己量彼也。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難，乃旦翻。

**8**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孟知祥得遂、閬二鎭，就以與其將，故李仁罕、趙廷隱各竭其力。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9**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安重誨還，未至京師而除河中，不容其入朝也。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死『章︰十二行本「死」上有「重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考趙鳳前後所言，誠有黨有重誨之心。明宗已察見其情，而趙鳳言之不已，乃所以速其死也。

**10**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引還成都。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果、閬，二州名。

**11**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12**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郞、內樞使宋齊丘為相，內樞使卽內樞密使之職。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因入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山，李白以其峯如蓮花，改為九華。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究觀宋齊丘晚年之心迹，則始焉之所為者皆偽也。朝，直遙翻。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更，工衡翻。

**13**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九域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監又在軍東北三十里。其地產鹽，故置監。

**14**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時置懷化軍於愼州。瑞州領遠來一縣，愼州領逢龍一縣，蓋皆後唐所置。薛史︰瑞、愼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為懷化節度。余按唐貞觀十年，以烏突汗達干部落置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僑治良鄕之廣陽城。武德初，以速末烏素固部落置愼州，僑治良鄕之故都鄕城。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忠。『章︰十二行本「忠」作「惠」；乙十一行本同。』擒惕隱見上卷天成三年。

**15**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鎭，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孟知祥遂幷有夔、忠、萬三州。

**16**帝旣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安重誨欲殺從珂事見上元年。丙寅，以從珂為左衞大將軍。

**17**壬申，橫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

**18**乙酉，復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籛往諭旨，以曏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籛，則前翻。錢鏐致仕事見上卷天成四年。

**19**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20**夏，四月，辛卯，以王德妃為淑妃。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宮，故陞德妃為淑妃。

**21**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帥，讀曰率。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屛左右，幟，昌志翻。降，戶江翻。屛，必郢翻，又卑正翻。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斛，槪量之器，十斗為斛。舁，音余，又羊茹翻。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王延稟此語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為延鈞忌仁達而殺之張本。從，才用翻。

**22**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為樞密使。

**23**己酉，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衞副使。

**24**辛亥，以朱弘昭為宣徽南院使。

**25**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敎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為王延政以建州與福州相攻張本。

**26**丁卯，罷畝稅麴錢，計畝稅麴錢見上卷天成三年。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鄕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27**己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為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愎，蒲逼翻。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先，悉薦翻。須，求也。索，亦求也。索，山客翻。分，扶問翻。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勝，音升。

**28**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鵠為左驍衞大將軍，充三司使。

**29**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孟知祥量力而後動，所以能跨有三蜀也。

**30**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

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搖於讒口，遣藥彥稠以兵討安重誨。

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旣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渠，猶言其也。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夫，音扶。復，扶又翻。乃執二子表送詣闕。

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有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惡，烏路翻。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史言帝無決然殺重誨之旨。郭崇韜之死亦猶是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無怪乎爾。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李從璋奮撾擊重誨于地，重誨曰︰『重誨死無恨，但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為朝廷之患。』言終而絕。」按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跡，重誨何以知其為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立之後，人譽重誨者造此語，未可信也。

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間，古莧翻。離間事並見上。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因邊彥溫所告而誣之。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幷二子誅之。

**31**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鎭，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32**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按重誨旣死，復用李從珂守長安。

**33**丙子，命諸道均民田稅。

**34**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章︰十二行本「與」作「興」；乙十一行本同。』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薛史︰福州城中有王霸壇、鍊丹井。壇旁有皂莢木，久枯，一旦忽生枝葉。井中有白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裔孫」之文，昶以為己應之，於壇側建寶皇宮。好，呼到翻。以守元為宮主。陳守元、盛韜等見信，而薛文傑得行其姦妄矣。史言閩政自是愈亂。

**35**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是年三月慕華賜名，今更賜姓。

**36**吳鎭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鎭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事見上卷天成四年。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知諫之喪自洪州還，而知詢往赴洪州，故相遇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先王，謂徐溫也。

**37**辛丑，加樞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

**38**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隼，聳尹翻。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武皇，晉王克用諡。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比，必利翻。幾，居豈翻。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39**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洋州東南至通州七百三十九里。先是，蜀人蓋嘗取通州，故復攻拔之。宋乾德二年改通州為達州，以淮南有通州也。

**40**壬午，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41**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42**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妷在朝廷者皆無恙，恙，余亮翻。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謂朝廷族誅其子董光業也。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為怨敵。為董璋攻西川敗死張本。復，扶又翻。

**43**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孟知祥旣盡得前蜀夔、黔之土，不復東略。

**44**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為鎭海、寧國節度使，鎭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徐溫先鎭京口，總錄吳朝之政，後徙金陵。朝，直遙翻。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徐知誥襲徐溫之跡，而景通襲知誥之跡，吳祚自此移於李氏。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郞，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

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吳置德勝軍於廬州。崇在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鎭，為廬州患者二十餘年。

**45**十二月，甲寅朔，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幷雜鐵器，按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鐵亦任百姓自煉。徐無黨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46**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旣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馬殷諡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縣，隋改臨蒸縣為衡陽縣，唐屬衡州，為治所。將發引，頓食雞數盤，引，讀曰靷。，黑角翻，羹也。前吏部侍郞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晉阮籍任情不羈而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決，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然不可以訓也。何代無賢！」

**47**癸亥，徐知誥至金陵。

**48**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事見上年十一月。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49**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茍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

**50**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旨程寶救『章︰十二行本「救」上有「將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三年**（壬辰、九三二）

**1**春，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鎭，宋白曰︰通遠軍本靈州方渠鎭，晉天福四年改為威州，仍割木波、馬嶺二鎭隸之，周廣順二年避諱改為環州，顯德四年降為通遠軍。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為党項所掠，請發兵擊之。」己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党，底朗翻。

**2**乙未，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改封知祥妻瓊華長公主為福慶長公主。長，知兩翻。

**3**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由成都趣劍、利，路由綿州。塞，悉則翻。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上，時掌翻。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復，扶又翻。語，牛倨翻。璋不從。

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舊唐書·地理志︰壁州諾水縣，後漢之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縣分始寧置諾水縣。唐武德初分巴東之始寧置壁州，治諾水，宋廢壁州，以其地入巴州之曾口、通江二縣。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山後諸州，謂巴、蓬、果等州。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當報謝，今遣兵侵軼，軼，徒結翻。公若不顧墳墓、甥妷，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龍岡縣，其甥妷時皆仕於朝。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惡，烏路翻。

**4**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經始此。

**5**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

**6**賜高從誨爵勃海王。

**7**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作之於金陵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8**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說，式芮翻。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茍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復，扶又翻。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昊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不通謀議，猶今人言不容商量也。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9**甲辰，閩王延鈞復位。王延鈞避位受籙，見上年。

**10**吳越武肅王錢鏐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鎭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天成三年錢鏐以兩鎭授傳瓘，事見上卷。按是年秋，朝廷始加傳權中書令，其下過呼之耳。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印，吳越國印及鎭海、鎭東印也。鑰，內外城諸門及宮門契鑰也。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時中國率數年一易姓。錢鏐之意，蓋謂偏據一隅，知以小事大而已。茍中國有主，則臣事之，其自興自仆，吾不問也。庚戌卒，年八十一。

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處，昌呂翻。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從，才用翻。晝夜警衞，未嘗休息。陸仁章雖不學，而其所為闇與趙熹合。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數，所角翻。勞，力到翻。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先王，謂鏐。傳瓘嘉歎久之。

傳瓘旣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更，工衡翻。以遺命去國儀，吳越建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三年。用藩鎭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荒者，有主而不耕；絕者，戶絕而無主。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殿，丁練翻。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

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富陽縣本漢富春縣，晉避鄭太后諱改名富陽，後世遂因之。九域志︰富陽縣屬杭州，在州西南七十三里。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惡，烏路翻。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從，才用翻。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錢氏本居臨安。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訐，居謁翻。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11**初，契丹舍利萴剌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舍利、惕隱，皆契丹管軍頭目之稱。萴，士力翻。剌，來達翻。被擒見上卷天成三年。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萴剌，契丹之驍將，曏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喪，息浪翻。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楊檀後改名光遠。

**12**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鎭，羣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為選，于偽翻。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薛史曰︰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魯奇是其同宗，因命歸之；今以妻贊華。妻，七細翻。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好，呼到翻。刺，七亦翻。吮，士兗翻。抉，於穴翻。刲，涓畦翻。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為尼。

**13**乙丑，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14**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帥出無名，必無成功。」『章︰十二行本「功」下有「璋不從」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詗，古永翻，又休正翻。

璋入境，破白楊林鎭，白楊林鎭當在漢州界上。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此孫臏三駟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沔，王茂章以之斬朱友寧，其策略皆不出此。羸，倫為翻。衄，女六翻。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強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輕，墟正翻。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為，于偽翻。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

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董璋書獨不及李仁罕者，以趙季良者孟知祥之謀主，趙廷隱、李肇嘗與璋同禦石敬瑭於劍州，故皆先以書誘之；李仁罕未嘗共事，故不及。遺，唯季翻。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令，力呈翻；下同。間，古莧翻。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趙季良為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敎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為自全計。李肇時鎭利州。

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赤水在漢州東南。璋遂克漢州。

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鎭，九域志︰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鎭。趣，七喻翻。趙廷隱陳於鎭北。陳，讀曰陣；下同。甲申，遲明，遲，直二翻。廷隱陳於雞蹤橋，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衆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鴈橋，璋軍大敗。按金鴈橋在漢州雒縣南，璋兵旣敗，知祥追之，夕宿雒縣。豈金鴈橋卽雞蹤橋邪？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諸葛武侯有功於蜀，蜀人所在為立廟。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章︰十二行本「為」下有「何不速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曝，步木翻。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復，扶又翻。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孟知祥置左、右衝山六營，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箠，止橤翻。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帥，讀曰率。呼，火故翻。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璝、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中都指揮使，中軍都指揮使也，一本有「軍」字。璝，公回翻。璋拊膺曰︰ 「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降，戶江翻；下同。復得潘仁嗣。復，扶又翻。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五侯津在漢州西南。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元瓌疑卽前元璝。通鑑集衆書以成書，以其官有「中」與「馬步」之異，其字有「瓌」與「璝」之異，因再書之耳。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自唐以來，漢州治雒縣。知祥入漢州，不居州宅而宿雒縣，蓋漢州州宅為追兵剽掠不可居，故宿雒縣廨舍也。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勞，力到翻。且言將如梓州如，往也。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命廷隱將兵攻梓州。

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洪邁曰︰唐節度帶檢校官，其初只檢校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鎭盛強，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帥，故將帥悉稱太尉。余按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為太尉耳。若唐末，藩鎭固亦有加太師者。唐自睿宗之末，邊鎭置節度使，如薛納等已是後來使相之職，其帶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者，僕射、侍中、中書令者，往往有之，李愬之帥唐、鄧、隨，以資淺帶散騎常侍耳。洪說未為精當。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帥，讀曰率；下同。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肇持兩端，聞璋敗始斬其使。

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復，扶又翻。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舊唐書·地理志︰玄武，漢氐道縣，晉改曰玄武。九域志︰宋大中祥符五年改為中江縣，在梓州西九十里。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15**康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諸，餘皆降附。鈔，楚交翻。

**16**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板橋在梓州東南。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廖；瘳，丑留翻。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旣罷，犒，苦到翻。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鎭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先是，朝廷加孟知祥中書令，故李仁罕稱之。仁罕蓋先嘗領蜀州。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鎭，梁太祖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鎭，莊宗領河東、魏博、盧龍、成德四鎭。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府，謂成都，西川帥府所在。更與趙僕射議之。」趙僕射，謂趙季良。

**17**己亥，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少，詩沼翻。乃遣萴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萴剌，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數，所角翻。

**18**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為東川監押。監，古銜翻。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廷隱，為，于偽翻。復以閬州為保寧軍，董璋取閬州，廢保寧軍；今孟知祥復以為節鎭，以賞趙廷隱。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鎭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鬬，勝者為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鎭東川，許之。帥，讀曰率。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

董璋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起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倂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興元之兵旣不足以進取，王思同之才又不足以進取。劉曄料魏之羣臣無能敵劉備、孫權者，所以重於用兵也。未幾，幾，居豈翻。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離間，蓋指安重誨也。知祥本有據蜀之志，使重誨不相猜阻，亦必別求釁端而動，明宗蓋未能察見知祥之心術也。間，古莧翻。乃遣供奉官李存瓌此供奉官乃殿頭供奉官，非禁中供奉官也。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曰狐者，言其依憑窟穴；曰狼者，言其抗厲犯上。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言董光業族滅，而孟知祥墳墓甥姪皆無他。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李克寧妻孟氏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19**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為我問寶皇︰為，于偽翻。旣為六十年天子，陳守元此語，見上年。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為大羅仙主。」徐彥林『章︰十二行本無「林」字；乙十一行本同。』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史言王延鈞之昏愚。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錢鏐卒於是年三月，馬殷卒於去年十一月。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 後唐紀七起玄黓執徐（壬辰）七月，盡閼逢敦牂（甲午）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壬辰、九三二）

**1**秋，七月『張︰「月」下脫「辛巳」二字。』朔，朔『章︰十二行本不重「朔」字；乙十一行本同。』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夏，戶雅翻。敗，補邁翻。追至賀蘭山。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

**2**己丑，加鎭海、鎭東軍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

**3**庚寅，李存瓌至成都，是年六月遣李存瓌諭孟知祥，事始見上卷。孟知祥拜泣受詔。孟知祥之拜泣，豈其本心之誠然邪？

**4**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比，毗至翻；下比者同。舊以霍山為南嶽，今灊中天柱山是也。蓋漢武帝以衡山遐遠，遂徙南嶽於灊山耳。至唐，復以衡山為南嶽。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鎭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詮，且緣翻。鎭南軍洪州時屬吳，馬希範領節耳。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

**5**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是年春正月主卒。自是復稱藩。『章︰十二行本「藩」下有「然益驕倨矣」五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復，扶又翻。

**6**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為李從珂自鳳翔奪嫡張本。

**7**廢武興軍，復以鳳、興、文三州隸山南西道。鳳、興、文本山南西道巡屬，唐末始分鳳州置感義軍，尋廢。前蜀王氏復置武興軍，今廢之，州還舊屬。

**8**丁未，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事，充安國節度使。

**9**八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10**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為，于偽翻；下同。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鎭，卽有其地，比，毗至翻。謂李仁罕克遂州卽為武信留後，趙廷隱克梓州遂爭東川也。今又自求『章︰十二行本「求」下有「朝廷」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更，工衡翻。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武泰留後趙季良，武信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業，昭武留後李肇。

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衞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按天成二年，李敬周為武信留後；四年，使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魯奇蓋三年、四年間至遂州也。李仁矩鎭閬州，武虔裕刺綿州，見上卷天成四年。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鎭，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11**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徐溫先已築金陵，今知誥復廣之，將以貽子孫也。

**12**初，契丹旣強，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抄，楚交翻。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據水經，漢涿郡故安縣有閻鄕，其西山則易水所出也。歐史作「鹽溝」。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鄕縣，良鄕，漢古縣，趙德鈞移之於閻溝耳。匈奴須知︰閻溝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鄕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得燕之後改良鄕縣為閻溝縣，而所謂古良鄕空城卽趙德鈞未移縣之前古城也。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潞，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潞縣東二里有潞河，自潞縣西至燕六十里。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唐開元四年，分潞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須知︰三河縣西至燕一百七十里，薊州西至三河縣七十里。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13**壬午，以鎭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馬希範以領鎭南節自朗州入嗣，今使為武安節度使，嗣封楚王之漸也。

**14**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15**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是年七月李存瓌還自成都，今復遣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16**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喜，許記翻；下同。和，戶臥翻。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語，牛倨翻。思，相吏翻。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明宗之誨其子，可謂名言。好，呼到翻。將，卽亮翻。

**17**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時幽州有備，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薛史·本紀，是年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剌泊治造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鎭河東，因契丹部落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為北方引弓之民。捺，奴葛翻。剌，來達翻。

**18**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李金全先嘗鎭涇州。上不受，曰︰「卿在鎭為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為事！」唐明宗雖出於胡人，斯言也，君人之言也。治，直吏翻。金全，吐谷渾人也。

**19**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雊，古候翻。殷王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二君懼而脩德，殷道復興。太戊廟號中宗，武丁廟號高宗。朝，直遙翻。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水湧，有石馬、石牛、石龜之祥，人以為晉興應之。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蟊，莫侯翻。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稼者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譽，音余。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唐澄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於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知警省，非篤論也。優詔獎之。

**20**秦王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鷹視者，如飛鷹欲攫，俯而側目視物。佻，土雕翻。旣判六軍諸衞事，復參朝政，復，扶又翻。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為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屬，之欲翻。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為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誅安重誨，見上卷二年。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衞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明宗諸子，史皆不載其母誰氏，惟許王從益為王淑妃所子，是時尚幼，外此子女之年長者皆微時所生也。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見，賢遍翻。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從榮判六軍諸衞事，石敬瑭為副使，是共事也。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鎭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康義誠起代北，事晉王及莊宗及帝，三世在兵間，不聞有功，但以鄴都兵亂之時贊帝舉兵南向為功耳。帥，所類翻；下同。敬瑭亦願行，上卽命除之。旣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復，扶又翻。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康義誠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今召令詣闕，命朱弘昭往知節度事以代之，未正授以旌節也。

**21**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鵠為忠武節度使，以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吏，與范延光鄕里厚善，范延光，相州臨漳人。孟鵠，魏州人。相、魏鄰接，言二人居鄕里時相與厚善。數年間引擢至節度使；上雖知其太速，然不能違也。

**22**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趣，讀曰促；下同。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康義誠，議久不決。權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衞耳。」會上遣中使趣之，衆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振武軍於朔州。帝應州人，卽位置彰國軍於應州，以興唐軍為寰州隸之。莊宗同光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以媯、儒、武三州隸之。四軍皆節鎭也。加兼侍中。為石敬瑭以河東倚契丹之援而得中國張本。

**23**己丑，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

**24**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使；「得勝」當作「德勝」。『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德勝」。』吳之先王楊行密起於廬州，故因置德勝節度於廬州，言以德而勝也。知誥辭丞相、太師。

**25**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還。按薛史，時契丹帥族帳自黑榆林捺剌泊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張敬達聚兵遏其衝要，虜竟不敢南牧。還，從宣翻，又如字。敬達，代州人也。

**26**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蔚，紆勿翻。

**27**石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為劉知遠為石敬瑭佐命、又以是而基漢業張本。帑藏委瓌。帑，他朗翻。藏，徂浪翻。瓌，晉陽人也。

**28**十二月，戊午，以康義誠為河陽節度使，兼侍衞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自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遂置侍衞親軍都指揮使。以朱弘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始正授襄陽旌節。

**29**是歲，漢主立其子耀樞為雍王，雍，於用翻。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嚴︰「熙」改「燕」。』為晉王、弘昌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鎭王，弘操為萬王，弘杲為循王，弘暐為思王，弘邈為高王，弘簡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昭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王。幾，居豈翻。漢諸王皆以州為名。

**四年**（癸巳、九三三）

**1**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歸義縣屬涿州。昫，吁句翻，又許羽翻。

**2**閩人有言眞封宅龍見者，眞封宅，蓋王延鈞未得國之時所居也。見，賢遍翻。更『章︰十二行本「更」上有「閩王延鈞」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命其宅曰龍躍宮。更，工衡翻；下更名同。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衞，入府，卽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郞，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射、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海門，卽今福清縣之海門鎭是也。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史言閩主雖惑神仙妖妄，而能粗安者，以善鄰而然。

**3**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鎭節度使。孟知祥為五帥請節鉞，朝廷依違不報，而許之墨制署授，故知祥因而授五帥。昔唐之季也，強藩悍將猶知長安本色之為貴，若趙季良等，知稟命於孟知祥而已，豈復知重朝命哉！

**4**涼州大將拓跋承謙及耆老上表，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為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為何人？」對曰︰「張義潮在河西，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始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朝廷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為党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也。」

**5**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席父兄之業，故朝廷仍命以潭、朗兩鎭。兼中書令。

**6**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

**7**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8**先是，河西諸鎭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是時河西止有涼州、沙州二鎭，然使命不常通也。竊意「河西」當作「關西」，歐史只作「邊將多言仁福通於契丹」，尤為檃括。先，悉薦翻。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倂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唐末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為忠義軍，後唐改為彰武軍。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塞『章︰十二行本「塞」作「難」；乙十一行本同。』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鎭。從進，索葛人也。難，乃旦翻。索葛剖居振武。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索葛府索葛村。索，蘇各翻。

**9**乙酉，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為五鎭節度使。孟知祥旣以墨制命之，朝廷不能違，遂為之下制。

**10**丁亥，敕諭夏、銀、綏、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少，詩照翻。未能扞禦，故使『章︰十二行本「使」作「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之延安，延州，延安郡。從命則有李從曮、高允韜富貴之福，李從曮事見上卷長興元年；又是年高允韜自鄜、延徙安國。違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四年；李匡賓事見上卷元年。夏，四月，彝超上言，為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鎭，詔遣使趣之。趣，讀曰促。

**11**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為，于偽翻。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郞劉瓚於從榮，瓚，才旱翻。歐史作「劉贊」，時為刑部侍郞。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漢之山陽郡，唐為曹、濟之地。此山陽，唐楚州之山陽縣也。舊唐書·地理志曰︰山陽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唐制，六部侍郞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郞為嚮用，王傅為左遷，以職事有閒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傅不可以閒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預其禍，求自脫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千容翻。從榮不悅。瓚雖為傅，從榮一槪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勿為，于偽翻。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12**李彝超不奉詔，詔趣李彝超赴延安而不奉詔。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囉，魯何翻。青嶺門蓋漢上郡橋山之長城門也，東北過奢延澤至夏州。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屯蘆關，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彝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抄，楚交翻。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金明，漢膚施縣地。後魏太平眞君十二年置金明郡，隋廢郡為縣，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膚施縣復置金明縣。宋熙寧五年，省金明縣為寨，屬膚施縣。趙珣聚米圖經曰︰自蘆關南入塞門，卽金明路。陳執中曰︰塞門至金明二百里。

**13**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14**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溫為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為涇王。從子，才用翻。

**15**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庳，皮靡翻。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16**甲申，帝暴得風疾；庚寅，小愈，見羣臣於文明殿。薛史，梁開平三年，改西京貞觀殿為文明殿。

**17**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夜舉火於城上，及明而雜虜至；蓋先約以舉烽為號，欲內外夾擊唐兵也。比，必利翻。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擊走之。

**18**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19**帝旬日不見羣臣，都人忷懼，忷，許勇翻。或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寓止軍營者，恐軍中起變，欲依之以自全。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廣壽殿，廣壽殿，不知其創造之始。薛史·本紀︰長興四年重脩廣壽殿，帝曰︰「此殿經焚，不可不脩。」蓋焚於同光之末也。人情始安。

**20**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夏州城，赫連勃勃蒸土所築統萬城也，事見一百一十七卷晉安帝義熙九年。宋白曰︰統萬城在朔方之北、黑水之南，其城土白而堅，南有亢敵峻險，非人力所攻，迄今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堅如鐵石，斸鑿不能入。斸，株玉翻，斫也。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徜，常羊翻。徉，音羊。抄，楚交翻。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藳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唐僖宗時拓跋思恭據夏州，傳思諫、彝昌、仁福以至彝超。不欲失之。蕞爾孤城，蕞，徂外翻。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為，于偽翻。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為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還，從宣翻；下同。

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為援，除移，謂除移他鎭。揚言者，播其言使人知。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遺，唯季翻。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旣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驕。唐兵之驕，始於同光，甚於長興，極於清泰。至開運之末，契丹入汴，晉兵有不得食者矣。

**21**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璙卽傳璙。元瓘嗣國，兄弟名從「傳」者並改為「元」。吳越於蘇州置中吳節度。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為中吳軍。見，賢遍翻。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讓位於元瓘，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元瓘篤友悌之義，元璙知忠順之節，兄弟輯睦以保其國，異乎夫己氏者矣。『鄒︰夫己氏，左文十四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杜預註︰猶言「某甲」。』

**22**戊子，閩主璘復位。王璘避位六十五日，特以厭地震之異耳。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喜，許記翻。斂，力贍翻。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榜，音彭。捶，止橤翻。熨，紆勿翻，又紆胃翻。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治，直之翻。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為吳光引吳兵攻建州而文傑誅張本。帥，讀曰率。

**23**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郞中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幷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王者，謂天子也。唐制︰眞王正一品。朝廷旣賜孟知祥以一品朝服，知祥又作九旒，九章之法服，是為王矣；所謂「車服旌旗皆擬王者」，是擬天子也。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衞詣驛，時館盧文紀等於成都驛舍。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以歸。玉輅，天子之輅。步輦，以人挽之。文紀，簡求之孫也。盧簡求，綸之子也，唐宣宗、懿宗之時，內歷臺閣，外踐節鎭。

**24**戊申，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乙酉至戊申，二十四日耳。由是用度益窘。明宗之優給，懲莊宗之過也。給之愈濫，士心愈驕，由是有「到鳳翔更請一分」之事。窘，巨隕翻。

**25**太僕少卿『章︰十二行本「卿」下有「致仕」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己復進用，歐史曰︰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佞邪，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干鳳；鳳薄其為人，以為太常少卿。敕未出，澤先知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此唐宣宗所謂「若立太小則朕便為閒人」之見也。富有天下，不思貽後之謀，而為此論，意趣凡近，良可憫笑。帝事太祖、莊宗，起於晉陽，有舊第在焉。不得已，丙『張︰「丙」作「壬」。』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榮見上，見，賢遍翻。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治，直之翻。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從榮之言，與明宗之言同一戀權之心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卽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26**九月，甲戌朔，吳主立德妃王氏為皇后。

**27**戊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28**癸未，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時中書門下奏︰「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帥，其儀注規程公事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副使已下櫜鞬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陛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衞事則行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署置。」按是時執政畏從榮，崇秩太過。

**29**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名章，贇父璋事帝於潛躍，為閽者。執政誤引故事，庚寅，加贇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唐制︰中書門下二省，惟中書令、侍中正二品，侍郞則正三品。以兩省侍郞兼宰相之職，則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則自依本品。今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其品同兩省長官，是誤也。

**30**秦王從榮請嚴衞、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五代會要︰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為嚴衞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按是年帝殂，明年正月閔帝改元應順，四月潞王入立，改元清泰。數月之間，乃宋、潞二王兵爭之際，何暇改屯衞諸軍號乎！是必改於天成、長興之間，會要誤也。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己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趙延壽尚帝女齊國公主。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稱，尺證翻。復召臣，臣卽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亦懼從榮之禍也。下，戶嫁翻。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31**吏部侍郞張文寶泛海使杭州，使，疏吏翻。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其地北不至淮，東不至海，豈小舟隨風所能至！今通州海門縣崇明鎭東海中有大洲，謂之天賜鹽場，舟人揚帆遇順，東南可以徑至明州定海，西南可以至許浦、達蘇州，恐是此處。宋之通州，吳之靜海軍也。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為之牒錢氏，從，才用翻。為，于偽翻。使於境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旣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32**庚子，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贊華為昭信節度使，留洛陽食其俸。去年以李贊華帥義成，事見上卷。按唐末於金州置昭信節度，五代兵爭，不復以為節鎭。又按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升虔州為昭信節度；時虔州屬吳，吳以為百勝節度。贊華所領節，抑虔州之昭信軍歟？又，是年十一月庚辰，改愼州懷化軍為昭化軍，愼州在幽州之北，唐盛時所置以處突厥降者，抑以贊華領昭化節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

**33**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34**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為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樂，音洛。悉縱遣侍妓，妓，渠綺翻。取樂器焚之。

**35**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說，式芮翻。從，才用翻。勝，音升。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36**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天成四年，沿邊置場市馬，禁党項賣馬者到闕，而卒不能禁。今掌兵、掌計之臣復以其耗費而奏言之。請委緣邊鎭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37**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為三司使。代馮贇也。

**38**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

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帝以康義誠為朴忠，朴忠者能持兩端乎？是後康義誠事閔帝，自請將兵拒潞王而遂迎降，亦所以自全也，乃所以自斃。若此者果可親任耶！度，徒洛翻。

**39**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謝罪，求昭雪；去年秋討李彝超。昭者，明其無他；雪者，澡洗其罪。壬戌，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難，乃旦翻。

**40**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內輔臣，謂樞密使；外輔臣，謂宰相。羣小，指孟漢瓊之黨。遂相泣而別。語而相泣，死期將至，不知泣下也。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41**庚辰，改愼州懷化軍。九域志︰愼州，昭化軍節度。五代會要︰是年十一月庚辰，改鎭州懷化軍為昭化軍。史於此蓋逸「為昭化軍」四字。置保順軍於洮州，領洮、鄯等州。自唐肅、代以來，洮、鄯沒於吐蕃，是時必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鎭以寵授之。洮，土刀翻。鄯，音善。

**42**戊子，帝疾復作，歐史︰戊子，雪，帝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復，扶又翻。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俛，音免。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歐史︰從榮與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出，乃遷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胏者數片，溺便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薛史作「便溺升餘」。當改「斗」字從「升」字。而從榮不知。

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二年。人患不自知耳，旣自知矣，而與小人謀為自全之計，此其所以敗也。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權臣，謂孟漢瓊、朱弘昭、馮贇等。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帥，讀曰率。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旣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今人言起居無他者為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以參夷之罪臨之。復，扶又翻。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康義誠時總侍衞親軍。言不得義誠與之合謀拒從榮，則事不可成。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將，卽亮翻。校，戶敎翻。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康義誠之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

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從榮時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衞，居河南府。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語，牛倨翻。帝之嗣位也，先入居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又使處鈞以前說臨馮贇。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言來則奉迎，不來則不敢輕動，此卽義誠遣子事秦府之初計也。

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五代會要︰唐莊宗同光二年改洛陽崇勳殿為中興殿，萬春門為中興門。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茍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種，章勇翻。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監門，監門衞將軍也。端門，宮城正南門。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公，謂康義誠。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帥，讀曰率；下同。卽入殿門，弘昭，贇隨之，議誠不得已，亦隨之入。

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號，戶刀翻。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處，昌呂翻。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冒，莫北翻。數脫吾於厄；數，所角翻。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敎，為此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時從珂鎭鳳翔，帝言欲召之。汝為我部閉諸門。」為，于偽翻；下嘗為同。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帥，讀曰率；下同。孟漢瓊被甲乘馬，被，皮義翻。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

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胡牀卽今之交牀，自晉人已來用之。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端門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言在端門之左右，若臂掖之左右然也。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端門，宮城南門。兵從宮中出，自掖門外窺之，見其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甲在胸前者謂之掩心。擐，戶慣翻。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走歸河南府也。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幷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狼伉，馮、朱，謂馮贇、朱弘昭。晉周嵩謂王敦曰︰「處仲狼抗無上。」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射，而亦翻。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幾，居依翻。復，扶又翻。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見，賢遍翻。雨泣者，淚下如雨。曰︰「吾家事至此，慚見卿等！」

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使孟漢瓊徵從厚入侍疾，因使漢瓊權知天雄軍府。

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說，讀為悅。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司徒詡，其先以官為氏。在病告者，以病謁告家居。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惡，烏路翻。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日景，日之晷景。及今，猶言及此時也。王詹事，謂王居敏，稱其官也。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唐昭宗之遷洛陽也，改長樂門為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種，章勇翻。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從，才用翻。孥，音奴。凡定罪，從減為首一等。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郞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唐法，長流人謂之「長流百姓」。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蔚，紆勿翻。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並貶官。從榮判六軍諸衞事，其府僚有判官、推官。晙，祖峻翻。澣，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朝為宰相。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

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郞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上嗣，言齒居諸子之上，當嗣有大業。當勤脩令德，柰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春秋，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諡曰恭。戾太子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趙遠後事漢高祖，避高祖名，以字行，故史著其名。幽州人也。

**43**戊戌，帝殂。年六十七。按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在位年穀屢豐，屢，力住翻。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校，比也。小康，小安也。粗，坐五翻。

辛丑，宋王至洛陽。自魏州至洛陽。

**44**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

閩主好鬼神，好，呼到翻。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質，正也。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吳勗，本閩主親吏，故任之以機密，文傑以是惡之。惡，烏路翻。勗有疾，文傑省之，省，悉景翻。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愼勿以他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閩主信北廟崇順王事始見上卷三年。以銅釘釘其腦，上釘如字，下釘丁定翻。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卽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幷其妻子誅之。「吳勗」，歐史作「吳英」。下，遐稼翻。治，直吏翻。由是國人益怒。

吳光請兵於吳，吳光奔吳見上七月。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信州在漢時其地界於豫章餘干、會稽太末二縣之間，三國時為鄱陽郡葛陽縣之地。晉、宋以至於隋屬東陽、鄱陽二郡，陳改葛陽為弋陽縣。唐乾元元年析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撫之地置信州。九域志︰信州南至建州四百里。朝，直遙翻。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45**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戊戌至癸卯，六日始發喪，亂故也。宋王卽皇帝位。諱從厚，明宗第五子也。明宗殂四日而後宋王至，至三日始發喪卽位。

**46**秦王從榮旣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章︰十二行本「氏」下有「與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語及秦王，唐制︰內職有六尚，猶外朝之六尚書也；有二十四司，猶二十四曹郞也。司衣屬尚服局，掌宮內御服、首飾，整比以時進奉。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朱洪實蓋加檢校司徒，故稱之。當時不為之辨，惜哉！」為之，于偽翻；下同。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詗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素厚於從榮，歐史曰︰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敎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宮中動靜。事連王淑妃，由是故也。詗，火迥翻，又休正翻。帝由是疑之。從榮已死，往事何足復論！況國難甫定，人心疑阻，宜示寬大，使各自安。帝多疑而少斷，此其所以不得令終也。

**47**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磁，牆之翻。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為己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為帝所親信，雅，素也。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章︰十二行本「無」下有「如」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之何。

**48**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史小人，朱弘昭、馮贇先皆以胥史事明宗於潛躍，遂階柄用，故為孟知祥所侮易。其亂可坐俟也。」

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循漢、晉喪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釋服。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治，直吏翻。斷，丁亂翻。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李愚時為相，言帝不謀政於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鮮，息淺翻。惕，他歷翻。

**49**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珦驕縱不法，以吳越於台州置德化節度槪觀之，蓋置順化節度於明州也。又按薛史，長興三年昇楚州為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珦為本州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元珦蓋鎭明州而領楚州節耳。珦，許亮翻。每請事於王府不獲，王府，謂吳越國王府。輒上書悖慢。悖，蒲昧翻，又蒲沒翻。嘗怒一吏，置鐵牀炙之，炙，之石翻。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慮元珦難制，勸為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造聽事。姓苑有仰姓。詮，且緣翻。造，七到翻。聽，讀曰廳。元珦見仁詮至，股慄，遂還錢塘，幽於別第。仁詮，湖州人也。

**50**閩主改福州為長樂府。樂，音洛。

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從，才用翻。王仁達擒延稟事見上卷長興二年。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惡，烏路翻。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少，詩照翻。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

51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按歐史，楚王殷有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以母袁夫人有色而寵盛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希聲以長幼之序當讓希振，未當讓希範也。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從，才用翻。希範多遣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上諱從珂，鎭州平山人。本姓王氏，明宗為將時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為子。

## 清泰元年（甲午、九三四）是年四月入立，始改元清泰。

**1**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取應天順人為義，非繼體之君所以紀元也。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衞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衞事。

**2**朱弘昭，馮贇忌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安『章︰十二行本「安」上有「寧國節度使」五字；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彥威、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為忠正節度。時壽州屬吳，後唐蓋升節鎭以寵授其臣遙領之耳。甲申，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衞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朱、馮之多忌，所以速禍也。薛史︰明宗長興三年，以神捷、神威、雄威、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軍。閔帝卽位，改左、右羽林軍為嚴衞，左·右龍武、神武軍為捧聖。按薛史之誤與會要同。彥威，崞人；崞，音郭。遇，眞定人也。

**3**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4**壬辰，以荊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5**甲午，以鎭海、鎭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6**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治，直吏翻。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此吳主，楊溥。

**7**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少，詩照翻。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忌從珂及敬瑭也。朝，直遙翻。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省，悉景翻。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以主少國疑也，其相猜阻之跡見矣。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此小人之交鬬者迎合執政意嚮。使，疏吏翻。伺，相吏翻。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為潞王舉兵張本。

**8**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漢末以會稽南部置漢興縣，吳更曰吳興，為建安郡治所，隋廢郡為縣。唐載初元年，分建安縣置唐興縣，天授二年改曰武寧，神龍元年復曰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浦城本東候官之北鄕也，漢末置漢興縣，吳曰吳興，唐曰唐興，天寶改浦城。有二浦，其城臨浦，故曰浦城。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三十里。敗，補邁翻。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閩置上軍使、中軍使、下軍使。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繼鵬，閩主長子也。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礫，卽擊翻。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踊躍，臠食之；臠，力兗翻。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為古制檻車疏闊，更為之，更，工衡翻，改也。形如木匱，攢以鐵鋩，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幷誅盛韜。盛韜，以鬼神事黨附薛文傑為姦者也。

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吳尊楊行密廟號太祖。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濛為徐氏父子所忌，事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貞明五年。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敗，補邁翻。重，直龍翻。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衞將軍，遣使求好于閩。好，呼到翻。

**9**閏月，以左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郞中·知制誥陳乂皆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汭以文學從帝，歷三鎭在幕府。帝以開成三年鎭宣武，明年徙鎭河東，長興元年徙鎭天雄。及卽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疏，朱、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汭於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監，古銜翻。

**10**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皇后，明宗曹皇后也。

**11**安遠節度使符彥超奴王希全、任賀兒任，音壬。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叩門稱有急遞，軍期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稽違晷刻者，謂之急遞。遞，郵傳也。遞者，言郵置遞以相付而達其所。彥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召諸將，有不從己者輒殺之。己酉旦，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幷其黨。副使者，節度副使也。帥，讀曰率。

**12**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不曰「尊」而曰「以」，史言閔帝之薄王淑妃。

**13**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卽皇帝位于成都。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 後唐紀八起閼逢敦牂（甲午）二月，盡旃蒙協洽（乙未），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 清泰元年（甲午、九三四）

**1**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趙季良遂為孟蜀佐命元臣。

**2**吳人多不欲遷都者，吳遷都之議，始上卷明宗長興四年。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都押牙，鎭海、寧國兩鎭都押牙也。昇州於揚州為西，揚州於昇州為東。言吳主若西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鎭江都也。復，扶又翻。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

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先，悉薦翻；下先己同。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為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鑷，尼輒翻。髭，卽移翻。在口上曰髭，在下曰鬚，在頰曰髯。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柰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心疾之，先，悉薦翻。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徐知誥不意宋齊丘立異，而忽睹其異議，故愕然。使，疏吏翻。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池州副使，池州團練副使也。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為宋齊丘邀君得禍張本。鳴呼，為人臣者，當易姓之際，謹毋以功名自居。荀文若以之咀毒而逝，劉穆之以之發病而死，范雲恐後時不及，療疾以求速愈，至於促壽而不暇顧；若宋齊丘之疾周宗，又其輕淺者耳。

**3**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孟漢瓊權知天雄軍府見上卷上年。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鎭。宣，樞密院所行文書也。是後漢隱帝時郭威以樞密院頭子易置西京留守，豈非習於聞見而不以為異邪！西班有大使臣、小使臣。監，古銜翻。

**4**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徐知誥虛府舍以待吳主見上卷本年。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衞。『章︰十二行本「衞」下有「己丑，復入府舍」六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徐知誥之自衞，其心猶王建也。

**5**潞王旣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樂，音洛。前代安重誨鎭河中，手殺之；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二年。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惡，烏路翻。欲拒命則兵弱糧少，少，詩沼翻。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鎭必無全理，離，力智翻。不可受也。」言不可受代。王問觀察判官滳河馬胤孫隋開皇十六年置滳河縣，屬渤海郡，唐屬棣州。九域志︰滳河縣在棣州西南八十里。註云︰漢都尉許商鑿此河近海，故以商為名，後人加「水」焉。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發此問以觀衆意。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引論語孔子之言。臨喪赴鎭，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喪，然後赴太原也。馬胤孫之言，儒生守經學之言也。是時勸潞王拒命者以其言為不達時變，故相與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壤顏為哂。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謂殺從榮而立帝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謂易置石敬瑭及己也。朝，直遙翻；下同。別，彼列翻。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

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自鳳翔趣洛陽，道出長安。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說，式芮翻。餌以美妓，妓，渠綺翻。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王恩同自燕降晉，梁、晉相距，思同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節度使，故自言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不，讀曰否。操，七刀翻。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薛文遇由此為潞王所信用。金，幷州人也。

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明宗以康義誠朴忠，豈知其陰狡乃爾邪！請以王思同為統帥，帥，所類翻。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衞軍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廂。益知軍情將變，辭『章︰十二行本「辭」下有「疾」字；乙十一行本同。』不行；侯益會經鄴都之變，故爾。執政怒之，出為商州刺史。洛陽至商州八百八十六里。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此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為北面招討使以禦契丹，房知溫為副都部署，當時為都部署者必有其人。又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廷隱為行營都部署，後遂以為元帥之任，宋氏建國之初猶因而用之。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難，乃旦翻；下同。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衞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指揮為嚴衞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衞指揮使尹暉並為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嚴衞並置。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暉，魏州人也。

**6**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7**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徼，堅堯翻。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九域志︰亳州西北至宋州一百四十五里。重，直龍翻。洋王從璋行至關西，函谷關之西也。聞鳳翔拒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8**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梁、洋、涇、邠四帥井安彥威而五。難，乃旦翻。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晉王克用義兒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

**9**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復，扶又翻。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之，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冠，古玩翻，創，初良翻。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

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褊，補典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楊思權本黨於秦王從榮；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潞王。王於明宗諸子為長，故稱為大相公。呼，火故翻；下同。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潞王卽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趣，讀曰促。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為六節度使。按孫漢韶時守興元，當以藥彥稠足六節度之數。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犒，苦到翻。估，音古。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趣，七喻翻。遂雍，鄩之子也。劉鄩，梁將也，明宗以王淑妃故，遂雍皆蒙引拔。

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隋分下邑縣置虞城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潞王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孔目官劉延朗。及卽位，審虔將兵，專美與薛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暠乃延朗掌機密。潞王始憂王思同等倂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百四十三里。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卽給賞令過；北潞王至，比，必利翻，及也。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潞王繼至者，率民財以給之。

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謂鎭天雄也。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旣承大業，年在幼沖，五代會要︰明宗崩，帝卽位，年二十。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榛梗者，隔塞而不通。榛，側詵翻。梗，古杏翻。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言何術可以轉禍為福。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猜間兄弟以起兵端，朱弘昭、馮贇為之也，事敗而禍集，聞帝言乃大懼。義誠欲悉以宿衞兵迎降為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朱策耳。薦王思同者康義誠也，咎王思同者亦康義誠也。將，卽亮翻；下同。今侍衞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勞，力到翻。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分，扶問翻。

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責其家財。前已囚重吉於宋州，今又使就殺之。榜，音彭，棰，止橤翻。又殺尼惠明。召惠明入禁中見上卷本年。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乃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事見上卷上年。首為，于偽翻；下為之同。康義誠由是恨之。康義誠許迎從榮，而朱洪實擊之，故恨。辛酉，帝親至左藏，藏，徂浪翻。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康義誠之心事，朱洪實知之矣。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訊，問也，二人訟於帝前，訟者，爭辯是非曲直。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帝但以階級為曲直，而不能察事之是非。軍士益憤怒。觀上文軍士揚言所云，但欲迎降潞王，何暇憤朱洪實之枉死！蓋憤怒者洪實之從兵耳。

壬戌，潞王至昭應，宋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為臨潼縣。九域志︰在長安東五十里。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九域志︰臨潼縣之零口鎭是也。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行，戶剛翻。先帝擢之，位至節將，節將，言建節而為大將。將，卽亮翻。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潞王聞王思同之言，豈不內愧乎！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楊思權等背順附逆，故恥見思同。王之過長安，過，古禾翻，又如字。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留者，言活之使留於人世。妓，渠綺翻。慮失士心。」屬王醉，屬，之欲翻。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10**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

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鄕。九域志︰華州東至閿鄕九十里，自閿鄕東至陝州一百七十里。華，戶化翻。閿，武巾翻，亦作「闅」。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衞兵發洛陽，詔以侍衞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

是日，潞王至靈寶，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秦州降。重，直龍翻。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陜城以俟康義誠。陝，失冉翻。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先，悉薦翻。累，力瑞翻。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

丁卯，潞王至陜，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說，式芮翻。乘，繩證翻。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夕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

康義誠軍至新安，新安縣西距陝州二百餘里。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九域志︰陝州陝縣有乾壕鎭。乾，音干。麾下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

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章︰十二行本「遣」下有「中」字；乙十一行本同。』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考異曰︰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陝，則贇死非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先置者，先路置頓也。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

初，帝在藩鎭，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卽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渡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玄武門，洛陽宮城北門。帥，讀曰率；下同。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帝旣出，卽闔門不行。史言自古以來，衆叛親離未有甚於此時。

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昫，香句翻，又許羽翻。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唐之兩都，三省及寺監皆在宮城之內。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敎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語，失倨翻。「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穀水在洛陽城西。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草者，草創其辭。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敎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為合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郞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公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如何？曰︰盧導之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去就之善，若是者得為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矣。曰︰然則為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乎此，則為相者貴於持危扶顚，不以但能盡死為貴也。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趣，讀曰促。勞，力到翻。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卽紛然而去。旣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三相，馮道、李愚、劉昫也。上陽門，上陽宮門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用戰國須賈之言。擢，拔也。數，所具翻。

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惡，烏路翻。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東軍，謂自洛陽來者。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

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衞州東數里，遇石敬瑭；石敬瑭自河東來朝，至此而遇帝。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俛，音免。曰︰「衞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王弘贄從敬瑭伐蜀，嘗為偏將。石敬瑭欲擁帝還衞州，以授弘贄，使為之所耳。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衞、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衞州驛，自弘贄所還見帝。以弘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沙姓，古夙沙氏之後。史炤曰︰奔，姓也。古有賁姓，音奔，又音肥，後遂為奔。「公明宗愛壻，以敬瑭尚明宗女也。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四者，謂敬瑭所言無將相、侍衞、府庫、法物從行幸也。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直指石敬瑭心術。守榮抽佩刀欲刺之，刺，七亦翻。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刎，扶粉翻。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考異曰︰閔帝實錄︰「庚午朔四鼓，帝至衞州東七八里，遇敬瑭。」竇貞固晉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斷孟津，北據壺關，南向徵諸侯兵，乃啓問康義誠西討作何制置」云云。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屛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贄。」南唐烈祖實錄︰「弘贄曰︰『今京國阽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語。」按為晉、漢實錄者必為二祖飾非。今從閔帝實錄。敬瑭遂趣洛陽。趣，七喻翻。

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考異曰︰廢帝實錄︰「三十日，太后傳令至，幷內司迎奉至乾壕，帝促令還京。」按長曆，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三月無三十日，廢帝實錄誤也。王亟遣還洛陽。

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事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數，所角翻。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九域志︰澠池在洛陽之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兗翻。澠池，縣名。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從，才用翻。王卽命斬於路隅。

**11**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旣敗，奔歸興元，與漢韶舉兩鎭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鑾肅衞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李肇本鎭昭武，蜀主召之入領宿衞，今使將兵還鎭以應接梁、洋。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先是，蜀主以兵疲民困，不用趙隱取山南之計，今乘時而坐得之，其庸多矣。

**12**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敎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傳敎，謂傳令也。王所下令為敎。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終不用盧導之言。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見，賢遍翻。拜；句絕。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復，扶又翻。王立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

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考異曰︰閔帝實錄云︰「七日廢帝為鄂王。」今從廢帝實錄。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書詔印，畫可所用者也。閔帝之出奔也，蓋以八寶自隨。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請以洛京潛龍舊宅為至德宮。蓋明宗舊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卽皇帝位；乙亥，卽位於柩前。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旣至，問三司使王玫玫，莫杯翻。以府庫之實，問其實數。對有數百萬在。旣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僦，卽就翻。貸居為僦。

**13**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廨，古隘翻。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衞州謁見，見，賢遍翻。閔帝問來故，不對。問巒以所以來之故。弘贄數進酒，數，所角翻。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年二十一。

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事見上卷明帝長興三年。卒，子恤翻。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橫，戶孟翻。間，古莧翻。閔帝不能違，以致禍敗焉。

孔妃尚在宮中，妃，孔循之女。潞『章︰十二行本「潞」上有「王巒旣還」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以通鑑書法言之，潞王於此當書「帝」，蓋承前史，偶失於脩改也。遂殺妃，幷其四子。

閔帝之在衞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閔帝有始終者，宋令詢一人而已。磁，牆之翻。

**14**己卯，石敬瑭入朝。

**15**庚辰，以劉昫判三司。

**16**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17**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鎭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邊境之臣委棄城鎭，乃以其能自歸而不誅，安有效死弗去者乎！治，直之翻。遂清，鄩之姪也。

**18**甲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19**乙酉，改元，大赦。改元清泰。

**20**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

**21**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衞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康義誠欲舉宿衞兵迎降以為己功，而不免於族滅，此傅瑕所以死於鄭厲公之類也。

**22**己丑，誅藥彥稠。脩河中之怨也。

**23**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

**24**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凡輸財稽違者，則下之軍巡使獄以督責之也。下，戶嫁翻。囚繫滿獄，至『章︰十二行本「至」上有「貧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自經、赴井。而軍士游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詬，古候翻，又許候翻。為，于偽翻；下能為同。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

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藏，徂浪翻。珥，忍止翻，耳當也。才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李專美本為鳳翔掌書記，時為樞密直學士。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為，于偽翻。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駑，音奴。分，扶問翻。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事始見上卷長興四年。亟，去吏翻。卒，臧沒翻，士卒也。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帑，他朗翻。藏，徂浪翻。涸，戶郭翻。以水為諭，言枯涸也。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于危困之中而得天下。此言在鳳翔時諸軍推戴之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茍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帝起事於鳳翔，共事者五人，能言及此者獨李專美。今財力盡于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厭，於鹽翻。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去，羌呂翻。菩，薄乎翻。薩，桑割翻。閔帝小字菩薩。

**25**丙申，葬圣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廟號明宗。帝衰绖護從至陵所，宿焉。衰，倉回翻。從，才用翻。

**26**五月，丙午，以韓昭胤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暠為宣徽北院使。暠，長安人也。暠，古老翻。

**27**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心競，本諸左傳師曠之言。競，爭也。帝卽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旣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羸，倫為翻。瘠，秦昔翻。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魏國公主，明宗之女，下嫁石敬瑭，曹太后所生也。歐史︰公主初號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為，于偽翻。而鳳翔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趙延壽時為宣武帥，逼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幽州，擁強兵。言若猜忌敬瑭，趙延壽必懼而生心。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郞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少，詩照翻。今我為天子，非石郞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復，扶又翻。又如字。縱石敬瑭歸鎭，乃復疑而徙之，此所以速禍也。

**28**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為保義節度使。賞其先通款於鳳翔也。

**29**丁未，階州刺史趙澄降蜀。

**30**戊申，以羽林軍使楊思權為靜難節度使。踐鳳翔片紙所書之言也。難，乃旦翻。

**31**己酉，張虔釗、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

**32**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33**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樞密使。

**34**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李從曮自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鎭鳳翔，從曮雖移鎭，而家財甲兵猶在焉。將行，謂將東趣洛陽也。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曮鎭鳳翔，復，扶又翻。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為鳳翔節度使。長興元年，從曮自鳳翔入朝，徙宣武，後徙天平，今自天平復還鎭鳳翔。

**35**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莊宗同光二年始以明宗為北面招討使。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副都部署，帝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被，皮義翻。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酒所加。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李沖謀拒之，沖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壬『章︰十二行本「壬」上有「知溫懼」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獻甚厚。

**36**吳鎭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37**蜀人取成州。

**38**六月，甲戌，以皇子左衞上將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

**39**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附蜀。周文王第五子郕叔武封於郕；或言成王封季載於郕，其後以國為氏，或去「邑」為成氏。

**40**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昭武軍利州，時屬蜀，吳使濛遙領耳。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衞之。濛見忌之始見二旦七十一卷梁貞明五年。

**41**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旣出鎭，謂出鎭同州也。二人論議多不合，事有應改者，愚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為，更之不亦便乎！」傳曰︰妻父曰昏，壻父曰姻。凡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謂之昏。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更，工衡翻；下欲更同。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見，賢遍翻。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聞，音問。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行，下孟翻。帝不能決，乃置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筯挾之，「挾」，當作「梜」。梜，古協翻。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註云︰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梜提。首得文紀，次得顗。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居儉，蕘之子也。崔蕘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十年。

**42**帝欲殺楚匡祚，以楚匡祚殺重吉也。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厭，益涉翻，伏也，合也。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43**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劉后，應州渾元人。「元」，一作「源」。

**44**回鶻入貢者多為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衞送，帥，讀曰率。與邠州兵共討之。

**45**吳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徐知誥疏宋齊丘事始上二月。召之還金陵而不使預事者，恐其沮止禪代之議故爾。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

**46**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鎭居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帝尤惡之。歸德軍，宋州。殺重吉於宋州見上三月。惡，烏路翻。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

**47**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為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孫漢韶、張虔釗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鎭授之。孫漢韶赴雅州，而張虔釗固辭不赴梁州者，無面目以見梁州人士也。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後徙雅州。蓋莊宗滅蜀而廢之，今後蜀復置之也。

**48**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衞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監，古銜翻。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衞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

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強將握兵，專伺時變，伺，相吏翻。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強將，謂李罕之、李肇等。覬，音冀。覦，音俞。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敎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史言李仁罕已遊於趙季良等數內。

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卽皇帝位。昶，蜀主第三子也。更，工衡翻。

**49**初，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事見上四月。藏，徂浪翻。見，賢遍翻。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匄取，故存之。匄，居大翻。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50**辛未，以姚顗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51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洛水貫都城中，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帝聞之，大驚，贈太尉。

52丙申，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

53九月，癸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鎭以備蜀。東安鎭當在鳳翔西界；蜀旣出關收階、成之地，故益兵以備之。

54蜀衞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復，扶又翻。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偵，丑鄭翻。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為之副。

55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

56蜀奉鑾肅衞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卽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見，賢遍翻。見蜀主不拜。李肇之傲幼君，亦由武夫倔強，不學無識，以自貽禍。

57戊寅，左僕射、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判三司劉昫罷為右僕射。三司吏聞昫罷相，皆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以昫奏蠲諸道逋租，吏無所並緣徵責以漁利也。

58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李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趙廷隱自克東川與李仁罕爭功，怨隙之深有自來。仁罕之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為之副，所以防仁罕；仁罕之不覺，其冥頑凶悖，取死宜矣。然趙廷隱終亦不能免近習之讒，其得死於牖下者幸也。癸未，下詔暴其罪，幷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李肇事孟知祥，於董璋之難，陰拱而觀其孰勝。董璋旣死，肇宜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劍州之功，不以為罪。及事少主，釋位入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一見李仁罕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以求免，不亦難乎！通鑑書之，以為武夫恃功驕悖者之戒。

59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徧考新、舊唐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駐軍平利為褒、源之援，則蜀置源州屬武定軍節度。『章︰胡註︰「徧考新、舊唐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云云。乙十一行本「源」作「渠」。按「源」、「渠」筆畫相近，乙十一行本印亦漫漶，細審乃敢定之。渠州，蜀地，見歐史·職方表。此記全書專以羅列異同為事，偶有考訂，槪不闌入。此條特標舉之，自詭得見舊本，較梅磵為多幸也。』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

60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邛，渠恭翻。

61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

62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唐末置天雄節度於秦州，後唐改為雄武節度。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歸鳳翔。時階、興二州皆已入於蜀。唐蓋使郭知瓊、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而不克也。薛史曰︰長興中，馮暉為興州刺史，以乾渠為治所。乾，音干。

63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自江都還金陵也。為鎭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64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為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度使。安叔千以捍契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賞也。叔千，沙陀人也。宋白曰︰安叔千本貫雲州界，戶屬奉誠軍灰泉村。

65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外去，罷兵歸。自百井歸晉陽也。

66乙亥，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判三司。

67辛巳，漢皇后馬氏殂。馬氏，楚王殷女也。

68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69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唐園陵之制，兆域之外繚以垣牆，列植柏樹，謂之柏城。封纔數尺；觀者悲之。考異曰︰閔帝實錄乃薛史·閔帝紀皆云︰「晉高祖卽位，諡曰閔，與秦王及重吉並葬徽陵域中。」今從廢帝實錄。

70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華，戶化翻。

71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衞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昵，尼質翻。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冢，大也。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治，直之翻。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敎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衞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二年**（乙未、九三五）

**1**春，正月，丙申朔，閩大赦，改元永和。

**2**二月，丙寅朔，蜀大赦。

**3**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為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4**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夏，戶雅翻。上時，掌翻。疾甚為病。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彝超尋卒。

**5**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孟知祥事莊宗，夙蒙親任，故以後宮賜之。史詳書李氏之所自來，以別於福慶長公主。

**6**己丑，追尊帝母魯國夫人魏氏曰宣憲皇太后。魏，本平山王氏婦也，少寡，與帝皆為明宗所掠。

**7**閩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嬖，皮義翻，又必計翻。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殿使，閩所置官。

**8**三月，辛丑，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兼樞密使。

**9**以李彝殷為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後避宋朝廟諱，改名彝興，其子則李繼捧、李繼遷也。難，乃旦翻。

**10**己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11**壬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衞步軍為寧衞左、右軍。梁嘗改滄州義昌軍為順化軍，後唐後唐之舊，為橫海軍。前此吳越錢元珦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楚州順化軍也。審琦，金全之子也。安金全，代北舊將。

**12**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薛史載在德書，其略曰︰「朝廷任事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費國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略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拔居大位，無大才卽移之下僚。」狷，吉掾翻。詆，丁禮翻。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馬胤孫時為翰林學士。為，于偽翻。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見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貞觀八年。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傾輸，謂傾其胸腹所懷，而輸忠於上。昭儉，嗣復之曾孫也。楊嗣復，文宗時為相。

**13**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郞陳覺輔之，考異曰︰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先主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為景遷敎授，為之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易制，己為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為謀也。先生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為己之副，遙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今從十國紀年。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詰，去吉翻。難，乃旦翻。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宋齊丘，字子嵩。秦淮門，金陵城門。數，所角翻。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14**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毋昭裔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龍門縣，本漢皮氏縣，後魏更名，唐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毋，姓也，毋丘氏或為毋氏，望出平昌、鉅鹿。開元補闕有毋景，洛陽人，一云吳人。毋，武夫翻。

**15**癸未，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衞大將軍劉延朗為本衞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16**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17**庚戌，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薛史載中書奏︰「準天成三年正月敕。凡廟諱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定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酌情制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缺點畫，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餘依舊。」按此以明宗廟諱「亶」字避偏旁也。楊檀時不鎭定州，當從通鑑。

**18**六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先，悉薦翻。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有功而不求聞，武人如柴再用者亦可稱也。

**19**契丹寇應州。

**20**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旣還鎭，去年五月，帝令石敬瑭還太原。陰為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好，呼到翻。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等之中世，司天臺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皆掌候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更，工衡翻。內使，內諸司使。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重殷為右衞上將軍，重裔為皇城副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妻魏國公主，是年四月進封晉國。長，知兩翻。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羸，倫為翻。瘠，在亦翻。帥，所類翻。冀朝廷不之忌。

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幷，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敬瑭求兵糧以實幷州，趙德鈞求兵糧以實幽州。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鎭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總管府在晉陽，石敬瑭時為北面馬步軍都總管故也。率鎭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九域志︰鎭州西北至代州六百二十里。乘，繩證翻。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趣，讀曰促。山東之民流散，此謂太行、常山之東。亂始兆矣。史敍致亂之由。

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時驕兵習於聞見，又欲扶立石敬瑭以希賞。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21**壬辰，詔︰「竊盜不計贓多少，幷縱火強盜，幷行極法。」

**22**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

**23**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節度使。

**24**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為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

**25**帝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從，千容翻。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見，賢遍翻。兩班者，文武官分為東西兩班。書·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註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後人遂以面對為對揚。侍衞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章︰十二行本「度」下有「皆非時召對」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上元，唐肅宗年號。度，徒洛翻。旁無侍衞，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機要之臣，謂樞密。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屛侍臣，屛，必郢翻，又卑正翻。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26**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昵，尼質翻。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貿，音茂。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徐溫諡忠武王。而以後事傳於公。徐知誥之得政，在於定朱瑾之難；若徐溫臨沒而傳政於知誥，非本心也。事見二百七十六卷明宗天成二年。往年知詢失守，謂自昇州召知詢還揚州也。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治，直吏翻。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

**27**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

**28**己酉，以宣徽南院使房暠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暠，古老翻。宣徽北院使劉延朗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為使長，樞密使為樞密院之長。長，知兩翻。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暠隨勢可否，不為事先；每幽、幷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暠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俛，音免。比，必利翻。覺，居效翻。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為劉延朗受誅於晉，房暠獲全張本。然二人皆帝之親臣也，延朗之好貨非也，暠之避事亦非矣。諸方鎭、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於諸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

**29**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州，拔水寨。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託他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隱。

**30**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惡，烏路翻。

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梃，待鼎翻。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間，如字。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閩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郞。」歸郞，謂守明也。亂兵刺之而出。刺，七亦翻。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為絕其命也。為，于偽翻。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卽皇帝位。皇太后，璘母黃氏也。繼鵬，璘之長子。更名昶。更，工衡翻。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旣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鷰為賢妃。

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縣。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唐志無閩清縣，蓋王氏始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割候官縣十鄕為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為閩清縣。番，音潘。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稟，筆錦翻，給也。數，所角翻。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處，昌呂翻。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史言林延遇不忘舊君。

**31**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郞君。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為郞君。梁震事高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郞君呼從誨。

楚王希範好奢靡，好，呼到翻；下玩好同。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忲，忲，他蓋翻，奢也。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去，羌呂翻。好，呼到翻。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

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先王，謂高季興。嗣王，謂從誨。屬，之欲翻。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復，扶又翻。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為，于偽翻。江陵有九十九洲，土洲其一也。梁震事高氏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震披鶴氅，氅，昌兩翻。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聽，讀曰廳。從誨時過其家，過，音戈。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屬，之欲翻。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高從誨之羨馬希範，是侈心之萌芽也，而孫光憲力言之以防微；高從誨因光憲之言，捐玩好而樂經史，思所以阜民保境，是遷善也。梁震成功而能退，梁震翼贊高氏父子，能保其國，是功也。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喪，息浪翻。

**32**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考徐知誥所封十州，自潤循江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腰膂，江都之與洪、鄂，脈理不屬矣。自常、潤波海界淮而有海州，則有包舉吳國之勢。其規圖自以為得，當是時合全吳之人歸心知誥，何必如是而後篡也。歙，書涉翻。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33**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衞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朝，直遙翻。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衞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梟，堅堯翻。朝門，正朝之門。朝，直遙翻。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此閩主之詔也。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衞，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及閩置永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三百五十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為名。翹，祈消翻。

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閩主昶初封福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旣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衣，於旣翻。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屬，之欲翻。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鷰，昶求春鷰於陳后，見上六月。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由是疏之。未幾，復上書言事，幾，居豈翻。復，扶又翻。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批，匹迷翻，筆題之也。遂放歸永泰，路振九國志︰葉翹斥歸永春。按九域志，泉州有永春縣，福州有永泰縣，未知孰是。以壽終。

**34**帝嘉馬全節之功，卻蜀兵全金州之功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帝聞之，乙卯，以全節為橫海留後。帝旣聞之，而不罪劉延朗；善善惡惡，郭之所以亡也。

**35**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充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

**36**乙酉，以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喪亂以來，以他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隋制︰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為司空職掌。朝，直遙翻。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旣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史言後唐雖自言篡唐舊服，而文獻皆不足。

**37**閩主賜洞眞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更，工衡翻。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 後晉紀一柔兆涒灘（丙申），一年。

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旣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為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諱敬瑭，姓石氏。其父臬捩雞，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旣得天下，祖衞大夫石碏。

## 天福元年（丙申、九三六）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卽位。

**1**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吳命徐知誥為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2**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為雍王。雍，於用翻。

**3**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唐主以生日為千春節。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三日生。旣以晉元紀年，故書潞王為唐主。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上，時掌翻。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郞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4**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郞馬胤孫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5**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年。從，千容翻。「石郞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

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槪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萴剌等未獲，故和未成耳。贊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求萴剌見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今誠歸萴剌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遺，唯季翻。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相，息亮翻。逐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言什省其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捃，居運翻。他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

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為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紇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逐變。戎昱，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競為歌詩以言其事。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浹，卽協翻。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為，于偽翻。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治，直之翻。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巵酒罷之，罷，使出就所舍。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復，扶又翻。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呂琦為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故曰疏。

**6**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7**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卽李春鷰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8**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煦，吁句翻。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為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為恭州；貞觀八年改為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也。宋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華，戶化翻。逆希範於全義嶺，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卽始安嶺也。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治，直吏翻。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縣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素早翻，又素報翻。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景翻。無他，言無他故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為希範殺希杲張本。

**9**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其有以也夫。

**10**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羸，倫為翻。乞解兵柄，移他鎭；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帝與報政議從其請，移鎭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

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請急，請告也。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諺，魚變翻。斷，丁亂翻。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河東事情，凡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己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鬱鬱於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先是，術者言國家今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先，悉薦翻。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兩班，謂文武官班。

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唐主此言當在卽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鎭時也。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觀敬瑭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稱，舉也。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古語有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卒以河東復授公，卒，子恤翻。復，扶又翻。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首，式又翻。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章︰十二行本「丹」下有「主」字；乙十一行本同。』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屯捺剌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逐決。

先是，朝廷疑敬瑭，先，悉薦翻。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為榮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按薛史稱楊彥詢為人沈厚，當以此得全。

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幷、潞二鎭接境，故知其事而先奏之。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許王從益，明宗之子也。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衞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盡殺閔帝從騎，獨置帝於衞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鄂王卽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陳，讀曰陣；下同。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延翰為壕寨使。相，息亮翻。監，古銜翻。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為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旣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乘，繩證翻。

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鄕，晉安鄕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安氏羣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說，式芮翻。石敬瑭加中書令，故稱為令公。長，知兩翻。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帥，讀曰率。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石敬瑭身為帝壻，可謂親矣；官為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況疏賤乎！甚亡可翹足而待，何強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歐史，安重榮為振武巡邊指揮使。帥步騎五百奔晉陽。帥，讀曰率；下同。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節度使、充侍衞馬軍都指揮使。石敬瑭旣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掌宿衞。審虔，唐主鎭鳳翔時牙將。

**11**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劉延皓，唐主后弟。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臣以」之「以」當作「已」。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為，于偽翻。考異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姪，今不取。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

**12**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為門下侍郞、參政事。

**13**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為右千牛衞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調，徒釣翻。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魏博」恐當作「魏州」。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

**14**石敬瑭之子右衞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重，直龍翻。從，才用翻。考異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衞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妷男尚食使重乂，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乂敬瑭子，卽位後為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本「英」作「殷」，今從之。幷族所匿之家。

**15**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6**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

**17**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18**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衞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19**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鎭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喜中國有釁之可乘也。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郞遣使來，其母卽述律太后。比，毗至翻，近也。今果然，此天意也。」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原缺十六字。）今之疆理，西越益、寧，南盡交、廣，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關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俟秋高馬肥而後進。

**20**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21**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22**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間，古莧翻。使，疏吏翻。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易，以豉翻。用兵之計，攻城最下。以敬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

**23**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為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24**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犒，苦到翻。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旰，古案翻。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楊光遠之計，狃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而與之戰，殊不知戰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為所困矣。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復，扶又翻。壞，音怪。史言天方相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若契丹之援不至，晉不能支矣。

**25**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揚武谷在代州崞縣。薛史︰陽武谷在朔州南。考異曰︰代州今有楊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 「揚武」。旌旗不紹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一百四十里。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誘，音酉。審琦，洺州人也。

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陳，讀曰陣；下同。考異曰︰按幽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於虎北口，又云歸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旣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軍。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被，皮義翻。羸，倫為翻。汾曲，汾水之曲也。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近，其靳翻。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唐兵雖敗，其衆尚強，劉知遠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

是夕，敬瑭出北門，出晉陽城北門也。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以前此未識面，故然，亦必石敬瑭之氣貌有以聳其瞻視也。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斷，音短。鴈門有東陘、西陘之險，崞縣有陽武、石門之隘。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困哉。使人偵視，皆無之，偵，丑鄭翻。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言當乘初至之銳而用其鋒也。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長，直亮翻。厚，戶茂翻。索，昔各翻。吠，房廢翻。跬，犬橤翻，半步也。又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張敬達等能於圍落未合之時，勉諭將士，竭力致死決戰，勝負未可知也。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復，扶又翻。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青山，旣邢州青山口也。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章︰十二行本「兵」下有「由飛狐」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出契丹軍後，欲使趙德鈞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斷契丹之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糺合西路戍兵，「糺」，與「糾」同。說文︰繩三合為糺。故凡合集兵衆者謂之糺合、糺集。西路戍兵，謂蒲、潼以西諸道戍兵也。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柳林當在晉安寨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

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雍，於用翻。「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相，息亮翻。盧文紀，唐主清泰元年四月旣位，七月相盧文紀。今禍難如此，難，乃旦翻。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衞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大軍，謂晉安寨之軍。監，古銜翻。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推戴，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兵驕而不為用，與無兵同。潞王以驕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驕兵不為用而失天下，固其宜也。

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帥之兵。河陽天下津要，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車駕宜留此鎭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茍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趙延壽時為樞密使，欲求解而未能。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應順初，劉遂雍以長安拒王思同而迎潞王者，亦劉鄩之子也；是其兄弟隨時反覆以求祿利，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行，戶剛翻。澤州當太行之道。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須昌，卽九域志鄆州所治之須城縣。蓋後唐避李國昌諱，改須昌為須城，而歐史與通鑑則仍舊縣名而不改也。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難，乃旦翻。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帥，讀曰率。從，才用翻。九域志︰太原府祁縣有團柏鎭。思立，晉陽胡人也。

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郞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唐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昌，天寶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七十里。舜以龍為納言，子孫以名為氏，又或以為豢龍氏之後。項羽將有龍且，漢有龍伯高。李贊華，契丹主之兄也，明宗長興元年來降，賜姓名，時在洛陽。今天雄、盧龍二鎭分兵送之，欲令范延光、趙德鈞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露檄者，欲使契丹知之。觀他日契丹述律太后責趙德鈞之言，則龍敏之策為可行，唐主惜不用耳。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

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郞使我心膽墮地！」李嗣源舉兵向洛，則莊宗為之神色沮喪；石敬瑭阻兵拒命，則潞王自謂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之臨敵甚勇，一旦乃惴怯如此也？蓋莊宗之與明宗，潞王之與晉祖，皆同出入兵間，內揆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則其氣先餒故也。

**26**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將，卽亮翻。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考異曰︰薛史云十戶。今從廢帝實錄。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郞萬金敎以戰陳，郞萬金，當時勇將也。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27**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趙德鈞之志圖非望，亦見潞王得之之易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鈔，楚交翻。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鎭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董溫琪時鎭鎭州。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28**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郞劉濬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劉崇望相昭宗。

**29**十一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戊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歐史「西湯」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賜以諸道行營都統敕告也。犒，苦到翻。德鈞志在倂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趣，讀曰促。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30**癸巳，吳主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31**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喜，許記翻。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強，勢傾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夏，戶雅翻。帥，讀曰率。閱之于野。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強盛，汝曹有去無歸。」衆懼，殺漢章，奉景巖為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為彰武留後。撓，呼高翻，撓亂之也。史言徵發過甚，強人以其所不堪，適足為州里姦豪之資。

**32**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難，乃旦翻。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契丹主初來赴難，石敬瑭出見之於晉陽北門，此時固得之眉睫間矣。及圍晉安，軍中旦暮見，審之旣熟，然後發此言。然味其言，不徒取其氣貌，又取其識量，則其所謂觀者必有異乎常人之觀矣。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復，扶又翻。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蓋以北服卽位。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考異曰︰廢帝實錄︰「閏月丁卯，胡立石諱為天子於柳林，」誤也，今從晉高祖實錄、薛史契丹冊文。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儒州領晉山一縣，武州領文德一縣。武州，唐志有之。儒州，蓋晉王鎭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興唐軍置寰州，領寰清一縣，隸應州彰國節度。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棄陘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強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薊，音計。媯，居為翻。蔚，紆勿翻。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此清泰元年也，而以為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為篡也。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郞、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郞、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白水縣屬同州。宋白曰︰白水縣，漢栗邑，又為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三年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衞馬軍都指揮使，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圍之時，劉知遠為都巡檢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陝，失冉翻。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

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重，直用翻。暝，莫定翻。觀契丹在虎北口，其所以自為備者、與夫詐趙德鈞之事，其畏中國之心為何如哉。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為，于偽翻。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鎭州，左右便於應接。」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接薊門，右可以應接團柏。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鎭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鎭州，何意也？茍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㕙者天下之狡兔也。盧逐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死於前，犬廢於後，田父見而幷獲之。德鈞聞之，不悅。

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使，疏吏翻。為，于偽翻。好，呼到翻。說，式芮翻。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見兵，謂其父子見統之兵也。見，賢遍翻。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鎭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山北諸州，謂雲、應、寰、朔等州。欲許德鈞之請。

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言其不忠於唐、不信於契丹也。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秋豪之末，言至細也。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齧，魚結翻。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渝，變也。前約，謂使晉帝中國。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屬，之欲翻。柰何二三其命，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曰︰「一年之間，或予或奪，二三孰甚焉！」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為，于偽翻。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郞，此石爛，可改矣。」

**33**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為，于偽翻。敏曰︰「我燕人也，龍敏，幽州永清縣人。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近，其靳翻。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郞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郞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路達平遙，則可得而至晉安寨。將，卽亮翻。冒，莫北翻。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重，直龍翻。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布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龍敏之策非不可行也，其如兵驕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蓋亦有見於此。

**34**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鄜州。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百七十五里。鄜，芳蕪翻。

**35**晉安寨被圍數月，是年九月晉安寨被圍。被，皮義翻。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數，所角翻。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柹，方肺翻，斫木札也。木札已薄，更削之使薄，使馬可啗。淘糞者，淘馬糞中草筋，復以飼馬。飼，祥吏翻。啗，徒濫翻。禿，他谷翻。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歐史曰︰張敬達小字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歐史︰張敬達，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屢遷彰國、大同節度使，徙鎭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為孟知祥所陷，張敬達未嘗往鎭。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為晉昌軍，歐亦考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為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降，戶江翻。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軍，當作君。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史言張敬達之志節。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衞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帥，讀曰率。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勞，力到翻；下詔勞同。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北人謂南人為「漢」。大惡，猶今人謂桀烈者為得人憎也。王昭遠所謂「惡小兒」亦此意。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近，其靳翻。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惋，烏貫翻。

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北軍，謂鴈門以北諸州固守之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鎭州。」自五臺縣東南至鎭州三百六十里，卽取飛狐路也。帥，讀曰率；下同。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國如此，何為復相屠滅！」復，扶又翻。乃帥州兵趣鎭州，州兵，忻州兵也。趣，七喻翻。審琦遂降契丹。

**36**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郞，桑維翰為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為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楊光遠殺張敬達以晉安寨降，故擢用之。以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衞馬步軍都虞候。

**37**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謀事為咨。今北人以咨為重，自行臺、行省移文書於內臺、內省，率謂之咨。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契丹主知重貴之可，異日景延廣果立之。然所謂可者，言於帝諸子中為可耳，契丹主固窺之矣。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以留守為尹為帥，循唐之舊制也。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偕進。降卒，唐晉安寨之兵也。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

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卽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時范延光鎭魏州。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李崧、薛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獨召崧，以為並召也，故繼崧而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躡，尼輒翻。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顫，之賤翻。肉寒動為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幾，居希翻。刺，七亦翻。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唐主得薛文遇於起事之初，及卽位，使之豫謀議，沮李崧等和契丹之計，及贊唐主移鎭天平，皆文遇為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崧因勸唐主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從之。

洛陽聞北軍敗，北軍，謂趙德鈞、符彥饒等屯團柏之兵。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門者，洛城守關者也。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難，乃旦翻。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還，從宣翻。重美之識度，蓋亦異乎庸常，卒之父子俱死。自古以來，負才識而不得展，以死於多難者多矣。

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河陽有南、北、中潬三城，守南北城所以衞河橋。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

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東還漁陽。賽，先代翻。帥，讀曰率。漁陽卽謂幽州，唐人多言之。安祿山反於幽州，南向京輔，白居易歌之，以為「漁陽鼙動地來」是也。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使還潞州，先供頓以待軍。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鄕曲，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為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媯州人，皆燕人也，故云鄕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為帝，恨之也。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潞州西郊也。凡三千人。遂瑣德鈞、延壽，送歸其國。瑣，與鎖同。

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幷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言德鈞舉兵往太原，欲從契丹主求為帝耳，何乃妄言奉唐主之命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徐圖，謂徐圖為天子也。汝為人臣，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復，扶又翻。俛，音免。以正義責之，故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謂德鈞所齎以獻者也。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章︰十二行本「誰」下有「德鈞」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此卽魏王繼岌留王宗弼所獻，謂「此皆我家物」之意。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張礪，唐明宗時為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與延壽俱入契丹，卒以病中國。

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屬，之欲翻。「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衞送汝至河梁，按吐蕃、契丹皆有太相。河梁卽河陽橋。考異曰︰廢帝實錄作「高謨翰」，范質陷蕃記作「高模翰」，歐陽史作「高牟翰」。蓋蕃名太相溫，漢名高謨翰。今從晉高祖實錄。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聞，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下山，下太行也。若洛陽旣定，吾卽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貂出於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之裘南方鮮有之。陸佃埤雅曰︰貂亦鼠類，縟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衣，於旣翻。贈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初，張敬達旣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河中府河東縣有歷山。薛史︰高漢筠，齊州歷山人。當從之。張敬達以晉州帥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帥，讀曰率。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從，千容翻。朝，直遙翻；下同。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處，昌呂翻。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柰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高漢筠蓋自晉州出含口至河陽，而帝自太行南下，故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38**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復，扶又翻。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己『章︰十二行本「己」作「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斷，音短。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李贊華，契丹主之兄，故殺之。

**39**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雖斷河梁，而萇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降，戶江翻。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彰聖軍蓋留戍河陽者。帝釋之，使復其所。

**40**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行，下孟翻。有五十餘騎『章︰十二行本「騎」下有「度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奔于北軍。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言人心已離也。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四將卽謂宋審虔等四人。復，扶又翻。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澠，彌兗翻。

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年五十一。宋審虔與唐主起事於鳳翔，親將也，故與之俱死。雍，於用翻。皇后積薪欲燒宮室，此皇后謂唐主劉皇后。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重勞，直用翻。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皇后，曹太后之女，故王淑妃使之避匿以俟帝來。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子，謂唐主；孫，謂重美；婦，謂劉后；女，謂唐主之女。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

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館，古玩翻。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史言劉知遠之才略。

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唐制︰諸州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為州家用度。其後天下悉裂為藩鎭，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見，賢遍翻。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漢馮衍有言︰在人惡其罵我，在我欲其罵人。晉祖初入洛而先收張延朗，不惟示天下以褊，亦非所以勸居官奉職者也。旣誅又悔之，則無及矣。

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郞·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鎭。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洛城之南山卽伊陽諸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旣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史言閩人怨毒其君。

**41**十二月，辛『章︰十二行本「辛」作「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熊校同。』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42**追廢唐主為庶人。

**43**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44**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之，因亂者，因中原之亂也。史言貪暴之人不唯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族其家。

**45**辛卯，以唐中書侍郞姚顗為刑部尚書。

**46**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鎭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難，乃旦翻。帝與契丹脩好，恐其復取靈武，契丹旣得燕、雲，恐其乘勢又取靈武。好，呼到翻。復，扶又翻。癸巳，復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47**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平山縣屬鎭州，本隋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玄宗改鹿泉縣為獲鹿，房山縣為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趙德鈞邀董溫琪同救晉安，與之俱沒。瓊盡殺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為祕瓊為范延光所殺張本。瘞，於計翻。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48**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河南官氏志︰後魏改叱門氏為門氏。又有吐門氏改為門氏，又有庫門氏改為門氏。校，戶敎翻。

**49**詔贈李贊華燕王，燕，於賢翻。遣使送其喪歸國。

**50**張朗將其衆入朝。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將，卽亮翻。

51庚子，以唐中書侍郞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稱，尺證翻。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52帝聞平盧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以虞變也。將，卽亮翻；下同。

53改興唐府曰廣晉府。後唐改魏州為興唐府，晉興，又改為廣晉府，以易世而易府名也。

54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盧文進自契丹來奔，見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年。辛丑，棄鎭奔吳。九域志︰安州東至黃州四百里，東南至鄂州三百六十里。黃、鄂皆吳土也。所過鎭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55徐知誥以鎭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周本所言先王，謂楊行密也。帥，讀曰率。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強，其兩翻。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吳楊行密廟號太祖。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宮，謂江都宮。妖，一遙翻。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56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鈞王龍德三年。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 後晉紀二起強圉作噩（丁酉），盡著雍閹茂（戊戌），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丁酉、九三七）

**1**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考異曰︰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曆耳。

**2**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安重榮軍職言也，故曰前。重，直龍翻。為成德節度使，時祕瓊自為成德留後，以安重榮代之。以祕瓊為齊州防禦使。祕，姓也，漢、魏之間有南安祕宜。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鎭州，瓊不敢拒命。畏契丹也。丙辰，重榮奏已視事。為安重榮以成德反張本。景崇，邢州人也。

**3**契丹以幽州為南京。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考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

**4**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鎭河東，崧有力焉，德之；李崧議以帝鎭河東，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亦不責琦。李崧、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郞、判戶部。

**5**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語，牛倨翻。「必為將相。」延光旣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魏州亦必在閏十一月。雖奉表請降，降，戶江翻。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為范延光以魏反，復以貨為楊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鄃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在京東北二百五十里。夏，戶雅翻。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6**戊寅，以李崧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鎭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厭，於鹽翻。維翰勸帝推誠棄怨以撫藩鎭，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史言桑維翰有益於石晉草創之初者如此。賈，音古。

**7**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璉，力展翻。

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先是，吳以昇州為金陵府，今復更名。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為內樞使。黟，漢縣，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三里。黟，顏師古音伊，劉昫音䃜。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朝，直遙翻。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8**二月，吳主以盧文進為宣武節度使，宣武軍汴州，時屬晉，吳以盧文進遙領耳。兼侍中。

**9**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璪如西都，吳以金陵為西都見上卷上年。璪，子皓翻。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10**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錢元珦得罪之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珦，音向。

**11**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鎭。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漢為枝陽縣地，涼置廣武郡，隋廢郡為廣武縣，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於代北之金鳳城，及卽位，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土人為本鎭都將。又匈奴須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為兩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之。挺，拔也。

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姓也。犒，苦到翻。霫，似入翻。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衆西徙媯州，帥，讀曰率。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媯州，依北山而居。去諸卒，子掃剌立。剌，來達翻；下拽剌同。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剌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逐不魯獲罪於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剌立。拽，戶結翻。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拽剌迎降，降，戶江翻。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掃剌、逐不魯負我。」皆命發其骨，磑而颺之。磑，五對翻，䃺也，今人謂之磨。颺，余章翻。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為汝除代，令汝南歸。」勞，力到翻。為，于偽翻。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旣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鬱而卒。

張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為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謂其洞達庶務。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復，扶又翻。笞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史言契丹主知重儒者。

**12**初，吳越王鏐少子元㺷少，詩照翻。㺷，思聿翻。考異曰︰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作「元球」，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數有軍功，數，所角翻。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㺷為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靜江節度使」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兼中書令，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㺷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㺷不從。銅官廟吏告元㺷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為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珦謀議。蠟丸者，蠟彈書也，作書以蠟丸其外。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㺷宴宮中，旣至，左右稱元㺷有刃墜於懷袖，卽格殺之；幷殺元珦。元珦被幽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珦、元㺷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郞，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

**13**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纔數尺，見者悲之。潞王葬於徽陵南，見者莫之悲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邪！

**14**帝遣使詣蜀告卽位，且敍姻好；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壻，蜀主娶晉王克用姪女，帝娶明宗女，與蜀後主兄弟行也，故敍姻好。好，呼到翻。蜀主復書，用敵國禮。

**15**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天雄軍巡內有貝、博、衞、澶，相五州刺史。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十驛，三百里。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16**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為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更，工衡翻。徐知誥去名上「知」字，單名「誥」，示不與徐氏兄弟同也。

**17**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

**18**漢主以疾愈，大赦。

**19**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州，見唐明宗紀。皎，姓也。

**20**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21**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僔為世子。僔，子損翻。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為丞相，鎭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敎令。

**22**丁酉，加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23**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唐明宗長興二年閩主璘作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慝，吐得翻。

**24**五月，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脩好，好，呼到翻。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25**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曰大寧宮。時御史臺奏︰「汴州在梁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廢為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事者脩葺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衙城內齋閤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鑾輿所至，多立宮名。隋於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於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閤，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於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閤並可取便為名。」敕︰「行闕宜以大寧宮為名。」

**26**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27**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按五代會要︰高祖璟諡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諡元皇后；曾祖郴諡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諡恭皇后；祖昱諡睿祖孝平皇帝，妣米氏諡獻皇后；考紹雍諡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諡懿皇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臬捩雞推之，則四世之名，意皆有司所撰者也。己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衞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為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唐藏梁均王首於太社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史為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

**28**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

**29**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橫，戶孟翻。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澶，時連翻。延光亦思張生之言，張生之言見上正月。遂從之。

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價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此草市在滑州城外。詔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衞都軍使楊光遠侍衞都軍使，卽侍衞諸軍都指揮使。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衞州。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奉德兩軍為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長，知兩翻。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黎陽在魏州西南，故循河西上而後至。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此卽史思明所濟胡良渡也，在滑州北岸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為大通軍，浮橋為大通橋。

**30**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郞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襄邑縣屬宋州。九域志︰在大梁東南一百七十里。至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幾，居豈翻。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好，呼到翻。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

**31**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帝為之致書契丹主請之，間，古莧翻。陘北諸州皆歸契丹，故間道南來。為，于偽翻。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

**32**丁未，以侍衞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侍衞使卽侍衞都軍使，史從省文也。張從賓為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為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州以臨范延光。

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大梁而征魏州為北征。薛史·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韜誅，配從馬直。晉祖領副侍衞；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為郭威為劉知遠佐命張本。

**33**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河南兵，河南府兵也。張從賓時為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延光使人誘從賓，誘，音酉。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重，直龍翻；下重乂同。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張全義自唐末尹河南，歷唐、梁。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章︰十二行本「軍」作「賓」；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軍。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扼汜水關，汜水關以縣名關，卽虎牢關也。詳見辯誤。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帥，讀曰率。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家屬皆留東都，而從駕在汴，根本已拔，故恟懼也。縱，子容翻。從，才用翻。恟，許拱翻。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從，千容翻。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史言桑維翰能以整暇鎭物。

**34**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見，賢遍翻。螺，盧戈翻。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郞、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後漢置東候官縣，隋廢入閩縣，唐復置候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罔冒，謂欺罔偽冒而求官者。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謂之罔；假他人之所有以飾偽，謂之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為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為差。為蔡守蒙以賣官受誅張本。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堂牒，卽今人所謂省劄。空名者，未書所授人名，旣賣之得錢而後書塡。空，若貢翻。專務聚斂，無有盈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又如字。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35**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史言桑維翰有膽略，晉朝倚以為社稷之固。少，詩沼翻。

**36**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衞上將軍婁繼英、右衞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尹暉舉軍降潞王以得節鎭，今居環衞，則為散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棄；而婁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宂散，故皆應延光。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汙，烏故翻。諜，達協翻。禁『章︰十二行本「禁」作「焚」；張校同。』蠟書，勿以聞。不欲知所招誘主名，所以安反側也。暉將奔吳，為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

**37**白奉進在滑州，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白馬。白馬，滑州治所也。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分，扶問翻。柰何取滑州軍士幷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符彥饒自以鎭滑州為主，白奉進屯滑州為客。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從，才用翻。呼，火故翻。擐，音宦。操，七刀翻。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帥，讀曰率。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二百里。時帝在大梁。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復，扶又翻。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呼，火故翻。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荊館，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聲子遇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杜預註曰︰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以「班荊」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在汴州郊外。其兄弟皆不問。按符存審諸子皆有材氣，而彥卿又為一時名將。彥饒不能馭下，倉猝成亂，兄弟初不通謀，罪不相及，古法也。

楊光遠自白皋引兵趣滑州，趣，七喻翻。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謂在晉安寨殺張敬達而降也，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鎭繼叛，魏，范延光。孟，張從賓。滑，符彥饒。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強虜，強虜，謂契丹。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戢，則立翻。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科，條也。宿衞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幞，逢玉翻，釋云帊也。主者擒之，主者，紙錢之主也。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衆，欲鎭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於平世也。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京」，當作「都」。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衞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侯益與杜重威同討張從賓，就命鎭河陽。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就以滑帥賞馬萬。晉、漢之間，有白再榮因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果州時屬蜀，命盧順密遙領團練使。方太為趙州刺史；旣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更，工衡翻。時杜重威領昭義節以討張從賓，故以盧順密為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鎭，六明鎭在胡梁渡北。光遠引之渡河，半渡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

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溺，奴狄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符彥饒、張從賓等皆死，馮暉、孫銳又敗，范延光之勢孤且衂矣。史館脩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事見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光啓三年。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為相。

**38**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張從賓旣平，然後洛都留司百官得赴行在，自是遂定都大梁。

**39**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博州，范延光巡屬也。

**40**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宸內直軍，晉天福六年改為興順左、右軍。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瓌，古回翻。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為唐州刺史。

**41**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孫銳勸范延光反見上六年。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42**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43**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朏，敷尾翻。邀其自復州而奔吳鄂州之路也。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說，式芮翻。旣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呼，火故翻。「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44**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章︰十二行本「子」作「午」；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殺守衞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濛被囚見二百七十九卷唐潞王清泰元年。射，而亦翻。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百三十里。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郞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門闢則兩扉開，門闔則兩扉合。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于采石，迎而殺之，不使得至江都。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絕楊氏屬籍。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侍衞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池州。悰，徂宗翻。

**45**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贖還其家。

**46**吳司徒、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忠武軍許州，時屬晉，吳以王令謀遙領節鎭耳。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亟，紀力翻。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宋齊丘以受禪之議不自己發，而為周宗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為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九月，癸丑，令謀卒。王令謀所見誠不可與王琨同日語也。

**47**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為李金全外叛張本。

**48**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婁繼英求葬梁均王，見上五月。詔梁故臣右衞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郭氏葬之。

**49**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楊行密據有江、淮，傳渥、隆演，至溥而亡。璘，離珍翻。璽，斯氏翻。綬，音受。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卽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徐誥自以本李氏之子，旣舉大號，欲纂唐緒，故改國號為唐。為復李姓張本。追尊太祖武王日武皇帝。猶不敢忘徐溫而追尊之。其後立李氏宗廟，遂以徐溫為義祖。乙酉，遣右丞相玠，玠，徐玠也。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乘，繩證翻。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徐知諤為饒王。知證、知諤皆徐溫之子，於誥為弟。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

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天泉閣，蓋因晉、宋時之天泉池故地起閣，因以為名。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樂，音洛。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子嵩，宋齊丘字也。通鑑，梁太祖乾化二年書齊丘謁知誥，署昇州推官，至是年二十六年；今曰三十年舊交，蓋乾化二年署推官，而謁知誥又在乾化二年之前也。

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唐都金陵，以江都為東都。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降王為公，所以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珙，居勇翻。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郞張居詠、中書侍郞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

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慍，於運翻。懟，直類翻。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唐主為昇州刺史，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今日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婚；唐主不從。遠，于願翻。宋齊丘之心迹至是畢露。吾觀唐主之心，豈特疏之而已，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

乙巳，立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衞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50**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閩與中國絕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51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更，工衡翻。璟，俱永翻。

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漢之孝平后、周之天元后與夫吳楊璉之妃，蓋異世而同轍也。宋白曰︰永興縣本漢鄂縣地，陳置永興縣，唐屬鄂州。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南唐倣盛唐兩都之制建東、西都，置留臺百司於江都。帥，讀曰率。

52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為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受王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卽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溺于海。」按元瓘初立，稱鏐遺命，止用藩鎭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閔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三年卽王位，而備史以為授元帥、國王然後卽位，誤矣。

53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帝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考異曰︰薛史，「仁沼」作「仁紹」，今從實錄。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任，音壬。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54詔加馬希范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55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為遼人用趙延壽以圖晉張本。

**三年**（戊戌、九三八）

**1**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2**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周本雖不能存吳，然其過李德誠遠矣。

**3**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4**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黔，邊於諸蠻；遂，蜀之內地也。以此為進律。

**5**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駮，北角翻。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脩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聞，音問。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樂聞讜言，樂，音洛。讜，音黨。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趣之。復，扶又翻。趣，讀曰促。

**6**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世，天下銅冶九十有餘所。喪亂以來，喪，息浪翻。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7**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藏典，主帑藏之吏。藏，徂浪翻。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被，皮義翻。名器僭濫，貴賊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節度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大將者，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為印信。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量，音良。從之。

**8**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9**吳讓皇固辭舊宮，以旣讓位於唐，不敢居江都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亟，去吏翻。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楊宮，以李建勳為迎奉讓皇使。

**10**楊光遠自恃擁重兵，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為楊光遠請易置執政張本。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衞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冠，古玩翻。為楊光遠叛亂張本。

**11**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為鎭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為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為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選用王輿等以防衞故吳主。

宋齊丘復自陳為左右所間，復，扶又翻。間，古莧翻。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

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史言唐主斯言得君人之體。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字同音也。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留守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逆取，本之漢陸賈逆取順守之言。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12**河南留守高行周奏脩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露臺事見漢文帝紀。況魏城未下，謂范延光尚據魏州，楊光遠攻之未下也。公私困窘，窘，渠隕翻。誠非陛下脩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13**乙丑，金部郞中張鑄奏︰「竊見鄕村浮戶，浮戶，謂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轉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於水上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樂，音洛。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傜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傜役。」從之。

**14**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朝，直遙翻。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15**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以受命寶為潞王所焚故也。時中書門下奏︰「準敕製皇帝受命寶，今按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玄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敕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按唐六典︰受命寶，天子脩封禪，禮神衹則用之。

**16**帝『章︰十二行本「帝」上有「八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考異曰︰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為契丹太后冊禮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宗實錄誤也。左僕射劉煦為契丹主冊禮使，「煦」，本作「昫」。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三十萬乃講和元約歲輸之數。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遺，唯季翻。好，呼至翻。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韓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章︰十二行本「賂」下有「遺」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應天太后卽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還，從宣翻。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初，契丹旣得幽州，命曰南京，天福元年契丹始得幽州。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趙延照後遂入契丹，為契丹用。

**17**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間，古莧翻。宋齊丘之意，以謂殺契丹使於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誚讓晉，此所以間之也。

**18**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馮暉白澶州入廣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年六月。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厚賞馮暉，欲以攜范延光之黨。

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楊光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七月破馮暉等，始進兵攻廣晉；今歲餘矣，而猶不下。唐莊宗卽位，改魏州為興唐府；帝革命，改為廣晉。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內職，蓋宦者也。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處，昌呂翻；下同。復，扶又翻。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帥，讀曰率。朱憲，汴州人也。

**19**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入契丹，其妻留洛，今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長，知兩翻。

**20**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21**庚午，『嚴︰「庚午」改「己巳」。』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制令兼知天雄軍行府事，延光旣降而光遠請入朝。時劉處讓奉詔入魏諭降延光，因使之權知軍府。己巳，『嚴︰「己巳」改「庚午」。』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賜鐵券者，恕其死而明之以信誓。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今日，謂制書到魏州之日也。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衞親軍。

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鄕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踰月而敗。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射，而亦翻。延光旣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律有十惡，殺父母者惡逆，恩赦之所不原。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治，直之翻。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三靈，謂天神、地衹、人鬼。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22**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23**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24**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于汴。梁建東都於汴州，以汴州為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唐同光二年詔以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還故屬。匡城卽長垣。天成元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詔汴州宜升東京，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為赤縣，其餘為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舊割屬收管，亦升為畿縣。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唐以長安為西都，以洛陽為東都。梁始都汴，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而以長安為節鎭。後唐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為節鎭。晉今復於汴州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為西京，以長安之西都為晉昌軍。

**25**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郞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薛史︰王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26**初，郭崇韜旣死，郭崇韜死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卽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數，所角翻。分，扶問翻。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依違者，謂若依若違，無可否一定之說。折，之舌翻。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虎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光遠旣平范延光，挾功邀上，以斥執政。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考異曰︰竇貞固晉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為之。」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陽為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於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敍光遠鎭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以處讓為樞密使。

**27**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28**戊戌，大赦。

**29**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延藝」當作「廷藝」。皎公羨殺楊廷藝見本卷上年。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以下文考之，「羨」上當有「公」字。『章︰乙十一行本正有「公」字。』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言將以交州為弘操封略。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于海門，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鄕導，然後可進。」黠，下八翻。鄕，讀曰嚮。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峯州。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杙，與職翻，橜也。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章︰十二行本「遁」下有「弘操逐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挑，徒了翻。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艦，戶黯翻。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先是，著作佐郞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倣之孫也。先，翻薦翻。蕭倣相唐懿宗。

**30**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治，直之翻。楚王希範憚之；旣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別，彼列翻。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史以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揜矣。

**31**河決鄆州。鄆，音運。

**32**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

**33**丙午，以閩主昶為閩國王，書閩主者，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為國王者，晉命也。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賜之是許之竊號也。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為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旣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民。

**34**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間，則無從而發也。至出帝與契丹構隙，則引契丹為援而速禍矣。

辛亥，建鄴都於廣晉府；唐莊宗之初卽位也，建東京於魏州，以魏州為興唐府，後改為鄴都，明宗天成四年廢。晉受命，以魏州為廣晉府，今復建鄴都。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衞隸之；彰德軍，梁貞明間嘗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分天雄之貝、博，成德之冀州為永清軍。澶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徙澶州跨德勝津，幷頓丘徙焉。澶州本治頓丘縣，今倂州縣皆徙治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為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幷浮梁，計程則一百五十里也。以河南尹高行周為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為彰德節度使，右古神武統軍王周為永清節度使。如升貝州為永清軍。廷胤，處存之孫；唐末王處存鎭易定。周，鄴都人也。

**35**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

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巡屬也。掖，漢縣，唐帶萊州。相，息亮翻。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36**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鹽鐵者，鹽鐵使司也。下，戶嫁翻。惟禁私作銅器。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令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絫，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為主，官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

**37**立左金吾衞上將軍重貴為鄭王，充開封尹。通鑑封子姪為王多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38**癸亥，『章︰十二行本作「庚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作「庚戌」；張校同孔本。』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許民私鑄，已非可久之法，況又聽其輕重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

**39**辛丑，『張︰「丑」作「未」。』吳讓皇卒。年三十八。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運授終，不罹篡殺之禍，深於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唐主於舊君之卒，依傍漢朝臣為君服以日易月之制為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之君惟唐主於舊君若加厚者，原心定罪，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旣奪其食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吾愛吾兄也！」朝，直遙翻。追諡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為齊王。

**40**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旣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突城門而入剽掠也。剽，匹妙翻。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鎭國節度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太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 後晉紀三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己亥、九三九）

**1**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為樞密副使。澶，時連翻。

**2**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鈔，楚交翻。復，扶又翻。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為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強大，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暉至，彥超入賀，自其部落入靈州城以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中治第，為，于偽翻；下主為同。治，直之翻。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質彥超於城中，則党項諸部不敢鈔暴於外，故安。

**3**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上，時掌翻。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

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為太祖；今復姓李，以溫為義父，故改廟號為義祖。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衰，倉回翻。臨，力鴆翻。初喪之禮，自宕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傍漢、晉以日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故為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知證、知諤皆徐溫子。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禮，『章︰十二行本「禮」作「哀」；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如父母之喪。李建勳妻，徐溫女也；勢利所在，非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

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昪。更，工衡翻。昪，皮變翻。

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二祚，徐、李二姓之先也。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通鑑旣帝晉，此帝字與晉帝渾殽，此亦因江南舊史，失於更定。「吾自幼託身義祖，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之乾寧二年。曏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

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吳王恪死於唐高宗朝，為房遺愛所誣引，非其罪也。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玄宗朝信安王禕有邊功，峴相肅宗。峴，戶典翻。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昪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錄云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云︰「昪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昪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養子。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昪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讖。」劉恕以為昪復姓附會祖宗，固非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昪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昪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言唐主之生至是年為五十年。遂從之。

**4**盧損至福州，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冊使閩，今乃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郞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賓謂盧損也。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相見於上國耳。」時假號偏隅者以中原為上國。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善士，有樊若水之志而遂其志耳。

**5**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諡。

**6**己未，詔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麻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恥與之同列；杜重威何如人，劉知遠其肯與之同制乎！英雄倔強之氣，大抵然也。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塋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劉知遠時總宿衞諸軍。令歸私第。」塋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卷上年。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柰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聞，音問。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知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君降心以撫其臣，則臣亦自悔。馴服勳舊強悍之氣，不容不爾。

**7**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唐懷遠鎭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強盛，卽其地置興州，其四九十餘里卽賀蘭山。上遣供奉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降，戶江翻。上怒曰︰「朕踐阼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己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死。以其殺降失信，繼此將無以懷遠人也。

**8**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為奉化可汗。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間為黠戛斯所破，西奔居于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績、何延嗣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衞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為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仁美」當作「仁裕」。

**9**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欲改其本姓從國姓以自親。不許。

**10**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11**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梁與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政使卽樞密使之職也。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治，直之翻。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專橫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故卽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劉處讓攘桑維翰樞密使見上卷上年。稱，尺證翻。會處讓遭母喪，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為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郞中司徒詡、工部郞中顏衎並罷守本官。鄭樵氏族略曰︰帝王世紀，舜為堯司徒，支孫氏焉。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也。二人本官，倉部、工部也。衎，苦旱翻。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史言帝王命相，當悉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

**12**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者皆貧悴，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悴，秦醉翻。復以李專美為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為兵部尚書，馬胤孫為太子賓客，房暠為右驍衞大將軍，並致仕。

**13**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詰，去吉翻。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帥，讀曰率。幷其五子。

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為三清。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14**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梁開平四年已嘗加楚王殷天策上將軍，今晉復以命其子希範。

**15**辛亥，唐徙吉王景遂為壽王，立壽陽公景達為宣城王。

**16**乙卯，唐鎭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諤卒。

**17**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衞甚嚴。泰州本揚州海陵縣，吳乾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為泰州。考異曰︰十國紀年︰「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衞甚嚴，不敢與國人通婚姻，久而男女自為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服，卽日而卒。」按唐烈祖受禪，使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名；若惡楊氏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迂也！他書皆未之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今不取。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鎭，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終讓皇之喪也。從之。

**18**唐主將立齊王璟為太子，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衞、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揚二州牧。南唐以昇州為西都，揚州為東都，故二州置牧。

**19**閩判六軍諸衞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更，工衡翻。以弟繼鎔『章︰十二行本「鎔」作「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判六軍，去諸衞字。去，羌呂翻。

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徒居長春宮。

**20**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21**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行，戶剛翻。性粗率，粗，與麤同。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強馬壯則為之耳。」安重榮粗暴一夫耳，使其強梁亦何所至！然其所以強梁者，亦習見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章︰十二行本「龍」下有「首」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廨，古隘翻。高，居號翻。中，竹仲翻。以是益自負。

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見上卷二年。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鎭，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分，扶問翻。為執政所可否，可者則從之，否者不從也。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甲辰，徙遇為昭義節度使。鎭、定接境，恐其合而為變，徙令稍遠以離析之。

**22**乙巳，閩北宮火，焚宮殿殆盡。

**23**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三年，令薛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行之。上，時掌翻。

**24**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見上卷上年。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25**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為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26**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王都之難，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至是，義武缺帥，皇甫遇徙潞，故義武缺帥。帥，所類翻。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我朝，契丹自謂也。朝，直遙翻。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復，扶又翻。「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為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厭，於涉翻，又如字。契丹怒稍解。

**27**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從，才用翻；下同。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為腹心，號宸衞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為長夜之飲，強羣臣酒，好，呼到翻。強，其兩翻。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伺，相吏翻。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為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三十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卽神仙所宅。峯戀嚴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跡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且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武夷山中有道士觀，閩主蓋置延羲於觀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復，扶又翻。

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數，所角翻。永泰縣屬福州。晉分弋陽置西陽縣，宋孝武大明初置光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廢郡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連重遇之先蓋與王潮兄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帥，讀曰率。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礫，郞擊翻。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復，扶又翻；下同。獨宸衞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衞都。李后，李春鷰也。如，往也。比明，比，必利翻。亂兵焚宸衞都，宸衞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疏？」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陀莊，飲以酒，醉而縊之，還，從宣翻，又如字。飲，於禁翻。井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衞餘衆奔吳越。

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更，工衡翻。曦，王審知少子也。改元永隆，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卽晉天福四年也。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及運曆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啓運圖︰「通文四年己亥，閏七月，延羲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弒。」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羲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士人撰錄國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事亦有抵牾者。高遠敍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志之後，然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旣立，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以其臣為三公、平章事。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羲威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王，紀年脫漏耳。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衞弒閩主赴於鄰國；諡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間，古莧翻。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傳致仕李眞為司空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陳守元蠱惑閩主者二世，其死晚矣！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數，所具翻。蔡守蒙賣官見上卷上年。閩王曦旣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林興流泉州見上六月。蜀本「誅」作「追」。

**28**河決薄州。「薄州」，當作「博州」。

**29**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舊制︰凡宰臣更日知印。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斷，丁亂翻。臣書年，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省，悉景翻。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為比。

**30**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31**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陞黔中觀察為黔南節度，後號武泰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郞、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三年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曆五年又更名獎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廉翻。焚掠鎭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勍，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弔翻。帥，讀曰率。

**32**癸未，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后事之如母。

**33**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是年十二月，閩遣鄭元弼隨盧損入貢，至是達大梁，而康宗已於閏七月為閩人所弒矣。康宗遺執政書曰︰遺，于季翻。「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言中國屢易主也。致東海之風帆多阻。」言由此不脩職貢。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卻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奉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郞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下，戶嫁翻。

**34**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為元瓘娶綽女。按薛史，梁貞明四年，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恃崇盛，分兩浙為數鎭，其節制署而後奏。則其國內節帥皆稟朝命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為，于偽翻。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禮︰家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妬忌而廣嗣續，故鏐喜其有託。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僔、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偡、弘億、『章︰十二行本「億」下有「弘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弘偓、弘仰、弘信；僔，子損翻。倧，徂冬翻。俶，昌六翻。偡，丈減翻。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35**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如，往也。使，疏吏翻。

**36**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是年夏加天策上將軍，至是始開府。置護軍中『章︰十二行本「中」作「都」；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恆、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人為學士。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路振九國志載李鐸、潘起、曹梲、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頏、何仲舉、孟玄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弘節、蕭洙、彭繼勳倂拓跋恆等四人凡十八人。恆，戶登翻。

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為梯棧上圍之。棧，士限翻。上，時掌翻。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37**十二月，丙戌，禁刱造佛寺。刱與創同，音初亮翻。前所無而今創為之者禁之。

**38**閩王作新宮，徙居之。閩北宮燬于火，曦改作新宮而徙居之。

**39**是歲，漢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劉、馬通姻，故曰親；潭、廣接境，故曰鄰。好，呼到翻。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紓，音舒。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復，扶又翻。

**五年**（庚子、九四○）

**1**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見，賢遍翻。使，疏吏翻。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考異曰︰洛中紀異云︰「昶旣為朝命所責，乃遣使越海聘契丹，卽將籍沒之物為贊。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偽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祖不敢拒之。旣而昶又遣使契丹求馬，由滄、齊、淮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按昶以天福四年閏七月被弒，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獄，昶安得知而告契丹！今不取。

**2**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獎、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為彭師暠盡節於馬氏張本。帥，讀曰率。

**3**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北都自後唐以來建於太原。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稱，尺證翻。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之有！」上悅。

**4**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便地者，徙近楚境，便於制令。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勍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高，居號翻。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卽馬希範所立也，天策府學士李皋為之銘。

**5**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平陵還，平陵，蓋楊璉之父讓皇陵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使然也。路振九國志曰︰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而卒。追『章︰十二行本「追」上有「唐主」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封諡曰弘農靖王。因楊氏其先受封之郡追封為弘農王，諡曰靖。

**6**閩王曦旣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數，所角翻。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史炤曰︰「業」，當作「鄴」。風俗通，漢有梁令鄴鳳。監，古銜翻。敎練使杜漢崇監南鎭軍，按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閩主蓋置南鎭軍於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要，故是後王延政攻南鎭而福州西鄙戍兵皆潰。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捃，居運翻。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鎭，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訶，虎何翻。敗，補邁翻；下同。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眞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眞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宣州寧國軍時屬南唐，吳越使仰仁詮遙領耳，當時列國自相署置多此類。仰，姓也；何氏姓苑有此姓。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苑茶焙卽其地。

**7**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衞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為鄴都留守，徙彥威為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為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昭義。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屬河東節度。沁，午鴆翻。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珫為北都留守。珫，昌終翻。守，式又翻。

**8**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從進恃其險固，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朝廷。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湖南貢物，馬希範所進者也。招納亡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侍卿，青州平盧軍。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襄陽在漢水之南。臣卽赴鎭。」帝不之責。帝非姑息之主也，慊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以守中原者，畏首畏尾，故諸鎭之桀驁者皆俛眉而撫馴之。

**9**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逵，建安，漢冶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州。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眞寨，建人未涉水，行眞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為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鎭，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鎭，今南劍州治所卽其地。九域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校鄕地也，吳永安三年置將樂縣，隋倂入邵武，唐復置。景福二年又置將水鎭，改為永順場，尋立為順昌縣。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10**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郞·同平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度，徒洛翻。

**11**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為安遠節度使。以代李金全也。

**12**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僔卒。僔，子損翻。

**13**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犒，苦到翻。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子城之西北。延政懼，見仰仁詮逼城而屯，有圖建州之心，是以懼。復遣使乞師于閩王。復，扶又翻。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救之；且移書責吳越，所謂歸曲以直責也。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章︰十二行本「越」下有「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14**胡漢筠旣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賈仁沼死見上卷二年。朝，直遙翻。及除馬全節鎭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紿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進奏吏，謂安遠軍進奏院之主吏在大梁者也。朝廷俟公受代，卽按賈仁沼死狀，以為必有異圖。」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從之。說，式芮翻。

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如此則河之南、濟之西諸鎭之兵盡發矣。單，音善。濮，音卜。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為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

李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降，戶江翻。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處，昌呂翻。

**15**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攻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古者盟誓，坎用牲，加載書於上，歃血以質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焫蕭合馨香而已。至於灌獻尚鬱，食品用椒。荀卿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馥。郞官含雞舌香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典職，尚書郞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爇嬰香多品，疑皆後人傅會而言之。宋范曄作香序，備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註云︰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卽合諸香為之，言不止一香也。閩主鏻之舉大號，尊父審知墓為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16**癸卯，唐李承裕等至『章︰十二行本「至」上有「引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妓，渠綺翻。承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自應山進軍大化鎭，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界；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鎭屬應山縣。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於雲夢澤中，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鎭。今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城古城置雲夢縣。敗，補邁翻。虜承裕及其衆。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

初，盧文進之奔吳也，事見二百八十卷元年。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陳，讀曰陣。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自盧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吳時事也。殿，丁練翻。剽，匹妙翻。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戒敕之不熟也。惋，烏貫翻。唐主生於兵間，老於兵間，軍之利鈍熟知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己之心，惜不能如秦穆公耳。至馮延己輩乃訕笑先朝，至於蹙國殄民而後已。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延己之謂矣。後之守國者，尚鑒茲哉！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於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復，扶又翻；下同。遺，唯季翻。校，戶敎翻。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言律之以軍法，則喪師者此所必誅，盜邊者彼所不恕；繩之以朝章，則兩國皆不可容之立於朝也。朝，直遙翻。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九域志︰宿州蘄縣有桐墟鎭。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金人疆域圖︰桐墟在宿州臨渙縣。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舊將，蓋從起於晉陽者。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將，卽亮翻。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17**唐主使宦者祭廬山，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卽唐都昌縣，山北卽唐之潯陽縣。都昌今為南康軍，軍城之北十五里卽廬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勞之曰︰勞，力到翻。「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肉為胾，何為蔬食？」宦者慚服。胾，側吏翻，臠肉為之。唐主之察，衞嗣君之儔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茍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羨，延面翻。掊，蒲侯翻。

**18**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凡度萬一千人。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則閩國至今存可也。

**19**乙丑，帝賜鄭元弼等帛，遣歸。遣歸閩也。去年十月囚之，今釋而遣之。

**20**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誚，才笑翻。己巳，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於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李金全為姦將所惑，背父母之國，委身於他邦，其見薄宜也。

**21**丁巳，唐主立齊王璟為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

**22**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范延光仕唐，先有私第在河陽。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揚光遠為元帥，必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嗚呼！財之累人如此。祕瓊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祕瓊，楊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卒不免。財之累人如夫！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賜鐵券，見上卷三年。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上，時掌翻。擠，子細翻，又子西翻。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為，于偽翻。

**23**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位居嫡長則當為太子，辭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24**丁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郞和凝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

**25**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是年二月，劉知遠代安彥威鎭魏州。

**26**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申三司者。倉吏於受納之時斛面取贏，俟出給之時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為弊，至今然也。必般量而後知其所餘，而般量之際為弊又多。竊意李崧亦因時人旣言而奏之耳。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為何，畢竟言之而不能行。

**27**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倂其職於中書舍人。惡，烏路翻。當是時，樞密直學士旣罷，僅有翰林學士尚為親近儒生；李澣之酒失，罷之是也，因而罷翰林學士，非也。澣，濤之弟也。

**28**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鎭，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圍魏，見上卷二年、三年。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所以分揚光遠之黨而弱其勢。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

**29**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30**壬寅，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

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勸唐主巡東都，勸之東巡江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泰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初置吳州，更海陵縣為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為海陵縣，南唐升為泰州。丙午，罷仁規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為陳覺亂唐政張本。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至江都。

**31**閩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言己未嘗稱大號。稱大號者，王昶之為也。十一月，甲申，以曦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32**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33**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34**是歲，漢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35**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見二百八十卷元年。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復，扶又翻。誘，音酉。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歐陽修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唐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為大同節度使，為晉王克用所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渾為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雲、蔚之間。自五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鎭州也。宋白曰︰吐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曆後，吐蕃陷安樂州，其衆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沔移鎭河東，遂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吐谷渾白姓皆赫連之部落。赫連鐸為李克用所逐，歸幽州李匡儔，遂居蔚州界，部落代建，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後為都督，依北山北石門為柵，賜其額為寧朔府，以都督為節度使。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為契丹誚讓不已，帝憂悒而殂張本。

**六年**（辛丑、九四一）

**1**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幷、鎭、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索，山客翻。吐谷渾旣仇視契丹，雖逐之不去，其後劉知遠遂殺之以為資。

**2**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鎭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冶地南部曰建安；唐置建州。州有古富沙驛。又南劍州管內有富沙里。延政改鎭安曰鎭武而稱之。

**3**二月，壬辰，作浮梁於德勝口。是為澶州河橋。

**4**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為彥澤所厚，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讒之。射，而亦翻。惡，烏路翻。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以反脅上。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嚴︰「未」改「巳」。』式至涇州，彥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斷，音短。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其於天性何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之，極其慘酷，其於所親亦何有！晉祖欲以君臣之分柔服之，難矣，此其所以貽負義侯之禍也。

**5**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趙珣聚米圖經︰涼州東至會州六百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異。

**6**蜀自建國以來，唐清泰元年，蜀建國。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斂，力贍翻。治，直之翻。民無所訢。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衞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蜀以東川為武德軍，以定董璋，克梓州，取武有七德以為軍號。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章︰十二行本「寧」作「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使之各知節度事，非正帥也。

**7**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衞。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汀、建接壤，故疑之。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8**唐主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

**9**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珫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旣遣張澄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者矣，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細歟！晉高祖之與契丹主，以術相遇者也。珫，昌中翻。

**10**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許。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浙，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

**11**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分，扶問翻。兵革稍息。及唐主卽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比，毗至翻。難，乃旦翻。舊疆，謂盛唐時疆土也。此豈易恢復邪？宜唐主之不從之也。唐主曰︰「吾少長軍旅，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復，扶又翻。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

**12**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為聲援；自金、商取道均、房則至襄陽。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水運曰漕，陸運曰輓。輓，音晚。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荊南，高從誨遺從進書，遺，唯季翻。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13**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使，並疏吏翻。為，于偽翻。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拽，戶結翻。剌，來達翻。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博野縣屬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軍，天聖七年改永寧軍；金陞為蠡州，其疆域圖云︰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兩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帥，讀曰率。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党，底朗翻。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上秋，謂七月。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朔州舊非節鎭，蓋契丹所置也。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此謂趙德鈞、董溫琪、沙彥珣、翟璋等。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企，去智翻，舉踵不至地也。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厭，於鹽翻。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遺，唯季翻。及移藩鎭，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之。

時鄴都留守、侍衞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去年劉知遠自魏來朝，時尚留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重，難也。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難，乃旦翻。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強，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此謂降楊光遠、虜趙德鈞時也。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蕃，音煩。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鈞團柏之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旣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衞之士疲於奔命，鎭、定之地無復遺民。幽、逐、瀛、莫旣屬契丹，鎭、定、滄、景悉為邊鎭。滄、景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濼，虜，騎不可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趨鎭定，故其地為虜衝。今天下粗安，粗，坐五翻。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蒸，衆也。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間，古莧翻。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言之，一時之論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屛，今主帥赴闕，屛，必郢翻。主帥赴闕，謂劉知遠來朝。帥，所類翻。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申公巫臣之言。藏，徂浪翻。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比，毗至翻。懣，音悶。醒，先梃翻，醉寤也。卿勿以為憂。」

**14**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十里為郊，蓋殺之於野。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為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楊沂豐為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宴，卽收下獄，下，戶嫁翻。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楊涉為相於唐、梁禪代之際。從，才用翻。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司戶。被，皮義翻。舁，音余，又羊茹翻。襯，初覲翻。「章州」當作「漳州」。『章︰乙十一行本正作「漳」。』

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南安縣，隋置，屬泉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郞，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賈，音古。屬，之欲翻。「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算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幾，居豈翻。悸，其季翻。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貸帖，貸錢之文書也。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斷，音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為國計使。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卽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15**唐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此王莽、隋文帝之故知也。姦雄事成與不成，有幸不幸耳。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旣而唐主下有司施行。下，戶嫁翻。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私第。

**16**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去年以遼、沁隸昭義軍。沁，午鴆翻。以北京留守李德珫為鄴都留守。

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遺，唯季翻。不念舊怨，故衆心大悅。為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

**17**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幾，居依翻。吳越王元權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柰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唁，魚戰翻，弔生曰唁。賙，音周，晨贍之也。

**18**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旣稱皇矣，又領威武節度使，古之私立名字者無此比也。與王延政治兵相攻，治，直之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鎭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脩好，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為泉州治所。好，呼到翻。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惡，烏路翻。

**19**八月，戊子朔，以開封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留守。

**20**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衞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此希上指而薦之也。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為馮道不用於漢，李崧見殺張本。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21**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謂重榮降帝於晉陽，從此得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鎭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安從進反而重榮亦反矣。

**22**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監，古銜翻。斷，丁亂翻。屬，之欲翻。語，牛倨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年五十五。

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惲，於粉翻。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鎭海、鎭東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歐史曰，年十三。九月，庚申，弘佐卽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

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擿，他狄翻。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復，方目翻，除免也。史言弘佐雖少而敏於政。

**23**辛酉，滑州言河決。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奏河決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州，兗、濮州界皆為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浸及濮州耳。

**24**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章︰十二行本「丹」下有「主」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25**閩主曦以其子瑯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樂，音洛。

**26**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時朝廷陽為逐吐谷渾而陰撫納之，又懼契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故劉知遠承帝密指，使郭威稱詔指以說之。將，卽亮翻。說，式芮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還，從宣翻，又如字。安重榮，小字鐵胡。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言吐谷渾若助安重榮，重榮敗亡之後，吐谷渾南不可歸晉，北不可歸契丹。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嵐，盧含翻。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收其精騎以隸麾下。為劉知遠殺白承福張本。

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靼、契苾同起兵，旣而承福降知遠，達靼、契苾亦莫之赴，靼，當割翻。重榮勢大沮。沮，在呂翻。

**27**閩主曦卽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書閩同平章事，以別他國之相。

**28**帝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宣出於樞密院，敕出於中書門下；時幷樞密院於中書。空，苦貢翻。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

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聞。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至唐州一百五十里。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聖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漢有葉縣，中廢；隋復置葉縣；唐屬汝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式涉翻。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厥，九勿翻。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海為先鋒使，陳思讓監焉。監，古銜翻。彥筠，滑州人也。

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珫權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都。

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鄧州牙城也。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九域志︰唐州湖陽縣有花山銀場。今按花山在湖陽北。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

**29**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屨，盥頮月鐵盎，躡，尼輒翻。織蒲為屨，江、淮之人多能之。頮，呼內翻。澡手為盥，滌面為頮。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粗，讀曰麤。死國事者『章︰十二行本「者」下有「雖士卒」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行，下孟翻。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調，徒釣翻。斂，力贍翻。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復，扶又翻。樂，音洛。躁，則到翻。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30**十二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珫為東都留守。

**31**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荊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南津，漢水南津也。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佶之子也。張佶，與楚王馬殷同起事者也。少，詩沼翻。艦，戶黯翻。艘，蘇遭翻。佶，其吉翻。

**32**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散，悉亶翻。重榮鎭成德，二年安重榮始帥鎭州。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陳，讀曰陣。彥之恨之。

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章︰十二行本「清」作「周」；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為馬步都虞候。

**33**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行遇者，安從進巡內刺史。時蓋以兵援襄陽，故遣弟逆之。焦繼勳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敗，補邁翻。斷，音短。

**34**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之西北一百七十里。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退則敵得而乘之，或士卒因退而潰亂，故忌之。陳，讀曰陣。鎭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為，于偽翻。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鎭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重，直用翻。官軍從而乘之，鎭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鎭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鎭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

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是年九月，楊彥詢使契丹。

庚子，冀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巡屬。

**35**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讀若儼。

**36**庚戌，制以錢弘佐為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 後晉紀四起玄黓攝提格（壬寅），盡閼逢執徐（甲辰）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壬寅、九四二）

**1**春，正月，丁巳，鎭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碾，魚蹇翻。水碾，水磑也。殺守陴民二萬人，陴，頻彌翻。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重，直龍翻。

**2**癸亥，改鎭州為恆州，成德軍為順國軍。鎭州本恆州，唐避穆宗名改焉。今以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又改軍號。恆，胡登翻。

**3**丙寅，以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

安重榮私財及恆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衞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民，恆人不勝其苦。少，詩照翻。為之，于偽翻。斂，力贍翻。勝，音升。

**4**張式父鐸詣闕訟冤。張彥澤殺張式事見上卷上年。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

**5**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眞之女也；嗜酒剛愎，愎，蒲逼翻。曦寵而憚之。

**6**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校，戶敎翻。鄜，方無翻。二月，癸巳，以重建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間胡人也。

**7**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更，工衡翻。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所以制宋齊丘。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夏，戶雅翻。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8**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為節度使。

**9**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樂，音洛。

**10**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調，徒釣翻。還至陝，自涇州代還至陝。還，從宣翻。陝，失冉翻。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斷，音短。王周奏彥澤在鎭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王周代彥澤，故得奏其在鎭事。彥澤旣至，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歐史，張彥澤與帝連姻，又討范延光有功。

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詰，去吉翻，問也。讓，責也。慝，吐得翻。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此惡名，為，于偽翻。受獻而釋有罪，是惡名也。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湔，則前翻。疏奏，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鄭從讜見唐僖宗紀。讜，音黨。

庚申，刑部郞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伏閤者，伏閤門下奏事，閤門使以聞。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階，武散階。爵級，封爵之級。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傜賦。」癸亥，李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復，扶又翻。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奏彥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聲『章︰十二行本「聲」上有「論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為張彥澤為契丹用以殘滅晉國、李濤詣彥澤而不懼張本。

**11**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少，詩照翻。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翷謀出弘度鎭邕州，弘熙鎭容州，而立弘昌。為弘熙殺弘昌及翷張本。翷，求仁翻。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蕭益引經義以沮立弘昌之義。長，知兩翻。

丁丑，高祖殂。年五十四。

高祖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好，呼到翻。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州刺史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刺史之任耳。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自劉龑之後，專任宦者，謂百官為門外人，傳至於鋹而國亡矣。

秦王弘度卽皇帝位，更名玢；更，工衡翻。玢，府巾翻。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12**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悒，乙及翻。

**13**乙巳，尊太妃劉氏為皇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徐無黨曰︰帝所生母也。

**14**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旣罷尚書省，不復朝謁。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勞，力到翻。許鎭洪州，始入朝。

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今為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越范蠡遺文種書，言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句，讀如鉤。樂，讀如洛。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褊，補典翻。子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間，豈無親故，未有如宋齊丘之挾舊矜功，唐主之啓寵納侮者也。

丙午，以齊丘為鎭南節度使。踐洪州之約。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寵之以衣錦也。

**15**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重，直龍翻。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旣謝，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薛史。

六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於鄴都大內之保昌殿。

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衞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晉高祖託孤於馮道，與吳主孫休託孤於濮陽興、張布之事略同。難，乃旦翻。是日，齊王卽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以防姦人謀為變。

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為劉知遠不入援張本。

**16**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高祖之庶母劉氏也。皇后曰皇太后。高祖之后李氏也。

**17**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九域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垂拱之泉州，今之福州也。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五里，蓋王氏初置縣也。尤口，尤溪口也。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18**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

**19**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尤溪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20**庚子，大赦。

**21**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衞馬步都指揮使。賞其定策之功也。為景延廣挾權制上、搆契丹之隙張本。

**22**勳舊皆欲復置樞密使，罷樞密使見上卷上年。馮道等三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幷樞密於中書，故謂樞密院舊所典之職為舊職。帝不許。

**23**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為漢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傅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章︰十二行本「是」下有「羣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樂，音洛。置百官，攻掠海隅。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遇賢年少，少，詩照翻。無他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

漢主以越王弘昌為都統，循王弘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東方州縣，謂番禺以東州縣也，卽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三百一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道庠，端州人也。

**24**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去年十一月，高行周圍襄州，事始見上卷。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周曰︰曲周縣，屬洺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為鎭，入雞澤縣。「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衆先登。元城縣帶魏州。帥，讀曰率。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

**25**甲子，以趙瑩為中書令。

**26**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

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從，才用翻。強，其兩翻。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幷客將斬之。王曦之酗虐，孫皓之流也。將，卽亮翻。

**27**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28**漢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29**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得吳政，吳王隆演之十五年也。及卽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時唐以昇元紀元。庚寅，行之。

**30**閩主曦以同平章事候官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詰，去吉翻。屬，之欲翻。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幾，居豈翻。史言閩主曦之好貨甚於昶。

**31**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32**楚王希範作天策府，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六樓，又造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丹砂出辰、溪、漵、錦等州及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生深山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之丹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鏃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澈，碎之，嶄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彌佳。過此則淘土石中得之。地衣，春夏用角簟，角簟，剖竹為細篾，織之，藏節去筠，瑩滑可愛；南蠻或以白藤為之。秋冬用木綿。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綿。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為布，細密厚暖，宜以御冬。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33**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府壽安縣。廟號高祖。

**34**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蠶鹽所以裛繭。唐天成二年，敕︰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周顯德三年，敕齊州蠶鹽於秋苗上俵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錢三千文；滄、棣、濱、淄、青，每石徵絹一匹。後齊州減徵一半，五州所徵絹加倍。先，悉薦翻。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

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羨，延面翻。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復，扶又翻。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請將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旣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於官。場院糶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35**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李敏，閩主昶元妃梁國夫人之父。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有龍陽之寵也。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郞，翰林學士、吏部侍郞李光準為中書侍郞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忤，五故翻。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朝，直遙翻。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下，戶嫁翻。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此俚俗之常語。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捽，昨沒翻。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章︰十二行本「人」下有「復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36**帝之初卽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景延廣之議，因三年契丹主令高祖稱兒皇帝，用家人之禮致書也。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為，于偽翻。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擐，音宦。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於時者，於其時也。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卒，子恤翻。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卽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

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趙延壽父子欲帝中國之心，已見於屯團柏之時。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說，式芮翻。為契丹入寇張本。

齊王上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

**天福八年**（癸卯、九四三）

**1**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命之，前蜀主王衍使宦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孟昶不能以前蜀之亡國為鑒，乃引王承休為比以崇秩宦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國人非之。

**2**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帝卽位於鄴都保昌殿柩前，至是始還汴。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遺，唯季翻。

**3**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烈祖，卽謂唐主。唐主崩，廟號烈祖，通鑑因其國史成文書之。宋齊丘亟稱其才，亟，去吏翻。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長，知兩翻。璟以是怨齊丘。旣以贊奪嫡之謀怨之，又以爭權誤國怒之，宋齊丘於是不得免矣。

唐主幼子景逷，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逷雖幼而慧，可以為嗣。逷，他歷翻。种，直中翻。見，賢遍翻。誚，才笑翻。間，古莧翻。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卽命嫁之。史言唐主明斷，不牽女寵。

唐主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為神而餌之，浸成躁急。自叔孫豹以來，踐妖夢以自禍者多矣。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中，竹仲翻。亦斂容慰謝而從之。

唐主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未能去飢嗔、飽喜，治，直之翻。去，羌呂翻。嗔，昌眞翻。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予，讀曰與。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為，于偽翻。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道士率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栖霞異乎挾術以干寵利者。

駕部郞中馮延己，為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己稍以計逐之。延己嘗戲謂中書侍郞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郞？」晟曰︰「晟，山東鄙儒，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二年。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處，昌呂翻。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章︰十二行本「能」下有「如」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延己，歙州人也。歙，書涉翻。

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己、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郞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去，羌呂翻。

會疽發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嚴︰「裕」改「紹」。』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密令醫治疾，猶可曰欲以鎭安人心。至於危殆召嫡長入侍，乃出於醫師之意，此可以為法乎！治，直之翻。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年五十六。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

孫晟恐馮延己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長，知兩翻。聞，音問。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為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

丙子，始宣遺制。庚午至丙子七日始發喪。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升遐，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請按其罪。」齊王不許。

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為賤，買良人子女為奴婢，謂之壓良為賤，律之所禁也。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己及弟禮部員外郞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駮曰︰駮，北角翻。「此必延己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自漢以來，天子升遐，梓宮在殯，稱曰大行皇帝。昔延魯為東都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唐以江都為東都。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歸之，為出，于偽翻。府金，藏府之金也。故遠近歸心。今卽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為富人廝役，可乎？』先帝以為然，將治延魯罪。治，直之翻。臣以為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千餘道，皆斜封一抹，凡章奏留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若其言可行者，則付外施行。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聲馮延魯以己私傅益遺制之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尚儒，故當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以斷國論者。

**4**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鏞州，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域志︰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鄕，置將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元永安耳。樂，音洛。延平鎭為鐔州。鐔州，今之南劍州是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為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鎭，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延平津以立州也。宋朝混一，始加南字，以別蜀之劍州。鐔，徐林翻，又讀如覃。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為兵部尚書。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縣地為桐鄕；十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兼舊桐鄕置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為建陽縣，因山之陽為名。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潘承祐能諫王延政之日尋干戈，而不能諫其舉大號，又俛眉而為之相，亦復何也！思恭遷僕射，錄軍國軍。

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鎭禮。

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斂，力贍翻。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征之倍其常數。國人謂之「楊剝皮」。

**5**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桑維翰始者居藩鎭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為門下省長官。

**6**唐元宗卽位，本名景通，改名璟，後又改名景。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郞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古者人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不忍遽改父之道也。尊皇后曰皇太后，唐烈祖后宋氏。立妃鍾氏為皇后。

唐主未聽政，以居喪，未御正朝聽政。馮延己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為如是其煩也！」馮延己時為齊王掌書記。

唐主為人謙謹，初卽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數，所角翻。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茍旁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後果如李建勳之言，其僅保江南者幸也。

唐主以鎭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於江州。唐主以齊丘、宗先朝勳舊，故順人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

徙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

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晉天福三年，唐烈祖徙吳王璟為齊王；若其輔政，則始於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六年也。此蓋言知唐政事時。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懟，直類翻。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駮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以罪遷降於外州者，其州人謂之為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幾，居依翻。惟事夢錫如在朝廷。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用，故敬之耳。

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己、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吳分歙縣置休陽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海寧，隋改曰休寧；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六里。查，鉏加翻，姓也。何承天姓苑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更相汲引，侵蠹政事，更，工衡翻。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郞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勤政殿學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稱，尺證翻。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幾，居豈翻。岑旣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卽暴揚覺過惡，暴，顯也。擯斥之。

**7**唐置定遠軍於濠州。

**8**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倡，音昌。倮，魯果翻。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忤，五故翻。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番，音潘。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露體而搜索之，恐其挾懷兵刃也。索，山客翻。

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伎，巨綺翻。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好，呼到翻。少，詩照翻。晉府，弘熙所居第也。漢主聞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拉，盧合翻。盡殺其左右。

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帥，讀曰率。臨，力鴆翻。迎弘熙卽皇帝位，更名晟，晟，漢主玢之弟也。更，工衡翻。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9**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考異曰︰閩錄作「尚可殷」。今從十國紀年。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沈酗于酒，惟婦言是用，商紂所以亡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10**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11**唐以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建勳為昭武節度使，鎭撫州。九域志︰吳置昭武節度於撫州。

**12**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是年二月，王延政建國於建州，號曰殷。入其西郛，旣而敗歸。

**13**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斂，力贍翻。發民為兵，羇旅愁怨，三也。民為兵則疲於征戍，羇旅異鄕，不得反其桑梓，故愁怨。楊思恭奪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楊思恭事見上二月。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謂置鏞州、鐔州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臨汀，汀州也。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為臨汀郡，乾元復為州。九域志︰延平西至臨汀八百里。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塘。唐兵自撫、信可以襲建州，吳越兵自婺、衢可以襲建州。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被，皮義翻。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卽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殷王」當作「殷主」。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14**漢中宗旣立，國中議論詾詾。言其弒兄自立也。詾，許拱翻。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衞兵突入，伺，相吏翻，候也，察也。帥，讀曰率。突入，掩不備。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弘昌見忌事始上年四月。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詳考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自以居大鎭，懼禍，求入朝；許之。

**15**初，閩主曦侍康宗宴，閩主昶廟號康宗。會新羅獻寶劍，新羅國之於閩國，其地在海東，通使於閩。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倓，徒甘翻，又徒濫翻，徒敢翻。復，扶又翻。

校書郞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章︰十二行本「諫」作「陳」；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衞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16**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17**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強戾，闞，苦鑑翻，姓也。璠，音煩。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數，所角翻。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章德安受託孤之寄，而為闞璠所制，其才不足稱也。文慶于睦州。璠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為吳越誅闞璠張本。橫，戶孟翻。璠，明州人；今明州猶祀闞璠，謂之闞相公廟。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18**唐主緣烈祖意，緣，因也，由也。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更，工衡翻。為弘冀毒景遂張本。

**19**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敗，補邁翻。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踰嶺，趣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氏旣幷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虔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帥，讀曰率。趣，七喻翻。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敗，補邁翻。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于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剽，匹妙翻。匡浩，公鐸之子也。賈公鐸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三年。

**20**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逷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逷，种夫人欲立景逷見是年二月。唐主力保全之。

**21**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棄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趙珣聚米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至夏州三百六十里。

**22**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帝旣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生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妃乎！帝事太后、太妃甚謹，『章︰十二行本「謹」下有「多侍食於其宮」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待諸弟亦友愛。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儒之子也，亦無兄弟見於史。

**23**初，河陽牙將喬榮考異曰︰漢隱帝實錄作「喬熒」，陷蕃記作「喬瑩」。今從晉少帝、漢高祖實錄、薛史·景延廣傳、契丹傳。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說，式芮翻。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謂救解晉陽之圍，高祖遂以得中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

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誑，居況翻。誘，以久翻。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敗，補邁翻。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忘，巫放翻。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景延廣建議稱孫不稱臣，猶可曰為國體也；囚其邸吏而取其貨財，則誤國之罪無所逃矣。晉使如契丹，皆縶之幽州，不得見。

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沮，在呂翻。帝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冠，古玩翻。又總宿衞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劉知遠非不敢言，蓋亦有憾於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24**甲午，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之狀，難，乃旦翻。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25**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歐史︰重胤，高祖弟也，不知其為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少，詩照翻。重，直龍翻。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為其婦。安喜縣屬定州。劉昫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為不連，北齊改曰安喜，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復為安喜；定州所治也。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任，音壬。醊，陟衞翻，祭而以酒酹地也。斬焉衰絰之中，觸情縱欲以亂大倫，又從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左右失笑，不覺發笑為失笑。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恚，於避翻。魯昭公在慼而有嘉容，終以失國。帝與夫人淪於異域，非不幸也。

旣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為禮部郞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郞，與議政事。

**26**漢主命韶王弘雅致仕。

**27**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侯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復，扶又翻。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棄衆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去年七月，張遇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史言依託怪妄之禍敗。降，戶江翻。

**28**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29**戊子，吳越王弘佐納妃仰氏，仁詮之女也。仰仁詮見任於吳越王元瓘。詮，且緣翻。

**30**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縣，梁太祖鄕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縣；後唐滅梁，改為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為單州。單，音善。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此應州之金城縣也。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章︰十二行本「馬」下有「金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安其意。內班，蓋宦者也。

壬寅，遣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通也。

**31**唐葬光文肅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祖。

**32**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衞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翟，萇伯翻。甲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登州，平盧巡屬也。

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山後，卽媯、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齎盜糧，中國自此胥為夷矣。將，卽亮翻。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是為，于偽翻。

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時置德清軍於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於舊澶州置頓丘鎭，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鎭為德清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徵近道兵以備之。

**33**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宋齊丘之嫌隙，開於吳、唐禪代之間，權利啓人爭心有如此者。事見二百八十卷。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

旣而陳覺被疏，乃出齊丘為鎭海節度使。陳覺者，宋齊丘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覺疏，則齊丘無君側之助，乃出。被，皮義翻。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懟，直類翻。齊丘隱九華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唐主知其詐，一表，卽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

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中置。隋平陳，廢臨城縣為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南陵、秋浦，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也。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34**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寧州，卽唐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沒于蠻；唐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鎭，去黔州二十九日行。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

**35**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壖，而宣翻。坻，丁禮翻。南踰江、淮，『章︰十二行本「淮」作「湖」；乙十一行本同。』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薊，音計。重，直用翻。是年秋七月，以年饑，用不足，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碓，都內翻，舂也。磑，五對翻，䃺也。趣，讀曰促。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勝，音升。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

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杜重威平安重榮，卽用為恆帥。帝卽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新改。恆，戶登翻。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索，山客翻。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稱，蚩陵翻，舉也。復，扶又翻。糶，他弔翻。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援恆州例。援，于元翻。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唐節度使率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兵，觀察之職掌民。馬全節之不效杜威，是矣。鄰於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

**36**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厭，於鹽翻。喜，許記翻。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槍都。少，詩照翻。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沈，持林翻。飾以金寶，長十餘丈，長，直亮翻；下同。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襆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襆，防玉翻。後周武帝製襆頭，裁幅巾，出四腳，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腳向上，至宋太祖始為放腳。長，直亮翻。

用度不足，重為賦斂。斂，力贍翻；下同。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行，下孟翻。勝，音升。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民逃則有不耕之土，何從得穀乎！史言馬希範不知稼穡之艱難。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藝，種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民無安生樂業之心，安能親其上而死其長乎！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賈，音古。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還，從宣翻，又如字。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訐，居謁翻。至有滅族者。

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長，知兩翻。藉，慈夜翻。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鼙，部迷翻。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韋昭曰︰諸侯備珍異之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淮南，謂唐；番禺，謂漢；荊渚，謂高氏；溪洞，彭、莫諸族。伺，相吏翻。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恆請見，去，羌呂翻。見，賢遍翻。辭以晝寢。恆謂客將區弘練曰︰將，卽亮翻。區，豈俱翻，又音歐；今湖南多此姓。「王逞欲而愎諫，愎，蒲逼翻。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人多謂闔家之人曰百口；今曰千口者，以其諸侯，盛言之。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復，扶又翻。

**37**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班簿者，簿記朝參名員。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上，時掌翻。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箠，止橤翻。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 開運元年（甲辰、九四四）是年七月方改元。

**1**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邊藩，猶言邊鎭也。延照，思溫之子也。趙思溫本中國人，沒於契丹。

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先，悉薦翻。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校，戶敎翻。珂，丘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時置永清軍於貝州。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易，以豉翻。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天福初，吳巒堅守雲州以拒契丹，故朝廷用之。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復，扶又翻。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

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苻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苻」，當作「符」。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為楚所滅，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後漢有符融，皇朝有符彥卿。望出瑯邪，非苻秦之苻也。陳，讀曰陣，下同。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陝，失冉翻。

**2**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鴈門關卽陘嶺關。恆、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恆，戶登翻。

**3**成德節度使杜威自安重榮反死，晉改成德軍為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為，于偽翻。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矣故爾。去年十一月，楊承祚自單州逃歸青州。旣蒙恩宥，闔族荷恩。」荷，下可翻。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復，扶又翻。

**4**唐以侍中周宗為鎭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張居詠為鎭海節度使。

**5**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傳位之議，始於去年七月。燕，於賢翻。翰林學士馮延己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查，鉏加翻。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考異曰︰江南錄，此敕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云宋齊丘上疏；今從江南錄。侍衞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見，賢遍翻。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卽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詩︰涕泗滂沱。註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於樓下井中。蕭儼引亡國以諫也。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幾，居依翻。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6**帝遣使持書遺契丹，遺，唯季翻。契丹已屯鄴都，時契丹屯於鄴都城外。不得通而返。

壬午，以侍衞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難，乃旦翻。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為罷景延廣張本。

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隔大河耳，故奏其事。戊子，帝至澶州。澶州時據德勝津。

契丹主屯元城，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倂入貴鄕；聖曆二年，分貴鄕、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趙延壽屯南樂；南樂，卽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樂，音洛。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

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衞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7**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蜀罷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蜀主之廣政五年也。

**8**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脩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唐帶忻州。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自鴉鳴谷出潞州，東與契丹主大軍合。

**9**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10**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遺，唯季翻。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章︰十二行本空格作「太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誅建成、元吉為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為唐滅殷張本。

**11**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頻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九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衎，苦旦翻，又音侃。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衞將軍蔡行遇。」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戍鄆州。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薊，音計。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 後晉紀五起閼逢執徐（甲辰）二月，盡旃蒙大荒落（乙巳）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 開運元年（甲辰、九四四）

**1**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鎭，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贇，於倫翻。按是時凡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旣入于北，遼人南寇，了無關山塘濼之阻，其兵可以徑造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為備也。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幾，居豈翻。從，才用翻。鄆，音運。

乙巳，遣侍衞馬軍都『章︰十二行本「都」下有「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

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軍使石公霸於戚城。春城時，戚屬衞地，河上邑也。東坡指掌圖以為衞之戚，今在博州界。按是時晉與契丹相拒於澶、衞之間，此戚城當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幾，居衣翻。

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渡兵，未已，艘，蘇遭翻。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楊光遠之援絕矣。復，扶又翻。

**2**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定難軍，夏州。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行入契丹境。難，乃旦翻。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

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恚，於避翻。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石贇時屯麻家口。

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樂平離太原二百餘里耳。

**3**帝居喪期年，卽於宮中奏細聲女樂。細聲女樂，欲其不聞於外也。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和，戶臥翻。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居喪而納叔母，尚何責乎聽樂。

**4**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楊光遠自青州歷淄州而圍棣州。敗，補賣翻。光遠燒營走還青州。還，從宣翻，又如字。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5**階、成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鄕道以取階、成。鄕，讀曰向。階、成，二州名。甲子，蜀人攻階州。

**6**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頓丘，漢古縣。爾雅︰丘一成曰頓丘。後移治所於陰安城。唐頓丘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勝津，倂頓丘縣徙焉。頓丘凡三徙矣，古城蓋陰安城也。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契丹欲俟其合而邀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卽其城下，卽，就也。四合攻之，奪其浮梁，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宋白曰︰契丹時駐兵澶州鐵丘。陳，讀曰陣；下同。東西橫掩城之兩隅，豋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見上卷上年。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不敢逼城而營，懼晉軍攻劫也。

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校，戶敎翻。木書者，書之於木以為信契。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7**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劉龔舉大號，追尊其兄隱為烈宗。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8**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廣，古曠翻。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璠，音煩。

**9**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旣弒康宗，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婚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易，以豉翻。屬，之欲翻。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他志！」曦不應。二人大懼。

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閩王之永隆四年也。亞澄時封閩王。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

會后父李眞有疾，乙酉，曦如眞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朝，直遙翻。閩主王鏻舉大號，追尊其父審知曰太祖昭武皇帝。今子孫淫虐，荒墬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更，工行翻。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被，皮義翻。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帥，讀曰率。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延喜，閩主之弟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葬閩主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欲奔王延政也。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

殷主延政遣統軍使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為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也。宋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鄕置大同場，閩王升為同安縣。稹，章忍翻。

**10**丁亥，詔太原、恆、安『章︰十二行本「安」作「定」；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兵各還本鎭。契丹已退故也。

**11**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為泰州，以清苑縣為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泰州。

**12**敕天下籍鄕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13**秦州兵救階州，出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敗，補賣翻。

**14**漢以戶部侍郞陳偓同平章事。

**15**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鄕社兵復取德州。鄕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寇掠，緣河之民，自備兵械，各隨其鄕，團結為社，以自保衞。契丹陷德州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鎭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

侍衞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旣為上下所惡，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惡，烏路翻。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引，牽也；牽發其罪，猶人收捲衣物於懷袖間，從而牽出之然。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為西京。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衞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橛豎小人，得權則驕溢使氣，失權則鬱鬱不得志，乃其常也。其契丹強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自知無復全地，茍取朝夕之樂。

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示使專斷斬，此以威脅取民財也，復，扶又翻。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復，扶又翻；下同。

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此括率合出之數也。景延廣率三十七萬。景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章︰十二行本「官」下有「河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累，力瑞翻。延廣慙而止。史言景延廣差愈於杜重威。

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脩守備。青、兗鄰鎭，故命之為備。先，昔薦翻。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堞，達協翻。率民財以實私藏。藏，徂浪翻；下同。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不在者，適不在鎭。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史言晉之藩鎭，利國有難，浚民以肥家。

**16**戊寅，命侍衞馬步軍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李守貞蓋代安審信帥泰寧也。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

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四年，省縣為鎭，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陽。敗，補賣翻。

**17**丙戌，詔諸州所籍鄕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異時契丹入汴，武定軍曷嘗能北向發一矢乎！復，扶又翻。

**18**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間多水濼，故趙延照阻以為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19**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囚其使，將伐之，唐主欲討朱文進弒君之罪。會天暑、疾疫而止。

**20**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其刺史劉翰。淄州，楊光遠之巡屬也。

**21**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相，馮道自唐潞王之時，已正拜三公，晉高祖入洛，用以為相，位任在執政之右。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此馮道保身固位之術，一生所受用者也。操，七刀翻。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言禪以靜寂為宗，僧以慈悲不殺為敎。為禪僧者，第能機辯無窮，而不能應物，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癸卯，以道為匡國節度使，兼侍中。出馮道鎭同州，將別命相也。

**22**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于私第。

**23**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請罷馮道，請用桑維翰，蓋出一人之口。前史謂維翰倩人以言於帝，通鑑皆曰「或」者，疑其辭。丙午，復置樞密院，罷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四年。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治，直吏翻。

**24**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瀰漫，環梁山而合于汶。單，音善。濮，音卜。環，音宦。汶，音問。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塞，昔則翻。旣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25**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鎭。土人折嗣倫，世為鎭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鎭為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扼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為刺史。折，姓；從遠，名。姓氏略︰折，常列翻。契丹欲盡徙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歐史曰︰折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大郡大界言之。

**26**甲子，復置翰林學士。廢翰林學士，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五年。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愼儀為兵部侍郞、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郞中劉溫叟、金部郞中·知制誥武強徐台符、武強縣屬深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禮部郞中李澣、主客員外郞宗城范質，皆為學士。溫叟，岳之子也。劉岳見二百五十卷唐明宗天成元年。

**27**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改元開運。

**28**己丑，以太子太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29**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總宿衞兵。天福初，桑維翰秉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出景延廣。朝，直遙翻。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劉知遠、杜威幷十三節度為十五人。按薛史載十三節度︰鄆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都排陣使；徐州趙在禮，充都虞候；晉州安叔千，充左廂排陣使；前兗帥安審信，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卿，充馬軍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王廷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廂；前金帥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左神武統軍潘環，充右廂。時人服其膽略。

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詔禁直學士者，以詔旨詔之也。禁直學士，學士之入直禁地者也。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忘，巫放翻。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比，毗至翻。受代亦須奇才。」「受」，當作「授」。暉得詔，甚喜。

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史稱桑維翰之長而倂及其短，所以明是非，示勸警。睚，五懈翻。眦，士懈翻。少，詩照翻。

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太原以河北之地為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恆州，尋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言若有分為天子，何不速為之。怒之之辭也。分，扶問翻。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疏，但愼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門、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隘，北有鴈門、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風俗尚武，土多戰馬，此所謂侍險與馬也。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王，于況翻。何憂乎！」

**30**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31**癸亥，置鎭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割天平巡屬之濮州隸鎭寧軍。

**32**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唐置定遠軍於濠州，通鑑書於天福八年三月元宗卽位之後，見上卷。以崇俊為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置清淮軍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為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劉信事吳楊氏，四世有戰功。

**33**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34**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瀛州。九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卻之。

**35**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鎭王弘澤于邕州。

**36**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唐永泰二年，分候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候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灘溪險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投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略使唐脩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開二十九年開山洞置。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漢閩縣地，唐置溫麻縣，以縣界溫麻溪為名；天寶九年，改為長溪縣。

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留從效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留從效所居之地。散，昔亶翻。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殷主延政本封富沙王。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朱文進時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處，昌呂翻。操，七刀翻。梃，大鼎翻。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唐長安四年，分徐城南界兩鄕，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泉州。

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嗣君，謂殷主延政當嗣有閩國。爾輩尚守此何為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為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州三百六十里，鄰郡也。亡『章︰乙十一行本「亡」作「立」；孔本作「亦」。』殺刺史程文緯「亡」當作「立」，筆誤也；否則「亦」字。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之從子也，從，才用翻。朱文進之滅王氏，事見上三月。二人以疏遠獲全。

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稹，止忍翻。

**37**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癸丑，大梁出命之日也，命未達而文進誅矣。

**38**李守貞圍青州經時，是年五月，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盡，餓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稽，音啓。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沉，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卽汾陽縣之天池，時屬嵐州靜樂縣界。沉，持林翻。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39**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福州至泉州不及四百里，史家張大以言其聲勢耳。將，卽亮翻。殷主延政遺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艦，戶黯翻。艘，疏刀翻。朱文進遣子弟為質於吳越以求救。質，音致。

初，唐翰林待詔臧循，盛唐之時有翰林待詔，以處伎藝之人。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鄕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賈，音古。為文，不偽翻。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行，下孟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一百三十里。建陽縣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蓋竹。聞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將張漢卿『章︰十二行本「卿」作「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亦本漢冶縣之地，吳於此立昭武鎭；晉平吳，更昭武鎭曰邵武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候官縣之北鄕也，孫策置南平縣。吳景帝三年，置昭武縣；晉太康三年，改為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40**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拉，盧合翻。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棄疾，以不忍棄父事讎而死。李懷光之反，河中旣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璀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臣之變，審義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也。若楊承勳兄弟，出於藩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以希茍活；晉朝以不殺降為說，於理且未安，又從而錄用之，宜異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

**41**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殷。

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閩所置官，蓋亦侍衞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帥，讀曰率。被，皮義翻。趣，七喻翻。重遇方嚴兵自衞，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刺，七亦翻。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42**契丹復大舉入寇，復，扶又翻。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復以趙延壽為軍鋒。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契丹前鋒已至邢州，恆州信使路絕，故間道而來。間，古莧翻。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將，卽亮翻。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鎭。

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恆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八里。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恟，計拱翻。復，扶又翻；下同。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比，毗至翻。

**二年**（乙巳、九四五）

**1**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還，從宣翻。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皇甫遇奉詔自滑州進兵。趣，七喻翻。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五里，西北距洺州五十里。磁，牆之翻。

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陳，讀曰陣。相，息亮翻。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至鄴縣，鄴，漢古縣，唐屬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所；隋文輔政，尉遲迥舉兵，旣討平之，乃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所。隋煬帝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都，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都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都境者。將渡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陳，讀曰陣；下同。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復，扶又翻。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還，從宣翻；下同。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

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卒，子恤翻。有一騎白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猥，雜也；雜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按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復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卽解去。知援兵來，故解而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長子，故其種姓慕容氏。

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恆州，宋端拱二年，以鼓城隸祁州，在州西南一百里。自邯鄲至鼓城約三百餘里。

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姦人住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復，扶又翻。

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惕隱諸軍猶南向而不去。陳，讀曰陣；下同。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約束者，申嚴號令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帥，讀曰率。環，音宦。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湯陰本漢蕩陰，後幷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年，改為湯陰，屬相州。九域志︰在州南四十里。甲寅，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馬全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

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時折從遠守府州，命領振武節度使。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勢倂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十里。

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分，扶問翻。

**2**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年夏，籍諸州鄕兵為武定軍。更，工行翻。

**3**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種，章勇翻。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4**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徒都，以從子門下侍郞、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鎭福州；殷主居建州，故以福州為南都。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為鎭遏使，將兵衞之。

林仁翰至福州，林仁翰旣誅朱、連，故自福州至建州見王延政。「福州」當作「建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

發南都侍衞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福州侍衞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或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

**5**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壬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上，時兩翻。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挑，徒了翻。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契丹自恆州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羸兵驅生羊羸，倫為翻。過祁州城下，以誘城中也。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斌，悲巾翻。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還，從宣翻。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在」字之下，當逸「城」字。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語，牛倨翻。「擇禍莫若輕」，引文子之言。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並為俘虜也。趙延壽聞斌言，尚欲復求帝乎！陷身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官。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帥，讀曰率。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折，而設翻。為，于偽翻。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6**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7**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郞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衞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惡，烏路翻。數，所角翻。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馮玉以后兄進，故旨由中出。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矣！

彥韜少事閻寶，少，詩照翻。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為腹心，高祖留帝守太原，見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去，音羌呂翻。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為文宗言之。李彥韜、史弘肇，當右武之世，張其氣而奮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責，然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吾黨亦有過焉，盍亦反其本矣！

**8**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監，工銜翻。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埸本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為場，蓋宋方置縣也。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

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睫，卽涉翻。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楊思恭急於破敵以為功，不知一跌而危國也。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亡閩者，楊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閩者，不在於此戰，而在於得楊剝皮之名。

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9**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澶州本治頓丘，天福三年，徙澶州於德勝，幷頓丘徙焉。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鎭，卽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援，然城池未固也。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為澶州、鄴都相去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樂，音洛。

**10**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王潮兄弟本光州人，乘唐末之亂，割據閩中；其後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於浮光者。從，才用翻。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為將。是時王延政國號殷。及朱文進弒曦，事見去年三月。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曆元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縣，朱梁改永昌縣，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為福清縣。浦『張︰「浦」上脫「先是」二字。』城人陳繼珣，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為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柘浦，故曰浦城。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為，于偽翻。曦以為著作郞。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

王繼昌闇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與繼珣」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說黃仁諷曰︰說，式芮翻。「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事見唐紀。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考異曰︰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四月殺繼昌。今從十國紀年。

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雪峯在福州候官縣西百餘里。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重，直龍翻。瞳，音同。過，音戈。眞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為帝，考異曰︰閩錄、啓運圖、啓國實錄、江南錄作「巖明」，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薛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儼明」。按啓運圖，巖明本名偃，為僧名體明，卽位改巖明；今從之。江南錄云︰「繼昌為裨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諷，立巖明為主。」今從十國紀年。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去，羌呂翻。衲，奴答翻。被，皮義翻。帥將吏北面拜之。帥，讀曰率。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

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11**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晉，姓也，以國為氏。甲寅，取滿城，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泰州治滿城。是時泰州猶治清苑。宋白曰︰滿城本漢北平縣，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獲契丹酋長沒剌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剌，來達翻。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祈、易北去，非其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記云︰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復，扶又翻。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

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註︰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逕陽城縣，散為澤渚，世謂之陽城澱。陽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註所謂淇水北出為白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六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

壬戌，晉軍結陳而南，陳，讀曰陣。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

癸亥，晉軍至白團衞村，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白檀」。今從晉少帝實錄。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重，直龍翻。斷，音短。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折，而設翻。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斲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㡛，惟富者加氈幰文繡之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契丹謂精騎為鐵鷂，謂其身被鐵甲，而馳突輕疾，如鷂之搏鳥雀也。鷂，弋召翻。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

軍士皆憤怒，大呼呼，火故翻。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止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杜威時帶中書令，故稱之。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矢不逆風，止古法也。若用短兵薄戰，則逆風而勝者多矣。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首就擒，『章︰十二行本「首」作「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門擊之，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曳，讀為拽，音羊列翻。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鞚！鞚，苦貢翻，馬勒也。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旣下馬，蒼皇不能復上，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

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言逢賊被劫而幸不死，而更從賊求衣囊，則必將怒而殺之。索，山客翻。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乃退保定州。

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

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隸定州義武軍。

**12**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是年正月，下詔親征，二月至澶州。今諸軍以勝歸，故復還大梁。

**13**己丑，復以鄴都為天雄軍。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罷天雄節鎭。三年，罷東京以為鄴都。晉興，因之，改興唐府為廣晉府；今復為天雄軍。

**14**閩張漢眞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眞，入城，斬之。

卓巖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噀，蘇困翻。含水而噴之為噀，作諸佛事以為厭勝。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尊為太上皇。

李仁達旣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衞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從，千容翻。「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王繼昌，閩主延政從子也。從，才用翻。屬者與建兵戰，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所殺皆鄕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沈，持林翻。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15**五月，丙申朔，大赦。

**16**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鎭恆州，高祖天福七年，杜威始鎭恆州，見二百八十三卷。恆，戶登翻。性貪殘，自恃貴戚，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多不法。每以備邊為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藏，徂浪翻。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虜取之；姝，逡須翻。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陴，頻眉翻。瞋，昌眞翻。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暴骨如莽」，左傳語。如莽者，如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暴，步卜翻。村落殆盡。

威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鎭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鎭。離，力智翻。居常憑恃勳舊，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埸，音亦。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鎭，勿復委以雄藩。」復，扶又翻。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言其無他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長，知兩翻。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杜威不可去而桑維翰求去，晉殆矣。復，扶又翻。丙辰，威至大梁。

**17**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敎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刺，七亦翻。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坐，徂臥翻。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是年，南唐保大三年。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幷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賜名弘義，齒於諸子之列。弘義又遣使脩好於吳越。為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好，呼到翻。

**18**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幷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言皆在恆州也。使誠有之，皆虐取於民，倉皇離鎭，不可運而實私家，故獻之耳。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姦，所以成恆州中渡之變。復，扶又翻。稟，筆錦翻，給也。仰，牛向翻。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19**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救建州者也。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稹，止忍翻。敗，補賣翻。執其將時厚卿。

**20**六月，癸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21**契丹連歲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中國疲於奔命，左傳︰申公巫臣遣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疲於奔命而死。奔命者，邊境有急，奔而赴救。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後卒如述律后之言。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而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

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復，扶又翻。紓，音舒，緩也。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開封軍將，開封府之軍將也。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鎭、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曏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厭兵。

**22**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是年正月，閩主發福州兵赴建州以拒唐。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還，從宣翻。隘，烏戒翻，險狹之道也。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

唐邊鎬拔鐔州，鐔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己、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為，于偽翻。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

延政遺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

**23**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希範忌希杲事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 後晉紀六起旃蒙大荒落（乙巳）八月，盡柔兆敦牂（丙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開運二年**（乙巳、九四五）

**1**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2**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陽城之捷見上卷上年。夫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滅虢之兆也；方城之勝，破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摧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丹折翅北歸，蓄憤愈甚，為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為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也。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近朝，謂近世，如梁如唐也。朝，直遙翻。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期，讀曰朞。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澶州之戰也，事見上卷。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稱，尺正翻。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唐制，帛以十端為束。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觖，古穴翻。觖望，怨望也。冒，莫北翻。折，而設翻。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衞社稷乎！」帝不聽。

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竇廣德有賢行，漢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私，不敢相也。馮玉何人斯，晉出帝昌言於朝以昭親任之意！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此謂乎！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遺，唯季翻。由是朝政益壞。史言晉亡形已成。朝，直遙翻。

**3**唐兵圍建州旣久，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始見上卷。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謂，誨語之也。「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

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更名，帶江寧府。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審知、延翰、鏻、昶、曦，至延政而亡。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史言泉州二將事閩主有始終。

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斂，力贍翻。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4**漢主殺韶王弘雅。弘雅，漢主之弟也。

**5**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荀子有言︰「兼幷易也，堅凝之難。」唐能取閩，不能終有閩也。為閩叛唐張本。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6**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7**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恆，戶登翻。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為之召欽祚還，杜威恆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獻之外，亦掊克軍民所積者耳。舉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貴近，第能虐貧下以供調度，國非其國矣。為，于偽翻。還，從宣翻。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8**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

**9**遣侍衞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10**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11**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章︰十二行本「廷」作「延」；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弒其兄弘度而自立，事見二百八十三卷；今又殺四人以除其偪，少，詩照翻。以左僕射王翷『章︰十二行本「翷」作「翻」；乙十一行本同。』嘗與高祖謀立弘昌，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出為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湞陽縣之地，唐以湞陽縣隸廣州。漢主劉襲分湞陽縣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12**冬，十月，癸巳，置鎭安軍於陳州。

**13**唐元敬宋太后殂。

**14**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楊思恭厚斂也。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撫寧荒餘，其政當爾。自蓋公授此法於曹參，參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治，直之翻。

**15**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強大，事見二百八十一卷高祖天福元年。麗，力之翻。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為仇，襪囉復言之。襪，望發翻。囉，魯何翻。復，扶又翻。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疏吏翻。諭指使擊契丹。畏契丹知之，不形諸詔命，以詔指諭之而已。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曏者襪囉之言，特建為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為敵。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襪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倂勃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襪囉曰︰「勃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契丹所虜，吾欲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迴，為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襪囉復奏之。帝遺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仁遇還，還，從宣翻。武更以他故為解。為說以自解。

**16**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璠，音翻。

昭達，建徽之孫也，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功。與璠皆好貨。好，呼到翻。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旣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去，羌呂翻。

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章︰十二行本「衆」下有「王亦惡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愎，蒲逼翻。惡，烏路翻。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史。闞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旣而復以他故留進思。復，扶又翻。

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下，戶駕翻。璠、昭達旣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任『章︰十二行本「任」作「位」；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為弘佐誅昭悅張本。治，直之翻。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戇，故獨存之。胡進思獨存，所以階錢氏廢立之禍。

昭悅收仁俊故吏愼溫其，愼，姓也，古有愼到。溫其，名也。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拷，音考，掠，音亮。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握為國官。國官，吳越國官也。愼溫其自蕃府吏職握為國官。溫其，衢州人也。

**17**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18**辛未，以前中書舍人廣晉陰『章︰十二行本「陰」作「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唐改魏州為興唐府，高祖改為廣晉府。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遺，惟季翻。

**19**初，帝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見上卷。會正旦，謂今年正月朔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女僕，卽女奴也。唐人謂參候為起居，今人之言猶爾。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睿，卽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帝固忌重睿，因桑維翰女僕之問，己疑維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不可破矣。

李守貞素惡維翰，惡，烏路翻。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易，以豉翻。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亦所以遠猜嫌也。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旣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柰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猥，雜也。玉曰︰「恐其反耳。」言所以不授維翰大鎭者，恐其阻兵而反。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敎人耳。」此指維翰贊成晉祖晉陽舉兵之謀。

**20**楚湘陰處士戴偃，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淳化四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21**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厭，於葉翻，伏也；又於豔翻，滿也。為，于偽翻。「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心棄之以為名！」唐主乃使景達自青陽召之。齊丘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三年**（丙午、九四六）

**1**春，正月，以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預政事。奉朝會請召而已。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郞，與中書侍郞馮延己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己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惟世宦則練習吏事，懦怯少斷，則亦因練習之久而巧於避就者然也。若馮延己所為，迺少年書生之常態，多大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己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也。水部郞中高越；上書指延己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

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郞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左右，讀為佐佑。幾，居豈翻。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為邪所勝。復，扶又翻。續，可求之子也。嚴可求，徐溫之謀主也。

**2**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晉以京兆府為晉昌軍。更歷十鎭，更，工衡翻。趙在禮起於鄴都，徙義成不行，後歷橫海、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鎭。所至貪暴，家貲為諸帥之最。帥，所類翻。帝利其富，三月，庚申，為皇子鎭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為，于偽翻。鎭寧軍，澶州。煦，吁句翻。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為子。

**4**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脩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好，呼到翻。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王繼勳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建節，然比肩事主，固不可脩巡屬之禮。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5**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党，底朗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罷鎭而縱之。

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鎭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昔周之封衞，疆以周索，以其地居中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地近戎狄也。戎狄不可繩以中國之法尚矣。羌、胡怨怒，『章︰十二行本「怒」下有「皆叛」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競為寇鈔。鈔，楚交翻。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

**6**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當，丁浪翻。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省，昔景翻。乃廢繼動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見上卷上年。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為留從效遺唐戍將歸張本。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稹，止忍翻。

**7**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妖，於遙翻。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諫」，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名方諫也。考異曰︰周世宗實錄云「清苑人」。今從漢高祖實錄。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崇信釋氏，而學其學，專一而靜者，其死也，能結趺端坐如生，謂之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薛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枯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

會晉與契丹絕好，好，呼到翻。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鄕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帥，讀曰率。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

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鈔，楚交翻。多所殺獲。旣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鄕道以入寇。邊境之上，姦民如此者，不特孫方簡，唐人所謂「兩面」也。降，戶江翻。鄕，讀曰嚮。道，讀曰導。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

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為孫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據定州張本。

**8**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期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鎭邠州及陝州，陝，失冉翻。入為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離，力智翻。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鎭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棄之，晉復置。後周改為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敕，靈州方渠鎭宜升為威州，割寧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為環州，顯德四年，降為通遠軍。

**9**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衞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成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薊，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刑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鎭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置鎭安軍。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為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

**10**初，唐人旣克建州，去年八月，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說，式芮翻。必令入朝。未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欲啖李弘義以祿利而誘致之。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疏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為陳覺興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

**11**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廣，古曠翻。

**12**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朝，直遙翻。啖，徒濫翻。洛『章︰十二行本「洛」作「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遺，惟季翻。處，昌呂翻。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晉人自此墮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

**13**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此戰國時燕所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鬬。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酋，慈秋翻。解，戶買翻。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還，從宣翻。

**14**帝旣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好，呼到翻。數，所角翻。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澶，時連翻。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屬，之欲翻。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嵐，盧含翻。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吐谷渾部落旣知朝廷微弱，又畏劉知遠之嚴；然不敢於太原作亂者，憚劉知遠之威略，無所肆其姦，故欲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帥，讀曰率。契丹用為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誘，音酉。

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去，羌呂翻。飼，祥吏翻。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儔；其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為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為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賜其額為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潞王清泰三年，白可久為寧朔、奉化留後，始見於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為鎭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幷、鎭、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鎭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讌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衆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高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斂，力贍翻。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趣，讀曰促。劉知遠上表論救。慕容彥超，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上，時掌翻。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敕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16**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劍州，卽殷主王延政所置之鐔州也。南唐旣克建州，分延平、建浦、富沙三縣置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為南劍州。恥無功，恥自詭說李弘義入朝而不能致也。矯詔使侍衞官顧忠召弘義入朝，侍衞官，在人主左右直衞者也，猶盛唐之侍官。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趣，七喻翻。延魯先遺弘義書，遺，惟季翻。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作「舟師」。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劍州至福州，皆大江也，故土人亦謂之為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傅城下，傅，音附。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

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閩及候官二縣，皆治福州郭下。此戰於候官縣界也。敗，補賣翻。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

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第二重城也。

**16**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輝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旱江平卽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珣聚米圖經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漬，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至耀德清邊鎭入靈州。糗糧已盡。糗，去久翻。拓跋彥超衆數萬，為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諸公嚴陳以待我，嚴陳者，嚴兵整陳也。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馮暉圈養拓跋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知其故而懷怨。暉去鎭而彥超得出。彥超旣得出而暉復來，出柙之虎，茍可以肆反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戰而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行於朔方矣。帥，讀曰率。明日，暉入靈州。

**17**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敗，補賣翻。斬首七千級。

**18**漢劉思潮等旣死，陳道庠內不自安。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弒漢主弘度也。殺劉思潮等見去年九月。特進鄧伸遺之漢紀，按路振九國志，陳道庠父璫，與鄧伸有舊，故然。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遺，惟季翻。憨，呼談翻。癡也。獠，盧皓翻，又竹絞翻。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

**19**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章︰十二行本「後」下有「權知閩國事」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李弘義本名仁達，弘義者唐所賜名也；旣叛唐，遂更其名。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

**20**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敗，補賣翻。

**21**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陳，讀曰陣。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弘達更名達，以吳越王名上從弘，避之也。重，直龍翻。更，工衡翻。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

**22**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好，呼到翻。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

**23**丙辰，河決澶州臨黃，臨黃，春秋衞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有衞宣公新臺。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

**24**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遺，惟季翻。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高模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為刺史，模翰乃戍將耳。今從陷蕃記。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己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瀛、莫二州，晉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趙延壽亦詐通款。

先是，侍衞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先，昔薦翻。數，所角翻。過，音戈。魏州廣晉府。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勞，力到翻。「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

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威國戚，謂尚公主也。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位兼將相，謂居大鎭兼中書令。未厭，未滿所欲也。慊慊，亦不滿之意。慊，苦簟翻。豈可復假以兵權！復，扶又翻。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杜威之心迹，雖趙瑩猶知之。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章︰十二行本作「招討使」；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監，古銜翻。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黠，下八翻。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者，除上鎭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談何容易！晉之君臣，恃陽城之捷，有輕視契丹之心。兵驕者敗，自古而然。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25**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

福州使者至錢塘，乞師之使。錢塘，吳越國都。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水丘，復姓也。何氏姓苑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今為臨安著姓。弘佐曰︰「脣亡齒寒，古語多有之。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 諸君但樂飽身『章︰十二行本「身」作「食」；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安坐邪！」樂，音洛。壬午，遣統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使」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吳越救福州，自婺、衢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時劍、建已為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溫州之平陽渡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

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程昭悅時為弘佐所寵任，故水丘昭券憚而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三年。

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旣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舊錢，謂銅錢。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賈，音古。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鐺，楚耕翻。鏵，戶花翻。鏵鍬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言鄰國聞之，必將以為國用空乏而鑄鐵錢。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厭，於鹽翻。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26**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公主者，杜威妻宋國長公主，帝之姑也。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杜威之計，卽趙德鈞請倂范延光軍之計也，德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而宿衞空虛。

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

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束城等數縣請降，束城，漢束州縣，隋曰束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束城縣為束城鎭，屬河間縣。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27**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罾，作滕翻，魚網也。福州之人就此罾魚，因以得名。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

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強不用命，留從效起於泉州，斬黃紹頗，破李弘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恃建州先登之功；故皆倔強不用命。倔，其勿翻。強，其兩翻。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

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判省事者，判尚書省事。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章︰十二行本「所」上有「府庫」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耗者半，言昌業出入之間，未及數年，而府庫之積，已耗其半。其能久乎！」言不能以支久也。史言唐之府庫，耗於用兵。

**28**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趣，七喻翻。恆，戶登翻。杜威等至武強，九域志︰武強縣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武強，六國時武隧，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是為漢武強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強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為晉武強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理是也。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恆州，復，扶又翻。趣，七喻翻。以彥澤為前鋒。考異曰︰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己變矣，乃通款邪律氏，請為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眞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虜。」按彥澤與威若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甲寅，威等至中度橋，滹沱水逕恆州東南，恆州之人各隨便為津渡之所。此為中度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帥，讀曰率。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來滹沱而軍。

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知晉軍不敢戰也。

**29**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30**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自李守貞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

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磁，牆之翻。說，式芮翻。「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縳之，其下撐開為三足，以寘水中。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裹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

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羸，倫為翻。並，步浪翻。斷，音短。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忷懼。翰至欒城，忷，許勇翻。舊唐書·地理志曰︰欒城縣，漢常山郡之開縣也。後魏於開縣古城置欒城縣，屬趙州，唐屬恆州。九域志︰欒城縣在恆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欒城。金人改趙州為沃州。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契丹后族皆以蕭為氏。歐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旣入汴，將北歸，以為宣武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

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高行周、符彥卿，一時名將也。滑、澶及河陽，河津之要也。使晉主能用李穀之言，安得有張彥澤輕騎入汴之禍乎！走馬上之，急報也。宋自寶元、康定以前，凡邊鎭率有走馬承受之官。從，才用翻。澶，時連翻。上，時兩翻。

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己未，大梁始聞之。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為兵可知矣。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自古以來，重戰輕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人，不足以增大軍之勢，而重閉之防闕矣。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五十萬，合束、石之數言之。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從，才用翻。祚等還，還，從宣翻。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

時宿衞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懍，力錦翻。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見，賢遍翻。帝方在苑中調鷹，調鷹者，調習之也，使馴狎而附人。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執政，謂馮玉、李彥韜等。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言晉必亡，宗廟不祀。蓋晉氏之亡，不獨桑維翰知之，通國之人皆知之。

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將，卽亮翻。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史言三將戍河津，雖張形勢而兵力甚弱。

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帥，讀曰率，下同。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敗，補賣翻。浮水抵岸得免。『章︰十二行本「免」下有「因退走」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將，卽亮翻。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李穀為杜威晝畫計而不行，猶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王清力戰而不救，則其欲賣國以圖己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州人也。

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環，音宦。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趙延壽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壽，其墮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天意邪！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唯，于癸翻。威遣閤門使高動齋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陳，讀曰陣。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史言晉軍之心皆不欲降契丹，迫於其帥而從之耳。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將以華人為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衣，於旣翻。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

威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己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恆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契丹以勝勢脅降代州，而太原不為之動，以劉知遠、郭威在也。九域志︰恆州西北至代州三百四十里。

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先，悉薦翻。璘，離珍翻。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倂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旣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誘，音酉。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史言大廈之顚，非一木所能支。璘，邢州人也。

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荅為安國節度使，宋白曰︰麻荅，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歸梁，死於汴。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恆州事。

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茍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使契丹主用張礪言，事未可知也。

引兵自邢、相而南，契丹之兵依山南下以臨晉。相，息亮翻。杜威將降兵以從。從，才用翻。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曰︰設使杜威藉將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監，古銜翻。

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復，扶又翻；下同。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帶趙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為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從，才用翻。吭，古郞翻。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張彥澤以澶、孟有戍兵，故從白馬津渡。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距洛陽一千二百里，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聞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帥，讀曰率。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會要曰︰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薛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大寧宮門為明德門。城中大擾。

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為寬仁門。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縳待罪次。遣男鎭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國寶，卽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也。煦，吁句翻。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上，時掌翻。

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復，扶又翻。彥澤微笑不應。

或勸桑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途也。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衞司。揖赴侍衞司，示將囚繫之也。一曰︰時張彥澤處侍衞司署舍。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李崧官侍中。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踞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鎭，授以兵權，謂高祖時朝野皆請誅張彥澤，自涇州罷宿衞；去年桑維翰拔使同禦契丹，復領彰國節度使，帥兵戍常山。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

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

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為，于偽翻；下為主同。彥澤所居山『章︰十二行本「山」上有「寶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積，自謂有功於契丹，張彥澤自以疾驅入汴為功。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從，才用翻。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卽驅出斷其腰領。瞋，昌眞翻。豎，而主翻。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斷之，卽腰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虐帥相仍為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三指示吏，卽腰斬之，正此類也。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李濤請殺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高祖天福七年。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曏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飲，於禁翻。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者，回之族曾孫，明辯有膽氣，固自有種。

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從，才用翻。見者流涕。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眞知者也。天乎，人乎！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遺，唯季翻。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章︰十二行本「訣」下有「相持而泣」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歸第自經。氏，音支。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上，時掌翻；下同。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

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為路人，雖惆悵亦何及矣。惆，丑鳩翻。

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亡國之臣，其識正如此耳。復，扶又翻。

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

是夕，彥澤殺桑維翰。考異曰︰薛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戎主到京則顯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厚撫其家。

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澶州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敗，補賣翻。詰，去吉翻。彥澤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符彥卿言直，契丹主無以罪也。為，于偽翻。

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噉，徒濫翻。帝心稍安，上表謝恩。

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追，都回翻。其文于與前史相應也。疑其非眞，以詔書詰帝，使獻眞者。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壁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官井中，復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於郄恢，倂獻玉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旣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曁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眞璽，遂以宇文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又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眞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瑭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祗死」，當作「冉閔死」。李心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有司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註于後。詰，其吉翻。帝奏︰「頃王從珂自焚，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事見二百八十一卷天福三年。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焉，於虔翻。

帝聞契丹主將渡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降，戶江翻。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國為漢。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擐，音宦。太常儀衞，未暇施也。」皆卻之。用太常儀衞，則當改胡服而華服，故言未暇。

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卽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伏，不料其遽見捕也。先，昔薦翻。相，息亮翻。趣，七喻翻。往見契丹主於封丘。九域志︰封丘縣在大梁北六十里。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景延廣記其所言以授喬榮，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

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 後漢紀一起強圉協洽（丁未）正月，盡四月，不滿一年。

高祖本沙陀部人，居于太原。及得太原。及得中國，自以姓劉，遂言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以前已有漢紀，此以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丁未、九四七）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

**1**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大梁城之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左衞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故習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汝昔鎭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

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於野，邪律氏疏之。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邪律氏亦假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主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之，遣泊封禪寺。」今從陷蕃記。

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呼，火故翻。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為息。一曰，更息曰蘇。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歸罪於杜威等。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先易置京尹以彈壓華人。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懼人心未一，未敢居城中。

**2**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楊承勳囚父以降晉，事見二百八十四卷齊王開運元年。命左右臠食之。未幾，臠，力兗翻。幾，居豈翻。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旣授之以其父舊鎭，復授之以其父舊兵。

**3**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張彥澤殺高勳家見上卷上年。勳為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已為契丹主所親，故得訴其事。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幷傅住兒鎖之。彥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傅住兒，監彥澤軍者也。剽，匹妙翻。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絰，徒結翻。有親喪者，絰杖。號，戶刀翻。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扑，普卜翻，擊也。勳命斷腕出鎖，斷，音短。腕，烏實翻。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髓，悉委翻。臠其肉而食之。

**4**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九域志︰開封府浚儀縣有陳橋鎭。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伺，相吏翻。吭，居郞翻；人頸曰吭。

**5**辛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酈道元水經註，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渡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

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此契丹所授官。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宋白曰︰崔廷勳本河內人，少陷虜。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數，所角翻。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恐見殺也。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毛居正曰︰供儗，儗有儲偫之意。供億，猶供儗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隨多少而供之，以待其乏也。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飯，扶晚翻。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

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入晉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衞，晝夜不釋兵仗。懼有變也。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磔，陟格翻。厭，於葉翻。契丹主謂『章︰十二行本「謂」下有「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羣臣曰︰「自今不脩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天下果太平乎！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

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鎭；晉之藩鎭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被，皮義翻。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史建瑭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鎭與蜀接境，遂棄遼而附蜀耳。

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杜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及晉旣亡國，重威卽復舊名；其忘恩背主，此特末節耳。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貯，丁呂翻。恆，戶登翻。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將，卽亮翻。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章︰十二行本「命」下有「為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

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冒，莫北翻。為，于偽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此言覘契丹主之意，不特為晉兵發也。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以絕望矣。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奏、鳳，延袤數千里，袤，音茂。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為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為上國。他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旣而返為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復，扶又翻。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質，音致。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為燕王，故稱之為大王。處，昌呂翻。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6**契丹主殺右金吾衞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唐潞王之清泰三年也。為，于偽翻。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施。兀欲始見於此，為後得國張本。施，式豉翻。

**7**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從，才用翻。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援送者，送其行以為防援。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

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天下之士，茍有所負者，其所為必有異於人。磁，牆之翻。

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於晉之時，通國上下皆知杜重威之不可用，乃違衆用之以致亡國。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

**8**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衞上將軍李繼勳為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9**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薛史曰︰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恃中。考異曰︰實錄作「禧」。或云名晞。今從陷蕃記。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兀『章︰十二行本「兀」上有「族人郞五為鎭寧節度使」十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熊校同。』欲姊壻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聿，以律翻。撚，乃殄翻。考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撚」作「聿涅」。今從陷蕃記。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為趙匡贊後以河中歸漢張本。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侯益後亦以鳳翔歸漢。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旣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佺。契丹勢稍沮。沮，在呂翻。

**10**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自長安入朝于大梁。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11**晉主之絕契丹也，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焉用彼相哉！然歷事七姓，皆以德望待之，亦持身謹靜，有以動其敬心耳。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

趙在禮至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莊宗之同光四年也。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書契丹將，以別漢將與勃海將。奚王拽剌、拽，羊列翻。剌，盧達翻。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壢，音歷，馬棧也。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

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

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兀欲奪國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覘國者，不觀一時之強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剽，妙匹翻。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為畿縣。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為畿縣。濮，博木翻。

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都城，大梁都城。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為契丹北歸張本。

**12**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元年。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搆隙之初，劉知遠已奏募兵矣，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又得吐谷渾財畜，事亦見開運二年。畜，吁玉翻。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鎭，冠，古玩翻。步騎至五萬人。

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旣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遣兵入援也。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軼，徒結翻。遣客將安陽王峻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候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廢安陽，倂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在縣之西北七里，將，卽亮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鎭；夏，戶雅翻。離，力智翻。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柺。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柺，乖買翻，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柺歸，虜人望之皆避道。

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繪名馬，繪，慈陵翻。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朝，直遙翻。藩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

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旣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

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渡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衞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度副使也。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遂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

**13**荊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荊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國，為謀大率如此。

**14**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為之副。燕，於堅翻。

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張易北人而仕江南。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

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屢，力主翻。復，扶又翻。近，巨靳翻。延己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侍飲極傾諂之態，槪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去，羌呂翻。數，所角翻。折，之舌翻。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脩復『章︰十二行本「復」下有「唐室」二字；乙十一行本同。』諸陵；唐末喪亂，諸陵多遭發掘；南唐自謂纂唐之緒，故請脩復也。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

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帥，讀曰率。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帥，所類翻。唐虞部員外郞韓『章︰十二行本「韓」上有「史館脩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熙載上疏，以為︰「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易，以豉翻。韓熙載以定中原自期，僅見此疏耳。自古以來，多大言少成事者，何可勝數！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使唐無福州之役，舉兵北向，亦喪師而已矣。

**15**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長，知兩翻。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孟子引孔子之言。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衞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胡人立於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其心固虞諸鎭有與之作敵者。

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趙延壽之求為帝，不得不止，此其所以終為兀欲所鎖也。怏，於兩翻。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為言，于偽翻；下令為同。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為中京，恆，戶登翻。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去，羌呂翻。孰謂契丹主起於塞北而不知中國之事體哉！

**16**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鎭，拔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乙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扼散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興元兵也。

**17**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鎭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古者除王畿之外，八州八伯，所謂三十國而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為二伯，自陜以西，召伯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為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為北面都統，故亦自謂為方伯。

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諸侯，謂當時諸藩鎭。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陘，音刑。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齊王天福八年。隋置滎澤縣，唐屬鄭州。九域志︰滎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劉知遠封北平王，故稱之。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

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劉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說，音稅。「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18**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陜人苦其暴虐。陜，失冉翻。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吾輩若殺愿，舉陜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返掌耳。」「返」，當作「反」。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澶，時連翻。

**19**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惡，烏路翻。更，工衡翻。歐陽修曰︰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紀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未嘗有法焉，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稱乾化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耳。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卽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嘆哉！

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括率錢帛，見上正月。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被，皮義翻。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20**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鎭。何重建為蜀圖取鳳州事始見上。

**21**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受陽。隋開皇十年，改幷州南受陽為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縣；唐屬太原府。聞已過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承天軍在井陘縣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國四年，改廣陽為平定縣，置平定軍。縣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三百五十里。

晉主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從，才用翻。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勝，音升，謂薛超持之不令赴火也。事見上卷開運三年。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22**契丹主聞帝卽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帝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自潞州東下壼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孟州；故皆命將控扼。

初，晉置鄕兵，號天威軍。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敎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肯復之復，讀如字，反也。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事見上正月。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敎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狡，古巧翻。獪，古外翻。掊，蒲侯翻。斂，力贍翻。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舊唐書·地理志︰滏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滏陽縣，唐屬磁州，為州治所。九域志︰滏陽南至相州六十里。帥，所類翻。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偵，丑鄭翻。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表言於晉陽。將，卽亮翻。

**23**戊寅，帝還至晉陽，自承天軍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勞，力到翻。帝曰︰「善！」卽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到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

**24**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畜，讀曰蓄。與術士遊。吳越主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帥，讀曰率。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諸，姓；溫，名。漢書·地理志，瑯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為氏也。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伺，相吏翻。己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

**25**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上卷上年。

**26**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己卽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

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旣死，民相帥共殺熙。帥，讀曰率；下同。

契丹主賜趙暉詔，卽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謨」，一本作「模」。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陜州據河、潼之要，自河東入洛、汴，此其咽喉也。咽，因肩翻。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

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鎭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按王晏先已為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旣賞其功，不應為副指揮使，恐誤。

**27**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鎭來降。帝旣得陜，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形制之勢，重以澶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

**28**鎭寧節度使邪律郞五，性殘虐，契丹主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史因之。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卽德勝浮梁。賊帥，所類翻。瓊帥，讀曰率。航，戶剛翻。縱兵大掠，圍郞五於牙城。澶州牙城，蓋在北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鎭，李守貞、杜重威旣降契丹，從契丹主南入汴，遂為所留。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去城三十里為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29**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30**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音暗。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高萬金兄弟，自梁以來帥延州。帥，所類翻。推為留後，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權為膚施令。」陷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為延川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子，恐與邊人締結，移為州主簿。密後以闇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遣親黨潛構諸部，衆心遂搖。」廣本云，「允權為延川令，密徙為錄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密為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為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實錄。據西城。薛史曰︰延州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密，應州人也。

**31**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32**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饌，徂皖翻，又雛戀翻。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33**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晉高祖天福天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梁，故王淑妃詣之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於齒為兄，故拜王淑妃為嫂。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劉遂凝以劉鄩舊恩，因王淑妃以求節鉞。契丹主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鎭，復歸于洛。

**34**契丹主以張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

**35**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掊克，咸不聊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鎭，澶州亂而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鎭，宋、亳、密三州陷而遣安審琦、符彥卿歸鎭，契丹主之北歸決矣。仍以契丹兵送之。

彥卿至埇橋，埇橋在宿州。埇，余隴翻。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賊帥，所類翻。恕帥，讀曰率；下同。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欲劫符彥卿為質以取徐州也。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校，戶敎翻。縋，馳偽翻。呼，火故翻。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36**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今按五代會要有入閤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雞叫，次閤門勘契，次閤門承旨喚杖，次閤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靸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閤門使喝 「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跪，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宴前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使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欲歸位罄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跪，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揖殿出，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袛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又按歐史︰梁太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則入閤儀梁所定也。視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志朝儀之變。文明殿，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汴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初入閤，望日延英聽政。後唐之制，朔望皆入閤。

**37**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此時務之所當急先者。

**38**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棄東城來奔。

**39**壬辰，高彥詢『章︰十二行本「詢」作「珣」；乙十一行本同。』以丹州來降。丹、延亦歸於漢矣。

**40**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章︰十二行本「王」上有「樞密使」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處回曰︰「敵復據固鎭，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復，扶又翻。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41**契丹主復召晉百官，復，扶又翻。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契丹自謂其國為上國，中國之人亦以稱之。契丹旣畏暑，又畏四方羣起而攻之，故急欲北歸，果如劉知遠所料。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

復以汴州為宣武軍，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為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為節鎭，欲兼華、夷而撫制之也。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42**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將，卽亮翻。「蝦」，當作「鰕」。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淖，奴敎翻。簀，測革翻。射，而亦翻。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章︰十二行本「此」下有「已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不能進退，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旣登岸，大呼奮擊，呼，火故翻。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陳，讀曰陣。還，從宣翻。

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為東南守將。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泉、福相為脣齒，福州平則泉州為之次矣，此留從效之所不欲也。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橫，戶孟翻。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謂唐之府庫罄於奉軍。為，于偽翻。

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何承天姓苑︰余姓，戎由余之後。

**43**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自福州還也。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南接嶺海瘴癘之鄕，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地險土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秋穀成熟，徵租至冬，春蠶畢收，斂帛於夏，卽謂二稅也。比，毗至翻。斂，力贍翻。贍，時斂翻。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唐兵新敗，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加其官以安之。留從效自此據有漳、泉。

**44**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從，才用翻。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呼雞而縱貍奴，雞其敢前乎！剽，匹妙翻。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契丹」之下，當逸「主」字。樂，音洛。悒，於及翻。悒悒，憂愁不得志也。今得歸，死無恨矣。」契丹主不惟土思，亦見諸鎭及羣盜舉兵皆歸心河東，恐不得正丘首也。獨不見涉珪與徒河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諸相去遠矣。

**45**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鎭，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何重建請扼散關，猶慮契丹威令行於關西，能發援兵也。至是，契丹歸北，中國無主，雖出兵取岐、雍可也，何必扼散關乎！

**46**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脩讓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倧為丞相。吳越以越州為東府。為弘倧嗣國張本。倧，作冬翻。

**47**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錄。

**48**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藩、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相，悉亮翻。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觀佛貍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樂，音洛。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髑，徒木翻。髏，音婁。瘞，於計翻。凡得十餘萬。

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詰，其吉翻。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史言李穀有膽氣。

**49**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兩使，節度、觀察也。樂，音洛。

**50**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

51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壚，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謂趙延壽。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張礪隨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況中國之人乎！

52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

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避帝名，更「遠」名「阮」。更，工衡翻。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鎭以寵之。薛史曰︰升府州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幷沿河五鎭以隸之。又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陜人也。陜，失冉翻。

53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54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岢，枯我翻。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已。嵐，盧含翻。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閻『章︰十二行本「閻」作「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幷州人也。

55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自汴泝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艘，蘇遭翻。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河陰在河陽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鄕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為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動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作表置之蠟丸中，故謂之蠟表。間，古莧翻。

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命之領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屬蜀。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為僧也。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帥，所類翻；下賊帥同。衣，於旣翻。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強，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帥，讀曰率。說，式芮翻。欲與戍兵俱西至洛陽。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旣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將，卽亮翻。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考異曰︰實錄·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潁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衆於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今從陷蕃記。

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鎭此地，由此觀之，契丹嘗命方太鎭河陽，史逸之也。校，戶敎翻。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

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蕭翰時鎭大梁。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

戊辰，武行友至晉陽。

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為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以逼河陽。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

辛未，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鎭，三失也。」三失並見上。

56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出帝開運三年，唐主之保大四年也。覺、延魯敗軍之罪，其事見上。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蔚，於勿翻。爭，讀曰諍。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言道路相遇，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己、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復，扶又翻。左傳︰宋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更，工衡翻。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取與，繫今一言。」折，之舌翻。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唐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事見上卷晉齊王開運三年。上表待罪。上，時掌翻；下同。

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脩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己為之陳請，蘄，渠希翻。會，工外翻。為，于偽翻。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厥罪死。埸，音亦。喪，息浪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

中書侍郞、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洗，昔薦翻。

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猖，齒良翻。貶和州司士參軍。

57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頵舉州降蜀。蜀自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頵，於倫翻。奉頵，晉之宗屬也。

58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臨城縣。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欒城縣。九域志︰古欒城，晉欒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里。欒城縣在鎭州南六十三里。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啖，徒濫翻。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於此，時人遂以為地名。宋白曰︰殺胡林，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名。考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羓，邦加翻。

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盧龍山後卽大漠，故謂之龍沙。復，扶又翻。卽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范成大北使錄︰自欒城至恆州六十里。恆，戶登翻。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

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敎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兀欲不與諸門管鍵，事可知矣；趙延壽殊不知陰為之備，其鎖固當。

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咎其傾國南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

59帝之自壽陽還也，見上二月。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余謂今之烽燧，豈必皆用狼糞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親將，卽亮翻。會契丹出剽掠，剽，匹妙翻。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60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

61或說趙延壽曰︰說，式芮翻。「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上，時掌翻。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 後漢紀二起強圉協洽（丁未）五月，盡著雍涒灘（戊申）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丁未、九四七）

**1**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所館者，兀欲所館之地。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從，千容翻。「妹自上國來，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 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遺，唯季翻。許我知南朝軍國。朝，直遙翻。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間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上，時掌翻。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

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恆州府署也。宣契丹主遺制。遺制，兀欲自為之也。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卽皇帝位。」契丹主阿保機諡大聖皇帝，其長子東丹王突欲號人皇王。突欲奔唐，其子兀欲留本國不從，契丹主邪律德光封之為永康王。又，德光取中國，以恆州為中京。於是始舉哀成服。旣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復，扶又翻。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2**辛巳，『嚴︰「巳」改「卯」。』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為建雄節度使。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

**3**帝集羣臣庭議進取，庭議者，議之於庭。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鎭、魏，鎭州時為恆州，契丹諸酋聚焉。魏帥，杜重威。陘，音刑。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趨，七喻翻。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少，詩沼翻；下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回遠也。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澁，色入翻。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陜、晉二鎭，相繼款附，陝、晉歸附事見上卷上年。陝，失冉翻。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陰陽家所謂逆太歲。宜由晉、絳抵陝。」九域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州南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矣。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為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諭諸道。

**4**甲申，『章︰十二行本「申」作「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眞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李存瓌等後遂為北漢佐命。瓌，古回翻。蔚，紆勿翻，姓也。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5**是日，劉晞棄洛陽，奔大梁。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

**6**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鎭南節度使馬希廣，鎭南軍洪州，時屬唐。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少，詩沼翻。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楚置武平節度於朗州。朗、永之疑，註詳於後。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知兩翻；下同；下齒長、居長同。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瑫，他牢翻。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鄧懿文、小門使楊滌小門使，諸鎭皆置之，掌門戶之事；府有宴集，則執兵在門外。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兄弟爭國，社稷必危。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恆曰︰「三十五郞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郞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萼第三十。藩府將吏，稱府主之子為郞君。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他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史言劉彥瑫等為身謀，以亂馬氏兄弟傳國長幼之序。考異曰︰十國紀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故事︰「希廣又不能強弱，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上，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按希範存時，若已集國官傳位希廣，則沒後將佐誰敢更有異議！必彥瑫等假託希範遺令也。今從湖湘故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拔恆皆稱疾不出。為馬希萼攻殺希廣張本。

**7**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翟，萇伯翻。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還，從宣翻。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時契丹之兵大勢已北還，故知懷州之兵必不能久留。苦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句斷。『章︰乙十一行本重「弘肇」二字。』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觀此，則知帝猶憚契丹，有未敢輕進之心。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說，式芮翻。令奇乃降；降，戶江翻。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8**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太行南阪也。帥，讀曰率。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北軍，謂契丹聚於恆州之軍，崔廷勳等在南，故謂屯恆之軍為北。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耳，漢兵又進而逼之，故遁。過衞州，大掠而去。九域志︰懷州東北至衞州二百九十三里。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

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沈，持林翻。將，卽亮翻。校，戶敎翻。撾，側瓜翻。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惕，他歷翻。莫敢犯命，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

辛丑，帝至霍邑，霍邑，漢彘縣，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五里。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章︰十二行本「父」下有「延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告之。所以絕趙匡贊北顧之心。

**9**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為滋德殿。薛史曰︰以宮城南門同名故也。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

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己不得從容而去。從，千容翻。從容，不急遽之貌。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陽。是年二月至大梁，尋還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己赴恆州。此矯契丹主兀欲之命也。兀欲時尚在恆州。恆，戶登翻。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徽陵，唐明宗陵。梓宮所窆之所，謂之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為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為樞密使，甄，當作鄄，音吉掾翻。甄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帶濮州。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為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北來，謂先從契丹主自北而來者。松，徽之子也。王徽相唐僖宗。

百官謁見淑妃，見，賢遍翻。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為從益宿衞。燕，於賢翻；下同。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先是劉晞棄洛陽奔大梁。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高行周，唐明宗親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以舊恩召之為衞。武行德於河陽，武行德，幷人，必亦少在唐明宗麾下。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分，扶問翻；下處分同。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以帝新舉大號，擁兵南來，將有中國，故謂之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倂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北救，謂契丹之救也。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後唐旣亡，惟王淑妃母子在耳，故自謂然。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計畫，則禍及他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為燕兵計！文安，漢縣，唐屬莫州。以戰國七雄有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瀛、莫，皆燕之南界；以唐諸道節度言之，則瀛、莫，盧龍巡屬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汴城經張彥澤剽掠，契丹又席卷而北，故云然。幾，居豈翻。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復，扶又翻。噍，才笑翻。處，昌呂翻。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從益本爵許王，以稱號於大梁，自稱梁王，是已建國更號矣。今旣奉表迎漢，何為又更國號！是當時議者禍之也。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

**10**甲辰，帝至晉州。

**11**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己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述律太后，兀欲祖母也。擅自立，內不自安。

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事見二百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復，扶又翻。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

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為中京留守，薛史曰︰麻荅，耶律德光之從弟；其父曰薩剌，阿保機時，自蕃中奔唐莊宗，尋奔梁，莊宗平梁，獲之，磔於市。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敎坊人自隨。留文武官而以宮女、宦官、聲樂自隨，史言兀欲無遠略。乙巳，發眞定。恆州建眞定府。

**12**帝之卽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成，姓也。何氏姓苑︰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令尹子玉封於成，是為成得臣，其後亦以成為氏。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護國軍河中府；時未得河中，白文珂領節也。珂，丘何翻。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恐其入城剽掠。以偏將薛瓊為防禦使。

**13**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鎭。汴人有來迎者。汴人越鄭、洛而來迎，可以見其苦契丹之虐政，徯漢氏之來蘇，惜乎卒無以副其望也！

**14**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恆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張礪言，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數，所具翻。又，吾為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見上卷是年三月。令我處宮中，處，昌呂翻。汝以為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好，呼到翻。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卽殺，奚以鎖為！」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恚，於避翻。

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史言張礪抗直而蕭翰不敢殺，崔廷勳過恭而麻荅不為禮。

**15**乙卯，帝至新安，新安縣屬西京河南府。九域志︰在京西七十里。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16**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年二十。遺令以丞相弘倧為鎭海、鎭東節度使兼侍中。倧，徂冬翻。

**17**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避帝名也。更，工衡翻。

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五代會要曰︰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歐陽修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國幾何其不為夷狄矣！按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唐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聞者泣下。為漢祖者，待李從益以不死可也，殺之過矣。

**18**戊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鞏；見，賢遍翻。九域志︰鞏縣屬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衞州人也。

**19**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滎陽縣屬鄭州，自鞏縣東至滎陽一百九十里。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鎭相繼來降。

**20**丙寅，吳越王弘倧襲位。

**21**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扶又翻。復以汴州為東京，契丹廢東京為汴州，見上卷是年正月。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晉蓋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汝州未嘗為節鎭，恐是安州，以李金全反廢安遠軍也。然契丹入汴之後，嘗以楊光遠子承信為平盧節度使，蓋漢自以繼晉而興，革契丹之政，不以為著令也。壬申，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22**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及述律戰于沙河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洲，北則宣化館至西樓。初，晉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見上卷本年正月。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為排陳使。陳，讀曰陣。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囚述律后於撲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阿保機墓置祖州。匈奴須知︰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若其地名之同異，道里之遠近，必親歷然後能審其是。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為樞密使。

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數，所角翻。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史言中國經喪亂之後，由此得稍自安集。

**23**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弘、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二里。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高唐英，契丹所署也，見上卷是年四月。相，息亮翻。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鎭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為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磁，牆之翻。

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指揮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恆州。邢、相旣不能守，恆州安能孤立哉！為諸將逐麻荅張本。

**24**帝遣使告諭荊南。高從誨上表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自唐以來，新君踐阼，則遣使加恩於諸鎭。使，疏吏翻。

**25**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唐主自謂出於吳王恪，故云然。朝，直遙翻。以左右衞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章︰十二行本「李」上有「同平章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晉將也，奔唐見二百八十二卷晉高祖天福五年。議經略北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26**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因卽位加恩，遂命馬希廣以其父兄官爵。

**27**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見上卷本年正月。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鎭。彼旣家國無歸，父死虜中，無可歸之家；契丹北去，無可歸之國。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他鎭。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杜重威尋不受代，遂命高行周攻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為李守貞據河中張本。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史明傳者之妄。

**28**吳越王弘倧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俶，昌六翻。

**29**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李仁達降唐，唐賜名弘義，編之屬籍。及其叛唐，為唐所攻，求救於吳越，而弘字犯吳越諱，改名為達。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自詣錢唐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更，工衡翻。旣而孺贇悔懼，悔其來，且懼死也。以金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為之請，弘倧從之。為，于偽翻。為李孺贇叛誅、胡進思不自安張本。

**30**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內常疑懼；及移鎭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璲，音遂。質，音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趙延壽為契丹主兀欲鎖之北去，其親兵留恆州。恆，戶登翻。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為張璉助杜重威堅守張本。將，卽亮翻。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鎭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為慕容彥超挾勢陵轢高行周、將帥不和張本。

**31**辛未，楊邠、郭威、王章皆為正使。帝卽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為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弘肇自太原來者。朝廷兵，謂晉朝舊兵。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32**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諡號。五代會要︰追尊高祖湍明元皇帝，廟號文祖；曾祖昂恭僖皇帝，廟號德祖；祖僎昭獻皇帝，廟號翼祖；考琠章聖皇帝，廟號顯祖。凡六廟。

**33**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斷腕，抉，於決翻。斷，音短；下卽斷同。腕，烏貫翻。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具，謂披面、抉目、斷腕、焚炙之具。左右『章︰十二行本「右」下有「前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被，皮義翻。乘，繩證翻。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宰相分判，須降制敕，而麻荅以牒行之，史言其僭妄。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妄『章︰十二行本「妄」作「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卽斷其首以來。」

麻荅遣使督運於洺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劉鐸為契丹守。九域志︰洺州西北至邢州九十里。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

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謂留恆州之兵也。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為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飼，祥吏翻。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強，猶豫未發。會楊袞、楊安等軍出，楊袞赴魏州，楊安攻洺州。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鍾為號。約漢兵聞佛寺擊鍾，則齊出攻契丹。然佛寺晨昏擊鍾，食時擊鍾，日日然也；此必以未發前預相戒約，以次日食時聞佛寺鍾聲而俱發耳。

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恆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鍾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幷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恩州時屬南漢境，白再榮遙領也。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白再榮以幕自蔽，軍吏決幕引出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剽，匹妙翻。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恆州牙城北門也。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微李穀之謀，漢兵殆矣。會日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恆州東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與義武節度使邪律忠合。忠，卽郞五也。郞五初鎭澶州而兵亂，契丹又使鎭定州。

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為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為留後。」時李榮功最多，李榮先據甲庫，授兵與契丹戰，諸將皆繼其後，故論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改小馬坊為天驥，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為左飛龍院，小馬坊為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三年，改左、右天廐坊，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騏驥院使。

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章︰十二行本「軍」作「廂」；乙十一行本同。』主華池王饒晉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之官，隋、唐以下無是也。此書「奉國軍主」，通鑑蓋因舊史成文，猶言軍帥耳，非官名也。慶州華池縣，隋所置；宋熙寧中，省華池縣為寨鎭，屬合水縣，其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卽洛源縣。隋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恐為再榮所倂，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衞。司天監趙延乂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

再榮以李崧、和凝久為相，家富，晉高祖入洛，卽以李崧為相；天福五年，和凝為相。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名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鎭民死者幾三千人，虜將，謂麻荅。恆，舊鎭州也。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詰，去吉翻。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恆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言其貪虐似麻荅，特姓白耳。然再榮以貪虐殖財，郭威入汴，竟以多財殞其身。天道好還，蓋昭昭矣。

楊袞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卽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衆來降。

**34**庚寅，以薛懷讓為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問。

**35**辛卯，復以恆州順國軍為鎭州成德軍。改恆州及順國軍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七年。

**36**乙未，以白再榮為成德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為曹州防禦使，李榮為博州刺史。踰年之後，乃知逐麻荅者二人之功，始賞之。此事與晉高祖天福二年馬萬、盧順密之事同。

**37**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幷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處，昌呂翻。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去，羌呂翻。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劉昫曰︰平陰，漢肥塚縣，隋為平陰縣，屬濟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項安世家說曰︰古無村名，今之村，卽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為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郊外則名之為野，為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所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為都，粗陃為鄙，本此為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為村，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為義明矣。

逢吉為人，文深好殺。好，呼到翻。在河東幕府，謂為河東節度判官時也。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靜獄者，使之決遣繫囚，而蘇逢吉盡殺之以為靜。及為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他事杖殺之。語，牛倨翻。蘇逢吉之好殺，固天道所不容，況怙勢而殺其兄乎！

**38**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遺，唯季翻。言劉彥瑫違先王之命，先王，謂楚王殷也。殷遺命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元年。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兄也；希廣，弟也。捨兄立弟，故云然。長，知兩翻。少，詩詔翻。

希萼自永州來奔喪，歐史曰︰希萼自朗州來奔喪。通鑑於是年正月楚王希範之卒，將佐議所立，亦言希萼知永州事。但希萼為武平節度使，武平軍置於朗州。下文言希萼求還朗州，又希廣欲分澤、朗而治。則朗州為是，前此作永州誤也。乙巳，至趺石。趺，甫無翻。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從，才用翻。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館，古玩翻。今潭州西北出有碧湘門，馬氏蓋立宮於是門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朗州，還，從宣翻，又如字。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馬希廣其後唐閔帝之儔乎！寧分潭、朗而治之。」治，直之翻。乃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詗希廣，為，于偽翻。詗，古永翻，又翾正翻。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史言希萼之攻潭州，希崇啓之也。

**39**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歸其國。事見上卷是年正月。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剽，匹妙翻。

**40**制以錢弘倧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鎭海·鎭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41**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以漢兵方北討魏州，未暇南救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卻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九域志︰荊南府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東至郢州三百二十里。乃絕漢，附于唐、蜀。高從誨求郢州不許，見上六月。

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此語專為三道入貢過荊南發。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過，音戈。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詰，去吉翻。復，扶又翻。曾不為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更，工衡翻。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予，讀曰與。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俚俗語謂奪攘茍得無愧恥者為無賴。

**42**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為鎭南節度使。

**43**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劉晟殘同氣而瀆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歐史，伶人謂之尚玉樓，卽被斬之樂工也。斷，音短。

**44**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卽位，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

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遣二將討杜重威事始上閨七月。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慕容彥超旣以帝同產之親而陵高行周，又誣行周以婚姻之故而緩賊，故不協。帝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申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郞，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郞，貞固司空兼門下侍郞，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竇貞固以司空拜相，而書於二僕射之次者，二蘇舊相，貞固則親相也。

戊寅，詔幸澶、魏勞軍，澶，時連翻。勞，力到翻。以皇子承訓為東京留守。

**45**馮道、李崧、和凝自鎭州還，白再榮等旣逐契丹，馮道等乃得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卯，以崧為太子太傅，凝為太子太保。

**46**庚辰，帝發大梁。

**47**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是年秋七月，趙匡贊自河中徙長安。恐終不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終南山路，子午谷路也。

**48**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人主親戎，不為御營而舍於元帥之營，有入韓信壁奪軍之意。高行周心迹無他，故不發。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數，所角翻。轢，郞擊翻。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壤實其口，示受陵辱而不敢言也。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不明底彥超之罪，牽於愛也。且使詣行周謝。

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卽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復，扶又翻；下同。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死傷者衆而城不克，則高行周持久以弊之之說為是，慕容彥超之語遂塞。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卽蕭翰所留也，見上五月。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繁臺在大梁。丁度曰︰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曰繁臺。薛史曰︰繁臺，卽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茍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始用高行周之言。

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鄕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鄕縣，唐初屬濟州，後屬兗州。九域志︰屬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見，賢遍翻；下同。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卽晉之宋國長公主也。長，知兩翻。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尩瘠無人狀。尩，烏黃翻。瘠，秦昔翻。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鄕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幽州兵將出魏州之境，去漢兵旣遠，心無所憚，遂大掠，逞其忿而去。將，卽亮翻。校，戶敎翻。

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幷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以其歷藩鎭則貪黷無厭，為將則賣國殄民也。為殺杜重威、市人噉其肉張本。詬，苦候翻，又許候翻。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49**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澶、魏相去百五十里。行周、彥超旣交惡，接境而處，必不相安，故力辭。己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衞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衞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為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50**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為胡進思廢弘倧張本。

51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發自鄴都而歸大梁。

52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雄武都押牙，秦州都押牙也。惲，於粉翻。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處，昌呂翻。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張虔釗以潞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國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雍。重，直龍翻。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旣遣使招侯益，又隨之以兵臨脅之。奉鑾肅衞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從趙匡贊之請也。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53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史言承訓死而漢祚蹙。

54癸巳，帝至大梁。

55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復，扶又翻。府第，福州府署也。是日，殺孺贇，夷其族。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史言狂狡反覆者終死於人手。

56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

57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58己酉，鮑脩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59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按歐史︰吳越王錢鏐以徐綰之亂，使子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嗣立，用進思為大將。元瓘卒而弘佐立，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侮」，當作「舞」。

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惡，烏路翻。欲授以一州，欲奪其兵權而遠之。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數，所角翻。折，之舌翻。被，皮義翻。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近，其靳翻。弘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踧，子六翻。踖，子昔翻。「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此褚遂良所以戒唐太宗窮張玄素也。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見上七月。及孺贇叛，謂復欲降唐也。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

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按薛史︰吳越王鏐，母水丘氏，昭券蓋外戚也。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弘倧猶豫不決，故何承訓懼而生心。洩，息列翻。

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帥，讀曰率；下同。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言，乘左右之憤怒而用之，以順討逆，何畏乎胡進思！是以人貴於有膽決。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褰，起虔翻。德昭乃拜。

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鎭海、鎭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

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進侍，吳越所置官在王左右者也。光鉉，弘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他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史言婦人智識有過於丈夫者。

60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鎭饒州。唐蓋置安化軍於饒州。王延政降唐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南唐之保大三年也。

## 乾祐元年（戊申、九四八）

**1**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

**2**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自唐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域進奉，唐雖遣兵討之，莫能遏止。党，底朗翻。乞兵應接。詔左衞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以出師，實則經略關右。

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朝，『章︰十二行本「朝」作「胡」；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豈所願哉！言趙延壽受囚鎖於契丹而入北。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劉曜之言。涔，耡針翻。蹄涔，謂牛馬所踐之跡，因而渟水處也，非盈尺之鯉所可容身；以喻蜀小國，勢不能容趙匡贊。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謂先受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命鎭河中府。父在虜庭，父，謂趙延壽。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茍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趙延壽為契丹所鎖，事見去年五月。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卽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五代會要︰帝生於唐乾寧二年二月四日。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3**己未，帝更名暠。更，工衡翻。暠，古老翻。

**4**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

**5**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私第，遷於臨安私第也。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衞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音，當以死拒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弘俶知胡進思必謀殺弘倧，故密約敕薛溫使知所備。為進思害弘倧而不克張本。

**6**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7**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離，力智翻。見，賢遍翻。

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自大散關以北達于岐、雍，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本道，謂晉昌一道。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文其面以軍號，則亡逸無所至。校，戶敎翻。帥，讀曰率。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為趙思綰據長安反張本。

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敗，補邁翻；下追敗同。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李廷珪、張虔釗二軍，皆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帥，讀曰率。鄜，音夫。敗，補邁翻。

**8**丁丑，帝大漸。楊邠忌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鎭。劉信以從弟之親典侍衞，故楊邠忌之，遣就鎭許州。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涕泣如雨，謂之雨泣。

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諭以誅杜重威也。是日，殂于萬歲殿，年五十四。薛史︰梁受禪，以大梁萬歲堂為萬歲殿。逢吉等祕不發喪。

庚辰，下詔，稱︰「重威公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幷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晉公主，石氏，杜重威之妻。磔重威尸於市，磔，陟格翻。市人爭啖其肉，啖，徒濫翻。怨杜重威賣國，引虜入汴，而都人被其毒也。吏不能禁，斯須而盡。

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衞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卽皇帝位。時年十八。

**9**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韓保貞亦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還，從宣翻，又如字。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要，一遙翻。天福十二年，何重建附蜀，至是蜀兵劫與俱西。

**10**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11**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

**12**癸巳，大赦。卽位十三日而肆赦。

**13**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復，扶又翻。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惡，烏路翻。何承訓泄弘倧之謀以陷君於幽廢，而又請弘俶誅胡進思，誰敢復與之謀乎！

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戶拒之，大呼求救；呼，火故翻。溫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自臨安入錢唐告其事。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

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下，戶嫁翻。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幾，居豈翻。弘倧由是獲全。

**14**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祖臥內便宜從事之命也，見上。朝，直遙翻；下同。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誘，音酉。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15**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自散關還至興州也。張虔釗蓋不知可否，不度利鈍，而急於求功之人，觀其攻王都於定州，攻潞王於鳳翔，皆急於求勝而敗可知已。恚，於避翻。

**16**侍衞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復，扶又翻。居喪而經營起復，已得罪於名敎；未起復而自出朝參，雖史弘肇武人無識，亦可見朝章之紊。朝，直遙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 後漢紀三起著雍涒灘（戊申）三月，盡屠維作噩（己酉），凡一年有奇。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

## 乾祐元年（戊申、九四八）

**1**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復，加兼侍中。

**2**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執政，謂蘇逢吉、楊邠等，皆當時大臣也。譽，音余。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行者，行尹事，未正除也。

**3**改廣晉『章︰十二行本「晉」下有「府」字；乙十一行本同。』為大名府，左傳︰晉卜偃曰︰「魏，大名也。」取以名府。晉昌軍為永興軍。以革晉命，故改廣晉與晉昌。

**4**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侯益以王景崇欲殺己，幸免而歸朝，故毀之。橫，戶孟翻。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怨朝廷不能體先帝遺旨，反聽侯益之讒也。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趙思綰，趙匡贊牙校也，見上卷。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趙思綰等本趙延壽部曲，故呼匡贊為小太尉，言匡贊入朝為已落漢人之手也。吾屬至京師，幷死矣，柰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復，扶又翻。

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諸州鎭皆有客亭，以為迎送宴餞之所。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壕寨使，掌營造浚築及次舍下寨。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趙思綰部兵先從趙匡贊鎭長安，故家屬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旣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校，戶敎翻。梃，徒鼎翻。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少，詩照翻。葺，七入翻。堞，達協翻。

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欲以制趙思綰。難，乃旦翻。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欲以制王景崇。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

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謔也。何氏姓苑曰︰靖姓，齊靖郭君之後。風俗通曰︰靖姓，單靖公之後也。至潼關，虢州西北至潼關百有餘里。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

**5**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契丹主德光北歸，死於殺胡林。此謂兀欲北歸至定州也。以義武節度副使邪律忠為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晉齊王開運三年，契丹主德光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方簡」作「方諫」。按方簡避周諱，改名方諫；實錄誤也。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為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恚，於避翻。朝，直遙翻。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孫方簡兄弟保狼山，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三年。帥，讀曰率；下同。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幾，居豈翻。帝復其舊官，以扞契丹。復以為義武節度使。

邪律忠聞鄴都旣平，去年十一月，杜重威降，鄴都平。事見上卷。常懼華人為變。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為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定州東至鎭州，止隔祁州耳。契丹聞鎭州將出兵，故棄城而去。孫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奔命者，奔走以救急也。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

丙子，以劉在明為成德節度使。

麻荅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徵漢官致亂耳。」謂徵馮道等也。事見上卷上年。契丹主鴆殺之。

**6**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

中書侍郞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上，時掌翻。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鎭。李濤之疏，承蘇逢吉之意也。二樞密，謂楊邠、郭威。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易，以豉翻。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謂岐、雍舉兵反。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詰，去吉翻。濤曰︰「此疏臣獨為之，他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為將相交惡張本。

**7**是日，邠、涇、同、華四鎭邠帥王守恩，涇帥史匡威，同帥張彥威，華帥扈從珂。華，戶化翻。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杜重威死見上卷是年正月。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李守貞破契丹於馬家口而克青州，又破契丹於陽城，其功不細。素好施，得士卒心。好，呼到翻。施，式豉翻。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少，詩照翻。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治，直之翻。間，古莧翻。

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舊唐書·地理志︰浚儀故縣，隋置，在今縣北三十里；唐武德四年，移縣於州北羅城內；貞觀元年，移於州西一里；後治郭下。自守貞鎭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鎭，晉開運初，李守貞鎭義成，後徙鎭泰寧、天平、歸德，至是鎭護國為亂。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為，于偽翻。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鄕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舐，直氐翻。中，竹仲翻。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

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章︰十二行本「勳」下有「將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據潼關，舊唐書·地理志︰陝州平陸縣，隋之河北縣也。唐天寶三載，陝郡太守李齊物開三門，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陸」篆字，因改為平陸縣。九域志︰平陸縣在陝州北五里。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

同州距河中最近，河中府西至同州六十里耳。匡國節度使張彥威，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作「彥成」，蓋避周祖諱；薛史因之。今從廣本。常詗守貞所為，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倂。金山，雲州人也。

**8**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奏稱︰「去三載前難，乃旦翻。去，已往也。羌族㖡毋龍龕手鏡︰㖡，音夜。毋，讀如謨。殺綏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請益兵為備。」以備羌也。詔以司天言，今歲不利先舉兵，諭止之。

**9**夏，四月，辛巳，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潼關。監，古銜翻。

**10**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間，古莧翻。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二樞密，楊邠、郭威。二蘇，逢吉、禹珪。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郞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三相，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更，工衡翻，經也。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茍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喜，許記翻。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旣恨二蘇排己，以其使李濤上疏，請出二樞密為外鎭也。又以其除官太濫，為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此所謂士大夫，指言內外在官之人。命，言漢朝之命。凡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門蔭，謂任子也。百司入仕，所謂流外也。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11**以鎭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衞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寧江軍夔州，時屬蜀境，尚洪遷遙領也。

**12**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王景崇欲幷岐、邠之兵以舉事。

**13**契丹主如遼陽，漢遼東郡有遼陽縣，大梁水與遼水會處也，契丹於此置遼陽府。歐史︰自黃龍府西北行一千三百里至遼陽府。按，遼陽府，契丹之東京，舊勃海地，距燕京二千五百一十里。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見，賢遍翻。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

**14**王景崇遺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遺，唯季翻。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15**契丹主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徐台符從契丹主北去見上卷上年。台符逃歸。

**16**五月，乙亥，滑州言河決魚池。魚池，地名，河決之後，謂之魚池口。

**17**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18**辛巳，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

**19**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20**高從誨旣與漢絕，見上卷天福十二年。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脩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21**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傷重而卒。卒，子恤翻。

**22**秋，七月，以工部侍郞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為李穀見親任於周朝張本。

**23**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24**蜀司空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以威力臨人，人畏其威力，不得已而就與為市，是為強市。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瘐死者。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死曰瘐。音勇主翻。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好，呼到翻。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復，扶又翻。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籍沒其家。

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王處回以節兼侍中，不在閬州。賣官鬻獄，四方饋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此所謂四方，止以蜀之境上言之。家貲巨萬。子德鈞，亦驕橫。橫，戶孟翻。張業旣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辭位，以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亦不得至梓州。

蜀主欲以普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普豐、茶酒二庫使，皆蜀所置。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通奏使，亦蜀所置。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復，扶又翻。會，古外翻。至于宋興，蜀主遂以用王昭遠亡國。

**25**戊辰，以郭從義為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時郭從義討長安，就以永興節授之；白文珂討河中，因使之知行府事。

**26**蜀主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為門下侍郞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郞徐光溥為中書侍郞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27**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去，羌呂翻。又譖衞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軍職；甲戌，蜀主許之。史言蜀主以新間舊。

**28**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29**初，高祖鎭河東，皇弟崇為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節度判官鄭珙，勸崇為自全計，崇從之。珙，青州人也。珙，居竦翻。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於是之時，劉崇則為跋扈；然郭威旣立，天下為周，河東非素有備，殆不能守也。

**30**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鎭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常思、白文珂不敢逼河中，趙暉不敢逼鳳翔。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近，其靳翻。惡，如字，又烏路翻。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考異曰︰薛史·周太祖紀︰「七月十三日，授同平章事，卽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為名。八月六日發，離京師。」按漢隱帝、周太祖實錄，七月，加平章事制詞無西征之言；至八月壬午，方受命出征。蓋薛史之誤。諸軍皆受威節度。

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郭威以卒伍之雄，而問策於馮道之老腐者，觀其所以答與威所以從，則人之材識，不合乎道者則有之，若其量勢應物，未可妄議。由是衆心始附於威。為郭威得天下張本。

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趣，七喻翻。

**31**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為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

**32**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以鳳翔之地在岐山之陽也。己丑，以王景崇為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33**乙未，以錢弘俶為東南兵馬元帥、鎭海·鎭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34**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鎭國節度使扈從『章︰十二行本「從」作「彥」；乙十一行本同；下同。』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鎭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掎，居蟻翻。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九域志︰陝州北至河中二百三十七里。同州東至河中六十里。潼關渡河至河中一百餘里。陝，失冉翻。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樂，音洛。忤，五故翻。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

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施，式豉翻；下好施同。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李守貞習見鳳翔、太原之事，以楊思權期漢兵耳。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守貞視之失色。

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河中西關城在河西，所以護蒲津浮梁者也。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常思、郭威，蓋近城立柵。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鎭。幾，居豈翻。將，卽亮翻；下同。遣常思歸潞州，史言郭威能審人之能否。

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施，式豉翻。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易，以豉翻。且彼馮城而鬬，馮，讀曰憑。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帥，讀曰率。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輸，舂遇翻。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帑，他朗翻。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縻，忙皮翻，繫也。史言郭威方略，亦因周之史官潤色已成之文。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曏畏高祖，不敢鴟張；曏，謂昔時也。鴟張，言如鴟之張翼，欲高舉遠飛也。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檥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鋪，普故翻。檥，魚倚翻。番步卒者，使步卒分番迭守。張敬達之圍晉陽，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敬達以敗，郭威以勝者，晉陽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緩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為緩急耳。

**35**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請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36**南漢主中國旣國號曰漢，故嶺南之漢，書南漢以別之。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宣化，漢領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置宣化縣及晉興縣。唐以宣化為邕州治所，晉興亦屬邕州。求婚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復，扶又翻。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為南漢舉兵攻楚張本。

**37**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脩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欲使潭、朗如二國然。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38**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考異曰︰實錄，「戊辰，樞密使郭諱上言︰『都監李彥從將兵掩襲川賊，至大散關，殺賊三千餘，其餘棄甲而遁。』」漢隱帝實錄，「九月，李彥從敗蜀兵於散關。」而蜀後主實錄無之。蜀實錄，「十月，安思謙敗漢兵於時家竹林，遂焚蕩寶雞。十二月，又敗漢兵于玉女潭。」而漢實錄無之。蓋兩國各舉其勝而諱其敗耳。然漢實錄言官軍不滿萬人，而蜀兵數倍，是二三萬人，非小役也，豈得全不書！殺三千人，非小敗也，豈十月遽能再舉！蓋九月止是蜀邊將小出兵，為漢所敗，漢將因張大而奏之耳。又蜀實錄，十月但云「思謙退次鳳州」，不云「歸興元」，十二月云「思謙自興元進次鳳州」，蓋十月脫略耳。蜀兵遁去。

**39**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匭函，匭，居洧翻。後改為獻納函。

**40**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怨侯益之毀己於朝也。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凡擇乳母，必取新生子者，許之攜子，故得以易。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41**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邏，郞佐翻。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殍，被表翻。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媚守貞見上三月。詰，去吉翻。總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莊子曰︰鵲上高城，乘危而巢於高枝之巓，城壞巢折，淩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守貞猶以為然。

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見蜀主于成都。

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塹『章︰十二行本「塹」上有「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擐，音宦。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幟，昌志翻。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殪，壹計翻。自是景崇不復敢出。復，扶又翻。

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志貪西顧，言後唐莊宗利蜀之富而伐之也。前蜀主，謂王衍；意欲北行，言其銳意幸秦州也；事並見莊宗紀。上，時掌翻。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汧，苦堅翻。

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酸棗，古縣，唐屬汴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里。丙申，安思謙屯右界，右界，蓋寶雞西界，漢、蜀分疆處也。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趣，七喻翻。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陳，讀曰陣。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復，扶又翻。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渭水過寶雞縣北。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強，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興元，安思謙本鎭也。貴，潞州人也。

**42**荊南節度使『章︰十二行本「使」下有「兼中書令」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年五十八。保融知留後。保融，從誨第三子；史不言其得立之因。

**43**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延州北至夏州三百八十里。二鎭接境，違言易生。難，乃旦翻。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44**初，高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眞定，事見上卷天福十三年。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瘞，於計翻。別置田園於他所，謂之別業，亦謂之莊。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跡孤危，石晉之時，漢高祖夙有憾於李崧；卽位後，崧始歸朝，故內懼。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㠖，嶼，以與翻。㠖，宜崎翻。與逢吉子弟俱為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未幾，惡，烏路翻。幾，居豈翻。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復，扶又翻。

漢法旣嚴，而侍衞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解，戶買翻，姓也。鄭樵姓氏略曰︰自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至春秋之時，晉有解狐、解揚。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三叛，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羣情震動，民間或訛言相驚駭。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部者，部分之也。邏，郞佐翻。得罪人，不問輕重，於法何如，皆專殺不請，或決口，『章︰十二行本「口」下有「斷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斮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屛跡，而冤死者甚衆，莫敢辯訴。斷，音短。斮，側略翻。折，而設翻。脛，戶定翻。屛，卑郢翻，又卑正翻。

李嶼僕夫葛延遇，為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抶之，抶，丑栗翻。督其負甚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孔子有言︰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居昏暴之朝乎！上，時掌翻。逢吉聞而誘致之，誘，音酉。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衞獄。侍衞獄，卽侍衞司獄，所謂軍獄也。嶼自誣云︰「與兄崧、弟㠖、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引，羊晉翻。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結李守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上，時掌翻。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蘇逢吉取李崧之家貲，又從而夷其家；曾未期年，逢吉亦身死而家破。天道不遠，人猶冒貨而不顧，可哀也哉！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為所脅制。

他日，祕書郞眞定李昉詣陶穀，昉，甫兩翻。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祖諱改焉。姓譜、姓苑皆謂陶姓、唐姓並出陶唐氏之後；唐穀之改姓陶，據此也。

史弘肇尤惡文士，惡，烏路翻。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此事亦誠有之；但以此而例惡文士，則過矣。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史弘肇領宋州節，而掌侍衞，留京師，使節度副使治府事，副使其屬也，故謂之屬府。公利，言公取所當得者。橫，戶孟翻。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風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士民不勝其苦。史言史弘肇所謂公利，其實皆虐民而取之。輸，舂遇翻。勝，音升。

**45**初，沈丘人舒元，沈丘，古寢丘也，唐神龍二年，改曰沈丘，屬潁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一十里。沈，式茌翻。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朱元遂留為南唐用。間，古莧翻。唐諫議大夫查文徽、查，鉏加翻。兵部侍郞魏岑請出兵應之。

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唐置清淮軍於壽州。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羸，倫為翻。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過，音戈。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聞，音問。金全曰︰「曏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是時沂州屬漢，海州屬唐。九域志︰沂州之界，東南至海州一百里。

唐主遺帝書謝，請復通商旅，與中國絕和，故商旅不通。今遺書謝前過，請復通商旅。遺，唯季翻。復，扶又翻。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46**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睿陵在河南府告成縣。廟號高祖。

**47**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

**48**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以竹箔覆穽，而加土於竹箔之上。穽，才性翻。覆，敷又翻。箔，白各翻。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復，扶又翻。九域志︰賀州西至昭州三百餘里。

**49**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為朕進取！」為，于偽翻。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

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筈，音括。箭筈，嶺名，有箭筈關。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敗，補邁翻。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模壁」，一作「摸壁」。韓保貞出新關，新關在隴州汧源縣西，唐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徙築，謂之安戎關。汧、隴之人謂大震為故關，安戎為新關。九域志︰隴州汧源縣有新關鎭。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

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聶，尼輒翻，姓也。姓苑︰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茍不能突圍，終為我禽；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 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考異曰︰十國紀年︰「蜀廣政十二年正月甲寅，思謙以軍食匱竭，自模壁退次鳳州，上表待罪。」蓋去年冬末已退軍，明年正月表始到成都耳。今從周太祖實錄。威乃還。還，從宣翻。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九域志︰秦州東一百六十五里有弓門寨。

**50**蜀中書侍郞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豔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挑，徒了翻。長，知兩翻。丁酉，罷守本官。

隱皇帝上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

**乾祐二年**（己酉、九四九）

**1**春，正月，乙巳朔，大赦。

**2**郭威將至河中，自華州還也。白文珂出迎之。

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此漢兵柵於河西者也。王繼勳知漢兵據河之西以臨河東，守備必厚，故循河而南，坎岸而上以攻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帥，讀曰率。客省使閻晉卿曰︰梁有客省使副，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級、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照，易辨耳；易，以豉翻。柰衆無鬬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邪！」援矟先進，援，于元翻。矟，音槊。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鬬，微，無也。幾為虜嗤。用漢光武語。幾，居依翻。嗤，丑之翻。然虜伎殫於此矣。」伎，渠綺翻。晉卿，忻州人也。

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酤，音沽。墅，承與翻。貰，始制翻。邏，郞佐翻。由是河人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犒，苦到翻。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少酒，言所飲不多也。少，詩紹翻。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3**甲寅，蜀安思謙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軍行逗橈者必誅，釋而不問為失刑。

**4**詔以靜州隸定難軍，唐置靜邊州都督於銀州界，以處党項降者。難，乃旦翻。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鎭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史言拓跋據銀、夏，漸以驁桀，遂成宋朝繼遷之叛。

**5**淮北羣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衞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泗以招納之。皇甫暉，卽與趙在禮作亂以成後唐莊宗之禍者也；奔南唐見二百八十六卷高祖天福十二年。海、泗，二州名。蒙城鎭將咸師朗等降於暉；蒙城，隋之山桑縣；唐天寶元年，更名蒙城，屬亳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六十里。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峿鎭，峒，達貢翻，又嵸董翻。峿，五乎翻。俘斬六百級，暉等引歸。

**6**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幷晉主遷於建州；歐史曰︰自遼陽府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今按建州在遼陽之西北，其南則義州，其北則土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大定府南至燕京一千一百五十里，北至上京臨潢府七百里。金人疆域圖︰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燕京二千二百一十里。薛史曰︰自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霸州至建州。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颺，余章翻。庶幾魂魄歸達於漢。」白虎通曰︰魂者，沄也，沄沄行不休也。魄者，迫也，迫迫然著於人也。旣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從，才用翻。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

**7**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珫領忠州刺史。珫，昌中翻。忠州時屬蜀。德珫，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樂，音洛。有舉人呼譟于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衞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呼，火故翻。箠，止橤翻。貢院門，禮部貢院門也。五季自梁以來，雖皆右武之時，而諸州取解、禮部試進士未嘗廢。唐明宗天成二年，敕︰「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今後逐年賜錢四百貫。」其進士試詩、賦、文、策、帖經、對義。蓋朝廷猶重科舉之士，故史德珫雖將家子，亦愛護士流。德珫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謂蘇逢吉知史弘肇不喜書，假手以逞；若墮其術，自彰己過。治，直之翻。弘肇大然之，卽破械遣之。

**8**楚將徐進敗蠻于風陽山，斬首五千級。敗，補邁翻。

**9**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見，賢遍翻。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邏，郞佐翻。史弘肇腰斬之。

**10**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太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復，扶又翻。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周光遜、王繼勳，李守貞之驍將也。帥，讀曰率。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此司馬文王取諸葛誕之故智。

**11**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好，呼到翻。按禮記·內則，聶而細切之者為膾。盜跖膾人肝而餔之，莊子寓言耳，豈知後世眞有趙思綰者乎！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稚，直利翻。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

初，思綰少時，犒，苦到翻。誘，音酉。少，詩照翻。求為左驍衞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誕，徒旱翻。大言謂之誕。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張全義鎭洛，著功外於梁、唐之間。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遺，唯季翻。及思綰據長安，肅閒居在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天福十二年，趙在禮自長安朝契丹，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李肅討誅之，是其威望必重。趙思綰又懷其疇昔之惠，故雖竊據，其見肅也猶如奴事主之禮。數，所角翻。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亟，去吏翻。汚，烏故翻。妻曰︰「曷若勸之歸國！」史言李肅之妻有智。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說，式芮翻。「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三道用兵，謂郭威攻河中，趙暉攻鳳翔，郭從義攻思綰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為華州留後，以為鎭國軍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不使入朝，所以安其反側之心。

**12**吳越內牙都指揮使鈄滔，胡進思之黨也，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滔姓皆「金」旁「斗」，按何氏姓苑，元和姓纂，皆無此姓。今據字書︰鈄，音他口、徒口二切，皆云姓也。余按廣韻云鈄姓出姓苑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于處州。治，直之翻。

**13**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14**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當作「宣徽南院使」。按轡入城，處于府舍，處，昌呂翻。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幷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15**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為！」

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章︰十二行本「丞」作「宰」；乙十一行本同。』相靖、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靖，姓也；，其名。，同都翻，與嵞同。說文，禹會諸侯于塗山之「塗」作「嵞」。磔，音竹格翻。徵趙脩己為翰林天文。以趙脩己數諫李守貞也。盛唐有天文博士、天文生，皆屬司天監，其待詔於翰林院者曰翰林天文。

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鎭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悖，蒲妹翻，又蒲沒翻。祕書郞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魑，丑知翻。魅，明祕翻。魑魅，野鬼、山精之屬。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王溥之進用於周，由此言也。郭威西征，於外則得李穀、王溥，於內則得范質，此豈一時倔強武人之所能及哉！

**16**三叛旣平，是時鳳翔猶未平也，因帝驕縱而槪言之。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暱，尼質翻。飛龍使瑕丘後匡贊、後，讀如字，姓也。鄭樵氏族略云︰後姓望出東海，開封有此姓。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為廋辭、醜語，廋辭，隱語也。好，呼到翻。廋，所鳩翻。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為意。癸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近，其靳翻。昭，卽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17**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鎭國節度使扈從珂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為鎭國節度使。

**18**唐主復進用魏岑；魏岑以罪黜見二百八十六卷高祖天福十二年，唐主之保大五年也。吏部郞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郞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政；會，古外翻。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為黨，而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性狷介，惡，烏路翻。狷，吉掾翻。乃敎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臺主謂建封武臣典兵，不當干預國政，大怒，流建封於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

唐主聞河中破，以朱元為駕部員外郞，待詔文理院李平為尚書員外郞。李守貞遣朱元、李平至唐見去年十一月。文理院，南唐所置。尚書員外郞無曹局，蓋於二十四司郞員外置也。

**19**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以鈄滔事出弘億。

**20**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斂，力贍翻。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抒，敍呂翻。抒廁，取人家虎子，寫去穢惡，渫水洗之者也。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賓客，得銀數鋌而返。「賓」，一作「賀」。鋌，徒鼎翻。

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留守、節度使、同平章事，所謂位兼將相也。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己，辭以浴，不見，卽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沈括曰︰後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韜、安重誨相繼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客次，猶今言客位也。坐於客次以俟見。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修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壞，音怪。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更，工衡翻。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為如此者，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旣處之不疑，處，昌呂翻。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余按唐閔帝之初，朱弘昭、馮贇以樞密院宣易置諸鎭，以致潞王之亂，雖成敗不同，而樞密權重則有自來矣。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21**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為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事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

**22**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鄕兵，調，徒釣翻。造號靜江軍，造號，言創立軍號也。作戰艦七百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姓苑︰商武丁子子文受封於苑，因以為氏。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荊州從事苑鎭碑，曰︰其先出苑柏何，為晉樂正，世掌朝禮之制。又有苑子園，實能掌陰陽之理。按姓氏志，皆云苑氏出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傳知者。「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趣，七喻翻。

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皋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贇，環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王環，馬氏之良將也。

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赤沙湖在洞庭湖西，與洞庭湖通。水經註云︰澧水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23**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去年七月，命郭威西征，至是踰一期矣。期，讀曰朞。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鎭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章︰十二行本「加」下有「領」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方鎭，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時楊邠為樞密使，位在郭威上，未嘗領節鎭。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郭威自言職居近密，乃帷幄之臣，史弘肇掌侍衞兵，所以領節，不可以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衞使九人，與威如一。時宰相三人，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樞密使，楊邠；宣徽使，王峻，吳虔裕；三司使，王章；侍衞使，史弘肇；凡八人。餘一人則未之知也，或者倂郭威為九人歟？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鎭；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

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鎭觖望。觖，窺瑞翻，又古穴翻，怨望也。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難，乃旦翻。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為︰「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推，吐雷翻，又如字。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覃，徒含翻，希也，廣也。不亦濫乎！」

**24**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遺丁，謂民年已成丁而戶籍遺漏，未嘗當賦役者。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25**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26**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按九域志︰貝州之南三十里，卽鄴都北界。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為王峻佐郭威舉兵向闕張本。

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趣，七喻翻。戊午，威至邢州。

**27**唐兵渡淮，攻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鎭，臨淮津。十二月，潁州將白福進擊，敗之。敗，補邁翻。

**28**楊邠為政苛細。初，邢州人周璨為諸衞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之謀主；邠奏︰「諸前資官，喜搖動藩臣，前資官，謂官資皆前朝所授者也。喜，許記翻。宜悉遣詣京師。」旣而四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衆；復，扶又翻。邠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盛唐之制，天下關二十六，度關者從司門郞中給過所，猶漢時度關用傳也。宋白曰︰古書之帛為繻，刻木為契，二物通謂過所也。旣而官司塡咽，民情大擾，乃止。

**29**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曏與蒲、雍相表裏；蒲，謂李守貞，雍，謂趙思綰。雍，於用翻。今二鎭已平，蜀兒不足恃，王景崇求援於蜀，而蜀兵不至，故言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

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

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詗之，詗，古永翻，又翾正翻。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30**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荻水鎭，殘之。金人疆域圖︰荻水鎭在海州贛榆縣。

**31**是月，南漢主如英州。南漢以唐廣州湞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32**是歲，唐泉州刺史留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酖刺史董思安而代之；晉齊王開運二年，唐改漳州為南州，以董思安為刺史，唐之保大三年也，事見二百八十四卷。唐主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效為節度使。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 後漢紀四上章閹茂（庚戌），一年。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庚戌、九五○）

**1**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

**2**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王萬敢去年已殘荻水鎭，今請益兵攻之。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因王萬敢請兵，使郭瓊將以赴之，道過青州，因以易置劉銖。帥，讀曰率。

**3**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

**4**丙寅，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瘞，於計翻。殍，被表翻。已聚者二十萬，史言其未聚者尚多，大兵攻圍積久，其禍如此！

**5**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北面行營招討使。唐命李金全見二百八十七卷元年。

**6**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賂權貴，權貴爭譽之；在壽州積年，譽，音余。晉開運元年，唐徙劉彥貞鎭濠州，劉崇俊鎭壽州。漢乾祐元年，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李金全北伐。未知彥貞以何年徙鎭壽州。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兵將大舉南伐。被，皮義翻。二月，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鎭潤州；寧國節度使周宗為東都留守。以漢兵大舉，弘冀年少，恐不能調用扞禦；周宗為唐祖佐命，宿望也，故徙鎭揚州。

**7**朝廷欲移易藩鎭，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五代會要︰帝以三月九日為嘉慶節。洪邁隨筆曰︰唐穆宗卽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敕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為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始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受賀之事，蓋自長慶至今用之也。上，時掌翻。許之。

**8**甲申，郭威行北邊還。去年冬十月郭威北征，今還。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9**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去，請文徽為帥。查，鉏加翻。帥，所類翻。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薛史曰︰李景保大三年，以延平為劍州，析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劍溪上接建溪，下達福唐，亦謂之閩江。下，戶嫁翻。將，卽亮翻。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敗，補邁翻。執其將馬先進等。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吳越未命吳程為威武節度使，先令知威武軍事。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鳴鼓，止于江湄，湄，旻悲翻。水草之交曰湄。詩·巧言︰居河之麋。註云︰本作「湄」，水草交也。文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為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弘俶獻于五廟而釋之。俶，昌六翻。吳越用諸侯之制，立五廟。

**10**丁亥，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上，時掌翻。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為，于偽翻。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按歐史，劉審交，燕人。劉守光之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馮道事守光為參軍，嘗為僚佐，必是時也。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繇，讀曰傜。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五代之諸州防禦使曾未足以當漢郡守二千石，後人特以專城分守，故稱之。

**11**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12**乙未，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贊為左驍衞上將軍。趙匡贊自長安入朝，見二百八十七卷高祖乾祐元年。

**13**三月，丙午，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許之赴嘉慶節上壽，故皆入朝。

**14**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司以費多，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霑一奠。是年十一月，郭威入大梁；十二月，將士扶立。以時致祭之詔，有司旣停寢不行，六七月之間，宜乎不霑一奠也。

**15**壬戌，徙高行周為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為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使。

**16**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折從阮自府州入朝。

**17**夏，四月，戊辰朔，徙薛懷讓為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為武勝節度使，按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三月，始改鄧州威勝軍為武勝軍，避周太祖外也。史以後來所改軍名而書之耳。壬申，徙楊信為保大節度使，徙鎭國節度使劉詞為安國節度使，永清節度使王令溫為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王饒潛以鄜州與河中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宂散之官為散地。散，悉但翻。及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駭其不惟免罪，又得大鎭。

**18**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吳虔裕時蓋在楊邠旁。「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為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

**19**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鎭各自守，無捍禦之者，事見上卷上年十月。議以郭威鎭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言故事無帶樞密使出鎭者。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卒，子恤翻。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屬，之欲翻。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史弘肇呼郭威為弟。為，于偽翻。逢吉、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毛錐，謂筆也；以束毛為筆，其形如錐也。王章為三司使，實掌財賦，故云然。自是將相始有隙。

**20**癸未，罷永安軍。復以府州隸河東也。

**21**壬辰，以左監門衞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貴州時屬南漢。宋白曰︰貴州，故西甌、駱越之地，秦雖立桂林郡，仍有甌、駱之名，漢武帝改桂林為鬱林郡，梁武帝以鬱林郡為桂州，後割桂州之鬱林、寧浦立定州，尋改為南定州，隋改南定州為尹州，唐改貴州。漢以郭榮遙領刺史，而其職則天雄牙將也。榮本姓柴，考異曰︰世宗實錄云︰「太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臺之別墅。」薛史·世宗紀云︰「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年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乃養為己子。」按今舉世皆知世宗為柴氏子，謂之柴世宗；而世宗實錄云太祖長子，誣亦甚矣。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郭榮始見於此。

**22**五月，己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為本州團練使。前此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寵折從阮也。今從阮移鎭，其子德扆守府州，資序未至，而府州被邊一城之地耳，故降為團練使。其後復以為節鎭，以寵折氏。德扆，從阮之子也。

**23**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敎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近，其靳翻。遠，于願翻。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郭威言及此，蓋已知帝之信近習而間勳舊也。至於疆埸之事，臣願竭其愚駑，駑，音奴。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埸，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24**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言軍期事須朝廷應副，則不及聞於廉使，許得專達朝廷；如尋常公事，須先申本管斟酌以聞。

**25**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為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閤。年尚幼，且有羸疾也。山南西道時為蜀境。

**26**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橫，戶孟翻。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歐史作郭淮攻南唐還，以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屛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屛，必郢翻，又卑正翻。從，千容翻。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卽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瓊為潁州團練使。

**27**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類說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鉤戟差玉柱之旁」，鉤戟，頭指；王柱，中指也。「潛虬闊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闊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嚲其腕也。「生其五峯」，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蓋亦手勢令之類也乎哉！史弘肇不閑其事，言不素習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敎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壼射之事，不勝者罰爵，自古有之，行令則末世之為耳。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倡，音昌。酒家倡善為酒令。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毆，烏口翻。索，山客翻。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孰，與熟同。弘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上，時掌翻。鑣，悲驕翻，馬銜也。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鎭以避之，旣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處，昌呂翻。分，扶同翻。齏，牋西翻。樂，音洛。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28**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章︰十二行本「風」下有「雨」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敷，所角翻。鄭門，大梁城西面南來第一門也，梁改為開明門，晉改為金義門，周改為迎秋門；汴人只以舊門名呼之。深，式禁翻。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為脩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觀，古玩翻。

**29**六月，河決鄭州。歐史曰︰六月，癸卯，河決原武。按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云︰原武縣在鄭州之北六十里。

**30**馬希萼旣敗歸，僕射洲之敗也，事見上卷上年八月。乃以書誘辰、漵州及梅山蠻，誘，音酉。漵，音敍。宋白曰︰潭州西有梅山洞，為草寇之窟穴。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益陽縣，屬潭州，漢古縣城在唐縣東八十里。九域志︰益陽在潭州西北一百八十二里。宋白曰︰以其地在益水之陽，故名。其城魯肅所築。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璠，音翻。

**31**秋，七月，唐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馬先進等被擒見上二月。查文徽亦以是月為吳越所禽。

**32**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鎭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處，昌呂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茌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九域志︰潭州湘鄕縣有玉潭鎭，在潭州西。復，扶又翻。

**33**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為夔王，仁贄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為嘉王。己酉，立子玄喆為秦王，喆，音哲。玄珏為褒王。

**34**晉李太后在建州，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于建州見上卷上年三月。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號，戶刀翻。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以其降契丹而亡晉也，事見二百八十六卷開運二年。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恙，余亮翻。從，才用翻。過，音戈。

**35**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于希廣詔，勸以敦睦。

**36**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荊南，高氏；嶺南，劉氏；江南，李氏。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州之路。」江南遣兵援朗，道出岳州；岳州西至澧州三百餘里。荊南遣兵援朗，徑渡江，南趨澧州亦三百里。自澧州東南至朗州三百五十九里。

**37**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為諸道兵馬元帥。

**38**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于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朗、桂以潭州為都府。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九域志︰潭州北至朗州界二百一十七里。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斷，音短。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歐史作「湄洲」。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自斷歸路，則當死戰，還走何為！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考異曰︰湖湘故事，彥瑫敗在九月十三日。今從十國紀年。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

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希崇與希萼通謀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希廣之亡宜矣。

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他道擊朗州，至龍陽，龍陽縣屬朗州，隋所置也，取龍陽洲以名縣。九域志︰在朗州東南八十五里。宋白曰︰龍陽，故漢索縣地，吳分其地立龍陽縣。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旣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39**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文徽得瘖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史言唐不能正查文徽敗軍之罪。瘖，於今翻。

**40**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41**蜀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

**42**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自馬殷以來，與楊、徐世為仇讎。說，式芮翻。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事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春秋左氏傳之言。使，疏吏翻。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為，于偽翻。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

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趣，七喻翻。考異曰︰湖湘故事，希萼以十月二十一日直往湖南。今從十國紀年。自稱順天王。

**43**詔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侍衞親軍都指揮使之下，又有侍衞馬軍、步軍二都指揮，此皆梁、唐所置。寧江軍，夔州，時屬蜀，王殷遙領也。殷，瀛州人也。

**44**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為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內難，謂殺楊邠等以召郭威之禍。難，乃旦翻。

**45**帝自卽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衞，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卻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遺，唯季翻。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契丹入汴，中原蕩覆。契丹北歸，漢承其後。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捃，居運翻。摭，之石翻。屬，之欲翻。三叛，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衡，讀曰橫。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予，讀曰與。積，子賜翻。以是國家粗安。粗，坐五翻。

章聚斂刻急。斂，力贍翻。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按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赦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如此，則天成已前已有省耗，每斛更輸一斗，天成罷輸之。後至漢興，王章復令輸省耗，而又倍舊數取之也。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沈括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墊錢法，至昭宗時，乃定八十為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鹽禁之設久矣；酒之為禁，或罷或榷，歷代不常。自唐中世始申榷酒之禁，及其末也又禁造麴。至於礬禁，新、舊唐書·食貨志皆未著言其事，是必起於五代之初。本草圖經曰︰礬石，生河西山谷及隴西武都、石門。今白礬則云州、慈州、拱州、無為軍，綠礬則隰州溫泉縣、池州銅陵縣並煎礬，處處出焉。初生皆石也，採得碎之，煎煉乃成礬。凡有五種，其色各異，謂白礬、綠礬、黃礬、黑礬、絳礬也。自岐伯至陶隱居之書皆言之。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喜，許記翻。縱，子容翻。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估，價也。

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朝，直遙翻。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太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使掌內帑，帑底朗翻。帝卽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吳虔裕出鄭州，闕宣徽北院使。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姓譜︰後姓，望出東海、開封。文進，幷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是年夏五月，劉銖自青州召歸。戟手者，戟其手而詬怨之。

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復，扶又翻。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禁聲者，謂禁口勿言，使不出聲也。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間，古莧翻。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作坊，造兵甲之所，作坊使領之。鍛，都玩翻。鍛鐵以為兵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旣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旣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史言殺邠等非太后之意。復，扶又翻。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他故辭不見。使閻晉卿得見史弘肇，則李業等之死，不待郭威之入也。天方授郭威，故史弘肇等先死以除其偪，豈特人事哉！

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廡，罔甫翻。按薛史，晉天福四年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為永福殿。周顯德四年，新脩永福殿改為廣政殿。此蓋以後來殿名書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改汴京正衙殿為崇元殿，東殿為玄德殿，萬歲堂為萬歲殿。晉天福二年八月，改玄德殿為廣政殿。將，卽亮翻。校，戶敎翻。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穉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穉，直利翻。橫，戶孟翻。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傔，苦念翻。從，才用翻。

弘肇待侍衞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鎭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眞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急徵諸帥，欲其以從兵衞宮闕。李穀一刺史耳，而亦預徵入朝之數，必其智略聞於時也。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衞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內侍省」，當作「內客省」。洪建，業之兄也。

時中外人情憂駭，駭其變起于倉猝而憂禍至之無日矣。蘇逢吉雖惡弘肇，以弘肇詬怒逢吉，欲殺之，故惡之也。惡，烏路翻。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怱怱，怱怱，急遽不審諦之意。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嬰，嬰兒。鄭玄曰︰嬰，猶鷖彌也。孺，乳子，飲乳之子也。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

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強兵，據重鎭，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解，佳買翻，釋也，說也。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勸之舉兵也。歐史曰︰威匿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反，倒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竊意歐史必有所本。通鑑所書，必本於周史，周臣為其君諱，復為魏仁浦緣飾耳。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衞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累，力瑞翻。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脩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趙脩己諫李守貞而勸郭威，自信其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鎭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軍繼之。將，卽亮翻。

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拾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九域志︰兗州至大梁六百里。慕容彥超三日而至，自以於先帝同產之親，急於赴闕，而不佑其才智之不足以濟也。己卯，吳虔裕入朝。九域志︰鄭州至大梁一百四十里。

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趣，七喻翻。

是日，郭威已至澶州，魏州南至澶州一百五十里；兩日而至，欲掩漢之未備。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鸗脫覘郭威，威獲之，鸗，力鍾翻，又盧紅翻。歐史作「驡」，亦音龍。考異曰︰隱帝實錄︰「丁丑，孟業至澶州。戊寅，鄴兵至河上。己卯，吳虔裕入朝。庚辰，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鄴軍獲鸗脫。」又云︰「庚辰，郭諱次滑州，宋延渥納軍。辛巳，鸗脫還宮。」薛史·隱帝紀︰「丁丑，李洪義得密詔，遣陳光穗至鄴都。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至澶州；庚辰，至滑州。是日，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餘與實錄同。周太祖實錄︰「十四日，陳光穗至，翌日，遵路。明日，遇鸗脫，云見召侯益等，令守澶州。十六日，趨滑臺。十七日，賞諸軍，令奉行前詔。十八日，自滑而南。」薛史·周太祖紀︰「十六日，至澶州，獲鸗脫。十七日，至滑州。」餘與實錄同。按丁丑，十四日也。若十七日始詔侯益赴澶州，則十六日郭威獲鸗脫，何故已見之也！蓋帝遣侯益赴澶州必在十六日，鸗脫行在遣益之後。今從薛史·周太祖紀。以表置鸗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厭，於鹽翻。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為為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

庚辰，郭威趣滑州。澶州西南至滑州一百餘里。趣，七喻翻。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考異曰︰隱帝實錄︰「十一月，丙子，誅楊、史。丁丑，孟業至澶州，王殷錮業送郭威，卽日首塗。戊寅，至河上，見王殷。庚辰，次滑州。」周太祖實錄云︰「十三日，夜，太祖夢入朝見，至詰旦，以夢示峻。是日，陳洪穗至鄴都。」是十四日丁丑也。翌日，為衆所迫遵路，十五日戊寅也。明日，行次，遇鸗脫，欲住澶州，十六日己卯也。下文又云︰「十六日趣滑臺。」按大梁至澶州二百七十里，澶州至鄴都一百四十里，至滑州一百二十里，不應往還如是之速。漢、周實錄首塗與至滑州日不同，蓋十六日趣滑州，十七日至滑州也。今從周太祖實錄。延渥，洛陽人，其妻晉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勞，力到翻。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侯益兼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郭威以此觀衆心向背耳。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剽，匹妙翻。許士卒以剽掠之利以濟其私，可以得而不可長守也。

辛巳，鸗脫至大梁。前此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草草，亦言率爾，欠審諦商量之意。李業等請空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為，于偽翻；下當為同。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誘，音酉。

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忷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李濤之言，見上卷元年。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爾雅註︰蠛蠓，翳蒙之所生，一名醯雞。孫炎曰︰此蟲微細羣飛。列子曰︰蠛蠓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覩陽而死。莊子謂之醯雞。蠛，莫結翻。蠓，莫孔翻。當為陛下生致其魁！」為，于偽翻。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將，卽亮翻。校，戶敎翻。易，以豉翻。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㠖、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㠖，象先之子也。復，扶又翻。㠖，宜崎翻。帥，讀曰率。袁象先，梁將也，事見梁紀。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

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劉子陂在封丘之南，汴郊之北。帝欲自出勞軍，勞，力到翻。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愼勿輕出。」帝不從。使帝從太后之言，雖不能保其往，猶未至於野死也。時扈從軍甚盛，從，才用翻；下從官同。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

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旣陳，陳，讀曰陣。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愼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彥超馬倒，幾獲之。幾，居依翻。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㠖、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衞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宋延渥，主壻，故云近親。牙兵，謂延渥所領義成牙兵也。衞乘，繩證翻。間，古莧翻。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比，必利翻，及也。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

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三相，竇貞固、蘇逢吉、禹珪。七里寨，卽慕容彥超所屯七里店寨。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冑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玄化門，大梁城北面東來第一門也，本酸棗門，梁開平元年改曰興和門，晉天福三年改曰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劉銖之射左右，其意何為！射，而亦翻。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弒。考異曰︰實錄︰「帝至玄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迴詣西北，郭允明露刃隨後，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騰沸，上懼，下馬入於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犯蹕而崩。」薛史·隱帝紀︰「郭允明知事不濟，乃剚刃於帝而崩，允明自殺。」周太祖紀云︰「允明弒漢帝於北郊。」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弒帝者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為誰，故止云亂兵。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九域志︰大梁至陝州六百五十九里。李業欲依其兄耳。陝，失冉翻。後匡贊奔兗州。欲依慕容彥超也。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號，戶刀翻。

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雨射者，射矢如雨也。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迎春門，汴城東面北來第一門也，本名曹門，梁開平元年改曰建陽門，晉天福三年改曰迎春門。遣前曹州防禦使可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

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旣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復，扶又翻。遂刎其首而去。以白再榮眞定之虐，今罹此禍，抑天道也。刎，武粉翻。

吏部侍郞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風俗通云︰殿堂象東井，刻為荷菱；荷菱水物，所以厭火。杜佑曰︰漢宮殿率號屋仰為井，皆畫水藻蓮茭之屬以厭火。何晏景福殿賦︰「繚以藻井，編以綷疏。」又王文考靈光殿賦︰「圓潚方井，反植荷藻。」蓋為方井而畫藻其上也。陸佃埤雅曰︰屋上覆橑，謂之藻井。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卒，子恤翻。

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鄰，欲倂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言幾至於死也。幾，居依翻。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

右千牛衞大將軍棗強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射，而亦翻。

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對曰︰『銖為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威怒，殺之。」王禹偁曰︰「周世宗朝，史官脩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銖今有子孝和，握進士第。」按銖所至貪婪酷虐，在青州謀不受代，賴郭瓊諭之，始入朝。和怨楊、史，快其就戮。隱帝敗歸，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滅周祖之家，出於殘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邪！王禹偁所記，蓋憑孝和之言耳。今不取。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

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剽，匹妙翻。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分，扶問翻。至晡，乃定。

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史弄權，楊邠、史弘肇。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處，昌呂翻；下處分同。

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鄕公故事，葬以公禮，高貴鄕公事見六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衞乘輿，乘，繩證翻。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帥，讀曰率；下同。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入京師，百官謁之。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按周祖舉兵旣克京城，所以不卽為帝者，蓋以漢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贇在徐州，若遽代漢，慮三鎭舉兵以興復為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忌；贇乃崇子，故迎贇而立之，使兩鎭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倂信除之，則三鎭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為敵者唯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器宇凝重耳。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易，以豉翻。

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太后之請云然，郭威之志也。此事考異已辯之於前。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路振九國志︰劉崇之長子曰贇，少慧黠，高祖憐之，錄為己子。贇，於倫翻。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按薛史，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太后宮為長壽宮，晉、漢蓋以為萬歲宮也。或曰︰因萬歲殿為名。見，賢遍翻。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羸，倫為翻。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卽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己丑，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將奉表於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祕書監趙上交齎詔同日首塗。」五代史闕文︰「周祖請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為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敎老夫為謬語人。』及行，謂人曰︰『平生不謬語，今為謬語人矣。』」王禹偁曰︰「周世宗朝，詔史臣脩周祖實錄，故道之事迹，所宜諱矣。」按道廉智自將，陽愚遠禍，恐不肯觸周祖未發之機，其後欲歸美而云耳。又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纘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恐無此事。今不取。

郭威之討三叛也，事見上卷元年、二年。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其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衣，於旣翻。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蒼黃者，猝遽之狀。論，盧昆翻。撰，士免翻。

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供奉官押班，供奉官之長也。生辰物，謂聖節回賜。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

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比，必利翻。十日為浹旬。徐州至大梁七百里，郭威計程言之也。請太后臨朝聽政。」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云︰「太后自臨朝，令稱制。」隱帝實錄︰「自是至國亡，止稱誥。」今從之。朝，直遙翻。

**46**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馬希廣遣崔洪璉屯玉潭，事始見上六月。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贇父環『章︰十二行本「贇」作「亡」，無「環」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云︰「瓌」作「環」，無註本與吳本同。按「瓌」字與今見胡刻本異。』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王贇父環，馬氏之良將也。將，卽亮翻。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茍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慚，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湘陰，古羅縣之地，唐屬岳州，宋屬潭州。九域志︰湘陰縣，在潭州東北一百五十五里。宋白曰︰湘陰縣，本羅子國，秦為羅縣，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湘西三縣界，處巴峽流人，因立湘陰縣；以地在湘江之陰，故名。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盛弘之荊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靈麓峯，乃嶽山七十二峯之數。自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峯壘秀，下瞰湘江，道林、嶽麓等寺皆在焉。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

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帥，讀曰率。屬，之欲翻。以馬希崇為監軍；馬希崇在長沙，常為希萼詗希廣。希萼又以利啖許可瓊。希廣使可瓊為將，希崇監軍，所謂藉寇兵也。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扼湘陰路，瀏江口有駱鴕觜，因謂之駝口。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朗兵柵于湘西，以兵扼其路。可瓊，德勳之子也。許德勳亦楚之良將。

**47**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㠖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為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48**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考異曰︰實錄︰「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處訥素與周祖善，因言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曆未盡，但以卽位後讎殺人，夷人之族，怨結天下，所以社稷不得久長耳！』時周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之第，俟旦而族之；聞其言，厥然遽命釋之。」按周祖時方迎湘陰公立之，豈得遽言劉氏祚短乎！今不取。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王殷先與李洪建分掌侍衞馬步軍，以同僚故為之請。為，于偽翻。郭威不許。

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陝，失冉翻。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49**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奔荊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于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50**鎭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內丘，本漢中丘縣，隋避武元帝諱，改為內丘，唐屬邢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范成大北使錄︰邢州三十五里至內丘縣。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九域志︰饒陽縣，在深州北九十里。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51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郞范質為樞密副使。

52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福五年。酋，慈由翻。暠，古老翻。楚人惡其獷直；惡，鳥路翻。獷，古猛翻。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為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為希廣死。為，于偽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湘江之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間，古莧翻。啖，吐濫翻。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許可瓊，德勳之子，故自言爾。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

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造，七到翻。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眞將軍也，吾何憂哉！」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斯言信矣。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舸，苦我翻。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瞋，昌眞翻。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楚加許德勳侍中，故希廣稱之。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斷，丁亂翻。敗亡可翹足俟也！」

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覡，刑狄翻。塑，桑故翻。搏埴為神鬼之形曰塑。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衣，於旣翻；下暉衣同。膜，莫乎翻。

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考異曰︰湖湘故事作「何景眞」。今從十國紀年。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先是希廣命韓禮營于楊柳橋。紛，亂也。錯，雜也。陳，讀曰陣。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春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手，式又翻。中，竹仲翻。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創，初良翻。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長樂」之下當有「門」字。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為灰燼，楚王馬殷，諡武穆。所積寶貨，皆人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楚王希範，諡文昭。九域志︰潭州東南至袁州六百三十四里。趣，工喻翻。張暉降於希萼。張暉先是自益陽遁歸長沙，長沙旣陷，遂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馬希崇通希萼事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帥，讀曰率。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呼，火故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

乙巳，希崇迎希萼人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皋、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卒如張少敵、拓跋恆之言。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衞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

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馬氏舊有此四鎭之地，是時寧遠巡屬已屬南漢。楚王。此皆父兄官爵，希萼未稟命於中國而自稱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為希崇殺希萼張本。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臠食李弘皋、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甲，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為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天福十二年，希萼、希廣始爭國，次年交兵，至是三年矣。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瀏陽門，潭州城東門。瀏，音劉。

53武寧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都敎練使楊溫守徐州，為二人以徐州拒周張本。「鞏延美」，據下卷及歐史當作「鞏廷美」。鞏，以邑為姓，周有卿士鞏簡公，晉有大夫鞏朔。從，才用翻。與馮道等西來，自彭城而西來大梁。在道仗衞，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勞，力到翻。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種，章勇翻。己酉，威聞之，卽引兵行，趣澶州。趣，七喻翻。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54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敬眞為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恆，欲用之，恆稱疾不起。自希廣之立，拓跋恆已杜門矣，事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

55壬子，郭威渡河，館于澶州。館，古玩翻。澶，時連翻。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被，皮義翻。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宗『章︰十二行本「宗」上有「漢」字；乙十一行本同。』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隋分白馬置韋城縣，治韋氏國城，屬滑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丁度曰︰韋城縣，古豕韋國也。上，時掌翻。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恐京城士民懲前者剽掠之福，奔迸四出，故撫安之。離，力智翻。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竭，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皋門村，蓋在皋門之外。按大梁城無皋門。詩·大雅·綿之篇曰︰乃立皋門，皋門有伉。毛氏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鄭氏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廟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之庫、雉。至禮記·明堂位記周賜魯公以天子之制，其言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鄭註又云︰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歟？詳而味之，詩箋、記註，微有不同。而五代之時，汴城之外所謂皋門村，蓋以郭門之外有村，遂呼曰皋門村，合於毛氏詩傳。皋門村屬開封縣。薛史云︰王檀葬于開封縣之皋門原，以是知之。

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詣許州巡檢，備劉信也。汴京至宋州二百八十五里耳，贇不意其至，故驚而詰之。詰，去吉翻。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衞，無他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衞，無他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先是使馮道迎贇，故道在贇所。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

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贇宿衞，按薛史，護聖，漢侍衞馬軍也。帥，讀曰率；下同。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說，式芮翻。「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宋州，睢陽郡。贇父崇鎭晉陽。睢，音雖。走，音奏。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誘，音酉。贇大懼。

郭威遺贇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馮道，唐明宗天成二年為相，至是二十四年。曰三十年，舉成數也。遺，于季翻。今崇威奪吾衞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無以答贇，故默。馮道自謂癡頑老子，良不妄也。客將賈貞數日道，欲殺之。將，卽亮翻。數，所角翻。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契丹主入汴，責劉繼動，繼勳歸罪於道，道幾死矣。宋州之事，使劉贇從賈貞之意，道亦必死矣。而契丹主謂道非多事者，劉贇謂無預馮公事，豈非以其在位素懷沖澹，與物無競，人皆敬其名德而然邪！道之全身，固為得矣，有國者焉用彼相哉！然自後唐同光以來，樞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以此而言，道未肯受責也。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

己未，太后誥，廢贇為湘陰公。

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

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太后兩誥，皆郭威之志也。侍中，稱郭威官。百官藩鎭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曏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56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朝，直遙翻。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史言南漢終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終其世者，以僻處海隅，而中國未有眞主耳。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 後周紀一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玄黓困敦（壬子）八月，凡一年有奇。

周自以為周虢叔之後。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虢叔之後有國者為虢公，後謂之郭公，虢、郭音相近也。虞大夫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郭之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曰周，通鑑因謂之後周。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鄒︰周祖諡號當作「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原書脫「武」字。』

## 廣順元年（辛亥，九五一）

**1**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監國自皋門入宮，皋門，大梁城外村名。卽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斂葬，楊邠等死見上卷上年。為，于偽翻。斂，力贍翻。仍訪其子孫敍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斗餘，槪量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鈞石之外，又多取之以備耗折。今悉除之，矯王章苛斂之弊也。稱，尺證翻。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羨，弋戰翻。羨餘，唐之流弊也，至五季而愈甚。犯竊盜及奸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矯史弘肇虐刑之弊也。唐莊宗、明宗、晉髙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髙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強，謂男以威力加女，女不得已而與之通姦者。和，謂男女相慕，欲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卽位，首革其弊。

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鎭者多不閑吏事，閑，習也。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敇補，多專橫，橫，下孟翻。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2**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時劉贇將鞏延美等守徐州。

**3**漢李太后遷居西宮，按薛史，漢太平宮蓋卽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上，時掌翻。

**4**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

**5**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6**以衞尉卿劉皞主漢隱帝之喪。劉勳旣卒，他無親屬故也。

**7**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説，式芮翻。「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行，戶剛翻。俟徐州相公卽位，湘隂公本鎭徐州，故稱之。然後還鎭，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間，古莧翻。曵，讀曰拽，音羊列翻。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呼，火故翻。為，于偽翻。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幷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比，毗至翻。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鎭河東。」

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贇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劉贇令鞏廷美等守徐州，事始見上卷上年。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降，戶江翻。帝復遺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復，扶又翻。遺，唯季翻。主，謂劉贇。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新節度使，謂王彥超。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唐末主帥以手書諭示將佐，率謂之委曲。

**8**契丹之攻內丘也，事見上卷上年。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胡人用兵，以月為候，月食，又多妖異，故懼而不敢進。妖，一遙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安國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衞將軍朱憲報聘，且敍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

**9**帝以鄴都鎭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處，昌呂翻。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衞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領侍衞親軍。仍以侍衞司從赴鎭。

**10**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去年，遷隱帝梓宮於西宮，事見上卷。帥，讀曰率。為，于偽翻。

**11**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也，「今兄」，薛史作「令兄」，當從之。

**12**戊寅，殺湘陽公於宋州。

**13**是日，劉崇卽皇帝位於晉陽，劉崇，漢祖母弟也。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繼元，先克岢嵐軍，次克隆州，次克嵐州，則隆州蓋晉、漢間所置，其地在岢嵐、嵐谷之間。沁，千鴆翻。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郞，珙，居勇翻。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為戶部侍郞，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九域志︰武安縣屬洛州，在州西九十五里。陳光裕為宣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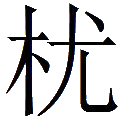
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通鑑書嶺南之漢為南漢，河東之漢為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錢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按唐世百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増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郞、兩僕射、東宮三師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少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至梁開平五年，宰臣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節度副使每月料錢四十千，則節度使當又多。今北漢主皆減其數。俸，扶用翻。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少，詩沼翻。

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官，三省有直省官，凡百官詣宰相，皆差直省官引接，其職則外鎭客司通引之職也。頗諳故事，諳，烏含翻。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

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為，于偽翻。歲時祭之。

**14**己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15**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

**16**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喪，息浪翻。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按薛史·本紀︰詔︰『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鎭州髙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籸子麫，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麫，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餅，晉、絳蒲萄、黃消梨，陜府鳯栖梨，襄州紫薑、新笋、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笋、鵝梨，懐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淮白魚，今後不須進奉。』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被，皮義翻。甿，謨耕翻。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長，知兩翻。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治，直之翻。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辭而不處。使王峻處權勢之間，皆以是心處之，必不至有商州之禍矣。處，昌呂翻。

**17**初，契丹主北歸，見二百八十七卷漢髙祖天福十二年。橫海節度使潘聿撚棄鎭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為西南路招討使。撚，乃殄翻。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遺，唯季翻。晉室故事，謂晉祖事契丹以求援故事也。朝，直遙翻；下同。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屯隂地者，欲窺晉、隰；屯黃澤者，欲窺邢、趙；屯團柏者，欲窺鎭、定。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18**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皆避帝名也。更，工衡翻。

**19**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為鎭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郞王朴為掌書記。為王朴見任於世宗張本。頌，協之子；崔協相後唐明宗。朴，東平人也。

**20**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耿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唐武德二年，分隰州石樓置長壽縣，貞觀元年省入石樓。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幾，居豈翻。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21**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考異曰︰湖湘故事，「光輔」作「光翰」，今從十國紀年。

**22**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嬖，卑義翻，又必計翻。離，力智翻。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23**丁未，契丹主遣其臣䙚骨支與朱憲偕來，歐史作「䮍」。朱憲使契丹，見上正月。賀卽位。

**24**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漢隱帝乾祐二年冬，楊邠奏前資官分居兩京，事見二百八十八卷。

**25**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屯郢州，敕召令還。去年十一月，漢朝議發兵救潭州，內難作而不果。劉、郭易姓之際，必未暇遣將南略，未知陳思讓為誰朝所遣，當考。按薛史︰周太祖登極，遣陳思讓帥偏師至安、郢，以圖進取，長沙陷，乃班師，則帝所遣也。

**26**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言使於契丹；「」，俗「辯」字，從「巩」從「言」。宋景文手記曰︰北齊時，里俗多作偽字，始以「巧言」為「辯」。至隋有柳。其字又以「巩」易「巧」矣。乞兵為援。

**27**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卽崇遠也。魚崇諒，先因避漢祖諱改名。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少，詩照翻。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卽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難，乃旦翻。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卽便回馬首，徑反龜陰。兗州在龜山之隂。慕容彥超赴大梁。還兗州，事並見上卷上年。為主為時，為，于偽翻。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難，乃旦翻。浚郊，謂大梁之郊。大梁有浚水，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韓愈從董晉於汴州，賦曰︰非天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緣不奉示喻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朝，直遙翻。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以慕容彥超不自安，故以此詔撫諭之。

**28**唐以楚王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孫忌卽孫晟。歐史曰︰晟一名忌，又名鳯。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

**29**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磁州西北當黃澤關路口。磁，牆之翻。

**30**楚王希萼旣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復，扶又翻。紊，音問。府庫旣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

劉光輔之入貢於唐也，入貢見上月。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

小門使謝彥顒，顒，魚容翻。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彥敍」，周羽沖三楚新錄作「謝延澤」，今從十國紀年。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首面，龍陽之色也。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橫，戶孟翻。常肩隨希崇，或拊其背，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註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若拊背，則狎之矣。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顒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

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帥，讀曰率；下同。治，直之翻。執役甚勞，又無犒賜，犒，苦到翻。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多，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柯，斧柄也。梃，徒鼎翻。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翥，章恕翻。

逵等黜留後馬光贊，去年，馬希萼以子光贊鎭朗州。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更，工衡翻。光惠，希振之子也。希振，馬殷之嫡長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眞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使，疏吏翻。詰，去吉翻。為王逵等以朗州攻潭州張本。

**31**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鞏廷美等以無援敗死。

**32**北漢李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報之。拽，羊列翻。剌，來逹翻。

**33**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鎭，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34**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渉，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九十八里。

**35**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36**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鎭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舖，普故翻。

**37**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榷鹽使太原伊審徵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雲安，漢巴郡之朐䏰縣地，周武帝置雲安縣，唐屬夔州，以其産鹽，置雲安監。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少，詩照翻。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為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38**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自衣錦軍徙居東府。呉越以越州為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為，于偽翻。治，直之翻。歲時供饋甚厚。

**39**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輸，舂遇翻。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珙，居勇翻。自稱「侄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40**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契丹以北漢交之厚，遂留周使。

**41**辛未，北漢禮部侍郞、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旣逹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為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縱成疾，無復信之。珙魁岸善飲，罹無量之逼，宴罷，載歸，一夕腐脇於穹廬之氈堵間，輿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宴犒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大。髙祖鎭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按韋曜，孫皓時人韋昭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為文章，而路振云髙祖時人，誤也。

**42**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更，工衡翻。『鄒︰周祖皇考諱「簡」。』

**43**定難節度李彞殷遣使奉表於北漢。「節度」之下，當有「使」字。難，乃旦翻。

**44**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郞，樞密副使·兵部侍郞范質、判『章︰十二行本「判」上有「戶部侍郎」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郞，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翟，萇伯翻，又徒歷翻。

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帝討河中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屬，之欲翻。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數，所角翻。沈，持林翻。忼，苦廣翻。史言周朝新造，輔相者能盡心營職，以濟多艱。

**45**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眞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劉言從彭玕奔楚，因為楚將。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九域志︰辰州東至朗州五百六十六里。旣至，衆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為王逵等殺劉言張本。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籓于周。

**46**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錢仁俊被幽，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

**47**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王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更，工衡翻。

**48**秋，七月，按五代會要︰是月，周追尊四廟。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衞融等詣契丹謝冊禮，博興，卽唐青州之博昌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博興。九域志︰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且請兵。請兵以攻周。

**49**八月，壬戌，葬漢隱帝於穎陵。穎陵，在許州陽翟縣。

**50**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鎭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鎭徐州，以武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王晏與王彥超兩易所鎭。

51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柴氏先卒，去年不死于劉銖之手。

52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契丹」之下當有「主」字。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卽滄河之上源也。按魏收魏書︰天賜三年，八月，魏主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要縣，漢屬定襄郡東部都尉治所。宋白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一千餘里。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西」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火神淀，契丹雖破晉，其力亦疲，諸部瘡痍未瘳，羸耗未復，故不欲南寇。宋白曰︰火神淀在新州西。強，其兩翻。淀，徒練翻。淺水曰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漚，烏侯翻。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齊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幷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卽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

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

53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郞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54楚王希萼旣克長沙，不賞許可瓊，許可瓊降希萼見上卷漢隱帝乾祐三年。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唐武德五年，析荔州之隋化縣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宋朝熙寜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宋白曰︰蒙州，漢荔浦縣地，唐置蒙州，以州東面有蒙山，山下有泉源，流為蒙水，山下人皆姓蒙，故名。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衞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帥，讀曰率；下同。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顚踣滿地。踶，大計翻。齧，魚結翻。縶，陟立翻。縱，子容翻。踣，蒲北翻。希萼逾垣走，威等執囚之。考異曰︰十國紀年作「丁丑」，按湖湘故事在十九日，今從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三國時，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屬衡州，宋朝淳化四年分屬潭州。九域志︰衡山縣在潭州西南三百二十里。

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趣，七喻翻。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籓。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時人謂桂州為桂林。說，式芮翻。「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卽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斷，丁管翻。勍，渠京翻。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辰陽，地名，馬氏置縣，屬辰州。宋白曰︰辰溪縣，本漢辰陵縣，後漢曰辰陽，以縣在辰水之陽也，隋改曰辰溪。如此，則馬氏用後漢縣名也。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

希崇旣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

初，馬希萼入長沙，事見上卷上年十二月。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為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暠，古老翻。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晉天福四年，廖匡圖與蠻戰死。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長，知兩翻。被，彼義翻。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鄕人悉為兵，佃豪家之田而納其租。謂之莊戶。帥，讀曰率。與帥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斷，丁管翻。江，卽謂湘江也。編竹為戰艦，以師暠為武清節度使，武清節度使。廖偃等自相署置耳。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于唐。

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喪，息浪翻。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將，卽亮翻。趣，七喻翻。

55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敗，補邁翻。虒亭，在潞州銅鞮縣。九域志︰潞州襄垣縣有虒亭鎭，虒，音斯。

56唐邊鎬引兵入醴陵。舊唐書·地理志曰︰漢臨湘縣界有醴陵，後漢立為縣，隋廢，唐武德四年分長沙縣置醴陵縣，並屬潭州。九域志︰醴陵縣在潭州東一百六十里。范成大行程記︰袁州萍鄕縣至潭州醴陵縣，兩日程耳。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恆奉牋詣鎬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侄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犒，苦到翻。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瀏，音留。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馬殷據潭、朗，傳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至是而亡。唐明宗天成三年，楚歸呉敗將苖璘，許德勳謂之曰︰「待衆駒爭皁棧而後湖、湘可圖。」今果如其言。

57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鎭，離，力智翻。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薛史·本紀︰廣順元年，改侍衞馬步軍額，馬軍舊稱護聖，改為龍捷；步軍舊稱護國，改為虎捷。史彥超，雲州人也。

58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劉仁贍善將，故能為唐堅守壽州。仁贍，金之子也。劉金為楊氏將。

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郞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易，以豉翻。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此乎！」唐之禍敗，後果如二臣所料。

唐主自卽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少，詩照翻。樂，音洛。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惡，烏路翻。共請邊鎬為帥，帥，所類翻；下同。唐主乃以鎬為武安節度使。為邊鎬為朗兵所逐張本。

59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為兗州牙將，失職饑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折逋，羌族也，因以為姓。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率府，謂東宮十率府也。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為河西節度使。

60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趣，讀曰促。帥，讀曰率。朝，直遙翻。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哂，矢忍翻。唐昭宗光啓三年，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乾寜三年，得湖南，自此與江淮為敵國。自光啓三年至是年，適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鬭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復，扶又翻。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鬩，馨激翻，鬭也，狠也，戾也。詩云︰兄弟鬩于牆。復，扶又翻。號，戶刀翻。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61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大梁城西也。

62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少，詩照翻。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桂州溪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惡，烏路翻。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蒙、桂相去四百餘里。趣，七喻翻。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

南漢主遺希隱書，遺，唯季翻。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強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舅，謂希萼。漢主龑娶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為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婚姻，朝，直遙翻。重，直用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三里，晉髙祖時，馬氏改永州之湘源縣為清湘縣，置全州，本漢洮陽縣地也，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帥，讀曰率。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唐乾封二年，招致生獠，以秦故桂林郡地置嚴州。富州當是置於賀州富川縣。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63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戩，子踐翻。趣，讀曰促。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64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帝欲自澤州而西，王峻自陜渡河而北，取絳州而會于晉州。陜，失冉翻。將，卽亮翻。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易，以豉翻。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卽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王峻之言，出於帝防虞之所不及。而犂然有當於心，故不覺自提其耳。幾，居依翻。敗，補邁翻。庚寅，敕罷親征。

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謂鞏廷美等死。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誠款，實覘機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漢初，彥超與行周同攻魏，因而結隙。且兗、鄆鄰藩，彥超舉兵，恐行周擬其後，故偽為其書，欲以間之；帝反以其書示行周以結其心。旣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職官分紀︰閤門使、副，掌供奉乘輿、朝會、游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相、百寮、蕃客朝見、辭，糾彈失儀。五代以來，多以處武臣，出將使命及總戎旅。

65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趣，七喻翻。晉州南有蒙阬，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66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卽許之。旣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鎭。復，扶又翻。離，力智翻。

67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是年十月庚子攻晉州，至是五十餘日。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九域志︰霍邑，在晉州北一百三十五里。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憊，蒲拜翻。撲，普卜翻。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復，扶又翻。王峻自晉州遣使。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還，從宣翻，又如字。比，必利翻。喪，息浪翻。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釘，丁定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68唐主以鎭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鎭『章︰十二行本「鎭」上有「守中書令」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鎭『章︰十二行本「鎭」上有「兼侍中」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舒州。唐蓋置永泰軍於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萊州屬周境，廖偃遙領耳。師暠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予，讀曰與。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王毒殺之。

69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唐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未嘗有丞，此南漢創置也。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郴，丑林翻。宋白曰︰郴州，漢郴縣，隋置郴州。敗，補邁翻。隋末，蕭銑分郴置義章縣，唐屬郴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五里，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曰宜章。宋白曰︰縣北臨章水。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

70是歲，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山南西道，屬蜀，唐使王延政遙領耳。更賜爵光山王。更，工衡翻。王延政之先本光山人，故以爵之。

初，蒙城鎭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將，卽亮翻。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郞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壬子，九五二）

**1**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帥，讀曰率。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鬭，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為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馬殷諡武穆王。淮南兵易與耳。易，以豉翻。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朝，直遙翻。將，卽亮翻。別，彼列翻。當，丁浪翻。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為，于偽翻。王逵等本有圖湖南之志，於此遂決。

**2**壬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脩大梁城，旬日而罷。

**3**慕容彥超發鄕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為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鎭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幟，昌志翻。剽，匹妙翻。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先收其巡屬以弱慕容彥超。復，扶又翻。以侍衞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昭武軍，利州，屬蜀，曹英遙領耳。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為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向，姓也，本自有殷宋文公支子向文旰，旰孫戍以王父字為氏。余按春秋左氏傳，向戍，宋桓公之後。向，式亮翻。監，古銜翻。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藥元福歷事唐、漢、晉，為將有功。將，卽亮翻。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

唐主發兵五千，軍於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沐陽。下邳縣，屬徐州，東南至沭陽縣百里。劉昫曰︰沭陽，漢廩丘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海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杜佑曰︰海州沭陽縣，漢原丘縣地，梁置潼陽郡。沭，食聿翻。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燕，於賢翻。

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易，以豉翻。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誘，音酉。間，古莧翻。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沐陽，彥超之勢遂沮。沮，在呂翻。

永興節度使李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李洪信，漢李太后之羣從也。城中兵不滿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為名，發其數百。及北漢兵遁去，遣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

**4**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還，從宣翻，又如字。見，賢遍翻。

**5**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敗，補邁翻。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

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茍撤備歸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杜中令，謂杜重威，安襄陽，謂安從進，李河中，謂李守貞，皆以反而敗死，事並見前紀。彥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寶之子也，閻寳背梁歸唐，歷節鎭。畏彥超之暴，傾家為獻。彥超猶以為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索，山客翻。周度謂弘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愛。」弘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弘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掊，蒲溝翻，以手爬土也。彥超曰︰「所『章︰十二行本「所」上有「果然」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匿必猶多。」榜掠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為阿庇，斬於市。

**6**北漢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扆敗之，敗，補邁翻。殺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扆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兵戍之。舊唐書·地理志曰︰嵐州嵐谷縣，舊岢嵐軍也，在嵐州宜芳縣北界；長安二年，分宜芳，於岢嵐舊軍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縣，置軍；開元十二年復置縣。此蓋後唐復置軍也。九域志︰岢嵐軍治嵐谷縣，南至嵐州九十里。岢，枯我翻。

**7**甲辰，帝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慚，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為治已固，治，直吏翻。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

唐自烈祖以來，唐主昇，廟號烈祖。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更，工衡翻。遺，唯季翻。約為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為唐用也。

唐主好文學，好。呼到翻。故熙載與馮延己、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蔚，紆勿翻。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廬陵，漢縣，唐帶吉州。唐主問文蔚︰「聊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南唐罷貢舉時，中國未嘗罷貢舉也。

**8**三月，戊辰，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為樞密副使。按是時中國無恩州，此卽南漢之恩州也，鄭仁誨遙領團練使耳。宋慶曆八年，平王則，改貝州為恩州，始以嶺南之恩州為南恩州以別之。

**9**甲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舊以鄧州為威勝軍，今避上名而改之。

**10**唐主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己為左僕射，前鎭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書侍郞，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旣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江文蔚疏見二百八十六卷漢天福十二年。晟素輕延己，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盌，烏管翻。貯，丁呂翻。

延己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治，直吏翻。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旣而延己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史，仰，牛向翻。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復，扶又翻。

大理卿蕭儼惡延己為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惡，烏路翻。數，所角翻。上，時掌翻。誤入人死罪，謂之失入。鐘謨、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己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為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

景運尋罷為太子少傅。按唐旣置太弟官屬，不應復有太子少傅，當考。

**11**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12**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巡『章︰十二行本「巡」上有「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檢，又以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13**唐主旣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己、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言湖南之人，苦其主之虐政暴斂而求息肩於唐。我未有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書曰︰后來其蘇。言楚人望唐之休息而唐又興兵役以疲之，非所以副其望。使唐主言而能行，不揺於衆口，烏有它日之敗乎！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宜然。宜然，猶言宜如此也。延己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得潭而失朗、桂，故謂之三分喪二。喪，息浪翻。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趣，七喻翻。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罷，讀曰疲。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14**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

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鎭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先，悉薦翻。鎭星，土星也。亢，苦郞翻。分，扶問翻。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土色黃，彥超令立幡以從其色。人心悅則天意得，人有離心，厭勝何益！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瘞，於計翻。由是人無鬭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鎭星祠，帥衆力戰，帥，讀曰率。不勝，乃焚鎭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近。其靳翻。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獷，古猛翻。悍，侯旰翻，又下罕翻。竟不為用。

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兗州事。衎，苦旱翻，又苦旰翻。赦『章︰十二行本「赦」上有「壬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兗州管內，彥超黨與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首，式又翻。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泰寧軍為防禦州。以慕容彥超據兗州拒命，降節鎭為防禦州。

**15**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謂宋平金陵時。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李建勳知國事之日非而骸骨得保其藏。可不謂智乎！

**16**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昔少皞氏自窮桑而徙曲阜；魯侯伯禽所宅，少皞氏之墟也。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劉昫曰︰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後人立孔子祠。自唐以來，兗州治瑕丘，而曲阜為屬縣。九域志︰在州東四十里。宋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為仙源縣。旣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采。孔子廟在曲阜城西南隅闕里。孔子墓在曲阜城北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蓋一頃，墳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髙一丈二尺，前有瓴甋，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中異木以百數，皆諸弟子自四方致之，植於塋中，魯人莫之識也。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發兗州。

**17**乙未，吳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

**18**丁酉，蜀大水入成都，秦時，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郡縣志曰︰李冰鑿離堆，又開二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又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髙駢未築羅城，內、外江皆從城西入，自駢築城，遂從西北作縻棗堰。外江遶城北而東注於合江，內江循城南而與外水俱注江。江自西來，其地勢髙，所以有水患。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壞，音怪。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家。

**19**己亥，帝至大梁。自兗州還至大梁。

**20**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卒，其子牙內都虞候繼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

**21**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眞善。海眞，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眞內附，海眞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説，式芮翻。諜，達協翻。重，直龍翻。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騃，五駭翻，癡也。專事宴游，無遠志，非前人之比，前人，謂阿保機、德光等。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度，徒洛翻。河東，謂北漢。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北不得燕、雲，西不得河、鄯、靈、夏，宋人以為千古之恨。觀溫公書此事，則元祐初棄米脂等四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

**22**辛亥，以馮繼業為朔方留後。

**23**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躁，則到翻。好，呼到翻。喜，許記翻，自以天下為己任。每言事，帝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慍懟，慍，於運翻。懟，直類翻。往往發不遜語。帝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帝自鄴都入汴以至卽位，王峻之功為多。又素知其為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帝，帝卽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帝在藩鎭時腹心將佐也，重，直龍翻。將，卽亮翻。帝卽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詗帝意。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帝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亢，苦浪翻。又遺諸道節度使書求保證，遺，唯季翻。諸道各獻其書，帝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事，復，扶又翻。且曰︰「卿儻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章︰十二行本「第」下有「嚴駕以待之」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峻必不敢不來。」『章︰十二行本「來」下有「從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勞令視事。勞，力到翻。為貶王峻張本。重進，滄州人，其母卽帝妹福慶長公主也。長，知兩翻。

**24**李穀足跌，傷右臂，跌，徒結翻。在告月餘。帝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在告，在假也。趣，讀曰促。朝，直遙翻，下同。辭以未任趨拜。任，音壬。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25**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承丕謀作亂。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安次縣，屬幽州。孫欽本燕人而仕於蜀。當以部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府公，謂郭延鈞也。公者，人之尊稱；一府所尊，故謂之府公。欽不知其謀，從之。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府，處，昌呂翻。卽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為公巡察。」為，于偽翻。卽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之，不止。欽至營，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帥，讀曰率。承丕左右欲拒戰，欽叱之，皆棄兵走，遂執承丕，斬之，並其親黨，傳首成都。

**26**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咤，涉駕翻。易，以豉翻。史言髙行周所以能以功名終。

**27**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以新經王承丕之亂也。

**28**漢法，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官，過州城，吏以為私鹽，執而殺之，其妻訟冤。癸丑，始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時敕諸色犯鹽、麴，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頓，處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 後周紀二起玄黓困敦（壬子）九月，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四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

**廣順二年**（壬子、九五二）

**1**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

**2**庚午，敕北邊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

**3**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栰渡胡盧河入寇，胡盧河，在深、冀之間，橫亙數百里。丁度曰︰胡盧河，卽衡漳之別名。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九域志︰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里。契丹聞之，遽引兵北渡；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4**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為備。蜀主遣奉鑾肅衞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趣，七喻翻。旣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5**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斷，丁亂翻。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吉水，古吉陽縣地，久廢，唐置吉水縣，屬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四十里。宋白曰︰隋開皇十年廢吉陽縣入廬陵縣。大業分廬陵縣水東十一鄕為吉水縣。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喪，息浪翻。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

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金，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朝，直遙翻。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柰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朗州，武陵郡。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眞、張倣、蒲公益、朱全琇、琇，音秀。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分，扶問翻。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昵，尼質翻。

諸將欲召漵州酋長苻彥通為援，漵，音敍。苻，讀曰蒲。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苻彥通自謂苻秦苗裔。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肴萼入潭州，焚掠無遺。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年。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為羣蠻所憚，瑫，他牢翻。補西境鎭遏使以備之。

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趣，七喻翻。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孫朗、曹進奔朗州，見上卷是年正月。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沅，音元。沅江，漢益陽縣地，隋改為安樂，又改為沅江，乾寧中改為橋江，楚復為沅江，屬朗州。九域志︰在岳州西南一百二十六里。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造，七到翻。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九域志︰潭州長沙縣有橋口鎭。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醴陵門，潭州城東門。折，而設翻。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武平」當作「武安」。軍府，謂潭州軍府也。以何敬眞為行軍司馬。遣敬眞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風俗通︰漢有詹事蒲昌。又晉書載記︰氐酋蒲洪之先，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其後改姓苻。則蒲之所自出有二焉。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郴，尹林翻。

**6**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詔所在賑給存處之，賑，津忍翻。處，昌呂翻。中國民先為所掠，得歸者什五六。

**7**丁未，穀以病臂久未愈，李穀病臂始上卷是年六月。「穀」上須有「李」字，文乃明。『章︰十二行本正有「李」字；孔本同；熊校云宋本無「李」字，不知所據何宋本。』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謂李穀掌三司金穀也。朕難其人，茍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朝，直遙翻。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見，賢遍翻。面陳悃款；悃，苦本翻，誠也。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復，扶又翻。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8**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處，昌呂翻。乃聽訟於『章︰十二行本「訟」作「詣」，無「於」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倩，七政翻，假倩也。事不干己，妄興詞訴，謂之客訴。

**9**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五代會要︰党項野雞族，居慶州北。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剽，匹妙翻。綱商，往沿邊販易者。薛史︰慶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蕃部曰野雞族。刺史郭彥欽擅加糴鹽錢，民夷流怨。蕃族獷悍，好為不法，彥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綱商。帝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唐於古鳴沙之地置威州，周改曰環州。九域志︰寧州北至慶州一百二十里；環州南至慶州一百八十里。

**10**劉言遣使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鄰寇，謂唐也。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言削平湖南舊楚之地。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唐主之保大三年也。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事見上卷元年，唐之保大九年也。潭人謂之「邊菩薩」；菩，薄乎翻。薩，桑葛翻。釋典︰菩，普也；薩，濟也；言能普濟衆生也。旣而為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供，居用翻。盛脩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己、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己皆罷守本官。

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比，毗至翻。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人非金石，唐主自謂眞能享無疆之壽乎！然欲終身不用兵，而周兵已至淮上矣。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以歐陽廣言邊鎬必敗，其言驗也。

**11**十一月，辛未，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為靜難度使，折從阮自陝州徙邠州。難，乃旦翻；下同。討野雞族。

**12**癸酉，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先，悉薦翻。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幷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13**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脩塞。行，下孟翻。塞，悉則翻。

**14**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帝不受，曰︰「諸候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五代之時，不特方鎭入朝買宴，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幸會節園，羣臣買宴，則在朝之臣亦買宴矣。犒，苦到翻。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15**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郴，丑林翻。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蠔石，在郴州義章縣。蠔，音豪。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16**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誣李崧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徐台符素與李崧善，故為請誅誣告者。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更，工衡翻。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誅之。

**17**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使，疏吏翻。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18**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諡曰恭孝。

**19**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為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訓嗣，考異曰︰「崇訓」或作「崇勳」。世宗實錄作「崇訓」，後蓋避梁王宗訓改名也。按考異則「重訓」當作「崇訓」。以州降北漢；至是，為羣羌所圍，復歸款，復，扶又翻。求救於夏、府二州。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扆。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府州一百二十里。

**三年**（癸丑、九五三）

**1**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眞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王逵旣得潭州，則殺何敬眞；旣殺何敬眞，則攻劉言而倂朗州。

**2**詔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自餘猶不服，方討之。」

**3**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佃，亭年翻。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輸，舂遇翻；下歲輸同。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詰，去吉翻。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朱金忠大掠淮南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宗天祐元年。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閤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為言，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見，賢遍翻。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旣得為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4**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按葉仁魯，漢高祖之親將也，天福十二年，嘗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曰帝之故吏，必嘗事帝於樞密院，或討河中、鎭鄴都時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5**帝以河決為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行，下孟翻。鎭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沮，在呂翻。閏月，榮復求入朝，復，扶又翻。會峻在河上，帝乃許之。

**6**契丹寇定州，圍義豐軍，時置義豐軍於定州義豐縣。定和都指揮使楊弘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鎭州，本道兵擊走之。

**7**丙申，鎭寧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乂從榮入朝，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乂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謂漢乾祐間，帝討李成貞時也。汝輩宜效之。」王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

**8**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其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己知軍府事。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

**9**王峻固求領藩鎭，帝不得已，以『章︰十二行本「以」上有「壬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峻兼平盧節度使。

**10**高紹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帝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巡檢，職官分紀曰︰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諸王所屬為名，或總云十六宅，後止曰六宅。紹基不能匿，始發父喪。

**11**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12**唐草澤邵棠上言︰布衣未有朝命者，謂之草澤。上，時掌翻。「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脩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謂邊鎬潭州之敗也。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為之備。」智識之士，何國無之！顧用與不用耳。

**13**初，王逵旣得潭州，事見上卷十月。以指揮使何敬眞為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眞、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拏，奴加翻。分，扶問翻。唯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眞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強，疑逵使敬眞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伺，相吏翻。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眞、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周行逢之據有潭、朗，自此造端矣。治，直之翻。夫復何憂！」夫，音扶。復，扶又翻。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說，式芮翻。遣敬眞、全琇南討，南討者，拒南漢之兵。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眞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妓，渠綺翻。敬眞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眞使之先發，趣嶺北，全、道、永三州皆在大庾嶺之北。趣，七喻翻。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眞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眞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太師，謂劉言。朗府在潭州之西，故謂之西府。因數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眞以徇。未幾，幾，居豈翻。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14**癸丑，鎭寧節度使榮歸澶州。澶，時連翻。

**15**初，契丹主德光北還，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更以玉作二寶。傳國寶及受命寶也。五代會要曰︰時製寶兩座，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宋白曰︰時內司製二寶，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典︰符寶郞掌天子八璽，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璽，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旣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日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日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為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貞觀十六年，別製玄璽一座，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天福三年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篆、分寸制度。敕今製國寶兩座，其一宜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議者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邃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禹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六國，稱皇帝，禮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為大篆書之，形制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投璽於井。孫堅入洛，見井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以進獻帝。魏受漢，得之以傳于晉。洛陽之陷，劉聰得之。劉曜為石勒所禽，璽歸于鄴。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晉將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以璽走，為追兵所迫，投於栖霞寺井中，僧永杼得而匿之。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始得秦眞傳國璽。煬帝江都之禍，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璽歸寶建德。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于唐。唐禪，楊涉送寶于大梁。莊宗滅梁得之。同光末，內難作，寶為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清泰敗，以寶隨身，自焚而死，寶遂亡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龍隱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得之。慕容永送於金陵，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齊攜走江北，獻之齊文宣帝。宇文滅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號傳國璽，又改為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眞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亡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亡，竇建德妻與神璽俱獻長安。唐末，不知所在。其說頗有源委，因載于此。更，工衡翻。

**16**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眞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以符會等擅歸召變也。

**17**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衎、衎，苦旱翻，又苦旦翻。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帝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舊制，寒食節休假前後共五日。假，居訝翻。

癸亥，帝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間，古莧翻。令詣闕，謂聽皇子榮自澶州入朝也。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鎭！復，扶又翻。峻求領藩鎭見上月。觀其志趣，殊未盈厭。厭，於豔翻，又於鹽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朕躬。」言視朝臣如机上肉，撫天子如嬰孩。帝慮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王峻、王殷佐命有功一體之人，峻得罪，故慮殷猜懼。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尚食使，唐尚食奉御之職。諭以峻得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幾，居豈翻。

**18**帝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折從阮時為靜難帥，帥兵討野雞族而還師。高紹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供奉官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鄜，方無翻。紹基乃悉以軍府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

**19**三月，甲申，以鎭寧節度使榮為開封尹、晉王。王峻旣貶，始召榮。丙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鎭寧節度使。

**20**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寧州刺史張建武于包山。敗，補邁翻。帝以郭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事見上年十月。黜廢於家。

**21**初，解州刺史浚儀郭元昭與榷鹽使李溫玉有隙，漢隱帝分河中之解、安邑、聞喜為解州。解，戶買翻。榷，古岳翻。溫玉壻魏仁浦為樞密主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煬帝並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初雜用士人，至唐並用流外，至五代樞密院亦置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溫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溫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帝時為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為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為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旣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為慶州刺史。

**22**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原王仁鎬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23**唐主復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去年十月，唐失潭州，馮延己罷相。

**24**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惡，烏路翻。言於王逵曰︰「何敬眞，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屬，之欲翻。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

**25**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舉絲者，以貨物貸與民，至絲熟而徵其絲。上，時掌翻。帝頷之。五月，丁亥，敕牓宋州，凡常思所舉悉蠲之，思『章︰十二行本「思」上有「已輸者復歸之」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亦無怍色。怍，疾各翻。

**26**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校，戶敎翻。毋，音無，姓也。齊宣王封母弟於毋鄕，其後因以為氏。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自漢司馬相如、揚雄以來，蜀中號為多士，而斯文之盛衰則繫乎上之人。

**27**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知廬臺軍事范陽張藏英來降。

**28**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史言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以其有方策之傳也。

**29**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珓，珓，古孝翻。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劉言為武平節度使、鎭朗州，非武安也。「安」當作「平」。言以元年七月得朗州，至是而敗。

**30**秋，七月，王殷三表請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

**31**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飢民渡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鬬而北來。觀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帝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己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予，讀曰與。

**32**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去年，劉言表移使府於朗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翟，萇伯翻，又徒歷翻。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為潘叔嗣殺王逵、周行逢殺叔嗣張本。

**33**九月，己亥，武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滑州自唐以來，置義成節度；宋朝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舊名，始改為武成軍。於此時「武」當作「義」。塞，悉則翻。

**34**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井其黨伏誅。

**35**南漢主立其子繼興為衞王，璇興為桂王，慶興為荊王，保興為禎王，崇興為梅王。

**36**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慈，丹州在龍門河之西，慈州在龍門河之東。宋朝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鄕縣屬隰州。九域志︰吉鄕縣在隰州西南一百六十里。北至貝、鎭，皆大水。

**37**帝自入秋得風痹疾，痹，必至翻，又毗至翻。害於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自梁都大梁以來，建立郊廟皆所未遑。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為五室而已。今始作太廟。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于洛陽。

**38**南漢大赦。

**39**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廟。

**40**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恃佐命之功也。橫，戶孟翻。凡河北鎭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卽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處，昌呂翻。分，扶問反，掊，蒲侯翻。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帑，他朗翻。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惡，烏路翻。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

**41**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北漢將喬贇入寇，贇，於倫翻。擊走之。

**42**王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從，才用翻。量，音良。邏，郞佐翻。因充京城內外巡檢，遂有此請。帝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鎭寧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

**43**唐祠部郞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唐罷貢舉，事見上卷上年。

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脩白水塘漑田以實邊，先，悉薦翻。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八十里，鄧艾所築也。馮延己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脩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妄撫諸州，右拾遺徐鍇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鍇校書郞、分司東都。鍇，鉉之弟也。鍇，口駭翻。唐以揚州為東都。史言唐主惑於二馮而罪二徐。路振九國志︰鉉、鍇，皆徐延休之子。

**44**道州盤容洞蠻酋盤崇聚衆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酋，慈秋翻。盤，姓也，卽盤瓠之後。郴、道二州時皆屬南漢。

**45**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袞冕，左右掖以登階，朝，直遙翻。被，皮義翻。掖，羊益翻。纔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俛，音免。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劇，甚也，增也。幾，居依翻。

## 顯德元年（甲寅、九五四）

**1**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聽蜀境通商。晉天福初，蜀猶與中國通；開運以後，中國多事，蜀有吞倂關西之志，不復與中國通矣。

**2**戊寅，罷鄴都，唐莊宗始以魏州為東京，後罷東京，以為鄴都。但為天雄軍。

**3**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帝，見，賢遍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4**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唐明宗以軍士流言濫掌，養成其驕，莫肯效命，何足法也！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為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贍，力豔翻。鮮，息善翻。贏，餘經翻。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驕兵於分外希賞，茍非以法齊之，其無厭之心庸有極乎！索，山客翻。

**5**初，帝在鄴都，漢隱帝天祐三年，帝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鎭澶州，以為牙將。榮入為開封尹，去年三月，榮為開封尹。未卽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間間，古莧翻。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卽日入止禁中。丙戌，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6**以鎭寧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7**戊子，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保義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為節度使。通，太原人也。

**8**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謂討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凡十八帝，皆葬關中；陵名各見前紀。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當衣，於旣翻。斂，力贍翻。甓，蒲歷翻，搏埴而陶之，今謂之甎。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傜，使之守視；勿脩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鉞，以李洪義發漢隱帝密詔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乾祐三年。魏仁浦勿使離樞密院。」離，力智翻。

**9**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鎭、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白馬縣有靈河鎭。魚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鎭在大通軍。大通軍卽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原武在鄭州之北。塞，悉則翻。先，悉薦翻。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10**帝命趣草制，趣，讀曰促。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郞王溥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為永興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重，直龍翻。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總殿前諸班，馬軍都指揮使總侍衞司馬軍，步軍都指揮使總侍衞司步軍，宋朝三衙之職昉於此。武信軍，遂州；武定軍，洋州；昭武軍，利州；三鎭皆屬蜀，李重進等遙領也。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長，知兩翻。屬，之欲翻。分，扶問翻。是日，帝殂于滋德殿，年五十一。祕不發喪。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卽皇帝位。考異曰︰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卽皇帝位。」世宗實錄︰「丙申，內出太祖遺制，羣臣奉帝卽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卽位也。

**11**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吳權據交州見二百八十一卷晉高祖天福三年，南漢高祖之大有十一年也。子昌岌立；昌岌卒，岌，魚及翻。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12**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餘騎如晉陽。考異曰︰晉陽見聞錄︰「袞帥騎五七萬，號十萬來會。」今從世宗實錄。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義成軍，滑州；武寧軍，徐州；皆屬周。白從暉等亦遙領。考異曰︰世宗實錄︰「賊將張暉領三千騎為前鋒。」今從晉陽聞見錄。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趣，七喻翻。

**13**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二事並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蜀人皆惡之；惡，烏路翻。蜀主使將兵救王景崇，思謙逗橈無功，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蜀之明德十二年也。橈，奴敎翻。內慚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宮門守衞加嚴，思謙以為疑己，言多不遜。思謙典宿衞，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閱衞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扆、嗣、裔，倚父勢暴橫，為國人患。橫，戶孟翻。翰林使王藻職官分紀︰唐有翰林使，掌伎術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蜀蓋仍唐舊制。屢言恩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啓邊奏，幷誅之。

**14**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宋白曰︰梁侯驛，在團柏谷南，太平驛西北。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潞州治上黨。嬰城自守。筠，卽李榮也，天福十二年，李榮有逐麻荅之功，見二百八十七卷。避上名改焉。

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謂廣順元年劉崇圍晉州，不克而歸也，事見上卷。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沮，在呂翻。陛下新卽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易，以豉翻。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少，詩照翻。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強，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馮道歷事八姓，身為宰輔，不聞獻替，唯諫世宗親征一事。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15**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罷其掌禁兵之職也。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16**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乘梁侯驛之勝也。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鎭出北漢軍後，磁州武安縣有固鎭，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已攻潞州，符彥卿若至遼州界，則出其後矣。磁，牆之翻。以鎭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北邀北漢，『章︰十二行本「漢」下有「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九域志︰晉州，東至潞州三百八十五里。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寧江軍，夔州，屬蜀。清淮軍，壽州，屬唐。樊、何亦遙領也。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重，直龍翻。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趣，七喻翻。宣徽使向訓監之。監，古銜翻。重贊，憲州人也。

**17**辛巳，大赦。

**18**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山陵在鄭州新鄭縣。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

乙酉，帝發太梁；庚寅，至懷州。九域志︰大梁至懷州三百二十五里。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晁，直遙翻。好，呼到翻。「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幷晁械於州獄。懷州獄也。壬辰，帝過澤州，九域志︰懷州北至澤州一百二十里。宿於州東北。

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劉昫曰︰高平，漢泫氏縣地。宋白曰︰漢泫氏縣，後魏改泫氏，北齊改高平。九域志︰高平縣在澤州東北六十五里。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考異曰︰世宗實錄︰「甲午，賊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按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北漢兵卻；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趣，讀曰促。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陳，讀曰陣；下同。巴公鎭在晉城縣東北。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進與侍衞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白重進」，當作「白重贊」。『章︰十二行本正作「贊」；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衞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

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北漢主未戰而先有輕敵之心，宜其敗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勍，渠京翻。北人望塵知敵數，又觀敵人置陳而知其強弱，楊袞必有見於此。未可輕進！」北漢主奮䫇曰︰䫇，如占翻。「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宜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

合戰未幾，幾，居豈翻。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為宿衞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先，悉薦翻。太祖皇帝自此肇基皇業。北漢兵披靡。披，普彼翻。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內殿直，周所置，殿前諸班之號。夏津，漢鄃縣，唐天寶元年改曰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屬大名府，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瑀，王矩翻。乘，繩證翻。呼，火故翻。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去年馬全乂自澶州從帝入朝，已補殿前指揮使，未至散員指揮使也。右番行首，居殿前右番班行之首，其官猶在散員指揮使之下。行，戶剛翻。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陷陳。

北漢主知帝自臨陳，陳，讀曰陣；下同。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趣，讀曰促。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北漢雖出於沙陀，自謂劉氏，纂高、光之緒，故旗幟尚赤。幟，昌志翻。楊袞畏周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考異曰︰五代史補︰「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飛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悔之，召諸將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使，但以本軍決戰，不唯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諸將皆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陳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敗。」今從世宗實錄、薛史。

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剽，匹妙翻。重，直用翻。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校，戶敎翻。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薄，迫也。復，扶又翻；下卒復同。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僵，居良翻。勝，音升。

是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還，從宣翻。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貲」，當作「資」。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

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被，皮義翻。褐，毛衫也。無柄曰笠，有柄曰簦。乘契丹所贈黃騮，騮，力求翻。詩·駉·註︰赤馬黑髦曰騮。黃色近於赤。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雕窠嶺，在高平西北，由江猪嶺路入。帥，讀曰率。宵迷，夜行而迷失道也。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憊，蒲拜翻。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

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攻，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張永德，太祖壻，旣親，且專掌殿前兵，侍衞左右，故訪以其事，決可否。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塞，悉敗翻。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茍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呼，火故翻。卽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使，疏吏翻。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朝，直遙翻。將，卽亮翻；下同。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幷誅之，而給槥車歸葬。槥車，小棺也。槥，音衞。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兼者，以本職兼節鎭，祿賜優於遙領者。史彥超為鎭國節度使。此正除節鎭。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後魏之末，宇文置虞候都督以主候騎，虞候之官蓋始於此。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揮使之下，與都、副指揮使同掌殿前班直。領嚴州刺史，嚴州隸嶺南，時為南漢所有，遙領刺史耳。今武臣所領遙郡刺史正此類；而落階官正除刺史者，謂之正任刺史，然亦未嘗臨郡治民也。劉昫曰︰嚴州，秦桂林郡地，唐乾封間，招致生獠，置嚴州。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來賓縣隸象州。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校，戶敎翻。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行，戶剛翻。時諸軍皆分左、右廂，廂各有主帥。按薛史，自五季至宋，武官有軍主、廂主。曹威為奉國軍主，遷本軍廂主，劉延欽為控鶴主，是其徵也。釋趙晁之囚。囚趙晁所以威衆，戰勝則釋之。

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

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北漢旣敗走，移晉州東出之師北攻汾、幷。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乘勝進攻晉陽，「隨駕」之下，當有「都」字。

**19**漢昭聖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宮。周太祖旣踐祚，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事見上卷廣順元年。

**20**夏，四月，北漢盂縣降。盂，古縣，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二百里。然宋下太原，徙治陽曲。宋白曰︰盂縣，本晉大夫盂丙之邑，漢為盂縣。按前此盂縣在今縣酉，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故盂縣城是也。後魏省屬石艾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仇縣，屬遼州，因原仇故城為名，卽今縣是也。大業二年，改原仇為盂縣，從漢舊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九域志︰晉州北至汾州三百五十里。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遼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三年，敕「兗州管內已有沂州，其儀州改為遼州。」九域志︰潞州東北至遼州二百四十三里。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唐置沁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廢沁州，以和川縣隸晉州，熙寧五年省和川縣入冀氏。九域志︰冀氏縣在晉州東二百八十里。沁，音七鴆翻。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說，式芮翻。漢超卽降。

**21**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三月乙酉，梓宮赴山陵。四月乙卯方葬，與北漢交兵，葬備多闕，故緩。廟號太祖。

**22**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鎭邕州。弘邈以齊、鎭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齊王弘弼死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八年，鎭王弘澤死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求宿衞；不許。至鎭，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23**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旣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幷之意，史言謀不先定者，非廟勝之策。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師有歸志，宜其無功。旣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剽，匹妙翻。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乃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山東近便諸州，謂邢、趙、鎭、定。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度，徒洛翻。

**24**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考異曰︰五代通錄︰「諡曰文愍。」今從世宗實錄、薛史。道少以孝謹知名，以此知名，人所難能也。少，詩照翻。唐莊宗世始貴顯，馮道事劉守光，位不過參軍，入唐，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離，力智翻。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滑，音骨。沈，持林翻。嘗著長樂老敍，自述累朝榮遇之狀，馮道長樂老敍旣自陳其榮遇，又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如此。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之言。禮義，治人之大法；治，直之翻。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敍，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死事之人十有五，謂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珣、李遐、張彥卿、鄭昭業，凡十五人。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惡，烏路翻。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

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斷，音短。為之，于偽翻。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此事歐陽公得之於五代小說。朝，直遙翻；下同。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少，詩沼翻。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茍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貿，音茂，易也。間，古莧翻。若巨山，不可轉也。夷考范質之為人，蓋學馮道者也。，與屹同，魚迄翻。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絍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絍，汝鴆翻。治，直史翻。行，下孟翻。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五朝，唐、晉、遼、漢、周。八姓，唐莊宗、明宗、潞王各為一姓，石晉、邪律、劉漢、周太祖、世宗各為一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怍，疾各翻。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見，賢遍翻。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冠，古玩翻。相，息亮翻。國存則依違拱嘿，『鄒︰拱嘿，拱手緘默。嘿，玉篇︰與默同。』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茍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遠，于願翻。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引論語夫子之言。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而以壽終。子路仕衞，孔悝之難，子路死之，菹於衞東門之上。

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愆，過也。時君亦有責焉。時君，謂五朝、八姓之君。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中士、中君，以人品言，謂識見不及上而可以語上者。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復，扶又翻。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溫公以此警後世之君臣深矣。

**25**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屬郡雖降，而都府未克，終於無益。大軍旣退，則其地復為敵有矣。

**26**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剄，古頂翻。亂兵旣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鎭澶州，廣順元年，帝鎭澶州，三年，入為開封尹。太祖為帝娶之。為，于偽翻。壬戌，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27**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趣，七喻翻。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皋及契丹通事楊耨姑，勍，渠京翻。耨，奴篤翻。舉城降；以勍為忻州刺史。

**28**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去年王逵移使府於潭州。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 後周紀三起閼逢攝提格（甲寅）五月，盡柔兆執徐（丙辰）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 顯德元年（甲寅、九五四）

**1**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已而潘叔嗣殺王逵，而周行逢收田父、漁者之功矣。

**2**丙子，帝至晉陽城下，帝自上黨趣晉陽，七日而至。旗幟環城四十里。史言周兵之盛。幟，昌志翻。環，音宦。楊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創置方鎭以懷撫鄭處謙。處，昌呂翻。

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在石嶺關南。

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

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沁，七鴆翻。解，戶買翻，姓也。姓苑云︰自唐叔虞食邑於解；晉有解狐、解揚。誣奏云潛通契丹。

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陳，讀曰陣。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二十太少，恐當作「二千」。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將，卽亮翻。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復，扶又翻。漢乾祐三年罷永安軍，見二百八十九卷。以德扆為節度使。

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章︰十二行本「病」下有「及史彥超死」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乃議引還。陝，失冉翻。考異曰︰世宗實錄︰「徵懷、孟、蒲、陝丁夫數萬攻城，旦夕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晉陽見聞錄︰「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衒趫捷跳梁於城隅，晡晚殺行而抽退。」今從世宗實錄。

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北漢主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見上卷本年三月。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卽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王得中之死，知所惡有甚於死者也。

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敵人自畏讋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衆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為吾之累，故難。易，以豉翻。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殿，丁練翻。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怱遽，還，從宣翻。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剽，匹妙翻。凡行軍所欲得以為用者，皆謂之軍須。勝，音升。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旣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前所謂都府未拔，雖得屬郡而無益者，要其終也。

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發晉陽甲子至鄭州考之；中間不應以乙酉至潞州，恐是乙卯。丙寅，謁嵩陵；嵩陵復土，帝適有軍旅之事，不獲親之；此其謁陵，與彝制謁陵其情有不同者。庚午，至大梁。

**3**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治，直之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褊，補典翻。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守，式又翻。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

**4**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衞都指揮使承鈞。

**5**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棄鎭入朝，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鎭河西，事見二百九十卷。署其子為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責授率府副率。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以為宂散之官。申師厚以藩府失職牙將而得節，棄鎭擅歸，雖加責授，猶勝故吾。

**6**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7**癸巳，加門下侍郞、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郞長山景範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判三司。長山，漢於陵縣地，江左僑置廣川郡及武強縣，隋廢郡，改武強曰長山，唐屬淄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齊哉！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仁浦為樞密使。范質旣為司徒，司徒竇貞固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府縣，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守向訓，訓不聽。以竇貞固漢之舊臣故也。考古驗今，今何足怪。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8**己巳，廢鎭國軍。唐末，以華州為鎭國軍。

**9**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其鄕里在滕縣，徙晏為武寧節度使。武寧軍，徐州；滕縣屬焉。九域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晏少時嘗為羣盜，少，詩照翻。至鎭，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鄕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幸為，于偽翻；下請為同。語，牛倨翻。復，扶又翻。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為之立衣錦碑；衣，於旣翻。許之。

**10**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藳稅，藳，禾稈也。場官擾民，多取耗餘，場官，藳場之官。耗餘者，於納藳束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11**己酉，廢安遠、永清軍。唐以安州為安遠軍。晉以貝州為永清軍。

**12**初，宿衞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羸，倫為翻。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如唐閔帝、潞王是也。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去，羌呂翻。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藩鎭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今之班直是也。五代會要曰︰時詔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為阻，送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帥，所類翻。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史言周世宗強兵之效。

**13**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鎭、州縣，責其清肅。」

**14**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派，普拜翻。匯，戶罪翻，水回合也。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壞，音怪。古隄，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屢徙，故古隄在平地。灌齊、棣、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勝，音身。菰，音孤，蔣也。稗，旁卦翻，草似穀者。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塞，悉則翻；下同。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15**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疾甚曰病。尋殂。年六十。考異曰︰劉恕云︰世宗實錄、薛史·帝紀、僭偽傳皆云︰「顯德二年十一月，劉崇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旻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國四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偽署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卽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嗣位；年四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定王劉繼顒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顒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旻卽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鈞立。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天會十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據曆，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前後相戾，惟晉陽見聞錄、劉繼顒碑，歲月最可考正，故以為據。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鈞，漢主旻次子也。更，工衡翻。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旣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粗，坐五翻。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16**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年。帥，讀曰率。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漵州蠻酋苻彥通所掠，漵，音敍。酋，慈由翻。彥通由是富強，稱王於溪洞間。王逵旣得湖南，去年六月，王逵殺劉言，始盡得湖南故地，事見上卷。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旣至，彥通盛侍衞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苻秦之亡，苻宏奔晉，從諸桓於荊、楚，其後無聞。彥通自以為苻秦苗裔，蓋言出於宏之後。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言大兵若至，雖悔無及。彥通慚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說，式芮翻。溪洞之地，隋、唐列為郡縣，皆屬黔中道。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使府，謂湖南都府。雖自王於山谷之間，王，于況翻。不過蠻夷一酋長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卽日去王號，去，羌呂翻。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谿峒諸蠻，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眞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黔中，自唐末至二蜀為武泰軍節度。黔，其今翻。以虔朗為都指揮使，預聞府政。『章︰十二行本「政」下有「虔朗桂州人也」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預聞湖南都府之政。

逵慮西界鎭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為邊患，王逵之逐邊鎬也，以劉瑫鎭遏羣蠻。表為鎭南節度副使，鎭南軍，洪州，屬唐；王逵表以其號寵劉瑫耳。充西界都招討使。

**17**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自彭師暠等擁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逵因之以授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治，直吏翻。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章︰十二行本「要」下有「吏民便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為行逢跨有潭、朗張本。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

**顯德二年**（乙卯、九五五）

**1**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2**定難節度使李彝興李彝興，卽彝殷也，避宋朝宣祖廟諱，始改名彝興。史以後來所更名書之。難，乃旦翻。以折德扆亦為節度使，與己並列，恥之，夏州自唐以來，為緣邊大鎭，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漢氏方置節鎭，折氏父子又晚出，故恥與並列。塞路不通周使。塞，悉則翻。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鎭，朝廷自來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柰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貿，音茂。仰，牛向翻。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衞是也。余按左傳衞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彝興惶恐謝罪。

**3**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

**4**辛卯，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敗，補邁翻。

**5**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亙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胡盧河，俗謂之葫蘆河，卽衡漳水，在東光縣西三十里。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周改曹州威信軍為彰信軍，避太祖諱也。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冀州蓨縣東北有李晏鎭，時築城屯軍，以為靜安軍。按薛史，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壘。將，卽亮翻。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行，下孟翻。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

**6**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7**蜀夔恭孝王仁毅卒。仁毅，蜀主之弟也。

**8**壬戌，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行，下孟翻。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當，丁浪翻。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茍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9**唐主以中書侍郞、知尚書省嚴續為門下侍郞、同平章事。

**10**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為靜安軍。

**11**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自此之後，強藩割據，中國日蹙矣。及高平旣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以唐全盛版圖言之，蜀亦舊疆也。以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景崇之亂，階、成、秦、鳳遂入於蜀。帝納其言。為取階、成、秦、鳳張本。

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蜀置雄武節度於秦州。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為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衞精兵千人為之部曲。

**12**帝以大梁城中迫隘，隘，烏懈翻。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幟，昌志翻。俟今冬農隙興皮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廨，古隘翻。聽民隨便築室。

**13**丙辰，蜀主命知樞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兵。以備周也。行，下孟翻。

**14**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治，直吏翻。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幷皆阻聲敎，未能混壹，吳，李氏；蜀，孟氏；幽入於契丹；幷為北漢。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

比部郞中王朴獻策，比，音毗。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幷，皆由失道。梁失吳；後唐得蜀而復失之；晉失幽；周失幷。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橫，戶孟翻。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隱，卹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去，羌呂翻。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時使者，使之以時也。斂，力贍翻。俟羣才旣集，政事旣治，財用旣充，士民旣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鄕導，間，古莧翻；下伺間同。諜，達協翻。鄕，讀曰嚮。民心旣歸，天意必從矣。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唐與中國以淮為境，自淮源東至海幾二千里。易，以豉翻。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數，所角翻。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帝之取江北，王朴之計也。旣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巴蜀，王朴欲乘勝勢以先聲下之。南方旣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時契丹跨有燕地。燕，於賢翻。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卷，讀如捲。凡兵之動，知敵之主，此以其時契丹主言之也。惟河東必死之寇，言北漢據河東，與周為世仇也。不可以恩信誘，誘，音酉。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事見上卷上年三月。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旣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是後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伺，相吏翻。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期，讀曰朞。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蓄積於邊上以為用兵之備。

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少，詩沼翻。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斷，丁亂翻。凡所規畫，皆稱上意，稱，尺證翻。上由是重其氣『章︰十二行本「氣」作「器」；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識，末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開封在輦轂下，事繁職重。史言世宗屬任王朴自此而重。然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有素矣。

**15**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將，卽亮翻。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鎭安節度使向訓。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陳州鎭安軍，周廣順二年復。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高唐縣屬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昝，姓也，音子感翻。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趣，七喻翻。

**16**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敕額者，敕賜寺額，如慈恩、安國、興唐之類。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唐以魏州為鄴都。興唐府，晉改為廣晉府；大名府，蓋漢所改也。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戒壇，僧尼受戒之所。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燃之。掛燈者，裸體，以小鐵鉤徧鉤其膚，凡鉤，皆掛小燈，圈燈盞，貯油而燃之，俚俗謂之燃肉身燈。今人帶布枷以化誘流俗者，亦幻惑之餘敝。斷，音短。幻，戶辦翻。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見，賢遍翻。

**17**王景拔黃牛等八寨。黃牛等八寨，皆當在秦州界。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蜀以秦、鳳為北路。左衞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副之，武寧軍，徐州屬，周呂彥珂遙領也。珂，丘何翻。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

**18**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德陽縣，屬漢州，去成都未遠，已懼而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重，直用翻。妓，渠綺翻。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為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庚『章︰十二行本「庚」作「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午，斬之於崇禮門。趙季札雖誅，無救於秦、鳳之喪失，是以用人當審之於其初也。

**19**六月，庚子，上親錄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史言帝明謹於庶獄。長，知兩翻。

**20**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州東北。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為蜀所擒。陳，讀曰陣。濮，博木翻。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

**21**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22**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禎州，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歸善縣，唐因之。至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為龍川縣，徙循州治焉；以循州舊治歸善縣置禎州，宋朝避仁宗諱，改曰惠州。九域志︰循州南至惠州三百里。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南漢主龑，廟號高祖。

**23**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河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清河縣，帶貝州。權點檢三司事，未除為正使。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供副者，供辦以應副所求。澶，時連翻。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為濮州馬步軍都虞候。濮，博木翻。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治，直之翻。鮮，息淺翻。故帝以利權授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帝征伐四方，用度不乏，美之力也」十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自漢以來能如此者，吳主孫權及周世宗而已。

**24**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還，從宣翻，又如字。帝從之。

**25**八月，丁未，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

**26**王景等敗蜀兵，敗，補邁翻。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

**27**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觀，古玩翻。鈸，蒲撥翻。聽留外，句斷。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輸，舂遇翻。時敕有隱藏銅器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處死。若納到熟銅，每斤官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茍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施，式豉翻。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28**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鎭。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鎭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黃花鎭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水入焉。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趣，七喻翻。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玭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玭，蒲眠翻。考異曰︰十國紀年︰「玭召官屬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卽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圍鳳州，偽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復援之，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玭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玭卽以城歸國。」今從實錄。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玭，澶州人也。澶，時連翻。帝欲以玭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為郢州刺史。

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屬，之欲翻。擇帥事見上四月，帥，所類翻。

**29**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旣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冒，莫北翻。為，于偽翻。差之為言稍也。

**30**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章︰十二行本「罪」下有「皆釋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皆以蹙國喪師也。

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守劍門以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守白帝以備北兵之泝峽而上者。募兵旣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榷境內鐵器，民甚苦之。榷，古岳翻。

**31**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好，呼到翻。喜，許記翻。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諂諛之臣，謂馮延己兄弟、魏岑、陳覺等。政事日亂。旣克建州，破湖南，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二年。破湖南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又援慕容彥超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皆為，于偽翻。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

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先，悉薦翻。把淺之處，自霍丘以上，西盡光州界。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疆埸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史先敍唐所以蹙國之由。埸，音亦。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磁，詳之翻。

**32**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自埇橋東南抵唐境，皆武寧巡屬也。埇，余拱翻。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旣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

**33**丁未，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34**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先，悉薦翻。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此言橫廣也。又遷墳墓於標外，立標幟見上四月。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為也。

**35**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鎭以絕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是年正月，蜀置威武節度於鳳州。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眞定人也。蜀將士多中原人，蓋後唐遣之戍蜀，為孟知祥所留者也。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傜，悉罷之。」

**36**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劉仁贍之善守，於此已見其方略。分，扶問翻。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趣，七喻翻。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唐置奉化軍於江州。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舊唐書·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召鎭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還，從宣翻，又如字。難，乃旦翻。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

**37**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敗，補邁翻；下同。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鎭。此時，唐蓋置鎭於六安山口。按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又疑置鎭於此地。未知孰是。

**38**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39**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朝廷授弘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使出兵常州以擊之，則唐有反顧之憂。為吳越兵為唐所敗張本。

**三年**（丙辰、九五六）

**1**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為右驍衞大將軍，賞其不降也。以王環堅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

**2**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窰，餘招翻，又作「窯」。

**3**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曹、滑、鄭皆近京之州。九域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郡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上供億故也。

**4**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鎭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衞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衞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潁上縣，隋置，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縣，漢愼縣也。南北畫淮為守，關防莫謹於此。隋大業二年，於今縣南故鄭城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為名。壬寅，帝發大梁。

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鎭，九域志︰壽州安豐縣有來遠鎭。今按來遠鎭卽東正陽，西至渒河十里。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趣，七喻翻；下同。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斷，音短。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圉鎭，九域志︰開封雍丘縣有圉城鎭。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九域志︰開封府南至陳州三百三十里。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

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艦，戶黯翻。礮，與砲同，普敎翻。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春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陳、潁，二州名。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李穀之退，未為失計也。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

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鎭，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萬萬為億，億億為巨億。詩所謂「萬億及秭」。孔穎達所謂「大數」也。由是魏岑等爭譽之，譽，音余。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漢之良將。治，直之翻。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重，直用翻。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旣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以城中戰兵乘城益守兵。李重進渡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域志地里。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旣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隋始置清流縣，唐為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南唐所置也。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

壬子，帝至永寧鎭，九域志︰黃州麻城縣有永寧鎭，此非也。麻城在壽州西南數百里，帝猶未渡淮，安得至麻城之永寧邪！又考九域志，潁州汝陰縣有永寧鎭，又東百餘里至正陽，此則是也。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復，扶又翻。殍，被表翻。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淝水自安豐縣界流入壽春縣界，經壽春城北入于淮，去城二里。水北為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鎭。唐潁州有下蔡縣，時廢縣為鎭，西抵正陽五十五里。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濱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朝兵爭之際，為馬頭郡城，淮水逕城北而東流，渦水自西北來注于淮，謂之渦口，南岸正對馬頭城。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于渦山，敗，補邁翻。渦，音戈。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艘，蘇遭翻。

**5**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犒，苦到翻。厭，於鹽翻。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為潘叔嗣殺王逵張本。

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何敬洙為將，亦唐之良也。因王逵有潘叔嗣之難，又以成其名。唐土善之。

**6**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

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司『章︰十二行本「司」上有「元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超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唐，補邁翻。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元二十七年更名盛唐，屬壽州，宋朝開寶四年改為六安縣。九域志︰六安縣，在壽州南二百一十里。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

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陳，讀曰陣。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宋白曰︰滁州之地，劉宋為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廢州，以其地為清流縣，唐為滁州。欲斷橋自守，斷，音短。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為，于偽翻。願容成列而戰。」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一旦作亂，莊宗以之喪亡。棄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人各為其主，蓋兵鋒所迫，倉皇失措，為是言以款敵耳。太祖皇帝笑而許之。太祖自審智勇足以辦皇甫暉，故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皇帝擁馬項突陳而入，陳，讀曰陣。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呼，火故翻。手，式又翻。中，竹仲翻。幷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宣祖諱弘殷。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章︰十二行本「命」下有「明旦乃得入」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史言太祖勇於戰，謹於守。

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帑，他朗翻。藏，徂浪翻；下同。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竇儀有守。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太祖之識度，豈一時將帥所能及哉！詔左金吾衞將軍馬崇祚知滁州。

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十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重竇儀，奇趙普，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為佐命元功，儀乃為普所忌而不至相位。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陳，讀曰陣。繁，蒲官翻。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脩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好，呼到翻。輸，舂遇翻。甲戌，徐州以聞；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五十里。王知朗不敢詣軍前而抵徐州，恐犯兵鋒而死也。帝不答。以唐主猶敢抗禮，欲為兄弟之國也。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臥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曏日屢與契丹戰，皇甫暉本魏兵，唐莊宗使戍瓦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屢與契丹戰，蓋戍瓦橋時也。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

帝詗知揚州無備，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

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郞鍾謨、工部侍郞·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章︰十二行本「湯」作「茶」；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繒，慈陵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犒，苦到翻。說，式芮翻；下欲說同。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南唐祖唐太宗之子吳王恪。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謂南唐與周以淮為界。未嘗遣一介脩好，好，呼到翻。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自徐溫執吳政，屢泛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今主皆然。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遊說；使遇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可歸語汝主︰語，牛倨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勞，力到翻。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7**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九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一百八十餘里。易，以豉翻。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江陰縣，本晉毗陵之曁陽縣也，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嘗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廢，唐置曁州，南唐始置江陰軍。九域志︰在常州東北九十里。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為，于偽翻。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幷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卒，子恤翻。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脩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趣，七喻翻。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吳越將士狃福州之欴勝，謂唐之可乘也。兵驕者破，豈虛言哉！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8**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郞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唐以揚州為東都，故置留守。髡，苦昆翻。被，皮義翻。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

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長山，在鄂州南界。唐立寨以備潭、朗。執其將陳澤等，獻之。

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域志︰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獲芻糧二十餘萬。

**9**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梁有宮苑使，又有內園栽接使；唐置園苑使亦猶是也。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州遷讓皇之族于泰州，今以周師攻逼，復遷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10**韓令坤等攻泰『章︰十二本行「泰」上有「唐」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州，拔之，南唐升海陵鎭為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泰州一百一十五里。刺史方訥奔金陵。自泰州南奔泰興縣，渡江取潤州至金陵。

**11**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去年帝置靜安軍於李晏口。

**12**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13**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帥，讀曰率。南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鎭制置院，周取其地，置靜海軍，尋升為通州。通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絕江而南，卽吳越之蘇州界。

**14**潘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屬，之欲翻，集會也。王逵兼中書令，故稱為令公。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西乎？」衆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九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帥，讀曰率。逵聞之，還軍追之，及於武陵城外，朗州，武陵郡。與叔嗣戰，逵敗死。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逵奉詔伐吳，有蜜蜂無萬數集逵傘蓋。周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覩王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取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歸營。」廣本︰「逵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于行逢，以兵叛告逵。逵大懼，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 湖湘故事︰「逵連夜走歸朗州，去經數日，潘叔嗣始到潭州，旣聞王逵走歸朗州，亦以舟棹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進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荊南高保融言進逵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逵敗走，為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逵差牙將押送淮南將陳澤等。」蓋進逵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薛史·承襲傳及湖南傳記略同。惟湖湘故事及丁璹馬氏行事記載逵攻袁州叔嗣叛事，曹衍云︰「逵三月至潭州。四月，叔嗣叛。」丁璹云︰「五月五日，叔嗣殺逵于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蔭，衍屢獻文章，不得調，退居鄕里敎授。及張文表叛，辟為幕職，事敗，逃遁，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採摭舊聞，撰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敍事顚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素怨周行逢，尤多誣毀，不欲行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於衍云。璹亦國初人，疑其說得於衍書，皆不可為據。今從十國紀年。

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時湖湘以朗州為督府。潭州太尉，謂周行逢也。豈不以武安見處乎！」言行逢必將以潭州處己。處，昌呂翻。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判官其屬也。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帥，讀曰率。下同。衆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謂，告也，語也。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罪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為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為行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觀此，則周行逢本有奉辭討潘叔嗣之心，以其迎己，故不發耳。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衆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行逢欲兼有潭、朗也。以叔嗣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為之，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見上卷太祖廣順三年。權與節度使相埓耳，埓，龍輟翻，等也。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

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說，式芮翻。誘，以九翻。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事行逢，相親善，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二年九月。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旣至，自出郊勞，勞，力到翻。相見甚懽。叔嗣入謁，未至聽事，聽，讀曰廳。遣人執之，立於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校，戶敎翻。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帥，所類翻。吾以疇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為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為請。遂斬之。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 後周紀四起柔兆執徐（丙辰）三月，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一年有奇。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

**顯德三年**（丙辰、九五六）

**1**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行，下孟翻。淝橋，於淝水上為橋也。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礮，與砲同，音普豹翻。從，才用翻。齎，牋西翻。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皮船，縫牛皮為之。連弩，卽今之划車弩也。射，而亦翻。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椽，重緣翻。中，竹仲翻。髀，部禮翻。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著，直略翻。瓊飲酒一大巵，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史言張瓊之勇。後太祖登極，遂以瓊總侍衞親兵。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復，扶又翻。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見，賢遍翻。天祐，唐昭宗年號。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跨據一方，謂四方割據之國。遷革異代，謂中國數易主也。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漢耿純曰，攀龍鱗，附鳳冀。此言未見眞主，則無從而歸附也。今天命有歸，聲敎遠被，被，皮義翻。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兩浙自錢鏐以來，湖南自馬殷以來，皆奕世奉事中國。乞收薄伐之威，薄，迫也。有鍾鼓曰伐。詩云︰薄伐西戎。又云︰薄伐玁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己曰︰「此行當在左相，唐以馮延己為左僕射，位在孫晟上，故晟云然。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永陵者，唐主父昇墓也。培，蒲枚翻。唐陸龜蒙築城詞︰「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杵。」則培土以益土為義。一培土，猶言益一畚土也；又薄口翻。說文曰︰培塿，小冢也。一培土，猶言一冢土也。歐史作「一抔土」。『章︰乙十一行本正作「抔」；孔本同。』

**2**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南漢主誅諸弟事並見前。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卽日握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龔澄樞繼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番，音潘。禺，魚容翻，又音愚。

**3**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九域志︰光州，西南至安州六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百五十里。申州，東至光州二百五十五里。光州，北至蔡州二百五十里。蓋以鄰郡之兵環而攻之。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

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巂，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九域志︰舒州，西至蘄州二百九十八里。蘄州，西至黃州二百一十里。三州皆瀕江。

**4**彰武留後李彥頵，性貪虐，頵，於倫翻。部民與羌胡作亂，攻之。上召彥頵還朝。自延州召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直遙翻。

**5**秦、鳳之平也，事見上卷上年。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十二月，以新收秦、鳳州所擒川軍署為懷恩軍，所謂隸軍籍也。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復，扶又翻。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6**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得復歸舒州。

**7**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詔撫存之。楚、閩世事中國，其後為南唐所俘，囚於揚州，周得揚州，故撫存之。

**8**丙午，孫晟等至上所。至行在所也。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章︰十二行本「下」下有「示劉仁贍」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以邊帥見宰相禮拜晟。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章︰十二行本「為」下有「唐」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宰相，豈可敎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孫晟之辭直，周世宗亦何以罪之！

**9**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去，羌呂翻。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六州之地皆瀕淮，周旣得之，則唐失長淮之險。藉使周從唐之請而罷兵，江北之地他日亦不能守矣。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輸，舂遇翻。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王崇質副孫晟來使。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爽，差也。言歲寒知松柏之後彫，此約不差也。許唐主自帝江南。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謂江北諸郡也。卽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煩，勞也。言更不勞云云也。茍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強，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佻，土彫翻。國人，謂南唐通國之人。史言誕妄之士雅不足以孚乎人，不惟喪身，且誤國事。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惡，烏路翻。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為鍾謨為李德明脩怨張本。

**10**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唐與吳越本通好，而吳越以周之命而攻唐，故責其負約。弘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為，于偽翻。

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九域志︰常州，西北至潤州一百七十一里。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少，詩照翻。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還，從宣翻。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分，扶問翻。

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柴再用事楊氏為將，屢立戰功，又及事徐溫父子。沈默好施，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施，式鼓翻。不事家產，雖典宿衞，日與賓客博弈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材。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茍不勝任，分甘孥戮。趙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之母自稱薦其子，皆知之審也。孥，子也。言與其子甘同戮也。行，戶剛翻。陳，與陣同。勝，音升。分，扶問翻。孥，音奴。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衞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

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羸，倫為翻。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恚，恚，於避翻。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神衞『嚴︰「衞」改「武」。』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謂克宏︰謂者，告語之也。「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莫，讀曰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趣，七喻翻。徵古復遣使召之，復，扶又翻。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柴克宏前日之怡然，乃養成今日之勇決也。

初，鮑脩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漢天福十二年，吳越使鮑脩讓戍福州，是年以吳程鎭福州。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先，悉薦翻。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邏，郞佐翻。程曰︰「兵交，使在其間，用左傳語。不可妄以為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趣，七喻翻。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朱匡業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

**11**甲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左右衞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衞聖、匡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為使，為軍使也。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蜀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總宿衞諸軍，後為安思謙所譖罷，事並見前。

**12**初，柴克宏為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脩，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唐天復三年，田頵以宣州叛楊行密。天祐二年，王茂章叛。梁乾化二年，李遇叛。事並見前紀。頵，於倫翻。後人無敢治之者。」治，直之翻。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史言宣州獲全，亦柴克宏之力。聞吳程敗，乙卯，引歸。唐主以克宏為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人有身死而名全者，柴克宏是也。克宏敵吳越可以勝，使遇周師，未必能爾。復，扶又翻。

**13**河陽節度使白重贊重，直龍翻。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謂天福十二年晏舉陝城降漢高祖也。晏時兼中書令，故稱為令公。陝，失冉翻。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慚怍而還。怍，疾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孟、洛之民，數日驚擾。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拒之，恐兵交而罹其禍。

**14**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邊鎬以失潭州奪節，今敍用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句斷。唐主不從。

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稹，止忍翻。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為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為將。將，卽亮翻。仁肇，仁翰之弟也。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

**15**夏，四月，甲子，以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16**唐右衞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九域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復取泰州。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澮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廬、滁。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為壘以臨之。今陸孟俊據蜀岡以斷周兵援路，故韓令坤懼而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援兵至，故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昫曰︰六合，漢臨淮郡之堂邑縣，晉置秦郡，北齊置秦州，隋置方州，後廢，唐武德初置六合縣。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自揚州西北歸，須過六合，故云然。折，而設翻。令坤始有固守之志。

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深，式浸翻。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壽春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會淝水暴漲，礮舟、竹龍皆漂向南岸，為唐兵所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李德明歸至金陵被誅。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九域志︰壽州，東至濠州三百八十里。

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此揚州城東也。敗，補邁翻。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惲之族而取其財，惲，於粉翻。薛史曰︰楊昭惲，長沙人，父謚，事馬殷為節度行軍司馬。謚仲女為衡陽王夫人。希聲襲位，昭惲遷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為牙內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沙兵亂，陸孟俊怒曰︰「楊氏怙寵滅義，為國人所患久矣。」於是族滅楊氏。「舒」，當作「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遺，唯季翻。嬖，卑義翻，又必計翻，愛也，幸也。旣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史言人不可妄殺，雖女子亦能復讎。

**17**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趣，七喻翻。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近，其靳翻。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

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先，悉薦翻。己卯，韓令坤奏敗揚『章︰十二行本「揚」作「楚」；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鎭，在今揚州城北十五里。敗，補邁翻。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唐蓋置漣州於漣水縣。九域志︰漣水，西南至楚州六十里。張永德奏敗泗州『章︰十二行本 「州」下有「兵」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萬餘人於曲溪堰。曲溪，在盱眙縣西南十里。按昭信圖經︰曲溪堰，亦謂之新河堰。

**18**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

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郡縣志︰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渦，音戈。

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卽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19**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為名，初治交山，唐天授元年，移治卻波村。九域志︰在陽曲縣西南一百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地，管東西二冶烹鐵務，東冶在綿上縣，西冶在交城縣北山。廟號世祖。

**20**五月，丙『章︰十二行本「丙」作「壬」；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辰朔，以渦口為鎭淮軍。

**21**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臺江，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卽是此地。薛史·地理志︰福州福唐縣，晉天福初改為南臺縣，蓋以江名縣也，後復舊。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軍。晉開運二年，唐克建州，置永安軍。更，工衡翻。誨，德誠之父也。

**22**戊戌，帝留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自渦口至大梁七百四十里。

**23**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長，知兩翻。

**24**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伺，相吏翻。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25**唐駕部員外郞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將，卽亮翻；下同。

**26**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旣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橫，戶孟翻；下驕橫同。馬氏自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貪吏猾民為民害者皆去之，去，羌呂翻。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

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懟且懼。治，直之翻。懟，直類翻。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為汝曹，數，所具翻，責數也。糲，盧達翻。為，于偽翻。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撾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撾，側瓜翻。樂，音洛。

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數，所角翻。欲謀我邪！」卽召還，殺之。親衞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永解兵柄歸衡州也。行逢許之。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其後行逢臨卒，謂其子保權曰︰「吾起隴畝，為團兵，同時十人皆誅，張文表獨存。」是時王逵、張倣、何敬眞、朱全琇、潘叔嗣皆已死，唯蒲公益、宇文瓊、彭萬和與文表，史不言其有他，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為行逢所殺，而文表獨免也。行逢死，則文表叛矣。

行逢妻鄖國夫人鄧氏，鄖，音云。路振九國志作「嚴氏」。陋而剛決，善治生，治，直之翻。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之，往也。墅，承與翻。復，扶又翻。府舍，朗州府舍也。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帥，讀曰率。輸，舂遇翻；下同。行逢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不肯歸府舍也。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易，以豉翻。行逢慚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

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

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阬，少，詩照翻。黥，其京翻。唐文宗之世，天下銅阬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阬，蓋馬氏所置也。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為朝廷使者所嗤，說，式芮翻。嗤，丑之翻。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恥焉！」黥布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

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羈縻蠻夷，謂溪峒諸蠻夷。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馬希廣廢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二年。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柰何為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旣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鎭三府，三府，武平、武安、靜江軍府也。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周行逢加侍中，故徐仲雅稱之。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復，扶又翻。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為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亦加檢校司空，娶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從，才用翻。

**27**辛亥，宣懿皇后符氏殂。

**28**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於唐者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

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強，其兩翻。博，博易也。言以茶鹽博易而徵其粟帛。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勞，力到翻。而將帥不之恤，帥，所類翻。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操，七刀翻。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敗，補邁翻。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

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紫金山在壽春南；或云卽八公山。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倂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分，扶問翻。行，下孟翻。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糗，去久翻，熬米麥為之。糒，平秘翻，乾飯也。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

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章︰十二行本「深」下有「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十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為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嗚呼！比年襄陽之陷，得非援兵不進之罪也！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29**八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納納選顯德欽天曆，上之。初，王處訥私造明玄曆於家，因唐世所行崇玄曆而明之也。帝以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曆經，倂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詔自來歲行之。

**30**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為鐵綆千餘尺，綆，苦杏翻。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近，其靳翻。

**31**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為戶部侍郞，充樞密副使。

**32**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

**33**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侍臣」之下有「曰」字，文意乃足。近朝，猶言近代也。朝，直遙翻；下同。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五代會要曰︰二稅起徵，皆以月一日。民間便之。

**34**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鎭襄州十餘年，漢天福十二年，安審琦鎭襄陽，至是十年矣。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鎭。旣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五代以來，方鎭入朝者，或留不遣，或易置之；今加官遣還鎭，故感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35**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敗，補邁翻。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復，扶又翻。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36**甲申，以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定國軍，卽同州匡國軍也。太祖登極，避御名，始改為定國軍，史亦因以後所改軍號書之。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

**37**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李重進時在壽州城下，張永德營下蔡。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附俱為將帥，從，千容翻；下同。李重進，太祖之甥；張永德，太祖之壻，故云然。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遺，唯季翻。誘，以久翻。間，古莧翻。重進奏之。

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飲，於鴆翻。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侍衞親軍分左右軍，各有巡院，以鞫繫囚。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以唐所授官稱之。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索，山客翻。孫晟可謂盡節於所事矣。幷從者百餘人皆殺之，從，才用翻。貶鍾謨耀州司馬。旣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衞尉少卿。

**38**帝召華山隱士眞源陳摶，眞源，漢苦縣，隋為谷陽縣，唐高宗乾封元年以老子所生之地改為眞源縣，載初元年改為仙源縣，神龍元年復曰眞源，屬亳州。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衞眞縣。九域志︰在亳州西六十里。摶，徒丸翻。問以飛升、黃白之術，飛升者，謂羽化而升仙。黃白者，謂煉白金為黃金。對曰︰「陛下為天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治，直之翻。長，知兩翻。

**39**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後唐以來，車駕行幸及出征，則置大內都點檢之官。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始置殿前都點檢於都指揮使之上。自宋太祖皇帝以殿前都點檢登極，是後不復除授。

**40**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章︰十二行本「夫」下有「數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城下蔡。單，音善。

**41**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郞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處，昌呂翻。考異曰︰十國紀年作「兵部郞中段處常」。今從晉陽見聞錄。契丹不能為之出兵，為，于偽翻。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懟，直類翻。數，所角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42**蜀陵、榮州獠反，宋白曰︰晉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戍於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閔帝元年於此置陵州，因陵井為名。榮州，古夜郞國，漢開為南安縣地。蕭齊於此置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資陽郡；唐武德初，割資之大牢、威遠二縣置榮州，取境有榮德山為名。獠，魯皓翻。弓箭庫使趙季文討平之。職官分紀曰︰唐有內弓箭庫使，五代去「內」字。

**43**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之。

**四年**（丁巳、九五七）

**1**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衞融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恆為樞密使。恆，戶登翻。

**2**宰相屢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上諸子，宗訓是為恭帝，次熙讓、熙謹、熙誨。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

**3**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前年十一月，周兵始攻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甬，余拱翻。欲運糧以饋之，綿亙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

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帥，讀曰率。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校，戶敎翻。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復，扶又翻。使，疏吏翻。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趣，讀曰促。將士皆感泣。

議者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4**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為之圖。祭器，樽、彝、簠、簋、籩、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也。時禮官博士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註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圖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圭、璧，並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琮、璜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以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為是，乃從之。更，工衡翻。聶，尼輒翻。

**5**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衞都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

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先，悉薦翻。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命唐降卒敎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縱，子容翻。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衞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潁，潁河也，註詳見後卷蔡河下。今按蔡河自東京戴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投東南下，經陳州，至蔡口，入潁河。潁河自嵩山發源，由潁昌至鹿邑界，過蔡河口，與蔡河合流，經順昌府潁上縣，至西正陽，入淮河。唐人見之大驚。

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渡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擐，音宦。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斷，音短。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

**6**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朱元恃其復舒、和之功也。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垍，其冀翻。說，式芮翻。為，于偽翻。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

帝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五代會要︰廣元年，改侍衞馬軍曰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晁，直遙翻。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趙步在淮河北岸水濱泊舟之地。人坎岸為道以上下，謂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名。今自壽春花靨鎭沿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灘，又東逕梁城灘北，齊、梁控扼之地也。淮水中有梁城灘，又東二十五里至洛河口。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沿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荊山洪，湔山，在濠州鍾離縣西八十三里，卽梁武帝築堰之地。今懷遠軍正治荊山。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鎭淮軍，鎭淮軍，時置於渦口。癸酉，從官始至。從，才用翻。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吭，苦郞翻。

甲午，發近縣丁夫『章︰十二行本「夫」下有「數千」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城鎭淮軍，為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陳德誠，誨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鎭淮軍。

己亥，上自鎭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

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衆，流撫州。沮，在呂翻。唐主問神衞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旣而竟不敢自行。

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舁，音余，又羊茹翻。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勞，力到翻。賚，來代翻。復令入城養疾。復，扶又翻。考異曰︰實錄︰「時仁贍臥疾已亟，遂翻然納款，而城內諸軍萬計，皆屛息以聽其命。」又曰︰「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嗟歎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贍旣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今從之。

庚戌，徙壽州治下蔡，壽州，宋升為壽春府，至今治下蔡縣，而壽春故縣自為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五里。高宗南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為控扼之地，蓋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蔡成公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是也，漢為下蔡縣；梁於硤石山築城以拒魏，卽今縣城也。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曏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楊氏以壽州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為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按薛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為忠正軍。長興二年閏五月己丑，升廬州為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為昭信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為順化軍節度。今並存之，以俟博考。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7**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衞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鎭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陳州，鎭安軍治所。干預政事，貪汚不法，為公私患，為人所訟，令坤屢為之泣請。屢為，于偽翻。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登州蓬萊縣有沙門島，置沙門寨。

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橫，戶孟翻。阿，烏葛翻。帝旣為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詰，去吉翻。帝知而不問。

**8**詔開壽州倉振飢民。丙辰，帝北還；還，從宣翻。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9**詔脩永福殿，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柹為匕，瓦中噉飯者，柹，方廢翻，木札也。匕，卑履翻。噉，徒濫翻。大怒，斬延希於市。

**10**帝之克秦、鳳也，事見上卷二年。以蜀兵數千人為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旣以示中國威德，又欲使之言已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人。

**11**壬午，李穀扶疾入見，見，賢遍翻。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御坐，徂臥翻。穀懇辭祿位，不許。

**12**甲申，分江南降卒為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13**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路。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14**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15**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御『章︰十二行本「御」上有「侍」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史知雜事張湜等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謂之南床。百官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以下皆稟而隨之。湜，丞職翻。訓釋，詳定為刑統。刑統一書，終宋之世行之。

**16**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斷，音短。敗，補邁翻。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為滁『嚴︰「滁」改「濠」。』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上淮，謂淮水之上游也。

**17**蜀人多言左右衞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為將敗覆，敗覆，謂敗軍而秦、鳳、階、成四州之地覆沒。不應復典兵；應，於陵翻。不應，猶言不當也。復，扶又翻。廷珪亦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故能言二主時事。今王昭遠出於廝養，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為童子。蜀高祖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隨智諲以入，高祖愛其慧黠，時後主方就學，令昭遠給事左右，由是見親狎。廝，音斯。養，余亮翻。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按路振九國志︰趙崇韜者，廷隱之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及孟氏之亡，僅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至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

**18**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為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華，戶化翻。朝，直遙翻。客坐不安席，祚曰︰「㹠犬不足為起。」㹠，與豚同。足為，于偽翻。

**19**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定遠，縣名，屬濠州。「軍」字衍。定遠之敗見上五月。壽春城南之敗見去年六月。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衞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衞大將軍。

**20**北漢主初立七廟。北漢主自以承高祖、隱帝之後，與僭竊者不同；然地狹國貧，日困於兵，今始能立七廟以倣天子之制。

**21**司空兼門下侍郞、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22**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郞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

**23**懷恩軍至成都，是年四月遣懷恩軍西還，今方至成都。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胡立為蜀所禽見上卷二年。還，從宣翻。且致書為謝，請通好。好，呼到翻。癸未，立等至大梁。帝以蜀主抗禮，不之答；蜀主聞之，怒曰︰「朕為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24**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卽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旣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卽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卽日宰相，謂見在相位者。南宮，謂尚書省也。三品，謂六部尚書也。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庸，用也。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期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堪稱，堪其任，稱其職也。稱，尺證翻；下不稱同。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行，戶剛翻。有員無職者太半，如諸衞將軍、東宮官屬、內諸使之類。乞量其才器，量，音良。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章︰十二行本「還」下有「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以舊官登敍，考其治狀，治，直吏翻。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言或親戚相與為盜，其中有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侶則論其罪也。首，式又翻。又，新鄭鄕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將，卽亮翻；下同。累，力瑞翻。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充斥、獨清，皆言盜也。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朝，直遙翻。輸，舂遇翻。及其旣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茍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八州，謂光、黃、舒、蘄、和、揚、滁、泰，皆取之。再駕而平壽春，事見上三月。威靈所加，前無強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治，直吏翻。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

**25**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敎化等科。此所謂制舉也。時詔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26**癸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太祖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中間必又附北漢也。以為麟州防禦使。

**27**己巳，以王朴為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

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鎭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環，音宦。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帥，讀曰率；下同。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艘，蘇遭翻；下同。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種，章勇翻。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渙水逕宿、亳之間，東南至巉石山西，而南入淮。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今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山為浮洞口，竊意卽浮山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月城者，臨水築城，兩頭抱水，形如卻月。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28**北漢主自卽位以來，顯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漢主卽位。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忠武軍，許州，屬周，李存瓌遙領耳。還，從宣翻，又如字。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猶欲倚之以為聲援。

**29**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蕘，如招翻。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旣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詗，古永翻，又翾正翻。清口，卽清河口也。

戊午，『章︰十二行本「午」下有「旦」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淖，奴敎翻。塹，七豔翻。士卒乘勝氣茇涉爭進，皆忘其勞。茇，蒲撥翻。草行為茇，水行為涉。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聞，音問。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北至楚州二百二十里。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保義軍，陝州，屬周，陳承昭遙領耳。所獲戰船燒沈之餘沈，持林翻。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為，于偽翻。史言李延鄒忠壯。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

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

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

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

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

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見，賢遍翻。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事見上五月。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璟，居永翻。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九域志︰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趨，七喻翻。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九域志︰揚州南至江四十五里。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癃，良中翻，疲病也。癸酉，守琦以聞。

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30**南漢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盧膺卒。

**31**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閉，塞也。塞其道不得通也。乃治戰艦，脩武備；旣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治，直之翻。艦，戶黯翻。

**32**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去年，唐主遣陳處堯如契丹乞師。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 後周紀五起著雍敦牂（戊午），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二年。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

**顯德五年**（戊午、九五八）

**1**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唐末，以同州置匡國軍。

**2**唐改元中興。

**3**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4**己丑，以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5**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北神鎭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後人於此立堰者，以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渡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艦，戶黯翻；下同。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今楚州城西老鸛河是也。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艘，蘇遭翻。唐人大驚，以為神。

**6**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鎭制置院，西至海陵二百七十五里。宋白曰︰靜海軍本揚州狼山鎭地，南唐於狼山北立靜海制置院，周得之，建靜海軍，尋升為通州。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自靜海軍東南至江口，於狼山之西渡江登陸，抵福山鎭，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之境也。先，悉薦翻。語，牛倨翻。比，必利翻。已而果然。

**7**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朝，直遙翻。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為毀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卒之亡蜀者昊、昭遠也。

**8**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帥，讀曰率。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唐失淮南，死於城郭封疆者猶有人焉。

**9**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璘，離珍翻。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10**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11**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贇，於倫翻。

**12**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今揚州大城是也。揚州古城西據蜀岡，北包雷陂。治，直之翻。

**13**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14**丙子，建雄節度使眞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敗，補邁翻。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閑廐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澤州」當作「隰州」。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卽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脩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幾，居豈翻。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將，卽亮翻。易，以豉翻。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度，徒洛翻。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楊廷璋蓋潛軍而至，與隰州約，表裏相應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15**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16**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17**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鎭。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弘冀，唐主之嫡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宏敗吳越兵以解常州之圍也，事見上卷三年。長，知兩翻。宜為嗣，謹奏上太弟寶冊。」上，時掌翻。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吳越之兵雖於常州敗退，蓋猶遙應中國。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為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為弘冀毒殺景遂張本。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從嘉是為後主煜。

**18**辛卯，上如迎鑾鎭，迎鑾鎭，本唐之白沙也。吳主楊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自金陵來見，因以白沙為迎鑾鎭。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江都置永貞縣，吳為迎鑾鎭，宋為眞州。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㳍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東㳍洲，在泰州東南大江中，元是海嶼沙島之地。宋白曰︰東㳍洲在通州東南，通州海門縣界。㳍，音布。「州」，當作「洲」。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㳍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末，楊行密自廬州起，旣建國，遂為重鎭。周師渡淮，舒、蘄、黃先皆款附，獨廬未下，蓋宿兵多，周師不敢輕犯也。趣，七喻翻。

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郞陳覺奉表，考異曰︰十國紀年︰「遣樞密使陳覺奉表。」實錄載其表云︰「今遣左諫議大人、兵部侍郞臣陳覺躬聽敕命。」蓋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蘄，渠希翻。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復，扶又翻。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

戊戌，吳越奏遣上直『章︰乙十一行本「直」下有「都」字；孔本同。』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周旣克靜海軍，置通州。通州南岸蘇州常熟縣福山鎭之地，卽東晉之南沙也。

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章︰乙十一行本「十」上有「數」字；孔本同。』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光、壽、廬、舒、蘄、黃、滁、和、濠、泗、楚、揚、泰、通十四州。

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荊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謂周所遣進攻廬、蘄、黃之軍也。近外，謂近郊之外。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將，卽亮翻。校，戶敎翻。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凡唐舟艦在北岸者，皆許令引就南岸。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

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

癸卯，詔吳越、荊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吳越軍臨南沙，荊南軍至鄂州，各犒之使罷歸。犒，苦到翻。

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

丙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銀兩、絹匹、錢貫、茶斤，穀石，各以萬計，其數共為百萬。

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

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削其僭諡，存其故鎭。昇府卽金陵。金陵，唐之昇州，故曰昇府。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長，知兩翻。

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己來上壽。言奉酒上壽，非聖節也。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上，時掌翻。

**19**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檝始通。此卽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據，運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復浚之。

**20**夏，四月，乙卯，帝自揚州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21**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太祖廣順三年，作太廟於大梁，至是始成。五代會要︰太祖廣順元年七月，追尊高祖璟為睿和皇帝，廟號信祖；曾祖諶為明憲皇帝，廟號僖祖，祖蘊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考簡為章肅皇帝，廟號慶祖。

**22**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幾，居依翻。壬戌旦，火將及鎭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自強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稍安。

**23**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章︰乙十一行本「命」下有「鎭寧節度使」五字；孔本同；退齋校同。』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

**24**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25**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勞，力到翻。

**26**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為平盧節度使。

**27**成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束城，漢勃海郡之束州縣也，隋改曰束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束城為鎭，屬河間。以報其入寇也。

**28**唐主避周諱，更名景。避周信祖諱也。更，工衡翻。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去，羌呂翻。考異曰︰世宗實錄、薛史，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伐淮南；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錄誤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年卽建隆元年，中間實少顯德六年。江南錄最為差誤，其記李昇復姓，亦先一年。他事倣此，不可考按。故世宗取淮南年月，專以實錄及薛史為據。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郞、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郞陳覺罷守本官。

初，馮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嘗笑烈祖戢兵為齷齪，說，式芮翻。戢，則立翻。齷，於角翻。齪，敕角翻。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喪，息浪翻。為，于偽翻。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眞英主也！」延己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樂，音洛。更，工衡翻。和，戶臥翻。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誕，徒旱翻。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己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衆默然。朝，直遙翻。

自唐主內附，帝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衞尉少卿鍾謨使于唐，二人者，本皆唐臣。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幷今年欽天曆。犒，苦到翻。是年正月，始行王朴所上欽天曆。

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見上三月。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海濱鹹鹵，可以煮鹽。鹵田，今謂之鹻地。鹵，郞古翻。鹻，古斬翻。願得海陵『章︰乙十一行本「陵」下有「鹽」字；孔本同；退齋校同。』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言難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雜居也。當別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29**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孝義，漢中陽縣地，後魏曰永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為鎭，屬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中陽縣於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今靈石縣東三十里置永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涪州縣同，改為孝義，因縣人鄭興有行義為名。

**30**高保融遣使勸蜀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答。見上卷上年。

**31**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

**32**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稹，止忍翻。

**33**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留從效唐置清源軍於泉州。遣牙將蔡仲贇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帶中，間道來稱藩。贇，於倫翻。衣，於旣翻。間，古莧翻。

**34**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也，見上三月。以時方用兵，啓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副使、工部侍郞李徵古為鎭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樂，音洛。

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復，扶又翻。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為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卒，子恤翻。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諡曰文成。

**35**辛巳，南漢中宗殂，年三十九。長子『章︰乙十一行本「子」下有「衞王」二字；孔本同；張校同。』繼興卽帝位，更名鋹，長，知兩翻。更，工衡翻。鋹，丑兩翻。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皆置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36**甲申，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臣屬故也。

**37**壬辰，命西上閤門使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鋼，古郞翻；堅鐵也。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遺，唯季翻；下以遺同。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曰︰「曏之奉使，乞匄無厭，厭，於鹽翻。使四方輕朝命。朝，直遙翻。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38**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手表者，手書之。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復，扶又翻；下復還同。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郞、謨為給事中。唐『章︰乙十一行本「唐」上有「己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十六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以為天清節。

**39**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郞高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李玉為判官。

**40**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衞上將軍許文稹、右千牛衞上將軍邊鎬、衞尉卿周廷構于唐。馮延魯被擒見二百九十二卷三年。許文稹、邊鎬被擒見上卷上年。周廷構降亦見是年。唐主以文稹等皆敗軍之俘，棄不復用。復，扶又翻。

**41**高保融再遺蜀主書，先遺書，見上六月。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為今日。為，于偽翻。臣等請以死衞社稷！」丁酉，蜀主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42**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潁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須城縣帶鄆州，卽唐之須昌縣，後唐避獻祖廟諱，改曰須城。艾，姓也。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龐儉母艾氏。行，下孟翻。庚子，詔諸州倂鄕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耆，老也。每團以老者三人為之長。長，知兩翻。帝留心農事，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43**命武勝節度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

**44**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水軍趣三峽，趣，七喻翻。詔褒之。

**45**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去年竇儼請定禮樂疏見上卷。

**46**辛亥，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廟號中宗。

**47**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復，扶又翻。見，賢遍翻。

**48**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鎭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歸安鎭，當在蜀金州界。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為歸安道阻隘難取，索，山客翻。隘，烏懈翻。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玉將以往，將，卽亮翻。十二月，蜀歸安鎭遏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衆皆沒。

**49**乙酉，蜀主以右衞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衞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為昭武、文州都招討使，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劍閣之險。左衞聖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為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50**丙戌，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唐初，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其後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此所謂課戶也。唐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此所謂俸戶也。其幕職、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51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朝，直遙翻。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事見上卷上年。國人忷懼。忷，許拱翻。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治，直之翻。涕泣何為！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禳，如羊翻。難，乃旦翻。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慍，慍，於運翻。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洪州，豫章郡。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鎭，以徵古為之副，事見上。覺自周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亦罷近職。

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見上三月。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為，于偽翻。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審覆其言之虛實於周也。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言嚴續果能為其主設謀以拒周，乃忠臣也。朕為天下主，豈敎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還，從宣翻。

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復，扶又翻。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宋齊丘隱九華山，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吳睿皇之太和三年也。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52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

53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六年**（己未、九五九）

**1**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劍枕，職任翻。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冎之。冎，古瓦翻。

**2**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前一夕設之，謂之宿設。縣，讀曰懸；下同。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為︰

「禮以檢形，樂以治心；治，直之翻。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脩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孝經所載孔子之言。治，直吏翻。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旣成，復能感人之心。復，扶又翻。

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三分其一而損益之，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備矣。十二律旋相為宮以生七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朴之言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逮東漢雖有大予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見一百九十二卷貞觀元年。調，徒釣翻；下同。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大鍾謂之鎛。小鍾十六枚同在一虡謂之編鍾。鎛，補各翻。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

陛下武功旣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鍾之管，匏，蒲交翻。論，盧昆翻。秬，音巨，黑黍也。長，直亮翻。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律準，蓋梁武帝之遺法，而梁武帝又本之京房。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徵，陟里翻。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朴之言曰︰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唯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通鑑撮其要，今備載之。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

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鍾，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宣之於鍾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至準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敍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鍾虡，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淩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敎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叶，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乘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

**3**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事見二百八十一卷晉天福二年。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考異曰︰江表志︰「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今從江南錄、紀年。諡曰醜繆。繆，靡幼翻。

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數，所角翻。「不去此屬，去，羌呂翻。國必危亡。」與馮延己、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通鑑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己之黨事。蓋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及齊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

**4**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行，下孟翻。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衞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廷祚」，當作「延祚」。『章︰孔本正作「延」；張校同。』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單，音善。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卽蔡河也。五朝會要曰︰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卽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為惠民河。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5**丁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章︰乙十一行本「苗」作「田」；下「羨苗」同。』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倣此。行，下孟翻。羨，弋戰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6**淮南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為，于偽翻。安在責其必償也！」

**7**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之。

**8**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九域志︰大梁至滄州一千二百里。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扞定州西山路，以防北漢救契丹也。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廷」，當作「延」。『章︰孔本正作「延」；張校同。』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衞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

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時置乾寧軍於滄州永安縣。九域志︰在滄州西一百里。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治，直之翻。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游口者，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漲溢而洩游水也。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辛卯，上至滄州，卽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帥，讀曰率。趨，七喻翻。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卽契丹瀛州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直抵幽州。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過，音戈。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契丹蓋置寧州於乾寧軍。

乙未，大治水軍，治，直之翻。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疆域圖，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益津關，在莫州文安縣。九域志︰在乾寧軍西北一百六十里。宋白曰︰益津關本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永清縣。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

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隘，烏懈翻。勝，音升。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衞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五百人為一旅。從，才用翻。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

癸卯，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斌，音彬。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薊，音計。於是關南悉平。關南，謂瓦橋關以南。

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離，力智翻。甲戌至丙午四十三日，除宴日不數。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固安，漢縣名，唐屬涿州，今治所乃漢方城縣地。匈奴須知︰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淶水縣移固安縣於漢方城縣地，取故安縣為名；其漢故安縣故城，自在易州易縣東南七百步。趣，讀曰促。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周邊，撓，奴巧翻，又火高翻。聞上南歸，乃罷兵。

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軍中有市，聽軍人各以土物自相貿易。

己酉，以瓦橋關為雄州，九域志︰雄州，治歸義、容城二縣，蓋皆置於郭下。金人疆域圖︰雄州，西北至燕京三百二十里。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宋白曰︰容城，漢縣，唐武德中改為酋縣，天寶中改容城縣。歸義縣，本涿州屬邑，今移於瓦橋，而涿州之歸義自治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歸義縣，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為歸信縣。以益津關為霸州，金人疆域圖︰霸州，至燕京三百五十五里。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九域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南一百五里，五代之時所置也。宋白曰︰文安，漢舊縣，晉置章武國，在古文安城。隋大業征遼，途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唐貞觀二年，以豐利、文安二縣相逼，移文安縣就豐利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漢東平舒縣，晉於此置章武郡，北齊廢郡為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帝置濱州，領勃海、招安二縣。九域志︰在滄州東南三百七十五里。濱、棣二州瀕海，無軍行供憶之擾，故發其丁夫築城。按薛史︰濱州本贍國軍，周顯德三年，升為州，割棣州之勃海、蒲臺兩縣屬焉。棣州，樂安郡，秦齊郡地，宋為樂陵郡，隋開皇十年，於郡置厭次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棣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移理厭次。

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

辛亥，以侍衞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

壬子，上自雄州南還。九域志︰雄州至大梁一千二百里。還，從宣翻，又如字。

己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井，敗，補邁翻。斬首二千餘級。

甲戌，帝至大梁。

**9**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

**10**丙子，鄭州奏河決原武，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命宣徽南院使吳廷延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塞，悉則翻。

**11**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中朝，謂中國。留從效以唐國勢削弱，不欲復臣事之。詔『章︰乙十一行本「詔」上有「戊寅」二字；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晉開運二年，留從效以泉州附唐。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與唐比肩事周，是抗衡也。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脩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乃，猶汝也。諒，想也。

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脩守備乎？」治，直之翻。對曰︰「旣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復，扶又翻。爾，猶言如此也。上曰︰「不然。曏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語，牛倨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治，直之翻。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旣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見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同光元年。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比，毗至翻。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四年。卒，子恤翻。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賈，音古。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旣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事並見梁均王及唐莊宗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見二百九十二卷顯德二年。劉仁贍以堅守蒙褒，見上卷四年。嚴續以盡忠獲存，見上正月。蜀兵以反覆就誅，見上卷三年。馮道以失節被棄，見二百九十一卷二年。被，皮義翻。張美以私恩見疏；見二百九十二卷二年。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旣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為，于偽翻。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洪範之言。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武成之言。世宗近之矣。近，其靳翻。

**12**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13**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宣懿符后殂見上卷三年。

**14**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左衞上將軍，宗讓為燕公，領左驍衞上將軍。宗讓後更名熙讓，以恭帝嗣位，避宗字也。燕，於賢翻。

**15**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魏仁浦以樞密院吏歷仕至樞密使。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門下侍郞，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處，昌呂翻。忤，五故翻。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為左驍衞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衞親軍都虞候韓通、鎭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衞親軍副都指揮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

上嘗問大臣可為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行，下孟翻。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為不殺必為國患，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脩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喜，許記翻。謔，迄卻翻。浪，力葬翻，韓氏詩傳云，起也。

上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單父縣，帶單州。單，音善。父，音甫。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癸巳，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鄕，豈堪為相！愼勿泄此言。」是日，上殂。年三十九。

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見二百九十一卷元年。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治，直吏翻。忘，巫放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擿，他狄翻。榷，古岳翻。好，呼到翻。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貶王峻，誅王殷，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三年。分，扶問翻。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置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

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卽皇帝位，生七年矣。帝，世宗第四子也。當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衞將士多歸心於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為宋，改元建隆。

**16**秋，七月，壬戌，以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為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卽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帝後禪于宋，奉為鄭王，后崩，諡曰恭帝。

**17**丙寅，大赦。

**18**唐主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時周境南至于江，金陵北至江二十二里耳。洪州險固居上游，洪州據南江之要會，其地居金陵上游。集羣臣議徙都之。羣臣多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勸之，乃命經營豫章為都城之制。

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顯德二年冬十二月，周師渡淮。五年春三月，唐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藏，徂浪翻。少，詩沼翻。騰，踊也。禮部侍郞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開元錢，唐武德初所鑄。

**19**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鎭者。」蜀主曰︰「昊家多宂費，宂，而隴翻。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婞直，李昊嘗語之曰︰邛，渠容翻。婞，戶頂翻。語，牛倨翻。「以子之才，茍能愼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20**庚寅，立皇弟宗讓為曹王，更名熙讓；熙謹為紀王，熙誨為蘄王。更「宗」為「熙」，避帝名也。歐史曰︰本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蓋諱之也。更，工衡翻。

**21**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謂遣柴克宏敗吳越兵於常州也。諡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上言︰句容縣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漢縣名，梁置北譙郡，尋改曰臨滁郡，隋改曰滁水縣，大業初，復曰全椒，唐屬滁州。九域志︰在州南五十里。句，如字。洎，其冀翻。「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諡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愼德也。」乃更諡曰文獻；擢洎為上元尉。唐都金陵，以上元為赤縣，句容為畿縣。自畿縣尉升赤縣尉為擢。

**22**唐禮部侍郞、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數，所角翻；下數於同。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於其國，橫，下孟翻。三省之事皆預焉。

文獻太子總朝政，朝，直遙翻。謨求兼東宮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閻式為司議郞，掌百司關啓。李德明之死也，見上卷三年。唐鎬預其謀，謨聞鎬受賕，嘗面詰之，鎬甚懼。謨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於私第屛人語至夜分，詰，其吉翻。屛，必郢翻，又卑正翻。鎬譖諸唐主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北人，恐其有異謀。」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衆。」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居人父子之間，而欲廢長立少，宜鍾謨之死也。尋徙從嘉為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正與唐鎬所譖合，遂速罪。徼，吉弔翻。唐主乃下詔暴謨侵官之罪，貶國子司業，流饒州，貶張巒為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幾，居豈翻。廢永通錢。

**23**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陵在鄭州管城縣。廟號世宗。

**24**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南漢主將祀圜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帥，讀曰率。內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眞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治，直之翻。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几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分，扶問翻。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鍾允章被讒，抱不測之罪，正恐累及妻子，乃為是言，是自禍之也。長，知兩翻。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曰︰復，扶又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橫，戶孟翻。李托，封州人也。

辛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進士第一人，謂之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下，戶嫁翻。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近，其靳翻。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至宋開寶四年而南漢亡。卒，子恤翻。

**25**唐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更，工衡翻。以武清節度使何敬洙為南都留守，武清軍衡州，屬湖南，何敬洙遙領耳。以兵部尚書陳繼善為南昌尹。將徙都豫章也。

**26**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忷懼；忷，許拱翻。都官郞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結黨與，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為主以作亂，前蜀主王建，廟號高祖。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

**27**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郞竇儀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雨，王遇翻。廡，文甫翻。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

**28**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荊罕儒募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荊，姓也，燕有刺客荊軻。楚國本曰荊，此楚之前受氏。更，工衡翻。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罕儒，冀州人也。

# 進書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

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疏，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宂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宂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旣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宴，時賜有覽，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謹奉表陳進以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

司馬光　上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郞臣

司馬康

同修奉議郞臣

范祖禹

同修祕書丞臣

劉　恕

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郞充集賢校理臣

劉　攽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

司馬光

### 獎諭詔書

敕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成事。

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但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聖旨下杭州鏤板

校對宣德郞秘書省正字臣

張　耒

校對宣德郞秘書省正字臣

晁補之

校對朝奉郞行祕書省正字上騎都尉臣

宋匪躬

校對朝奉郞行祕書省校書郞充

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　臣

盛次仲

校定承議郞充祕閣校

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

張舜民

校定承議郞祕書省校書郞充

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

孔武仲

校定修實錄檢討官朝奉郞行

祕書省著作佐郞賜緋魚袋臣

黃庭堅

校定宣德郞守右正言臣

劉安世

校定奉議郞行祕書省著作

佐郞兼侍講賜緋魚袋　臣

司馬康

校定修實錄檢討官承議郞祕書省

著作郞兼侍講騎都尉賜緋魚袋臣

范祖禹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汲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臣

呂大防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平原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臣

李清臣

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郞上柱國東

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臣

呂公著

紹興二年七月初一日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餘姚縣刊板

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畢工印造進入

左迪功郞紹興府司法參軍主管本司文字兼造賬官臣

邊　智

右迪功郞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

常任佚

右文林郞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

強公徹

右修職郞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

石公憲

右奉議郞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

韓　協

降授右朝奉郞前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

王　然

校勘監視

嵊縣進士

婁　諤

進士

茹贊廷

進士

唐　弈

進士

婁時升

進士

婁時敏

進士

石　袤

進士

茹　升

進士

王　悆

進士

張　綱

右迪功郞新虔州興國縣主簿

唐　自

餘姚縣進士

葉汝士

進士

杜邦彥

進士

錢移哲

進士

陸　

進士

顧大冶

進士

呂克勤

進士

張彥衡

進士

朱國輔

進士

杜　紱

進士

孫　彬

右迪功郞紹興府餘姚縣主簿

王　絪

右從事郞紹興府嵊縣尉

薛　鎡

右修職郞紹興府嵊縣丞

桂祐之

左迪功郞紹興府府學教授

晏　肅

右承務郞知紹興府餘姚縣丞

馮榮叔

左宣教郞知紹興府餘姚縣丞

晏敦臨

右承奉郞知紹興府嵊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

范仲將

右宣義郞知紹興府餘姚縣主管勸農公事兼監石堰鹽場

徐端禮

左奉議郎簽書鎭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張九成

# 通鑑電子化校勘紀略

後學鄒寰宇

胡梅磵公三省者，宋末人也，齊文信國公天祥、陸忠烈公秀夫同科登第。世學通鑑。及遭崖山國難，公廿載撰著資治通鑑廣註手稿盡燬於兵禍。遂絕意仕途，歸隱梅磵，重註通鑑。晚年終成，公乃嘆曰︰「吾成此書，死無憾矣」。

胡公註通鑑，其如三家註史記、顏註之漢書、裴註之三國，皆「一遵軌轍，閉絕歧路」。

胡公治史可謂嚴矣。公嘗著通鑑地理考百卷，尚未付印，偶讀王伯厚之通鑑地理通釋，竟以為己贅，輒盡焚原稿，不傳於後世。惜乎哉！何自苛若是？

近人治史，尤擅考據。蓋因明清以降，思想鉗固，時人卽有心得，然其文逮之者鮮矣。故每寄志於史，凡考據必求僻好偏，以自保諸上而誇於下者也，遂逐末道。其較梅磵公，則形似而神離，去之遠矣。

且自司馬溫公後，官史叵信。其若明史，凡涉滿清，皆曲筆以附韃虜。崔杼之流，何止上古？凡今曰圣，尊諱權掩。史家本色，了然無存，豈不謬哉？

逮至民國，西學東漸，風格蔚然一新，巨匠輩出。然菁穢並存，一時唯洋諾諾，數祖忘典，殆禍及今。已而多事之秋，傳承幾覆。

嗟虖！儒道之式微者久矣。今之衆人，髫齓不聞詩、書、禮義易非易也，弱冠方覺文華可惜。螽斯振振，毋汚先聖，雖累百世，垢彌甚耳。螻蟻奮力，不能妄推中興；餘燼猶存，惟願其傳承不斷於吾輩。

古籍之電子化，受衆者寡，鮮有版行。且受限於早期GB-2312-1980及GBK編碼，漢字之生僻者多闕之，其無柰者一也。其後，GB-18300-2005編碼雖多錄生僻字，然前製之舊版編碼電子古籍，尚待更新補善，其無柰者二也。前製版之電子古籍多簡體字，而漢字編碼其簡繁有異，轉化有差。如「發」發生、「髮」髮膚，其簡體皆為「发」；「後」後來、「后」皇后，其簡體皆為「后」。故按軟件以簡化繁則必有微玷。

胡註通鑑之電子化精校，始於西元二零一二年。

曩時求索網絡上各通鑑版本，謬訛繁蕪︰其脫文之處尤多，錯字常見諸異體字亂碼頻仍，實不堪一讀也，甚憾之。余遂參照紙本相較取正，其前後更版百有餘次，修字逾萬，手錄無算。凡四年矣。賴衆人之力，日趨以善。然余以詮才末學之流忝竊勘校，惟恐蠹筆入歧，貽笑大方。懇願讀者斧之以正，則其善莫大焉。

柔兆涒灘，凜冬于成都，是為記。

### 通鑑電子化之用字說明

一、以各紙本用字為準繩，兼顧電子設備之閱讀體驗，在電子化過程中，對於部分無歧義之異體字，進行了統一規範下例字中，前為本書所採用字，後為其異體字（或其正體字、俗體字）︰

旣既、搖摇、為爲、愼慎、槪概、郞郎、鎭鎮、眞真、宂冗、屛屏、敎教、衞衛、倂併、塡填、幷并、贊賛、隱隠、穎頴、蓋葢，等。

二、部分無歧義之異體字，電子版賓從各紙本混用︰

捍扞、踴踊、讌宴、筯箸、於于、臭臰、豬猪、鴈雁、玨珏、槨椁、準准、跡迹、褒襃，等。

三、各紙本通鑑中，在特定範圍內使用且通常不可混用之異體字︰

煮專指煮鹽煑亨煑、匹常義疋專用於量詞、幷常義並不可用於地名、凶常義兇專指人，等。

四、電子化通鑑過程中，校對的最大難度來自部分易混淆字︰

賚賫、詰誥、徃往、僭憯、舁昇、複復、逐遂、論諭、卬邛、冑胄、黓默、粱梁、苫苦、潁穎、昢咄、康庚、汔迄、瑑琭、果杲、遺遣、誼諠、踼蹋、顏頻、士土、動勳、日曰、官宮、傅傳、授援、隻雙、盬監、郤卻、頁貢、簿薄、邵郡、仗使、陸陵、拾捨、及乃、楝棟、舂春、碩頭、戢戰、諆謀、昆毘、奪奮、祇祗、刺剌、緩綬、奏秦、痺庳、虜虞、緣綠、媺微、逄逢、箸著、鳴嗚、宜宣、甍薨、爽奭、澧灃、由申、瘳廖、來夾、隆降、濣澣、云元、菙董、幷井、玫致、穀榖縠、亓元幵、戊戌戍、已己巳，等等。

### 通鑑電子化校勘人姓名

後學

王　雨

後學

鄒寰宇